佛藏

71

世纪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
ART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佛藏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書社

總目録

太宗皇帝御製藏經贊
御製藏經跋尾永樂
御製大藏經序正統
皇帝勑諭萬曆
御製新刊續入藏經序萬曆
御製聖母印施佛藏經序
聖母印施佛藏經讚

第一册

大乘經般若部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六百卷　唐玄奘譯　（卷第一至卷第八十四　天一—日四）……一

第二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續前（卷第八十五至卷第一百九十三　日五—往三）……一

第三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續前（卷第一百九十四至卷第三百　往四—吕十）……一

第四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續前（卷第三百零一至卷第四百零四　調一—金四）……一

第五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續前（卷第四百零五至卷第五百零三　金五—巨三）……一

第六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續前（卷第五百零四至卷第六百　巨四—奈十）……一

第七册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　三十卷　西晉無羅叉共竺叔蘭譯　（菜一—芥十）……一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三十卷　姚秦鳩摩羅什共僧叡譯　（薑一—鹹十）……二一八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　十卷　西晉竺法護譯　（河一—十）……五〇六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　十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淡一—十）……五九〇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十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鱗一—十）……六六八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　五卷　符秦曇摩蜱共竺佛念等譯　（潜一—五）……七四二
大明度無極經　六卷　吴支謙譯　（潜六—十）……七八三

第八册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　七卷　陳月婆首那譯　（羽一—七）……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等譯　（羽八—十）……五八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二卷　唐玄奘等譯　（翔一—二）……七七
金剛能斷能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隋笈多譯　（翔三）……九一
佛説濡首菩薩無上清净分衛經　二卷　劉宋翔公譯　（翔四—五）……九八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翔六—七）……一一一

實相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等譯（翔八）……一二四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翔八）……一二七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一卷 唐玄奘譯（翔八）……一二八
文殊師利所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梁曼陀羅仙譯（翔九）……一二九
文殊師利所説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梁僧伽婆羅譯（翔十）……一三八

大乘經寶積部

大寶積經 一百二十卷 唐菩提流志等譯（卷第一至卷第八十七 龍一—始七）……一四七

第九册

大寶積經續前（卷第八十八至卷第一百二十 始八—字十）……一
大方廣三戒經 三卷 北凉曇無讖譯（乃一—三）……二五四
佛説無量清净平等覺經 三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乃四—六）……二七七
佛説阿彌陀經 二卷 吴支謙譯（乃七—八）……三〇六
佛説無量壽經 二卷 曹魏康僧鎧譯（乃九—十）……三三一

佛説阿閦佛國經　三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服一―三）……三四九
佛説大乘十法經　一卷　梁僧迦婆羅譯　（服四）……三六八
佛説普門品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服五）……三七七
文殊師利佛土嚴浄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服六―七）……三八二
佛説胞胎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服八）……三九八
佛説法鏡經　二卷　後漢安玄共嚴佛調譯　（服九―十）……四〇五
鬱迦羅越問菩薩行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衣一）……四一七
幻士仁賢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衣二）……四二八
佛説決定毗尼經　一卷　敦煌法師譯　（衣三）……四三七
發覺浄心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譯　（衣四―五）……四四五
佛説優塡王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衣六）……四五八
佛説須摩提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衣六）……四六〇
佛説須摩提菩薩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衣六）……四六三
佛説離垢施女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衣七）……四六八
佛説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衣八）……四七九
佛説須賴經　二卷　曹魏白延等二譯　（衣九―十）……四八七
得無垢女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裳一）……五〇三
文殊師利所説不思議佛境界經　二卷　唐菩提流志等譯　（裳二―三）……五一五

佛說如幻三昧經　三卷　西晉竺法護譯（裳四—六）……五二六
善住意天子所問經　三卷　元魏毗目智仙共流支等譯（裳七—九）……五五三
太子刷護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裳十）……五八〇
太子和休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裳十）……五八一
入法界體性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裳十）……五八三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推一—二）……五八八
大乘顯識經　二卷　唐地婆訶羅等譯（推三—四）……六〇二
佛說大乘方等要慧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推五）……六一四
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推五）……六一四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　一卷　梁僧伽婆羅等譯（推五）……六一八
佛說遺日摩尼寶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推六）……六二三
佛說摩訶衍寶嚴經　一卷　晉失譯師名（推七）……六三一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推八）……六四〇
毗耶娑問經　二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推九—十）……六四九

大乘經大集部

大方等大集經　三十卷　北凉曇無讖譯（卷第一至卷第十八　位一—

讓八）……………………………………………………………六六四

第一〇册

大方等大集經續前（卷第十九至卷第三十　讓九—國十）…………一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　十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有一—十）…………一〇六
大方等大集月藏經　十卷　高齊那連提耶舍譯（虞一—十）…………二〇〇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十卷　唐玄奘譯（陶一—十）…………三〇四
佛説大方廣十輪經　八卷　北凉失譯師名（唐一—八）…………三八二
大集須彌藏經　二卷　高齊那連提耶舍共法智譯（唐九—十）…………四三三
虚空孕菩薩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譯（吊一—二）…………四五一
虚空藏菩薩經　一卷　姚秦佛陀耶舍譯（吊三）…………四六五
虚空藏菩薩神咒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吊四）…………四七八
觀虚空藏菩薩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吊四）…………四八五
佛説菩薩念佛三昧經　六卷　劉宋功德直共玄暢譯（吊五—十）…………四八七
佛説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　十卷　隋達摩笈多譯（民一—十）…………五三三
般舟三昧經　三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伐一—三）…………五九四
阿差末菩薩經　七卷　西晉竺法護譯（伐四—十）…………六一七

大方等大集賢護經　五卷　隋闍那崛多及笈多等譯（罪一—五）……六六〇
拔陂菩薩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罪六）……六九八
無盡意菩薩經　四卷　劉宋智嚴共寶雲譯（罪七—十）……七〇四
大集譬喻王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周一—二）……七四五
大哀經　八卷　西晉竺法護譯（周三—十）……七六一
寶女所問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發一—四）……八一九

第一一冊

無言童子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發五—六）……一
自在王菩薩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發七—八）……二〇
奮迅王問經　二卷　元魏般若流支等譯（發九—十）……三六
寶星陀羅尼經　八卷　唐波羅頗蜜多羅譯（殷一—八）……五四
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　一卷　三秦失譯師名（殷九）……一一六
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殷十）……一二四

大乘經華嚴部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六十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等譯（湯一—垂十）……一三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八十卷 唐實叉難陀譯（卷第一至卷第二十四 拱一—章四）……六五五

第一二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前（卷第二十五至卷第八十 章五—臣十）……二四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 四十卷 唐般若譯（伏一—遐十）……四四四
信力入印法門經 五卷 元魏曇摩流支譯（邇一—五）……七一六
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邇六）……七五九
佛説如來興顯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邇七—十）……七六八
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壹一）……八〇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 一卷 唐提曇般若等譯（壹一）……八〇七
顯無邊佛土功德經 一卷 唐玄奘譯（壹一）……八一〇
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 一卷 唐提曇般若譯（壹二）……八一一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壹二）……八一七
大方廣普賢所説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壹三）……八二一
莊嚴菩提心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壹三）……八二三

佛說菩薩本業經　一卷　吳支謙譯　(壹三)……八二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壹四)……八三三
佛說兜沙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壹四)……八三五
大方廣菩薩十地經　一卷　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　(壹四)……八三八

第一三册

度世品經　六卷　西晉竺法護譯　(壹五—十)……一
十住經　六卷　姚秦鳩摩羅什共佛陀耶舍譯　(體一—六)……五七
佛說羅摩伽經　四卷　乞伏秦聖堅譯　(體七—十)……一〇六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　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　(率一)……一四〇
菩薩十住行道品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率一)……一四五
佛說菩薩十住經　一卷　東晉祇多蜜譯　(率一)……一四八
漸備一切智德經　五卷　西晉竺法護譯　(率二—六)……一五一
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　三卷　西晉竺法護譯　(率七—九)……二〇三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率十)……二二七

大乘經涅槃部

大般涅槃經　四十卷　北涼曇無讖譯（賓一—鳴十）……………………………………………………………二三六
南本大般涅槃經　三十六卷　北涼曇無讖譯（卷第一至卷第二十八　鳳一—樹八）……………………………………五七八

第一四册

南本大般涅槃經續前（卷第二十九至卷第三十六　樹九—白六）……………………………………一
大般涅槃經後分　二卷　唐若那跋陀羅與會寧等譯（白七—八）…………………………………八二
佛説方等般泥洹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白九—十）……………………………………………一〇〇
大悲經　五卷　高齊那連提黎耶舍共法智譯（駒一—五）……………………………………………一二三
大般涅槃經　三卷　東晉法顯譯（駒六—八）……………………………………………………一六三
佛説方等泥洹經　二卷　東晉失譯師名（駒九—十）…………………………………………………一八六
大般泥洹經　六卷　東晉法顯共覺賢譯（食一—六）…………………………………………………二〇八
四童子三昧經　三卷　隋闍那崛多譯（食七—九）……………………………………………………二七四
佛垂般涅槃略説教誡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食十）……………………………………………二九六
佛臨涅槃記法住經　一卷　唐玄奘譯（食十）……………………………………………………二九九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食十）…………………………………………………三〇一
般泥洹後灌臘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食十）……………………………………………………三〇二

大乘經五大部外重譯經

金光明最勝王經　十卷　唐義净譯　（場一—十）……三〇三
金光明經　四卷　北凉曇無讖譯　（化一—四）……三七六
等集衆德三昧經　三卷　西晉竺法護譯　（化五—七）……四〇六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　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化八—十）……四二九
合部金光明經　八卷　隋寶貴對志德合入　（被一—八）……四五二
入定不定印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被九）……五〇七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被十）……五一五
無量義經　一卷　蕭齊曇摩迦陀耶舍譯　（草一）……五二四
妙法蓮華經　七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草二—八）……五三三
法華三昧經　一卷　劉宋智嚴譯　（草九）……六〇九
薩曇芬陀利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草九）……六一五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等譯　（草十）……六一七
正法華經　十卷　西晉竺法護譯　（木一—十）……六二〇
添品妙法蓮華經　八卷　隋闍那崛多共達摩笈多添品譯　（賴一—八）……七一二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　上下合卷　唐玄奘譯　（賴九）……七九〇
佛説緣生初勝分法本經　上下合卷　隋達摩笈多譯　（賴十）……七九九

第一五册

悲華經　十卷　北涼曇無讖譯（及一―十）……………………一
六度集經　八卷　吴康僧會譯（萬一―八）……………………九三
大乘頂王經　一卷　梁月婆首那譯（萬九）……………………一六二
大方等頂王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萬十）……………………一七一
維摩詰所説經　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方一―三）……………………一八二
維摩詰經　三卷　吴支謙等二譯（方四―六）……………………二一〇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　四卷　西晉安法欽譯（方七―十）……………………二三六
説無垢稱經　六卷　唐玄奘譯（蓋一―六）……………………二五九
阿惟越致遮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蓋七―十）……………………三〇二
佛説寶雨經　十卷　唐達摩流支等譯（此一―十）……………………三三七
佛説寶雲經　七卷　梁曼陀羅仙共僧伽婆羅譯（身一―七）……………………四〇二
佛昇忉利天爲母説法經　三卷　西晉竺法護譯（身八―十）……………………四四九
相續解脱地波羅蜜了義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髮一）……………………四六六
相續解脱如來所作隨順處了義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髮一）……………………四七一
佛説解節經　一卷　陳真諦譯（髮二）……………………四七四
不退轉法輪經　四卷　北涼失譯師名（髮三―六）……………………四七九

廣博嚴净不退轉法輪經　四卷　劉宋智嚴共寶雲譯　（髮七—十）……五一五
方廣大莊嚴經　十二卷　唐地婆訶羅譯　（四一—大二）……五五四
普曜經　八卷　西晉竺法護譯　（大三—十）……六五七
佌真陀羅所問寶如來三昧經　三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五一—三）……七二六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　四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五四—七）……七五四
諸法本無經　三卷　隋闍那崛多譯　（五八—十）……七八五
諸法無行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常一—二）……八〇三
持人菩薩所問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　（常三—六）……八一八

第一六册

持世經　四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常七—十）……一
佛説大灌頂神咒經　十二卷　東晉帛尸梨蜜多羅譯　（恭一—六）……三七
佛説文殊師利現寶藏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恭七—八）……九二
大方廣寶篋經　二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恭九—十）……一一二
佛説藥師如來本願經　一卷　隋達摩笈多譯　（惟一）……一三三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一卷　唐玄奘譯　（惟二）……一三七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二卷　唐義净譯　（惟三—四）……一四二

佛説阿闍世王經　二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惟五―六）……一五五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四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惟七―十）……一八一
入楞伽經　十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鞠一―十）……二二六
大乘入楞伽經　七卷　唐實叉難陀譯（養一―七）……三一四
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　三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養八―十）……三七九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　十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豈一―十）……四〇一
大乘大悲分陀利經　八卷　秦失譯師名（敢一―八）……四七〇
善思童子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譯（敢九―十）……五四九
普超三昧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毀一―四）……五六〇
佛説放鉢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毀四）……五九一
佛説大浄法門品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毀五）……五九四
大莊嚴法門經　二卷　隋那連提黎耶舍譯（毀六―七）……六〇六
佛説大方等大雲請雨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毀八）……六一八
大雲請雨經　一卷　北周闍那耶舍等譯（毀九）……六二七
大雲輪請雨經　二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毀十）……六三七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　六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傷一―六）……六四六
思益梵天所問經　四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傷七―十）……六九三
月燈三昧經　十一卷　高齊那連提黎耶舍譯（女一―十）……七三二

月燈三昧經　一卷　劉宋先公譯　（慕一）……八二九
佛説象腋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　（慕一）……八三四

第一七册

佛説無所希望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慕二）……一
佛説大乘同性經　二卷　北周闍那耶舍共僧安譯　（慕三—四）……一〇
佛説證契大乘經　二卷　唐地婆訶羅等譯　（慕五—六）……二八
持心梵天所問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　（慕七—十）……四四
佛説觀無量壽佛經　一卷　劉宋畺良耶舍譯　（貞一）……八七
稱讚净土佛攝受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貞二）……九五
佛説阿彌陀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貞二）……九九
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重譯　（貞二）……一〇一
後出阿彌陀佛偈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貞二）……一〇二
佛説大阿彌陀經　二卷　吴支謙譯　（貞三—四）……一〇三
佛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貞五）……一二三
佛説彌勒下生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貞五）……一二七
佛説彌勒來時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貞六）……一三〇

佛説彌勒下生成佛經　一卷　唐義浄譯　（貞六）……一三一
佛説觀彌勒菩薩下生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貞六）……一三四
佛説彌勒成佛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貞七）……一三八
佛説第一義法勝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貞八）……一四六
佛説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　（貞九）……一五二
一切法高王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貞十）……一五九
佛説諸法勇王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　（潔一）……一六八
順權方便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潔二——三）……一七六
佛説樂瓔珞莊嚴方便經　一卷　姚秦曇摩耶舍譯　（潔四）……一八九
菩薩睒子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潔五）……二〇一
佛説睒子經　一卷　姚秦聖堅譯　（潔五）……二〇四
佛説九色鹿經　一卷　吴支謙譯　（潔五）……二〇七
佛説太子沐魄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潔五）……二〇八
太子慕魄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潔五）……二〇九
無字寶篋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潔六）……二一一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潔六）……二一四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潔六）……二一六
佛説老女人經　一卷　吴支謙譯　（潔六）……二一八

佛說老母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潔六）……二一九
佛說老母女六英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潔六）……二二〇
佛說長者子制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潔七）……二二一
佛說菩薩逝經　一卷　西晉白法祖譯（潔七）……二二三
佛說逝童子經　一卷　西晉支法度譯（潔七）……二二四
佛說月光童子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潔七）……二二五
佛說申日兒本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潔七）……二二九
佛說德護長者經　二卷　隋那連提黎耶舍譯（潔八—九）……二三一
佛說犢子經　一卷　吳支謙譯（潔十）……二四四
佛說乳光佛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潔十）……二四五
佛說無垢賢女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潔十）……二四七
佛說腹中女聽經　一卷　北涼曇無讖譯（潔十）……二四九
佛說轉女身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男一）……二五〇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男二）……二五九
伽耶山頂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男二）……二六二
佛說象頭精舍經　一卷　隋毗尼多流支譯（男三）……二六七
大乘伽耶山頂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等譯（男三）……二七一
佛說決定總持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男四）……二七五

佛説謗佛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男四）……二七九
大方等大雲經　四卷　北凉曇無讖譯　（男五―八）……二八二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　二卷　元魏曇摩流支譯　（男九―十）……三二五
深密解脱經　五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效一―五）……三四〇
解深密經　五卷　唐玄奘譯　（效六―十）……三七四
佛説諫王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才一）……四〇七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　一卷　唐玄奘譯　（才一）……四〇八
佛爲勝光天子説王法經　一卷　唐義净譯　（才一）……四一一
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才一）……四一四
佛説濟諸方等學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才二）……四一七
大乘方廣總持經　一卷　隋毗尼多流支譯　（才三）……四二四
太子須大拏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　（才四）……四三〇
佛説如來智印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才五）……四三八
佛説慧印三昧經　一卷　吴支謙譯　（才六）……四四七
佛説無極寶三昧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才七―八）……四五六
寶如來三昧經　二卷　東晉祇多蜜譯　（才九―十）……四七一
無上依經　二卷　梁真諦譯　（良一―二）……四八九

佛說未曾有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良三）……五〇三
佛說甚希有經　一卷　唐玄奘譯（良三）……五〇五
佛說如來師子吼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良三）……五〇七
佛說大方廣師子吼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等譯（良三）……五〇九
佛說大乘百福相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良四）……五一二
佛說大乘百福莊嚴相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等譯（良四）……五一五
佛說大乘四法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良四）……五一八
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良四）……五一九
佛說希有校量功德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良四）……五一九
佛說最無比經　一卷　唐玄奘譯（良五）……五二二
佛說前世三轉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良五）……五二五
佛說銀色女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良六）……五二九
佛說阿闍世王受決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良六）……五三一
採華違王上佛授決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良六）……五三三
佛說正恭敬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良六）……五三四
佛說善恭敬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良七）……五三七
稱讚大乘功德經　一卷　唐玄奘譯（良七）……五三九
妙法決定業障經　一卷　唐智嚴譯（良七）……五四一

佛説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　一卷　吴支謙譯　(良八)……五四三
佛説緣起聖道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良八)……五四五
佛説稻稈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良八)……五四七
佛説了本生死經　一卷　吴支謙譯　(良九)……五五〇
佛説自誓三昧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良九)……五五二
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良九)……五五五
佛説轉有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　(良十)……五五九
大方等修多羅王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良十)……五六〇
佛説文殊師利巡行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良十)……五六一
佛説文殊尸利行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　(良十)……五六三
大乘造像功德經　二卷　唐提曇般若等譯　(知一)……五六七
佛説作佛形像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知二)……五七七
佛説造立形像福報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知二)……五七八
佛説灌佛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知二)……五七九
佛説灌洗佛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　(知二)……五八〇
佛説浴像功德經　一卷　唐寶思惟譯　(知二)……五八一
浴像功德經　一卷　唐義净譯　(知二)……五八三
佛説校量數珠功德經　一卷　唐寶思惟譯　(知二)……五八四

曼殊室利咒藏中校量數珠功德經　一卷　唐義浄譯　（知二）……五八五
佛説龍施女經　一卷　吴支謙譯　（知三）……五八六
佛説龍施菩薩本起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知三）……五八七
佛説八吉祥神咒經　一卷　吴支謙譯　（知三）……五八九
佛説八陽神咒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知三）……五九〇
佛説八吉祥經　一卷　梁僧伽婆羅譯　（知三）……五九一
佛説八佛名號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　（知三）……五九二
佛説盂蘭盆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知三）……五九四
佛説報恩奉盆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知三）……五九五
佛説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一卷　劉宋畺良耶舍譯　（知四）……五九六
佛説大孔雀咒王經　三卷　唐義浄譯　（知五——七）……六〇四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三卷　唐不空譯　（知八——十）……六三一
佛説孔雀王咒經　二卷　梁僧伽婆羅譯　（過一——二）……六五七
佛説大孔雀王神咒經　一卷　東晉帛尸黎蜜多羅譯　（過三）……六七六
佛説大孔雀王雜神咒經　一卷　東晉帛尸黎蜜多羅譯　（過三）……六七八
大金色孔雀王咒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過四）……六八二
佛説不空羂索咒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過四）……六八七
不空羂索心咒王經　三卷　唐寶思惟譯　（過五——六）……六九二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　二卷　唐李無諂譯　（過七—八）……七〇七
不空羂索呪心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過九）……七二五
不空羂索神呪心經　一卷　唐玄奘譯　（過十）……七三〇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　三十卷　唐菩提流志譯　（卷第一至卷第十四　必一—改四）……七三六

第一八册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續前　（卷第十五至卷第三十　改五—得十）……一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　二卷　唐智通譯　（能一）……一四一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能二）……一五一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一卷　唐伽梵達摩譯　（能三）……一六一
觀世音菩薩秘密藏神呪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　（能四）……一七一
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陀羅尼經　一卷　唐寶思惟譯　（能四）……一七五
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呪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能四）……一七八
如意輪陀羅尼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能五）……一八〇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　一卷　唐智通譯　（能六）……一九一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　一卷　東晉竺難提譯　（能七）……二〇二
佛説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　一卷　北周耶舍崛多等譯　（能七）……二〇七
十一面神咒心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能八）……二一二
千轉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咒經　一卷　唐智通譯　（能八）……二一六
咒五首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能八）……二一七
六字神咒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能八）……二一八
咒三首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能八）……二一九
大方廣菩薩藏經中文殊師利根本一字陀羅尼法　一卷　唐寶思惟譯
（能八）……二二〇
曼殊室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能九）……二二一
十二佛名神咒校量功德除障滅罪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　（能九）……二二三
佛説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能九）……二二五
華積陀羅尼神咒經　一卷　吴支謙譯　（能十）……二二六
師子奮迅菩薩所問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能十）……二二七
佛説華聚陀羅尼咒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能十）……二二八
六字咒王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能十）……二三〇
六字神咒王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能十）……二三二
梵女首意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莫一）……二三五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莫一）……二三七
佛説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莫一）……二三九
佛説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經　一卷　唐金剛智譯　（莫一）……二四〇
七俱胝佛母所説准提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莫二）……二四八
種種雜咒經　一卷　北周闍那崛多譯　（莫三）……二五七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一卷　唐杜行顗譯　（莫三）……二六〇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一卷　唐佛陀波利譯　（莫四）……二六四
佛説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一卷　唐義浄譯　（莫四）……二六八
最勝佛頂陀羅尼浄除業障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莫五）……二七二
佛頂最勝陀羅尼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　（莫五）……二七七
舍利弗陀羅尼經　一卷　梁僧伽婆羅譯　（莫六）……二八一
佛説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　一卷　劉宋功德直共音陽譯　（莫六）……二八四
佛説無量門微密持經　一卷　吳支謙譯　（莫七）……二九〇
佛説出生無量門持經　一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莫七）……二九二
阿難陀目佉尼訶離陀鄰尼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　（莫八）……二九六
阿難陀目佉尼訶離陀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莫八）……三〇一
佛説一向出生菩薩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　（莫九）……三〇五
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　一卷　唐智嚴譯　（莫十）……三一一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莫十）……三一八
妙臂印幢陀羅尼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莫十）……三一九
佛說陀羅尼集經　十三卷　唐阿地瞿多譯（忘一—罔三）……三二〇
佛說持句神咒經　一卷　吴支謙譯（罔四）……四八二
佛說陀鄰尼鉢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罔四）……四八三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助護持世間神咒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罔四）……四八四
如來方便善巧咒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罔四）……四九〇
虛空藏菩薩問七佛陀羅尼咒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罔五）……四九四
善法方便陀羅尼咒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罔六）……四九九
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罔六）……五〇二
護命法門神咒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罔六）……五〇四
金剛場陀羅尼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譯（罔七）……五〇九
金剛上味陀羅尼經　一卷　元魏佛陀扇多譯（罔八）……五一五
佛說無崖際總持法門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罔九）……五二二
尊勝菩薩所問一切諸法入無量法門陀羅尼經　一卷　高齊萬天懿譯（罔十）……五二九

十住斷結經　十四卷　姚秦竺佛念譯　（談一―彼二）……五三七
菩薩道樹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彼三）……六五六
菩薩生地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彼三）……六六二
佛説孛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彼四）……六六三
無垢净光大陀羅尼經　一卷　唐彌陀山等譯　（彼五）……六七一
成具光明定意經　一卷　後漢支曜譯　（彼六）……六七七
摩訶摩耶經　二卷　蕭齊曇景譯　（彼七―八）……六八七
諸德福田經　一卷　西晉法立共法炬譯　（彼九）……七〇〇
大方等如來藏經　一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彼九）……七〇三
佛説寶網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彼十）……七〇八
佛説内藏百寶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短一）……七一九
佛説温室洗浴衆僧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短一）……七二二
佛説菩薩行五十緣身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短一）……七二四
佛説菩薩修行經　一卷　西晉白法祖譯　（短一）……七二六
佛説金色王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短二）……七三〇
佛説法門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短二）……七三三
佛説四不可得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短二）……七三五
須真天子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短三―四）……七三七

佛説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　（短五）……七五九
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　一卷　劉宋曇無竭譯　（短六）……七六六
不思議光菩薩所説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短七）……七七二
超日明三昧經　二卷　西晉聶承遠譯　（短八—九）……七七八
除恐災患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　（短十）……八〇一
佛説首楞嚴三昧經　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靡一—三）……八〇九
未曾有因緣經　二卷　蕭齊曇景譯　（靡四—五）……八三三

第一九册

諸佛要集經　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靡六—七）……一
稱揚諸佛功德經　三卷　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　（靡八—十）……二一
賢劫經　十卷　西晉竺法護譯　（恃一—十）……四六
佛説佛名經　十二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己一—長二）……一三九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長三）……二四八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長四）……二五六
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長五）……二六三
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　八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長六—十）……二七二

力莊嚴三昧經　三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　（信一—二）……三二七
佛説八部佛名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信二）……三四三
百佛名經　一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　（信二）……三四四
佛説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譯　（信三—四）……三四七
金剛三昧本性清净不壞不滅經　一卷　三秦失譯師名　（信五）……三六〇
佛説師子月佛本生經　一卷　三秦失譯師名　（信五）……三六三
演道俗業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　（信五）……三六七
佛説長者法志妻經　一卷　北凉失譯師名　（信六）……三七二
佛説薩羅國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信六）……三七三
佛説十吉祥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　（信六）……三七五
佛説長者女庵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信六）……三七五
佛説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　（信六）……三七八
大方等陀羅尼經　四卷　北凉法衆譯　（信七—十）……三八一
大法炬陀羅尼經　二十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使一—可十）……四一〇
大威德陀羅尼經　二十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覆一—器六）……五四六
觀察諸法行經　四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器七—十）……六六九
佛説華手經　十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欲一—十）……六九九
法集經　六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難一—六）……八〇七

第二〇册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一卷　唐佛陀多羅譯　（難七）……一
佛説施燈功德經　一卷　高齊那連提黎耶舍譯　（難八）……一五
金剛三昧經　二卷　北凉失譯師名　（難九——十）……二一
觀佛三昧海經　十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量一——十）……三四
大方便佛報恩經　七卷　後漢失譯師名　（墨一——七）……一〇八
菩薩本行經　三卷　東晉失譯師名　（墨八——十）……一六七
菩薩處胎經　五卷　姚秦竺佛念譯　（悲一——五）……一八九
央掘魔羅經　四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悲六——九）……二四六
菩薩内習六波羅蜜經　一卷　後漢嚴佛調譯　（悲十）……二八六
菩薩投身飼餓虎起塔因緣經　一卷　北凉法盛譯　（悲十）……二八七
三昧弘道廣顯定意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　（絲一——四）……二九二
佛説明度五十校計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　（絲五——六）……三一七
無所有菩薩經　四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絲七——十）……三三六
大法鼓經　二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染一——二）……三六七
月上女經　二卷　隋闍那崛多譯　（染三——四）……三八一

文殊師利問經　二卷　梁僧伽婆羅譯　（染五—六）……三九四
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　二卷　二秦失譯師名　（染七）……四一八
大乘密嚴經　三卷　唐地波訶羅譯　（染八—十）……四二九
菩薩瓔珞經　二十卷　姚秦竺佛念譯　（詩一—讚十）……四五七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十卷　唐般剌密帝譯
（羔一—十）……六二五
七佛所説神咒經　四卷　東晉失譯師名　（羊一—四）……六九〇
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　（羊五）……七二四
僧伽吒經　四卷　東魏月婆首那譯　（羊六—八）……七三七
出生菩提心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羊九）……七六〇
佛説佛印三昧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羊九）……七六六
佛説十二頭陀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羊十）……七六八
佛説樹提伽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羊十）……七七〇
佛説法常住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羊十）……七七一
佛説長壽王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羊十）……七七二
佛説海龍王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　（景一—四）……七七四
佛爲海龍王説法印經　一卷　唐義净譯　（景五）……八〇九
佛説右遶佛塔功德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　（景五）……八一〇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　一卷　唐義净譯　（景五）……八一一
師子素馱娑王斷肉經　一卷　唐智嚴譯　（景五）……八一二
佛說差摩婆帝受記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景五）……八一四
佛說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　一卷　唐那提譯　（景五）……八一五
中陰經　二卷　姚秦竺佛念譯　（景六——七）……八一八

第二一册

占察善惡業報經　二卷　隋菩提登譯　（景八）……一
佛說蓮華面經　二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　（景九）……一四
佛說三品弟子經　一卷　吴支謙譯　（景十）……二五
佛說四輩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景十）……二六
佛說當來變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景十）……二七
過去佛分衛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景十）……二八
佛說法滅盡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景十）……二九
佛說甚深大迴向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景十）……二九
天王太子辟羅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　（景十）……三一
大吉義神咒經　二卷　元魏曇曜譯　（行一——二）……三二

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行三）……五一
佛說大普賢陀羅尼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行三）……五三
佛說大七寶陀羅尼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行三）……五四
六字大陀羅尼咒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行三）……五四
佛說安宅神咒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行三）……五五
幻師颰陀神咒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五七
佛說辟除賊害咒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行三）……五七
佛說咒時氣病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五八
佛說咒齒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五八
佛說咒目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五八
佛說咒小兒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五八
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行三）……五九
佛說摩尼羅亶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三）……六〇
佛說檀持羅麻油述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行四）……六二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咒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行四）……六二
諸佛心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行四）……六四
拔濟苦難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行四）……六五
八名普密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行四）……六六

佛說持世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行四）……六六
佛說六門陀羅尼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行四）……六八
清净觀世音普賢陀羅尼經　一卷　唐智通譯　（行四）……六八
諸佛集會陀羅尼經　一卷　唐提曇般若等譯　（行五）……七一
佛說智炬陀羅尼經　一卷　唐提曇般若等譯　（行五）……七二
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　一卷　唐寶思惟譯　（行五）……七四
佛說一切法功德莊嚴王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行六）……八一
佛說拔除罪障咒王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行六）……八七
佛說善夜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行六）……八八
佛說虚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　一卷　唐輸波迦羅譯　（行六）……八九
佛說佛地經　一卷　唐玄奘譯　（行七）……九一
百千印陀羅尼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　（行七）……九五
莊嚴王陀羅尼咒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行七）……九五
香王菩薩陀羅尼咒經　一卷　唐義净譯　（行七）……九七
優婆夷净行法門經　二卷　北凉失譯師名　（行八—九）……九八
諸法最上王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　（行十）……一一三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　（維一）……一二四

異出菩薩本起經　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維一）……一二六
佛說賢首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維二）……一三一
千佛因緣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二）……一三三
八大人覺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維二）……一四〇
佛說月明菩薩經　一卷　吳支謙譯（維三）……一四一
佛說心明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維三）……一四二
佛說滅十方冥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維三）……一四四
佛說鹿母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維三）……一四六
佛說魔逆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維四）……一五〇
佛說賴吒和羅所問德光太子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維五）……一五八
商主天子所問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維六）……一六七
大乘四法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維七）……一七五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　一卷　唐那提譯（維七）……一七九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　一卷　唐玄奘譯（維八）……一八一
佛說造塔功德經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維九）……一八七
佛說不增不減經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維九）……一八八
佛說堅固女經　一卷　隋那連提耶舍譯（維九）……一九一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一卷　唐義浄譯（維九）……一九三

佛說大意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維九）……一九四
受持七佛名號所生功德經　一卷　唐玄奘譯（維九）……一九六
金剛光焰止風雨陀羅尼經　一卷　唐菩提流志譯（維十）……一九九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七卷　唐輸波迦羅共一行譯（賢一—七）……二〇八
蘇婆呼童子經　三卷　唐輸波迦羅共一行譯（賢八—十）……二七六
一字佛頂輪王經　六卷　唐菩提流志譯（克一—六）……三〇〇
蘇悉地羯羅經　四卷　唐輸波迦羅譯（克七—十）……三五七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　四卷　唐金剛智譯（念一—四）……三九八
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　三卷　唐菩提流志譯（念五—六）……四四三
牟梨曼陀羅咒經　二卷　梁失譯師名（念七—八）……四六三
金剛頂經曼殊室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　一卷　唐金剛智譯（念九）……四七九
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　一卷　唐金剛智譯（念九）……四八四
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念十）……四八九
佛說甘露經陀羅尼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念十）……四九〇
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經　一卷　唐實思惟譯（念十）……四九〇

小乘經阿含部

中阿含經　六十卷　東晉僧伽提婆譯（卷第一至卷第三十九　作一—建

九）……四九七

第二二册

中阿含經續前（卷第四十至卷第六十　建十—立十）……一
增壹阿含經　五十卷　符秦曇摩難提譯（形一—空十）……一八一
雜阿含經　五十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卷第一至卷第二十七　谷一—聲七）……五六九

第二三册

雜阿含經續前（卷第二十八至卷第五十　聲八—堂十）……一
佛説長阿含經　二十二卷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習一—禍二）……二三六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　二十卷　秦失譯師名（禍三—因八）……四四一
雜阿含經　一卷　吴魏失譯師名（因九）……五九四
長阿含十報法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因十）……六〇四
起世因本經　十卷　隋達摩笈多等譯（惡一—惡十）……六一四
起世經　十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積一—十）……六九一

佛說樓炭經　六卷　西晉法立共法炬譯　（福一—六）……七六八
佛般泥洹經　二卷　西晉白法祖譯　（福七—八）……八一五
佛說人本欲生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福九）……八三七

第二四册

佛說梵網六十二見經　一卷　吳支謙譯　（福十）……一
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福十）……一〇
中本起經　二卷　後漢曇果共康孟詳譯　（緣一—二）……一二
佛說七知經　一卷　吳支謙譯　（緣三）……三五
佛說鹹水喻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緣三）……三六
佛說一切流攝守因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緣三）……三七
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　（緣三）……三九
佛說鐵城泥黎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緣三）……四〇
佛說古來世時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緣三）……四二
佛說阿那律八念經　一卷　後漢支曜譯　（緣四）……四五
佛說離睡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緣四）……四七
佛說是法非法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緣四）……四八

佛說樂想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緣四）……四九
佛說漏分布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緣四）……五〇
佛說阿耨颰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緣四）……五三
佛說求欲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緣五）……五六
佛說受歲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緣五）……六〇
佛說梵志計水凈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緣五）……六二
佛說伏淫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緣六）……六三
佛說魔嬈亂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緣六）……六四
佛說弊魔試目連經　一卷　吴支謙譯　（緣六）……六八
佛說泥犁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緣七）……七〇
佛說優婆夷墮舍迦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緣七）……七六
佛說齊經　一卷　吴支謙譯　（緣七）……七七
佛說苦陰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緣八）……七九
佛說苦陰因事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緣八）……八一
佛說釋摩男本經　一卷　吴支謙譯　（緣八）……八四
佛說鞞摩肅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緣九）……八六
佛說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緣九）……八八
佛說十支居士八城人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緣九）……八九

佛說邪見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緣九）……九〇
佛說箭喻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緣九）……九一
佛說普法義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緣九）……九三
佛說廣義法門經　一卷　陳真諦譯（緣十）……九六
佛說戒德香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緣十）……一〇〇
佛說四人出現世間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緣十）……一〇一
佛說諸法本經　一卷　吳支謙譯（緣十）……一〇二
佛說瞿曇彌記果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緣十）……一〇三
佛說梵志阿颰經　一卷　吳支謙譯（善一）……一〇六
佛說寂志果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善二）……一一三
佛說賴吒和羅經　一卷　吳支謙譯（善三）……一二〇
佛說善生子經　一卷　西晉支法度譯（善三）……一二五
佛說數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善三）……一二八
佛說梵志頞波羅延問種尊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善三）……一三〇
佛說四諦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善四）……一三四
佛說恒水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善四）……一三七
佛說瞻婆比丘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善四）……一三九
佛說本相倚致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善四）……一四〇

佛説緣本致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善四）……一四一
佛説頂生王故事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善四）……一四二
佛説文陀竭王經　一卷　北凉曇無讖譯　（善四）……一四四
三婦五戒慈心猒離功德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善五）……一四六
佛説須達經　一卷　蕭齊求那毗地譯　（善五）……一四七
佛爲黄竹園老婆羅門説學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善五）……一四八
佛説梵魔喻經　一卷　吴支謙經　（善五）……一五〇
佛説尊上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善六）……一五四
佛説鸚鵡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善六）……一五六
佛説兜調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善六）……一六〇
佛説意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善六）……一六一
佛説應法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善六）……一六二
佛説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善七）……一六四
須摩提女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善七）……一六六
佛説三摩竭經　一卷　吴竺律炎譯　（善八）……一七三
佛説婆羅門避死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善八）……一七七
食施獲五福報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善八）……一七七
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善八）……一七八

佛說長者子六過出家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	（善八）	一八〇
佛說鴦崛摩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善八）	一八一
佛說鴦崛髻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善九）	一八四
佛說力士移山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善九）	一八六
佛說四未曾有法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善九）	一八九
佛說舍利弗目揵連游四衢經	一卷	後漢康孟詳譯	（善九）	一八九
七佛父母姓字經	一卷	曹魏失譯師名	（善十）	一九一
佛說放牛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善十）	一九二
緣起經	一卷	唐玄奘譯	（善十）	一九四
佛說十一想思念如來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善十）	一九五
佛說四泥犁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善十）	一九五
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善十）	一九六
佛說國王不黎先尼十夢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	（善十）	一九八
阿難同學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善十）	二〇〇
五蘊皆空經	一卷	唐義净譯	（善十）	二〇一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慶一）	二〇二
慢法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	（慶一）	二〇五
阿難分別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	（慶一）	二〇五

五母子經　一卷　吴支謙譯（慶一）……二〇七
沙彌羅經　一卷　失譯師名（慶二）……二〇九
玉耶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慶二）……二〇九
玉耶女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慶二）……二一一
阿遬達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慶二）……二一三
摩登女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慶二）……二一四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慶二）……二一五
摩登伽經　二卷　吴竺律炎共支謙譯（慶三—四）……二一六
舍頭諫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慶五）……二三一
治禪病秘要經　二卷　北凉沮渠京聲譯（慶六—七）……二四四
佛説七處三觀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慶八）……二五七
阿那邠邸化七子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慶九）……二六八
佛説大愛道般涅槃經　一卷　西晉白法祖譯（慶九）……二七〇
佛母般泥洹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慶九）……二七三
佛説聖法印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慶九）……二七五
五陰譬喻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慶十）……二七六
佛説水沫所漂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慶十）……二七七
佛説不自守意經　一卷　吴支謙譯（慶十）……二七八

佛説滿願子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慶十）……二七八
轉法輪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慶十）……二七九
佛説三轉法輪經　一卷　唐義净譯（慶十）……二八〇
佛説八正道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慶十）……二八一
難提釋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慶十）……二八一
佛説馬有三相經　一卷　後漢支曜譯（慶十）……二八三
佛説馬有八態譬人經　一卷　後漢支曜譯（慶十）……二八四
佛説相應相可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慶十）……二八四
修行本起經　二卷　後漢竺大力共康孟祥譯（尺一—二）……二八五
太子瑞應本起經　二卷　吴支謙譯（尺三—四）……三〇一
過去現在因果經　四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尺五—八）……三一五
佛説奈女耆域因緣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尺九）……三五九
佛説奈女耆婆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尺十）……三六七
佛説生經　五卷　西晉竺法護譯（璧一—五）……三七三
萍沙王五願經　一卷　吴支謙譯（璧六）……四二五
瑠璃王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璧六）……四二八
佛説海八德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璧六）……四三一
佛説法海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璧六）……四三二

佛說義足經　二卷　吳支謙譯　（壁七——八）……四三四
鬼問目連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壁九）……四五五
雜藏經　一卷　東晉法顯譯　（壁九）……四五六
餓鬼報應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壁九）……四六〇
佛說四十二章經　一卷　後漢迦葉摩騰共竺法蘭譯宋真宗注　（壁十）……四六三

小乘經單譯經

正法念處經　七十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卷第一至卷第四十五　非一——是五）……四七一

第二五册

正法念處經續前　（卷第四十六至卷第七十　是六——資十）……一
佛本行集經　六十卷　隨闍那崛多譯　（父一——與十）……二〇二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一——敬二）……五九〇
佛說馬意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三）……六〇五
禪行法想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三）……六一一
佛說處處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四）……六一二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五）……六一八
佛說出家緣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六）……六二六
佛說阿含正行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六）……六二七
佛說十八泥犁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六）……六二九
佛說法受塵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六）……六三一
佛說進學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敬六）……六三一
佛說得道梯登錫杖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敬六）……六三二
佛說貧窮老公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　（敬六）……六三四
須摩提長者經　一卷　吳支謙譯　（敬七）……六三五
長者懊惱三處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七）……六三九
犍陀國王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敬七）……六四〇
阿難四事經　一卷　吳支謙譯　（敬七）……六四一
分別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敬八）……六四二
未生怨經　一卷　吳支謙譯　（敬八）……六四五
四願經　一卷　吳支謙譯　（敬八）……六四六
猘狗經　一卷　吳支謙譯　（敬八）……六四八
八關齋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敬九）……六四九
孝子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敬九）……六五〇

黑氏梵志經　一卷　吴支謙譯（敬九）……六五一
阿鳩留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敬九）……六五二
佛爲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　一卷　失譯師名（敬九）……六五四
佛説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敬九）……六五四
佛説龍王兄弟經　一卷　吴支謙譯（敬九）……六五七
佛説長者音悦經　一卷　吴支謙譯（敬九）……六五八
佛説七女經　一卷　吴支謙譯（敬十）……六六〇
佛説八師經　一卷　吴支謙譯（敬十）……六六三
佛説越難經　一卷　西晉聶承遠譯（敬十）……六六四
佛説所欲致患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敬十）……六六五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敬十）……六六七
本事經　七卷　唐玄奘譯（孝一——七）……六七〇
佛説中心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孝八）……七一九
佛説見正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孝八）……七二一
佛説大魚事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孝八）……七二四
佛説阿難七夢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孝八）……七二五
佛説呵雕阿那含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孝八）……七二五
佛説燈指因緣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孝八）……七二六

佛說婦人遇辜經 一卷 乞伏秦聖堅譯（孝九）……七三〇
佛說四天王經 一卷 劉宋智嚴共寶雲譯（孝九）……七三一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孝九）……七三二
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孝九）……七三四
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孝九）……七三五
佛說身觀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孝九）……七三五
佛說無常經 一卷 唐義净譯（孝九）……七三六
佛說八無暇有暇經 一卷 唐義净譯（孝九）……七三九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孝十）……七四一
佛說五苦章句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當一）……七五三
佛說堅意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當一）……七五九
佛說净飯王般涅槃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一）……七六〇
佛說興起行經 二卷 後漢康孟詳譯（當二—三）……七六三
長爪梵志請問經 一卷 唐義净譯（當四）……七七八
佛說譬喻經 一卷 唐義净譯（當四）……七七九
佛說比丘聽施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當四）……七七九
佛說略教誡經 一卷 唐義净譯（當四）……七八〇
佛說療痔病經 一卷 唐義净譯（當四）……七八一

佛説業報差別經　一卷　隋法智譯（當四）……七八二
佛説十二品生死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當五）……七八八
佛説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當五）……七八八
佛説五無返復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五）……七九〇
佛説佛大僧大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五）……七九二
佛説大迦葉本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當六）……七九五
佛説四自侵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當六）……七九七
佛説羅雲忍辱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當六）……七九九
佛爲年少比丘説正事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當六）……八〇〇
佛説沙曷比丘功德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當六）……八〇一
佛説時非時經　一卷　西晉若羅嚴譯（當六）……八〇二
佛説自愛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當六）……八〇四
佛説賢者五福德經　一卷　西晉白法祖譯（當七）……八〇六
天請問經　一卷　唐玄奘譯（當七）……八〇七
佛説護净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當七）……八〇八
佛説木槵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當七）……八〇九
佛説無上處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當七）……八〇九
盧至長者因緣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當七）……八一〇

佛說普達王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當八）……八一四
佛說鬼子母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當八）……八一六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當八）……八一七
佛說孫多耶致經　一卷　吴支謙譯（當八）……八一八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當八）……八一九
佛說新歲經　一卷　東晉曇無蘭譯（當八）……八一九
佛說群牛譬經　一卷　西晉法炬譯（當八）……八二一
佛說九横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當八）……八二二
佛說五恐怖世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九）……八二三
佛說弟子死復生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九）……八二四
佛說懈怠耕者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九）……八二六
佛說辯意長者子所問經　一卷　元魏法場譯（當九）……八二七
無垢優婆夷問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當九）……八三一

第二二六册

佛說耶祇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十）……一
佛說末羅王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當十）……二

佛説摩達國王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當十）……………………二
佛説旃陀越國王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當十）……………………三
佛説五王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當十）……………………四
佛説出家功德經　一卷　三秦失譯師名　（當十）……………………六
佛説栴檀樹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當十）……………………八
佛説頞多和多耆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　（當十）……………………九
禪秘要法經　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等譯　（竭一—三）……………………一〇
陰持入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　（竭四）……………………四九
佛説因緣僧護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竭五）……………………五九

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

佛説大乘莊嚴寶王經　四卷　宋天息災譯　（竭六—九）……………………六八
分別善惡報應經　二卷　宋天息災譯　（竭十）……………………九三
佛説守護大千國土經　三卷　宋施護譯　（力一—三）……………………一〇二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　五卷　宋法天譯　（力四—八）……………………一二四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决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力九）……………………一五五
佛説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力九）……………………一五八
佛説大乘日子王所問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力十）……………………一六二

佛說金耀童子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力十）……一六六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　二卷　宋施護譯
（忠一）……一七〇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忠二）……一七七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忠二）……一七八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忠二）……一八一
佛說大護明大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忠二）……一八四
佛說無能勝旛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忠三）……一八七
最勝佛頂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忠三）……一八九
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忠三）……一九〇
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忠三）……一九一
聖最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忠三）……一九三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忠四）……一九六
佛說諸行有爲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忠四）……一九八
息除中夭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忠四）……一九九
一切如來正法秘密篋印心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忠四）……二〇〇
妙法聖念處經　八卷　宋法天譯　（忠五—八）……二〇四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　五卷　宋施護譯　（忠九—十）……二三七

嗟襪曩法天子受三歸依獲免惡道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一）……二五七
佛説較量壽命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則一）……二五九
佛説沙彌十戒儀則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二）……二六三
佛説聖持世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二）……二六五
佛説布施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二）……二六八
佛説聖曜母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二）……二六九
法集名數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三）……二七一
聖多羅菩薩一百八名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三）……二七四
十二緣生祥瑞經　二卷　宋施護譯　（則四）……二七七
贊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則五）……二八三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則五）……二八五
佛説目連所問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五）……二八七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五）……二八八
毗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五）……二九〇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則六）……二九二
六道伽陀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六）……二九五
妙臂菩薩所問經　四卷　宋法天譯　（則七—八）……二九八
佛説苾芻五法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九）……三一八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九）……三二〇
諸佛心印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九）……三二一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九）……三二二
佛說蓮華眼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九）……三二四
佛說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則九）……三二四
佛說如意摩尼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九）……三二五
佛說聖大總持王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二七
佛說最上意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二九
佛說持明藏八大總持王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三一
聖無能勝金剛火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則十）……三三四
佛說尊勝大明王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三六
佛說智光滅一切業障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三七
佛說如意寶總持王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則十）……三三八
佛說大自在天子因地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一）……三四〇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一）……三四三
佛說十號經　一卷　宋天息災譯　（盡一）……三四三
佛爲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法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一）……三四四
佛說普賢菩薩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盡二）……三四八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二）……三四九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二）……三五三
佛説大摩里支菩薩經　七卷　宋天息災譯　（盡三—六）……三五八
佛説末利支提婆華鬘經　一卷　唐不空譯　（盡七）……三九二
佛説摩利支天經　一卷　唐不空譯　（盡七）……三九七
佛説摩利支天陀羅尼咒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　（盡八）……三九九
佛説長者施報經　一卷　宋法天譯　（盡八）……四〇〇
佛説毗沙門天王經　一卷　宋法天譯　（盡八）……四〇三
毗婆尸佛經　二卷　宋法天譯　（盡九）……四〇七
佛説大三摩惹經　一卷　宋法天譯　（盡十）……四一三
佛説月光菩薩經　一卷　宋法天譯　（盡十）……四一五
佛説普賢曼拏羅經　一卷　宋施護譯　（盡十）……四一七
佛説聖莊嚴陀羅尼經　二卷　宋施護譯　（命一）……四二一
佛説聖六字大明王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命一）……四二六
千轉大明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命一）……四二六
佛説華積樓閣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命一）……四二八
佛説勝旛瓔珞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命一）……四二九
衆許摩訶帝經　十三卷　宋法賢譯　（命二—八）……四三〇

佛說七佛經　一卷　宋法天譯（命九）……四九三
佛說解憂經　一卷　宋法天譯（命九）……四九八
佛說遍照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宋施護譯（命九）……五〇〇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　三卷　宋法賢譯（命十）……五〇三
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三卷　宋法賢譯（臨一）……五一五
佛說帝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二）……五二六
佛說諸佛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二）……五二八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二）……五二九
佛說大金剛香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二）……五三二
最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　二卷　宋法天譯（臨三）……五三四
佛說薩鉢多酥哩踰捺野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四）……五四三
佛說一切如來烏瑟膩沙最勝總持經　一卷　宋法天譯（臨四）……五四四
菩提心觀釋　一卷　宋法天譯（臨四）……五四八
佛說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　四卷　宋施護譯（臨五—六）……五四九
佛說四無所畏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七）……五六八
增慧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七）……五六九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七）……五六九
佛說大乘戒經　一卷　宋施護譯（臨七）……五七〇

佛說聖最勝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　(臨七)……五七一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宋施護譯　(臨七)……五七二
大乘八大曼拏羅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七)……五七三
佛說較量一切佛刹功德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七)……五七四
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七)……五七四
迦葉仙人說醫女人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七)……五七八
佛說俱枳羅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〇
佛說消除一切灾障寶髻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一
佛說妙色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二
佛說栴檀香身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三
佛說鉢蘭那賒嚩哩大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四
佛說宿命智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五
佛說慈氏菩薩誓願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五
佛說滅除五逆罪大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五
佛說無量功德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六
佛說十八臂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六
佛說洛叉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七
佛說辟除諸惡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臨八)……五八七

佛說大愛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九）……五八八
佛說阿羅漢具德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九）……五八八
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九）……五九二
佛說尊那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九）……五九三
佛說頻婆娑羅王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十）……五九五
佛說人仙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十）……五九八
佛說舊城喻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十）……六〇一
佛說信解智力經 一卷 宋法賢譯（臨十）……六〇三
大正句王經 二卷 宋法賢譯（深一）……六〇六
佛說善樂長者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二
佛說聖多羅菩薩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四
佛說大吉祥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六
寶賢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六
佛說秘密八名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七
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八
佛說戒香經 一卷 宋法賢譯（深二）……六一九
佛說妙吉祥菩薩陀羅尼 一卷 宋法賢譯（深三）……六二〇
佛說無量壽大智陀羅尼 一卷 宋法賢譯（深三）……六二一

佛說宿命智陀羅尼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三）……六二一
佛說慈氏菩薩陀羅尼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三）……六二二
佛說虛空藏菩薩陀羅尼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三）……六二二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三）……六二三
佛說延壽妙門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四）……六二七
一切如來名號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四）……六三〇
佛說息除賊難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四）……六三一
佛說法身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四）……六三一
信佛功德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四）……六三三
佛說解夏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五）……六三七
佛說帝釋所問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深五）……六三八
佛說未曾有正法經　六卷　宋法天譯　（深六—八）……六四四
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經　四卷　宋施護譯　（深九—十）……六七四
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　二十五卷　宋施護譯　（履一—四）……六九二
佛說決定義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薄五）……八一九
佛說護國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薄五）……八二四
佛說分別布施經　一卷　宋施護譯　（薄六）……八二八
佛說分別緣生經　一卷　宋法天譯　（薄六）……八二九

佛說法印經　一卷　宋施護譯（薄六）……八三〇
佛說大生義經　一卷　宋施護譯（薄六）……八三一
佛說發菩提心破諸魔經　二卷　宋施護譯（薄七）……八三四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卷　宋施護譯（薄七）……八四一

第二十七册

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　三卷　宋施護譯（薄八）……一
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　三卷　宋施護譯（薄九）……一三
佛說大集法門經　二卷　宋施護譯（薄十）……二五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　四卷　宋施護譯（夙一—二）……三四
佛說寶帶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夙三）……四八
佛說金身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夙三）……五二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　一卷　宋施護譯（夙三）……五三
佛說凈意優婆塞所問經　一卷　宋施護譯（夙三）……五五
佛說金剛場莊嚴般若波羅蜜多教中一分　一卷　宋施護譯（夙四）……五七
佛說息諍因緣經　一卷　宋施護譯（夙四）……六一
佛說初分說經　二卷　宋施護譯（夙五）……六五

佛説無畏授所問大乘經　三卷　宋施護譯　（夙六）……一七二
佛説月喻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六）……一七八
佛説醫喻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六）……一七九
佛説灌頂王喻經　一卷　宋施護譯　（夙六）……一八〇
佛説尼拘陀梵志經　二卷　宋施護譯　（夙七）……一八〇
佛説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　三卷　宋施護譯　（夙八）……一八六
佛説福力太子因緣經　三卷　宋施護譯　（夙九）……一九四
佛説身毛喜豎經　三卷　宋惟净等譯　（夙十）……二〇三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八卷　唐般若等譯　（興一—八）……二一五
佛説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九）……二七四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九）……二七九
佛説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九）……二八一
佛説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九）……二八二
佛説一切如來金剛壽命陀羅尼經　一卷　唐金剛智共智藏譯　（興九）……二八五
佛説穰麌梨童女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十）……二八六
佛説雨寶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十）……二八八
慈氏菩薩所説大乘緣生稻𥠖喻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興十）……二九〇
佛説除蓋障菩薩所問經　二十卷　宋惟净共法護譯　（温一—八）……二九三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二卷　唐不空譯（溫九—十）……二六一
穢迹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經　一卷　唐無能勝譯（清一）……二七五
穢迹金剛法禁百變法門經　一卷　唐阿質達霰譯（清一）……二七七
佛說大乘大方廣佛冠經　二卷　宋法護等譯（清一）……二七九
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　一卷　宋法護等譯（清一）……二八三
大雲輪請雨經　二卷　唐不空譯（清二）……二八三
大乘密嚴經　三卷　唐不空譯（清一—五）……二九四
佛說大集會正法經　五卷　宋施護譯（清六—九）……三二四
葉衣觀自在菩薩經　一卷　唐不空譯（清十）……三五二
毗沙門天王經　一卷　唐不空譯（清十）……三五五
文殊問經字母品　一卷　唐不空譯（清十）……三五八
海意菩薩所問净印法門經　九卷　宋惟净共法護譯（似一—九）……三五九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　三卷　宋施護等譯（似十）……四二七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　十卷　唐般若等譯（蘭一—十）……四三六
佛說三十五佛名禮懺文　一卷　唐不空譯（斯一）……五一〇
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斯一）……五一一
佛說八大菩薩曼荼羅經　一卷　唐不空譯（斯一）……五一二
佛說能净一切眼疾病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斯一）……五一四

佛説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斯一）……五一四
佛説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斯一）……五一五
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軌儀經　一卷　唐不空譯（斯二）……五一七
佛説蟻喻經　一卷　宋施護譯（斯三）……五二三
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秘密心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等譯（斯三）……五二三
佛説勝軍王所問經　一卷　宋施護譯（斯四）……五二八
佛説輪王七寶經　一卷　宋施護譯（斯四）……五三〇
佛説園生樹經　一卷　宋施護譯（斯四）……五三二
佛説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卷　宋施護譯（斯四）……五三三
佛説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　一卷　宋施護譯（斯四）……五三四
佛説大堅固婆羅門縁起經　二卷　宋施護等譯（斯五）……五三六
佛説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　三卷　宋智吉祥等譯（斯六）……五四四
佛説妙吉祥菩薩所問大乘法螺經　一卷　宋法賢譯（斯七）……五五四
佛説四品法門經　一卷　宋法賢譯（斯七）……五五六
佛説八大菩薩經　一卷　宋法賢譯（斯七）……五五八
佛説施一切無畏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譯（斯七）……五五九
聖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一百八名真實圓義陀羅尼經　一卷　宋施護等譯（斯七）……五六〇

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斯八）……五六二

金剛摧碎陀羅尼　一卷　宋慈賢譯　（斯八）……五六八

不空罥索毗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真言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斯八）……五六九

地藏菩薩本願經　二卷　唐實叉難陀譯　（斯九—十）……五七〇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　十卷　唐般若譯　（馨一—十）……五八七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　四十卷　宋法護等譯　（如一—松十）……六六二

佛爲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　一卷　唐不空譯　（之一）……八一二

佛說五大施經　一卷　宋施護等譯　（之一）……八一五

佛說無畏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賢譯　（之一）……八一五

佛說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　一卷　唐失譯師名　（之一）……八一六

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之一）……八一七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六卷　宋施護譯　（之二—三）……八一九

佛說大乘隨轉宣說諸法經　三卷　宋紹德等譯　（之四）……八三八

第二二八册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　五卷　宋惟净共法護等譯　（之五—六）……一

佛說大乘智印經　五卷　智吉祥等譯（之七—八）……一七
佛說法乘義決定經　三卷　金總持等譯（之九）……三五
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　一卷　元真智等譯（之十）……四四
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　三十卷　宋施護譯（盛一—川七）……四九
一切如來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拏羅經　五卷　宋天息災譯（川八—十）……一九八

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之余

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　二卷　宋法護譯（流一）……二二三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　三卷　唐不空譯（流二—四）……二三二
阿唎多羅陀羅尼阿嚕力經　一卷　唐不空譯（流五）……二五四
佛說瑜伽大教王經　五卷　宋法賢譯（流六—十）……二六五
一字奇特佛頂經　三卷　唐不空譯（不一—三）……二九九
一字頂輪王念誦儀軌　一卷　依忉利天官所說經譯（不三）……三二八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　五卷　唐不空譯（不四—八）……三三二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不九）……三七一
佛說秘密相經　三卷　宋施護等譯（不十）……三八一

佛説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　七卷　宋施護譯（息一—七）……三九〇
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　三卷　唐不空譯（息八—十）……四四〇
佛説秘密三昧大教王經　四卷　宋施護等譯（淵一—四）……四六二
佛説無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經　六卷　宋施護譯（淵五—七）……四八七
佛説金剛手菩薩降伏一切部多大教王經　三卷　宋法天譯（淵八—十）……五一八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一卷　元智慧譯（澄一）……五四〇
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　一卷　唐金剛智譯（澄二）……五五二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麽耶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經　一卷　唐不空譯（澄二）……五五七
佛説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大明觀想儀軌經　一卷　宋施護譯（澄二）……五六〇
金剛頂瑜伽念珠經　一卷　唐不空譯（澄二）……五六二
佛説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　七卷　宋法賢譯（澄三—九）……五六三
佛説最上秘密那拏天經　三卷　宋法賢譯（澄十）……六一二
金剛峰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　二卷　唐金剛智譯（取一—二）……六二五
佛説妙吉祥最勝根本大教經　三卷　宋法賢譯（取三—四）……六四一
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觀門大教王經　五卷　宋慈賢譯（取五—八）……六五九
普偏光明焰鬘清净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　二卷
唐不空譯（取九—十）……六九三
佛説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　二十卷　宋惟净法護等譯（映一—十）……七〇九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　十卷　唐不空譯　（容一—十）……七七六

第二九册

佛説聖寶藏神儀軌經　二卷　宋法天譯　（止一）……一
佛説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　二卷　宋法天譯　（止二）……八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止三）……一六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　三卷　唐阿質達霰譯　（止四—六）……二七
佛説大乘觀想曼拏羅浄諸惡趣經　二卷　宋法賢譯　（止七）……四九
佛説大方廣曼殊室利經觀自在多羅菩薩儀軌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止八）……六〇
佛説一切佛攝相應大教王經聖觀自在菩薩念誦儀軌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止八）……六六
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　一卷　唐不空譯　（止九）……七〇
佛説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　一卷　宋施護譯　（止九）……七一
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金翅鳥王品　一卷　唐不空譯　（止九）……七五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　三卷　唐不空譯　（止十）……一八〇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二十卷　宋天息災譯　（若一—十）……一九一
佛說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　四卷　宋法賢譯
（思一—二）……一八四
佛說金剛香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　三卷　宋施護譯　（思三—四）……二〇四
金剛薩埵說頻那夜迦天成就儀軌經　四卷　宋法賢譯　（思五—六）……二二二
佛說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經　五卷　宋法護譯　（思七—九）……二四四
佛說幻化網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觀想儀軌經　一卷　宋法賢譯
（思十）……二六三
佛說妙吉祥瑜伽大教金剛陪囉嚩輪觀想成就儀軌經　一卷　宋法賢譯
（言一）……二七〇
底哩三昧耶不動尊威怒王使者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　（言二）……二七六
聖迦柅忿怒金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　三卷　唐不空譯　（言三—四）……二八三
七佛讚唄伽陀　一卷　宋法天譯　（言五）……三〇〇
佛三身讚　一卷　宋法賢譯　（言五）……三〇一
佛一百八名讚經　一卷　宋法天譯　（言五）……三〇二
聖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讚經　一卷　元安藏譯　（言五）……三〇三
佛說一切如來頂輪王一百八名讚　一卷　宋施護譯　（言五）……三〇五

讚法界頌　一卷　宋施護譯　(言六)……三〇六
八大靈塔梵讚　一卷　宋法賢譯　(言六)……三〇九
三身梵讚　一卷　宋法賢譯　(言六)……三一〇
佛説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讚　一卷　宋法天譯　(言六)……三一一
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　一卷　宋法賢譯　(言六)……三一三
聖金剛手菩薩一百八名梵讚　一卷　宋法賢譯　(言六)……三一四
聖觀自在菩薩功德讚　一卷　宋施護譯　(言七)……三一六
讚觀世音菩薩頌　一卷　唐慧智譯　(言七)……三一八
佛説聖觀自在菩薩梵讚　一卷　宋法天譯　(言七)……三二〇
聖多羅菩薩梵讚　一卷　宋施護譯　(言七)……三二〇
事師法五十頌　一卷　宋日稱譯　(言七)……三二三
犍椎梵讚　一卷　宋法天譯　(言七)……三二五

大乘律

佛説菩薩内戒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言八)……三二九
菩薩優婆塞五戒威儀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言九)……三三六
佛説文殊師利净律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言十)……三四三
菩薩善戒經　十卷　劉宋求那跋摩等譯　(辭一—十)……三四九

菩薩地持經　八卷　北凉曇無讖譯（安一—八）……四三四
佛説梵網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安九—十）……五一八
優婆塞戒經　七卷　北凉曇無讖譯（定一—七）……五三五
寂調音所問經　一卷　劉宋法海譯（定八）……五九七
大乘三聚懺悔經　一卷　隋闍那崛多等譯（定九）……六〇五
佛説文殊悔過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定十）……六一一
菩薩瓔珞本業經　二卷　姚秦竺佛念譯（篤一—二）……六二〇
佛説受十善戒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篤三）……六三九
佛説净業障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篤四）……六四七
佛藏經　四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篤五—八）……六五四
菩薩戒本經　一卷　北凉曇無讖譯（篤九）……六八六
菩薩戒羯磨文　一卷　唐玄奘譯（篤九）……六九一
菩薩戒本　一卷　唐玄奘譯（篤十）……六九四
佛説法律三昧經　一卷　吴支謙譯（初一）……七〇三
佛説十善業道經　一卷　唐實叉難陀譯（初一）……七〇六
清净毗尼方廣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初二）……七〇九
菩薩五法懺悔經　一卷　梁失譯師名（初三）……七一七
菩薩藏經　一卷　梁僧伽婆羅譯（初三）……七一八

三曼陀颰陀羅菩薩經　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　（初四）……七二二
菩薩受齋經　一卷　西晉聶道真譯　（初四）……七二五
舍利弗悔過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初四）……七二六

小乘律

佛阿毗曇經　二卷　陳真谛譯　（初五―六）……七二九
解脱戒本經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　（初七）……七五〇
優波離問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初八）……七六一
根本説一切有部戒經　一卷　唐義净譯　（初九）……七七一
佛説迦葉禁戒經　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初十）……七八三
佛説犯戒罪輕重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初十）……七八四
佛説戒消災經　一卷　吴支謙譯　（初十）……七八五
佛説優婆塞五戒相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初十）……七八七

第三〇册

十誦律　六十五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誠一―榮五）……一
尼羯磨　五卷　唐懷素集　（榮六―十）……六三二

四分律藏　六十卷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卷第一至卷第十九　業一——所九）……六六九

第三一册

四分律藏續前　（卷第二十至卷第六十　所十——無十）……一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　五十卷　唐義净譯　（竟一——仕十）……四三五

第三二册

摩訶僧祇律　四十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攝一——存六）……一
曇無德部四分律删補隨機羯磨　四卷　唐道宣撰　（存七——十）……四六五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四十卷　唐義净譯　（以一——去十）……四九九

第三三册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三十卷　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而一——咏十）……一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二十卷　唐義净譯　（樂一——殊十）……二八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　二十卷　唐義净譯（貴一—賤十）……四三六
善見毗婆沙律　十八卷　蕭齊僧伽跋陀羅譯（禮一—別八）……六〇三
大比丘三千威儀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別九—十）……七七六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十四卷　唐義净譯（卷第一至卷第十二
尊一—卑二）……七九六

第三四册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續前（卷第十三至卷第十四　卑三—四）……一
四分僧羯磨　五卷　唐懷素集（卑五—九）……二〇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卑十）……六三
戒因緣經　十卷　姚秦竺佛念譯（上一—十）……七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　十卷　唐義净譯（和一—十）……一四五
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　十卷　劉宋僧伽跋摩譯（下一—十）……二一〇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　五卷　唐義净譯（睦一—五）……二九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五卷　唐義净譯（睦六—十）……三二八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　八卷　秦失譯師名（夫一—八）……三五八
續薩婆多毗尼毗婆沙　一卷　秦失譯師名（夫九）……四三七

根本説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範　一卷　元拔合思巴集　(夫十)……四四六
毗尼母論　八卷　秦失譯師名　(唱一—八)……四五六
律二十二明了論　一卷　陳真諦譯　(唱九)……五二九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攝頌　一卷　唐義净譯　(唱十)……五四一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攝頌　一卷　唐義净譯　(唱十)……五四六
普賢菩薩行願讚　一卷　唐不空譯　(唱十)……五五〇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頌　四卷　唐義净譯　(婦一—四)……五五三
十誦律毗尼序　三卷　東晉卑摩羅叉譯　(婦五—七)……五九五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婦八)……六三一
羯磨　二卷　曹魏曇谛集譯　(婦九—十)……六四〇
佛説大愛道比丘尼經　二卷　北凉失譯師名　(隨一—二)……六六一
佛説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　二卷　東晉失譯師名　(隨三—四)……六七五
根本説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　二卷　唐義净譯　(隨五—六)……六九二
比丘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戒經　一卷　東晉法顯共覺賢譯　(隨七)……七〇七
沙彌尼戒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隨八)……七一九
舍利弗問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隨八)……七二一
彌沙塞羯磨本　二卷　唐愛同録　(隨九—十)……七二六
四分戒本　二卷　唐懷素依律集出　(外一—二)……七四五

四分比丘尼戒本　二卷　唐懷素依律集出　（外三―四）……七六七
五分戒本　一卷　劉宋佛陀什譯　（外五）……七八一
五分比丘尼戒本　一卷　梁明徽集　（外六）……七九〇
波羅提木叉僧祇戒本　一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外七）……八〇三
十誦律比丘戒本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外八）……八一三
十誦律比丘尼戒本　一卷　劉宋法穎集出　（外九）……八二五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外十）……八三八
曇無德律部雜羯磨　二卷　曹魏康僧鎧譯　（受一―二）……八四八
沙彌威儀　一卷　宋求那跋摩譯　（受三）……八六五
沙彌尼離戒文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受三）……八六九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　一卷　劉宋僧璩依律撰出　（受四）……八七一

第三五册

大乘論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三卷　隋達摩岌多譯　（受五―七）……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三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受八―十）……一三
大智度論　一百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卷第一至卷第八十一）……二三

傅一—伯二）……四五

第三六册

大智度論續前（卷第八十二至卷第一百　伯二—叔十）……一
瑜伽師地論　一百卷　唐玄奘譯（卷第一至卷第八十　猶一—弟十）……一七六

第三七册

瑜伽師地論續前（卷第八十一至卷第一百　同一—氣十）……一
攝大乘論釋　四十八卷　陳真谛等四譯（連一—投八）……一八四
無相思塵論　一卷　陳真谛譯（投九）……六二四
觀所緣緣論　一卷　唐玄奘譯（投九）……六二五
觀所緣緣論釋　一卷　唐義净譯（投九）……六二六
大乘廣五蘊論　一卷　唐地婆訶羅譯（投十）……六三一
大乘五蘊論　一卷　唐玄奘譯（投十）……六三七
顯揚聖教論　二十卷　唐玄奘譯（分一—切十）……六四一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　十六卷　唐玄奘譯（磨一—箴六）……七八七

第三八册

中論　四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箴七——十）……一
十住毗婆沙論　十五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規一——仁五）……五三
菩提資糧論　六卷　隋達摩笈多譯　（仁六——十）……一九一
大莊嚴經論　十五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慈一——隱五）……二二五
攝大乘論　五卷　陳真諦等二譯　（隱六——十）……三三六
般若燈論　十五卷　唐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惻一——造五）……三八六
十二門論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造六）……五一一
十八空論　一卷　陳真諦譯　（造七）……五二三
百論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造八——九）……五三三
廣百論本　一卷　唐玄奘譯　（造十）……五五二
大乘莊嚴經論　十三卷　唐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次一——弗三）……五五七
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論　二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弗四——五）……六六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　二卷　唐地婆訶羅譯　（弗六——七）……六七六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　三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弗八——十）……六九一
十地經論　十二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離一——節二）……七一八

第三九册

佛地經論　七卷　唐玄奘譯　(節三—九)……一
三具足經優波提舍　一卷　元魏毗目智仙等譯　(節十)……五五
成唯識論　十卷　唐玄奘譯　(義一—十)……六三
廣百論釋論　十卷　唐玄奘譯　(廉一—十)……一四六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　七卷　唐玄奘譯　(退一—七)……二三九
王法正理論　一卷　唐玄奘譯　(退八)……二八四
瑜伽師地論釋　一卷　唐玄奘譯　(退九)……二九一
顯揚聖教論頌　一卷　唐玄奘譯　(退十)……二九九
彌勒菩薩所問經論　七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顛一—七)……三〇五
無量壽經優波提舍　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顛八)……三六四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　一卷　元魏毗目智仙等譯　(顛八)……三六八
大般涅槃經論　一卷　元魏達磨菩提譯　(顛九)……三七二
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　一卷　陳真諦譯　(顛九)……三七七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　一卷　唐義净譯　(顛九)……三八〇
遺教經論　一卷　陳真諦譯　(顛十)……三八二
成唯識寶生論　四卷　唐義净譯　(沛一—四)……三九四

十二因緣論　一卷　元魏菩提流支譯（沛五）……四二三
壹輸盧迦論　一卷　元魏般若流支譯（沛五）……四二四
大乘百法明門論　一卷　唐玄奘譯（沛五）……四二六
轉識論　一卷　陳真諦譯（沛五）……四二六
唯識三十論　一卷　唐玄奘譯（沛六）……四二九
因明入正理論　一卷　唐玄奘譯（沛六）……四三一
顯識論　一卷　陳真諦譯（沛六）……四三四
發菩提心論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沛七—八）……四四〇
三無性論　二卷　陳真諦譯（沛九—十）……四五三
佛性論　四卷　陳真諦譯（匪一—四）……四七〇
大乘成業論　一卷　唐玄奘譯（匪五）……五〇八
業成就論　一卷　元魏毗目智仙譯（匪六）……五一五
因明正理門論　一卷　唐義净譯（匪七）……五二一
因明正理門論本　一卷　唐玄奘譯（匪八）……五二九
止觀門論頌　一卷　唐義净譯（匪九）……五三六
手杖論　一卷　唐義净譯（匪九）……五三七
緣生論　一卷　隋達摩笈多譯（匪九）……五四〇
取因假設論　一卷　唐義净譯（匪十）……五四七

觀總相論頌　一卷　唐義净譯（匪十）……五五〇
六門教授習定論　一卷　唐義净譯（匪十）……五五一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　三卷　唐義净譯（虧一—二）……五五六
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讚　一卷　唐義净譯（虧二）……五七〇
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　二卷　元魏菩提留支共曇林等譯（虧三—四）……五七二
妙法蓮華經論優波提舍　二卷　元魏勒那摩提共僧朗等譯（虧五—六）……五八五
大寶積經論　四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虧七—十）……五九八
决定藏論　三卷　梁真諦譯（性一—三）……六三六
究竟一乘寶性論　五卷　元魏勒那摩提譯（性四—八）……六六一
大乘掌珍論　二卷　唐玄奘譯（性九—十）……七〇六
大乘楞伽經唯識論　一卷　元魏菩提流支譯（静一）……七二一
大乘唯識論　一卷　陳真諦譯（静二）……七三一
唯識二十論　一卷　唐玄奘譯（静二）……七三六
寶髻經四法優波提舍　一卷　元魏毗目智仙等譯（静三）……七四〇
大丈夫論　二卷　北凉道泰譯（静四—五）……七四五
入大乘論　二卷　北凉道泰譯（静六—七）……七六二
辯中邊論　三卷　唐玄奘譯（静八—十）……七八一
辯中邊論頌　一卷　唐玄奘譯（静十）……八〇〇

順中論　二巻　元魏般若流支譯　（情一―二）……八〇三
攝大乘論本　三巻　唐玄奘譯　（情三―五）……八一八

第四〇册

中邊分別論　二巻　陳真諦譯　（情六―七）……一
大乘起信論　三巻　唐實叉難陀梁真諦二譯　（情八―十）……二〇
回諍論　一巻　後魏毗目智仙等譯　（逸一）……四三
如實論　一巻　陳真諦譯　（逸二）……五六
寶行王正論　一巻　陳真諦譯　（逸三）……六七
百字論　一巻　元魏菩提流支譯　（逸四）……七九
解拳論　一巻　陳真諦譯　（逸四）……八三
掌中論　一巻　唐義净譯　（逸四）……八四
方便心論　一巻　後魏吉迦夜與曇曜譯　（逸五）……八五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一巻　唐提雲般若等譯　（逸六）……九三
提婆菩薩破楞伽經中外道小乘四宗論　一巻　元魏菩提流支譯　（逸六）……九六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　一巻　元魏菩提流支譯　（逸六）……九八

小乘論

四諦論　四卷　陳真諦譯（逸七—九）……一〇〇
闢支佛因緣論　一卷　秦失譯師名（逸十）……一三六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　二百卷　唐玄奘譯（卷第一至卷第九十五
心一—物五）……一四六

第四一册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續前（卷第九十六至卷第二百　物六—縻十）……一
阿毗曇毗婆沙論　八十二卷　北涼浮陀跋摩共道泰譯（卷第一至卷
第十五　都一—邑五）……七一八

第四二册

阿毗曇毗婆沙論續前（卷第十六至卷第八十二　邑六—京十）……一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　八十卷　唐玄奘譯（卷第一至卷第四十二
背一—浮二）……四七四

第四三册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續前（卷第四十三至卷第八十　浮三—涇十）……一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　四十卷　唐玄奘譯（宫一—鬱十）……二八二
阿毗達磨俱舍論　三十卷　唐玄奘譯（樓一—飛十）……五七五

第四四册

舍利弗阿毗曇論　二十二卷　姚秦曇摩耶舍共曇摩崛多譯（驚一—寫十）……一
阿毗達磨俱舍釋論　二十二卷　陳真諦譯（禽一—畫二）……二八二
阿毗達磨俱舍論本頌　二卷　唐玄奘譯（畫三—四）……五三二
三法度論　三卷　東晉僧伽提婆共慧遠譯（畫五—七）……五四六
三彌底部論　三卷　三秦失譯師名（畫八—十）……五六七
阿毗曇八犍度論　三十卷　苻秦僧伽提婆共竺佛念譯（彩一—靈十）……五八二
成實論　二十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卷第一至卷第六　丙一—六）……七九六

第四五册

成實論續前　（卷第七至卷第二十　丙七——舍十）……一
阿毗達磨發智論　二十卷　唐玄奘譯　（傍一——啓十）……一二三
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　二十卷　唐玄奘譯　（甲一——帳十）……二八七
阿毗達磨品類足論　十八卷　唐玄奘譯　（對一——楹八）……四一四
阿毗曇甘露味論　二卷　曹魏失譯師名　（楹九——十）……五二九
鞞婆沙論　十四卷　苻秦僧伽跋澄譯　（肆一——筵八）……五五〇
隨相論　二卷　陳真諦譯　（筵九——十）……七〇八
阿毗達磨識身足論　十六卷　唐玄奘譯　（設一——席六）……七二四
阿毗達磨界身足論　二卷　唐玄奘譯　（席七——八）……八四五
五事毗婆沙論　二卷　唐玄奘譯　（席九）……八六二

第四六册

十八部論　一卷　失譯師名　（席十）……一
部執異論　一卷　陳真諦譯　（席十）……四
異部宗輪論　一卷　唐玄奘譯　（席十）……八
雜阿毗曇心論　十六卷　宋僧伽跋摩譯　（鼓一——瑟六）……一二
阿毗曇心論　四卷　東晉僧伽提婆共慧遠譯　（瑟七——十）……一五四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　十五卷　苻秦僧伽跋澄等譯　（吹一—笙五）……一八九
分別功德論　三卷　後漢失譯師名　（笙六—八）……三一六
入阿毗達磨論　二卷　唐玄奘譯　（笙九—十）……三四八
衆事分阿毗曇論　十二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共菩提耶舍譯　（升一—階二）……三六一
解脱道論　十二卷　梁僧伽婆羅譯　（階三—納三）……四五六
法勝阿毗曇心論　六卷　高齊那連提黎耶舍譯　（納四—九）……五四六
勝宗十句義論　一卷　唐玄奘譯　（納十）……五九八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　十卷　唐玄奘譯　（陛一—十）……六〇三
立世阿毗曇論　十卷　陳真諦譯　（弁一—十）……六九一
宋元續入藏諸論
大乘集菩薩學論　二十五卷　宋法護共日稱譯　（轉一—疑一）……七六八

第四七册

大宗地玄文本論　八卷　陳真諦譯　（疑二—五）……一
金七十論　三卷　陳真諦譯　（疑六—八）……三三
廣釋菩提心論　四卷　宋施護等譯　（疑九—十）……五九

集諸法寶最上義論　二卷　宋施護譯（星一）……七三
金剛針論　一卷　宋法天譯（星二）……八〇
菩提心離相論　一卷　宋施護譯（星二）……八三
大乘破有論　一卷　宋施護譯（星三）……八七
集大乘相論　二卷　宋施護譯（星三）……八八
六十頌如理論　一卷　宋施護譯（星三）……九五
大乘二十頌論　一卷　宋施護譯（星三）……九六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　一卷　宋施護譯（星三）……九七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釋論　四卷　宋施護等譯（星四—五）……九八
大乘寶要義論　十卷　宋法護惟淨等譯（星六—十）……一一六
菩薩本生鬘論　十六卷　宋紹德慧詢等譯（右一—九）……一五三
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九頌精義論　二卷　宋法護譯（右十）……二三一
大乘緣生論　一卷　唐不空譯（右十）……二三四
諸教決定名義論　一卷　宋施護譯（右十）……二三九
大乘中觀釋論　九卷　宋惟淨等譯（通一—四）……二四一
施設論　七卷　宋法護譯（通五—七）……二七三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一卷　唐提雲般若譯（通八）……二九四
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一卷　唐不空譯（通八）……二九七

彰所知論　二卷　元發合思巴造沙羅巴譯　（通九—十）……三〇一

西土聖賢撰集

出曜經　二十卷　姚秦竺佛念譯　（廣一—內十）……三一七
賢愚因緣經　十三卷　元魏慧覺共威德譯　（左一—達三）……五五四
佛本行經　七卷　劉宋寶雲譯　（達四—十）……六八五
撰集百緣經　十卷　吳支謙譯　（承一—十）……七四九
修行道地經　八卷　西晉竺法護譯　（明一—八）……八一九

第四八冊

道地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明九）……一
佛說佛醫經　一卷　吳竺律炎共支越譯　（明十）……一〇
惟日雜難經　一卷　吳支謙譯　（明十）……一一
雜寶藏經　八卷　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　（既一—八）……一八
迦葉赴佛般涅槃經　一卷　東晉竺曇無蘭譯　（既九）……八七
瑜伽翳迦訖沙囉烏瑟尼沙斫訖囉真言安怛陀那儀則一字頂輪王瑜伽經
一卷　唐不空譯　（既九）……八八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既九）……九一
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既九）……九三
佛治身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既九）……九六
治意經　一卷　西晉失譯師名（既九）……九七
文殊師利發願經　一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既十）……九八
六菩薩名亦當誦持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既十）……九九
小道地經　一卷　後漢支曜譯（既十）……九九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　一卷　後漢安玄共嚴佛調譯（既十）……一〇一
付法藏因緣經　六卷　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集一—六）……一〇四
達摩多羅禪經　二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集七—八）……一四二
禪法要解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集九—十）……一七〇
阿育王經　十卷　梁僧伽婆羅譯（墳一—六）……一八七
阿育王譬喻經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墳七）……二四〇
三慧經　一卷　北凉失譯師名（墳七）……二四二
阿毗曇五法行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墳七）……二四八
賓頭盧突羅闍爲優陀延王說法緣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墳八）……二五三
請賓頭盧經　一卷　劉宋慧簡譯（墳八）……二五六
大勇菩薩分別業報略經　一卷　劉宋僧伽跋摩譯（墳八）……二五七

坐禪三昧法門經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墳九—十）……二六一
佛所行讚經　五卷　北凉曇無讖譯　（典一—五）……二八五
僧伽羅刹所集佛行經　五卷　符秦僧伽跋澄譯　（典六—十）……三三八
法句譬喻經　四卷　西晉法炬共法立譯　（亦一—四）……三八一
菩提行經　四卷　宋天息災譯　（亦五—六）……四二七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　二卷　唐不空譯　（亦七—八）……四四五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説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　二卷　唐不空譯　（亦九—十）……四六一
僧伽斯那所撰菩薩本緣經　四卷　吴支謙譯　（聚一—四）……四八〇
那先比丘經　三卷　東晉失譯師名　（聚五—七）……五〇五
舊雜譬喻經　二卷　吴康僧會譯　（聚八—九）……五二八
禪要訶欲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聚十）……五四六
内身觀章句經　一卷　後漢失譯師名　（聚十）……五四七
法觀經　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聚十）……五四九
迦葉結經　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聚十）……五五一
百喻經　二卷　蕭齊求那毗地譯　（群一—二）……五五五
法句經　二卷　吴維祇難等譯　（群三—四）……五七六
衆經撰雜譬喻　二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群五—六）……五九四

阿育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　一卷　符秦曇摩難提譯　（群七）……六一〇
雜譬喻經　二卷　後漢失譯師名　（群八）……六二二
無明羅刹經　一卷　秦失譯師名　（群九）……六三四
文殊所説最勝名義經　二卷　宋金總持等譯　（群十）……六四五
迦丁比丘説當來變經　一卷　劉宋失譯師名　（英一）……六五一
雜譬喻經　一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英一）……六五五
思惟要略法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英二）……六五九
十二遊經　一卷　東晉迦留陀伽譯　（英二）……六六四
賢聖集伽陀一百頌　一卷　宋天息災譯　（英三）……六六六
廣大發願頌　一卷　宋施護等譯　（英三）……六六九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英三）……六七〇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　一卷　宋法天譯　（英三）……六七三
十不善業道經　一卷　宋日稱等譯　（英三）……六七四
大乘修行菩薩行門諸經要集　三卷　唐智嚴譯　（英四—六）……六七五
四阿含暮抄解　二卷　符秦鳩摩羅佛提等譯　（英七—八）……七一五
五門禪經要用法　一卷　宋曇摩密多譯　（英九）……七三七
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　一卷　唐不空譯　（英十）……七四八
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　一卷　元管主八撰　（杜一）……七六一

一切秘密最上名義大教王儀軌　二卷　宋施護譯　（杜二）……七七一
大樂金剛薩埵修行成就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三）……七七九
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　一卷　宋法賢譯　（杜三）……七八五
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四）……七八六
金剛頂瑜伽降三世成就極深密門　一卷　唐不空與遍智譯　（杜五）……七九六
金剛頂瑜伽他化自在天理趣會普賢修行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五）……七九七
金剛壽命陀羅尼念誦法　一卷　唐金剛智與不空譯　（杜六）……八〇三
大藥叉女歡喜母并愛子成就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六）……八〇四
佛説帝釋巖秘密成就儀軌　一卷　宋施護譯　（杜六）……八〇九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六）……八一一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略示七支念誦隨行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七）……八一五
速疾立驗摩醯首羅天説阿尾奢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七）……八一六
大聖曼殊室利童子五字瑜伽法　一卷　唐不空譯　（杜七）……八一九
大威怒烏芻澀麼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八）……八二〇
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八）……八二六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　（杜八）……八二八

一字金輪王佛頂要略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杜九）……八三三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瑜伽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杜九）……八三五
大聖大歡喜雙身毗那耶迦法　一卷　唐不空譯（杜九）……八四〇
大日經略攝念誦隨行法　一卷　唐不空譯（杜九）……八四一
五字陀羅尼頌　一卷　唐不空譯（杜十）……八四三
仁王般若陀羅尼釋　一卷　唐不空譯（杜十）……八四六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　二卷　唐不空譯
（藁一——二）……八五〇
佛説最勝妙吉祥根本智最上秘密一切名義三摩地分　二卷　宋施護譯
（藁三）……八六五
金剛王菩薩秘密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藁四）……八七二
金剛頂勝初瑜伽普賢菩薩念誦法經　一卷　唐不空譯（藁四）……八七七

第四九册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秘密修行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藁五）……一
無量壽如來修觀行供養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藁五）……六
甘露軍荼利菩薩供養念誦成就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藁六）……一二

觀自在多羅瑜伽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藁七）……二一
聖觀自在菩薩心真言瑜伽觀行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藁七）……二六
菩薩訶色欲法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藁八）……二八
四品學法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藁八）……二九
大虛空藏菩薩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藁八）……三〇
仁王般若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藁八）……三三
阿閦如來念誦供養法　一卷　唐不空譯（藁九）……三五
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藁九）……四〇
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驗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藁十）……四五
大乘方廣曼殊室利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真言大威德儀軌品
　一卷　唐不空譯（藁十）……四八
大方廣曼殊室利童真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真言阿毗遮嚕迦
　儀軌品　一卷　唐不空譯（藁十）……四九
蘇悉地羯羅供養法　三卷　唐善無畏譯（鍾一——二）……五四
不動使者陀羅尼秘密法　一卷　唐金剛菩提譯（鍾三）……七一
金剛頂瑜伽修習毗盧遮那三摩地法　一卷　唐金剛智譯（鍾三）……七六
金剛頂瑜伽經文殊師利菩薩儀軌供養法　一卷　唐不空譯（鍾四）……八二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　一卷　唐不空譯（鍾四）……八七

金剛頂經瑜伽觀自在王如來修行法　一卷　唐金剛智譯（鍾五）……九〇
金剛頂經觀自在王如來修行法　一卷　唐不空譯（鍾六）……九六
金剛手光明灌頂經最勝立印聖無動尊大威怒王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共偏智譯（鍾六）……九九
略述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修證法門　一卷　唐不空譯（鍾七）……一〇五
一字佛頂輪王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鍾七）……一一一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道場念誦軌儀　一卷　唐不空譯（鍾八）……一一五
金剛頂蓮華部心念誦儀軌　一卷　唐不空譯（鍾九）……一二三
佛説如意輪蓮華心如來修行觀門儀　一卷　宋慈賢譯（鍾十）……一三五
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觀身成佛儀軌　一卷　宋慈賢譯（鍾十）……一四〇
法集要頌經　四卷　宋天息灾譯（隸一—四）……一四五
勸發諸王要偈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隸五）……一六九
龍樹菩薩勸誡王頌　一卷　唐義净譯（隸五）……一七二
普賢金剛薩埵瑜伽念誦儀　一卷　唐不空譯（隸六）……一七六
金剛頂瑜伽護摩儀軌　一卷　唐智藏譯（隸六）……一八一
大悲心陀羅尼修行念誦略儀　一卷　唐不空譯（隸七）……一八六
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略出護摩儀　一卷　宋慈賢譯（隸七）……一九〇
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説文殊五字真言勝相　一卷　唐不空譯（隸七）……一九三

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一品　一卷　唐不空譯　（隸八）……一九五
金剛頂瑜伽經十八會指歸　一卷　唐不空譯　（隸八）……一九六
訶利帝母真言法　一卷　唐不空譯　（隸八）……一九九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〇一
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經大安樂不空三昧真實金剛菩薩等一十七聖大曼荼
羅義述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〇四
陀羅尼門諸部要目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〇五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禮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〇七
受菩提心戒儀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〇九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　一卷　唐不空譯　（隸九）……二一〇
一百五十讚佛頌　一卷　唐義凈譯　（隸十）……二一二
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　一卷　唐不空譯　（隸十）……二一五
佛吉祥德讚　三卷　宋施護譯　（漆一）……二一八
阿育王傳　五卷　西晉安法欽譯　（漆二一—六）……二三八
馬鳴菩薩傳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漆七）……二七四
龍樹菩薩傳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漆七）……二七六
提婆菩薩傳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漆七）……二七七
婆藪槃豆傳　一卷　陳真諦譯　（漆八）……二七九

龍樹菩薩爲禪陀迦王說法要偈　一卷　劉宋求那跋摩譯　（漆八）……二八四
撰集三藏及雜藏傳　一卷　東晉失譯師名　（漆九）……二八八
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　一卷　唐玄奘譯　（漆九）……二九一
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　一卷　唐不空譯　（漆十）……二九五

此生著述

釋迦譜　十卷　蕭齊僧祐撰　（書一—十）……三一〇
釋迦氏譜　二卷　唐道宣撰　（壁一—二）……四二三
釋迦方志　三卷　唐道宣撰　（壁三—五）……四四四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録　四卷　唐道宣撰　（壁六—九）……四八三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一卷　唐智升撰　（壁十）……五二九
經律異相　五十卷　梁寶唱等撰　（卷第一至卷第四十四　經一—相四）……五三八

第五〇册

經律異相續前　（卷第四十五至卷第五十　相五—十）……一
諸經要集　二十卷　唐道世撰　（路一—槐十）……五一

陀羅尼雜集　十卷　梁失譯師名　（卿一—十）……三二八
出三藏記集　十五卷　梁僧佑撰　（户一—封七）……四一三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　二卷　遼道㲀集　（封八—九）……五七五
密咒圓因往生集　一卷　宋智廣等編集　（封十）……六〇一
弘明集　十四卷　梁僧佑撰　（八一—縣四）……六一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六卷　唐彦悰撰　（縣五—十）……七五二

第五一册

廣弘明集　三十卷　唐道宣撰　（家一—兵十）……一
法苑珠林　一百卷　唐道世撰　（卷第一至卷第三十六　高一—輦六）……三九〇

第五二册

法苑珠林續前　（卷第三十七至卷第一百　輦七—禄十）……一
大唐内典録　十卷　唐道宣撰　（侈一—富五）……六三七
續大唐内典録　一卷　唐道宣撰　（富六）……七九五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録　三卷　唐道宣撰　（富七—十）……八〇二

第五三册

開元釋教録　二十卷　唐智昇撰（車一——肥十）……一
開元釋教録略出　四卷　唐智昇撰（輕一——五）……三三六
古今譯經圖紀　四卷　唐靖邁撰（輕六——九）……三八六
續古今譯經圖紀　一卷　唐智昇撰（輕十）……四二五
宗鏡録　一百卷　宋延壽集（卷第一至卷第四十六　策一——勒六）……四三三

第五四册

宗鏡録續前（卷第四十七至卷第一百　勒七——溪十）……一
高僧傳　十四卷　梁慧皎撰（伊一——尹四）……三九一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二卷　唐義净撰（尹五——六）……五三三
南海寄歸内法傳　四卷　唐義净撰（尹七——十）……五五〇
續高僧傳　三十一卷　唐道宣撰（卷第一至卷第二十　佐一——阿四）……五九二

第五五册

續高僧傳續前（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三十一　阿五—衡十）……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十卷　唐惠立撰彦悰箋補（奄一—十）……一五四
宋高僧傳　三十卷　宋讚寧共智輪撰（宅一—阜十）……二三五
法顯傳　一卷　東晉法顯撰（微一）……五一六
比丘尼傳　四卷　梁寶唱撰（微二—三）……五三〇
十門辯惑論　二卷　唐復禮撰（微四—五）……五五一
甄正論　三卷　唐玄嶷撰（微六—八）……五六三
破邪論　二卷　唐法琳撰（微九—十）……五八〇
辯正論　九卷　唐法琳撰陳子良注（旦一—九）……六〇二
護法論　一卷　宋張商英述（旦十）……六八八
大唐西域記　十二卷　唐玄奘譯（孰一—十）……七〇二

第五六册

歷代三寶紀　十五卷　隋費長房撰（營一—桓五）……一
集諸經禮懺悔文　四卷　唐智升撰（桓六—九）……一五七
説罪要行法　一卷　唐義净撰（桓十）……一八四

受用三水要行法　一卷　唐義净撰（桓十）……一八六
護命放生軌儀法　一卷　唐義净撰（桓十）……一八七
慈悲道場懺法　十卷　梁諸大法師集撰（公一——十）……一八八
法華三昧懺儀　一卷　隋智顗撰（輔一）……二六〇
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　一卷　唐湛然撰（輔一）……二六九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　一卷　宋遵式集（輔二）……二七一
往生净土懺願儀　一卷　宋遵式集（輔三）……二七八
往生净土决疑行願二門　一卷　宋遵式撰（輔三）……二八四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一卷　宋遵式集（輔四）……二八九
金光明最勝懺儀　一卷　宋知禮集（輔四）……二九六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　一卷　宋知禮集（輔五）……二九九
禮法華經儀式　一卷　宋知禮集（輔五）……三〇六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一卷　宋遵式撰（輔六）……三〇七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　一卷　宋仁岳撰（輔六）……三一四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　一卷　宋仁岳撰（輔七）……三一七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一卷　宋遵式述（輔七）……三二三
慈悲水懺法　三卷　唐知玄述（輔八——十）……三二六
景德傳燈録　三十卷　宋道原纂（合一——弱十）……三四四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一卷　唐惠能說法海等集　（扶一）……七一三

第五七册

宗門統要續集　二十卷　宋宗永集元清茂續集　（扶二—綺二）……一
明覺禪師語録　六卷　宋重顯說惟蓋等編　（綺三—八）……二三〇
傳法正宗論　二卷　宋契嵩著　（綺九—十）……二八五
傳法正宗記　九卷　宋契嵩編修　（回一—九）……三〇〇
傳法正宗定祖圖　一卷　宋契嵩撰　（回十）……三七九
輔教編　三卷　宋契嵩撰　（漢一—三）……三八七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　十七卷　宋克勤說紹隆等編　（漢四—惠十）……四一一
大慧普覺禪師語録　三十卷　宋宗杲說蘊聞集　（說一—武十）……五五三

第五八册

天目中峰和尚廣録　三十卷　元明本撰　（丁一—人十）……一
妙法蓮華經玄義　十卷　隋智顗說灌頂記　（密一—勿十）……二三八
法華玄義釋籤　十卷　唐湛然述　（多一—士十）……四一五
妙法蓮華經文句　十卷　隋智顗說灌頂記　（寔一—寧十）……六二三

第五九册

法華文句記　十卷　唐湛然述　（晉一—更十）……一
摩訶止觀　十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　（霸一—趙十）……二八三
止觀輔行傳弘决　十卷　唐湛然述　（魏一—假十）……四七八

第六〇册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二卷　隋智顗述　（途一—二）……一
止觀義例　二卷　唐湛然述　（途三—四）……二〇
大乘止觀法門　四卷　陳慧思説　（途五—八）……三八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　二卷　陳慧思説　（途九—十）……七二
大般涅槃經玄義　二卷　隋灌頂撰　（滅一—二）……九一
大般涅槃經疏　十八卷　隋灌頂撰唐湛然再治　（滅三—土五）……一一二
涅槃玄義發源機要　四卷　宋智圓述　（土六—九）……三九一
法華經安樂行義　一卷　陳慧思説　（土十）……四三〇
金光明經玄義　二卷　隋智顗説灌頂録　（會一—二）……四三七
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　六卷　宋知禮述　（會三—八）……四五三

金剛般若經疏　一卷　隋智顗説（會九）……五〇三
天台四教儀　一卷　宋諦觀録（會十）……五一五
金光明經文句　六卷　隋智顗説灌頂録（盟一—六）……五二九
金光明經文句記　六卷　宋知禮述（盟七—何八）……五八二
菩薩戒義疏　二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何九—十）……六九四
觀音玄義　二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遵一—二）……七二〇
觀音玄義記　四卷　宋知禮述（遵三—六）……七四二
觀音義疏　二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遵七—八）……七八四
觀音義疏記　四卷　宋知禮述（遵九—約二）……八〇六
佛説觀無量壽佛經疏　一卷　隋智顗説（約三）……八四二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　六卷　宋知禮述（卷第一至卷第二　約四—五）……八五四

第六一册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續前（卷第三至卷第六　約六—九）……一
天台智者大師禪門口訣　一卷　隋智顗説（約十）……三七
請觀音經疏　一卷　隋智顗説灌頂記（法一）……四二
請觀音經疏闡義鈔　四卷　宋智圓述（法二—五）……五六

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覺意三昧　一卷　隋智顗說灌頂記　（法六）……九六
四念處　四卷　隋智顗說灌頂記　（法七——十）……一〇五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　五卷　隋智顗說灌頂記　（韓一——五）……一四二
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　四卷　宋善月述　（韓六——九）……一八七
天台八教大意　一卷　隋灌頂撰　（韓十）……二二九
四教義　六卷　隋智顗撰　（弊一——六）……二三六
國清百録　四卷　隋智寂等録灌頂纂集　（弊七——十）……二九八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　十卷　隋智顗說法慎記灌頂再治　（煩一——十）……三四六
法界次第初門　三卷　隋智顗撰　（刑一——三）……四五三
方等三昧行法　一卷　隋智顗說灌頂記　（刑四）……四八三
淨土十疑論　一卷　隋智顗說　（刑五）……四九二
觀心論疏　五卷　隋灌頂撰　（刑六——十）……四九九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　一卷　陳慧思述　（起一）……五四八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一卷　隋灌頂撰　（起二）……五五六
止觀大意　一卷　唐湛然述　（起三）……五六六
始終心要　一卷　唐湛然述　（起三）……五七三
修懺要旨　一卷　宋知禮述　（起三）……五七三
十不二門　一卷　唐湛然述　（起四）……五七九

十不二門指要鈔　二卷　宋智禮述（起五—六）……五八四
金剛錍　一卷　唐湛然述（起七）……六〇七
法智遺編觀心二百問　一卷　宋知禮撰法孫繼忠集（起八）……六一九
永嘉集　一卷　唐玄覺述（起九）……六三〇
天台傳佛心印記　一卷　元懷則述（起十）……六四二
净土境觀要門　一卷　元懷則述（起十）……六四六
首楞嚴經義海　三十卷　唐懷迪證釋宋咸輝排經入注（翦一—牧十）……六四九

第六二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六十卷　唐澄觀撰（用一—威十）……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九十卷　唐澄觀述（卷第一至卷第二十　沙一—漠十）……六三九

第六三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續前（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九十　馳一—禹十）……一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四卷　唐法藏述（迹一—四）……七五六

華嚴經明法品内立三寶章　二卷　唐法藏述（迹五—六）……七九八
修華嚴奥旨妄盡還源觀　一卷　唐法藏述（迹七）……八一八
原人論　一卷　唐宗密述（迹七）……八二五

第六四册

華嚴經旨歸　一卷　唐法藏述（迹八）……一
注華嚴法界觀門　一卷　唐宗密注（迹九）……一一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　一卷　宋智圓疏净源節要（迹十）……二一
華嚴法界玄鏡　二卷　唐澄觀述（百一—二）……二九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　一卷　唐法藏述（百三）……四五
般若心經略疏連珠記　二卷　宋師會述（百四—五）……五〇
盂蘭盆經疏　一卷　唐宗密述（百六）……七〇
華嚴金師子章　一卷　唐法藏述（百七）……八〇
佛説阿彌陀經疏　一卷　唐元曉述（百七）……八七
紹興重雕大藏音　三卷　宋處觀集（百八—十）……九一
一切經音義　二十六卷　唐玄應撰（郡一—并六）……一一七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　四卷　唐慧苑述（并七—十）……三六一

辯僞録　五卷　元祥邁撰　（嶽一—五）……三九七
隋衆經目録　五卷　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　（嶽六—十）……四四二
隋衆經目録　七卷　隋法經撰　（宗一—六）……四九一
武周刊定衆經目録　十四卷　唐明佺等撰　（宗七—泰十）……五四九
武周刊定僞經目録　一卷　唐明佺等撰　（泰十）……六七九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十卷　元王古撰　（岱一—十）……六八四

第六五册

至元法寶勘同總録　十卷　元慶吉祥等集　（禪一—十）……一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注解　八卷　明宗泐如玘同注　（主一—八）……九九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注解　一卷　明宗泐如玘同注　（主九）……一八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解　一卷　明宗泐如玘同注　（主九）……一八四
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序讚文　一卷　明太宗朱棣撰　（主十）……一九六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　四十卷　明太宗朱棣製　（云一—門十）……二〇一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　五十一卷　明太宗朱棣製　（卷第一至卷第十八　紫一—塞八）……五三八

第六六册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續前（卷第十九至卷第五十一　塞九—城二）……一
神僧傳　九卷　明太宗朱棣集撰（城二—十）……二八八
大明三藏法數　三十八卷　明一如等編集（卷第一至卷第三十五　昆一—石七）……三八七

第六七册

大明三藏法數續前（卷第三十六至卷第三十八　石八—十）……一

大明續入藏諸集

華嚴懸談會玄記　四十卷　唐澄觀疏鈔元普瑞述記（鉅一—庭十）……三八
妙法蓮華經要解　十九卷　宋戒環解（曠一—遠十）……四六一
大佛頂如來密因脩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會解　二十卷　唐宋九師釋元惟則會解（綿一—邈十）……六二五
大乘起信論疏　四卷　唐法藏述（巖一—五）……七九七

第六八册

起信論疏筆削記　十五卷　宋子璿録（巖六——岫十）……一
肇論新疏　九卷　元文才述（杳一——十）……一五九
肇論新疏游刃　十卷　元文才述（冥一——十）……二三四
大方廣圓覺修羅了義經略疏注　二卷　唐宗密述（治一——五）……三一〇
圓覺經略疏之鈔　二十五卷　唐宗密于大鈔略出（治六——於十）……三六二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　二卷　唐宗密述宋子璿治定（農一——三）……五五六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　七卷　宋子璿録（農四——十）……五八五
維摩詰所説經　十卷　姚秦鳩摩羅什僧肇道生三家法中集出（務一——十）……六七〇
華嚴原人論　一卷　唐宗密述（兹一——三）……七六四
華嚴原人論解　三卷　唐圓覺述（兹三——五）……七七二
折疑論　五卷　元子成撰師子比丘述注（兹六——十）……八一五

第六九册

天台四教儀集注　十卷　宋諦觀注（稼一——十）……一

教乘法數　四十卷　明圓瀞集（稽一——南十）……九六
佛祖歷代通載　三十六卷　元念常集（亩一——黍六）……三〇〇
禪林寶訓　四卷　宋妙喜等集净善重集（黍七——十）……六八〇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　二十九卷　唐澄觀集（卷第一至卷第十七　稷一——稅八）……七一六

第七〇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續前（卷第十八至卷第二十九　稅九——熟十）……一
翻譯名義集　二十卷　宋法雲編（貢一——新十）……一〇六
禪宗正脉　二十卷　明如卺集（勸一——賞十）……二九一
勑修百丈清規　八卷　唐懷海撰元法輝重編（黜一——八）……五六七
三教平心論　二卷　元劉謐撰（黜九——十）……六四〇
緇門警訓　十卷　明如卺續集（陟一——十）……六五九
鐔津文集　十九卷　宋契嵩編撰（卷第一至卷第九　孟一——十）……七四四

第七一册

鐔津文集續前（卷第十至卷第十九　軻一—十）……一
八識規矩　三卷　唐玄奘造頌明普泰補注　百法明門論　唐玄奘譯
（敦一—三）……七九
禪源諸詮集都序　四卷　唐宗密述（敦四—七）……一〇六
修心訣　一卷　元普照述（敦八）……一三四
真心直説　一卷　元知訥述（敦九）……一四〇
寶藏論　一卷　姚秦僧肇述（敦十）……一五〇
盧山蓮宗寶鑒　十卷　元普度集（素一—七）……一六〇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一卷　宋延壽述（素八）……二三〇
禪宗決疑集　一卷　元智徹述（素九）……二三九
黄檗傳心法要　一卷　唐希運説裴休集（素十）……二四九
萬善同歸集　六卷　宋延壽述（史一—六）……二六〇
華嚴法界觀通玄記頌注　二卷　宋本嵩述頌元琮湛集解（史七—八）……三一〇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説第一希有大功德經　二卷　明仁孝皇后傳（史
九—十）……三三六
附入南藏函號著述
續傳燈録　三十六卷　明居頂編（南藏函號合一—扶五）……三四六

古尊宿語録　四十八卷　宋賾藏主集　（卷第一至卷第三十　南藏函號密二——多六）……六四一

第七二册

古尊宿語録續前　（卷第三十一至卷第四十八　南藏函號多七——士十二）……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二十一卷　宋法應集元普全續集　（南藏函號鷄一——赤七）……一四六
佛祖統紀　五十四卷　宋志磐撰　（南藏函號城一——碣十二）……三七四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録　三卷　明雙徑山僧衆編……七四八

第七一册目録

鐔津文集續前（卷第十至卷第十九　軻一—十）……一
八識規矩　三卷　唐玄奘造頌明普泰補注　百法明門論　唐玄奘譯（敦一—三）……七九
禪源諸詮集都序　四卷　唐宗密述（敦四—七）……一〇六
修心訣　一卷　元普照述（敦八）……一三四
真心直説　一卷　元知訥述（敦九）……一四〇
寶藏論　一卷　姚秦僧肇述（敦十）……一五〇
盧山蓮宗寶鑒　十卷　元普度集（素一—七）……一六〇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一卷　宋延壽述（素八）……二三〇
禪宗決疑集　一卷　元智徹述（素九）……二三九
黄檗傳心法要　一卷　唐希運説裴休集（素十）……二四九
萬善同歸集　六卷　宋延壽述（史一—六）……二六〇
華嚴法界觀通玄記頌注　二卷　宋本嵩述頌元琮湛集解（史七—八）……三一〇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説第一希有大功德經　二卷　明仁孝皇后傳（史九—十）……三三六

附入南藏函號著述

續傳燈録　三十六卷　明居頂編（南藏函號合一——扶五）……三二四六
古尊宿語録　四十八卷　宋賾藏主集（卷第一至卷第三十　南藏函號密二——多六）……六四一

鐔津文集卷第十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書啓狀 共四十四封

與關彥長秘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彥長秘校前辱彥長關侯得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公之道百餘言逈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西行方致書丞相感推此道惟恐書不盡其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為益言之夫大公之道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不以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合忠子公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嘗之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馬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逞之而勢利忠孝者競作紛綸漫漶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尚不黨者柰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謂人之為心而與已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知之矣況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炙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縉紳先生之徒第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存心於大公其書勤且至矣非篤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篤說資其所以為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哉不宣某謹白

答茹祕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祕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羨甚盛譊譊以未相識為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惠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為善既治吾道復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尚以為可語引之與游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未嘗軒豁以盡乎心蓋以人黨於教罕不齟齬雖欲道之自顧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嗟咨悒怏頗不自得及覩祕校送瑩上人序亦謂佛教教人為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訩訩以相詆訶此非疎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識固信祕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與語之況又辱書推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以廣祕書之志況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祕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外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人慈心潔身遷善遠罪止諍不殺乎國家天下其五戒十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異名此又有為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

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末徒以佛為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乎舜樂取於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帥于後世而後之人尚不能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破家亡國者也況復妄斥善道沮人為之如此則何以勸于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盡為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祕校方為國家為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為之政為之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為荅以謝厚意不宣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祕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微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循捫彪而令人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未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槁沈潛者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從之游觀其行已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業為己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雖古之人能文者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賢其賢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

軻一　四

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為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懋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禹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為文者蔑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摭天地揭日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編不宣某謹白

與章潘二祕書書

具位某致書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雖欲為之報若視喬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

軻一　五

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識麤僅正遠探儒之所以為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誠者雖窮達不敢忘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識吾道不脩追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為其飾及其致譏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復刊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為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

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揹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踈通知遠適閱意於南宗正法某因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佛教脩之其為誠不欺於天地不怍於神明苟謂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則已若謂之寄迹尊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弊名恐汙盛集幸為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具位某奉書于著作馬侯執事辱貺獨秀石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謂終日愛慕而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醻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近世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衆石不分豈其怪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觀者求其石而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沈棄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識而無知已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斥且謗亦其幸矣況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棄其美尚以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倜儻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洽混俗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為德又盛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謌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靦不宣

某謹白

與周感之員外書

具位某謹奉書于感之員外足下前日欲過所居謁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間既與天休公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感之等閒語耳既聞於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為之驚怪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教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考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為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為故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其遠矣苟如他邦之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孫從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為子孫計邪況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貴賤僭偪奢儉失所故為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為富貴之資為此說者蓋陰陽家

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不顧脩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拔追古之聖賢爲法惡得與俗浮沉此吾爲感之之不取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爲人子孫也有聖德大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而致之今感之爲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說奚足留意某心素竒感之好節操慷慨有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畏行其志非蒙所敢知也餘俟相見更論不宣

答王正仲秘書書（巳上七書紀內爲長）

具位某奉書秘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燕肆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叢讀若與正仲風度相接甚慰所懷也然以我常爲往來者之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似矣嘗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聞達於山林而時所不齒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大自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劇切爲憂如此則何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爲政而孟子喜之謂其人好善將有輕千里而以其善来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千里来告乎宜資於天下善人可矣此雖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也所謂文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發明吾道以正仲方尊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輙通秋杪如成嘉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等遠賫牋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某住淨惠禪院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某道德虛薄器識浮淺當預大賜實爲忝竊然而教法衰弊緇件鬱息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振起頹風曲采膚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弘獎勤重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媿且幸卑情無任皇恐感激之至謹具狀上謝

與通判而下衆官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貺移文召莅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已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顧遜讓之靡遑媿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該九流總群言以爲公俗衆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重其明命辭意斯興惠愛亦深既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邈謹先差僧馳狀上聞兼伸咨謝伏惟尊慈俯賜照察

與諸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偶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奬冠禪肆之上游循省愚冥誠謂忝竊此蓋某人念聖法之既替推風義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忝大職擇善德之弥在爲道力之斯充雖汲引以有由媿陞陟而無狀趨覲非遠叙賛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與諸檀越書

某啓茲者輙以虛聲謬當嘉命預府侯之奬譽冠叢室之茂遷循審愚衷誠爲忝冒此蓋某人曲推道義俯賛佛乘奉外護之清規廣難思之勝事將邀推會以卜良辰感載乃懷

諸容面叙不宣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慧禪院住持祇荷恩輝豈任感愧以今月初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即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某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兩露之殊恩轄樞機之密任來蘇之頌已作坐鎮之風聿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碩儒生靈上哲蹈聖人之閫奥擅文章之師宗灑朦藻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勳於樞府增大聖功倚注方殷請陳逾恪惠全吳之美俗聳故國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壺迎滿道願覩旌幢某忝主祇園濫當師仵願惟昔日幸接清塵豈謂暮年獲栖貴部念衰憊之斯甚愧參迓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瞻望欽頌之至

軒一　十一

接錢唐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數百里父母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俠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網禪席塵與華瞻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鑒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典命臨鎮鄮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即辰伏惟法候休粹某倚窩龍以北趨尤爲不便不及遠迎舟御甚愧畏也謹先奉啓咨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臣荐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獎佛乘天下緇流仰爲城塹某昨者愚不自度輒奉私書詣闕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諭天子允從遂成就其素志是蓋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振其大恩盛惠而不敢忘也俾情無任懷風詠德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某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揖風素殊慰久違之思然而幸聞鐔津風俗之差美是乃大守仁賢風化致然蓋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衰老尚欲以能仁氏之遺衆勸導邑子以爲上善猶賴公儀遺愛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幸甚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顧不能出關相送徒益黯悒乍遠十萬乞惟善視尊履謹令僧馳啓參謝

軒一　十二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愧伏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爝火借韶頀大音於土鼓賁其微善勸亦小學忝此大貺實爲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啓去歳因使者北還甞得上狀諒必已呈高明即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靜安衛道氣必益得玅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潛密第媿違遠風儀茲為眷然秘校告往榮侍輙此少申畢素之萬一惟蕓鑒念不宣

軻一　十三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啓無狀之人輙蒙其黨相嫉且訩訩不已以此故不敢往来實爲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弊屬將製贊於路隅先沐賜教豈深感媿其獨立無繫言多忤物(或云以言忤物)將遠匿羅浮滕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朞冬杪春初决浩然南還當首候使車遠遠尊眄若冇乞為國重愛謹上啓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牕對雲而坐道情清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絶人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几下某山棲荒僻不便行李久闕馳狀不勝瞻系伏審旌珮已鎮南徐況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無任歎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為國朝自重度祝謹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罷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按江外終無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届此郡伏惟尊履休美某近自蘇挈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

軻一　十四

前趍容稍平復當以微意上扣謹此先布區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圜堵寂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睇想清才懸搖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於時輩萬舌一詞所共稱賞況在碩盼之預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福某即日蒙䕃如宜比者伏審榮恭明命蒞鎮縣封敦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恭賀卑情無任忻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唐方少府

具銜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蓋臨賞岩扃衡宇增輝繼屬稱慶限以資制尚緩超風媿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咨謝伏惟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為待不勝媿

軻一　十五

畏繼以佳什見寵稠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可攀續不揆荒唐勉强和之但以取笑大手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宣

與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

任感媿但以老弊弗堪人事未果即趍机下
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宣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某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罷鎮名藩即日趍
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逋病不能遠郊馳
送徒增黯戀仁德慺慺奉此咨露伏惟台慈
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啓不披晤来倏越旬日春氣尚淺景色猶
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
因得斯謬妄益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
然拙人用鏝不若智人揮鑁況足下才力有
餘可能為我一鋤勿使傍觀掩口胡盧而笑

還章蓝簿門状

某啓昔日伏蒙特墜清雅素貴族寄不任感
荷容宥恙稍痊當走左右以承盛刺謹具状
上納伏惟乘察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 自此元各為卷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謡後序
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
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奬也此
爲忝耳公晦乂別所諭何老而益賢如是喜
且非常我但白首偃蹇不能自振況暇於教
道也視此得不媿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
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毛

軸一　十六

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
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
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為僧為人亦可謂志
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盖以公晦
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
怠徐當為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
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
但善將身世此為至祝専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 別副

某再啓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
附實末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尊用其濫主禪
席德薄言微不為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
有匿羅浮之意果行必逌出江南當拜求高
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化
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遣書乞為呼名黃龍
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無談及積翠風景
聴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
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叙重恩
路遠不及以麄物報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荅黃龍山南禪師 次副

軸一　十七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覧而未奉評
品鄙心得無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奬飾豈
大善知識為法欲有所激勸爾且感且媿某
平生雖猥懦無大樹立然亦勇聞清遠高識
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得一與勝會
此為眷眷知復領大衆于龍山其欽尚好善
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為法自重僧還
謹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廬
天下勝壞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嚴乃學者
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規盐舉又喜之
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念尤佳某衰
老脩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能述耳逾
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宣

又與圓通禪師

某啓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欽羨但廬阜不得鎮嚴亦禪林之不幸見遯虎溪之居足仍風義感重但某濡滯不能即拜雅會殊爲慊然餘且別副未披覿間千萬善愛

答圓通禪師讓院

某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緘承已得美罷潛道於此緣德方盛年朧相然何遽尔驚衆耳目又聆累白復請留此千萬且從與論某老弊德薄不能爲之綱紀天下共知潛道何悮以此人爲代在潛道推讓之情雖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忘雅意爲衆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千萬留意

軒一 十八

答萬壽長老

某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仞久要之不忘也萬感萬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志其塔雖腆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以拙直之筆聊奉佳命亦表生平交契之誠耳用舍更在裁之益熱千萬爲法自重謹此咨答不宣

與萬壽長老

某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懃切（或云懃懃）某無狀老更殊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匿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比欲致奉問於道盖淮南未還故不果然適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孫迹不肖見諉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冬寒未見間萬乞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宣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者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訪過形存恤仰荷道眷豈勝感媿尚以夏制未遑前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筵 回答

軒一 十九

某啓適早監寺至辱牋命就所栖以預精饌意愛之勤豈可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善與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爲罷之書謹令人回納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今者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勝集之所假無狀自匿之便嘉命遂至光賁殊多某人曲釆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以當克媿以老憊復牽事緣趨赴未皇但深媿忸久滞来人益增懔悚价還奉狀布謝伏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来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世間開爲第一此事勿使俗眼見之一二年来甚不喜聞也思慮消盡無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聞賢弟不獨愚迷兼亦倒置予為劇言来諭如風過樹柢益嘈嘈耳病在膜內無由除之足下雖有弟兄之情柰何柰何

撥供養主與檀那

某啓卒兹勝侶允賴檀賢雖素欽於令猷尚未披於粹表企慕徒切搢唔未期秋氣稍清珍育是禱化人行専此奉啓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十　軻一

字

鐔津文集卷十一　軻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叙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并圖上進）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来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諜差繆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爾某平生以此爲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頒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諭上意某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爲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爲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説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仰箋于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君廢教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来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叡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爲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於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於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瀆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叙

六祖法寶記叙（郎侍郎作）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

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付受達磨賫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為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人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闡記

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弟弟子大龜氏傳之然非不關經教蓋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印正一切法門决定為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大龜氏二十八世方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以諭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觀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為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聽瑩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辯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得其所辨耶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為學者大病但媿匿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錄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慈明傳臨際斷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叙

慧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語於懃進二師觀其發演詳悉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間究其意義所歸而與佛法與妙似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耽有為不省其言達磨北入嵩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高僧者以禪觀定

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爲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大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

以言語發不可言語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以出衆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雜也不得乎此者雖絶言而守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禪觀馬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鑒禪師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引學者以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以息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沒弟子葉緝其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曆壬午歲孟冬二十日序

原宗集叙 或名宗原

象郡懃師聚禪學百家之説探而取其言之尤至者次爲一家之書繇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摳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千餘言書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所解會乎常簡略而不失其宗者爲得之矣故曰原宗懃師謚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澄遠皆雲門庄真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雪峰存禪師雪峰承德山宣鑑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祖大鑒禪師廣菩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爲詁洎乎種智差别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

葉雖示有言説而不迹文字菩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莫曉時皆擯弃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迷失道真懃師長爲之太息故楷其宗極庶幾有所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叙 白山元刹高敬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弃於道傍雖其瑰怪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譽師思取而顧之乃用工者計不崇朝遂致于户庭巉峰嵌虚若山聳洞壑前瞰清沼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筵曰照古曰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譽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爲序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若石之爲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静其勢方方者似乎君子彊正而不苟也静者似乎君子不爲不義而動也固者似乎君子操節而不易也

剛者似乎君子雄毅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峰岠似乎賢人嚴重而爾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虚心而合道也今無譽以吾道爲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游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覷夕視必欲資其六者以

爲道德之外奬操修之黙鑒也及讀其詩求其所以爲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訾其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畢論所能悉評其歲月日某序

法雲十詠詩叙

法雲晝上人繕其居之西廈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蔭也戸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嘯月徑高其所適也號其泉曰夏凉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塋曰華嚴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絶者曰樵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眹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眹發之謂也目其山之谷（音浴）曰楊梅塢別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其可以靜也就竹闢軒曰修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山之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撒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崗複嶺脩然㳂溪涉澗水聲泠泠雲木沓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大慈最爲幽深法雲庭宇瀟洒林嶺盤欝環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絶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侍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爲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熏於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

柯二　八一

尚之故法雲勝槩遂遠聞播畫師猶以爲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搯其十景者拳拳引詩人詠之縉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聞皆樂爲之賦競出乎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槩者益聞益播將傳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于山中固亦久矣弃置而未嘗稍發今皆師振之衆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忽然曜之時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既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爲序然無謂豈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編次以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寶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縉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爲也高逸殊絶不可得而評也若寶月居心休美寓迹以廣其

柯二　九

行章表民叙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爲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之變也非適道不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捨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內外也惟聖賢常以道凝生之不亂死之不汨出之不渝處之不悶貧之不窮富之不淫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俗不顧道而祿祿以其變弊嘆乎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風俗以奢侈相高肅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尚也寶月處其市井紛華之間乃翛然獨修法喜之樂是豈惟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

之乎群公賦詩而美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潛子序題

山茨堂紀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年所居已葺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侶契嵩曰吾屋是室以待子會予方專意於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厥堂控卑峰巍然出其居之後戶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邐迤與村墟雲樹而相映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鄉命以山茨之號更之山茨者蓋取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顒乃營山茨寺于鍾山而命之居故顒美之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跂望其人也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之不及也慶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軒者在精舍為窮與於他牖最虛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名而揭之潛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虛乃容深與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地貫古今妙乎人間世而絕出窅然不必在乎青山白雲也寥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尚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沖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濟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叙非忝也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蓋其內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沖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山水閑適合潛子亦粗以詩與沖晦合而沖晦又以愛山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容山中亦以此會爲難得故脗然嗒然終日相顧相謂幾忘其形迹不知孰爲佛乎孰爲儒乎晉之時王謝許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廬阜亦引四釋子爲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來也逼歲除山樹蔚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乍晴朝則白雲青靄絢如也晚則餘氷殘雪瑩如也飛泉泠泠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閑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浹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爲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爲得也獨潛子蒼顏敝履

幸其末游而謂之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
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逍遙
乎趣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評
其詩曰公濟之詩贍冲晦之詩典如老驥雅
徤則其氣格相高馬潛子黙者於詩不專雖

其薄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與
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公濟初與潛子約爲詩前後叙潛子不自知
量既緒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爲之然詩之
意所叙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値雪詩愛
其孤與獨往謂瀟灑有古人風逸浩然率冲晦
袖詩尋之留山之意極款曲潛子亦以公濟既
相喜好其意非常頗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
子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吳中二十有餘載原
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
厚深郎公又以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
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愼也然潛子雖固
平生長欲晞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
者爲方外人患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
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游者幾其人乎公
濟偘者才俊與予興教乃相善如此之懃也
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
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三十七篇其後相別
而諸君懐寄賡唱往來者又二十七篇并編
之爲集嘉祐已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名曉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
可以爲訓義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蓋取其
高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
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於陰而月
晦于陽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爲可
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
不足法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爲而
晦於無事也舜明於政治而晦於得人以讓天
下文王建箕子明於與九疇而晦於大難周
公明於輔相而晦於成功孔子明於春秋六
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顔子孟軻子思楊雄皆
相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其事業甚大道德
盖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今上人有器識
明於爲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
與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於
上人故人也別去十年果得法自瑯琊來會
於吳中觀其處心空寂能外於身世而不累
其得喪是非眞所謂能向晦者也字之以晦
抑亦發其藴也一旦以道歸覲其所親索文
爲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
更之周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
能應非其類也惟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
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也類應者應物之私
也私則寡得而公則寡失君子恥失所於一
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也誠也者至正
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内

而剛正乎外也況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
尒推乎人事則可以教大信彖曰乃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
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周君始事父母則
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廉明歷官品凡一簿一

尉其人若緇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己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爲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既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乎始于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得所傳也周君之德將不虧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孰可磨滅余與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詳矣故因字所以序而勉之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道過潛子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亦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爲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爲彼執文習理者也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爲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爲惻然邪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爲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爲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是豈不爲之知已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宫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爲公言之嶺外自邕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敎所被即其霖露雪霰霈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寳花琦菓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互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郛相望而人煙縹緲朝暾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潛子可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跂乎高世之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象於筆端動乎則

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張之四海九州學單未識郭子若何限朝廷公卿孰嘗覩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鱗鳳其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汨於泥塗委於荆枳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與世浮沉因別故賦詩以況之

軻二　十七

白石鑿鑿韞尒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尒芳姿淅人不顯淅人不虧唯是方寸為尒之本遅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牧之默默悶悶熟水泚泚兮可漱可滌熟山亭亭（或作峩峩）兮可休可適胡歉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祕丞謫叙

去年詔祕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土請俟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為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如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從衆人苟避艱難幸宴安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宂局且發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来自新定来將趨京道出錢唐潛子因謂議者之意以為別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畧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倜儻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恥為天閼蒼蒼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發肖中之奇泰海浩蕩兮罷樹依依王侯之往兮決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瘵亦將德彼兮清泰之陲當妖氛擲兮景運增熙功名相將兮千載巍巍

軻二　十八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躡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為人然此未足為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達不踰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為學識度明遠諭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為賢耶衆與感之相知為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闋復調官京師衆亦將返盧阜惜其為別且遠因作詩以散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關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翱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京國九留兮曷為所資江南五月兮瑤草離離早歸来兮慰此相思

軻二　十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潯陽公濟丱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曰潯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

人在此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
學有所成及潛子去潯陽十有餘年果聞公
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公之
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爲賢令去秋
以事来杭乃權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
民少以吏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
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
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
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
激勵其風俗悵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立
雖然公濟来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
導之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爲志所蘊未
伸公濟不平力爲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
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将别蒙意甚感之乃爲
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群
不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覿乎
君子之風方别離兮江湀趨雙闕兮千里帝
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沉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
得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弥年月
故南人来吳常以此爲艱今客錢唐已見二
春矣視南之来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
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見之乎余一
軒二　二十
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數日
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来入室與語鄉曲事
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亹亹而不能
休襟抱軒豁見其爲人有大體及暮引去余
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誓言非由進
士得官不爲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
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
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来錢唐道且萬里不
以禄薄未甚有力爲勞處官遇麃雖水必飲
貿夫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夕
失其所守喔咿蔵蕤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
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慊然作兒
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後世
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
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
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
也獨惟怯暗鈍無一善以自發藥其性又不
能騫然高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
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
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軒二　二十一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
先父田曹於杭覩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爲
政不齷齪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
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
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
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
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
著草範将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
者禮樂爲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
始本爲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
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
是時田曹秩滿将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亦
東適會稽越是二年余復来杭且聞田曹寢
疾于京師有至於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襯

歸葬故地乘舟吴江而来他日余往吊之焉野夫伯仲皆悲戚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行事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因思林氏於潮陽為最盛詞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布之吾聞大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地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夭伯牛疾孟軻轗軻荀况楊雄落莫於時賈誼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二十未既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之孰不為之慼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問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夫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巽先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焉實光輝益大

軻二　二十二

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為姻婭苟與之營勵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陽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詞敘

夫為佛者脩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遂遂與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搢紳先生之徒前年来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夫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非精誠篤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信疑然而莫告毀焉而不辨喔咿笑語相與以佛為戲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苟利乎一身趨死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宜何為心哉吾偉乎吉師之所為故歌以贈其歸詞曰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成春色佳兮春風輕擘雲袖兮趨遥征台山

軻二　二十三

凌虛兮氣象淑清宜真賞適首休顧浮名彼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既亡吾徒兮何足與

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敘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来會予錢唐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牢相所待拂衣去濠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為而来哉及相與語始知其謀為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嘗與周叔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洎郭叔寶裴長言數造其門迭為詞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出數千里復與之會迨將半載接其言益文其道益親契義篤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拏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蓋以其有仁賢君子篤實誠信於交游用道德而相浸潤又以匡廬奠其左嶄崒高拔其氣象嵒然深幽使人翫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真師復歸焉余牽於事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

軻二　二十四

益紛於胷中因師為我謝潯陽君子窮達榮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如一夢焉何長與物旁礴乎世此宜深探佛道澄汰其神明與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志記銘題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山逾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纜船石過秦望蜻蜓二山垂至駝峴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偪合澗橋過合澗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趨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崖石瓌怪如刻削乍觀爽然也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歙出睦湊於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武林遂播谿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於駞峴嶺其山峰之壯起者曰高峰冠飛塔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峰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峰占部之西又東者曰駝峴嶺俗謂吻然乃訛北也其高峰之西者曰烏峰又西者曰石筍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峰南起望之而藹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蓋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峰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謂雞籠乃訛訛也其稽留之西者曰蓮華有岩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峰乃西域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嶂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

中有岩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岩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絕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顏大有百峰多無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與城闉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

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然其弗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齋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峰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偃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漫飛來峰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瀦于渦渚東嶼（亦謂之暎泉也）澂灔于冷泉亭下經呼猿

石門澗潰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谷音浴也）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蓋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弥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缺名）一其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或與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氏錯雜其般處幾成村墅然無坂懇不牧牛犢羊豕水陸不甚汙其人不事弋釣罠獵以蕪辨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峰之巔在北塢者至于

西源則坡地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其一伏犀在西來峰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著曰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弥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壖其八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葛縣（玄字避廟諱）之葛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棣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

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有而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惟禽魏獸唯巢杓之樹最為古木松筠藥物果蓏與他山類唯美拜與靈山之所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霽雲亭西趨則傴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霽雲

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脩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睬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岩石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乎雲氣欻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為比一日為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来視莫不驚恠以為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為是游故有来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革浮沉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已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

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數常游其間故今年樂来息肩于此日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沖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或無極深且三字）冲寞岑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沭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為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志）

某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為未當且以詩評之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恠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為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恠耶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嶷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為朋黨大凡物禀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嶄然超出其群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為附麗要詩人諷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恠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蔵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為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為軍為城中之塽塏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睬覧而清河張拱感是遂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蔵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日慈顥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慶仁等募匠氏為轉輪蔵以置其經然蔵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

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傅翕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群生以是而大昧聖賢乃推已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者諭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理幽微其義廣愽殆非衆人槩然而輙得故益其蔵而輪之姑使乎扶輪而轉蔵者欲其槩衆普得(或開此四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群生之一端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抗遺書(其曰)崇福閣成慕仲靈志之(其)初不敢為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為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為大精舍徒衆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顥微為長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来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乎江涘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刧千佛與五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遒遒日不稍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歸然九間陵空跨虚飛橋危亭騫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内之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来則列于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益於其閣之南為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閩人偉之謂是閣者乃吾閩㮣觀之冠也若賢刧千如来者蓋在此刧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群靈萬有而為愽大勝緣者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者觀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謟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為勝事人皆樂從之冢奇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披方袍之後来者有所瞥為亦宜視法於微也嘉祐四年已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并叙)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年矣其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晋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裒金起閣於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寘慈氏之像左者桓凫氏之鍾又磐寄石為涌道(與月)(粗酒道與義也)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

十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爲閣之心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夫入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所聞也欲其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尒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退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爲大至公晦居是有所爲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爲福爲勝利詎可量乎美哉公晦又開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今之禪者尤爲賢豪故以其閣復爲之銘曰

惟閣鏗鐘惟閣儼像像正尒見鍾發尒聽惟視惟聽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尒一瞬勿謂聖遠在尒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鍾惟像乃爾神奬咨尒學者宜知尒師慎尒視聽勿謂徒爲

清軒銘并敘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不有清濁其氣象皆能感人而爲正爲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脩山川之清其感人也幾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敞是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来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淫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武云逍遙少至靜）則其爲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濁感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淸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惟亂乃滋爾慝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慝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攄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爲石適勿陋於軒茲爲嘉賞勿謂外物茲爲神奬惟清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元集中不著名可疑也今謝爲識者乃竊意耳）

南軒銘并敘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来冬之時正抱太陽倏爍（偵武從汝）寒慘客有紓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往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况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疇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爲贈及遊四方研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爲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往往想見其人(或無想字)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紀元之季冬也爲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辟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時不好山嶂樓閣金翠交映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眂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尓而爲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熈寧巳酉季冬二十五潛子題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繼之荀與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脩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辨仲尼文之爲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入道失極(或作扱字)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膴膴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　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厖兮權譎興行文中作兮頹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弥萬世兮莫之與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業曲記(不刻本見天竺山)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媪乞靈於古觀音氏求男一夕夢其含灤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嚥之

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
不樂與其兄為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
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
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
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台之
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
儒法師即賦而荅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
大覺為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燼其指
誓習乎天台教法徐鼓笈趨寶雲義通大師
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
見通乃其所夢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未
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與旨而法師
皆得智解蘄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
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
因說偈以效其誠(凡其詩偈並見於文集此皆畧不書)通師既
鐔三　十五
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苦學嘗感疾嘔血自
謂必死毅然入靈壚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誼
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瘳不爾願畢
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
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

盈室法師不感賤之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
之日懺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
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
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後辯益發蘇貌形
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於此遂著
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遂有奇僧遺之書名
自意趣與已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
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
經積年(法華維摩涅槃金光明經)一旦有施氏胎驢馳来
伏其座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
十日産而廼已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
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
習夫淨土之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
賢益為念佛三昧師處寶雲更十有二載未
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賛命匠
氏以栴檀為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
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悞折像所執之楊
枝者法師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
胳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
其雨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寘約若三日不雨

當自焚也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為異乃即
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
居而徒屬愈繁乃即其西陽益宏精舍擴經
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脩念佛三昧著淨土
行法之說其邑先有淫祠者皆為考古法正
之濫饗者徹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
鐔三　十六
競以牲作祀法師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為之
齋及其與衆舟往白鶴而風濤暴作衆意謂
神所為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
浪即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
遂絶即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
之也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
僧夏制乃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
舍講大止觀其夏坐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
而至請與盂蘭盆講席方揖坐而忽不見法
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豕犇来繞
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
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而来也遂償其直教
屠者釋之命豢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
之果饗德邪人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

瀕海法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罷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有所警益勵衆必荅之及其事址發土果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漁也法師方百日脩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出舍利之俄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使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衆更請乃来至是巳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胎而入杭迺其夢之效也至杭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壑杭之風俗習以酒餚會葬法師特以勝緣諭之其俗皆化率變葷為齋因著文曰誡酒肉慈慧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迓法師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黒白之聽者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酒噉肉者

殆傾郭邑酒官屠肆頗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書六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為之患余今德薄安可久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　之歲也刺史薛公顏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槩已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来逾四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没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探於榛蒼之間果得其兆即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天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榦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益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内竹石面竹者與檜為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居無幾而来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援筆

題壁為長謠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為程宮保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為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夷庚要見于府舍既見王公奇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即命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王公始以西湖奏為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即瘳乃遺之書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迓於府舍問法留且三月王公始欲為僧伽像疑而未果法師乃為其推觀音應化徧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擘金鈴而分之二人蓋說此以驗適諭王公曰實金陵之謂也既造像卒持與王公益

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爲其寺之大
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　皇家與王公也特
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
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
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爲方外之遊益親形
於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心
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爲王公之所
爲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
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
后以法師熏脩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齋金帛
而兩命於山中爲國脩懺遂著護國道場之
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内臣楊
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
求其筆迹即書詩一闋與之楊遂奏之明年
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
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若錢文僖楊文公
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
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
者天竺別集者曰靈苑集然修潔精苦數自
燼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遠其持筆書翰精美

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天雨桂子法師乃
作桂子種桂之詩尚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
與錢文僖公賡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而
爲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
去史君李公諮即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
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
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荊溪尊者
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歿矣今者吾殆
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衆决曰我住台杭二
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
席宜從吾之志即命其高第弟子祖韶曰汝
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爲最後斷佛種人
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謂謝謝說徒屬含謝衆聚僧也）命學
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子然入其
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
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
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
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
忘遺訓乎作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後日
之晚使請彌陀像以正其終其徒尚欲有所

禱且以觀音像應　法師即炷香瞻像而祝
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
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云或
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
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遐榻
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以其靈體
于遐榻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
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山中見大星隕
乎鷲峰赫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前度弟子
若虛華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
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
年仲春之四日奉遐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
桂峯下與隋高僧真觀之塔隣也蒙識韶公
幾三十年晚山中與其游益親韶公者年淳
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師實録命余
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爲法以徵
效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録
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
智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
勤願重違其先師之命姑按韶公實録而論

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聰哲志識堅明故以其佛法大自植立卓然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真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盛于吳越者蓋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巳亥朔適在京口龍游之東圃記之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軻三　壬三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軻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碑記銘表辭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勲公塔銘并叙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勲公骨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省文儒者聞人安遠廼命契嵩書且銘之和尚諱感勲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齋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遂得落髮其年納戒於桂莞之延齡寺還白容會其師適滅葬巳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徧學衡湘鄢郢老禪碩師而獨大盡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於遠師雖叩問勤至甚三月遠未嘗稍辯盡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巳詣遠質之遠師一見即謂之曰汝巳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為開復其立處即徧體雨汗其悟道靈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乎安般定法始授其法廼蓆地然頂於其師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熄而元畧無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廼蔚然嚮慕来浙西混迹于餘杭之安樂山皇祐初嘉禾太守蕭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訖夏壬寅示微疾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祐庚子五月巳酉導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絢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要目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群生之所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發故和尚莅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

軻四　一　軻四　二

於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適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偏惟小喪石泐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顧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揜之爲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葬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懃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爲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官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藹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

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徧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衆慶諭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爲杜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宴如也居無何會故雪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顯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爲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六而僧臘六十二禪師治茲院自壯既耄凡四十六載於人甚莊慶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脩潔不忍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數以書求理於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於所部既而秀衆果推禪師於高座方再會即謝絕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於護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德行復不足觀以媿於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益媿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陁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難能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

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化也至是皇祐之巳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并序

師法諱幼旻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覃出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穎然有道器即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備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乃禍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曹不必懼也吏果不入寺問師弟坐其燹者耳此豈古所謂臨難毋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終畢其喪師即帥衆曰本府請大長老惠

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巍然千餘間益偉於舊慶曆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亦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悋心見於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涖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爇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寺益脩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臥先終一日與衆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雞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

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蒙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於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吾佛法以之弛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曰於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

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禪師延壽求為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總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觀

法於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即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衆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為法兄靖師為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六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持故為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於鄉墅閭里處身脩潔識者稱其清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囑累其徒興衆會茶授器已即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歲僧臘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韶公部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若師

皆過而親炙之假令得一見之已甚善也况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弟於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於山林又平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并叙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而為哀辭以見意也然容本佛氏者外遺形質內融情偽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姑託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脩身事親而鄉人傚之其中也仕於朝廷守大節不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士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於世多初銳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毫髮之失蓋其脩誠厚本而致是尒公既謝去軒冕益以清淨養其壽命故嘗忝公之交游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也矣嗚呼厚公之顧待異矣不復睹矣辭曰

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褻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亾賢不可虧老成之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邇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家何知道德無世兮群心所思清白傳家兮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於斯天分獨好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寖稀紼誠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特立獨行兮不尒疇依秋風蕭蕭兮白露霏霏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冊旐翩飛碩此別離兮杳杳長違

軻四　八

李晦叔推官哀辭 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故於文章辯論不甚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來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平叔予今顧師（或師作子）不足比也叵自慨相知之晚及嘗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以重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余非其人酌其意嘗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亾邪古人以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

軻四　九

辭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亾始知未信便必尒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切念君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遂或㒸字）死從事可惜謫仙才艷長墜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俉語聲琅琅坐人驚嘆幾絕倒是是非非窮不滅當時然諾頗相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足比齷齪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尚相待豈意游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辭 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強記自六籍楊孟泊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寇之說與吾佛經歷目則往往通之商較古

令援引故事動有典據嘗駭坐人率皆伏其高論為文學易繫辭奇峭傾工恥於斧鑿造次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屢以其家貧親老勗之逾四十始以茂才與等舉屢斥於有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剽輕其人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來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慕永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老於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德也辭曰

軻四 十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其氣兮誕為人英君得之兮既聰且明道德脩兮器識恢宏竟不展兮奪化代并公之壽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學問富有仁義家傳兮子孫貧守孰謂既往兮不光其後溢江浮天兮綠淨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參差若人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依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梵音舍利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能與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為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為之者天下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怳豈其道亦有所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漢而漢人

軻四 十一

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拒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則麁糲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益知佛為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詧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鐸以小銅塔而緘之寘諸靈光寺（今方之嶺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既其舍利一日行道一日入定入定者秘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

者陸脩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醜湎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陁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禀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敢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風軌也白雲冊嶂玉樹瑤草遠公之棲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姓名為會稽監門又曰僊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真能以僊尉為吏隱善與時浮沉往往引其事為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祥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觝觸讒佞革而無所避忌詞氣謇諤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為懼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為學孰不抱氣自視為英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讎及其立於朝廷也眎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己雖眎如不眎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為心子真歿存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行術僊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皋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眗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称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

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為信隨人愛惡之情（戊作刺字）欲茂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睎中說其讀詩曰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呼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華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咄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甚（戊作甚書）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白閔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以誠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

柯四　十五

及放去猶作秋浦吟（一名肅吟）東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覧贈送諸詩雜以神僊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說李白清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思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為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為心欲并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莒即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

孫權得兵為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趙噉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獲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略奇偉與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與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戊本無樂毅字）惜其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況非如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柯四　十六

書范雎傳後

始范雎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雎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雎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

敷月或惡之懼誅吾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為此與范睢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唐段大尉傳贊

段大尉秀實先為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毅然奮笏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曰臨難無苟免唯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段大尉小弱動不近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慴萬夫白刃交前而卒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於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為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為幸失之不為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為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為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為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

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為也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猶鳥疑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者高閑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衡山頗衆獨先生陸其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

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或作相接余聞其風且嘆之曰陸生邑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為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

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㨀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世家亦遂自匿亡於楊越間欻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劒一旦感悟即潔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絶粒導引為人沉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輙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嶽麓其人已老嘿嘿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脩告優波毱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昧雖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别理義端由而不即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説問難凡數番輙㨿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故或作固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徳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毱多為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来降跡為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决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徳與如来不異也不異乎如来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脩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来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

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汚隆焉曷嘗爲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爲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淸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斅肯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身願其開示然爲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爲評亦云不可憑亦云不在禪評然各有旨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軻五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爲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子始見其目曰原道徐眡其所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爲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迺曰道與德爲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爲虛耶道德既爲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爲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爲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

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爲行善在巳是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性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本陰陽而妙之者爲道人則禀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爲昧少耳昧武作衆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揚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便以忠恕遂爲一貫悞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武日剏歛焉得以忠恕而輙爲其一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緒是爲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道門通一理爲其教元爲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乎于此輙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爲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爲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爲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爲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爲昧道執滯其見致迺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爲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爲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爲可乎然子貢子夏爲仁義之賢者猶有過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爲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

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尓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爲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抑蓋爲道德與仁義爲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爲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是豈非仁義爲治於道德爲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輙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

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爲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柝老氏爲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爲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爲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虙犧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爲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爲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爲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爲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爲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乎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無思無爲之理陰陽變化之説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

者也章章然（或止章字也）一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邪必以老子為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則為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之字）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即為之世家老子即爲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茍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遽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汚謂出于楊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

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為上善人出廢閭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汚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

輔五　八

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熏脩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汚耶韓子徒以梁武為尤而不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剟論如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輙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或云失占亦云梁史不立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天子幽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為未可以奴呧之也韓子既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說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其為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

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悞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

輔五　九

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為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為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悞人之所以為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為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為民者四今

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為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偽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為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為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偽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賢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偽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偽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

而不能甚通乎性命與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天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偽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佛教以應其時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為治用教也簡今之為治用儒也煩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尊用太古之道而譏其六古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為適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特不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論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幾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斷獄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羨擁竊杜絕若尓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與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佛教苟可以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後世之人訩訩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

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脩道豈如是之䛊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

十二

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為累淫累為謹諸教教人慎淫窒欲無欲而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也韓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遽憂其遂絕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妙湛寂謂至靜滅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著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狥斯獘斯恩愛斯煩惱斯以至死不覺其為大假大夢不知其為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専思一固易覺而易脩眎身無我奚著眎心無意奚貪眎有為之事不足固何必狥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聖道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狥浮世迷不知出匿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

十三

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為然耳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為患者假其介胄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已不見而誣人之見其情獘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為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偽覺之人反皆詬曰尔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黙然無如之何是頗與韓子闢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勝者始尔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事即以理决之何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為將相臨國大事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先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為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齋戒也群善致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不宰今世後世蓋當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為信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聖人乃辨其中庸幽奥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

十四

来將百世矣専以性命為教唯佛者大盛於中國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為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者聖人太盛性命之說而過乎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

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邪哂韓子擬何繆傳輙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其年世相去賖邈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欲其說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極相募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

鐔五　十五

如其不脩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與耶韓氏其說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遠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媿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慕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繼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比以詩書

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脩身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脩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為夢為幻而出家脩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為重甘旨之勤為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尒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其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關益耶無濟益歟與儒之治道其理叛乎順耶韓子屬益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異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為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槩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斷天下之正為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苟中國而畢夷狄者非在彊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

鐔五　十六

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軻五　　十七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軻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非韓中

第二

始眎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爲道德謂韓子如此當絕不識儒之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貳過論曰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爲過耳夫中庸誠明者真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源也如此韓子固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棄之而不言也謂人不足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可忽歟或將匿善而不盡言耶君子固不可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誠明中庸之語而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爲幾微精審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顏淵乃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韓子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尚其文字前無後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心不達誠明中庸至理雖益著書可傳以爲法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爲性而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三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自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以至悖於四凡不書此今備捨入）謂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爲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反之也下焉者惡也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爲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

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之者善惡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即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别耶但其所知有遠邇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尔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為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為善習而率易者亦唯是下愚絕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為善為惡也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為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遠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勍其語遂以為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為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為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慶性之適徼也（著或作顯）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為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鏡務異而苟為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為狂為悖為邪為佞為貪為惑鮮有成其德性（本或無性字）者也豈堪立言垂法若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僞而傳之其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馬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馬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為言之不辯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祭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蓋分辨乎人與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馬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者欲以别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人與夷狄禽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尒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韓於此謂不可云禽獸人若有外乎悖老夷狄之教而明教不深斯惜乎)

然韓子如此而異亦猶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朝四而莫三果何能為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湯蓋不足為訓也韓子苟謂人為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尒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耶然禽獸亦非人為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為之主耶彼韓子苟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為之原人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為生之道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為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敝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厭以文之過惡為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似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為化其言不端倪令學者惑之韓子昔欲如三王之政則三王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之道耶(或無所以二字)苟欲如三王之無為其茫乎天運窅爾神化則類乎老子之所謂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伏犧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譏老子謂其道德而為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為公耶韓子為書何其不思不審而如此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為法

第六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為其辯之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或作故字)以鬼者

謂其多威儀似乎事鬼神者也況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為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為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此謂麟為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為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為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辯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尒言麟謂孔子出者蓋取雜家妄說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為知聖人稱麟非徒為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蓋以麟鳳四靈大率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四靈以為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平王而絕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既曰麟為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感嘉瑞而無應既無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郊謂其過王城也棷謂其樵薪之淺叢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所畜養也

軻六 八

此言處乎近郊樵薪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大澤也其荒遠險絕际楚之雲夢吳之具區皆天下所謂十藪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為魯搜而致之豈感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為麟之出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為謬矣聖人豈謬乎哉經曰西狩獲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於得蓋兵戈尅勁得勝之謂也經曰獲晉侯之例是也今曰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暴物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脩春秋立言為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興者為瑞亡者為災謂麟為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傳所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為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為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默動有師法不宜與常士相浮

軻六 九

沉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為政不聞以書自舉而求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所以為聖賢也韓子既不能守道而貴義如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舉於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忿遽非人

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韓子推周公之事而較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輙誚其政非躁乎自擧不得而責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陳言而伏也者謂儒有所陳說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靜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者謂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粗略而發之不必急暴而為也聖人如此之謂蓋欲人遵禮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為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為純儒而其所為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儒亦恐誤後世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因已爵祿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傅說諸葛亮輩傅說諸葛亮豈止因人而遽來徉徉然以趨祿利耶此猶略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而致之有為者也况有沉名絕迹逃越世網者耶盍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泰伯伯夷者雖爵命百過蔑如也韓子亦何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為國家取其至賢者也韓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則相弔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荅周霄之問也韓子徒略孟子之言（略或作掠）而不能以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為人之所賤者也今韓子自薦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為諭何忽自彰其失禮亡義也哉吾聞古老欲有所見唯以其所贄而前天子則贄鬯諸侯則贄玉卿則贄羔大夫則贄鴈士則贄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質不聞以書而見其在者蓋後世者之苟為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朔之徒矜誕衒鬻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子謂自鬻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然而孰肯以此而為媿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愈甚學者以藝相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溫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輩宜傚其所為也如此不唯益損其風教抑又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時而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身即謂隨時而責人即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為意耶然聘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尚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聖賢而不聘耶語

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為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

軻興
十二

讓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即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謌者不謳謌益而謳謌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為君此始明禹未嘗自以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楊雄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恠韓子疎謬不討詳經史輒為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以其時為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者以其時為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為公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為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為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為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為賢也安得不肖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為其言

軻興
十三

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爭爭即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為義訓亦何以異乎大凡爭鬭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為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不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羿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浞輩紊絶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苟為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迂疎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列禹於三代之端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與賢與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為計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賢而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賢時當與子則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順乎時數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為後世強計而與其天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

軻興
十四

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稽得舜禹傳授之意歟惡乎謬哉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封禪謂已文章可以振鍚功德編乎詩書而

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為況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輙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為私書贄不唯能慎蓋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夫封禪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糜費蓋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之義以傳會其說似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援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為書蓋避其當時依違不敢灼然是非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

軻六 十五

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為正後世宜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資乎後世之為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楊子雲之徒徒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辯之欲警隋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略於務後世如有功德不克符瑞未至輙以其法而苟為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侈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缺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脩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為暴虐之主而漢文為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正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漢之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為之者也是故其書曰封禪即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

軻六 十六

能僊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為患殊甚況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免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三黜而無喜慍之色白居易斥潯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二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為郡吏乃舉動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白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楊子雲爲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因謂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不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已上皆退之文吾視此未嘗不撫書而爲其太息謂韓子可賢耶何其爲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欲與人爭彊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故爲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彊也不爭而乃有所爲耳夫以其所爲而與人欲爭彊鬬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尚也聖賢如此而爲其去衆人也何遠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其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尊美乎自古著書而其文章炳然藹如也孰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聖人豈以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爲強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彊乎韓子師儒爲言不類其法不亦悞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脩身養神之方出師用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豈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之乎又況其所尚以不爭爲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爲太玄乃以一生三爲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老氏亦其未知思也然桓譚豈爲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繆矣若雄之太玄設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畫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十二表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贊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生尅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極之道而雄之書大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曰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吾嘗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存者六氣五行三才七政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蓋聖人含章天機秘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鄉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於焦氏之分爻也復參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數自起其端爲位爲首爲贊以鈐乎一歲倣易以占天人之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圖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然至神之法非聖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明之雖

其時世更歷三古藉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伏犧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何出而何得之其為書之人何如於伏犧文王仲尼乎然玄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雲之賢不及伏犧文王孔子雖童蒙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為頗知之而謂玄勝易何其惑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書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侯芭者尚不知其師之所祖述何妄為之說掩抑聖人之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事也此足以識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而知其為人也韓子於此當辨斥之以尊謚聖人之道可也乃更從事其說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當尒耶吾恐以文爭強而後生習為輕薄人人無謙敬之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嘗謂楊子因易以成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作經自為其家與夫大易抗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尼猶不敢作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楊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庭湖懼謫死乃求祐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狥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而未合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具禮物祀之為書以誌其事夫黃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有所見皆雜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他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子自負師經為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訛可也反從事而益為其說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韓子為處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弃比而校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社稷與句龍弃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為尊唯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校其榮何其不知經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為儒者之先聖固當享其釋菜釋奠之禮烏可以句龍弃等比功德乎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軻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非韓下
第十四
韓子爲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馬馬彙者蓋北平郡王司徒馬遂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其在少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當辯乃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歟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曰期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喪有過人行是亦爲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撥其大者以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爲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考韓子爲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著文其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彙爲佛

氏之事豈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理迺覺佛說之爲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謂辯佛骨事也）将外尊儒以護其名而内終默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顛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本者也其可毀乎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尊也歟韓子固亦不恒其德矣（注韓子爲進學辯謂其觝斥佛老矣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爲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往来論臺府事體而見愈之性愎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眡韓子諭京尹不臺參荅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争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諍端矣

韓子見譏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乃使之輒争春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争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自謂尊儒毅然欲爲聖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争者又曰君子矜而不争者韓子與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員外者及此正可推讓以頋前好乃反争之喧譁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參韓子亦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第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者豈不媿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識不至耶昔廉頗

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太史公謂退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也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其垂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爲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爲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賊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況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要自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與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强爲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尔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爲福得性如法不爲外物所惑爲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其預談理論性已廁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以爲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欏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爲道大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諭旨其弟子三平者遂擊其牀大顛顧謂二平何爲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損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爲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輙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

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聖人之所以爲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甚也既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輙便毁佛耶其閭巷凡庸之人最爲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縣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閭巷之人爲意之審也謂佛爲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況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況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詣理理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爲呪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佛見乎聖人之心耶劉昫唐書謂韓輩排拯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謬也矣

第十八

昔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爭未見衆皆以虚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遂作諍臣論非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爲乎逮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爲序送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國特比漢之黄霸爲潁川時感鳳鳥集鳴之賀余小時眎此二説怪韓子議論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能知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有大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濬果立功於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顔初碌碌於行伍人未之識獨裴中立稱其才於憲宗不數日奏光顔能大破賊兵晉時戴晞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遠致唯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晞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嵇羊裴晋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賢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人之相譏豈前既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随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尓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眎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爲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亢宗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蹇之六二交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蹇蹇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正避作元之初諫官紛紜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亢宗自山林以

有道詔爲諫列固宜相時而發烏可如他諫臣斷斷遽騁口舌以重人主厭惡詳亢宗在官而人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蓋用禮五諫之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輙見其五諫也者曰諷曰順曰闚曰指曰陷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闚諫者謂眎君顏色而諫指諫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爲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氣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直諫豈不爲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尚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蓋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爲黨傾覆宰相大害國政亢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閤下一疏論其姦邪天子果怒欲加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僅免然城諫爭法經緊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夕痛飲客苟有造城欲問其所以城知其意即坐客強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發語此足見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陽子之意韓子何其特昧而遽作論譏譏輙引尚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所以嗚呼也者蓋慨歎凡臣於人者咸皆順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爲良臣大能昭顯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朝爲諫議大夫其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入則諫出則不使人知豈不宜其所行執謂不可耶夫諫爭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漢之善諫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賴文武賢主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草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韓子固當推之以效後世可也更沮之謬論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三王群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閑曰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爲此說似知佛之法真與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死也夫解外膠者自其性理之外累物情汙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謬妄也膠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

乃潔靜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為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既正豈必在閙輩待其死而更生為聖神為大至人耶即當世自真可為正人為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與閙之言其原道乃曰絕尒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也夫清靜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繆妄情著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為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末學心不通理睬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識韓子為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閙而言自閙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為益於世（或無道字）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為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荅牛享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雄逐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晝諍齊王疏雖依倚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校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鬼窮鬼蓋委巷無稽自誕（韓子乃文）此縱然如其鬼相睹何其怪乎韓遂託斯以自諭何取諭之不祥也若韓子之智（知或之字）知學文與其文乃資鬼而為之韓子豈自謂誠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尤宜以君子固守烏可輙取陋巷鄙語文以為戲耳

第二十二

韓子為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又曰其於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動（一作慟字）而死而譏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後生莫沈迷沈迷喪其真璞詹之鄉人也評詹固宜詳矣檀弓曰文伯之喪敬姜據牀而不哭以文伯多得內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况以婦人之死而遺其親之恨者也韓子稱詹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不及敬姜之知禮乎（法詹之所以死者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韓子為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韓子當辯乃從神之而張其說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乃尒豈不與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為毛穎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校之謂無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謂其事佛求福迺更得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獨梁居江表垂五十年時稍小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為福亦至矣春秋時弒其君者謂有三十六

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福而身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無如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報應者善惡爲之根本也佛之所以教人脩福其正欲天下以必爲善而不欲其爲惡也猶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凶雖未至去福近矣佛之意正尒但以三世而校其報施者曾氏差不及佛言之遠也故其禍福之来自有前有後未可以一世求苟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以佛法爲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爲天子纔二十三載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即位方十六載年四十八而死其曆數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子所說無驗而即不從其教耶於乎聖人爲教設法皆欲世之爲善而不爲亂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来朝陛下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云云此韓子蔑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靈叡智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槩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校也雖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况復其神奇殊異有以與世爲祥爲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公論也昔有函孔子之履與王莽之首骨者累世傳之至晉泰熈之五載因武庫火遂燔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大惡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存其迹而傳之蓋示不忘其大善也留誡其大惡也古今崇佛靈骨者其意蓋亦慕乎大善也若前所謂不過禮賓一設者是乃示其不知禮而待人無品也借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衆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禮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靈而不測者也生使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者也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謂不可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爲惡也韓子乃當婉辭而密諫况其君未果爲惡焉得訐激而暴揚其事乎昔魏徵能諫不能忘其言書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死命焚其表草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而君子賢之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爲當留其表使世得以傳其爲繆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矣又况之所爲未至爲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斥流放抑留其說以自彰其識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頔書稱頔若有聖賢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揚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然與頔列傳相反不亦諛乎

第二十七

韓子斥潮州其女拏從之商南層峰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壙恨其路死遂至罵佛

因曰愈之少為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瀾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為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為鬼亂治韓女自斃何關乎佛而韓子情泥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王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群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詩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小生然澄觀者似是乎清涼國師觀公謂詩詞有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或云別自一澄觀者夫僧儒於其教名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而不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傳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豈用此法耶然春秋書名非善之之意也既贈之詩特名呼而規刺之豈其宜乎縱非清涼國師已不當然果在觀公益不可也若觀法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至乎文宗乃為其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其盛化之時料韓氏方後生小官豈敢以此詩贈之是必韓子以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之為詩示其輕漫卑抑佛法之意氣而惑學者趨尚之志耳非真贈觀者也韓子雖漫然不顧道理可否橫斥於佛殊不知并其君與其本朝祖宗而辱之也禮不敢齒君輅馬蹙其芻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車乘即下尊敬其君故也適韓子乃特慢忽其君之師天子嘗所禮貌之者其於禮義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誕聖節賜輦延之內殿談法廣數新經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誠於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詞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貌若此尊嚴可侮而失禮君師之德義乎不唯無禮其君師與朝廷抑又發乎後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後天下不遵禮義忽慢道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答崔立之書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以至云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吁韓子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書立言者雖一辭一句必始後世學者資以為法然言不中則誤其學者周書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定之其曰血流漂杵孟軻猶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文尚不自謂為之經稱經特後儒尊先聖之所作云尔昔揚雄作太玄經以准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僭號稱王者也今韓子輙言作經何其易也使韓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書猶宜待他輩或後世

尊之為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楊
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
之幽光者此乃善善惡惡褒貶之意蓋韓子
銳志欲為之史耳及視其外集荅劉秀才論
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為而曰夫為史者不有
人禍必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
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
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
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
隱謗退死於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
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
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一本止略引列子及范雎左丘明三人
然以此為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而怯於
果作可笑也成前所謂顛頡狼狽失其所操
持而發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韓子謫潮陽與方士毛于姬過遂作毛仙翁
十八兄序謂于姬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
不猶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辭祿厚薄壽
命長短發言如駛駟信乎異人也然兄言果
有徵以至云即掃廳屋俟兄一日歎笑韓子
乃信其說謂果若如兄言即掃廳屋俟兄者
即以兄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
不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縱于姬之言果驗如
神在衆人當聽而奇之韓子自謂尊儒頡頏
為聖賢之士固宜守聖人之道也語曰智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謂君子明故不
惑知命故不憂勇於義故不懼子夏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之道無俟於苟也
烏得不顧此而探如衆人感於毛生乎韓子
自顧為學聖賢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安
可以學聖賢自負乎韓子前作謝自然詩而
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今方降為郡乃
自衰變動尤惑兄事仙翁異人帖帖然願欲
伏為其門人掃洒廳宇以俟之憑其言而望
脫去遷謫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
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
中庸得無媿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書凡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
姑欲悉取而辯之近聞蜀人有為書而非韓
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覩乎
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已劉昫
唐書謂韓子其性偏辟剛訐又曰於道不弘
吾考其書驗其所為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
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
第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
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其道可謂至乎
而學者不復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
文而譏沮佛教聖人大酷吾嘗不平此欲從
聖賢之大公者辯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
毀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鄰於
死矣是終不能亦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
當今
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書貢而辯
之其亦不忝亦從事於吾道也矣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鐔津文集卷第十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古律詩共六十首

三高僧詩并叙

唐僧皎然靈徹道標以道稱於吳越故諺美之曰霅之晝能清秀越之澈如氷雪杭之標摩雲霄吾聞風而慕其人因諺所謂遂為詩三章以廣其意也

霅之晝能清秀

晝公文章清復秀天與其能不可鬬僧攻文什自古有出抜須尊晝為首造化雖移神不遷晝公作詩心亦然上跨騷雅下沈宋俊思縱横道自全禪伯修文所或稱字豈徒爾誘引人心通佛理縉紳先生魯公輩早躡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殁斯言在護法當應垂萬代

越之澈如氷雪

澈公之清若氷雪高僧天資與人别三十能詩名已出名在詩流心在律不殊惠遠殊惠休皎然未合誰與儔白雲蕭散何定止忽入關中訪包李孫清難立衆所沮到底無辜中非語木秀於林風必摧澈公懷德成禍胎古人已往不復歎為爾為詩遺後来

杭之標摩雲霄

標師之高摩雲霄在德豈在於沉寥一庵嶺底寄幽獨抗迹蕭然不入俗有時靈隙層崖眺不聞其語聞清嘯當時陸羽事幽討曽入青雲預聞道取雨救旱驅神龍此與人間事豈同冥機感異心之苗此公所以稱道標

送章表民秘書

一日夫子来山陲来言去别将何之清塵舊尉亦皆至詩閑成之冉木鮮車輕珮光陸離入門顧我頽色好林下把袂相追随笑傲恣肆意氣豪舉首不覺白日欹拂榻乃留嵓宇宿紙衾蒲席誠可嗤不計豐約但適美唯唯無語相拒違是時春和二月半永夜耿耿輕寒微高談交發雅興合如瓶注泉争淋漓須㬰促席命言志直吐胷臆攄淳詞人心不同有如面平生各自有所為表民卒然趨席端曰吾有志人不知末俗淺近烏足語含哺未吐長嗟咨少從先生學經典不探枝葉窮根基帝王

之道斷可識殷盤周誥無復疑古今事業貴
適用文意述作須有規豈類童稚空琢刻畫
餅不能療朝飢十五孜孜事文字磨礱筆硯
精神罷長篇大軸浩無數慷慨但欲扶政治
前年補吏來浙右局務冗俗不可窺傾懷欲
攷王霸略騏驥捕鼠非宜宜錢唐大府多達
官品秩相較我最卑孟軻獨負浩然氣誰能
斂袂長低眉丈夫所重以道進青雲萬里須
自馳咄嗟顧我胡爲者甘以門蔭爲身資遂
爲謝病遠引去遽與簪組相差池豚西董生
苟可慕下帷克苦窮書詩閒居落莫多感激
所感時政生瑕玼賤臣抱節私自效作書萬
字投丹墀天閽深岩在西北引領一望雲霄
霄德音畢竟不下報漫陳肝膽空涕洟嗟嗟
吾生時命謬不遇當時甘佚遺龍蛇之蟄尺
蠖屈萬物不時須自怡我家田園在南國亦
有溪山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歸與老農
事鎡基余與感之聞此語精神飛動驚支頤
深謀遠慮不可測滄溟無底天無涯閶闔門
前無限客摩肩踏足爭前詞暖衣飽食恣氣

艷幾輩卓犖能如斯請君更前與君語何必
輕沮煩孜孜嘉穀冬收槿朝發衆物榮茂有
疾遲不聞伊尹五千湯堯舜之道方得施賢
傑輕身重天下豈使汲汲營其私況當夷狄
侮中國蹂踐二鄙躪地皮將軍誅討苦未赴
百萬師老勞旌旗凶年樂歲復問作風雨霜
雪猶不時天子勤政不暇食亦待才能相補
裨廟堂之上有君子聰明豈肯饒皐夔執秉
公道尊大匠裁度杞梓寧參差愛君爲人性
踈達不以其教交相訾臨風明月千里別祝
詞豈憚傾肝脾俗人好毀寡樂善嘉名清節
俱莫虧朝廷若問平津策賢良第一非君誰

古意五首

風吹一點雲散漫爲春雨洒余松柏林青葱
枝可取持此歲寒操手中空楚楚幽谷無人
來日暮意誰與

二

君莫笑支許窮寞非愁憒君莫輕嵇阮山林
有酒與人生徒百歲樂少憂還剩萬事漫短
長無如使道勝爾非傲世士高蹈釣名稱但
謝區中緣甘心棲石磴澄空白日飛世事終
無應不如省爾誠自言還自贈

三

雲中見雙鳥高飛揭日月毛羽貴文章翺翔
異鷹鶻倏然邈千里竟不顧林樾春風漫飄
颺勁翮更超忽陌上遊俠子窺爾徒倉卒雖
有金彈丸睥睨不敢發因知奇異資自保長
超越回視黃雀群胡爲戀塵埒

四

堪笑浮雲高凌虛翳日星寧作蘭蕙
幽草中自芳馨自足乃天分未需爾虛靈掩
翳之所惡胡爲久亭亭古來曠達士浪跡多
晦暝山林惜長往藏用亦藏形愚谷不可及
宵然還自寧嗟余亦羨此岑寂養頹齡

五

窮居偶真叟授我一卷書深林值幽人遺我
斧與鋤斧鋤亦奚爲教養材與蔬荒穢必須
剪使之諭自如授書欲胡爲教爾心與軀學
必先正己自治乃及餘此意有嘉訓佩之未
始除如何悠悠人自謬欲是渠相習成薄俗

尠德懷遼篠吾哉此理語憑君爲傳諸

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

日出野曠明肅然訪道生杳渺湖外去散誕雲遐行秋高天宇淨脫葉飛縱横乘風度林嶺轉覺衣屨輕時聞縹緲間微颸傳鶴聲知與仙家近逸思泠然清須臾轉幽谷紫府芝田平仙童走脚報松子来門迎接袂語且笑所歡非俗情丹臉人未老道貌天已成閒道羅玉粒盤餐饈紫英綢繆似交舊洒落懷抱傾溥暮忽云去徘徊倚山楹欲有重尋約還憂纓高名

感遇九首

海水晦夜清秋色涵蓬壺有叟駕龍公鐵網羅珊瑚風雲浩容與悵恨何所圖欲問天上人可换明月無

仙人白玉京去去何縹緲瓊樓十二層玲瓏沉雲表銀湟月爲波萬頃即池沼秋来宮殿光逗落人間曉空際時澄明烟霞眇青鳥可見不可到所思空杳杳

悠哉楊執戟識遠才絶奇初提草玄筆頗爲人所唉卓卓孔孟道謝爾平嶮巇玉鑑含幽光千載方崴蕤寄語曠懷士未逹休嗟谷心期道自貴俗態勢馬随青山保長往白日貞可窺高標謝松栢孤芳操弗移

天威不到處干戈動邊鄙將軍奮威猛英雄勢随起紛紛出榆關肅肅秋色裏白馬冐黄雲清霜厲嚴旨少壯羽林兒務能莫多喜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寄言飛將軍妙略應無比志在報君恩豈爲黄金死丈夫身許國慷慨當如此寧教太史書輕笑魯連子

蒼茫天地間流光一何遽曾聞太古人未見曦輪駐才沈崦嵫雲還上浮桑樹山色愁裡暝天形夢中曙安知穆天子龍馬神爲御萬里速乘風又向瑶臺去超遥侶神仙此理當何故不向堯年長永使人間住

冠盖何處客淩雲意氣驕旦旦趨雙闕衝衝過渭橋金珂雲外響畫燭月中燒縹緲行天路升騰在玉霄如何區宇内頓與人間遥長拂羅裳去明光殿下朝一俯復一仰榮多憂亦饒白髮領追長朱顔鏡裏凋豈知松檜下幽人長寂寥萬事淡無慮悠昕時長謡浩蕩天地間孰問犧黄堯臨風一清嘯胡爲王子喬

空虚澄遠煙霽色含秋景思君每盤桓駐目千峰頂（駐目或作彷徉）明月初團圞可照美人影美人来不来雲霞渺林嶺

松栢地之靈草莽亦同茂頗得區域中人心復純素蒼梧會稽陰罔復有陵墓六合無知音青山有歸路人生惜朱顔賢照長相顧昨夜露華臺誰不悲秋暮

悠然嚴子陵遠大寥廓器故人貴爲君白駒要不至耽閑戀渌潭高超弄芳餌青山沉白雲萬古寄高意侯霸不知道初亦爍傲志何事卑王侯其心越天地因悲要護輩胡爲附權勢派游絳灌間折節踊躩例皇皇古皇道勞生自拘繫不如歸去来乘風拂長袂

懷越中無示山陰諸明士

厭見人境喧清游憶靈越東南千萬山浮青滿寥沉從来鑑中景形勝人間絶月湛換鵝溪雲起蔵書穴客子若飄蓬遽與故人别尺

素未及通芳草已云歇所悲行路難俯仰損
名節鳴鴈欲東飛寄語謝明月

早秋吟

山家昨夜房櫳冷梧桐一葉飄金井長天如
水淨蔵雲明月含暉變秋景挂枝花拆風飄
飄誰在高樓吹玉簫人間不見槎升漢天上
將看鵲作橋年少征人在何處白露霑衣未
歸去海畔今無漂母家江南誰與王孫遇徘徊
月下空長吟吾徒自古難知音欲上高臺問
明月明月何不照人心

群賢宿山賦得暮雲品下宿

微風靜林杪紅日下嵓何明月出已滿白雲
歸未多高應伴猿鶴深不暗松蘿若弗爲寐
去其如早歲何

浙江晚望

暮色看無際秋空水混天片帆飛鳥外新月
落潮邊隔越山形小吞吳地勢偏幾人來往
老早晚渡頭船

題徑山寺

翠拔羣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

古龍湫僧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遊不
到臺殿自清秋

即侍郎致仕

平時獨高謝道勝欲韜光白髮辭明主青山
戀故鄉藥畦容鶴到吟徑恐雲藏更愛禪林
蚵八 八
卧時來拂石牀

山中早梅

亭亭映晚景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淡孤芳
冒雪寒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
玉寧將勝牡丹

泛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窻掩又開好山沿岸去驟雨
落花來岸影樵人渡歌聲浣女回滄浪無限
意日暮更悠哉

書毛有章園亭

愛此園林好重來花木滋遊人酣不去幽鳥
語無時烟郭連芳草春湖泛淥池松篁非俗
物遊子漫相期

山亭晚春

山庭晚來靜林石自嶢嵒犬去吠人語花飛

浴鳥銜晴烟熏茂草煦日藹高杉更喜團圓
月清光下碧巖

自贈

靜坐還看竹閑行亦合樵道心應有在生事
合無憀客去清談少年來白髮饒漫將支遁
蚵八 九
筆聊且賦逍遙

夏日無雨

山中苦無雨日日望雲霓小暑復大暑深溪
成淺溪泉枯連井底地熱亢蔬畦無以問天
意空思水鳥啼俗謂水鳥啼則天下雨焉

歲暮書懷

朔風道路寒晚日將含煦南國殊未還東山
歲云暮浮生奄忽徃芳顏安得駐寄謝人世
間紛華尤可悟

山中早行

前山經夜雨獨徃步春泥天岸日將出田家
雞更啼孤烟行處起曠野望中低猶喜逢樵
客相將過數溪

湖上晚歸

人間薄遊罷歸與尋舊隱春岸行未窮夕陽

看欲盡嵐光山際淡天影水邊近月憐幽趣真清吟更長引

季春寄友生

湖上無烟晝人間寒食時陰晴春易變花月候難齊未畏青蛙亂先愁鶗鴂哀雲山向漸熱相訪勿應遲

寄懷泐潭山月禪師

聞道安禪處深羅杳隔溪清徠定中發幽鳥坐邊栖雲影朝晡别山峯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送客還北閩道中作

北郭送陽子日斜歸舊居路泥侵曉潤梅月逼春餘桑柘雨中緑人烟關外疎依然見風俗歸與混樵漁

次韻無晉赴承天再命　缺八　十

戴命還高讓知君所趣深青山當隱處白髮欲栖心更俟逢梅雨何妨過虎林潺湲合淵水六月足清音

山舍晚歸

薄暮還精廬徐行無所並日入月還湾山空水更静彷彿聞疎鐘翛然在西嶺寄語高世流来茲謝塵境

讀書

讀書老何為更讀聊遮眼此意雖等閒高情寄無限錯磨千古心翻覆幾忘飯不知白雲去春静山中晚

送廬隱士歸廬山

世事如循環是非終莫盡羨尔歸深山任他識小隱黄鵠舉已高白雲去非近天籟歸無寞何峰弄清軫

還南屏山即事

歲晚歸来石室寒松蘿岑寂自盤桓但知林下一年過不見人間萬事難挹隱有詩題石記解嘲無説與時看此心已共空生合身似浮雲不必觀

入石壁山　缺八　十一

身似浮雲年似流人間擾攘只宜休老来已習青蘿子隱去應追白道猷直入亂山寧計路定看落葉始知秋他時谷口人相遇莫問栽詩謝五侯

山中自怡謝所知

萬事隨宜勿强攀暫過朝市即歸山勞生未必浮名好稱性應須到處閒都似夢中休問影只堪吟裏更怡顏襄陽道者寧知爾猿鶴蕭然石室間

寄承天元老

清散年来事益閒不論林下與人間禪心至了非喧静默客何妨更往還奇石清軒增勝趣流泉碧座照衰顔支形脱略時機甚應笑歸来别買山

誠題　目下

高吟遠矚倚雲梯往事經心畫可題道德二篇徒自辯是非一馬豈能齊脾山真玉傷驚火失水靈蛇畏在泥寄語冥鴻上天去凌雲羽翼莫思低

元日

臘裏春催曙色明百雞迎曉報新聲宿寒尚在龍蛇蟄歲曆初傳日月迎蓂葉四時今始發梅花一旦占先榮山家也祝堯天壽漫舉千山報太平

著書羅思南還復會客自番禺来因
賦此詩
平昔著書今粗畢南還終欲隱羅浮初春況
遇故鄉子終夜更誇滄海遊但貴羊城風物
好豈辭梅嶺路岐修應須相與葛洪輩抗迹
山林送白頭

呤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幽人来洗浣獨立溪
傍清興歎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
散世道紛紜何足筭人間五月夏雲頻相約
歸来君莫緩

遣與三絕
逃與應須倣皎然此生瀟洒老詩禪何妨剝
得驚人句詠徧江山一萬篇
吾道陵遲事事訛而今無計遏頹波徇人玩
法成流俗但泣金書柰爾何
去年聊駐江頭寺今寄林僧岳下扃莫謂此
身無定迹人生都類一浮萍

書南山六和寺
青葱玉樹接溪岑臺閣凌虛地布金行到白
雲重疊處水聲松韻淡人心

寒食日雨中
漠漠行雲晴復陰野花垂濕晚沉沉游人莫
怨天多雨況在東皐春已深

早起
天寒月過星疏渺檐際冥分雲窈窕山家深
處勿雞啼時有寒鴉来報曉

對喜鵲
靜卧時驚鵲喜多須更果有故人過山中明
度還無事問爾綿蠻更語麽

寄晤冲晦
年老相看眼倍青念君詩思苦勞形人間更
有無窮感好把禪關護性靈

洗筆
古人信文字字字從此出天下心不欺爾亦
有陰濡濯之遺孺子念茲未應失

遊大慈山書畫上人壁
谷裏侵雲寺尋幽到深處春過寒花開人来
啼鳥去豈期草庵客日暮此相遇

清溪
勿謂清溪清長如鏡初洗須防苟容物汙爾
清到底

鐔津文集卷第十七

鐔津文集卷第十八　軻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此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自有序見一

前序錄中今總編于此貴後賢披覽以見一

時文會之清勝焉

軻九　一

歲暮值雪山齋焚香獨坐命童取雪烹

茗因思柳絮隨風起之句遂取謝道蘊

傳讀之見其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

益發幽興乃爲詩兼簡居士公濟彼上

人冲晦

東山沙門　契嵩上

簷外驚風幽鳥歸寥閒獨坐事還稀初看曆

日新年近喜見山林驟雪飛但憶故人能有

詠寧懷久客此無衣飽明湯老能乘興城郭

何如在翠微

章安楊蟠次韻

黍落東山老佛師古來獨往似君稀雪邊氣

候春將破林下神情句欲飛後日當尋慧遠

社何人更贈大顛衣一篇感發渾閑事須脫

青衫動少微

錢湖草堂沙門惟晤次韻上

雪滿西山春未歸泉聲凍咽鳥聲稀靜觀眼

境人間渺驅遂詩魔天外飛一飽每將松作

飯大寒重換紙爲衣我憐詩是君家事更約

論心極細微

約冲晦宿東山禪寺精舍先寄　蟠

上人合動林間興吾恨衰遲學謝安納屐標

筇郁有限吹雲落雨漫無端先憑報信春枝

破預想分題雪屋寒林下不諳人世苦笑將

雙鬢與君看

次韻和訓　契嵩

襄陽習子不貪官欲友幽人擬道安昌雪夜

霜臨歲杪攀蘿挽翠到雲端初論浮世漸年

老久對清規苦夜寒空感知音何以報但誇

山水富君看

軻九

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　惟晤　二

庵在千株松桂下更無塵事到夫君高蹤寂

過呼猿澗靜思唯看抱石雲日暮坐聞禽影

集雪晴岸畔路形分楊雄約我須投宿月裏

禪餘怯論文

次韻和訓　契嵩

歲晚陰沈天宇昏宗雷訪我更携君相期石

屋宜投宿獨憩山茨學臥雲雪映窗櫺人已

靜風吟燈影夜初分自憐恩永多閒散强接

清言媿不文

宿永安方丈書呈東山禪師　蟠

千年道在高僧傳未論詩人更有評曾著文

章原大道獨推性命濟群生白雲已鎖山閒

寺流水空傳世上名林遠不聞鐘磬作五更

幽鳥轉春聲

次韻和訓　契嵩

詩豪何遜宿岳倘品格高卑徹曉評未省寅

前無月到唯驚席上有風生郄超年少偏高

隱莊子才推不近名明日君歸人洛去莫將

平粹擬虛聲

軻九

次韻奉和　惟晤　三

道安獨繼襄陽踵詩好慵窺雲書評竹屋數

間經幾載草衣三事傲平生緩陪林下妝孫

迹難學人間走大名燈火已殘談未倦曉風

斜雨打窗聲

嘉公濟冲晦見訪　契嵩

數曲青溪山數重山深日暮已鳴鐘忽聞行客門前語来覔幽人林下蹤初接風流殊歷落更張燈火倍迎逢不須便去疑無待已有黄粮在宿舂

次韻和訓　崳

數百招提隱亂峰蒼茫豈復辨君鍾春含未得黄鸝報路轉唯尋白鹿蹤庵在月邉長不鎖興来天外忽相逢山人莫笑衣冠客亦有溈来待賃舂

次韻和訓　惟晤

白雲蒼海一重重傍舍遥聞隔塢鐘月上更無人語閙雪深空認虎行踪詩書共喜燈前論茗果翻疑夢裡逢脱壓高談無限樂熅爐寒擁日高舂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　崳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将雲陣鎻山門雨催晚色凝諸嶺雷送春聲落後村今夜奮林妨月上故人白首把詩論来朝山水終瀰汎策杖相随討淵源

次韻和訓　契嵩

暴雲将雨苦紛紛看雨攜君倚寺門飛鳥驚雷歸後塢落梅流水出前村名山當爾何須去勝事而今更好論况有禪翁通妙理徘徊重款扣真源

次韻和訓　軻九　惟晤　四

雨洗群山秀色分一筇雙屐到松門天邉雲散爭歸洞島外樵還各占村又著青袍心已厭相看白首事休論請君細問黄梅老當信禪河别有源

同公濟冲晦宿靈隱夜晴

不睡還烹北苑荼寒燈落盡適来花夜深雨過山形出天静雲空月色佳且喜僧窻晴似晝莫論人世事如麻况陪支許皆能賦豈厭留詩在碧紗

次韻和訓　崳

山風亦會山人意卷盡天紛掃雪花明月當樓情已興碧雲落紙句還佳天威忽霽應通物仙侶相便合姓麻群動已消林木響卧看星斗隔窻紗

次韻和訓　惟晤

戰退睡魔重酌茗再披文卷眩生花喜逢長夜身雖健勉和新詩興未佳風細磬聲清似梵月明杉影寫如麻臘寒燈灶飛蛾滅何必殷勤護薄紗

早過天竺呈明智及同遊二老　軻九　五　崳

雨夜靈峰卧竹床平明屐齒到雲堂門前雨過新溪滿石上風回舊草香山抱鍾聲圓不散雪鋪苑面冷無光理公莫怪詩相惱今日偕行總姓湯

次韻和訓　契嵩

澗北夜依禪舍宿峰南今訪講師堂初行松路愛清曉及過石橋聞異香日色煖烘諸壑净晴嵐翠潑幾峰光道標尚客何高趣更飲吾曹栢葉湯

次韻和訓　惟晤

曉過翻經臺下寺與君同謁祖師堂庭前紫桂葉頻脱石上紅梅花正香出洞陰雲分遠影挂松寒日漏清光謝公勸飯須無讓不許非時薦茗湯

南澗傍遊戲呈公濟冲晦　契嵩

相引朝来碧澗傍山林雪盡水流長未應驚鳥下苔岸先共觀魚跨石梁日淡沙寒鷗自聚歲闌春入草含芳鮑昭湯老須同詠何必人間萬事忙

次韻和訓　晦

澗南一嘯清風發林下重来白日長雲遠石深連驚嶺水寒沙淺似魚梁漫因野老詢前事閑伴幽人擷衆芳更欲窮源情未已知君嗔我索歸忙

次韻和訓　惟晤

撥雲過得南瀧去流水激淺一澗長磐石誰堆補缺岸老松自倒成危梁沙禽呼雌頻叫噪山藥吐色常芬芳臘去春歸山愈好喜君共無塵事忙

遊天竺上寺呈東山仲靈冲晦　晦　軒九　六

入林已忻徠鳥樂共傲浮生勝大還身外是非雲不繫社中留戀雨相關籃輿窣窣媿彭澤柱杖風流肖徳山寄語葛洪凿下水莫流清夢落人間

次韻和訓　契嵩

共訪迢遥深塢寺仍随野老覔樵還鳥栖已定人方到暮色雖濃門未關今宿凿房休問法来朝臘屐重登山平生勝友殊難會莫厭相携窣窣間

次韻和訓　惟晤

天寒雨細日将暮泥滑誰禁策馬還砂穴吐泉鳴決決竹叢歸鳥語關關聊睎謝客須穿屐莫羨支公獨買山方外論交情未淺頻陪杖老白雲間

同公濟冲晦遊天竺燕簡呈

伯周禪老　契嵩

愛此蕭然松塢深詩流邀我此相尋蒼茫寒日繞開霧靉靆濃雲又結陰安石放懐還劇賞皎然乗興合清吟主人勤駐禪扉宿况值梅香正滿林　軒九　七

次韻和訓　晦

不問徠崖鳥道深携筇著屐伴君尋山中桂子驚寒夜雪後梅花過歲陰欲住更逢青眼顧相看須盡白頭吟他年若續高僧傳未放

湯休與道林

次韻和訓　惟晤

平昔詩禪友契深更来人外事幽尋雨餘澗壑流寒響歲晏檉杉老翠陰袒跣不妨陶令醉風流多傚洛生吟山翁解榻延清賞未放前賢勝竹林

宿天竺再贈東山禪師與冲晦　晦

仲靈述作慙知已冲晦篇章竊賞音勝侶俱恬山水樂神交已過雪霜深燈前自笑平生事雨後重論一夜心相檢莫教詩間斷更闌同聽夜徠吟

次韻奉和　契嵩

沈侯才儁冠儒林詩語驚人金玉音學海平生慙我淺詞源今日羡君深强睎老格須張膽喜聽清言更洗心賡唱苟能容累句漫陪梁甫續高吟

次韻奉和　惟晤

燈火青熒雲塢寺清徠吽斷有餘音檻梅雪白春風近山雨盆傾澗水深背世迹憐高爲迹結交心契老松心訓君秀句無新語徒攬

詩腸徹曙吟

宿天竺寺賦聞泉呈二老　蟠

我有泉中興平生愛水經山空時決決夜靜
轉泠泠暗脉来湍急清聲出混冥月寒風不
響高枕與君聽

同賦聞泉　契嵩

歲晏林間宿初聞况夜晴漱寒醒客夢飛響
應山鳴深澗松風靜幽人石室清誰人能爲
我寫此入琴聲

同賦聞泉　惟晤

澗泉吾所好山舍寂無喧春脉生雲底夜聲
来枕前風休不動竹月上未啼猿石上鳴逾
急泠然清夢䰟

送公濟冲晦出山兼簡駐泊

李思文　契嵩

幾日山遊霰雪稀相隨野老亦忘機始憐洞
裏雲堪卧又憶人間歲杪歸夜落梅花應滿
路風含春色自吹衣憑君爲語王孫道音信
終須寄鳥飛

次韻奉詶　蟠

臘後東風掃翠微同看芳柳破春機三宵聽
水都無夢四日登山未肯歸野老止憑雲送
客家人應笑雨霑衣君詩兼簡佳公子只恐
橐傾一夜飛

次韻奉和　惟晤

招携綠野村邊去累日青山曠世機惜向永
安蘭若別還經靈隱渡頭歸雲峰積雪迷樵
徑石罅新泉濺客衣詩會未由陪帝戚心隨
雲鳥入城飛

遊山歸遇雨呈仲靈冲晦　蟠

九里松門雪過時籃輿裊裊礙松枝雨留宿
客還斜落風送行人亦倒吹華表忽驚黃鶴
反耳中猶帶白猿悲来朝弗著登山屐可避
君呼謝客兒

次韻和詶　契嵩

嚴維靈澈出山時避雨曾聞礙木枝歲杪霜
寒何足畏管中春色已堪吹風含鐘韻凝還
散水結溪聲咽又悲闘草野遊君莫笑初平
元是牧羊兒

次韻奉和詶　惟晤

興高未肯輟清詩捨轎重扶榔栗枝松栢青
肥春雨洗烟雲輕健澗風吹樵歸後塢連聲
唱麻過前溪失隊悲莫道還家井寂默陶潜
自有五男兒

山中回憶東山老　蟠

山游興發特尋君屐齒節枝繞四鄰峰北看
雲忘世務澗南聽水得天真名高寂寞存僧
史林下風流似晋人何日枇杷苦笋熟却遊
未減去年春（君去年有苦笋上枇杷熟之句）

次韻奉詶　契嵩

君事逍遥入亂雲與君躡屐遍溪鄰林間聽
鳥聞徧好烟際觀山見匪真澗水只能忙送
客岩花不觧久留人樂天更有龍門約勝會
應須趂早春

連得公濟出山道中見示二篇鄙思
枯涸奉和不暇且乞罷唱　契嵩

詩篇留落野人窻又得虞卿璧一雙恠似蛟
龍出古水清如日月浸秋江賡吟何止冬山
澤變雅終須繫國邦爲報詩家驍將道雪關
休唱巳心降

次韻奉訓　嶠

幾夕論詩坐石牕憐君百首妙無雙勾牽野興侵孤月惱亂詞源湧大江數紙忽然來竺嶺千年猶可照吳邦相思未免還相挑莫竪旗旛却詐降

出山至中途寄永安禪師　惟晤

松行未盡却回頭寒雨霶霑已漸收望海閣邊雲繚繞行春橋下水奔流山庵驟別高談遠城寺將歸滿面羞須倣著書同護法悠悠人事漫拘囚

次韻和訓　契嵩

忽憶山中人白頭歲闌來看雪初收詩篇見賞皆高興謝客相隨匪俗流漫有嵓雲供夜臥況無土食備晨羞愛君吟詠殊堪聽金玉聲音勝楚囚

公濟冲晦出山次日奉寄　契嵩

孫綽曾陪支遁遊千年人謂兩風流羨君慕此乘雙屐結侶還來共一丘衣冷雪霜猶未去興高雲月肯甘收耽詩重道皆無比應敵當時萬戶侯

次韻奉訓　嶠

猿聲未落鳥聲愁筍發花開澗水流還對春風驚節物漫思野老傍林丘古人得道多深隱賢守知名貴早收林下頻過君莫怪自看骨相匪封侯

次韻奉訓　惟晤

今日追懷昨日遊二君乘興似奔流遠尋幽壑行拖屐累到深雲卧枕丘崖竹簫疏晴影亂塢梅零落晚香收會須重訪藤州老更約高才沈隱侯

次韻奉和　契嵩

樂天已與廣宣遊更出風塵外俗流酒聖盡能非畢卓詩仙皆欲接浮丘（聞公濟與冲晦近斷此葷酒多隨其來戒）篇章逸處江山動筆硯閒時雲雨收況有聲名俱籍甚並飛南北動王侯

歲暮還西塢寄公濟無晉　契嵩

乘興溪邊去仍從林下歸梅香帶春信日色暖人衣白髮思還遠清流遇更稀野禽寧會意相顧向柴扉（日色暖人衣或云日暮入人衣）

次韻奉和　嶠

聞說西庵好藤州恐不歸延年松可食避世草堪衣山塢雪應壞林端梅亦稀猶憐二禪老佳句及城扉

次韻奉訓　管元

野步溪流靜源深與未歸晚禽棲雪竹殘靄酒禪衣放意天涯遠狂吟人落稀詩成寄吾侶清氣動林扉

次韻奉和　惟晤

白髮東山老青林西塢歸聽猿時駐錫厲水自褰衣高論才難敵孤蹤行亦稀慚君寄樵採佳句出嵓扉

寄東山禪師　嶠

高卧西林月孤閒獨見君杖藜探澗水欹枕看山雲席過何人見猿啼只自聞篇章知幾首寄我莫辭勤

次韻奉訓　契嵩

翛然林下隱吾道異夫君習恐知幽草觀身類片雲人情無意染鶴唳有時聞謝客詩懷寄憐君此興勤

嶠雪夜登湧金樓遠望西山憶仲靈

洒然有邁世之風因思山陰王徽之雪夜獨酌四望皎然徘徊詠尤太沖招隱詩忽憶戴逵扁舟乗興余恨未能遂徃聊寄此詩

家占西湖島上雲雪光月色更侵䰟與来爛漫投空老（投戉作心）詩羅蒼茫眼正昏晋國衣冠何處覔梁朝殿閣儼猶存思君不及山陰夜遥望青松聽雪猿

次韻奉訓　契嵩

瞑色陰森雪和雲故人當此動吟䰟烟凝火冷萬家静水色山光竟夜昏興發晋賢前古遠詩傳蕭寺迹今存春歸嵓壑多芳樹漫欲邀君同聽猿

寄勉冲晦速和拙什　蟾

冲晦僧儒詩者豪尤憐頼汝壮方袍一千篇興時無敵三十年功格最高白髮逢春今更勇清吟傲老莫辭勞何朝始肯将珠玉却報仙人换木桃

次韻奉酬　怡晤

杜門誰復念吾曹老畏春寒擁毳袍懶慢從来徒自笑唱訓今更怯君高曽無道譽喧喧播厭把肝脾苦苦勞佳句忽来催野句譬将凡果逼仙桃

新歳連雨不止因寄公濟兼簡賢令強公　契嵩

寒郊繞喜歳華新景物陰陰又一旬雲帶天低垂壓野雨藏春書暗迷人寧愁燈火妨明月却嘆詩家惜令辰陶令而今卧江國倚樓吟望更誰親

次韻和訓　蟾

林扉厭聽雨聲頻爲惜春風只九旬哀揲山花将放杏侵尋歳月已逼人何時好去遊南澗每夜空来望北辰愁坐更無車馬客獨憐詩筆謾相親

竊覩仲靈乆雨詩且道余與公濟吟從之意輙次韻奉和　至

詩與句牽日日新年光初破雨彌旬舊遊已得新工部佳句今逢休上人（仲靈文章大手非特休上比此以詩言耳）雲外馳心闗水石江邉搔首望星辰況深未愛尋山屐誰與西庵杖屨親

重次元韻　至

吟思那知歳月新初鸎啼雨早經旬娟娟野竹通寒水洗洗江梅冷照人鷲嶺並遊勞夢寐虎溪一笑尚參辰千金覈字形篇尾迹未相同意已親

又次韻奉寄強令　契嵩

冉冉流年年曆新仲春春日未盈旬何爲萬里青雲士来問雙峰白髮人詩思雅觴含老格風神清爽惜芳辰况聞傲令陶元亮朧展須来與我親

重次韻奉訓　至

千年支許事如新欲寄前遊漫歷旬雨帶黒雲遮俗客猿呼飛鳥伴幽人從容劇論知何日感激佳篇慰此辰四海聲光非鑿鑿道安名重若爲親

鐔津文集卷第十八

鐔津文集卷第十九　軻七

序詩讚題

序

昔賢首菩薩於華嚴會中以偈荅文殊大士讚菩薩能示同世間云雅思淵才文中王歌舞談說衆所欣信乎文之能顯道濟物也豈獨今之然乎自往古他方佛世無不然耳始余年少時走四方叢林尋訪師友務道專學有效古高世僧萬里求師之志於稠人中沈沈自策其氣志若上將軍負所欲建立邦家之意前邁敵國而且戰且行不遑食息也聞所謂東山明教禪師之高文卓行道邁識遠凡獲見其所著文書莫不錄叙而祕藏之及於錢唐靈隱山得嘉禾陳令舉所撰師之行業記石刻末云師自定祖圖而下謂之治平集又有嘉祐集總六十萬餘言而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繼聞其廣本除已入藏正宗記輔教編外餘皆在姑蘇與山諸僧室蔵之余固累遣人至彼山諸僧居歷訪之而竟然無知其所在者往往所委不得其人失於護藏而為好事者竊移他所也大觀初余居儀真長蘆之慈杭室於廣衆中得湖南僧景純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集於席間曰此老嵩之全集也秘之久矣聞師切慕其遺文願以獻師余獲之且驚且喜念茲或天所相而授我耶若獲至珎重寶自皇極中庸而下總五十餘論及書啟叙記辯述銘賛武林山志與諸雜著等約一十六萬餘言皆舊所聞名而未及見者雖文理少有差悞皆比較選練詮次幾始成集庶可覩焉更冀善本較詳莫由得也後又遇周格非出守虔州回得其非韓文三十篇三萬餘言又緣兵火失之遂未能就其集近又得本於語溪東藍彥上人乃與余昔於匡山所得別本較之文字亦甚踈謬乃以韓文條理而正之然師之著述不得其傳而散落多矣如天竺慈雲法師行狀曲記長水暹勤二師碑誌行道舍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圖序皆余自獲石刻而模傳之今總以入藏正宗記定祖圖與今文集等會計之纔得三十有餘萬其餘則蔑然無聞矣如令舉所記謂有六十萬餘言者今則失其半矣吁嗟惜哉今以令舉所撰行業記標之為卷首貴在見乎師之世系嗣祖出世去留之迹奇節偉行高才勝德邁世之風焉乃以輔教編上中下為前三卷以師所著之文志在通會儒釋以誘士夫鏡本識心窮理見性而寡其姤謗是非之聲也又以真諦無聖論綴于輔教編内境經賛後以顯師之志在乎弘賛吾佛大聖人無上勝妙幽遠淵曠之道不存乎文字語言其所謂教外別傳之旨殆見乎斯作矣故其賛末云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又曰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此謂終歸乎靜默焉故真諦無聖論結云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然有志於外文字之學者覽此二說豈不少警于中乎其輔教集舊本以累經鋟板故雖盛傳于世而文義脫謬約六十有餘處今皆以經書考正之覽者可以古本參讀之則其踈謬可審矣今自論原而下至于賛辭約為十二卷次前成一十五卷昔題名嘉祐集者是

也其非韓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約為三卷次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遊唱詶詩共一百二十四首分之為二總成二十卷命題鐔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然師嘗自謂人生世間閑為第一蓋其自得閒中之趣故其所為之詩雖不甚豐濃華麗而其風調高古雅淡至其寓志舒懷有邁世淩雲之風亦可想見其人也觀師與月公晦書自言余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余詳考其書則功在於原教非韓行在於書僧即常也若孝論德在於志尚遠公而題其影堂文道在於壇經贊真諦無聖論其文之高板勝邁絕出古今則見乎武林山志故後叙謂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其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撰書謁

天子宰相 而下凡所見則止以正宗記輔教編而投之至於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林山志焉嗚呼文忠公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輙可以口舌輕重之也其重讀徂徠集云待彼謗餒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前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聳文行然讒誣不須辯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故師之於慶曆間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當是時也宗儒束教華是非之鋒謗罵之熖紛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為高文至論乘風而殄之茂如也故後世學者有聞其風務其道而矚其文者若䏚冥遊望北辰仰昭回也然茲姑以師之經世文章恢弘輔贊吾如來至聖之教之道涉人間世而然也若其自所履蘊操守則瑩然若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而不足以方其溫潤高潔明淨也故今舉記其行業云師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與於此中間雖以護法遭難然其所謂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者世雖見其有烟雲水火焚溺破斷之患而其光采精華固瑩如也故師之自禱書西上獻之 天子事畢將東歸山林而大覺璉禪師賦白雲謠以將師之行云白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遙爍太陽輝萬態情何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圖南誠有機去當六月息寧知絪緼彩無心任吾適天宇一何遐舒卷非留迹然則師之風貌聲容其所以出處斷可見也矣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重陽後一日書于禦溪東郊草堂之北軒

軻十四

軻十五

沙門 懷悟

又序

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晚居餘杭之佛日山退老于靈峯永安精舍然踪其迹雖或出處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亦不肯少伭其韻以撫循其機因而嘆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柄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而已言之行猶足為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者識度脩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而授之謂從已出耶因却關著書以考正其祖宗所以來之之迹為十二卷輔教編三卷又列定祖圖一面書成携之京師因内翰王公素獻之 仁宗皇帝又為書以先之上讀其書至臣固為道不為名為法不為身歎愛

父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脩公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膽道明由是師之聲德益振寰宇事竟遂買舟東下終老于山林師雖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所著書乃廣明外教皇極中庸之道安危治亂之略王霸刑名賞罰之權而終導之歸於無為寂默之道當世聞人少見其比肩焉而痛以內教自律其身端以儉素誠德為宿歸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為人也其所蘊至道淵深然以其所學較其所為而未見少差焉所著書觀當世士大夫不顧名實而是己非他也（闕十）（六）（謂以儒而旅佛）乃作輔教編學者亡孝背義循養其所欲也乃作孝論尚綺飾辭章而不知道本也乃作壇經贊苟合自輕而不自上以德也乃題遠公影堂文志其所慕以風末世之華侈也乃作山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其明聖賢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汪洋浩渺尤為博贍總號之為論原其如詩書序贊記傳表啓銘誌題述評辯是是非非所謂太山之毫芒耳及後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莫不東首而長想嗚呼師雲行鳥飛於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勢霄壤之遼也顧王公貴人雲泥之異也一旦以其所為之書獻之天子為之動容天下靡然嚮風而使其乃宗乃祖吾佛無上妙道明白於萬世而卒酬其抱道輔教之志非其自信脩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有必掩卷而三嘆者也嗚呼

師之道譽聲德既其超邁故後世學者或當時在位道贊（闕十）（七）人主師表於天下後世者皆仰而慕之若天雲日星焉故有尋遺風想遐迹瞻頌稱讃不已有若前所記淨因大覺璉禪師將師之不雲謠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骨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吊師之古詩凡百韻者西蜀住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遥慕詩而序贊者若靈源惟清禪師之跋詩二手帖而伸贊之者今皆芟之于此或詳或畧以備研覧而發季世佛學者之志操焉其淨因大覺璉禪師送師之白雲謠者已見前之後序中此不煩録矣

今既以陳令舉所著之記為前叙舊傳一叙不書名不知何人所作或云瑩道温觀其文藻美麗或近似之他輩不能為也而中間叙其為文之所以而不甚泒類不免隨爲葺正之仍舊綴于集末云

禮嵩禪師塔詩　三十一韻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手則然晚世若陵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挍迹者紛紛等狂顛韓子亦儒衣倔強稱時賢憑陵作訴語到死不少悛後世師韓輩亢長猶可憐趨名不自信泛逐工詞言譁然皇祐初飛聲闇嘡闐田衣動成群怒瓔空自懸縮首不暇息兀坐如蹲猿堂堂東山公才大德亦

全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鋋隱然湖海上長
庚橫曉天作書肆豪猛揮斥莫敢前群兒雖
貌敬臆論巳下尊書成謁天子一日萬口傳
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功成還山中笑語
答雲烟我来不及見山水自明鮮入門寂無
帙十　八
聲修竹空滿軒永懷脩然姿骨目聳清堅僮
努豈知此住茲亦弥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址
峯巔再拜不忍去聽此遠澗泉吁嗟末運中
那復斯人焉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
公所守遠柏諸祖肩遲遲哦公詩落日滿晴
川頹持折脚鐺結茅西澗邊歲時薦松檜来
叫掃頹磚
石門　惠洪作
吊明教嵩禪師詩凡一百韻（并引）
建中靖國改元辛巳冬十一月既望余抱
遠公文集自廬嶽而東圖入木錢唐布流
天下乃特詣師故居永安精舍之後嶺端
冢雪霜排榛莽於所藏閣維不壞之五相
舍利小石塔前恭脩香羞茗燭等作禮以
供馬因抽鄙思為五言古詩凡一百韻長
跪端想誠百其心桀若有對遂作南音稽

然以諷之庶不忘其本而聊為攀恭悼之
之誠也禪師平日有詩云異鄉風俗吝不
惡但欲南音来耳邊余逮與滕東西交徵
最為密邇禪師遷寂在於熙寧五年之夏
余纔八歲其實忝師里中之晚生所作南
帙十　九
音不得不尒苟不離正受庶其栽擇焉
覺城否復隍慧日書有食苟無明哲士曷以
救顛仄緬惟東山師降靈自天德申甫寧加
諸奮身若匍匐吾法傾不綱蒼黃莫之測詵
詵排佛徒岩岩侍君側適攖權衡者兼領辭
翰職率意務品藻庶形在埏埴唐書預之修
韓語例增飾竊自比丘軻拒我過楊墨惜彼
迷至言曾之通星極廢道專以人訐惡毀其
力坑焚必有待伐削豈容刻愚俗初易欺聖
主終難惑當時禪講輩動類百千億獨誰敢
枝梧縮手俟徽纆唯師奮然作感憤形諸色
一言塗腦肝萬卷羅胸臆人爵猶蛩遺冥鴻
詎籠得蠢蠢嗟東人遲遲別南國歷楚仍騁
吳百城慕知識義龍雲之天禪虎角而翼誅
茆靈峰西殺簡仙源北著書伽龍猛護法掌

司直正宗序昭穆原教辯離即（謂原作二类維沐皆加訓
而化物也）筆峯迴嵩崒詞海弥渦汲紛葩若輝散
宏纂尚典實匠嫗補穹旻効禹導潸洫動成
幾百卷經世為模則斯文千古推斯義萬夫
特據理從所征屢戰無弗克吾皇遇唐虞
相遭禹稷抱書乃西獻乘時闢凶塞喜覧明
光燄撫念加歎息賞其繁表才爵為天下式
謂嘗獵英雋忽此遺鷙弋小遊三公位高憑
四依軾慧日昏復明禪經亂還緘智林久宜
茂福田廣須植大信過豚魚至仁周動植良
可班諸藏尋即遵所敕（略去五韻）飛章類席卷樹
議冋鏡拭春帙邢補獘樹口拑拱默始知猛
陵翁（即師里名彼多弥猛陵男子故）原笠無遺恨金陽義存
存涇渭情湜湜（略云二韻）既而謂東歸湖山夢還
帙十　十
憶列戸翠可染當窓秀堪織風尚清散為僧
年白駒過執貴秉燭遊鼓缶歌日昊林遠爭
追隨宗雷苦淒惻禪誦心稍隙騷雅興仍亟
道行愈峻卓德馨轉輝赩（略去七韻）宴坐居無何
遺偈見敦飭大梅飅鼠聲匪我相因福（師終偈
云不似大梅老貪随鼯鼠聲云）奄然遂長往休徵難具仂明

發鷲峯下闍維大衂熄五相堅不化鮮柔光
耀瑩燦若金出鉟瑩如玉分玏式旌無妄犯
奉法剛而寒靈山衆咸覩望林加渴醯䠶奇
冠前籍景仰動殊域王公競嗟駭士庶增悃
愊(略去二韻)共收鶴林骨合葬鷲山肋(略去三韻)澗猿
徒自號書魚蠹誰飾僧史半十料工歌全九
罷(略去六韻)致我来吳楚募師自岐嶷獲記楞伽
遊誦味踰繪職(師有遊香溪川撚嶽亦及楞伽山寺記也)哲人既
云殂至道亦將蹐巳乎三十年臨弔徒深尅
妙峯高爲塔梵天廣成國(國武作興)萬物備蒸嘗
五雲爭輔翊乾坤或幾息海山有時泐師其
道與名勃然長髭鬅

南海楞伽山　守端拜題

余研味其詩雖風調氣韻高奥酋勁而
中閒几用事綴韻過于迂僻今略取其
軻十　土
辭意簡雅超邁之句次成七十三韻亦
可見其才志向慕之誠至焉

賛明教大師并叙

始余讀嵩禪師輔教編愛其文落落有奇
偉氣而能發揮釋氏之道以諭夫當世名
儒釋子之不知教本者俾之達性命之奥
見聖賢所以施教敷化之心而不滯於是
非相戰之地(中閒叙製度皆略之)若夫統之有宗而
窮深及微則尚恐二家之學者或未易曉
其邊徼况能究其道而見其全乎及其示
寂後闍維而五物不灰然此雖師之糠粃
而以殁故巳方見信於其徒則其所蘊精
粹要妙而不獲見知於人者多矣嗚呼道
之難傳也若是乎予甚悲之其道雖能化
當世名儒而不能盡化其徒故師殁後其
真風勝軌不甚章章絢㰓於世兹或希世
之才黃鍾之音不按於里耳小器哉予晚
路末學不逮洒掃于庭宇而覘望餘光徒
臨風揮涕有胡不萬年之歎也今採其遺
芳稽首長想系之以賛云

藤山之東紫雲浮空爰有僧龍名配雄嵩自
朓襁褓居仁由孝氷雪其躬律儀是傚遠覽
高翔遊吳暨梁道繼佛祖欲隱彌彰適丁詆
闔謗談四起縱筆成書蓋不得巳既而撲滅
曇花重榮嘉祐之閒獨飛英聲帝澤屢霑公
卿折節咄嗟吾徒反肆鴃舌遂賦歸歟安於
覆盂少林食毒異軌同途小智自賢所在成
市頑然誰儔理固宜尒太阿出匣斬蛟戮螭
用之補履曾不如錐嗒焉云逝遺迹莫繼禀
乎真風永鬬氛翳嗟乎鄙生不克祗承每一
念至氣于膺竟何能爲只益慚怍聊筆清芬
軻十　土
式告来學

龍舒天柱山比丘修靜拜賛

題明教禪師手帖後二首

吾佛大法蓋世出世閒千聖萬靈道德性命
之本源源深本妙非思議可及其應緣揚化
也當必資開士因王臣之力啓物信而潔外
魔開士出蓋視法運之通塞決與世致益不
苟然也藤州明教大師嵩和尚其人歟妙達
玄宗悼極世斛出皇祐至和閒見外黨有致
吾法之瘡痏者則曰予竊菩薩權爲如來使
辯而明之以度彼惑俾歸正趣實所任職矣
於是著書聞奏棠
仁宗皇帝嘉賞勑入經藏班行天下於是魔
雲廓而佛日輝也和尚既建功德於教門其

英聲茂實壯飾其曹稍蘊知識舉知欽慕而
比年法俯下衰人根鄙劣喜剃染之便爭變
形服竄入吾家紛情世塵濫厠僧倫者皆是
見聞恩慼不脫里俗何嘗德勝義之能講慕
哉寶因擇言上人當此時能竦所聞而矜所
軻十　十三
慕其賢於濫厠之流者故可稱也雖久游禪
林服業祖道而於弘教大士知開導耳目起
睎嘆之志也故在京師聞律僧有上世與明
教相厚善者乃訪問之彼為道前事且出此
帖示之擇言若求得之珍妝南來以示余若
有異獲因語之曰汝企其人而重其遺迹以
彼名耶實耶以名則於彼外矣徒可資於談
柄無益乎已以實則明教之至論可考以發
覆致遠者甚多汝宜尋而究之且想彼標致
以自勉激則終有益也矣年月日

又帖

明教大師嵩和尚自稱藤州東山沙門乘夙
悲誓出于皇朝始以天下搢紳先生或未究
我法大道之源而域守所習踈佛敎為夷狄
之法而蔑視之至加毀滅謂無決涅害中國

周孔之道和尚惜彼徇枝而遺根背源而向
派非徒謂脂乎此其學周孔之道也可得謂
能自其明而極其誠由其誠而盡其道以成
天下大本大公包慱無外純全之妙神者耶
由乎不自知所以不知人矣和尚慱極古今
儒釋敎道之本會通聖賢理事論議之跡若
振網張網舉領提毬自分毛斂見者皆明義
貫理融感會神府乃知凡聖人所出之方所
示之言特其教之跡矣使知識之明者由此
自返所以跡所以言者以內照之則靈宇廓
然無內外無彼此豈華夷儒釋之可辯耶乃
著之書號輔教編以開諭縉紳先生之徒奏
之　天子上嘉歎之勑與班行而名卿鉅儒
至如歐陽文忠公諸豪覽其書莫不歎服敬
而禮之復緣淺識講解輩毀其宗門故撰正
軻十　十四
宗記定祖圖以辯其說亦奏上行之既而還
東吳示滅靈迹甚異具如傳記其墻岸法門
啓迪信路雖古高僧之雄者不過爾耳禪人
實智得其遺帖求跋故援毫信手愧不能述
其萬一也靈源叟書

至聖至言囬偏樹正皇天皇覺決淺贖深
大哉善哉福霑諸後重刊所踈續繼斯云

拾遺

宋明教大師鐔津集重刊䟽
夫明教大師乃是大乘菩薩知佛法有難
於是乘大願輪復生世間著書輔教者也昔
宋之鉅儒縉紳先生嘗評其文曰不惟空
宗通亦乃文格高斯言是矣歐陽子云不
意僧中有此郎耶當時排佛之心已廓然
熄滅而無餘矣古今僧伃之為文者多而
未嘗有出其右者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
已自昔兵變已來書板磨滅後之學者無
所見聞為可憂也茲欲重刻吳中所費繁
夥於是綴䟽仰謁群賢同道學者覩茲勝
事得無慨然贊助者乎
軻十　十五
為因緣而出現世間咸宗鷲嶺以文章而黼
黻聖諦惟尚鐔津深窮萬法之原同入三乘
之藏讀之可以開人天之眼目統之可以掃
儒釋之藩籬好書而不好此書孰謂好學明
道而不明斯道豈曰明心欲重刻雲間盃廣

傳于天下致永叔棃明之見名重一時遺
仁宗天縱之資功垂萬古群賢旣遇勝事當
成
洪武甲子春天台松雨齋沙門　原旭　撰
右松雨老和尚爲琦首座製疏重刊宋明教
大師文集於雲門旣以化行閩至二十餘版
泉適琦公疾作不克成其事玆以天全猷首
座懋邪法增盛發堅固志繼其芳猷一日持
此卷過余堅容精舍命題于後余雖不敏覩
此勝因不覺踴躍而喜此集湮没久矣若使
竭力成就大行于世正所謂揭慧日于中天
耀昏衢於叔世者也人全其勉之
永樂三年冬嘉興府僧綱司都綱天寧弘宗
書

重刊鐔津文集後序

學有及物之功文爲載道之器學而不能利
乎物徒學也文而不能衍乎道空文也若夫
推其道發於文章肆其學以援斯人宋明教
嵩禪師其人歟嗟夫吾佛之教法心法也生
靈同而有焉但爲虛妄所蔽不能顯現汨四
生淪六趣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愍之以此心
法隨器而諭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懷
德反生譏毀是則自毀其心非毀其教法也
教中所謂世智辯聰八難之一且不信而毀
又非虛妄所蔽若虛妄所蔽或能了妄即真
不信而毀則自昧其心自昧其心猶種之敗
芽之焦不復有發生之日矣得不尤可愍哉
而明教性禀生知能體佛慈學則必欲援世
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況是時
天下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教諸文
不得不作焉學者總粹號鐔津文集斯文行
世真救世明道之要術也可一日而無哉舊
版湮没人皆痛惜嘉禾天寧首座天全猷公
乃東海慧眼弘辯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梓
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既成請叙其後
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
獲廁名于後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夏四月初吉
浙江杭州府徑山禪寺住持沙門文琇

鐔津文集卷第十九

八識規矩補註序　敦一

八識頌凡八章文畧而義深乃集施頌體製
焉以韻故知義彼而文從此擴充之則唯識
理事無遺矣昔天親慮末學心力減而不永
遂攝瑜伽之文述三十頌精擇而從畧欲人
之易入目曰唯識三十論後護法諸師各出
所見以造釋論而累袟積軸不勝其廣是乃
欲易而反難由是諸師又各摭辭理精粹者
束爲十卷曰成唯識暨奘三藏至自西域輙
翻此論其八識頌實出於斯然而理一而言
有廣畧者皆因人而已盖人之所得者或自
畧或自廣或由畧以至廣由廣及乎畧雖所
入不一而所得未嘗不一也既得之則廣亦
可畧亦可廣畧無以之蕪不以之是皆無適
而不可豈學者之事乎玆爲學者言之且欲
從畧而入之此八識頌不得不作頌既出則
語畧而義深此又不得不加之以註爲註之
人不書其名往往皆抄錄之本故不無三豕
之訛今但義缺字訛者補而正之以自備觀
攬不虞龍華金碧峰圓通常無塵開予輟筆

過含索稿抜行之吁大法垂秋孰不泥於聲
利能存是心庶不負諸大士之心也
正德辛未純陽月普泰書於大興隆官舍

八識規矩補註卷第一
性境現量通三性
此言前五識於三境中唯緣性境三量唯
是現量唯三性俱通也蓋境則有三性境
者性實也即實根塵能所八法而成乃有
體實相分境謂此境自有實種生有實體
用現在實法即所緣唯識也若前五識二
種變中因緣變故唯緣離言自相境故獨
影境假乃分別變緣之三量唯現量尒既
唯現量緣境之時明證衆境故唯緣性境
欸一 二
也此識於善惡無記三性俱通以五識性
非恒一故解見下文量有三謂現比非也心非正見下七但釋現量現謂顯現取境說明故量謂量度別定義故若心心所緣境之時離諸障等顯了分明得境自性名現量也若現偏境量屬心或俱屬心或現屬根量屬心依士持集依主三釋言體有即以無分別智正解心心所為詮也謂現生緣境時離名言種類及邪妄分別名無分別智此智為現量體理門論有四種一前五識二同時意識三諸心心所自證分四一切定心此四皆實證境而無分別也

眼耳身三二地居
此言五識界地也謂欲界飲食睡眠婬欲三也五趣雜居
地色界初禪離生喜樂地以上三禪既無
尋伺識不起也以地法無尋伺染故此句
頌影略鼻舌二識一界一地唯欲界五趣
雜居地以上禪天無段食故段食以香味
觸三法為體段食既無則此二識不生矣
無此食者段食乃禪天所猒故

徧行別境善十一中二大八貪瞋癡
此言五識之心所也以其恒依心起與心
相應繫屬於心具此三義如屬我物故曰
我所乃相應唯識也此前五識於六位心
所唯闕不定言一徧行有五者謂作意者
欸二 三
能警心為性於所緣境引心為業此一法
有二功力一心未起時警令心起二若心
起已引令趣境觸謂令心心所觸境為性
受想思等所依為業受者謂領納違順俱
非境相為性起欲為業又云令心等起歡

感捨相想者能安立自境分齊謂於境取
像為性施設種種名言為業謂要安立境
分齊相方能隨起種種名言思者令心造
作為性於善品等役心為業謂能取境正
因等相驅役自心令造善等謂之徧行者
徧四一切心得行故謂徧三性八識九地
一切時也故立此名別境亦五謂欲勝解
念定慧欲者於所樂境希望為性勤依為
業所樂境有三可忻境所求境所欲觀境
第三解正勝解則於決定境印持為性不
可引轉為業念於曾習境令心明記為性
定依為業定於所觀境令心專注不散為
性智依為業慧於所觀境揀擇為性斷疑
為業以別別緣境而得生故名為別境善
十一者頌曰善謂信慚愧無貪等三根勤
安不放逸行捨及不害唯善心俱名善心
所言信者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
對治不信樂善為業然有三種一信實有
謂於諸法實事理中深信忍故二信有德
謂於三寶真淨德中深信樂故三信有能

謂於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對治不信之心愛樂證修世出世善忍謂勝解乃信因樂欲謂欲即是信果此性澄清能淨心等如水清珠能清濁水慚者依自法力崇重賢善為性對治無慚止息惡行為業自即自身法謂教法言我如是身解如是法敢作諸惡也愧者依世間力輕拒暴惡為性對治無愧止息惡行為業謂世人譏呵名世間力輕拒暴惡者輕有惡者而不親拒惡法業而不作無貪者於有有具無著為性對治貪著作善為業無瞋者於苦苦具無恚為性對治瞋恚作善為業無癡者於諸事理明解為性對治愚癡作善為業勤謂精進於善惡品修斷事中勇捍為性對治懈怠滿善為業輕安者遠離　麁重調暢身心堪任為性對治惛沉轉依為業又曰離重名輕調暢名安有所堪可有所任受令所依身心去麁重得安隱故不放逸者精進三根於所修斷防修為性對治放逸成滿一切世出世

間善事為業蓋此不放逸即上　精進三根上防修功能離上四法非別有體行捨者精進三根令心平等正直無功用住為性對治掉舉靜住為業此行蘊中捨簡非受蘊中捨故此名為令心等義由捨令心離沉掉時初心平等次心正直後無功用此之一法亦即四法蓋能令靜即是四法所令靜即心平等等義不害者於諸有情不為損惱無瞋為性能對治害悲愍為業。伯法是實後三是假言中二大八貪瞋癡者此染心所通二十六種前五識止具十三根本惑六中之三隨惑二十中之十隨惑總二十分小中大三等忿等前十為小隨不與五識相應唯中隨二并大隨八乃屬前五名隨煩惱者乃隨其根本煩惱分位差別等流性故由自類俱起徧染二性徧諸染心此之三義皆具名大具一名中俱無名小言二性者乃不善有覆瑜伽三卷言四性曰善不善有覆無記無覆無記欲界具四無色色界唯二除不善性故忿等十法各別起故闕自類俱起唯是不善闕徧染二性既

闕有覆不偏一切染心故為小隨此十與第六意識相應故此不釋無慚無愧是自類俱起具一名中也無慚者不顧自法輕拒賢善為性能障礙慚生長惡行為業無愧者不顧世間崇重暴惡為性能障於愧生長惡行為業掉舉則令心於境不寂靜為性能障行捨奢摩他為業惛沉則令心於境無堪任為性能障輕安毘鉢舍那為業不信則於實德能不忍樂欲心穢為性能障淨心墮依為業懈怠者於善惡品修斷事中懶惰為性能障精進增染為業放逸則於染淨品不能防修縱蕩為性障不放逸增惡損善所依為業失念則於諸所緣不能明記為性能障正念散亂所依為業蓋失念者心散亂故此失念者有云念一分攝是煩惱相應念故有義癡一分攝瑜伽說此是癡分故癡令失念也有義俱一分攝由前二文影略說故散亂則於諸所緣令心流蕩為性能障正定惡慧所依為業謂散亂者發惡慧故不正知者於所

觀境謬解為性能障正知毀犯為業貪瞋癡者即根本煩惱六中之三也貪則於有有具染著為性能障無貪生苦為業瞋則於苦苦具憎恚為性能障無瞋不安惡行所依為業癡則於諸事理迷暗為性能障無癡一切雜染所依為業餘三注見第六識所以為根本惑者以其能生隨眠故也何非餘俱互相違故

五識同依淨色根

此言五識得名淨色者指勝義而言體非染法唯白淨無記性故五識隨根立名揔具五義曰依發屬助如頌言依者五義之一也若作釋者謂依根之識助根如根等皆依主釋也根發之識依士釋也或云根所發識又為一例

九緣七八好相鄰

此即九緣生識之義九緣者謂空明根境作意分別依染淨依根本依種子也空謂根境相去空隙之空明乃日月燈光之明根乃八識所依之根境謂八識所緣之境作意即徧行五中之作意分別依乃第六識也（前五識以第六為分別依 [illegible]）染淨依乃七識也（[illegible]）根本依者即第八識種子緣者謂親生種子也九緣中種子緣即四緣中親因緣九境緣即四所緣緣九餘七即增上緣等無間緣乃八識王所前後滅生自類無間能引所引力用齊等此頌雖隱畧唯識為之故頌云眼識九緣生耳識唯從八（除明緣也）鼻舌身三七（除空明二緣也）後三（指六七八三識）五三四（指緣而言）若加等無間從頭各增一言五三四者第六識五緣生謂根緣即意境緣即十八界作意緣乃相應遍行五中之一也根本緣即賴耶種子緣乃第六識親生種子也七識三緣者種子緣即第七識親生種子作意緣見上注根緣境緣俱第八識故曰依彼轉緣彼者也第八四緣生者謂根緣即末那境緣即種子根身器界作意緣即五所中之一也種子緣乃第八識親生種子也等無間緣者乃各識前念已滅即開闢處所引後念令生中間無隔者也八識若加此緣眼有十乃至第八具五何故諸識藉緣方生以有為法伏因托緣闕則不生故緣多而斷少而恒也此頌影畧後三故三不言具緣也

合三離二觀塵世

此言眼耳二識離中取境鼻舌身三合中取境觀目能緣見分即眼等五識及諸心所塵世即所緣相分乃色等五塵也或謂眼耳二識既離中取境則境在心外何謂唯識況小乘等皆言心外實有諸法若是則不獨乖唯識之宗又豈不符合彼小乘外宗耶然頌言離者指根境而言蓋第八自證分變而為見相二分見乃諸心心所法相乃根身器界之法此頌眼耳二識取

離根之境何嘗離於能變自證之體耶若以知處不知處異壞根不壞根別則境之離根合根可見矣故云以根照境說離合以心緣境談唯識離取用勝故立遍也

愚者難分識與根

此言小乘愚法聲聞不知根之與識各有種子現行以為根識互生也根之種現但能導識之種現謂根為生識之緣則可謂生識則不可以識自有能生之種子故以其未除所知障於法不了乃智淺心麤由是不信大乘唯識教也此注言根識之種現各別恐初學尚疑試更言之蓋根乃色法即第八之相分識乃心法即第八之見分此色心不同也根雖屬色以其為第八親相分故獨具八之執受二義執又有攝持二義以第八攝為自體（同是無記）持令不散受亦有領覺二義領以為境令生覺受非外六塵無情之物可比故第八與五根同是無記性五識心法三性皆具此根識之性不同也又根能照境識能緣境此根識之用不同也大抵根無分別前五識雖有隨念分別而無計度分別故常混淆而難辨故佛為愚心者開心說蘊愚色者開色說處俱愚者俱開說界始華嚴至楞嚴演此三科不知幾百千過而阿難尚以心知眼見為言故佛以門能見否詰之意謂心以根而見猶人以燈見物也以此言之則根識之難分可知矣

變相觀空唯後得

此前五了俗見空變謂變帶相謂相分觀目能緣見分空目所緣真如唯後得者揀非根本智以唯依色根故後得智不親緣真如者以有分別智故不能親緣無分別理籌度起故此空即實性唯識

果中猶自不詮真

謂無漏五識在佛果位中尚不能親緣真如以其根本智依心根故親緣真如後得依色根有分別故所以不能親緣真如謂之後得者根本而後生前五既無根本何有後得是彼類故同達事故此句須破異師計也以安慧宗中前五因中既成無漏變相緣如以見相二分是遍計性自證分是依他起性至佛果位自證分親緣真如以無相見遍計性故所以護法師以此句破也

圓明初發成無漏三類分身息苦輪

此言前五識因窮得果則相應心品即成成所作智現三類身止息眾生苦輪也謂佛位中第八識轉為無漏白淨識已而相應心所即成大圓鏡智歘然現前故云初發則前五識即成無漏故云成無漏也三類分身者以五識之心所即成成所作智現三類身也三類身者乃法報化三身之中化身尒此化身所被之機優劣不一故能被之化身復有三也千丈大化身被大乘四加行菩薩小化丈六身被大乘三資糧位菩薩與二乘凡夫隨類化三乘普被六趣皆霑或曰前五識成無漏相應心品現身益物何以先言第八成無漏耶以圓明初發乃第八相應心品圓鏡智尒蓋前

五根即第八識所變相分能變本識既成無漏所變五根即成無漏能發五根既成無漏則所發五識遂成無漏也或曰既言轉八識以成四智何以却言相應心品耶曰唯識第十云此四品摠攝佛地一切有為功德皆盡此轉有漏八七六五識相應品如次而得智雖非識而依識轉識為主故說識轉得又有漏位智劣識強無漏位中智強識劣為劝有情依智捨識故說轉八識而得此四智下凡言轉識者准此

三性三量通三境

此言第六識於三性三量三境俱通以通字貫於上下言三性者善則順益義順於正理益於自他不善則違損義違於正理損於自他無記者無不也記記別於善惡品不可記別故此以順違損益之義解三性也又云順益二世名善性違損二世名不善性於愛非愛果不可記別名無記性謂自體及果俱可愛樂名善性不善反上無愛非愛不可記別名無記也此又約三世漏無漏以解三性言三量者現量解現上文今但解比非二量比量者度境無謬非量者情有理無蓋比度不著也以第六識有五種一定中獨頭意識緣定境定境有理事事又有極畧極逈色及定自在所生法處諸色二散位獨頭緣受所引色及徧計所起諸法處色如緣空花鏡像彩畫所生者並法處所攝也三夢中獨頭緣夢中境四明了意識與前五識同緣五塵五亂意識即散意識於五根中狂亂而起如患熱病青為黃見非是眼識是此意也定中意識唯現量獨頭散意識比非二量夢中并亂二識皆非量也明了意識通三量現多比非少也現量見上文兹正解比非二量先釋名若獨散意識度境無謬故名比量比度不著謂之非量謂量者即能緣之心體若心心所緣境為因比度生者總名比量若比為境量為心所比之量依士釋若俱為心能比即量持業釋也非量皆非不也邪謬之與名若心心所緣境三時不獨境知而邪謬生解者名為非量非即量持業釋也次釋體者比量即有分別智正解心心所為體非量者即以邪妄謬解心心所為體也言三境者性境已解見上文今因釋影質二境故重解其義性境者即實根塵八法所成及實定果色皆自有實種生乃前五及第八現量第六所緣諸實色境不帶名言無籌度心名為性境及根本智緣如亦是此境以無分別任運轉故此有其二第一類性境者即前所言者第二類都無前義只約相分從質義邊說為性境由假說故名第二類帶質境亦二真帶質者以心緣心中間相分從兩頭生連帶生起名真帶質似帶質者以心緣色中間相分唯從見分一頭生起變帶生起名似帶質也獨影亦二言無質獨影者即第六緣空花兔角及過未等所變相分其相分與第六同種生無空花等質有質獨影者即第六緣五根種現是皆托質起其相分亦與見分同種生亦名獨影境為所緣識為能緣各有其體性境之體見上註文能緣者除末那識餘七皆用自心心所為體獨影境以第六見分所變假相分為體能緣即自心心所為體帶質境即變起中間假相分為

體能緣者唯六七二識心心所爲體此言六通三境者五俱意識不作解時得境自相是爲性境緣心心所乃帶質境緣無體法是獨影境此約有漏位中言之若無漏位八識皆緣三境以通緣假實故頌曰

性境不隨心　獨影唯從見
帶質通情本　性種等隨應

有云第六有五種除亂意識夢中意識唯緣獨影餘三皆緣三境謂明了意識與前五緣實五塵率爾心中是性境若以後念緣五塵上方圓長短等以色即有質獨影亦名似帶質散位獨頭意識亦通三境已是獨影通緣三世有質無質法故若緣自身現行心心所時是帶質境者緣自身五根及緣他人心心所是獨影境亦名以帶質又仍頭意識初剎那緣五塵少分色亦名性境定中意識亦通緣三境謂通緣二世有質無質法故是獨影境又能緣自身現行心心所故是帶質境又七也已前有緣定位亦能引起五識緣五塵等即是性境也

三界輪時易可知

敎一　十四

三界見上文輪謂輪轉言第六識於三界往來易知以行相顯勝故動身發語獨爲㝡也

相應心所五十一

此八識中唯此第六心所俱全五不違故其徧行別境善所幷根惑三隨惑中大共十觧見上文唯根惑慢疑惡見三幷小隨十不定四共十七法此方釋義言慢者恃已於他高舉爲性能障不慢生苦爲業蓋有慢於德有德心不謙下由此生死輪轉無窮受諸苦故疑者於諸諦理猶豫爲性能障不疑善品爲業蓋猶豫者善不生故惡見者於諸諦理顛倒推度染慧爲性能障善見招苦爲業蓋惡見者多受苦故此見揔有五謂身邊邪見戒也言小隨忿者謂依對現前不饒益境憤發爲性能障不忿執仗爲業仗謂器仗懷忿者多發暴惡身表業故言恨者由忿爲先懷惡不捨結寃爲性能障不恨熱惱爲業蓋結恨者不能含忍恒熱惱故忿恨俱嗔一分也覆者於自作罪恐失利譽隱藏爲性能障不覆悔惱爲業謂覆罪者後必悔惱不安隱故貪癡二分也惱者由忿恨爲先追觸暴惡根戾爲性能障不惱蛆螫爲業亦嗔分也嫉者殉自名利不耐他榮妬忌爲性能

敎一　十五

障不嫉憂慼爲業謂嫉者聞見他榮深懷憂慼不安隱故亦是嗔分言慳者躭著法財不能惠捨秘悋爲性能障不慳鄙畜爲業謂慳悋者心多鄙澀畜積財法不能捨故此屬貪分誑者爲獲利譽矯現有德詭詐爲性能障不誑邪命爲業謂矯誑者心懷異謀名現不實邪命事故此貪癡分諂者爲罔他故矯設異儀諂曲爲性能障不諂教誨爲業謂諂曲者爲罔冐他曲順時宜矯設方便以取他意或藏已失不任師友正教誨故亦貪癡分害者於諸有情心無悲愍損惱爲性能障不害逼惱爲業謂有害者逼惱他故嗔一分揔言憍者於自盛事深生染著醉傲爲性能障不憍染依爲業蓋憍醉者生長一切雜染法故此貪分也謂不憍者即無貪也隨惑二十則忿等十法并失念不正知放逸三法乃根本家差別分位餘七即等流性也言不定四者頌云不定謂悔眠尋伺二各二此不同前五位心所定遍八識三性界地此之四法

皆不定故瑜伽復以四一切辨五差別云
遍行具四別境唯有初二一切善唯有一
謂一切地染四皆無不定唯一謂一切性
言悔者長行屬云悔謂惡作盖惡作是因
悔是其體以體即用故論云悔謂惡作乃
因果之義也謂惡所作業追悔爲性障止
爲業奢摩他能止住心故名爲止眠者令
身不自在心極暗昧輕畧爲性障觀爲業
謂毘鉢舍那攝境從心名之爲觀取體即
慧也此眠能令身心等者其無心眠如何
能令謂從有心眠其實無心不名睡眠盖
眠是心所有能令用彼既無體豈有令用
故不名眠尋者尋求令心忽遽於意言境
麤轉爲性伺謂伺察令心忽遽於意言境
細轉爲性二法業用俱以安不安身心分
位所依爲業言意言境者意所取境多依
名言故云意言境此二並用思慧一分爲
體若令心安即是思分令心不安即是慧
分蓋思者徐而細故慧者急而麤故若然
則令安則用思無慧不安則用慧無思何

云並用通照大師釋有兼正若正用思急
慧隨思能令心安若正用慧徐思隨慧亦
令不安　是說不違並用此相應之義有
五謂時依行緣事也王所同時起同所依
相見分行相各同同一所緣同一體事故
得相應也

善惡臨時別配之

此言第六識遇善境時與善心所相應遇
不善無記境時與不善無記心所相應故
曰別配之據理談情思之可悉

性界受三恒轉易

言此第六識於三性三界并五受恒常轉
變改易也以行相易脫故唯受有五種論
說不一謂七八二識唯是捨受前五轉識
苦樂二受第六意識二師說異若意地有
苦師言第六通具五受若意地無苦師言
第六唯憂喜捨三受若約極苦極樂其苦
樂之觸豈有不侵心者哉若無間之苦三
禪之樂孰能忘其逆順之境蓋逼悅於身
名苦樂受逼悅心者名憂喜受不逼不悅
者名捨受以理言之意地有苦師盡其義
也

根隨信等總相連

等者等餘遍行別境及不定也謂此識與
染淨諸法亦相連性界受等隨識轉易也

動身發語獨爲最

此言第六識有情動身發語時於八識中
行相最勝故成業論云由外發身語表内
心所思譬如潛淵魚鼓波而自表此識俱
思而有三種謂審慮思決定思動發勝思
餘識所無故最勝也

引滿能招業力牽

此言第六識獨能造引滿二業此業能招
總別二果以業勝力能牽引故名爲引業
圓總果故名爲滿業如畫者師資作模填
彩義可知矣故論云一業引一果多業能
圓滿業招於果而有四種謂一業引一果
一業引多果多業引一果多業引多果此
第六能造業招果前五一分善惡亦能造
七八二識皆不能造業無記性故若論八

識招業成果唯是第八前六一分若非業招唯是第七前六亦一分善不善性故所言總報者乃善惡趣一報之主名別報者壽夭貴賤好醜等是上有漏下乃無漏

發起初心歡喜地

此第六識於初地初心轉成無漏以分別二障無故問三世斷何若斷現惑智不俱過去已滅未來不生為斷於何曰但約智起惑除令未來惑體不續生名之為斷

八識規矩補註卷第一

敦一

八識規矩補註卷第二　敦二

俱生猶自現纏眠

纏曰現行眠目種子謂此識於初地初心猶有俱生煩惱所知種現以未純無漏故又非恒在雙空觀故

敦一

遠行地後純無漏

遠行乃第七地也此識於七地已前漏無漏間雜而生以未常在觀門故至此地後而純無漏以俱生二障永不現行恒在觀門故生空乃恒法空猶間又云十地中前五地有相觀多無相觀少第六地有相觀少無相觀多至七地中純無相觀也

觀察圓明照大千

謂此第六識於初歡喜初心雖無分別二障轉成無漏俱生障在歷離垢發光焰慧難勝現前至此遠行則俱生障永伏不起無漏淨識而恒生起相應心所亦轉為妙觀察智而恒圓明普照大千之界非該一界而智功普故　已上第六識畢下乃七識也

帶質有覆通情本

此言第七於三性中唯無記性於四性中乃有覆無記此四欲界全具上二界唯三除下善故覆者謂染法障聖道故又能蔽心令不淨故此非善惡故名無記以性非順益違損故恒與四惑俱故云有覆四惑者謂我癡謂無明愚於我相迷無我理故名我癡也我見謂我執於非我法妄計為我故名我見也我慢謂倨傲恃所執我令心高舉故名我慢也我愛謂我貪於所執我深生耽著故名我愛也此識於三境中唯緣帶質以心緣心故解見上文上心字目見分下心字目本質謂此相分帶本質生故名帶質或曰此相分亦帶見生何不云帶情境耶為濫獨影是故不爾

隨緣執我量為非

此第七識隨所緣第八見分執之為我執著封著義以此識唯具俱生我法二執任運起故非是分別我法二執何則以非強思計度起故於三量中唯是非量不稱境知恒謬度故故為非量也

敦二

八大遍行別境慧貪癡我見慢相隨

此言第七之心所法也謂此識緣境之時與大隨八徧行五別境五中之慧根本煩

惱之貪癡見慢四法總十八所也何非餘俱互相違故何則謂欲者希望未遂合事此識任運緣遂合境無所希望故無有欲勝解則印持曾未定境此識無始恒緣定事經所印持故無勝解念唯記憶曾所習事此識恒緣現所受境無所記憶故無有念定唯繫心專注一境此識任運剎那別緣既不專一故無有定慧即我見五十一心所別開故此識我見并慧無具善是淨故非此識俱根隨雖總二十六法既與我見俱故由見審決疑無容起愛著我故瞋不得生故唯四惑俱忿等十隨行相麁動此識審細故非彼俱中隨二者唯是不善此無記故非彼相應有云此識不與大隨相應若無惛沉應不定有無堪任性掉舉若無應無囂動便如善等非染汙位若染心中無散亂者應非流蕩非染汙心若無失念不正知者如何能起煩惱現前故染汙意決定皆與八隨相應而生四不定者惡作追悔先所作業此識任運恒緣現境非先業故無惡作睡眠必依身心重昧外衆緣力有時暫起此識無始一類內執不假外緣故彼非有尋伺俱依外門而轉淺深推度麁細發言此識唯依內門而轉一類執我故非彼俱故曰互相違故也

敎二 三

恒審思量我相隨

謂此識恒常審推思察量度第八見分為我故云爾也恒之與審於八識中四句分別一恒而非審謂第八識不執我無間斷故二審而非恒謂第六識以執我間斷故三亦恒亦審謂第七識執我無斷故四非恒非審謂前五識不執我故故護法菩薩云五八無法亦無人六七二識甚均平是也

有情日夜鎮昏迷

此識恒執我故則有情恒處生死長夜而不自覺以與四惑八大常俱起故

四惑八大相應起

此句頌解釋上句義也四惑即根本煩惱并隨惑但見上注大抵根本非依他起隨惑依他起也

六轉呼為染淨依

謂第六識呼此第七為染淨依也蓋由此識有漏內常執我故令第六識念念而成於染由此識無漏恒思無我故令第六識念念而成於淨是以第六成染成淨皆由第七也

敎二 四

極喜初心平等性 上有漏下無漏

謂此識於初地初心既轉成無漏則相應心品轉智亦成無漏由第六識入雙空觀故謂第六入生空觀故礙此第七我執不生法執猶恒故論云單執末那居種位平等性智不現前謂由第六入生法二空觀故礙此第七我法二執不起故論云雙執末那歸種位平等性智方現前謂第七識無力斷惑與執全仗第六識也故頌云分別二障極喜無六七俱生地地除第七修道除種現金剛道後總皆無故第七成於無漏皆由第六以斷惑證理勝故

無功用行我恒摧

謂此識於第八地已前法執猶恒我執間斷由第六不恒在雙空觀故至此不動地則我執永伏法執間起由第六恒在生空觀故何非斷種不障因故取下品故任運起故體微細故唯有覆故

如來現起他受用十地菩薩所被機

謂此無漏第七識相應平等性智佛果位中現十種他受用身即能被之佛十地菩薩乃所被之機也此據增勝而言稱實四智皆能現也

性唯無覆五遍行

此言第八識因中於三性則唯無覆無記性以不與煩惱俱故平等無違拒故是所熏故此識緣境之時相應心所唯遍行五餘互違故何則無記性非善非惡非善則善所不與相應非惡則惡所亦不與之相應所以互相違也

界地隨他業力生

此識隨善惡業於三界九地五趣之中所感真異熟果故為總報主故趣生體也何偏為體具四義故謂實有恒偏無雜業所感果也故八識之中唯第八識全業招前六一分業招第七全非業招前六亦一分非業招善不善性也謂無記之法如彼乾土不能相握自成一聚故須直用善惡業力如用水膠等和彼乾土無記之法令成器聚若善惡法如木石等自成器聚不假他力故非業招頌云業力生者此也

二乘不了因迷執

謂此第八極微細故所以二乘愚法聲聞不信有此第八識唯以前六識等受熏持種為彼智淺心麁而迷執者也

由此能興論主諍

因小乘不了有此識故所以大乘論主引其三經四頌五教十理證有此識若阿毘達摩經解深密經并楞伽經此大乘三經是不共許若大衆部阿笈摩經上座部分別論化地部說一切有部增壹經此小乘四是共許故十證頌曰持種異熟心趣生有受識生死緣依食滅定心染淨此頌具合十義若大乘阿毘達摩經云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此頌第八識自性微細故以作用而顯示之初半顯第八識為因緣用後半與流轉還滅作依持用蓋界是因義即種子識無始時來展轉相續親生諸法故依是緣義即執持識無始時來與一切法為依止故謂能執持諸種子故與現行法為所依止此證持種心也由此有諸趣者由有此第八識故執持一切順流轉法令諸有情流轉生死雖惑業法皆是流轉而趣是果勝故偏說或諸趣言通其能所此與流轉作依持用也及涅槃證得者謂由有此識故執持一切順還滅法令脩行者證得涅槃此則但說能證得道涅槃不依此識有故或說所證是脩行者正所求故或此雙說俱是還滅品類攝故後半頌言雖無漏法亦依此第八而顯彼經復說頌云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勝者我開示謂此本識具諸種子故能攝藏

諸雜染法依斯建立阿賴耶名此識從無始来至不動地無我執時名阿賴耶沓爲藏識故從功能立名也解深密經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阿陀那唐言執持即第八識以能持種子根身并器界始生之義此識以能執持諸法種子令不散失及能執受色根依處亦能執取結生相續具此三義故立斯名無性不能窮底故言甚深趣寂不能通達故言甚細乃一切法真實種子緣擊便生轉識波浪恒無間斷故云如暴流恐彼凡愚於此分別執著墮諸惡趣障生聖道故我世尊不爲開演唯大乘菩薩乃爲開示此頌亦證持種之義非前六轉識有此義焉又入楞伽經云如海遇順風起種種波浪現前作用轉無有間斷時此喻藏識海亦然境界風所擊恒起諸識浪現前作用轉法也此頌第八非轉識有此義也既言藏識海又云恒起諸識浪豈前六生滅之識得與於是哉此上所

引乃大乘四頌總釋十證頌持種心義又大衆部阿笈摩中密意說此名根本識是轉識所依止故又上座部經分別論俱密意說此名有分識有乃三有分乃因義唯此第八恒遍三界爲三有因又化地部說

敎二　八

窮生死蘊蓋離此第八無別蘊法窮生死際無間斷時又說一切有部增壹經亦密說名阿賴耶謂愛阿賴耶等由彼說阿賴耶名定此第八識上引小乘四敎宛然有此第八何以堅執唯前六識耶又契經說雜染清淨諸法種子之所集起故名爲心若無此識彼持種心不應有故謂諸轉識在滅定等有間斷故根境作意善等類別易脫起故不堅住故非可熏習不能持種唯此第八一類恒無間斷如苣勝等堅住可熏當彼契經所說心義此亦證第八名心符合十證頌初句之持種心也又云有異熟心善惡業感若無此識彼異熟心不應有故唯真義熟心酬牽引業遍而無斷彼異熟心即第八識此心字通於持種異

熟四字之義也此上已釋十證頌初句之義又云有情流轉五趣四生若無此第八彼趣生體不應有故謂要實有恒遍無雜具此四義方可立正實趣生若前五識業所感者不遍趣生以無色界中全無此故

敎二　九

意識業感雖遍趣生而不恒有唯異熟心及彼心所具四義故是正趣生此心及所離第八識理不得成此釋趣生二字以證第八爲趣生體也又契經說有色根身是有執受若無此識彼能執受不應有故此能執受心唯異熟心眼等轉識無如是義又契經說壽煖識三更互依持得相續住若無此識能持壽煖令久住識不應有故謂轉識有間有轉如聲風等無恒持用不可立爲持壽暖識故唯異熟有恒持用故可立爲持壽煖識此釋識字之義通上衆義以釋次句趣生有受識也此下釋生死緣依食之句契經云諸有情類受生命終必住散心非無心定若無此識生死時心不應有故謂生死時身心惛昧如睡無夢

極悶絶時明了意識必不現前六種轉識行相所縁必不可知是散有心名生死心亦有餘部執生死位别有一類微細意識行相所縁俱不可了應知即是此第八識又将死時由善惡業下上身分冷處漸起

若無此識彼事不成轉識不能執受身故此證生死時心即第八也又説識縁名色名色縁識如是二法展轉相依譬如束蘆住時而轉若無此識彼識自體不應有故又諸轉識有間轉故無力恒時執持名色

恒與名色爲縁故彼識言顯是第八此釋縁字也又契經説一切有情皆依食住若無此識彼識食體不應有故由此定知異諸轉識有異熟識一類恒遍執持身命令不壞斷世尊依此故作是言一切有情皆

證二

依食住故知唯異熟識是勝食性彼識即是第八識也此釋依食二字已上釋第三句生死縁依食竟又契經説住滅定者身語心行無不皆滅而壽煖猶在根不變壞識不離身若無此識住滅定者不離身識

十

不應有故謂眼等識行相麤動於所縁境起必勞慮猒患彼故暫求止息漸次伏除至都盡位依此位立住滅定者故此定中彼識皆滅若不許有微細一類恒遍執持壽煖等識在依何而説識不離身若全無

識應同瓦礫乃非情爾由斯理趣住滅定者决定有識無想等位類此應知此釋滅定心三字之義又契經説心雜染故有情雜染心清淨故有情清淨若無此識彼染淨心不應有故謂染淨法以心爲本因心

而生依心而住此釋心染淨三字蓋心字兼上下而言此畧引成唯識論文欲義理詳明請閲第三第四卷論文又云若證有此識理趣無邊觀此言豈特十義而矣喻伽論亦有八義證有此識恐繁不引已上

證二

十一

引釋十證頌訖此護法論主因小乘不信此第八識故諄諄曉喻及覆辨論故頌云由此能興論主爭是也

浩浩三藏不可窮

浩浩者深廣之義三藏者謂能所執也蓋持種義邊名爲能藏受熏義邊名所藏七執爲我名爲執藏故頌云諸法於識藏識於法亦爾更互爲果性亦常爲因性此頌意言阿賴耶識與諸轉識於一切時展轉相生互爲因果攝大乘論説阿賴耶識與

雜染法互爲因縁引此以謂此第八識具三藏義體用深廣凡小所以不達也又解深密經云阿陀耶識甚深細已見上文注引此頌證執持之名義以見凡愚不達所以也

淵深七浪境爲風

此言第八現識如水八識現種如波境等四縁如風若四縁之風恒擊第八現水則常起八識種現之波喻中多風至多波生少風至少浪起法中多〻縁多識生少縁少識起故楞伽云如海遇順風等已見上文

受熏持種根身器

此第八識能受前七識熏能持諸法漏無漏種以此識爲總報主所以持種具四義故所以受熏謂一堅住性二無記性三可

熏性四與能熏和合言堅住者從無始之始究竟之終一類相續故然則第七亦爾何非所熏以第二義揀之要是無記猶如苣勝性非香臭熏以香即香以臭即臭若香臭之物雖熏以香臭縱經日久卒莫能變其氣味也此第七既有覆性故非所熏八俱五所具前二義應爲所熏以第三可熏義揀之謂可熏者自在之義所非自在豈嘗所熏然而他人第八具此三義應受熏否以第四義揀之曰要與能熏和合故謂能與所時處皆同方爲和合他八與已殊不相干若已之能熏熏他第八何異已食而責飽於人耶所以第八具此四義獨得受熏也此頌第八受熏影顯前七識即爲能熏故以前七頌中隱畧能熏語故能熏四義者一有生滅二有勝用三有增減四與所熏和合謂生滅者有能生長之作用故是能熏然無記色心皆有生滅亦皆能熏以第二義揀之要有勝用以善惡有覆強勝之力名爲勝用然則佛位法既是強勝何非能熏以第三義故蓋增減乃損益之義佛無損益故非能熏蓋應剛則剛合柔即柔能成辦事是爲損益然自身前七具上三義能熏他否謂有第四義要與所熏和合故是前七王所皆能熏除無記性善惡皆具故所熏唯王心所不預焉所若受熏大過失生不應齊責種子根身器界即第八所緣之境又持種故所以受熏也

去後來先作主公

此識是總報主故有情投胎時最先命終時居後也依憑經（卽雜藏經）實論（卽瑜伽顯揚論）畧辦此識捨出之處總括經論頌曰善業從下冷惡業從上冷二皆至於心一處同時捨（二論之義）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脚板出（經義）謂經論異者經驗六趣差別論明善惡兩途蓋六趣亦不出善惡也即前生死心也

不動地前纔捨藏

謂此識從有漏因至無漏果畧有三位謂我愛執藏位二善惡業果位三相續執持位初從無始至不動地名阿賴耶此云藏次一從無始至解脫道名毘播迦此云異熟蓋具變異而熟異時而熟異類而熟故名異熟後佛果位盡未來際名無垢識初阿賴者有情執爲自內我故異熟者是善惡所引果故持無漏種現無間斷故謂此本識初至此地捨藏識名過失重故有情不執爲自內我故

金剛道後異熟空

謂二障種習有漏種現皆永斷捨故捨此名因并劣無漏亦皆捨盡

大圓無垢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刹中

此識至佛果位轉成上品無漏淨體號無垢識與相應大圓鏡智同發起時普照十方圓明法界也契經云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通揀四智謂平等性智妙觀察智各有三品見道下品脩道中品究竟上品故因中轉也大圓鏡智成所作智各唯上品故於果中轉

也故頌云六七二識因中轉前五第八果
中圓

唯識宗八識規矩補註終

六離合釋法式

西方釋名有其六種一依主二持業三有財四相違五帶數六隣近以此六種有離合故一一具二若單一字名即非六釋以不得成離合相故初依主者謂所依爲主如說眼識識依眼起即眼之識故名眼識舉眼之主以表於識亦名依士釋此即分取他名如名色識如子取父名名爲依主父取子名即名依士所依劣故言離合相者離謂眼者是根識者了別合謂此二合名眼識餘五離合準此應知言持業者如

敎二　十五

說藏識識者是體藏是業用用能顯體能持業藏即識故名爲藏識故言持業亦名同依釋藏取含藏用識取了別用此二同一所依故云同依也言有財者謂從所有以得其名一如佛陀此云覺者即有覺之者名爲覺者此即分取他名二如俱舍非對法藏對法藏者是本論名爲依根本對法藏造故此亦名爲對法藏論此全取他名亦名有財釋言相違者如說眼及耳等各別所詮皆自爲主不相隨順故曰相違爲有及與二言非前二識義通帶數有財言帶數者以數顯義通於三識如五蘊二諦等五即是蘊二即是諦此用自爲名即持業帶數如眼等六識取自他爲名即依主帶數如說五逆爲五無間無間是果即因談果此全取他名即有財帶數言隣近者從近爲名如四念住以慧爲體以慧近念故名念住既是隣近不同自爲名無持業義通餘二釋一依主隣近如有人近長安住有人問言爲何處住荅云長安住此人非長安以近長安故云長安住以分取他名復是依主隣近二有財隣近如問何處人荅云長安以全取他處以標人名即是有財以近長安復名隣近頌曰用自及用他自他用俱非通二通三種如是六種釋

八識規矩補註卷第二

敎二　十六

大乘百法明門論科 分二
- 初題目 二
  - 初所造論題 大乘
  - 後能造論人 天親
- 後本文 二
  - 初承聖言以標宗
  - 後設問答以明宗 二
    - 初舉百法無我合問
    - 後列前後分答二問 二
      - 初摠標
        - 初標
      - 後別明 二
        - 次釋
      - 先答百法 二
        - 初畧舉五位該百法 二
        - 後重舉五位詳列百法 分五
          - 一心法 二
            - 一標章 第一
            - 二別列 二
              - 初前轉識 一
              - 次七識 七
              - 後識 八
              - 後結
          - 二心所有法 二
            - 初摠標章門 第二
              - 初標章 遍
            - 後別標列 六
              - 一遍行 二
                - 初標章
                - 後列名 作
              - 二別境 二
                - 初標章
                - 後列名 欲
              - 三善所 二
                - 初標章
                - 後列名 信
              - 四根本惑 二
                - 初標章
                - 後列名 貪
              - 五隨惑 二
                - 初標章
                - 後列名 忿
              - 六不定 二
                - 初標章
                - 後列名 睡
          - 三色法 二
            - 初標章 第三
            - 後列名 眼
          - 四不相應行法 二
            - 初標章 第四
            - 後列名 得
          - 五無為法 二
            - 初標章 第五
            - 後列名 虛
      - 後答無我 二
        - 初標 總
        - 二列 二
          - 初人無我 補
          - 二法無我 二法

敦三

大乘百法明門論

大乘百法明門論　本地分中畧錄名數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增修慈恩法師疏

大者揀小為義乘者運載得名百數也法謂世出世之法故心法八心所五十有一色乃十一不相應二十有四無為法六故為大乘百法也明乃菩薩無漏之慧以能破暗故門以開通無壅滯為言論乃揀擇性相教誡學徒之稱本地分中者乃瑜伽論五分之一畧錄名數者於六百六十法中提網挈領取此百法名件數目此論主急於為人而欲學者知要也又會六釋云大乘者是能詮教唯聲名句文四法故劣百法乃所詮事理通一百法故勝將勝就劣以劣顯勝云大乘之百法依士釋也又百法是所緣乃舉全數故勝明是能緣

敦三　二

之慧即別境五中之一法爾故劣將劣就勝以勝顯劣云百法之明依主釋也又明是能緣即別境中慧故劣門是所緣通舉百法故勝將勝就劣以劣顯勝云明之門依士釋也又門是所詮事理乃通指百法故勝論是能詮教唯聲名句文故劣將劣就勝以勝顯劣云門之論依主釋也又論為體乃聲名句文門為用於論上有不壅滯之功能以體就用攝用歸體云門即論持業釋也又論乃體則取聲名句文四法大乘為用此論體上有揀小運載二義故云大乘以體就用攝用歸體云大乘即論持業釋也又大乘通教理行果是所詮故勝論是能詮唯教故劣將劣就勝以勝顯劣云大乘之論依主釋也又大等六字是所詮故勝論是能詮唯教故劣將劣就勝以勝顯劣云大乘百法明門之論依主釋也亦可說帶數依主又大乘等五字通一百法屬所詮故勝門論二字乃能詮故劣將劣就勝以勝顯劣云大乘百法明之門論依主釋也

敦三　三

亦釋教依主釋也又大乘是能詮教體門論是用此教體上有妙旨悟入之義門決擇性相教誡學徒斷惡生善之功用故名論將體就用攝用歸體云大乘即門論持業釋也　作十釋竟

天親菩薩造

北天竺富婁沙富羅此云丈夫國有國師婆羅門姓嬌尸迦生三子同名婆藪盤豆此云天親乃帝釋之弟毘搜紐天王之後雖同一名復有別號長曰阿僧迦此云無著乃菩薩根性季子別名比隣持跋婆此云母兒蓋比隣持此云母跋婆云子亦云兒中子博學多聞遍通墳籍神才儁朗戒行清白無與儔匹兄弟皆兼別號故法師但名婆藪盤豆不相濫也依瑜伽論廣造諸論以釋大乘發揮非空非有中道之教

詳於舊藏經中有西婆藪盤豆傳

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　如世尊言原為佛說乃論主推尊法有所自一切法等者揔標百法及二無我以為宗旨乃一論之綱領也若究所宗揔一代聖教淺深為次分而為八一我法俱有宗此宗攝二十部五部之義謂犢子部法上部賢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或亦取經部根本一分之義二法有我無宗攝三部全謂一切有部雪山部多聞部更兼化地部末計一分之義　四　三法無去來宗攝七全部謂大衆部鷄胤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法藏部

飲光部兼取化地部根本一分之義四
通假實宗攝說假部分末經部一分之義

此上唯為小乘五俗妄真實宗即說出世部六諸法但名宗即一說部此二通於大小乘七勝義俱空宗八應理圓實宗後二唯大此論旨趣即第八宗於深密三時乃第三時也言三時者初四阿含言有第二時八部般若言空第三時即解深密經空有雙彰中道教也

何等一切法云何為無我　問有五種謂利樂有情問不解問愚痴問試驗問輕觸問此即利樂有情問也

一切法者畧有五種　此揔標諸法也稱理言之實有無量以衆生性欲無量是以瑜伽始五識身歷至法界六百六十等法今言五位百法豈非要畧乎故云畧有五種自此至真如無為揔答初問

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應行法五者無為法　心法者揔有六義一集起名心　屬第八集諸種子起現行故二積集名心屬前七轉識能熏積集諸法種故或集起屬前七轉現行共集熏起種故或積集名心屬於第八含藏積集諸法種故三緣慮名心俱能緣慮自分境故四或名識了別義故五或名意等無間故六或第八名心第七名意前六名識斯皆心分也言心所有法者具三義故一恒依心起二與心相應三繫屬於心具此三義名為心所故要心為依方得起故觸等恒與心相應故既云與心相應蓋心不與心自相應故心非心所故他性相應非自性故相應之義有四謂時依所緣及事皆同乃相應也觸等看與何心生時便皆

彼心之觸等故如次為三義也色法者識之所依所緣乃五根五境質礙之色亦名有對色以能所造八法而成乃十有色也無對即法處色也言不相應行法者行蘊有二一相應行即心所法二不相應行即始自得終至不和合性二十四法是也言無為法者即不生不滅無去無来非彼非此絕得絕失簡異有為無造作故名曰無為也

一者最勝故二與此相應故三所現影故四分位差別故五所顯示故　言初心法八種造善造惡五趣輪轉乃至成佛皆此心也有為法中此最勝故所以先言言與此相應故者謂此心所與其心王常相應故望於心王此即為劣先勝後劣所以次明所現影故者即前色法謂此色法不能自起要藉前二所變現故自證雖變不能親緣故置影言簡其見分亦自證變則非是影或與自證通為本質故或開變所引色非識變影第六緣時以彼為質質從影攝

前二能變此為所變先能後所故次言之分位差別者言此不相應行不能自起藉前三位差別假立前三是實此一為假所以第四明之言所顯示者此第五無為之法乃有六種謂此無為體性甚深若不約事以明無由彰顯故藉前四斷染成淨之所顯示前四有為此即無為先有後無所以最後明也

如是次第　此結卷也由上如是勝劣能所實假有無故云如是次第此略結上文

總標五位章門下乃備列百法名數也

第一心法畧有八種　此總標下別列

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　隨根立名具五義故謂依發屬助如除根發之識餘四皆依根之識等依主也根發依士也雖六識身皆依意轉此隨不共意識名依發等故五識無相濫矣蓋兼未自在位言之爾或唯依意故名意識辨識得名心意非例

七末那識　華言意識如蔵識名識即意故第六意識如眼識名識異意故然諸聖教恐此濫彼故於第七但立意名又以簡心之與識以積集了別劣餘識故或欲顯此與彼意識為近所依故但立意名爾

八阿頼耶識　華言蔵識能含蔵諸種故又具三蔵義故謂能蔵所蔵執蔵也與雜染互為緣故有情執為自內我故由斯三義而得蔵名蔵即識也

第二心所有法畧有五十一種分為六位一遍行有五二別境有五三善有十一四煩惱有六五隨煩惱有二十六不定有四　此舉總數以標列章門下乃隨章列名言徧行者徧四一切心得行故謂三性八識九地一切時俱能徧故言別境者別別緣境而得生故所緣之境則有四乃所樂之境決定境曾習境所觀境各緣不同故云別境解現下文言善十一者唯善心中可得生故此世他世俱順益故性離㥻穢勝過惡故言煩惱者性是根本煩惱攝故又能生隨惑名為根本煩擾也惱亂也擾亂有

情恒處生死也言隨煩惱者隨他根本煩惱分位差別等流性故此亦見下文言不定者由不同前五位心所於善染等皆不定故非如觸等定遍心故非如欲等定遍地故不立定名也

敬三　八

一遍行五者　此別標下列名

一作意二觸三受四想五思　言作意者謂警覺應起心種為性引心令趣自境為業觸者令心心所觸境為性想受思等所依為業受者領納順違俱非境相為性起欲為業能起合離非二欲故亦云令心等起歡慼捨相（此解詞並同）想則於境取相為性施設種種名言為業謂安立自境分齊故方能隨起種種名言思則於境取相為性於善品等役心為業為能取境正因等相驅役自心能造善等

二別境五者　此別標下列名

一欲二勝解三念四三摩地五慧　言欲者於所樂境希望為性勤依為業勝解者於決定境印持為性不可引轉為業謂邪正等教理證力於所取境審決印持由此異緣不能引轉故若猶豫境勝解全無勝即是解念者於曾習境令心明記不忘為性定依為業謂數憶持曾所受境而不忘失能引定故三摩地者此云等持於所觀

敬三　九

境令心專注不散為性智依為業謂得失俱非境中由定令心專注不散依斯便有決定智生心專注言顯所欲住即便能住非唯一境不亦見道歷觀諸諦前後境別應無等持也言慧者於所觀境揀擇為性斷疑為業謂觀得失俱非境中由慧推求得決定故上言解現下文者義在此爾

（欲益得其詳請閱成唯識第五卷）

三善十一者　此標章下別列

一信二精進三慚四愧五無貪六無瞋七無癡八輕安九不放逸十行捨十一不害

言信者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對治不信樂善為業謂於諸法實事理中深信忍故於三寶真淨德中深信樂故於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此三種信也言心淨為性者謂此性澄清能淨心等如水清珠能清濁水故云心淨為性也　言精進者於善惡品修斷事中勇捍為性對治懈怠滿善為業謂善品修惡品斷勇表勝進簡諸染法捍表精純簡淨無記又云勇而無怯捍而無懼言滿善者圓了善事名為滿善故三根為作善此名滿善能滿彼故或曰唯識論言精進一法在三根後百法則信後即言何耶曰唯識乃立依次第此乃因依次第蓋信為欲依欲為勤依故此性後而便言勤勤即精進也但勤通三性進唯善性攝也立依者謂根依精進立捨等三所依四法立理須合說故三根後方說精進言慚者依自法力崇重賢善為性對治無慚止息惡行為業自法力者自謂自身法謂教法言我

敬三　十

如是身解如是法敢作諸惡耶言愧者依世間力輕拒暴惡為性對治無愧止息惡行為業世人譏呵名世間力輕有惡者而不親拒惡法業而不作也言無貪者於有

有具無著爲性對治貪著作善爲業言有
有具者上一有字即三有之果有具即三
有之因言無瞋者於苦苦具無恚爲性對
治瞋恚作善爲業言苦苦具者苦謂三苦
苦具者苦因無癡者於諸事理明解爲性
對治愚癡作善爲業言輕安者遠離麁重
調暢身心堪任爲性對治昏沉轉依爲業
離重名輕調暢身心名安謂此伏除能障
定法令所依止轉安適故言堪任者有所
堪可有所任受言轉依者令所依身心去
麁重得安隱故言不放逸者精進三根於
所修斷防修爲性對治放逸成滿一切世
出世善事爲業防修者於所斷惡防令不
起於所修善法修令增長言精進三根者
此不放逸即四法防修功能非別有體或
狀三　十一
云信等亦有防修功能何不依立曰餘六
比四勢用微劣故不依立徧何微劣非善
根故非遍策故言行捨者精進三根令心
平等正直無功用住爲性對治掉舉靜住
爲業言行捨者乃行蘊中捨簡受蘊捨故

言令心平等等者由捨令心離昏掉時初
心平等次心正直後無功用此初中後差
別之位也此亦即四法者離彼四法無別
相用矣何知無別曰若能令靜即是四法
若所令靜即心等故或曰既即四法何須
別立曰若不別立隱此能故言不害者於
諸有情不爲損惱無瞋爲性能對治害悲
愍爲業謂即無瞋於有情所不爲損惱假
名不害無瞋翻對斷物命瞋不害但違損
惱物害無瞋與樂不害拔苦此二麁相差
別理實無瞋實有自體不害依彼一分假
立爲顯慈悲二相別故利樂有情彼二勝
故

四煩惱六者　此別標章下別列名

一貪二瞋三慢四無明五疑六不正見
言貪者於有有具染著爲性能障無貪生
苦爲業生苦者謂由愛力取蘊生故瞋者
於苦苦具憎恚爲性能障無瞋不安惡行
所依爲業不安者心懷憎恚多住苦故所
以不安慢者恃己於他高舉爲性能障不

慢生苦爲業生苦者謂若有慢於德有德
心不謙下由此死生輪轉無窮受諸苦故
無明者於諸理事迷暗爲性能障無癡一
切雜染所依爲業雜染所依者由無明起
癡邪定貪等煩惱隨煩惱業能招後生雜
染法故疑者於諸諦理猶豫爲性能障不
狀三　十二
疑善品爲業障善品者以猶豫故善不生
也惡見者於諸諦理顛倒推度染慧爲性
能障善見招苦爲業蓋惡見者多受苦故
此見有五謂身邊邪見取戒禁取也此六
即俱生若開惡見成十即分別惑也又十
惑中瞋唯不善餘九皆通有覆不善

五隨煩惱二十　此別標章下別列名

一忿二恨三惱四覆五誑六諂七憍八害九
嫉十慳十一無慚十二無愧十三不信十四
懈怠十五放逸十六昏沉十七掉舉十八失
念十九不正知二十散亂
言忿者依對
現前不饒益境憤發爲性能障不忿執仗
爲業執仗者仗謂器仗懷忿恨者多發暴
惡身表業故瞋一分攝恨者由忿爲先懷

惡不捨結冤為性能障不恨熱惱為業熱惱者結恨者不能含忍恒熱惱故惱者忿恨為先追觸暴惡恨戾為性能障不惱蛆螫為業言追觸等義謂追往惡觸現違緣心便恨戾多發囂暴兇鄙麁言蛆螫他故此亦瞋分也覆者於自作罪恐失利譽隱藏為性能障不覆悔惱為業言悔惱者覆罪則後必悔惱不安隱故貪癡二分看不懼當苦覆罪者痴一分攝若恐失利譽覆罪者貪一分攝言誑者為獲利譽矯現有德詭詐為性能障不誑邪命為業言矯現等謂矯誑者心懷異謀名現不實邪命事故此貪痴分也諂者謂罔他故矯設異儀諂曲為性能障不諂教誨為業言罔他等義者諂曲者為罔冒他故曲順時宜矯設方便以取他意或藏已失不任師友正教誨故亦貪痴分也憍者於自盛事深生染著醉傲為性能障不憍染依為業言染依義者憍醉則主長一切雜染法故此貪分也不憍者即無貪也害者於諸有情心無

慼悲損惱為性能障不害逼惱為業言逼惱之義有害者逼惱他故瞋一分攝若論害與瞋之別義者害障不害正障於悲瞋障無瞋正障於慈又瞋能斷命害但損他此差別也言嫉者殉自名利不耐他榮妒忌為性能障不嫉憂慼為業言憂慼義者嫉者聞見他榮深懷憂慼不安隱故亦瞋分為體言慳者躭著法財不能惠捨秘悋為性能障不慳鄙畜為業亦貪分也無慚者不顧自法輕拒賢善為性能障於慚生長惡行為業言不顧者謂於自法無所顧者輕拒賢善不　過惡能障礙慚生長惡行故無愧者不顧世間崇重暴惡為性能障礙愧生長惡行為業言不顧世間等義者謂於世間無所故者崇重暴惡不恥過非能障於愧生長惡行故言不信者於實德能不忍樂欲心穢為性能障淨心墮依為業言墮依者不信之者多懈怠故言懈怠者於善惡品修斷事中懶墮為性能障精進增染為業言增染者以懈怠者滋長

染故言放逸者於染淨品不能防修縱蕩為性障不放逸增惡損善所依為業此放逸以何為體曰懈怠三根不能防修染淨等法摠名放逸離上四法別無體性或曰彼慢疑等亦有此能何不依立曰慢等方四勢用微劣故不依立此之四法偏何勝餘慢等曰障三善根障遍策故餘無此能所以不勝言惛沉者令心於境無堪任為性能障輕安毘鉢舍那為業或曰惛沉與痴何別曰痴於境迷暗為性正障無痴而非瞢董惛沉於境瞢董為相正障輕安而非迷暗故二不同言掉舉者令心於境不寂靜為性能障行捨奢摩他為業失念者於諸所緣不能明記為性能障正念散亂所依為業言散亂所依者失念則心散亂故此失念者有云念一分攝是煩惱相應念故有云痴一分攝瑜伽說此是痴分故痴令失念故名失念有云俱一分攝由前二文影畧說故不正知者於所觀境謬解為性能障正知毀犯為業毀犯業者不正

知者多毀犯故此法或云慧一分攝是煩惱相應慧故或云癡一分攝瑜伽說此是癡分故令知不正名不正知有云俱一分攝由前二文影畧說故散亂者令心流蕩為性能障正定惡慧所依為業言惡慧所依者謂散亂者發惡慧故或曰散亂掉舉何別曰散亂令心易緣掉舉令心易解是所別相前去隨其煩惱分位差別等流性故者義現此爾蓋忿恨等十并失念不正知放逸此十三法乃根本家差別分位也若無慚無愧掉舉惛沉散亂不信懈怠此之七法乃根本家等流性故或云此七既別有體何名等流曰根本為因此方生故名等流也

六不定四者　此別標下列名

一睡眠二惡作三尋四伺　睡眠者令身不自在昧畧為性障觀為業即毘缽舍那謂睡眠位身不自在心極暗劣一門轉故昧簡在定畧別寤時令顯睡眠非無體用有無心位假立此名如餘蓋纏心相應故言惡作者惡所作業追悔為性障止為業即奢摩也後方追此即於果假立因名先惡所作業後方追悔故悔先不作亦惡作攝如追悔言我先不作如是事業是我惡作言有義此二各別有體與餘心所行相別故隨癡相說名世俗有言尋伺者尋謂尋求令心怱遽於意言境麁轉為性伺謂伺察令心怱遽於意言境細轉為性二法業用俱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位所依為業謂意言境者意所取境多依名言名意言境或曰尋伺二法為假為實曰並用思之與慧各一分為體若令心安即是思分令心不安即是慧分盡思者徐而細故慧則急而麁故是知令安則用思無慧不安則用慧無思若通照大師釋有兼正若正用思則急慧隨思能令心安若正用慧則徐思隨慧亦令不安是其並用也

敎三　十六

第三色法畧有十一種　言色者有質礙之色有顏色之色所依之根唯五所緣之境則六即二所現影此別標章下別列名

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身六色七聲八香九味十觸十一法處所攝也　言一眼者照矚之義梵云斫芻此翻行盡眼能行盡諸色境故是名行盡翻為眼者體用相當依唐言也二耳者能聞之義梵云莎嚕多羅戍縷多此翻能聞聲數數聞此聲至可能聞處翻為耳者體用相當依唐言也三鼻者能齅之義梵云伽羅尼羯羅拏此云能齅齅香臭故數數由此能齅香臭故翻為鼻者體用兼之依唐言也四舌者能嘗義梵云舐若時吃縛此云能嘗瑜伽論云能除飢渴數發言論表彰呼召謂之舌也通於勝義世俗二義翻為舌者亦兼體用依唐言也五身者積聚依止二義名身謂積聚大造諸根依止梵云迦耶此翻為積聚身根為彼多法依止諸根所隨周遍積聚故名為身翻為身者體義相當依唐言也體即是根此五言根者皆有出生增上義故則以能造所造八法為體乃識所依之根也言六色者眼所取故二十五種謂青

敎三　十七

黃赤白(此四)長短方圓麁細高低(此折伏)正不正光影明暗煙塵雲霧逈色表色空一顯色(此分位假)此皆方處示現義類色之色也對眼識故質礙名色乃色之揔名爾言七聲者四大種所造耳根所取義故揔有五因攝十二種聲五因者一相故即耳根所取義此一為揔餘四為別二損益故者立初三種聲云可意聲(是益)不可意聲(是損)俱相違聲(二過)三因差別故者攝次三種謂因執受大種聲(語等)因不執受大種聲(樹等)因俱大種聲(手鼓等)四說差別攝三者有世所共成聲謂世俗語所攝成所引聲者謂諸聖所說遍計所執聲者外道所說五言差別攝三者聖言量所攝聲即八種聖語聖正也此八種語不出見聞覺知該於六根以鼻舌身皆覺故如應答於人第一見則言見乃至第四知則言知若不見言不見乃至第八不知言不知斯聖語矣若第一見言不見不見言見乃至第八不知言知此亦八種非聖言矣華嚴鈔唯十一種以唯識加響以成十二更俟衆考言八香者乃鼻之所取可齅義故揔有六種謂好香惡香平等香俱生香和合香變易香也九味者舌之所取可嘗義故有十二種謂苦酸甘辛鹹淡可意不可意俱相違俱生和合變異也言十觸者身之所取可觸之義故名為觸有二十六種謂地水風火輕重澁滑緩急冷暖硬輭飢渴飽力劣悶癢粘老病死瘦是也初四乃實餘皆依四大假立或曰餘既是假身識何緣曰即實緣故既即實緣何知輕等五俱意識分別之也言法處所攝色者謂過去無體之法可緣之義此有五種謂極逈色依假想觀析所礙色至極微故名極逈色又云上見虛空青黃等色乃是顯色若下望之則此顯色至遠而為難見故名極逈色也言極畧色者亦假想觀析須彌俱礙之色至極微處故又云於色上分析長短形相麁細以至極微故言俱礙者乃根色等明暗等色乃所礙也定果色謂解脫定亦魚米肉山威儀身等亦名定自在所生色定即禪定自在所生色謂菩薩入定所現光明乃見一切色像境界如入火光定則有火光發現等受所引色者謂律不律儀殊勝思種所立無表色也又受即領受引即引取如受諸戒品戒是色法所受之戒即受所引色也遍計所執色者謂第六識虛妄計度所變根塵無實作用故立此名或謂餘四名色有可擬議受之所引何亦名色蓋從所防發善惡之色以立名爾此四全一少分是假一分乃實

第四心不相應行法畧有二十四種(此)乃色心分位蓋依前三法一分一位假立得等之名以行法有二此簡非心所以立其名此揔標章下乃別列

一得二命根三衆同分四異生性五無想定六滅盡定七無想報八名身九句身十文身十一生十二住十三老十四無常十五流轉十六定異十七相應十八勢速十九次第二十時二十一方二十二數二十三和合性二

十四不和合性　言得者包獲成就不
失之義乃色心生起未滅壞來此不失之
相也命根者依業所引第八種上連持色
心不斷功能假立命根耳衆同分者類相
似故有人法之別人同分者如天同分人
同分法同分者如心同分色同分等三乘
五性依人法類假立此名異生性者二障
種上一分功能令趣類差別不同云異生
性也無想定者想等不行令身安和故亦
名定或云此定想等心聚悉皆不行而云
無想者想滅爲首謂此外道猒想如病忻
求無想以爲微妙立此定名滅盡定者令
不恒行心心所滅(六識)及染第七恒行心聚
皆悉滅盡乃此定相蓋脩無想則作出離
想而滅盡乃作止息想又無想唯凡滅盡
唯聖乃二定之差別也大抵於猒心種上
遮礙轉識不生功能立此二定也言無想
報者由欲界修彼定故感彼天果名無想
報乃無想之報(永士釋也)名身者能詮自性單
名也二名已上方名名身三名已上名多

名身乃詮別名之身句身者一句名句二
句名身三句已上名多句身單句詮差別
多句則詮別句之身文身者文即是字能
爲名句二所依故如單言斫單言芻未有
詮表名之爲字論不言名與多名聚中以
攝廣略也又云帶詮名文如經書字不帶
詮者只名字若字毋及等韻類是也生者
先無今有住者有位暫停老則住別前後
亦云衰變名老又云法非疑然言無常者
今有後無死之異名又諸聖教多合生滅
以爲無常蓋生名爲有有非恒有不如無
爲滅名爲無無非恒無不如兎角不同彼
無爲兎角之常故曰無常今唯據死而言
流轉者因果不斷相續前後定異者善惡
因果互相差別相應者因果事業和合而
起或曰此之揔名不相應行法今名相應
者何耶蓋名不相應者簡前相應心所而
已此相應者乃前三法上事業和合之謂
豈相濫乎勢速者有爲法遊行迅疾飛行
運遊皆此所攝次第者編列有叙令不紊

亂尊卑上下左右前後有規矩者皆此攝
也時者過現未來成住壞空四季三際年
月日夜六時十二隨方制立故名爲時方
者色處分齊人法所依或十方上下六合
四極亦隨所制數者度量諸法之名或一
十百千至不可轉也言和合性者謂於諸
法不相乖反不和合性者謂於諸法相乖
反故前如相順因此如相違因或曰此二
十四於前三分位則以何法當前何位大
畧而言命根一法唯心分位第八心種上
連持功能故異生性一唯所分位二障種
上令引功能故二無心定無想異熟乃王
所上假王所滅已名無想等餘十九種通
色及心與心所法三上假立如衆同分乃
色同分心同分所同分又如勢速乃是色
心心所遷滅不停故又如定異色不是心
心不是所善因惡果定不互感等餘倣此
說
第五無爲法者畧有六種　此標章下別列
一虛空無爲二擇滅無爲三非擇滅無爲四

不動滅無爲五想受滅無爲六真如無爲
言無爲者是前四位真實之性故云識實
性也以六位心所則識之相應十一色法
乃識之所緣不相應行即識之分位識是
其體是故揔云識實性也而有六種謂之
無爲者爲作也以前九十四種乃生滅之
法皆有造作故爲有爲今此六法寂寞冲
虛湛然常住無所造作故曰無爲
言虛空無爲者謂於真諦離諸障礙猶如
虛空豁虛離礙從喻得名下五無爲義倣
此說擇滅者擇謂揀擇滅謂斷滅由無漏
智斷諸障染所顯真理立斯名焉非擇滅
者一真法界本性清淨不由擇力斷滅所
顯或有爲法緣闕不生所顯真理以上二
義故立此名不動者以第四禪離前三定
敎三　二十三
出於三灾八患無喜樂等動揺身心所顯
真理此從能顯彰名故曰不動想受滅者
無所有處想受不行所顯真理立此名爾
真如者理非妄倒故名真如真簡於妄如
簡於倒遍計依他如次應知又曰真如者

顯實常義真即是如如即無爲上自一切
法下至此乃明百法以荅初何等一切法
之問畢矣此下大分明二無我以荅次問
也
言無我者畧有二種　此標章下別列
一補特伽羅無我　梵言補特伽羅唐言數
取趣謂諸有情數數起惑造業即爲能取（因也）
當來五趣名爲所趣（果也）雖復數數起惑
造業五趣輪轉都無主宰實自在用故言
無我乃補特伽羅即無我矣此所無即我
是爲我空也彼凡夫等皆執心外實有諸
法又執此法有實主宰此說爲無無即彼
空無別體也
二法無我　言法者執持之義謂諸法體
雖復任持軌生物解亦無勝性實自在用
故言法無我法即無我應云法無法從能
依說故云法無我瑜伽九十三云復次一
切無我無有差別揔名爲空謂補特伽羅
無我及法無我補特伽羅無我者離一切
緣生行外別有實我不可得故法無我者

謂一切緣生諸行性非實我是無常故如
是二種畧攝爲一（雙證二無我理）彼處（指毘曇）說此
名爲大空又云我之執者心得境名又云
二執者我狹法寬盖人有迷人必迷法者
迷法未必迷人故能持自體者爲法有常
敎三　二十二
一用者爲人如二乘我執已斷法執猶存
則其淺深寬狹可見矣盖我法者不出世
間及聖教二種我法謂世間人執我法無
體隨情名世間假聖教我法者有體強設
名之爲假故二皆爲假故無我法也

八識規矩補註卷第三

唯識三十論

世親菩薩　造

三藏法師玄奘　奉詔譯

謹法等菩薩約此三十頌造成唯識今畧標所以謂此三十頌中初二十四頌明唯識相次一行頌明唯識性後五行頌明唯識行位就二十四行頌中初一行半畧辨唯識相次二十二行半廣辨唯識相謂外問言若唯有識云何世間及諸聖教說有我法舉頌以答頌曰

由假說我法　有種種相轉
彼依識所變　此能變唯三
謂異熟思量　及了別境識

此二十二行半廣辨唯識相者由前頌文畧標三能變今廣明三變相且初能變其相云何頌曰

初阿賴耶識　異熟一切種
不可知執受　處了常與觸
作意受想思　相應唯捨受
是無覆無記　觸等亦如是
恒轉如暴流　阿羅漢位捨

已說初能變其相云何頌曰

次第二能變　是識名末那
依彼轉緣彼　思量為性相
四煩惱常俱　謂我癡我見
并我慢我愛　及餘觸等俱
有覆無覆攝　隨所生所繫
阿羅漢滅定　出世道無有

如是已說第二能變第三能變其相云何頌曰

次第三能變　差別有六種
了境為性相　善不善俱非
此心所遍行　別境善煩惱
隨煩惱不定　皆三受相應
初遍行觸等　次別境謂欲
勝解念定慧　所緣事不同
善謂信慚愧　無貪等三根
勤安不放逸　行捨及不害
煩惱謂貪瞋　癡慢疑惡見
隨煩惱謂忿　恨覆惱嫉慳
誑諂與害憍　無慚及無愧
掉舉與昏沉　不信并懈怠
放逸及失念　散亂不正知
不定謂悔眠　尋伺二各二

已說六識心所相應云何應知現起分位頌曰

依止根本識　五識隨緣現
或俱或不俱　如波濤依水
意識常現起　除生無想天
及無心二定　睡眠與悶絕

已廣分別三能變相為自所變二分所依云何應知依識所變假說我法非別實有由斯一切唯有識耶頌曰

是諸識轉變　分別所分別
由此彼皆無　故一切唯識

若唯有識都無外緣由何而生種種分別頌曰

由一切種識　如是如是變
以展轉力故　彼彼分別生

雖有內識而無外緣由何有情生死相續頌

日

由諸業習氣　二取習氣俱
前異熟既盡　復生餘異熟

若唯有識何故世尊處處中說有三性應知三性亦不離識所以者何頌曰

由彼彼遍計　徧計種種物
此徧計所執　自性無所有
依他起自性　分別緣所生
圓成實於彼　常遠離前性
故此與依他　非異非不異
如無常等性　非不見此彼

若有三性如何世尊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頌曰

即依此三性　立彼三無性
故佛密意說　一切法無性
初即相無性　次無自然性
後由遠離前　所執我法性
此諸法勝義　亦即是真如
常如其性故　即唯識實性

後五行頌明唯識行位者論曰

如是所成唯識性相唯依幾位如何悟入謂具大乘二種性一本性種性謂無始來依附本識法爾所得無漏法因二謂習所成種性謂聞法界等流法已聞所成具此二性方能悟入何謂位一資糧位謂修大乘順解脫分依識性相能深信解其相云何頌

乃至未起識　永住唯識性
於二取隨眠　猶未能伏滅

二加行位謂修大乘順決擇分在加行謂能漸伏除所取能取其相云何

現前立少物　謂是唯識性
以有所得故　非實住唯識

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處見道在通達位如實通其相云何

若時於所緣　智都無所得
爾時住唯識　離二取相故

四修習位謂諸菩薩所住修道修習位中如實見理數數修習其相云何

無得不思議　是出世間智
捨二麤重故　便證得轉依

五究竟位謂住無上正等菩提出障圓明能盡未來化有情類其相云何

此即無漏界　不思善善常
安樂解脫身　大牟尼名法
自類具一性　遍一切染心
小無中有初　大隨具三義

唯識三十頌終

禪源詮序　敦四

道不能自鳴假人而鳴鳴雖不同道則未嘗
不同也苟不同不足以爲道如仲尼之一貫
老聃之無爲釋氏之空寂人異道同此其證
也況無禪教兩宗同出於佛禪佛心也教佛
口也豈有心口自相矛盾者乎柰何去聖時
遥師承各異教者指禪爲暗證禪者目教爲
漸修明暗未得其公頓漸罔知攸定迭爲詆
毀殆若仇讎非但鼓之空言抑且筆之簡册
世道日下獘将何如昔圭峰禪師患之遂将
教禪諸祖著述章句旨意相符者集爲一書
名曰禪源諸詮以訓于世将使兩家學者知
一佛無二道四河無異味言歸于好永無敗
盟源詮之功豈易量哉予每見南方此獘尤
甚安得人有是書一洗舊習咸與惟新興念
至此未嘗不廢食而歎也今
雪堂總統大師若有所契特捐衣長復新諸
梓以廣流傳千里走書俾爲序引裴公相國
既述于前自視何人敢此凌躐以貽識者之
誚然而此書平生所愛慕者何幸挂名其間
故不讓也大德七年七月住崑山薦嚴無外
惟大序

敦四　一

禪源詮序

禪源詮者唐圭峰禪師之所作也佛之道廣
周法界而細入微塵非有非空無内無外後
之學禪者志窮實相以言語爲苛纖詖教者
務覈真詮以空寂爲誕肆離爲異門莫能統
一豈佛之道本然哉於是以教三種證禪三
宗謂依性説相即息妄修心破相顯性即泯
絶無寄顯示真心即直明心性江漢殊流而
同歸智海酸醎異調而共臻禪味至於空宗
性宗之别頓修漸修之殊莫不會其指歸開
示正覺然又慮末學之易惑而難悟也則又
旁行爲畫朱墨以志之自頓覺至成佛十重
爲淨自不覺至受報十重爲染淨染之源由
於聖凡心法悉具真妄是名藏識不覺則迷
真逐妄歷刼輪迴頓覺則舍妄歸真隨順解

敦四　二

脱雖然學者要知真如聞教如標月指若復
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則詮圖兩忘愚智
通爲般若垢淨俱證菩提南岳天台南侁北
秀與達磨東来宗旨無有差别尚何禪與教
之分哉唐大中時裴相國休爲之敘復手書
是圖付金州延昌寺後傳唯勁師再傳玄契
師而圖行閩湘吴越間
國朝至元十二年
世祖御廣寒殿顧問禪教要義
帝師及諸耆德以禪源詮對
上意恱命板行於世後二十有九年爲大德
乙卯嗣法雪堂仁禪師奉
旨之五臺回途過大同得金時澘菴覺公禪
師所書畫益加攷訂鋟梓以傳諸遠俾圭峰
禪師研真顯正化導羣迷之意永久不墜其
爲利益何可稱量文原與師爲方外交乃隨
喜讚歎爲之次序其説書諸編首是歲閏月
朔應奉翰林文字将仕佐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巴西鄧文原書

敦四　三

禪源詮序

雪堂禪師智識雄邁行解圓通喜修爲樂施與一日謂余曰愚嘗患世之學佛者不究如來設教之因妄執空有競分大小曰頓曰漸曰禪曰律訾訾紛紛千數百年如讐父足使具受病雖遇一二同志有以啟之恨不能家喻而户曉也幸得圭峰所述禪源詮其文博雅其旨切當悉敘前所患者道其所以然且作圖示心一真實諦含三大義無明緣染諸相妄起依修斷法獲證入理提綱舉要如指諸掌昔至元十二年春正月

世祖皇帝萬機之暇御瓊華島延請

帝師太保文貞劉公亦在焉乃名在古耆宿問諸禪教乖互之義先師西菴贇公等八人因以圭峰禪源詮文爲對允愜

宸衷當時先師囑其弟雙泉泰公爲之記仍命雪堂鏤板流行愚以叅問諸方未暇及此向於雲中普恩興國二寺各獲一本後在京萬壽方丈復得遼朝崇天皇太后清寧八年印造頒行天下定本與文士較正擬欲刻梓以傳永久請敘一言庸伸先師遺志之心也然不喜曰今子之心即圭峰師憂世之心也然不有斯文無以解其惑不壽其傳無以利其衆學者覩之而情不遺解不生亦何益矣古人

敎四

所謂四難者今三難略具其一則在諸方叅四學者倘能不負二師弘法利人之念盡心披玩情遺解生如王良總六轡馳通衢阿師駕般若航登彼岸豈有不達者哉

翰林待制朝列大夫同修

國史賈汝舟序

禪源諸詮都序敘　綿州刺史裴休述

圭峰禪師集禪源諸詮爲禪藏而都序之河東裴休曰未曾有也自如来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别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荷澤直指知見江西一切皆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收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天竺中夏其宗寔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而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来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户牖各自開張以

敎四

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五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函字唐韻從金錎者鎧甲也周禮函人爲甲即造甲之人古字多單爲之故孟子亦單作

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峰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

仲尼刪詩書正禮樂皆不得已而爲之故述而不作乃聖人貴道不貴跡意道吾父修當宗佛法今忽和會諸宗豈欲立跡哉不得已也丁當也正當須和會之時也

於是以如来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

缾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
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據會要而来者同趨
趣字平聲呼之周易略例云據會要以觀方来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也
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廻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
此下歎敘述顯明而丁寧欲人悟也
莫不提耳而告之
毛詩云匪敎四面命之言提其耳當六時疾彼人不修德荒亂言我不對面向汝說又提耳起耳就耳邊告汝汝終不改也意說丁寧之甚
指掌而示之
論語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言夫子語了指自手掌示弟子言見此事分明如掌中之物易了
嚬呻以吼之愛軟以誘之
此下歎慈悲憂念如養赤子也
乳而藥之憂佛種之夭傷也
無少善根而作闡提是夭傷也
腹而擁之
毛詩云腹我顧我言慈母念幼子腹中抱我整起去又回頭顧我念惜之深也
念水火之漂焚也
欲是水火
挈而導之懼邪小之迷陷也
既有善根又離五欲復恐不入於大乘也
揮而散之悲鬬爭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七
此下歎悲敎四智與佛同也佛日雖盛得吾師然後回光曲照佛慈悲雖普得吾師然後孔益彌多
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横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扶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
自世尊演教至今日會而通之能事方畢
或曰自如来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荅曰佛於法華涅槃會中亦已融爲一味但味者不覺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之曰如来之言開發顯露淸淨無翳愚人不解爲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戸不閇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
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簡別魔說及外道邪宗耳
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之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
都序以佛語印諸宗以本法照偏說故丁寧勸其深信
能如是則不孤圭峯劬勞之德矣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吾師之德過於是矣
後之人覩其法而不生悲感木石無異且
須保重也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
亦名禪那理行諸詮集

敦四
圭峰山沙門　宗密　述　八

禪源諸詮集者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
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以貽後代故都
題此名也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中華翻
爲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

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
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稱爲禪那此性
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
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
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談禪理少談禪行故

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真性爲禪者是
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亦非
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即名散
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
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

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
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
出楞伽經
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
涅槃等經
敦四
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　九
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是
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

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
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

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
妙用萬德萬行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
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
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須修十六觀
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真性則不垢不

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
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
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
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
而修者是大乘禪

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
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
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
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
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

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展
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摩未到古來諸家所
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
南岳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
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

諸禪行相唯達摩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
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
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
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暨乎
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

敦四
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　十
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
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
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忘於軀
命愍人切於神情

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
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世難改
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
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
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
泛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
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
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
慮相計十年
云前後者中間被勅追入內住城三年方
却表請歸山也
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見
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
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
者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
敎四 十二
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
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
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
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渀蕩難
依就機即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問

夫言撮略者文須簡約義須周足理應撮束
多義在少文中且諸佛說經皆具法
法體
義
義理
因
三賢十地三十七品十波羅蜜
果
佛之　用
信
信法
解
解義
修
歷位修因
證
證果
雖世界各異化儀不同其所立教無不備此
故花嚴每會每位皆結十方世界悉同此說
今覽所集諸家禪述多是隨問反質旋立旋

破無斯綸緒不見始終豈得名爲撮略佛教
答佛出世立教與師隨處度人事體各別佛
教萬代依憑理須委示師訓在即時度脫意
使玄通玄通必在忘言故言下不留其迹迹
絕於意地理現於心源即信解修證不爲而
敎四 十二
自然成就經律疏論不習而自然冥通故有
問修道即答以無修有求解脫即反質誰縛
有問成佛之路即云本無凡夫有問臨終安
心即云本來無事或亦云此是妄此是真如
是用心如是息業舉要而言但是隨當時事
應當時機何有定法名阿耨菩提豈有定行
名摩訶般若但得情無所念意無所爲心無
所生慧無所住即真信真解真修真證也若
不了自心但執名數欲求佛道者豈不現見
識字看經元不證悟銷文釋義唯熾貪嗔邪
況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
暫時即證無生即知乘教之益度人之方各
有其由不應於文字而責也問既重得意不
貴專文即何必纂集此諸句偈答集有二意
一有雖經師授而悟不決究又不逢諸善知

識處處勘契者今覽之遍見諸師言意以通其心以絕餘念二爲悟解了者欲爲人師令廣其見聞增其善巧依解攝衆荅問教授也即上云羅千界即滌蕩難依就一方即指的易用也然又非直資忘言之門亦兼禪垂教

敦四　十三

之益非但令意符於佛亦欲使文合於經既文似乖而令合實爲不易須判一藏經大小乘權實理了義不了義方可印定諸宗禪門各有旨趣不乖佛意也謂一藏經論統唯三種禪門言教亦統唯三宗

　各在下文別釋

配對相符方成圓見問今習禪詮何關經論荅有十所以須知經論權實方辨諸禪是非又須識禪心性相方解經論理事一師有本末憑本印末故二禪有諸宗互相違阻故三經如繩墨揩定邪正故四經有權實須依了義故五量有三種勘契須同故六疑有多般須具通决故七法義不同善須辨識故八心通性相名同義別故九悟修頓漸言似違反故十師受方便須識藥病故初言師有本末者謂諸宗始祖即是釋迦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菩薩造論始末唯弘佛經況迦葉乃至毱多弘傳皆兼三藏提多迦已下因僧諍律教別行罽賓國已來因王難經論分化中間馬鳴龍樹悉是祖師造論釋經數千萬偈觀風化物無定事儀未有講者毀禪禪者毀講達摩受法天竺躬至中華見此方學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數爲解事相爲行欲令知月不在指法是我心故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顯宗破執故有斯言非離文字說解脫也故教授得意之者即頻讚金剛楞伽云此二經是我心要今時弟子彼此迷源修心者以經論爲別宗講說者以禪門爲別法聞談因果修證便推屬經論之家不知修證正是禪門之

敦四　十四

本事聞說即心即佛便推屬胷襟之禪不知心佛正是經論之本意

　前敘有人難云禪師何得講說余今以此荅也

今若不以權實之經論對配深淺禪宗焉得以教照心以心解教二禪有諸宗牙相違反者今集所述殆且百家宗義別者猶將十室謂江西荷澤北秀南侁牛頭石頭保唐宣什及稠那天台等立宗傳法牙相乖阻有以空爲本有以知爲源有云寂默方真有云行坐皆是有云見今朝暮分別爲作一切皆妄有云分別爲作一切皆真有萬行悉存有兼佛亦泯有放任其志有拘束其心有以經律爲所依有以經律爲障道非唯泛語而乃確言確弘其宗確毀餘類爭得和會也問是者即收非者即揀何須委曲和會荅或空或有或性或相悉非邪僻但緣各皆黨己爲是斥彼爲非彼此確定故須和會問既皆非邪即各任確定何必會之荅至道歸一精義無二不應兩存至道非邊了義不偏不應單取故必須會之爲一令皆圓妙問以氷雜火

敦四　十五

勢不俱全將矛刺盾功不雙勝諸宗所執既互相違一是則有一非如何會令皆妙荅俱存其法俱遣其病即皆妙也謂以法就人即難以人就法即易人多隨情互執執即相違誠如氷火相和矛盾相敵故難也法本稱理

互通通即互順自然凝流皆水鐶釧皆金故易也舉要而言局之則皆非會之則皆是若不以佛語各示其意各收其長統爲三宗對於三教則何以會爲一代善巧俱成要妙法門各忘其情同歸智海

唯佛所說即異而同故約佛經會三爲一三經如繩墨揩定邪正者繩墨非巧工巧者必以繩墨爲憑經論非禪傳禪者必以經論爲準中下根者但可依師師自觀根隨分指授上根之輩悟須圓通未究佛言何同佛見

問所在皆有佛經任學者轉讀勘會今集禪要何必辨經荅此意即其次之文便是荅此問也文云四經有權實須依了義者謂佛說諸經有隨自意語有隨他意語有稱畢竟之理有隨當時之機有詮性相有頓漸大小有了義不了義文或敵體相違義必圓通無碍龍藏浩汗何見旨歸故今但以十餘紙都決擇之令一時圓見佛意見佛意後即備尋一藏即句句知宗五量有三種勘契須同者西域諸賢聖所解法義皆以三量爲定一比量

二現量三佛言量量者如度量升斗量物知定也比量者以因由譬喻比度也如遠見煙必知有火雖不見火亦非虛妄現量者親自現見不假推度自然定也佛言量者以諸經爲定也勘契須同者若但憑佛語不自比度

敬四　十六

證悟自心者只是泛信於已未益若但取現量自見爲定不勘佛語焉知邪正外道六師親見所執之理修之亦得功用自謂爲正豈知是邪若但用比量者既無聖教及自所見約何比度比度何法故須三量勘同方爲決定禪宗已多有現比二量今更以經論印之則三量備矣六疑有多般須具通決者數十年中頻有經論大德問余曰四禪八定皆在上界此界無禪凡修禪者須依經論引取上界禪定而於此界修習修習成者皆是彼禪諸教具明無出此者如何離此別說禪門既不依經即是邪道又有問曰經云漸修祇劫方證菩提禪稱頓悟剎那便成正覺經是佛語禪是僧言違佛遵僧切疑未可又有問曰禪門要旨無是無非塗割慈親不嗔不喜何

以南能北秀水火之嫌荷澤洪州參商之隟又有問曰六代禪宗師資傳授禪法皆云內授密語外傳信衣衣法相資以爲符印曹溪已後不聞此事未審今時化人說密語否不說則所傳者非達摩之法說則聞者盡合得

敬四　十七

衣又有禪德問曰達摩傳心不立文字汝何違背先祖講論傳經近復問曰淨名已呵宴坐荷澤每斥凝心曹溪見人結跏曾自將杖打起今問汝每因教誡即勸坐禪禪菴羅列遍於巖壑乖宗違祖吾切疑焉余雖隨時各已酬對然疑者千萬懸其未聞況所難之者情皆偏執所執各異彼此互違因決申疑復增已病故須開三門義評一藏經總荅前疑無不通徹

下隨相當文義一一脚注指之荅此諸難

欲見荅處須檢注文也

七法義不同善須辨識者凡欲明解諸法性相先須辨得法義依法解義義即分明以義詮法法即顯著今且約世物明之如真金隨工匠等緣作鐶釧椀盞種種器物金性必不

變爲銅鐵金即是法不變隨緣是義設有人問說何物不變何物隨緣只合答云金也以喩一藏經論義理只是說心心即是法一切是義故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然無量義統唯二種一不變二隨緣諸經只說此心隨迷悟緣成垢淨凡聖煩惱菩提有漏無漏等亦只說此心垢淨等時元來不變常自寂滅真實如如等設有人問說何法不變何法隨緣只合答云心也不變是性隨緣是相當知性相皆是一心上義今性相二宗互相非者良由不識真心每聞心字將謂只是八識不知八識但是真心上隨緣之義故馬鳴菩薩以一心爲法以真如生滅二門爲義論云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心真如是體心生滅是相用只說此心不虛妄故云真不變易故云如是以論中一一云心真如心生滅今時

敬四　十八

禪者多不識義故但呼心爲禪講者多不識法故但約名說義隨名生執難可會通聞心爲淺聞性謂深或却以性爲法以心爲義故須約三宗經論相對照之法義既顯但歸一心自然無諍八心通性相名同義別者諸經或毀心是賊制令斷除或讚心是佛勸令修習或云善心惡心淨心垢心貪心嗔心慈心悲心或云託境心生或云心生於境或云寂滅爲心或云緣慮爲心乃至種種相違若不以諸宗相對顯示則看經者何以辨之爲當有多種心爲復只是一般心耶今且略示名體汎言心者略有四種梵語各別飜譯亦殊一紇利陁耶此云肉團心此是身中五藏心也具如黃庭經五藏論說也

禪源諸詮集卷第一

禪源集卷第二　敬五

二緣慮心此是八識俱能緣慮自分境故色是眼識境乃至根身種子器世界是阿賴耶識之境各緣一分故云自分此八各有心所善惡之殊諸經之中目諸心所總名心也謂善心惡心等三質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故

敬六

黃庭經五藏論目之爲神西國外道計之爲我皆是此識四乾栗陁耶此云堅實心亦云貞實心此是真心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真心以不覺故與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能含染淨目爲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目爲真如都是如來藏故楞伽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即如來藏如來藏亦是在纏法身如勝鬘經說故知四種心本同一體故密嚴經云佛說如來藏法身在纏之名以爲阿賴耶藏識

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
有執真如與賴耶體別者是惡慧
如来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鐶展轉
無差別
指鐶等喻賴耶金喻真如都名如来藏
然雖同體真妄義別本末亦殊前三是相後
一是性依性起相蓋有因由會相歸性非無
所以性相無碍都是一心迷之卯觸面向墻
悟之即萬法臨鏡若空尋文句或信胷襟於
此一心性相如何了會凡悟修頓漸似反而
符者謂諸經論及諸禪門或云先因漸修功
成豁然頓悟或云先須頓悟方可漸修或云
由頓修故漸悟或云悟修皆漸或云皆頓或
云法無頓漸頓漸在機如上等說各有意義
言似反者謂既悟即成佛本無煩惱名爲頓
於五　二
者即不應修斷何得復云漸修漸修即是煩
惱未盡因行未圓果德未滿何名爲頓頓即
非漸漸即非頓故云相反如下對會即頓漸
非唯不相乖反而乃互相資也十師資傳授
須識藥病者謂承上傳授方便皆先開示本

性方令依性修禪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
顯性先須破執破執方便須凡聖俱泯功過
齊祛戒即無犯無持禪即無定無亂三十二
相都是空花三十七品皆爲夢幻意使心無
所著方可修禪後學淺識便但只執此言爲
究竟道又以修習之門人多放逸故復廣說
欣猒毀責貪恚讚歎勤儉調身調息麁細次
第後人聞此又迷本覺之用便一向執相唯
根利志堅者始終事師方得悟修之旨其有
性浮淺者纔聞一意即謂已足仍恃小慧便
爲人師未窮本末多成偏執故頓漸門下相
見如仇讎南北宗中相敵如楚漢洗足之誨
摸象之喻驗於此矣今之所述豈欲別爲一
本集而會之務在伊圓三點三點各別既不
成伊三宗若乖焉能作佛故知欲識傳授藥
敦五　三
病須見三宗不乖須解三種佛教
前敘有人難云禪師何得講說余今總以
此十意答也故初已敘西域祖師皆弘經
論耳也
上来十意理例昭然但細對詳禪之三宗教

之三種如經斗稱足定淺深先敘禪門後以
教證禪三宗者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絕無寄
宗三直顯心性宗教三種者一密意依性說
相教二密意破相顯性教三顯示真心即性
教右此三教如次同前三宗相對一一證之
然後總會爲一味今且先敘禪宗　初息妄
修心宗者說衆生雖本有佛性而無始無明
覆之不見故輪迴生死諸佛已斷妄想故見
性了了出離生死神通自在當知凡聖功用
不同外境内心各有分限故須依師言教背
境觀心息滅妄念念盡即覺悟無所不知如
鏡昏塵須勤勤拂拭塵盡明現即無所不照
又須明解趣入禪境方便遠離憒閙住閑靜
處調身調息跏趺宴默舌拄上腭心注一境
南侁北秀保唐宣什等門下皆此類也牛頭
天台惠稠求那等進趣方便迹即大同見解
即別　二泯絕無寄宗者說凡聖等法皆如
夢幻都無所有本來空寂非今始無即此達
無之智亦不可得平等法界無佛無衆生法
界亦是假名心既不有誰言法界無修不修

無佛不佛設有一法勝過涅槃我說亦如夢
幻無法可拘無佛可作凡有所作皆是迷妄
如此了達本來無事心無所寄方免顛倒始
名解脫石頭牛頭下至徑山皆示此理便令
心行與此相應不令滯情於一法上日久功
敎五　四
至塵習自亡則於怨親苦樂一切無礙因此
便有一類道士儒生閑僧汎參禪理者皆說
此言便爲臻極不知此宗不但以此言爲法
荷澤江西天台等門下亦說此理然非所宗
　三直顯心性宗者說一切諸法若有若空
皆唯真性真性無相無爲體非一切謂非凡
非聖非因非果非善非惡等然即體之用而
能造作種種謂能凡能聖現色現相等於中
指示心性復有二類一云即今能語言動作
貪嗔慈忍造善惡受苦樂等即汝佛性即此
本來是佛除此無別佛也了此天真自然故
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將心還修於
心惡亦是心不可將心還斷於心不斷不修
任運自在方名解脫性如虛空不增不減何
假添補但隨時隨處息業養神聖胎增長顯

發自然神妙此即是爲真悟真修真證也二
云諸法如夢諸聖同說故妄念本寂塵境本
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
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緣生不因境
起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由無始迷之故妄執
敎五　五
身心爲我起貪嗔等念若得善友開示頓悟
空寂之知知且無念無形誰爲我相人相覺
諸相空心自無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
妙門唯在此也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爲
宗但得無念知見則愛惡自然淡泊悲智自
然增明罪業自然斷除功行自然增進既了
諸相非相自然無修之修煩惱盡時生死即
絕生滅滅已寂照現前應用無窮名之爲佛
然此兩家皆會相歸性故同一宗然上三宗
中復有遵教慢教隨相毀相拒外難之門戶
接外衆之善巧教弟子之儀軌種種不同皆
是二利行門各隨其便亦無所失但所宗之
理即不合有二故須約佛和會也　次下判
佛教總爲三種者　一密意依性說相教
　佛見三界六道悉是真性之相但是衆生

　迷性而起無別自體故云依性然根鈍者
　卒難開悟故且隨他所見境相說法漸度
　故云說相說未彰顯故云密意也
此一教中自有三類　一人天因果教說善
惡業報令知因果不差懼三途苦求人天樂
修施戒禪定等一切善行得生人道天道乃
至色界無色界此名人天教　二說斷惑滅
苦樂教說三界不安皆如火宅之苦令斷業
惑之集修道證滅以隨機故所說法數一向
差別以揀邪正以辯凡聖以分忻厭以明因
果說衆生五蘊都無我主但是形骸之色思
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
無窮如水涓涓如燈焰焰身心假合似一似
常凡愚不覺執之爲我寶此我故即起貪
　貪名利榮我
敎五　六
嗔
　嗔違情境恐侵損我
癡
　觸向錯解非理計校
等三毒三毒擊於意識發動身口造一切業

業成難逃
影随形響應聲
故受五道苦樂等身
此是別業所感
三界勝劣等處
所居處此是共業所感
於所受身還執爲我還起貪等造業受報身
則生老病死死而還生界則成住壞空空而
復成刧刧生生輪迴不絶無始無終如級井
輪都由不了此身本不是我
此上皆是前人天教中世界因果也前但
令厭下忻上未説二界皆可厭患又未破
我今具説之即苦集二諦也下破我執令
修滅道二諦明出世因果故名四諦教
不是我者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爲相今推尋
分析色有他水火風之四類心有受
領納好悪之事
想
取像
行

造作一切
識
一一了別
之四類
此四與色都名五蘊
若皆是我即成八我况色中復有三百六十
叚骨叚叚各別皮毛觔肉肝心肺腎各不相
是
皮不是毛等
諸心數等亦各不同見不是聞喜不是怒既
有此衆多之物不知定取何者爲我若皆是
我我即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紛亂離此之外
復無別法翻覆推我皆不可得便悟此身心
等但是衆縁似和合相元非一體似我人相
元非我人爲誰貪嗔爲誰煞盗誰修戒施誰
生人天
知苦集也
遂不滯心於三界有漏善惡
斷集諦也
但修無我觀智

道諦
以斷貪等止息諸業證得我空真如得須陁
洹果乃至滅盡患累得阿羅漢果
滅諦
灰身滅智永離諸苦
諸阿含等六百一十八卷經婆沙俱舎等
六百九十八卷論皆唯説此小乘及前人
天因果部帙雖多理不出此也
二将識破境教
説前所説境相若起若滅非唯無我亦無
如上等法但是情識虚妄變起故云将識
破境也
説上生滅等法不關真如但各是衆生無始
巳來法爾有八種識於中第八藏識是其根
本頓變根身器界種子轉生七識各能變現
自分所縁
眼縁色乃至七縁八見八縁根種器界
此八識外都無實法問如何變耶荅我法分
別重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六七二識
無明覆故縁此執爲實我實法如患

病重心昏見異色人物
夢
夢相所見可知
者恖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夢時執爲
實有外物寤來方知唯夢所變我此身相及
於外境亦復如是唯識所變迷故執有我及
諸境既悟本無我法唯有心識遂依此二空
之智修唯識觀及六度四攝等行漸漸伏斷
煩惱所知二障證二空所顯真如十地圓滿
轉八識成四智菩提也真如障盡成法性身
大涅槃也解深密等數十本經瑜伽唯識數
百卷論所說之理不出此也此上三類都爲
第一密意依性說相教然唯第三將識破境
教與禪門息妄修心宗而相扶會以知外竟
皆空故不修外境事相唯息妄修心也息妄
者息我法之妄修心者修唯識之心故同唯
識之教既與佛同如何毀他漸門息妄看淨
時時拂拭凝心住心專注一境及跏趺調身
調息等也此等種種方便悉是佛所勸讚淨
名云不必坐不必不坐坐與不坐任逐機宜

疑心運心各量習性當高宗大帝乃至玄宗
朝時圓頓本宗未行北地唯神秀禪師大揚
漸教爲一京法主三帝門師全稱達摩之宗
又不顯即佛之旨曹溪荷澤恐圓宗滅絕遂
呵毀住心伏心等事但是除病非除法也況
此之方便本是五祖大師教授各皆印可爲
一方師達摩以壁觀教人安心外止諸緣內
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豈不正是坐禪
之法又廬山遠公與佛陀耶舍二梵僧所譯
達摩禪經兩卷具明坐禪門戶漸次方便與
天台及侁秀門下意趣無殊故四祖數十年
中脇不至席即知了與不了之宗各猶見解
深淺不以調與不調之行而定法義偏圓但
自隨病對治不須讚此毀彼
六注通前敘有人問難余云何以勸坐禪
者余今以此答也
二密意破相顯性教
據真實了義即妄執本空更無可破無漏
諸法本是真性隨緣妙用永不斷絕又不
應破但爲一類衆生執虛妄相障真實性

難得玄悟故佛且不揀善惡垢淨性相一
切呵破以真性及妙用不無而且云無故
云密意又意在顯性語乃破相意不形於
言中故云密也
說前教中所變之境既皆虛妄能變之識豈
獨真實心境互依空而似有故也且心不孤
起託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現心空即境
謝境滅即心空未有無境之心曾無無心之
境如夢見物似能見所見之殊其實同一虛
妄都無所有諸識諸境亦復如是以皆假託
衆緣無自性故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
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是故空中無色無眼耳鼻舌身意無十八界
無十二因緣無四諦無智亦無得無業無報
無修無證生死涅槃平等如幻但以不住一
切無執無著而爲道行諸部般若千餘卷經
及中百門等三論廣百論等皆說此也
智度論百卷亦說此理但論主通達不執
故詠收大小乘法相消同後一真性宗
此教與禪門泯絕無寄宗全同既同世尊所

說菩薩所弘云何漸門禪主及講習之徒毎開此說即謗云撥無因果佛自云無業無報豈邪見乎若云佛說此言自有深意者豈禪門此說無深意耶若云我曾推徵覺無深意者自是汝遇不解之流但可嬿人豈可斥法

此上一教據佛本意雖不相違然後學所傳多執文迷旨或各執一見彼此相非或二皆泛信渾沌不曉故能樹提婆等菩薩依破相教廣說空義破其執有令洞然解於真空真空者是不違有之空也無著天親等菩薩依唯識教廣說名相分析性相不同染淨各別破其執空令歷然解於妙有妙有者是不違空之有也雖各述一義而舉體圓具故無違也問若爾何故已後有清辨護法等諸論師互相破耶答此乃是相成不是相破何者以末學人根器漸鈍互執空有故清辨等破定有之相令盡徹至畢竟真空方乃成彼緣起妙有護法等破斷滅偏空意存妙有妙有存故方乃是彼無性真空文即相破意即相成

敘前疑南北禪門相競今於此決也

由妙有真空有二義故一極相違義謂互相害全奪永盡二極相順義謂冥合一相舉體全攝若不相奪全盡無以舉體全收故極相違方極順也龍樹無著等就極順門故相成清辨護法等據極違門故相破違順自在成

敎五

十二

破無得即於諸法無不和會耳哀哉此方兩宗後學經論之者相非相斥不異仇讎何時得證無生法忍今頓漸禪者亦復如是努力通鑒勿偏局也問西域先賢相破既是相成豈可此方相非便成相嫉答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各各觀心各各察念留藥防病不爲健人立法防奸不爲賢士三顯示真心即性教

直指自心即是真性不約事相而示亦不約之相而示故云即性不是方便隱密之意故云顯示也

此教說一切衆生皆有空寂真心無始本來性自清淨

不因斷惑成淨故云性淨寶性論云清淨有二一自性清淨二離垢清淨勝鬘云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此心爲煩惱所染亦難可了知釋云此心超出前空有二宗之理故難可了知也

明明不昧了了常知

下引佛說

盡未來際常住不滅名爲佛性亦名如來藏

敎五

十三

亦名心地

達磨所傳是此心也

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證得耽著生死大覺愍之出現於世爲說生死等法一切皆空闡示此心全同諸佛如華嚴經出現品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譬如有大經卷

喻佛智慧

量等三千大千世界

智體無邊廓周法界

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盡

喻體上本有恒沙功德恒沙妙用也

此大經卷雖復量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塵中

喻佛智全在衆生身中圓滿具足也
如一微塵
舉一衆生爲例
一切微塵皆亦如是時有一人智慧明達
喻世尊也
具足成就清淨天眼見此經卷在微塵內
天眼力隔障見色喻佛眼力隔煩惱見佛
智也
於諸衆生無少利益
喻迷時都不得其用與無不別云云乃至
即起方便破彼微塵
喻說法除障
出此大經卷令諸衆生普得饒益云云如来智
慧亦復如是無量無礙普能利益一切衆生
合書寫三千世界事
敦五
具足在於衆生身中
古
合微塵中
但諸凡愚妄想執著不知不覺不得利益爾
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
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

有如来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
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
来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即教彼衆生修習聖
道
六波羅密三十七道品等
令離妄想離妄想已證得如来無量智慧利
益安樂一切衆生問上既云性自了了常知
何須諸佛開示荅此言知者不是證知意說
真性不同虛空木石故云知也非如緣境分
別之識非如照體了達之智直是一真如之
性自然常知故馬鳴菩薩云真如者自體真
實識知花嚴迴向品亦云真如照明爲性又
據問明品說知與智異智局於聖不通於凡
知即凡聖皆有通於理智故覺首等九菩薩
問文殊師利言云何佛境界智
敦五
主
證悟之智
云何佛境界知
本有真心
文殊荅智云諸佛智自在三世無所导
過去未来現在事無不了達故自在無导

荅知云非識所能識
不可識識者以識屬分別分別即非真知
真知唯無念方見也
亦非心境界
不可以智知謂若以智證之即屬所證之
境真知非境界故不可以智證瞥起照心
即非真知也故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
幻法論云心不見心荷澤大師云擬心即
差故北宗看心是失真旨心若可看即是
境界故此云非心境界
其性本清淨
不待離垢惑方淨不待斷疑濁方清故云
本清淨也就寶性論中即揀非離垢之淨
是彼性淨故云其性本清淨
開示諸羣生
既云本淨不待斷障即知羣生本来皆有
但以惑翳而不自悟故佛開示皆令悟入
即法華中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如上所引
佛本出世只爲此事也彼云使得清淨者
即寶性中離垢清淨也此心雖自性清淨

終須悟修方得性相圓淨故數十本經論
皆說二種清淨二種解脫今時學淺之人
或只知離垢清淨離垢淨解脫故毀禪門
即心即佛或只知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故
輕於教相斥於持律坐禪調伏等行不知
敦五
十六
必須頓悟自性清淨性自解脫漸修令得
離垢清淨離障解脫成圓滿清淨究竟解
脫若身若心無所擁滯同釋迦佛也
寶藏論亦云知有有壞知無無敗
此守能知有無之智
其知之知有無不計
既不計有無即自性無分別之知
如是開示靈知之心即是真性與佛無異故
顯示真心即性教也花嚴密嚴圓覺佛頂勝
鬘如來藏法花涅槃等四十餘部經寶性佛
性起信十地法界涅槃等十五部論雖或頓
或漸不同據所顯法體皆屬此教全同禪門
第三直顯心性之宗既馬鳴標心為本源文
殊揀知為真體如何破相之黨但云寂滅不
許真知說相之家執凡異聖不許即佛今約

佛教判定正為斯人故前敘西域傳心多兼
經論無二途也但以此方迷心執文以名為
體故達摩善巧揀文傳心標舉其名
心是名也
默示其體
敦五
知是心也
十七
喻以壁觀
如上所敘
令絕諸緣問諸緣絕時有斷滅否荅雖絕諸
念亦不斷滅問以何證驗云不斷滅荅了了
自知言不可及師即印云只此是自性清淨
心更勿疑也若所荅不契即但遮諸非更令
觀察畢竟不與他先言知字直待自悟方驗
實是親證其體然後印之令絕餘疑故云默
傳心印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總不言六代
相傳皆如此也至荷澤時他宗競播欲求默
契不遇機緣又思惟達摩懸絲之記
達摩云我法第六代後命如懸絲
恐宗旨滅絕遂明言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任
學者悟之淺深且務圖宗教不斷亦是此國

大法運數所至一類道俗合得普聞故感應
如是其默傳者餘人不知故以袈裟為信其
顯傳者學徒易辨但以言說除疑況既形言
足可引經論等為證
前叙外難云今時傳法者說密語不令以
此荅也法是達摩之法故聞者淺深皆益
但昔密而今顯故不名密語豈可名別法
亦別耶
問悟此心已如何修之還依初說相教中令
坐禪否荅此有二意謂昬沉厚重難可策發
掉舉猛利不可抑伏貪嗔熾盛觸境難制者
即用前教中種種方便隨病調伏若煩惱微
薄慧解明利即依本宗本教一行三昧如起
信云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身正意不依氣
息形色乃至唯心無外境界金剛三昧經云
敦五
十八
禪即是動不動不禪是無生禪法句經云若
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
為定淨名云不起滅定現諸威儀
行住坐卧
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佛所印可據此

即以答三界空花四生夢寐依體起行修而
無修尚不住佛不住心誰論上界下界
前叙難云據教須引上界定者以管窺天
但執一宗之說見此了教理應懐慚而退
然此教中以一真心性對染淨諸法全揀全
收全揀者如上所說但剋體直指靈知即是
心性餘皆虛妄故云非識所識非心境等乃
至非性非相非佛非衆生離四句絶百非也
全收者染淨諸法無不是心心迷故妄起惑
業乃至四生六道雜穢國界心悟故從體起
用四等六度乃至四辯十力妙身淨剎無所
不現既是此心現起諸法諸法全即真心如
人夢所現事事事皆人如金作器器器皆金
如鏡現影影影皆鏡
夢對妄想業報器喻修行影喻應化
故花嚴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
由他悟起信論云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
則無六塵境界乃至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
心不見心無相可得故一切法如鏡中相楞
伽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能

遍興造一切趣生造善造惡受苦受樂與因
俱故知一切無非心也全揀門攝前第二破
相教全收門攝前第一說相教將前望此此
則迥異於前將此攝前前則全同於此深必
該淺淺不至深深者直顯出真心之體方於
中揀一切收一切也如是收揀自在性相無
礙方能於一切法悉無所住唯此名爲了義
更有心性同異頓漸違妨及所排諸家言教
部帙次第述作大意悉在下卷
禪源集卷第二

禪源諸詮集卷第三　敫六
圭峯山沙門宗密述
上之三教攝盡佛一代所說之經及諸菩薩
所造之論細尋法義使見三義全殊一法無
別就三義中第一第二空有相對第三第一
性相相對皆條然易見唯第二第三破相與
顯性相對講者禪者同迷皆謂同是一宗一
教皆以破相便爲真性故今廣辨空宗性宗
有其十異一法義真俗異二心性二名異三
性字二體異四真智真知異五有我無我異
六遮詮表詮異七認名認體異八二諦三諦
異九三性空有異十佛德空有異
初法義真俗異者空宗緣未顯真靈之性故
但以一切差別之相爲法法是俗諦照此諸
法無爲無相無生無滅無增無減等爲義義
是真諦故智度論以俗諦爲法無㝵辯以真
諦爲義無㝵辯性宗則以一真之性爲法空
有等種種差別爲義故經云無量義者從一
法生華嚴十地亦云法者知自性義者知生
滅法者知真諦義者知俗諦法者知一乘義

者知諸乘如是十番釋法義二無导義皆以
法爲真諦以義爲俗諦
二心性二名異者空宗一向目諸法本源爲
性性宗多目諸法本源爲心目爲性者諸論
多同不必敘述目爲心者勝鬘云自性清淨
心起信云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名字心
緣等相乃至唯是一心楞伽云堅實心良由
此宗所說本性不但空寂而乃自然常知故
應目爲心也
三性字一體異者空宗以諸法無性爲性性
宗以靈明常住不空之體爲性故性字雖同
而體異也
四真智真知異者空宗以分別爲知無分別
爲智智深知淺性宗以能證聖理之妙慧爲
智以該於理智通於凡聖之靈性爲知知通
牧六　二
智局上引問明品已自分別況十迴向品說
真如云照明爲性起信說真如自體真實識
知
五有我無我異者空宗以有我爲妄無我爲
真性宗以無我爲妄有我爲真故涅槃經云
無我者名爲生死有我者名爲如來又云我
計無我是顛倒法乃至廣破二乘無常無我
之見如春池執石爲寶廣讚常樂我淨而爲
究竟乃至云無我法中有真我
良由衆生迷自真我妄執五蘊爲我故佛
於大小乘法相及破相教中破之云無今
於性宗直明實體故顯之云有也
六遮詮表詮異者遮謂遣其所非表謂顯其
所是又遮者揀却諸餘表者直示當體如諸
經所說真妙理性每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無因無果無相無爲非凡非聖非性非相等
皆是遮詮
諸經論中每以非字非却諸法動即有三
十五十箇非字也不字無字亦爾故云絕
百非
牧六　三
若云知見覺照靈鑒光明朗朗昭昭惺惺寂
寂等皆是表詮若無知見等體顯何法爲性
說何法不生滅等必須認得見今了然而知
即是心性方說此知不生不滅等如說鹽云
不淡是遮云鹹是表說水云不乾是遮云濕
是表諸教每云絕百非者皆是遮詞直顯一
真方爲表語空宗之言但是遮詮性宗之言
有遮有表但遮者未了兼表者乃的今時學
人皆謂遮言爲深表言爲淺故唯重非心非
佛無爲無相乃至一切不可得之言良由但
以遮非之詞爲妙不欲親自證認法體故如
此也
悟息後即任遮表臨時
七認名認體異者謂佛法世法一一皆有名
體且如世間稱大不過四物如智論云地水
火風是四物名堅濕煖動是四物體今且說
水設有人問每聞澄之即清混之即濁堰之
即止決之即流而能溉灌萬物洗滌萬穢此
是何物
舉功能義用而問也
答云是水
舉名答也
愚者認名便謂已解智者應更問云何者是
水
徵其體也

答云濕即是水
　尅體指也此一言便定更無別字可替也
　若云水波清濁凝流是水何異他所問之
　詞
佛法亦爾設有人問每聞諸經云迷之即垢
敦六　四
悟之即淨縱之即凡修之即聖能生世間出
世間一切諸法此是何物
　舉功能義用而問也
答云是心
　舉名荅也
愚者認名便謂已識智者應更問何者是心
　徵其體也
答知即是心
　指其體也此言最的餘字不如若云非性
　非相能語言運動等是心者何異他所問
　詞也
以此而推水之名體各唯一字餘皆義用心
之名體亦然濕之一字貫於清濁等萬用萬
義之中知之一字亦貫於貪嗔慈忍善惡苦
樂萬用萬義之處今時學禪人多疑云達摩

但說心荷澤何以說知如此疑者豈不似疑
云比只聞井中有水云何今日忽覺井中濕
耶思之直須悟得水是名不是濕濕是
水不是名即清濁水波凝流無義不通也以
例心是名不是知知是心不是名即真妄垢
敦六　五
淨善惡無義不通也空宗相宗爲對初學及
淺機恐隨言生執故但標名而遮其非唯廣
以義用而引其意性宗對久學及上根令忘
言認體故一言直示
　達摩云指一言以直示後人意不解尋思
　何者是一言若云即心是佛是一言者此
　是四言何爲名一也
認得體已方於體上照察義用故無不通矣
八二諦三諦異者空宗所說世出世間一切
諸法不出二諦學者皆知不必引釋性宗則
攝一切性相及自體總爲三諦以緣起色等
諸法爲俗諦緣無自性諸法即空爲真諦
　此與空宗相宗一諦義無別也
一真心體非空非色能空能色爲中道第一
義諦其猶明鏡亦具三義鏡中影像不得呼

青爲黃妍媸各別如俗諦影無自性一一全
空如真諦其體常明非空非青黃能空能青
黃如第一義諦具如瓔珞大品本業等經所
說故天台宗依此三諦修三止三觀成就三
德也
九三性空有異者三性謂遍計所執性
　妄情於我及一切法周遍計度一一執爲
　實有如癡孩鏡中見人面像執爲有命質
　㝵骨肉等
依他起性
　此所執法依他衆緣相因而起都無自性
　唯是虛相如鏡中影像也
圓成實性
　本覺真心始覺顯現圓滿成就真實常住
　如鏡之明
敦六　六
空宗云諸經每說有者即約遍計依他每說
空者即是圓成實性三法皆無性也性宗即
三法皆具空有之義謂遍計情有理無依他
相有性無圓成情無理有相無性有
十佛德空有異者空宗說佛以空爲德無有

少法是名菩提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中論云
非陰不離陰此彼不相在如來不有陰何處
有如來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性宗則一切諸
佛自體皆有常樂我淨十身十智真實功德
相好通光一一無盡性自本有不待機緣十
異歷然二門煥矣雖分教相亦勿滯情三教
三宗是一味法故須先約三種佛教證三宗
禪心然後禪教雙忘心佛俱寂俱寂即念念
皆佛無一念而非佛心雙忘即句句皆禪無一
句而非禪教如此則自然聞泯絕無寄之說
知是破我執情聞息妄修心之言知是斷我
習氣執情破而真性顯即泯絕是顯性之宗
習氣盡而佛道成即修心是成佛之行頓漸
空有既無所乖荷澤江西秀能豈不相契若
能如是通達則為他人說無非妙方聞他人
說無非妙藥敎六藥之與病只在執之七與通故先
德云執則字字瘡疣通則文文妙藥通者了
三宗不相違也問前云佛說頓教漸教禪開
頓門漸門未審三種教中何頓何漸答法義
深淺已備盡於三種但以世尊說時儀式不

同有稱理頓說有隨機漸說故復名頓教漸
教非三教外別有頓漸漸者為中下根即時
未能信悟圓覺妙理者且說前人天小乘乃
至法相
上皆第一教也
破相
第二教也
待其根器成熟方為說於了義即法華涅槃
等經是也
此及下逐機頓教合為第三教也其化儀
頓即總攝三般西域此方古今諸德所判
教為三時五時者但是漸教一類不攝華
嚴等經
頓者復二一逐機頓二化儀頓逐機頓者遇
凡夫上根利智直示真法聞即頓悟全同佛
果如華嚴中初發心時即得阿耨菩提圓覺
經中觀行成時即成佛道然始同前二教中
行門漸除凡習漸顯聖德如風激動大海不
能現像風若頓息則波浪漸停影像漸顯也
風喻迷情海喻心性波喻煩惱影喻功用

起信論中一一配合
即華嚴一分及圓覺佛頂密嚴勝鬘如來藏
之類二十餘部經是也遇機即說不定初後
與禪門第三直顯心性宗全相同也二化儀
頓謂佛初成道為宿世緣熟上根八之流一時
頓說性相理事眾生萬惑菩薩萬行賢聖地敎六
位諸佛萬德因該果海初心即得菩提果徹
因源位滿猶稱菩薩此唯華嚴一經及十地
論名為圓頓教餘皆不備
前叙外難云頓悟成佛是違經者余今於
此通了
其中所說諸法是全一心之諸法一心是全
諸法之一心性相圓融一多自在故諸佛與
眾生交徹淨土與穢土融通法法皆彼此互
收塵塵悉包含世界相入相即無㝵鎔融具
十玄門重重無盡名為無障㝵法界此上頓
漸皆就佛約教而說若就機約悟修說者意
又不同如前所叙諸家有云先因漸修功成
而豁然頓悟
猶如伐木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亦如遠詣

都城步步漸行一日頓到也
有云因頓修而漸悟
如人學射頓者箭箭直注意在中的漸者
日久方始漸親漸中此說運心頓修不言
功行頓畢
敦六
九
有云因漸修而漸悟
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故有
人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等者皆說證悟也有云先須頓悟方可漸修
者此約解悟也
約斷障說如日頓出於霜露漸消約成德
說如孩子生即頓具四肢六根長即漸成
志氣功業
故華嚴說初發心時即成正覺然後三賢十
聖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
良以非真流之行無以稱真何有修真之
行不從真起故彼經說若未聞說此法多
劫修六度行必竟不能證真也
有云頓悟頓修者此說上上智根性
根勝故悟

樂欲
欲勝故修
俱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念不生前後際
斷
斷障如斬一綟絲萬條頓斷修德如染一
綟絲萬條頓色也荷澤云見無念體不逐
物生又云一念與本性相應便具河沙功
德八萬四千波羅蜜門一時齊用也
此人三業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
金剛三昧經云空心不動具六波羅蜜法
華亦說父母所生眼耳徹見三千界等也
且就事跡而言之如牛頭融大師之類也此
門有二意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
悟即是證悟然上皆只約今生而論若遠推
宿世則唯漸無頓今頓見者已是多生漸熏
敦六
十
而發現也有云法無頓漸頓漸在機者誠哉
此理固不在言本只論機誰言法體頓漸義
意有此多門門門有意非強穿鑿況楞伽四
漸四頓
義與漸修頓悟相類

此猶不敢繁云比見時輩論者但有頓漸之
言都不分析就教有化儀之頓漸應機之頓
漸就人有教授方便之頓漸根性悟入之頓
漸發意修行之頓漸於中唯云先頓悟後漸
修似違反也欲絕疑者豈不見日光頓出霜
露漸消孩子頓生
四肢六根即具
志氣漸立
肌膚人物業藝皆漸成也
猛風頓息波浪漸停詐良頓成禮樂漸學
如高貴子孫於小時亂沒落為奴生來自
不知貴時清父母論得當日全身是貴人
而行跡去就不可頓改故須漸學
是知頓漸之義甚為要矣然此文本意雖但
叙禪詮緣達摩一宗是佛法通體諸家所述
敦六
十一
又各不同今集為一藏都成理事具足至於
悟解修證門戶亦始終周圓故所敘之頓漸
須備盡其意令血脉連續本末有緒欲見本
末綸緒先須推窮此上三種頓說漸說教中
所詮之法本從何來見在何處又須仰觀諸

佛說此教意本爲何事即一大藏經始終本
末一時洞然明了也且推窮教法從何来者
本從世尊一真心體流出展轉至於當時人
之耳今時人之目其所說義亦只是凡聖所
依一真心體隨緣流出展轉遍一切處遍一
切衆生身心之中但各於自心靜念如理思
惟即如是如是而顯現也
華嚴云如是如是思惟如是如是顯現也
次觀佛說經本意者世尊自云我本意唯爲
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欲令衆
生開佛知見乃至入佛知見道故諸有所作
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云無有
餘乘若二若三三世十方諸佛法亦如是雖
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爲
衆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故我於
菩提樹下初成正覺普見一切衆生皆成正
覺乃至普見一切衆生皆般涅槃
華嚴妙嚴品云佛在摩竭提國菩提場中
始成止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其菩提樹
高廣嚴顯出現品云如来成正覺時普見

衆生等一一如文
普見一切衆生貪恚癡諸煩惱中有如来身
智常無染污德相備足
如来藏經文也
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執
着而不證得我欲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
自於身中得見如来廣大智慧如我無異
華嚴出現品文也唯改當字爲欲字令順
語勢也法華亦云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
衆如我等無異
遂爲此等衆生於菩提場稱𧷤於大方廣法
界數演萬德因花以嚴本性令成萬德佛果
其有往劫與我同種善根曾得我於劫海中
以四攝法而攝受者
亦妙嚴品文也
始見我身
頻呻三昧盧舍那身
聞我所說
說上華嚴
即皆信受入如来慧乃至逝多林我入師子

頻呻三昧大衆皆證法界除先修習學小乘
者
佛在法華會說昔在華嚴會中五百聲聞
如聾如盲不見佛境界不聞圓融法是也
次云我今亦令得聞此經入於佛慧即直
至四十年後法華會中皆得授記是也
及溺貪愛之水等者
亦出現品云如来智慧唯於二處不能爲作
生長利益所謂二乘墮於無爲廣大深坑
及壞善根非器衆生溺大邪見貪愛之水
然亦於彼會無厭捨釋曰即華嚴所說學
小乘者法華會中還得授記及不在此會
亦展轉令與授記是此云不厭捨也
如是衆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難可度脫我
於三七日思惟如是事我若但爲讚於佛乘
彼即沒在苦毀謗不信故疾入於惡道若以
小乘化乃至於一人我即墮慳貪此事爲不
可進退難爲遂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方
知過去諸佛皆以小乘引誘然後令入究竟
一乘故我今所得道亦應說三乘我如是思

惟時十方佛皆現梵音慰喻我善哉釋迦文第一之導師得是無上法隨諸一切佛而用方便力我聞慰喻隨順諸佛意故方往波羅捺國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漸漸諸處乃至千萬

如羊車也

亦爲求緣覺說十二因緣

如鹿車也

亦爲求大乘者說六波羅密

如牛車也此上皆當第一密意依性說相

教此上三車皆是宅中指云在門外者以喻權教三乘云云

中間又爲說甚深般若波羅密陶汰如上聲聞進趣諸小菩薩

此當第二密意破相顯性教也

十四

敎六

漸漸見其根熟遂於靈鷲山開示如来知見普皆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究竟一乘如四衢道中白牛車也權教牛車大乘與實教白牛車一乘不同者三十餘本經論具有明文

顯示三乘法身平等入一乘道乃至我臨欲滅度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作大師子吼顯常住法決定說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凡是有心定當作佛究竟涅槃常樂我淨皆令安住秘密藏中

法華且收二乘至涅槃經方普收六道令權入實須漸次故也

即與華嚴海會師子頻呻大衆頓證無有別異

法華涅盤是漸教中之終極與華嚴等頓教深淺無異都爲第三顯示真心即性教也

我既所應度者皆以度訖未得度者已爲作得度因緣故於雙樹間入大寂滅定返本還源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常住法界常寂常照也

十五

後六

評曰上来三紙全是於諸經中録佛白言也但以抄録之故不免於連續綴合之處或加減改換三字兩字而已

唯叙華嚴處一行半是以經題顯佛意非佛本語也

便請將佛此自述本意判前三種教宗豈得言權實一般豈得言始終二法禪宗例教誰謂不然切欲和會良由此也誰聞此說而不除疑若猶執迷則吾不復也然上所引佛自云我見衆生皆成正覺又去根鈍癡盲語似相違便欲於其中次第通釋恐間雜佛語文相交加今於此後方始全依上代祖師馬鳴菩薩具明衆生一心迷悟本末始終悉令顯現日然見全佛之衆生擾擾生死全衆生之佛寂寂涅槃全頓悟之習氣念念攀緣全習氣之頓悟心心寂照即於佛語相違之處自見無所違也謂六道凡夫三乘賢聖根本悉是靈明清淨一法界心性覺寶光各各圓滿本不名諸佛亦不名衆生但以此心靈妙自在不守自性故隨迷悟之緣造業受報遂名衆生修道證真遂名諸佛又雖隨緣而不失自性故常非虛妄常無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遂名真如故此一心常具真如生滅二門未曾暫闕但隨緣門中凡聖無定謂本来未曾覺悟故說煩惱無始若悟修證即煩惱

斷盡故說有終然實無別始覺亦無不覺畢竟平等故此一心法爾有真妄二義二義復各二義故常具真如生滅二門各二義者真有不變隨緣二義妄有體空成事二義謂由真不變故妄體空爲真如門由真隨緣故妄成事爲生滅門以生滅即真如故諸經說無佛無衆生本來涅槃常寂滅相又以真如即生滅故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既知迷悟凡聖在生滅門今於此門具彰凡聖二相即真妄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賴耶識此識在凡本來常有覺與不覺二義覺是三乘賢聖之本不覺是六道凡夫之本今且示凡夫本末總有十重

敦六　十七

今每重以夢喻側注一一合之

一謂一切衆生雖皆有本覺真心

如一富貴人端正多智自在宅中住

二未遇善友開示法爾本來不覺

如宅中人睡自不知也論云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也

二不覺故法爾念起

如睡法爾有夢論云依不覺故生三種相此是初一

四念起故有能見相

如夢中之想

五以有見故根身世界妄現

夢中別見有身在他鄉貧苦及見種種好惡事境

敦六　十七

六不知此等從自念起執爲定有名爲法執

正夢時法爾必執所見物爲實有也

七執法定故便見自他之殊名爲我執

夢時必認他鄉貧苦身爲己本身

八執此四大爲我身故法爾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潤我嗔嫌違情諸境恐損惱我愚癡之情種種計校

此是三毒如夢在他鄉所見違順等事亦貪嗔也

九由此故造善惡等業

夢中或偷奪打罵或行恩布德

十業成難逃如影響應於形聲故受六道業繫苦樂相

如夢因偷奪打罵被捉枷禁決罰或因行恩得報舉薦拜官署職

此上十重生起次第血脉連接行相甚明但約理觀心而推照即歷然可見次辨悟後修證還有十重翻妄即真無別法故然迷悟義別順逆次殊前是迷真逐妄從微細順次生起展轉至麤此是悟妄歸真從麤重逆次斷除展轉至細以能翻之智自淺之深麤障易遣淺智即能翻故細惑難除深智方能斷故故此十從後逆次翻破前十唯此一前二有少叅差下當顯示十重者

敦六　十八

禪源諸詮集卷第三

禪源諸詮集卷第四　敦七

圭峯山沙門宗密述

一謂有衆生遇善知識開示上說本覺真心宿世曾聞今得悟解若宿生未聞今聞必不信或信而不解雖人人等有佛性今現有不信不悟者是此類也

敦七　一

四大非我五蘊皆空信自真如及三寶德
信自心本不虛妄本不變異故曰真如故論云自信已性知心妄動無別境界又云信心有四種一信根本樂念真如二信佛有無量功德常念親近供養三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四信僧能修正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悟前一翻前二成此第一重也

二發悲智願誓證菩提
發悲心者欲度衆生發智心者欲了達一切法發願心者欲修萬行以資悲智

三隨分修習施戒忍進及止觀等增長性根
論云修行有五能成此信止觀合為一行故六度唯成五也

四大菩提心從此顯發
以上三心開發論云信成就發心者有三種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樂集諸善行故三發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

五以知法性無慳等心
等者貪欲嗔恚懈怠散亂愚癡

六隨順修行六波羅密定慧力用
初修名止觀成就名定慧

我法雙亡
初發心時已約教理觀二執空今即定慧力觀自覺空也

無自無他
證我空五

常空常幻
證法空六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故常空常幻也

敦七　二

七於色自在一切融通
迷時不知從自心變故不自在今因二空智達之故融通也

八於心自在無所不照
既不見心外別有境界境界唯心故自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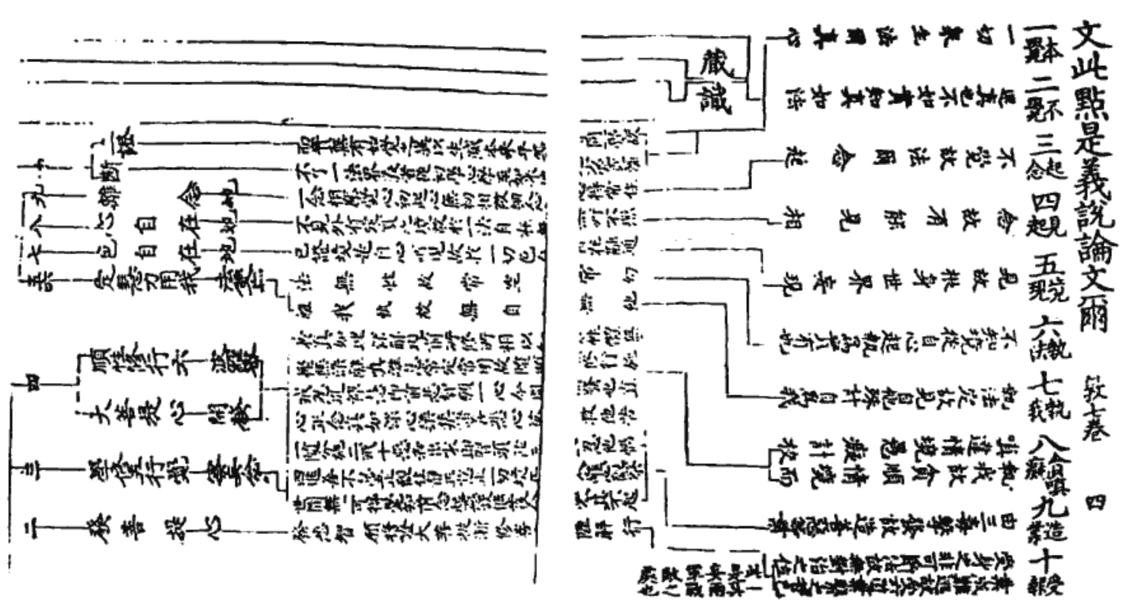
九滿足方便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離微細念心即常住直覺於迷源名究竟覺
從初發心即修無念至此方得成就成就故即入佛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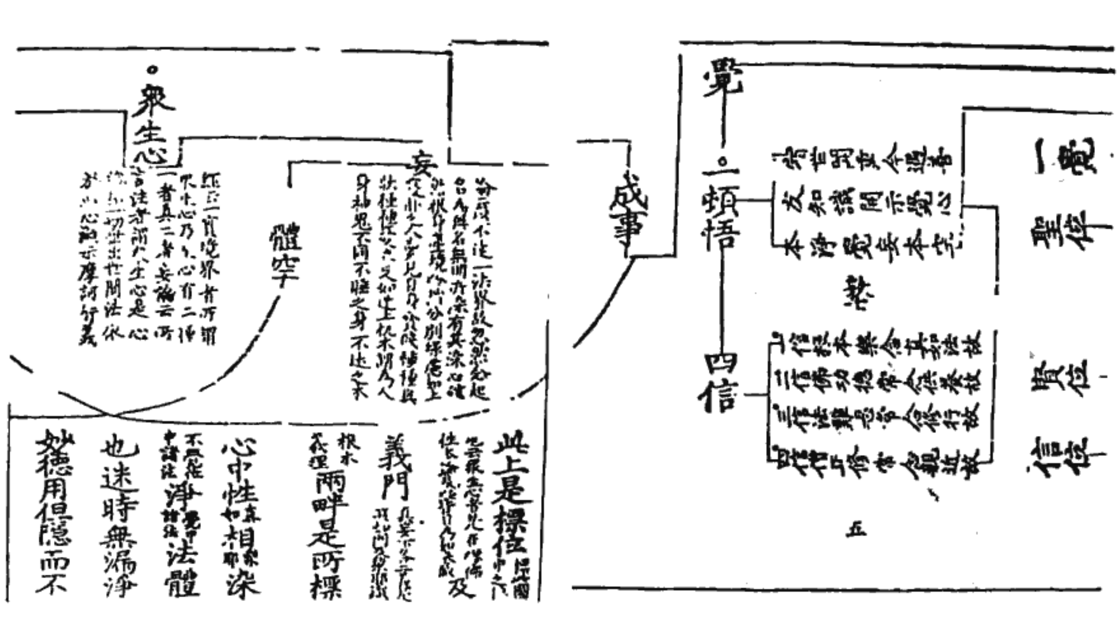
十心既無念則無別始覺之殊本來平等同一覺故冥於根本真淨心源應用塵沙盡未來際常住法界感而即通名大覺尊佛無異
佛是本佛無別新成故普見一切衆生皆同成等正覺故迷與悟各有十重順逆相翻行相甚顯此之第一對前一二此十合前第一餘八皆從後逆次翻破前八一中悟前第一本覺翻前第二不覺前以不覺乖於本覺真妄相違故開為兩重今以悟即冥符冥符相順無別始悟故合之為一又若據逆順之次此一合翻前十今以頓悟門中理須直認本體翻前本迷故對前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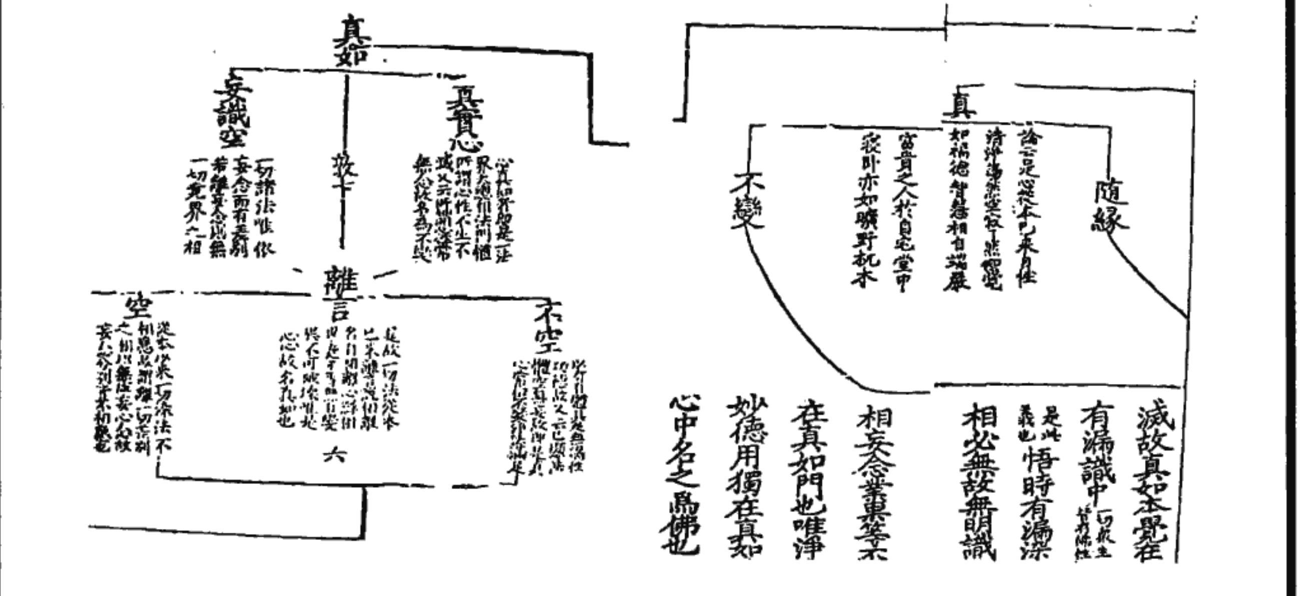
敦七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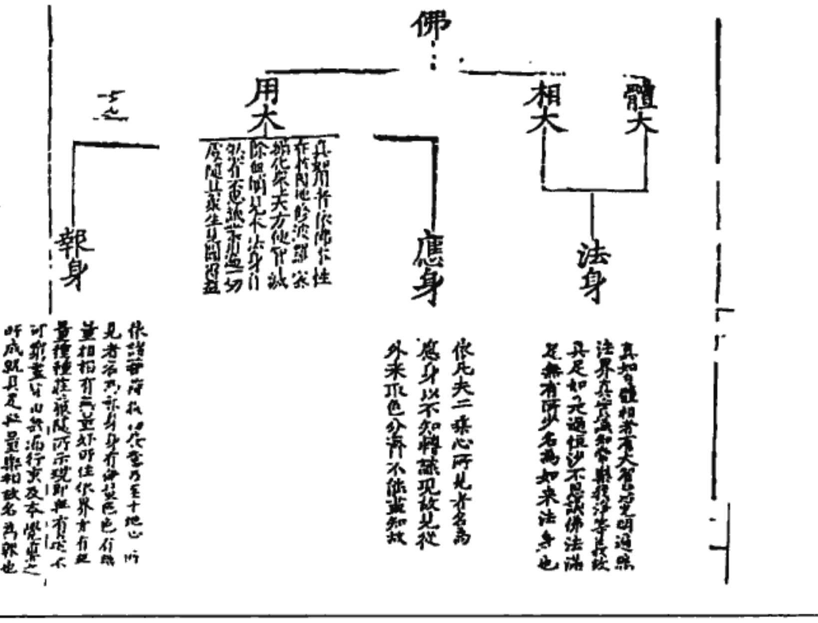
上云參差即是此也

二中由怖生死之苦發三心自度度他故對
前第十六道生死三修五行飜前第九造業
四三心開發飜前第八三毒
悲心飜瞋智心飜癡願心飜貪
五證我空飜前第七我執六證法空飜前第
六法執七色自在飜前第五境界八心自在
飜前第四能見九離念飜前第三念起故十
成佛佛無別體但是始覺飜前第二不覺合
前第一本覺始本不二唯是真如顯現名爲
法身大覺故與初悟無二體也順逆之次叅
差正由此矣一即因該果海十即果徹因源
涅槃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華嚴經云初發
心時得阿耨菩提正是此意然雖順逆相對
前後相照法義昭彰猶恐文不頓書意不並
顯首尾相隔(不得)齊觀令更畫之爲圖令凡聖
本末大藏經宗一時現於心鏡此圖頭在中
心云衆生心三字是也從此三字讀之分向
兩畔朱畫表淨妙之法墨畫表垢染之法一
一尋血脉詳之朱爲此號記淨法十重之次
墨爲此號記染法十重之次此號是本論之









評究前述諦觀此圖對勘自他及想賢聖爲同爲異爲真爲妄我在何門佛在何位爲當別體爲復同源即自然不執著於凡夫不偕濫於聖位不躭滯於愛見不推讓於佛心也

然初十重是一藏經所治法身中

第一重

煩惱之病生起元由

次三重

漸漸加增

我法二執

乃至麁重

三毒造業

悪滅

受報

之状後十重是法身信方服藥

前三重汗出

汗出病差

菩提心開發

将理方法

六波羅密

漸漸減退

從六至九

乃至平復

成佛

之状如有一人

在纒法身

諸根具足

恒沙功德
強壯
常住不變妄不能深
多藝
恒沙妙用
忽然得病
無始無明
漸漸加增
其次七重
乃至氣絕
第十重
唯心頭暖
賴耶識中無漏智種
忽遇良醫
大善知識
知其命在
見凡夫人即心是佛
強灌神藥
初聞不信頻就不捨
忽然蘇醒

悟解
初未能言
初悟之人未能說法答他問難皆悉未得
乃至漸語
能說法也
漸能行履
十地十波羅密
直至平復
成佛
所解伎藝無所不為
神通光明一切種智
以法一一對合何有疑而不除也即知一切衆生不能神變作用者但以業識惑病所拘非巳法身不具妙德令愚者難云汝既頓悟即佛何不放光者何殊令病未平復之人便作身上本藝然世醫處方必先候脉若不對病狀輕重何辨方書是非若不約痊愈淺深何論將理法則法醫亦爾故今具述迷悟各十重之本末將前經論統三種之淺深相對照之如指其掌勸諸學者善自安心行即任

隨寄一門解即須通達無尋又不得偏局便滯蕩無所指歸須洞鑒源流令分菽麥必使同中見異異處而同鏡像千差莫執好醜鏡明一相莫忌青黃千器一金唯無隔一珠千影元不混和建志運心等虛空界防非察念在毫釐聞見色聞聲自思如影響否動身舉意自料為佛法否美饍麤飡自想無嫌愛否炎涼凍暖自看免避就否乃至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一一審自反照實得情意一種否必若自料未得如此即色未似影聲未似響也設實頓悟終須漸修莫如貧窮人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六祖大師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須一切法今時人但將此語輕於聽學都不自觀實無心否若無心者八風不能動也設習氣未盡嗔念任運起時無打罵讐他心貪念任運起時無營求令得心見他榮盛時無嫉妬求勝心一切時中於自巳無憂餓凍心無恐人輕賤心乃至種種此等亦得名為無一切心也此名修道若得對違順等境都無貪嗔愛惡此

名得道各各反照有病即治無病勿藥問貪
嗔等即空便名無一切心何必對治答若爾
汝今忽遭重病痛苦痛苦即空便名無病何必
藥治須知貪嗔空而能發業業亦空而能招
苦苦亦空只麽難忍故前圖中云體空成事
如杌木上鬼全空只麽驚人得奔走倒地
頭破額裂
若以業即空空只麽造業即須知地獄燒煑
痛楚亦空空只麽楚痛若云亦任楚痛者即
現今設有人以火燒刃斫汝何得不任今觀
學道者聞一句違情語猶不能任豈肯任燒
斫乎
如此者十中有九也
問上來所叙三種教三宗禪十所以十别異
輪迴及修證又各十重理無不窮事無不備
敦七
十二
研尋玩味足可修心何必更讀藏經及集諸
禪偈數過百卷答衆生惑病各各不同數等
塵沙何唯八萬諸聖方便有無量門一心性
相有無量義上来所述但是提綱雖統之不
出所陳而用之千變萬勢況先哲後俊各有

所長古聖今賢各有所利故集諸家之善記
其宗徒有不安者亦不改易但遺闕意勢者
注而圓之文字繁重者注而辨之仍於每一
家之首注評大意提綱意在張綱不可去網
存綱
花嚴云張大教網漉人天魚置涅槃岸
舉領意在着衣不可弃衣取領若但集而不
叙如無綱之網若但叙而不集如無網之綱
思而悉之不煩設難然克己獨善之輩不必
遍尋若欲爲人之師直須備通本末好學之
士披閱之時必須一一詳之是何宗何教之
義用之不錯皆成妙藥用之差互皆成反惡
音汚然結集次第不易排倫據入道方便即合
先開本心次通理事次讃法勝妙呵世過患
次勸誡修習後示以對治方便漸次門户今
欲依此編之乃覺師資昭穆顛倒交不穩便
且如六代之後多述一真達摩大師却教四
行不可孫爲部首祖爲末篇數日之中思惟
此事欲將達摩宗枝之外爲首又以彼諸家
所教之禪所述之理非代代可師通方之常

道或因以彼修鍊功至證得即以之示人
求那慧稠卧輪之類
或因聽讀聖教生解即以之攝衆
慧聞禪師之類
或降其跡而適性一時間警策群迷
敦七
十二
志公傅大士王梵志之類
或高其節而守法一國中軌範僧侶
廬山遠公之類
其所製作或詠歌至道或嗟歎迷凡或但釋
義或唯勵行或籠羅諸教竟不指南或偏讚
一門事不通衆雖皆禪門影響佛法笙簧若
始終依之爲釋迦法即未可也
天台言教廣本雖備有始終又不在此集
之内
以心傳嗣唯達摩宗心是法源何法不備所
修禪行似局一門所傳心宗實通三學況覆
尋其始
始者迦葉阿難
親禀釋迦代代相承一一面授三十七世
有云西國已有二十八祖者下祖傳序中

即具分析
至於吾師
緬思何幸得爲釋迦三十八代嫡孫也
故今所集之次者先録達摩一宗次編諸家
雜述後寫印一宗聖教居後者如世上
敦七　十三
官司文案曹判爲先尊官判後也
唯寫文尅的者十餘卷也
就當宗之中以尊卑昭穆展轉綸緒而爲次
第其中頓漸相間理行相糸迹相解縛自然
心無所住
淨名云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
菩薩解又瑜伽說悲增智增手相解縛
悟修之道既備解行於是圓通次傍覽諸家
以廣聞見然後捧讀聖教以印始終豈不因
此正法久住在余之志雖無所求然護法之
心神理不應屈我繼襲之功先祖不應捨我
法施之恩後學不應辜我如不辜不屈不捨
即願共諸同緣速會諸佛會也

禪源諸詮集卷第四

高麗國普照禪師脩心訣

敦八
三界熱惱猶如火宅其忍淹留甘受長苦欲
免輪迴莫若求佛若欲求佛佛即是心心何
遠覓不離身中色身是假有生有滅真心如
空不斷不變故云百骸潰散歸火歸風一物
敦八　一
長靈盖天盖地嗟夫今之人迷来久矣不識
自心是真佛不識自性是真法欲求法而遠
推諸聖欲求佛而不觀已心若言心外有佛
性外有法堅執此情欲求佛道者縱經塵劫
焼身煉臂敲骨出髓剌血寫經長坐不卧一
食卯齋乃至轉讀一大藏教脩種種苦行如
蒸砂作飯只益自勞爾但識自心恒沙法門
無量妙義不求而得故世尊云普觀一切衆
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又云一切衆生種種
幻化皆生如来圓覺妙心是知離此心外無
佛可成過去諸如来只是明心底人現在諸
賢聖亦是脩心底人未来脩學人當依如是
法願諸脩道之人切莫外求心性無染本自
圓成但離安緣即如如佛
問若言佛性現在此身既在身中不離凡夫
因何我今不見佛性更爲消釋悉令開悟
答在汝身中汝自不見汝於十二時中知飢
知渴知寒知熱或嗔或喜竟是何物且色身
是地水火風四緣所集其質頑而無情豈能
見聞覺知能見聞覺知者必是汝佛性故臨
際云四大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
法只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始解說法
聽法所謂勿形段者是諸佛之法印亦是汝
本来心也則佛性現在汝身何假外求汝若
不信略舉古聖入道因緣令汝除疑汝須諦
信昔異見王問婆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
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
佛性王曰性在何處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
是何作用我今見尊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
見王曰於我有不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
敦八　二
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
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
出現當爲我說尊者曰在胎曰身處世曰人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
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

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王聞心即開悟又僧問歸宗和尚如何是佛宗云我今向汝道恐汝不信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師云即汝是僧云如何保任師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其僧言下有省上來所舉古聖入道因緣明白簡易不妨省力因此公案若有信解處即與古聖把手共行

問汝言見性若真見性即是聖人應現神通變化與人有殊何故今時脩心之輩無有一人發現神通變化耶

答汝不得輕發狂言不分邪正是爲迷倒之人今時學道之人口談真理心生退屈返墮無分之失者皆汝所疑學道而不知先後說理而不分本末者是名邪見不名脩學非唯自誤兼亦誤他其可不慎歟夫入道多門以要言之不出頓悟漸脩兩門耳雖曰頓悟頓脩是最上根機得入也若推過去已是多生依悟而脩漸熏而来至於今生聞即發悟一時頓畢以實而論是亦先悟後脩之機也則而此頓漸兩門是千聖軌轍也則從上諸聖莫不先悟後脩因脩乃證所言神通變化依悟而脩漸熏所現非謂悟時即發現也如經云理即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故圭峯深明先悟後脩之義曰識氷池而全水借陽氣以鎔消悟凡夫而即佛資法力以熏脩氷消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應現通光之用是如事上神通變化非一日之能成乃漸熏而發現也況事上神通於達人分上猶爲妖怪之事亦是聖末邊事雖或現之不可要用今時迷癡輩妄謂一念悟時即隨現無量妙用神通變化若作是解所謂不知先後亦不分本末也既不知先後本末欲求佛道如将方木逗圓孔也豈非大錯既不知方便故作懸崖之想自生退屈斷佛種性者不爲不多矣既自未明亦未信他既有解悟處元無神通者乃生輕慢欺賢誑聖良可悲哉

問汝言頓悟漸脩兩門千聖軌轍也悟既頓悟何假漸脩脩若漸脩何言頓悟頓漸二義更爲宣說令絕餘疑

答頓悟者凡夫迷時四大爲身妄想爲心不知自性是真法身不知自己靈知是真佛也心外覓佛波波浪走忽被善知識指爾入路一念廻光見自本性而此性地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即與諸佛分毫不殊故云頓悟也漸脩者頓悟本性與佛無殊無始習氣難卒頓除故依悟而脩漸熏功成長養聖胎久久成聖故云漸脩也比如孩子初生之日諸根具足與他無異然其力未充頗經歲月方始成人

問作何方便一念廻機便悟自性

答只汝自心更作什麼方便若作方便更求解會比如有人不見自眼以謂無眼更欲求見既是自眼如何更見若知不失即爲見眼更無求見之心豈有不見之想自己靈知亦復如是既是自心何更求會若欲求會便會不得但知不會是即見性

問上上之人聞即易會中下之人不無疑惑更說方便令迷者趣入

答道不屬知不知汝除却将迷待悟之心聰

我言說諸法如夢亦如幻化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諸法皆空之處靈知不昧即此空寂靈知之心是汝本來面目亦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密密相傳底法印也若悟此心真所謂不踐階梯徑登佛地步步超三界歸家頓絕疑便與人天為師悲智相資具足二利堪受人天供養日消萬兩黃金汝若如是真大丈夫一生能事已畢矣

問據吾分上何者是空寂靈知之心耶

答汝今問我者是汝空寂靈知之心何不返照猶為外覓我今據汝分上直指本心令汝便悟汝須淨心聽我言說從朝至暮十二時中或見或聞或笑或語或嗔或喜或是或非種種施為運轉且道畢竟是誰能伊麼運轉施為耶若言色身運轉何故有人一念命終都未壞爛即眼不自見耳不能聞鼻不辨香舌不談論身不動搖手不執捉足不運奔耶是知能見聞動作必是汝本心不是汝色身也況此色身四大性空如鏡中像亦如水月豈能了了常知明明不昧感而遂通恒沙妙用也故云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且入理多端指汝一門令汝還源汝還聞鴉鳴鵲噪之聲麼曰聞曰汝返聞汝聞性還有許多聲麼曰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俱不可得曰奇哉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我更問你你道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總不可得既不可得當伊麼時莫是虛空麼曰元來不空明明不昧曰作麼生是不空之體曰亦無相貌言之不可及曰此是諸佛諸祖壽命更莫疑也既無相貌還有大小麼既無大小還有邊際麼無邊際故無內外無內外故無遠近無遠近故無彼此無彼此則無往來無往來則無生死無生死則無古今無古今則無迷悟無迷悟則無凡聖無凡聖則無染淨無染淨則無是非無是非則一切名言俱不可得既總無如是一切根境一切妄念乃至種種相貌種種名言俱不可得此豈非本來空寂本來無物也然諸法皆空之處靈知不昧不同無情性自神解此是汝空寂靈知清淨心體而此清淨空寂之心是三世諸佛勝淨明心亦是衆生本源覺性悟此而守之者坐一如而不動解脫迷此而背之者往六趣而長劫輪迴故云迷一心而往六趣者去也動也悟法界而復一心者來也靜也雖迷悟之有殊乃本源則一也所以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而此空寂之心在聖而不增在凡而不減故云在聖智而不耀隱凡心而不昧既不增於聖不少於凡佛祖奚以異於人而所以異於人者能自護心念耳汝若信得及疑情頓息出丈夫之志發真正見解親嘗其味自到自肯之地則是為脩心人解悟處也更無階級次第故云頓也如云於信因中契諸佛果德分毫不殊方成信也

問既悟此理更無階級何假後脩漸熏漸成耶

答悟後漸脩之義前已具說而復疑情未釋不妨重說汝須淨心諦聽諦聽凡夫無始曠大劫來至於今日流轉五道生來死去堅執我相妄想顛倒無明種習久與成性雖到今生頓悟自性本來空寂與佛無殊而此舊習

卒難除斷故逢逆順境嗔喜是非熾然起滅客塵煩惱與前無異若不以般若仲功著力焉能對治無明得到大休大歇之地如云頓悟雖同佛多生習氣深風停波尚湧理現念猶侵又杲禪師云往往利根之輩不費多力打發此事便生容易之心更不脩治日久月深依前流浪未免輪迴則豈可以一期所悟便撥置後脩耶故悟後長須照察妄念忽起都不隨之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方始究竟天下善知識悟後牧牛行是也雖有後脩已先頓悟妄念本空心性本淨於惡斷斷而無斷於善脩脩而無脩此乃真脩真斷矣故云雖備脩萬行唯以無念爲宗圭峯總判先悟後脩之義云頓悟此性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與佛無殊依此而脩者是名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也若能念念脩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轉展相傳者是此禪也則頓悟漸脩之義如車二輪闕一不可或者不知善惡性空堅坐不動捺伏身心如石壓草以爲脩心是大惑矣故云聲聞心心

斷惑能斷之心是賊但諦觀殺盜淫妄從性而起起即無起當處便寂何須更斷所以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又云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故悟人分上雖有客塵煩惱俱成醍醐但照惑無本空花三界如風卷烟幻化六塵如湯消氷若能如是念念脩習不忘照顧定慧等持則愛惡自然淡薄悲智自然增明罪業自然斷除功行自然增進煩惱盡時生死即絕若微細流注永斷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現千百億化身於十方國中赴感應機似月現九霄影分萬水應用無窮度有緣衆生快樂無憂名之爲大覺世尊問後脩門中定慧等持之義實未明了更爲宣說委示開迷引入解脫之門答若設法義入理千門莫非定慧取其綱要則但自性上體用二義前所謂空寂虛知是也定是體慧是用也即體之用故謂不離定即用之體故定不離慧定則慧故寂而常知慧則定故知而常寂如曹溪云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慧若悟如是任運寂知遮照無二則是爲頓門箇者雙

脩定慧也若言先以寂寂治於緣慮後以惺惺治於昏住先後對治均調昏亂以入於靜者是爲漸門劣機所行也雖云惺寂等持未免取靜爲行則豈爲了事人不離本寂本知任運雙脩者也故曹溪云自悟脩行不在於靜若靜先後即是迷人則遠人分上定慧等持之義不落功用元自無爲更無特地時節見色聞聲時但伊麼著衣喫飯時但伊麼屙屎送尿時但伊麼對人接話時但伊麼乃至行住坐卧或語或默或喜或怒一切時中一一如是似虛舟駕浪隨高隨下如流水轉山遇曲遇直而心心無知今日騰騰任運明日任運騰騰隨順衆緣無障無礙於善於惡不斷不脩質直無僞視聽尋常則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遣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然障濃習重觀劣心浮無明之力大般若之力小於善惡境界未免被動靜互換心不恬淡者不無忘緣遣蕩功夫矣如云六根攝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照鑑無惑謂之慧此雖隨相門定慧漸門劣機所行也

對治門中不可無也若掉舉熾盛則先以定
門稱理攝散心不隨緣契乎本寂若昏沉尤
多則次以慧門擇法觀空照鑑無惑契乎本
知以定治乎亂想以慧治乎無記動靜相亡
對治功終則對境而念念歸宗遇緣而心心
契道任運雙脩方爲無事人若如是則真可
謂定慧等持明見佛性者也
問據汝所判悟後脩門中定慧等持之義有
二種一自性定慧二隨相定慧自性門則曰
任運寂知元自無爲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遣
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判云
此是頓門箇者不離自性定慧等持也隨相
門則曰稱理攝散擇法觀空均調昏亂以入
無爲判云此是漸門劣機所行也爲兩門定
慧不無疑焉若言一人所行也爲復先依自
性門定慧雙脩然後更用隨相門對治之功
耶爲復先依隨相門均調昏亂然後以入自
性門耶若先依自性定慧則任運寂知更無
對治之功何須更取隨相門定慧耶如將皓
玉彫文喪德若先以隨相門定慧對治功成
然後趣於自性門則宛是漸門中劣機悟前
漸熏也豈云頓門箇者先悟後脩用無功之
功也若一時無前後則二門定慧頓漸有異
如何一時並行也則頓門箇者依自性門任
運亡功漸門劣機趣隨相門對治勞功二門
之機頓漸不同優劣皎然云何先悟後脩門
中並釋二種耶請爲通會令絕疑情
答所釋皎然汝自生疑隨言生解轉生疑惑
得意忘言不勞致詰若就兩門各判所行則
脩自性定慧者此是頓門用無功之功並運
雙寂自脩自性自成佛道者也脩隨相門定
慧者此是未悟前漸門劣機用對治之功心
心斷惑取靜爲行者而此二門所行頓漸各
異不可叅亂也然悟後脩門中兼論隨相門
中對治者非全取漸機所行也取其方便假
道托宿而已何故於此頓門亦有機勝者亦
有機劣者不可一例判其行李也若煩惱淡
薄身心輕安於善離善於惡離惡不動八風
寂然三受者依自性定慧任運雙脩天真無
作動靜常禪成就自然之理何假隨相門對
治之義也無病不求藥雖先頓悟煩惱濃厚
習氣堅重對境而念念生情遇緣而心心作
對被他昏亂使殺昧却寂知常然者即借隨
相門定慧不忘對治均調昏亂以入無爲即
其宜矣雖借對治功夫暫調習氣以先頓悟
心性本淨煩惱本空故即不落漸門劣機汙
染脩也何者脩在悟前則雖用功不忘念念
熏脩著著生疑未能無礙如有一物礙在胸
中不安之相常現在前日久月深對治功熟
則身心客塵恰似輕安雖復輕安疑根未斷
如石壓草猶於生死界不得自在故云脩在
悟前非真脩也悟人分上雖有對治方便念
念無疑不落汙染日久月深自然契合天真
妙性任運寂知念念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
諸煩惱不離自性定慧等持成就無上菩提
與前機勝更無差別則隨相門定慧雖是漸
機所行於悟人分上可謂點鐵成金若知如
是則豈以二門定慧有先後次第二見之疑
乎願諸脩道之人研味此語更莫狐疑自生
退屈若具丈夫之志求無上菩提者捨此奚

以哉切莫執文直須了義一一歸就自己契合本宗則無師之智自然現前天真之理了然不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而此妙旨雖是諸人分上若非夙值般若種智大乘根器者不能一念而生正信豈徒不信亦乃謗讟返招無間者比比有之雖不信受一經於耳暫時結緣其功厥德不可稱量如唯心訣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不成猶益人天之福不失成佛之正因況聞而信學而成守護不忘者其功德豈能度量追念過去輪迴之業不知其幾千刼隨黑暗入無間受種種苦又不知其幾何而欲求佛道不逢善友長劫沉淪冥冥無覺造諸惡業時或一思不覺長吁其可放緩再受前殃又不知誰復使我今值人生爲萬物之靈不昧脩真之路實謂盲龜遇木纖芥投針其爲慶幸曷勝道哉我今若自生退屈或生懈怠而恒常望後須臾失命退墮惡趣受諸苦痛之時雖欲願聞一句佛法信解受持欲免辛酸豈可復得乎及到臨危悔無所益願諸脩道之人莫生放逸莫著貪淫如救頭然不忘照顧無常迅速身如朝露命若西光今日雖存明亦難保切須在意切須在意且憑世間有爲之善亦可免三途苦輪於天上人間得殊勝果報受諸快樂況此最上乘甚深法門暫時生信所成功德不可以比喻說其小分如經云若人以三千大千世間七寶布施供養爾所世界衆生皆得充滿又教化爾所世界一切衆生令得四果其功德無量無邊不如一食頃正思此法所獲功德是知我此法門最尊最貴於諸功德比況不及故經云一念淨心是道場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碎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願諸脩道之人研味此語切須在意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今若不脩萬劫差違今若強脩難脩之行漸得不難功行自進嗟夫今時人飢逢王饍不知下口病遇醫王不知服藥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世間有爲之事其狀可見其功可驗人得一事歎其希有我此心宗無形可觀無狀可見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天魔外道毀謗無門釋梵諸天稱讚不及況凡夫淺識之流其能髣髴悲夫井蛙焉知滄海之闊野干何能師子之吼故知末法世中聞此法門生希有想信解受持者已於無量劫中承事諸聖植諸善根深結般若正因最上根性也故金剛經云於此章句能生信心者當知已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又云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願諸求道之人莫生怯弱須發勇猛之心宿劫善因未可知也若不信殊勝甘爲下劣生艱阻之想今不脩之則縱有宿世善根今斷之故彌在其難轉展遠矣今既到寶所不可空手而還一失人身萬劫難復請須慎之豈有智者知其寶所反不求之長怨孤貧若欲獲寶放下皮囊

牧牛子脩心訣者廼高麗普照禪師之所述也予一日詣山居遇性空禪師出囊蓄此集出示於予予遂捧讀再三見其言簡理備詞示分明寔爲脩心頓悟之奧旨也適金陵信士牛普理因母呂妙清患心氣之疾未瘳予勸

令發心施財刋印流行兾見聞隨喜者了即心自性之妙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以此殊勲祈佑吕氏身躬康樂壽筭延長由心悟而見真元使病瘥而得如意者矣

正統十二年龍集丁卯臘月佛成道日

大天界蒙堂比丘雲菴　廣載跋

高麗國普照禪師脩心訣

古德禪師真心直說序　敦九

或曰祖師妙道可得知乎曰古不云乎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想不知是無計若真達不疑之地猶如太虛寬廓豈可強是非耶

或曰然則諸祖出世無益羣生耶曰佛祖出頭無法與人只要衆生自見本性華嚴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惠身不由他悟是故佛祖不令人泥着文字只要休歇見自本心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已是探頭太過何更立語言哉或曰昔聞馬鳴造起信六祖演壇經黃梅傳般若皆是漸次爲人豈獨無方便於法可乎曰妙高頂上從来不許商量第二峯頭諸祖畧容話會或曰敢祈第二峯頭畧垂方便耶曰然哉是言也柰何大道玄曠非有非無真心幽微絕思絕議故不得其門而入者雖撿五千之蔵教不以爲多洞曉真心者但出一言之擬比早是剰法矣今不惜眉毛謹書數章發明真心以爲入道之基漸也是爲序

重刊真心直說序

夫真心直說者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更無别法也心者人人之本源諸佛之覺性一切萬法盡在一心之内八萬四千法門從此而出悟此心者凡聖交恭迷此心者生死無際心隨事轉事隨理彰事理融和名直說者矣今比丘淨林宿生慶幸得遇斯文發心重新刋梓流通命予爲序以冠篇首予才陋語拙學問之淺無足以發明其深奧矣畧序直說真心以塞其請耳

皆成化巳丑年五月端陽日後學文定序

真心直說　敦九

真心正信

華嚴云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又唯識云信如水晶珠能清濁水故是知萬善發生信爲前導故佛經首立如是我聞生

信之所謂也或曰祖門之信與教門信有何異耶曰多種不同教門令人天信於因果有愛福樂者信十善爲妙因人天爲樂果故有樂果有樂空寂者信生滅因緣爲正因苦集滅道爲聖果有樂佛果者信三劫六度爲大因菩提涅槃爲正果祖門正信非同前也不信一切有爲因果只要信自己本來是佛天真自性人人具足涅槃妙體箇箇圓成不假他求從來自備三祖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志公云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故知衆生本來是佛既生正信須要解玆永明云信而不解增長無明解而不信增長邪見故知信解相兼得入道疾或曰初發信心未能道有利益不曰起

敎九 三

信論云若人聞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是人定紹佛種必爲諸佛之所授記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於一念須正思唯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爲喻又般若經云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是知欲行千里初步要正初步若錯千里俱錯入無爲國初信要正初信既失萬善俱退故祖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是此理也

真心異名

或曰已生正信未知何名真心曰離妄名真靈鑑曰心楞嚴經中發明此心或曰但名真心別有異號耶曰佛教祖教立名不同且佛教者菩薩戒呼爲心地發生萬善故般若經喚作菩提與覺爲體故華嚴經立爲法界交徹融攝故金剛經號爲如來無所從來故般若經呼爲涅槃衆聖所歸故金光明號曰如如真常不變故淨明經號曰法身報化依止故起信論名曰真如不生不滅故涅槃經呼爲佛性三身本體故圓覺中名曰總持流出功德故勝鬘經號曰如來藏隱覆含攝故了義經名爲圓覺破暗獨照故由是壽禪師唯心訣云一法千名應緣立號備在衆經不能具引或曰佛教已知祖教何如曰祖師門下杜絶名言一名不立何更多名應感隨機其名亦衆有時呼爲自己衆生本性故有時名爲正眼鑑諸有相故有時號曰妙心虛靈寂照故有時名曰主人翁從來荷負故有時呼爲無底鉢隨處生涯故有時喚作沒絃琴韻出今時故有時號曰無盡燈照破迷情故有時名曰無根樹根蒂堅牢故有時呼爲吹

敎九 四

毛劍截斷塵根故有時喚作無爲國海宴河清故有時號曰牟尼珠濟益貧窮故有時名曰無鑐鎖關閉六情故乃至名泥牛木馬心源心印心鏡心月心珠種種異名不可具錄若達真心諸名盡曉昧此真心諸名皆滯故於真心切宜子細

真心妙體

或曰真心已知名字其體如何耶曰放光般若經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起信論云真如自體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從本已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據此經論真心本體超出因果通貫古今不立凡聖無諸對待如大虛空徧一切處妙體凝寂絶諸戲論

不生不滅非有非無不動不搖湛然常住喚作舊日主人翁名曰威音那畔人又名空劫前自已一種平懷無纖毫瑕翳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萬象森羅染淨諸法皆從中出故圓覺經云善男子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圭峯云心也者冲虛妙粹炳煥靈明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奚五色之能盲故永明唯心訣云夫此心者衆妙群靈而普會爲萬法之王三乘五性而冥歸作千聖之母獨尊獨貴無比無儔寔大道源是真法要信之則三世菩薩同學蓋學此心也三世諸佛同證蓋證此心也一大藏教詮顯蓋顯此心也一切衆生迷妄蓋迷此心也一切行人發悟蓋悟此心也一切諸祖相傳蓋傳此心也天下衲僧參訪蓋參此心也達此心則頭頭皆是物物全彰迷此心則處處顛倒念念痴狂此體是一切衆生本有之佛性乃一切世界生發之根源故世尊鷲峯良久善現岩下忘言達磨少室壁觀居士毘耶杜口悉皆發明此心妙體故初入祖門庭者要先識此心體也

真心妙用

或曰妙體已知何名妙用耶曰古人云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乃妙體起用也真心妙體本來不動安靜真常真體上妙用現前不妨隨流得妙故祖師頌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寔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故一切時中動用施爲東行西往喫飯着衣拈匙弄筯左顧右眄皆是真心妙用現前凡夫迷倒於着衣時只作着衣會喫飯時只作喫飯會一切事業但隨相轉所以在日用而不覺在目前而不知若是識性底人動用施爲不曾昧却故祖師云在胎名神處世名人在眼觀照在耳聽聞在鼻臭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知之者爲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所以道吾舞笏石鞏拈弓秘魔擎杈俱胝竪指忻州打地雲岩師子莫不發明這着大用若於日用不迷自然縱橫無礙也

真心體用一異

或曰真心體用未審是一是異耶曰約相則非一約性則非異故此體用非一非異何以知然試爲論之妙體不動絕諸對待離一切相非達性契識者莫測其理也妙用隨緣應諸萬類妄立虛相似有形狀約此有相無相故非一也又用從體發用不離體體能發用體不離用約此不相離理故非異也如水以濕爲體體無動故波以動爲相因風起故水性波相動與不動故非一也然波外無水水外無波濕性是一故非異也類上體用一異可知矣

真心在迷

或曰真心體用人人具有何爲聖凡不同耶曰真心聖凡同一凡夫妄心認物失自淨性爲此所隔所以真心不得現前但如暗中樹影地下流泉有而不識耳故經云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

癡者見彼牟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寔有如是身心自性亦復如是肇論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此乃真心在纏也又慈恩云法身本有諸佛共同凡夫由妄覆有而不覺煩惱纏覆得如來藏名裴公云終日圓覺而未甞圓覺者凡夫也故知真心雖在塵勞不爲塵勞所染如白玉投泥其色不改也

真心息妄

或曰真心在妄則是凡夫如何得出妄成聖耶曰古云妄心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經云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永嘉亦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心此乃出妄而成真也或曰莊生云心者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再俯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者其惟人心乎此莊生先說凡夫心不可治伏如此也未審宗門以何法治妄心也曰以無心法治妄心也或曰人若無心便同草木無心之說請施方便曰今云無心非無心體名無心也但心中無物名曰無心如言空瓶瓶中無物名曰空瓶非瓶體無名空瓶也故祖師(敖九)云汝但於心無事於(八)事無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是此心旨也據此則以無妄心非無真心妙用也從來諸師說做無心工夫類各不同今總大義畧明十種

一曰覺察謂做工夫時平常絕念隄防念起一念纔生便與覺破妄念破覺後念不生此之覺智亦不須用妄覺俱忘名曰無心故祖師云不怕念起只恐覺遲又偈云不用求直唯須息見此是息妄功夫也

二曰休歇謂做功夫時不思善不思惡心起便休遇緣便歇古人云一條白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直得絕廉纖離分別如癡似兀方有少分相應此休歇妄心功夫也

三泯心存境謂做功夫時於一切妄念俱息不顧外境但自息心妄心已息何害有境即古人奪人不奪境法門也故有語云是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又龐公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此是泯心存境息妄功夫也

四泯境存心謂做功夫時將一切內外諸境悉觀爲空寂(敖九)只存一心孤標獨(九)立所以古人云不與萬法爲侶不與諸塵作對心若着境心即是妄今既無境何妄之有乃真心獨照不礙於道即古人奪境不奪人也故有語云上園花已謝車馬尚駢闐又云三千劒客今何在獨計莊周定太平此是泯境存心息妄功夫也

五泯心泯境謂做功夫時先空寂外境次滅內心既內外心境俱寂畢竟妄從何有故灌溪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即祖師人境兩俱奪法門也故有語云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又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此泯心泯境息妄功夫也

六存境存心謂做功夫時心住心位境住境位有時心境相對則心不取境境不臨心各

不相到自然妄念不生於道無礙故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即祖師人境俱不奪法門也故有語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又云山花千萬朶遊子不知歸此是存境存心滅妄功夫也

七内外全體謂做功夫時於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器一切諸法同真心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異大千沙界打成一片更於何處得妄心来所以肇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此是内外全體滅妄功夫也

八内外全用謂做功夫時將一切内外身心器界諸法及一切動用施為悉觀作真心妙用一切心念纔生便是妙用現前既一切皆是妙用妄心向甚麼處安着故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志公十二時歌云平旦寅狂機内隱道人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麽忙忙受苦辛此是内外全用息妄功夫也

九即體即用謂做功夫時雖冥合真體一味空寂而於中内隱靈明乃體即用也靈明中内隱空寂用即體也故永嘉云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非寂寂惺惺是無記寂寂非既寂寂中不容無記惺惺中不用亂想所有妄心如何得生此是即體即用滅妄功夫也

十透出體用謂做功夫時不分内外亦不辨東西南北將四方八面只作一箇大解脫門圓陀陀地體用不分無分毫滲漏通身打成一片其妄何處得起古人云通身無縫罅上下忒團圝是乃透出體用滅妄功夫也

已上十種做功夫法不須全用但得一門功夫成就其妄自滅真心即現隨根宿習曾與何法有緣即便習之此之功夫乃無功之功非有心功力也此箇休歇妄心法門最緊要故偏多說無文繁也

真心四儀

或曰前說息妄未審但只坐習亦通行住等耶曰經論多說坐習所以易成故亦通行住等久漸成純熟故起信論云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依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無想念念不生念念不滅亦不得隨心外念境界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收来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若從坐起去来進止有所施作於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久習純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真如三昧深伏煩惱信心增長速成不退唯除疑惑不信誹謗重罪業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據此則通四儀也圓覺經云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此初習也永嘉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據此亦通四儀耳總論功力坐尚不能息心況行住等豈能入道耶若是用得純熟底人千聖興来驚不起萬般魔妖不迴頭豈況行住坐中不能做功夫也如人欲讐恨於人乃至行住坐卧飲食動用一切時中不能忘了欲愛樂於人亦復如是且憎愛是有心中事尚於有心中容得今做功夫是無心事又何疑四儀中不常現前也只恐

不信不爲若爲若信則威儀中道必不失也

真心所在

或曰息妄心而真心現矣然則真心體用今在何處曰真心妙體遍一切處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經云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大法眼云處處菩提路頭頭功德林此即是體所在也真心妙用隨感隨現如谷應聲法燈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片雲生晚谷孤鶴下遥天所以魏府元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在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故知體則徧而處悉能起用但因緣有無不定故妙用不定耳非無妙用也修心之人欲入無爲海度諸生死莫迷真心體用斯在也

真心出死

或曰嘗聞見性之人出離生死然往昔諸祖是見性人皆有生有死今現見世間修道之人有生死事如何云出生死耶曰生死本無妄計爲有如人病眼見空中花或無病人說無空花病者不信目病若無空花自滅方信花無只花未滅其花亦空但病者妄執爲花非體實有也如人妄認生死爲有或無生死人告云本無生死彼人一朝妄息生死自除方知生死本來是無只生死未息時亦非實有以妄認生死有故經云善男子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乃至如衆空花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轉生死據此經文信知達悟圓覺真心本無生死今知無生死而不能脫生死者功夫不到故也故教中說菴婆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麼被生死之所流文殊云其力未充故後有進山主問修山主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修云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筏使得麼所以知無生死不如體無生死體無生死不如契無生死契無生死不如用無生死今人尚不知無生死況體無生死契無生死用無生死耶故認生死者不信無生死法不亦宜乎

真心正助

或曰如前息妄真心現前且如妄未息時但只歇妄做無心功夫更有別法可對治諸妄耶曰正助不同也以無心息妄爲正以習衆善爲助譬如明鏡爲塵所覆雖以手力揩拭要須妙藥磨瑩光始現也塵垢煩惱也手力無心功也磨藥衆善也鏡光真心也起信論云復次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心畧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真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集一切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問曰上說法界一相佛體無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復假求學諸善也荅曰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如是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種種熏習亦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若人修

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據此所論以休歇妄心爲正修諸善法爲助若修善時與無心相應不取着因果若取因果便落凡夫人天報中難證真如不脫生死若與無心相應乃是證真如方便脫生死之要術兼得廣大福德金剛般若經云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今見世人有叅學者纔知有箇本來佛性乃便自恃天真不習衆善豈只於真心不達亦乃翻成懈怠惡道尚不能免況脫生死此見大錯也

真心功德

或曰有心修因不疑功德矣無心修因功德何來曰有心修因得有爲果無心爲因顯性功德此諸功德本來自具妄覆不顯今既妄除功德現前故永嘉云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乃是體中自具性功德也古頌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故知無心功大於有心也洪州水潦和尚叅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被馬祖一踏踏到忽然發悟起來撫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據此則功德不從外來本自具足也四祖謂懶融禪師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功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據祖師語無心功德甚多但好事相功德者於無心功德自不生信耳

真心驗功

或曰真心現前如何知是真心成熟無礙也曰學道之人已得真心現前時但習氣未除若遇熟境有時失念如牧牛雖調到牽拽隨順處猶不敢放了鞭繩直待心調步穩趁入苗稼中不傷苗稼方敢撒手也到此地步便不用牧童鞭繩自然無傷苗稼如道人得真心後先且用功保養有大力用方可利生若驗此真心時先將平生所愛底境時時想在面前如依前起憎愛心則道心未熟若不生憎愛心是道心熟也雖然如此成熟猶是自然不起憎愛又再驗心若遇憎愛境時特然起憎愛心令取憎愛境界若心不起是心無礙如露地白牛不傷苗稼也古有呵佛罵祖者是與此心相應今見纔入宗門未知道之遠近便學呵佛罵祖者太早計也

真心無知

或曰真心與妄心對境時如何辨別真妄耶曰妄心對境有知而知於順違境起貪嗔心又於中容境起癡心也既於境上起貪嗔癡三毒足見是妄心也祖師云逆順相爭是爲心病故對知於可不可者是妄心也若真心者無知而知平懷圓照故異於草木不生憎愛故異於妄心即對境虛明不憎不愛無知而知者真心故肇論云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彌動不可爲無乃至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無知即知無以言異於聖人心也又妄心在有著有在無著無常在二邊不知中道永嘉云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脩行深成認賊將爲子若是真心居有無而不落有無常處中道故祖師云不逐有緣勿住空

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肇論云是以聖人處有不有居無不無雖不取於有無然不捨於有無所以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怕爾而來恬淡無爲而無不爲此說聖人垂手爲人周旋五趣接化衆生雖往來而無往來相妄心不爾故真心妄心不同也又真心乃平常心也妄心乃不平常心也或曰何名平常心也曰人人具有一點靈明湛若虛空遍一切處對俗事假名理性對妄識權號真心無分毫分別遇緣不昧無一念取捨觸物皆周不逐萬境遷移設使隨流得妙不離當處湛然覓即知君不見乃真心也或曰何名不平常心耶曰境有聖與凡境有染與淨境有斷與常境有理與事境有生與滅境有動與靜境有去與來境有好與醜境有善與惡境有因與果細論則萬別千差今乃且舉十對皆名不平常境也心隨此不平常境而生不平常境而滅不平常境心對前平常真心所以名不平常妄心也真心本具不隨不平常境生起種種差別所以名平常真心也或曰真心平常無諸異因柰何佛說因果善惡報應乎曰妄心逐種種境不了種種境逐起種種心佛說種種因果法治伏種種妄心須立因果也若此真心不逐種種境由是不起種種心佛即不說種種法何有因果也或曰真心平常不生耶曰真心有時施用非逐境生但妙用遊戲不昧因果耳

真心所往

或曰未達真心人由迷真心故作善惡因由作善因故生善道中由作惡因故入惡道中逐業受生其理不疑若達真心人妄情歇盡契證真心無善惡因一靈身後何所依託耶曰莫謂有依託者勝無依託耶又莫將無依託者同人間飄零之蕩子似鬼趣無主之孤魂特爲此問求有依託耳或曰然曰達性則不然也一切衆生迷覺性故妄情愛念結業爲因生六趣中受善惡報假如天業爲因只得天果除合生處餘並不得受用諸趣皆爾既從其業故合生處爲樂不生處爲非樂以合生處爲自已依託不生處爲他人依託所以有妄情則有妄因有妄因則有妄果有妄果則有依託有依託則分彼此分彼此則有可不可也今達真心契無生滅之覺性起無生滅之妙用妙體真常本無生滅妙用隨緣似有生滅然從體生用用即是體何生滅之可有達人即證真體其生滅何干涉耶如水以濕性爲體波浪爲用濕性元無生滅然波中濕性何生滅耶然波離濕性別無故波亦無生滅所以古人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正眼盡大地是箇伽藍是悟理人安身立命處既達真心四生六道一時消殞山河大地悉是真心不可離此真心之外別有依託處也既無三界妄因必無六趣妄果妄果既無說甚依託必無彼此既無彼此則何可不可也即十方世界唯一真心全身受用無別依託又於示現門中隨意往生而無障礙故傳燈云溫操尚書問圭峯曰悟理之人一期壽終何所依托圭峯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靈明覺性與佛無殊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無所

從来亦無所去但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則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此即前真心身後所阻者也

具心直說終

誡初心學人文

夫初心之人須遠離惡友親近賢善受五戒十戒等善知持犯開遮但依金口聖言莫順庸流妄説既已出家叅陪清衆常念柔和善順不得我慢貢高大者爲兄小者爲弟儻有諍者兩説和合但以慈心相向不得惡語傷人若也欺凌同伴論説是非如此出家全無利益財色之禍甚於毒蛇省已知非常須遠離無緣事則不得入他房院當屏處不得強知他事非六日不得洗浣内衣臨盥漱不得高聲涕唾行益次不得搪揬越序經行次不得開襟掉臂言談次不得高聲戲笑非要事不得出於門外有病人須慈心守護見賓客須欣然迎接逢尊長須肅恭廻避辦道具須儉約知足齋食時飲啜不得作聲執放要須

敦九

安詳不得擧頭顧視不得欣厭精麤須默無言說須防護雜念須知受食但療形枯爲成道業須念般若心經觀三輪清淨不違道用

二十

赴焚脩須早暮勤行自責懈怠知衆行次不得雜亂讃唄呪願須誦文觀義不得但隨音聲不得韻曲不調瞻敬尊顏不得攀緣異境須知自身罪障猶如山海須知理懺事懺可以消除深觀能禮所禮皆從真性緣起深信感應不虛影響相從

居衆寮須相讓不爭須遞相扶護慎諍論勝負慎聚頭閑話慎誤着他鞋慎坐卧越次對客言談不得揚於家醜但讃院門佛事不得詣庫房見聞雜事自生疑惑非要事不得遊州獵縣與俗交通令他憎嫉失自道情儻有要事出行告住持人及管衆者令知去處若入俗家切須堅持正念慎勿見色聞聲流蕩邪心又況披襟戲笑亂說雜事非時酒食妄作無碍之行深乖佛戒又處賢善人嫌疑之間豈爲有智慧人也住社堂慎沙彌同行慎人事往還慎見他好惡慎貪求文字慎睡眠

敦九

過度慎散亂攀緣

二十一

若遇宗師陞座說法切不得於法作懸崖想生退屈心或作慣聞想生容易心當須虛懷聞之必有機發之時不得隨學語者但取口辦所謂蛇飲水成毒牛飲水成乳智學成菩提愚學成生死是也又不得於主法人生輕薄想因之於道有障不能進脩切須慎之論云如人夜行罪人執炬當路若以人惡故不受光明墮坑落壍去矣聞法之次如履薄氷必須側耳目而聽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下堂後默坐觀之如有所疑博問先覺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乃可能生正信以道爲懷者無始習熟愛欲恚癡纏綿意地暫伏還起如隔日瘧一切時中直須用加行方便智慧之力痛自遮護豈可閑謾遊談無限虛喪

天日欲與心宗而求出路哉但堅志節責躬匪懈知非遷善改悔調柔勤脩而觀力轉深鍊磨而行門益淨長起難遭之想道業恒新常懷慶幸之心終不退轉如是久久自然定慧圓明見自心性用如幻悲智還度衆生作人天大福田切須勉之泰和乙丑冬月海東曹溪山老衲　知訥　誌

皖山正凝禪師示蒙山法語　侍者錄

師見蒙山來禮先自問云你還信得及麼山云若信不及不到這裏師云十分信得更要持戒持戒易得靈驗若無戒行如空中架樓閣還持戒麼山云見持五戒師云此後只看箇無字不要思量卜度不得作有無解會且莫看經教語錄之類只單單提箇無字於十二時中四威儀內須要惺惺如猫捕鼠如雞抱卵無令斷續未得透徹時當如老鼠咬棺材相似不可改移時復鞭起疑云一切含靈皆有佛性趙州因甚道無意作麼生既有疑時默默提箇無字迴光自看只這箇無字要識得自己要識得趙州要捉敗佛祖得人憎處但信我如此說話驀直做將去決定有發明時節斷不誤你云云

東山崇藏主送子行脚法語

大凡行脚須以此道爲懷不可受現成供養了等閑過日須是將生死二字釘在額上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討箇分曉始得若祗隨群逐隊打空過時他時閻羅老子打筭飯錢莫道我與你不說若做工夫須要日日打筭時時點檢自轉皷起來至二更看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若如此做將去定有到家時節有一般辦道之人經不看佛不禮纔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又且胡思亂想纔下禪床便與人打雜交若如此辦道至彌勒下生也未有入手底時節須是猛著精彩提起一箇無字晝三夜三與他厮睚不可坐在無事匣裏又不可執在蒲團上死坐須要活弄恐雜念紛飛起時千萬不可與他厮鬪轉鬪轉急多有人在這裏不識進退解免不下成風成顛壞了一生須向紛飛起處輕輕放下打一箇轉身下地行一遭又上床開兩眼捏雙拳豎起脊梁依前提起便覺清涼如一鍋湯纔下一杓冷水相似但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自有到家時節工夫未得入手莫生煩惱恐煩惱魔入心若覺省力不可生歡喜恐歡喜魔入心種種病痛言之不盡恐衆中有老成兄弟辦道者千萬時時請益若無將祖師做工夫底言語看一遍如親見相似而今此道難得其人千萬向前望汝早早打破漆桶歸來爲我指背至囑至囑

蒙山和尚示衆

若有來此同甘寂寥者捨此世緣除去執著顛倒真實爲生死大事肯順菴中規矩截斷人事隨緣受用除三更外不許睡眠不許出街不許赴請未有發明不許看讀非公界請不許閱經如法下三年工夫若不見性通宗山僧替你入地獄

夫心者是世間出世間萬法之總相也萬法即是心之別相然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蕾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狀若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想攝三集起心狀如草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頼耶心狀如良田納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真如心狀同虛空廓徹法界係寂照攝已上五心前四皆妄念念生滅後一是真三際一如若不揀辯分明猶恐認妄為真其失非小故引佛經祖語問辯徵釋開示迷妄根源指陳脩證本末次第一十六章始於正信終乎所往深明真心之捷經故名直說予獲是書僅十餘載朝夕觀覽以為棲神之祕要一日出示衆信善士感節菴居士陳普忠慨然樂施繡梓流傳庶修心之士覩之者咸悟真心之妙迥出直說之表也

是為跋

正統十二年歲在丁卯臘月八日

大天界蒙堂比丘

真心直說後跋

晉僧肇法師寶藏論

敦十

廣照空有品第一

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為萬物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上施玄象下列冥庭元氣含於大象大象隱於無形為識物之靈靈中有神神中有身無為變化各稟乎自然微有事用漸有形名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遊氣亂清寂兮寥兮寬兮廓兮兮兮別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起教叙其因然後國令其界人部其家各守其位禮義興行有善可稱有惡可名善人所重惡人所輕於是即是非而競生其智有解其愚有縛上施煩形下無寂樂失自然之志拘物外之約迷無為之為動有作之作其名教既行使上下之應諸爾乃贊立五音色立五色行立五行德立五德差之毫釐過犯山嶽律禁未然令防未欲無放蕩之寬有多方之局所以然者為人而不知之漸為濁亂之時有弟有師師有所訓弟有所依天地寥落宇宙寬廓中有烟塵清虛翳膜巍巍之形內神外靈妄有想慮真一闇冥其妄有識其真有惑非取而取非得而得是故理則無窮物則無極動兮亂兮內發三毒視兮聽兮外受五欲其心慌慌其身忙忙觸物動作如火煌煌故聖人立正教置真謨使無知之侶上下相依修無為息有餘漸至丞丞如如如如之理同本真執不可以修證不可以希冀惟寂滅性耳夫真也者無洲無渚無伴無侶無涯無際無處無所能為萬物之祖宗非目視非耳聞非形色非幻魂能為三界之根門其正者先離形次泯情不依物不拘生可以合大道通神明有用曰神有形曰身無為曰道無相曰真應物而號隨物而造常住常存不生不老理合萬德事出千巧事雖無窮理終一道無有證者無有得者然不證不得恒處心惑其心不真惑亂餘人恍然惚然如有魍魎似有思想究兮推兮了無指掌如空忽雲如鏡忽塵彼此緣起而以妄存有妄曰愚無妄曰真真冰釋水妄水結冰冰水之二其體

不異迷妄曰愚悟真曰智其氷也冬不可釋其水也春不可結故愚不可即改智不可即待漸釋漸消以邇乎大海斯可謂自然之道運用玄玄非念慮所測當可以綿綿不可以勤勤夫進道之由中有萬途困魚止瀝病鳥棲蘆其二者不識於大海不識於叢林人趨乎小道其義亦然此可謂久功中止不達如理捨大求小半路依止以小安而自安不及大安而安矣其大也恍蕩無涯含識一體萬物同懷應則千變化則衆現不出不沒用無有間有心無形有用無人示生無生示身無身常測不測常識不識爲而無爲得而無得鏡象千端水質萬色影今塵界應用無極無形而形無名而名物類相感和合而生生而不生其無有情衆謂之聖衆謂之明種種稱號各任其名然其實也以無爲爲宗無相爲容等清虛同大空究無處所用在其中其得者一其證者容得則不一證則不容然非不一然非不容其體陰離其用陽微言不盡理行不盡儀斯可謂太微夫山草無窮泉水無

竭谷風無休鍾聲無歇物尚如斯何況道乎有必速忘無必久長天地雖變虛空獨常夫學道者習無餘不學道者習有餘無餘道近有餘道疎知有有壞知無無敗其知之知有無不計於有不有於無不無有無不見性相如如閒然無物而乃用出若不如是多妄多夭中有夢慮生習衆疾非凶爲凶非吉爲吉吉凶之事翳障真一故爲道者不可以同迷夫學道者有三其一謂之真其二謂之隣其三謂之聞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不學道者亦有三其上謂之祥其次謂之良其下謂之殃極樂謂之良極苦謂之殃不苦不樂謂之祥然此三者皆不入真常斯爲不道騰神浩浩風海波濤心塵動擾悲哉哀哉三界輪迴出沒生死六道去來不可以道濟不可以真携衆聖共愍如母念孩所以偃化非時忍待有機大道如此古今同儀不可以率爾不可以驅馳神中有智智中有悲悲救不得徒自困疲然謂可度復事如故祭察精勤恒與夢慮惶惶外覓轉失玄路

濁辱清虛情存有處哀哉苦哉不離煩務夫日隱雲中雖明而不照智藏惑中雖真而不道何以然者自未出纏也是故疎不可會親不可離其未道者不可妄爲夫決疑者而不顧於後決戰者而不顧於首決學者而不嘗於身決道者而不貴於事其入無跡其出無兆了無所得攀緣自寂寂而不生自體無名無名之朴理無外欲恒沙功德宛然自足夫殼居者不知宇宙之寬大形處者不知虛空之廣大故晦中無明明中無晦諸法念念各不相待物隔情離違情難會夫赤東舍西內壞外隆沙水同流上清下稠國藏於倭天下不政形藏於心萬物皆溪所以然者以其有病也故物有靈靈必有妖妖必有欲欲必有心心必有情情動爲欲妖發爲精精惑於神欲惑於真故爲道者不可以隣夫古鏡照精其精自形古教照心其心自明夫約天地爲上下約日月爲東西約身爲彼此約心爲是非若無彼此是非何爲但以物隨情變情逐物移內外搖動識物乘馳其生也人其死也

魂相似相續夢有形身實彼非此實此非彼
鳥跡空文奇特以現難思難議陰報陽施冥
道罔象因果自縻其事如幻種種模面餤水
乾城都無實現斯謂不真惑亂餘人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夫神通變化者其猶於龍昇天
稷宇宙者其猶於雲凝斯未可貴斯未可真
若取其爲實者而未爲道也或有形而麗或
有語而辯或有智而聰或有用而巧若取以
爲道者亦未爲善也有必不真作必不常乾
坤尚壞器物何則唯道無根虛湛常存唯道
無體微妙常真唯道無事古今常貴唯道無
心萬物圓備故道無相無形無事無意無心
善利羣品率益人倫可謂一切物無不賓夫
萬物有侶唯道獨存其外無他其內無朕無
內無外包含太一該羅八冥周備萬物其狀
也非內非外非小非大非一非異非明非昧
非生非滅非麁非細非空非有非開非閉非
上非下非成非壞非動非靜非翹非逝非深
非淺非愚非慧非違非順非通非塞非貧非
富非新非故非好非弊非剛非柔非獨非對

所以然者若言其內適含法界若言其外備
總形載若言其小包裹攝遠若言其大復入
塵界若言其一各任其質若言其異妙體無
物若言其明杳杳冥冥若言其昧朗照徹明
若言其生無狀無形若言其滅今古常豎若
言其麁束入塵虛若言其細小岳之軀若言
其空萬用在中若言其有閴然無容若言其
開不入塵埃若言其閉義出無際若言其上
平等無相若言其下物莫能況若言其成撲
散衆星若言其壞鎮古常在若言其動湛然
凝重若言其靜忙忙物貿若言其歸往而不
辭若言其逝應物還來若言其深萬物同任
若言其淺根不可尋若言其愚計用萬途若
言其慧寂寞無餘若言其違有信有依若言
其順物莫能覊若言其通不達微蹤若言其
塞出入虛容若言其貧萬德千珍若言其富
曠絕無人若言其新自古宿因若言其故物
莫能汚若言其好無物可保若言其弊物始
依然若言其剛摧挫不傷若言其柔力屈不
延若言其獨恒沙物族若言其對真一孤轂

故道不可以一名言理不可以一義宣蓋各
陳其說何能以盡其邊是以斬首灰形其無
以損生金丹玉液其無以養生故真生不滅
真滅不生可謂常滅可謂常生其有愛生惡
滅者斯不悟常滅愛滅惡生者斯不悟常生
其迷悟二名不見真成取捨之意隨虛妄情
故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兩不相待句句皆宗
是以聖人隨有道有隨空道空空不乖有有
不乖空兩語無病二義雙通乃至說我亦不
乖無我乃至說事亦不乖無事以故不爲言
語之所轉也夫鑄金爲人但觀其人不覩其
金其名也迷其相也惑所以然者皆失乎真
然則一切皆幻虛妄不實知幻是幻守真抱
一不染外物清虛太一其何有失亡心喪意
體離衆疾一相不生寂靜凶吉吉猶不隨凶
何所爲吉凶之事二俱無依夫入道之徑內
虛外淨如水凝澄萬象光暎其意不沉其心
不浮不出不入湛寂自如內外不干識物不
鬧各任其一復何用言夫火不待日而熱風
不待月而涼堅石處水天瞽猶光明暗自爾

乾濕同方物尚不相借何況道乎王以萬有爲人人歸於王王依於人合者同一其名曰佛三界獨尊覺了無物非作而作所作已畢天人之師正徧知悉權應形事引導衆疾理靜虛無光超慧日普照十方上同下吉不欲異人不欲異塵不欲異義不欲異因平等不二圓通一身可謂大象之真其理難見假說方便數詰言論任物而現夫欲外者塵欲內者身欲聞者心取塵者爲欲界依形身者爲色界依計心者爲無色界滅此二者名爲道諦諦滅者爲道也然此道者權未正也虛兮妄兮三界不實幻兮夢兮六道無物不遺一法不得一法不脩一法不證一法性淨天真而謂大道乎是以徧觀天下莫非真人孰得此理同其一倫其學者希其得者微可謂渺漠而難知其知者師其化者衷無心動作作而無爲無爲而爲無所不爲和光任物物無所羈夫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識物靈照內外空然寂寞難見其號玄玄巧出紫微之表用在虛無之間端化不動獨而無雙聲出妙響色吐花容窮覩無所寄號空空唯留其聲不見其形唯留其功不見其容幽顯朗照物理虛通森羅寶印萬象真宗其爲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瑩法爾圓成光超日月德越太清萬物無作一切無名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恒沙妙用混沌而成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哀哉哀哉其爲自輕悲哉悲哉晦何由明其寶也煥煥煌煌朗照十方閒寂無動應用堂堂應聲應色應陰應陽奇特無根虛湛當存瞬目不見測耳不聞其本也冥其化也形其爲也聖其用也靈可謂大道之精其精甚真萬物之因凝然常住與道同倫故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任用森羅其名曰聖

離微體淨品第二

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爲內心無所爲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萬有不能羈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自離微也據入故名離約用故名微混而爲一無離無微體離不可染無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無有故無依是以用而非有寂而非無非無故非斷非有故非常夫性離微者非取非捨非脩非學非本無今有非本有今無乃至一法不生一法不滅非三界所攝非六趣所變非愚智所改非真妄所轉平等普徧一切圓滿總爲一大法界應化之靈宅迷之者則歷劫而浪脩悟之者則當體而凝寂夫妄有所欲者不觀其離妄有所作者不觀其微不觀其微者即內興惡見不觀其離者即外起風塵外起風塵故外爲魔境所亂內興惡見故內爲邪見所惑既內外緣生真一宗隱是以迷離妄染者所謂凡夫迷染妄離者所謂二乘達本性離者所謂菩薩了了見知三乘無異者所謂平等真佛然至理幽邃非言說可顯非相示可知夫欲示其相則迷其無相欲顯其說則迷其無說然欲不說不示復難以通其義故玄道離微至理難顯夫所以言離者體不與物合亦不與物離譬如明鏡光映萬象然彼明鏡不與影合亦不與體離

又如虛空合入一切無所染著五色不能污
五音不能亂萬物不能拘森羅不能雜故謂
之離也所以言微者體妙無形無色無相應
用萬端而不見其容含藏百巧而不顯其功
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然有恒沙萬德不
常不斷不離不散故謂之微也是以離微二
字蓋道之要也六入無跡謂之離萬用無我
謂之微微即離也離即微也但約彼根事而
作兩名其體一也夫修道者莫不斷煩惱求
菩提棄小乘窺大用然妙理之中都無此事
體離者本無煩惱可斷無小乘可棄體微者
無菩提可求無大用可窺何以故無一法可
相應故是以聖人不斷妄不證真可謂萬用
而自然矣夫求法者為無所求故無名之朴
亦將不欲斯可謂之妙覺夫離微者非妄識
之所識非邪智之所知何謂妄識為六識也
何謂邪智為二智也是以體真一故非二智
所知體無物故非六識所識無有一法從外
而來無有一法從內而出又無少法和合而
生可謂之太清可謂之真精體離一切諸見

故不可以心度體離一切限量故不可以言
約是以維摩默然如來寂寞雖說種種諸
乘並是方便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夫知者知
離見者見微故經云見微名為佛知離名為
法以知離故即不與一切煩惱合以見微故即
不與一切虛妄俱無虛妄故即真一理顯無
煩惱故即明瑩自然夫離微之義非一非二
非以言說可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照現前對
境無心逢緣不動勿忘離微之道逐識星馳
口說心違理將不實可謂無晝無夜無靜無
喧專一不移方乃契會若妄有所取妄有所
捨妄有所脩妄有所得者皆不入真實皆離
微之義壞大道之法也夫真者所以不合求
為外無所得夫實者所以不合脩為內無所
證但無妄想者即離微之道顯也夫離者虛
也微者冲也冲虛寂寞故謂之離微夫聖人
所以無妄想者為達離也所以有奇特之用
者為了微也微故無心離故無身身心俱喪
靈智獨存絕於有無之域泯於我所之居法
界自然煌煌盛用而無生也故聖人處無為

而化行不言之教冥理應合寂寞無人是以
含通大象包入萬物辟如虛空普徧周備夫
迷者無我立我則內生我倒內生我倒故即
聖理不通聖理不通故外有所立外有所立
即內外生礙內外生礙故即物理不通遂妄
起諸流混於疑照萬象沉沒真一宗亂諸見
競興乃為流浪故製離微之論顯體幽玄學
者深思可知虛實矣夫色法如影聲法如響
但以影響指陳未足封為真實故指非月也
言非道也會道亡言見月亡指是以迷離者
即為諸魔愛取諸塵樂著生死夫迷微者即
為外道非分推求橫生諸見夫諸見根本者
莫越有無何謂為有謂妄有所作何謂為無
為觀察無所得也是以因有無二見即起種
種諸見諸見既起即邪見不真故名為外道
夫生死根本者所謂存亡身存為生身亡為
滅計著妄想取外境界具足身見愛彼未來
殊勝生處受妙果報故謂之魔若體解離者
一切不着無所染愛即超魔境界若體解微
者一切寂靜無有妄想即超外道種種邪見

故經云微妙甚深離自性也是以微無有見
離無有着無見無着寂滅爲樂何謂爲苦以
不了微故即内有所思不了離故即外有所
依外有所依故即貪内有所思故即緣緣貪
既起逐爲魔境所使晝夜煌煌無有暫止具
敎十 十二
受塵勞故名爲苦何謂爲樂爲了微故即内
無所思爲了離故即外無所依外無所依故
即無貪内無所思故即無緣無緣故即不爲
萬有所拘及諸塵勞所使清虛寂寞無所繫
縛自性解脫故名爲樂夫離者理也微者密
也何謂爲理不離一切物何謂爲密顯用縱
術又離者空也微者有也空故無相有故形
量是以非有非空萬法之宗非空非有萬物
之母出之無方入之無所包含萬有而不爲
事應化萬端而不爲至是以小室寬容一念
多通非心所測非意所識可謂住不思議解
脫之力何謂不思議爲體離微何謂解脫爲
無所羈離者法也微者佛也和合不二名爲
僧也故三名一體一體三名混無分別歸本
無名又離者容也微者同也容故含垢用故

無侶無侶故即妙化常行含垢故即萬有能
處又無眼無耳謂之離有見有聞謂之微無
我無造謂之離有智有用謂之微無心無意
謂之離有通有達謂之微又離者涅槃微者
般若般若故繁興大用涅槃故寂滅無餘無
敎十 十三
餘故煩惱永盡大用故聖化無窮若人不達
離微者雖復苦行頭陀遠離塵境斷貪恚癡
伏忍成就經無量劫終不入真實何以故皆
爲依正所行住有所得故不離顛倒夢想惡
覺諸見若復有人體解離微者雖近有妄想
習氣及現行煩惱然數數覺知離微之義此
人不久即入真實無上道也何以故爲了正
見根本故也又所言離者對六入也所言微
者對六識也若混六爲一寂靜無物非五四
三非九八七但聖人應機設教對執不同究
竟理中都無名字譬如虛空離數非數離性
非性非一非異非境非離境不可言說過於
文字出於心量無有去來無有出入夫經論
者莫不就彼凡情破彼根量種種方便皆不
形住於事者若不住形事即不須一切言說

及以離微之義故經云隨宜說法意趣難解
雖說種種諸乘皆是權接方便助道之法也
然非究竟解脫涅槃譬如有人於虛空中畫
作種種色象及作種種音聲然彼虛空實無
異相亦無受入變動故 知諸佛化身及以說
法亦復如是於實際中都無一異是以天地
含離虛空含微萬物動作變化無爲夫神中
有智智中有通通有五種智有三種何爲五
通一曰道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
五曰妖通何謂妖通狐狸老變木石之精附
傍人身聰慧奇特此爲妖通何謂報通鬼神
逆知諸天變化中陰了生神龍變化此爲報
通何謂依通約法而知緣身而用乘符往來
藥餌靈變此爲依通何謂神通靜心照物宿
命既持種種分別皆隨定力此爲神通何謂道通無心
應物緣化萬有水月空花影象無主此爲道通何謂三智一曰真智二曰内智三
敎十 十四
曰外智何謂外智分別根門識了塵境博覽
古今皆通俗事此爲外智何謂内智自覺無
明斷割煩惱心意寂靜滅有無餘此爲内智
何謂真智體解無物本來寂靜通達無涯淨

緘無二故名真智故真智道通不可名目餘所有者皆是邪偽偽即不真邪即不正惑亂心生迷於體性是以深解離微達彼諸有自性本真出於群品夫知有邪正通有真偽若非法眼精明難可辯也是以俗間多信邪偽少信正真大教假行小乘現用故知妙理難顯也夫離者無身微者無心無身故大身無心故大心大心故即周萬物大身故應備無窮是以執身為身者即失其大應執心為心者即失其大智故千經萬論莫不說離身心破彼執着乃入真實譬如金師銷鑛取金方為器用若執有身者即有身礙身礙故即法身隱於形殼之中若有心者即有心礙心礙故即真智隱於念慮之中故大道不通妙理沉隱六神內亂六境外緣晝夜惶惶未有休息夫不覩其心者不見其微不覩其身者不見其離若不見離微者則失其道要也故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亦復如是此謂破權歸實壞假歸真譬如金師銷金為器滅相混融以通大冶言大冶者為大道也此大道冶中造化無窮流出萬宗若成若壞體無增減故經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所以言融相者但為愚夫着有相畏無相也所以言相者為破彼外道着於無相畏有相也所以言中道者欲令有相無相無二也此皆破執除疑言非盡理若復有人了相無法平等不二無取無捨無此無彼亦無中間即不假聖人言說理自通也夫以相為無相者即相而無相也故經云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譬如水流風擊成泡即泡是水非泡滅水夫以無相為相者即無相而相也經云空即是色色無盡也譬如壞泡為水水即泡也非水離泡夫愛有相畏無相者不知有相即無相也愛無相畏有相者不知無相即是相也是故有相及無相一切悉在其中矣覺者名佛妄即不生妄若不生即本真實夫無相之相謂之離離體無相也相即無相謂之微微體非無相也是以為道者生而不喜死而不憂何以故以生為浮以死為休以生為化以死為真故經云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夫大智無知大覺無覺真際理空不可名目是以涅槃大寂般若無知圓滿法身一切限量相寂滅也

本際虛玄品第三

夫本際者即一切眾生無礙涅槃之性也何謂忽有如是妄心及以種種顛倒者但為一念迷也又此念者從一而起又此一者從不思議起不思議者即無所起故經云道始生一一為無為一生二二為妄心以知一故即分為二二生陰陽陰陽為動靜也以陽為清以陰為濁故清氣內虛為心濁氣外凝為色即有心色二法心應於陽陽應於動色應於陰陰應於靜靜乃與玄牝相通天地交合故所謂一切眾生皆稟陰陽虛氣而生是以由一生二二生三三即生萬法也既緣無為而有心復緣有心而有色故經云種種心色是以心生萬慮色起萬端和合業因遂成三界種子夫所以有三界者為以執心為本迷真一故即有濁辱生其妄氣妄氣澄清為無色界所謂心也澄濁現為色界所謂身也散滓

獄爲欲界所謂塵境也故經云三界虛妄不實唯一妄心變化夫內有一生即外有無爲內有二生即外有有爲內有三生即外有三界既內外相應遂生種種諸法及恒沙煩惱也若一不生即無無爲若有人言我證無爲即是虛妄若二不生即無有爲若有人言我證有爲即是虛妄若三不生即無三界若有人言定有三界即是虛妄是故經云有有即苦果無有即涅槃諸聲聞人取證無爲猶有有餘也乃至十地菩薩皆有住地無明微細障也故以一爲無爲以二爲有爲以三爲三界言無爲者有二種一者證滅無爲二者性本無爲言證滅無爲者所謂一切聖人脩道斷障體如如也故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别性本無爲者所謂本来法爾非脩非證非人所合非法所契人法本空體淨真諦故經云實相之理非有爲非無爲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是以非有爲故即不可脩學非無爲故即不可滅證若有脩有證者非性本無爲也故經云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宗

若不生即無無生無生不生不可爲證何以故若有證即有生若無證即無生依本太寘夫不生者即本際也不出不沒猶如虛空無物可比但一切有爲之法虛妄不實緣假相依而有存亡窮其根趣還本實際但一切衆生失本外求妗㛹辛苦脩習累劫而不悟真是以將本求末末妄非真將末求本本虛非實夫本者即不合求何以故本即不求本也譬如金不求金也末即不合脩何以故妄不求妄也譬如泥團不可成金夫身心之法虛假不實俗人多以脩身心而覔道者同彼泥團而覔金也若約身心即是道者聖人何故說離身心故知非道也若本真者亦不合脩何以故無二法也夫聖人生而不有死而不無無有妄想取捨之心所謂萬生萬死公正無私法爾自然中無我造但彼愚夫妄想为起惑心種種見生故非真實不能明了然其本際自性清淨微妙甚深體無塵垢是以千聖萬賢種種言論皆是化說於真非真說化非化是以本際無名名於無名本際無相名

於無相名相既立感妄遂生真一理沉道宗事隱是以無名之朴通偏一切不可名目過限量界一體無二故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印即本際也然本際之理無自無他非一非異包含一氣該入萬有若復有人自性清淨含一而生中無妄想即爲聖人然實際中亦無聖人法如微塵許而有異也若復有人自性清淨含一而生中有妄想自體濁亂即爲凡夫然實際中亦無凡夫法如微塵許而有異也故經云佛性平等廣大難量凡聖不二一切圓滿咸備草木周遍螻蟻乃至微塵毛髮莫不含一而有故經云了能知一萬事畢也是以一切衆生皆一乘而生故謂之一乘若迷故即異覺故即一經云前念是凡後念是聖又云一念知一切法也是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言一切以一法之功而成萬象故經云一切若有有心即迷一切若無無心即遍十方故真一萬差萬差真一譬如海湧千波千波即海故一切皆一無有異也夫言一者對彼異情異既非異一亦非一

非一不一假號真一夫真一者非名字所談
也是以非一見一若有所見即有二也不名
爲眞一又不名爲知一若一知一即名爲二
亦不名爲一若有所知即有無知有知不知
即有二也是以大智無知而無不知熾然常
知常知無知假號爲知非我非所非心非意
夫有爲數法即有所知若無爲法猶如虛空
無有涯際即無知不知夫聖人所以言知者
爲有心有數有爲有法故可知也所以言無
知者爲無心無數無爲無法故不可知也若
以有知知於無知者無有是處譬如有人終
日說空但人說空非空說也若以彼知知無
知者亦復如是夫聖人所以或言我知者皆
是對迷約事破病除疑實無二者知無知也
所以說無知者爲彼愚夫不了真一著我我
所妄計能知所知故說無知無分別彼愚夫
聞已即學無知猶如痴人不能分别是以聖
人因彼麁妄即言如來了了知見非不知也
愚夫聞已即學有知由有有知即有知礙亦
名虛知亦名妄知如是之知轉非道也故經

云衆生親近惡知識長惡知見何以故彼諸
外道前知未來後知過去中知身心身心不
淨故不免生死夫一切學無知者皆棄有知
而學無知無知者即是知也然自不覺知復
有棄無知而學有知者知即有覺有覺故心
敎十　二十
生萬慮意起百思還不離苦彼知二見皆不
能常體虛融如理冥契遂不能入真實也夫
真實者離知無知過一切限量也上見即有
方閡即有所覺即有心知即有量不了本際
無方無所無心無量即無有見聞覺知也所
以真一無二而現不同或復有人念佛佛現
念僧僧現但彼非佛非非佛而現於佛乃至
非僧非非僧而現於僧何以故爲彼念心希
望現故不覺自心所現聖事緣起一向爲外
境界而有差别實非佛僧而有異也故經云
彼見諸佛國土及以色身而有若干其無礙
慧無若干也譬如幻師於虛空中以幻術力
化作種種色象彼幻人癡故謂彼空中化有
此事彼念佛僧亦復如是於空法中以念術
力化作種種色相起妄想見故經云心如工

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爲伴侶妄想觀伎衆
譬如有人於大冶邊自作模樣方圓大小自
稱願彼金汁流入我模以成形像然則鎔金
任成形像其真實融金非像非非像而現於
像彼念佛僧亦復如是大智融金者即喻如
敎十　二十
來法身模樣者即喻衆生希望得佛故以念
佛和合因緣起種種身相然彼法身非相非
非相何謂非相本無定相何謂非非相緣起
諸相然則法身非現非非現離性無性非有
非無無心無意不可以一切度量也但彼凡
夫隨心而有即生見佛之想一向謂彼心外
有佛不知自心和合而有或有一向言心外
無佛即爲謗正法也故經云聖境界離於非
有非無非所稱量若執着有無者即是二邊
亦是虛妄何以故妄生二見乖真理故譬如
有人於金器藏中常觀於金體不覩衆相雖
覩衆相亦是一金既不爲相所惑即離分别
常觀金體無有虛謬喻彼真人亦復如是常
觀真一不覩衆相雖覩衆相亦是真一遠離
妄想無有顛倒住真實際名曰聖人若復有

人於金器藏中常覩衆相不覩金體分別善惡起種種見而失於金性便有諍論喻彼愚夫亦復如是常覩色相男女好醜起種種差別迷於本性執着心相取捨愛憎起種種顛倒流浪生死受種種身妄想森羅隱覆真一

是以懷道君子通明達人觀察甚深遠離群品契合真一與理相應夫真一難說約喻以陳究竟道宗非言可示夫眼作眼解即生眼倒眼作無眼解即生無眼倒俱是妄想若執有眼者即迷其無眼由有眼故即妙見不通故經云無眼無色復有迷眼作無眼者即失其真眼如生盲人不能辨色故經云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諸聲聞人亦復如是唯其如來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土不以二相故即不同凡夫有所見也

敎十　二十二

悉能見故即不同聲聞無所見也彼二見者妄見有無然真一之中體非有無但妄想虛立得有無也夫聖人說言我了了見或言不見者但爲破病故說見不見也然真一理中離見不見過限量界度凡聖位故能了了見非虛妄也是以非色法故即非肉眼所見非證法故即非法眼所見唯有佛眼清淨非見非不見了了而見不可思議不可測量凡夫絕分二乘芥子菩薩羅縠故知佛性難可見也雖然如是故經云佛性普遍無問凡聖但自身中體會真一何用外覓晝夜深思內心自證故經云觀身寔相觀佛亦然夫觀身實相者即一相也一相者即空相也但空無相故即非垢非淨非凡非聖非有非無非邪非正體性常住不生不滅即本際也何以如來法身眼耳鼻舌乃至身意諸根互用者爲體真一也以無限量無分劑故即法身虛通一切無礙何以凡夫眼耳諸根不通遂無互用者爲妄想分別界隔諸根精神有量分劑不通真一理迷遂無互用故經云凡夫想識惑

敎十　二十三

妄不通執着根塵而有種種差別是以聖人通達真一無有妄心界隔根塵故能同用無有心量夫何謂真一以真無異無異故萬物含一而生即彼萬物亦爲一也何以故以本一故即無二也譬如檀生檀枝終非椿木也然彼真一而有種種名字雖有種種名字終同一義或名法性法身真如實際虛空佛性涅槃法界乃至本際如來藏而有無量名字皆是真一異名同生一義蓋前三品者亦復如是夫何以名廣照品者所謂知鑑見通慧日圓照包含物理虛洞萬靈故言廣照何謂離微品者所謂性該真理究竟玄源實際冲虛本淨非染故曰離微何謂本際品者所謂天真妙理體瑩非脩性本虛通含收萬物故言本際品也是故合前三品一義該收出無窮總名寶藏是以闡森羅之義府論識之根由歷洞太清陰付妙理圖之者體合真一了之者冥悟玄通故明法界之如如顯大道之要者也

晉僧肇法師寶藏論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因卷第一　素一
廬山東林禪寺蓮宗善法祖堂勸修淨業臣
僧普度謹自編集
蓮宗寶鑑一部發明佛祖念佛三昧已蒙
諸尊宿善知識題跋印證來詣大都禮
拜　素一　一
罽賓國公班的答師父主盟佛法得奉
法旨救般若室利長若豎耶那室利闊
羅羅司丞於至大元年十月十一日至
隆福宮
今上皇帝潛龍時分月海怯薛第一日親捧
蓮宗寶鑑啓奉
令旨教刊板印行者敬此即於大都明理
不花丞相施到
無量壽法王寺內鏤板已遂畢工所集
洪因端為祝延
皇帝聖壽萬安
皇太后皇后齊年
太子諸王千秋文武官僚高增祿位
皇圖永固

佛日光輝　凡曰見聞同成佛道
皇慶壬子正月圓日優曇普度謹識
按經中說西方世界國名極樂其土有佛
號阿彌陀巍巍蕩蕩超太古皇不令不
申自然而化瓊池金地不染一塵樹林
水鳥皆演苦空佛願力故攝彼群情一
念相應即登金臺雖下下品亦胎華蓮
鴈門尊者社結勝流策勲淨業是以念
佛之道唱行於世迨今千年謂之蓮
宗也去古已遠法流成弊邪道混淆微
旨曖昧由是優曇和尚秉宿願力痛嗟
正宗奮直實心探尋要旨編次本末剖
分僞真定為十門名曰寶鑑齎赴大都
咨扣
罽賓班的答灌頂國師證無叢脞契合佛　素二　二
經乃為聞奏欽遇
皇上金輪皇帝聖通佛慧道合天心至照無
私獎稱曰善敎刊板印行載上書乞復
敎
上可之頒降

聖旨遍行各省流
佛日重光於
聖世起祖風載振於虎溪策精進而勿荒發
闡提而必信悟覺花開於心地顯佛性
存於本源咸知極樂之歸悉稟無為之
化明教上
仁宗正宗論息闘佛之議於當時優曇獻
上皇寶鑑編復蓮宗之旨於今日雖年代相
遠蓋事實相得其名同芳而不萎其功
並垂而不朽矣延祐甲寅住大仰山大
圓佛鑑禪師傳法沙門　希陵　拜手
夫心性役乎塵勞煩惱而不為塵勞煩惱
之所汩沒如蓮生淤泥而不因淤泥染
污其質故直指之為蓮也心性通乎三　素三
乘諸法而不為三乘諸法之所凌奪由　三
宗分支派而不因支派忘失其本故念
佛之為宗也心性虛空含育萬有譬海
中四珠出無盡藏故標之為寶也心性
明淨照了色象喻一鏡當臺能辨妍醜

故名之爲鑑也優雲和尚浙之丹陽蔣
氏家世事佛積善生而敏銳弱冠則厭
俗緣投簪薙髮初參龍華寶山慧禪師
一見器之誠其歷叩諸老之門琢磨淘
汰達心淨土見性弥陀深惜祖道湮微
述集念佛警要目之曰蓮宗寶鑑言言
破惑井井有條天童東岩圓應日禪師
見而證之曰善哉善哉知是如是繼之
京都開法於法王禪寺道合灌頂國師
捧寶鑑而上奏
金輪興正宗而下頒
玉旨忘軀爲法與世龜鑑開導人天續佛慧
命實僧中寶正本齊末統衆歸宗不捨
悲願融真混俗示火中蓮振復東林遠
公祖師已墜之風于千古之下所謂廬
山蓮宗寶鑑者豈徒言哉宿師名德
公大人跋讃品題備于卷末後之修淨
業者披閱是集洞明佛祖旨趣弘揚斯
道垂之無窮其功詎可比量也耶延祐
改元甲寅孟夏前癸之明智崇勝禪寺

比丘大中德合再拜爲之敘云

廬山蓮宗寶鑑敘

夫真法界性生佛平等而無異無同妙
覺明心染淨混融而非一非二然則塵
塵淨土他方此界皆爲極樂之邦念念
弥陀蠢動含靈盡是法身之佛蓋爲情
生智隔想變體殊心隨生住異滅之變
遷境有坑坎堆阜之高下所以淨穢
方苦樂有異衆生諸佛凡聖不同是致
六趣茫茫匍匐九居之内四生浩浩升
況三界之中從迷入迷由苦入苦動經
塵劫無解脫期故我佛開方便門教以
念佛三昧指有淨土爲歸向焉所謂念
佛三昧者梵語佛陀此云覺者自覺覺
他覺行圓滿故名曰佛如睡夢覺如蓮
花開爲令有情返照回光淨念相繼久
久純熟惑盡障除一念不生前後際斷
悟此覺性内無能念之心外無所念之
境能所兩忘生佛無二故曰念佛梵語
三昧此云正定謂思專想寂神智明妙

也經云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
芬陀利華東晉遠公祖師因聽弥天法
師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入於無量甚深
三昧遊止廬山與高僧朝士結緣修行
故云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
佛爲先因以蓮宗名其社焉師乃著念
佛三昧敘蓋發揚此理也天台智者判
教謂觀無量壽經爲大乘終實之教以
三觀澄心者蓋顯念佛之旨也法照尊
者禮文殊而求指蓋指此法也省常禪
師結淨行緣宰相名卿皈僞同修者蓋
此道也長蘆賾禪師結蓮花勝會感普
賢普慧二菩薩入會蓋證明此道也慈
照宗主以本願力示現世間發廣度心
引權就實隨機化導蓋欲令利根鈍根
俱悟一道之集白蓮懺開四土圖以信
行願爲資糧以戒定慧爲樞要蓋立此
念佛正宗也宋高宗御書蓮社二字蓋
崇此法門也欽惟
大元晉天一統諸國來朝人心樂善廬山東

林禪寺東岩圓應日禪師欽奉
聖旨住持道場修營梵宇集諸賢儔乃追古
而整宗綱架大法橋名宗遠而開祖道
一十八載提唱宗乘之外常以念佛三
昧開導人天至元壬辰秋赴慶元路育
王山廣利禪寺請而遜席于開先悅堂
闇禪師相繼住持元貞元年正月述明
居士燕覺道破衣和尚欽奉
聖旨勅明蓮宗善法堂護持教法元貞二年
正月又欽奉
聖旨賜通慧大師蓮社正宗仍賜金襴袈裟
於大德五年十月欽奉
聖朝頒降
御香金旛到寺自晋至今僅乎千載感斯恩
耀遐方異域若賢若愚皆從化焉悉以
齋心念佛仰祝
皇帝聖壽萬安天下太平法輪常轉熈熈然
舜日堯風即此世界為極樂世界也普
度濫叨釋簡無補教門嘗見稱蓮宗者
未詣念佛旨趣棄本逐末著相修行淨

素一　六

業正因遠悖況復皆是懷寶迷邦背真
向偽從其事者紛如牛毛具正見者尠
若麟角致令上慢之徒輕忽吾佛之道
悲夫去古時遙法久成弊正道湮微邪
法增熾人多錯解蹉入邪途不思淨土
一門乃出輪迴之捷徑其直如絃其朗
如日與旨在於經懺之間不遇明師啓
迪猶若群盲摸象各說異端從冥入冥
永纏邪見可痛惜哉劉今恭遇
佛心天子正法治世廼
君臣慶會之時政佛法流通之際得不以祖
師念佛三昧開示人天用作將來眼目
俾同悟入佛知見我于乃翹心淨土探
賾先宗編集要言目曰寶鑑照明真偽
凡一十篇其首曰念佛正因謂入室必
由戶也次曰正教乃示念佛法門徹偏
頓圓使進修者隨根器而歸乎至道也
又其次曰正宗蓋示念佛三昧正心之
理俾修習者明其宗而達其本也又其
次曰正派蓋明佛祖暨諸宗師得道之

素一　七

本末欲令後學知有其自也又其次曰
正信正行正願俾信正法修正行發正
誓而求生西方也次曰往生正訣蓋示
臨終生淨土之路也次曰正報蓋明修
行所得淨土依正之功德莊嚴也次曰
正論蓋引諸佛誠言破群邪異見欲令
改不善而從善也非敢有助於宗風為
益於未聞者也欲其枉者直之邪者正
之疑者決之迷者悟之盡大地人於一
念中同得念佛三昧共證菩提不亦偉
歟修淨業者無怯慈悲試一展卷見聞
隨喜讚輔流通其如佛祖未出世一句
子請高着眼旨大德九年乙巳彌陀示
相日江州盧山東林禪寺　蓮宗善法
堂主僧優曇普度齋沐謹題

盧山蓮宗寶鑑綱目

念佛寶鑑敘
念佛正因卷第一
念佛正教卷第二　念佛正宗卷第三
念佛正派卷第四　念佛正信卷第五
念佛正行卷第六　念佛正願卷第七

念佛往生正訣卷第八
念佛正報卷第九　念佛正論卷第十
目録
第一卷 一十四章
念佛正因說　阿弥陀佛因地
弥陀釋迦本願因地
佛為韋提希聖后說淨業正因
孝養父母　奉事師長　皈依三寶
發菩提心　受持戒法　慈心不殺
修十善業　深信因果　讀誦大乘
勸進行者
第二卷 一十九章
念佛正教說　佛為父王說念佛
善財參見德雲比丘說念佛門
智首菩薩說念佛　龍樹大士說念佛
念佛功德有七種勝　修持法門
離相念佛三昧無住法門
天台念佛三昧三觀法門
空觀念佛三昧無念法門
日觀念佛三昧專想法門
參禪念佛三昧究竟法門
攝心念佛三昧調息法門
一相念佛三昧專念法門
六時念佛功德回向法門
懺罪念佛功德繫念法門
晨昏念佛功德信願法門
簡徑念佛功德十念法門
慈照宗主圓融四土
第三卷 八章
念佛正宗說　定明宗體
念佛參禪求宗旨說
淨土非鈍根標說
真歇了禪師淨土宗要
空室大師示淨土實見
大智律師示念佛事理不二
文法師淨行念佛宗要
第四卷 二十二章
念佛正派說　遠祖師事實
遠祖師歷朝謚號
明教大師題遠祖師影堂記
廬山十八大賢名氏
貫休禪師題十八賢影堂記
辯明遠祖師成道事
壁谷曇鸞大師　天台智者大師
京師善導和尚　金臺法照大師
睦州少康法師　省常大師
長蘆慈覺禪師　永明壽禪師
天竺慈雲懺主　文潞公傳
潞府宗坦䟽主　慈照宗主
無為子楊提刑　龍舒居士王虛中
儀真王侍郎
第五卷 六章
念佛正信說　斷疑生信　勸發信心
慈雲式懺主往生正信偈
智者大師淨土十疑論敘
楊提刑直指淨土決疑序
第六卷 一十四章
念佛正行說　修進工夫　資生助道
作福助緣　去惡取善　拔濟幽趣
放諸生命　六度萬行齊修

維摩大士示淨土八法
験明修行難易
天台示淨土忻厭二行門　淨業道場
自行化他　以事検心
第七卷七章
念佛正願說　勸發大願
慈照宗主示念佛入發願偈并序
求生淨土要在發願
善導和尚修行發願儀
白侍郎發願求生淨土文
馮濟川施經發淨土願文
第八卷一十二章
念佛往生正訣說
父母臨終往生淨土
臨終三疑　臨終四關
臨終決疑撮要　僧濟臨終注想西方
善導和尚臨終往生正念文
化佛來迎　賢首菩薩臨終讚念佛偈
情想多少論報高下
命終善惡感報優劣

壽　十二

臨終十事不違念佛勉勸預修
第九卷五章
念佛正報說　功德莊嚴
淨土增修聖果　淨土三十益
淨土成佛
第十卷二十五章
念佛正論說
西方弥陀說真如本性說
辨真妄身心　辨明三寶
辨見聞覺知　破妄說灾福
辨明空見　辨一合相　辨明雙修
辨明三車　辨明三關
辨明大小二乘　辨明不生不滅
辨明曹溪路　辨佛法隱藏
辨明超日月光　辨明髻中珠
辨明無漏果　辨明趙州茶
辨明教外別傳
辨關閉諸惡趣門開示涅槃正路
辨明四生　破妄立十號　誓願流通
名德題跋十一章

明州天童長老東岩和尚跋語
廬山白蓮宗主悅堂和尚跋語
西峯及菴和尚信公長老跋語
大慶壽寺都總統西雲和尚跋語
饒州薦福長老月磵和尚跋語

壽　十三

姑蘇幻住禪庵中峯和尚跋語
荊岑晉賢接待院不會禪師跋語
天峯祐禪師跋語
翰林承旨張幃齋題跋
廬山無住道人竺源跋
廬山優曇普度題
廬山蓮宗寶鑑目錄終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因卷第一十四章
念佛正因說
蓋聞恒河沙數眾如來弥陀第一十方微塵諸佛剎極樂是歸至理本秖唯心初門必由因地故知合抱之木發於毫芒千里之行始於初步欲超生死以淨土為歸趣之方將證涅槃故念佛乃正心之要深信極樂真解脫之妙門諦想弥陀實衆生之慈父先明落處故

望果以修因漸履玄途是從因而至果故知集群賢而結社有其音馬專念佛以勸人興其教也因談果海果徹因源形直無不影端聲和自然響順勢至示證圓通之要世尊說修淨業之因從聞思修登三摩地憑信行願入法界門是以一念興而萬靈知信心生而諸佛現纔稱寶號已投種於蓮胎一發菩提即標名於金地有緣斯遇自悟自修淺信不持大愚大錯故云一乘極唱終歸獲至於樂邦萬行圓修寂勝獨稱於寶號八十一劫之重罪廓爾烟消十萬億刹之遐方倏如羽化想念專注即觀心而見佛身心境交參即因門而成勝果十方淨穢卷舒同在於毫端一性包融浩博該羅於法界是則諸佛與衆生交徹淨土與穢土冥通彼此互收事理無礙若神珠之頓含衆寶猶帝網之交映千光我心既然生佛同爾是知道神億刹實生乎自己心中孕質九蓮豈逃於刹那際內二乘賢華回心即達於金池五逆凡夫十念便登於寶界嗟乎識昏障重信寡疑多貶淨業為權乘唯誦持為麄行豈非耽溺火宅自甘永劫之沉迷悖悞慈親深痛一生之虛喪須信非憑他力載業感以無由不遇此門脫生死而無路若同諸佛敢傚前修勸勉後賢深崇此道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當事而回向彌陀

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念念而皆歸淨土欲取一生事辦便於這裏留心一切時中千車合轍四威儀內萬善同歸齊登極樂妙門速成念佛三昧最初一步要分明直至西方無異路

阿弥陀佛因地

皷音王經云過去劫中有國名妙喜王名憍尸迦祖父清泰國王父月上轉輪王母殊勝妙顏生三子長曰月明次曰憍尸迦三曰帝衆時有一佛出世名曰世自在王憍尸迦心發道意棄捨國位投佛出家號曰法藏比丘又大弥陀經云法藏比丘於世自在王佛所發無上意一切世間無能及者時佛說二百一十億諸佛刹土應其心願法藏稽首禮佛廣說四十八願（云○本經具載）若不爾者誓不成佛是時大地震動天雨妙華空中同聲讚言決定成佛

弥陀釋迦本願因地

悲華經云往昔劫中有轉輪王名無諍念大臣寶海為善知識同於寶藏佛所發菩提心無諍念發願云我修大乘取於淨土終不願於穢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界衆生無諸苦惱我不得如是佛刹亦乃不成正覺今既果滿號阿弥陀故現淨土寶海大臣願於穢土成熟有情今已果滿號釋迦牟尼於此濁惡世中成佛菩提

佛為韋提希聖后說淨業正因

觀無量壽佛經云尒時韋提希號泣向佛白言世尊惟願為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濁惡世也尒時世尊放眉間光徧照十方無量世界諸佛國土皆於中現時韋提希見已白佛言是諸佛土雖復清淨皆有光明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弥陀佛所惟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佛告韋提希阿弥陀佛去此不遠汝當繫念諦觀彼國我今廣

為汝說亦令未來凡夫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淨業正因佛告阿難及韋提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孝養父母

念佛乃諸法之要孝養為百行之先孝心即是佛心孝行無非佛行欲得道同諸佛先須孝養二親故賾禪師云孝之一字衆妙之門佛語以孝為宗佛經以孝為戒言中不昧口出戒光直下分明頓開心地夫孝者有在家之孝有出家之孝在家孝者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承順顏色以盡養生出家孝者割愛辭親食徽契本深入無為之理上爾罔極之恩趣解脫之要途報慈親之捷徑非但未來獲益亦於現世成功所以如來子夜踰城道圓雪嶺盧能白金遺母法斷黃梅然而以法斷恩應恩報德是以迦維省父忉利寧親至於貧乏無依理合躬親給侍是故畢陵迦起盡心之戒忍大師有養母之堂陳睦州織屨供親朗法師荷擔遊學然則出家者以法味為甘旨不忘返哺之心以佛事為勤勞未遺世諦之禮非但一世父母而多生父母皆報不惟一身父母而法界父母皆度同登覺岸豈止周公之配天普示迷津故逾考叔之純孝出家之孝其利溥哉如或因緣未和父母不聽宜盡在家之孝勸修出世之因若能即俗而真亦有成佛之路覲反嬰兒之行無戲膝下之嚴報雙親顧復之勞致一乘圓滿之地遂使在家菩薩行解無疑出俗高人因斯可鑑其有局於事佛不能盡於事親茲有感于中可以克全其孝嗚呼光陰易往父母難忘有親在堂如佛在世以此報親之德圓成念佛之功是知父母喜懽則諸佛喜懽此心清淨則佛土清淨可謂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通

奉事師長

古德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友是知師者迷途之明導暗室之慧燈苦海之舟航人天之眼目恩逾父母德重乾坤弟子所以事師不敢慢易也豈不見捨全身而求半偈斷一臂而扣真乘以身為座而奉師腰石負舂而續祖責心肝而學般若投火聚以證菩提方之古人深為慶幸奉師學道可不勉哉應知出世投師須求正見參方請益莫附邪宗要明罪福之因由審辨正邪之利害正則成佛邪則成魔打頭不遇作家到老翻成骨董是以如來知師非而捨去夫子擇善者而從之觀古聖之如斯何今人而不爾況當末運多有邪師凡欲修行切莫親近但存正念終值明師要了大緣慎勿容易是故弟子事師即同事佛也可謂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消得

皈依三寶

佛為三界大師法是群生眼目僧乃六和上士並為真淨福田背之則邪順之則正神功莫並聖力難思除苦如藥鼓落鏁脫難若霜劍突圍變苦為樂而剎那革凡成聖而頃刻

是以火車相現皈依而便獲清涼地獄將臨稱念而悉皆離苦普明與諸王免難空定功馬帝釋却頂生之威般若力也所以信心佛子皈依三寶真慈香花供養於佛僧讀誦流通於法寶集茲善利回向菩提普曁衆生同生淨土不見道頻伽鸚鵡稱念而得生西方諸天帝王欽敬而誓求聖道皆能上成佛果下脫苦輪可謂禪是火爲詩是朴大唐天子只三人

發菩提心

無上佛果名曰菩提若發此心決定成佛淨行法門曰凡修淨土須善發心若爲自己厭五濁忻九品則違菩提心是聲聞行不應發也若爲衆生起大悲心求往彼國希速成就道力神通徧歷十方救度一切令共成佛則順菩提心是菩薩行應當發也今勸淨業高流凡欲利己利他須是發心立志應於三寶前虔奉香花志心發願云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弟子某從於今日發此大心不爲自求人天福報緣覺聲聞乃至權乘諸位菩薩唯依最上乘法發菩提心願與現生父母及多主父母法界衆生一切怨親同生淨土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三說此心時時要發日日常然所以善財一生證果龍女八歲成佛地獄發心頓超十地沙弥發意已越二乘可謂一氣回元運恩沾萬物深

受持戒法

既發菩提心應修菩薩行初受三皈次持五戒漸修十種善法圓滿三聚律儀根熟則令持根生則分受年有三善月有六齋如或五戒難行且除酒肉二味十重易犯且持不殺一門輕塵積嶽墜露添流一滴下崖終歸大海故涅槃經云佛在世日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梵網經云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衆由是成正覺所以龍無犯殺之心狼有持齋之意比丘苦節至於繫草護鵝居士病緣終不飲酒食肉是知諸善之本五戒爲先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身不可造次而離不可須臾而廢佛稱五德儒謂五常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人爲五藏在處爲五方廣而言之無所不統仰觀俯察莫能加焉故法苑珠林云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含識所資殺盜婬妄酒也道俗雖乖漸教通也正法內訓必始於因此則在乎實法指事直言不假飾辭託名現意如斯而修因不期果而果證從茲而入道不美樂而樂彰今見持戒不殺不求仁而仁著守戒不盜不忻義而義敷不婬者不祈禮而禮立不妄者不慕信而信揚不飲者不行智而智明非但律己防非亦以助國揚化欲修成於淨行須嚴護於戒根可謂萬善和融同佛士熙熙長樂太平時

慈心不殺

卵胎濕化飛走蟲魚皆未來諸佛之流或過去多生父母至於顒顒怖死汲汲貪生避苦而樂其身此情一等求安而養其命斯理萬均何乃聲哀哀而牽上刀砧眼盻盻而驅就死地或張羅亘野布網連山火逐嶺以高低烟隨處而眎密疾雷之鷹爭舉追風之馬競

前猿覩箭以寃飛鴈看弓而膽落解頭陷腦之酸難抵洞胷徹骨之痛奚禁況斯等共禀五行俱含四象同沾佛性共有神明何乃陳此肉山樹兹炮烙充其口腹美彼心肝殊不知斷其命者是出佛身之血食其肉者寧非父母之身造殺害之深尤斷慈悲之種性生前福壽暗裏消磨死後沉淪刀山劒樹還作鷄猪魚兔次第塡償至於宰割烹炮因果相似諦觀食肉可謂寒心縱售易於屠門亦難逃於重罪菩薩寧當破骨終不食噉衆生是以白兔焚身而仙人不顧也草尚不拔肉豈容嘗遠彼庖厨有聞聲不忍之訓養他出賣同口殺心食之尤大聖垂慈所以制戒永斷殺生其德大也修淨土人故當持守可謂不貪香餌味始是碧潭龍

修十善業

夫大乘玄要元不離於一心淨業正因必先修於十善斷身口七重之罪七行斯成滅意識三毒之根三學自備彌陀經內求淨土者之所當修華嚴經中離垢地者乃能親證人天至於有頂以十善爲受生之緣聲聞以至佛乘由十善爲入道之本弗遵佛制墮三塗之要門縱得人身獲二種之惡報不修乃十不善道奉持爲十戒法門實乃淨土鎡基普勸常修此行是菩薩之法死宜令安住其中可以至無畏大城可以登不退轉地功德詎可思量佛子所以當學

深信因果

擬步玄途洗心大道深信世間因果究明出世根源將窮其源必存其要要而在用若其於心法乎心也者彌綸於萬行會通於群數蓋以心無常法秉善惡而迭用以罪福爲影響故因果不相違是知涉境而動謂之因動而生識謂之緣緣起則有業有業則果報定矣是以善行惡行世間之因也三界六道九有四生世間之果也念佛法門出世間之因也九品化生淨土成佛出世間之果也於上因果心中明了故不樂着世間之法於出世間法心行不遠念念不忘於淨土心心不離於彌陀何以知其然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知因實果則不虛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若一念心瞋恚邪婬即地獄業慳貪不實即餓鬼業愚癡闇蔽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即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業精修十善即天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齊修即菩薩業真慈平等即佛業若心淨則香臺寶樹淨剎化生心垢則丘陵坑坎穢土受形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離自心源更無別體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故知一切歸心萬法由我欲成淨果但行淨因又當知闡提邪見定應墮千劫泥犂誹謗撥無即此是邪魔眷屬觀報應之若是如影如形信因果之歷然可驚可懼所謂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

讀誦大乘

既慕西方當求了義暗中有寶無燈照終不自知古鏡埋塵不揩磨豈能光顯調和三業體究一心恭奉真文研味聖意深入法源之底洞探諸佛之機理路豁通心花發現不見

道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托勝因方能廣益。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雖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尚猶資善而成，至善人倫有識得不因心而證佛心。豈不聞智者誦法華見靈山之未散，圭峰讀圓覺忽心地以開通，達本情忘普庵契華嚴之旨，應無所住六祖悟般若之宗。觀先德而可遵，豈今人而不學。可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

勸進行者

夫學佛初門大悲是菩薩正軌，利他要行勸進乃淨業勝因。晉社群賢願祈生於安養，十方海衆忻出離於娑婆。痛嗟生死之難逃，堪嘆無常之期速，可不景行前哲導彼後昆哉。勸一人二人以至多人，是佛門之法施；念一佛二佛以至萬佛，邇樂土之玄猷。日課千聲佛名，積月至年則有三十六萬聲佛，積而不迨亦幾於佛地乎。日行小善一事，積月至年則有三百六十善事，積而不迨亦幾於君子乎。爲惡爲小人而不通懺悔同禽獸者，良由不學亦無勸進之人也。經言若人以四天下七寶供養佛及菩薩緣覺聲聞得福甚多，不如勸人念佛一聲其福勝彼，此世尊之勸進也。語云也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仲尼之勸進也。勉尔同盟熏陶淨行，或正月五月九月爲一集，或半年一年三年爲一期，深植善根普皆回向，常爲道侶更互相資。一人退惰則協力提携，一人捨凡則遞相照顧。雖不能弘教利物，亦可以溫故知新。豈不見施人一錢人稱受惠，益人一語彼豈無知。財施則濟一世之貧，食施則濟一日之命，法施則令人出世，其功德詎可比倫。財施如燈止明一室，法施如日徧照大千。悋法而不勸修，眾劫沉於黑獄；推己而行化導，現生則是阿彌。敢冀蓮慈遞相勸發，以斯悲願結此淨緣，拔滯溺之沉流，出輪迴之捷徑，齊登樂土，圖報佛恩，可謂未度者今度矣。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因卷第一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教卷第二　素二

東林禅寺蓮宗善法祖堂勸修淨業臣僧普度謹自編集

念佛正教說

法界本無衆生衆生緣乎妄見如來本無言教言教爲乎有情妄見者衆生之病言教者衆生之藥以藥治病則病無不治以言覺妄則妄無不覺凡夫日用而不知如來之道鮮矣故我能仁大覺愍群機之未悟也於是仰推大慈俯埀妙範華嚴頓示聲聞尚若盲聾阿含委說菩薩未蒙獲益方等贊大般若蕩空涅槃殊途同歸法華普皆受記於是群經森列偏贊西方蓋以阿弥陀佛願廣緣强法尊理備而然尔其教也指佛國爲歸趣華池寶地勝妙莊嚴令忻彼而猒此也其理也示弥陀即自性念念圓明心心實相如大海之混百川也其行也開示十六觀門攝心妙境了性相空如明鏡之見面像也其果也九品次第化生普攝利鈍登不退階至無上之菩提道也是故九界衆生以無所得心而修佛國妙行不亦宜乎如來出世之懷於斯盡矣

偏贊之辭有其旨焉真百千三昧之要門乃一實境界之直道論事儀則懺六根雪三業究宗旨則空萬法了一心是謂超苦海之徤舟救急病之良藥信斯道者開本覺心出五濁苦達真淨土了性弥陀若明月之當空似蓮花之出水故蓮宗之教以是名焉楊無爲云蓮者出乎淤泥不捨衆生界也處空無染顯露清淨體也華亦有實非魔境也華實同時因果一如也華開蓮現示權顯實也華落蓮成廢權立實也一蓮生無量華建立一切法也十方同一華藏示佛境無異也蓮教之義得非是歟所以興慈運悲者遊戲於常光之界戒珠義海者涵泳於解脫之淵是以天能護持王臣致敬古今不墜其化士民仰慕其風非夫大悲願力撫衰末習其孰能臻此哉是故龍樹論證之晉賢社修之天台判釋之慈恩通贊之慈照集而懺之宗坦䟽而解之宿衲名儒奉之者實珠有集高賢達士修之者簡編有題於戲大法下衰去聖逾遠事佛者衆謀道者稀競聲利爲己能視流通爲

兒戲遂令法門凋瘵教綱傾頹實賴後賢克荷斯道普冀亡軀爲法潔己依師欲達真乘須親教典稟教乃能明理明理然後修行行須無虧道果可證故知耳聞目見當依四法以思修口誦心違縱解千章而何益是乃心以教服佛以念持非以戒防罪以懺雪道以實踐動以禮行近則期於立身揚名遠則希於革凡成聖發揮佛祖之道捨我華而誰歟堅秉慧刀裂開魔網飲正法之甘露伐邪見之稠林避惡友如避虎狼事良朋如事父母謹守志節毋退大心正覺可遵非道莫履有過務速改有善勿矜誇自然與禍斯遠與福斯會現居塵世則人敬之天祐之他日淨方則聖可期道可至豈在乎相形問命諂求榮達之時又何必望影瞻光卜度終歸之日此匪道人之見識實乃凡庸之妄情莫徇他求但依本分在當仁而不讓宜見賢以思齊名利不足動於懷死生不足勞其慮欲功成而志遂必自邇而涉遐當驗果以推因信有作而有報智足以照惑明足以燭幽言斯可法

行斯可樂德義可尊進退可度辯偽識真若試金之美石除昏鑑物猶照世之真燈是大導師作不請及擲出龍宮之寶均施群生撤開祖門之關普容來者蠲滌邪病指歸妙源俾昏鏡以重磨若垢衣而再淨使真風復振福及大千觀慧日增明輝騰萬古可謂法王之真子可謂大丈夫焉以此而奉西方大聖人之教者復何愧歟

佛為父王說念佛

寶積經云世尊父王頂禮佛足一心合掌而白佛言云何修行當得諸佛之道佛言一切衆生皆即是佛汝今當念西方世界阿弥陀佛常勤精進當得佛道王言一切衆生云何是佛佛言一切法無生無動搖無取捨無相貌無自性可於此佛法中安住其心勿信於他爾時文王與七萬釋種聞說是法信解歡喜悟無生忍佛現微笑而說偈曰釋種決定智是故於佛法決信心安住人中命終已得生安樂國面奉阿弥陀無畏成菩提

善財五十三參首見德雲比丘說念佛門

華嚴經入法界品云德雲比丘告善財言善男子我得自在決定解力信眼清淨智光照耀普觀境界離一切障具清淨行往詣十方供養諸佛常念一切諸佛如來總持一切諸佛正法常見一切諸佛隨諸衆生種種心樂示現種種成正覺門於大衆中而師子吼善男子我惟得此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所謂智光普照念佛門令一切衆生念佛門令安住力念佛門令安住法念佛門照耀諸方念佛門入不可見處念佛門住於諸劫念佛門住一切時念佛門住一切剎念佛門住一切世念佛門住一切境念佛門住寂滅念佛門住遠離念佛門住廣大念佛門住微細念佛門住莊嚴念佛門住能事念佛門住自在心念佛門住自業念佛門住神變念佛門住虛空念佛門

智首菩薩說念佛

華嚴經云一切威儀中常念佛功德晝夜無暫斷如是業應作

龍樹大士勸念佛

大智度論云佛是無上法王諸大菩薩為法臣諸臣所尊重者惟佛法王是故菩薩應當念佛又云有諸菩薩自念往昔謗般若墮惡道經無量劫雖修餘行未能得出後遇善知識教行念佛三昧即得併遣罪障方得解脫又偈云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弥陀即時為現身故我皈命禮

念佛功德有七種勝

甘露疏云一詞少易行勝唯稱一句南無阿弥陀佛一切人可念故二念緣佛境勝一心緣念佛身相好淨國為境故三離難獲安勝諸佛菩薩加護念佛者無諸患難安慶吉祥四稱名滅罪勝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五持念獲福勝稱佛一聲勝四天下七寶供佛

及阿羅漢六果感見佛勝衆生念佛必定見佛七觀迎往生勝化佛菩薩放光迎接行者往生佛土

修持法門

夫無爲境界過絕名言有漏色心要憑修證真如具含衆德方便而有多門上自離相平等下至十念稱名總括不離三乘往生亘符九品有念終歸於無念有生直至於無生可謂一句弥陀群機普應矣

離相念佛三昧無住法門

慈照宗主云離相念佛三昧者上根智人悟此深理常運虛空平等心無我人衆生壽者相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論曰我以計内人以計外衆生以續前爲能壽者以續後爲義既無内外前後執心則一切諸相悉皆空寂故經云知無我人誰受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是名離相念佛三昧此則見一切衆生本性皆同弥陀既不執有相無相二

壹三　六

邊亦無有斷見常見之説由是念念弥陀出世處處極樂現前如此念者無念之念念念則真如無生之生生則實相故知無念即離念實相乃無相無相則無住無住則入佛境界此乃無上正真大菩提道若到此地無修無證無生死可脫無涅槃可求性相俱空聖凡齊等無佛道可成無衆生可度無巳靈可得一念無爲十方坐斷無一法末有無一法始成自他互化事理無礙塵塵具足利利全彰法本如然思議莫及可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天台念佛三昧三觀法門

三觀一大總相之圖

壹三　七

捏不成囫撥不開看来看去轉成猷人人若到猷田地三觀元来是禍胎

智者大師云諸佛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示三止三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又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無不中空假亦爾即圓教之行相也如西天伊字三點首羅天之三目非縱非横並列故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窮子也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經説奢摩陁三摩鉢提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亦曰三諦天然之性德也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舉一即三非前後也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秘藏不顯蓋三惑之所覆也無明翳乎法性塵沙障乎化導見思阻乎空寂然茲三惑乃體上之虛妄也由是立乎三觀破乎三惑證乎三智成乎三德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

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非各別也非異時也天然之理具諸法故然茲三諦性之自爾窮理盡性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行者念佛之時意根爲因白毫圓光爲緣所起之念即所生法諦觀念佛心起即是假名體之即空洞鑒此心有如来藏離邊顯中者根若塵並是法界諸佛衆生一念普應即邊而中無佛無念此乃大乘圓修三觀念佛也可謂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来真實相

空觀念佛三昧無念法門

空觀念佛三昧者即祖師序云思專想寂志一不撓氣虛神朗無幽不徹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塵累頓消滯情融朗非天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智者大師以空觀而蕩一切法故云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入此觀者是審實真諦也今欲令行人反妄歸真故謂之從假入空觀蓋假若是入空之詮先觀一切法是假乃至四大五蘊六根六塵六識盡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無一物了知虛妄而得會真故名二諦觀修此者先要攝心靜坐將世間一切虛妄不實境界盡情掃蕩俱不住着惟觀於空故般若經云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空亦不可得如是頓入如来寶明空海性覺真空即如来藏空性圓明靈光遍照法界性故如摩尼珠隨意出生如大溟海深廣含攝平等性智名佛知見可謂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圓覺

日觀念佛三昧專想法門

觀無量壽佛經云佛告韋提希汝及衆生應當專心繫念一處想於西方凡作想者一切衆生自非生盲有目之徒皆見日沒當起想念正坐西向諦觀於日令心堅住專想不移日欲沒時狀如懸鼓既見日已開目閉目皆令明了是爲日想名曰初觀行人入此觀者須於靜處屏絕外緣正坐攝心諦觀日輪現在目前注心一境凝然寂靜如對明鏡自覩面像心若馳散制之令還心息住定即得三昧可謂海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叅禪念佛三昧究竟法門

遠祖師禪經序云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禪智者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離照感則俱遊應則同趣慈照云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常寂常照名常寂光念佛之人欲叅禪見性但依此法要於靜室正身端坐掃除緣累截斷情塵瞠開眼睛外不着境內不住定回光一照內外俱寂然後密密舉念南無阿弥陀佛三五聲回光自看云見性則成佛畢竟那箇是我本性阿弥陀却又照覷看只今舉底這一念從何處起覷破這一念復又覷破這覷底是誰○叅良久又舉念南無阿弥陀佛又如是覷如是叅急切做工夫勿令間斷惺惺不昧如雞抱卵不拘四威儀中亦如是舉如是看如是叅忽於行住坐卧處聞聲見色時豁然明悟親見本性弥陀內外身心一時透脫盡乾坤大地是箇西方萬象森羅無非自己靜無遺照動不離寂然後興慈運悲接引未悟悲智圓融入無功用行得生上品名實報莊嚴土得一切種智可謂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

應知

攝心念佛三昧調息法門

大集經賢護品云求無上菩提者應修念佛禪三昧偈云若人專念弥陀佛號曰無上深妙禪至心想像見佛時即是不生不滅法坐禪三昧經云菩薩坐禪不念一切惟念一佛即得三昧初機修習未免昏散二病須假對治入天寶鑑云凡修禪定即入靜室正身端坐數出入息從一數至十從十數至百百數至千萬此身兀然此心寂然與虛空等不煩禁止如是久之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時覺此息從毛孔中八萬四千雲蒸霧起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障自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尒時見徹不用尋人指路也今此攝心念佛欲得速成三昧對治昏散之法數息

十一

寂要凡欲坐時先想已身在圓光中默觀鼻端想出入息每一息默念南無阿弥陀佛一聲方便調息不緩不急心息相依隨其出入行住坐卧皆可行之勿令間斷常自密密行持乃至深入禪定息念兩忘即此身心與虛空等久久純熟心眼開通三昧忽尒現前即是唯心淨土

一相念佛三昧專念法門

大般若經云曼殊室利白佛言菩薩修行何法疾證無上菩提佛言菩薩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昧疾證菩提修此行者應離喧雜不思衆相專心繫念於一如來審取名字善想容儀即為普觀三世一切諸佛即得諸佛一切智慧天台十疑論云一切諸佛悉皆平等但衆生根鈍濁亂者多若不專心繫念一佛則心散漫三昧難成故專令念阿弥陀佛即是一相三昧寶王論云修持一相念佛三昧者當於行住坐卧繫念不忘縱令昏寐亦繫念而寤覺即續之不以餘業間斷不以貪嗔等間隔隨犯隨懺悔不隔念不異念不隔日不隔時念念常不離佛念念清淨圓明即是得一相三昧也可謂是若了一萬事畢

六時念佛功德回向法門

遠公祖師東林結社僧俗同修大智上賢深入禪觀得念佛三昧中流之士六時修禮淨土回向西方唐有詩云遠公獨刻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凡修此法先於淨室安置佛像香花燈燭隨分供養澡浴塵垢着清淨衣每日於日初時日中時日沒時夜初時夜半時夜終時自對三寶端身合掌信禮西方每一時日觀慈容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一千遍禮佛四十八拜念西方文發願回向每日晝三夜三六時行道精專不倦志意修持堅固行願淨業圓成他日必得中品中生矣

懺罪念佛功德繫念法門

大彌陀經云我作佛時十方無央數世界諸天人民聞我名號燒香散花然燈懸繒飯食沙門起立塔寺齋戒清淨益作諸善一心繫念於我雖止於一晝夜不絕亦必生我剎不得是願終不作佛又云我作佛時十方無央數世界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蝡動之類前世作惡聞我名號即懺悔為善奉持經戒願生我剎壽終皆不經三惡道徑遂往生一切所欲無不如意不得是願終不作佛凡修持者先當嚴淨壇場燒香然燈廣設供養請一比

丘及諸上善人同壇尊證白佛陳意絕慮去
憂勿預家事勿近內人齋戒修持繫念彼佛
名號一晝一夜每佛一千聲誦弥陀經一卷
如是三次志心懺悔回向云我今自憶有生
以來造諸惡業願此念佛功德得入如來六

素二　十三

揞海中承佛慈力衆罪消滅究竟釋除三業
所生一切諸善莊嚴淨願福智現前願得臨
命終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顛倒如入
禪定於一念頃徑生西方極樂國土見佛接
引於七寶池中蓮花臺上蒙佛授記得聞經
法頓開佛慧廣度衆生滿菩提願可謂水向
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晨昏念佛功德信願法門

在家菩薩奉佛持戒逐日營辦家緣未能一
心修行者須是早起焚香參承三寶隨意念
佛每日黃昏亦如是禮念以為常課如或有
幹失時次日當自對佛懺既此之法門要且
不妨本業為士者不妨修讀為農者不妨耕
種為工者不妨作務為商者不妨買賣晨參
夕禮之外更能二六時中偷那工夫持念佛
號百聲千聲志誠為功期生淨土回向云弟子某
禮念功德願命終時徑生淨土蓮花池畔親見
弥陀寶樹行中相逢善友普為父母師長法界
衆生同滿此願可謂積塵成巨嶽滴水漸成河

簡徑念佛功德十念法門

慈雲式懺主云在俗人塵務忙冗每日清晨
服飾已面西合掌念南無阿弥陀佛盡一口
氣為一念如是十念但隨氣短長氣極為度
其念佛聲不高不低調停得中如此十念連
讀不斷意在令心不散專精為功顯是藉氣
束心也回向云某一心皈命西方阿弥陀佛
願以淨光攝我我今称如來名經十念頃求
生西方佛昔本誓若有衆生欲生我剎十念
我名若不生我國者我誓不成佛今以十念
功德願命終時心不顛倒於一念頃生極樂

素二　十四

國聞佛妙法速證菩提可謂信心如不退決
定禮金僊

慈照宗主圓融四土選佛圖序

去寂光同居一智無殊情生彼此見有親疎
覷面了色空性如如本無二路自見妙麁吾
不知是一体毘盧先須識本免被茶糊行有
行相智有智模願有願力進有程途惺惺寂
寂如淨明珠照徹心體凡聖同途四土合徹
三身一如頭頭淨土處處阿彌且山僧因見
四土混乱無綸智轉行融致使利鈍不分因
果俱失只言淨土不知淨土高低只說唯心
不知心之深淺故見諸家和毀各執一邊誰
知自破宗風非魔能壞今則略開一線述出
四圖削去迷情頓明心地然後河沙法界該
收一紙之中無量法門出乎方寸之内耳

素二　十五

圓融四土總相之圖

自性彌陀佛
唯心淨土機
悟來唯一念
迷後歷三祇
折攝二門設
聖凡一路歸
世情矜冷暖
人面逐高低

三光具足

凡聖同居土

如應序出身

凡聖情差智有殊
須憑修證契毘盧
恐人易一行疲倦
權指西方住半途

横出三界少人知易修易往勿狐疑
塵垢未除求解脫一心信願念阿彌
臨終正念分明去三朝七日預知時
既生淨土常聞法何愁不得悟心機

願三宗勝情具十横須陀洹八凡
不德用劣見煩念成出及其人尺聖
退迷體應未除惱就生三界天所見身之居

此土但有信願念佛不斷煩惱不捨家緣不修禪定臨命終時彌陀接引皆得往生淨土便蒙神通得不退轉直至菩提而居土者乃自他受用三光具足縱攝四土九品化生蓮開後二三毛在其中不利出而抵引下下品者蓋祖師明其易修易往也其餘品位高低各隨行願修持深淺而成也

如星之光

方便勝居土

如邊功出身

斷除煩惱絕纖由
滅智灰心罷便休
寶所不能前進步
如來方便故相留
豎出三界聲聞性
煩惱塵勞急斷除
入定四禪頻觀練
永超凡世不還歸

行解體勝一破八豎
不脫用應切見關出
退德宗身智惑思等生界三
四果聲聞弟子等所見
丈六金身羅漢居

此土皆是定性小乘根性怕怖三界如虎兕龍蛇破見思惑殺貪具癡斷如來種如燋芽敗種復稱偏執見究空滯寂是保方便有餘涅槃大乘斥伏

如月之光

實報莊嚴土

如科進出身

卷二

心法微微循未遣
應知情盡始除根
貼內汁衫既未脫
纖塵猶礙大乾坤
非橫非豎理偏亘
三砲巡心進莫疑
一刀未能超彼岸
依然還落聖賢機

十六

智般用圓道破塵三非横非八一生菩
不若宗滿種沙惑心非豎萬四補處及諸薩
退德體身報智無明分破克備生出二界十相好大士所見居

菩薩皆是大乘圓修三觀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等覺清淨大智慧等菩薩所居
證無明分身十方八相成道度脫眾生皆未究竟尚名賢聖數書明

如日之光

如常寂光淨土

如雖頂王子出身

境智都絕證修
更無留滯心頭
情盡除消恩斷
一輪明月衝中秋

衝關透頂不思議和合俱忘念絕思惟心淨垂心淨立下水窮淨抵心關惑破無煩惱返本還源獨自知無心身滿塵沙界任運攝將諸子歸

位法宗清一破一衝無諸法果
不身體淨切三念關上佛界人
退德用身法種惑不透正所智盡生頂真見身居

此土是寂上乘境界惑盡情定諸法不生般若不生不生不生名大涅槃究竟居涅槃山頂端居常寂光土名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名到彼岸亦名空劫以前自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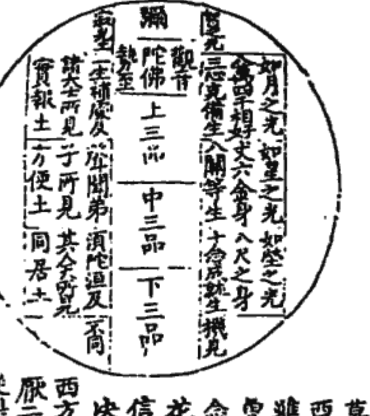
東方四土

卷二

十七

四土非方域
情生礙不通
悟迷分大山
淨穢隔西東
萬有形雖別
千機理自同
春風俱一拂
何處不花紅
大見始終無改
小見九品差殊
上智稱在一心
下智東西隔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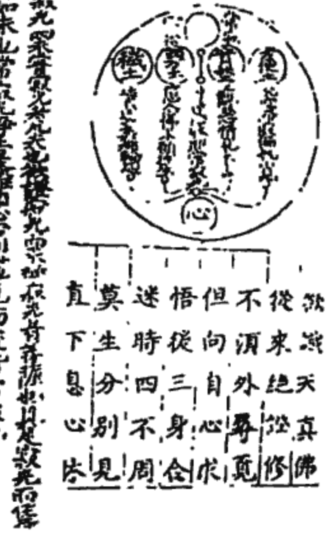
西方四土



莫謂西方遠
西方在目前
雖云越十萬
曾不離三千
念佛纔開口
花池已種蓮
信心如不退
決定禮金僊
西方是取相欣
厭二門修若人
從此入得一切
處皆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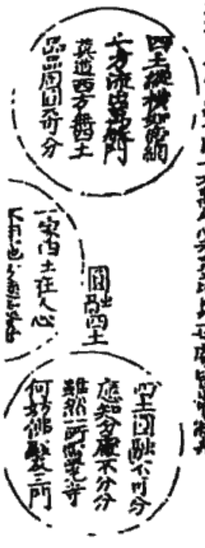
阿鼻依正全處極聖之自心身土毘盧不離下凡之一念智若無至離伽耶別求常寂光土須知毘盧遮那偏一切處若能觀心者一切諸法唯心本具耳

觀心四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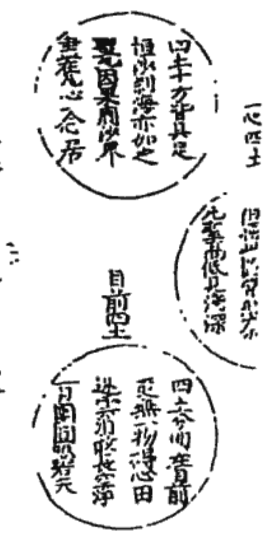


欲識天真佛
從來絕證修
不須外尋覓
但向自心求
悟從三身合
迷時四不周
莫生分別見
直下息心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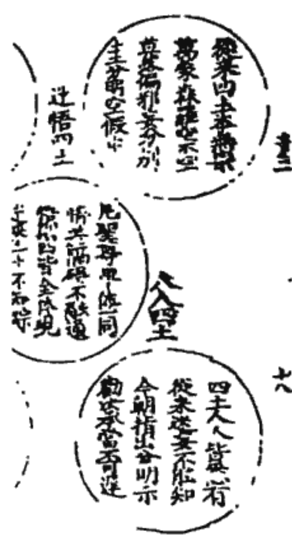
西方四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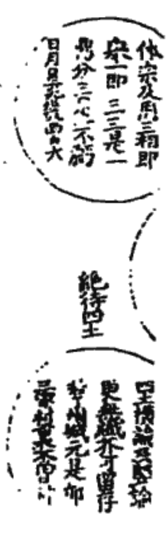
恒沙四土



三諦四土



相即四土



教是佛眼禪是佛心心若無眼心無所依眼若無心眼無所見心眼和合方離東西禪教和融善知通塞當知機有利鈍法有開遮若定作一路收機都成謗法四門入郭都至府前四土修心各登彼岸聽教之士不可偏邪參禪之流應如是會權實方便運用在人惟巨事理融通不可執法而成病○聞思修三慧戒定慧三學各要反本還源盡欲華凡成聖令人不了各執一邊只說教不通禪禪不通教本為去執反屬偏情平等修心却生分別禪云黃花翠竹總是真如教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勢至菩薩因念佛故自得心開智者大師誦法華經得見真法是處各存妙道豈在喧爭今要凡心與身土和融念佛與禪教一道入門雖別到底是同休起愛憎莫分彼此各須究本勿競枝條不可執實而謗權執權而謗實也

清涼國師云

塵勞業海　續識妄執　情盡貫除　不勞收拾

夫法報應之三身寂光同居四土各要歸源咸廻一路一身三身四土一土非後非前無來無去情見有差非佛隱覆秖許心傳不通言句周徧圓融無盡無窮一真無礙重重更重重帝珠莫喻梵網難同撥轉機關八達四通不在伶俐唯假惺惺毘盧得道許汝便成永絕生死即放光明若不擬議海晏河清

一土分四土　未本三身　身土無前後　情見恰如羣

架無礙力　偕在天輪　川皆見月　應處有光明

後頌

大道通天下　明明幾百州　州州各道路　路路合春秋

識三身別　悟來一也休　道無無彼此　甚把結怨讎

念佛提綱

本自無蹤無跡　方便與君拈出

有人問我何為　南無阿彌陀佛

念佛心開

因修三昧念彌陀　忽覩彌陀心上過

始覺行行皆實所　方知土土悉交羅

禪教相成

天台賢首慈恩教　達磨南山意不殊
法門頭數無窮盡　不離毫端絕妙微

三身體同

三德秘藏及三身　舒卷臨機分不分　素二　二十
毀處融通無罣礙　勿教一向作三人

三寶不異

佛法僧寶寂為真　亘異而今一點靈
舉一即三三是一　莫教錯認定盤星

身土不二

毘盧即是寂光土　覺即是大毘盧
身土本來無二相　皇城元是大京都

心佛無殊

此心即是彌陀佛　彌陀即是自心源
皆道蟾光有虧減　誰信從來日日圓

絕跡無相

一念圓明法界周　免向三祇着劫修
若也此中明了得　一點微塵也不留

情盡宛然

毘盧海藏全無迹　寂光妙土亦無蹤

劫火洞然毫末盡　青山依舊白雲中

頭頭見道

寂光金寶及泥沙　到處無心便是家
了得箇中玄妙意　優曇元是旱蓮花

處處逢源

心心念念彌陀佛　頭頭處處古毘盧　素二　二十一
微塵剎海如星布　攝在伽僧一畫圖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教卷第二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宗卷第三　素三

東林禪寺蓮宗善法祖堂勸修淨業臣僧普度謹自編集

念佛正宗說

明教大師曰能仁之垂教也必以禪為宗而佛為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不得一其所謂大範不正則天下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之學佛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為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後世學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諸禪者不諒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內紛然自相是非古今何嘗稍息予嘗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佛祖之心也佛說一大藏教未嘗不以心為宗也嗟乎衆生之根器異也又安得以一法而明之我佛平等設化於是對其病而授其藥耳且夫淨土一宗念佛之法有實有權有頓有漸皆以顯如來所證之實理廓衆生自性之本源以念佛三昧攝一切人明心見性入於佛慧或問之曰念佛其可明心見

性入佛慧乎予謂之曰心為萬法之宗操之在我則何道不成大勢至菩薩以念佛證無生忍究其因地純於念佛上用功念念無間打成一片所以道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蓋佛者心也念佛念心心心不二心既不二佛佛皆然一念貫通無前後際三際俱斷是真道場歷歷顯示剎剎全彰是謂入於如來正徧知海具足如來一切種智念佛之旨大畧如斯遠公祖師得是三昧而以此三昧示一百二十三人同修同證思專想寂以至究竟吾祖於是深存遠圖大援群生且以晉地新經未來禪法甘露國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乃命弟子踰越葱嶺遠迎禪師究尋經本故明教大師定祖圖云秦僧智嚴於罽賓國懇請跋陀羅偕來諸夏傳授禪法初至長安後至廬山遂出禪經與遠公同譯譯成遠公為之序跋陀羅嘗謂遠公曰西土傳法祖師自大迦葉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祖其二十六祖近世滅度名不如蜜多者所以繼世弟子曰般若多羅方在南天竺國行化以此慧燈次第相傳達磨多羅後為二十八祖我今如其所聞而說是義遠公聞跋陀羅言故序云達磨多羅西域之雋禪訓之宗實林傳所謂跋陀羅嘗與遠公言其傳法諸祖世數固驗於禪經矣故張野序遠公塔銘云心禪諸經出自廬山師每謂禪法精微非才莫授功高易進者惟念佛一門導之以止觀專之以淨業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入於如來無盡法門實由斯矣故此淨土之教至於天台智者大師乃示三觀證乎一心總綰三乘之要行普收五性之機宜直付觀行之真財悟入如來之知見故知念佛之要者由觀經為標指也斯經以佛國淨境為宗以觀智妙行為趣以實相彌陀為體以滅惡生善為用是知無量功德共莊嚴之種種勝行而歸趣之言說問答而詮辨之譬眾星之拱北辰如萬流之朝東海也是故韋提不經地位頓證無生五逆十念稱名便登極樂即圓頓教之所攝也此之念佛三昧法門權實頓漸折攝悟迷圓攝一切會歸真宗猶車之有輪如鳥之有翼入道之由可謂至矣可謂盡矣是以集夫正受之方示彼修行宗要開明心目直指根源庶使念佛進修之士明其宗而不昧其祖也若夫一句當機淨土唯心顯矣

定明宗體

慈恩通贊云此方先德總判經論有其四宗一立性宗二破性宗三破相宗四顯實宗涅槃華嚴法華等是顯於真實中道義故捨化城而歸寶所等故彌陀經乃第四宗也依文判教教但有三以類准宗宗有其八一我法俱有宗二有法無我宗三法無去來宗四現通假實宗五俗妄真實宗六諸法但名宗七勝義皆空宗八應理圓實宗故華嚴及弥陀經是八宗收

李長者華嚴合論十種淨土權實宗體

夫滔滔智海茫茫莫究其涯淼淼真源蕩蕩罕尋其際遮那法界體相總括於塵沙方廣靈門淨穢互叅於無極但隨現修業用見境不同致使聖境乖違依根不定或權分淨土

於它國指穢境於娑婆或此處為化儀示上方為實報文殊居東國金色世界而來觀音處西方安樂妙土而至如是權儀各別啓蒙的信無依今以略會諸門令使創修有托約申十種以定指南

第一阿弥陀經淨土此為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實理以專憶念念想不移以專誠故其心分淨得生淨土是權未實

第二無量壽觀經淨土此為一分未信法空實理衆生樂妙色相者令使心想想彼色像想成就故而生佛土此權非實

第三維摩經淨土佛以足指按地加其神力暫現還無是實報土未具陳廣狹是實未廣

第四梵網經淨土雖說一大花王而有千葉一一葉上有百億化佛教化百億四天下衆生然彼千葉及彼華王為三乘菩薩見未廣故分示報境未成圓滿是權未實

第五摩醯首羅天淨土如來於彼些蓮花座成等正覺以為實報此閻浮提摩竭提國菩提場中成等正覺者是化此為三乘權教等薩染淨未亡者說此閻浮提及六天等是欲界有漏彼上界摩醯首羅天是無漏故心存染淨彼此未忘此為權教未為實說

第六涅槃經所指淨土如來有實報淨土在西方過二十二恒河沙佛土者為三乘權教一分染淨未亡者言此三千大千世界總是穢土權惟如來報境淨土在西方此權非實

第七法華經三變淨土此為三乘權教菩薩染淨未亡者言移諸天人置於他土是權非實

第八靈山會所指淨土此引三乘中權教菩薩染淨未亡者令知此土即穢即淨諸衆信可未能自見是實非權

第九唯心淨土自證自心當體無心性惟真智不念淨穢稱真任性心無罣碍無貪無癡任大悲智安樂衆生是實淨土以自淨故令他亦淨是故維摩經云隨其心淨即佛土淨欲得淨土當淨其心是實淨土

第十毗盧遮那所居淨土即居十佛剎蓮花佛國土淨穢總含無穢無淨無有高下彼此自他之相一一佛土皆充法界無相障隔署言十佛塵剎國土為知無盡佛國不出一塵為無大小故不立限量故以法為界不限邊際相海純雜色像重重此實淨土非是權收

念佛叅禪求宗旨說

慧覺瞶禪師云念佛不礙叅禪叅禪不碍念佛法雖二門理同一致上智之人凡所運為不着二諦下智之人各立一邊故不和合多起紛爭故叅禪人破念佛念佛人破叅禪皆因執實謗權執權謗實二皆道果未成地獄先辦須知根器深淺各得所宜譬如營田人豈能開庫開庫人安可營田若教營田人開庫如跛足者登山若教開庫人營田似壓良人為賤終無所合也不若營田者且自營田開庫者且自開庫各隨所好皆得如心是故念佛叅禪各求宗旨溪山雖異雲月是同可謂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淨土非鈍根權說

天台思梵講主乂居臨平山解行明峻深造教觀性相淵源每與士大夫往復隨有所問

荅釋槩然一日有通判鄭公問曰教中所明念阿弥陀佛願生淨土此專為鈍根方便權說上根頓悟一超直入佛地豈假他佛淨土耶師云吾宗先達呵此說云佛在世文殊普賢佛滅後馬鳴龍樹此土智者大師智覺禪師皆願往生淨土應是鈍根乎若以此為權教将何為實耶昔孫莘老亦疑於此因會楊次公王敏中辯論遂息此疑信此淨土非聖人之權設是圓實之真宗也注念彼佛必生淨土斯乃稱性實言非權教也

真歇了禪師淨土宗要

弥陀不離衆生心是三無別極樂遍在一切處舉一全收如帝釋殿上千珠寶網千珠光影咸入一珠一珠光影徧入千珠雖珠珠互徧此珠不可為彼珠彼珠不可為此珠然而不雜離而不分一一徧彰亦無方所弥陀淨土即千珠之一十萬佛國即一佛國各千珠之一聖人善巧方便示入專念阿弥陀佛乃十珠直指一珠見一佛即見十方諸佛亦見九界衆生微塵刹海十際古今一印頓圓了無餘法矣

寂室大師示淨土實見

不修淨業者云游心禪定悟性真宗或聞說淨土必曰淨土唯心我心既淨則國土淨何用別求生處寂室曰且維摩經中云如來以足指按地見娑婆國土悉皆嚴淨而衆會不見惟螺髻梵王得知今之說悟性者能如梵王所見淨土不况汝居卑室漏屋必羨之以大厦高堂脫粟藜羮者必羨之以珍羞上味獘袍短褐者必羨之以綾羅輕縠若云心淨土淨則不消如是分別也况當老病死苦世間違情之時顏色與未悟者同是則口唱心淨土淨之言身被穢土苦惱之縛其自欺之甚也不然應須信教仰理於淨土從而修之

大智律師示念佛事理不二

師嘗為慈慧文法師作淨土集序其畧曰古今學佛多惑事理謂理則纖塵不立言事則萬象森羅凝心住寂則為理動用操修則為事遂引古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斯廼理事敵立空有並馳予嘗變其語曰實際理地不少一塵佛事門中不存一法何則由實際理具一切法豈少一塵乎由佛事門離一切相豈存一法乎如此方見理事一如空有不二矣

文法師淨行序念佛宗要

夫達無心之有心識有念之無念有無不住能所胡存是則念念圓明心心虛寂苟昧斯旨則法法成疣的契其宗則門門通妙今可無乖實際而示圓修俾負重致遠者獲遂於息肩流浪迷津者速登於彼岸求生西方無先念佛觀門者也予輒為修淨業者薄採經論大綱述成西方淨行法門示彼所修令得其趣有覩茲文而復不能起信修行者類乎狂熱投圊唯露一髮欲垂拯救末如之何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宗卷第三

盧山蓮宗寶鑑念佛正派卷第四 章亍 素四

念佛正派說

佛由心造道在人弘弘道之要無先乎念佛
念佛則是正心正心故能合道道之宗極曰
佛也佛者覺也一切衆生有此本覺之性因
一念有差所以不覺裴相國云終日圓覺而
未嘗圓覺者衆生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
者如來也是故薄伽梵成道摩竭陀說有談
空觀根逗教於諸法之外別開念佛一門截
衆苦之根源入聖派之要路故經云從是西
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
佛號阿彌陀國中無三毒八難有七寶衆妙
莊嚴以法爲身群聖爲友苟能誠信發願歸
心彼土者即得往生出乎三界九有之表證
諸佛無上妙道其言無所欺也粵自大教東
派至佛圖澄而盛由澄而得道安安之門有
遠公戒珠義海龍姿鳳章於是教門綱紀從
茲大備師著念佛三昧詠親勸于時晋賢慕
師之德爭趍正覺之場同究斯道名動帝王
道尊一代彌天推爲高弟羅什結爲勝友識

量廣大獨出於古今矣至夫抗言爲道爲萬
世宗師垂裕於人天者遠公也隋有智者魏
有曇鸞唐有善導大振宗風宋有坦公踈詮
甘露省常結社慈覺勸修壽禪師融萬善以
同歸元宗主攝諸經而成懺廣施方便曲盡
慈悲故我祖師欲令大地衆生見本性彌陀
達唯心淨土普皆覺悟菩提之妙道乃立普
覺妙道四字爲定名之宗觀夫四字一鏡洞
照無邊同一體用何以知其然總而言之喻
如人之一身而有頭目手足爲其用也未嘗
有一而可分也自非願廣悲深而孰能取信
於天下後世哉竊嘗論之曰等衆生界名曰
普智達斯理名曰覺德用無邊名曰妙千聖
履踐名曰道又普者即自心周徧十方之體
也覺者即自心智照不迷之用也妙者即自
心利物應機之行也道者即自心通達中正
之理也恒沙諸佛所證者此道也歷代祖師
所得者此道也十方生淨土者已學此道也
未來修行者當學此道也又况諸佛菩薩示
現世間作大導師各有悲願不捨衆生或爲

王臣將相居士宰官出俗在家逆行順化莫
不以斯道而覺斯民也三界群生輪轉飄末
至於今日往來六道如蟻旋磨無有出期大
覺垂慈故設方便以誘導之俾夫趣吾之所
趣吾之所趣者非六道非三乘乃如來正覺
之趣得吾所趣之道者亦以此道化乎未趣
趣此所趣譬如一燈燃百千燈續焰分輝騰
今耀古此念佛之宗正心之法正夫群生歸
夫正道者矣彼彼相傳於無盡故名無盡燈
也普覺妙道之說豈徒言哉盖謂人人皆可
作佛不以僧俗之間不以利鈍之分無彼此
無高下等一性而已得之爲悟失之爲迷同
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事隔理
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是知修念佛三
昧者則是正其心也此心正則性順理也得
性順理則六塵不能染萬境不能移動用於
一塵之中寂寥於萬化之域不動本處而周
遊十方超乎極樂之地升乎寂光之堂居乎
涅槃山頂朝乎無上法王普覺妙道正心之
義其至矣乎不知此義者功何所施智何所

發譬彼無月之人昧於日月之光履於重險之處墮坑落塹可勝紀乎噫去聖時遥人多謬解雖其正道悉陷邪宗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群邪詭惑諸黨並熾是非蜂起空有云云夾截虗空互相排毀有着於事相不肯捨者有順於應緣不自覺者有守枯木而言定者有恃聰明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能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身心放曠而言無礙者有口耳潛傳而言秘訣者有執我宗普字覺字者有言彼宗妙字道字者是皆私偷此鏡入彼邪域致爲塵垢蔽蒙不明宗體雖得此鏡之名而不得其用也殊不知慈照立此四字深有意焉昧者不知執之失度況又有言在家爲彌陀教出家爲釋迦教者自尊爲祖執法爲宗存彼此之執心觸途成滯局偏邪之劣解是已非他使我曹爲佛祖後裔而不能破其執遣其惑則何以揭慧日於昏衢哉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諸方佛子錯路修行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予嘗切切於是謹按高僧傳記遍求前哲真踪究其源摘其實理之所當事之所存者集而出焉闕者補之冗者削之隱者明之斷者引之庶千載之下修淨業者因言思道飲水知源識古聖之遺風體先宗之標格紹隆佛種光闡徽猷壽慧命於無窮傳真燈而有永前不云四字一鏡洞照無邉乎體斯道者慎勿忽諸

遠祖師事實

師諱慧遠鴈門樓煩人今河東代州姓賈氏生於石趙延熈甲午歲爲晉成帝咸和九年師十二歲從舅氏令狐遊舉許洛博通六經尤通周易莊老之書二十一歲欲渡江與范宣子俱隱值中原兵戈塞路聞道安法師居太行山遂與弟慧持俱投之聽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嘆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與弟投簪落髮常以大法爲已任安嘆曰使道流中國其在遠乎孝武帝太元九年至廬山以杖卓地曰有泉當住忽泉迸出乃誅茅爲庵講涅槃經感得山神獻靈資助材木雷雨闢地江州太守驚其神異奏立東林寺名其殿曰神運太元十一年寺成師以東南經律未備禪法無聞乃於寺內別置禪室請一禪師率衆習禪令弟子逾越沙漠求禪經廣江表四輩咸皆得以修習願使大乘之化自北而南每謂禪法深微非才莫授入道要門功高易進者念佛爲先師徒衆往来三千真信之士一百二十三人乃與劉遺民等十八賢爲上首於無量壽佛像前建齋立誓同修西方淨土結白蓮社遺民著發願文師自製念佛三昧叙謝靈運恃才傲物一見師肅然心服鑿池種蓮求入社師以心雜止之山多蛇有行者不知何許人嘗侍於師善驅蛇王今號辟蛇聖者師所居流泉帀寺下入虎溪每送客以溪爲界時陶淵明陸修靜師嘗送之語道契合不覺過溪相與大笑後世因傳三笑圖馬時羅什法師通書稱師爲東方護法菩薩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燒香禮拜東向稽首獻心廬嶽姚主欽承道德信向連接晉安帝隆安元年桓玄勸帝沙汰僧尼謂

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簡師以書抵玄得並免元興元年玄又申庚氷之議欲沙門盡敬王者復以書辯論其事遂免安帝自江陵旋京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稱疾不起帝遣使勞問師表以閒帝優詔荅之義熙乙卯十一月初一日師入定至十七日出定見阿彌陀佛紫磨黃金身徧滿空界龍舒淨土文載遠公三覩聖相沉厚不言師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丙辰八月初一日示疾至六日困篤大德耆舊請飲豉酒不許又請以蜜水乃命律師檢藏末見而集諸徒遺戒曰吾自知命之年托業此山自審有畢盡之期乃絕跡外緣以求其志不覺形與運頹已八十三矣時至欲厝骨于松林之下即嶺為墳與土木同狀此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使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衆世尊亦當祐之以道言訖而逝門人與潯陽太守及官屬奉全軀葬于西嶺壘石而塔焉安帝謚廬山尊者鴻臚大卿白蓮社主凝寂之塔謝靈運立碑以銘其德張野序之有匡山集十卷行于世

素四　六

遠祖師歷朝謚號

晉安帝義熙年謚廬山尊者鴻臚大卿白蓮社主

唐大中戊辰年謚辯覺大師

南唐昇元三年謚正覺大師

宋太平興國三年謚圓悟大師

宋乾道二年謚等徧正覺圓悟大法師

明教大師題遠祖師影堂記

遠公事蹟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光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錄及九江新舊錄叙變遠公六事謂可以勸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陸修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弃言也陶淵明耽湎于酒而與之交者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殂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震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嫌好名而昧實

素四　七

黨勢而忽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人乎孰有宿稟勝德為行耿絜肯交辟鄉而高其達乎孰有歷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存其節乎此故遠公識量廣大獨出於古今若夫荷負至教廣大聖道垂裕於天人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耶偉乎大塊噫氣六合風清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龍僧鳳長揖巢許遠公之風軌也白雲丹壑玉樹瑤草遠公之棲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書于屋壁

廬山十八大賢名氏

遠公祖師　諱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

永法師　諱慧永姓潘河內人

持法師　諱慧持遠公弟也與兄俱事道安法師

生法師　諱道生姓魏氏鉅鹿人客居彭城世衣冠

佛陀耶舍尊者 此云覺明罽賓國婆羅門種
佛陀跋陀羅尊者 此云覺賢甘露飯王之裔
叡法師 諱僧叡冀州人
順法師 諱曇順黃龍人
敬法師 諱道敬瑯琊王氏曾祖凝之守江州
恒法師 諱曇恒河東人童子出家不知姓氏
昺法師 諱道昺潁川陳氏
詵法師 諱曇詵廣陵人不知姓氏
劉遺民 諱程之字仲思彭城郡里人漢楚元王之後
散騎常侍雷公 諱次宗字仲倫南昌人
太子舍人宗公 諱炳字少文南陽人
治中張公 諱野字萊民
散騎常侍張公 諱詮字秀碩萊民族也
通隱處士周公 諱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

貫休禪師題十八賢影堂詩

白蓮池邊舊影堂劉雷風骨畫龍章共輕天子諸侯貴惟愛吾師一法長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入無方何人到此思高躅風點苔痕過短墻

辯遠祖成道事

禮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者是誣也有善而弗知者是不明也知而不傳者是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噫在吾學佛之徒豈不然耶吾祖遠公行位昭昭功德廣大愚忝與其教爲末流之裔不肖孤陋學淺才疎未能

紹襲先宗實乃有孤慈蔭嘗讀明教記不亦甚懿乎又嘗觀石室琇禪師通論云去孔子百年而有孟軻是時孔子之道幾衰焉軻於是力行其道而振起之伏自佛教東流凡三百年而有遠公是時沙門寖盛然未有特立獨行憲章懿範爲天下宗師如遠公者佛道由之始振盖嘗謂遠公有大功於釋氏猶孔門之孟子焉與高僧朝士同修淨社道動帝王法派天下後之所習念佛者不知吾祖之本末失其源派多見世之薄福闡提輩僞撰廬山成道記裝飾虛辭盡是無根之語誑惑善信遍傳在人耳目逮今不能改革予乃參考大藏弘明集高僧傳察其詳要略舉七事以破群惑識者鑒之遠公禮太行山道安法師出家妄傳師掚擅尊者一誑也妄以道安爲遠公孫者二誑也遠公三十年影不出山足不入俗妄謂白莊劫擄者三誑也晉帝三召遠公稱疾不赴妄謂賣身與崔相公爲奴者四誑也道安脅有肉釧妄爲遠公者五誑也臨終遺命露骸松下全身在西嶺見在凝寂塔可證妄謂遠公乘彩船升兜率者六誑也道生法師虎丘講經指石爲誓石乃點頭妄謂遠公者七誑也悲夫世之姦佞不知祖師實德道聽途說妄裝點許多不遜之事播醜於後世取笑於四方謗瀆聖德識者見之不察其所由得不輕侮於吾祖師耶豈非出佛身血五逆罪乎嘗觀宋元嘉中僧才觀惠嚴謝靈運翻涅槃經增損其辭因夢神人訶之曰敢以凡情輕瀆聖典觀等懼而止又惠琳以才學幸帝時號黑衣宰相自著白黑論毀佛教即感惡疾膚肉糜爛而死夫如是則妄造祖師傳記三途地獄可不懼乎凡吾同志群審遠公實跡從本至末痛告諸方光揚祖道庶先聖之屈於斯雪矣

壁谷釋曇鸞大師

曇鸞大師少遊五臺識其靈異遂乃出俗三
乘頓漸具開定慧嘗稱疾行至汾州俄見
窦陰陡盡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鸞
万瞬目疾乃隨愈鸞於是切用心佛道常如
不及開蒙誘俗無間遠邇初鸞好為術學聞
陶隱居得長生法涉遠就之陶以仙經十卷
授鸞鸞躍然自得以為神仙之術其必然也
後還洛下遇菩提留支意頗得之問支曰佛
道有長生乎其能却老為不死乎支笑而對
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即以觀無量壽經授
之曰汝可誦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
盈虛消息吉凶成敗無得而生其為壽也有
劫石為有河沙為沙石之數有極壽量之數
無期此吾金僊氏長生也鸞承其語驟起深
信遂焚所學仙經而專觀經為每於觀經得
素四
十一
其義理修三福業想像九品雖云寒暑之變
疾病之来不懈于始念魏主憐其志尚又嘉
其自行化他道業弘廣號為神鸞勅住并州
大嚴寺未幾移住汾州玄中寺一夕鸞正持
誦一梵僧軒昂而来入其室曰吾龍樹也所
居淨土以汝有淨土之心故来見汝鸞曰何
以教我樹曰已去不可及未来不可追現在
今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而失鸞以所見勝
異必知死生之期屆矣即集弟子數百人盛
陳教誡言其四生役役其止無日地獄諸苦
不可以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以不修因令弟
子齊聲高唱阿彌陀佛鸞乃西向瞑目頓顙
而示滅是時道俗同聞管絃絲竹之聲由西
而来良久乃寂

天台智者大師

師諱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母徐氏夢
香烟五彩繞身有孕誕生之日神光煥室目
有重瞳眉分八彩孩幼見像即禮逢僧必拜
十八歲投湘州果願寺出家誦法華經兼通
律藏性樂習禪遂往大蘇山禮慧思禪師北
面事焉思師一見乃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
宿緣所追今復来矣因授與法華三昧三七
日誦經至於藥王本事品是真精進是名真
法供養至此句時身心豁然寂而入定照了
法華若曦和臨於萬象達諸法相如清風遊
於太虛將證白師師曰非汝不證非吾莫識
汝所證者是法華三昧前方便得旋陀羅尼
汝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後弘法鄴都屈伏
時匠晚入天台降魔進行化緣既息於新昌
大石像前示疾告滅弟子請問生方乃曰吾
素四
十二
諸師友皆從觀音而来迎我及夜侍人見有
佛至倍大石像臨終說諸法門令唱無量壽
經及觀經題目乃顧大衆合掌讚曰四十八
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
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聖行道力
實不唐捐言訖稱三寶名奄然而滅後有僧
求知生處乃夢觀音金容數丈智者從後而
語僧曰汝疑決不再驗智者生西方矣

京師善導和尚

釋善導唐貞觀中周遊寰宇求訪道津見西
河綽禪師行方等懺及淨土九品道場講觀
經導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
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吾得之矣於是
篤勤精苦若救頭然續至京師擊發四部弟
子無問貴賤俾屠沽輩亦激悟為導每入佛

至合掌胡跪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乃至寒冷亦須流汗此相狀表於至誠出即為人說淨土法化諸道俗令發道心修淨土行無有暫時不為利益二十餘年無別寢處不暫睡眠除洗浴外未甞脫衣般舟行道禮佛方等專為已任護戒持品纖毫不犯未甞舉目視女人絕意名利遠諸戲笑所行之處淨身供養飲食衣服四事饒益皆不自享並將迴施好食送大厨供養徒衆唯食麁惡以自支身乳酪醍醐皆不飲噉諸有襯施將寫阿彌陀經十萬餘卷所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所至見壞伽藍及故磚塔寺皆悉營造燃燈續明歲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洗始終無改化諸有緣每自獨行不共衆去恐與人行談論世事妨修行業其有暫申禮謁開說少法或得同預道場親承教訓或曽不見聞披尋教義或展轉授淨土法門者京華諸州僧尼士女至有投身高嶺或委命深泉或自墮高枝焚身供養略聞遠近百餘人諸修梵行弃捨妻子誦阿彌陀經十萬至三十萬徧者念阿彌陀佛日得一萬五千至十萬徧者及得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不可知數或問導曰念佛之善生淨土耶對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於是導乃自念阿彌陀佛如是一聲則有一道光明從其口出十聲至千百聲光亦如之導謂人曰此身可厭諸苦逼迫情偽變易無暫休息乃登所居寺前柳樹西向願曰願佛威神驟以接我觀音勢至亦來助我令我此心不失正念不起驚怖不於彌陀法中少生退墮願畢於其樹上端身立化時京師士大夫傾誠歸信咸收其骨以葬高宗皇帝知其念佛口出光明又知捨報之時精至如此賜寺額為光明馬天竺式懺主畧傳云阿彌陀佛化身自至長安聞滻水聲和尚乃曰可教念佛遂立五會教廣行勸化人有至信者見和尚念佛佛從口出三年後滿長安城內皆受化念佛事見別傳後有法照大師即善導後身也德宗時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帝於長安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覔至大康果見照師勸人念佛遂迎入內用劉球繩林教宮人五會念佛事彰本傳矣

金臺法照大師

師諱照唐大曆二年棲于衡州雲峯寺慈忍戒定為時所歸一旦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雲中有寺寺之東北有大山山有澗澗北有石門門去可五里復有一寺金牓題曰大聖竹林寺照雖目覩而其心內尚懷隕穫他日食時復於鉢中見五色雲現數寺無有山林穢惡純金色界池臺樓觀衆寶間錯萬菩薩衆而處其中有諸佛嚴淨國土種䄎勝相照欣所見因訪問之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以凡情測若論山川而勢乃五臺尒四年夏照於衡州湖東寺啓五會念佛道場其年六月二日五色祥雲彌覆其寺雲中亦有樓閣閣上有數梵僧身可丈餘執錫行道又見阿彌陀佛與二菩薩其身高大等虛空界日既暮矣照於道場之外遇老人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覲大聖今何輙止照曰時艱路難不止如何老人曰但能亟去則去之何其艱也照未暇對老人失焉照

以所見勝異重發願曰願以此身奉覲大聖雖復火聚氷河終無退惰其年八月十三日與同志數人山南嶽前去果無艱險五年四月五日至五臺縣遥見寺南有數道光六日達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畧無差脫是夜四更復有異光北來射照照不知所栽乃問曰此何祥也吉凶焉在僧云此大聖不思議光攝汝身心何乃問也照聞之即具威儀前詣一寺寺之東北可五里果有山山有澗澗北有石門門傍有二童子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照入門北行幾五里見一金門門上有樓其樓之側復有一寺寺門有大金牓題曰大聖竹林寺寺之方圓可二十里一百餘院院院皆有寶塔黃金為地華臺玉樹充滿其中照入寺之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皆距師子高座照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智識淺劣佛性心地無由顯現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為其要惟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曰汝所請問今正是時諸修得門無如念佛我於過去劫中因念佛故得於一切種皆

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禪定乃至諸佛正徧知海皆從念佛而生照曰當云何念文殊曰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說是語時二大菩薩舒金色臂以摩照頂與授記曰汝以念佛不思議故畢竟證無上覺若善男女願疾出離應當念佛時二菩薩互說伽陀照得聞曰益加踊躍文殊又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以承教授照如其言歷請教授次至七寶華園從其園出於大聖前作禮辭退且見向者善財難陀二童子送至門外照復作禮舉頭俱失至十三日照與五十餘僧往金剛窟無著見大聖處忽見其地廣博嚴淨琉璃眾寶以成宮殿文殊普賢可萬菩薩佛陀波利亦在其中照得見已隨眾歸寺其夜三更於華嚴院之西樓又見寺東岩壑之畔有五枝燈大方尺餘照曰願分百燈以歸一面燈分如願重願分為千炬炬亦如之行行相當光光相涉光中殊異徧於山野照又前詣金剛窟願見大聖殆

其三更見一梵僧自稱佛陀波利引之入寺至十二月朔日於華嚴院入念佛道場中截念文殊普賢二菩薩謂我畢竟證無上覺又復記我念阿彌陀佛決定往生於是一心念佛正念佛時倏見前來梵僧入道場云汝之淨土華臺現矣後三年華開汝當往矣然汝所見竹林諸寺何為不使群生共知照聞之噫念昔時所見因得命匠刻石兼於所見竹林寺處特建一寺號竹林馬寺之云畢照曰吾事畢矣吾豈久滯於此不累日而卒焉

睦州少康法師

師縉雲仙都人毋羅氏游鼎湖峯得玉如棒青蓮華授之且曰此華吉祥授之於汝當生貴子及生康日青光滿室香似芙蕖年十有五誦法華楞嚴等經五部尋往越學究毗尼及聽華嚴瑜珈諸論貞元初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字累放光明康不能測即探而取之乃善導昔為西方化導文也康曰若於淨土有緣當使此文光明再發此願未已果界閃爍康曰劫石可移而我之願無易也遂之

長安善導影堂六陳薦獻倏見善導現於空中謂康曰汝依吾教利樂有情則汝之功當生安養康聞如有所證南適江陵果願寺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念佛當往新定言訖而隱洎到睦州人未從化康乃乞錢誘引小兒曰能念阿彌陀佛一聲與汝一錢小兒務得其錢念佛者衆師曰念佛十聲乃與一錢如是一年大小貴賤凡見康者則曰阿彌陀佛於是念佛之人盈溢道路貞元十年康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入道場時康自陞座令男女弟子面西高聲念阿彌陀佛衆見師念佛一聲佛從口出連念十聲若聯珠狀康曰汝等見佛不如見佛者決生淨土其禮佛人亦有不見佛者貞元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累道俗當於安養起增進心於閻浮提生厭離想此時見佛真我弟子言訖放異光數道奄然而逝塔於臺子岩天台德韶禪師重新之後之人多指其塔為善導焉

省常大師

師諱省常字造微顏子氏錢塘人十七歲出家受具戒行謹嚴通大乘起信習天台止觀法門續廬山遠公遺風宋淳化中住杭州西湖昭慶寺專修淨業結淨行社相國向公王文正公旦為社首士大夫預會皆投詩頌自稱淨行弟子師乃自刺指血和墨書華嚴經淨行品每書一字三拜三圍遶三稱佛名刊板印成千卷分施千人又以栴檀香雕造毗盧遮那佛像成而跪地合掌發誓願云我與一千大衆八十比丘始從今日發菩提心窮未來際行菩薩行願盡此報身以生安養國翰林承旨宋白撰碑翰林學士蘇易簡作淨行品序狀元孫何題社客於碑陰孤山圓法師作師行業記中引蘇公序曰予當布髮以承其足剄身以請其法猶無嗔恨況陋文淺學而有悋惜哉宋公碑曰師慕遠公啟廬山之淨社易蓮花為淨行之名遠公當衰季之時所結者半隱淪之士上人屬昇平之世所交者多有德之賢方前則名士且多垂裕則津梁曷已因二公之言想當時之盛亦可槩見矣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示寂壽六十二

長蘆慈覺禪師

師諱宗賾號慈覺襄陽人也父早亡母陳氏鞠養於舅氏少習儒業志節高邁學問宏博二十九歲禮真州長蘆秀禪師出家恭通玄理明悟如來正法眼藏元祐中住長蘆寺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剪髮甘旨之外勉進持念阿彌陀佛日以勤志始終七載母臨終際果念佛無疾吉祥而逝師自謂報親之心盡矣乃製勸孝文列一百二十位撰葦江集坐禪箴以遵廬山之規建蓮花勝會普勸僧俗同修念佛導以觀想其次立法預會日念阿彌陀佛自百聲至千聲千聲至萬聲回向發願期生淨土各於日下以十字計之以辦功課師一夕夢一人烏巾白衣風貌清美可三十許揖謂師曰欲入蓮花會告書一名師乃取會錄問曰何姓名答曰普慧書已白衣又云家兄亦告上一名師曰令兄何名答曰普賢言訖遂隱師覺已謂諸耆宿曰華嚴經離世間品有普賢普慧二菩薩助揚佛法吾今

建會共期西方感二大士幽贊乃以二大士爲會首云於是遠近皆嚮化焉

永明壽禪師

師名延壽字冲玄號抱一子丹陽人父王氏生而早異父母有諍即從高榻奮身于地二親息諍長爲儒十六歲獻吳越王齊天賦衆推聞世間才欲出家父母不聽遂刺心血濡毫斷章終期副心三十四歲依龍冊寺永明大師落髮受具朝供衆夜習禪因覽智度論云佛世一老人求出家舍利弗不許佛觀此人曩劫採樵爲虎所逼上樹失聲念南無佛有此微善遇佛得度獲羅漢果師念世間業繫衆生不能解脫惟念佛可以誘化乃印彌陀塔四十萬本勸人禮念一日懺堂遶旋次忽普賢像前蓮華在手因思宿願進退未決遂作二紙鬮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善生淨土中夜冥心自期曰於此二途功行成者須七度拈起並得萬善生淨土鬮一無間隔於是每日誦經禮佛念佛說戒施食放生日行利益事一百八件未嘗暫怠越王剏淨慈寺命住持賜智覺禪師號會三宗師德製宗鏡録一百卷萬善同歸集神棲安養賦等九十七卷並行于世師志誠敬重專以念佛勸人同生淨土世稱宗門之標準淨業之白眉臨終預知時至殊勝甚多荼毗舍利鱗砌于身嘗有僧死于冥見閻王殿左供養畫僧一幀禮拜勤致云是永明壽禪師此人生西方上品故禮敬之

天竺慈雲懺主

師諱遵式字知白姓葉台州臨海縣人也號慈雲懺主其母乞靈於古觀音遂生法師初往東掖山師義全十八祝髮先於禪林寺習律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燃指誓習台教學高行苦名冠二浙慱習教觀專志安養嘗要期般舟三昧九十日素苦學嘔血處道場兩足甲裂所以死自誓忽一日恍若夢寐見白衣觀音垂手指口中引出數虫又指間出甘露注其口身心清涼自此宿疾頓愈出懺頂相高寸餘雙手下垂過膝聲如鳴鐘皆與舊異衆皆欽仰之師建下天竺寺數百間三經賊難每焚而火自滅乃願力堅固所致師嘗化之日山中人見大星殞於靈鷲峯度弟子百人學徒千數臨終即炷香禮像而祝之曰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之香諸佛證明往生安養或問其所歸者以淨土寂光對之至其夕坐終當天聖年間也壽六十九臘五十著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及淨土懺法金光明觀音諸本懺儀行於世天台風教益盛於吳越者實資夫天竺慈雲之德也觀決疑行願二門經曰十方諦求更無餘乘唯一佛乘斯之謂歟懺主悟本性之常寂光履唯心之佛土淨自利利他事理無礙著述數百篇每發言皆以淨土爲歸向之宗大闡諸經教理普化一切自懺文傳派于世往生淨土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繼天台之道賛淨土之化世未有也

文潞公傳

公姓文諱彥博守洛陽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忽見像壞墮地畧不加敬但瞻眎而出傍有僧曰何不作禮公曰像既壞吾將何

禮僧曰先德道譬如官路土人掘以爲像智者知路土凡人謂像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公聞之有省由是慕道甚力專念阿彌陀佛期生淨土晨香夜坐未嘗少廢每發願曰願我常精進勤

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每見一切人則勸以念佛誓結十萬人緣同生淨土如如居士有頌贊曰知公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爲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

潞府宗坦踪文

師俗姓申氏本貫潞州黎城人也自幼年於本州延祥院出家禮僧道恭爲師年十六落髮授具少通義學爲時所稱長而徧訪名師廣弘知見自爾講林德譽垂五十年以大藏

爲遊息以圓頓作門庭先講圓覺等經後集圓覺十六觀經等疏老年多於唐鄧汝潁之間講淨土觀經兼勸人念佛求生安養是時聽者如雲皆稟淨業後於唐州青臺鎮誓求安養念佛觀想以爲常住三業四儀未嘗暫忘大宋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忽於夢中見彌陀化佛告曰汝說法只有六日在後當生淨土也師覺白衆曰吾修求安養似得因緣相應適來化佛告我得生淨土敢不信乎次日雖覺不豫講唱不輟於當年五月初四

日丑時自知時至乃鳴鐘集衆告曰因緣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唯憑時刻幸望大衆念佛助往又告曰享年七十六四大分離處淨土禮彌陀永超三界苦言訖坐滅滿空雷鳴白雲覆地從西而來三日方歇師先有瑪瑙念珠一串臨終盤於指上衆人竟不能取感應事繁如別處說

慈照宗主

師諱子元號萬事休平江崑山茅氏子母柴氏夜夢佛一尊入門次旦遂生因名佛來父

母早亡投本州延祥寺志通出家習誦法華經十九歲落髮習止觀禪法一日正定中聞鴉聲悟道乃有頌曰二十餘年紙上尋尋來尋去轉沉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用心於是利他心切發廣度願乃慕廬山遠公蓮社遺風勸人皈依三寶受持五戒一不殺二不盜三不婬四不妄五不酒念阿彌陀佛五聲以證五戒普結淨緣欲令世人淨五根得五力出五濁也乃撮集大藏要言編成蓮宗晨朝懺儀代爲法界衆生禮佛懺悔祈

生安養後往淀山湖創立蓮宗懺堂同修淨業述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開示蓮宗眼目四十六歲障臨江州逆順境中未嘗動念隨方勸化即成頌文目曰西行集乾道二年壽聖高宗詔至德壽殿演說淨土法門特賜勸

修淨業蓮宗導師慈照宗主就錢塘西湖昭慶寺祝聖謝恩佛事畢回平江掌發誓言願大地人人普覺妙道每以四字爲定名之宗示導教人專念彌陀同生淨土從此宗風大振師集彌陀節要法華百心證道歌風月集行於世三月二十三日於鐸城倪普建宅告諸徒曰吾化緣已畢時當行矣言訖合掌辭衆奄然示寂二十七日荼毘舍利無數塔於松江力及市五港吾覺昌宅勑謚最勝之塔

宋朝無爲子楊提刑

公諱傑字次公無為郡人道號無為子雄才
俊邁年少登科官至尚書主客郎提點兩浙
刑獄事而又尊崇佛法明悟禪宗江西臨濟
下棒喝之輩猶謂常流復闡揚彌陀教觀接
誘方來括其所談乃謂衆生根有利鈍其近
而易知簡而易行者唯西方淨土也但能一
心觀念總攝散心仗彌陀願力直超安養更
無他趣決取成功矣龍樹所謂易行之道依
他力故也公作天台十疑論序王古直指淨
土決疑集序法寶僧監彌陀寶閣記安樂國
三十讚備陳西方要津誠為萬世往生龜鑑
矣公有輔導集專記佛乘東坡作序其畧曰
無為子宿禀靈機偏叅知識凡所謂具爍羅
眼者次公目擊而道存焉公晚年作監司郡
守乃畫丈六彌陀尊像隨行觀念至壽終時
感佛來迎端坐而化辭世頌曰生亦無可戀
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
西方極樂宣和中有荊王夫人神遊淨土見
公坐蓮華土則往生必矣然則本朝士大夫
洪贊淨方入正定聚者唯公洎王敏神侍郎

二人而已豈非天欲久其道世必生其人者
歟

龍舒居士王虛中

國學進士王日休字虛中君自行之智化他
之慈已見張于湖序文茲不再述公龍舒人
有淨土文因以為號其文盛行天下修淨業
者莫不覽之乾道中廬陵李彥弼染時疾垂
革棺櫬已備忽夢一人神清貌古以手按摩
肢體彌驚問荅曰予龍舒居士也彌因以疾
告公曰汝起食白粥即差矣又曰汝遠記闕
仲雅教汝捷徑不彌曰每日念佛不輟彌覺
因索白粥食之病果愈後見公畫像儼如夢
睹彌敬重公稱生死骨肉遂遣子姪遠從其
學一日忽廻曰居士於其夜講書罷如常禮
念至三皷忽厲聲稱阿彌陀佛數聲唱言佛
來接我屹然立化邦人此夜有夢二青衣引
公西行者又三日前徧別道友勉修淨業有
不復相見之語噫自非了唯心本性之道達
生死變化之數不臻于是或疑李之夢因想
以成彌曰其指白粥愈病又安可欺哉時丞

相益國公周必大睹君奇跡製為之贊曰皇
皇然而無求惕惕然而無憂閔頹風之將墜
攬衆善以同流導之以仁義之源誘之以寂
滅之樂世知有作而莫識其無為故中道奄
然而示人以真覺李君謹愿無以報德遂刊
公像并事跡以傳遠自是廬陵家家供事之

儀真王侍郎

王侍郎諱古字敏仲東都人也曾任尚書禮
部侍郎因作發運使遂居儀真禀性至仁寬
慈愛物大弘佛教闡化原曩遇京師乃尊
宿叢林之淵藪嘗與之論道及游江西黃龍
翠岩與晦堂楊岐輩同為禪侶深契宗旨又
悟彌陀淨土法門之勝博考諸經深究往生
貫穿經文發明佛意乃作直指淨土決疑集
三卷楊次公提刑作叙載之本傳侍郎纂集
大彌陀經四十八願十六觀經九品往生馬
鳴菩薩大乘起信論忠國師對肅宗隨意往
生念佛三昧寶王論及諸經論備陳往生淨
土要門該羅具錄如稱念南無三十六萬億
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亦

於藏經中節出至於諸菩薩論淨土法門之要皆悉心徧集侍郎平日修行觀念之心未嘗間歇數珠持念常不去手行住坐卧悉以西方淨覲爲佛事有僧神遊淨土見侍郎與葛繁大夫同在淨土而作佛事乃往生安養之證驗也弘道淨土開示要津助阿彌陀普化一切自盧山十八賢之後繼此道以助佛楊化者獨次公敏仲著名於當時流傳數百世之下弘通彌陀大教廣度攝化之盛無有窮盡則晉代朝士之高致唯二公獨得之乃能光顯則賢克繼其遺風也

已上諸祖得道宗師並係大藏高僧傳往生傳寶珠集中錄出如慈照宗主道化盛行于世王臣僧俗悉皆從向念佛得道者甚衆及觀諸傳錄中都不備載無文可考

今搜訪慈照宗主事蹟已入集其餘應有一切在家出家念佛得道名行之士專候高賢用心尋究實錄廣爲發楊即當補入刊行庶免埋沒前修之德抑亦法門之光幸也

盧山蓮宗寶鑑念佛正派卷第四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信卷第五

念佛正信說

夫唯心樂國普徧十方自性彌陀圓融一智妙應於色聲之境流光於心目之間就中反妄歸真直下背塵合覺昔我法藏發弘誓於極樂之玄途故佛世尊指西方示韋提之妙域是乃廣長舌覆而同贊諸餘經盡而獨留蓋以利生之喜捨心普應化之慈悲量大教分九品乃別開方便之門觀明一心實徑直還源之路聖凡際會知久客歸於家鄉感應道交似稚子投於慈母昧斯至理觸類皆迷信此圓談事無不達況復慈光願攝佛力難思順水乘船不勞自力推門落臼豈有他哉有願必迎無機不被舟石可濟獄火須消菩薩聲聞生彼者無量無數前賢後聖得道者可檢可尋鳧鴈頻伽尚有法音演唱蜎飛蠕動悉蒙教化恩慈聖境非虛佛言不妄何乃愛河浪底沉溺而不憂火宅焰中焚燒而不懼寂織癡網淺智之及莫能揮深種疑根況信之力焉能拔遂即甘心伏意幸禍樂灾却

誹清淨之邦貪戀須惱之世焦蛾爛蠶自處餘殃籠鳥罟魚翻稱快樂皆由善力微而業力勝信根少而罪根多是以三界茫茫四生擾擾盡貪生而兀兀熟鮮知歸悉逐業以悠悠不求出要過去生死刼石難窮未來輪廻芥城何盡匪夙生之有幸豈得遇於斯因擊皷開囹圄之門宜應速出逢舟濟沉淪之難詎可遲疑敬順金文善隨佛學不聞不解者可痛可傷焉矧茲五濁惡世四面火焚惟佛一人力能救拔既聞妙法宜直淨緣一念信誠萬德因種思齊先哲希悟真常普皆如說奉行盡心頂禮信受

斷疑生信

經云得為人難六根完具難生中國難值佛道難與信心難蓋華論信之難與者緣有其

素五　二

疑也不斷其疑何由生信故金剛經云正信希有法華經云以信得入王龍舒云佛為大醫王能救一切病不能救命盡者佛能度一切人不能度不信者蓋信者一念之真誠也若人心念要去身則隨去心念欲往身則隨住是知此身隨心念動有念欲去而身被牽繫着色身壞時惟一念而已一念到處則無處不到所以一念信心念佛求生淨土則必到淨土況吾佛世尊諸大菩薩又有本誓願力接引往生乎或問之曰今有一生持戒念佛臨終不得生淨土者何也荅曰此蓋信力不深行願之有虧也兼不曾發菩提之大心又不曾斷十惡之邪行雖曰修行未嘗言行相應雖曰念佛未嘗淨念相繼既無真實之功焉得淨土之報也淨名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六祖壇經云心中若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求生難到不斷十惡之心何佛而來迎請大師故見世人不務淨心只是口念佛名於其心外求佛妄想執着而不自淨其心心造諸惡是謂自喪其

素五　三

佛又何更別求佛我所以道迷即衆生悟即佛也圓通法門云憶佛念佛現在當來必定見佛蓋憶念者是心念也信心清淨信行願俱備也楞嚴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十惡化為十善六識化六神通所以正信心中憶念佛名淨念相繼自性彌陀現前此感彼應臨命終時安得不見佛而生淨土乎凡修淨業者當信佛之言而行佛之行心口既不相違因果決然不昧耳若也聞而不信信而不行由畫餅之不充饑也心既無信則生疑謗既與疑謗則自昧其心自昧其心則淨土遠之遠矣故香山周居士述慈照蓮宗懺序云導師者化物有方誨人存理以深信為能入破諸闡提專念佛為行門令心不亂加菩提願心為根本度脫衆生備此三者乃極樂淨土上上品之可登毗盧果海流流而易到也又云此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無信行願三字因茲淪墜嗚呼凡為人者不在福德不在尊貴不在聰明不在相貌但具信行願者乃生淨土之資粮也四料揀云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是約遠也若一念信心念佛即到西方是約近也故云亦近而亦遠在人之信願信不隔絲毫疑而生死轉又云從是西方過迢迢十萬程資粮若具足何愁去不成是也所以道信為萬善之

首信為百行之宗華嚴以十信為成佛之始法華以正信為入道之門五根以信根為先五力以信力為寂是故三世諸佛諸大菩薩歷代祖師修諸功行具大願力入佛境界成就菩提未有不從這箇信字而入也鷲法師

遇留支觀經即焚仙經而修淨業豈不是這信字也白侍郎行也祢陀坐也祢陀不出這信字也蘇學士佩帶祢陀畫像行坐隨身言是西方公據者蓋亦不出這信字也張善和一生殺牛臨終自見地獄相現遇僧教令念阿彌陀佛念未十聲鼻佛接引往生淨土即脫地獄豈不是信得及而致然耶華嚴經云信為道元功德母信能長養諸善根信能超出衆魔路信能得入三摩地信能解脫生死海信能成就佛菩提嗟乎今時齋人信持戒而不信念佛信奉佛不信往生淨土是皆自失其大利也諒哉人天路上以福為先生死海中念佛第一今有欲快樂人天而不修福欲出離生死而不念佛是猶鳥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茂奚何得哉凡我同盟切須深信諸佛所說真實非虛脫苦良方無如念佛專修淨業期出輪迴時不待人慎勿疑悔可謂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勸發信心

夫阿彌陀佛者諸佛之尊四生之父歸信者滅罪河沙稱念者得福無量凡欲念佛要起信心若無信心空無所獲是故肇法師云是事如是者信之相也是事不如是者不信之相也夫信為入道之初宗智為究竟之玄術諸經首稱如是者信也後曰奉行者智也故彌陀經云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此是釋迦本師勸信處又云汝等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此是六方諸佛勸信處又云若人種善根疑則花不開信心清淨者花開即見佛此是往生論勸信處又云信者順之詞信則所言之理順順則師資之道成經無豐約非信不傳此是肇法師勸信處又云念佛法門不問道俗不論男女不拘貴賤修此法者唯要信心此是大行和尚勸信處問曰既言信者未知信何法門答曰信憑經中佛說念佛定生淨土信念佛定滅諸罪信念佛定得佛護信念佛定得佛證信念佛臨終定得佛来迎接信念佛不問衆生同信之人皆得往生信念佛往生定得不退地信念佛生淨土定不墮三惡道所以勸信念佛

受此法持此念則往生淨土必矣故大行和尚遺念佛人心唯信佛佛則知之他心通故口惟稱佛佛則聞之天耳通故身惟禮佛佛則見之天眼通故是以大行和尚以此念佛法勸人生信心也又喻云信心者猶如深栽果樹根深故風吹不動後著果實濟人饑渴念佛之人亦復如是要由深信得到西方若無信心空無所獲是故經言十住菩薩一起信心念佛之後縱遇惡緣寧捨身命不退信故維摩云深信堅固猶如金剛法珍普照如雨甘露念佛三昧從深信生君看淨土恒沙佛盡是當年正信人

天竺慈雲式懺主往生正信偈

稽首西方安樂剎　彌陀世主大慈尊
我依種種修多羅　成就往生決定信

住大乘者清淨心　十念念欲無量壽
臨終夢佛定往生　大寶積經如是說
五逆地獄衆火現　值善知識發猛心
十念稱佛即往生　十六觀經如是說
若有歡喜愛樂心　下至十念即往生
若不爾者不成佛　四十八願如是說
諸有聞名生至心　一念回向即往生
唯除五逆謗正法　無量壽經如是說
臨終不能觀及念　但作生意知有佛
此人氣絕即往生　大法鼓經如是說
一日一夜懸繒蓋　專念往生心不斷
臥中夢佛即往生　無量壽經如是說
晝夜一日稱佛名　懃懃精進不斷絕
展轉相勸同往生　大悲經中如是說
一日一日至七日　執持名號心不亂
佛現其前即往生　阿彌陀經如是說
若人聞彼阿彌陀　一日二日若過等
繫念現前即往生　般舟經中如是說
一日一夜六時中　五體禮佛念不斷
現見彼佛即往生　鼓音王經如是說
十日十夜持齋戒　懸繒旛蓋然香燈
繫念不斷得往生　大彌陀經如是說
若人專念一方佛　或行或坐七七日
現身見佛即往生　大集經中如是說
若人自誓常經行　九十日中不坐臥
三昧中見阿彌陀　佛立經中如是說
若人端坐正西向　九十日中常念佛
能成三昧生佛前　文殊般若如是說
我於衆經頌少分　如是說者無窮盡
願同聞者生正信　佛語真實不欺誑
佛既顯言易往生　幸各正信無疑惑

天台智者大師淨土十疑論叙

夫四果之明不能測如來之與十地之聖不能窮極果之妙矧茲凡夫生無慧目陷三界有必固之妄指淨土謂難轉之疑疑之於身知五蘊之未滅疑之於心知萬惑之未遣疑之於行知六度之未濟由漂沉未濟之行期濟於已濟之域在於其已猶惑之況他人哉此物情難信爲道俗所共疑也隋智者大師心與物冥智將神會乘時異教異跡由著因其所異考其所證不知其三賢之人乎十聖之人乎其爲應正等覺妙神化于難思乎蓋亦思之不能知也但大師念定總持昭晰行業期生淨土間無容髮發大師之所有存者其十疑之文乎然其文遠取諸經近取諸論去就其意以取諸傳無離經以備事無飾辭以增巧審辭達意能極九品之所生乃見大師之用心也見大師之心者其於淨土之有疑所謂高天無雲群星列彩經紀之所相殊邐次之所相異粲粲然無一而隱者也予得其文載念能仁所稱淨土者累焉諸佛證而成之者或舌相以覆大千或潮音而演梵說余雖陋學不得以相輝映烏可無言哉故於論首畧陳一二以警予所懷雖辭膚理淺不足起大師之化在其先佛證成之義且有歸矣

無爲楊提刑直指淨土決疑序

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無來深信凡夫往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者何也彌陀光明如大

圓月徧照十方水澄而清則月現全體月非趣水而遠來水動而濁則月無定光月非捨水而遠去在水則有清濁動靜在月則無取捨去来故華嚴解脫長者云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彼諸如来不来至此我亦不

九

往彼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是知衆生注念定見阿彌陀佛此乃稱性實言非權教也淨土無欲非欲界也其國地居非色界也生有形像非無色界也一切衆生未寤正覺處大夢中六道升沉未甞休正諸天雖樂報盡相衰修羅方嗔戰爭互勝旁生飛走敢食相殘鬼神幽陰饑渴困逼地獄長夜痛楚號呼得生人趣固已爲幸然而生老病死衆苦縈纏惟是淨邦更無諸苦蓮苞託質無生苦也寒暑不遷無老苦也身無分段無病苦也壽命無量無死苦也無父母妻子無愛別離苦也上善人聚無怨憎會苦也花裓香食珎寶受用無求不得苦也觀照空寂無蘊苦也悲濟有情欲生則生不住寂滅非二乘也智照生死得不退轉非凡夫也三

界蕩然譬如四畸丘陵坑坎腐穢所積溪壑阻絶孰爲津涉有狂人迷路於此惡獸魍魎惱害雖居刀兵水火或時傷暴風霜霹靂凌厲摧懾罔知城域可以庇覆飲食衣服未或允足甘受是苦不求安樂有佛釋迦是大導師指清淨土是安樂國無量壽佛是淨土師爾諸衆生若生彼土則無諸惱不聞知者固可哀憐亦有善士發三種心不求生者尤可嗟惜一曰吾當超佛越祖淨土不足生也二曰處處皆淨土西方不必生也三曰極樂聖域我輩凡夫不能生也夫行海無量普賢願見彌陀佛國雖空維摩常修淨土十方如来有廣舌之讃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試自忖量孰與諸聖謂不足生者何其自欺哉至如龍猛祖師也楞伽經有預記之文天親教

十

宗也無量論有求生之偈慈恩通讃首稱十勝智者析理明辯十疑彼皆上哲精進往生謂不必生者何其自慢哉火車可滅舟石不沉現華報若莫其於張馗十念而超勝處入地獄若莫速於惟俊再甦而證妙因世人慾

尤未必若此謂不能生者何其自棄哉般舟三昧經云跋陀和菩薩問佛末来衆生云何得見十方諸佛佛教今念阿彌陀佛即見十方諸佛寶積經云他方衆生聞無量壽如来名乃至能發一念淨信懽喜愛樂所有善根回向願生彼國者隨願皆生得不退轉此皆佛言也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欺自慢自棄已墮流入輪迴是誰之咎四十八願悉爲度生一十六觀同歸繫念一念既信已發種於寶池衆善相資定化生於金地毋輒悔惰誤認疑城即時蓮開得解脫道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大光明中決無魔事決疑集者王敏仲侍郎之編也開釋疑情徑超信地其載要旨最爲詳審蓋安養國之鄉導也若登彼崖舟固可忘来首問非斯言毋忽

十一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信卷第五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行卷第六 一十四章

念佛正行說

夫常光界本無色象有應則形菩提道既闢要途非行不至維摩經云五百長者子寶積

白佛言我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願說菩薩淨土之行佛言寶積衆生是菩薩淨土肇法師云至人空洞無象應物故形形無常體況國土之有常乎盖群生萬端行業不同殊化異彼致令報應不一是以淨者應之以寶玉穢者應之以砂礫美惡自彼於我無定無定之土乃曰真土然則土之淨穢繫乎衆生故曰衆生之類是菩薩淨土也夫如來淨土者以無方為體故雜行衆生同視異見異見故淨穢所以生焉無方故真土所以形焉若夫取其淨穢者衆生之報也本其無方者佛土之真也豈曰殊域異處凡聖二土然後辨其淨穢哉道生法師曰淨土行者行致淨土非造之也若欲造於土者衆生類矣容以濫造不得不先明造本以表致義然後說行羅什法師曰寶積問淨土之相世尊荅言衆生是菩薩淨土者盖說未上之因也清涼國師云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淨土念念證真經云菩薩隨所化衆生取於淨國土為饒益諸衆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為成就衆生故願取佛國非於空也當知直心深心大乘心是菩薩淨土肇法師曰土之淨者必由衆生衆生之淨必因衆行行淨則衆生淨衆生淨則佛土淨此必然之理不可差也土無洿曲乃出於直心故曰直心是菩薩淨土直心謂質直無諂此心乃萬行之本生法師曰樹心種德深固難拔深心也乘八萬行兼載天下不遺一人大乘心也此之三心始學之行也欲弘大道要先直心心既真直然後入行能深入行既深則廣運無涯此三心為之次序也備此三心次脩六度以至萬行什法師曰直心者誠實心也發心之始在於誠實道識彌明名為深心正趣佛慧名大乘心經云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菩薩淨土四無量心四攝法是菩薩淨土方便是菩薩淨土三十七品是菩薩淨土迴向是菩薩淨土十善是菩薩淨土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回向隨其回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衆生隨成就衆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什法師曰直心以誠心而信佛法也信心既立則能發行衆善衆善既積其心轉深深心堅固則不隨衆惡棄惡從善名調伏心心既調伏則遇善斯行遇善斯行則難行能行難行能行則萬善兼具萬善兼具故能回向佛道向而彌進方便力也方便之要有三一善於自行而不取相二不取證三善化衆生具此三者則得淨土土既清淨則衆生純淨衆生純淨則與化主同德故曰皆淨也諸經雖廣說淨國之行未明行之階漸今此詮明至極深廣不可頓超宜尋之有途履之有序故說發行之迹始于直心直心即是真心此心者群生誰不有之盖自迷而不知不覺也故六祖大師云一念平直即是彌陀一念邪險即是衆生善以人居濁世現行無明口說直心行多諂曲

溺於苦海而不能出是故佛慈愍彼示之以方便導之以念佛伏彼亂心令捨邪險而歸乎正真即衆生而生淨土所以寶王論云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想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是以因念佛而顯直心因直心而行衆善行衆善而得佛淨土豈非佛祖之方便智力乎瑩法師云積德者故淨心心淨則無德不淨生法師曰功行即淨土之殊勝因也功德即淨土之殊妙果也淨土因果蓋是心之影響故云欲得淨土必淨其心所謂聲和響順形直影端者矣

修進工夫

淨土唯心之說既已明矣人皆知有必須親到而後已欲證此道當以正信為入門以脩心為正行正行者即所施之功所行之行也

十四

此之功行名為淨業即往生西方之資粮也此之行業隨人所修蓋一切人力量有大小機智有淺深所以行業不等上上根智人直下自悟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是彌陀此則是如来無住無依最上乘境界萬中無一也其未能頓悟之人須是諦信淨土一心念佛漸次進修仗阿彌陀佛願力攝持自已一念真實下土正如抱橋柱濼洗萬無失一也雖云念佛一門其實意含無盡是故祖師立教利鈍俱收有實有權有深有淺有頓有漸皆可修持上根者叅究坐禪中根者觀想持念六時修禮日夜精專下至十念成功總在一心履踐各有行相次第階梯隨力行持皆可進趣此之行門乃成就佛果菩提之道路也須是自信自行自修自度要在立大志發大願自辦工夫努力向前莫作容易譬如百二十斤擔子到臨時及節自家擔荷得去方為了事決定不在會說會道廣化人緣上決定不在有傳有授扭捏做作上決定不在廣設道場多點香蠟上蓋由著事相而迷昧正理

十五

順聲色而違背真宗數他寶而自無半錢貨良藥而自疾不救是故遠祖師云得其趣者若暗室之燃燈失其意者同滯指之迷月殊不悟無心乃正動念皆邪慧日旋隱乎昏雲容塵轉翳乎心鏡遂乃念慮交馳情欲紛競調伏不息止制猶繫落無記者徒滯於兀然希有得者便同諸邪命指置無從難言正定無期入於法界永久處於塵籠凡修淨土之人灼然是要敵他生死不是說了便休當念無常迅速時不待人須是把做一件事始得

若也半進半退似信似疑到了濟得甚麼邊事如何出離輪迴若是信得及便從今日去發大勇猛發大精進莫問會與不會見性不見性但只執持一句南無阿弥陀佛如靠著一座須弥山相似搖撼不動專其心一其意

或叅念觀念憶念十念或默念專念繫念禮念念念茲在茲常憶常念朝也念暮也念行也念坐也念心念不空過念佛不離心日日時時不要放捨綿綿密密如鷄抱卵常教煖氣相接即是淨念相繼更加智照則知淨土即是自心此乃上智人修進工夫如此把得定做得主靠得穩縱遇苦樂逆順境界現前只是念阿弥陀佛無一念變異心無一念退惰心無一念雜想心直至盡生永無別念決定要生西方極樂世界果能如是用功則歷劫

無明生死業障自然消殞塵勞習漏自然淨盡無餘親見彌陀不離本念功成行滿願力相資臨命終時定生上品其或力量未充應須隨力修習未能專一辦功亦要朝昏禮念縱使家緣縈冗無忘十念稱名日日用心猛着精彩積功積行發願發心誓畢此生同登淨域可謂水須朝海去雲定入山歸

資生助道

在家菩薩念佛高流日赴檀信之齋坐享人天之供皆非常道不若治生有意修行豈妨作務或田疇播種或市井經營或富有家資或ヨ求升合應思勤則不惰儉則有餘以此修身方為佛子若也奢華懶惰生事蕭條雖欲修行不可得也信知治世資生皆順正法工巧伎藝饒益群生欲修淨業正因當以資生助道所以潭州黃老常打鐵以修行居士龐公賣笊籬而養道喻弥陀畫像為業戴佛庵發燭資身可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矣

作福助緣

有淨業弟子問蓮宗慈照導師云弟子專修念佛三昧可得用布施持戒供養作福不師答曰汝能專念彌陀若不持戒則有毀犯罪若不布施則長慳貪業若不供養三寶則有我慢業若不恭敬一切則有輕人罪是故毀犯即墮地獄慳貪即墮餓鬼我慢則常在惡道輕人則世世貧賤似此惡業障蔽欲生淨土其可得乎如此念佛之人譬如旱田栽穀欲望收成不可得也故肇法師云有為雖偽弃之則佛道難成無為雖真執之則慧性不朗汝今欲修念佛三昧得生淨土速成佛果菩提者須是專以念佛為正行更以福德為兼修晨夕常勤供養三寶禮拜懺悔布施持戒潔白三業增助淨緣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所修一切善根悉皆回向淨土成就念佛功德速證菩提可謂順水行舡更加艣棹矣

去惡取善

淨土十門教誡云修淨土人須是去惡取善方得成就功德若人雖念弥陀嫉妬心盛名聞尖刀臨終風力觧身百骸疼痛或言我能持戒他不能行傲慢師僧輕毀一切現生折福短壽勞病吐血而亡也若念佛之人塵垢未淨惡念起時須自檢照或有慳貪心嗔恨心癡愛心嫉妬心欺誑心吾我心貢高心諂曲心邪見心輕慢心能所心及諸逆順境界隨染所生一切不善之心設或起時急須高聲念佛歛念歸正勿令惡心相續直下打併淨盡永不復生所有深信心志誠心發願回向心慈悲心謙下心平等心方便心忍辱心持戒心喜捨心禪定心精進心菩提心及一切善心常當守護更要離非梵行斷惡律儀雞狗猪羊慎毋畜養畋獵漁捕皆不應為當知極樂國內諸上善人良由捨弃惡緣脩行善業獲生淨土不退菩提念佛之人當隨佛學應以去惡取善為鑑誡焉但能依此修持是為淨土正行可謂無限野雲風掃盡一輪明月照天心

拔濟幽趣

釋子沙門在家菩薩既修西方淨業當運廣大慈悲如法進修善隨佛教明因識果擧是別非集出世間福智資粮圓大丈夫等妙功

德是故釋尊再四教誡我諸弟子隨所住處當施法食濟諸法界一切有情除彼飢渴極苦化令同趣菩提若不施食無慈悲心非吾弟子是惡徒衆經有明文詳觀一切衆生不了自性慳貪嫉妬瞋恨愚癡於人天鬼畜之中地獄修羅之內飢渴焦燉愁憂苦惱冥冥長夜求出無期以理推之無非宿生父母如佛所說皆是累劫怨親是以運觀音之慈悲修普賢之行願誓同拔濟悉脫沉淪有力者修齋設供無力者咒食施生施食殊功廣大無量具足妙利言莫能窮畧舉數端普告賢者施心一發妙行全彰具足三檀圓修六度利他自利自覺覺他善集出世福智永作淨土資粮廣植鎡基圓成體用乃至埋藏枯骨掩瘞暴屍普為幽冤代伸懺悔橋梁義井通

袁五　十九

濟往來飲食錢財隨力惠施每見貧窮凍餒痛切悲憐至於孤老癃殘倍加慈念常存利濟曲盡真慈凡修一切善根盡願衆生成佛以茲勝利回向西方普冀有情同登覺岸是以蕭梁武帝修水陸之儀三藏不空有濟孤之法可謂一雨周沙界群心永夜蘇

放諸生命

欲趣菩提慈心為本凡修淨業濟物為先觀夫飛禽走獸水族遊鱗或挂網羅或拘籠檻穿腮反翼繫足倒懸將臨湯火之間欲赴刀砧之上憂悲恐懼變慴慞惶望雲漢以魂消憶林泉而膽碎雖知萬死猶冀一生顧盻哀鳴以求救拔所以弟子悲憐抽財贖命開籠釋檻斷縛解懸施水焚香合掌咒願法施事畢安詳放之或縱陂池或賫林野皆由佛道展演悲心乃至上及人倫下洎螻蟻但能救死無不放生既乃放生自然長命因茲勝利回向西方普願衆生同成佛道所以長者活魚沙彌救蟻鄭昌圖焚燒罟網顗禪師建立生池楊寶之療病雀敏仲之救鱉蜆元祖師有頌戒殺滿禪師說戒放生可謂慈愍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六度萬行齊修

六度者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波羅蜜也若念佛人專修三昧學出世間須達乎至善要知六度萬行不出一心於一心中一切法俱備如浴大海已用諸河水也如萬種香為丸若燒一丸具足衆味如人取寶獲如意珠王一切衆寶出生無盡也何以知其然執持一句阿彌陀佛故得三昧一念之中

袁五　二十

與理相應諸法現前六度萬行皆悉具足布施則心無染著持戒則不起妄緣忍辱則能所俱忘精進則心無間斷禪定則動靜俱寂智慧則不立絲毫乃一度之中出無量度度度之內如帝網羅但知一心本空自然萬行具足是故八萬四千法門八萬四千智慧八萬四千功德皆從一念念佛心中出生也華嚴經賢首菩薩言佛子於一切時中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可謂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

維摩大士示淨土八法

維摩詰經云衆香世界菩薩問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何等為八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

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閡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已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已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行無瘡疣生於淨土

敕明修行難易

娑婆濁境眾苦集而求道難成淨土樂邦諸善聚而位登不退稱名號者諸佛護念而往生發菩提者弥陀光照而增進菩薩羅漢與其同儔水鳥樹林悉皆念佛耳畔常聞妙法心中頓絕貪嗔快樂無窮壽量何極一生彼土便獲阿惟豈比人天道中綱目多諸違順權乘路上善根希有周圓地前三賢尚未見道而失念舍利六住猶遇惡緣而退心所以法華會上退席者五千寶積經中失道者猶眾觀佛世尚尔何今時不然華嚴合論問曰如涅槃經云聞常住二字尚七劫不墮地獄華嚴經云設聞如來名及與所說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種何故第六住心及地前菩薩猶言有退荅曰從凡入道勝解未成未得謂得便生憍慢不近勝友不敬賢良為怠慢故處人天隨違順緣惡念一起即成地獄若一信不慢常求勝友即無此失何以故權教中第六住心地前三賢總未見道所修行業皆是有為凡有無明皆是折伏有力即不退失至八地中始入無功用行是知三乘之士歷僧祇劫而功行無成念佛之門於彈指頃而位階不退是以生淨土者唯善無惡故位無有退者決定成佛故弥陀經云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是也嗟乎初心信淺非他力難以進修我佛願深但有緣悉皆攝受須信餘門學道如蟻子上於高山淨土往生似風帆行於順水弥陀接引直趣菩提衆聖提携高超三界上品即登佛果下生猶勝天宮普信勿疑同修不退

天台示淨土忻厭二行門

十疑論云欲生淨土須具厭忻二行一者厭離行常觀此身膿血屎尿惡露臭穢不淨初觀世人從情欲貪愛生是種子不淨二觀父母赤白和合是受生不淨三住母胎藏即是住處不淨四在母胎時唯食母血即是食噉不淨五十月滿足從產門出即是初生不淨六內身膿血即是舉體不淨七死後胮脹爛壞即是究竟不淨觀身既尔觀人亦然次觀娑婆穢境眾苦共集生老病死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憂悲煩惱三塗八難六趣輪迴地水火風無常敗壞貪嗔癡慢遇境生心應當厭離纔生厭離淨土必成二者忻樂行求生淨土為欲救拔一切眾生苦故是故希心起想樂緣西方淨國百寶莊嚴金地瓊林花池光彩神通自在任意他方永絕死生更無煩惱阿彌陀佛相好光明法門自悟衣食自然諸快樂門故須忻樂

淨業道場

夫淨業者無相無為之妙行不染不滯之玄宗道場者三世諸佛之住持菩提正覺之閫域豈名相數量之可測非智識能所之述乎得其旨也以誠敬為莊嚴以行願為軌則所以維摩詰經中示道場之眾相遠祖師法社

有節度之敘文是以解斯義者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然五分之法身香焫千光之智慧燭絕思絕慮謂之清淨齋修曰敬曰嚴謂之平等供養行住坐卧不離道場舉動施為無非佛事念念弥陀出世心心菩薩放

光行行盡是西方步步皆登實所無一法而非正法舉一音而皆圓音發一念則天龍護持行一令則魔王喪膽此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是名真法供養如来論功德則無量無邊論果報則難思難議以此祈福則何福不臻以此度生則有生皆度是名真實功德是名淨業道場今嗟末代有等癡人不究自心不知佛理執着外境為實一向着相修行這邊做幾會道場那裏點幾片香燭某處化多少人懺戒幾時點若干箇化緣我是張導師

傳宗他是李師長徒弟彼是普字號伊是覺字宗不思根本自何来各競枝條無是處更又胡言漢語動輙是此非他安解佛經密傳僞教打口鼓子弄葛藤頭爭我爭人論高論下漏逗不少出醜甚多不知羞耻故如斯豈

識慙惶胡恁麼將淨土一實之道變雜劇場把弥陀萬德之名做山歌唱失却祖師正眼鈍置蓮宗教門達人暗地悲傷識者觀時驚愕更有敲鐃打鈸念真言攙僧門之應副呪术書符談禍福狀師巫之所為差遣諸天追

二六三　二十四

亡攝祟喝罵三寶殺病驅邪百様蹊蹺萬般姹異脚波波與他人作奴僕忙急急不顧命趂門徒讀誦時十錯九訛禮念時七囉八唣展開經打瞌睡收起經說家私聚頭磕腦弄精魂作隊成群乾打閧不思因果不顧罪愆

借佛祖廣大法門受人天禮拜供養美則固美善則未善若是持佛戒在佛門當學如来之道誦佛經行佛行方盡祖師之心未能入聖超凡惟恐無德應供如抹卓布不無纖污於自身似磨刀石未免消磨於本體若能覺

悟尺好回頭當初投佛持齋畢竟為甚麼事既不能救於生死争如自退省修持專念彌陀勤求懺悔近智人恭尋佛理向靜處體究心王頓令業海息波濤顯出驪珠照天地圖成自已利益他人若遇應供道場慎勿放過

輕慢依節度以無違遵齋經而奉法現前即得念佛三昧秖此是箇安樂法門上可以報答四恩下可以拔濟三有實不枉為佛子亦免辜負已靈信願相資行解均備如斯行履即現在之彌陀自此修持真人天之眼目是

二六五　二十五

大緣也豈小補哉會麼青山高處見天濶白藕開時聞水香

自行化他

佛言自未得度先欲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復覺他者如来應世故我蓮宗祖師剏立念佛一門行解相應自利利人化物有方誨人存理稱曰導師專以念佛三昧示導於人普令超出世間也是故教傳天下人皆仰為今之為師者不達其道局于名相多集徒衆不修實行空有人師之名無法可師於人

欲人恭敬尊重無德受人恭敬誠可耻也經云凡欲度人者先須求自度維摩云自疾不能救云何救他疾又地獄報應經云自不清淨教人清淨無有是處智度論云譬如二人各有親屬為水所溺一人情急直入水救為

無方便彼此俱沒一人有其方便往取船栰
乘之教接恐皆度脫水溺之難是故為人師
者有度人之心無度人之智佛得端然拱手
空腹高心不肯親近明師惟知倨傲受人禮
拜恭敬供養因貪虛譽實種禍基譬如凡夫
妄號帝王自取誅滅即前之所謂無方便而
救人也豈可妄為哉大凡為人之師欲度弟
子要當觀照從上佛祖修行之因地得道之
源流傳宗之正印念佛之法門一一孜究明
白自信自行一一修持一一成就既自利己
然後利人是乘彌陀之大願力船救接苦海
中之沉溺也彼此利濟不亦宜乎是謂以先
覺覺後覺也自信此法門亦教人信此法門
自行此道亦教人行此道自願往生淨土亦
教人發願往生淨土自見本性彌陀亦教人
二十五
見本性彌陀如此用心豈不是行菩薩之行
二十六
也師徒弟子各稟正因同行正道展轉化度
盡未來際一切眾生俱悟佛乘同出生死其
功德力豈易量哉以此為人之師亦何慊焉
其或不然迷悟兩途正邪異報可謂金毛窟
裏生獅子野狐岩下出狐狸

以事檢心

永明壽禪師自行錄云欽惟古聖罔伐已能
緬想前賢靡彰自德然釋典有先自行化他
之教儒宗標內舉不避親之文師常示徒云
因觀弘明集中先德有檢覆三業門云夫尅
責之情猶眛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校心
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悤何謂檢校檢
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
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頃有幾心幾行
幾善幾惡幾心欲摧伏煩惱幾心欲降伏魔
怨幾心念三寶四諦幾心悟苦空無常幾心
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眾生受苦幾心發
念菩薩道業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
精進幾心欲禪定顯慧幾心欲慈濟五道幾
二十五
心欲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辦所難辦
二十七
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幾心欲作佛化度群
生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從旦已來
已得演說幾句深義已得披讀幾許經典已
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迴歎佛功德已得
幾迴迴向發願次復檢身如上時刻已得幾
迴屈身禮佛幾拜已得幾迴屈身禮法禮僧
已得幾迴執勞掃塔塗地已得幾迴燒香散
花然燈已得幾迴掃除塵垢正列供具已得
幾迴懸幡表剎合掌供養已得幾迴遶佛恭
敬十百千帀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
白淨之業纔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闇
礙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無功何有
時閑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
作幾善幾惡是以若不自先檢責何以化導
群機故菩薩為度眾生故先自修行所以淨
名經云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
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
怠一心禪定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
又經云自持戒勸他持戒自坐禪勸他坐禪
大智度論云本師釋迦牟尼佛不捨穿針之
福祖師龍樹菩薩釋云如百歲翁作舞何以
故為教兒孫故況未登究竟位全是自利門
從十信初心歷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直至
等覺佛前普賢位猶是自利利他門者登妙

覺位至佛後普賢方是利他之行國師自說編紀二三既對治之行可觀則攝化之門弗墜秉戒兼急權實雙行體用相收理事無礙今引萬善同歸集後偈以願圓修頌曰

菩提無發而發　弗通無求故求
素五　三六
妙用無行而行　真智無作而作
興悲悟其同體　行慈深入無緣
無所捨而行檀　無所持而具戒
修進了無所起　習忍達無所傷
般若悟境無生　禪定知心無任
鑒無身而具相　證無說而談詮
建立水月道場　莊嚴性空世界
羅列幻化供具　供養心王如來
懺悔罪性本空　勸請法身常住
迴向了無所得　隨喜福等真如
讚歎彼我虛玄　發願能所平等
禮拜影現法會　行道步躡真空
焚香妙達無爲　誦念深通實相
散花顯諸無着　彈指以表去塵
施爲谷響度門　修習空花萬行
深入緣生法性　常遊如幻法門
誓斷無染塵勞　願生唯心淨土
履踐實際理地　出入無礙觀門
降伏鏡像魔軍　大作夢中佛事
廣度如化含識　同證寂滅菩提
素五　三九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行卷第六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願卷第七　七章　素六

念佛正願說

理由智導行由願興行願得均理智兼備理智兼備則心心念念總是彌陀剎剎塵塵皆爲淨土自非大願行力曷能臻此哉欲人人證此三昧者要在信願深其根本也夫願者樂也欲也欲生西方淨土樂見阿彌陀佛故發此願是以憑大願力直要到彼也所以慈照云時時發願樂慕往生日日祈禱勿令退失如無願心則善根沉沒華嚴經云不發大願是爲魔事所以普賢廣無邊願海彌陀有六八願門是知十方諸佛上古先賢皆因願力而得成就菩提不興願樂之心不成願樂之行故云法門廣大無願不成是以佛隨人之心滿人之願何況專修念佛願生淨土安得不遂心滿願哉懺云願我不退菩提心願我決定生安養願我速見彌陀佛願我盡生無別念唯心淨土獨相隨又阿彌陀經云若有信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又懺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

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此則謂之四弘誓願故我慈照集識恐人着事迷理乃云自性衆生誓願度自性煩惱誓願斷自性法門誓願學自性佛道誓願成此四句直明真理欲令一切人於自性中度了一切妄念衆生所謂邪迷雜想貪癡嫉妬嗔怒惡毒等心故令發大誓願自性自度也又於自性中斷除一切煩惱所謂塵勞業識邪思惡念猶如浮雲障覆自性光明不現故令發大誓願自斷除之永不令起又於自性中修學一切法門所謂念佛三昧悲智行願無量法門故令發大誓願自悟自修常無退失直至菩提不以得少爲足又於自性中自信有佛發大誓願常自觀照自願成佛菩提此乃慈照老婆心切明明與後人開了一箇門戶只要你諸人自信自肯從這裏入頭悟自性彌陀達唯心淨土入諸佛境界成就無上菩提嗟乎世之善人不知此意向外別求何異持神珠而巡乞也可不感乎普願見聞遞相勸策同興正念早上玄途覺前前非明後後位立大志氣奮大勇猛發大誓願誓度無邊衆生誓斷無盡煩惱誓學無量法門誓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誓同一切善人圓成無上佛道可謂不得春風花不開花榮須感春風力

勸發大願

慈照云有行無願其行必孤有願無行其願必虛無行無願空住閻浮有行有願直入無爲此乃佛祖修淨業之根本也備觀今時信人皈投佛會或爲病苦而發心或爲報親而舉意或爲保扶家宅或爲怖罪持齋雖有信心而無行願雖云念佛不達本根凡修善緣皆爲了還心願罕有爲自己生死發願念佛求生淨土者往往香燭道場祝願回向之辭皆是表獻神明消灾延壽而已故與經懺本意相違不合諸佛本願縱使一生修誦不明理趣錯用工夫是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也臨終所以不得往生淨土者蓋無行願故也又有一等癡人投佛受戒乃於三寶前焚香誓願云我若破戒甘當惡病纏身永墮地獄或言左眼出血右眼出膿自肯自甘類官司之執結多見有口無心破齋犯戒自願受報痛苦奚堪甘心墮落之門自取喪身之兆殊不知佛祖興慈運悲何嘗教人如此皆是邪師過謬錯將罰咒以爲發願耳何惑之甚哉予常憫念勸令同發正願求生淨土願同作佛彼則曰我是凡夫豈敢望生淨土要作佛耶我有此心又成妄想予應之曰不然善知識佛是覺也淨土是心也此心誰不有之覺即佛也迷則衆生也世人背覺合塵輪迴三界四生六道善惡業緣受報好醜皆因妄認四大爲我身六塵爲實有隨入幻境日夜流轉未嘗暫省回光從生至老惟憂家緣不辦財不稱心愈多愈求愈貪不足雖曰積善奉佛禮拜作福燒香只願富貴榮華長生不死纔做些小好事便有伏願數般要保穀米盈倉蠶緣倍萬子孫光顯牛馬孳生纔有一不如意便怨佛不保全日日財喜增添始道天龍感應如此貪謀正是妄想自不知覺却言念佛求生淨土之說作妄想者豈不大顛倒乎凡曰作福盡屬有爲蓋世間有漏之

因非出世無爲之道修行佛子宜善思惟今日有緣得逢佛法當須究本莫競枝條一念回光修出世法願捨娑婆願生淨土亦如久客在於它鄉思欲歸于故里也此願生淨土願作佛之心豈可比同凡夫妄想哉豈不見懺中云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者是也可謂一朝踏着來時路始覺從前錯用心

慈照宗主示念佛人發願偈并序

彌陀節要云念佛之人最急一事不善相應何以故雖云持戒念佛不曾發心願生淨土皆是埋頭過日自失善利大凡念佛先要發心欲超生死往生淨土須以大願自爲主意常須念佛早晚專心禮拜彌陀如朝帝主兩不失時日近日親心口與佛相應去佛不遠口念心想心願見佛發深重願決信無疑日久歲深工夫純熟自然三昧成就臨命終時彌陀接引淨土現前更願現生之內常遇善知識不値邪見師無惑我心不生懈怠若也如此念佛深信發願是信行願三不虧也臨終見佛即非外來盡是唯心顯現猶如種子在地逢春發生豈是外來皆從地出也今之修行亦尒念佛信願納在八識心地臨終發現淨土彌陀即非外來皆從自心出也偈云

萬法從心生　萬法從心滅
我佛大沙門　常作如是說
持戒無信願　不得生淨土
唯得人天福　福盡受輪迴
展轉難脫離　看經無慧眼
不識佛深意　後世得聰明
亂心難出離　不如念佛好
現世無名利　行坐不多羅
則是阿彌陀　發願持戒力
回向生樂國　正是合行持
千中不失一　釋迦金口說
彌陀親攝受　諸佛皆讚念
諸天善護持　見此念佛人
與佛不相遠　應當坐道場
轉于大法輪　普度無邊衆
譬如貧家女　腹孕轉輪王
諸天常愛護　貧女自不知
腹中有貴子　今此念佛人
其意亦如是　憶佛常念佛
不久當成佛　諸佛善護持
其人自不知　我當生淨土
却要來後世　再得生人中
譬如貧人家　地內有伏藏
藏神常守護　不令其有失
貧人自不知　家內有寶藏
逐日趁客作　求衣食自濟
今此念佛人　其意亦如是
不知念佛人　具足如來藏
自說我無分　逐要生人中
譬如病人家　自有真妙藥
不知妙藥性　不能自治病
每日床枕邊　痛苦受無量
今此念佛人　其意亦如是
不知念佛心　能滅貪瞋病
能爲大醫王　能爲大寶藏
利濟一切人　能爲大法王

覆護一切衆 將爲是凡夫
不得生淨土 且自持齋戒
後世願爲人 展轉更修行
方可生彼國 多見修行人
常作如是說 不稱彌陀願
不合淨土經 邪見障覆心
畢竟難出離 非是他人障
皆是自障心 今世不得生
一蹉是百蹉 勸汝修行人
信我如来說 佛無不實語
豈是虛誑言 但當自精勤
一心求淨土 因風吹於火
用力不消多 幸有念佛心
回願超三界 逢寶不取寶
過食受饑寒 咄哉大丈夫
不見真實意 我今畧勸讚
展轉傳與人 代我廣流通
作於如来使 真是諸佛子
真名報佛恩 當願如說行
同生極樂國

壽六 七

求生淨土要在發願

智度論第八卷問曰諸菩薩行業清淨自得勝報何必要立誓願然後得之且如田家得穀豈復待願耶荅曰作福無願無所標立願爲導御能有所成如佛所說若人修少福少戒不知解脫正因聞說人天之樂心常願樂命終之後各生其中此皆願力所致菩薩求生淨土在乎志願堅强然後得之以此故知因彼願力得受勝果古德云佛果員絕登之則有階法雲峻極届之則有漸大心初發玄德照於来生弘誓纔興妙願徧於空界一念興志即塵劫之瑞華半刻虔躬乃大千之甘露大莊嚴論云佛國大事獨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須願力資助引而成之以願力故福德增長不失不壞當生佛土隨願見佛華嚴經云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刹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乃至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善導和尚修行發願儀

修淨土入觀及睡時應發此願若坐若立一心合掌正面西向十聲阿彌陀佛觀世音大勢至清淨大海衆菩薩竟發願云弟子現是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輪迴六道苦不可言今遇知識得聞彌陀名號本願功德一心稱念求願往生願佛慈悲不捨哀憐攝受弟子某甲不識佛身相好光明願佛示現令我得見及見觀音勢至諸菩薩等彼世界中清淨莊嚴光明妙相等令我了了得見發此願已一心正念即隨意入觀或臨卧發願而睡或有正發願時即得見之或睡時得見但辦專志自然圓滿所願

壽六 八

白侍郎發願求生淨土文

記曰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向

西方有怖厄苦惱悶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繡紋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則南北東西過去現在未來佛甚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人天瞻仰眷屬圍遶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回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現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義而說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馮濟川施經發淨土願文

其畧曰予之施經一事而具二施何故以財贖經是謂財施以經傳法是謂法施按佛所說財施救世當得天上人間福德之報法施當得世智辯聰蓋世之報當知此二報者皆是輪迴之因苦報之本我今發願願回此二報臨命終時莊嚴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華爲胎託質於中見佛聞法悟無生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內五濁世中普見其身而作佛事以今日財法二施之因如觀世音菩薩具大慈悲遊歷五道隨類化形說諸妙法開發未悟永離苦道令得智慧普與衆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經之願也右出捨經碑馮察院施經不求人天路上富貴聰明而以此功德悉回向淨土願見彌陀可謂智識高明深達佛理大乘人也嗟見蓮社人終日念佛而求後世福報豈不謬哉予願一切人同生淨土故舉馮察院施經發願文與諸人作樣子凡有修福念佛乃至一毫之善悉皆發願回向西方有所歸趣臨終定生淨土也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往生正訣卷第八　十二章

念佛往生正訣說

淨土之道往生一門具載群經明如杲日實修行者入道之方乃念佛人格神之所無念之念念即念於阿彌無生之生生則生於淨土是故深行菩薩歷代師模名鄉巨儒庶民氏女篤信斯道結誓進脩者不可勝計其意何哉必欲生淨土見阿彌而後已須知佛本無身亦無其土皆衆生心淨所由致感也經不云乎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故天台大師釋之曰佛本是無心淨故有良以衆生心淨則法體現前衆生心染則苦道沉轉此乃理之常也又何疑乎以圓實教所談唯心本具者若此若彼若染若淨皆不越吾心之一念也夫心者造罪之源成佛之本所謂介爾有心三千具足然而三千諸法既具十界十如三種世間互具而顯則安養國土捨此何求非但淨土唯心蓋地獄亦唯心矣又云阿鼻依正全趣極聖之自

心身土毘盧不逾下凡之一念纔起悟迷之見便入邪流不分染淨之殊方歸正道刀山劍樹總是空華寶渚金蓮皆成夢事知斯受用始了真修脫或未然宜依權漸而加修進深信阿彌陀佛即我本性貴在禮誦懺念之間行住坐卧之處照於三觀契乎一心全智發境全境是心故知佛正佛依皆是心具心造信哉淨土彌陀昭昭然影現于心日之間譬如磨銅成鏡必假施功直使塵垢淨盡無餘則本體圓明自然顯現一切色像俱無隱焉當知鏡中之像若謂是有不可承而攬之若謂是無則色像歷然可見所謂有不定有無不定無有無雙遣任運是中大矣哉不思議境唯心妙觀之道也欲證斯道必明于因當知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原自始要不離一念從因至果只在初心苟能於此矛修如是之因至於臨終必獲如是之果是知專心念佛為因往生淨土為果始從聞信以修持積淨業之工夫得功緣之成滿時節既至大理昭然視死如歸豈不慶快故茲直示往生正訣明指到家路頭此時自信不疑他日出門不誤如此則安養國土何患不生自性彌陀決然可見與夫列聖群賢同成淨行歷位至極者實惟斯道矣

父母臨終往生淨土

諦信淨土發心念佛若蓮池下種時也一心念佛衆善莊嚴者蓮華出水時也念佛功成淨土緣熟華開見佛時也佛子事佛固先事親奉養孝念不捨須臾順父母之情懷察父母之顏色纔乘攝養力為調和又當念風燭不停須防往生時至預以父母平生所修一切善緣好事及衆人助修功德聚為一疏時時對父母讀之要令父母心生懽喜又當勸令坐卧西向不忘淨土又當東向設彌陀像勸令一心念佛焚香鳴磬躬率衆人同聲和之常使佛聲相續不絕無以世情悲戀恐失正念臨捨報時猶當用意自然諸聖來迎往生淨土寶蓮花中決定成佛孝子侍養父母正在此時不宜懈怠此孝子事親臨終之大事也以此為孝其孝至矣又況從古以來念佛往生西方者非一畧舉數條以為念佛者鑑所以烏長國王觀衆神以來迎隋文皇后乘異香而西邁姚行婆請佛相待宋世子侍母同歸可謂一超直入如來地矣

臨終三疑

慈照宗主淨土十門告誡云念佛人臨終三疑不生淨土一者疑我生來作業極重修行日淺恐不得生二者疑我欠人債負或有心願未了及貪嗔癡未息恐不得生三者疑我雖念彌陀臨命終時恐佛不來迎接有此三疑因疑成障失其正念不得往生故念佛之人切要諦信佛經明旨勿生疑心經云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上至一心不亂下至十念成功接向九蓮令辭五濁苟能心心不昧念念無差則疑情永斷決定往生可謂十萬億程彈指到絲毫擬議隔千山

臨終四關

四關者慈照宗主淨土十門告誡云凡夫雖有信心念佛緣為宿業障重今墮地獄乘佛

力故於床枕間將輊換重若也因病苦故悔悟身心當生淨土也無智之人不了此事却言我今念佛又有病苦反謗彌陀因此一念惡心徑入地獄此是一關也二者雖則持戒念佛緣爲口談淨土意戀娑婆不求出世善根爲愛家緣長旺以致臨終遭病怕死貪生信受童兒呼神喚鬼燒錢化馬殺戮衆生緣此心邪無佛攝護因茲流浪墮落三途是二關也三者或因服藥須用酒鱧或被親情逝相逼勸此人無決定信喪失善根臨終追赴王前任王判斷是爲第三關也四者臨終之際思惟活業緊縱資財愛戀眷屬心放不下失却正念故於家舍墮鬼趣中已爲禍祟或爲慳犬或作蛇身守護家庭宛如在日是爲四關也是以楊提刑言愛不重不生娑婆念

卷六　十四

不一不生淨土誠哉是言凡修淨土者要當酌實無浮思尋想寂念念彌陀全身放下但能堅此一念便可碎彼四關則淨土蓮臺的非遙矣可謂一句彌陀無別念不勞彈指到西方

臨終決疑撮要

凡修念佛之人欲生淨土每念世間一切無常成必有壞生必有死若不親聞佛法則捨身受身輪轉三界四生六道無解脫期我今有緣得聞王法得修淨業唯佛爲念捨此報身當生淨土入彼蓮胎受諸快樂永脫生死不退菩提此乃大丈夫平生之能事也纔有疾病正要向前坦蕩身心莫生顧慮直須西向正坐專想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及無數化佛現在其前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聲聲不絕於諸世間一切事務不得思念不得貪戀若或心念起來但要急稱佛號於念念中除滅罪障若病人昏困不能自念則看病人當方便警策勸而諭之如此用心助令命盡只此一念決定往生淨土命若

卷六　十五

未盡自得安寧愼勿妄起留戀世間之心當存自存當死須死但辦往生何須疑慮若解此理如脫弊服以着上衣一捨凡身便登佛地奇哉偉哉至矣盡矣或聞天樂異香或見金蓮寶座此乃聖境現前愼勿疑爲魔事經云修淨業者托佛願力觀佛寶相爲境故如人近附帝王誰敢干犯此阿彌陀佛有大慈悲力有大誓願力有大智慧力有大三昧力有大威神力有大摧邪力有大降魔力有天眼遠見力有天耳遙聞力有他心徹鑑力有光明遍照攝取衆生力有如是等不可思議無量最勝功德之力豈不能護持修行念佛之人至臨終時令無魔障生淨土哉可謂粉骨碎身未足酧一句了然超百億

僧濟臨終注想西方

廬山尊者弟子僧濟臨終之際尊者遣燭一枝曰汝可運想西方濟執燭注想金容攝心無亂復請僧衆誦十六觀經五更濟以燭授同袍遂假寐及寤曰吾夢見阿彌陀佛垂手接引吾當去矣言訖右脇而逝此非戒定慧之所熏修而豈能溫容軟語於生死岸頭耶可謂得路便行無罣礙等閑抹過死生關

善導和尚臨終往生正念文

知歸子問曰世事之大莫越生死一息不來便屬後世一念差錯便墮輪迴小子累蒙開

誨念佛往生之法其理甚明又恐病來死至之時心識散亂仍慮他人惑動正念忘失淨因伏望重示歸徑之方俾脫沉輪之苦師曰善哉問也凡一切人命終欲生淨土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業種種交纏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解脫生死苦趣乃是稱意之事如脫弊衣得換珍服但當放下身心莫生戀着凡遇有病之時便念無常一心待死叮囑家人及看病人往來問候人凡來我前爲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閑雜之話家中長短之事亦不須軟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花無益之語若病重將終之際親屬不得垂淚哭泣及發嗟嘆懊惱之聲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一時同聲念佛待氣盡了方可哀泣纔有絲毫戀世間心便成罣礙不得解脫若得明曉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爲大幸若依此者決定超生即無疑也又問曰求醫服藥還可用不荅曰求醫服藥初不相妨然藥者只能醫病不能醫命命若盡時藥豈柰何若殺物命爲藥以求身安此則不可余多見世人因病持齋方獲小愈後爲醫者以酒食血肉佐藥其病復作信知佛力可救酒肉無益也又問曰求神祈福如何荅曰人命長短生時已定何假鬼神延之耶若迷惑信邪殺害衆生祭祀神鬼但增罪業反損壽矣大命若盡小鬼柰何空自慞惶俱無所濟切宜謹之當以此文帖向目前時時見之免致臨危忘失又問曰平生未曾念佛人還用得不荅曰此法僧人俗人未念佛人用之皆得往生決無疑也余多見世人於平常念佛禮讚發願求生西方甚是勤拳及至臨病却又怕死都不說着往生解脫之事直待氣消命盡識投冥界方始十念鳴鐘恰如賊去關門濟何事也死門事大須是自家着力始得若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若無事時當以此法精進受持是爲臨終大事可謂一條蕩蕩西方路徑直歸家莫問津

化佛來迎

宗鏡錄或問曰心外無佛見佛是心云何教中說有化佛來迎生諸淨土荅曰法身真佛本無生滅從真起化接引迷根以化即真真應一際即不來不去隨應物心又化體即真說無來去從真流化現有往還即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也不來而來似水月之頓呈不見而見猶行雲之忽現問如上所說真體即湛然不動化相即不來而來正是心外有他佛來迎云何證自心是佛荅曰此乃是如來本願功德力故令彼有緣衆生專心想念能令自心見佛來迎不是諸佛實遣化身而來迎接但是有緣時機正合能令自心見佛來迎則佛身湛然常寂無去無來衆生識心託佛本願力一念變化有去有來如鏡面像似夢施爲鏡中之形非內非外夢中之事不有不無但是心生非關佛化真信修行之士端的是要生西方極樂世界專一意念持一句阿彌陀佛只此一念是我本師只此一念即是化佛只此一念是破地獄之猛將只此一念是斬群邪之寶劍只此一念是開黑暗之明燈只此一念是度苦海之大船只此一

念是脫生死之良方只此一念是出三界之徑路只此一念是本性彌陀只此一念達唯心淨土但只要記得這一句阿彌陀佛在念莫教失落念念常現前念念不離心無事也如是念有事也如是念安樂也如是念病苦也如是念生也如是念死也如是念如是一念分明不昧又何必問人覓歸程乎可謂行船盡在把稍人達者同遊涅槃路

賢首菩薩臨終讚念佛偈

又放光明名見佛　此光覺悟將終者
令隨憶念見如來　命終得生其淨國
見有臨終勸念佛　及示尊像令瞻仰
俾於佛所深歸信　是故得成此光明

天竺慈雲式懺主云前四句讚佛放光見其光者名爲見佛能令臨命終時淨土往生後四句讚佛修此光明之因其因者秖是勸臨終人念佛并示其佛像令彼見已生信故成佛時得此光明今以偈普勸信受凡遇眷屬及一切人臨命終時先於床前安置此像令彼眼見及勸令念佛若痛苦所逼或先無信心不肯念者亦須種種方便勸令稱佛下至十念得滅重罪生佛淨土此一利益不可思議若勸得一人生淨土縱自不修行亦合得生淨土況當來成佛能放光明照一切衆生臨終見佛也多見世人爲恩愛故聚頭哭泣不思救度是名惡知識也苦哉苦哉恩愛所牽墮落惡道無解脫期雖慈親孝子亦不奈何以此思之可不勉哉可謂普願沉溺諸衆生速往無量光佛剎

情想多少論報高下

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爲飛仙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群輕爲羽族七情三想沉下水輪生於火際受氣猛火身爲餓鬼常被焚燒水能害己無食無飲經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輪輕生有間重生無間二種地獄純情即沉入阿鼻獄若沉心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獄

命終善惡感報優劣

守護國界主經云佛言若人命終之時預知時至正念分明洗浴着衣吉祥而逝光明照身見佛相好衆善俱現定知此人決定往生淨土若人念佛持戒無精進心命終亦無善相亦無惡相地府不收安養不攝如睡眠去此人疑情未斷生於疑城五百歲受樂再修信願方歸淨土若人起憐憫心正念現前於財寶妻子心無愛戀眼色清淨仰面含笑想念天宮當來迎我耳聞天樂眼見天童捨此報身定生天界若人生柔軟心起福德心身無病難憶念父母妻子於善於惡心不錯亂其心正直遺囑家財辭別而去定生人界若人於已眷屬惡眼瞻視舉手捫空便利不覺身常臭穢兩目紅赤仆面而卧號身左脇百節酸疼或見惡相口不能言伸吟叫喚冤債

現前心識散亂狂惑顛倒徧體如氷手捻死
拳身硬如石此人命終定入地獄若人好舐
其唇身熱如火常患饑渴好說飲食張口不
合貪戀財寶命卒難斷閑眼而去此人定入
餓鬼若人身染重病如在雲霧心神昏散怕
聞佛名多愛食噉血肉之味不受勸化愛戀
妻兒蹺手足指徧身流汗出麁澁聲口中咀
沫此相現前定入畜生

臨終十事不赴念佛勉勸預修

凡夫業重處處貪生若不預辦工夫臨終不
赴念佛天台十疑論云臨終念佛名最後心
其心猛利一念佛名即生淨土蓋垂死時其
心猛健決定故勝百歲行力也或問曰臨終
念佛即得往生何假預修勝業荅曰人生壽
夭難測短長或即病困昏迷或即非時奄逝
既闕生前之善難逃後世之殃須預作於善
緣是恐防於斯咎十種命終不赴念佛一者
善友未必相逢二者或疾苦纏身神昏性亂
三者偏風失語不得稱名四者狂亂失心注
想難赴五者或逢水火不暇志誠六者輙遇
虎狼驚惶倉卒七者臨時惡友破壞道心八
者飽食過多昏迷致命九者軍仵鬪戰忽爾
身亡十者或墜高岩傷中身命故知臨終難
保吉凶須是預先脩習可謂閑時做下急時
用免得臨期手脚忙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報卷第八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報卷第九

東林禪寺蓮宗善法祖堂勤修淨業臣僧普度謹自編集

念佛正報說

因修白業果感淨方化佛引上金臺賢聖迎
歸樂國高超三界迥出四流業盡塵消亡情
絕慮質托蓮苞之內神遊寶界之中面奉阿
彌陀佛為本師得見觀音勢至為親友清淨
海衆大會寶池九品勝流各說本行五香拂
體三德嚴身暫扇微風聆衆音之演法繽紛
花雨覩瑤網之舒光縹緲雲霞近浮神足輕
盈衣裓盛接妙華晨謁慈顏得法印而還國
暮遊金剎聽玉偈以逍遥瑞蓮初綻為遺殘
殃新學化生行成不退豈惟近忘麁苦抑亦
佛果非遥戲翫瓊林濯沐德水百寶之樓閣
華嚴七重之行樹森嚴景序長春地平如掌
衣食隨念而至天樂不鼓自鳴受用出於自
然快樂實非人世諸天萬億倍不可比論諸
佛恒河沙悉皆稱讚身具光明妙相跡践聖
道香階壽命難量悲願無盡捨兩重生死既
非果趣之身獲本際常光離去來之相緣強

德勝皆由念佛心生福備壽長盡是淨因感報故知佛有攝生之願生有感佛之因如是勝緣起於信願以斯妙果成就正依或禪誦七寶池邊或經行黃金地上飽禪悅法喜珍味掛慈悲喜捨天衣功德資神增加悲智難容辦道長養聖胎入無生門便登菩薩之位得阿鞞致不退菩提之心住法王家盡授如來之記聞大乘法同稱補處之尊念念虛玄心心靜慮得三昧正定具六種神通獻供十方往來無礙分身億刹不失定心淨法水於三千出衆生於火宅自他兼利行願周圓可謂百千三昧盡准心功德莊嚴歸自己

功德莊嚴

大彌陀經菩薩功德章云往生彼國者皆悉容貌柔和相好具足禪定智慧通達無礙神通威德無不圓滿深入法門具無生忍諸佛祕藏究竟明了調伏諸根身心柔輭安然寂靜盡般泥洹深入正慧無有餘習依佛所行七覺聖道修行五眼照真達俗辯才總持自在無礙善解世間無邊方便所言誠諦深入義味敷演正法度諸有情等觀三界空無所有知一切法無相無爲無取無捨遠離顛倒堅固不動如須彌山智明如日廣大如海出功德寶熾盛如火燒煩惱薪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淨如水洗諸塵垢如虛空無邊不障一切故如蓮花出水離一切染故如雷震響出法音故如雲靉靆降法雨故如風動樹發菩提芽故如牛王聲異衆牛故如龍象威難可測故如良馬行乘無失故如獅子王無怖畏故如尼拘律樹覆蔭大故如優鉢羅華難值遇故如金剛杵破邪山故如梵王身生梵衆故如金翅鳥勝毒龍故如空中禽無住跡故如雪山衆功德淨故如慈氏觀法界等故尊樂求法心無厭足常欲廣說志無疲倦擊法鼓建法幢曜慧日除癡冥修六和敬常爲師導爲世明燈最勝福田以安羣生功慧殊勝莫不尊重恭敬供養無量諸佛常爲諸佛所共讚歎究竟菩薩諸波羅蜜遠離聲聞緣覺之地佛告阿難彼諸菩薩以念佛故成就如是無量功德我但爲汝舉要言之若廣說者雖盡億劫不能窮盡

淨土增修聖果

大彌陀經云諸念佛人生淨土已即入七寶池中澡雪形體蕩滌情慮各坐一華上自然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出微妙音散諸寶華異香芬馥皆作佛事聞者喜悅無量自然心開各往修進有在地講經者有在地誦經者有在地說經者有在地口授經者有在地聽經者有在地念經者有在地思道者有在地坐禪一心者有在地經行者有在虛空中講經者有在虛空中誦經者有在虛空中說經者有在虛空中口授經者有在虛空中聽經者有在虛空中念經者有在虛空中思道者有在虛空中坐禪一心者有在虛空中經行者其間聲聞弟子皆發大心有未得聖果者因是而得聖果有未得不退轉地者因是而得不退轉地菩薩各隨其資而有所得莫不忻然適意而悅遊戲三昧利樂有情由念佛之堅心稱彌陀之本願往生佛子同列此班智慧辯才神通如意風帆勢順速證菩提超萬

刼之輪廻得諸天之仰重淨業勝善大果昭然寄語同流無忘此事蝡動蜎飛猶有分大丈夫見當勉旃

淨土三十益

天台智者大師淨土羣疑論云生西方者有三十種益一往生佛土益二得大法樂益三親近諸佛益四遊歷十方供佛益五親聞佛說益六福慧資粮疾得圓滿益七速證菩提益八諸天人等同集一會益九無退轉益十無量行願增進益十一鸚鵡舍利宣揚法音益十二風樹樂響益十三摩尼水漩演苦空益十四諸樂奏妙音益十五四十八願益十六真金色身益十七形無醜陋益十八具足六通益十九常住定聚益二十無諸不善益二十一壽命長遠益二十二衣食自然益二十三唯受衆樂益二十四三十二相益二十五實無女人益二十六無有小乘益二十七離於八難益二十八得三法忍益二十九身常有光益三十得那羅延身力益可謂處處菩提道明明功德林

淨土成佛

金剛定後菩薩因圓解脫道中如來果滿具四無量心得四無礙辯十八種法不共二乘十力現前說法無畏塵沙惑盡萬行功成十號俱彰三身圓顯具九十七種大人相放八萬四千大光明悲智俱融福慧雙足現居十重報土能垂萬類化身布大慈雲雨大法雨滂流法界潤澤群生咸悟本心同成正覺○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如今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報卷第九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論卷第十二十七五章

念佛正論說

夫奉教念佛之士叨法王之遺廕作如來之沂使必以摧邪顯正激濁揚清爲後學蓍龜作生靈耳目爲已任也苟弗能而默默自守則尸祿備員於佛門矣雖講授亦奚以爲豈不聞因筌然後得魚體教然後修行名教未正行如之何哉故不得不論也是以仲尼爲政正其不正涅槃遺誡急在糾過余嘗觀吾佛世尊之王西竺也象無象之象言無言之言以復羣生之性由是頓教漸教大乘小乘盈溢乎龍宮海藏無非摧邪顯正激濁揚清之旨而大地生民率其化而復其性者可勝計乎其間偏讚西方謂捷徑修行之道者蓋以阿彌陀佛有廣大願力攝娑婆衆生而歸淨邦是令反妄而證真也所以諸佛共讚菩薩同遵晉社創修千古之高風不墜惡照集懺十方之正化流通大矣哉淨土之道其爲體也以彌陀即本性其爲宗也以淨國即唯心其爲用也以仁恕即滅惡生善此之三者蓋顯三世報應制其事一心空寂窮其理俾達乎理者反妄安信其事者遷乎善以斯而利于上下實助於周孔之教贊翊皇化其亦至矣使一人能行是道以訓于家家以導於鄉鄉以達於邦以至於無窮則天下之民涵道泳德融神實相高步無何而極佛境界豈止以爲善人君子而已哉夫如是則何患乎忠孝不修禮讓不著歟以此觀之豈非能仁之道與仲尼之道共爲表裏以訓于民耶洎乎歷朝敬之廣其教像法事之非其人廣其

教則弊倖生非其人則淳朴泯而乃以佛堂高大爲奢誇聲利温飽爲能事徒以多爲貴則壞其道者衆矣言以怪爲美則惑其聽者庶矣遞相沿襲以成鄙吝日復一日紅紫亂朱使夫清靜仁恕之風消蕩矣於是蚕食蠹耗之謗由兹而盛焉斯乃敬之事之者之失非其教之咎也今之人多不察其所由視其徒之不肖者而遷怒於善人教法焉亦何異乎以丹朱而罪堯因商均而過舜服藥失度歸咎於神農縱火致焚反怨於燧人也耶愚乃不佞學佛之道有年矣既粗領其旨而頗有扶傾之心非敢私於己而欲公於衆以救其弊也嘗謂教門之利害有四一曰師授不明邪法增熾而喪其真二曰戒法不行綱常紊亂而犯其禁三曰教理未彰謬談非義而惑其衆四曰行願不修迷入邪岐而堕於魔由是亂名改作聾瞽後學非止一端可傷乎哉自是叨濫之徒一以傳十十以傳百百以千萬流毒於海內遠若置郵何以知其然正說難行邪風易染此必然之理也噫祖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者難矣吾雖不敏而實悲焉思欲分條析理廣被前聞截僞續真開攷後學恨無慧辯徒事管窺由是齋沐一心投誠三寶詢求大教參考玄文楷定正宗破諸異說總成念佛正論剖證佛祖格言普告諸方咸躋覺路庶使聖教隱而復彰衆生罪而還福有客至而問之曰修行了自己生死何須論他人長短予應之曰理不然也豈不聞如來出世無一法不是利生菩薩修行肯纖毫而爲自己佛子示同外道方便轉彼邪心摽嚴十種魔民皆因錯解華嚴十類魔業示其正歸嗟惡慧之邪修自甘心於險道遇斯境界豈可緘言念彼愚癡寧容坐視况世尊悲心付囑留大願而普濟迷津菩薩如教修行示同事而化令成佛是其本行夫復何疑如其見迷路而不指正途慈悲安在覩沉溺而不思拯接方便何存隨順正法而破魔是無上大智之業調伏衆生而入道是諸佛之所攝持誓當捨命而立真宗終不已而忘佛囑衆生盡而悲心盡固空界殞而我願無窮倘逢有識之賢必能助弘斯道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西方彌陀說

佛說西方極樂世界其土有佛號阿彌陀如經所載有理有迹論其理者西方即自性也此性無形無相不變不染歷劫堅固譬彼精金在易卦則曰兑爲寂靜故謂之西方也金者其色明金體白淨舉之喻法性蓋世間之人迷於塵境妄念不息紛然動作在易卦則曰震故謂之東方也人能反妄歸真復其本靜得見自性即名捨東方執着之穢土登西域淨明之金地也在方無方以法喻表其理體華嚴合論謂文殊自東方來者蓋文殊是根本不動智也東是萬物發生震動之者初明之地從此智則生信故華嚴以信位爲初生佛家丑寅之間爲清朝智日初明像文殊發起凡夫入信見道智門漸增故巽爲風爲教化風能織揀淨辰巳之間上應角宿爲僧道爲齋戒爲衆善之門喻進修地位至午爲中道易卦曰離爲南方爲正爲日爲明離離

中虛故明像諸法空則智日當陽徧照天下法華龍女南方成佛是其義也西南爲坤爲地爲安靜爲柔順爲母爲生養正西爲兌金旺之地日沒之所火死在酉爲肅寂爲收藏西北爲乾爲天爲父爲金爲剛健北方爲坎爲水爲君爲師利生濟物垂教正治以水制火以君對臣臣明君正又水多則濫故東北爲艮爲山爲止下方爲禪定爲謙下上方爲觀照爲智慧爲空界如日月三光處空照臨萬物也經中不舉餘方而單指西方者蓋取淨對穢也以悟攝迷以靜對動也以果對因也過十萬億國土者出四維上下十方之限量也超乎四惡道之十惡業也越乎六天十善之境界也不爲諸法之所拘也有世界者真如實際理地即自性西方極樂者即言此性無憂惱也何以知其然見性之人不爲塵境惑了知諸法空心常坦然無念無爲無思無慮安住大寂滅之地念念常生智慧法法皆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故名極樂也論其迹則實有此箇世界也佛叮嚀詳復言之豈虛哉有者非方域處所之有乃不有之有即是真空妙有也真空者即是實相妙有者森羅眩目法界交參豈有東西之辨哉圓覺經云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地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於不二境現諸淨土阿彌陀是梵語此云無量壽也佛者覺也即當人分上廣大圓覺之性清淨法身之佛也此性不生不滅亘古亘今上至諸佛菩薩下至六道衆生各各具此覺性所以稱同名同號也噫世人昧之久矣妄取色相顛倒馳求甘自沉淪我佛應世開方便門讚說淨邦令其信慕苟能自肯自信方悟堅明爲西方盡西矣惑火滅盡土皆淨焉則知十方世界總是彌陀觸目遇緣無非極樂百千三昧應念現前無量法門隨心顯發高超徹見是樓閣含育利生名宮殿防非護善名欄楯清淨無染是蓮華徹底澄清謂之池隨方逝圓謂之水仁慈濟利謂之寶戒定慧薰謂之香七菩提樹覆蔭重重八聖道路遊行坦坦衆善莊嚴花簇秀萬德成就果周圓化禽演於法音風樹傳於道品到這般田地更要保持涵養直至命終永無退失脫然而去方爲了事其或未然切不可遺山認培弃寶拾薪妄認色身便爲究竟信知生死事大莫作等閑尋訪真知決擇心要確實念佛求悟大乘了見本性彌陀直達唯心淨土可謂雖然舊閑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真如本性說

真如本性者父母未生已前一真無妄之體謂之本來面目禪定則曰正法眼藏蓮宗則曰本性彌陀孔子則曰天理大易則曰太極名雖有異其實同一真如本性也此性虛而靈寂而妙與天地同根萬物一本歷塵劫而不朽世界壞而不遷人不能任其自如之真而拮於地水火風和合之質方其受形也已爲陰血濁氣昏其本然清淨之體及其生也六塵五欲之迷倒昧於本有之天真是故佛說八萬四千法門皆是導人反妄而歸真也其捷徑易行者惟念佛一門修之者心不散亂三昧現前是復其本性也今有一等不究

佛理之人却将道門修養法旨濫蓮宗妄說氣是主人教人般精運氣勞其觔骨柱用身心甘受苦辛終無所濟嘗觀道門張紫陽說精氣神者先天地之元精元氣元神也元精非淫泆之精元氣非呼吸之氣元神非念慮之神癡人不曉此意喚甕作鍾眼既不明理亦不達矯誘他清信之士一向在臭皮袋上造作昧却一真佛性妄言此是修行可悲也我普告同修切宜仔細究心念佛落悟真源若也了了自見法法現前是名見性成佛一念差錯天地懸殊

辨真妄身心

夫身者有法身有色身傳曰智明真境盡法為身故曰法身父母緣生虛幻不實故曰色身心者有真心有妄心真淨明妙虛徹靈通故曰真心隨境生滅忽有忽無故曰妄心祖師勸修念佛三昧者於自己真心中流出一句阿彌陀佛念念觀照法法圓通是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於一念中普現色身三昧今時有一等人不知真妄錯認色身為我身以妄念為究竟多是吐納按摩做模打樣希望成道不亦謬乎何謂弃真金而拾瓦礫也

大凡學道要辨真偽故宗鏡云修道以心為宗理須仔細究竟約有情界真妄似分不可雷同有濫圓覺金鑛共熟真偽纔分沙米同
壽七　十二
炊生熟有異三乘慕道見有差殊錯指妄心以為真實認妄賊為真子劫盡家珍妝魚目作驪珠空迷智眼遂使愚癡之子陷有鏁之重關邪除之人溺見河之識浪戲熾焰於朽宅忘苦忘疲卧大夢於長宵迷心迷性皆由執斯緣慮作自己身遺此真心住他聲色斯則凡夫外道之失也或有法學禪宗執佛方便致使撒開八網乘對四機越一念而遠驟三祇功虛大劫離實所而久淹化壘跡困長衢斯則迷循妄心不得真心之失也心賦云性非造作理實鎔融明之者即動而靜昧之者迷西作東任竭海移山未是無為之力縱驪虛履冰背為有漏之通辨玉須真探珠宜靜若向境外以求心馬知圓光而在當順法界性合真如心此則頓入如來大慈悲海比之著相修皮袋者豈可同日而語矣

辨明三寶

教云十方薄伽梵圓滿修多羅大乘菩薩僧功德難思議三寶者有三種一曰同體三寶謂真如之理自性開覺名為佛寶德用軌則
赤七　十三
自性正真名為法寶動無違諍自性清淨名為僧寶二曰出世三寶謂法報化身隨類應現是為佛寶六度詮旨四諦緣生名為法寶十地菩薩四向五果名為僧寶三曰世間住持三寶謂泥龕塑像名為佛寶黃卷赤軸名為法寶剃髮染衣名為僧寶皈依者感諸天護持供養者獲福田無量今有邪愚不解偽撰真宗妙義經妄言精是佛寶氣是法寶神是僧寶遞相傳習致使入善門者信其邪說不敬三寶實可憐憫若夫不敬世間三寶則自昧其心自昧其心則迷失本性同體出世三寶何所得哉自瞞猶可又瞞他人可謂岐人天之正路瞎人天之正眼昧因果之真教流定慧之淳風無甚於此也佛言一切衆生若不皈依三寶永劫墮三惡道況我慈照集經

戍懺使學者依大乘經甚深妙義從今身至佛身爲法界衆生皈依常住佛皈依常住法皈依常住僧正信善人既已得聞聞已誦禮固當自敬自信即此敬信之心端可近於佛道矣凡見一切佛像起如来想見一切聖教生難遭想見一切比丘僧起祖師想禮拜供養無得輕欺以佛莊嚴而自莊嚴如此則一體三寶唯心備具矣若也執於鄙見昧其根本妄信邪教疑誤後人自取沉淪永溺惡趣是誰之咎歟

辨見聞覺知

卷七

古德云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比来有等愚人不知佛理潛吾教中專以傳受爲宗妄說六門見性指四大色身以爲佛體自立三十六關七十二信捏合恠事誑惑善人妄謂這邊肉動某人来那裏疼痛某事至吉凶禍福言是先知愚者得聞將謂佛法靈感傾心諦信布施供養傳此邪言切切記心未嘗暫捨殊不知一真佛性清淨湛然爲有妄身乃有妄識蓋覆本性不見光明一念心空名爲悟道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則涅槃是故祖師立教但以念佛三昧爲正宗未嘗有毫髮許實法繫綴於人何期蚩蚩薄俗迷昧旨棄忠孝而不履背仁義而不修假蓮宗之名行差別之法貪求冥感以奇怪惑人則有邪魔魍魎附人身體撓亂正信盡遭魔攝可不悲哉大凡修淨業人善察邪正今分究心確辨信誠憶佛念佛願生淨土慎勿他求智覺壽禪師云莫摘枝苗須搜祖禰豁爾而無明頓開湛然而情塵自洗可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十四

破妄說灾福

卷七

夫佛祖正法以本性彌陀爲體念佛信願爲宗自行化他爲用乃佛祖之格言後人之龜鑑凡曰音聲佛事點燭道場蓋是方便法門以之引權歸實耳比来學者迷失宗旨貪著事相不遵教典向外妄爲心眼不明輒稱師長實法門中一弊事也或搜鬼竅有若師巫或稱彌勒下生或言諸天附體或向燭光上見神見鬼或在香烟上斷吉斷凶瞞昧三光欺賢罔聖誑謼閭閻邀求利養及乎問他平實行願杜口無言本性彌陀罔知下落熱亂一生盡是虛誑誤人自誤實可悲哉故楞嚴經云善男子心愛懸應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訐露人事不避譏嫌口中好說未然禍福及至其時毫髮無失是人愚迷惑爲菩薩親近供養破佛律儀潛行貪欲此名歷劫精魅大力鬼神年老成魔惱亂是人不覺魔着謂言證聖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師及弟子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嗟乎初心善人不知真僞信彼邪說不務存心積德妄想求福見之謂爲吾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知吉凶禍福繫乎人心烏可諂求富貴而苟免禍害哉永明壽禪師云惡從心起如銕孕垢而自毀銕形善逐情生如珠現光而還照珠體故吾勸諸善人舉心用事

十五

必擇道而行之擇禮而從之擇友而交之擇里而處之擇師而事之兢兢焉而存心戰戰焉而守節念念不昧無失於順天之道以奉西方之教而其觀蠲談禍福不與焉

辯明空見 十六

空者破諸有也大覺世尊開示正法欲令一切人識知世間萬法皆空自悟本性之真空也真空者是如来之法界衆生之本心空而不空有而非有悟之者於不有中運出自家寶藏探之無窮用之無盡謂之一乘妙道非頑空之空也今有一等愚人一向說空撥無因果步步行有口口言無便道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縱横放曠馳逞顛狂謗佛謗經輕毀一切胡揮亂統以當宗乘欺侮聖賢自稱得道如此者滔滔皆是也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非斯類而何耶又楞嚴經云心若着空則有大力空魔入其心腑其人不知是其魔着口說經法潛行貪欲輕毀經像惑亂是人盡遭邪墜魔心生厭去彼人體師及弟子俱陷王難命終自爲魔家眷屬受魔業盡墮無間獄嗟乎去聖遠微言絶異端起大義乖不着於有則蕩於空着於有則執名相滞有爲困物我泥然親縛於近教喪於遠理蕩於空者則迷因果混善惡弃戒律背禮義盖不知中道之爲至善也或曰何謂中道曰有亦不着無亦不空空不離有有不離空然親等焉物我齊焉因果明焉善惡分焉戒律用焉禮義修焉近教通焉遠理至焉入矣哉中道也妙萬物之名乎稱本性之謂乎苟達斯理則不墮於偏是謂得正受念佛三昧者矣

辯一合相 十七

金剛經云如来說一合相者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良由世人一性昏迷與塵境相合即非一合相智者明見自己真心背塵合覺一念覺心與十方諸佛真空法界相合即是一合相理也永嘉云我性同共如来合但凡夫不悟此理貪着事相妄自堅執情心意識與山河大地墻壁瓦礫相合昧却理性之真空即非也六祖云心有所得即非一合相心無所得即是一合相是也今有愚人不識佛法坐吾教中妄說夫婦是一合相者誤矣盖其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業累殃深背因昧果曲解聖典毀辱教門淨業正宗豈容是說真實修行之士切宜堅秉正信專念彌陀於一念中不取於相内心外境了了一如自然冥符真理是也故佛果勤禪師示衆云汝等諸人但向十二時中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内不見有見聞覺知好惡長短打成一片一一拈出更無異見此則一合相理歴然明矣可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壊真說實履道之通衢乃悟宗之正訣

辯明雙修 十八

雙修者修福修慧也教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纓絡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福慧二莊嚴乃能成正覺古德云福不得不作慧不得不學龍舒云修淨土者雖專以念佛爲行門亦須福慧兼修庶得事理兩融也内則修慧究竟涵養深徹淵源使慧性增廣含虚空界

無所不知無不照了外則修福慈悲方便柔和善順利濟世間見一切人平等恭敬隨機說法教化衆生行一切善此是福慧雙修也今有一等愚人常行異教詐稱蓮宗弟子妄指雙修潛通婬穢造地獄業迷誤善人沉迷欲樂甘墮險坑豈不謬乎是真狐魅妖精何異畜生類也楞嚴云若諸衆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諸修行人先斷婬心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若不斷婬修菩提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終不名飯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根本成婬輪轉三塗終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婬機身心俱斷斷性亦

卷七　九

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說者名爲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今勸在家菩薩依戒修行勿犯邪非清心寡欲雙修福慧回向西方龍舒云修福又修慧深信念阿彌當生上上品決定更無疑其或不然欲飯蒸砂徒費力擔柴入火定殃身

辯明三車

法華經譬喻品云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慇懃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彼諸子爲求牛車出於火宅故知衆生喻諸子三界喻火宅三乘喻三車如來見衆生在三界中不得出離說三乘法引令離苦譬如諸子在火宅中嬉戲長者以三車引之令出也有等愚人假說文殊問佛立稱性是牛車心是羊車意是鹿車又云牛車載妙法羊車載蓮花鹿車載經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人等翻成毒藥夫法華經者諸法之王佛所護念其可妄議哉何期邪師謬見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法說非法非法說法誑於人謗於佛毀於法豈非負五逆之大罪乎經云若有誹謗是經典者當知是人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展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謗斯經故獲罪如是細思此等哀哉切心敢以忠言痛告道友於自已心中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則此心清淨如蓮華開是謂之法華三昧悟斯理者是乘白牛車出三界火宅也又不見法達禪師見六祖大師呈偈云誦經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於是曹溪六祖大師乃說偈以證之云心迷法華轉心悟

卷七　十

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若能如是解長駕白牛車是若有執迷不省自取沉淪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辯明三關

三關者兜率悅禪師示衆語一云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只今上人性在甚處二云識得本性要脫生死生死到來作麼生脫三云脫得生死要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處去是故透此關者則莫拘生死徹此道者豈礙去來自是天下叢林宿師大衲靡不洞究淵源故能脫白露淨其旨曉然決無異說今有愚人妄指人身三丹田作內三關教人般運氣血謂之透過三關又曰自足至腰三處疼痛爲外

三關妄以此處要定臨終時節世多傳習盡入邪路詳觀念佛之教乃簡徑法門秖令修行人於十二時中持一句阿彌陀佛思專根寂更能回光自看阿那箇是我本性彌陀四大分離向甚處去常有此疑驀然識得便知落處即此是直捷省力底修行正道捨此之外稍涉一毫異說即墮在邪見林矣嗚呼癡人背真向偽良可憫焉若也於斯信行截斷露布葛藤豁開透地通天眼覷破邪思妄想心

辨明大小二乘

原夫大法王之垂化也統攝群品各有司存小律比禮刑之權大乘類鈞衡之任營福如司於漕輓製撰若掌於王言在國家之百吏咸修類吾教之群宗競演果明此旨豈執異端應須量己才能隨力演布達則兼濟爲善窮則專門是宜雖各播於宗猷而皆歸於慈濟同歸和合之海共坐解脫之牀夫如是則迷途之司南教門之木鐸也柰何源遠流別大道澆漓好朱者憎其素愛甘者惡其辛未契圓宗各擬所據又豈知生佛本一凡聖性均而不能自復者由迷昧於身心致籠檻於生死是知身之過惡非戒律不能撿心之昏散非定慧不能融撿之融之尚慮乎道之不明性之不復况埋沒於邪岐而互相是非也耶或云我學小乘却又不知戒德禮誦是漸修之法或言我學上乘却又不識本性彌陀唯心淨土之旨不着於事相又墮於頑空大似深村草裏生育之人坐在一隅不知東西南北妄生分別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所謂執着死蛇頭錯路修行者在纖惡則無所閒然於行解不見可畏以至積習成性自滅其身始學慕於上賢終見沉於下惡如斯之輩誠可哀哉永明壽禪師云譬如庭雀焉登鴻鵠之心還似井蛙豈測滄溟之闊或徇他求如鑽氷而覓火但歸己解猶向乳而生酥慎勿立我慢幢張邪見網輕侮先覺熒惑後人至哉斯言也明昭乎天日在上蕩蕩乎佛祖有睪奔教之者可不懼乎但能信念彌陀可以免斯過咎矣

辨明不生不滅

般若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等又維摩經云不善不生善法不滅故知色相有去有來佛性不生不滅今有愚人妄以不產後嗣爲不生不斷欲心爲不滅駭世惑言啓人妖祟竊至邪婬作不淨行斷佛種性悖亂人倫故楞嚴云善男子愛極發狂織然貪欲則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說欲爲菩提道化諸白衣平等行欲疑誤衆生入無間獄葢以愚迷不知觸淨不覺遭魔以致斯苦謗觀天地肇分有陰陽而有男女有男女而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父子則有君臣有君臣則有三綱五常之道三綱統其人倫五常正其教化此聖人立世間之法也吾祖遠公有云在家者厚身存生我倒未忘以情欲爲苑囿以聲色爲遊觀耽湎世樂不能特出吾佛示化令反本以求宗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不遺奉親敬君之禮是故先導之五戒不殺存乎仁不盜存乎義不婬存乎禮不妄

存乎信不洒存乎智身心既律然後示之以出世之法令修念佛三昧以爲西方之歸達乎不生不滅之道是以王臣外護法源天下千載猶一日也其奈嘗斯之際薰蕕共圓寂參同哇未易分也敢以衷赤之忱普告信士但除却一心不亂繫念彌陀之外凡所有相皆是邪僻切須手細真實修行善則從之惡則遠之邪則遣之正則守之若乃立身行道之事息心達本之旨前篇備述明則典刑不爲不多矣遵而行之則吾門眷屬違而作者魔之黨類所以生遭王法死墮阿鼻殃及累世莫言不道何故漸耳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辯明曹溪路

旨永嘉大師往曹溪禮拜六祖印證心地述證道歌云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是人天下禪宗出乎曹溪之源目曰曹溪路也何期愚人妄指人身有夾脊雙關作曹溪一派又妄說六祖云寧度白衣千千萬不度空門半箇僧如斯之輩非特惑於後人是亦誣於先聖豈不聞永嘉云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無窮數又豈有度白衣而不度空門乎於戲邪妄之徒不知來歷竊祖師之名同魍魎妖孽見解迷誤善人正是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也吾知祖宗實德是以稱而傳之吾知闡提薄福謗辱吾宗是以忍而譚之吾尚知而大懼汝謗聖師之道誤後學之人安得不益懼於吾乎汝速宜磨滅改而正之無貽我羞之爲愈也

二十七 二十四

辨佛法隱藏

佛法者出世間之道無爲之法也涅槃經云如來開發顯露清淨無瞖迷者不解謂是秘藏智者了達即不名藏有等愚人妄說官法堂堂佛法隱藏僞撰一落索邪言閉門傳度謂之生死與幻惑後人至死不與人說逗到臨時一場漏逗大似貧兒得錫喚作黃金明眼人前如何拈出自不知非反誇能會正是瞞人更自瞞也豈知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蓋以衆生心體本來是一用處不同故說一切法也祖師云瓶盤釵釧本是一金名相不同至體無二嗟乎末運法出奸生往往失其本體者多是將新羅滲高麗鍮鬧貨錯出巧言令色瞞昧世人一僞既行百真莫辨況愛小利者上人鋪席不揀好惡苟圖價廉好看易得等閑被他將一團泥炭塞却眼孔拖向黑地裏脫換去了及至眼開捉着黃土也認不得又何金鍮真僞之辨哉癡人但得入手貴乎容易珍藏以爲奇貨生偵人知蕎然權着識者爲伊點破始知分文不真以斯之類比比皆是只爲愚暗福薄眼裏無觔麄心鹵莽兼以不遇真正師匠以致然也殊不知繞指精金從本來育自非作家陶鎔痛下鉗鎚煆煉一回轉見性柔金瑩爍然一塊靚體全真然後隨意作用造成衆器飛光散彩耀人心目永無變色者固知自餘皆不足言矣可不至實哉正信道流切宜着眼

二十七 二十五

辯明超日月光

大彌陀經云阿彌陀佛光明極大而爲諸佛

光明之王故號無量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對光佛光炎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其光明所以照無央數天下幽冥之處皆常大明諸天人民禽獸蜎飛蠕動見此光明莫不喜悅而生慈心悉得解脫是故十方諸佛菩薩緣覺聲聞悉皆稱讚因名曰超日月光佛蓋以日能照晝月能夜明其德不全佛之光明晝夜長照無虧無欠故名超日月光也今有一等愚人妄指教人於日月初出之時以口吸採其光吞嚥入腹欲其成寶以當修行秘法謂之超日月光者其錯大矣譬如癡猿聯臂攀樹懸崖下捉水月勞心費力到底成空若是智人達觀速須捨離早求正法免墮迷津專念彌陀究明心地不見祖師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靈光照天爍地人人分上本自圓成一點靈源無內無外頭頭上顯物物上明若能悟此即如來一段光明超日月

辯明髻中珠

髻中珠者法華經云如轉輪王得法國土王於三界而諸小王不肯順伏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伐戰有功者賞賜諸物獨王頂上有此一珠而不與之末後付與如來亦復如是見賢聖軍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亦大歡喜為說諸法而不為說是法華經今乃說之如轉輪王久護明珠末後賜與此蓋世尊最後說是大乘法寶超出諸聖之上以輪王髻珠為喻此珠者即諸佛之圓智乃眾生之理性悟之則三祇頓越迷之則六道沉淪今有一等愚人錯會經旨妄以運氣入頂作髻中珠謂之最上乘法密密相傳教人般精運氣衝入頭頂要學世尊頂上有肉髻珠何其愚哉殊不知世尊肉髻乃無見頂相表一乘大法也無見者自不能見離自見故向上極則諸聖皆不得見離他見故壽禪師心賦云高高法座非聲聞矬短之能升赫赫日輪豈外道嬰兒之所見無偏無黨至極至尊嗟乎愚癡之人罔知正法顛倒錯亂嫁禍移殃於後人賺他向善俗子墮落深坑可痛惜哉奉勸信士細參本教悟心念佛悔悟前非了知諸法本無髻珠自然顯現堂堂獨露豈假他求哉

辯明無漏果

法華經云諸漏已盡無復煩惱此乃羅漢聲聞修行至習漏俱無也無漏者蓋人之六根常為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所惑心隨境轉成有漏緣所以輪迴不息修行人六根自靜不被六塵所轉即無漏也今有一等愚人妄將眼眵鼻涕盡皆喫了謂之修無漏者何蠢乎哉予嘗憫而問之曰六根四大膿血之袋屎尿之囊眵淚涕唾皆屬不淨何得取而食之彼則曰人身之中有七寶不可棄之善收拾者結成舍利證無漏也苦哉苦哉如斯顛倒誠可恐耶更有一等眾生以秘精是無漏者混吾教中遞相傳習潛饕貪欲壞亂正法此是妖精鬼怪夜聚曉散喫菜事魔之徒非是蓮宗之弟子比年以來多有此樣扇動人家清信男女不覺不知鼓入魔道故楞嚴經云

善男子心受根本窮覽物化天魔得便飛精附人說佛涅槃即是現前肉身父父子子遞代相生常住不絕無別淨居愚人信受亡失本心惑爲菩薩常說眼耳鼻舌皆爲淨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或食屎尿廣行婬穢彼無知者信是穢言易入邪悟此名蠱毒惡鬼惱亂是人師及弟子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廻迷惑不知墮無間獄受得地獄業消復入畜生餓鬼今觀邪師妄作之徒假吾佛祖之教門造不淨之惡業逆二儀背三光謗佛祖亂人倫碌碌如蜣蜋之逐穢現受衆苦沒後沉淪是罪果何逃哉宜乎不足怪也非惟死後受報抑且官法不容語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誠哉是言今勸善流諦觀聖訓宜自知恥勿憚改過捐情絕慮正己修行有能古教照心則其心自明古鏡照精則其精自形若尊於淨行趣於菩提決無誤矣其或不然三塗業海無邊際千佛出來難救伊

辯明趙州茶

昔趙州和尚見僧問曰汝曾到此不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云曾到此不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曾到且從不曾到如何也喫茶去州乃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叢林因此有趙州茶話公案今愚人不明祖師大意妄自造作將口內津唾漱三十六次嚥之謂之喫趙州茶或有臨終妄指教人用硃砂末茶點一盞喫了便能死去是會趙州機關更可憐憫者有等魔子以小便作趙州茶何愚惑哉非妖怪而何耶真正修心者但依本分念佛期生淨邦切不可妄將祖師公案杜撰穿鑿是謗大般若之罪人也不見道乍可粉身千萬劫莫將佛法亂傳揚

辯明教外別傳

圓悟勤禪師云西方大聖人出迦維羅國作無邊量妙用啓迪群靈其方便順逆開遮餘言遺典盈溢寶藏以至下梢始露一機謂之教外別傳迦葉破顏承當以來的的綿綿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階梯不生知見利根上智向無明窟子裏當地煩惱根株中活脫應時超證得大解脫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皆龍象蹴踏師勝資強格外領畧當下業障氷消直截承荷自能管帶打作一片頓契佛地尚不肯向死水裏浸却唱出透玄玅句超越佛祖剗斷露布葛藤如按太阿凜凜神威阿誰敢近作家漢確實論量纔有向上向下談玄說妙作用纖毫即便叱之謂不是種草直下十成煆煉得熟履踐得實始畧放過猶恐他時異日落草累人瞎却正眼嗟見一等拍盲野狐種族自不曾夢見祖師妄言達磨歸空謂之傳法救迷情以至借他從上最大宗師馬祖趙州名目脫賺後人及誇初祖隻履西歸普化空棺皆謂此術有驗謂之形神俱妙生死秘法遞相傳習而人皆厚愛此者生怕臘月三十日慞惶競學歸程之法除夜拜影喚主人公真是誑謼閻閻揑偽造窠貽高人唉鄙復有一種假托達磨胎息趙州十二時別歌龐居士轉河車頌遞互指受密付傳持希望生天更要預知死日殊不知此真妄

想邪心愛見本是善因反招惡果多見豪傑之士高談闊論者宗門不知往往信之那知失却故步畫虎成狸遭明眼人覷破默觀憐憫豈諸佛與列祖體裁止如是耶曾不自回照始末居然可知矣海內學此者如麻似粟習以成風恬不知恠其高識遠見自不因循恐乍發意未入閫奥立志雖專跋涉雖遠邁增上慢導入邪見稠林末上一錯永沒回轉其流浸廣莫之能遏因出此語以痛告之庶有志顧於大解脫大總持者可以辨之而同入大薩婆若海汎慈舟接濟群品俾正真妙道流於無窮豈不快哉

辯闢閉諸惡趣門開示涅槃正路

諸惡趣門者乃身口意三業也所謂身殺盜婬口妄言綺語惡口兩舌意貪瞋癡修淨業人正心向道截斷已上十不善行則不入惡道謂之闢閉諸惡趣門也開示者指出也涅槃者不生不滅也正者不偏路即西方之道也今有愚人指口爲諸惡門鼻爲涅槃路教人臨終時緊閉其口令氣從鼻出謂之出門一聲又妄將囫字以爲公案教人口裏着力忍了氣透這一關或云囫字四圍是酒色財氣或言地水火風或言生老病死等皆是卜度妄計曲說嗟乎這一箇囫字瞞盡多少人殊不知此字玉篇明載户卧切即阿字去聲呼也此箇囫字一切世人口中未嘗不說喻人失物人忽然尋見不覺發此一聲是囫字也宗門多言此字者蓋尋師訪道之人叅究三二十年忽然心花發現會得此事不覺囫地一聲如失物得見慶快平生是其字義也如是則念佛之人但於念念中仔細究竟本性彌陀忽然親悟親見真實到囫地一聲處自然明徹矣故智覺壽禪師云心外求法望石女而生兒意上起思邀空花而結果本非有作性自無爲智者莫能運其意像者何以狀其儀言語道亡是得路指歸之日心行處滅當放身捨命之時可謂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

辯明四生

大珠慧海禪師云九類衆生一心具足隨造隨成無明暗蔽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妄念爲化生悟即成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心體空寂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有等愚人不識自心胡卜亂度妄說臨終之時眼見轎馬樓臺旛蓋鐃鈸之類爲四生六道胎窠不隨他去者脫四生也殊不知臨終現境是你平時所作善惡業相神識自現即非外來故先德云作惡而惡境現前念佛而佛界自至若是時中把捉不住做不得主常被妄想顛倒所使臨當風火散壞之時如落湯螃蟹相似又焉能作主宰耶是以圭峰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今以此語直告諸人當自念言我今修行淨業本爲生死佛祖垂教豈欺我哉當依正法真實存心專念彌陀捨諸虛妄朝思夕想念念願生西方如此則塵勞業識當下瓦解冰消反觀自已生死尚不可得又奚

甚麼作衆生乎故懺云於一念中得念佛三昧普度十方六道一切衆生各各出離苦輪同生淨土者是也可謂妄心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

破妄立十號

西方文云念佛之人於相好光明之中得見阿彌陀佛則無明頓破煩惱永忘法界之門忽然通達一乘之路卓爾關明十號俱彰三身圓顯此明修行人得證佛果十號俱彰也十號者菩薩戒經云一曰如來（無虛妄故）二曰應供（良福田故）三曰正徧知（知法界故）四曰明行足（天眼智明宿命智明漏盡智明具三用故）五曰善逝（不來還故）六曰世間解（知二世間故一國土世間二衆生世間）七曰調御丈夫（能調伏衆生惡故）八曰天人師（爲衆生作眼目故）九曰佛（知善不善法聚非善非不善法聚故）十曰世尊（一土之中無二佛故）何期愚人不知佛法妄立十號歸稱稱爲達磨大師傳來生死秘法却云鵲巢灌頂蘆芽穿膝玉柱麗混蚍八裩襠波斯獻寳天鼓不鳴蓮花池乾二祖斷臂立雪齊腰神光不現以此十件謂之大事因緣往往道宗被此等盲師瞎漢通相傳授賺人性命從冥入冥陷於非道何不思之甚也達磨大師初至此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安得有一法傳授乎豈不聞五祖弘忍大師謂六祖曰佛即以心傳心法即以心印心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是也莊子云使道之可傳人莫不傳之子孫道之可獻人莫不獻之君親其不可傳獻者無他中無主而外無其證也又嘗聞我佛釋迦世尊千生煉行百劫修心廼從兜率降跡王宫弃萬乘榮貴向雪山修行飡麻食麥苦行六年覩見明星悟道成佛人中聖中稱爲大覺十號具足作天人師至於鵲巢頂上蘆芽穿膝之類皆當年實事初無表法止是端坐不動定久忘形之意後之學者不近智違不體我佛建立教門大不容易繞得入他門戶行願不習識見俱無便要爲師傳度弟子傚大模樣逞我能會撞入邪魔黨類中學他許多邪法雜毒入心如落水鬼相似黑地裏拖人入地獄去苦哉苦哉且如二祖斷臂立雪齊腰的是當府爲法忘軀猛烈之志本傳佛戴分明學者自當詳究豈可妄爲甘受謗法之罪永沉苦海之誅永嘉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信麼盡情掃蕩閑家具鐵樹花開別有春

誓願流通

切惟衆初一念元從淨土中來泊沒多生未脫娑婆世界幸逢蓮社得遇正宗仰藉三寶餘麻感沐導師化育伏爲教門之下多有錯路修行嗟信心盡作魔民致良善俱遭邪墜正因泯絕慧命雖存反招謗法深慨豈有誦持功德覩斯境界以長吁痛切身心而不忍是乃搜大藏之要旨用證本宗掃百家之是非開明大道並是依經辨理顯正摧邪照了無私故名寶鑑俾夫後學照心目而妍醜自知導彼迷途達家鄉而免諸流浪是集克就鄙志當陳百拜祖庭重申大誓告白十方諸佛諸大祖師望賜慈光證明祈禱普度敬自發心立願照依所集蓮宗寶鑑篇字數一字三禮每一禮念楞嚴呪心一遍三稱南無觀世音

菩薩尊號望悲心而憐憫賜法力以冥加俾魔外以皈依異真乘之流布與彼盲瞑開眼目於諸病苦作良醫昏衢黑暗之中為燈為燭苦海洪波之內為舟為航危險處作大橋梁迷路中示其正道普為十方蓮社諸上善人同期懺滌於身心各願消除於業障非法說法之咎法說非法之愆一智能滅萬年愚一燈能破千年暗妄意消而空花滅正信生而淨行彰信禮彌陀普同回向與諸大衆並從今日發菩提盡於未来永劫常行菩薩道離非梵行遠邪見師願盡此報身同生安養國常修六念及六波羅廣運四心與四弘誓發四十八願如阿彌陀得念佛三昧如大勢至修普賢之行願等觀音之慈悲學大智慧如文殊次登補處如彌勒頓入法界圓證上乘分身徧至於十方大悲普度於一切建法幢立宗旨耀慧日除癡冥諸魔外道悉歸降而地普天皆嚮化辯才無礙廣利塵沙威德無邊拯濟含識父母師長伊登解脫之門累劫怨親盡出沉淪之海伏望觀是集者起護法心蕩歷劫之迷情破千重之疑網頓豁正眼明悟本心淨土道場不動足到西方大聖如對目前萬法了然妙在茲也惟冀天龍歡喜聞正法以護持凡聖皈依掃邪風而絕迹弘揚祖道廣播宗風敷大千同為清泰之邦俾四海共樂無為之化正見邪見盡入無生
皇恩
佛恩一時等報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願乃盡而虛空界乃至衆生衆煩惱不可盡故我此願王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普賢菩薩發願如是諸大祖師發願亦如是我今發願亦如是普為蓮社大衆發願亦如是盡未来際一切情與無情發願亦如是如是如是無不如是願同如是恒沙衆盡入如来願海中

西蜀楚山和尚示衆念佛警語

原夫佛不自佛因心而佛心不自心由佛而心離心無佛離佛無心心佛殊名體無二致是故念佛念心念心念佛無念無心無心無佛心佛兩忘念不可得只這不可得處脫體分明纖塵不間是以真機觸目徧界難藏山色溪聲頭頭顯露性相平等理事混融箇裏覓一毫自他淨穢之相了不可得何聖凡迷悟之有耶於此果能豁開智眼頓悟其旨直下知歸不妨慶快設或未能領契須假方便而入所謂方便而入者何用別覓玄妙但只要發起一箇勇猛堅固信心將一句阿彌陀佛頓在心目之間不拘經行坐卧靜閙閒忙默默提撕頻頻返照了知佛即是心未審心是何物要看這一念從甚麼處起又復要看破這看的人畢竟是誰如是觀照念念無間久久自然煉成一片水泄不通忽於聞聲見色應機接物處不覺驀然冷灰豆爆烈崩虛空之時管取參究事畢到此便見自性彌陀頭頭顯現常光淨土觸處洞然始信吾言不欺於汝而其平生修行之志亦乃驗於茲矣恐猶未諭重說偈言

心佛由来強立名　都緣攝念遣迷情
根塵頓去心珠現　幻翳空来慧鏡明

一法不存猶是妄　全機撥碎未為平
直須撝見虛空骨　肴取優曇火内生

淮陽𩕳山和尚勸修淨業箴

三途罪報因業重六趣沉淪為惡多若欲出
離生死海速須迴光首念彌陀

一個彌陀佛人人本具足秖緣癡嗔愛生死
虛出沒苦海業因循萬劫受迷津不發迴頭
念轉入展轉深勸君須猛烈念佛宜超越西
方有世界名曰安養國九品妙蓮臺三空真
實際寶殿寶樓閣黃金以布地光明常照耀
無三惡道懼示汝諸有情可以整心趣棄却
貪嗔癡大家秉智慧冷眼掛眉間看破紅塵
事積金玉如山難買三寸氣眷屬與恩親暫
如傀儡戲生前一聚歡死後誰能替終有散
場時有甚風流譬靜裏細思量一場無滋味

素七

三十八

何不早休心念佛修三昧提箇古彌陀始終
莫令退猶如患目人投醫王所治遠近與高
低拄杖爲憑據信手把堅持一念無有二步
步着脚牢點點知落處但無能所疑終有時
節至親叩得醫王示出真妙濟豁開正眼睛
照破虛幻翳光明照十方廓爾通三際來去
得自由一體無拘繫快樂任逍遙高唱哩囉
哩若能依此修至道無難易是人命終時蓮
池定有會只要辦冒心山僧無瞞意各各
早迴光想念西方去九品悟真空一念超實
地生佛體元同了證無殊異

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論卷第十終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素八

詳夫心者非真妄有無之所辯豈文言句義
之能述乎然衆聖歌詠往哲詮量非不洞明
為物故耳是以千途異說隨順機宜無不指
歸一法而已故般若唯言無二法華但說一
乘思益平等如如華嚴純真法界圓覺建立
一切拐嚴含褁十方大集染淨融通寶積根
塵泯合涅槃咸安祕藏淨名無非道場統攝
包含事無不盡龍羅該括理無不歸是以一
法千名應緣立號不可滯方便之說迷隨事
之名謂衆生非真諸佛是實若悟一法萬法
圓通塵劫疑滯當下冰消無邊妙義一時通
盡深徹法源之底洞探諸佛之機不動徵毫
之功匪移絲髮之步優游沙界徧歷道場何
佛剎而不登何法會而不涉無一相而非實
相無一因而非圓因恒沙如來煥若目前十
方佛法皎然掌内高低岳瀆共轉根本法輪
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處一座而十方俱
現演一音而沙界齊聞談玄顯妙而不壞凡
倫千變萬化而未離真際與三世佛一時成

道共十類生同日涅槃聲法鼓於魔宮震法雷於邪域覆逆而自順處剛而自柔臨高而不危在滿而不溢可謂端居絕學之地深履無為之源入眾妙之玄門遊一實之境界無一法本有無一法始成洪中遮絕前後印同異一去來萬境齊觀一際平等明知三寶常現我土不燒梵音恒聞慧光常照此大寂三昧金剛定門今古咸然聖凡齊等如一滴之水與渤澥之潤性無差若芥孔之空等太虛之容納非別信之者功超遠劫明之者秖在剎那此一際之法門真無方之大道聚一塵而非合散眾剎而非分和光而不群同塵而不染超出而不離冥合而無歸養育凡聖而無貸像可覩興建法界而無名字可立依蔭草木籠罩古今徧界徧空穹蒼不能覆其體

二

常照常現鐵圍不能匿其輝無住無依塵勞不能易其性非純非雜萬法不能隱其真閑爾無聲而群音揭地蕩然無相而眾像參天相入而物境千差相即而森羅一味不從事而失體非共非分不守性而任緣亦同亦別

是以即性之相故無妨建立即理之事故不礙真常以空之有故豈礙繁興以靜之動故何虧湛寂言一則大小相入言異則高下俱平言有則理體寂然言無則事用不廢雖起而常滅世相含虛雖寂而恒生法界出現任動而常住萬化不移任隱而恒興一體隨應無假而幻相和合無實而真性湛然無成而與質交羅無壞而諸緣互絕境雖現而無現性智雖照而無照功寂用非差能所一際狀同淨鏡萬像而不能逃形性若澄空眾相而不能離體為常住藏作變通門湛爾堅凝恒隨物化紛然起作不動真如男身從女身彰東方入西方起當存而正泯在卷而恒舒普涉而不迮俱徧而無在舉一塵列無邊剎土指一念樹無盡古今居一相而非升即淨隨

三

染驟五趣而不墜處濁恒清外望無盈餘內窺無積聚觸目而不見滿耳而不聞盈懷而無知徧覽而非覺本成而非故今現而非新不磨而自明弗瑩而自淨可謂妙體常住靈光靡沉至德遐周神性獨立眾妙群靈而普

會為萬法之王三乘五性而冥歸作千聖之母獨尊獨貴無比無儔實大道源是真法要玄蹤不定任物性以方圓妙應無從逐機情而隱顯是以本生末而末表本體用互興真成俗而俗立真凡聖交映此顯彼而彼分此主伴齊參生成佛而佛度生因果相徹境無自性而他成自心無自性而自成他理不成就而一即多事不成就而多即一相雖虛而恒冥一體性雖實而常在萬緣雖顯露而難以情求任超絕而無妨大用縱橫幻境在一性而融真寂滅靈空寄森羅而顯相諦智相發染淨更熏隨有力無力而出沒無恒逐緣成緣散而卷舒不定相攝則纖塵不現相資則萬境俱生來如水月之頓呈去若幻雲之忽散動寂無礙涉入虛融互奪互存靈通莫測不出不在妙性無方智海滔滔包納而無遺纖芥靈珠爍爍照臨而不隱微毫若真金隨異器以分形千差不礙如湛水騰群波而顯相一體無虧俱是俱非亦邪亦正不有而示有杳若夢存無成而似成倏如幻住依空

源而起畫法法無知隨化海以與亡緣緣絕
待是以五岳穹崇而不峻四濵浩渺而不深
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悉佳真
如寂滅之地盡入無生不二之門施為大解
脫中重重無盡顯現不思議內浩浩難窮豈
素八　四
可立其始終定其方域何必崇真斥妄厭異
欣同欲壞幻化之身擬斷陽燄之識不知念
念釋迦出世步步弥勒下生分別現文殊之
心動正運普賢之行門門而皆開甘露味味
而純是醍醐不出菩提之林長處蓮華之藏
晃晃而無塵不透昭昭而溢目騰光豈勞妙
辯之敷揚詎待神通之顯示動止常遇明暗
不離非古盛而今衰豈愚亡而智現語默常
合終始冥通初祖豈用西來七佛何嘗出世
是以心空則天地虛寂心有則國土崢嶸念
起則山岳動搖念默則江河寧謐攙峻而言
言了義志徹而念念虛玄器廣而法法周圓
量大而塵塵無際意地清而世界淨心水濁
而境像昏舉一全該坦然平等宛爾具足唯
在正觀萬法本只由人真如自含衆德無念

而殊功悉備無作而妙行皆圓不運而成靈
智法爾無求自得妙性天真方知理智圓融
大道無外絕一塵而獨立何衆相以撥然是
則聲處全聞見外無法豈玄黃之所緻匪音
響之能論如滄海之味混百川猶須彌之色
素八　五
吞群鳥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
遮那之形嵒樹庭莎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
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癡愛成解脫真源貪
嗔運菩提大用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
佛道成從體施為報化而未嘗不寂隨緣顯
現法身而無處不周實教法之所歸聖賢之
奧旨群生之實際萬物之根由正化之大綱
出世之本意三乘之正轍入道之要津般若
之靈源涅槃之窟宅蓋以妙理玄邈大旨希
奧任慧而徒自勞神凝禪而但能守縛實謂
言思路絕分別意窮識智倏然神清可鑑空
有雙豁根塵洞開如窺淨天似睹皎日無一
法門而不現無一至理而不明豈動神情春
池而穩探真寶匪勞心力亦水而自獲玄珠
觀沙界於目前指大千於身際收群生於掌

握納萬彙於肖襟不施一功成就楞嚴之大
定不披一字徧覽普眼之真經四句之義頓
融百非之路杳絕豎徹三際橫亘十方爲一
總持號大自在神光赫赫威德巍巍凡乾魄
消波旬膽碎煩惱賊颯然隨壞生死軍豁爾
素八　六
飄飏愛河廓清慢山崩倒逍遙物外無得無
求憺怕虛懷曠然絕累虛空讓其高廣日月
慚其光明然後則權實雙遊悲智齊運拯世
若幻度生同空涉有而不乖無履真而不礙
俗若乾坤之覆載猶日月之相須示聖現凡
出生入死持實相印建大法幢作一種之光
明爲萬途之津濟能令寒灰再燄焦種重榮
永爲苦海之迅航常作迷途之明導任運遮
照隨智卷舒雖無知而萬法圓通雖無見而
一切明現但契斯旨體本自然如群萌值春
萬物得地十身頓現四智齊興猶如意幢若
大寶聚法財豐溢利物何窮故稱功德之林
乃稱無盡之藏豈有朝曦而不照夜炬而不
明者哉何得以限量心起分齊見局太虛之
闊狹定法界之邊疆遂令分別之情不越衆

塵之境向真如境上鼓動心機於寂滅海中奔騰識浪於管中存見向壁罅偷光立能所之知起勝劣之解齊文定旨逐語分宗蟭螟豈繼於鵬程螢照那齊於日曜豈能一毛孔內納十方之虛空一剎那中現億佛之世界

一一身而徧一切剎一一剎而含無邊身乘高廣之大車展大千之經卷陞燈王之法座飡香積之饈披迦葉之上衣入釋迦之正室促多生於頃刻擲世界於他方腹吸風輪口吹劫火變丘陵爲寶剎移淨土於纖邦一毫中放無盡之光明一言內演難思之教海此乃群生之常分與衆聖而同儔無一法而不然但有心而皆爾非假變通之力不從脩證之因德量如然塵毛悉具一香一味同攝滅盡定門蠢動蜎飛不昧靈知寂照何得遺山認培弃海存漚劣志卑心而自鄙屈翻乃持神珠而乞丐守金藏以貧窮辜負己靈埋沒家寶或捨離而保持偏正或絕分而甘處塵勞或認妄而謬附邪宗或執權而勞脩漸行或認位高推於極聖或積德望滿於三祇

不知全體現前猶希妙悟豈覺從來俱足仍待功成不入圓常終成輪轉只爲昧於性德罔辯真宗捨覺循塵弃本就末掛有無之魔肯投一異之邪林牢劄真空分羅法性依塵生滅隨境有無執斷迷常驟緣遺性謬興知解錯倒脩行或和神養氣而保自然或苦節摧形而爲至道或執無著而樁立前境或求靜慮而伏捺妄心或剗情滅法以凝空或附影緣塵而抱相或喪靈源之真照或頑佛法之正因或絕識凝神受報於無情之地或澄心泯色住果於八難之天或着有而守乾城或撥無而同兔角或絕見而居暗室或立照而存所知或認有覺是真佛之形或效無知同木石之類或執妄同究竟之果如即泥是餅或忘緣趣解脫之門似撥波求水或外騁而妄興夢事或內守而端居抱愚或宗一而物象同如或見異而各立法界或守愚癡無分別而爲大道或尚空見排善惡而作真脩或解不思議性作頑空或體真善妙色爲實有或沉機絕想同有漏之天或覺觀思惟隨

情量之域或不窮妄性作冥初之解或昧於幻體立空無之宗或認影而爲真我執妄而求實或認見聞性爲活物或指幻化境作無情或起意而乖寂知或斷念而虧佛用或迷性功德而起色心之見或據畢竟空而生斷滅之心或執大理而頓弃莊嚴或迷漸說而一向造作或據體離緣而堅我執或亡泯一切而守己愚或定人法自爾而墮無因或執境智和合而生共見或執心境混雜亂能所之法或著分別真俗纏智障之愚或守一如不變而墮常或定四相所遷而沉斷或執無脩而祛聖位或言有證而背天真或貌依正而隨世輪迴或厭生死而喪真解脫或迷真空而崇因著果或昧實際而欣佛厭魔或著隨宜所說而守語爲真或失音聲實相而離言求默或宗教乘而毀自性之定或弘禪觀而斥了義之詮或鬪奇特而但顧出身俄沉識海或作淨潔而推求玄寂或隨陰城或起殊勝知解而割肉爲瘡或住本性清淨而執藥成病或尋文探義而飲客水或守靜居閑

而坐法塵或起有得心談無相大乘或運圖度想探物外玄肓或廢說起絕言之見或存詮拍執指之譏或認動用而處生滅根源或專記憶而住識想邊際或安排失圓覺之性或縱任虧入道之門或起身心精進而滯有為或守任真無事而沉慧沖或擊念勤思而失於正受或效無礙自在而放捨脩行或隨結使而恃本性空或執纏蓋而妄加除斷或保重而生法愛或輕慢而毀佛因或進求而乖本心或退墮而成放逸或語證相違而虧實地或體用各據而乖佛乘或守寂而住空失大悲之性或泯緣而厭假違法爾之門或著義見而昧人空或迷現量而堅法執或解不兼信而滋邪見或信不兼解而長無明或云人是而法非或稱境深而智淺或取而迷法性或捨而乖即真或離而違因或即而忘果或非而謗實或是而毀權或惡無明而背不動智門或憎異境而壞法性三昧或據同理而起增上慢或貶別相而破方便門或是菩提而謗正法輪或非眾生而毀真佛體或著本智而非權慧或迷正宗而執化門或滯理溺無為之坑或執事投虛幻之網或絕邊泯跡違雙照之門或保正存中失方便之意或定慧偏習焦爛道芽或行願孤興沉埋佛種或作無作行脩有為菩提或著無著心學相似般若或趣淨相而迷垢實性或住正位而失自本空或立無相觀而障翳真如或起了知心而違背法性或守真詮而生語見眼甘露而早終或敬圓理而起著心飲醍醐而成毒已上略標一百二十種邪宗見解並是迷宗背旨失湛乖真揑目生花迷頭認影若敲冰而索火類緣木以求魚畏影逃空捫風捉電苦非甘種砂豈飰因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會盡迷方便悉溺見河障於本心不入中道匍匐昇沉之路纏綿取捨之懷於無心中強欲斷除向無事內剛求捨離將法空為憎愛之境返真智作想礙之情長隨八倒之風難出四邊之網竟不知理即生死恒與道冥妄本菩提從來合覺明常住暗水不離冰靈智常存妙用無盡何乃遏想念而求湛然斷煩惱而證真如妄作妄脩自難自易且靈覺之性本非秘密如來之藏寧不覆藏故有圓常之理不虧信解之機難具如針鋒上無邊身菩薩似藕絲懸須彌盧之山唯歎希奇罔知所措如水母土蜂之類猶蚨蛛屈步之徒歷劫他求終朝取相不自暫省返照回光貧蘭衣珠承紹家業但爭空花之起滅定認青影之是非去淳朴而尋尚浮華喪根源而唯尋枝派可謂遺金拾礫擲寶持薪是以眾聖驚嗟達人悲歎都謂不到實地未達本心妄識浮沉緣心巧偽徧計所執現似外塵人机繩蛇橫生空見不知萬法無體一切無名從意現形因言立號意隨想起言逐念興想念俱虛本末非有是以三界無物萬有俱空邪正同倫善惡齊旨全拋大義莫返初源於無心中妄立異同就一體內強分離合自他纔立逆順隨生起鬬爭之端結惑業之始織是非之緻網鎖憎愛之煩籠觀鏡像分妍醜之心聆谷響興喜怒之色責化人之心行係幻物之堅牢汲鹹水而欲滿漏巵折空

花而擬栽頑石能所雙寂事理俱空既造惑
因不無幻果欲知妙理唯在觀心恒沙之業
一念而能消千年之暗一燈而能破自然不
立名相解惑齊然豈有一物當情萬境作對
取捨俱喪是非頓融衆縣咸消豁然清淨無
非不思議解脫盡是大寂滅道場視聽俱忘
身心無寄隨緣養性逐處消時猶縱浪之虛
舟若凌空之逸翮縱橫放曠任跡郊廛普勸
諸後賢但遵斯一路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
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此乃群經具載
諸佛同宣非率爾以致辭情妝凝而玄鑒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智覺禪師定慧相資歌

組教宗中有二門十度萬行稱爲尊初名止
觀助新學後成定慧菩提根唯一法似雙分
法性寂然體真止寂而常照妙觀存定爲父
慧爲母能孕千聖之門戸增長根力養聖胎
念念出生成佛祖定爲將慧爲相能弼心王
成無上永作群生證道門即是古佛菩提樣
定如月光爍外道邪星滅能挑智炬轉分明
滋潤道芽除愛結慧如日照破無明之暗室
能令邪見愚夫禪盡成般若波羅密少時默
剎那靜漸漸增脩成正定諸聖較量功不多
十二
終見靈臺之妙性暫聞法繞歷耳能熏識藏
覺種起一念回光正智開須臾成佛法如是
禪定力不思議變凡爲聖剎那時無邊生死
根由斷積劫塵勞巢穴隳湛心水淨意珠光
吞萬像爍千途抉開巳眼無瑕翳三界元無
一法拘覺觀賊應時剋攀緣病倏然淨蕩念
垢兮洗惑塵顯法身兮堅慧命如斷山若停
海天翻地覆終無改瑩似琉璃含寶月倏然
無寄而無待般若慧莫能量自然隨處現心
光萬行門中爲導首一切時中稱法王竭苦
海碎邪山妄雲卷盡片時間貧女室中金頓
現壯士額上珠潛還斬癡網截欲流大雄威
猛更無儔能令鐵牀銅柱冷頓使魔怨業菓
休和諍訟成孝義普現群生諸佛智邊邪惡
慧晝朝宗螻蟻鯤鵬齊受記偏脩定純陰爛
物創正命若將正慧照禪那自然萬法明如
鏡偏消慧純陽枯物成透滯須憑妙定助觀
門如月分明除霧翳勸等學莫偏脩從來一
體無二頭似禽兩翼飛空界如車二輪乘白
牛即向凡途登覺岸便於業海泛慈舟或事
十三
定制之一處無不竟或理定唯當直下觀心
性或事觀明諸法相生籌筭或理觀頓了無
一無那畔定即慧非一非二非心計慧即定
不同不別絶觀聽或雙運即寂而照通真訓
或俱泯非定非慧起常準一塵入定衆塵起
般若門中成法爾童子身中三昧時老人身
分談真軌能觀一境萬境同近塵遠剎無不
通真如路上論生死無明海裏演圓宗眼根
能作鼻佛事色塵入定香塵起心境常同見
自差誰言不信波元水非寂非照絶言思而
寂而照功無比權實雙行關正途體用更資
含妙旨勸諸子勿虛棄光陰如箭如流水散
亂全因鈌定門愚盲秖爲虧真智真實言須
入耳千經萬論同標記定慧全功不暫忘一

念頓歸眞覺地定須習慧須聞勿使靈臺一
默昏合抱之樹生毫末積漸之功成寶尊彌
猴學定生天界女子繦思入道門自利利他
因果備若除定慧莫能論

警世

夫不體道本沒溺生死處胎卵濕化橫豎飛
沉之類於中失人身者如大地之土得人身
者如爪上之塵於人身中多生邊夷下賤及
處中國或受女身若爲男子癃殘百疾設得
丈夫十相具足者處恐畏世生五濁時以肉
爲身以氣爲命一報之內如石火風燈逝波
殘照瞬息而已於中少夭非橫殂者不計其
數或有得天年壽極耳順萬中無一脫得知
命之歲除童稚無知至三十豪四十富且約

素八　十四

其間三十年於中有疾病災禍愁憂苦惱居
強半矣所以昔人有言浮生一月之中可開
口而笑只四五日矣故知憂長喜促樂少苦
多如在萬仞之危峯似處千尋之滄海縱得
少樂畢處漂沉且夫有生勞我處胎有老奪
我壯色有病損我形貌有死壞我神靈有榮
縱我驕奢有辱敗我意氣有貴使我憍倨有
賤挫我行藏有富恣我貪婪有貧乏我依報
有樂動我情地有苦痛我精神有讚起我高
心有毀滅我聲價乃至寒則逼切我體熱則
煩悶我襟渴則乾我喉饑則羸我腹驚則懾
我魄懼則喪我魂憂則撓我神惱則敗我志
順則長我愛逆則起我憎親則牽我情疎則
生我恨害則殞我體愁則結我腸乃至遇境
生心隨塵動念或美或惡俱不稱懷皆長業
輪盡喪道本其或更詭於君悖於父傲其物
趦其時歎其心狐其意苟其利徇其名誑其
人諂其行附其勢欺其狐淵其殃崇其業扇
其火吹其風驟其塵背其覺邪其種聧其眞
但顧前非慮後只謀去靡思回唯求生焉知

素八　十五

滅則念念燒煑步步溝隍矣如今或得剎那
在世須蘊仁慈行善脩心除非去惡書云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世間逆
順種種因緣空受身心妄苦皆爲不知三界
唯是一心以前五識眼耳鼻舌身及第八識
皆是現量所得無心外法以第六明了意識
比量計度而成外境全是想生隨念而至若
無想念萬法無形故經云想滅閒靜識停無
爲又云諸法不牢固唯立在於念善解見空
者一切無想念著了一心之旨心外自然無
法可陳豈有欣戚關懷是非干念佛頌云未
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
不生既了境唯心便捨外塵相從此息分別
悟平等真空故起信論云一切境界唯心妄
動心若不起一切境界相滅唯一真心徧一
切處是故三界虛僞唯心所作離心即無六
塵境界乃至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
心無相可得先德云心外有法生死輪迴心
外無法生死永弃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
論云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作既信一心須
以禪定冥合如經云若能教三千大千世界
衆生令行十善不如一食頃一心靜處入一
相法門若能諦了自心以此定慧相應則能
不動塵勞便成正覺平生所遇莫越於斯普
勸後賢可書紳耳

智覺禪師定慧相資歌（附警世）

宗鏡錄序

宋慧日永明智覺禪師　延壽　集

伏以真源湛寂覺海澄清絕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心成業識之由為覺明之咎因明起照見分俄興隨照立塵相分安布如鏡現像頓起根身次則隨想而世界成差後則因智而憎愛不等從此遺真失性執相徇名積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鏁真覺於夢夜沈迷三界之中瞽智眼於昏衢匍匐九居之內遂乃縻業繫之苦喪解脫之門於無身中受身向無趣中立趣約依處則分二十五有論正報則具十二類生皆從情想根由遂致依正差別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如春蠶作繭似秋蛾赴燈以二見妄想之絲纏苦聚之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用谷響言音論四生妍醜以妄想心鏡現三有形儀然後違順想風動搖覺海貪癡愛水資潤苦芽一向徇塵罔知反本發狂亂之知見翳於自心立幻化之色聲認為他法從此一微涉境漸成憂嶁之高萍潤水興波終起吞舟之巨浪尒後將欲反初復本約根利鈍不同於一真如界中開三乘五性或見空而證果或了緣而入真或三祇熏鍊漸具行門或一念圓修頓成佛道斯則剋證有異一性非殊因成凡聖之名似分真俗之相若欲窮微洞本究旨通宗則根本性離畢竟寂滅絕昇沈之異無縛脫之殊既無在世之人亦無滅度之者二際平等一道清虛識智俱空名體咸寂迥無所有唯一真心達之名見道之人昧之號生死之始復有邪根外種小智權機不了生死之病源罔知人我之見本唯欲厭喧斥動破相析塵雖云味靜冥空不知埋真拒覺如不辯眼中之赤眚但滅燈上之重光罔窮識內之幻身空避日中之虛影斯則勞形役思喪力捐功不異足水助冰投薪益火豈知重光在眚虛影隨身除病眼而重光自消息幻質而虛影當滅若能迴光就己反境觀心佛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跡絕以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用一念之慧鋒斬斷塵中之見網此窮心之旨達識之詮言約義豐文質理詣揭疑關於正智之戶薙妄草於真覺之原愈入髓之沉痾截盤根之固執則物我遇智火之焰融唯心之爐名相臨慧日之光釋一真之海斯乃內證之法豈在文詮知解莫窮見聞不及今為未見者演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圓聞未知者說無知之真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所冀因指見月得兔忘蹄抱一冥宗捨詮檢理了萬物由我明妙覺在身可謂搜抉玄根磨礱理窟剔禪宗之骨髓標教網之紀綱餘惑微瑕應手圓淨玄宗妙旨舉意全彰能摧七慢之山永塞六衰之路塵勞外道盡赴指呼生死魔軍全消影響現自在力闡大威光示真實珠利用無盡傾祕密藏周濟何窮可謂香中爇其

牛頭寶中採其驪頷華中採其靈瑞照中耀其神光食中啜其乳糜水中飲其甘露藥中服其九轉主中遇其聖王故得法性山高頓落群峯之峻醍醐海闊橫吞衆派之波似夕魄之騰輝奪小乘之星宿如朝陽之孕彩破外道之昏蒙猶貧法財之人值大寶聚若渴甘露之者遇清涼池爲衆生所敬之天作菩薩真慈之父抱膏肓之疾逢善見之藥王迷險難之途偶明達之良導久居暗室忽臨寶炬之光明常處躶形頓受天衣之妙服不求而自得無功而頓成故知無量國中難聞名字塵沙劫內罕遇傳持以如上之因緣目爲心鏡現一道而清虛可鑒辟群邪而毫髮不容妙體無私圓光匪外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斯乃曹谿一

素八　十九

味之旨諸祖同傳鵠林不二之宗群經共述可謂萬善之淵府衆哲之玄源一字之寶王群靈之元祖遂使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即識之塵詮量有據一心之海印揩定圓宗八識之智燈照開邪闇實謂含生靈府萬法義宗

轉變無方卷舒自在應緣現迹任物成名諸佛體之號三菩提菩薩脩之稱六度行海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著華善友求之爲如意寶緣覺悟之爲十二緣起聲聞證之爲四諦人空外道取之爲邪見河異生執之作生死海論體則妙符至理約事則深契正緣然雖標法界之總門須辯一乘之別旨種種性相之義在大覺以圓通重種即入之門唯種智而妙達但以根羸靡鑒學寡難周不知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若具用而失恒常之體如無水有波若得體而闕妙用之門似無波有水且未有無波之水曾無不濕之波以波徹水源水窮波末如性窮相表相達性源須知體用相成性相互顯今則細明總別廣辯異同研一法之根源搜諸緣之本末則可稱宗鏡以鑒幽微無一法以逃形則千差而普會遂則編羅廣義撮略要文鋪舒於百卷之中卷攝在一心之內能使難思教海指掌而念念圓明無盡真宗目覩而心心契合若神珠在手永息馳求猶覺

樹垂陰全消影跡獲真寶於春池之內拾礫渾非得本頭於古鏡之前狂心頓歇可以深挑見刺永截疑根不運一毫之功全開寶藏匪用剎那之力頓獲玄珠名爲一乘大寂滅場真阿蘭若正脩行處此是如來自到境界

素八　二十

諸佛本住法門是以普勸後賢細垂玄覽遂得智窮性海學洞真源此識此心唯尊唯勝此識者十方諸佛之所證此心者一代時教之所詮唯尊者教理行果之所歸唯勝者信解證入之所趣諸賢依之而解釋論起千章衆聖體之以弘宣談成四辯所以掇奇提異研精洞微獨舉宏綱大張正網撈摝五乘機地昇騰第一義天廣證此宗利益無盡遂得正法久住摧外道之邪林能令廣濟含生塞小乘之亂轍則無邪不正有僞皆空由自利故發智德之原由利他故立恩德之事成智德故則慈起無緣之化成恩德故則悲含同體之心以同體故則心起無心以無緣故則化成大化心起無心故則何樂而不與化成大化故則何苦而不收何樂而不與則利鈍

齊觀何苦而不收則怨親普赦遂使三草二木咸歸一地之榮邪種焦芽同霑一雨之潤斯乃盡善盡美無比無儔可謂括盡因門搜窮果海故得創發菩提之士初求般若之人了知成佛之端由頓圓無滯明識歸家之道路直進何疑或離此別修隨他妄解如鑽角取乳緣木求魚徒歷三祇終無一得若依此旨信受弘持如快舸隨流無諸阻滯又遇便風之勢更加櫓棹之功則疾届寶城忽登覺岸可謂資粮易辦道果先成披迦葉上行之衣坐釋迦法空之座登彌勒毗盧之閣入普賢法界之身能令客作賤人全領長者之家業忽使沉空小果頓受如來之記名未有一門匪通斯道必無一法不契此宗過去覺王因茲成佛未來大士仗此證眞則何一法門而不開何一義理而不現無一色非三摩鉢地無一聲非陀羅尼門嘗一味而盡變醍醐聞一香而皆入法界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步步蹈金色之界念念嗅薝蔔之香掬滄海而已得百川到須彌而皆同一色煥乎開觀象之目盡復自宗寂爾道求珠之心俱還本法遂使邪山落仞苦海收波智檝以之安流妙峯以之高出今詳祖佛大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答廣引證明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製之深義撮略寶藏之圓詮同此顯揚稱之曰錄分爲百卷大約三章先立正宗以爲歸趣次申問答用去疑情後引眞詮成其圓信以茲妙善普施含靈同報佛恩共傳斯旨耳

宗鏡錄序

禪宗決疑集

西蜀野衲　智　述

源湛流清門

原夫法不孤起有自來由欲盡群疑須開微惑昔年行履今日披陳學者見聞從其簡易余出家特晚進道心堅不顧危亡專心直向縱使逢魔遂難此念不忘假饒遇辱遇榮一心不變故名擔板漢是爲執固人不下鐵心賭爲領如是事早年蹤處五欲之中如遊園觀相似塵勞衮衮世事紛紛觸境無爲心常惜怕得來不喜應用無方失去何憂現前無所余初居學地歷事多艱微細推窮綿深趣向壯年忍強作事不讓庸人勇猛工夫究竟難爲道伴實情相告剖析來因道在人弘無論僧俗

離塵精進門

緣智徹二十六歲受戒持齋專心念佛至三十一歲離火宅爲僧參禪請益師雲峰和尚令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遂與光兄結伴迤邐至于夔府何堂主庵所居幽隱就便作住

自於聖像之前然香設誓立行三年死限誓云我若懶惰欲求坐臥取安身黏床凳陷入無間地獄永無出期自此晝夜徐行周而復始除二時粥飯方坐莫餘茶湯之類亦不駐足道友施主相訪亦不陪侍言語者滅單只舉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這向這一字上切切用疑有時得力如青天白日無一點雲翳相似但覺一字疑情於心中活潑潑地如珠走盤縱橫無礙到此不知有身在地上行亦不知有世間之事動靜寒溫折旋俯仰大小便利都無計較分別之心口隨此疑信步而行喫粥喫飯信手拈匙放筋又不知飯食中辛酸醎淡之味到此方知是淨念相繼制之一處的工夫也余舉此一事或有未做工夫之人疑而不信者謾說二小喻譬如世有勇士發一奮怒入百萬軍中奪其帥者彼欲得勝收功不顧危亡一念直前更無退志其意與學道人亦然也又如吾輩欲求無上妙道冈報四重深恩借父母之遺體或然一香一指一臂發一念精進之心痛苦皆亡何故蓋無第一念纔知痛苦即落第二念也設此二喻只要學人深信此事不得狐疑工夫做到方有相應以此主張做工夫得力底樣子也

卻步復陞門

此舉有時不得力這一字一疑情旋疑旋失不落昏沉便歸散亂看用力疑轉不得力退之又退此退之一字多者不知故舉小喻以明斯事且如世有貧窮之人聞萬里之外有珍寶所往而求之或行一千二千乃至五千而生退還不復前進退之不已驀然自嘆曰我若退還枉費前工永受飢寒貧窮困苦翻思此寶去者人人有分何故我自棄之於此奮起堅志又復前進不憚疲勞不避寒暑直至寶所得大富饒安樂眷屬世事皆然設此進退之喻皆是主張做工夫不得力處使其復還得力誠恐後來學者中道而廢故以此事重加勉勵

退惰策勵門

此舉退與不得力事分兩說學人不得一例而舉此下重明這箇退字使學者知之退者退菩提心退長遠心退精進心佛不欲禮道不欲修善知識不欲見道友不欲親話頭不欲舉只好散誕自在若有這般退念起時或是用心過度或是宿業障深善根微弱數數向諸佛菩薩像前五體投地然指然香發露前愆求哀懺悔勇猛舉起話頭此念如湯消氷倏爾無餘純一淨念學者須知余遇此退念起時卽便然香發露懺悔求佛哀祐即舉話頭此念應時隨滅此是已驗之事故錄此以警後學者也

懈怠勉勤門

此舉不得力者或是話頭上無疑或是話頭舉不起或沉或浮或隨聲色或逐攀緣或真眠睡皆是懶惰懈怠恣縱身心於生死事上用心不切隨處樂著故不得力此二種病余工夫未純熟時數數而起只向話頭上決起疑情亦不用分別排遣是非疑情一起此念頓消已上所說皆無他事只要決擇學人做工夫處乾乾淨淨洒洒落落無一點異念上心將從前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記得佛

說者祖說者諸子百家所說者於此一筆勾下直得水泄不通聖凡情盡到此參箇話頭或參無字話或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肩領荷奮力趣前更莫回顧直至歸家穩坐方是安樂底時節也

執疑決疑門

此上兩則語皆出趙州和尚叢林多舉每見同道者於無字上各出異見或者執空執有執斷執常執空者謂趙州道無萬法本無本性無故何疑之有執有者謂趙州道無指有言無無中即有又何疑哉執斷者謂趙州道無萬有皆空無一可取何必疑耶執常者謂趙州道無真性常存寂然不動何用著疑噫所見偏枯故有此失若如此主張不須用疑得無上菩提者除是天生彌勒自然釋迦始得譬如世間工巧藝術之人各有所務未有不疑而成事者也此疑之一字便是思想用謀之心體同而名異耳如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各有所疑方有所證此事不必細註衆所共知

失正究竟門

此舉參無字者學人見前尊宿說把這無字貼在眼睛上眼睛便是無字無字便是眼睛只恁麼看去學人領下無字向長連床上端身正坐捏定拳頭咬定牙関瞠起兩眼看這無字細則細如微塵大則大如天地或顯或隱認此為諦當得刀底工夫也○又聞學人謂師開發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即令他提這無字學人信得及便即從此行也無坐也無着衣喫飯也無一切時中皆無或緩或急又自云緩則一切時中不念自念念念得這無字活轆轆地又云若急念時念數一口氣盡方住周而復始亦如是念以此為純熟工夫也余嘗聞學人作如是說誠恐有悞後人故設二小喻識者詳之詳這緩念者恰如氷凌上擲豆子相似任其所往無可羈絆詳這急念者渾似更鼓樓上發擂一般一通聲絕又一通何所益耶如前看無字者與念無字者這兩種工夫四衆用心者甚多如此說来好似一場戲話深可惜哉○

或有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詢其来源諦當起疑處便即支離亂說或謂何處上起疑者或謂一歸上起疑者或兩句都念者或單念下句者學人各自主張一路而不改者弗可曉也

徹底窮淵門

自愧在於學地未得升堂入室理趣門頭户底竊而覻之譬如王家掌事珠珎異寶本非他有一能辯別真偽貴賤輕重等分王者需索隨意給之用無差互佛祖無上妙寶非余所得工夫次第邪正淺深畧而知之願與同道之流决此疑情必不相賺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其僧復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無佛性州又云無此僧當下若會得這老漢開口處唾面痛罵一場趙州只得杜口無言免使此語流布於世這僧當時不能領受此語通身墮在疑情便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禁禁定氣息不通一手挽住趙州云佛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和尚因甚道狗子無佛性實意云何

道無其僧到此疑情重也行也疑因甚道無
坐也疑因甚道無着衣喫飯也疑因甚道無
動靜寒溫也疑因甚道無苦樂逆順也疑因
甚道無晝夜十二時無頃刻暫息單只不忿
趙州道狗子無佛性直要向這無字上捉敗
趙州得人憎處方始休歇〇此下正說學人
用疑處須要仔細着意若用疑時先須發憤
怒心疑趙州因甚道無此憤悱心註明若不出聲心中念念地若出聲閉口鼻言如伏虎聲相似如人共尋有疑不決皆有此不忿意氣或
出聲不出聲學人自取方便此一箇疑字單
只疑趙州因甚道無不是看趙州無不是念
趙州無今時學人多是看這無字念這無字
真可憐也學人到此惺惺着須看其僧當時
有疑再問處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狗子因
甚無佛性此一問疑徹骨髓這僧求死不欲
活逼得老趙州和心膽吐出箇無字欲收收
不得其僧求死死不得從始至今疑而不決
所以前人疑的即是今人疑的今人疑的即
是疑着趙州說的驀然疑團子上爆地一聲
徹見那邊消息去也此說且止言多去道遠

矣

消本還真門

此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
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此僧却不似那僧
疑也空使趙州舌頭拖地道箇七斤衫乾沒
一星事其意云何盖謂秤尾不鮮故無買者
今昔叢林中多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〇此
一法余杜田說破然後會歸一處使學人易
解易曉故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
真此一法乃衆生之本源諸佛之妙道亦是
萬法之母衆聖之尊迷之者則輪迴不息悟
之者則了死超生再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用疑時只疑這一法於此註明學人易入一即是心此心是靈知之心非肉團心分別心心即是一一者衆聖之王故說爲心王也余
何故如此分析切恐學人初入道時請益師
不曾開說得疑情上明白學人又不會次第
請問又不遇良朋善友究竟雖聞有善知識
又不能親近决擇身心執己之見埋沒平生
是可憐也故余只要學人向這一字上起疑
初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舉三五次隨意
放收然後萬法歸一少舉只在一字上起疑
疑者疑此一歸何處歸何處三字是考究這
一向何處安身立命此三字無疑疑在一上
恐一一疑情不起再舉畢竟一歸何處舉話
頭時或出聲不出聲皆可但不得太急又不
得太緩如擊鐘磬一般匀調擊之聲則和順
只貴話頭上疑情得力不得力處取用切不
可信人說不要開口舉話頭若信此語閉口
禁聲後必有患也

順息免患門

此舉學人請益處不明白後得傷心損體之
患余親見兄弟家默默無言者後來多得吐
紅之疾詢問其由他謂善知識不說開口舉
話頭余痛與他說此患正是氣傷於心心爲
血之主心不能主氣血妄行須要調理氣息
血脉舒暢四大安和道則隆矣謾說小喻如
世有人失去貴重之寶朝討暮尋或默默思
惟或開口詢問或自傷自嘆或逢人指視或
顧將而得如是推窮事理開口閉口語默動
靜何礙疑哉〇再與學人究此病之根源或

飽食重檐或登山趣步大畧擧此四處起病之初此四處喘息上壅若不開口出聲擧話頭時此氣鬱結胷中傷心損體自作障礙妄言坐禪之病豈不屈哉

上根利器門

此擧三種善知識入門各異見道不同或從經教中有悟者或宿有般若力故不叅禪而悟者或有叅禪勇猛工夫未久而悟者此三種善知識必不能開發初機之人微細做工夫處若提向上宗乘接上上根器則可中下之機難以栖泊故古德云學道之人不具法眼須具叅方眼又仲尼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是以吾輩行脚須具叅方正眼耳

禪林靜慮門

此擧叢林網紀坐禪寂靜一節古來佛法興隆叢林茂盛天龍恊祐施主歸崇受用現成常住豐厚處處安禪着衆人人慕道精修或三五百之多僧或一二千之衆士東西兩序執事營爲内外一如鋪心若池箇箇知因識果人人見道明心三德六味總無虧四事七珎皆具足所以僧堂中學般若菩薩十指不黙水百事不干懷粥飯之餘專心在道上根利器者不離單位坐究一乘晝夜惺惺端持正觀後來各人有大發明成大法器收因結果向叢林中爲大宗匠開大爐鞴鍛煉學人做工夫處先擧上床一種威儀事在精誠須要跏趺端坐眼端鼻鼻端臍牙關緊咬拳頭緊揑待喘息已定擧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不用動口動舌默默叅究以悟爲期此是叢林中坐禪儀式樣子衆所共知

幽居正派門

此明來脉正宗黄梅散席之後百丈未建叢林已前或三人五人山間林下刀耕火種無剪爪之工孜孜在道念念不忘於中人人成大法器後來各天一方說法利生叅學者衆百丈大智禪師始建叢林此擧前輩祖師居山修行勤勞中做工夫的樣子衆所共知

祇園聖衆門

此謂是法平等發源之初吾佛世尊在祇園與千二百比丘故行乞食欲化施主破慳貪故免墮三途鉢中得食分作三分一分施餓鬼鳥獸及魚鱉等一分施貧窮乞丐一分支身行道求無上佛果菩提持鉢出園各披三衣而存正觀前觀六肘目不顧視擧足下足安祥繫念直視而行故世尊隨處經冬過夏大衆皆入此慈心三昧衆所共知此三種法門無出一心佛視隨時隨機方便行道學人不可執在一隅釘樁搖艣余於此三種法門上一一批判使四衆後學不泥斯惑矣

覺悟玄宗門

若論此事不在端坐無言處不在刀耕火種處不在持衣托鉢處且道畢竟在甚麼處（良久）云是甚麼凸又是箇甚麼學人於此理會不下各將本叅話頭依前所擧所疑不必重述只要話頭上會活美不可滯在一處致於行住坐卧著衣喫飯搬柴運水大小便利語默動靜折旋俯仰迎賓待客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須要自有方便始得會做工夫底人譬如

慣熟毬子者一般着頭頭起着肩肩起着肘肘起着手手起着膝膝起着足足起踡轉一脚踢過毬門親上三十三天十八梵天四空天周而復始無一處可收無一處可着何故蓋皆因他活轆轆地所以三界收他不得無心拘他不得有如是妙用如是自在如是安樂又何況三界拘收他不得盡十方虛空微塵國土亦拘收他不得任性往來得無罣礙學人且道那箇是毬子那箇是蹴毬底人會麼會麼且住且住若逢阿逸多親蒙得授記

設此一喻學人悟得及否夫信與不信皆出汝心不信而信如鏡照鏡心鏡俱亡何勞念靜棄有看空執法成病百法十玄千經萬論誘引學人皆歸十信誠信實信成佛有分行解相應潭澄月映信性自心信心自性性本自心本心自性心性如如自信自敬

歸源實際門

已上所說非余本意推窮聖典類聚群文採古驗今見聞深實所以多見四衆學者用心差互識見偏枯邪正不分是非同辯噫生迷季運去聖時遙不了目前萬緣差別所以但凡做工夫底人雖參話頭多衆不同而於起疑處無二用心一切話頭必要起疑古德云無疑不悟前不云乎未有不疑而成事者也須具正知正見莫墮野狐窟裏埋沒一生何止一生百千萬生菩提種子不復生芽余感居學地不忍見問兩岐之間決疑辯惑前所將佛祖經教語錄中機緣譬喻警衆之言并余做工夫得力處一一錄呈後學四衆至於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句之中性天朗耀到此方不負平生參學之志願也其或心地不開性天不朗各各緊把繩頭依樣畫貓兒驀直去也忽若再逢親友指示前因一念相當萬金消得正恁麼時三塗苦趣同證菩提四重深恩一時酬畢智徹忝居同學奉勸回頭提携誓在他生處處同爲法侶

來源孝敬理事圓融

體用雙修陰翊玉化

雙林遺誡衆等遵依

懺悔法門菩提行願

憶昔出塵承兄警誡

復懲懈惰止境息迷

来源孝敬理事圓融

已上所舉話頭工夫動靜節次與初機入道四衆安頓手脚處一一具陳向下正與學人論根本始末来源去就何爲根本以五戒是爲根本何爲始末以久長不變心是爲始末何爲来源要知空劫以前事是爲来源何爲去就要知此一件大事落處是爲去就學人既要明此一件大事来源去就必須堅持五戒精修十善意不外馳心無散亂動靜閑忙純一正念方與工夫上稍有相應分前云四衆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又云清信男清信女也先舉在家二種首以孝順父母敬重內外六親眷屬坊巷隣里當知尊卑昔賤謙讓仁慈上下和睦此孝子順父母之情也這孝順二事世人以爲常語不知其理甚優甚廣畧言孝者四事供給何爲四事飲食衣服卧具醫藥敬愛侍養是爲孝也順者順父母之顏色順父母在理之所欲凡有所爲

不違父母之意若有如是孝順之心上下和睦父母得以不動心此是世間孝敬善道天倫之理何異常乎更能持齋奉戒念佛參禪欲求大乘了脫生死此又是出世間之大孝大善也四恩普報三有均資何慮一生父母而不報乎此下註明五戒之相與五常相配而互用也五戒者一不殺生故曰仁二不偷盜故曰義三不邪婬故曰禮四不飲酒故曰智五不妄語故曰信此五戒四衆既欲念佛參禪必須堅持守護○此再重明邪婬之戒教中所謂在家二衆不能全持須止邪婬一戒隨順修行故楞嚴經云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生四天王天若能全持不犯精進念佛臨終之時必往極樂蓮花化生決無疑矣此婬欲之戒非出家二衆敢有違犯出家當脫塵離俗圓頂方袍入聖超凡名爲僧寶實若如淸淨摩尼之寶今人眼見眼根淸淨耳聞耳根淸淨舌染舌根淸淨身觸身根淸淨又云福田僧若復有人讚嘆布施得無量福辟如良田一粒種子殺之於地獲利萬倍故曰衆生良福田也所以出家人樂心動念即名破戒爲有邪婬之事也五戒者止殺爲首五六九五常者以仁爲首十四故不殺可謂仁仁者慈也忍也博愛也好生惡殺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遠庖厨此是仁之戒也○義者宜也平也大用也合宜之事當行則行之合用之物當取則取之非義而不行不義而不取故君子見得思義夫子之時路不拾遺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是義之戒也○禮者中也履也大體也家語云昔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人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也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所謂焉有邪婬之事歟此是禮之戒也○智者慧也明也高超也知與日者若人有知如天之有日知下妄日故曰爲智智日昇空無幽不燭是以飲酒昏亂眞性則智慧之心不明矣秉九浮雲翳空則智慧十五之日不照矣故經云飲酒者犯三十六種失功德事故書中酒誥制戒亦嚴義和酖湎於酒辱身敗德故禹惡旨酒好聞善言梁武帝四十六年不茹五辛葷酒自云不飲酒無昏迷障孔子曰不爲酒困皆謂酒能昏智亂性衆聖旨止此是智之戒也○信者誠也實也眞重也昔有二賢士即范張也千里之途半年之約范云九月十五日至謁張具雞黍而待之時至人來誠信君子故無妄也此是信之戒也○五常之戒治世之善順天理而行守死善終之道稍有其過則喪身敗德無善道稱之揚名於後世矣何況吾教中曰衆念佛參禪欲求無上妙道又是出世間大善大因緣永脫輪迴到涅槃岸得大安樂而不遭守此五戒欲脫輪迴到涅槃岸者是不可得也

體用雙修陰翊王化

此明十善功德十善者與十惡本同名隨染淨緣得此異名如拳展掌一體互用在人收收放者是十惡收者即十善此十惡名者身三口四意三也身三惡者殺盜婬是口四惡者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是意三惡者貪瞋癡是止此十惡不行即名十善道也五戒是體十善是用譬如人皆有體必用肢節體無肢節身自何爲肢節無體手足何寄手足依體

而發用萬端安立世界是事歷然無足疑也學人必以五戒爲體十善爲用體用雙行方成佛事若盡世間人專持五戒精修十善各務本業經營生理謹身節用孝養父母是事尤感諸天八部下降閻浮衛護凡世風調雨順五穀豐熟天下和平庶民樂業以茲善利祝願

今上聖明帝主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皇綱大振衆國來朝德譽名揚十方歸順不施刑政坐致太平福壽無疆山河一統金枝挺秀玉葉聯芳永播堯風長輝舜日

雙林遺戒衆等遵依

經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五戒者乃諸戒之首萬善之初又教中云如造宮室先固其基徒架虛空終不成就昔日世尊於雙林間欲般涅槃告諸天人大衆吾滅度後汝等當依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波羅提木叉者即是此戒世尊當時且不只爲涅槃會上天人大衆宣說受持此戒我輩今時無其分耶此戒佛佛授受祖祖相傳至於今日學人既欲念佛參禪究明大事必當遵守此戒切不可聽有一等邪師之輩邪見之人妄言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此地獄徒羅剎種類惡魔眷屬非佛弟子竊食法門妄談般若壞人善信絕佛慧命是人當墮無間永無出期四衆學者既入真正法門須具真正見解故經云人身難得正法難逢今茲幸得人身值遇正法若睹如是邪見之人各須具眼余何故力舉斯事切恐初入道者未全正信遇此等人或以邪法說正正法說邪抄前著後抄後着前言無准定使學者聞此誑言不覺不知搖蕩身心如油入麵分別不出誤矇一生非止一生百劫千生永爲魔子誠可憐哉此等之輩乎非見之彼即緘口結舌無言可措只得拱手倒走三千何故蓋謂到此無他入門處無他栖泊處無他立身處無他開口處云何如此邪不干正豈不聞古德云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采無窮誠哉是言也前云五戒者防邪止惡故名爲戒

懺悔法門菩提行願

學人於二六時中須向諸佛菩薩像前五躰投地然當焚香發露懺悔此下請三寶證明懺悔至某甲反孫嬰字第有衆隨倚等宁柳表儀式胡跪依前云等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微塵剎土中一切諸佛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微塵剎土中一切尊法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微塵剎土中一切賢聖僧惟願三寶不捨慈悲乞賜降臨證明懺悔某甲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多生業障果世從尤三毒無明十惡重障所作衆罪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轉某甲今日洗心滌慮恭對十方諸佛諸大菩薩大慈悲父靈感觀世音菩薩衆聖像前五體投地發露懺悔一念皈依河沙罪滅（此上二句三遍）惟願諸佛諸大菩薩天眼遙觀天耳遙聞他心速鑑加被某等修行有序進道無魔般若智以早明菩提心而不退六根清淨萬慮咸消一念無爲十方坐斷高超三界早登解脫之場迴出四生速到菩提之岸某等倘若此生緣淺道業未成壽命不長無常時至願乘般若之力正念現前心不顛倒隨願往生諸佛國土

得禮諸佛菩薩親豢教授依頌修行仍復娑
婆世界生逢中國大富十善長者之家得爲
男子不失夙命惟願父毋無顧戀心捨其出
家藁真入道幼歲超群早遇明師參禪學道
冥通教典解義釋經單究上乘精研至理或
於一言之下洞明累世之因一句之中徹見
多生之果明明了了去住自由佛國天堂隨
意寄記四恩普報三有俱資法界有情同圓
種智請佛證明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尊菩
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

輒申鄙俚以示初機仰冀高明重徵後學愧
此詞繁理蹇頓祈剔冗疏通義背言乖誠望
剛除訂正見聞隨喜皆登般若慈舟稱讚叱
撥共證菩提彼岸

憶昔出塵承兄警誡 壹九 九

智徹自元統乙亥在俗受戒至庚辰五月出
俗十二月初八日剃度爲僧請盃師禮雲峯
和尚出俗之日承次兄黎十居士慇勤叮囑
出家功德非小因緣入聖超凡續佛慧命此
大丈夫事當自勉爲今捨父母離兄弟棄妻
子拋家業是可忍也汝不聞古德云一子出
家九族生天此語必實此語既實見目前多
少出家人者他行止所爲之事欲望九族生
天必不可得也汝既出家須當立志莫似常
僧蹉跎趂意東奔西走貪名逐利莫爭人我
辯論是非毋恃已能道他長短遭打則當忍
受罵則莫拭揩休恣縱睡眠莫貪求飲食
世事多種不能枚舉離家出門最初一步舉
足下足牢記話頭行住坐卧若離話頭則辜
負國王上地所載飲食衣服卧具醫藥若離
却話頭則辜負施主四事供給守此話頭生
與同生死與同死發大志願直要了此一件
大事因緣方不負汝出家參學之志所以經
云四恩普報三有齊資何慮今生父母及九
族而不執乎既在途中苦多樂少或有所得
或無所得當以話頭自重自保倘有箇入門
安樂處是必轉身回救眷屬智徹唯唯受教
出門數步居士復招手云一歸何處余回首
合十遥禮拜謝默識而行銘刻心骨迄今不
敢忘也叮囑世事警策工夫節節次第井井
有條語言瑣細具載則繁畧記大槩書于卷
末

復懲懈惰止境息迷 壹九 二十

向上說這一落索乃是如来解制之日山房
夜話之間由堂中𨗳機首座有傷學者之歎
云近来時序遷移人心更變佛法凋零叢林
荒廢善知識隱而不出現前四衆學般若者
欲求箇正知正見人開示念佛參禪捷徑路
頭是不可得也就與余曰何不將和尚徃日
所做工夫得力底境界節次及離俗之日令
兄叮囑警策之語一一録出以示初機見聞
者必是重加精進是爲幸也余曰古来尊宿
善知識警衆法語甚多猶尚信不能及余出
家時晚行解荒蕪徒入空門於教無補雖在
法門中留心日久至理窮困處未有趣向自
愧言輕德薄此事焉敢承爲首座復云此時
學人有好多聞者有根性遲鈍者看前輩尊
宿警策法語皆言往古善知識般若之力深
根固蒂纔入法門不用施工一聞千悟此事
非吾輩淺機所爲我等今生且下些般若種

子待於来世文敏見如是說者多矣可憐自生退屈若將和尚日前工夫微密處從頭與似一遍使見聞者决定啓發信心必依如是用工如是精進如是究竟倘若後来四衆之中各人有大發明了生脫死恩莫大焉然雖首座爲學者心切之謂余信未敢領荷至第二日粥罷上方丈古道和尚處問訊和尚與余十有七年道舊因話閒提逃機首座所說之事和尚亦云佛法正在顛危之際此事當爲使初入道者學者準繩余應之曰自究不了焉能爲人教有明文自不精進欲勸人精進無有是處和尚又云教中亦說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又先儒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坐觀勝敗安可忍也余辭不獲已轉身回至山房踊通六戶掀露頂門散誕逍遥無拘無絆掣斷心猿鞴鎖敲開意馬閘關任從來去無妨自是一般快活於此不耐安閑遂將昔日行履陳爛葛藤一提提起且與學人熱亂一場正眼傍觀却是平地起風波把學人手脚打教七横八竪無安措處到此不

免與他整新安頓諦當處更教諦當去也且道即今諦當事作麽生分付學人惺惺着諦當事直下来也各各努力承當記取記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從朝至暮從暮至朝上床下地出門入户動静閑忙須要話頭綿密疑而無間出聲不出聲隨意方便若至禮佛處放下話頭志誠發願懺悔願終至波羅蜜處隨舉話頭相接或於諷經處卷終至波羅蜜處如前一般事務細繁自宜檢點又與學人謂參禪中境界事非一種筆舌難盡畧而言之若論境緣起處皆出心之所生心若不生境從何有故經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一切境界終不可取多見學人聞說境界是有心中歡悅若說境界虚妄不實便生煩惱此下重明境界二字皆從昏沉散亂而起昏沉者因懶惰心有散亂者因恣縱心生懶惰心是昏沉之本恣縱心是散亂之根所以昏沉則境異散亂則體殊皆随妄想之心頃刻百變心若不起爭如之何學人若有此二種心生即

從坐起抖擻精神使身心舒暢隨舉話頭大起疑情此念應時消散或有不信此說反引楞嚴經中五十種魔以爲實有豈不聞世尊爲阿難言此五十種魔皆是色受想行識五妄想成客塵所覆主人若迷客得其便向下文長且止到這裏坐斷凡聖路頭與學人掃縱滅跡去也且道那箇是主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是那箇是客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是至此心無二用究竟非一或有參無字者或有參本来面目者或有參究念佛者公案雖異疑究是同故經云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於此學人各將本參話頭自重自保勇猛挨拶將去至搆不入處驀地和身透過直向那邊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若到這般田地裏把佛境界作魔境界說亦得把魔境界作佛境界說亦得所以道逆行順化鬼神莫能測其機其或未然切忌切忌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學人千萬仔細若工夫上稍有入處會得箇昭昭靈靈常現在前觸之不散蕩之不失又且不可認着你若

認着這箇識神弄影者以爲諦當事友被他
引入情識見中我慢心高不復前進便即階
大口說大話妄談般若便道佛也只恁麼祖
也只恁麼又引經中是法平等一印印定又
云大悟不拘小節此處無戒可持無戒可破
以此爲大乘境界不覺不知墮入魔家眷屬
自誤誤人豈不傷心者哉經云如是之人縱
有多智禪定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
下品魔女學人切忌不可以少爲足慎之慎
之後學四衆若有發明者請看高峯老和尚
禪要中有雪岩和尚三處問老和尚作得主
麽至第三問處更宜仔細推窮此處若過不
得祇下雲頭將老和尚疑處衆亦如是疑此處
不須重注淨土古文中亦載工夫到此須要保守所以云
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倘若陽和再復萬
類俱生恩有感資功不浪施矣已上所說工
夫地位中事竊取經教語錄中緊要處證據
學人此事本非我有余單只悉得箇水母禪
便敢與同道者把手共行究取出身活路稍
有不相應處必不放過故子貢問友子曰忠

告而善道之余與真正道友分上不惜口業
過分向前更無容緩若信心輕者實是難爲
共處又要評論前輩老和尚有不到處伐樹
彝根何故父無諍子家道見衰故余爲俗爲
僧多抱不平之氣每見人說處做處不合道
素九　二十
理處直要與他分析到底討箇明白方愜下
懷至於自己分上工夫落魄未全道力不發
光陰倏忽老患相催方自着忙去日又近矣
噫但願同學者人人慕道箇箇窮玄發明本
地風光誓作他生之友

禪宗決疑集終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素十

河東裴休集并序

有大禪師法諱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檗山
鷲峯下乃曹溪六祖之嫡孫西堂百丈之法
姪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無
素十　一
別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昇虛空
中光明照耀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
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直
下便是動念即乖然後爲本佛故其言簡其
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覩
相而悟往來海衆常千餘人予會昌二年廉
于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大
中二年廉于宛陵復去禮迎到所部安居開
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得一二佩爲心
印不敢發揚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遂
出之授門下僧太舟法建歸舊山之廣唐寺
問長老法衆與往日常所親聞同異如何也
時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序
師謂休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
別法此心無始已来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

黄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
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
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
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
但是衆生着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
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
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衆生為衆生
時此心不減為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
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乃遇緣
即施緣息即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着
相脩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
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
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
着相無始已来無着相佛脩六度萬行欲求
成佛即是次第無始已来無次第佛但悟一

袁十　二

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與衆生一心
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
下日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
時暗徧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淩
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心亦如此

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
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
得菩提為着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
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
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着相脩行皆是惡法
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
心道人何故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
內如木石不動不揺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
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趨者不敢入此
法恐落空無棲泊處故望崖而退例皆廣求
知見所以求知見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文殊
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真空無礙之理行者離
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
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
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

袁十　三

心悟之即是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
心外着相取境皆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
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
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
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

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
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
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
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
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
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者乃至更無可
脩可證實無所得真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
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秪是歷劫枉
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着相着相造惡枉
受輪迴着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
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
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
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絶諸思議故曰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之
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秪為妄想
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
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
具足更無所欠縱使三祇精進脩行歷諸地
位及一念證時秪證元来自佛向上更不添
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為故如

来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所得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秖認見聞覺知為心為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為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迷額內珠向外求覓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指之當時自見本珠如故故學道人迷自本心不認為佛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歷劫勤求永不成道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依無住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及證道時秖證本心佛歷劫功用並是虛脩如力士得珠時秖得本額珠不關向外求覓之力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語所言真實不虛是第一義諦

學道人莫疑四大為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為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聲聞者因聲得悟故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言語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唯直下頓了自心本来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如佛學道人秖怕一念有即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為即是佛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即心不生無著即心不滅不生不滅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秖是教化接引門本無一切法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無法可得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此是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衆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真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真法界爾此靈覺性無

始巳来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象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境物會不可以功用

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學道人直下無心默契而已擬心即差以心傳心此為正

見慎勿向外逐境認境為心是認賊為子為有貪瞋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珎寶莊嚴終不能住

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無境即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鑒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暫為中下

根人說即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見觧盡是境法有沒處沒於有地但於一切法不作有無見即是法也

九月一日師謂休曰自達磨大師来於中國唯說一心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般若為慧此慧即無相本心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

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無滅不起二見不厭不忻一切諸法唯是一心然後乃為佛乘也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隨忻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祇益紛擾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故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憶三乘唯一真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

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来生時性亦不来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来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節也

十月八日師謂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妙二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言寶所者乃真心本

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眾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若問此既是化城何處為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非真寶所也故云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即是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眾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眾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大抵因聲教而悟者謂之聲聞觀因緣而悟者謂之緣覺若不向自心中悟雖至成佛亦

謂之聲聞佛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不於心法上悟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佛若不於心上悟而教法上悟者即輕心重教隨成逐塊忘於本心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凡人多為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除境以安心併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為大捨若一邊行道布施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為中捨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隨乃不著是為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傍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穽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捨所謂三世俱捨自如来付法迦葉已来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即印印不成文印著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少者然心即無心得即無得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所言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為十八界若了十八界無所有束六和合為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學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縛不契本心如来現世欲說一乘真法則衆生不信興謗沒於苦海若都不說則墮慳貪不為衆生普捨妙道遂設方便說有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淺深皆非本法故云唯有一乘道餘二則非真然終未能顯一心法故名迦葉同法座別付一心離言說法此一枝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矣

問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師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聞諸方宗師相承叅禪學道如何師云引接鈍根人語未可依憑云此既是引接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人覔他自已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云若如此則都不要求覔也師云若與麼則省心力云如是則渾成斷絕不可是無也師云阿誰教他無他是阿誰你擬覔他云既不許覔何故又言莫斷他師云若不覔即便休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虛空作麼生斷他云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師云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者裏生解云應是不與人生解耶師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云向者裏莫生情是不師云若不生情阿誰道是

問纔向和尚處發言為什麼便言話墮師云汝自是不解語人有甚麼墮負

問向来如許多言說皆是抵敵語都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師云實法無顛倒汝今問處自生顛倒覓甚麼實法云既是問處自生顛倒和尚荅處如何師云你且将鏡照面自看莫管他人又云秖如箇癡狗相似見物動處便吠風吹草木也不別又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解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你如今情量處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只為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来說破此事恐汝諸人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魚忘筌身心自然達道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沙門果者息慮而成不從學得你如今将心求心傍他家舍秖擬學取有什麼得時古人心利纔聞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無為閑道人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乳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様盡名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為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真如之中都無此事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從前所有一切知解盡須併却令空更無分別即是空如来藏如来藏者更無纖塵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現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此語只為空你情量知解但銷鎔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教網秖是應機之藥隨宜所說臨時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来可說我此宗門不論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慮後　問從上来皆云即心是佛未審即那箇心是佛師云你有幾箇心云為復即凡心是佛即聖心是佛師云你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返執為有将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来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墮異趣無始已来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云和尚所言即者是何道理師云覓什麼道理纔有道理便即心異云前言無始以来不異今日此理如何師云只為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有異云既是不異何更用說即師云汝若不認凡聖阿誰向汝道即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你便擬向何處覓去　問妄能障自心未審而今以何遣妄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無根秖因分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自然無妄更擬若為遣他都不得有纖毫依執名為我捨兩臂必當得佛云既無依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云若心相傳云何言心亦無師云不得一法名為傳心若了此心即是無心無法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道傳心将謂有可得也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汝會何堪也　問秖如目前

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乎師云什麼
心教汝向境上見設汝見得只是箇照境底
心如人以鏡照面縱然得見眉目分明元來
秖是影像何關汝事云若不因照何時得見
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物有什麼了時汝不
見他向汝道撒手賜君無一物徒勞謾說數
千般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師云若是無
物更何用照你莫開眼寐語去
上堂云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道人
是無事人實無許多般心亦無道理可說無
事散去　問如何是世諦師云說葛藤作什
麼本來清淨何假言說問答但無一切心即
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但莫
著有為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向
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 十四
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
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
子拷你在你但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
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
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行便是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淨法身名為阿
耨菩提若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
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定作天魔
眷屬如此修行當復何益志公云佛本是自
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饒你學得三賢四果
十地滿心也秖是在凡聖中坐不見道諸行
無常是生滅法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
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為
你不是與麼人須要向古人建化門廣學知
解志公云不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你
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久久須
實得為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
或十年須得箇入頭處自然會去為汝不能
如是須要將心學禪學道佛法有甚麼交涉
故云如來所說皆為化人如將黃葉為金止 十五
小兒啼決定不實若有實得非我宗門下客
且與你本體有甚交涉故經云實無少法可
得名為阿耨菩提若也會得此意方知佛道
魔道俱錯本來清淨皎皎地無方圓無大小
無長短等相無漏無為無迷無悟了了見無
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
聖賢如電拂一切不如心真實法身從古至
今與佛祖一般何處欠少一毫毛既會如是
意大須努力盡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　問
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為祖秀上座是五
百人首座為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
何不傳衣師云為他有心是有為法所修所
證將為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秖
是默契得密授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
汝不見道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
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方名出家兒方
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
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為求衣為求
法明上座云不為衣來但為法來六祖云汝
且暫時斂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稟語六祖
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
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於言下忽然默契便
禮拜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某甲在五祖會
中枉用三十年工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
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不在言說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
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
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此便是祖師之
標榜也甚生阿難三十年為侍者秖為多聞
智慧被佛訶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
若不學道滴水難消　問如何得不落階級
師云但終日喫飯未曾咬着一粒米終日行
未曾踏着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
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時
時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
去今際無住後際無来安然端坐任運不拘
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中千人萬人只得
三箇五箇若不將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着
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
傳心法要終

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録

裴相公問師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尚
法師云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豈在
言說言說只是化童蒙耳　問如何是佛師
云即心是佛無心是道但無生心動念有無
長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
如虛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不用別
求有求皆苦設使恒沙劫行六度萬行得佛
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為屬因緣造作故因
緣若盡還歸無常所以云報化非真佛亦非
說法者但識自心無我無人本来是佛　問
聖人無心即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師
云法無凡聖亦無沉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
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
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衆生祖
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
分別則魔軍熾　問心既本来是佛還脩六
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
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
真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
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諸度
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即不用
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
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從佛至祖並不論
別事唯論一心亦云一乘所以十方諦求更
無餘乘此乘無枝葉唯有諸真實所以此意
難信達磨来此土至梁魏二國秖有可大師
一人密信自心言下便會即心是佛身心俱
無是名大道大道本来平等所以深信含生
同一真性心性不異即性即心心不異性名
之為祖所以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
問佛度衆生否師云實無衆生如来度者我
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衆生皆不可得
云現有三十二相及度衆生何得言無師云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
来佛與衆生盡是汝作妄見只為不識本心
謾作見解纔作佛見便被佛障作衆生見被
衆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障
障汝心故總成輪轉猶如獼猴放一捉一無
有歇期一等是學直須無學無凡無聖無淨
無垢無大無小無漏無為如是一心中方便
勤莊嚴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見解
總須捨却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牀寢疾而
臥秖是不起諸見無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
脫三界凡聖境域始得名為出世佛所以云

稽首如空無所依出過外道心既不異法亦不異心既無為法亦無為萬法盡由心變所以我心空故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盡十方空界同一心體心本不異法亦不異秖為汝見解不同所以差別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為阿耨菩提秖是一心實無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負故無衆生相云心既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化度衆生耶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来　問佛性與衆生性為同為别師云性無同異若約三乘教即說有佛性有衆生性遂有三乘因果即有同異若約佛乘及祖師相傳即不說如是事唯

十九

指一心非同非異非因非果所以云唯此一乘道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問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来頂相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来不應更見只教你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衆生見不落衆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諸見即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即名外道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来者即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如即無生如即無滅如即無見如即無聞如来頂即是圓見亦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為喻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閑無事莫強辨他境辨著便成識所以云圓成沉識海流轉若飄蓬秖道我知也學得也契悟也解脫也有道理也強處即如意弱處即不如意似者箇見解有什麼用處我向汝道等閑無事莫謾用心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所以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所以文殊暫起二見貶向二鐵圍山文殊即實智普賢即權智權實相對治究竟亦無權實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衆生無有異見纔有佛見便作衆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見便成二鐵圍山被見障故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本體本来是佛不假脩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為法見法故名之為佛佛法俱無名之為僧喚作無為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

二十

法求不著衆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衆求故無僧　問和尚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即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即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秖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来藏本来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遥何所論　問本来無一物無物便是否師云無亦不是菩提無是處亦無無知解　問何者是佛師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異故云即心即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云若自心是佛祖師西来如何傳授師云祖師西来唯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来是佛

心心不異故名為祖若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来是佛不假脩成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説於何法師云十方諸佛出世秖共説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虚空徧法界名為諸佛理論者箇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見得他此意唯是黙契得者一門名為無為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擬學取即轉遠去若無歧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師云妄本無體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云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為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衆生見便謂有衆生可度起心動念總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纔起佛見便貶向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

何處師云問從何来覺從何起語黙動静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覔佛不可更頭上安頭觜上加觜但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来是汝箇自己何處有許多般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虚空世界皎皎地無絲髮許與汝作見解所以一切聲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為物之故有其多智終日説何曾説終日聞何曾聞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説未嘗説著一字云若如此何處是菩提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衆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衆生即菩提相云如何發菩提心師云菩提無所得你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於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佛即與我授記明知一切衆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將謂一箇心學取佛去唯擬作佛任你三祇劫修亦秖得箇報化佛與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

佛與汝不相似　問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箇箇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秖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問諸佛如何行大慈悲為衆生説法師云佛慈悲者無緣故名大慈悲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衆生可度其所説法無説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説法者箇法若為道我從善知識言下領得會也悟也者箇慈悲若為汝起心動念學得他見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無益　問何者是精進師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强精進纔起心向外求者名為歌利王愛遊獵去心不外遊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無即是佛道　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師云無心即便是行此道更説什麼得與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

一念便是境忘心自滅無復可追尋　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来出世為破三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為百分九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磨從西天来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師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時亦無蹤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即是行諸佛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衆生輪迴生死者意縁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難化之人心如猨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縁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却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来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作天魔外道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志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識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云唯置一牀寢疾而卧心不起也如今卧疾攀縁都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等地秖向凡聖中坐諸行盡歸無常勢力皆有盡期猶如箭射於空力盡還墜却歸生死輪迴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志公云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卧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你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為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縁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秖是隨意而生經云菩薩有意生身是也忽若未會無心著相而作者皆屬魔業乃至作淨土佛事並皆成業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来所説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為金錢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意何用區區但隨縁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裏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却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秖是除去心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所以如来藏本自空寂並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作一機一境揚眉動目秖對相當便道契會也得證悟禪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所知對他若得道理

心中便歡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即心懷惆悵如此心意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少許道理秖得箇心所法禪道總沒交涉所以達磨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故云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境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為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量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真佛無口不解說法真聽無耳其誰聞乎珍重

黃檗禪師傳心法要卷終

萬善同歸集卷第一　　史一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 延壽 述

夫衆善所歸皆宗實相如空包納似地發生是以但契一如自含衆德然不動真際萬行常興不壞緣生法界恒現寂不閡用俗不違真有無齊觀一際平等是以萬法惟心應須廣行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滯真修若欲萬行齊興畢竟須依理事理事無閡其道在中遂得自他兼利而圓同體之悲終始該羅以成無盡之行若論理事幽旨難明細而推之非一非異是以性實之理相虛之事力用交徹舒卷同時體全偏而不差跡能所而似別事因理立不隱理而成事理因事彰不壞事而顯理相資則各立相攝則俱空隱顯則互興無閡則齊現相非相奪則非有非空相即相成則非常非斷若離事而推理墮聲聞之愚若離理而行事同凡夫之執當知離理無事全水是波離事無理全波是水理即非事動濕不同事即非理能所各異非理非事真俗俱亡而理而事二諦恒立雙照即假宛爾幻存雙遮即空泯然無寄非空非假中道常明不動因緣寧虧理體故菩薩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涉有而不乖空依實際而起化門履真而不閡俗常然智炬不昧心光雲布慈門波騰行海遂得同塵無閡自在隨緣一切施為無非佛事故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華嚴經云解脫長者告善財言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乃至所見十方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當知菩薩脩諸佛法淨諸佛剎積習妙行調伏衆生發大誓願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於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照察自心古德釋云心該萬法謂非但一念觀佛由於自心菩薩萬行佛果體用亦不離心亦去妄執之失謂有計云萬法皆心任之是佛驅馳萬行豈不虛勞令明心雖即佛久翳塵勞故以萬行增修令其瑩徹但說萬行由心不說不修為是又萬法

即心修何閡心問曰祖師云善惡都莫思量
自然得入心體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
法如何勸修故違祖教荅祖意據宗教文破
著若禪宗頓教泯相離緣空有俱亡體用雙
寂若華嚴圓旨具德同時理行齊敷悲智交
濟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義不虧普賢
以行嚴理根本之門靡廢本末一際凡聖同
源不壞俗而標真不離真而立俗具智眼而
不沒生死運悲心而不滯涅槃以三界之有
為菩提之用處煩惱之海通涅槃之津夫萬
善是菩薩入聖之資糧衆行乃諸佛助道之
階漸若有目而無足豈到清涼之池得實而
忘權奚昇自在之域是以方便般若常相輔
翼真空妙有恒共成持法華會三歸一萬善
悉向菩提大品一切無二衆行咸歸種智故
華嚴經云第七遠行地當修十種方便慧殊
勝道所謂雖善脩空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
不捨衆生雖得諸佛平等法而樂常供養佛
雖入觀空智門而勤集福德雖遠離三界而
莊嚴三界雖畢竟寂滅諸煩惱燄而能為一
切衆生起滅貪瞋癡煩惱燄雖知諸法如幻
如夢如影如響如燄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
像自性無二而隨心作業無量差別雖知一
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清淨妙行莊嚴佛
土雖知諸佛法身本性無身而以相好莊嚴
其身雖知諸佛音聲性空寂滅不可言說而
能隨一切衆生出種種差別清淨音聲雖隨
諸法了知三世惟是一念而隨衆生意解分
別以種種相種種時種種劫數而脩諸行維
摩經云菩薩雖行於空而植衆德本是菩薩
行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
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
行是菩薩行古德問云萬行統惟無念今見
善見惡願離願成疲役身心豈當為道荅此
雖念而求無念尚未得真無念况念無念而
無閡乎又無念但是行之一豈知一念頓圓
如上所引佛旨煥然何得空臨高心以少為
足擬欲蛙嬿海量螢掩日光乎問泯絕無寄
境智俱空是祖佛普歸聖賢要路若論有作
心境宛然憑何教文廣陳萬善荅諸佛如來
一代時教自古及今分宗甚衆撮其大約不
出三宗一相宗二空宗三性宗若相宗多說
是空宗多說非性宗惟論直指即同曹溪見
性成佛也如今不論見性悶識正宗多執是
非紛然諍競皆不了祖佛密意但徇言詮如
教中或說是者即依性說相或言非者是破
相顯性惟性宗一門顯了直指不說是非如
今多重非心非佛非理非事泯絕之言以為
玄妙不知但是遮詮治病之文執此方便認
為標的却不信表詮直指之教頓遺實地昧
却真心如楚國愚人認雞作鳳猶春池小果
執石為珠但任淺近之情不探深密之旨迷
空方便豈識真歸問諸佛如來三乘教典惟
有一昧解脫法門云何廣說世間生滅緣起
擬心即失不順真如動念即乖違於法體荅
若論一相一味此乃三乘權教約理而言即
以一切因緣而為過惡今所集者惟顯圓宗
一一緣起皆是法界實德不成不破非斷非
常乃至神變施為皆法如是故非假神力暫
得如斯纔有一法緣生無非性起功德華嚴

經云此華藏世界海中無問若山若河乃至樹林塵毛等處一一無不皆是稱真如法界具無邊德問經云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又云取相凡夫隨宜為說若得理本萬行俱圓何須事跡而興造作乎荅此是破貪著執取之文非干因緣事相之法淨名經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金剛三昧經云有二入一理入二行入以理導行以行圓理又菩提者以行入無行以行者緣一切善法無行者不得一切善法豈可滯理虧行執行違理祖師馬鳴大乘起信論云信成就發心有三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論問上說法界一相法體無二何故不惟念真如復假求學諸善法之行論荅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如是衆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垢染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種種熏脩亦無得淨以垢無量徧脩一切善行以為對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略說方便有四種一者行根本方便謂觀一切法自性無生離於妄見不住生死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福德攝化衆生不住涅槃以隨順法性無住故二者能止方便謂慚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令不增長以隨順法性離諸過故三者發起善根增長方便謂勤脩供養禮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佛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信得增長乃能志求無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所護故能消業障善根不退以隨順法性離癡障故四者大願平等方便所謂發願盡於未來化度一切衆生使無有餘皆令究竟無餘涅槃以隨順法性無斷絕故法性廣大徧一切衆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究竟寂滅故牛頭融大師問諸法畢竟空有菩薩行六度萬行否荅此是三乘二見心若觀心本空即是實慧即是見真法身法身不住此空謂有運用覺知即是方便慧方便慧亦不可得即是實慧恒不相離前念後念皆由二慧發故云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一切衆導師無不由是生先德問云即心是佛何假脩行荅秖為是故所以修行如鐵無金雖經鍛鍊不成金用賢首國師云今佛之三身十波羅蜜乃至菩薩利他等行並依首法融轉而行即衆生心中有真如體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由心中有真如相大今日修行引出報身由心中有真如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由心中有真如法性自無慳貪今日修行順法性無慳引出檀波羅蜜等當知三秖修道不曾心外得一法行一行何以故但是自心引出自淨行性而起修之故知摩涅沈泥不能損寶古鏡積垢焉能鑒人雖心性圓明本來具足若不衆善顯發萬行磨治方便引出成其妙用則氷翳客塵長淪識海成妄生死障淨菩提是以祖教分朗理事相即不可偏癈而溺見河問善雖勝惡念即乖真約道而言俱非解脫何須廣勸滯正修行既涉因緣實妨於道荅世出世間以上善為本初即因善而趣入後即假善以助成實為越生死海之舟航趣涅槃城之道路作人天之

基陛為相佛之垣牆在塵出塵不可暫廢十善何過弘在於人若貪著則果生有漏之天不執則位入無為之道運小心墮一乘之位發大意昇菩薩之階乃至究竟圓修終成佛果以知非關上善能為滯閡之因全在行人自成得失之咎故華嚴經云十不善業道是地獄畜生餓鬼受生之因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之因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以智慧修習心狹劣故怖三界故闕大悲故從他聞聲而了解故成聲聞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不從他教自覺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緣法故成獨覺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心廣無量故具足悲愍故方便所攝故發生大願故不捨衆生故希求諸佛大智故淨治菩薩諸地故淨脩一切諸度故成菩薩廣大行又此上上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乃至證十力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應令一切具足清淨乃至菩薩如是積集善根成就善根增長善根思惟善根繫念

善根分別善根愛樂善根修集善根安住善根菩薩摩訶薩如是積集諸善根已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薩行於念念中見無量佛如其所應承事供養又云雖無所作而恒住善根又云雖知諸法無有所依而說依善法而得出離大智度論云佛言我過去亦曾作惡人小蟲因積善故乃得成佛又如十八不共中有欲無減者佛知善法恩故常欲集諸善法故欲無減修集諸善法心無厭足故欲無減如一長老比丘目暗自縫僧伽棃袵脫語諸人言誰樂欲為福德者為我袵針爾時佛現其前語言我是樂欲福德無厭足人持汝針來是比丘裴亹見佛光明又識佛音聲白佛言佛無量功德海皆盡其邊底云何無厭足佛告比丘功德果報甚深無有如我知恩分者我雖復盡其邊底我本以欲心無厭足故得佛是故今猶不息雖更無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休諸天世人驚悟佛於功德尚無厭足何況餘人佛為比丘說法是時肉眼即明慧眼成就又云佛言若不成就衆生淨

佛國土不能得無上道何以故因緣不具足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緣者所謂一切善法從初發意行檀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於是行法中無憶想分別故問夫如來法身湛然清淨一切衆生秪為客塵所蔽不得現前如今但息攀緣定水澄清何須衆善向外紛馳反背真脩但成勞慮答無心寂現此是了因福德莊嚴須從緣起二因雙備佛體方成諸大乘經無不具載淨名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乃至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如來身又云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盡有為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此乃自背圓詮不遵佛語擬捉涅槃之縛欲沉解脫之坑栽蓮華於高原植甘種於空界欲求菩提華果何出得成所以云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耳乃至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

切智寶問入法以無得為門偃道以無為先
導若與衆善起有得心一違正宗二虧實行
荅以無得故無所不得以無為故無所不為
無為豈出為中無得非居得外得與無得既
非全別為與無為亦非分同非別非同誰言
一二而同而別不閡千差若迷同別兩門即
落斷常二執所以華嚴離世間品云知一切
法無相是相相是無相無分別是分別分別
是無分別非有是有有是非有無作是作作
是無作非說是說說是非說不可思議知心
與菩提等知菩提與心等心及菩提與衆生
等亦不生心顛倒想顛倒見顛倒不可思議
於念念中入滅盡定盡一切漏而不證實際
亦不盡有漏善根雖一切法無漏而知漏盡
亦知漏滅雖知佛法即世間法世間法即佛
法而不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不於世間法
中分別無法一切諸法悉入法界無所入故
知一切法皆無二無變易不可思議問一切
衆生不得解脫者皆為認其假名逐妄輪迴
楞嚴經中唯令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

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
果地修證云何一向徇斯假名論其散善轉
增虛妄豈益初心荅名字性空皆為實相但
從緣起不落有無法句經云佛告寶明菩薩
汝且觀是諸佛名字若是有說食與人應得
充飢若名字無者定光如来不授我記及於
汝名如無授者我不應得佛當知字句其已
久如以我如故備顯諸法名字性空不在有
無華嚴經云譬如諸法不分別自性不分別
音聲而自性不捨名字不滅菩薩亦復如是
不捨於行隨世所作而於此二無執著是以
不動實際建立行門不壞假名圓通自性問
何以不任運騰騰無心合道豈須萬行動作
閡心荅古德顯佛𤏲有三一亡言絕行獨明
法身無作果二從行漸修位滿三祇果三從
初理智自在圓融果此是上上根人圓修圓
證雖一念頓具不妨萬行施為雖萬行施為
不離一念若亡情冥合各是一門遲速任機
法無前後問觸目菩提舉足皆道何須別立
事相道場役念勞形豈皆妙旨荅道場有二

一理道場二事道場理道場者周徧剎塵事
道場者淨地嚴飾然因事顯理藉理成事事
虛攬理無不理之事理實應緣無閡事之理
故即事明理須假莊嚴從俗入真唯憑建立
為歸敬之本作策發之門覩相嚴心自他兼
利止觀云圓教初心理觀雖諦法忍未成須
於淨地嚴建道場晝夜六時修行五懺悔六
根罪入觀行即乘戒兼急理事無瑕諸佛威
加真明頓發直至初住一生可階上都儀云
夫歸命三寶者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
無相離念也佛懸知凡夫繫心尚乃不得況
離相耶如無術通人居空造舍也依寶像等
三觀必得不疑佛言我滅度後能觀像者與
我無異大智論云菩薩唯以三事無厭一供
養佛無厭二聞法無厭三供給僧無厭天台
智者問云世間有空行人執其癡空不與修
多羅合聞此觀心而作難言若觀心是法身
等應觸處平等何故經像生敬紙木生慢敬
慢異故則非平等非平等故法身義不成荅
我以凡夫位中觀如是相耳為欲開顯此實

相恭敬經像令慧不縛使無量人崇善去惡令方便不縛豈與汝同耶乃至廣興法會建立壇儀手決加持嚴其勝事遂得道場現證諸佛威加皆是大聖垂慈示其要軌或覩香華之相戒德重清或見普賢之身罪源畢淨因茲法事圓備佛道遐隆現感通歸憑有據是以須遵往聖事印典不可憑虛出於胸臆毀德壞善翻墮邪輪撥有疑空枉招邪見問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如何立相標形而稱佛事答息憑泯事此是破相宗直論顯理即是大乘始教未得有無齊行體用交徹若約圓門無閡性相融通舉一微塵該羅法界華嚴經云清淨慈門剎塵數共生如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不然是故見者無厭足法華經云汝證一切智十方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是真實滅大涅槃經云非色者即是聲聞緣覺解脫色者即是諸佛如來解脫豈同凡夫橫執頑閡之境以為實色二乘偏證灰斷之質而作真形是以六根所對皆見如來

史一　十二

萬像齊觀圓明法界豈待消形滅影方成玄趣乎問即心是佛何須外求若認他塵自法即隱答諸佛法門亦不一向皆有自力他力自相共相十玄門之該攝六相義之融通隨緣似分約性常合從心現境境即是心攝所歸能他即是自古德云若執心境為二遮言不二以心外無別塵故若執為一遮言不一以非無緣故淨名經云諸佛威神之所建立智者大師云夫一向無生觀人但信心益不信外佛威加益經云非內非外而內而外而內故諸佛解脫於心行中求而外故諸佛護念云何不信外益耶夫因緣之道進修之門皆衆緣所成無一獨立若自力充備即不假緣若自力未堪須憑他勢譬如世間之人在官難中若自無力得脫須假有力之人救拔又如牽拽重物自力不任須假衆他之力方能移動但可內量實德終不以自妨人又若執言內力即是自性若言外力即成他性若云機感相投即是共性若云非因非緣即無因性皆滯閡執未入圓成若了真心即無所

史一　十三

住問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一念不生天真頓朗何得唱他佛號廣誦餘經高下輪迴前後生滅既妨禪定但狥音聲水動珠昏當冥合答夫聲為衆義之府言皆解脫之門一切趣聲聲為法界經云一一諸法中皆含一切法故知一言音中包羅無閡十界具足三諦理圓何得非此重彼離相求真不窮動淨之源遂致語默之失故經云一念初起無有初相是真護念未必息念消聲方冥實相是以莊嚴門內萬行無虧真如海中一毫不捨且如課念尊號故有明文唱一聲而罪滅塵沙具十念而形棲淨土拯危拔難殄障消冤非但一期暫拔苦津託此因緣終投覺海故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經云授持佛名者皆為一切諸佛共所護念寶積經云高聲念佛魔軍退散文殊般若經云衆生愚鈍觀不能解但令念聲相續自得往生佛國智論云譬如有人初生墮地即能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滿中七寶以用施佛不如有人於後惡世稱一佛

史一　十四

聲其福過彼大品經云若人散心念佛乃至
畢苦其福不盡增一阿含經云四事供養一
閻浮提一切衆生功德無量若有衆生善心
相續稱佛名號如一犂牛乳頃所得功德過
上不可思議無能量者華嚴經云住自在心
念佛門知隨自心所有欲樂一切諸佛現其
像故飛錫和尚高聲念佛三昧寶王論云浴
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
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
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
雙亡定也雙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
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
三昧也誰復患之於起心動念高聲稱佛哉
故業報差別經云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
德一能排睡眠二天魔驚怖三聲徧十方四
由八　十五
三塗息苦五外聲不入六令心不散七勇猛
精進八諸佛歡喜九三昧現前十生於淨土
群疑論云問名字性空不能詮說諸法教人
專稱佛號何異說食充飢乎答若言名字無
用不能詮諸法體亦應喚火水來故知筌蹄

不空爲免斯得故使梵王啟請轉正法輪大
聖應機弘宣妙音人天凡聖咸稟正言五道
四生並遵遺訓聽聞讀誦利益弘深稱念佛
名往生淨土亦不得唯言名字虛假不有詮
說者乎論云問何因一念佛名力能斷一切
諸障答如一香旃檀改四十由旬伊蘭林悉
香又譬如有人用師子筋以爲琴絃其聲一
奏一切餘絃悉皆斷壞若人菩提心中行念
佛三昧者一切煩惱一切諸障皆悉斷滅大
集經云或一日夜或七日夜不作餘業志心
念佛小念見小大念見大又般若經云文殊
問佛云何速得阿耨菩提佛答有一行三昧
欲入一行三昧者應須於空閑處捨諸亂意
不取相貌繫念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
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
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晝夜常說智慧辯才終
不斷絕是知佛力難思玄通罕測如石吸鐵
似水投河慈善根力見如是事志心歸者靈
感昭然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有好境取
即成魔何得著相與心而希冥感耶答修行

力至聖境方明善緣所生法爾如是故將證
十地相皆現前是以智切冥加道高魔盛或
禪思入微而變異相或禮誦懇志暫覩嘉祥
但了惟心見無所見若取之則心外有境便
成魔事若捨之則撥善功能無門脩進摩訶
由二　十六
論云若真若僞惟自妄心現量境界無有其
真實無所著故又若真若僞皆一真如皆一
法身無有別異不斷除故智論云不捨若諸
法中皆有助道力故不受者皆法實相畢竟
空無所得故

萬善同歸集卷第一

萬善同歸集卷第二　史二

台教云疑者言大乘平等何相可論今言不爾紙曰平等鏡淨故諸業像現今止觀研心心漸明淨照諸善惡如鏡被磨萬像自現是知不有而有無性緣生有而不成緣生無性常宴實際中道冷然欣感不生分別情斷虛懷寂慮何得失之所惑乎又若諷誦遺典受持大乘功得幽深果報玄邈如經佛親比校譬如一人辯若文殊教化四天下人皆至一生補處格量功德不如香華供養方等經典得下等寶又阿難疑審七佛現身證明實有此事又如說脩行得上等寶受持讀誦得中等寶香華供養得下等寶法華經云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衆生乃至皆得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得自在具八解脫不如第五十人聞法華經一偈隨喜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又經云若人讀誦經處其地皆為金剛但肉眼衆生不能見耳南山感通傳云七佛金塔中有銀印若誦大乘者以銀印印其口令無遺忘普賢觀經云若七衆犯戒欲一彈指頃除滅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者乃至欲得文殊藥王諸大菩薩持香華住立空中侍衛者應當修習此法華經讀誦大乘念大乘事令此空慧與心相應大般若經云無諸惡獸巖穴寂淨而為居止所謂聞法晝夜六時勤加讚誦聲離高下心不緣外專心憶持賢愚經云行者欲成佛道當樂經法讀誦演說正使白衣說法諸天鬼神悉來聽受況出家人出家之人乃至行路誦經說偈常有諸天隨而聽之是故應勤誦經說法已上皆是金口誠諦之言非是妄心孟浪之說是以志心誦者證驗非虛常為十方如來釋迦文佛密垂護念讚言善哉授手摩頭共宿衣覆攝受付囑隨喜威加乃至神王護持天仙給侍金剛擁從釋梵散華成就福因等法界虛空之際量校量功勝恒沙七寶之施緣乃至凡質通靈肉身不壞舌變紅蓮之色口騰紫檀之香聞一句而畢趣菩提誦半偈而功齊大覺書寫經卷報受欲天供養持人福過諸佛可謂法威德力不思議門萬端千靈因茲而感三賢十聖從此而生亘古該今從凡至聖三業供養十種受持盡稟真詮傳持不絕今何起謗而斷轉法輪乎

問經中秖讚如說修行深解義趣勤求無念默契玄根云何勸修膚與唱誦荅若約上上圓根大機淳熟無諸遮障頓了頓脩若安念不生何須助道大凡微細想念佛地方無故安般守意經序云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夫也是知情塵障厚卒淨良難若非萬善助開自力恐成稽滯又若論福業徧行門中萬行莊嚴不捨一法皆能助道顯大菩提具足十種受持亦無所闕故法華經云爾時千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從地涌出者皆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顏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於佛滅度後世尊分身所在國土滅度之處當廣說此經所以者何我等亦自欲得是真淨大法受持讀誦解說書寫而供養之以知登地菩薩非獨為他解說尚自發願誦持何況初心而不禀受但先求信解悟入後

即如說而行口演心思助開正慧若未窮宗
旨且徇文言雖不覩明亦熏善本般若威力
初後冥資於正法中發一微心皆是初因終
不孤棄問欲真持經應念實相既忘能所誦
者何人若云心口所為求之了不可得究竟
推檢理出何門荅雖觀能念所誦皆空空非
斷空不閡能誦所持為有有非實有不空不
有中理皎然執無則墮其邪空沒有則成其
偏假是以一心三觀三觀一心即一而三相
不同即三而一體無異非合非散不縱不橫
存泯莫羈是非焉寄常冥三諦揔合一乘萬
行度門咸歸實相又所難念誦有妨禪定者
且禪定一法乃四辯六通之本是革凡蹈聖
之因攝念少時故稱上善然須明沉掉消息
之時經云如坐禪昏昧須起行道念佛或志
誠洗懺以除重障策發身心不可確執一門
以為究竟故慈愍三藏云聖教所說正禪定
者制心一處念念相續離於昏掉平等持心
若睡眠覆障即須策勤念佛誦經禮拜行道
講經說法教化眾生萬行無廢所修行業回

向往生西方淨土若能如是修習禪定者是
佛禪定與聖教合是眾生眼目諸佛印可一
切佛法等無差別皆乘一如成最正覺皆云
念佛是菩提因何得妄生邪見故台教行四
種三昧小乘具五觀對治亦有常行半行種
丈二　四
種三昧終不一向而局坐禪金剛三昧經云
不動不禪離生禪想法句經云若學諸三昧
是動非是禪心隨境界生云何名為定起信
論云若人唯修於止則心沉沒或起懈怠不
樂眾善遠離大悲乃至於一切時一切處所
有衆善隨已堪能不捨修學心無懈怠惟除
坐時專念於止若除一切悉當觀察應作不
應作若行若住若臥若起皆應止觀俱行是
以若能通達定散俱得入道若生滯閡行坐
皆即成非南岳法華懺云修習諸禪定得諸
佛三昧六根性清淨菩薩學法華具足二種
行一者有相行二者無相行無相安樂行甚
深妙禪定觀察六情根有相安樂行此依勸
發品散心誦法華不入禪三昧坐立行一心
念法華文字行若成就者即見普賢身是以

智者修法華懺誦至藥王焚身品云是真精
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頓悟靈山如同即席
乃至密持神呪靈貺昭然護正防邪降魔去
外制重昏之巨障滅積劫之沉痾現不測之
神通示難思之感應扶其廣業殄彼餘殃仰
丈二　五
憑法力難思遂致安然入道是以或因念佛
而證三昧或從坐禪而發慧門或專誦經而
見法身或但行道而入聖境但以得道為意
終不取定一門惟憑專志之誠非信虛誕之
說問行道禮拜未具真脩祖立客舂之懲佛
有磨牛之誚故智論云須菩提於石室悟了
法空得先禮佛四十二章經云心道若行何
用行道豁然詮旨何故非違荅若行道禮拜
時不生殷重既無觀慧又不專精雖身在道
場而心緣異境著有為之相迷其性空起能
作之心生諸我慢不了自他平等能所虛玄
儻涉茲倫深當前責南泉大師云微妙淨法
身具相三十二秖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如
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
善皆同無漏始得自在百丈和尚云行道禮

拜慈悲喜捨是沙門本事究然依佛勅秖是不許執著法華懺云有二種脩一事中修若禮念行道悉皆一心無分散意二理中修所作之心心性不二觀見一切悉皆是心不得心相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於一彈指頃除百萬億劫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為其和尚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且行道一法西天偏重繞百千帀方施一拜經云一日一夜行道志心報四恩如是等人得入道疾繞塔功德經云勇猛勤精進堅固不可壞所作速成就斯由右繞塔得妙紫金色相好莊嚴身現作天人師斯由右繞塔華嚴懺云行道出步過於無邊世界一一道場皆見我身南山行道儀云夫行道障盡為期無定日限若論障盡佛地乃亡心灼灼如火然形翹翹如履刃儀云若從來不行道業相無因而現經云衆生如大富盲兒雖有種種寶物而不得見今行道用功垢除心淨如翳眼開明如水澄鏡淨衆像皆現亦如日照火珠於火便出問諸法實相無善惡相云何有現耶荅雖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諸法無相能示有相行者行道不念有相不念無相但念念功成其相自現猶如盆水處於密室雖無心分別衆像自現問相現之時真偽何辨云何分別而取捨耶荅若取如取虛空若捨如捨虛空問有人久修不證者何耶荅經云衆生心如鏡鏡垢像不現問論云行道念佛與坐念佛功德如何荅譬如逆水張帆猶云得往更若張帆順水速疾可知坐念一口尚乃八十億劫罪消行念功德豈知其量故偈云行道五百遍念佛一千聲事業常如此西方佛自成若禮拜則屈伏無明深投覺地致敬之極如樹倒山崩業報差別經云禮佛一拜從其膝下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獲十種功德一者得妙色身二出言人信三處衆無畏四諸佛護念五具大威儀六衆人親附七諸天愛敬八具大福報九命終往生十速證涅槃三藏勒那云發智清淨禮者良由達佛境界慧心明利了知法界本無有閡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有想非閡閡想今達自心虛通無碍故行禮佛隨心現量禮於一佛即禮一切佛禮一切佛即是禮一佛以佛法身體用融通故禮一拜遍通法界如是香華種種供養例同於此六道四生同作佛想文殊云心不生滅故敬禮無所觀內行平等外順修敬內外冥合名平等禮法華懺云當禮拜時雖不得能禮所禮然影現法界一一佛前皆見自身禮拜略引祖教理事分明不可滅佛意而毀金文據偏見而傷圓旨問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如何執相稱禮佛徇文云誦經違大士之誠言失諸佛之深旨荅此雖約理而述且無事而不顯從事而施又無理而不圓理事相成方顯斯旨失言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者此是破其能所之見何者心同虛空不見能禮無有所觀則無所禮如是禮時非對一佛二佛心等太虛身徧法界不聞

不受持者不聞則無法義可觀不受持則非
文字可記如是持經有何間斷亦是說者無
示聽者無得然雖約理非爲事外之理既不
離事即是理中之事此乃正禮時無禮當持
時不持不可依語而不依義而興斷滅偏枯
史二　八
之見乎問六念法門十種觀相雖稱助道徇
想緣塵瞥起乖真何如淨念荅無念一法衆
行之宗微細俱亡唯佛能淨故經云三賢十
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況居凡地又在
初心若無助道之門正道無由獨顯且六念
之法能消魔幻增進功德扶策善根十觀之
門善離貪著潛清濁念審契真源皆入道之
要津盡脩禪之妙軌似杖有扶危之力如舩
獲到岸之功力備功終船杖俱捨問首楞嚴
經云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法句經云戒
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何苦堅執事相局念
拘身奚不放曠縱橫虛懷履道荅此破執情
非祛戒德若見自持他犯起譏毀心戒爲防
非因防增過如斯之類實爲迷倒淨名經云
非淨行非垢行是菩薩行故不著持犯二邊

是真持戒大般若經云持戒比丘不昇天堂
破戒比丘不墮地獄何以故法界中無持犯
故此亦破著了諸法空事理雙持身心俱淨
又若論縱橫自在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皆
名破戒者帶習尚被境牽現行豈逃緣縛三
史二　九
業難護放逸根深猶醉象無鉤癡猿得樹奔
波作擁生鳥被籠若無定水戒香慧炬無由
照寂是以菩薩禀戒爲師明遵佛勅雖行小
罪由懷大懼謹潔無犯輕重等持息世譏嫌
恐生疑謗夫戒爲萬善之基出必由戶若無
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華嚴經云戒能開
發菩提心學是勤修功德地於戒及學常順
行一切如來所稱美薩遮尼乾子經云若不
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
法身月燈三昧經云雖有色族及多聞若無
戒智猶禽獸雖處卑下少聞見能持淨戒名
勝士智論云若人棄捨此戒雖山居苦行食
果服藥與禽獸無異若有雖處高堂大殿好
衣美食而能行此戒者得生好處及得道果
又大惡病中戒爲良藥大怖畏中戒爲守護

死闇冥中戒爲明燈於惡道中戒爲橋梁死
海水中戒爲大船又如今末代宗門中學大
乘人多輕戒律稱是執持小行失於戒急所
以大涅槃經佛臨涅槃時扶律談常則乘戒
俱急故號此經爲贖常住命之重寶何以故
若無此教但取口解脫全不修行則乘戒俱
失故經云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從定發
慧因事顯理若闕三昧慧何由成是知因戒
得定因定得慧故云贖常住命之重寶何得
滅佛壽命壞正律儀爲和合海內之死冤作
長者園中之毒樹衆聖所責諸天所訶善神
不親惡鬼削跡居國王之地生作賊身處閻
羅之鄉死爲獄卒諸有智者宜暫思焉問空
即罪性業本真如取相增瑕如何懺悔荅若
煩惱道理遣合宜苦業二道須行事懺投身
史二　十
歸命雨淚翹誠感佛威加善根頓發似池華
得日敷榮若塵鏡遇磨光耀三障除而十二
緣滅衆罪消而五陰含空最勝王經云求一
切智淨智不思議智不動智三藐三菩提正
偏知者亦應懺悔滅除業障何以故一切諸

法從因緣生故又經云前心起罪如雲覆空
後心滅罪如炬破暗須知炬滅暗生要須常
然懺炬彌勒所問本願經云彌勒大士菩薩
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晝夜六
時正衣束體下膝著地向於十方說此偈言
我悔一切過勸助衆道德歸命禮諸佛令得
無上慧大集經云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
鮮淨如是百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
故善順思惟可於一日一時盡能消滅又經
云然諸福中懺悔為最除大障故獲大善故
論云菩薩懺悔銜悲滿目光不蒙大聖立斯
赦法抱罪守死長劫受殃婆沙論云若人於
一時對十方佛前代為一切衆生修行五悔
其功德若有形量者三千大千世界著不盡
高僧傳曇策於道場中行懺見七佛告曰汝
罪已滅於賢劫中號普明佛思大禪師行方
等懺夢梵僧四十九人命重受戒倍加精苦
了見三生智者大師於大蘇山修法華懺證
旋陀羅尼辯沙門道超於道場中修懺獨言
笑曰無價寶珠我今得矣東都英法師講華
嚴經入善導道場便遊三昧悲泣歎曰自恨
多年虛廢光陰勞身心耳高僧慧成學窟三
藏被思大禪師訶曰君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
未得暖虛喪功夫示入觀音道場證解衆生
語言三昧經云晝夜六時行上法者如持七
寶滿閻浮提供養於佛比前功德出過其上
經云不能生難遭之想令生末世但見遺形
理宜端肅涕零霈淚歘叡躬如入廟堂不
見嚴父故思大禪師行方等而了見三生高
僧曇策入道場而親蒙十歸智者證旋陀羅
尼辯道超獲無價寶珠此皆挍身懺門歸命
佛語致茲玄感傾躡聖階是以懺悔躋至等
覺謂有一分無明猶如微煙故須洗滌又法
身菩薩尚勤懺悔豈況業繫之身而無重垢
所以十八不共法中三業清淨唯佛一人南
岳大師云修六根懺名有相安樂行直觀法
空名無相安樂行妙證之時二行俱捨問結
業即解脫真源罪垢不住三際何不了無生
而直滅隨有作而勞功乎答夫罪性無體業
道從緣不染而染習垢非無染而不染本來
常淨業性如是去取尤難一切衆生業通三
世真慧不發被二障之所纏妙定不成為五
蓋之所覆唯圓乘佛旨須於淨處嚴建道場
苦到懇誠普代有情勤行懺法內則唯憑自
力外則全仰佛加遂得障蓋智明雲開月朗
是以非內非外能悔所懺俱空而內而外性
罪遮愆究爾故菩薩皆遵至教說悔先罪而
不說入過失且登地入位尚洗垢以除瑕毛
道散心却談虛而拱手問淨名經云罪性不
在內外中間豈是虛誑何堅不信謗正法輪
執有所作罪根實乃重增其病答佛語成諦
理事分明能抜深疑善開重惑若深信者一
聞千悟稱說而行既蕩前非不形後過步步
觀照念念無差此乃宿習輕微善根深厚乘
戒俱急理行相從斯即深達教門堅持佛語
何須事懺過自不生如若垢重障深智荒德
薄但空念一切罪性不在內外中間觀其三
業現行全沒根塵法內如說羡食終不充飢
似念藥方焉能治病若令但求其語而得罪
消則一切業繫之人故應易脫何乃積劫生

死如旋火輪以知業海渺茫非般若之舟罔
渡障山孤峻匪金剛之慧難傾然後身心一
如理事雙運方萎苦種永斷業繩所以祖師
云將歷空之心合虛空之理亦無虛空之量
始得報不相酬又教云淨意如空此有二義
火二　十三
一者離虛妄取如彼淨空無有雲翳二者觸
境無滯如彼淨空不生障閡既廓心境罪垢
何生若能如是名為依教尚不見無罪豈況
有愆耶又罪性本淨是體性淨契理無緣是
方便淨因方便淨顯體性淨因體性淨成方
便淨方便淨者力行熏治體性淨者一念圓
照本末相應內外更資故須理事相扶成其
二淨正助兼懺證此一心設但念空言實難
違教不信之謗非此誰耶南山四分鈔明有
人言罪不罪不可得名戒者何耶鈔荅非謂
邪見麤心言無罪也若深入諸法相行空三
昧慧眼觀故言罪不可得若肉眼所見與牛
羊無異誦大乘語者何足據焉是以理觀若
諦事行須扶如風送船疾有所至猶膂助心
轉益光明豈同但保空言全無尅證誑他陷

已果投阿鼻捨生受身神投業網聞唯心淨
土周遍十方何得托質蓮臺寄形安養而興
取捨之念豈達無生之門欣厭情生何成平
等荅唯心佛土者了心方生如來不思議境
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唯依自心
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
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
極樂淨佛土中故知識心方生唯心淨土著
境秖墮所緣境中既明因果無差乃知心外
無法又平等之門無生之旨雖即仰教生信
其柰力量未充觀淺心浮境強習重須生佛
國以仗勝緣忍力易成速行菩薩道起信論
云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
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
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
火二　十四
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
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
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
見佛故終無有退若生彼佛真如法身常勤

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往生論云遊戲地
獄門者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入生死國
教化地獄救苦眾生以此因緣求生淨土十
疑論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
即真無生此謂心淨故即佛土淨愚者為生
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
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相是非
此是謗法邪見人也群疑論問云諸佛國土
亦復皆空觀眾生如第五大何得取着有相
捨此生彼荅諸佛說法不離二諦以真統俗
無俗不真以俗會真萬法宛爾經云成就一
切法而離諸法相成就一切法者世諦諸法
也而離諸法者第一義諦無相也又經云雖
知諸佛國及與眾生空常修淨土行教化諸
群生汝但見說圓成實性無相之教破徧計
火二　十五
所執畢竟空無之文不信說依他起性因緣
之教即是不信因果之人說於諸法斷滅相
者摩訶衍云菩薩不離諸佛者而作是言我
於因地遇惡知識毀謗般若墮於惡道經無
量劫雖未得出復於一時依善知識教行念

佛三昧其時即能併遣諸障方得解脫有斯大益故不願離佛故華嚴偈云寧於無量劫具受一切苦終不遠如來不覩自在力問一生習惡積累因深如何臨終十念頓遣荅那先經云國王問那先沙門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終時念佛死後得生佛國我不信是語那先言如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不入泥犁中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念佛便入泥犁中又智度論問云臨死時少許時心云何能勝終身行力荅是心雖時頃少而心力猛利如火如毒雖少能作大事是垂死時心決定勇健故勝百歲行力是後心名為大心及諸根事急如人入陣不惜身命名為健故知善惡無定因緣體空跡有昇沉事分優劣真金一兩勝百兩之疊華爝火微光爇萬仞之積草問心外無法佛不去來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荅唯心念佛以唯心觀徧該萬法既了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般舟三昧經云如人夢見七寶親屬歡喜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即有而空故無來去又如幻非實則心佛兩亡而不無幻相則不壞心佛空有無閡即無去來不妨普見見即無見常契中道是以佛實不來心亦不去感應道交唯心自見如造罪眾生感地獄相唯識論云一切如地獄問見獄卒等能為逼害事故四義皆成四義者如地獄中亦有時定處定身不定作用不定皆是唯識罪人惡業心現並無心外實銅狗鐵虵等事世間一切事法亦復如是然遮那佛土匪局東西若正解了然習累俱殄理量雙消親證無生既歷聖階位居不退即不厭生死苦六通化群生如信心初具忍力未圓欲拯沈淪實難俱濟無船救溺翅弱高飛卧沉痾而欲離良醫處襁褓而擬拋慈母久遭沉墜必死無疑但得陷己之虞未明利他之分故智論云譬如嬰兒若不近父母或墮坑落井水火等難乏乳而死須常近父母養育長大方能紹繼家業初心菩薩多願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法身方能繼佛家業十方濟運有斯益故多願往生又按諸經云生安養者緣強地勝福備壽長蓮華化生佛親迎接便登菩薩之位頓生如來之家永處跋致之門盡受菩提之記身具光明妙相跡踐寶樹香臺獻供十方寧神三昧觸耳常聞大乘之法差肩皆隣補處之人念念虛玄心心靜慮煩惱焰滅愛欲泉枯尚無惡趣之名豈有輪迴之事安國鈔云所言極樂者有二十四種樂一欄楯遮防樂二寶網羅空樂三樹陰通衢樂四七寶浴池樂五八水澄漪樂六下見金沙樂七階際光明樂八樓臺陵空樂九四蓮華香樂十黃金為地樂十一八音常奏樂十二晝夜雨華樂十三清晨策勵樂十四嚴持妙華樂十五供養他方樂十六經行本國樂十七衆鳥和鳴樂十八六時聞法樂十九存念三寶樂二十無三惡道樂二十一有佛變化樂二十二樹摇羅網樂二十三千國同聲樂二十四聲聞發心樂群疑論云西方淨土有三十種益一受用清淨佛土益二得大法樂益三親近佛壽益四遊歷十方供佛益五於諸

佛所閒授記益六福慧資粮疾得圓滿益七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益八諸大人等同集一會益九常無退轉益十無量行願念念增進益十一鸎䳓舍利宣揚法音益十二清風動樹如衆樂益十三摩泥水旋宣說苦空益十四諸樂音聲奏衆妙音益十五四十八願永絶三塗益十六真金色身益十七形無醜陋益十八具足五通益十九常住定聚益二十無諸不善益二十一壽命長遠益二十二衣食自然益二十三唯受衆樂益二十四三十二相益二十五無實女人益二十六無有小乘益二十七離於八難益二十八得三法忍益二十九身有常光益三十得那羅延身益如上略述法利無邊聖境非虛真談匪謬何乃愛河浪底沉溺無憂火宅焰中焚燒不懼

忠三 十八

客織癡網淺智之刃莫能揮深種疑根汎信之力馬能拔遂即甘心伏意幸禍樂灾却非清淨之邦顧戀恐畏之世燋蛾爛蠒自處絲殃籠鳥罾魚翻稱快樂故知佛力不如業力邪因難趣正因且未脫業身終縈三障既不受蓮華化質應須胎藏稟形若受肉身全身是苦既沉三界寧免輪迴今於八苦之中略標生死二苦一生苦者攬精血爲體處生熟藏中四十二變而成紛質上壓穢食下蒸臭坑飲冷若氷河吞熱如爐炭宛轉迷悶不可具言及至生時衆苦無量觸手墮地如活剝牛皮逼窄艱難似生脫龜殼衒究抱恨擬害毋身繞觸熱風苦緣頓忘嬰孩癡騃水火橫亡脫得成人有營身種業田既熟愛水頻滋無明發生苦芽增長膠粘七識籠罩九居如旋火輪循環莫已二死苦者風刀解身火大燒體聲虛內顫鼻浮寃驚極苦併生惡業頓現千愁欝悒萬怖憧惶乃至命謝氣終穿然孤逝幽途黯黯冥路茫茫與昔寃讐皎然相對號天扣地求脫無門隨業淺深而歷諸趣

忠二 十九

或倒生地獄或陰受鬼形忍饑渴而長劫號咷受罪苦而遍身燋爛未脫二十五有善惡之業靡亡追身受報未曾遺失生死海潤業道難窮蘟開尚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况具縛生死底下凡夫寧不被生苦所覊死魔所繫故目連所問經云佛告目連譬如萬川長注有浮草木前不顧後後不顧前都會大海世間亦爾雖有豪貴富樂自在悉不得免生老病死祇由不信佛經後世爲人更甚困劇不能得生千佛國土是故我說無量壽佛國易往易取而人不能修行往生反事九十六種邪道我說是人名無眼人名無耳人大集月藏經云我末法時中億億衆生起行修道未有一得者當今末法現是五濁惡世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當知自行難圓他力易就如劣士附輪王之勢飛遊四天凡質假仙藥之功昇騰三島實爲易行之道疾得相應慈旨叮嚀須銘肌骨問龐居士云事上說佛國去此十萬里大海渺無邊動即黑風起往者雖千萬達者無一二忽遇本來人不在因緣裏如何通會而證往生答若提宗考本尚不說有佛有土豈言達之不達乎所以天真自具不涉因緣匪動絲毫常冥真體若約事論故非一等九品往生上下俱達或遊化國見佛應身或生報土覩佛真體或一夕而便

登上地或經劫而方證小乘或利根鈍根或
定意散意或悟遲速根機不同或華開早晚
時根有異今古具載凡聖俱生行相昭然明
證自驗故釋迦世尊親記文殊當生阿彌陁
佛土位登初地大集經彌勒菩薩問佛未知

史二　二十

此界有幾許不退菩薩得生彼國佛言此娑
婆世界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皆當往生智
者大師一生修西方業所行福智二嚴悉皆
迴向臨終令門人唱起十六觀名乃合掌讚
云四十八願莊嚴淨土香臺寶樹易到無人
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乃往生况戒定慧
薰修行道力終不唐捐佛梵音聲終不誑人
稱讚淨土經云十方恒河沙諸佛出廣長舌
相徧覆大千證得往生豈虛構哉問維摩經
云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
何等為八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衆生
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衆生謙
下無閡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
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已
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已過不訟彼短

恒以一心求諸功德如何劣行微善而得往
生荅理須具足此屬大根八法無瑕成就上
品如其中下但具一法決志無移亦得下品
問觀經明十六觀門皆是攝心修定觀佛相
好諦了圓明方階淨域如何散心而能化往

史二　二十一

荅九品經文自有昇降上下該攝不出二心
一定心如修定習觀上品往生二專心但念
名號衆善資薰迴向發願得成末品仍須一
生歸命盡報精修坐卧之間常面西向當行
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
異念如就刑戮若在狴牢怨賊所追水火所
逼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
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志誠必不虛棄如
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
數數間斷之意恃此懈怠臨終望往但為業
障所遮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
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
不虛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故也如要臨
終十念成就但預辦津梁合集功德迴向此
時念念不虧卻無慮矣夫善惡二輪苦樂二

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
攝若一念心瞋恚邪淫即地獄業慳貪不實
即餓鬼業愚癡暗蔽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即
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業精修十善即天業
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
度齊修即菩薩業真慈平等即佛業若心淨
即香臺寶樹淨刹化生心垢則丘陵坑坎穢
土稟質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
離自心源更無別體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
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又經云心垢即
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華嚴經云譬如心王
寶隨心見衆色衆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刹大
集經云欲淨汝界但淨汝心故知一切歸心
萬法由我欲得淨果但行淨因如水性趣下
火性騰上勢數如是何足疑焉

史二　二十二

萬善同歸集卷第二

萬善同歸集卷第三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　延壽　述

夫性起菩提真如萬行終日作而無作雖無行而徧行若云有作即同魔事或執無行還歸斷滅故知自心之外無法建立十身具足四土圓收雖摠包含不壞內外皆稱法界豈隔有無空中具方便之慧不著於有有中運殊勝之行不墮於無是以即理之事行成無閡即事之理行順真如相用無虧體性斯在夫化他妙行不出十度四攝之門利已真修無先七覺八正之道攝四念歸於一實摠四勤不出一心嚴淨五根成就五力若論施則內外咸捨言戒則大小兼持修進則身心並行具忍則生法俱備般若則境智無二禪定則動寂皆平方便則普照塵勞發願則徧含法界具力則精通十力了智則種智圓成愛語則俯順機宜同事則能隨行業運慈則究親普救說法則利鈍齊收七覺則沉掉靡生八正則邪倒不起乃至備脩三堅之妙行具足七聖之法財秉持三聚之律門圓滿七淨之真要悟天行契自然之本理脩梵行斷塵習之根源現病行慈聲聞於化城示兒行引凡夫於天界歷五位菩提之道入三德涅槃之城練三業而成三輪離三受而圓三念因從三觀熏發果具五眼圓明方能遊戲神通出入百千三昧淨佛國土履踐無閡道場然後普應諸方現十身之妙相徧照法界然四智之明燈感應道交任他根量不動本際跡應方圓凡有見聞皆能獲益云云自彼於我何為斯皆積善之所熏成此無緣之大化還源觀云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肇師云統萬行則以權智為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為根濟衆惑則以慈悲為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為言此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室包乾象手接大千皆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難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問身為道本縛是脫因何得然指燒身背道修道高僧傳內小乘律中貶斥分明奚為聖典咨亡身沒命為法酬恩冥契大乘深諧正教大乘梵網經云若佛子應行好心先學大乘威儀經律廣開解義味見後新學菩薩有從百里千里来求大乘經律應如法為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乃至餓虎狼師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為說正法使心開意解若不如是犯輕垢罪大乘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脩三摩地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為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為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所以小乘執相制而不開大教圓通本無定法菩薩善戒經云聲聞戒急菩薩戒緩聲聞戒塞菩薩戒開又經云聲聞持戒是菩薩破戒此之謂也若依了義經諸佛悅可執隨宜說衆聖悲嗟秖可歎大褒圓自他兼利豈容執權滯小本跡雙迷

問五熱炙身投崖赴火九十六種千聖同訶幸有正科何投邪轍荅智論云佛法有二種道一畢竟空道二分別好惡道若畢竟空道者凡夫如即漏盡解脫如如來語即提婆達多語無二無別一道一源是以地獄起妙覺之心佛果現涅槃之界若招邪趣正邪正俱非離惡著善善惡咸失若分別好惡道者愚智不等真俗條然玉石須分金鍮可辨自約脩行門內昇降位中自有內外宗徒邪正因果善須甄別不可雷同且教申毀讚之文的有抑揚之旨執即成滯了無不通四悉對治縱奪料簡若云總是涅槃成正真之道諸佛錯訶若該俱非藥王恒顛倒之懲諸佛錯讚是以與邪則成無益之行廢正則斷方便之門須曉開遮寧無去取且內有外人遺身各有二意內教二者一明自他性空無法我二執不見所供之境亦無能燒之心二惟供三實深報四恩以助無上菩提不希人天果報外道二者一身見不亡轉增我慢迷無作之智眼起有得之能心二惟貪現在名聞秖規後世福利或願作剎利之主或求生廣果之天所以台教釋藥王焚身品云境智不二能所斯亡以不二觀觀不二境成不二行曾不二空作是觀時若為法界見聞者益故曰乘乘所以投岩無招外行之論赴火不為內衆之譏良由內有理觀外曉期心故勝熱息善財之疑屋乾生嚴熾之解篤論其道行方有尅心正行正智邪事邪行不可廢智不可忘後學之徒無失法利文殊問經云菩薩捨身非是無記惟得福德是煩惱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浣濯垢滅衣在若得圓旨明斷皎然請鑒斯文以為龜鏡問住相布施果結無常增有為之心背無為之道爭如理觀福等虛空故經云佛言非我而能順理何堅執事緣塵而不觀心達道乎荅若約觀心寓目皆是既云達道舉足寧非菩薩萬行齊興四攝廣被不可執空害有守一疑諸華嚴經云受一非餘魔所攝持是以捨邊趣中還成邪見不可據宗據令認妙認玄識相旋為陰界造作應須隨機遮照任智卷舒於空有二門不出不在真俗二諦非即非離動止何乖圓融無閡大凡諸佛菩薩修進之門有正有助有實有權理事齊修乘戒兼急悲智雙運內外相資若定立一宗是魔王之種或亡泯一切成巳見之愚故大集經云有二行緣空直入名為慧行帶事兼脩是行行菩提論有二道一方便道知諸善法二智慧道不得諸法又經云二如因中如如而無染果中如如而無垢又二心自性清淨心本有之義離垢清淨心究竟之義起信論立二相一同相平等性義二異相幻差別義台教有二善達能所空名止善方便勸修名行善問祖佛法要惟立一乘或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或云一切無閡人一道出生死如何廣陳差別立二法門惑亂正宗起諸邪見荅諸佛法門雖成一種約用分二其體常同如一心法立真如生滅二門則是二諦一乘之道今古恒然無有增減是以總別互顯本末相資非總無以出別非別無以成總非本無以垂末非末無以顯本故知隻翼難冲孤輪匪運

惟真不立單妄不成約體則差而無差就用
則不別而別一二無閡方入不二之門空有
不乖始蹈真空之境開事則分位差别理惟
一味湛然性相不同云何無閡荅能依之事
從理而成所依之理隨事而現如千波不閡
一濕猶衆器匪隔一金體用相收卷舒一際
若約圓旨不惟理事相即要理理相即亦得
事事相即亦得理事不即亦得故稱隨緣自
在無閡法門又且諸佛化門檀施一法為十
度之首乃萬行之先入道之初因攝生之要
軌大論云檀為寶藏常隨逐人檀為破苦能
與人樂檀為善御開示天道檀為善府攝諸
善人檀為安隱臨命終時心不怖畏檀為慈
相能濟一切檀為集樂能破苦賊檀為大將
能伏慳敵檀為淨道賢聖所由檀為積善福
史三　六
德之門檀能全獲福樂之果檀為涅槃之初
緣入善人衆中之要法稱譽讚歎之淵府處
衆無難之功德心不悔恨之窟宅善法道行
之根本種種歡樂之林藪富貴安隱之福田
得道涅槃之津濟六行集云若凡夫施時起
慢心成罪行起敬心成福行若二乘施時惟
觀塵動轉小菩薩施時念色體空大菩薩施
時知心妄見若佛謂證惟心離念常淨是知
一布施門六行成别豈可雷同一時該下亦
有內施外施理檀事檀體用更資本末互顯
攄理沈斷執事堕常理事融通方超二患且
諸佛聖旨校量施中理檀為先內施偏重故
法華經云佛言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
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
諸珎寶物而供養者智論云若人捨身勝過
閻浮提滿中珎寶則知利口輕言易述全身
重寶難傾保命情深好生意切直得三輪體
寂猶為通教所收況乃取捨情生豈得成其
淨施且圓教施門徧含法界乃何事而不備
史三　七
何理而不圓菩薩照理而不却事鑒事而不
捐理弘之在人曷滯於法若離理有事事成
定性之愚若離事有理理成斷滅之執若著
事而迷理則報在輪迴若體理而得事則果
成究竟故法華經云又見菩薩頭目身體欣
樂施與求佛智慧若捨身是邪何成佛慧故
知毫善趣果弘深以此度門標因匪棄如釋
迦佛捨身命時度度皆證法門或得柔順忍
或入無生法忍等大凡菩薩所作皆了無我
無性涉事見理遇境知空不同凡夫造其罪
福不解因果善惡無性是為迷事取性常繫
三有問經云以三恒河沙身命布施不如受
持四句偈故知般若功深施門力劣何得違
宗越理枉力勞神可謂期悟遭迷求昇反墜
矣荅得理則萬行方成知宗乃千途不滯不
可去彼取此執是排非須履無閡之門善入
徧行之道是以過去諸佛本師釋迦從無量
劫来捨無數身命或為求法則出髓而剜身
或為行慈則施鷹而飼虎般若論云如来無
量劫来捨身命財為攝持正法正法無有邊
際即無窮之因得無窮之果果即三身也乃
至西天此土菩薩高僧自古及今遺身不少
皆遵釋迦之正典盡效藥王之遺風高僧傳
譪法師入南山自剜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
樹捧心而卒書偈於石云願捨此身已早令

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為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来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又僧崖菩薩燒身云代一切衆生苦先燒其手衆人問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荅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又告衆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天台宗滿禪師一生講誦蓮經感神人現身正定經呪文字後焚身供養法華經又智者門人淨辯禪師於懺堂前焚身供養普賢菩薩雙林傳大士欲焚身救衆生苦門人等前後四十八人代師焚身請師住世教化有情傳記廣明不能備引若云諸聖境界示現施為則聖有誑凡之僣凡無卧聖之分教網虛設方便則空本為接後追前令凡實證設是示現權施亦令後人倣傚不可將邪倒之法賺人施行大聖真慈終不虛誑是以八萬法門無非解脫一念

徹善皆趣真如自有初心後心生忍法忍未必將高斥下以下凌高善須知時自量根力不可評他美惡強立是非言是禍胎自招来業且如得忍菩薩雖證生法二空為利他故破慳貪垢尚乃燒臂焚身如藥王菩薩僧崖之類若未具忍者雖知以智慧火焚煩惱薪了達二空不生身見其或現行障重未得相應起勇猛心運真實行酬恩供佛代苦行慈欲成助道之門不起希求之想若不欺誑事不唐捐脫或智眼未明猶生我執但求因果志不堅牢疑倣先宗不在此限夫衆生根機不同所尚各異故經云佛言若衆生以虛妄而得度者我亦妄語是知事出千巧理歸一源皆是大慈善權方便或因捨身命而頓入法忍或一心禪定而豁悟無生或了本清淨而證實相門或作不淨觀而登遠離道或住七寶房舍而階聖果或處塚間樹下而趣涅槃是以塵沙度門入皆解脫無邊教網了即歸真大聖垂言終不虛設譬如涉遠以到為期不取途中強論難易故知醫不專散天不

長晴應須丸散調停陰陽兼濟遂得衆疾同愈萬物齊榮皆是權施實無定法隨其樂欲逗其便宜惟取證道為心不揀入門麁細若於圓教四門生著猶為藏教初門所治故菩薩所行檀度之門如四因厠孔而得出似病服不淨而獲痊非觀無以拔三毒之病根非行無以超三界之有獄書云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為羅治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為國是以衆行俱備萬善齊脩一行歸源千門自正經明十二因緣是一法以四等觀者得四種菩提若惟取上上根人則中下絕分故弘半教有成滿之功至實所因化城之力豈可捨此取彼執實謗權頓棄機緣滅佛方便故云縱實分權權是實權開權顯實實是權實如迷權實二門則智不自在大論云衆生種種因緣得度不同有禪定得度者有持戒說法得度者有光明觸身得度者譬如城有多門入處各別至處不異所言般若功深者然般若孕聖弘賢含靈蘊妙標之則為宗為首為導為依融之則觸境該空無

非般若故經云色無邊故般若無邊肇論云三毒四倒皆悉清淨何獨尊淨於般若令何取捨而欲逃空避影乎且諸佛密意詮旨難裁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無有決定法故觕大菩提不知般若有破著之功教中偏讚却乃隨語生見是以依方故迷故般若能導萬行若無萬行般若何施偏嗽醬而飲醎失味致患專抱空而執斷喪智成德智論云帝釋意念若般若是究竟法者行人但行般若何用餘法佛答菩薩六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用無所得法和合故此即是般若波羅蜜若但行般若不行餘法則功德不具足不美不妙譬如愚人不識飯食種具閒醬是衆味主便純飲醬失味致患行者亦如是欲除著心故但行般若反墜邪見不能增進善法若與五波羅蜜和合則功德具足義味調適譬伽山頂經云菩薩速疾道有二一方便道者能為因緣二般若道者能至寂滅是以般若無方便溺無為之坑方便無般若陷幻化之網二輪不滯一道無礙權實雙行正宗方顯

住無所住佛事所以兼修得無所得智心所以恒寂問教秪令觀身無我了本無生既達性空何存身見而欲妄想仍須捨乎答理中非有事上非無從緣幻生雖無作者善惡無性業果宛然從無始際喪無數身但續俱生無利而死今捨父母遺體豈是已身若一念圓脩戒定慧等微妙善心方真已體今所捨者乃是緣生然於事中且為利益而死況正當無明煩惱三障二死所纏何乃說空誰當信受是以佛法貴在行持不取一期口辯如蟲食木偶得成文似鳥言空全無其旨煩惱不減我慢翻增是惡取邪空非善達正法須親見諦言行相應但縱妄語麁心豈察潛行密用古德云行取千尺萬尺說取一寸半寸又經云言雖說空行在其中實積經云佛言若不修行得菩提者音聲言說亦應證得無上菩提作如是言我當作佛我當作佛以此語故無邊衆生應成正覺故知行在言前道非心外又經云佛言學我法者惟證乃知是以剗惡不如微善多虛不如少實但能行者

不棄於小心縱空說者徒標於大意若未契真如之用順法性而行惟得上慢之心自招誣罔之咎是以仁王列五忍之位智者備六即之文行位分明豈可叨濫何不入平等觀起隨喜心積衆善之根成大慈之種經云然一指節爇一炷香尚滅積劫之愆瑕或散一花暫稱一佛畢至究竟之果位首楞嚴經云菩薩同事尚作奸偷屠販婬女寡婦靡所不為無生義云離相無住行人不住涅槃能普現色身在有為中能貴能賤能凡能聖行仁義之道悲濟十方盡未來際又云凡地修聖行果地習凡因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明知真是俗真俗是真俗執即塵勞通為佛事入法性三昧無一法可嫌證無過定門無一法可棄勝負既失取捨全乖不可障他菩提滅自善本又縱了非身深窮實相不滯心境決定無疑雖知一切有為猶如空中鳥跡尚須地地觀練對治習氣非無況堅執四倒之愚深陷八邪之網持此穢質廣作貪婬被幻網所籠為情色所醉汩沒生死沉淪苦

輪者歟所以大覺深差廣垂毀擿諸聖捨身之際無不先訶如以毒藥而換醍醐似將瓦器而易珍寶故寶積經云觀身有四十種過患或云貪欲之獄恒為煩惱之所縶纏臭穢之坑常被諸蟲之所唼食似行廁而五種不淨若漏囊而九孔常穿瞋恚毒虵起害心而傷殘慧命愚癡羅剎執我見而吞噉智身猶惡賊而舉世皆嬿類死狗而諸賢並棄不堅如芭蕉水沫無常似燄影電光雖灌啖而反作冤讎每將養而罔知恩報廣誚非一難可具言若不審此深愆遂乃廣興惡業迷斯為是而不進脩則智行兩虧理事俱失須先厭患苦切對治知非而欲火潛消了本而真源目現故法華經云猶如三界火宅所燒何由能辯佛之智慧閻身雖虛假衆患所纏然因此幻形能成道果經云不入煩惱大海不得無價寶珠若欲捨之恐成後悔吞夫生必滅有相皆空若於三寶中志誠歸向起一捨心猶勝世間虛生浪死則能以無常體得金剛體以不堅身易堅固身取捨二途須憑智照

問安心入道須順真空起行度生全歸世諦但了法性以辯正宗何乃斥實憑虛喪本逐末有為擾動造作紛紜汩亂真源昏濁心水答第一義中真亦不立平等法界無佛衆生俗諦門中不捨一法凡興有作佛事門收是以諸佛常依二諦說法若不得世諦不得第一義諦唯識論云撥無二諦是惡取空諸佛說不可治者金剛經云發阿耨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賢首國師云真空不壞緣起業果是故尊卑宛然金剛三昧論云真俗無二而不守一由無二故則是一心不守一故舉體為二華嚴經云譬如虛空於十方中若去來今求不可得然非無虛空菩薩如是觀一切法皆不可得然非無一切法如實無異不失所作普示修行菩薩諸行不捨大願調伏衆生轉正法輪不壞因果又云菩薩摩訶薩了達自身及以衆生本來寂滅不驚不怖而勤修福智無有厭足雖知一切法無有造作而亦不捨諸法自相雖於諸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瞻奉諸佛色身雖知不由他悟入於法而種種方便求一切智雖知諸佛國土皆如虛空而常樂莊嚴一切佛剎雖恒觀察無人無我而教化衆生無有疲厭雖於法界本來不動而以神通智力現衆變化雖已成就一切智智而脩菩薩行無有休息雖知諸法不可言說而轉淨法輪令衆生喜雖能示現諸佛神力而不厭捨菩薩之身雖現入於大涅槃而一切處示現受生能作如是權實雙行法是佛業是以若撥果排因即空見外道擾體絕用是趣寂聲聞又若立正宗何法非宗既論法性何物非性從迷破執則權立是非從悟辯同實無取捨今所論者不同凡夫所執事相又非三藏菩薩偏假離真及通教聲聞但空滅相若離空之有乃妄色之因若離有之空歸灰斷之果今則性即相之性故不閡繁興相即性之相故無虧湛寂境是不思議境空是第一義空舒卷同時即空而常有存泯不壞即有而常空故台教云如鏡有像瓦礫不現中具諸相但空即無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清涼國師云凡聖交徹即

凡心而見佛心理事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古德釋云禪宗失意之徒執理迷事云性本具足何假修求但要亡情即真佛自現學法之輩執事迷理何須孜孜修習理法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理事雙修以彰圓妙休心絕念名理行興功涉有名事行依本智者本覺智此是因智此虛明不昧名智成前理行亡情顯理求佛智者即無障閡解脫智此是果智約圓明決斷爲智成前事行以起行成果故此則體性同故所以依之相用異故所以求之但求相用不求體性前亡情理行即是除染緣起以顯體性興功事行即是發淨緣起以成相用無相宗云如上所說相用可然但依本智情亡則相用自顯以本具故何須特爾起於事行圓宗云性詮本具亡情之時但除染分相用自顯真體若無事行彼起淨分相用無因得生如金中雖有衆器除礦但能顯金若不施功造作無因得成其器豈金出礦已不造不作自然得成於器若亡情則不假事行佛令具修豈不虛勞學者是以八地

已能離念佛勸方令起於事行知由離念不了所以文云法性真常離心念二乘於此亦能得不以此故爲世尊但以甚深無閡智七勸皆是事行故是之果佛須性相具足因行必須事理雙修依本智如得金修理行如去礦修事行如造作求佛智如成器也慈愍三藏録云若言世尊說諸有爲定如空華無有一物名虛妄者虛妄無形非解脫因如何世尊勅諸弟子勤修六度萬行妙因當證菩提涅槃之果豈有智者讃乾闥婆城堅實高妙復勸諸人以兔角爲梯而可登陟乎由此理故雖是凡夫發菩提心行菩薩行雖然有漏修習是實是正有體虛妄非如龜毛空無一物說爲虛妄皆是依他緣生幻有不同無而妄計若如是解者常行於相相不能閡速得解脫迷情局執於教不通雖求離相恒被相拘無有解脫又云若三世佛行執爲妄想憑何修學而得解脫不依佛行別有所宗皆外道行古德云若一向拱手自取安隱不行仁義道即闕莊嚴多劫亦不成但實際不受一

塵佛事不捨一法還源觀云真該妄末行無不修妄徹真源相無不寂又云真如之性法爾隨緣萬法俱興法爾歸性祖師傳法偈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秖寧事理俱無閡當生即不生故知真不守性順寂而萬有興緣不失體任動而一空恒寂問思益經云入正位者不從一地至十地楞伽經云寂滅真如有何次第古德云寧可永劫沉淪終不求諸聖解脫又云任汝千聖現我有天真佛何乃揑目生華強分行位答若心冥性佛理括真源豈假他緣尚猶忘已若隨智區分於無次第中而立次第雖似昇降本位不動夫聖人大寶曰位若無行位則是天魔外道若約圓融門則順法界性本自清淨若約行布門則隨世諦相前後淺深今圓融不礙行布頓成諸行一地即一切地故若行布不礙圓融偏成諸行增進諸位功德故點空論位常居中道不有而有階降歷然有而不有泯然虛靜故般若經云須菩提問佛若諸法畢竟無所有云何說有一地乃至十地佛言以諸法畢竟

無所有故則有菩薩初地至十地若諸法有决定性者則無一地乃至十地是以三十七品菩薩履踐之門五十二位古佛修行之路從初念處一念圓修迄至十八不共練磨三業究竟清淨問真源自性本自圓成何籍修行廣興動作經云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名為戲論若起妄修行何當契本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為說真覺亦因真如內熏令此無明而有淨用復因諸佛言教力內外相資令此妄身自信已身有真如性能起種種方便修諸對治此能修行則是信有真如由未證真不名無漏妄念若淨真性自顯又雖修無性不閡真修從妄顯真因識成智猶如影像能表鏡明若無塵勞佛道不立古德云真妄二法同是一心妄攬真成無別

史三　十八

妄故真隨妄現無別真故又真外有妄理不徧故妄外有真事無依故又若執本淨是自性癡若假外修是他性癡若內外相資是共性癡若本末俱遣是無因癡長者論云若一槩皆平則無心修道應須策修以至無修方知萬法無修寶積經云若無正修者猶兎等亦合成佛以無正修故台教云行能成智行滿智圓智能顯理理窮智寂相須之道與廢不無因權顯實實立權亡約妄明真真成妄泯權妄既寂真實亦空非妄非權何真何實牛頭融大師云若言修生則造作非真若言本有則萬行虛設問一切凡夫常在於定何須數息入觀而無繩自縛乎荅若法性三昧何人不具若論究竟定門惟佛方備等覺菩薩尚乃不知散心凡夫豈容測度故文殊云譬如人學射從麄至細後乃所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三昧諦緣一境後入無心三昧始一切時中常與定俱所以不淨假觀數息妙門是入甘露之津出生死之徑故龍樹祖師云觀佛十力中二力最大因業力故入生死

史三　十九

因定力故出生死正法念經云救四天下人命不如一食頃端心正意是以在纏真如昏散皆具出纏真如定慧方明捴別條然前後無濫何專理是寧斥是非問菩薩大業以攝化為基何乃獨宿孤峯入深蘭若既違本願何成利人荅菩薩本為度他是以先修定慧空閑靜處禪觀易成少欲頭陁能入聖道法華經云又見菩薩勇猛精進入於深山思惟佛道問多聞廣讀習學記持徇義窮文何當見性荅若隨語生見齊文作解執詮忘旨逐教迷心指月不分即難見性若因言悟道藉教明宗諦入圓詮深探佛意即多聞而成寶藏積學以為智海從凡入聖皆因玄學之力居危獲安盡資妙智之功言為入道之階梯教是辯正之繩墨華嚴經云欲度衆生令住涅槃不離無障閡解脫智無障閡解脫智不離一切法如實覺一切法如實覺不離無行無生行慧光無行無生行慧光不離禪善巧决定觀察智禪善巧决定觀察智不離善巧多聞菩薩如是觀察了知已倍故正法勤求修習日夜惟願聞法喜法樂法依法隨法解法順法到法住法行法菩薩如是勤求佛法所有珍財皆無悋惜不見有物難得可重但於能說佛法之人生難遭想法華經云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聞強識乃可為說論云有

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暗中有目無
所見多聞無智慧亦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
有燈而無目多聞利智慧是所說應受無聞
無智慧是名人身牛故圓教二品方許兼讀
誦位居不退始聞法無厭聞有助觀之力學
史三　二十
成種智之功不可作牛羊之眼罔辨方隅處
愚癡之心不分菽麥乎問靈知不昧妙性常
圓何假參尋徧求知識荅一切衆生悟裏生
迷真中起妄秖為不覺須假發揚法華經云
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
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又云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所謂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華嚴經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
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又云不要三千
大千世界滿中珍寶惟願樂聞一句未聞佛
法又云雖知諸法不由他悟而常尊敬諸善
知識起信論云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
足乃得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
知不假方便能自燒人無有是處衆生亦爾
雖有正因熏習之力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

識等以之為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則無
是處法句經云如裹香之紙繫魚之索佛語
諸比丘夫物本淨皆由因緣以興罪福近賢
明則道義隆友愚暗則殃禍集譬如紙索近
香則香繫魚則臭漸染翫習各不自覺頌曰
史三　二十一
鄙夫染人如近臭物漸迷習非不覺成惡賢
夫染人如附香熏進智習善行成芳潔首楞
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
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
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
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
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
能成是知初心須親道友以辨邪正方契真
修或涉權門日劫相倍若得圓旨不枉功程
直至道場永無疑悔及生自悟之時惟證無
師自然之智決定不從人得問說法為人雖
成大業未齊極地恐損自行登地菩薩尚被
佛訶未證凡夫如何開演荅台教初品即是
凡夫若信入圓門亦可說法以凡夫心同佛
所知用所生眼齊如來見般若經中校量正

憶念自修行般若之福不如廣為人天巧說
譬喻令前人易解般若其福最勝經云其人
戒足雖羸劣善能說法利多人若有供養是
人者則為供養十方佛未曾有經云說法有
二大因緣一者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為
報施食恩故豈得不說又財施如燈但明小
室法施若日遠照天下大方廣捴持經云佛
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為
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衆有發
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當知皆
是佛之神力但見解不謬冥契佛心雖為他
人亦乃化功歸已既能助道又報佛恩儻不
涉名聞實一毫不棄至於傳持法寶講唱大
乘制論釋經著文解義拔不信之疑箭照愚
暗之智光建法垣墻續佛壽命或取經西土
史三　二十二
求法遐方或翻譯大乘潤文至教或廣行經
呪徧施受持開法施之門續傳燈之燄能將
甘露沃枯渴之心善使金錍抉癡盲之眼經
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牀座徧三千若不
傳法度衆生決定無能報恩者問何不一法

頓悟萬行自圓而迂迴漸徑勤勞小善乎禪宗一念不生一塵不現若爭馳餓水藐執空華以幻修幻終無得理荅諸佛了幻方能度幻衆生善薩明空是以從空建立涅槃經云佛言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如來在中以方便力無所染者何以故諸佛法爾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是以頓如種子已包漸似芽莖旋發又如見九層之臺則可頓見要須躡階而後得昇頓了心性即心是佛無性不具而須積功徧修萬行又如磨鏡一時徧磨明淨有漸萬行頓修悟則漸勝此名圓漸非是漸圓亦是無位中位無行中得是以徹果該因從微至著皆須慈善根力乃能自利利他故九層之臺成於始簣千里之程託於初步滔滔之水起於濫觴森森之樹生於毫末道不遺於小行暗弗拒於初明故一句染神歷劫不朽一善入心萬世匪忘涅槃經云佛說脩一善心破百種惡如少金剛能壞須彌亦如少火能燒一切如少毒藥能害衆生少善亦爾能破大惡日摩尼寶經云佛告迦葉善薩我觀衆生雖復數千巨億萬劫在欲愛中為罪所覆若聞佛經一反念善罪即消盡大智度論云如來成道時有十種微笑而觀世間有小因大果小緣大報如求佛道讚一偈一稱南無佛燒一捻香必得作佛何況聞知諸法實相不生不滅不不生不不滅而行因緣業亦不失以是故笑古德問云達磨不與梁帝說功德因緣而云無耶善薩捨國城建塔廟豈虛設乎荅大師此說不壞福德因果武帝不達有為功德而有限劑空無相福不可思量破他貪著如不貪著盡是無為善薩亦作輪王如是福報因果歷然可是無耶若達理者處之與法界同量無有竭盡若不達理即是有為輪迴之報不應貪著忠國師云諸佛善薩皆具福智二嚴豈是撥無因果但勿以理滯事以事妨理終日行而不乖於無行也生法師問云何彈指合掌無非佛因耶荅一切法皆無定性而所適隨緣若以貪為緣即適人天之報若迴向善提為緣即成佛果之報真如尚不守自性而況此微善乎

萬善同歸集卷第三

萬善同歸集卷第四

又云萬善理同無漏者夫萬善本有皆資理發理既無異善豈容二本如來藏性為萬善之因亦名正因親生萬善台教云如輕小善不成佛是滅世間佛種又云善機有二一感人天華報二感佛道果報若以佛眼圓照衆生萬善究竟得佛一大事出世之正意荊溪尊者云一毫之善本趣菩提如擲刀執炬得其要柄若以相心如把刃抱火法華經中明散心念佛小音讚歎指甲畫像聚沙成塔漸積功德皆成佛道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種少善根終不敗亡假使久遠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彼一善根必得涅槃如一滴水投大海中雖經久遠終不虧損是以大聖順機曲應大小不忘接後逗前半滿豈廢或讚小而引歸深極或訶半而恐滯初門黃葉寧金空拳豈實皆是抑揚之意權施誘度之恩而不得教旨者但執方便之言互相是非確定取捨或執小滯大違失本宗或撥大妨小而虧權慧又雖然宗大旨焉明徒云斥小小行空失運意則承虛託假出語則越分過頭斷正法輪謗大般若深懲極過莫越於斯歷劫何窮長淪無間淨名經云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豈可執權謗實害有賓無但大小雙弘空有俱運一心三觀即無過矣是以順法體則纖毫不立隨智用則大業恒興體不離用故寂而常照用不離體故照而常寂是以常體常用恒照恒寂若會旨歸宗則體用俱離何照何寂易乃據體而碍用執性而壞緣理事不融真俗成隔則同體之悲絕運無緣之慈靡成善惡既不同觀寃親何能普救過之甚矣失莫大焉又先德云夫善知識者雖明見佛性與佛同等若論其功未齊諸聖須從今日步步資熏又古德云薑子比丘還債雖不得理猶有行門今時多有學人二事俱失故知見性未諦但是隨語依通及撿時中正助皆喪是以先聖終不浪陷撫臆捫心豈可容易是以六即揀濫十地辨功若以即故何凡何聖若論六故凡聖天隔又若論其理初地即具足一切地若言其行後地則倍倍超前秖如纔登八地一念利生下地多劫不及問善惡同源是非一旨云何棄惡崇善而違法性乎答若以性善性惡凡聖不移諸佛不斷性惡能現地獄之身闡提不斷性善常具佛果之體若以修善修惡就是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別修一念善遠階覺地起一念惡長沒苦輪若以性從緣雖同而異若泯緣從性雖異而同故禪門秘要經云佛言善惡業緣本無有異雖復不異不共俱止華嚴經云如相與無相生死及涅槃分別各不同智無智如是故知教旨如鏡何所疑焉問若分修性則善惡二途乖平等之慈失偏行之德答自行須離約法即分化他等觀在人何別是以初心自利則損益兩陳究竟利他則善惡同化如夜行險道以惡人執燭豈可以人惡故而不隨其照菩薩得般若之光終不捨惡華嚴經云捨惡性人遠懈怠者輕慢亂意譏嫌惡慧是為魔業台教云惡是善資無惡亦無善法華經云惡鬼入其身罵詈

毀辱我我等念佛故皆當忍是事惡不來加不得用念用念由於惡加又威音王佛所著法之衆聞不輕言罵詈撾打由惡業故還值不輕不輕教化皆得不退又提婆達多是善知識書云善者是惡人之師惡者是善人之資故知惡能資善非能通正豈有一法而可捨乎問無緣不強化機熟自相應若愚惡不信之人如何誘度答捨愚從智平等理乖棄惡歸善同體悲廢衆生本妙不可度量忽遇因緣機發不定設未得度亦得度緣以此而推應須等化問若修衆善之門須興樂欲之念憎愛二苦能障寂滅菩提取捨兩情豈成無閡解脫答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二種愛一者善愛二者不善愛不善愛者惟愚求之善法愛者諸菩薩求華嚴經云廣大智所說欲為諸法本應起勝希望志求無上覺又云斷善法欲是菩薩魔事是以入道之初欲為道本至其極位法愛須忘階降宛然初後不濫問人法本空身心自離既無能作誰行衆善乎答涅槃經云雖本自空亦由菩薩修空

見空又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衆生五陰空無所有誰有受教修習道者佛言善男子一切衆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乃至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

忠四　四

破暗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如衆生食雖念念滅亦能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草木樹林善男子汝言念念滅云何增長者心不斷故名為增長問所行衆善福德竟何所歸若云自度還同二乘之心若云度他即立衆生之相答菩薩所作福德皆為成熟衆生空有圓融自他無滯觀世若幻豈違實相之門度生同空寧虧方便之道般若經云菩薩成就二法魔不能壞一者觀諸法空二者不捨一切衆生論釋云以日月因緣故萬法潤生但有月而無日則萬物濕壞但有日而無月則萬物燋爛日月和合故萬物成就菩薩亦如是有二道二者悲二者空佛說二事兼用雖觀一切空而不捨衆生雖憐愍衆

生不捨一切空觀一切法空空亦空故不著空是故不妨憐愍衆生雖憐愍衆生亦不著衆生亦不取衆生相但憐愍衆生引導入空故問經云佛不得佛道亦不度衆生若見衆生苦即是受苦者云何修習福德而度衆生

忠四　五

乎答約真即無隨俗即有論云佛答須菩提若一切衆生自知諸法自性空者菩薩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亦不於六道中拔出衆生何以故衆生自知諸法性空則無所度譬如無病則不須藥無暗則不須燈今衆生實不知自相空法故隨心取相生著以著故染染故隨於五欲隨五欲故為貪所覆貪因緣故乃至作生死業無復窮已是知因凡立聖凡聖皆空從惡得善善惡無性以無性故萬善常興以皆空故一真恒寂問衆生之界如二頭三手若實見度者何異撈水月而捉鏡像則鳥跡而植焦芽未審究竟以何為衆生而興濟度答夫衆生者即是自身日夜所起無量妄念之心大集經云汝日夜念念常起無量百千衆生淨度三昧經云一念受

一身善念生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乃至百年之中種後世身體骨皮毛徧大千刹土地間無空處若一念不生恬然反本故云度妄衆

生了念即空無有起處復云不見衆生可度亦云度盡一切衆生方成正覺即斯旨也華嚴經云身為正法藏心為無閡燈照了諸法空名曰度衆生既自行已立還說示人普令觀心還依此學是為真實之慈究竟之度矣

夫從凡入聖萬善之門先發善提心最為第一乃衆行之首履道之初終始該羅不可暫廢梵網經云若佛子常起大悲心乃至若見牛馬猪羊一切畜生應心念口言汝是畜生發善提心而菩薩入一切處山林川野皆使

一切衆生發善提心若菩薩不發教化衆生心者犯輕垢罪華嚴經云欲見十方一切佛欲施無盡功德藏欲滅衆生諸苦惱宜應速發善提心又云善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善提心者猶如良田能長衆生

白淨法故善提心者猶如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善提心者猶如淨水能洗一切煩惱垢故善提心者猶如大風普於世間無所閡故善提心者猶如盛火能燒一切諸見薪故問善提理本性自周圓何假發心故興妄念

答般若經云若菩薩知心性即是善提而能發起大善提心是名菩薩又上首菩薩云吾於無所求中而故求之又無所發善薩云知一切法皆無所發而發善提心然於所證真如如外無智能發妙智智外無如雙照雙遮

不存不泯不二而二理智似分二而不二能所俱寂次即歸命三寶無上福田起堅固心具不壞信離五怖畏成三善提最初之因緣攝一切善法大報恩經云如阿闍世王雖有逆罪應入阿鼻獄以誠心向佛故滅阿鼻罪

是謂三寶救護力也又如在山林曠野恐怖之處若念佛功德恐怖即滅是故歸憑三寶救護不虛古德云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謂三寶救護力也法句經云帝釋命終入驢母腹中

因歸命三寶驢韁解走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却復天身佛為說偈帝釋聞之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遵承滅之行得須陀洹道木槵子經云時有難國王名波金璃白佛言我國邊小頻歲賊寇五穀勇貴疾

病災行人民困苦我恒不安法藏深廣不得修行惟願垂矜賜我法要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者當穿木槵子一百八箇常以自隨志心無散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乃至能滿百萬徧者當斷百八結業獲無上

果王聞歡喜我當奉行佛告王言有莎升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修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問志公云苦哉哀哉怨枉棄却真佛造像香華供養求福不免六賊枷杖此意如

何以契今說答此是古人破凡夫不識自佛一向外求住相迷真分別他境不為助道但求福門似箭射空如人入暗果招生滅寧越心塵若達惟心所見一切皆是心之相分終不執為外來然不壞因緣理事無閡故神錯

和尚云緣衆生空不捨於大慈觀如來寂不失於敬養談實相不壞於假名論差別不破於平等又華嚴經八地菩薩親證無生法忍入無功用道了一切法如虛空性乃至涅槃心猶不現前方始見無量佛熾然供養又云若彼常於三寶中恭敬供養無疲厭則能超出四魔境速成無上佛菩提賢愚經云舍衛國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天雨七寶因字寶天後值佛出家得道佛言毘婆尸佛出現於世有一貧人雖懷喜心無供養具以一把白石擬珠用散衆僧今此寶天比丘是乃至受無量福衣食自然今遭我世得道果證又真覺大師云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華音聲讚唄燈燭臺觀山海泉林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提以知秪破凡夫心外所執或是貪利供養瞋心持戒憍慢作福勝他布施無殷重心非廣大意若如是行難招淨業不可錯會聖意斷自凡情起斷滅心滅善提種首楞嚴經云若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消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見勝無慧自救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疊華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實為顛倒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惧衆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但所作之時一切無著歡喜慶幸竭力盡誠迴向無上菩提普施法界含識則一毫之善皆是圓因終不墮落人天因果又福業弘深凡聖俱濟福是安樂之本智為解脫之門以此二輪不可暫失乃成佛之正轍實拔苦之深因恭惟無上寶王十方慈父作大福聚具功德身尚乃親對大衆起禮骨塔躬為弟子不棄穿針豈況下劣凡形薄福尠德闡提不信我慢貢高取作低心頓遺小善像法決疑經云佛言若復有人見他修福及施貧窮譏毀之言此邪命人求覓名利出家之人何用布施但修禪定智慧之業何用紛動無益之事作是念者是魔眷屬其人命終墮大地獄經歷受苦從地獄出墮餓鬼中於五百身墮在狗中從狗出已五百世中常生貧賤受種種苦何以故由於前世見他施時不隨喜故論云福德是菩薩摩訶薩根本能滿願一切聖人所共讚歎無智人所毀呰智人所行處無智人所遠離是福德因緣故作人王轉輪聖王天王阿羅漢辟支佛諸佛世尊大慈大悲十力四無所畏一切種智自在無閡皆從福德中生又云須菩提問以畢竟空中無有福與非福何故但以福德而得佛答以世諦中有福故得須菩提為衆生著無所有故問佛以不著有故答所謂精進修福尚不可得何況不修福德如受乞食道人至一聚落從一家至一家乞食不得見一餓狗飢卧以杖打之言汝畜生無智我種種因緣家家求食尚不得何況汝卧而望得耶至於寶炬酥燈續明供佛遂乃恒增智燄常耀身光因正果圓行成業就

故賊人偶挑殘餤天眼常明貧女因獻微燈
佛皆遙記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照耀映蔽
一切諸天光所有暗障靡不除普為衆生作
饒益此光覺悟一切衆令執燈明供養佛以
燈供養諸佛故得成世中無上燈然諸油燈
及蘇燈亦然種種諸明炬衆香妙藥上寶燭
以是供養獲此光普廣經云然燈供養照諸
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得互相見緣此福
德拔彼衆生悉得休息施燈功德經云佛告
舍利佛若人於塔廟施燈明已臨命終時得
見四種光明一者臨終見於日輪圓滿涌出
二者見淨月輪圓滿涌出三者見諸天衆一
處而坐四者見於如來正偏知坐菩提樹垂
得菩提自見己身尊重如來合十指掌恭敬
而住或散花供養嚴飾道場蓋作菩提之緣
史四 十一
因成佛之正行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乃至
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大恩惟經
云若不散花獻佛雖得往生而依報不具賢
愚經云舍衛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
首端正天雨衆華積滿舍內即字華天乃至

出家得阿羅漢阿難白佛華天何福而得如
是佛言過去有佛名毘婆尸有一貧人見僧
歡喜即於野澤採衆草華用散大衆爾時貧
人今華天比丘是散花之德九十一劫身體
端正意有所須如念而至經云若以一華散
虛空中供養十方佛乃至畢苦其福無盡論
云億耳阿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
劫人天中受樂餘福方得阿羅漢或燒香塗
香莊嚴佛事焚一捻而位期妙果塗故塔而
身出栴檀昔佛在世時有長者名栴檀香昔
曾以香泥塗故塔從是以來九十一劫身諸
毛孔出栴檀香從其口出優鉢華香或懸幡
塔廟寶蓋聖儀標心而雖為他緣獲福而惟
成自果故佛在世時有婆多迦過去曾作一
長幡懸毘婆尸佛塔上從是以來九十一劫
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蔭其上受福快樂後
出家得道又經云若人懸幡風吹一轉受一
輪王位乃至爛壞為塵一塵一小王位百緣
經云有一寶蓋長者過去曾持一摩尼寶珠
蓋毘婆尸佛舍利塔頭從是以來九十一劫

天上人中常有自然寶蓋覆其頂上乃至遇
佛出家皆成佛果或稱揚佛德讚歎大乘勝
報無邊殊因最大讚一偈有超劫成佛之功
頌一言獲舌相妙音之報觀佛三昧經云昔
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寶威德上
史四 十二
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禮拜佛像
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禮已諦觀說偈讚歎後
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王佛國大蓮華
中忽然化生從此以來恒得值佛得念佛三
昧佛為授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法華經云
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
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為已供
養十方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華
嚴經云又放光明名妙音此光開悟諸菩薩
能令三界所有聲聞者皆是如來音以大音
聲稱讚佛及施鈴鐸諸音樂普使世間聞佛
音是故得成此光明至於諷詠唱唄妙梵詞
揚昔婆提飈唄清響徹於淨居釋尊入定琴
詞震於石室園林樓觀入法界之法門音聲
語言成佛宗之佛事毘尼母經云佛告諸比

丘聽汝等唄唄者即言說之辭十誦律云為
諸天聞唄心喜或音樂舞妓螺鈸簫韶發歎
喜心種種供養法華經云若使人作樂擊鼓
吹角貝簫笛琴箜篌琵琶鐃銅鈸如是衆妙
音盡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謌唄誦佛德乃
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或勸請諸佛初轉法
輪不般涅槃悲濟含識智論問云菩薩法爾
六時勸請十方佛者若於自前面請諸佛則
可令十方無量佛亦不自見云何可請答如
慈心念衆生令得快樂衆生雖無所得念者
大得其福請佛說法亦復如是又雖衆生不
面請佛佛常見其心亦聞彼請或隨喜讚善
助他勝緣如觀買香傍染香氣雖不親作得
同善根論云有人作功德見者心隨喜讚言
善哉在無常世界中為癡冥所蔽能弘大心
建此福德菩薩但以隨喜心過於二乘人上
何況自行又菩薩晝夜六時常行三事一禮
十方佛懺三世罪二隨喜十方三世諸佛所
行功德三勸請諸佛初轉法輪及久住世間
行此三事功德無量轉近得佛若作諸善悉

皆迴向成就菩提免墜生滅如微聲入角遂
致遠聞似滴水投河即同演潤以少善而至
極果運微意而成大心以發大願者萬行之
因能長慈悲不斷佛種大事成辦所作尅終
成道利生皆因弘誓是以有行無願其行必
孤有願無行其願必虛行願相從自他兼利
華嚴經云不發大願魔所攝持樂處寂滅斷
除煩惱魔所攝持永斷生死魔所攝持捨菩
薩行魔所攝持不化衆生魔所攝持智論云
作福無願無所樹立願為導師能有所成譬
如銷金隨師所作金無定也菩薩亦爾脩淨
土願然後得之以是故知因願獲果又云若
能一發心言願我當作佛滅一切衆生苦雖
未斷煩惱未行難事以心口重故勝一切衆
生大莊嚴論云佛國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
就要須願力如牛雖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
所致淨佛國土由願引成以願力故福德增
長不失不壞常見佛故或造新修故立像圖
真興建伽藍莊嚴福地法華經云若人為佛
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衆相皆已成佛道或

以七寶成鍮鉐赤白銅白鑞及鉛錫鐵木及
與泥或以膠漆布嚴飾作佛像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
若使人皆已成佛道作佛形像經云優填王
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衆生
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言若當有人作
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稱計天上人中受諸
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若生人中常生帝
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乃至若作帝王王中
特尊或作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
子具足乃至若生天上作六欲天主若生梵
天作大梵王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菩薩
畢當成佛入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
福如是華首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
終不退轉無上菩提何等為四一者若見塔
廟毀壞當加修治若泥乃至一磚二者若於
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為作念佛善
福之緣三者若見比丘僧二部諍訟勤求方
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讀誦說
乃至一偈令使不絕為護法故敬養法師專

心護法不惜身命菩薩若成就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力身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修四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是故獼猴戲造石塔尚乃生天樵人悵唱佛聲猶云得度何況志誠寧無勝報或興崇寶塔鑄瀉洪鍾乃至太如毋指天界福生或復暫擊一聲幽途苦息無上依經云佛告阿難如帝釋天官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莊各八萬四千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衆僧若復有人如来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刹如針大露盤如棗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何以故如来無量功德故涅槃經云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造塔如毋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嚴不爲三灾所動也或書寫大藏啓發真詮或刻石銷金剥皮剌血令見聞隨喜十種傳通誓報四恩明遵慈勅是以佛智讃而不及天福報而無窮齊善流之功作如来之使法華經云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自書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多少不得其邊或興崇三寶廣扇慈風或墻壍釋門威力外護遂令正法久住佛道

史四 十六

常隆外感則雨順風調家寧國泰内報則道生垢滅果滿因圓能遵付囑之恩不失菩提之記或釋其拘繫放人出家或廣度僧尼紹隆佛種開出離之道施引接之門格量勝因群經具讃出家功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本緣經云以一日一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僧祇律云以一日一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六千六十歲三塗苦乃至醉中剃髮戲裏披衣一彈時間當期道果何況割慈捨愛具足正因成菩薩僧福何邊際或忘身爲法禁絶邪師建正法幢斷魔羂索朗慧日於無明暗室蔭慈雲於煩惱稠林使信邪者越三脫之門俾執見者裂八倒之網或成他大業助發菩提作增上之緣爲不請之友涅槃經云助人發菩提心者許破五戒故知損已爲他是大士之行或飯僧設供資備修行開大施之門建無遮之會是以滅一匙之飯七返生天施一團之麨覩登王位或造經房禪室或施華果園林供給所須助成道業昔文辨安禪道侶致天樂自

史四 十七

然日給誦經沙彌獲摠持第一大報恩經云若以飯食瓔珞施人除去瞋心以是因緣獲得二相一者金色二者常光乃至掃塔塗地給侍衆僧起恭敬心成慇重業發一念之微善成無邊之淨緣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有阿羅漢婆多竭梨觀因地曾洒掃定光佛古塔誅伐草木嚴淨已訖踊躍歡喜繞之八帀作禮而去命終之後生光音天盡其天壽乃至百返作轉輪聖王顔容端正見者歡喜欲行之時道路自淨九十劫中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佛捨豪出家得阿羅漢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毫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淨心供養衆生掃如来塔命終生意樂天身無骨肉亦無汙垢

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付法傳云有一比丘毱多觀其無福不能得道令教化供僧便證阿羅漢果又有羅漢名祇夜多具三明六通觀見前生曾作狗身未曾暫得一飽常忍飢渴遂每躬自執爨供給衆僧大報恩經云思惟諸法甚深之義樂修善法供養父母和尚師長有德之人若行道路佛塔僧房除去磚石荊棘不淨以是因緣得三十二相中一一毛右旋相乃至看病浴僧義井圊廁扶危拯急濟用備時皆大菩薩之心成不思議之行利他既重得果偏深或永受堅固不壞之形或常得清淨相好之體或往生佛國甘露之界或頓獲輕安自在之身皆三十二相之殊因八十種好之妙果大方便佛報恩經云三業清淨瞻病施樂破除憍

史四　十八

慢飲食知足以是因緣得三十二相中平立相福田經云佛告大帝我昔於波羅奈國安設圊廁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累劫行道穢染不汙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百緣經云孫陀利比丘過去作長者因

備辦香水澡浴衆生復以珍寶投之水中令所生之時舍內自然有一涌泉香水冷美有諸珍寶充滿其中端正殊妙後出家得道賢愚經云昔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請一五戒優婆塞用作導師海神取水一掬而問之曰掬中水多海水多耶賢者荅曰掬中水多海水雖多劫欲盡時必有枯竭若復有人能以一掬水供養三寶或奉父母或匃貧窮給與禽獸此之功德歷劫不盡以此言之知海水少掬水多海神歡喜即以珎寶用贈賢者以知一切萬物惟應濟急利時如若不用雖多無益經云若種樹園林造井廁橋梁是人所為福晝夜常增長高僧傳云道安法師感聖僧語曰汝行觧過人秖緣少福能浴衆僧所願必果或平治坑塹開通道路或造立船筏

史四　十九

興置橋梁或於要道建造亭臺或在路傍栽植華果濟往來之疲乏備人畜之所行六度門中深發弘揚之志八福田內普運慈濟之心一念善因能招二報一者華報受人天之快樂二者果報證祖佛之真源或施食給漿

病緣湯藥住處衣服一切所須安樂有情是諸佛之家業撫綏沉溺乃大士之常儀遂使施一訶棃受九十劫之福樂分一口食得千倍之資持經云施食得五種利益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力四者施安五者施辯智度論云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安隱此光能照疾病者令除一切諸苦痛悉得正定三昧樂施以良藥救衆患妙寶延命香塗體蘇油乳蜜充飲食以是得成此光明或施無畏善和諍訟哀愍孤露救拔艱危福受梵天行齊大覺因強果勝德厚報深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無畏此光照觸恐怖者非人所持諸毒害一切皆令疾除滅能於衆生施無畏遇有惱害皆勸止拯濟危難孤窮者以是得成此光明又慈悲喜捨種種利益度貧代苦軫念垂哀乃施畜生一摶之食皆是佛業無緣慈因法句經云行慈有十一種利佛說偈言履行仁慈博愛濟衆有十一譽福常隨身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長在所得

利死昇梵天是為十一故經云一切聲聞緣
覺菩薩諸佛所有善根慈為根本毘沙論云
若修慈者火不能燒刀不能傷毒不能害水
不能漂他不能殺所以然者慈心定是不害
法故有大威勢諸天擁護害不能害像法決
史四 二十
疑經云佛言若人於阿僧祇劫以身供養十
方諸佛并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與
畜生一口之食其施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
邊丈夫論云悲心施一人功德如大地為已
施一切得報如芥子救一厄難人勝如一切
施衆生雖有光不如一月明華嚴經云菩薩
乃至施與畜生之食一摶一粒成作是願當
令此等捨畜生道利益安樂究竟解脫永度
苦海永滅苦受永除苦蘊永斷苦覺苦聚苦
行苦因苦本及諸苦處願彼衆生皆得捨離
菩薩如是專心繫念一切衆生以彼善根而
為上首為其迴向一切種智大涅槃經云佛
過去惟修一慈經此劫世七返成壞不來生
此世界壞時生光音天世界成時生梵天中
作天梵王三十六反為天帝釋無量百千世

作轉輪聖王乃至成佛又師子現指醉象禮
足慈母遇子盲賊得明城變金璃石舉空界
釋女瘡合調達病痊皆是本師積劫熏修慈
善根力能令苦者見如是事今既承紹合履
玄蹤乃至放生贖命止殺興哀斷燒煮之殃
史四 二十一
釋籠罩之縶續壽量之海成慧命之因遂得
水陸全形息陷網吞鉤之苦飛沉任性脫焚
林竭澤之憂免使穴羅新胎巢無舊外脂消
鼎鑊肉碎刀砧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
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
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
我父母而殺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
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
常行放生乃至若不爾者犯輕垢罪故知有
情無情不可傷害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
薩作大國王於法自在普行教命令除殺業
閻浮提內城邑聚落一切屠殺皆令禁斷無
足二足多足種種生類普施無畏無欺奪心
廣修一切諸行仁慈莅物不行侵惱發妙寶
心安隱衆生於諸佛所立深志樂常自安住

三種淨戒亦令衆生皆如是住菩薩摩訶薩
令諸衆生住於五戒永斷殺業以此善根如
是迴向所謂願一切衆生發菩薩心具足智
慧永保壽命無有終盡乃至見衆生心懷殘
忍損諸人畜所有男形令身缺減受諸楚毒
見是事已起大慈悲而哀救之令閻浮提一
切人民皆捨此業涅槃經云一切惜身命無
不畏刀杖恕己以為喻勿殺勿行杖昔有禪
僧鄧隱峯未出家時曾射一猿子墮地而殍
須臾猿母亦墮而死因剖腹開見肝腸寸寸
而斷遂捨其射業因此出家是知人形獸質
受報千差愛結情根其類一等所以失林窮
虎乃委命於廬中鎩翮驚禽遂投身於案側
至於楊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
無情於金印命既無於大小罪豈隔於賢愚
史四 二十二
三業施為切宜兢慎慎傷慎殺尚吝餘殃故
作故為寧逃業逭或受一日戒或持八關齋
或不敢有情或永斷葷血不值三災之地能
昇六欲之天既為長壽之緣又積大慈之種
經云昔有迦羅越興設大檀請佛及僧時有

一人賣酪主人駐食勸令持齋聽經至冥乃歸婦語之言我朝來不食相待至今遂破夫齋半齋之福猶生天上七世人間常得自然衣食一日持齋得六十萬歲自然之粮又有五福一者少病二者身意安隱三者少婬四者少睡卧五者命終之後神得生天常識宿命或懷慚愧常生慶幸之心識分之恩恒起報酬之想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為二所謂慚愧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姉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緒顛倒混亂如畜生趣即說偈言世間若無有慚愧二法者違越清淨道向生老病死世間若成就慚愧二法者增長清淨道永閉生死門或代誅贖罪沒命救人或釋放狴牢赦宥刑罰或歸復還客招召逋民或停置關防放諸商稅或給濟貧病撫恤孤惸常以仁恕居懷恒將惠愛為念若覺若夢不忘慈心乃至蠕動蜎飛普皆覆護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獄囚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迫將之死地欲斷其命乃至自捨身命受諸苦毒如菩薩爾時語主者言我頓捨身以代彼命如此等苦可以與我如彼人隨意皆作設過彼苦阿僧祇倍我亦當受令其解脫我若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名為住菩薩心何以故我為救護一切衆生發一切智菩提心故正法念經云造一所寺不如救一人命墮藍本經校量衆福總不如慈心愍傷一切蠢動含識之類其福最勝或盡忠立孝濟國治家行謙讓之風履溫恭之道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田承事尊賢開生天之淨路賢愚經云佛語阿難出家在家慈心孝順供養父母計其功德殊勝難量所以者何我自憶念過去世時慈心孝順供養父母乃至身肉濟活父母危急之厄以是功德上為天帝下為聖王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由斯福或稱揚彼德開舉善之門或讚歎其名發薦賢之路成人之美助發勇心喜他之榮同興好事削嫉妬之萌刺息忿恨之毒風起四無量之心攝物同已成四安樂之行利益有情是以諸大菩薩皆思往世波騰苦海作諸不利益事捐功喪力惟長業芽今省前非頓行佛道深精進甲發金剛心衆善普行廣與法利入世間三昧現功巧神通和光同塵潛行密用滅無明火摧憍慢幢曲順機宜和顏誘誨愛語攝受慈眼顧瞻開諭愚盲安慰驚懸照世之日耀破暗之燈揭有獄之重關沃火宅之熾燄滿求者之願若如意之珠拔病者之根猶善見之藥乾欲海而成悲海碎苦輪而成智輪變貧窮濟作福德之津轉生死野合菩提之道諸佛法內靡所不為衆生界中無所不濟如地所載如橋所昇如風所持如水所潤如火所熟如春所生如空所容如雲所覆遂令聞名脫苦蹈影獲安觸光而身垢輕清憶念而心塵調伏皆是從微至著漸積善根行滿功圓成其大事何乃毀善業道開惡趣門成就魔緣斷滅佛種

萬善同歸集卷第四

萬善同歸集卷第五　　史五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　延壽　述

夫一念頓圓三德悉備未有一法能越心源
設脩萬行皆從真法界之所成或治習氣而
用佛知見之所斷所為無成之成何妨妙行
不斷之斷豈閡圓修極惡違境尚為助發知

史五　一

識美德嘉善寧非進趣道乎問何不直明本
際則本立而道生若廣述行門恐生迂滯荅
理為道本行為道跡因本垂跡無本跡何所
施因跡顯本無跡本奚獨立故云本跡雖殊
不思議一也是知先明其宗方能進道若一
向逐末實有所妨經云非不了真如而能成
其行猶如幻事等侶有而非真且圓根頓受
之人則遮照而無滯即遮而照故雙非即是
雙行即照而遮故雙行即是雙遣不壞本而
常末萬行紛然不壞末而常本一心恒寂問
法句經云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何故立
事與心而乖無作道乎荅即心無心事不妨
理作而無作性不閡緣故賢首國師云緣起
體寂起恒不起達體隨緣不起恒起大集經
云佛言精進有二種一始發精進二終成精
進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一切善法以終成
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性金光明經中雖
得佛果精進不休故於衆中起禮身骨況餘
凡下端拱成耶故十八不共法中精進無減
大論云菩薩知一切精進皆是虛妄而常成
就不退是名真實精進問一切法空悉宗無
相何陳衆善起有相之心耶荅以諸法畢竟
無所有故則有萬善施為若諸法有決定性
者則一切不立故般若經云若諸法不空即
無道無果法句經云善薩於畢竟空中熾然
建立金剛三昧經云若說法有一是相如毛
輪如焰水迷倒為諸虛妄故若見於法無是
法同虛空如盲無目倒說法如龜毛又經云
寧可謗有如須彌不可謗無如芥子論云諸

史五　二

法實相中決定相不可得故名無所得非無
有福德智慧增益善根又云邪見人破諸法
令空觀空人知諸法真空不破不壞譬如田
舍人初不識鹽見貴人以鹽著種種肉菜中
而食問言何以故爾語言此鹽能令諸物味
美故此人便念此鹽能令諸物美自味必多
便空抄鹽滿口食之醎苦傷口而問言汝何
以言鹽能作美貴人語言癡人此當籌量多
少和之令美云何純食鹽無智人聞空解脫
門不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為邪見斷諸善
根廬山遠大師釋涅槃經問云若無所得云
何作善佛荅明諸衆生現有佛性當必因果
如子在胎定生不久理須修善又問我今不
知所趣入處云何作善佛荅有如來藏可以
趣入宜修善業弘明集云或有惡趣於空以
生斷見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正法
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大士體空而
進德小人說空而退善良由反用正言以生
邪執矣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又善
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

史五　三

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
殊矣故經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三世因果
佛不誑欺十力勸誡聞當不疑而謂善惡都
空無損盈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
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為萬其等空

也則萬像皆一防斷常之生尤蕉空有而除疾非聖者必凶順遺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故中論云諸佛說空法為始於有故若復著於空諸佛所不化金剛三昧經云若離無取有破有取空此偽妄空而非真無今雖離有而不存空如是乃得諸法真無故肇論云若以有為有則以無為無有佛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見法實性矣何得以空害有以有害空乖一味之源成二見之垢乎並是依語失義遺智存情雖言破有未達有源強復執空因窮空旨今畧辨之以消邪滯夫有是不有之有非實有空是不空之空非斷空若決定為有非是幻有而生隔閡若歷豁為空即同太虛而無妙用所以從緣而有無性故空無性之空空不閡有從緣之有有不妨空有因空立成緣智而萬行沸騰空從空生起妙慧而一真虛寂豈同執但空而生斷見福海傾消據實有而起常心慢山高峙是以諸佛說空為空無明而成福業破偏計而了圓成愚人說空即生妄解而

謗佛意增空見而滅善因又斷滅空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第一義空有業有報不見作者問何不深入無生自然合道有為多過豈益初心荅因世慈而入真慈從生忍而具法忍學分初後位豈濫陳又生即無生豈越性
史五
四
空之地無為即為寧逃實相之源但取捨情亡即真俗理見故經云菩薩不盡有為不住無為肇法師云有為雖偽捨之則大業不成無為雖實住之則慧心不朗華嚴經云解如來身非如虛空一切功德無量妙法所圓滿故大集經云捨離大慈而觀無生是為魔業厭離有為功德是為魔業問無漏性德本自具足何假外修而斷內善荅自有修性二德內外二緣若性德本具如木中火不成事用須假修德如遇因緣方能顯現是以因修顯性以性成修若本無性修亦不成修性無二和合方備又內有本覺常熏聖種外仗善緣助開覺智有內闕外菩提不圓華嚴經云法如是故內因有本佛神力故外緣所加是以若修萬善則順法性以淨奪染性德方起凡

夫雖具以造惡違性本性不顯不成妙用問忘緣頓入教有明文今何所非而逐因緣法乎荅頓教一門亦是上根所受忘緣淨意真為如實修行今所談者為著法之人而生偏見一向毀事不了圓宗但析妄情豈除教道
史五
五
秖如見佛一法自有五等教人一小乘人見佛身即是父母生身從心外來有相好分齊意識所熏有所分別不知唯識義故見從外來二大乘初教見佛但是現化非有相好然其實體空無所有故云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三大乘終教見佛相好光明一一悉同真性身即非身非身即身理事無閡四頓教見佛無有始末之異何有現應之差亦無相好可立一切分別非真理故此離念之真名為見佛五一乘圓教見佛即此離念之真非但不生彼相之理而乃不閡萬像繁興具足依正該攝理事人法等圓明一事徧於十方一切世界無不同時影現猶如帝網又緣起一門若是頓教不說緣起即是事相令真理不現要由相盡乃是實

性若說緣起如以翳眼而見空華若是圓教法界起必一多互攝有力無力方得成立一多無閡攝入同時名入大緣起如是五門皆是入路尚不訶小恐廢權門何乃斥圓而防實德台教云如大乘師不弘小教則失佛方便秖如古德設有邊辟之言皆是為物遣執今時但效其言罔知其旨又全未入於頓門但妄生譏謗所失太過故今愍之故圓教華嚴經離世間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心為本心若清淨則能圓滿一切善根於佛菩提必得自在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意即成若欲除斷一切取緣住一向道我亦能得而我不斷為欲究竟佛菩提故亦不即證無上菩提何以故為滿本願盡一切世界行菩薩行化衆生故是為如金剛大乘誓願心是以驟緣遺性積雜染而為凡離緣求證沈偏空而成小緣性無閡即大菩提不離塵勞門能成無為種不溺實際海能隨有作波真俗鎔融有無不滯可謂履非道而達正道即世法而具佛法矣問萬善威儀聲聞劣行迂滯化壘跧伏草庵豈稱大心何成圓頓荅三乘初學不悉於法所以法華經云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又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脩學悉當成佛皆是中途取證起住著心是以諸佛所訶勸令起行且二乘之人皆登聖位超九地之煩惱斷三界之業身同坐解脫之牀已具神通之慧豈比博地具縛凡夫惟向依通全無修證故真覺大師云二乘何咎而欲不脩教中或毀或讚抑揚當時耳凡夫不了預畏被訶寧知見愛尚存去小乘而甚遠雖復言其脩道惑使之所不除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邪曲見生自意解背真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根緣非為宿習見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心綏邪說以誑愚人撥因果而排罪福順情則憮怡生喜逆意則怵惕懷瞋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儔菩薩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釁又縈大乘之所不脩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謗說之愆鏗然三途苦輪報之長劫書云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又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語又如經說凡夫有漏散心一稱南無佛乃至小低頭以此因緣尚成佛道何況二乘無漏聖心永斷後有身親證人空慧所習諸行而不登正位乎問有功之功皆歸敗壞無功之功至功常存何乃棄不遷之旨而述有作之行乎荅肇論云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經云三灾彌綸而行業湛然今信之矣故知一毫之善雖是有為若助菩提直至成佛而不隳壞任大劫火競起終不燒虛空縱生死浪無邊實不沉真善問諸法無體從緣幻生衆緣無依還從法起緣法無性必竟俱虛無主無人無生無滅如何廣論無常之事相復說虛妄之果報乎荅以真心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有雖似有即空乃體虛成事猶如樹影雖虛而有陰覆之義還同昏夢不實亦生憂喜之情雖無作者之能為不失因緣之果報故淨名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又教所

明空以不可得故無實性故不是斷滅之無
何起龜毛兔角之心作虵足鹽香之見問初
心入道言行相扶萬善資熏不無其理果地
究竟大事已終境智虚閑何須衆行乎荅果
得佛位畢竟無為若無邊行門入相成道皆
史五　八
是佛後普賢行收任運常然盡未來際維摩
經云雖得佛道轉于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
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華嚴經云了知法界
無有邊際一切諸法一相無相是則說名究
竟法界不捨菩薩道雖知法界無有邊際而
知一切種種異相起大悲心度諸衆生盡未
来際無有疲厭是則說名普賢菩薩問五度
如盲般若如導今則偏讚衆行廣明散善乎
荅今所論衆善者秖為成就般若故教中或
訶有為但是破其貪執如若取捨不生一切
無閡若未明般若以萬行為助緣法華經云
佛名聞十方廣饒益衆生一切具善根以助
無上心華嚴經云譬如一切法衆緣故生起
見佛亦復然必假衆善業若已明般若用衆
行為嚴飾法華經云其車高廣衆寶裝校乃

至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故云萬善同歸集鹹
般若外更無一法如衆川投滄海皆同一味
雜鳥近妙高更無異色或不謂般若但習有
為秖成生死之因豈得涅槃之果若布施無
般若惟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若持戒無般
史五　九
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犂中若忍辱無般若
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若精進無般若徒
興生滅功不趣真常海若禪定無般若但行
色界禪不入金剛定若萬善無般若空成有
漏因不契無為果故知般若是險惡徑中之
導師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楫煩
惱病中之良醫碎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
將照幽途之赫日驚昏識之迅雷抉愚盲之
金鎞沃渴愛之甘露截癡網之慧刃給貧乏
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虚設祖師云不識
玄旨徒勞念靜不可剎那忘照率爾相違乃
至成佛究竟位中定慧力莊嚴以此度含識
故佛云我於一夜中間常說般若問諸法寂
滅相不可以言宣何不直指其事而廣涉因
緣興諸問荅乎荅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若不

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
菩薩圓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為誰是故大慧
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廣演諸法
故知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離理無說離
說無理以真性普徧故不可說不異可說以
緣修無性故可說不異不可說若說四實性
及諸法自相皆不可說若依四悉檀及諸法
共相皆是可說是以諸佛常依二諦說法但
得圓旨說即無過若一向無言何由悟解令
尋言求理而之理圓但為言偏故云言說不
及不說無言又性雖離言不可說要以言說
方會不可說也若夫履踐道源紹諸佛種先
明般若以辨真心般若乃萬行之師千聖之
母真心是群生之本衆法之源若般若未通
真心由昧應須皈命一體三寶懺悔三世愆
史五　十
瑕以尸羅而檢過防非用禪定而除昏散亂
親近善友讚誦大乘萬善熏治多聞修習助
顯真性直至菩提障盡而妙定自明慧發而
真心豁淨既能自利復愍未聞廣作福因具
行諸度紹佛家業建大法幢注一味之法雨

蕩諸惑塵然無作之智燈照開迷闇是以功
德萬行初後並興於諸佛教中法爾如是故
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不作逼惱衆生物但
說利益世間事法華經云若人受持讀誦是
經爲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復能起塔及
造僧房供養讚歎聲聞衆僧亦以百千萬億
讚歎之法讚歎菩薩功德又爲他人種種因
緣隨宜解說此法華經復能清淨持戒與柔
和者而共同止忍辱無瞋志念堅固常貴坐
禪得諸深定精進勇猛攝諸善法利根智慧
善答問難乃至是人若坐若立若行處此中
便應起答一切天人皆應供養如佛之塔大
凡善法略有四種一自性善無貪癡瞋等三
善根二相應善善心起時心王心所一時俱
起三發起善發身語業表內心所思四第一

義善體性清淨又略有二種一理善即第一
義二事善即六度萬行今時多據理善若是
理善闡提亦具何不成佛是以須行事善莊
嚴顯理積大福德方成妙身如鑛藏金伏山
藏玉若石蘊火猶地生泉未遇因緣不成濟

用雖然本具有亦同無衆生三因亦復如是
凡曰有心正因悉具未得緣了法身不成了
因智慧莊嚴正解觀察緣因福德莊嚴妙行
資發三因具足十號昭然自利利他理窮於
此故法華經云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一
切衆所尊爲說實相印又薄德少福人不堪
受此法夫善根易失惡業難除涅槃經云譬
如畫石其文常在畫水速滅勢不久住瞋如
畫石諸善根本如彼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
伏故知善事易忘人身難得不可因循剎那
異世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
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猛風
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又菩薩
處胎經云盲龜浮木孔時時猶可值人一失
命根億劫復難是海水深廣大三百三十六
一針沒海底求之尚可得又云吾從無數劫
往來生死道捨身復受身不離胞胎法計我
所經歷記一不記餘純作白狗身積骨億須
彌以利針地種無不值我體何況雜色狗其
數不可量吾故攝其心不貪著放逸是以暫

得人身於十二時中不可須臾忘善剎那長
惡此便難逢豈容空過又無常迅速念念遷
移石火風燈逝波殘照露華電影不足爲喻
法句經云佛告梵志世有四事不可得久一
者有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
必別離四者強健必當死又經云非空非海

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如
上所明萬德衆善菩提資糧惟除二法能成
障閡一者不信二者瞋恚不信障未行善欲
行善瞋恚滅已行善現行善以不信故如同
敗種永斷善根瞋壞正宗增長邪見以瞋恚
故焚燒功德遮障菩提開惡趣門閉人天路
又不瞋從慈而起大信因智而成智刃纔揮
疑根頓斷慈雲既潤瞋火潛消是以因智度
苦海之津因信入菩提之戶因慈住大覺之
室因忍披如來之衣華嚴經云信爲道元功
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
能必到如來地信令諸根明淨利信力堅固
無能壞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
信爲功德不壞種信能生長菩提樹信能增

益最勝智信能示現一切佛大莊嚴法門經
云瞋恨者能滅百劫所作善業華嚴經云菩
薩起一瞋心能生百萬障門又經云劫功德
賊無過瞋恚又意地起瞋大道冤賊問凡脩
萬善皆助菩提云何有稽滯不成復云何速
十五
十三
得圓滿荅因放逸懈怠故無成因勇猛精進
故速辦譬喻經云有一比丘飽食入室閉戶
靜眠受身快樂却後七日其命將終佛愍傷
之告比丘言汝維衛佛時曾得出家不念經
戒飽食却眠命終魂神生蜈蚣蟲中積五萬
歲壽盡復為螺蜯之蟲樹中蠹蟲各五萬歲
此四品蟲生在冥中貪身愛念樂處幽隱為
家不喜光明一眠之時百歲乃覺纏綿罪網
不求出要今始罪畢得為沙門如何睡眠不
知厭足比丘聞已慙怖自責五蓋即除成阿
羅漢大寶積經云佛言譬如綵帛繫在頭上
火來燒綵帛無暇救火何以故究實理急此
上一一親明教旨豈敢造次輙有浪陳顧遵
懇苦之言不還究竟之說問慈悲萬善深知
佛業祖教或毀或讚所以生疑上雖廣明猶

懷餘惑未審佛指究竟所歸更希旨南永袪
積滯荅祖立言詮佛垂教跡但破徧計所執
不壞緣起法門徧計性者情有理無如繩上
生蛇杌中見鬼無而橫計脫體全空依他性
者即是因緣若隨淨緣即得成聖若隨染緣
即乃為凡是以從緣無性故號圓成法華經
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
故說一乘論云若見因緣法則名為見佛故
知無有一塵不合理事未有一法非是佛乘
背是不了萬法之初源一塵之自性遂生情
執滯相迷名妄分自他強生離合致令理事
水火競生各樓二邊不成一味自翳眼見明
珠有纇以執心觀萬善生瑕媱怨癡性邪見
非道尚為解脫之門尊崇三寶利他眾信豈
十六
十四
成障閡之事是以達之則瓦礫為金取之則
妙藥成毒故經云虛妄是實語除邪執故實
語成虛妄生語見故但除去取之情盡履玄
通之道見網既裂惟一真心塵翳若除無非
佛國故大般若經云佛言我以諸法無所執
故即名般若波羅蜜多我等住此無所執故

便能獲得真金色身常光一尋若欲無過但
理事融通行願相從悲智兼濟

萬善同歸集卷第五

萬善同歸集卷第六　史六

故華嚴經云偏修理則滯寂偏修智則無悲偏修悲則染習便增但發願則有為情起故菩薩以法融通不去不取圭峯禪師云師資傳授須識藥病承上方便皆須先開示本性方令依性修禪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破執方便須凡聖俱泯功業齊祛使心無所著方可修禪後學淺識便執此言為究竟道又以修習之門人多放逸故後廣說欣厭毀責貪瞋讚歎勤苦調身調息入道次第後人聞此又迷本覺之用便一向執相滯教違宗又學淺之人或秖知離垢清淨離障解脫故毀禪門即心是佛或秖知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故輕於教相持律坐禪調伏等行不知必須頓悟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漸脩令得圓滿清淨究竟解脫若身若心無所擁滯又云空宗但迷遮詮非凡非聖一切不可得等性宗有遮有表今時人皆謂遮言為深表言為淺故惟重非心非佛良由以遮非之辭為妙不欲親證自法體故如此也如上

所引祖教了然但以所非者破其執離性之相而生常見離相之性成其斷滅或有所讚者乃是了即相之性用不離體即性之相體不離用故知相是性之用性是相之體若欲讚性即是讚相若欲毀相秖是毀性云何妄起取捨之心而生異見若入一際法門則毀讚都息問如上問意秖據今時多取理通少從事習皆稱玄學離物超塵佛果尚鄙而不修片善豈宗而當作未審上古事總如然請更決疑免墜邪網答前賢往聖志大心淳究理而晷刻不忘潛行而神靈罔測時夕如臨深履薄尅證自然足救頭重實而不重虛貴行而不貴說涉有而不住有行空而不證空從小善而積殊功仗微因而成大果今時則劫濁時訛志微根鈍我慢垢重懈怠障深一行無成百非恒習乘戒俱喪理事雙亡墮無知坑坐黑暗獄不達即事即理之旨空念破執破病之言智者深嗟愚人倣傚既成途轍頓奪尤難是以廣引祖佛之深心備彰經論之大意希悛舊執庶改前非同躡先聖之遺

蹤共禀覺王之慈勑無虧本志免負四恩齊登解脫之門或闢離生之道成諸佛業滿大菩提塞邪徑而闢正途堅信根而拔疑刺備波羅蜜之智楫駕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賢之願海度法界之飄溺置涅槃之大城往返塵勞周旋五趣不休不息無始無終未來窮而不窮虛空盡而無盡仰惟佛眼證此微誠普為群靈敬述茲集問上上根人頓悟自心還假萬行助道熏脩不荅圭峯禪師有四句料簡一漸修頓悟如伐樹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二頓修漸悟如人學射頓者箭箭直注意在的漸者久久方中三漸修漸悟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四頓悟頓修如染一緉絲萬條頓色上四句多約證悟惟頓悟漸修此約解悟如日頓出霜露漸消華嚴經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然後登地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惟此頓悟漸修既合佛乘不違圓旨如頓悟頓修亦是多生漸修今生頓熟此在當人時中自驗若所言如所行所行如所言量窮法界之邊

心合虛空之理八風不動三受寂然種現雙消根隨俱盡若約自利則何假萬行勲修無病不應服藥若約利他亦不可廢若不自作爭勸他人故經云若自持戒勸他持戒若自坐禪勸他坐禪智論云如百歲翁翁舞為教授兒孫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如或現行未斷煩惱習氣又濃寓目生情觸塵成滯雖了無生之義其力未充不可執云我已悟了煩惱性空若起心修却為顛倒然則煩惱性雖空能令受業業果無性亦作苦因苦痛雖虛秖麼難忍如遭重病病亦全空何求醫人徧服藥餌故知言行相違虛實可驗但量根力不可自謾察念防非切宜仔細問老子亦演行門仲尼大興善誘云何徧讚佛教而稱獨美乎荅老子則絕聖棄智抱一守雌以清虛澹泊為生務善嫉惡為教報應在一生之內保守惟一身之命小並寰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義乖兼濟之道而無惠利也仲尼則行忠立孝闡德垂仁惟敷世善未能忘言神解故非大覺也是以仲尼荅季路曰生

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余焉能事此上二教並未逾俗柱猶局塵籠豈能洞法界之玄宗運無邊之妙行乎問佛行無上衆哲所尊儒道二教既盡欽風云何後代之中而有毀謗不信者何荅儒道仙宗皆是菩薩示助揚化同讚佛乘老子云吾師號佛覺一切民也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列子云商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非聖人也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任因時亦非丘所知太宰嚭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夫子動容有言曰丘聞西方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闞澤曰若招孔老二家比校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言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

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用闞澤為太子大傅起世界經云佛言我遣二聖者往震旦行化一者老子是迦葉菩薩二者孔子是儒童菩薩明知自古及今但有利益於人間者皆是寄化菩薩惟大士之所明非常情之所測遂使寡聞淺識起謗如煙並是不了本宗妄生愚執事老君者則飛符走印煉石燒金施醮祭之鯷鱣習神仙之誑誕入孔門者志乖淳朴意尚浮華騁鷃鵲之狂才擅蜘蛛之小巧此皆違背先德自失本宗斯人不謗焉顯其深下士不笑寧成其道是以佛法如海無所不包至理猶空何門不入衆哲冥會千聖交歸真俗齊行愚智一照開俗諦也則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紹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惟一字以為襃豈止五刑而作戒敷真諦也則是非雙泯能所俱空收萬像為一真會三乘歸圓極非二諦之所齊豈百家之所及問道無不在真性未移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此即一體三寶常現世間何用金檀刻像竹帛書經剃髮

出塵以為三寶答上根玄解何假相施中下鈍機須憑事發不現正相但染邪風秖如此士像教未來惟與外道同知真偽莫辨靈蹤伏自漢明夢現金身吳帝瑞彰舍利爾後國王長者方知歸敬之門哲士明人頓曉棲神之地是知迹能顯本相可通真因筌得魚理事無廢是以木母變色金像舒光道藉人弘物由情感能生淨種敬假像而開心不結信緣遇真儀而不見是以迷之則本末咸喪了之則真假俱通若驗斯文奚生取捨或廣興供養發大志誠意業功深修因力大是以貧女獻瀋澱而位登支佛童子進土麨而福受輪王問因緣義空自他無性涅槃生死一體無殊如何行慈廣垂攝化答雖人法本空彼我虛寂而衆生迷如夢所得都不覺知菩薩興悲而示真實大般若經云佛告善現應知有情雖自性空遠離衆相而有雜染清淨可得起信論云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不生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報而亦即念性不可得是以

史六　六

觀緣起而不住涅槃了性空而不住生死問西天九十六種外道各立修行之門勤苦兢兢非無善業云何報盡還入輪迴不得解脫答未達無生正理惟修生滅有因起貪著之心懷希望之意以苦捨苦從迷積迷匍匐昇沉輪迴莫已蒸砂之喻是可明之問非惟外道修善不得解脫依內教修亦有不得道者何耶答皆為有我故不得斷結凡作之時皆云我能作隨境所得住著因果若了二無我理證解一心不動塵勞當處解脫問正作之時云何了無我答所作之時從緣而起以有施為而無主宰所出音聲猶如風鐸隨機轉動惟似木人但依業力所為而無我性可得四大聚散生滅隨緣乃至六趣受身亦復如是實無有人而能來往華嚴經云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聲彼無我非我業性亦如是論云因緣故生天因緣故墮地獄若言是我非因緣者作惡何不生天乃墮地獄耶我豈樂彼地獄受苦耶我既作惡而不受樂者故知善惡感報惟是因緣非是我也而衆生於無

史六　七

我無作之中妄認我作強為其主不知是識所為決定無有作者外道皆稱執作悉有神我若無神我誰為所作智論破云心是識相故自能使身不待神也如火性能燒物不假人唯識論云諸所執實有我體為有思慮為無思慮有思慮應是無常非一切時有思慮故無思慮如虛空不能作業亦不受果故所執我理俱不成由此故知定無實我但有諸識無始時來前滅後生因果相續由妄熏習似我相現愚者於中妄執為我又無我者即是無住性即是體體是主質義凡有一法皆從衆緣所成實無本體以無體故空是以衆生於性空中執為實有內則為我所羈外則為塵所局所以修行不出心境及至得果不離所因昇降雖殊常繫諸有互為高下終始輪迴衆患所生我為其本問既萬法無體本來自空云何復有諸法建立答秖為空無體性而從緣生若有自體即不假緣生既不從緣生即萬法有其定體若立定相即成常過善惡不可改移因果遂成錯亂為惡應生天

為善應沉淵以無因故作善應無福作惡應無罪以無果故是以萬法無體無定但從緣現以緣生故無性諸法皆空以無住故緣生諸法建立故華嚴經明菩薩於無自性上建立一切佛事是以因空立有有無自名從有辨空空無自體問現見諸法發生云何無性荅即生無生所以無性若云有生為復自生為他生為共生為無因生若云自生譬如自身若非父母云何得生故云此身即父母之遺體以過去業為內因託父母體為外緣內外因緣和合而有即非自生或云他生者若無宿業自因終不託胎皆從自業而有譬如外具水土若無種子決定不生若共生者因假緣成何有自體之用緣從因起而無外助之能因緣各無和合豈有如一砂無油和衆砂而非有一盲不見聚群盲而豈覩若無因生者即石女生兒龜毛作拂有因尚無無因豈有又從有因而立無因有因既無無因亦絕但了自他兩句無生則四句皆破既無自他將誰作和合及以無因有四句自然寂

史六　八

是知無生之生幻相宛爾生之無生真性湛然故金剛三昧經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滅諸生滅義是義生非滅問既一切諸法無性無生云何衆生執著境緣而受實報荅祇為不了無性迷為實有所以受其實報如達其性空即不生貪著既不耽著任運施為不住其因終不受果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又云一切惟心造若心不起外境常虛了境性空其心自寂妄心既寂幻相何生心境俱冥自然合道華嚴經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又云世間一切法但以心為主隨解取衆相顛倒不如實問既受實報云何言一切空荅分明云衆生自妄認為實其性常空雖受苦樂厭愛情生人法俱空一無所得猶如夢見好惡欣慼盈懷及至覺來豁然無事覺來非有夢裏非無既習顛倒之因不無虛妄之果問妄心幻境為復本無從今日無荅心境本無問既是本無衆生云何不得解脫荅本來無縛云何稱解祇為不達本無妄生今有從無始際熏習

史六　七

之力不覺不知隨業而轉雖在業拘性常清淨問如何得究竟清淨荅此有二義一者了其本無得自性清淨二者淨其妄染得離垢清淨本性既淨妄念不生二障雙消三輪廓徹契本明源種現俱寂問佛道遐昌凡聖同稟何乃興替不定而有隳壞者乎荅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通而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若衆生福薄則佛事冰消若國土緣深則梵刹雲聳在人自生得喪非法而有盛衰故法華經云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問既讚衆善報應非虛云何有勤善求者全無尅證荅修善之人自有明顯二益法華玄義四句料簡一冥機冥應若過去善修三業現在未運心口藉往善力此名為冥機雖不見靈應而密為法身所益不見不聞非覺非知是名冥益應身應是顯應法身應是冥應二冥機顯益過去植善而冥機已成便得值佛聞法現前獲利是為顯益如初佛出世最初得度之人現在何曾修行諸佛照其宿機自往

史六　十

度之三顯機顯益現在身口精勤不懈而能
感降道場禮懺能感靈瑞四顯機冥益如人
雖一世勤苦現善濃積而不顯感冥有其利
若觧四意一切低頭舉手福不虛棄終日無
感終日無悔矣問或有一生修善現縈惡報
終日造惡目覩吉昌者何荅業通三世生熟
不定又通三報厚薄相傾西天第十九祖師
鳩摩羅多云前生修功德而致強半功有少
破壞故廻心修惡行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
福正受快活時心佀得安樂忽降諸衰惱其
家漸殘破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
修福而招斯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孫
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福德雖修已
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罪亦死生貧窮心不
敬信佛亦不重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
火六　十一
有資生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
是今作惡而招斯善報論云今我疾苦皆由
過去今生修福報在當來若見喜殺長壽好
施貧窮能信斯言不生邪見若不觧此憂悔
失理爲徒功喪計善惡無徵但修善之時一

心不退既不間斷福果長新秪慮中途自生
遮障識達賢士曉斯旨焉問惡能掩善則禍
起而福傾善能排惡則障消而道現何乃或
有從生積善反受其殃及蕭梁武帝歸憑三
寶一朝困斃全無靈祐者何舉世咸疑請消
餘滯荅前明業通三世事已昭然今重決疑
有其三義一者是諸佛菩薩示現施爲隨順
世間同其苦樂千變萬化誘引勞生或居安
而忽危示物極即反或處榮而須弊現盛必
有衰令耽榮者悟世無常使恃祿者知生有
限潛消貪垢巧洗情塵示正示邪或逆或順
斯乃密化之秘術非凡小之所知二者善惡
無定果報從緣業力難思勢不可遏故涅槃
經云業有三報一現報現作善惡現受苦樂
二生報今生作業來生受果三後報或今生
作業過百千生方受其報又經云有業現苦
有善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樂現樂有樂報
有業現有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
或宿殃尚在善緣便發又若善多惡少則先
受樂而後受苦則福盡禍生或善少惡多則

先受苦而後受樂則灾消慶集此皆並是後
報善惡業熟今生善力難排斷結證聖尚還
宿債如師子比丘一行禪師等豈況業繫凡
夫寧逃此患三者或善根深厚修進堅牢决
志無疑誓過金石則現受輕報能斷深僁故
火六　十二
經云今生作惡少爲善多則迴地獄重而現
世輕或作善少爲惡多則迴現世輕而地獄
重乃至純善修行之人現世暫時頭痛則滅
百千萬劫地獄之苦是以菩薩發願云願得
今生償不入惡道受苦作惡之人雖現安樂
果在阿鼻積劫燒然受苦無間又復修行力
至將出輪迴臨終之時雖受微苦無始惡業
一時還盡如唐三藏法師九世支那爲僧福
德智慧常稱第一大弘聖教廣演佛乘利濟
無邊殊功罕測及至遷化之時卧疾房中瞻
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共捧一
白蓮華至法師前云師從無始已來所有損
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殄應生
欣慶法師顧視合掌遂右脇而卧第子問云
和尚决定得生彌勒内院不報云得生言訖

氣息漸微奄然神逝若明如上三義方為知因識果之人或昧斯文終生疑謗問夫修善應純云何造惡既能造惡何用善乎若善惡齊行恐虛功力答若出家菩薩無諸障閡應純修善直至菩提如在家菩薩事業所拘未得純淨傍興善道以為對治夫業難頓移惡非全斷漸積功德以趣菩提若更積惡不修惡無有盡須行善業以奪惡因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繞塔為沙門作禮群臣共笑之王乃覺知問群臣曰有金在釜中湯沸以手取金可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以冷水投中可取得不臣白王言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繞塔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王作有善惡之行何故但有惡無善乎問在家菩薩亦許純修善不答若志苦心堅一向歸命如鹿在網若火燒頭惟求出離之門不顧人間之事自古及今亦多此等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大好道德常行繞塔百帀未竟邊國王來征伐欲奪其國傍臣大恐怖即白王言置斯旋塔以禳重寇王言聽使兵來我終不止心意如故繞塔未竟兵散罷去夫人有一心定意無所不消也是以河岳不靈惟人所感但能志到無往不從至於氷池躍鱗寒林抽筍故非神力之所為也問若廣修萬善皆奉慈門但稟真詮有妨世諦則處國廢其治國在家闕於成家雖稱利人未得全美答佛法衆善普潤無邊力濟存亡道含真俗於國有善則國霸於家有善則家肥所利弘多為益不少所以書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又云行善降之百祥為惡降之百殃宋典文帝以元嘉中問何侍中曰范泰謝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為指南如其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也侍中對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傳此風訓已遍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是以包羅法界徧滿虛空一善所行無往不利則是立身輔化匡國保家之要軌矣若以此立身無身不立以此匡國無國不匡近福人天遠階佛果問所修萬善以何為根本乎答一切理事以心為本約理者經云觀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以真如觀真實心為本約事者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此以心識觀緣慮心為本真實心為體緣慮心為用用即心生滅門體即心真如門約體用分二惟是一心即體之用用不離體即用之體不離用開合雖殊真性不動心能作佛心作衆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異則千差競起心平則法界坦然心凡則三毒縈纏心聖則六通自在心空則一道清淨心有則萬境縱橫如谷應聲語高而響大似鏡鑑像形曲而影邪以萬行由心一切在我內虛外終不實內細外終不麤善因終值善緣惡行難逃惡境蹈雲霞而飲甘露非他所授卧煙燄而噉膿血皆自所為非天之所生非地之所出秖在最初一念致此昇沉欲外安和但內寧靜

心虛境寂念起法生水濁波昏潭清月朗修
行之要靡出於斯可謂衆妙之門群靈之府
昇降之本禍福之源但正自心何疑別境經
云為善福隨履惡禍追響之應聲善惡如音
非天龍鬼神所授非先禰後裔所為造之者
惟心成者身口矣佛說偈曰心為法本心尊
心使中者念惡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車轢于
轍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如影隨形華嚴經云智首菩薩問
文殊師利云何得無過失身口意業乃至為
上為無上為等為無等等文殊師利荅言佛
子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
密嚴經云如地無分別庶物依以生藏識亦
如是衆境之依處如人以巳手還自摩捫身
亦如象以鼻取水自沾沐復以諸嬰兒以口
含其指如是自心內現境還自緣是心之境
界普徧於三有久修觀行者而能善通達內
外諸世間一切惟心現以此之言豈止萬善
之本乃至有情無情凡聖境界虛空萬像悉
為其本亦云無住為本本利道生斯之謂矣

問萬行之源以心為本助道門內何法為先
荅以其直實正直為先慈悲攝化為道以正
直故果無迂曲行順真如以慈悲故不墮小
乘功齊大覺以此二門自他兼利問前明先
知正宗徧行助道令萬行門中以消疑滯未
史六　十六
審以何為宗旨荅佛法本無定止但隨入處
明見心性權名為宗問以何方便而得悟入
荅有方便門應須自入問豈無指示荅見性
無方云何所指實非見聞覺知境界問既無
所指明見之時見何物荅見無物問無物如
何見荅無物即無見無見是真見有見即隨
塵問若然如是教中佛云何亦說見荅佛隨
世法即是不見見非同凡夫執為實見究竟
而論見性非為有無湛然常寂問畢竟如何
荅須親省察問前云心外無法云何稱有見
即隨塵荅一切色境皆是第八識親相分現
量所得實無外法眼見色時未生分別剎那
轉入明了意識分別形像作外量解遂執成
塵境問此境何識所現荅塵以識所現內識
變起似塵而現如鏡中見自面像非他影現

唯識論云內識轉似外境我法分別熏習力
故諸識生時變自我法此我法相雖在內識
而由分別似外境現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緣
此執為實我實法如幻夢者幻夢力故心侶
種種外境相現內識所變侶我似法雖有而
史六　十七
非實經云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
非有是故說惟心此由約事而論說為識變
若深達真如一切諸法本來不動即心自性
亦非待變問此塵與識從何而立荅謂由名
言熏習種子而得建立實無其體而似有義
相貌顯現如幻物等因名立法因法建名名
中無法法中無名無體互成有相俱寂問此
識既不立何識為宗荅諸識亦無畢竟所歸
約極權論惟一真性此亂識為遣境故立境
消識謝能所俱亡惟一真識即是實性三無
性論云先以亂識遣於外境次阿摩羅識遣
於亂識究竟惟一淨識問理事無閡萬事圓
修何教所宗何諦所攝荅法性融通隨緣自
在隨舉一法萬行圓收即華嚴所宗圓教所
攝若六度萬行成佛度生雖淨緣起皆是諦

所收若發明本宗深窮果海則理智俱亡言
心路絕問此集所陳有何名目荅若問假名
數乃恒沙今畧而言之揔名萬善同歸別開
十義一名理事無閡二名權實雙行三名二
諦並陳四名性相融即五名體用自在六名
空有相成七名正助兼修八名同異一際九
名修性不二十名因果無差問名因義立義
假名詮既立假名其義何述荅第一理事無
閡者理則無為事則有為終日為而未甞有
為終日不為而未甞無為為與無為非一非
異同法性源等虛空界若云是一仁王經說
諸菩薩有為功德無為功德皆悉成就若但
是一不應說有二種功德若云是異般若經
云不得離有為說無為不得離無為說有為
是以理事相即非斷非常起滅同時無閡雙
史六　十八
現第二權實雙行者實則真際權則化門從
真際而起化實外無權因事跡而得本權外
無實常冥一旨無閡雙行遮照同時理量齊
現第三二諦並陳者諸佛常依二諦說法何
以故俗是真詮了俗無性即是真諦故云若

不得俗諦不得第一義所以真不待立而常
現俗不待違而自空二諦雙存如同波水水
窮波末波水同時波徹水源動濕一際第四
性相融即者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
生所言法者即是真心從一真心具不變隨
緣二義不變是性隨緣是相性是相之體相
是性之用以不了根源則妄生諍論如今毀
相者是不識心之用毀性者是不識心之體
若能融通取捨俱息第五體用自在者體即
法性之理用乃智應之事舉體全用用即非
一舉用全體體即非異即體之用不閡用即
用之體不失體所以一味雙分自在無閡第
六空有相成者且夫一切萬法本無定相互
成互壞相攝相資空因有立緣生故性空有
假空成無性故緣起因義顯別隨見成差迷
史六　十九
之則萬狀不同悟之則三乘不異何者且如
有之一法小乘見是實色初教觀為幻有終
教則色空無閡以空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有
故頓教見一切色法無非真性圓教見是無
盡法界若如是融通即成真空妙有有能顯

萬德空能成一切第七正助兼修者正即是
主助即是伴因伴成主無助即正終不圓從
主得伴無正則助無由立是以主伴相成正
助兼備亦是止觀雙運隱顯互興內外更資
乘戒兼急第八同異一際者同則據理不變
異則約事隨緣所以不變故乃能隨緣隨緣
故所以不變秖為不異而成異事不同而立
同門若異則壞於異以失體故若同則不成
同以無用故所以同無同而異異無異而同
各執即落斷常雙融即成佛法故經云奇哉
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第九修性不
二者本有曰性非從觀成今顯曰修因智而
現由修顯本有之性因性發今日之修全性
成修全修成性修性無二因緣似分第十因
果無差者因從果起果滿則乃成因果逐因
生因圓則能立果事分前後理即同時相助
相酬業用無失問此集所申當何等機但何
等利荅自他兼利頓漸俱收自利者助道之
圓門脩行之玄鏡利他者滯真之皎日二見
之良醫頓行者不違性起之門能成法界之

行漸進者免慶方便之教終歸究竟之乘若
信之者則稟佛言若毀之者則謗佛意信毀
交報因果歷然略述敎海之一塵普施法界
之含識願弘正道用報佛恩頌曰

菩提無發而發　佛道無求而求　妙用無行而行
史六　二十
真智無作而作　興悲悟而同體　行慈深入無緣
無所捨而行檀　無所持而具戒　脩進了無所起
習忍達無所傷　般若悟境無生　禪定知心無住
鑒無身而具相　證無說而談詮　建立水月道場
莊嚴性空世界　羅列幻化供具　供養影響如來
懺悔罪性本空　勸請法身常住　迴向了無所得
隨喜福等真如　讃歎彼我虛玄　發願能所平等
禮拜影現法會　行道足躡真空　焚香妙達無生
誦經深通實相　散華顯諸無著　彈指以表去塵
施爲谷響度門　修習空華萬行　深入緣生性海
常遊如幻法門　誓斷無染塵勞　願生惟心淨土
履踐實際理地　出入無得觀門　降伏鏡像魔軍
大作夢中佛事　廣度如化含識　同證寂滅菩提

萬善同歸集卷第六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引徐呂取敏切忌道著　史七
歸德法雲洒掃比丘涂淮撰幷集解
竊以觀門深旨厥號溥融蕩分幽宗標乎法
界玄寂不動塵塵而淨國純真靈鑒隨緣念
念而佛心證覺毛端雖隘容多剎而彌寬心
史七　一
數既玄統羣集而靡異斯廼
曼殊示跡攝掇精微密老闡闢善施樞鑰門
有廣狹之祕妙畧方開鑰投深淺之能玄通
可運然則諸師章鈔已備奈宗教而互虧茍
非奪席高流孰能禪觀通會粵有夷門廣智
大師具無礙辯得總持門宗說兼通詞翰俱
美造通玄記隄備摘葉尋枝述妙伽陁特示
良駒鞭影言中網要撮盡性海之波瀾句內
幽玄悶出禪門之眼目丹青拱手那知花綻
真容露柱嬿伊莫比棺舒妙足行因智立玉
老荗蔕苦心甜月藉指窺鴛駘馬外癡內俏
牛頭尾上顛拈倒用而左右逢源春日漸長
平常合道而縱橫得妙疑根截斷南泉誤指
庭花觀智孤明諗老休言啜茗逢場作戲註
雅頌而訓童蒙更刎顰眉自述引而添醜拙
箋文既就典示初機同道賢余別通一線賞
夷門之風月清徹自心入法界之重玄厞涉
他境混融明晴妙解迴途拔溺乘舟俱游性
海時正大元年歲次甲申仲冬望日記

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卷上
夷門山廣智大師本嵩述
師本京人也始聽華嚴大經深通玄奧終
歷諸祖禪林洞明宗旨於神宗元豐六年
甲子羆恭隱嵩少間
無盡居士響師德於元祐戊辰歲謹率羣
賢邀師入京請講此觀被禪教二種學徒
造通玄記三卷剖文析義映古奪今述七
字經題幷三十觀門頌紀綱經觀節要顯
出禪門眼目天覺羣賢皆展卷而時時聽
史七　二
之大異其辯耳乃輒出疏帖強請出世住
開封夷門大剎又奏特賜廣智大師住號
後住報本禪寺而終焉
大方廣佛華嚴經旋塔之偈
大

從来無比並滿口道不及謂華嚴性海一
字全收法界義天亦從斯出且道這箇字
向甚麼處收攝向甚麼處流出若人明得
非但海墨書而不盡亦乃識無住之本苟
或未然豈免入海筭沙也

大
嘆上體大獨存起下絶相包徧
包含法界
森羅萬象總在其中
絶去来非中外
三世十方何處可覔
爲三際師作四生宰
三世信賢聖果莫之證真師摸也十方胎
卵濕化依之逐妄主宰也
蕩然豈有無歷刼何成壞
放蕩沙界不屬有無歷塵刼来何曾成壞
任是僧繇妙筆那邊下手圖繪
世間無限丹青手到此都盧畫不成
波斯失却夜明珠走向江邊泥螃蟹
抛却甜桃樹延山覔醋梨波斯者别寳人
也如看大經不悟最初大字一向尋行數墨
恰似失却驪珠返尋螃蟹之目以當明珠
是深可傷也敢問夷門如何是大下云

咦
石人冷笑大音希聲

方
隨縁真德相觸目畫昭彰
方
嘆上純真相大起下依正萬差
大矣汪洋
性海冲虚大矣隨縁波相汪洋
耳鼻舌色聲香
六根六塵總十二處
或肥或瘦若短若長
肥瘦短長諸相恒無異而差别
中外大昭昭古今常堂堂
十方三世萬像齊彰
四聖六凡列派
染淨正報羅列分派
刀山劒樹分光
器界依報區分光像依正二報攝一切法
三幅曉風楊柳路一竿春色杏花墻
會得唯心萬像空頭頭盡露真消息

看
開眼合眼真境無間

廣
繁興妙用應物無私
廣
嘆上難思用大起下隨機有準
靈然浩蕩
靈機赴感隨類昭然浩浩蕩蕩其量無涯
悟心源開寳藏
心源者流注無窮寳藏者含藏衆妙能悟
能開是善巧智用也
隨高隨下無偏無黨
道物智平體絶憎愛
海印發光輝
海印者定名也猶海晏清萬像俱現心光
定光物無不見如印印物文像皆現大經
賢首品云或有刹土無有佛於彼示現成

正覺乃至云衆生形相各不同行業音聲
亦無量如是一切皆能現海印三昧威神
力科云圓明海印正報大用所依也
微塵含萬像
善財讚喜目夜神曰我於所經處悉見諸
微塵一一微塵中各見微塵刹觀云如一 五
微塵其相不大而能容攝無邊法界由刹
等諸法不離法界是故俱在一塵中現依
報體空用也然依正相容義有六句一依
內現依謂塵含世界二正內現正謂毛端
含衆生念念等三正內現依謂毛端世界
塵塵等四依內現正謂塵含佛及衆生五
依內現正依謂塵中見佛菩薩及世界等
六正內現依正謂毛孔中現刹土幷四聖
六凡等然一塵毛爲能含徧者具有三義
一有力二爲主三具非一非異義謂一塵
毛與理非一故不壞一塵一毛之小相爲
能含徧與理即非異故方能含徧也世界
等法無力爲所含徧也清凉云圓至功於
頃刻觀佛境於塵毛

倏忽雲起南山須臾雨傾北嶂
賢首品云大海龍王游戲時普現諸處得
自在興雲充徧四天下其雲種種莊嚴色
閻浮提雨清淨水微細悅澤常應時長養
衆花及果藥成熟一切諸苗稼乃至龍王
自在悉能作而身不動無分別清凉云龍
王大用不同德又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
柱相交是第幾機衆無語自代云南山起
雲北山下雨且道是何用也大師下云
王婆街裏弄猢猻露柱却嫌無伎倆
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斯則
無用之用用不涉功
吽
泥牛吼月齒冷牙寒
佛 六
滿分覺者具足十身
佛
嘆上妙覺果大起下真應難分
光含慧日
謂佛說法先放身光後展慧照破暗除疑

故慧如日
朗重昏
二十六根本隨惑障等佛慧盡能除之如
破重昏
開秘密
秘者非器不傳密者隨機有受唯佛一人
能開能示
或則談經
修多羅經藏也隨三乘人契機合理演說
法也
或時說律
毗尼四分律藏等謂調伏三業不令造惡
等不言論者菩薩造也
譬如優曇花時時乃一出
此翻希有佛將出世此花先開表瑞應也 七
跋提槨示雙趺
跋提者此云泥連或云金水是河名也謂
佛示壽七十九歲說法四十九年度人無
量末後至拘尸城邊泥連河側娑羅雙樹
下右脇累足寂然而逝人天聖衆莫不大

慟乃以白氎香油塗之纏塗已畢內金銀鐵三重棺槨之中諸天神等咸獻香薪積若高山将赴荼毗是時大迦葉波在耆闍崛山大石窟中見諸異相乃謂衆曰佛今捨我入大涅槃遂将五百弟子趨步而至方禮足已如來出示雙趺而說偈言我法最長子是名大迦葉阿難勤精進能斷一切疑偈畢收足金棺自舉高七多羅樹遶城數匝還至本處諸天奉火皆不能然自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得舍利八斛四斗徧周沙界起塔供養斯則是入涅槃相也

雪嶺蘆芽穿膝

謂佛爲太子時年一十九歲時淨居天人於窻隙前跪而報曰出家時至勿戀深宮太子遂圖遊四門賞翫花果因見生老病死而大厭惡夜夢諸瑞時方三更淨居天王率八部等空中旋遶時四天王各捧馬足踰城而出初到檀特山脫珍御衣身披鹿皮自除紺髮乃師阿藍迦藍習不用處非想之定經三年知非究竟次至鬱頭藍弗處修非想非非想定又經三年知非亦捨後乃往詣雪山假以苦行兼降魔外現種種相調伏衆生容鵲巢於頂上掛蛛網於眉間蘆芽長於膝中白醭生於口畔又經六載二月八日於夜後分明星現時示

老七　八

成正覺號天人師時年三十此成道相也大經五十九說妙覺果有十種相一住天相二示沒相三入胎相四住胎相五初生相六在家相七出家相八成道相九轉輪相十入涅槃相然諸教言八相成道此又言十何者端的下云

要會老胡端的處

西域記說葱嶺東有胡國至五印土數萬餘里非佛生處此方凡外相習呼佛爲西胡人也然華嚴經如來名號品云此娑婆世界有百億四天下如來於彼有百億萬種種名號令諸衆生各別知見而爲說法今大師順俗呼佛爲老胡有何不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去一拈七言端語的恁麼會得絕爾情識故佛言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所以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僧問法眼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自餘荅佛例皆如此與大師此語好本多同何也不見道懷州牛膝青州棗到底輸他出處精爽

老七　九

門下云

妝

妝得龜毛失却兎角

華

普賢萬行德若敷榮

華

嘆上真流行大起下契果深因

萬蘂千葩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

香遠布遍天涯

真源行滿三千界實願香騰百萬州

居文殊地向普賢家

行因解生似地能證極果如家

昔日五莖施徒勞記釋迦

案本行經說佛於第二阿僧祇劫修行時

爾時有城名曰蓮花城中有王名降怨彼國有大菩薩名曰然燈出家成佛時降怨王虔心迎請供養然燈王勅城外十二由旬禁斷諸花不令私賣王皆自買以供如來彼國雪山有一梵志仙人名曰珎寶有一弟子名曰雲童法號善慧於彼衆中而爲上首所有仙法皆學已畢童子辭師赴無遮會得金錢五百欲送於師至蓮花城見城嚴麗因問於人何故如斯人乃報曰王請然燈如來作大供養童子聞已踴躍歡喜遂捨金錢於一女處買得優鉢羅花五枝供養然燈佛時佛入城散佛頂上以願力故變成花蓋隨佛行住佛以神力化一方泥童子見之布髮而掩復作是念願得如來踏我身過若不蒙記我終不起如

史七　十

來既至履之而過止諸徒衆皆不令踏佛與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十號具足與我無異矣今夷門推之從始發心合於本覺成究竟位顯自功圓不從他得故曰徒勞記矣

靈雲見處鹵莽玄沙特地週遮

鹵莽者輕薄不用心也莊子云君爲正焉勿鹵莽治民勿易滅裂矣昔福州靈雲山志勤禪師久依大溈祐禪師一日因見桃花忽然悟道以一偈呈於溈山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逢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山曰從緣悟入永無退失汝善護持時玄沙聞舉乃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故號週遮是宛轉未許之義也

會得南泉親的旨

南泉願禪師因與陸亘大夫坐次大夫曰肇法師也甚奇特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以手指庭前一株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也

史七　十一

東村王老賣甜瓜

當行中買賣不許外人知噫時人皆道王老賣瓜以因行花得佛滿果或云王老是南泉常自呼爲王老師切莫錯會何則南泉叫大夫驚吟堤畔柳以手指庭花蝶舞樹頭春恐人不領又出王老賣瓜絕情之語若更不明夷門云

合

合取唇皮却較些子

嚴

權實俱通因果兩嚴

嚴

歎上能嚴智大起下更互通依

因果相兼

運普賢萬行因花嚴遮那十身滿果故曰相兼也

智爲鈎行作簾

權實二智導物冥真如簾得鈎收卷有則理事二行妙合天真如門得簾遮魔外故斯乃明能嚴因行下明所嚴果德也

長空雲起

雲喻如理智空比法身也

錦上花添

花喻如量智錦比報身也

一輪晃秋夜千派落寒蟾

月喻智也秋夜比法身也千派類報身善應羣器斯則現自他受用是理量雙融智

淨穢樓閣重疊

二十重華藏世界染淨區分百萬億佛國莊嚴樓閣無盡二種依報更互通依種種相容故曰重疊也

聖凡影像交參

四聖六凡若燈影鏡像交互相參同時包徧此明二種正報也李長者云依正二報身土交參上二句明混融無障礙智也

若人欲了箇中意苦者苦兮甜者甜

會得舌根知味者黃連甘草盡圓通

知

衆妙之門於斯顯矣

經

體則聲名句文義乃貫攝常法

經

嘆上一乘教大起下圓別幽深

萬古芳馨

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盡末法數故曰萬古聲教流傳如香遠騰也

花得線免凋零

西天佛教呼之爲線取貫花作纓絡不失墜義此方儒典稱經取經緯相織爲義其理頗同也

塵中剖出

華嚴五十一偈云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一微塵內一切塵悉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明見破塵出經卷普饒益衆生佛智亦如是徧在衆生心妄想之所纏不覺亦不知諸佛大慈悲令其除妄想如是乃出現饒益諸菩薩清凉云剖微塵之經卷

念念果成

言下惺惺

且如憍陳那五比丘等初聞佛於鹿野苑中說法悟四諦人空皆證阿羅漢果圭峯云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自餘聞經悟道之者不可具引也

四流波浪息

十地品云欲流有流無明流見流相續起心源流苦海難得出離今聞圓音頓悟心源湛然凝寂不隨四流是息生死之波浪矣

六國得安寧

謂迷時於六根境內各有一類心心所法識於自境之內取捨無休如國有賊不得安靜今則因經證性達妄全真根境不偽識魔自消似國無賊故得安寧矣

這迴朝看暮轉

因指見月何妨時戲指端悟教通玄疑隨流看轉如有僧問藥山云和尚尋常誡人不令看經何故却自看耶山云我要遮眼是此意也

休更拔楔抽釘

二執二障於真理中若釘楔在於木內難以除之今既聞經解悟執障俱消更說甚麼轉凡成聖古德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昨夜長天吼霹靂金剛推倒望州亭

泥牛哮吼誰是知音然則大經圓音若霹

靂震於乾坤無聲之聲 似泥人推倒華亭
這般穿鑿一場好笑且道如何是此一卷
經大師云
哂
句裏呈機堪悲堪笑
咄
七字經題一喝歷然
咄
嘆上現量機大起下三根獲益
無知枯杌
不解大經何異朽木
晃形骸皮褁骨
不妨道着永嘉云深嗟懵懂頑皮靼大經
云譬如生盲不見日日光亦爲作饒益頌
下根人也
稍精宜㝠
半明半暗
恍恍惚惚
謂中根人作聞大經說初發心時便攝五
位而成正覺暫尒聞熏足下放光三圓十
地語驚凡聽理出常情恍惚驚疑若存若
怖莫能決定也
金烏賜谷生玉兎咸池沒
金烏急玉兎速不可展事見夷門也然錐
如是扶桑國有山號曰賜谷取日出貌也
咸者周易卦也兊上艮下𡖖象曰山上有
澤咸今夷門意取日沒西山澤也又日出
結上二根獲益起下上根頓證矣經云譬
如日光出現時先照山王次餘山後照高
源及大地而日未始有分別月沒者比上
根悟理難以傳受韜其光耳故下云
且恁遲鶖遲駘休話俊鷹俊鶻
且恁者不盡之辭也鶖駘者蹇人鈍馬也
喻上智通明大經玄奥 又悟祖域幽宗罕
遇知音不能傳授故且混俗佯癡佯鈍說
甚麼如鷹似鶻之俊到此一筆勾下清凉
云調高格寡唱極應希難得其人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打破無明山鬼窟
一丸療衆病不假藥方多若不得後語前
話難圓然而如是一法普益三機其在玆
馬故感應傳云聞七字之功德不墮修羅
念一偈之殊勳脫離地獄又恁麼去也畢
竟合如何夷門云
斬
利刀斬斷俱忘像千古令人愛作家山野
云偸
修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有三重
撮畧本章精義豈敢妄如穿鑿義曰修者
止觀熏習造詣也止觀者能入之法也妙
絶諸緣曰止幽靈獨耀曰觀因名止觀果
名定慧止爲觀體觀爲止用以此而法雙
融照無盡之妙境也熏習者正明其修也
造詣者修之趣也用止觀二法熏習其心
成造入之妙行大方廣佛華嚴者所依經
也下七字能依觀文也大方廣所證法也
佛華嚴者能證人也大者體也諸佛衆生
之心體也方廣者即體之相用也佛者果
人也華嚴因人也華喻普賢萬行嚴即文
殊大智大智爲主運於萬行嚴大方廣而
成佛果也法界者所觀三重妙境也總該

萬有統唯一真更無別法但一心耳謂一心有軌持故名之爲法有性分故（後丑）界名矣真心不變自體曰持隨緣成德曰軌成事差別曰分體空同一曰性故知法界即心之義用也觀者能觀淨慧也情盡見除也情謂識情通諸妄心見謂推求總目諸見謂顛倒推求乖背正理今都除之方可契合三重妙境也門者即能詮之教此八九紙之文也兼所詮義是觀智所遊履之門也有三重者除事法界也謂事不獨立奥故法界宗中無孤單法離理無事若獨觀之即是情計之境故今除之也若以六相釋此題者總者舉體不分別者分總成別同者別別帶總異者各談功能成者更互相資壞者各住自位一一法上六相皆然又修者總貫一題爲悟入之先大者當體得名常徧爲義方者就法得名軌持爲義廣者從用得名包博爲義佛者就人得名覺照爲義華者從喻得名感果嚴身爲義嚴者功用受稱資莊爲義法界者從軌持性分得名交徹融攝爲義觀者攝境從心得名忘情了法爲義門者從出入無擁得名能生妙智爲義有三重者

真空觀第一於中畧開四句十門揀情妄以顯理也

理事無礙觀第二於中十門分別融事理以顯用也

周徧含容觀第三於中十門分別攝事事以顯玄也

真空觀第一

著語云題目分明好箇入路義曰揀非虛妄念慮曰真揀非形礙色相曰空依一心體義用立名矣觀者無分別如理妙智也忘情了法攝境從心得名也絕相離念不空之空玄寂獨存端第一此門行離相之行運如理之智除斷空實色之情離能證所證之見契實際之真空具真常之妙德有斯次第行布畧開四句十門既然垂手入纏不免科分多段

一會色歸空觀

鎔瓶盆釵釧爲一金變乳酪酥醍作一味義曰融會緣生幻色歸於真空矣觀者能觀智也從所觀境得名或可所歸空是體也觀是智用依主持業二種釋也下皆同此心通者可會可歸意閑者須遣須除妄情久執難除故作四門分別矣

揀斷空

切忌錯認故須拈却然有夷門所下之語此不合著語曲爲初學更代一轉語亦不妨也義曰揀者通能所也下五皆同擇去妄執存真法也斯揀外道小乘人着斷滅空病耳觀云一幻色不即斷空是所揀也以幻色即真空故是能揀法也下皆同此

無物可斷本來寂滅

此是夷門所下揀斷空空語意顯真空外無斷滅空因妄計成物本寂然無非真空也故法華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頌曰（下皆合有準此畧之）

真空不壞有

就路還家有何不可此頌滅色明空之病

疏云如穿井除土出空要須滅色中論云先有而後無是爲斷滅今簡易此故云不壞有也肇論云豈待割宰以求通抑白樂天云不離妄有而得真空矣

離色非真空

切忌話作兩撅弃有着空是錯此頌離色明空之病疏云空在色外如墻處不空墻外是空永嘉云弃有着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矣

驚覺呼去聲之聲聞夢

涅槃床上夢聞教忽然醒此頌着空斷滅之病謂此等人心外取法滅色明空執蘊界等實有自體妄計未来諸根境滅以爲涅槃便乃厭苦欣寂灰身滅智永同太虛取寂爲樂也故帝心禪師集大經中真空不壞幻有之義所驚趣寂聲聞迴心向大若不迴心如作長夜之大夢耳何時而覺寤矣疏二乘斷滅歸於涅槃

豁開外道蒙

撥去無明翳閃出舊精明此頌凡外撥無因果之病耳心遊道外故曰外道謂彼凡夫不知三界唯心萬形由業因果不斷生死相續自計執云諸無因自然而有聚而爲有散而爲無神滅形離更無來報疏云外道斷滅歸於太虛此二種人既蒙法力迴心决定兵隨印轉

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

畢境水潮滄海去到頭雲覔故山歸此頌會色歸空如拱北潮東無有不歸者也

轉面觀諸法都来一照中

豁然心自醒妄計悉歸真此頌聲聞外道迴頭返觀前執斷空盡歸真空智照之中肇論云真諦無兎馬之遺般若無不窮之鑒也

二揀實色

不知踏破茄子一夜蝦蟆索命義曰謂凡夫執色實有自體以青黃之相非是真空之理疏云以聞經說色空不知色性空便執色相以爲真空計色不忘故須揀也觀云二實色不即真空實色是所揀以幻色即真空故是能揀法也

物本寂然因計成有

依他境寂偏計執而似有古德云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

鏡裏元無影影虛顯鏡明

水因有月方知淨天爲無雲始見高此頌真空中無實色也幻色無體以顯真空也

空中何有色

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此頌青黃無體莫不皆空故云即空真理也然疏中空有三義以破於色謂無邊義無壞義無雜義顯世間虛空中尚無色法可存況真空理中而有實色於中可存焉

有色爲迷旨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此頌以青黃之相非是真空之理故云不即空也揀凡夫執色實有體在空中包含美無揀初心菩薩計色相以爲真空之病不揀二乘人彼無此執也

了幻幻非幻

糊餅麪成人盡信秤鎚是鐵我無疑此頌色法緣會所成如幻師術所成像以智了知元無自體即是真空圓覺經云幻滅滅故非幻不滅非幻者即是真空也

當生生不生

石牛吞華岳木女産嬰兒此頌幻色仗緣而生緣無自性生無生相雖生不生也然幻生幻滅他豈然哉或有外疑云幻而非幻生而不生如何是非幻不生之的旨故下云

終南的的旨日午打三更

半夜日頭明不識大疲極此頌不犯無生玄旨妙會非幻幽宗帝亡容顯雙融夷門傍通一線真可謂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終南者長安南壽山名也帝心生居於此令舉處辨人故曰終南也

二雙揀斷實

兩岸蘆花色正緋一陣金風暗除掃義曰前雖已揀約偏執而除之今則雙遣以顯同時此以幻色即不即法揀去斷空實色之情計訖觀云二實色不即直空實色是所揀以幻色即真空故不即斷空斷空是所揀也

有無不計是非杳絕

二執既遣那有能遣爲是所遣爲非故曰冥絕也

休厭黒暗女莫憐功德天

一念無私照憂喜悉皆除此頌喻顯雙遣也涅槃經說有一女名曰功德天常在前行問人求宿人問之汝何能也彼女答曰我所至處人民和合悉皆歡喜人遂留矣說住未久又見一女在門外立主人問曰汝何人也答曰我名黒暗亦来求止主人曰汝何能也彼女答曰我所至處令人憂怖全家不樂人曰爾去吾不用汝女曰汝太愚也吾之姝在爾家我何不往自從無始已来常相隨逐未常離也作是語已即入室矣是時宅主見女人入果然全家哀哭憂苦也經意功德天喻人之愛生也黒暗女喻人之怖死也有智之者不憐不厭悉免憂喜此舉雙揀之妙況也三祖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無心一亦棄有智二俱捐

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此頌法合雙揀也無心者二乘人入灰心定并斷滅外道着空病也有智者計常凡夫并初心菩薩着有病也既是二執俱捨方達三界唯心苟且不然看取夷門向下注脚耳

風送和煙雨池開菡萏蓮

雨滴千峯翠花無一點塵此頌塵惑俱遣物物唯心純是真空更無他法耳法燈云岸柳含煙翠溪花带露鮮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到頭只這是休要問南泉

人有古今異道無前後殊此頌達唯心之旨何必只在於前人哉法燈云令我憶南泉目前實際同道方知夷門云休要問南泉截斷葛藤自肯親切然二師舉南泉因緣花字頌中具引且如夷門道只這是旨意如何爲當是指上風送池蓮之詞爲復

是奪人聲價也若定當得出便見句裏呈
機脅而來爍迦羅眼絶纖埃苟或未明只
這之機顯理頌中全然漏豆也

四顯理

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義曰

史七　二十四

前斷實情境俱盡顯出一真之理觀云凡
是色法必不異真空以諸法必無性故是
故幻色即真空故依他無性即圓成矣

頭頭物物獨耀無私

萬像光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

雲散家家月

昨夜浮雲風掃盡一輪明月滿山川此頌
雲喻依他相虛前已除之今顯理如月即
家家人人心地明白矣

情蠲處處彰

情忘開正眼觸處見全真此頌徧計情除
處處物物一真獨露下云
曉風楊柳路春色杏花墻暑雨琴碁潤薰飈
枕簟涼
唯心的的旨物物露真機此頌一真之理
處處昭彰也法燈云誰信天真佛興悲幾
萬般蓼花開古岸白鷺立沙灘露滴庭莎
長雲收溪月寒頭頭垂示處仔細好生看
肇論云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徹幽隱殆
非尋情之所盡耳

無依無用處便是法中王

史七　二十五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此頌無依者揀
去斷實依他境也無用者亡二執徧計情
用也法王者三界依正所歸之主也今正
結顯緣幻色會歸真空之理也明證此理
是法空之王矣若明空即色觀中獨王三
界故曰法王次當辨矣

明空即色觀

密移一步大地逢春義曰此辨真空不異
幻色也一一反上以成中道更無別義也
然妙解者迴光返照不守虛凝擔板者只
見一邊墮坑落塹曲爲樁板流重宣四句
偈也

揀斷空

前來雖點破疑情恐未消義曰前門約境
此約心揀之然文勢相翻成後二門之義
觀云一斷空不即幻色斷空是所揀也以
真空即幻色是能揀法也

境空心寂言不頓彰

色歸空已聞命空即色而願聞

色空空色難

會色歸空猶易明空即色尤難此頌色空
者前門以三義破色似易領解此門即空
爲色難可比况亦難解會故曰明空即色
難也

子細思量看

事不厭細再思可矣此頌誡會色歸空之
人不令守空而住住則成斷空之病與外
道無異也故曰子細看耳

外道計冥諦

史七　二十六

莫將堤岸柳喚作古巖松此頌楞伽經云
大慧或有外道有覺二十五真實作涅槃
想謂彼教中立二十五種諦理最初一諦
號爲冥性諦計以爲常第二十五名神我
亦計爲常我思勝境冥性即變二十三諦

爲我受用我旣受用爲境纏縛不得解脫我若不思實諦不變旣無纏縛我即解脫名爲涅槃又楞嚴經云分别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實諦也

聲聞趣涅槃

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此頌涅槃者此翻滅度無爲圓寂三義爲二乘人厭生死之苦受欣涅槃之寂樂捨有餘而趣無餘昧本覺而成空病矣楷寂情深故成不廻病耳

只知雲冉冉不覺水漫漫

徐六擔板只見一邊此頌冉冉者雲行貌也漫漫者大水行貌也謂小乘外道認小爲大以妄爲眞只知其一也

月落蒹葭岸何人把釣竿 史七 二十七

身閑臨葦岸心靜樂煙波此頌上句約境明空下句約人即色也如把釣竿人心心只在釣竿頭何落空之有也肇論云諸家通第一義諦皆言廓然空寂無有聖人乃至若無聖人知無者誰誰與道遊明空即色妙解潛彰於斯顯然

二揀實色

已除昇上泥痕更遣心頭妄計義曰謂彼凡夫妄計色法實有自體情執難忘故再揀耳觀云二眞空不即實色實色是所揀以眞空即幻色故是能揀法也

空旣即色何色之有

眞旣成渠實渠何立

水凍結成冰心迷境界縈

法喻雙彰二妄顯然此頌冰仗朔風緣成心因妄境迷執二俱無體是所揀也

水消元舊水心悟本無生

法喻齊舉心境全眞此頌妄冰消而清水現眞心悟而本無生

礦濊仍須鍊

埋塵大寶須設治方此頌除實色之情必假觀智之力去礦內之石須重重而鍊過可矣

眞金豈用烹

一成眞金體不復重爲礦此頌喻聖人悟眞空之後不復再同凡夫見妄色也然而如是我有試金石也須重驗過若見十分色不設餘門矣理事門中要成器用數數入火又且何妨

一輪秋夜月何處不分明 史七 二十八

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此頌實色妄情雲盡圓明心月全彰也處處分明皎然獨露

三雙揀斷實

心境旣雙遣斷實一齊休義曰前雖單揀徧計之情今顯同時故曰雙揀此以眞空即不即法揀去斷空實色之情計記觀云三斷空不即幻色斷空是所揀以眞空即幻色故眞空不即實色實色是所揀也

彼此俱亡湛然寂靜

二病旣痊一體輕安

說有何曾有

須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此頌法相宗佛言一切法無我一切法者畧有五種細而分之有一百名數一一有法於賴耶脚下

自有親生名言種子至如賴耶識等亦從
種生多談法相少談法性所談法性亦法
相數如六無爲等乃至成佛皆從修因斷
障歷三僧祇轉識成智智爲能證二空真
理爲所證也從此而學者多分計一切法
實有自體成計常病者多矣佛說相教爲
始空病空病既除有亦不真意顯中道故
云何曾有
言無未便無
聯觀東南意在西北此頌破相宗且如七
般若經八十餘科名數皆是遣執蕩相遮
境明空說三性三無性至於佛德言大空
真如金剛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
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離一切諸相即名
諸佛又般若心經中所離文中無世間三科
謂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及出世三科謂四
諦十二緣能證所證亦不可得也從此而
學者多分計一切法空成斷滅病者多矣
佛雖說空法謂遣執有之計有執既除空
藥亦遣意顯中道故云未便無也賢首國

師判上二種教法未盡大乘至極之說爲
大乘始教
有無俱不計
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此頌法性宗謂
佛說終頓經等圓覺云有無俱遣是則名
爲淨覺隨順人法華涅槃會上呵小讚大
會權歸實三乘同會一佛乘五性皆歸一
佛性方盡大乘終實至極之說也然前來
隨機設教爲破斷常之執今則二執既遣
中道雙融解真空是不空之空達妙有是
不有之有故能有無不計妙解雙通既成
無功之功决定功不虛弃
賞汝髻中珠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此頌法華云譬如強
力轉輪聖王兵戰有功賞賜諸物唯髻中
珠不以與之如有勇健能爲難事王解髻
中明珠賜之舉斯妙况用明契中道之深
旨耳賢首判爲終教方盡大乘至極之說
覆庇貧和病提携獨與孤
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此頌

無法財曰貧有惑障曰病凡外病也專自
利曰獨闕明導曰孤小乘病也是故至聖
契中道妙理空有齊觀運悲智心設權實
教慈廕貧病智拔孤獨如得輪王髻珠普
資一切也
迴光歸去來始覺廢功夫
當時不憚穿雲路過後思量愁殺人此頌
至聖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爲衆
生緣熟而來衆生緣盡而去非但如今歷
刧已來爲斷常之流難可化度曲設種種
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能事畢矣後入
涅槃始覺利生廢其功夫耳或可多是後
來賢人通徹性相二宗妙達圓頓一乘見
權實方便多門仰歎先聖云廢却多少功
夫耶
四顯解
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義曰
前門約境境相無實歸於真空故云顯理
也此門約心心非斷滅不異幻色故云顯
解也觀云四真空即幻色故凡是真空必

不異色非斷滅故

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卷上

華嚴七字經題三十門頌卷下　史八
夷門山廣智大師本嵩述
空即一切總莫動著
動著頭角生落在第二念今不動著妙解
前生
史八　一
阿誰無作用
便是死了底漢猶棺槨中瞠眼此頌人人
分上活潑潑地皆有作用是顯解也
作用復由誰
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此頌人人無不
承恩力指前顯理也今推解不離理也
當處和根拔
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此頌即理而生
解理爲解本今顯即理故曰和根拔得也
渠儂由未知
君子若似我一切法無差此頌渠你也儂
我也南方時語也今嘆理智不相離人人
總不知目前空即色徧界野雲飛
虛空雲片片曠野草離離
野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此頌真空即幻
色而物物明矣法燈云今古應無墜分明
在目前片雲生晚谷孤鶴下遥天是此義
也
早諳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此頌前會色歸
空是影揀斷實之情唯言顯理未云顯解
也今此正揀情執徧計影揀依他境空悟
此解心不離前理大似不知燈元是火空
忍餓腸耳
三空色無礙觀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義曰空是真空
不礙幻色色是幻色不礙真空故曰無礙
此則約能觀之智冇無雙照約所觀之境
真俗雙融不二而二以顯色空二而不二
明其無礙以此爲門出生觀智成立趣行
史八　二
之解
東涌西沒元無二法
繁興大用起必全真賢首品云或於東方
入正定而於西方從定出乃至如是入出
徧十方是名菩薩三昧力清凉云菩薩寂

用無涯三昧門於器世界業用自在也既曰三昧豈有二法也

去住都無我縱横豈有他

入浪穿雲都無罣礙此頌去住者三際出入無礙也縱横者十方往来自在也由前八門我法二執都遣到此空色同如豈有他法於其間哉由是竪窮三際横徧十方爲一味之圓通顯二法之無我非情識之所測唯同道乃方知下云

寒山子撫掌拾徳笑呵呵

因何二老呵呵笑不是同風人不知此頌斯二散聖不住那邊混跡令時或笑或歌左右逢源别有深意

嶺上木人叫溪邊石女歌

故國消息斷石虎叫連霄此頌前八門情

史八　三

盡見除似木人石女到此趣行解與如能叫能歌豈有情解於其間哉

色空同一味笑煞杜禪和

當局者迷傍觀者哂此頌空色無礙蹤跡未亡無寄人前堪悲堪笑達士可耳只如杜撰禪和笑箇甚麼乃云我衲僧門下佛魔並掃光影齊亡纔有少分相應况更説色説空説一説異是好笑也

四泯絶無寄觀

混然寂照寒霄永明暗圓融未兆前義曰泯謂遮泯泯前八門情執絶謂止絶絶九門趣行之解也然則前門有空可色有色可空今此門中二俱不立情執兩亡令心絶待都無所寄以此爲門出生觀智矣然初句當般若心經中色即是空二句當空即是色三句當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此句當是諸法空相至無智亦無得顯法體離一切相與此真空理同齊大乘始教

心若死灰口宜掛壁

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心者無寄觀心也到此聖凡情盡境智俱冥如死灰遇煩惱薪而不能然豈可言思而能到也觀中拂跡文云非言所及非解所到令解心如灰不可以心思也非言所及使辨口似壁不可以口議也

境空智亦寂

不居明暗室懶坐正偏床此頌妙絶能所對待正顯無寄也

照體露堂堂

照體獨立物我冥一此頌觀智孤朗般若

史八　四

獨存既曰獨存心外無法法法皆心下云

熱即普天熱涼時匝地涼

靈光獨露處純一更無雜此頌心境重重本覺性一可謂一香一花稱性而徧周沙界一瞻一禮離相而恒對佛前所以僧問洞山寒暑到来如何廻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煞闍黎熱時熱煞闍黎雪竇云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要安排既不安排信手拈来都明此意也

無心未徹在有意轉乖張

無心尚隔一重關有意固應難趣向此頌不可亦不可展轉拂迹之語也此語亦不受於觀心上都無纖毫心念猶隔玄津况乃将前解心欲專此境耶唯妙契者即物

神會且道有無不可及底句合作麼生會
要會終南旨春來日漸長
將謂别有奇特元來天陰地潤此頌泯絕
玄趣言象莫測於無言象中立絕言象之
妙是以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也
史八　五
理事無礙觀第二
山高不礙雲舒卷天靜何妨鶴往來義曰
理者是前真空不變理事者此門隨緣成
底事也然前門但是揀情顯理如金出礦
未爲器用今明真理隨緣成其事耳無礙
者理事相望體用互收若不變即隨緣理
不礙事也成事即體空事不礙理也觀者
權實雙融無礙智也只爲此門隨緣所以
落在第二此門行理量雙融之行運權實
互融之智超理事大小之情離體用一異
之見證理事無礙雙融之中道此門法義
已當大乘同教之極致也但理事鎔融存
十九亡八七逆六五順四三通有十門同一緣起矣
然成五對一相徧二相成三相害四相即
五相非且初第一對者

一理徧於事門
功盡忘依處轉身覺路玄義曰一者數之
始也謂一真不變之理妙能隨緣徧於千
差事法觀云一一事中理皆全徧非是分
徧何以故彼真理不可分故以此爲門出
生觀智行人於此當了法身自性有隨緣
妙用正明理不礙事也
獨耀無私對揚有準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寂爾本非多隨緣處處和
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此頌
玄寂不變體一妙絕羣數故曰非多也靈
鑒隨緣用廣數而應之故曰處處和也正
明理徧於事者也
鎔金金作器動水水爲波
史八　六
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栴檀片片皆香此頌
真理隨緣成事顯事事全真矣
染淨元無自聖凡豈有他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頌一一依正
俱無自性盡是真理隨緣而成豈有他法

而别有體也故經曰真如淨境界一泯未
常存能隨染淨緣遂分十法界也
東西南北看那畔不彌陀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頌
觀智精明法眼通徹見一一塵皆淨土一
一心盡彌陀大經解脱長者云我欲要見安
樂世界阿彌陀佛及十方佛隨意即見
二事徧於理門
影現建化門頭身遊實際理地義曰以千
差事法各各全徧一真之理觀云以有分
之事於無分之理全同非分同何以故此
事無别體還如理故此全徧門超情離見
非世喻能况如全一大海在一波中而海
非小如一小波匝於大海而波非大此相
徧二門文雖前後法乃同時此二爲總下
史八　七
八爲别别不離總爲生發義本正明事不
礙理
由同作異異乃全同
翻手覆手只是這手
只由金作器所以器皆金

一點水墨兩處分明此頌理徧事而金作
器事徧理而器皆金二門喻顯也
况事唯心現塵塵盡是心
隨緣成底事物物盡全真此頌三界唯心
更無別法
性空人易信法住聖難任
體空全徧人皆委法別有體聖難容此頌
緣生事法性空人易信矣法別有體實住
聖難任持何則聖人證一切法空而成果
海豈別有一法不空者故古德云若有一
法毗盧墮在凡夫矣有作性難任者恐非
智者許之
緣徹無緣處緣緣實甚深
法眼通明方能徹證此頌能徹觀智所徹
性空緣性既空即不變理故曰甚深也摩
論曰緣覺覺緣離以即真矣
三依理成事門
隨緣成妙有大用獨全彰義曰事無別體
依真理而成如波因水方得成立此門唯
隨緣義也

明明底事處處施張
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澄湛絕纖塵能爲染淨因
絕點純清水能隨風起波此頌是一心之
妙體杳絕纖塵十法界之親因隨緣成矣
史八　八
聖凡無異路迷悟有疎親
染淨體一愚智妄分此頌四聖六凡所依
性一迷者從識而似疎悟者就智而全親
迷悟在於人矣何關法性者哉
不變時時隔
無爲無事人猶遭金鎖難此頌隔者塞而
不通也時時者長遠也若真如無隨緣之
用則真妄長塞而不通也有僧問法眼云
情生智隔情未生時如何師云隔是此意
也
隨緣日日新
草木精神換江山氣象新此頌正顯此門
義也謂真如能隨緣新新不住成諸事法
若法有住不名妙用也且道是何人分上
披毛戴角者方是箇中人

斫倒那邊無影樹却來火裏又抽枝此頌
隨緣人也謂自古賢聖了證真理由悲故
迴入塵勞由智故方便利物宗門中喚作
異類中人也丹霞云戴角披毛異類身是
此意也
史八　九
四事能顯理門
乾坤盡是黃金骨萬有全彰淨妙身義曰
事法體空爲能顯也真理爲所顯也觀云
以事虛故全事中之理挺然露現猶如波
相虛令水體露現此門唯體空義也
青嶂白雲誰人分上
然宗門中以青山爲體白雲爲用即此體
用阿誰分上要會麼萬里江山無異路一
天風月盡吾家
從緣緣本虛虛則道方孤
若了依他起無別有圓成此頌緣無自性
事法體空唯顯一道真空孤標而獨立也
空谷無音響實由外叫呼
驀地與一聲猶如鏡中現此頌空谷者事
法體空因也外叫者疎助緣也顯喻因緣

無性是事家用也
見聞性自離知覺寂然通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此頌離者捨去也通者懸遠也謂所顯真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見聞覺知六情所測也若以見聞覺知趣求者捨去此理懸遠久矣維摩經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則是見聞覺知非不法也直須放下情塵迴光可耳
暫兩迴頭看衣穿露寶珠
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此頌衣穿者事法體空也寶珠者理實也如瞥然放下見聞情念知覺妄心以觀智慧眼覷破一一事中理皆全露又如貧子還家遇長者指示衣珠忽自迴頭見破衣內果有明珠隨其心而驟富也

史八　十

五以理奪事門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義曰理爲能奪事爲所奪以一真不變之理奪盡千差事法也觀云以離真理外無片事可得如以水奪波波無不盡此則水存以壞波令盡由四門所顯之理到此便爲能奪此門唯不變義也
摩竭掩室毗耶杜口
摩竭者唐翻無毒害以彼國汝無形戮故佛於茲成道三七日內不說法也表名言路絶狀若掩室也毗耶離唐翻廣嚴以城中平廣嚴麗故淨名居士示疾於此會諸菩薩各說不二法門竟時文殊問言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淨名默然無言名爲杜口也且如二聖人豈可無辨才也蓋欲所不能言也要會麼欲明空劫未生前從來佛祖豈能宣
物際獨巍巍
從來卓爾獨存不與萬法爲侶此頌不變理體獨露堂堂奪盡物之邊涯際畔也

史八　十一

寘真息萬機
萬機休罷處一曲韻無私此頌奪盡千差念慮也
境閑情淡淡心止思微微
境智冥寂情忘慮息此頌所觀境既空閑能緣情慮則淡薄微細隱也
差路終迂曲一源絶是非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此頌隨相行多岐委曲長劫行之離相行一路直截是非俱泯泯無能泯奪無所奪一道靈光有何間斷也
纖毫情不掛何處不光輝
皮膚脫落盡獨露一真實此頌奪盡心境千差顯一絶真之智鑒無方而不顯現也
六事能隱理門
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義曰事爲能隱理爲所隱由第三成事即理隱也觀云真理隨緣成諸事法遂令事顯理不顯也如水成波動顯靜隱也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衆生現時法身不現此門唯顯成事義也
浩浩波瀾當處澄湛
數峯青翠處孰委是雲根波瀾者千差事法也澄湛者純清一理也唯顯成事之波不顯湛然理矣

物物既緣成緣成翳本明
只爲隨他法喪却本来真此頌因隨緣而
成事唯顯成事而隱理也
但觀波浪起不見水澄清
貪觀白浪失却手篙此頌約境則唯顯俗
諦而隱真諦約人則迷扵理而滞扵事
遶境危峯卜平湖野艇横
莫隨境轉落今時恐失本来光彩去此頌
要見即俗之真信取境唯心耳野人云看
皎然直下事不動却須行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此頌雖達俗諦
更須明即俗之真物物目際皎然明白不
應滞事而迷理全無變動之見故曰却須
行也
七真理即事門
隨流雖得妙入海水波潛義曰真理者是
五門不變理也即事者是三門隨緣事也
故成此門不變即隨緣義也則㲉巳同他
泯其理也即真該妄末雖空而非斷也觀
云是故此理舉體皆事方爲真理如水即

波無動而非濕故即水是波也
口中喫飯鼻裏出氣
眼在眉毛下鼻孑大頭垂明日用平常也
明明百草頭歷歷復何求
明明閙正眼物物盡圓成此頌既真理即
在事中更有何物而不具足耶
求得外邊事絶求道自周
有求皆錯無意自親此頌心外求法與道
懸遠心不求心法法心耳下云
花開小砌畔雲起遠峯頭
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此頌真理即事
物物圓成但能信手拈来自然縱横得妙
好箇安身處他人未肯休
含元殿裏坐休更覓長安此頌好箇隨緣
故曠即事明真安身立命之處柰何不肯
承當故未休也
八事法即理門
元從恁麽来却須恁麽去義曰事法者是
六門成事體也理者是四門體空用也故
成此門成事即體空義顯㲉巳同他泯其

事也即妄徹真源雖有而非常也觀云故
說衆生即如不待滅也如波動相舉體即
水無異相也
差即無差波波皆濕
萬像紛然叅而無雜
物物到空處全空物自閑
事空方徹理物體兩閑閑此頌全空者真
理也閑者無用也物物到此體空而全理
是㲉事體用也
絲毫情不盡如隔萬重山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此頌萬像雖然即真
不可情識會若帶微細情解而會豈止萬
重山矣如将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着也
但了波中濕何煩鏡裏頻
但得本莫愁末此頌波中濕者事法體空
而即理也鏡裏頻者體空也既以觀智了
物即真理何更煩勞推問體空之義也
曠然平坦路不在白雲間
目前無異路迷者自東西此頌事法虛曠
一際齊平觸目皆真何勞遠求於雲外哉

九真理非事門

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童子面前人義曰於非異處辨非一也隨緣非有之法身恒不異事而全理顯示自他俱存理事雙全矣觀云所依非能依故如即波之水非波以動濕異故此門隨緣即不變義也

物物全真一道清淨

純一無雜非干事也

露柱木頭做時人未敢當

只因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此頌露柱者簷下柱也隨緣義木頭者不變義也雖隨緣而成露柱恒非事也此理難明未敢承當故約人嘆深也或可多是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真理既非其事誰敢道著不敢承當也

史八　十五

寂然非有地閴爾杳無方

祖父田園無寸土東西南北絕邊方此頌不變自體一塵不立寂靜純真那有方所者哉

事絕神何處理全境不彰

心境俱亡復是何物此頌雙遮心境顯真理而非事

釣魚船上客元是謝三郎

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此頌由事絕情亡唯一全理於非異處辨非一也要須玄會不可事迹而求故出此有句中無句妙在體前之義也謝三郎者福州玄沙備禪師少而敏黠家以捕魚爲業常隨其父泛小舟於江濱一日因見月影有省乃遺舟罷釣出家入道矣師法嗣雪峯存禪師爲法門之昆季耳師一日示衆云我與釋迦同叅時有僧便問承聞和尚有言曰我與釋迦同叅未審叅見何人師云釣魚船上謝三郎此是出情見離窩窟傍通密旨妙會玄宗底句矣後人亦呼師爲謝三郎

十事法非理門

月篩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義曰舉體全理即事相宛然此則寂滅非有之衆生恒不異理而全事明非孤單故曰全矣如全水之波非水以動義非濕故此上十義約理望事則有成也三有壞也五有即也七有離也九事望於理有顯也四有隱也六有一也八有異也十逆五六九十順三四七八自在無障無礙同一緣起矣此上四門存泯無礙也七八於解常自一由此二門相即故得解心現前

史八　十六

觀之以成雙遮中道矣九十　於諦常自二由此二門性相異故即真俗雙存以成雙照中道矣此門體空即成事義

全真物物萬行沸騰

大用全彰非其理也

理全事亦全何處不方圓

人人皆具足物物盡圓成此頌理事俱全真俗雙照以明中道處處方圓下云

縱目極天際猶順小檻邊蔽空雲靉靉帀地草芊芊

籮頭落底千千藥不是神農人不知此頌物物全真信手拈來縱横得妙苟不仙陀如何領會下云

更欲論玄妙金剛拏起拳

赤心片片重重相爲此頌上四句中不明

玄旨人間夷門意趣如何師云金剛拳起
拳是同坑無異土若又不領假使普慧雲
與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荅不過知音也
是徒勞話會然則忽遇箇中人如何別通
一線要會麼不解金剛拳起拳領取泥牛
史八 十七
耕水月
周徧含容觀第三
憧網珠光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義曰
一一事法如理融通包徧自在約差別事
法論其體用而顯玄也竪無不窮曰周橫
無不極曰徧外無不包曰含內無不攝曰
容觀者混融無障礙智也第三者前已標
矣要知次第無堦級前三三是後三三此
門行無盡之行運混融之智超定一定多
之情離先後同時之見證事事無礙法界
出生觀智號晉融無障礙智矣此門法義
逈異諸詮是毗盧性海之圓宗實一乘別
教之玄旨事如理融徧攝無礙交參自在
各辨十門一爲法義體用之本也二是周
徧義也三是含容義也此三備矣四釋二
也五釋三也六七皆收四五也八九融攝
六七也十收八九也
一理如事門
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義曰此因前九
十二門全理全事到　遂令一味純真全
同差別法也此是總句爲法義體用生發
之本
一切唯心兵隨印轉
魚母憶而魚子長蜂王起而蜂衆隨
並安千種器千月落其中
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孤舟萬里身此頌
所如千差事法
一道澄江淨唯餘一月通
一念心清淨一佛出世間此頌所如一法
同爲異復異
史八 十八
故去彌論沙界森羅萬象齊彰此頌分同
作異異乃全別顯上四句法合一多之法
全同爲全異也
異作同還同
收來蹤跡全無誰是能同之者此頌攝異
爲同同無同相強稱爲同也同者玄寂體
也異者靈鑒用也肇論云是以般若之與真
諦言用即同而異言寂即異而同同故無
心於彼此異故不失於照功
誰得圓通妙終南箇老翁
箭穿江月影須是射鵰人此頌理雖如事
而異明異而全同是雙照而雙遮故號圓
通夷門推此玄道唯我帝心禪師無得而
得之者也
二事如理門
法依圓成還同圓徧義曰謂諸事法與理
非異故能隨理而圓徧也與前門爲相如
一對矣此門周徧義三門是含容義與後
門爲周徧含容一對結歸觀題也
君既無涯我亦隨爾
史八 十九
恩來義往今古如然
理徧一多法一多同理然
水起千波異千波一濕同此頌相如二門
一多法義
竟無往來相誰後復誰先

不動而變二際俱亡此頌一多之法同時相如各不離本位互相如徧終無往来先後之相則知十方三世湛然常住矣

舉措皆儒首縱横盡普賢

頭頭妙行物物無虧此頌儒首者是般若會上儒首菩薩達俗即真不遺細行也普賢者曲濟無遺曰普隣極亞聖曰賢此二菩薩運同體之悲智化異見之衆生真即俗而事相存俗雖存而不異真

日中迷路者掘地覔青天

将南作北情猶恕掘地尋天更可悲此頌著相凡夫不達相即無相廣設相而相外求真何異迷人将南作北迷情難遣又如掘地尋天何日相應遠之遠矣故佛言迷中倍人誠可憐愍耳

三事含理事門

網珠千影相盡在一珠中義曰前所徧之一事到此便爲能含由上一事體空能含事餘一切事皆體空不離法界是故俱在一塵中現不壞相而廣容也然上三門法義備矣下之七門自此而生也

一毛稱性攝法無遺

雖分理事異一法普包容法者理事法也遺者失也一毛正報與法性相具非一非異故能攝而無失也

史八

二十

壓中無數刹刹有佛難思

十方依正一塵中無限遮那轉法輪此頌依中現依正也然依正二報一一如理在一事中分明顯現非因位人情識所解也

眼耳絶聞見身心何覺知

栴檀林裏坐鼻孔不知香此頌上二句依正融通是大菩薩遮那智境聲聞尚杜視聽於嘉會况凡夫迷妄身心何能覺知矣佛果云現定見聞覺知是法此法離見聞覺知若着見聞覺知即是見聞覺知大凡達法之士超出見聞覺知不住見聞覺知却来受用見聞覺知然則且道受用底一句作麽生道

閑堂行道夜静室坐禪時

經行坐卧中受用法王法此頌達法之士四威儀中閑堂静室之内或行道坐禪之時受用融通包容理事之法樂也

日用自家底何煩尋路歧

閑堂行道全由我静室安禪更在誰此頌一身之事雙融理事在自已日用之中何必煩勞别尋玄道哉

史八

二十一

四通局無礙門

法界華嚴大道場纖毫不動一齊彰義曰通者事法體空也局者不壞成事相也一一事法互不相妨故曰無礙由前二門與理非異故唯通也今加非一義顯成事體故兼局也故經云随縁赴感靡不周是通義也而恒處此菩提座是局義也不動一位而徧在一切位中也釋第二門周徧義也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徧住一致遠近齊彰無在者體空而徧十方遠也不在者無所不在也不壊相而住在目前近也李長者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矣

又維摩經云天女問舍利弗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無在無不在天女曰一切法亦復如是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

不動步而徧縱橫孰是渠

一月在天影分衆水此頌上句局不礙通下句通不礙局也故十方自在無非達士之妙用也

塵塵非一異剎剎豈親踈

當堂不正坐誰赴兩頭機此頌事非一則成事義非異則體空義也理非異則不變義非一則隨緣義也約悟者轉物同已則似親矣迷者心隨物轉則踈遠矣今則通局無礙泯一異絕親踈物物明矣

柳帳長橋掛花裀小砌鋪

史八

頭頭盡露真消息物物全彰古佛心此頌

二十二

目前實際性相圓融信手拈來不勞心力

若明法爾力何用費功夫

本自圓成不勞心力此頌真如不守自性從來法爾隨緣成柳帳而作花裀全彰妙有現天文而明地理盡顯真空何勞妙辯以宣揚豈假神通而顯示達者可爾不用功夫若乃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未明法爾全真須假終南觀智而冥會矣

五廣狹無礙門

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義曰由非異故一塵體空悉能廣容無邊剎海故名廣也由非一故不壞一塵微細小相成事之體故名狹也廣狹互融故曰無礙三門唯廣此兼狹義釋第三含容也

不動一毛包容無盡

芥納須彌上狹下廣

毛端容剎海剎海入毛端

正容依依入正此頌上狹不礙廣下廣不礙狹

史八

剎海元非小毛端本不寬

二十三

各住自位都無往來此頌一多事法不壞相而更互容攝唯智照可明非識情所造

迴眸覓即易進步討還難

肯來兩手相分付擬去千尋不可攀此頌忘情反照却易相應以識十度進求誠難會矣且如玄會終南觀旨一句作麼生道

要會終南旨牛頭尾上安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此頌帝心禪師廣狹相參之妙句下無私應須玄會耳

六徧容無礙門

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義曰二四唯徧義五唯容義今合之同時具此二義也一法望多時雖普徧而即廣容也多法望一法時攝一法在多法中雖廣容而即普徧也徧即容容即徧故曰無礙

一法望多同時徧攝

徧攝雖同時說時多在後

一鏡入多鏡多身入一身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此頌上句一法望多法以喻顯法也下句多法望一法即後門法義意在同時

時窮唯一念處極但纖塵

一念入多劫一塵徧十方此頌約時一念竪窮三際約處一塵橫徧十方一法望多

同時之義在斯爾
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津
得兎忘蹄得魚忘筌此頌一念既悟見一
一塵中同時徧攝互無障礙如見月而不
觀指端似到家而罷問關津矣
李陵居北塞元是漢朝臣　史八　二十四
英雄不服蠻夷死更築高臺望故鄉此頌
李陵者李廣之子名陵字少卿前漢武帝
時將五千兵卒北征單于因力不及遂陷
番不廻特築高臺而望故鄉取一法望多
法不可以情所到也
七攝入無礙門
十方所有佛盡入一毛孔義曰多法望一
名攝入者謂無多可徧無多可容故曰攝
入矣正攝即入正入即攝故曰無礙也多
法者是前所徧所容一切事法也到此却
爲能攝能入矣一法者是前能徧能容一
事也到此却爲所攝所入也言有前後法
在同時耳
多法望一更無前後

攝入無前後立義一在先
此能即彼所今所是前能
改頭換面只是舊人此頌一多互望無定
能定所雖能所而非能所法在同時耳
徧攝無前後爲門立異名
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此頌體絕對待　史八　二十五
圓融無前後用隨得彰行布有異名也
鏡多有準則燈一無虧盈
一燈光互照千鏡影相承此頌多鏡喻多
法一燈喻觀智也若然一燈在十鏡中心
見燈燈互照鏡鏡相容準則成事分齊虧
盈智無增減可謂正互容而不礙互徧正
互攝而不礙互入矣
斫額乘槎望黃河徹底清
天眼龍睛徹底覷破此頌引博物志云天
河與海通海濱年年八月有靈槎木來往
不失期信有博望侯張騫遂積糧乘槎而
去忽忽不覺晝夜忽至一處所見室中多
有織女唯有一夫牽牛臨渚不飲驚而問
曰公何由至此騫乃問曰此是何處夫曰

君可往蜀問嚴君平騫乃如其言君平曰
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於斗牛正是至今也
既犯斗牛必奇人也分取觀智法精明方
能徹矣故出無味之談不可以識情兵測
八交涉無礙門
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義曰
交謂交互涉謂關涉以六中一望多關涉
七中多望一也七中多望一交互六中一
望多也交互關涉無有罣礙成一多兩重
主法
徧容攝入有主無伴
主者自在義交涉又何妨
羅紋結角中孰辨主人公
有容須遵主無賓獨自尊此頌羅紋結角
四義意取天涯海角四方八面一多之主　史八　二十六
法既不立伴其誰是辨別識主之者
道異何曾異
文有一多異主無彼此殊此頌行步一多
稱異圓融妙體無殊今顯主法圓融拂其
異跡故曰何曾異也

言同甚處同
說同因異立無異同何同此頌同因異立
異因同彰今此門中異伴不立獨顯主法
拂其對異之同故曰甚處同也
三門對佛殿露柱掛燈籠
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此頌牒上同異
俱遣唯主獨存物物純真信手拈來縱橫
得妙夷門曲爲諸仁不免重宣此義
凉觸林鍾夜北来一陣風
捲箔秋光冷開窓暑氣清此頌林鍾者六
月律令故取北風爲凉也此與三門佛殿
露柱燈籠一狀領過矣既論主中之主誰
敢道著名字須是迴互密旨不犯當頭洞
山云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九相在無礙門
史八
二七
一聲徧入諸人耳諸人耳在一聲中義曰
前八門中雖已收六七二門能徧能容能
攝能入一多兩重主法也今此門中收所
徧所容所攝所入兩重伴法也兼攝餘法
入他法中故得凡聖混融因果交徹全主

爲伴互各相在矣
所攝所入有伴無主
伴者客寄義萍跡混他鄉
圓明處處真孰辨主中賓
九宮不肯戀獨自入方衢此頌圓明者揀
異凡夫無明二乘似明菩薩分明佛號圓
明表全主爲全伴謂彼聖智證真之後功
成不宰迴入塵勞混同凡跡處處圓明而
不昧也既無賓外之主誰是辨別全主爲
賓之者意顯獨立故曰誰辨也
昔作堂中主今爲門下人
不顧家園風景好却隨柳絮路頭忙此頌
前全爲主法今爲門外堦下之人顯全爲
伴法也
故新新復故
舊佛新成新成舊佛此頌去新曰故明主
法也去故曰新明伴法也新復故者是全
賓爲主也牒前八門一多之主法也
新故故還新
隨緣即不變不變却隨緣此頌故還新者

是全主爲伴正顯此門一多之伴法也如
豐干萬回寒山拾得散聖人等了却那邊
實際理地却来建化門頭示現形儀接物
利生弘揚聖道隨緣日新全爲其伴故曰
還新也
史八
二十八
風起長安道波斯入大秦
境勝多英傑性海風波起此頌華嚴教風
起於長安漢高祖所都謂羣僚曰願朕子
孫長安於此故號長安大秦者始皇國號
先居長安曰大秦也因呼川曰秦川後唐
改爲華嚴川也譯講之人播揚宣述不知
其數且如佛陀跋陀羅實义難陀三藏等
盡是異國聖僧特將大教詣譯場中弘宣
翻譯祖述經義如彼波斯入大秦之長安
也又杜順和尚雲華嚴尊者賢首國師清
凉圭峯等制造章疏開演流通亦 如波斯
善能別寶
十溥融無礙門
混然無内外和融上下平義曰溥者廣也
大也廣收前九門一多差別之 法義弁大

包三乘權實頓漸之性相也融者和也謂融前二門一多重重主伴同時無有罣礙然一是義本爲生發後門之初基十是總門是收攝前法庫藏又十是圓數攝事事而皆圓故曰溥融大經幽趣罄竭斯門照

法界無盡之重關容 純真差別之羣像

主伴同時請高著眼

不因師指幾乎蹉過

主伴兩無差聖凡共一 家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此頌主伴雖分凡聖體一唯顯混融無礙玄寂獨存

虛空用有際

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此頌事法體空用也普賢云虛空可 量風可繫

纖芥體無涯

一塵稱理豈有邊涯 此頌芥納須彌體無邊畔經云毛孔容受 彼諸剎諸剎不能偏毛孔清涼云觀佛境 於塵毛此正結顯溥融無礙是佛不可思 議無盡功德矣

窮得根源妙隨流任筭沙

隨流方得妙住岸却迷人此頌窮究觀門精妙解達理事圓通 似枝枝而得本如派派而逢源何妨演教度生豈礙分別名相或逢上士直指圓融之心遇中下流曲示行布之教隨派得妙從他入海筭沙徹法深根就彼尋枝摘葉運三觀無礙之智盡羣機興同體一極之悲皆歸溥融之玄道

深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

通明妙觀玄綱何必叅禪問道此頌帝心禪師集斯觀旨撮華嚴之玄要束爲三重設法界之妙門通爲一觀諸經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雖言詮老直截難比溥融無礙也噫嘗聞有語 云若人會得法界觀叅禪了一半宗湛以此評之應云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何則昔有僧到趙州州云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後又有僧到亦云曾到此間麼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州云曾到底也教喫茶去不曾到也教喫茶去尊意何如州喚院主院主應喏州云喫茶去諸仁者看他趙州古佛雖是用此一機慣得其便不妨於一椀茶上普接三根遂使諸方點頭相許唯有夷門爲甚麼道何必趙州茶若也點檢得出便見掃除玄妙塵埃吐盡佛法氣味苟或未究玄宗應須仔細淘汰叅教宗說俱通方是溥融無礙智矣

釋夷門絶筆讃曰

法爾不爾

教恁麼不恁麼

不爾法爾

不恁麼却恁麼

普賢慚惶

道非行得一場懡㦬

文殊失利

體絶羣像能知智亡

釋古德頌曰

法界華嚴大道場

兼身在內讃歎不及

纖毫不動一齊彰
依正同現水月道場
古今殊異無來往
三世不遷目前可驗
延促何曾有短長
一念萬年體絕增減
主伴互參猶帝網
一多交涉卷舒自在
聖凡交徹類燈光
染淨融通殊無障礙
謬釋慶終感筆書偈
青即青兮黃即黃
隨緣成德應物現形
毗盧本絕多端相
光照無私玄寂體一
露滴天池冷　夷門水月清
終南幽隱處　石虎嘯風生
註法界觀門頌

華嚴七字經題三十門頌卷下

永樂御製序　史九

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朔旦吾焚香靜坐閣中閱古經典心神凝定忽有紫金光聚彌滿四周恍惚若睡夢見觀世音菩薩於光中現大悲像足躡千葉寶蓮華手持七寶數珠在吾前行吾不覺乘翠雲軿張五色寶蓋珠旛寶幢紛陳前迎飄颻悠揚莫知所底少焉行至一門高敞弘麗非人間有黃金題額曰耆闍崛境入門羣山環擁翠色凝黛蒼崖丹壁巉然峭削嵌巖嶔崟參差嶕嶫一溪縈迴盤繞山麓沿溪曲折數十餘里溪流澄湛泓渟寒碧洞見毫髮瓊花瑤草芝蘭芙蕖牡丹芍藥荼蘼馥春含滋發暉路漸窮轉度一橋城以青金玫瑰硨磲白玉有屋數十楹覆于橋上沉香爲柱栴檀爲梁彩色繪畫極其華美上榜曰般若之橋黃金大書橋長數十丈其高稱是度橋紆折數十里遥見三峯靚秀屹立相向上摩雲霄樹林蓊蔚烟霞掩映樓殿隱隱迥出林杪更行數里許復見一門其上題金字曰耆闍崛第一道場入門布路皆琉璃黃金珊瑚瑪瑙雜諸寶貝叢篁茂樹枝葉繁盛婀娜敷榮葳蕤蔽蔭異葩奇卉穠艷綽約芬芳條暢嘉果美實殷紅青紫的皪下垂孔雀鸚鵡鵷鸞鴻鵠飛舞鏘鳴復有異鳥音作梵聲清韻相和路傍有廣池湧出五色千葉蓮華大如車輪香氣浡浡其下有鳧鷖鴈鶩鴛鴦鷗鷺鵁鶄鸂鶒游泳翱翔漸至山半有羣女衣雜綵繒衣分列兩行前秉旛幢後列鼓吹法樂具奏韶鈞鏗鍧青獅白象蹌蹌率舞香花童子金盤綵籃叅獻徘徊上至山頂觀世音導吾升七寶蓮臺臺上宮殿巍峩廊廡深邃層樓疊閣萬戶千門金碧輝煌華彩鮮嶽雕甍繡闥珠拱鏤楹寶窻玲瓏寶網纂歷闌干柱礎皆羅衆寶種種寶華妝飾絢爛纓絡旛幢璀璨錯落天花輕盈作墜乍揚異香馥郁薰烝播溢寶光凝聚煜然炫爛成百千色遠覽太空浩無端倪俯凌倒景羣山在下覩茲勝妙歎未曾有吾自

念德本菲薄積何善因而得至此觀世音
微咲而言此佛說法菩提場經恒河沙俱
胝劫無有能至者惟契如来道者方得登
此后妃德稟至善夙證菩提妙登正覺然
今將遇大難特爲接引以脫塵勞如来常
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爲諸經之冠可以
消弭衆災誦持一年精意不懈可得須陁
洹果二年得斯陁含果三年得阿那含果
四年得阿羅漢果五年成菩薩道六年得
成佛果世人福德淺薄歷劫未聞后妃將
爲天下母福器深厚覺性圓明妙堪付囑
以拔濟生靈乃以淨缾甘露水起灌吾頂
但覺心身清涼萬慮俱寐憶念明了無所
遺忘遂出經一卷令吾隨口誦之即第一
希有大功德經也吾誦一遍大義粗通誦
二遍了然開悟三遍記憶無遺觀世音言
後十年更相會對吾猶若有所言吾聳耳
而聽忽聞宮中人聲遽焉警寤且喜且異
悚然歎曰此夢何其神耶亟取筆札書所
授經咒不遺一字但覺口有異香閤中香

氣絪縕七日不散天雨空花三日乃止由
是日夜持誦是經不輟三十二年秋難果
作
皇上提兵禦侮于外城中數受危困吾持誦
是經益力恬無怖畏
皇上承
天地眷佑神明協相荷
皇考太祖高皇帝
皇妣孝慈高皇后盛德大福之所垂蔭三十
五年平定禍難奠安
宗社撫臨大統吾正位中宮揆德薄能鮮弗
勝賛助深惟昔日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
功德經一字一句皆具實理奥義微妙不
可思議蓋曠劫来人未得聞佛以慈悲濟
度顯示容因有待其時三藏十二部之玄
言無非所以開羣迷而宣正教今不敢自
秘用鋟梓廣施爲濟苦之津梁覺途之捷
徑作廣大方便利益世間夫道不遠人人
自離道有志於學佛者誠能於斯究竟妙
旨則心融萬法了悟真乘超般若於剎那

取泥洹於弹指脫離凡塵即登正覺姑述
爲序翼賛流通以示妙道於無窮焉

永樂元年正月初八日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婆提城阿蘭若菩提
場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其名曰觀世
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金剛手菩薩等及諸
大比丘萬八千人皆是無漏大阿羅漢其名
曰阿若憍陳如舍利弗大目揵連須菩提阿
難等爲上首俱會佛所時聚種種寶華清淨
摩尼寶珠極妙莊嚴七寶爲幢光明顯耀衆
寶羅網香華瓔絡周帀垂布宮殿樓閣階砌
戶牖皆擁妙寶暉睒瑩麗如来敷宴於五色
寶蓮華師子寶座頂放百寶微妙光其光晃
耀如琉璃懸映寶月有百千萬億色流灌會
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頂林木花卉交光相
映瓔枝碧幹金英翠葉扶踈光茂一時十方
微塵國土悉皆充滿成七寶色合成一界異

佛刹来皆會佛所時諸大菩薩摩訶薩無量
三昧游戲神通放種種光明灌如来頂一切
衆生承佛威力徧見十方盡虛空際於是舍
利弗在大衆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
帀偏袒右肩恭敬合掌而白佛言大悲世尊

史九　五

我恒經阿僧祇劫来心獲清淨從佛化生宣
說因緣悟無心際願爲勝會諸衆開方便門
顯第一希有義諦云何見如来清淨妙淨明
心本妙圓妙明心寶覺圓明真妙淨心妙明
無上菩提淨圓真心云何見如来情妙明性
常住不動周圓妙真如性真精妙覺明性無
上菩提妙明淨性云何一切法空無二云何
超出塵勞離世間相及諸三摩提無上乘妙
修行路顯示真常永離諸幻唯願慈悲饒益
廣發奥義開悟羣惑令一切安樂具足充所
永俾未来世諸衆生求如来道者不墮邪見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咨决心疑爾
時佛告舍利弗言善哉善哉舍利弗今汝爲
大衆及末世未來衆生深求佛道汝等諦聽
諦聽諸衆奉教合掌恭聽佛言世人執妄迷

真惑亂顛倒斷離圓照畢竟無明視東惑西
觀南昡北了無所定唯性自性不見寂靜不
離妄想覺元本覺及覺所覺遠離未明不斷
惑智起斷常見諸相相續流注變滅牢於緣
見以成緣慮見前空華浮雲水月夢幻燄影
妄想虛偽不離自心纏繞諸迷如揚塵求淨
乃只見塵何由有淨若剸石爲舟馬可濟涉
壓沙取油終無所得真如種子爲妄所翳自
無始来誠堪憐愍我今開示衆生見諸真實
遠離虛妄顛倒究竟清淨若彼清淨即普清
照無性音聲動靜聞爲有無聲無無滅聲有
非生夢舂擊鼓聞常真實識如来心唯常住
故識如来性唯不動故離彼前塵性有分別
即見真心本妙圓心元明心妙妙明心元諸
法所生唯心所見諸心所說皆爲非心是名

史九　六

爲心知心無心無心無取無動無住無有起
作無有彼此心無邊際不見處所是至如来
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即明無明明無明盡顯
隱無相根理寂滅決定性故不一不異不斷
不常不出不入不生不滅非空不空無空不

淨圓照淨覺永斷無明空一切相離一切根
量無有妄緣亦無有夢幻燄影無有無無隨
順淨覺虛空常寂無起滅知見應如是觀應
無所住而生清淨心以如實見得清淨故是
名第一希有佛言世人欲識如来心性是心
性者我不獨有衆生皆具唯性自性本根妄
想自心分別迷常住真心失真空淨性空塵
浮漚起滅無從譬諸暗室開隙見明以物窒
空明復何見緣見因明暗成何見則諸暗相
永不能昏隔垣聞聲有聲爲聞無聲無聞非
空由性明心性明圓故因明發性性妄見生
以妄顯真妄真同妄若著想者即生想著緣
心觸妄覆覺心滅真性離空圓明性壞種種
心生種種心滅種種性識種種性壞五陰六
入是諸虛妄和合因緣應亦如是七大圓融

史九　七

本無生滅周徧法界隨應知量妄想自性從
緣相生妄本不生無妄可息舍離妄心淨心
清白觀本性相理自滿足生因妄有滅因生
成無生無滅無滅寂滅生滅俱滅本生不生
心常空寂空寂無住乃是無生離和合緣及

不和合銷六亡一覺明圓妙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不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即非一切法如來非法亦非非法一切法空一切性相空是空無性非染非淨諸說法相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如實相無有顛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無實無虛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有相非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諸滅礙滅無礙滅者超無礙境無願無我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是爲不取決絶生滅以守真常常光融明現前不息根塵識心二俱銷落寂然息機諸幻無性云何所住妙信純真真信明了憶念無遺習氣發化純真精進智慧精純何有妄習智明寂湛妙體常凝由定光明深入無退交換十方道合如來覺明相對妙影互暎心光既獲永安妙靜自然不動隨往如意由信趍住依行濟願躡跡十地漸次增進超賢入聖證等妙覺非諸自得必假修習圓滿三行漸成非頻離欲去受不作思慮不亂本心無思慮是無覺即同於幻若諸幻滅是名不動遠離幻境離離幻心遠離亦離即離亦遣乃無所離諸幻永除幻身幻心幻塵同滅幻滅亦滅非幻不滅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圓覺清淨顯發圓明如況沙澄淨清水瑩徹雲開霧斂青天自見如鏡去垢體自圓明一切性無性以無性故空空故無相無相故無作無作故無求無求故無願但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安隱快樂衆生堅持禁戒恒體如來平等本際畢竟無有幻心無有名故諸識安寂寂靜守空即見真道遠離陰界入心因緣和合所作生住滅妄想虛僞唯心直進觀察乃至始終地位入妙奢摩他三摩禪那到自覺聖趣攝心名戒定由戒生慧因定發是爲無漏如是獲寂常心性離生住滅見得無生法忍出世間上上我今示汝等常住心性汝等恒見華開草茁恒見枯落乃復開茁枯落者變不變者存是諸空相無有生滅覺心空性不壞不動圓覺妙心幻依以生依幻求覺覺亦爲幻云有覺者幻猶未離云相無有生滅得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奢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當得十方清淨盡未來際心性普照寂滅不二成無上正覺爾時舍利弗及諸大衆聞佛開悟得未曾有皆大歡喜即說偈讚佛

妙覺不動如來尊　開悟有情善調伏
河沙世界普應供　智無不周正徧知
三乘雖已得三明　千日光輝明行足
無量智慧稱善逝　世間解起出世間
諸法諸衆無上士　調御丈夫廣慈悲
隨教化度天人師　佛陀世尊薄伽梵
海潮法音悉徧布　刹那十方總聽聞
誓以正法覺羣迷　永斷一切顛倒想
常住真實不虛妄　是爲淨性妙明心
我今於此獲圓融　超出一門寂滅海

佛告舍利弗是名爲第一希有大功德修多羅了義我當於過去刼然燈佛所授記成佛若善男子善女人獲聞此勝義與我了無差異我今成一圓融清淨寶覺說無邊祕密神呪

唵捺謨癸葛幹諦卜囉你牙合二叭囉密答耶
唵捺答的答亦驪識亦驪識必捺頗必捺頗
捺謨癸葛幹諦卜羅當卜囉諦以驪諦以驪
諦密駝諦密驪諦述驪諦迭驪諦兀識驪兀
識驪補于耶補于耶莎訶
唵捺謨癸葛幹諦卜羅合二倪牙合二巴囉密達
爺答的牙合二塔唵提赫哩合二釋哩合二述嚕合二
諦思梅哩合二諦抹諦尾拶宜莎訶
唵捺謨癸葛幹諦薩哩幹合二都兒葛合一的巳
哩必塔捺囉拶耶答塔葛逹耶阿囉合一曷諦
三藐三勃塔耶答的牙合二塔唵東塔尼東塔
尼薩哩幹合二巴鉢月東塔尼說提月說提薩
哩㕎合二葛哩麻合二阿幹囉捺月說捉莎訶
唵啞麻囉尼即彎諦耶莎訶
唵捺謨癸葛幹諦啞巴囉密逹鵠由而倪于
合二捺速必尼釋哲合二達諦足囉拶耶答塔葛
達耶啞囉曷諦三藐三勃塔耶達的牙合二塔
唵卜尼卜尼馬曷卜尼啞巴囉密達卜尼啞
巴囉密達鵠由而卜尼倪牙合二捺三癸嚧巴
即諦唵薩哩幹合二三斯葛哩巴哩述塔塔哩

麻合二諦葛葛捺三目忒葛合二諦莎癸幹月述
提馬曷捺耶巴哩幹哩莎訶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卷上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卷下　史十

爾時尊勝佛母及救度佛母沙幹哩佛母聞
說是經及神呪功德不可思議即從座起合
掌恭敬而白佛言我速疾勇猛能除怖畏能
投諸勝義殊勝威光照見三世施精勤行得
超彼岸能攝無餘諸藥叉衆於他加行摧壞
一切自身熾盛鎮世攝伏度脫有情現勝妙
光普徧喜悅能破七險能消災禍令離諸惱
能動三處能滅諸毒能解鬬爭善除瘟疫善
靜威力種種具足願施此力護持經教於世
間衆生作種種方便永得皈依佛道不入輪
廻於是尊勝佛母及救度佛母沙幹哩佛母
各說無量大陀羅尼神呪曰
唵嚕隆合二莎訶唵捺謨癸葛幹諦薩哩幹合二
得羅合二盧迦卜羅合二諦月沙瑟吒合二耶勃塔
耶答捺麻達的牙合二塔唵嚕隆合二嚕隆合二嚕
隆合二杓訛合二杓訛合二塔耶杓訛合二塔耶月杓訛合二塔
耶月杓訛合二塔耶啞薩麻薩蠻達阿幹癸薩
恩葩合二羅傘葛諦葛葛傘娑癸幹月述提啞
撒殫賚合二都捨合二薩哩幹合二答塔葛達蘇葛

呑毛囉斡撥拏阿嘧哩合二達啞撇釋鼓兒合二
馬曷木得囉合二鑾特羅合二叭果阿曷囉阿
曷囉馬麻譪由而合二傘塔囉尼杓訛合二塔耶杓
訛合二塔耶月杓訛合二塔耶月杓訛合二塔耶葛
葛拏娑癹斡月述提烏失合二尼沙月撈耶巴
哩述鍍薩曷思囉合二囉思迷合二傘租爹敵薩
哩斡合二呑塔葛達阿斡嚕結尼嫯吒合二巴
囉嘧達巴哩卜囉尼薩哩斡合二呑塔葛達麻
諦達播蒲嘧卜囉合二牒瑟吒合二諦薩哩斡合二
呑塔葛達赫哩合二達耶阿牒瑟吒合二拏阿牒
瑟吒合二諦木得哩合二木得哩合二馬曷木得哩
合二斡資囉合二葛耶三曷達拏叭哩述鍍薩哩
斡合二葛哩麻合二阿斡囉拏月述鍍卜囉合二牒
聶斡兒達合二耶馬麻譪由而合二月述提薩哩
斡合二呑塔葛達薩麻耶阿牒瑟吒合二拏阿牒
瑟吒合二諦唵摩尼摩尼馬曷摩尼月摩尼月
摩尼馬曷月摩尼麻諦麻諦馬曷麻諦麻麻
諦沙麻諦呑塔達痡達戈達合巴哩述提月
思痡吒卜鍍述鍍布布撈耶撈耶月撈耶月
撈耶思麻合二囉思葩合二羅思葩合二

羅思葩合二羅耶思葩合二羅耶薩哩斡合二勃塔
阿牒瑟吒合二拏阿牒瑟吒合二諦述鍍述鍍卜
鍍卜鍍斡資哩合二斡資哩合二馬曷斡資哩合二
莎斡資哩合二斡資囉合二葛兒合二毘撈耶葛兒
合二毘月撈耶葛兒合二毘斡資囉合二布切辣葛
兒合二毘斡資嚕合二忒葩微斡資囉合二三葩微
斡資囉合二斡資哩尼斡資嚂合二癹斡都馬麻
播哩嚂薩哩斡合二薩埵喃撈葛耶巴哩述提
癹斡都薩埵獮薩哩斡合二葛諦巴哩述提釋
哲合二薩哩斡合二呑塔葛達釋哲合二鈴切薩麻
剛薩頦都卜鍍卜鍍悉鍍悉鍍勃塔耶勃塔
耶月勃塔耶月勃塔耶謨撈耶謨撈耶月謨
撈耶月謨撈耶杓訛合二塔耶杓訛合二塔耶月
杓訛合二塔耶月杓訛合二塔耶薩鑾呑謨撈耶
謨撈耶薩鑾呑囉思嘧合二巴哩述提薩哩斡
合二呑塔葛達赫哩合二達耶阿牒瑟吒合二拏阿
牒瑟吒合二諦唵木得哩合二木得哩合二馬曷木
得哩合二馬曷木特囉合二鑾特囉合二叭諦莎訶
唵呑哩當莎訶
唵呑哩突呑哩都哩莎訶

揉謨羅特揉合二特羅合二牙耶揉麻阿哩合二耶
阿斡嚕結諦杓囉耶菩提薩埵耶馬曷薩埵
耶馬曷葛嚕聶葛耶呑的牙合二塔唵呑哩突
呑哩都哩馬麻格哩合二諦薩哩斡合二突瑟吒
合二卜羅合二突瑟吒合二喃莬癹耶答癹耶
斯播合二癹耶斯播合二癹耶謨曷耶謨曷耶班
塔耶班塔耶吽吽癹吒合二癹吒合二薩哩斡合一
突瑟吒合二喃斯播合二癹尼呑哩耶莎訶
唵必沙疾巴兒揉合二沙斡哩薩哩斡合二租辣
麻囉卜羅合二沙麻拏尼吽癹吒合二唵必沙節
巴兒拏合二沙斡哩必沙馬盧節巴沙馬盧節
薩哩斡合二馬盧節唵吽癹吒合二莎訶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
佛言世尊我於恒河沙劫聞佛真言從三慧
入圓通今復聞如是勝義頗因佛旨以拔濟
衆生有能誦是經及神呪者吾即護持令彼
成就佛言善哉善哉觀世音菩薩即說六字
大明神呪及大陀羅尼神呪曰
唵嘛呢叭彌吽
揉謨囉得揉合二得羅合二牙耶揉謨阿哩耶合二

啞斡廬結諦說囉耶菩提薩埵耶馬曷薩埵
耶馬曷葛嚕聶葛耶呑的牙合二塔唵薩哩斡
合二板塔捺婁達捺葛囉耶薩哩斡合二巴鈸薩
麼度嚕合二東攝捺曷囉耶薩哩斡合二月提不
囉合二攝麻捺葛囉耶薩哩黴合二丢巴特囉合二
斡月捺攝捺葛囉耶薩哩斡合二把宜熱得囉
合二捺耶怛薛捺麻思格哩合二搭伊搭啞哰耶
啞斡嚕結諦說囉怛斡尼辣竿剎捺麻赫哩
合二達岩啞斡哩怛葉沙咩薩哩斡合二啞哩塔
合二薩塔𢮎束婆薾怛捺薩哩斡合二薩埵喃巴
鉢麻囉葛合二月束塔葛怛的牙合二塔啞斡嚕
吉嚕葛麻嚕葛曷壘夷奚歇馬曷菩提薩
埵兮菩提薩埵兮馬曷菩提薩埵兮不哩耶
合二菩提薩埵兮葛嚕聶葛思麻囉赫哩合二達
岩夷奚歇啞哩耶合二啞斡嚕結諦說囉巴囉
麻埋得哩合二即怛葛嚕聶葛孫嚕孫嚕葛哩
麻合二薩塔耶薩塔耶黴玷諦奚諦奚彌啞囊
葛秝葛末月航葛末馬曷悉塔由吉說囉哆
和哆和黴哩頻合二諦馬曷黴哩頻合二諦塔囉
塔囉塔囉祢說囉㖿辣㖿辣月麻辣麻

辣謨哩諦合二啞哩耶啞斡嚕結諦說囉格哩
合二室捺合二唧捺拶劄麻孫劄啞郎格哩合二怛
攝哩囉嵐鉢不囉合二嵐鉢月嵐鉢馬曷席塔
熱塔塔囉巴辣巴辣馬曷巴辣麻辣麻辣馬
曷麻辣㖿辣㖿辣馬曷㖿辣格哩合二室
捺合二巴克黴合二格哩合二室捺合二斡哩捺格哩
合二室捺合二巴睬聶哩渴怛捺兮巴特麻合二曷
思達合二拶耶葛囉聶攝拶哩說囉格哩合二室
捺合二薩哩巴格哩合二怛捘爭巴黴怛夷奚
歇唬囉曷目渴得哩合二逋囉達曷尼說囉捺
囉耶捺巴辣嚕鉢黴攝塔哩兮尼辣竿剎兮
馬曷曷辣曷辣月攝聶哩合二唧怛廬葛薛囉
葛月攝捺攝捺堆攝月攝捺攝捺謨曷月攝
捺攝捺聶哩木克黴合二捺和羅和羅門拶門
拶摩和羅摩和羅曷辣曷辣馬曷巴特麻合二
捺潑薩囉薩囉席哩席哩蘇嚧蘇嚧勃錢勃
錢勃塔耶勃塔耶勃塔牙咩怛斡尼辣竿剎
夷奚歇尼辣竿剎夷奚歇唬麻思貼合二怛星
曷摩渴曷薩曷薩門拶門拶馬曷劄劄曷薩
聶哩捺爹尼夷奚歇蒲蒲馬曷悉塔由吉說

囉班塔班塔唬咱薩塔耶薩塔耶月玷思麻
合二囉思麻合二囉端奄合二兮把葛嚕魯葛月嚕
葛思端唵合二怛塔葛達怛達歇彌怛哩睬合二
喃不囉合二薩塔耶彌莎曷席塔耶莎曷馬曷
席塔耶莎曷席塔由吉說囉耶莎曷尼辣竿
剎耶莎曷唬囉曷目渴耶莎曷星曷目渴耶
莎曷馬曷捺囉星曷目渴耶莎曷席塔月疊
塔囉耶莎曷巴特麻合二曷思怛合二耶莎曷馬
曷巴特麻合二曷思怛合二耶莎曷斡資囉合二曷
思怛合二耶莎曷馬曷斡資囉合二曷思怛合二耶
莎曷格哩合二室捺合二薩哩巴合二格哩合二怛捘
爭巴黴怛耶莎曷馬曷葛辣麻孫劄塔囉
耶莎曷拶格囉合二由塔塔囉耶莎曷商渴攝
鈸達合二聶哩捺怛捺葛囉耶莎曷補塔捺葛
囉耶莎曷唬麻思竿合二塔低攝思錢合二怛格
哩合二室捺合二唧捺耶莎曷唬麻曷思怛合二月
克羅合二拶哩麻合二聶斡薩捺耶莎曷廬吉說
囉耶莎曷馬曷廬吉說囉耶莎曷薩哩斡合二
席提說囉耶莎曷囉克黴合二囉克黴合二鈴
莎曷孫嚕孫嚕囉克黴合二謨哩諦合二喃莎曷

捺誐癹葛斡諦阿哩耶合二啞斡盧結諦說囉
耶菩提薩埵耶馬曷薩埵耶馬曷葛嚕尼葛
耶席田都彌滿特囉合二巴達尼莎曷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亦從座起頂禮佛足而
白佛言世尊我最初成道聞是勝義及神呪
承佛威旨廣度衆生而得成就即說呪曰
唵斡吉杓囉蒙合
捺謨鑾租釋哩合二孤麻囉蒲荅耶菩提薩埵
耶馬曷薩埵耶馬曷葛嚕聶葛耶荅的牙合二
塔唵啞囉 接月囉接述銕月述銕杓塔尼月
杓塔尼杓塔耶月杓塔耶啞麻列月麻列你
兒合二麻列拶耶斡哩拶耶吮曷尼盧盧吓棃
吽吽吽癹吒合二癹吒合二癹吒合二莎曷
爾時金剛手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
三帀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廣爲諸衆生開發
蒙昧宣揚妙音作大方便闡秘密藏是爲最
上了義大乘我等幸承慈誨受持是經及神
呪惟願覺悟一切有情及諸末世一切衆生
永斷疑悔得成正覺即說呪曰
唵斡資囉合二叭呢吽

唵斡資囉合二贊則寸切劉馬曷盧詻音傘吽吽吽
癹吒合二癹吒合二癹吒合二
爾時摩利支天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
繞三帀而白佛言大悲世尊我於如來得大
神通自在力常行日月天前所不能見我則
能見無人能見無人能知無人能執無人能
縛無人能害無人能欺誑若復有人常憶念
者應亦如是願常於恐怖苦難之處護諸有
情若盜賊水火刀兵毒藥疾病饑饉天龍鬼
神人及非人寃家惡獸不令爲害若一切衆
生有能持誦此經及神呪者我當守護令其
成就永無災障遠離諸難身垢清淨速證聖
果即說陀羅尼曰
唵馬哩唧茫莎曷
荅的牙合二塔唵巴荅葛囉合二麻中精萌叭囉葛
囉合二麻中烏達耶麻中尼囉麻中阿囉葛合二
麻中嘛囉葛合二麻中烏嘛麻合二麻中斡捺麻
中孙勒麻合一麻中即斡囉麻中麻曷即斡囉
麻中安怛囉塔合二捺麻中莎曷捺謨囉特捺
合二特囉合二牙耶荅的牙合二塔唵阿盧荅盧葛

盧薩特㨯合二盧三卜囉合二毋尔塔合二得丁吉切囉
革叉合二囉革叉合二鈴旗含切薩哩斡合二薩多彎合二
瑟哲合二薩哩斡合二癹由叭特囉合二微匹牙合二
莎曷捺謨囉特捺合二特囉合二牙耶荅的牙合二
塔唵斡特荅合二列斡荅列斡囉列斡囉曷目
伽薩哩斡合二萬瑟吒合二卜囉合二萬瑟吒合二喃
葛耶斡格節合二荅拶川唵合二賖班塔班塔荅
精甘切下同癹荅癹斯觥合二癹斯觥合二癹吽吽癹吒
合二莎曷唵馬哩唧厓合二莎曷唵斡囉列斡荅
列斡特荅合二列斡囉曷目伽薩哩斡合二萬瑟
吒合二卜囉合二萬瑟吒合二喃葛耶斡格節合二荅
目堪班塔耶班塔耶荅精甘切下同癹耶荅癹耶斯
觥合二癹耶斯觥合二癹耶謨曷耶謨曷耶攀拶
耶攀拶耶達兒拶合二耶達兒拶合二耶赫哩臨
合二赫哩臨合三吽吽癹吒合二癹吒合二莎曷唵馬
哩唧厓合二馬曷馬哩唧厓合二薩囉薩囉阿巴
薩囉阿巴薩囉卜囉合二薩囉卜囉合二薩囉目
歇目歇月目歇月目歇阿鉢葛囉合二麻耶阿
鉢葛囉合二麻耶薩哩斡合二萬瑟吒合二薩多彎
合二叭提兀忒合二叭提薩哩斡合二月克難合二月

䣙耶甘阿鉢薩嚩哆𠵇鉄瑟跋哆囉特
捺二合特囉二合耶薩的捺莎曷唵貲下同道之作切下同
巴囉麻胥道莎曷唵阿葛列巴葛列把瑟哲
二合葛列薩哩斡二合葛瑟吒二合卜囉二合葛瑟吒
二合喃葛耶斡格節二合答目堪撈川唵二合賒班
塔班塔吽吽吽登吒二合登吒二合登吒二合莎曷

爾時舍利弗聞佛說是經義神咒及諸菩薩各說神咒贊揚佛道舍利弗合掌恭敬白佛言若徧滿十方恒河沙世界持誦此經及神咒者得福多不佛告舍利弗若恒河沙世界諸有學欲進修正覺妙明自性斷緣空諦一一聞勝義諸漏盡若善男子善女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精心好道堅持戒律誦是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及神咒即得成就若有衆生罹諸苦難及諸煩惱冤業宿障即得罪惡消除灾障潛釋安隱快樂若遇水火盜賊水不能溺火不能燒黑風大海盜賊兵戈虎狼蛇蟲魘蠱毒藥呪詛俱不能害若復有人書寫此經及神咒受持佩誦以華香瓔珞幢幡繒蓋衆樂燈燭起塔造寺種種供養於未劫中開示未學勝於七寶布施九世先靈咸獲超度一切幽魂滯魄十種異類並得超生已獲福德無量無邊若無嗣續生智慧男子如性癡愚即成大辯才生一切種智壽命不永即得延生復得身榮家盛不犯刑憲其有貪欲恚癡不實妄想塵勞所汙悉得清淨永不墮無間地獄受諸輪迴苦趣若有人持誦是經及神咒三千大千世界光明圓滿合成一界其有墮諸鑊湯洋銅鐵城刀山劍樹斧鉞鉾鋸黑暗寒冰種種地獄悉皆破壞咸際光明即得超脫一切火蛇火狗馬頭羅剎自相遠離若有人發千百億善念誦此經及神咒我即千百億化身令彼不惑外道皆成佛果若善男子善女人持誦此經一句一偈及一神咒所獲福德無量當知是人非於一佛二佛種諸善根如是乃至盡百千萬億那由他一切佛所種諸福慧故聞此經教爾時舍利弗聞佛說是經功德不可思議即頂禮恭敬而說偈曰

如來大興慈愍心　示我第一希有義
廣大勝妙不思議　是故覺悟一切人
充周法界等河沙　惟是密因最上品
無量功德不可說　不可說轉受佛恩
大雄威力大神通　要令種種成佛道
衆生聞者隨所願　有所得者由善根
我今頂禮妙覺尊　永斷無明諸惑業
誓願將身於歷劫　護持法藏顯真如

佛說是經已妙法圓音徧十方界即時天雨百寶妙華五色紛糅徧滿十方虛空十方微塵剎土皆成寶色盡世界所未有異品妙香馥郁凝聚河沙佛國悉皆熏聞諸大菩薩摩訶薩及諸無漏大阿羅漢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踊躍歡喜信受奉行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卷下終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後序
蓋聞盛治之世至寶不祕而真文顯宣
大道適彰而嘉徵遊著伏覩我
母后仁孝皇后夢感第一希有大功德經神
妙難名義理昭著貫微三乘總持萬法
充之則周徧法界斂之則芥納須彌顯
祕藏之玄微發菩提之奧義語其理則
邃深莫測語其功則甚博而弘蓋歷世
以來論空典者未有若是之明且切也
仰惟我
母后聖德純貞備全衆善悟道出乎天性慧
覺本於生成故神明協禎夢傳靈祕以
兆至治之盛也 高熾 探賾其旨甚深精
微莫窺其奧仰歎無窮
母后親序其耑于首皆以鋟梓廣旋於衆作
無量方便以輔相
父皇內治之美豈意無疾一旦坐逝奄忽遐
棄 高熾 悲號痛悼膽魄震驚天高地厚
慕戀曷已追惟
母后志願未畢復書是經重以壽梓流通中
外以惠蒼生拯苦海之沉淪啓迷途之
昏闇誠能究極斯旨則解惑結循轉九
起正覺如指掌謹述數語于後用紀
聖神感應之功焉

卷下　十二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孝子皇太子高熾盥頓首謹書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後序
蓋聞高明者天列星辰而成文博厚者
地載川岳而成理故天不愛道則至文
顯焉地不愛寶則至理著焉仰惟我
母后仁孝皇后夢陟靈山聞佛真諦既寤而
書與香盈室七日不散蓋至文發紓神
靈顯曜觀漢日之流祥神通之叶夢者
信有徵矣 高煦 常誦之原夫妙旨幽微
至言簡奧闢圓明之廣路開常樂之法
門總三藏之樞機貫一乘之祕義語其
妙則蕩蕩難名論其功則巍巍無等悟
之者則欲浪頓息領之者則魔風倏消
雖盡摩騰之翻羅什之譯豈足以方於
萬一者乎伏覩
母后贊輔我
父皇內治之暇即閒居習靜端謹誦持豈意
厭棄塵勞坐而瞑目 高煦 悲愴痛絕五
內戰兢心志迷眩攀號莫及追惟
母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嘗親為
序刻梓以傳其功德不可思議將欲畢
於
先志必以廣布流通重書是壽梓嘉惠沉淪
登衆生於佛域歸蕩流於淳源有能致
力於斯探測奧義則妙證真如理不啻
捐矣
兄皇太子已為序於後誠不自揆謹題于
左云

卷下　十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孝子漢王高煦盥頓首謹書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後序
嘗聞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知非常之
語非常人所能聞故大道必明於治世
至言必顯於
聖人闡神化之玄微剖混沌之靈秘自非文
明會同之時不能臻茲至盛洪惟我
母后仁孝皇后聖德至純慈惠誠敬相我
父皇內治之美數十餘年之間勤修善道夙
夜不懈爰寤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
德經典義精深至理簡要誠菩提最上
之法般若方便之門求其妙則一字皆
原於佛心語其功則一言可成於正覺
粵歷漢代秦年絲莫得以窺其際雖更
馬鳴龍樹亦未能以究其微蓋神明佑
啟我 十三 十四
皇家萬世太平之基故俾玄章煥發以演不
傳之秘用開累劫之迷途大示如來之
寶印要使恒沙惑客轉盼而悟真常說
飯飢夫舉足而超智海功德無量實爲
難名仰惟我

母后慈惠天下欲廣流通嘗親爲序用以刻
梓使誦之者皆成佛果豈意夙登妙覺
忽證泥洹 高起 撫膺痛哭哀音曷勝感
傈哽噎心摧魄散慨
智慧斯頹寂因曷曜津梁未溥夷路復埋
乃重書是經刻梓廣施以承我
母后嘉惠之心於乎懸佛日於中天光含大
地燦明珠於性海影燭十方于以揭三
藏之領要總一乘之妙理學者於此精
契圓融則心性清淨即超聖趣矣 高起
固才之通悟冀達其閫域
孔皇太子
孔漢王皆爲序於後謹述此于末以抒
思哀焉
永樂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孝子趙王高燧泣血頓首謹書 十六 十五
萬曆七年六月吉旦
慈聖宣文皇太后發心重刊

續傳燈錄卷第一　大鑑下第十世
汝州首山念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汾陽善昭禪師　葉縣歸省禪師
神鼎洪諲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廣慧元璉禪師　三交智嵩禪師
鐵佛智嵩禪師　首山懷志禪師
合一　二起
仁王處評禪師　智門迥罕禪師
鹿門慧昭山主　丞相王隨居士 已上一十二人見錄
黃龍蘊禪師　福聖義璠禪師
南臺契瓌禪師　契聰上座 已上四人不錄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器識沉
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
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俗
塵勞因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
觀覽隨機扣發歷參諸方知識七十一員宗
後到首山一日首山陞座師出問曰百丈卷
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
合三
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
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
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
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
以名剎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洎首山歿
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

聰訃聞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然起握取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燕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道俗同曰汾陽而不敢名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又上堂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為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耳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着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為并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柰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與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括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鑌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秪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卧草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陀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即休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

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揔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後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咲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且併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云七十里師曰汝也隨我不得侍者出云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某甲即到師曰汝却隨得老僧言訖謂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逝侍者即立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佛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如海一滴衆師指向上宗

乘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烟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為明和尚丈室以何為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舟曰恁麼即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扎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猶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雖擲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厠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一日陞座僧問繞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柏禪林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為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

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闍黎無廉恥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鬧市裏打静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鹽釘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縣南神僧請益拓

樹子話師曰我不辟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
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
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㖿師曰你見箇甚麼
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
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日暮投林
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
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
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
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
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
師曰撒手卧長空僧曰㖿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
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
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
說不已師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
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
義如何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識故聲色
摐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
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
僧不能荅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
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
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三
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
氣韻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
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
師俱往何如師唉而諾之即以己馬負師至
十年始成叢席一杇床為說法座其甘枯淡
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
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
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
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
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
曰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
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
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
是和尚為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秖這便
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
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
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泊不到此
問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曰灰頭土面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山
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
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
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
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
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
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
坐便推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
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
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
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
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廣州張氏子初
參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
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
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
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
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
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
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相識後
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
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
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
秖對住持不易和尚為甚麼教坐喫茶陽曰
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
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秖對和尚
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住
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卬州多出九節杖曰
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荅佛話會却問來時

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
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
踏着秤鎚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
汝道問青山渌水即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
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
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竪坐問
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
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
吽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
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
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
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
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
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刦火洞然又作
麼生師曰橫出竪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
師曰奇恠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
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
合一 十二
曰晝見皦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勳級
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菩犬帶牌曰為其
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
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
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
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
往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即是用錐即是
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馬出問如
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
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秖這如今誰動
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張茂崇太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
傳請師直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
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
飯無此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為甚
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
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
夜開上堂春景溫和 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
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
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法身師曰每日撒棠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
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刦問逐日開單
展鉢以何報荅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
我愁殺曰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
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
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几朗問
急水灘頭連底石音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
天曰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通上徹下
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
曰快曰還求出也無 師曰若求出即燒殺你
僧禮拜師曰直饒你 不求出也燒殺你示衆
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
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猫兒爪
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
忌遺言許外甥作麼生是許外甥底句莫錯
衆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
燈明連夜照甚處不 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
曰來日是寒食
合一 十二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
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竪起拳曰漢上還
有這箇麼師曰這箇 是甚麼盌鳴聲山曰瞎
師曰恰是拍一拍便 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
寶山空手回時如何 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也山曰汝會處作麼 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秖
是地上水碙砂也山 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
後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
曬紅旗楊億侍郎問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
勒未審在甚麼處師 曰敲磚打瓦又問風穴
道金沙灘頭馬郎婦 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
不及僧問如何是無 位真人師曰上木下鐵
曰恁麼則罪歸有處 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
禮拜師曰拖出問如 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
多上堂臨濟兩堂首 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

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秖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禱去良久曰苦哉瞎漢踍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拄杖曰一隊無孔鐵合一　十三鎚遠退速退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范陽人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家山閑乃請契參問這三頌是汝作邪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乱作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鈎四海秖釣獰龍格外玄談為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佛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搥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勅倍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蟇脚栢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曰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金剛手板闊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佛拍手咲晉祠娘子解謳謌問臨濟推倒黃蘗因甚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雞啣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斷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合二　十四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上堂寒溫冷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秖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珎重問祖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僧曰與麼則金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見出涅槃堂三交即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珎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參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秖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垛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即瓦解氷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十五末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抛下拄杖曰明眼人難瞞師曰草賊大敗

隨州智門迥罕禪師為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鷂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来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什麼第二盌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竪卧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服践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續傳燈錄卷第一

合

續傳燈錄卷第二

合二

大鑑下第十世

智門祚禪師法嗣三十人

雪竇重顯禪師
百丈智映禪師
護國壽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彰法澄泗禪師
青山好禪師
芙蓉文喜禪師
德山僧可禪師
百丈月禪師
歸宗省一禪師
天童寶堅禪師
廣教義嵩禪師
靈泉曉禪師
藥山宣禪師
太平清禪師
延慶子榮禪師
南華寶緣禪師
九峯勤禪師
黃龍海禪師
雲臺省因禪師
慈雲紹誂禪師 已上十二人見錄
清溪省肇禪師
翠峯覺顯禪師
翠巖秦鷟禪師
廣慧清順禪師
百丈智贇禪師
蘄陽口詮禪師
長松龍禪師
廣福允恭禪師
大龍德宣禪師 已上十八人無錄

文殊真禪師法嗣一人

洞山曉聰禪師 見錄

南臺勤禪師法嗣二人

高陽法廣禪師
石霜節誠禪師 二人見錄

黑水璟禪師法嗣一人

黑水義欽禪師 見錄

五祖戒禪師法嗣四十人

洞山自寶禪師
北塔思廣禪師
翠峯慧顯禪師
五祖秀禪師
白馬辯禪師
海會通禪師
十王懷楚禪師
鴈蕩文吉禪師
寶巖叔芝禪師 已上一十七人見錄
西禪文岫禪師
海會顯同禪師
瑞巖珪禪師
大明明禪師
大愚達禪師
景德簡禪師
雲居慶禪師
十王清禪師
六合修己禪師
龍牙迁禪師
隨州報恩和尚
瑞巖圓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無錄
泐潭懷澄禪師
雲蓋智顒禪師
四祖端禪師
天童懷清禪師
水南智昱禪師
義瑩子祥禪師
定慧道海禪師
洞山妙圓禪師
舜峯蒙正禪師
昭慈感圓禪師
三角幽禪師
五祖昉禪師
中宮登禪師
舍利詵禪師
永安圓禪師
雍熙德興禪師
德山文燦禪師
梁山了奇禪師
舒州龍門和尚

福昌善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上方齊嶽禪師　育王常坦禪師
金山瑞新禪師　福昌詢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夾山惟俊禪師　德山文捷禪師
靈峯顯英禪師　公安智珠禪師
四明贇禪師　元封攺禪師
開聖道如和尚已上七人無錄

乾明信禪師法嗣三人
藥山彝肅禪師無錄　西禪垂白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保唐無約禪師

福嚴雅禪師法嗣四人
北禪智賢禪師　衡嶽振禪師已上一人有錄
衡山了寶禪師　國寶李琛殿撰已上二人無錄

開福賢禪師法嗣三人
日芳上座見錄　大陽文昱禪師
雙溪生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報慈嵩禪師法嗣一人
興陽遜禪師見錄

德山遠禪師法嗣八人合二
開先善暹禪師　禾山楚材禪師三
資聖盛勤禪師　鹿苑圭禪師
大中仁辯禪師　菩提桂芳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欽山悟勤禪師　王氏山普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西峯豁禪師法嗣一人
南安岩自嚴尊者見錄

廣教志禪師法嗣二人
四面山懷清禪師見錄　興化友清禪師無錄

雲頂敷禪師法嗣一人
樂營將蜀人無錄

石門紹遠禪師法嗣七人
清居浩昇禪師　廣濟方禪師
雲頂鑑禪師　道吾契詮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澧州善來禪師　袞州恵遠禪師
隨州崇竇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梁山觀禪師法嗣五人
羅紋德珎山主　藥山利昱禪師
梁山巖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雲巖清胤禪師
大哥和尚已上二人無錄

德山晏禪師法嗣一人
德山智先禪師見錄

北禪感禪師法嗣一人
南禪聡禪師見錄

谷隱儼禪師法嗣五人
谷隱契崇禪師見錄　谷隱法謙禪師
開解重懲禪師　鷲嶺懷堅禪師
蘄州懷令和尚已上四人無錄

普淨覺禪師法嗣二人
張生居士　給事陶穀居士二人見錄

靈澄上座法嗣一人
夾山真首座無錄

廣濟通禪師法嗣二人
南華智度禪師　九華勤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乾明穆禪師法嗣一人
因勝燈禪師無錄

承天昭禪師法嗣十一人合二
靈泉皓昇禪師　藥山用和禪師四
夾山省宗禪師　靈泉用淳禪師
夾山仁秀禪師　黃龍思卿禪師
嘉魚法珎禪師　開福寶賢禪師
興教居祐禪師　崇聖志珪禪師
彰法悟顯禪師已上俱無錄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詵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

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共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霊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虵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着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荅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荅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荅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荅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閙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荅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珎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搥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盡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拔簑帶雨歸曰二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毘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若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唱酬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着即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劒衝前即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乱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為甚麼攫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為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

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
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
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為祥為
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
天謝家人不在漁舡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
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
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
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
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
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
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
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
月照寒窓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
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
問如何是佛師曰横身彰十號入槨示雙趺
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胸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暎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窣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
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
韶州南華寶緣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来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
無師曰高者高低者低

黄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
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
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来纔一顧迦葉
便低眉
瑞州九峯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
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
曰劫須喫棒上堂曰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
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
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
充侍者示以芭蕉柱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
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柱杖子話試舉来
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筯便擲師豁然大
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
骨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湯瓶火裏煨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
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
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
心能幾人
鄂州黄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黄龍家風師
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柱杖點之
問如何是宗初一句師曰揺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着又作麼

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
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
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
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間
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瞻部洲北欝單
越
倰州青山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昔日靈山親授記今朝汶水令方
行僧云恁麼則雷布雲門洞雨洒景陵城去
也師曰九宮八卦
福州慈雲山紹詵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頷上汗出問如何是慈雲山師曰徒勞仰面
看問如何是慈雲水師曰急
文殊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韶州杜氏子遊方時在
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洲大聖近在揚州出
現有設問曰既是泗洲大聖為甚麼却向楊
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
蓮華峯祥菴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
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
釋迦未鮮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

冬瓜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叨叨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即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即得古即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棱嚴經道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鵠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鵠也有白底烏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餧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沍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便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為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團蔬枯槁甚檐水潑菠薐初比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道華峯閑拌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公既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蹈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峯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尪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墮坑落壍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階道便好回去更莫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黑水璟禪師法嗣

峩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寶禪師韋州人生娼室無姓氏為人應謹性慕佛乘於砆石寺受業修頭陀行糲食垢衣參戒和尚發明心地大著名聲常在五祖會主寺事一日戒病令行者於庫司取生薑煎藥師叱之行者白戒戒令將錢回買師方取薑付與戒心重之後遊叢林至洞山時聰公居焉特加敬重聰歿遺言令繼其席適郡守亦以書囑戒舉所知者主之戒云賣生薑漢住得也遂開法於洞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戒曰蹼良脚蹠)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言猶在耳僧云恁麼則五祖嫡子雲門兒孫也師曰日馳五百示衆曰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

莫有把柂者也無衆無對師曰賺殺一舡人移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來問甚官吏云縣尉令避道師立道左避尉馬蹶不行師曰這畜生却識人尉知是師作禮馬乃行後遷雲居一夜山神與師宥與遠寺師呵曰撻上方大去神直撻上方丈師為人精嚴護持戒法初行脚時宿旅店一夕為娼女所迫與同寢捐師坐禪至曉娼女索宿錢師與之出門自燒被而去娼女以實告其嫗遂請歸置齋禮謝謂真佛子也然性好名事邊幅初得法於戒和尚戒暮年棄衆造馬師以其行蔵落人疑似弗為禮上堂說偈譏之曰嗟見世諸訛言滑行溷多若無閑老子誰人柰汝何戒遂造大愚一日於僧堂前倚柱杖談咲而化師雖有國名藂林亦以是少之師嘗作達磨祖師真讚大為叢林所稱誦序曰師真國邈三界無着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真乾坤廓落讚曰師相兮世所稀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兮觜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住少林兮懡㦬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推鎚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文不加點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麽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目文殊解脫自解脫

彶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爭師曰東涌西沒僧云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僧云如何是佛師曰左手書右手字僧云學人不會師曰拗頭折脚

潭州雲蓋山志顒禪師僧問豹巖霧卷鳥道雲開海衆咸臻潮音願振師曰月映千江白僧云恁麽則五雲嶺秀三井風清師曰雲開萬里新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山角金屏掩松羅玉帳垂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紫袍公子少雪頂野僧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攅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遶天盖地僧云忽遇客来如何祇侍師曰趙州道底師顧視大衆喝一喝曰諸禪德莫是賓主歷然麽莫是先照後用麽莫是照用同時麽若恁麽會臨濟宗風平沉若海既不恁麽會作麽生商量良久喝一喝拍繩床一下又上堂曰昨日三令日四把斷要津放開捏聚無限禪徒特地罔措喝一喝

蘇州翠峯慧顒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僧云恁麽則五祖嫡子也師曰猿嘯老松枝

蘄州四祖山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腳火急去請問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䐯却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有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僧云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氷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無語師曰車不橫推理不曲斷

明州天童山景德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沙僧云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僧云恁麽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上堂曰西湖隱出山峯秀樸楷叅差若畫成禪流共在祇園住莫教虛度一平生便下座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僧云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曰欲識解脫道今日叅較早唯念路行難水深魚不少叅又曰欲識解脫道雞鳴巳天曉趙州庭前栢打落青州集喝一喝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清光滿目僧云學人不會師曰搽灰抹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盖楼笠

僧云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戴頂坐則拄高
閣
蘄川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
曰路不拾遺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
吠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曾問幾人
來僧云即今問和尚師曰且莫虛頭
蘄州十王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巍
巍堂堂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有人問
了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
蘇州定慧道海禪師僧問諸佛出世已涉繁
辭作麼生是的旨師曰逢人不得錯舉僧云
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師曰惟之不及
溫州鴈蕩山靈峯文吉禪師僧問祖祖相傳
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無角鐵牛眠
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僧云恁麼則韶陽兒
孫祖峯嫡子師曰鴈蕩天台僧云祖意已蒙
師指示為人一句又如何師曰兩重公案問
昔日靈山分半座飲光對面被攃糊今朝此
席又如是還有完全句也無師曰一步兩步
僧云金風吹落葉玉露滴青松師曰聚峭草
鞋僧云一四舉着一回新師便打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
腦相似
越州實巖材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

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
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柳栗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
曰瓶頭兎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
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
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
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
前上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
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
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
石田擘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
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
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
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𢥞椿上堂
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
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
槃金山喚作豕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
甚麼處故不是采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
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江陵福昌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花開
金谷煖荊拂玉墀香僧云恁麼則春令旣行

萬方道泰師曰開口迷全體無言露半身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彝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大樹大皮褁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小
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
起
益州郫縣西禪垂白禪師僧問香煙纔起大
衆雲臻祖意西來請師垂示師曰心光自照
僧云恁麼則一句於師親領得永鎮郫城萬
古傳師曰是人有分
福嚴雅禪師法嗣
衡州常寧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擲盞峯巒秀名高海外傳
僧云昔日福嚴親得旨今朝此地化迷途師
曰終是飽叢林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起
僧云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除夕示衆曰
年窮歲盡無可與大衆分歲老僧烹一頭露
地白牛炊土田米飯煮菜羮燒榾柮火與大
衆圍爐唱歸田樂何以如此免得倚他門户
傍他墻致使時人喚作郎下座時有僧從後
大呼曰縣有吏至師反顧問其所以僧云和
尚殺牛未納皮角師哄擲煖帽于地與之僧
就地拾得跪進云天寒還和尚帽子師顧問
侍者倚遇曰如何遇云近日城中紙貴一狀

領過又上堂良久曰寃苦寃苦作什麼百丈
不在老僧今日困下座又上堂呵呵大笑曰
爭恠得老僧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示衆曰阿呵呵瘦松寒
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平
訶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
合二　十
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竪起
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
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
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貫開福真曰清
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
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
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覔馬覔當機隱顯
兮絲毫誵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
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
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操行清苦智
識明達遠禪師在德山師往依之一日遠陞
堂顧視大衆云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師忽有

省入室陳解遠云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
園驢喫草遠然之自此機辯迅捷禪林目曰
海上橫行暹道者又衆雪竇顯愛其俊邁
留坐下數年欲衆住明州金鵝師聞之書二
偈於壁而去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廁嶺
南能三更月下離嚴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三
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曾閑今朝得到
無心地却被無心趂出山後住開先嗣德山
遠禪師却通雪竇書山前婆子見專使來問
云暹首座出世為誰燒香專使云德山遠和
尚婆子遂罵云雪竇抖擻屎腸說禪為汝得
恁麼辜負恩德開堂日上首白椎罷師曰千
聖出來也秪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挈不
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
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
什麼人恩力老胡也秪道明星出現時我與
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
爾孰為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
合三　十八
所以便推排一箇半箇先達出來遞相開發
也秪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
有久遊赤水夙在荊山懷袖有珎頂門有眼
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為新出世長
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
嶸誰進途誰信螳蜋能拒轍問靈山一會何

異今日師曰莫妄想僧云作家宗師師曰三
十年後自有人知問說佛說祖雪上加霜如
何是默默之機師曰口邊喫棒僧擬議師便
喝問一棒一喝借是葛藤瞬目揚眉拕泥帶
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僧云恁麼則祖
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僧云學
人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師曰清貧長樂僧云來後如何師曰濁富多
憂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
即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
僧云高步出長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
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為什麼
萬木不同師曰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
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僧云更深夜
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問瞥嗔時
如何師曰適來菩薩面如今夜叉頭師乃曰
選佛選祖今正是時莫秪恁麼懷疑終日如
合三　十九
斯見解已過平生幸逢勝集對衆決擇然則
此事亦非在爭鋒唇舌所以道併却咽喉唇
物道將來如此則便可以忘懷自得取定方
寸自然常光現前各各孤運其間山河大地
不碍見聞萬象森羅尋常顯發還有於此承
當得底麼既然各自孤運更教阿誰承當恭

衣輸對客木食愚山人珎重又上堂曰一若是二即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詁指天燕指地青山白雲徒將乃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師住開先凡十八年後示滅于本山

吉州禾山楚材祚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迴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已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發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鍾持鉢日上闌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獸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腳下彌勒須彌山腰跂細即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剎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剎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碟雲卓拄杖下坐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道裏辨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參

興元府大中仁𢧐禪師僧問如何是焦崖境師曰庭前柘老祖意不西來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胡僧深碧眼跣足躡階行

益州菩提桂芳禪師僧問諸佛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三春物象妍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溪花紅似錦岸柳綠如藍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未曾騎竹馬切忌踏金龍

西峯豁禪師法嗣

南安巖自嚴尊者生鄭氏泉州同安人年十一棄家依建興卧像寺沙門契緣為童子年十七為大僧遊方至廬陵謁西峯耆宿豁禪師豁清涼明禪師高第雲門孫也太宗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乞還山師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浣溓仁江有蛟每為行人害師為說偈戒之而蛟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師以杖擿之而水流出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為神師避去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師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家畫其像飲食必祭郡吏僧死師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荅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為狂且慢已去僧伽梨曝日中既得釋因以布巾幪首而衣白服師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各半因不語者六年歲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師不忍置書布束中求免吏得之愈怒追問亦不荅以為妖焚其布帽火盡而帽益明鮮乃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若拘束佛法不流行自後稍發語後遊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卻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師住三年而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為行舟碍師舟過焉摩之曰去去莫與人為害槎一夕蕩除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甎建塔于南海為衆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

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灑水生陸府觸
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應菩提僧即舟唱偈
而舟為動萬衆讙呼至五羊有尼商從借以
載僧許之方解纜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
無多聞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
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
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文字語言一
覽誦念無所遺忘偽語章句援筆立就師示
人多以偈然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
識其旨者異迹甚著所屬狀以聞詔徒之宰
相王欽若大參趙安仁以下皆贈詩師未嘗
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
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而化諡
曰定光圓應禪師

廣教志樸師法嗣

舒州四面山懷清禪師初住蘄口興化僧問
臨濟三玄似石女向波中作舞雲門關棙閃
鑠如鷄子過新羅去此二途興化當行何令
師曰道什麼僧云恁麼則和尚與古人出氣
師曰再犯不容僧應喏師以拄杖打禪床曰
若不點破將謂山僧瞌睡

石門遠禪師法嗣

果州清居山浩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
末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郢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
迸春草背却少年飛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
曰烏龜咬黑苴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
籠曰如何是脩行師曰庭柱傍寒

懷安軍雲頂堅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
的師曰王婆煮餛飩曰爭奈即今何師曰猶嫌
少在

單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風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
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撥爐披古衲曝日枕
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
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氷

梁山觀禪師法嗣

鼎州羅紋得珎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
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
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叅
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
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
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
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
永沉苦海珎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
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蕩仍碧潭許垂一
線也師曰大衆笑你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
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
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焰問遠遠投
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
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
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
師曰十字街頭淌面塵曰為甚麼如此師曰
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為之談師曰石牛石
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
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
成佛道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
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
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
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

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瘂人歌

續傳燈錄卷第二

續傳燈錄卷第三

大鑑下第十一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十六人

石霜楚圓禪師　瑯邪慧覺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石霜法永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龍華曉愚禪師　天聖皓泰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投子圓修禪師

太子道一禪師（已上十一人見錄）　乾明了同禪師

琅山曉珠禪師　荊南竹園禪師

湖州羅漢興禪師　汾陽侍者（立化）（已上五人無錄）

葉縣省禪師法嗣八人

浮山法遠禪師　寶應法昭禪師

大乘慧果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石門守進禪師

廣慧懷慶禪師　承天遐猛禪師

什邡方水禪師　香巖海仙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秖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掛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跨跳年乃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嘿

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頗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遇從師於絫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来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為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来揚李之門以法為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聞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来年曰適来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来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櫚示雙趺天人渾莫

測珎童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叅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為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黄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為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竪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来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黄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捲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覔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没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静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静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伏鎖鎯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

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来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絶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為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虚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忘軀為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来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為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横也拙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

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是道手蹤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搞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珎重問達麼未来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来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来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来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秪

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来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嘿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人珎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南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珎重上堂春生夏長師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聲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来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来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騈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

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鈎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脚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舉問既是護法善神為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来設你道得倜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皷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即尼乾歡喜無即瞿曇惡發久立珎重問磨礱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珎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插劒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劒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牓僧堂

作此字竺二三八翊灿共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哄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師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櫓棹拖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界沒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道諟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巳卯處沫運院紀則師入戍於康定庚辰以寺熟從而樂之則禹然丁亥師始生僧寶傳行戊己丑亏堂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為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剎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觜魚腮　合三　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珎重　八　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剋時剋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攜書劍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竪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卻須彌須彌吞卻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紛梁落膊輸降款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床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為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上堂山僧今日為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珎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底急東涌西　合三　九　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泛波心蓑衣箬笠從他破嘍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橛三賢十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生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剪除狂冠掃蕩攙搶猶是功勛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俊鷹快鷂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摝蜆撈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蟆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

午打三更諸禪徳既是日午為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緑今逢落葉黄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峰後即不問汝諸人馬腦裏蔵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上堂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流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慤不知時上堂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咲你且道咲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太原王氏子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竪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掛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珎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竪箭穿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珎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竪窮三際橫遍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蟆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鎚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揲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二鬢毛斑為甚麼不道第一鬢毛斑要會麼金蕋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上堂衆集乃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巇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頰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擧起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下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膝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群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

得黄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翫蓋天邊月潦倒搏桒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摟閣淩雲勢峰巒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秖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絕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

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唉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勑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脣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為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眹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

一权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落甚來由逡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參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唉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參（遇後住法昌）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趂出遇次日再来師又趂出遇一日又来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胷扭住曰我這裏狼縱横床鬼子三四兩度来討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来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来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秖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来將何秖待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

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
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
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對共譚
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遨遊我自眠明覽
咲而已
蘄州黄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
處祖問曰不落脣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
老大大獄頭也不殺傾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
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
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
繁詞達磨西来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
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河東人到瑯邪邪問埋
兵掉鬬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
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
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来一坐具是山
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
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
合三 十五
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黒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看墻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
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
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

便収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
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来日送出三門乃問
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
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
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
是名真法供養如来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
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劒師曰觸不得曰用者
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朝參禪
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
曰去後不留踪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然
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寶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
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
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
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
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
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
觱篥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咲呵呵
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

嵩和尚出家幼為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
庭柏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
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
輩遊蜀幾遭横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
事故號遠録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
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合一 十七
師曰八十翁翁輥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迥然
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
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
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
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
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為
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緊喫問新歲已臨舊
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恠不用貼鍾馗曰畢
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柰
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
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
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
勘破了也上堂莫更論古話今只擬目前事
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
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
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
碁師坐其傍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
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

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
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
會奔角衝關硬節與雨口齊彰爲破役徒勞
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
往失粘心麁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
僊處爲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
落在甚麽處良久曰從来十九路迷悟幾多
合二 十七
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爲
虗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
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
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
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
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
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
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
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
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麽事要會麽深秋簾
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慕平休於會
聖巖叙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
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横帶屈曲垂
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
既已傳誦師曰若拋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
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麽
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来對衆說看諦
得分明許你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
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己解則名謗法
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
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
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刼
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麽不
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
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絶學即是學佛法不
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
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
心轉没交涉五蘊㲉中透脱不過順情生喜
違情生怒益發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脱流
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
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
曰叅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麽生
是出身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十八末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来
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
時如何師曰撥塵即乖見佛即錯曰總不如
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究處寬
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
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
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曰天晴日出曰學人
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續傳燈録卷第三

合三

續傳燈錄卷第四

大鑑下第十一世

谷隱聰禪師法嗣三十五人

金山曇穎禪師　洞庭慧月禪師
伏錫修己禪師　大乘德遵禪師
竹園法顯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仁壽嗣珎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已上十二人見錄
龍華齊岳禪師　石門守進禪師
谷隱可宗禪師　棲隱自然禪師
承天晉元禪師　湖州上方新禪師
翠峯普禪師　鳳凰了同禪師
壽寧慈靈禪師　雲門靈教禪師
安樂通照叡禪師　龍親圓慧禪師
廣教了同禪師　蘇州泗洲秘禪師
雙林己禪師　踈山古禪師
普明澄禪師　福勝集禪師
廣德遠禪師　普照和尚
杭州覺圓上座　文康公王曙居士
谷隱薛大頭和尚已上二十三人無錄

神鼎諲禪師法嗣十四人

開聖寶情山主　妙智光雲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夾山子英禪師　潭州龍興禹禪師
隨州普光蘭禪師　杭峯清契禪師
鷲口政禪師　永康延超禪師
德山懷宥禪師　靈芝子政禪師
潾陽希譽禪師　龍興慧牧禪師
高田法明禪師　靈巖文智和尚已上十二人無錄

廣慧璉禪師七人

華嚴道隆禪師　慧力慧南禪師
廣慧德宣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已上四人見錄
華嚴明禪師　佛迹雲皎禪師
雲蓋巳覬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梁山巖禪師法嗣一人

梁山善冀禪師見錄

道吾詮禪師法嗣一人

天平契愚禪師見錄

歸宗柰禪師法嗣九人

羅漢行林禪師　天童新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護國法端禪師　雪竇清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古田道成禪師
崇聖道珎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百丈恒禪師法嗣三人

西賢澄湜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雲門知永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杭州崇壽稠禪師法嗣四人

雲蓋令岑禪師　資福閑進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淨土惟素禪師　天竺子凝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雲居錫禪師法嗣四人

般若從進禪師　清化志超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淨衆先禪師　法濟海蟾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慈雲諡禪師法嗣一人

谷隱法全禪師無錄

石霜誠禪師法嗣一人

岳麓珪禪師無錄

羅漢仁禪師法嗣一人

龍潭從曉禪師無錄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杭州丘氏子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秖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

法耳當筌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為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為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秖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嘆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贓人師曰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為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污人口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為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

瞬口中鉄勤人放開骸(切帖)寫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拄捏叅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秖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繞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鎚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咲三脚獼猴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

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釣又曲餌又香奔湊恰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拈拄杖作釣魚勢曰添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䭾曰撥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霧壓聽猿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伏錫山修己禪師杭州人與浮山遠公遊甞卓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為隣甞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舶船過海赤脚四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成後如何曰初三

十一師曰伖廣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
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
火之機貴快我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
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
句請師道師曰團圝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
西来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来又不問下
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即也大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横十字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
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挽弓勢師拈棒僧
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
見聞為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嚨唬填凹䶵
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
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
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彈指
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
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船主未曾逢問如何是
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
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汝切拊掌呵呵咲
迦葉撞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琛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
當陽一句為誰宣師曰土雞瓦犬曰如何領
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麗天普
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
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
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来日
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
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来因緣汝作麼
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纐纈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汴州人謁谷隱問出
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
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
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
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届中都方接
壓譚邊四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
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劒
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
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為甚麼
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

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
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刼盡大火所燒
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
一服藥来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
得公與慈明問荅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
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
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
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
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
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
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
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
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神鼎諲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
師曰三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
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来意師曰東籬黄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
日重陽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
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

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為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鉢子來慧曰道者我有鉢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秖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覺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談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咸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踍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埏甕坐地不打閤棃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建寧人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藝板憯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秖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秖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踍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曾病夫夙以頑惷獲受奬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慚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少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蓮萬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蘗黃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嚗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為藥

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
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紬紹之緣實
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慈峯也欣幸
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
因財實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
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
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
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
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
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四公問李都尉曰釋
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
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
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
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為煎藥次公叫曰有
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視之曰
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
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胷三下公
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
公曰偈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
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
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
即至公已逝矣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
良為賤曰為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
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
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
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
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
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瞞語
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隣可隔為
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
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
地湧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
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
曰更須仔細上堂纔坐忽有猫兒跳上身師
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
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
久拋下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客作用師曰
何曾客問心境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

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
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
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
西山未審在什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
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為事孤
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
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
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建寧人僧問趙州石橋
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蟆蚯
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着問仙
洞昨朝師唱罷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
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
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
旨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
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
退晚參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
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昆目仙人執善財手見
微塵諸佛秖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
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

可務掀羞雖然如此試嗳嗽看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嚕仰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為乃曰問荅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佗求遠成特地乞僧久處深山比為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勅時如何師曰更宜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着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本州蔡氏子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本州人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咲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杭州董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麽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沒交涉

十四末

續傳燈録卷第四　合四

續傳燈録卷第五　合五

大鑑下第十一世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六人

雲居曉舜禪師　大溈懷宥禪師
佛日契嵩禪師　太守許式郎中 已上四人見録
百丈進禪師　建山堅禪師 已上二人無録

泐潭懷澄禪師法嗣三十三人

育王懷璉禪師　靈隱雲知禪師
承天惟簡禪師　九峯鑑韶禪師
西塔顯殊禪師　崇善用良禪師
慧力有文禪師　雪峯象教禪師
雲居守億禪師　洞山永孚禪師
令滔首座 已上十一人見録　壽聖普詡禪師
金鑾靜旻禪師　廣慧遇新禪師
會初慶誠禪師　清陽忠禪師
南泉晴禪師　智者岳禪師
靈泉子象禪師　壽聖志明禪師
永安智禪師　南蕩利勤禪師
衙嶽永恩和尚　蘇州洪澤和尚
洪州元亨和尚　明州啓霞和尚
天聖道禪師　大溈智明禪師
臨安慧和禪師　永安道昇禪師
藥山紹新禪師　雙嶺慶賢禪師

歸宗守輪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十三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七人
洞山清辯禪師一人見錄　洞山鑒遷禪師
月華海林禪師　月華慶雍禪師
南臺文禪師　華光誨禪師
長慶慧恩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三人
玉泉承皓禪師一人見錄　永樂德忠禪師
北塔從稔禪師二人無錄
雲蓋志顒禪師法嗣二人
雲居文慶禪師一人見錄　棲賢堅禪師一人無錄
翠峯慧顒禪師法嗣二人
廣果擇能禪師　德山嶸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四祖端禪師法嗣一人
廣明常委禪師見錄
海會通禪師法嗣二人
水南文秀禪師　承天和禪師二人無錄
雁蕩文吉禪師法嗣一人 合五 二
淨光為覺禪師見錄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四人
天聖守道禪師一人見錄　天聖楚祥禪師
極樂用基禪師　上方守能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上方齊嶽禪師法嗣一人
東山順宗禪師見錄

育王常坦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澄逸禪師　湖山擇賢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夾山惟俊禪師法嗣一人
夾山遵禪師無錄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七人
興化紹銑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興化睥禪師
北禪順禪師　白兆垂恭禪師
南嶽子祥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十三人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天章元楚禪師　萬杉善爽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鶴湖恭禪師　九仙元舜禪師
廣慧文深禪師　開先海淵禪師
安國思皎禪師　上方善全禪師
法濟善禪師　長慶紹新首座
洞山慧圓禪師已上九人無錄
禾山楚才禪師法嗣五人 合五 三
曹山雄禪師一人見錄　北禪昇禪師
報恩紹端禪師　薦福守機禪師
新豐全湛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資聖感勤禪師法嗣二人
本覺省文禪師　資聖子璋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一人

梁山應圓禪師見錄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麁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脩細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即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蟆趕雞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宂烏鵲鴉鵲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為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會寫真鎮府出鑌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為眾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鬧市

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即不然婦搖裩軋軋兒弄口喎喎上堂諸方有弄𧹞頭撥庰尾跳大海縱刃衆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㩦篾縛起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潭州大溈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僧將甚麽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偏參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加嘆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䶉鼠聲至中夜而化閣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瑩道俗合諸不壞塑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磵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賛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從上藍濟坐次潭問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荅洞山甚麽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荅泗州大聖在楊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柰船何打破戽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洲既有異兆僉知祥應齠齔出家丱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　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竪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　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荅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　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便宣傳出禁圍再今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昔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羅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　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　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州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否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　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

此一斷師終藏而不出逑委順後獲於箯筒開堂曰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華瓷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師曰脫却衣裳臥荊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

跨踱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觸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

街問坐斷毘盧頂不禀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砟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舡人師曰若論佛法兩事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繞

聞舉著一擬擬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衆為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它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為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安與安排但知十二時

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秖此和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它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後去也師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咄上堂日月雲霞為天標山川草木為地標招賢納士為德標閑居趣寂為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麼標舍麼拈起則有丈有彩放下則糲糲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鮮作無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

三李四賞處拾得寒山爭賤貴覿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死市逼塞虛空普天匝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峯南山鼈鼻玄沙見虎俱眡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朵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

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華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

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叅 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跨五叅上堂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腳跟下好與三十

明州九峰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溈潭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蚱蜢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秖為不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

唇捋斮捋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荅
葢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亡大通智勝如来黙
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
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悋秖為不
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
僧會陞座參
合五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
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来無一物青天白
日被雲遮參　九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
同是別師曰八兩移来作半斤曰恁麼則秋
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為甚麼
却覔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嗑
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
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
座
福州雪峯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火把
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
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
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繞陞堂雄
峯便卷席春風一陣来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

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大師来也卓一下曰
炊沙作飯看井作務參
令滔首座久參泐潭潭因問祖師西来單傳
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
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
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
洪駒父謁潭曰子火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
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
有人問我西来意拄杖橫挑𠺕哩囉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蘗
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
師便打僧曰爭奈大衆眼何便歸衆師噓兩
噓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
荊州軍王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
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方參北塔發明
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
合五
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　十
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裩元豐問首衆於襄陽
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
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
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
開法于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

受請陞座曰共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
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来大陽為汝
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
衆曰一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
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
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聵
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
裩赫赤莫恠不洗無来換替僧入室次狗子
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
却不會師示疾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
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
日言畢而逝
雲葢志顒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
葢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
曰閣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
本無為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
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
合五
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　十一
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四祖端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
今日當場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
示師曰等閑垂一鈎容易上鈎來

溈山文吉禪師法嗣
温州淨光爲覺禪師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未審西來意若何師曰道什麼云恁麼則便是和尚爲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淨光紺宇古佛祗園聞名者塵心頓息目覩者宛若昇天面臨郛郭背靠林泉處處盡歌皇化何須演妙談玄向上一竅又且如何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下座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繞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秖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上方齊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參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泉州人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謼閭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遊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賢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賢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賢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賢笑云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健否師曰健云向汝道什麼師曰令北禪莫亂統賢云念汝新到不欲打汝師曰倚遇亦放過和尚茶罷賢又問鄉里甚麼師曰漳州賢云三平在彼作什麼師曰說禪說道賢云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賢云有露柱即且從無露柱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賢云半夜放烏雞師因倒心師事之後游西山雙嶺深邃栖息三年與英邵武勝上座游應法昌請决別曰三年衆首無事不知撿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曰這箇且止宗風事作麼生英云須彌安鼻孔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云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鐵蛇鑽不入師曰有甚共語處英云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劃云宗風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與一掌英約住云這漳州子只解去就師曰你作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與一掌英云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師至安樂之大秸刀耕灼子時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單丁問爐曰以一力撾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錘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枉用術因證果喝一喝曰但能一念回心即脫二乘窠臼又曰毗耶杜口傚傚宗乘鷲嶺拈花翻成妄樂九年面壁銑置先宗半夜傳衣欺它後學馬祖即心是佛大似待兔守株盤山非心非佛可謂和坭合水如斯之見盡是敗壞祖風滅胡種族承虛接響罔聖欺賢後學無辜遭它指注若論此事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達磨不西來二祖不得髓直得皇風蕩蕩野老謳謌心無所恃行無所依開禪與道似見冤家說色與心如逢猛虎法昌然後與你排野菜粢黍米作和羅飯煮骨董羹飢即喰困即眠不由諸位自崇高莫學三乘立喰課大寧寬禪師至師盡地作此○

相便曳钁出翌日未陞坐謂寬曰昨日公案如何寬盡此半相即颺撒之師曰寬槵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坐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為龍去鰕蟹依然努眼睛南禪師至師方植松南云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師曰臨濟道底云栽得多少師曰但見猗崎鶴宿猙漢侵雲南指石云這裏何不栽師曰切不浪施云也知無下手處師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此來南大笑云蒼天蒼天乃作偈云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帽出長安鶩巻峰下重相見鼻孔元來總一般又畫此○示之師曰葫蘆棚上摘冬瓜浪堆中釣得鰕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又畫此卍荅之南云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為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溪又畫㊀示之師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啣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游又畫此○荅之師又與南舉

合五

十四

程大卿看生緣語師曰和尚何不直下與伊斷絕却南云也曾為蛇畫足來是伊自不瞥地師曰和尚如何為它南云咬盡生薑呷盡醋師曰流俗阿師又恁麼去南云和尚作麼生師拈拂子便打南云這老漢也是無人情時南道被天下叢林宗之而師與之酬唱如文交一時豪傑多歸之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為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詩報道今朝吉徐覽偈愕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誡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莅之今行矣汝輩其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床枕脇而化

福州崇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細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祗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揔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合五

十五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燭發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為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上堂寒寒風撼竹葉乾水凍魚行澁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朶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柴莫空中竹椒倒却迦葉門前刹竿直下更云不會葬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為坐榻秖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荅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福州彭氏子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

寛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剎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揎起拳良久曰㕘又一日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壹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合五）（十六）亭撐門拄户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為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遥指遠山青擊禪床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絶妙絶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輙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此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召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蒓香象不回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廬山萬杉善與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杉境師曰萬株杉下千竿竹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老僧义手對闍梨問佛法大意請師指示師曰崑崙頭戴華山尖乃曰古即今今即古家家門下有諸祖文殊示現滿山川自是時人不能悟大衆且道悟箇什麼喝一喝晚㕘侍者度拂子與師師曰百丈昔因拈起悟始覺蒸糊是麪做禪人到此莫商量向道僧堂對廚庫後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合五）（十七卞）教老僧說箇甚麼良久曰春困歸堂打睡

廬陵禾山楚才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寶積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寒猫不捉鼠問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學人如何下足師曰大地草漫漫僧云謝師答話師曰明眼人難瞞僧云大衆一時記取師曰曹山今日失利問法雷一震龍衆四來如何行令師曰清風不會儀家意吹散白雲撩亂飛僧云學人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脚踏實地乃曰善應群方萬機竝湊相逢相見即不問你拈起把筋為甚麼道不得良久曰曹山今日失利又曰山不青水不綠南北東西無下足白雲片片嶺頭飛夜來却入蘆花宿又曰千江競湊萬派同源寶月騰輝光分沙界山河大地明暗自殊坐卧經行何人分上其中莫有語言道斷函蓋相應底衲僧麼出來與曹山相見時有僧出方禮拜次師曰大衆分明記取話頭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續傳燈錄卷第五

合五

續傳燈録卷第六　　　　合六

大鑑下第十一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投子義青禪師　興陽清剖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白馬歸喜禪師　大陽慧禪師
雲門靈運禪師　雲頂海鵬禪師
乾明機聰禪師（已上九人有語見録）
四祖海禪師　資福乘禪師
覺城道齊禪師　羅浮遠禪師
洞山存禪師　雲門寶印禪師
太平慧空禪師　安州延福禪師
福嚴賢禪師　承天宗禪師
方廣隆禪師　崇勝智聰禪師
四祖處仁禪師　大陽析禪師
白馬歸春禪師　晦叔王曙居士（已上十六人不録）

雪竇顯禪師法嗣八十四人

天衣義懷禪師　稱心省倧禪師
承天傳宗禪師　南明日慎禪師
投子法宗道者　寶相蘊觀禪師
君山顯昇禪師　洞庭慧金典座
脩撰曾會居士　報本有蘭禪師
長蘆智福禪師　洞山慧圓禪師
香積孜禪師　寶慶子環禪師
天衣在和禪師　稱心守明禪師
鳳棲仲卿禪師　靈巖德初禪師
龍興智傳禪師　乾明則禪師
乾明知應禪師　雲峯元益首座（已上二十二人見録）
安國琮禪師　永安元楚禪師
稱心清演禪師　證聖守環禪師
場院守恩禪師　廣教景先禪師
東禪賢禪師　上山德隆禪師
化城德遷禪師　廣慧用舒禪師
因勝惟政禪師　資福肇禪師
白雲德宣禪師　興元道滿禪師
承天洞源禪師　鹿苑顯冲禪師
薦福知一禪師　嶽林宗善禪師
萬壽慧照禪師　海會擇芝禪師
妙果自政禪師　踈山淳禪師
德山應禪師　君山筠禪師
南嶽文政禪師　啓霞志宣禪師
羅山蒙禪師　地藏賁禪師
真如雅禪師　鳳臺崇禪師
藥山恭禪師　西禪罕禪師
報恩政禪師　玉池希白禪師
寶相歡禪師　雲門毅禪師
横金顯禪師　雲巖元度禪師
萬壽德禪師　護國宜謙禪師
白雲重部禪師　淨土義親禪師
大覺利真禪師　護國惟德禪師
天聖仲華禪師　薦福可禪師
翠峯晋禪師　天童利業禪師
妙果垂則禪師　龍華覺兒禪師
護國德基禪師　報恩宗松禪師
建福可照禪師　西方岫禪師
雪竇省宗禪師　大乘曉禪師
棲霞崇梵禪師　仗錫懷秀禪師
報恩道能禪師　白衣宗朴禪師
白衣智華禪師　水陸瑞雲禪師（已上六十二人無録）

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二人

惠因懷祥禪師　惠因義寧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南華寶緣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佛陀崇欽禪師
延祥法迎禪師　舜峯志寶禪師（已上六人見録）
甘露自緣禪師　永泰宗寶禪師
雙峯法崇禪師　寶林海月禪師
羅漢清顯禪師　清銼智靜禪師
翁山文白禪師　延壽法年禪師（已上八人無録）

雲蓋繼鵬禪師法嗣四人

報恩譚禪師（一人見録）　法輪真禪師

白霞安禪師　臨邛復首座已上三人無錄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二人
圓通居訥禪師見錄　延慶法珠禪師一人無錄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
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
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
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
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遊宗席時圓鑑
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為吉徵屆
旦師来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
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
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
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
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
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
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
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我續
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
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峯漸倚他白雲方
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
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
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
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

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
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
和尚教某何為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
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
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来
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
合六
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
四
上堂名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
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
玉兎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
外搖頭問荅言陳仍玄路旁提為唱若能如
是猶在半途若更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
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户相見設使卷
簾悟去豈免剜覩春遇桃花重增眼病所以
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
傳為甚麼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
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
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
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祗知荊玉異那辨
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
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来拈香祝
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
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

比福源師曰夔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
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
緘口退却是報皇恩師示疾書偈曰兩處住
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
闍維多靈異茲不盡具後設利五色同靈骨
塔于寺北三峯菴
合六
五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
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
揀甜底摘来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
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
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
上堂西来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
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
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
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
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
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
提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乂
手當胷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
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
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
前師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
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

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将謂我忘却竟爾趨衙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鄭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為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来我要見伊師曰適来別無左右秖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粟細如氷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荅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間滿大虛元来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来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益州人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十里陽曰你與麼来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黒烟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趂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来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闗府之門師曰莫闗莫闗

郢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覇冢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様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兎瑞雲深師曰滴歷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麁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揩曰向上客来如何祇待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户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户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来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叢中無内外當明一句若為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皷莫来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皷擬思即隔莫来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黒牛卧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虗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来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詈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决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来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

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
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
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
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
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
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
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
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
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
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
金鍾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
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
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
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
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
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
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
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
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
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
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
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

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
倫雖然如是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
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
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
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
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
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叅僧問天不能蓋地不
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搖地深埋曰此人
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
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
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
舌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鵶鳩終夜啼
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
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
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
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
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
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
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
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倧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
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

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
緣這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
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
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
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
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竪降旗僧便喝
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
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
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
松竹韻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道者僧問如何是道者
家風師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
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
堂八尺餘
嶽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
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
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
輝擲寶劒以揮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
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
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

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閻槃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恵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聻曰這裏客和尚不得

僃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越州勘破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樻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合六　十一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僧問道無横徑立者皆危如何是道師曰日耀祥光潑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風摇瑞色濃僧禮拜師曰猶欠一著問擬麼見佛即不問寶劍揮空事若何師曰脚下看僧云脚下且置向上事又且如何師曰天晴日出雨下雲興問梵無說當說何卯師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僧云便恁麼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師乃曰衣中至寶何假披沙各自持來復將何用交光互入不隱不彰達磨九年不敢動著恐屈兒孫報本不惜眉毛普示大衆拈起拄杖大衆擬議一時打散

又上堂曰大無方小無所半合半開未可相許嶺梅初折衆花榮微雨微晴春力普春力普到頭莫問曹溪祖又曰法無有爾理見非常至道無方刹塵應物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齊見卓牌閙市要得不傷和氣閙與露柱商量苟能自契點頭莫謂山僧多口

真州長蘆祖印智福禪師江州人夏文莊之系族也出家圓具遂叅雪竇頓明祖意道行才智灑然超邁出世長蘆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問不著僧云為什麼問不著師曰白雲千萬里僧云學人退身三步師曰更待何時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澁僧云出後如何師曰利問如何是第一機師曰不為隴兒而發僧云豈無方便師曰靜處薩婆訶師乃曰問在荅處荅在問處一任諸人點頭忽若問不在荅處荅不在問宗又且作麼生摸索乃展手曰無遺絲髮一時分付請諸人各各子細覩瞻儻一念回光千聖共轍不歷僧祇豈勞脩證截生死海踞祖佛位便乃高超三界永出四流萬德圓明十方獨步可不同酬佛恩共顯王化

筠州洞山慧圓禪師叅雪竇得旨年甚少隷名籍甚後依開先暹禪師法席會洞山闕人暹舉之以應筠人之請遂出世說法僧問遠離廬阜將届新豐不涉程途請師便道師曰山僧今日倦僧云善知識方便在什麼處師曰瞎僧便喝師曰猶未省在乃曰學非稽古道愧當時俛仰無門乃隨衆意古人道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秪如老僧與諸人從廬阜來遇夜便宿逢曉便行直至此間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如今箇箇髙挂鉢囊閣却拄杖更有什麼事可會然雖如是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時黃龍南禪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南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對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師起曰夜深恐妨和尚偃息即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偶問永首座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永云不識止聞其名久之問云和尚此回見之如何南云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云疑殺天下人

合六　十二

真州六合香積孜禪師僧問四山相逼則不

問六合門開事若何師曰七通八達僧云恁麼則妙用縱橫師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問如何是坐禪僧師曰萬事揔無能僧云如何是入定僧師曰四海本澄澄僧云如何是行道僧師曰六合勢騰騰僧云如何是應供僧師曰三輪等性空師上堂曰菩提之道不可圖度萬法本空寧有真妄無為為宗無相為本量包沙界德洽乾坤或演一乘或垂三句或令悟本悉使返源究竟之中必無是事了得本心心了了山河大地亦開開又曰本有之心絲毫不隔因兹錯念遂致邪非垢盡遇人便明已見作麼生是已見良久曰四海洪波靜一輪天地秋

温州平陽寶慶子環禪師僧問大施門開請師一決師曰風行草偃僧云一句截流又作麼生師曰水到渠成僧云華蓋山上雲慎江江裏水師曰郎中在此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清風來不盡僧云磨後如何師曰明月照重城僧云太守臨筵請師一照師曰是何面目僧云三十年後師曰賺殺人拈拄杖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即且致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不出門知天下事若道不得拄杖子笑你擊禪牀一下

越州天衣在和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人將語試水將杖探僧云廓周沙界師曰一夜梅開盡百花猶未知

越州稱心守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道什麼云如何是法師曰道什麼云如何非僧師曰道什麼云謝師重重相為師曰道什麼

漢陽鳳棲仲卿禪師僧問古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為何事師張口吐舌僧云秖這箇別更有在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是一物師曰苦哉佛陀耶僧云和尚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弄精魂漢僧云何必如此師曰諱人道者乃曰道無前後達者由人雖然根性利鈍差殊究實元無有異所以三乘教法接引迷徒執相滯名卒難造乂是故過去諸佛於此涅槃現在諸佛於此成道未來諸佛於此脩行不見達磨大師道吾本來兹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拄杖曰會麼彼一時此一時嵩山果熟也一任諸人採摘卓拄杖一下又曰巍巍堂堂三界無雙磊磊落落十方寥廓擬議則喪身失命思量則千錯萬錯喝一喝下坐

温州鴈蕩靈巖寺德初禪師僧問大衆臨筵如何舉唱師曰謝塘青草年年長歐浦潮來日日新僧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且莫錯認問棒喝齊施請師相見師曰老僧不如汝僧云專為流通師曰堪作什麼問心生種種法生如何是種種法生師曰我與汝葛藤僧云今日已見於師矣師曰且喜勿交涉僧禮拜師曰孤負殺人師乃曰問得須彌岌答海水騰波祖道門中未有少分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融何須特地人人器妙高峯頂箇箇徹諸法根源不假慈氏樓閣今日一時明取還明得也無若也明得故號丈夫不孤千聖深恩亦荅國王至化珍重

潭州龍興智傳禪師僧問久處湖湘擬伸一問師還荅否師曰何得拖泥帶水僧便喝師曰一陣雨一陣涼僧禮拜師曰有頭無尾師於治平中示寂平生行住坐卧之處悉涌舍利禪徒唱得衣物者舍利日生有於真前至誠來者隨念示應

信陽軍乾明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片雲生海嶠一鴈過寒空僧云與麼則雪竇嫡子也師曰一嶺英英六花皎皎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清風生碧落僧云意旨如何師曰明月映長江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曰但向己求僧云學人不會師曰莫從他覓問如何是日用道師曰一箭到西

天僧云到後如何師曰周遍法界
鼎州乾明知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撑天拄地出水後如何師曰塡溝塞壑乃曰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火動烟生雲擎雨色覿面相呈一何輕擲重賞三千輕酬八百
南嶽雲峯元希首座李林宗居士問慈欲出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師曰作麽生是出塵　居士惘然師口還會麽居士忽然省悟有頌云心鏡從來瑩洪河本自深秪因師問後沙石化為金師曰正趣地獄居士曰人我無相胡為地獄師曰汝今何在居士云見令對荅師曰秪此是黄金
百丈寶月智朕禪師法嗣
杭州惠因祥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天圓地方僧云端的請師一言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乃曰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什麽
臨安府惠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徳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来意波斯上船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韶州佛陁山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直截為人一句師打一拂子曰會麽僧云不會師曰逢人莫錯舉
韶州延祥法迎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拄杖子見後如何師便打云今日親見和尚師曰再犯不容
韶州犇峯慧寶禪師僧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嶮云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喪云如何即是師曰蘇嚕蘇嚕
雲蓋山繼鵬禪師法嗣
越州諸暨鐘山報恩譚禪師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昨日初三今日初四僧云此猶是揀擇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問一問一荅猶落建化門庭未審第一義中如何舉唱師曰簷前雨滴雪消長空僧云若然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師曰作家禪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却是你瞞我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隻履巳歸葱嶺久而今休更問来端僧云便與麽去時如何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巳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師曰鼻孔大頭向下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則是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乃曰法身無像應物現形諸禪德作麽生說箇應物現形底道理拈拄杖示衆曰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断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虚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何處来擊香臺一下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祖印居訥禪師梓州中江蹇氏之子初生有神光滿室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僧元昉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以講學冠兩川者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讖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公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公林跡鈔稱滴水

莫敵巨海師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師於是出蜀放浪荊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襄州洞山榮座下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即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至諸佛智頂師即豁然有省嘆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云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遊廬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遂嗣榮禪師又住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以目疾堅辭不赴舉本院書記懷璉自代於是詔璉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賜璉號大覺禪師賜師號祖印禪師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先兩剎師臨衆蕭嚴不妄

十八末

言笑常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鷄鳴其精進如此既老退居寶積巖時江州牧劉公述每造師問道一日忽辭劉公歸沐浴端坐示寂劉公率緇俗送往茶毘火燄中白氣上貫太陽大衆驚仰歐陽文忠公貶異教者獨尊敬師每問南來士人曾見訥禪師否又與老蘇明允遊相好云

續傳燈錄卷第六 鮮 奐

續傳燈錄卷第七

大鑑下第十二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五十人

黃龍慧南禪師 楊岐方會禪師

翠岩可真禪師 蔣山賛元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雙峰省回禪師

大寧道寬禪師 道吾悟真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南峰惟廣禪師

大溈德乾禪師 靈山本言禪師

廣法源禪師 靈隱德章禪師 已上十六見錄

太平戢休禪師 洛浦景韶禪師

天童清遂禪師 淨慈楷程禪師

藥山義銑禪師 羅漢居奉禪師

永樂悅禪師 壽寧真禪師

蔵院行原禪師 烏龍應光禪師

淨慈志堅禪師 報本澄悅禪師

薦福本禪師 普照修戒禪師

石室應禪師 資福海香禪師

大羅永寧禪師 金剛德禪師

雲際信安禪師 興化得一禪師

慕昇慶餘禪師 羅山仁徹禪師

承天了文禪師 普門洪澤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　羅山惟慎禪師
法石德雅禪師　翠峰澤禪師
泗洲善集禪師　泗洲源祿禪師
古田善侍者　鹿苑素侍者
永上座禪師　提刑楊畋居士（已上三十四人無錄）

琅瑘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

定慧超信禪師　泐潭曉月禪師
姜山方禪師　白鹿顯端禪師
琅邪智遷禪師　涼峰洞淵禪師
真如方禪師　興教坦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長水子璿禪師（已上二十一人見錄）
琅邪繼詮禪師　西余忠禪師
公安子和禪師　黃龍布新禪師
玉泉悟空禪師　天竺智月禪師
圓通智珂禪師　崇勝文捷禪師
証聖良禪師　九嵕仁益禪師
甘露亮禪師　玉泉務本禪師
荐福可思禪師（合七）　褒禪忠禪師（二）
褒禪用孫禪師　法海亮禪師
開聖曉嚴禪師　待制查公居士（已上十八人無錄）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南禪師章氏諱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齔深沉有大人相不茹葷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師事懷玉定水院智鑾甞隨鑾出道上見祠廟輒杖擊火毀之而去十九落髮受具足戒遠遊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衆坐而公却倚寶時時胸之公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至栖賢依諟禪師諟莅衆進止有律度公規模之三年辭渡淮依三角澄禪師澄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卧嘆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耳會同游西山夜話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即流去公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即背去公挽之曰即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嘿計之曰此行腳大事也悅師翠岩而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即日辦裝中途聞慈明（合七）不事事慢侮少叢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三）日結伴自攸縣登衡嶽寓止福嚴老宿號賢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言慈明既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貶剎諸方而件件數以為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訣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間其可自為疑礙乎趨詣慈明之室曰惠南以闇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惟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曰書記已領徒游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畧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鵶鳴鵲噪鍾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當已哉公瞠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答趨出明日詣之又遭詬罵公慚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處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為讎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即易之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游方廣後洞識泉大道又同夏泉凡聖不測

而檪擗逸羣拊公背曰汝脫穎汾州孚自受明年游荊州乃與悅會於金鑾相視一笑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是秋北還獨入溈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宿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之請不得已受之溈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隨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為不懌俄聞嗣石霜溈潭法侶多棄去住歸宗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為吏者百端求其隙公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後釋吏之横逆公沒齒未嘗言住黃蘗結菴於溪上名曰積翠既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江湖閩粵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交武竭蹷于道唯恐其後雖優游厭飫固以為有餘者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嘗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辟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煦之嫗之春夏所之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叢林目為三關脫有酬者公無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媲溈潭馬祖百丈大智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餞四祖惠日兩專使會罷起加趺寢室前大衆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峰閱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夏大觀四年春勅諡普覺

楊岐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名商稅掌課家坐不職當罰宵遁去遊筠州九峰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為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參老宿慈明禪師住南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雅然称善換楮衾入典金穀時時慈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為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闞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也何為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叢林三八念誦罷猶參者此其原也慈明遷興化因辭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詣山請住楊岐時九峰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横拖倒拽為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得箇同參曰同參底事作麼生勤曰楊岐牽犂九峯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無語會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来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柏繩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又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来對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會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問来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對曰適来相見

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麽生其僧無對會曰第
二上座代叅頭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
置其驗勘鋒機又頼南院慶曆六年移住潭
州雲蓋山以疏濟正脉付守端
洪州翠岩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叅慈明因
之金鑾同夏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
真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
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
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
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
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曽夢
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
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巳至
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来見和
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
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
曰汝問師我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
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岩日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
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
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
千日所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

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
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
一枝開師曰飢逢王饍不能湌問如何是道
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撘枷
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
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即不然
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舡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
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
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
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
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
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烟即便
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
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
此彼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
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
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
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麽生是衲僧之勇拈拄
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
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
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叅上堂舉僧問巴
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
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

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
一句陸地行舡一句賓主交叅諸人莫有揀
得者麽出来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
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来慈得如相故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
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苦
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
呵佛罵祖今何為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
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炯起遂示
寂
蒋山賛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
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頓示生父母感祥
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為僧十五遊方遠
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
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為侍者二十
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巳躬親求道後
出世蘇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
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
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
又堅辭鼎席結庵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
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
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
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来如何祗待師

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驢胎馬腹問祖師西來意旨如何師曰住
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剎羊
曰爲甚麽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
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麽良久曰
餧驢餧馬珎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
公慟失于塔讃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
舒知言而能嘿譽榮弗喜辱毀弗慼弗矜弗
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
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
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黄梅席上海衆千
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
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舡塞北
人摇艣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麽說
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
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
幽囱度殘月言訖坐逝荼毘齒頂不壞上有
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麽
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
佛院主爲甚麽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

家問既是一真法界爲甚麽却有千差萬別
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
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
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
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
以火筯插火爐中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頭不
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
爲甚麽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
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
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
定動靜俱顯語嘿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
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
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唱一喝曰珎
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妙有
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
且道是甚麽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
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
它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
句作麽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
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
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
龍馬駒跨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潔作

拜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
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
夜撼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
白牯手拏烟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
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
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秪行得三步四步
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誵訛在甚麽處老僧
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
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
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
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黒曰如
何是真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
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
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
裏跨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
下常跨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水中常湫
湫問如何是佛師曰洞達無蓋上堂山前麦
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
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
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頷下髭鬚
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恠歘然透過新羅
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麽
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
在甚麽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

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竪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泪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宗如精麁煞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問竃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岩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祇解撈蝦攎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瀎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鬆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啣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為甚麼不啣花師曰無錢隔壁聵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斅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為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合七）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咲你不會有眼（十二）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咲曰笑箇甚麼笑它鴻鵠沖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奶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恭

滁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為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覔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溈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合七）（十三）來意師曰磚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寬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搠撩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鬧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撥劍當胸時如何師曰老猪皮除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蚍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氷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無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為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

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
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
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
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
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
擲筆而逝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
曆八年九月一日　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
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
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崖前險處行曰作
麼生是險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
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後宣
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
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
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迥流光影不
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
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城殿齋宣守賢問
合七　十四
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迹
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
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
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足枉用工夫隱真理
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
報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

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
動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
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超信海印禪師桂州人僧問如何
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
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
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問
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
蚖嶽石驚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閻老呵
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
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
諸人如何是般若體眾堂去上堂罷鼓閣蟬
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藂雪
月交輝俱不及吽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本州章氏子僧問修多
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
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
合七　一十五
曰年衰鬼弄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
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
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
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
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入花

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
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晝日展愁眉問如
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
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鷺鷥釣魚竿曰恁麼則
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盞夜
明鐙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
魚舡上贈三推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夫
問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
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
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
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
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為客且望闍黎善傳
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
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
橫三竪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
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
得官酧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為
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哭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本州周氏子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
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知識師曰持刀按
劍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

異類師曰鵶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內上剜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卧以拄杖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佛相)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合七)問㲉然湛寂時如何(十六)師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因有限蕭疏老花為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曰師)䟦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峯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杉長檜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床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紫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一丈兎角長八尺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叅琅邪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来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合七)永嘉牛氏子(十七)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叅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為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淩晨詣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峯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佛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来錯祗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群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為禮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柰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来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咲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朞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来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嗑)(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為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十八)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謁敏曰敲空擊木(休作)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邪憑陵荅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普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續傳燈錄卷第七

合十

續傳燈錄卷第八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八十三人

慧林圓照本禪師　法雲法秀禪師
慧林覺海冲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佛日智才禪師　天盃重元禪師
瑞巖子鴻禪師　棲賢智遷禪師
淨衆梵言首座　三祖冲會禪師
資壽捷禪師　觀音啓禪師
天章元善禪師　長蘆體明禪師
開元智孜禪師　澄照慧慈禪師
法雨慧源禪師　崇德智澄禪師
棲隱有評禪師　定慧雲禪師
六同旺禪師　鐵佛因禪師
報本法存禪師　開聖棲禪師
衛山惟禮禪師　顯明善孜禪師
啟霞思安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佛日文祖禪師
望仙宗禪師　五峰用機禪師
佛足處祥禪師　明因慧贇禪師
西臺其辯禪師　開元智諲禪師
永泰智覺禪師　龍華文喜禪師
永泰自仁禪師　延恩法安禪師

合八

侍郎楊傑居士（已上四十一人見錄）　靈岩洞皆禪師
慈雲慶瑫禪師　淨慧可證禪師
桐城詮禪師　感慈道賓禪師
寶林光穎禪師　白塔晦禪師
泗州宗尚禪師　僊峰簡諸禪師
報恩和禪師
道吾元泰禪師　無為楚仙禪師
報恩應澤禪師　龍門宗賁禪師
顯親順宗禪師　長耳相禪師
薦福思洪禪師　延福恩禪師
景德普俊禪師　薦福明因禪師
開化惠圓禪師　萬壽和禪師
定法本和尚　長蘆鑑禪師
壘山有琦禪師　上藍文達禪師
法海來山禪師　同慶智珣禪師
上方真禪師　無錫應諲禪師
寶林种禪師　報恩如寶禪師
芙蓉貴禪師　白雲有禪師
法雨慧深禪師　淨很擇言禪師
靈泉和尚　茶亭能和尚
永泰和尚　泗洲惠洪禪師
崇化珣禪師　全詠和尚（已上四十二人無錄）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

僧貌尾頤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髮受具又三年禮辭游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祗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岩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来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故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剎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棱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来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為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往往參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搽牛奶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

迴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
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
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
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
漏豈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
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
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
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
心片片誰知得咲殺黄梅石女兒上堂山僧
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
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
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
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參上堂寒雨
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
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
識莫恠相瞞參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
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秖得麻纏紙裹還會
麼咲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
迦不拜彌勒未為分外秖如半偈亡軀一句
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
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
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
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

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
久監寺恵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
珎重珎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
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
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
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
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開來石上
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
歸顧眄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
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恠山
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珎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
古者道如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
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
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
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
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柰學人用得師
曰你試用看僧排坐具一下師曰衆人咲你
上堂召衆曰江山繞攢宛如水墨屏風殿閣
凌空儼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
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參究
天地間獨立望何極秋上堂顧大衆曰這箇
為甚麼推不張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

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釘
觜鐵舌底衲僧試為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
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
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
西密相付為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
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
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
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
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
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
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甚麼龍女現十
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珎重上堂風
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
裝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
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
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
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顯點蒼巖
得勢俊鶻橫飛頻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
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
良久曰匣中寶劒袖裏金鎚幸遇太平挂向
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
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胷曰蒼天

蒼天復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遊柏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攡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為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宴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咨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參玄至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十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即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為是世法為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雖足峯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緇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荼毗煙燄到處便舍利五色大師文公彦博以上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緋于塔居士何處所獲頷骨齒牙舍利別掤浮圖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泛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閉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杭州高氏子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獰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晏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來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為衆竭力珎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囂囂晒晒覗覗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為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辟如閑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為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赤灑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臘門著地

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横眠大道曰如何是
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松長柏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内既
無内外畢竟是甚麽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
人未曉師曰若中苦曰為怨竭力禍出私門
師打曰收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
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来曰為甚如此師曰
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泰皇蜉缶
上堂君問西来意為師踏水滌若認一毫頭
何曾知起倒刬火繼洞然愚夫覓乱草寧知
明眼人為君長懊惱嗔呻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邉曰
師子之狀豈免頻申顧右邉曰象王之儀寧
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幾野狐
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歴處古今不到
處且道是甚麽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
天志莫向如来行處来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
藏身稍寛大海中走馬甚宵將軍不上便橋
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
不動步一句作麽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
文殊普賢秖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捺起布
裙緊峭草鞋条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
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
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
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
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麽若無人斷得三門
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
拳条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
甚麽天高地闊師曰穿上堂若論此事眨上
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
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麽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冣初一
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
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覿面相呈更無餘
事若也如此宜不俊我山僧盖不得已曲為
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
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麽即得良久曰深秋
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
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
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别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
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延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来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
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為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一尋寒木自為鄰三事秋雲更誰識曰
和尚家風家指示為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
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
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麽生是塞斷人口底句
師便打僧曰恁麽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
曰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為流通師
曰一任乱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
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
尚提耳訓育終始奨諭若據令曰正令當行
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
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
人天普會莫有久歴覺場踐条禪客出来相
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
曰元来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
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秖令作麽生僧禮拜師
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學人上
来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麽不接師曰

為你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
有赤鬚胡師曰蘇嚧蘇嚧問如何是道師曰
放汝三十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
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眾急著眼看須
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贍部洲打一棒東傾
西側不免且收在聞聖手中放伊出氣不得
卓一下
韶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
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
橫按鏌鋣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
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
量箇甚麼良久曰塩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懡㦬又西歸曰
為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
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掛露柱曰甚麼人得
聞師曰墻壁有耳
明州啓霞惠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為群
生和尚出世當為何人師曰不為閑稅曰恁
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
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
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
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

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
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
沒往還人間天上大眾雖然如是忽被人把
住問你這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
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床
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
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
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
更須打草鞋行腳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
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孤如大洋海
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
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
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
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
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
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
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眾會麼久立上堂你
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
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杖子賣油一年
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床
下座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
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
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
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
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贇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
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
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
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破矣
餞飯一時吐卻方有少分相應更乃隨在空
亡依稀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
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
人語乃召大眾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
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
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戀
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
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
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為淨不免出一隻
手狼藉去也臨濟一搭西臺一堆一搭一堆
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咲殺當年老古

雄
滏
汀州開元智譚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私
句師曰片月流輝光含萬象云謝師指示師
曰指示箇什麽云爭奈言猶在耳師曰是什
麽言云片月流輝光含萬象師曰學語之流
問如何是道師曰亘古亘今云目前無異路
達者共同途師曰汝作麽生會云踏著秤鎚
硬似鐵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春寒秋熱云學人不會師曰秋熱春寒
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貧嘆不及云如何
是無縫塔師曰風吹不入云如何是塔中人
師曰鼻孔大頭向下乃曰物我冥契顯露直
截法法靈通心心獨耀卷舒自在隱顯無拘
有時開爾無蹤有時徧周沙界般若光中悉
皆應現歷歷既爾念念皆如說什麽目連鶖
子具大神通到這裏作麽生摸索
處州縉雲縣永泰老覺禪師僧問少林一去
無消息今日殷勤為舉揚師曰月華自照三
合八 十五
千界雲水空隨十萬程云九年面壁當為何
事師曰還從雙履自西歸乃曰金風淅瀝玉
露凄清菊解香包稻登嘉挺時清道泰野老
謳謌處處登高人人歡樂諸禪德秖如林間
衲子豈不知時若也無默忘形昧他光景早
敝深處不返四時一炷旃檀無恩不報拍禪

床下座
杭州龍華文喜禪師初住陸蓮菴僧問如何
是陸蓮境師曰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學開凡聖路踏破盡門
來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一條柳標杖萬
里作風威乃曰諸仁者且道荅伊境不荅伊
境若道荅伊境山僧眼在什麼處若道不荅
伊境又道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還相委
悉麼良久曰時時明祖意日日起清風珎重
處州永泰自仁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
師曰大難看守云看守即易未審作何用師
曰用得即用云學人借用得也無師曰直饒
用得也秖是別人底乃曰松風凜凜敗葉紛
紛岸柳衰殘猿啼遠岫若也善觀時節方與
諸聖相隣未出得衲僧活計諸仁者當此之
際正好橫擔拄杖高掛鉢囊到處擅開方丈
門且與老胡相見若也一言不契坐具拂開
使行豈不快哉山僧自行脚已來未甞逢著
一箇半箇何故如此良久曰土曠人稀相逢
者少珎重又曰金風作扇松竹交陰水月分
明衲僧罔措還會麼若有人會得出來通箇
消息山僧與你證據良久曰布袋裏錐子不
出頭者是好手下座
洪州延恩法安禪師姓許氏臨川人少事承

大沙門慕閑出家年二十以通經得度遊方
謁雲竇顯禪師顯殁依天衣懷禪師衆推其
知見又遍歷諸家耆宿自為飽叅歸臨川
見黄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師求
居之十年殿閣如化成乃棄去下江漢航二
浙上天台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甞
合七 十六
失言亦未甞失人白首懷道翛然無侶倚杖
於南昌上藍又住武寧之延恩寺寺初以父
子傳資不能守易以為十方草座數橙敗床
破箕師安樂之縣令糾豪右謀為一新師咲
曰擅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
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
如歸師與法雲秀為昆弟且相得秀所居裝
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力量可以為弟兄
接羽翼而天飛也嘗以書招師師讀之一咲
而已或問其故師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
以語道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
也問者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
秀既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
飯以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
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
丈文書聚火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旦示疾
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二夏
樞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為歷叅諸名宿

既從天衣游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一鳴睹日如盤涌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續傳燈錄卷第八 合八

續傳燈錄卷第九 合九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雲峯文悅禪師 瑞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開福守義禪師

興陽咨舟禪師 興陽咨珊禪師

大溈簡南禪師 法輪聰禪師

雲頂繼蘭禪師 承天應禪師

龍王師進禪師 承天守勤禪師

圭峯光應禪師 已上十人無錄

石霜永禪師法嗣八人

栖巖保宗禪師 大陽如漢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勝業智增禪師 保寧承泰禪師

大光玉圓禪師 石霜皓詮禪師

興國慧秀禪師 圓通文溥禪師 已上六人無錄

浮山遠禪師法嗣一十九人

淨因道臻禪師 興化仁岳禪師

玉泉謂芳禪師 定林慧琛禪師

本覺若珠禪師 華嚴普孜禪師

清隱惟湜禪師 衡嶽奉能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歸宗普安禪師 白馬景雲禪師

甘露慶餘禪師 歸宗鳴式禪師

浮山洪璉禪師 甘露法眼禪師

西禪緻圖禪師 東禪仁照禪師

太平賢禪師 萬杉浩脩禪師

溪山曉雲禪師 已上十一人無錄

寶應昭禪師法嗣二人

琅邪方鈒禪師 興陽希隱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石門進禪師法嗣一人

瑞巖智才禪師 見錄

金山穎禪師法嗣二十人

廣教織真禪師 普慈崇珎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節使李端愿居士 已上九人見錄

承天了素禪師 南禪白聡禪師

上方希元禪師 隱靜慧覲禪師

法性紹明禪師 烏崖了暹禪師

五峯仲熙禪師 雪竇詮禪師

瑞竹惟悟禪師 法性用彰禪師

因勝如道禪師 已上十一人無錄

洞遵月禪師法嗣三人

萬福亮禪師 見錄 瑞光嵩禪師

承天世珎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仗錫己禪師法嗣二人

黃巖保軒禪師 一人見錄 靈岩志禪師 一人無錄

龍華岳禪師法嗣二人

西余淨端禪師（一人見錄）　翠岩顒倚禪師（無錄）

法華擧禪師法嗣六人

永慶文禪師　海會文禪師

興化規禪師　龍潭顒禪師

覺華康禪師　海會海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天聖泰禪師法嗣六人

常熟禀琳禪師　西余寶實禪師

常熟今然禪師　福嚴慶成禪師

中禪顯玉禪師　太州知文和尚（已上六人無錄）

太子院一禪師法嗣一人

太子同廣禪師（無錄）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為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為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䟦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為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獮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裹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塲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氷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剩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裏秖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秖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鬭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僧出禮拜，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刼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

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齩著一粒米未曾掛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陁巖上清風起瞎驢趂隊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為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為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楚將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辨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以拂擊禪林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罥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參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荼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遥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秖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為旺化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挾拐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撒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柰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供養上座未為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犂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幾團陌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師曰一釣便上僧挑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掛人唇吻風播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聵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設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未是齩猪之狗何異跳坑墮塹正是避溺投罝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師子皷人遶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

平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淨照道臻禪師福州古田戴氏子也父夢偉然黃冠衮者導從至舍毋遂娠又夢天樂黃幡梵唄引厖眉碧眼一僧至即誕師幼不茹葷十四歲投上生院出家持頭陀行十九為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盃走江淮所參知識甚多而得旨於浮山江州承天虛席欲致師非師所欲乃遊丹陽寓止因聖寺一日行江上顧舟嘿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舡尾可乎舟師咲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舡也師因曰吾偶欲遊京師遂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於坐下及璉歸吳衆請以師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覺照師號京師都會好惡萬端貴人逢官盈門而師一目之萬口一辭咸以為本色道人莫不加敬積數年元豐三年春慈聖光獻上僊神宗詔至慶壽宮說法僧問慈聖僊游去歸何所師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大悅詔設高廣坐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懽聲動宮殿賜與甚厚又語執政道臻表有德行可擇一名號進呈乃賜號淨照禪師京城創諸禪剎開相國寺為慧林智海二禪寺其命主僧必使師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高蹤使三僧來就學師隨根開導皆契宗旨師為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性慈祥純謹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無所嗜好安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遊人見之心自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頹然不出户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忽語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一夏黃魯直嘗題其像曰老虎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可想見其高致也師初出世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錢使錢無錢守貧僧云月華嫡子臨濟兒孫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淨因境師曰法廣殿牌仁宗親寫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六代祖師天下聞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萬家烟火外一枕水雲閑問如何是佛師曰朝粧香暮換火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拄杖橫擔不到有僧云謝師答話師曰錯認定盤星乃曰一問一荅無有盡時古人喚作無盡藏海亦呼為方便門於衲僧面前遠矣何故權柄在手縱奪自由坐斷毘盧壁立千仞善財樓閣執肯閑哮華藏琅函豈能看取丈夫猛利本合如然過後思量成第二月除茲投機徇器止宿草菴就下平高曲成萬物周流無滯觸處皆通苟不盡毫毛自取其咎如斯談說咲殺衲僧且道誰是解咲者良久曰看取便下座又示衆拈拄杖曰柳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攝人既得閑啞人亦解語指白石為玉點黃金為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卓一下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彔禪牀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詺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蜀人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秖在目前僧曰為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福州卓氏子僧問如何

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衆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紙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巖普孜禪師建州建陽謝氏子也幼習儒業舉進士有聲後看佛經至識自心源夙根啓發遂投太平興國西律院僧可崇出家得度具戒遊方參道詣龍舒浮山圓鑑禪師法席入室扣請心融神會舒人請居甘露太平二刹道譽大播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寒中天子勅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塞外將軍令師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溪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却歸去師後退居淨因德望頗重元豐五年都人請居華嚴益振宗風京城內外翕然歸向八年四月十日詔入禁中說法既歸無疾進止如常十四日忽鳴鼓陞坐辭衆而逝師為人清秀傑出唱臨濟下三玄九帶造曹洞五位十玄皆妙得其家風要旨學既該博故湊泊者望其津涯而已師初得法時年尚少久為浮山侍者時青華嚴已有省發矣而浮山知其未徹令師激之師奉教方便啓發青遂契證後續洞下宗語在青傳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己讓人遂使舂糠吞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沒鹽虀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鶖子且不能為為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鈒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為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甦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辨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為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咲曰向下文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宣州廣教文鑑繼真禪師初參達觀遂問曰某甲自講說外究尋諸佛所說廣大如何得

見邊際去覩云尋常憑何講說師曰依教解
義覩云依教解義三世佛寃師曰離教一字
如同魔說覩云不問子教義解說者何人師
曰但見動靜語言不可覩其形相觀云秖此
無形相便是廣大若悟此心便見邊際師自
此有省住廣教上堂曰夫欲為宗師須了明
暗句半夜裏貼眼渾成空路布多事釋迦文
生時強四顧點胷獨称尊又周行七步明復
阿誰知暗使何人悟自後百千年屈指河沙
數一盲引衆盲盲盲相扶舉他日見閻老努
目空相覷是時休叫道鑊湯無冷處休空腹
高心但高盤轉筋寄語後世人莫被徐六悞
潤州普慈院崇珎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
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入門便見珎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座披衣人盡
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
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
潮人師曰這僧從潮中来
潤州金山懐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
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
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
鍾作甕
越州石佛寺顒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
動尊師曰熱盌上㘞㳂曰如何是千百億化
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
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
網紋㡳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
紋佛祖底劒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
劒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
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兎子望月曰如何
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
五彩屏風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
脚蝦蟆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
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跨
跳入燈籠裏即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
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
於此未明何異曲蟮穿靴然雖如此咲我者
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㕘達觀遂問曰
某甲經論粗明禪宜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
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
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為某甲說禪看觀曰向
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
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
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
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来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
中著翳玄沙蹙指體上遭迍不如且恁麼過
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
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
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
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
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
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簮
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鬬入
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
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
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
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杰無簡所入何公
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
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中
尋無手撮水月堪咲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
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
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
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
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秖如人死後心歸何
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
觀曰生從何来公罔措觀起揕其胷曰秖在
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

歷生會公曰秖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柘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穎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総見汝恁麼問曰莫秖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巳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嶽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築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秖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合九）（十五末）

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續傳燈錄卷第九　合九

續傳燈錄卷第十　合十

大鑑下第十二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九人

芙蓉道楷禪師　大洪報恩禪師

洞山雲禪師　福應文禪師

龍蟠曇廣禪師（已上五人見錄）（合十）　光化祥禪師（乙）

普賢標禪師　延洪善禪師

果侍者（已上四人無錄）

玉泉皓禪師法嗣二人

林溪文慶禪師（見錄）　北禪希肇禪師（無錄）

夾山遵禪師法嗣一人

福昌知信禪師（見錄）

佛印元禪師法嗣二十人

慶善淨悟禪師　善權慧泰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翠巖惠空禪師

密巖德淳禪師　雲居仲和禪師

同安幻宗禪師　龍興居嶽禪師

萬杉子章禪師　谿湖德延禪師（已上十二人見錄）

文殊道用禪師　龜峰祖鷹禪師

安國以愉禪師　東禪圓同禪師

北塔惠珂禪師　香嚴開禪師

大別宗禪師　雲居思文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廣因要禪師法嗣二人
妙峰如琛禪師見錄
盌山合知禪師無錄
智海逸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黃蘗志因禪師
大中德隆禪師
白鹿仲猷禪師
參判劉經臣居士已上四見錄
薦福重言禪師
白雲放禪師
興福智正禪師
薦福嚴禪師
鳳山世如禪師
雙峯弼禪師
幽岩覺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支提隆禪師法嗣三人
靈隱玄本禪師見錄
支提文翰禪師
靈隱玄順菴主已上二人無錄
淨土惟素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惟政禪師見錄
寶林殊禪師法嗣一人
寶林用明禪師見錄
東山宗禪師法嗣一人
定峰曉宣禪師見錄
合十
法昌遇禪師法嗣三人
五峯密禪師
大和山主
慧日和尚已上三人無錄
興化銑禪師法嗣三人
南臺以謂禪師
花藥常選禪師
崇壽玢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圓通訥禪師法嗣三人
興國智旵禪師
四祖逸禪師
三祖文銑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淨衆先禪師法嗣一人
隆福紹珍禪師無錄
瑞鹿安禪師法嗣二人
瑞鹿蘊仁禪師
姥陵道判已上二人無錄
般若撍禪師法嗣一人
般若隆一禪師無錄
瑞鹿先禪師法嗣一人
瑞鹿如晝禪師無錄
智者肯禪師法嗣一人
智者紹忠禪師無錄
雙林己禪師法嗣一人
楓橋來禪師無錄
竹園顯禪師法嗣二人
廣安牛心道輪禪師
香水守真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大乘遵禪師法嗣四人
龍山景靜禪師
雙池寵禪師
竹林用淳禪師
智門智常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益首座法嗣一人
李林宗中書無錄
投子青禪師法嗣
合十三

芙蓉道楷禪師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爲人剛勁孤硬自少時即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海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也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開口青以拂子摵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楷悟旨於言下再拜即去青呼曰且來闍黎楷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廚務勾當良苦對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飯曰汝作什麼對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嘗從青遊園青以拄杖付楷白理合與麼對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曰更請舉看青曰卯生日戍生月楷即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殷勤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北遊沂閑居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住郢州之大陽隨州之大洪皆一時名公卿爲之勸請洞上之風大振西北崇寧三年有詔住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住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祗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即時焚香陞

座仰祝聖壽訖伏念臣行業迂踈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祗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飾詞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閱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法免罪譴楷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縫掖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楷氣色閑暇至緇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冬勅放令自便菴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臥指麾撝乃日各食粥一盃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人政和七年冬勅賜所居菴額華嚴禪寺明年五月十四日無疾而歿先寫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楷在大陽青華嚴遣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微微退跡淛東歿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

楷偈句精深有旨法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嵓前爲不嘿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鬧地吾教閑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曰解鋏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水河紅焰知清涼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咲春風楷舊隱與虎爲鄰常乳四子月餘楷闞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竊携其一還虎得暴曳至美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見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群鳥皆鳴翔其上楷即放還之其伊陽宰韓承議偈曰老愛依山人事稀虎馴菴畔怖來遲寒寥石室塵埃滿不知何日是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黃始覺秋邑聞一覺睡忘卻百年憂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道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揖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氷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横擔豎夯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床一下僧問一箭一群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卻了也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則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擯

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忉忉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寂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畧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說言端語端織牛放出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為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為垢此則未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為因一陰一陽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純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為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為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為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為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萬法唯心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為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

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
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
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為矢惺惺底築著
磕著懵懵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
合十
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拏
九
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菴
畔柘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
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
師曰一任敲磚打瓦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
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
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
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
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
慿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摵一摵僧拍掌
師曰一恁跳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
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抛梭上
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佛印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鷂子過新羅
上堂說則搖脣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
錯錯拍禪床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
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
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
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攝其樞
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
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
漢疎雨滴梧桐參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
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譚斯要
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
面無私之焰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
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
瞳子面前人
合十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
十
百年雲黃山色秪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
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
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吽有甚交
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
泄真機去也顧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
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洪州翠嵒廣化惠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荒田不揀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師曰
量才補職示衆曰昨日雨霖霖今朝日杲杲
文殊與普賢全身入荒草賴得王老師夜來
眠起早拈起拄杖曰來也來也不見道春無
三日晴下座
饒州密嵒淨土德溥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巖
境師曰芙蓉頭上清風起云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雨露增前野老歌云向上宗乘如何指
示師曰新敲調古曲那箇是知音
南康軍雲居山仲和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問處分明僧云夜來松竹起清風吹散白
雲三兩片師曰且莫磕著露柱僧禮拜歸衆
師噓噓
廬山同安崇勝幼宗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
合十
曰拄杖子是體擊禪床一下曰這箇是用直
十一
得高低普見遠近皆聞正當恁麼時且道是
分不分良久曰擲楪橫挑華藏界維摩掌上
未為多下座
袁州龍興居掛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自從達磨分流後萬派都歸是

一家云学人未曉請師直指師曰集雲峰下四藤條

廬山萬杉子章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共唱太平歌如何是太平歌師曰雲盡日月正雪消天地春云恁麼則雨濕千峰秀風動萬年枝師曰星江水闊連天碧五老山横宇宙寬問師資未相見時如何師曰定光金地遥招手云見後如何師曰尊卑定位

信州鵞湖山仁壽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鵞湖境師曰一泓湖水春來淥數隻仙鵞天外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巖来客坐山翠上人衣乃曰疑知發問端當空一點欲醉難而令大義重宣也剔起眉毛覷面看久立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峯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来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為甚麼教中却道如来者無所從来既是無所從来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有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澆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黄檗志日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角魚十萬途糕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𣳾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别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咬破不敵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蘇嚧悉唎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為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為甚麼下脚不得辟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𣳾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叅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椑子一邉青

福州白鹿山仲豫禪師開堂日問荅罷師乃曰說使言中辯的句裏藏機意思交馳並同流浪何故吾祖之道豈其然乎若是上根作者獨步丹霄臨機大用把住滴滴不漏放行乃浪涌千江踞地全威辟立千仞得不英靈自己荷負宗門直饒恁麼未稱衲僧且道衲僧有甚麼奇特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下座

叅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有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荅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叅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嘱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趋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問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别所嘱之言姑抑之逗明趋智海恣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揚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

大覺儒曰先覺益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緣隱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嘿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源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拄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嘿一言一吁一咲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秖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合十十四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嘿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諭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自知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誇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合十十五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啓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猶擁毳袍且緇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我僧乎僧乎盛服云乎我厭後有頒輪奉歲時用度俾繼加之院矜亦後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為禮非徒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為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丙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為我少留一日款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為僧秖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掛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堂與師為方外友每謁至郡庭下犢談咲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掛瓶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蘆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為常九峯韶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卧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

從人峯唯唯而矣乂之呼童子使熟炙峯方飢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峯匿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謂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何有哉於是怡然而逝

寶林殊禪師法嗣

婺州寶林用明禪師僧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和尚三昧什麼人知師曰泥牛穿海去木馬透雲歸云恁麼則學人請益師曰未敢相許僧無語師曰真箇

東山宗禪師法嗣

建州定峯晚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雲杖千嶽翠云如何領會師曰雨洗百花鮮問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曰江澄秋夜月風掃曉天霞云一句綠聞流通萬古師曰汝作麼生會僧喝師便打

續傳燈録卷第十　　合十

續傳燈録卷第十一　　合十一

大鑑下第十二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十五人

蔣山法泉禪師　天童澹交禪師
崇梵餘禪師　慈雲脩慧禪師
長耳子良禪師　開元瑩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衡山澄信禪師　祥符曉儒禪師
褒親睞禪師　善果懷演菴主
觀音元隱禪師　祥符法周禪師
西禪懷義禪師　開平慶良禪師
慈雲居慧禪師（已上九人無錄）

大溈宥禪師法嗣五人

歸宗慧通禪師　興教慧憲禪師
崇福清雅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崇福貴安禪師　大溈和尚（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璉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佛日戒弼禪師　天宮慎徽禪師
徑山維琳禪師　臨平勝因資禪師
彌陀正孝菴主（已上五人見錄）
金山寶覺禪師　安巖崇海禪師
廣慧利和禪師　明仙道信禪師
鳳凰文喜禪師　佛日道榮禪師
萬壽洪德禪師　精嚴同定禪師
寶雲有簪禪師　東禪智華禪師
東禪智賢禪師　極樂興嗣禪師
普先慶忠禪師　石門希仲禪師
解空清瑞禪師　五磊智璨禪師
顯聖宗利禪師　孫覺莘老居士（已上十八人無錄）

靈隱知禪師法嗣二人

靈隱正童禪師（見錄）　雪峰守絶禪師（無錄）

承天簡禪師法嗣二人

智者利元禪師　瑞安僧印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九峰鑑韶禪師法嗣一人

大梅法英禪師（見錄）

稱心倧禪師法嗣一人

慧日堯禪師（見錄）

報本蘭禪師法嗣二人

中際可遵禪師　法明上座（已上二人見錄）

稱心明禪師法嗣一人

上藍光寂禪師（見錄）

承天宗禪師法嗣九人

崇福了禪師　承天守明禪師
鳳凰有從禪師　大龍德全禪師
海印法安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崑山曇玉禪師
因勝師俊禪師　法雨重俊禪師
護國從利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長蘆福禪師法嗣六人

廣慧和禪師（見錄）
保寧真戒禪師
長蘆法海禪師
壽寧楚韶禪師
資福文雅禪師
三祖慧雲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天衣和禪師法嗣二人

善提志專禪師（無錄）
菩提光用禪師（無錄）

雲居齊禪師法嗣五十六人

雲居邦瓌禪師
靈隱文勝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廣慧智全禪師
保福居煦禪師
南明惟宥禪師
清溪清禪師
萬杉廣智禪師
金鸞盧白禪師
翠峯洪禪師
上藍普禪師（已上十一人無錄）
龍華悟乘禪師
報恩行思禪師
漳江昭遠禪師
興國洪禪師
楊岐居蘊禪師
九峯子玄禪師
鵝湖令新禪師
雲龍子才禪師
三祖岳禪師
雪竇適新禪師
報本義回禪師
建山智杲禪師
楊岐德海禪師
（合上）（三）
上方子澄禪師
化城舍平禪師
清化智聰禪師
象田德囧禪師
育王居素禪師
圓通利柔禪師
羅漢懷端禪師
化城自穎禪師
薦福臻禪師
清化子昌禪師
龍華有忠禪師
顯聖居耀禪師

雲居慧㝡禪師
興化善能禪師
北禪悅寧禪師
韓日達禪師
甘露真禪師
東禪清顯禪師
岳楚永柔和尚
郴州文靖和尚
明州智遠和尚
越州承雅和尚
南岳齊詮和尚
西蜀義詮和尚
安德玄邃和尚
玄泉義欽和尚
硤州仁鑑和尚
撫州保麟和尚
南山省堂主
正慶惠洪和尚
鹿門慧昭山主
蘇州慶思和尚（已上四十五人無錄）

功臣軻禪師法嗣四人

堯峰顥暹禪師
聖壽志昇禪師
功臣守如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寶華懷古禪師（無錄）

棲賢澄湜禪師法嗣十一人

興教惟一禪師
西余體柔禪師
定山惟素山主
福嚴省賢禪師
仰山智齊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棲賢智通禪師
石佛宗禪師
東禪覺禪師
雪竇惟則禪師
西余榮禪師
南岳福嚴和尚（已上六人無錄）

羅漢林禪師法嗣十五人

長蘆贊禪師
支提昭愛禪師
靈峯道誠禪師
仰山擇和禪師
崇勝道琛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慧力紹琛禪師
大寧慶璁禪師（已上八人見錄）
何山曉禪師
興國慧禪師
萬杉懿宣禪師
漳江昭達禪師
羅漢齊因禪師
崇勝楚齊禪師
報恩傳進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鳳棲卿禪師法嗣一人

（合上）
鳳棲通禪師（無錄）

萬杉爽禪師法嗣一人

法華德嵩禪師（無錄）

永安楚禪師法嗣一人

踈山重秀禪師（無錄）

雪峯敷禪師法嗣一人

雪峯善譽禪師（無錄）

景清素禪師法嗣四人

何山日佺禪師
承天智岑禪師
承天自能禪師
翠峯子淵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乾明同禪師法嗣四人

雙池智常禪師
含珠洞禪師
普寧常瑩禪師
南堪善圓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

師曰撑天柱地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落
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
年逢一閏曰為甚麽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
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
師西来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閉戸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為甚麽却
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麽則事同
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来不来去不去
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
不能覩諸禪德漸老逢春能惜春昨夜飛花
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
還見麽團圞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
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
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
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
大散關脫却嬢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
日且道用箇甚麽良久曰柳絮随風自西自
東上堂古人恁麽南禪不恁麽古人不恁麽
南禪却恁麽大衆還委悉麽王婆衫子短李
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
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
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
無奈行人恁麽去莫恁去急回顧樓基烟鎖

鐘鳴處師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
此色者麽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
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
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
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
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
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
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珎重諸禪侶門外
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闍黎太白峰
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
白雲源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
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樂唱師
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
指頭八箇鋝由来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
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
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麽生師曰山僧
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
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
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
問恁麽来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
曰不恁麽来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

祉曰恁麽不恁麽則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
麽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
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衆曰勉去久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
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
有達道人麽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
鼻孔珎重
杭州南山長耳相子良禪師僧問六月休歇
時如何師曰在家致仕云忽遇客来如何祇
待師曰爛嚼清風飽飡明月云學人有分也
無師曰無下口處乃曰鶯啼綠柳鵲噪花枝
於斯薦得觸處光輝更有一般道理防萌杜
漸居安慮危是何言歟
建州開元瑩禪師上堂曰有一面鏡到處懸
挂凡聖不来誰上誰下遂拈拄杖曰這箇是
拄杖那箇是鏡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
三撈摝始應知又曰倏倏忽忽東涌西沒無
害無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撥破
面門箇是何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鶻無眼者
看取力口希咄咄咄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大溈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慈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
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
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

句師曰舡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黄河水出崑崙嘴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為何事師曰為緣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忝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彌山撲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白顢頇舉來看寒山拾得榿豈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况揉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饒州崇福清雅禪師僧問如何是崇福境師曰落敲寒月夜杏灶白雲朝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是僧俗是俗云向上更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毘盧頂上金冠子云重重紫指示千古為流芳師曰笑殺旁觀者

育王瓌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前風屑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湖州人初住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岳峰高尾閭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師曰神鶯頂上軒眉坐黃鶴岫中昂首行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珎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楷柮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著狄山西叫明月久立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像師曰莫將黃葉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師曰獃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據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鏁玄關一任縱橫妙用久立

溫州彌陀正彥菴主一日禮拜雪竇良禪師良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主曰有無且致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却被葫蘆倒纏藤主曰道什麼良擬對主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良不允主乃有頌曰金刀剃落青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真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何人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窟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廠門前打犬兒

溫州瑞安僧印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

曰頭大耳小云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南岳耕
罷者牽犢負犋歸云恁麽則三身不分也師
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邊以佛
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須教棒下識
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師於熙寧十年九
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倚空靈劍冷光
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
驚散曲江頭言訖趺坐而逝荼毗歛骨獲舍
利五色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祖鏡法英禪師姓張氏本州鄞縣
人初住襄陽白馬開堂問荅罷乃曰至道無
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有窮也得之則皎
若目前失之則毫釐有隔是故雖一大藏教
不為多言一默非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
天殊非本有好惡長短亦非木偶直下薦得
猶在半途這箇本須遇明眼證據資道今日
功不浪施將此舉揚上祝皇風情與無情得
無生忍次居大梅判宗留後仲爰一見道帮
奏賜師名上堂曰祖師不會禪諸佛不會道
學道與學禪諸方鬧浩浩或以玉為塵或認
石為寶參得一肚皮特地生煩惱不煩惱解
會何如入荒草寄語參禪學道人頭邊白髮
年年新何如來與大梅老相共開田博飯喫
一生參學事畢珍重又曰三十六句之始七
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秖如當頭一句
又作麽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大吉
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麽提唱且道還有
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
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又曰春山筆廠正
蒙茸好把黃初徹曉春莫謂西来無此意祖
師渾在鉢盂中參
稱心宗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
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
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氷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
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秖是箇鬼窟咄上
堂昨夜四更起来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
覺睡霜鍾撞作兩橛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
打鼓摇鈴戲一塲劫火洞然宜煑茗嵐風大
作好乘凉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
量潋海月明何處去廣寒金殿白銀床咄上
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
箇箇跳不著秖為蜈蚣多脚不唯多脚亦
多口釘嘴鐵舌徒增醜拈椎竪拂泥洗泥撮
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
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
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
數闋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
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
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
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
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
滅之已矣玩之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横按拄杖召大
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麽眼似木突口如匾担
無問精粗不知鹹淡與麽住持百千過犯諸
禪德還有為山僧懺悔底麽良久曰氣急殺
人卓拄杖下座
承天宗禪師法嗣
饒州崇福了僊禪師上堂僧問大衆雲臻請
師說法師曰青蓮不借鶖子付峰過知音會破
頌云一句無私群心有賴師曰箇中端的旨
沙界共流通云若不臨滄海爭知波浪寬師
曰一滴曹溪水非人彼陸沉乃曰遲日和風
柳綻桃欲當萬物發生之際是般若流運之
時草木芬芳山林秀媚且道無影樹子抽條

也未遂拈拄杖云看看築著梵王鼻孔摎破帝釋眼睛山河大地全是山僧諸人無分若也薦得盡大地全是諸人山僧無分如或未然打皷普請看又曰雲擁奇峰水盈白壑橫扁舟於古岸釣皓月於波心紅尾錦鱗佛家未必蠟珠荊璞未足為珍直饒撮土為金何似轉凡成聖大眾賢聖凡聖古今條例只道作麼生料良久曰琉璃盞子人皆有無著常時秖為麁下座

杭州承天守明禪師上堂曰劍輪飛處好定綱宗石火電光眼中著屑所以曹溪拈拂已涉痕瑕雪嶺輥毬急須著眼若是行脚上士木分禪派縱教喝散白雲衝開碧落如斯受用又屬建化門中若也正令提綱任是三頭六臂底出來也須倒退三千里參

湖州鳳凰山護國仁王有從禪師僧問曇花已現人天仰願開金口副群機師曰白雲垂總落無處不為霖云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裂轉鼻孔云不因伸請問爭辨我師機師曰用不著問箭鋒相拄笑殺衲僧哮吼同時千山萬水不涉程途請師速道師曰一二三四五云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隨崖落塹云作家宗師師曰放汝三十棒乃曰宗乘一舉海辨難詮祖令當行取津無路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撥此誠實還可舉揚也無既昇此座不可徒然方便門中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十二時中如何趣向若向這裏薦得行住坐卧任運施為見聞覺知隨緣應用塵塵彌勒剎剎善財山河大地自己家風妙明真心非增非減若能如是方稱大丈夫久立

鼎州大龍山德全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槃前柏不散云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曰句後見無蹤

蘇州崑山慧嚴海印法安禪師僧問物曲菩提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師曰兩彩一賽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汝向什麼處見靈雲云花開滿樹花落枝空師曰放汝三十棒

長蘆福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廣慧和禪師上堂曰達磨祖師無端將一杓惡水潑在天下老宿頭上直得天下老和尚說禪說道南北紛紜續𦙶傳芳亘今亘古山僧今日覩還一杓擺脫無門揚千古之玄風振一時之軌範良久曰看看山僧將一杓惡水潑向諸人頭上去也還覺也無如或不知更看一杓祖佛家風孰與知西來消息若何為殺勤為報未歸客月滿秋天霜冷時叅又曰一日復一日日日催人老寒則且圍爐困乃和衣倒奉報往來人家中元有寶家內不曾尋拄棒緣門討任使討過半辛苦生煩惱不如歸去來去卻門前草復曰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草作麼生去歸堂喫茶又曰多日天晴今朝下雨大地山河無不皆普三時打鍾二時打鼓處處分明頭頭薦取復拈拄杖曰諸禪德還會麼三世諸佛盡在衷許拍禪林一下

天衣和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菩提志專禪師僧問遠離嘉禾縣境已屆海昌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此去嘉禾不遠云恁麼則往來無際師曰靈利衲僧便喝師曰捧上不成龍乃曰說即天地懸殊不說即眼睫裏藏身眉毛上踍跳說與不說拈放一邊舉拄杖云且道這箇是什麼良久曰晝月冷光現卓地計初成卓一下下座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瓌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卻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秖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婺州劉氏子僧問

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蹤曰忽遇客来作麽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晉川胡氏子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来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着頭忱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没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荅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室於磨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閑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杭州衛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劫是大衆鈍置闍梨便下座問賊不

全十一

十五

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溫州周氏子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着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荊州平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是行脚僧

廬州萬杉廣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家秖如此問如何是西来的的意師曰大衆揔聞問寂默為宗時如何師曰設語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迂迴多少問如何是嚴先一句師曰此問在後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曰你還薦得麼僧云學人不會師曰多少分明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如何是世尊三昧師曰何處得這消息問瑞雪滿庭從何而降師曰莫泄真機問如何是無價寶師曰甚處得来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盡言隻履躡去問古人捲席意旨如何師曰何不禮拜歸堂問如何是文殊門師曰千聖皆從此入僧云入後如何師曰想你不識僧禮拜師曰灼然師乃曰世尊良久迦葉起来白椎馬師纔陞坐百丈出来捲席可謂摩竭陀令已行不可更教山僧重下注脚然雖如是久參高士莫訝周遮後學上坐也須若些精彩更若繁詞恐不及弥重

明州金鵞虛白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烏道羊腸問如何是一體師曰駞驢猪狗僧云恁麼則四生六道去也師曰啞

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師曰秖聞鴉鳥語不見報春來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堪嗟立雪僧

洪州上籃普禪師相國夏竦問百骸潰散郍箇是長老主人師曰前月二十日離蘄陽口

合十一

十六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作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寳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着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秖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惜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来接問門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

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

穎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哭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擢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朶問如何是道師曰剃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燒其身一人抱氷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退後即噎氣塡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柰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眞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吝慈悲借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怎麼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秖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毫苟或於此不明徒自吟姍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問無上法王有大陁羅尼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南岳福嚴省賢禪師僧問如何是福嚴境師曰盡也盡不及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子細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因汝問我也不說僧云恁麼則寶覺分枝去也師曰莫亂道

袁州仰山智齊禪師初參諟禪師諟問汝是甚處人對曰安州人諟云汝為甚麼却不安對曰今日轉見病源諟云且道強惺惺師遂禮拜有頌曰有口不能言無舌能解語惺惺猶是夢何處有佛祖

羅漢祖印行林禪師法嗣

眞州長蘆贊禪師僧問拈提舉拂即不問如何是喝散白雲底意氣師曰喫棒僧云爭奈人天大衆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老僧奉聖旨開堂僧云恁麼則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曰知恩方解報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費力僧云恁麼則百雜碎師曰祇為終日區區師乃曰起動大衆若於佛法中也無可得伸剖諸人盡是久參先德達佛知見不可更教這裏談禪說道贅為舉足動步不離道場乃至林間宴坐經行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福州支提昭愛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

兒不識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脐長衫袖
短僧云忽遇客來如何師曰雖中座坎中尚
福州靈峰道誠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
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那箇古人恁麼道僧
云秪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又作麼
生師曰不妨具眼僧云千聖不傳方是的一
言合道未為真師曰早是下合也
袁州仰山擇和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君子不擾游問如來藏中以何為滿
事師曰香風吹萎花僧云皆因今日也師曰
更雨新好者問如何是佛師曰真書梵字示
衆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無滅無生眼中金
舉古佛家風青天明月
袁州崇勝道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
向什麼處覓僧云莫秪這是師曰勿交涉
綿州富樂智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六耳不聞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
恁麼舉
臨江軍慧力院紹琳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
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
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
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壇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
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
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
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
箇中意鵓鳩生鷂鷹

二十末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

合土

續傳燈錄卷第十二

濟一

大鑑下第十三世
法雲秀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法雲惟白禪師　保寧子英禪師
慧嚴宗純禪師　廣教守訥禪師
濟一
慈濟聰禪師　白兆珪禪師 乙
淨名法因禪師　福嚴守初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廣慧寶琳禪師
雲丘歸才禪師　安國日方禪師
香積用昊禪師　瑞竹子來禪師
真空從一禪師　乾明覺禪師
開先智珣禪師　甘露德顒禪師
蔣山良策禪師　吉祥訥禪師
廣慧沖雲禪師　永天月禪師
安福子勝禪師　正覺道清禪師
澄慧義端禪師　北天三益禪師
棲賢智柔菴主　天禧林忌蕆永禪師已上二十八人見錄
明水法遜禪師　德山妙湛禪師
大愚如照禪師　石霜居晦禪師
興化當禪師　興化淨甄禪師
欽山繼明禪師　三角清禪師
時雍親禪師　大別道常禪師
巴焦宗諒禪師　安豐法信禪師

雲峰文月禪師　永慶惟簡禪師
覺林遂禪師　寶池惣月禪師
天王義安禪師　崇德仙禪師
興教濟禪師　薦福永堅禪師
羅浮齊德禪師　護國淨禪師
普照有朋禪師　靈巖慈明禪師
開和法顒禪師　天峰佛印禪師
元豐宗燈禪師　神光道芳禪師
禪慧法欽禪師　兜率景常禪師
類叔禕之奇居士（已上三十一人無錄）
佛日才禪師法嗣九人
夾山自齡禪師（見錄）　千頃允良禪師
廣教有全禪師　寶嚴靈禪師
慈日道祥禪師　千頃省孜禪師
甑峰重仁禪師　善權琳禪師
龍興如遂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長蘆應夫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洪濟宗禎禪師　琅琊宗初禪師（二）
（濟一）龍蟠道成禪師　普滿明禪師
褒禪普禪師　寶林道琛禪師
雲巖志愿禪師　崇覺法思禪師
壽春法岸禪師　定山文彥禪師
護國能通禪師　法寶德一禪師
乾明資慧禪師　開聖覺禪師

雲寶道榮禪師　慈日智覺禪師（已上十六人無錄）
建隆智朋禪師　普光敏治禪師
寶林智阜禪師　雍熙叔則禪師
壽聖和洪禪師　普滿法海禪師
五峰普良禪師　大溈心喜禪師
滁州寶林和尚（已上九人無錄）
棲賢遷禪師法嗣五人
王屋燈禪師　法雨惟鎮禪師
東明慧遠禪師（已上三見錄）　淨江寶泉禪師
彰法文素和尚（無錄）
開元智譚禪師法嗣二人
開元宗祐禪師（見錄）　南禪道誠禪師（無錄）
善果深菴主法嗣一人
玉池沖徹禪師（見錄）
天寧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香山法成禪師　大智齊璉禪師
丹霞淳禪師　淨因覺禪師
資聖南禪師　白水修巳禪師
（濟一）石門元易禪師　洞山道微禪師（三）
韶州誧禪師　鹿門法燈禪師
寶峰惟照禪師　普賢善秀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已上十二人見錄）　龍門南禪師
招提寶禪師　大洪恭禪師
大智皎禪師　靈巖應禪師

合州鑑禪師　少林江禪師
崇山居禪師　慈日南禪師
朝請崔公居士　齊州善應禪師
西京昆道深　提刑楊居士（已上十三人無錄）
大洪山報恩禪師法嗣五人
大洪山守遂禪師（見錄）　大洪山智禪師
善光琎禪師　大陽旦禪師
西禪遠禪師（已上一人無錄）
歸宗通禪師法嗣五人
資福素月禪師　同安慶通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于陵辨禪師　羅溪法醫禪師
開聖道彰和尚（已上三人無錄）
福昌信禪師法嗣三人
法興期禪師（見錄）　善慶楚昇禪師
均慶清皞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慈雲慶瑫禪師法嗣二人
廣慈道傳禪師　廣州慈雲和尚（已上無錄）
慈日堯禪師法嗣一人
大隨道開禪師（無錄）
佛慧泉禪師法嗣五人
清獻趙抃居士（見錄）　幽谷祐禪師
興國法雲禪師　九峰殊甫禪師
薦福忠寶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靖江人上堂舉妄有言白浪徒以鴻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少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録三十卷入藏後住明州天童云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氷雪敵開片片分白雲蹤破永伊力舉禪床下座

溫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卻是你惺惺

穿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國歷上足時稱的似)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横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擾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為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

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洒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為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拋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求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窟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着臥時臥着坐時坐着默對語言時滿口道着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遊戲未始間斷因甚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遊魚忘卻水為性命何得自抑卻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日照何異空中杲日獨運無私豈容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為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着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卻雖昇隱顯不排即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洩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奕用三昧師曰拈起放箭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上堂即性之相一亘時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剎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腳跟不點地也師曰

知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潭州道林廣慧寶琳禪師婺州人少習經論妙通精義叩圓通禪師發明祖意丞相王荊公深加器重出世廣德興教次移池陽景德廬山萬杉　潭州道林學者歸仰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這聾漢僧無語師曰非但患聾亦乃患啞問淺聞深悟深聞不悟雲門道了和尚作麼生師曰頭戴天脚踏地云學人未曉師曰有口不可開却云若然者饑來喫飯困來眠師曰不妨會得好乃曰揚眉瞬目未當宗乘舉古提今殘羹餿飯一棒一喝未稱衲僧踞坐思量傍觀者醜且道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曰雲收嶽面日上扶桑颯颯寒風紛紛敗葉滿湘江內白浪滔天廣慧門前地平如掌若也知有底衲僧纔坐太平共戢未然不免撈天摸地又上堂曰近日稍秋寒家家宇宙寬山河無隔礙世界掌中觀無口盧行者饒舌見豈干一日不相見莫問舊時言拈拄杖曰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又曰今朝五月五百草盡苗誰不知善財採藥與文殊救活臨機互為主禪家流莫替由於上石毛好看取信手拈來知不知甜者甜兮苦者苦

壽州霍丘歸才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密密意師曰佛眼覷不見云為什麼覷不見師曰密密意又問一言相契時如何師曰千聖顯露悟云不假一言時如何師曰帶水拖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眉長三尺示眾曰若於這裏悟去洞脫根塵不拘文字便乃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毘盧頂上頻超三界物類無拘妙用也變化金毛師子向須彌山頂哮吼一聲羣魔膽裂驀拈拄杖曰休向清涼山裏播根且在霍丘城下拈出還見麼若也以見見之為常見無見見之為斷見前來葛藤一時劃斷見即不見還見麼良久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饒州安國自方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還會麼一切見成不用絲毫心力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所以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無住之本派出萬端萬象森羅一時驗取

澧州聖壽香積用昊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眾曰夫為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恥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眾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荊岫寒光動劒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㘞不㘞誰為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袁州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曰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為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咄是何物不是眾生不是佛參

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饒州人試經得度志慕宗風參圓通禪師發悟心要眾推上首遂住合淝之延昌次遷開先佛國禪師回奏紫方袍都尉張公奏以心印師號僧問和尚出世將何為人師曰山形拄杖子僧云刀刀相似魚魯參差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趙州三等接人未審和尚幾等接人師曰隨家豐

儉僧云向上之機雖已曉中下之根享若何師曰領取釣頭莫認定盤星問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和尚以何而顯道師曰山僧紙似鐵乃曰極目青天無片雲萬象森羅全躰露若也擬議更商量終是翻成箇露布久立歸堂喫茶去又曰平旦寅扶桑日出照何人箇中未了奔南北孰知大地一微塵雖然如是會得甚奇特不會亦最親又曰擊鼓上來大家覷見法法現前不勞鍛鍊諸禪德為什麼如此彼彼大丈夫為君通一線又曰動靜不禪去来常定萬派同源海雲自異可謂心境一如有何不可然雖如是且道衲僧分上還得也無良久曰天台柳揉木南嶽萬歲藤又曰拄須彌於掌內鑑十方於目前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所以雲門大師云三藏聖教在汝舌頭上微塵諸佛在汝脚跟下不如悟去好忽若築著磕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底又作麼生良久曰存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鉤又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山河無隔礙靈光觸處明且道眼為什麼不見眉毛秖為住處太近未免衲僧取笑既不恁麼又作麼生鉢盂無底尋常事面無鼻孔笑殺人

舒州甘露德頤禪師僧問知師已得圓通旨未審如何指示人師曰晝見日僧云與人不會師曰夜見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秋須搖頭衆須皺眉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獨自悽悽示衆曰拈擅林中更非他木並是根生土長出現世間花葉枝條悉皆茂盛優鉢羅華時一現耳直得聖凡聚首遠近同觀則不無且道承誰蔭良久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上堂早朝擊鼓勞動諸人古佛叢林事不獲已直饒德山一棒似倚天長劍臨濟一句如旱地爆雷盡是倚勢欺人無風起浪山僧今日過犯彌天留與諸方點檢

江寧府蔣山慧炬良策禪師福州人試經得度遊方參叩首見六合攷禪師稍有發明詣圓通禪師席下頓釋凝滯出世華藏次遷鍾山僧問諸佛出世普為群生和尚出世又且如何師曰拄杖未曾拈著云與麼則人天獲利師曰好領前話云喏喏師曰這箇衲僧猶較些子乃曰秋風索寞秋景蕭條鴈過長空燕離大厦遊方禪客十處安居腰束輕囊手攜短錫水邊松際去住無拘雖然如是忽有人問作麼生是行脚底事明眼人前如何祗對若是所得之者萬一無疑後學初心亦須仔細還會麼要知江上路須問渡頭人又曰雪將殘分外寒向火容易涉道艱難好是和衣打睡任他日上欄干祖師沒要斷臂吾徒莫作等閑光陰荏苒人事多端這邊綠水那邊青山彈指百年三萬六千日看看便見皤毛班山僧與麼說話拖泥帶水然雖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訥禪師僧問昔日鳳凰臺畔已得圓通之機今朝坐斷要津頻唱西來之曲師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巧云今日學人得聞於未聞也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云可謂清音通碧漢古曲盡成聞師曰逢人但恁麼流通乃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祖師不西来亦無所傳授若一句恁麼去釋迦老子伏氣吞聲放一線道過這邊来便見有佛有祖有師有承山僧到這裏進前不得退後無門不免露箇消息也要大家知委還相委悉麼良久曰霹靂一聲驚宇宙衆人猶在夢魂中師到隱靜上堂曰五峰影裏雙澗聲中草木青蔥煙雲滃浡風光溢目觸處可觀然雖如是祖如擡看這箇一句作麼生道還知落處麼良久曰玲瓏八面自迴合峭峻一方誰敢窺復曰嘯月吟風水不問忘機亂得此心閑無端打破空狼籍蓋對白雲歸舊山

廬州廣慧冲雲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

曰古栢台煙翠喬松帶雪寒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瓶淨水一箇童子念經僧坐禪乃曰法界性海非三界可觀解脫法門絕一塵可視蓋由性靈不等根器差殊故諸佛出興隨緣設教或茶坊酒肆徇器接機或柳巷花街優游自在種種施為盡入薩婆若海恁麼說話恥他先聖不見古人道赤肉團上壁立千仞百尺竿頭如何進步良久曰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珍重

廬州承天資福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廬州境師曰千里風成肅重城角韻清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歌廉雖起袴襦詠借寇難留桂石材乃曰信知此事西竺首傳迦葉域中祖令剛行東土後付盧公教外真風不墜分燈列派徇器接機自古及今聖賢間出豈可以小根小智而能紹續祖宗發顯真猷稱揚斯事然雖如是車無一向豈不見先德道最初說法者不知有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有最初句最初句即且置作麼生是末後句還有道得麼良久曰珍重

南京寧陵安福子勝禪師僧問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時如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便歸衆師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隨後便打乃曰問處風馳電卷答處海納衆流何也且大道虛曠孰以言宣法無去來本非出沒自今及古何曾有異靈光不昧躰露真常心本空寂境自不生境既不生性本常住可謂一切諸法皆悉圓成是故先德有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諸仁者他無恁麼告報諸人何

續一　十二

不直下承當若也承當得去能於般若光中遊華藏世界縱橫自在妙用無遮擬議思量翻成露布毫釐情念事相不忘徃復輪迴何有休息殊不知凡之與聖皆是虛名異相劳形本來幻色若能自信曠劫塵勞冰消瓦解如是則十方世界一口吞盡何處更有一絲毫為隔為礙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秖如達磨西來九年冷坐箇什麼良久曰不要疑着

上堂曰萬木蕭疎群峯錯落巖松古栢四季長青林下相逢更說什麼若也揚眉瞬目又是鬼弄精魂更或拈拂敲床大似隔靴抓痒築著磕着頭腦面赤到這裏如何得恰好良久曰借君一片閒田地獨對高峯為衆揚參

金陵正覺道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陳倉米飯淡黃虀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庫宇半成方丈基芝

廬州澄慧義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坭捏金裝云如何是法師曰海口難宣云如何是僧師曰剃頭洗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不妨惺惺乃曰春山青春水碧隨波逐浪成虛擲若能返究本來源萬派分流聲歷應問你諸人識不識忽若識免効當年空面壁

廬州北天王崇勝益禪師上堂曰靈源澄寂動靜一如萬法本空隨緣而照方圓任器應

續一　十三

用無私亘古亘今了然自在所以在天旋之不動在江注之不流弃而不凝動而不亂運用千般隱無滯礙然雖如是爭奈祖宗門下總用不着敢問諸人且道衲僧有什麼奇特處乃拈拄杖横按膝上曰會麼七星光燦爛舉動耀乾坤卓一下又曰宗門祖令徒自緘言坐斷妙峰一口吞盡黃河倒瀉崑崙騎牛楷行宇宙到這裏却須有出身一路良久曰玉馬嘶時金斗轉金雞啼處日光生參

廬山棲賢智柔菴主參圓通有省乃獻投機頌曰二十年來行脚走盡東京西洛如今却到棲賢一步不曾移著

金陵天禧慧嚴宗永禪師僧問九年面壁圖箇什麼師曰天蓋地載云昔日達磨今日天禧師曰多年曆日問正當恁麼時佛法在什麼處師曰你鼻孔裏云恁麼則氣急殺人師曰也有些子

杭州佛日山智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姓周氏宜興人受業於
本州福聖寺十八具戒游方扵造佛日才禪
師法席悟明心要給侍左右多歷年紀才遷
化復歷諸方與石霜琳同行因至黃龍南禪
師會中琳不曉黃龍宗旨投誠入室師怒敺
之絕交而去至大溈真如喆禪師會下為首
座遂開法典化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
春風拂拂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
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
良久顧大衆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
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条上堂良久打一圓
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
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床立条上
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
詞鋒落在䍐罠之後離此二途作麽生是納
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㗛南泉提起厥刈茅
鎌子曲彎彎条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濟一

真定府洪濟宗賾禪師姓孫氏洺州人少習　十四
儒業超卓出舉元豊清濵禪師見之勉令奉
佛遂投圓通禪師出家落髮受具参廣照禪
師屢扣宗猷未有開發一日足方蹋堦忽然
省悟述投機頌曰舉足上甎堦分明這箇法
黃揚木畔㗛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遂陳其
所悟廣照可之侍制楊公畏請師出世說法
僧問台星臨寶座祖意願宣揚師曰萬里不
挂片雲僧云恁深轉無語師曰唯有好風来
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僧云千古淳風持地
清師曰真師子兒善師子吼問四衆臨筵請
師說法師曰須彌山大海水僧云我聞一唱
三疑息青蓮啓目視頭陁師曰畢鉢嵓中如
何話會僧云杲日當空清風消坐師曰程道
得一半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
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乃曰冬
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
荊棘林將謂衆生若拜掃草如何骨堆上添
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什
麽路去還會麽南天台北五臺条又曰鎮州
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
撕然而多口衲僧敲骨不破先住禪師放下
又分付山僧如今劈析將来普通供養良久
曰莫嫌冷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又曰　濟一　十五
金風滲落物景蕭條葉落庭皐雲飛嶺上不
逃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来正當恁麽
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
平常大似斬頭覓活又曰新羅別無妙訣當
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
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無執打
著達磨漆

滁州琅琊山宗初禪師僧問朝宰請師陞寶
座如何方便示西来師曰多少分明云恁麽
則法雨高霑了了堂師曰貧無達士將金濟
病有閑人說藥方云雲散始知江月白坐問
方見老盧樸師曰別處人事問如何是琅琊
境師曰紅日照成金色界秋烟染出碧瑠璃
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搖頭山萬朶伴手一
枝節乃曰若據祖師門下舉目則千山萬水
低頭乃十萬八千更若展露言鋒尋言究妙
譬若敲氷求火緣木求魚徒費精神遠之遠
矣如斯語話猶涉化門且問諸人不落化門
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一句無私應之萬里

滁州龍蟠山道成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蟠境
師曰雲散千山翠烟深隔雨鍾云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抑揉一條衲衣三件云向上更有
事也無師曰嗑嗑漢問師巳得黃梅旨一
法如何指示人師曰花開一朶秀風動一江
寒云瘦竹有高節閑雲無定蹤師曰一曲楚
歌悲殺人問陽春巳發枯木初榮寶座既登
請師說法師曰岸柳迎風舞云學人未曉師
曰溪花向日開乃曰信手拈来無非妙用靈
知自性應割常如動靜隨緣猶谷答響分身
百億曲 徇群生灑甘露沃焦芽布慈雲談實

相咸歸至道今古湛然更須打辦精神分明看取諸仁者還見麼良久曰秋水一泓長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

欽州普滿明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花師今出世為什麼却陞此座師曰一片紅雲起千山地布金僧拈起坐具云且道這箇是什麼師曰不用皂絲麻線問覿面相逢即不問腦後神光略借看師曰不借云為什麼不借師曰賊是小人問遠涉江山即不問西來祖意事如何師曰慘懼西歸辭震旦至今猶自哭兒孫云恁麼則諸聖入鄽殊無利濟師曰面壁九年空費力得皮得髓太無端乃曰吾祖家風豈涉途失宗隨照用心麁一言為報知音者近日南能不姓盧上堂顧視大衆曰牙齒一把骨耳朶兩片皮從始至于今擔人猶未知諸仁者秖恁麼會得便是出塵羅漢英靈丈夫若也未然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又上堂顧視大衆曰一佛手二蹶脚生緣各各自斟酌日出東方夜落西甎頭太孛瓦子薄錯錯前三三與後三三莫道文殊對無著

和州褒禪溥禪師僧問幸遇今朝登祖位師將何法示迷情師曰獨掀無私對揚有準云曇華綻徧界馨香師曰你分上作麼生云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牡丹須是三春折云學人未曉師曰黃菊還他九日開云恁麼則便是和尚為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洪機纔剖大施門開輝慧日於鋒前咸驪珠於句後全開寶藏特決羣疑任截千途心隨萬化現自在力闡大威光使一燈分照於十方片月流光於萬水為凡聖之根本作迷悟之源由聲咳一音頓除疑網包含萬有密付群機心眼既開圓明自照智窟幽鑒應用千差舒卷現前無非妙用諸仁者向這裏薦得吼師子之音香象王之勢拔差別之異見了縛脫之殊途為苦海之津梁掌法王之寶印摧衡在手明鏡當臺可以摧邪輔正可以去偽存真現一道而清虛闢群邪而體妙圓光匪外顯出一靈豁開萬化之源直示真空之理諸仁者還會麼良久曰皎然妖桃照一通光明處處通珍重

滁州寶林輝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大梅道底云為什麼澄燈和繞師曰迷相鈍置問水出高原如何解會師曰古今流不竭云學人未曉師曰果破青山云海底紅塵生山頂白浪起師曰淹殺你問沒閑深悟尋常事達磨迷逢意若何師曰頭戴天腳踏地云忽遇三家村裏人如何抵對師曰憂則共感樂則同歡云舌不上來為知如是師曰不得草草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湯鏵云見後如何曰水躍云學人未會師曰世情看冷暖人事逐高低問和尚未見長蘆時如何師曰雲生古嶠云見後如何師曰水出高原云見與未見相去多少師曰水流終到海雲起必為霖問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時如何師曰劈腹剜心云和尚何得如此師曰心不負人乃曰步步登高衲僧意氣心心放下達士忘懷意氣不居祖佛之位忘懷常遊悲智之門有念盡成功無知方大利良久曰瑞草生嘉運林梅放早春參又曰智水瑩精心珠獨耀萬象煥然十方朗照眼見無影樹子耳聽沒絃琴調若是本分衲僧不覺低頭吟咲且道咲箇什麼無孔鐵槌

真州定巖志恣禪師僧問山間林下頓稱道人家風淥水亭邊還他了事衲子此猶是無風起浪不涉波瀾請師巷話師曰雲横遠岫雨滴懸崖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師曰石人拊掌木女呵呵云高卧盧堂無一事任他今日與明朝師曰四海晏清王道泰何須更用苦切切問六六三十六春風動脩竹新篩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不落

宮商角徵羽云一聲嗚咼唐十指起清風師曰不是中郎鑒還同野舍薪云恁麼則不聞閑庭事大衆皆聞師曰知音者少乃曰看看雲山疊疊同萬井以青蒼烟渚依依共孤舟而閒窗樓臺聳峻殿塔交光法法無私古今實貫正當恁麼時還相委悉麼良久曰不在低頭思量難得又曰山家活計無多事直下分明不用猜執坐豈容知與見任他鳥免去還來諸人還委悉麼若委悉得去心猿罷跳性海無波白雲青嶂任運蕭然紫陌紅塵隨緣豁暢共致未曉根源切忌尋玄討妙直饒討得個儻分明敢保斯人未徹良久曰任教滄海變應不對君通又曰霧卷雲收日上月落林間幽鳥語呢喃嶺上樵夫歌間錯東南西北本來人喝一喝云莫向外邊生十度

潭州等覺法思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爲摩生安撫請師當爲何事師曰月映千江白雲開萬谷明云恁麼則一句無私師曰古今無異路逢者共同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燈籠挂露柱云學人未會師曰佛殿對三門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師良久曰若也於斯薦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靈光現前爍爍今古遇知音而隨緣佛事在山野而別搭清規亦可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且道最初一句作麼生道顧大衆曰切忌當頭

壽州壽春廣慧法岸禪師僧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香煙靄靄瑞氣飄飄云恁麼則逢磨蕋時花葉而今信手拈來師曰寒山撫掌拾得呵呵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乞兒見小利乃曰若論法體本絕言詮應用無虧威光烜赫英靈上士相共證明後學初機徒勞佇思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良久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真州定山真如文彦禪師上堂曰堤邊柳綠默演真空嶺上猿吟明談法要若向這裏薦得頭頭圓覺步步道場其或未然且待別時分明說破珎重

荆南府護國絡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一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則是師曰拄杖子云若不上來爭知如是師便打僧云錯師曰猶自口喃喃

南京法寶德一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諦聽諦聽僧云一四聞仔一四新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云諦聽諦聽師曰也是殘羹餿飯問如何是睢陽境師曰車馬門前有庭埃堂上無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時延三易客長棲五湖僧珎重

池州乾明禪院寶慧禪師上堂拈起袈裟角示衆曰此乃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今日更不覆藏普示諸人還會麼良久曰若也未然且待別時重新說破

和州開聖覺禪師久參長蘆有所得稱遊蘐林至五祖演禪師會下演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演深喜之以語悟首座悟云恐未實更須拔看演從復問師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演云不是不是師曰昨日是今日因甚不是演云昨日是今日不是師始大悟後出世開聖開堂法嗣夫禪師於燒香之際忽如有物搗其胸因成瘵未幾而化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擬氏子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鈎喝一喝下座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

曾去也是兒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杭州南山法雨惟鎮禪師僧問如何是法雨境師曰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芳草和花種修篁帶雨移遂顧視大衆曰還知麼南山嶺頭白雲冉冉西湖岸上綠柳依依一時貼出不用針錐喝一喝下座

潭州東明慧遷禪師初住南源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五嶺侵霄漢三株鎖碧煙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焚香開卷雲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乃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大衆且道識箇什麼良久曰露柱是木頭作称

開元智諲禪師法嗣

汀州開元宗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船舸衝雪浪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葦渡金陵乃曰祖師門下水泄不通佛事門中風行草偃於斯見得暢快平生擬議思量千山萬水

善果懷演菴主法嗣

潭州玉池光教寺冲儼禪師僧問以心傳心無說可說即不問如何是可說師曰石筍逢時長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葵花向日開問何是祖師的的意師曰泥牛不喫欄邊草僧云和尚何處安身立命師曰直向孤峯頂上眠

天寧道楷禪師法嗣

汝州香山法成禪師示衆曰知有佛祖向上人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偎陀臘多饒碌語又曰只這箇負累殺人認作空劫時自己分明頭上安頭更言落在今時何異霜加雪上直得純清絕點猶有沉注真常縱然轉位回機大似日中逃影所以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喝一喝曰是甚熱盌鳴聲豈不見道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乃舉起拂子曰拂子夜來起佛見法見且道今朝如何批判舉昭林曰分付德山臨濟又曰靈機獨耀智鑑洞然瞬目揚眉已彰痕跡拈槌豎拂豈免階梯悟之者心超數量語默皆如左放右收都無依賴迷之者頭頭作解取捨有心縱饒盡得那邊未免這邊礙着所以道衲僧家說箇解粘去縛拔楔抽釘已是犯鋒傷手更言惟之與用正之與偏恰似三家村裏教書郎未會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變過李白杜甫諸禪德伊家自有同風不要展他書卷師問僧甚處人云西川師曰幾時離鄉云前年二月師曰未離本國一句作麼生道云通身是口難為樁對師曰猶是鄰家失業句僧無語師打一拂曰柱路草鞋初師與照闡提同嗣芙蓉而不相識因有鵬上人者舉照讚芙蓉像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枯木清喚你是何人師曰今日方知他觀見先師鵬遂請益師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話云我三十年只作境話會鵬遂有省師後被詔住東京淨因寺

成都大智齊璉禪師漢川中江人姓年氏少有蟬蛻塵滔之志年十三落髮從護聖受具踰歲遊成都依法華百法講席又通唯識至此則無漏界不思議眷常安樂解脫身大年尼名法幣若有省共師已不能屈居頃之慨然太息曰吾棄家為大事旅組上語譬如晝日月豈有光明耶棄之南遊訪清豫斷臂道者斷臂深器之促謁五祖演真如喆百丈肅晦堂心日夕參扣然未有省發在晦堂日有自大陽來者舉芙蓉示衆語師心悅服遂往從之初見如舊相識一日凌晨聞板聲豁然大悟急以告芙蓉芙蓉可之命掌經藏分

座說法褒雖頻脫藂林歸重名眷籍然未幾歸省親聞芙蓉臨淨因復往依止遂首衆座下淨因既在鑾轂下而芙蓉以龍象居焉問法者萬指而師戶外之屨亦如之芙蓉每語人曰建首坐牛行虎視橫出異日弘吾道決矣時天下大興崇寧寺精擇傳法者永興經略使王公序部轉運使薛公紹彭以師為宜禮致之師乃諾其請居五年名譽普聞遠邇傾慕遷襄陽普寧政和初西歸故里築菴妙峰將老焉既而天彭請蒞能仁又改大隨廣漢之無為成都之超悟最後居大智師在大隨日其徒有妄許于州者師怡然就逮有司考竟其事將加捶楚即時天大晦旗旛鳥飛噪集杖端有自投於地者州將駭異遂得釋脫爲超悟在大慈寺之廡列肆如賈區常閉戶堅坐動遵戒律人皆敬之然道價素重緇素求識面者項背相望時臘益高矣頗厭苦遂棄去衆力挽之度不可留則謂大智居西郊林樾本蔚可以佚老乃列言于府時制置使席公每加賓禮師欣然聽之凡歷八載禪侶影從遂成寶社然自是應接簡矣俄示疾有問者輒稱吾無苦惡語主事僧為我置一茝與吾將有所適遲明起趺坐涉筆書偈泊然而化時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四日甲子也後六日火浴得舍利百餘粒皆具五色閱世七十三坐六十夏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為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秖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卅一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卅四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秖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仔細觀來秖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花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發跡精家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卅一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卅五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遲空不妨舉步金鷄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秖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邊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延呂平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潼川府梅山巳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搽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漢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只如開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為

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
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為之心空耶
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
買無為無不為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
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
捏得猶河三脚驢脫取殼鐵雛雞吉凶之兆
便分揮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為
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
更嫌何處不風流出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
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
雲外石筍横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
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鷄夜棲東嶺於斯明得
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
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
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
曰波斯彈指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
濟一
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逝火後收舍
廿六
利塔于學射山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曰暖風和柳眼青冰
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
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壺
子契苦瓜

西京天寧禧誧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
次遷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蓋
開發昏昧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
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
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
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問如
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只一人曰如
何是臣師曰擁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
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扱堯天
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睬妙體鑑
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待尊賤隔
昔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
以揩囊分而為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
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難到扶起
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麼顧視左右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
遂就寢右脇而化
濟一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
範為僧但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
廿七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於言下心跡泯然
從容進曰豎然一句超群象迥出三乘不假
修瑩擬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靈玄不犯寶
鑑先實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道
逍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
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遂曰凡聖本一躰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
詣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
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既稱
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匿心遊方謁芙
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
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
難師自三吳欲趍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
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蕊山也邪比至沂芙
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歟章矣因留韶
晰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拈提遷甘露三
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
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
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茲見
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
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擬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亦是
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
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
鶯驚蘆出徙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
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
舟横江渚棹舉清波唱應堯年和清平樂如
斯告報吾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
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

出生隨處滅盡生受床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卧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嶷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

濟一 廿七

麼人删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仔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祖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靈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設利如珠排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烟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徹輝騰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

濟一 二十九

衆曰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線條繫手腳三鐶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線條須知更有一重礙在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推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看展腳問你不可道腳教也師曰奇恠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掛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盧山歸宗通禪師法嗣　夔州資福廣照

素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不看中間去却兩頭僧云如何是和尚的的為人處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問如何是佛師曰頂後無圓相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和風發嫩蘂問如何是真常道師曰著衣喫飯僧云學人不會師曰真常道僧云莫謾學人師曰想君不見朝官體程識皮鞋不識靴

盧山同安慶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燕子不離舊窠問世尊未成佛時如何師曰佛僧云成佛後如何師曰佛僧云畢竟如何師曰佛

江陵福昌知信禪師法嗣

安州法興期禪師僧問學人無問請師不吝師曰錄意吞舟騰巨浪人無消息過滄濱僧云恁麼則落二落三師曰饒君解致千般問空自言多道轉賒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

濟一

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

三十本

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

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
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
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賓也公年七十有二
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蒞里民過之如故
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
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是
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師慧書
曰非師平昔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悼以
偈曰仕也邦為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
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氷壺徹底清春風
凝水路孤月照雲明

傳燈錄卷第十二

齊一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齊二

大鑑下第十三世

楊岐方會禪師法嗣十二人

白雲守端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　石霜守孫禪師
東林郁山主已上五人見錄　君山守巽禪師
長慶顯瓊禪師　欽山智因禪師
法輪惟一禪師　崇福善琮禪師
法石行詮禪師　法石皓蛻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翠岩可真禪師法嗣五人

大溈慕喆禪師　西林崇輿禪師
石鼓洞珠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淨因文禪師
永安普菩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大寧道寬禪師法嗣二人

兜率無證禪師　楊岐修廣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蔣山贊元禪師法嗣九人

雪竇法雅禪師　丞熙應悅禪師
石門雅禪師　龜峯子瓊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蔣山可政禪師　甘露宗貴禪師
甘露德巖禪師　普門道彥禪師
黃安禮居士已上五人無錄

雙峯省回禪師法嗣四人

光國文贊禪師　靈山彥文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勝業仲祥禪師　雲陽瑟然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武泉政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宗寶禪師無錄

洛浦景韶禪師法嗣三人

夾山道遐禪師　洛浦密詢禪師
仁王道圓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菩提光用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善思禪師無錄

天童清遂禪師法嗣四人

大中立志禪師　乾元圓準禪師
萬壽應誠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靈隱慧中禪師無錄

雲峯文悅禪師法嗣七人

壽寧齊曉禪師　澄慧成訥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精嚴繼式禪師　大龍守真禪師
郭山霖禪師　雍熙有息禪師
龍牙如水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開福守義禪師法嗣一人

澄慧惟杲禪師無錄

齊二

泐潭曉月禪師法嗣五人

上藍居晉禪師　泐潭道律禪師
永安修玉禪師　開先甚覺禪師
薦福宗海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定慧超信禪師法嗣六人

寶隆智圓禪師一人見錄　明因悟果禪師

啓寧庭明禪師　慧日如鐵禪師
鹿苑契存禪師　普明法澄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興教坦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紹珵禪師無錄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齊月禪師見錄
常熟禀琳禪師法嗣一人
金山惠淵禪師無錄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藥義然禪師　承天智昱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一人
龍門清照禪師見錄
淨因道臻禪師法嗣六人
長慶慧暹禪師　棲勝繼超禪師
香嚴洞數禪師　少林元訓禪師
北禪紹宣禪師　白鹿宗海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四人
興化紹清禪師　定林景芳禪師
首山奧珪禪師　上方希元禪師已上一人無錄
玉泉謂芳禪師法嗣四人
聖泉紹燈禪師　慧力善周禪師
南華重辯禪師　延福智興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金山懷賢禪師法嗣一人
圓通知詮禪師無錄

烏崇進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用禪師無錄
承天世珎禪師法嗣二人
白水中白禪師　九頂智海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徑山琳禪師法嗣一人
兜率擇梧律師無錄
雪峰紫禪師法嗣三人
鶴峰亞道禪師　圓明重齊禪師
資林奉琛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資壽捷禪師法嗣二人
大智文宥禪師　資壽慈來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上方真禪師法嗣二人
雲峰齊覺禪師　南嶽紹巽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章江逵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法印禪師無錄
靈隱文勝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靈隱延珊禪師　薦福居則禪師
靈隱蘊聰禪師　南院清禪師
資寧宗禪師　石佛有邦禪師
清涼舉內禪師已上七人見錄　佛日子昇禪師
興教保威禪師　安樂照禪師
廣果隆禪師　永安錫禪師
護國崇禪師　靈隱照禪師
永安嵩禪師　妙嚴洪禪師

清涼慈化禪師　何山悲忠禪師
廣法歸務禪師　圓寂修慶禪師
景清智榮禪師　護國祖禪師
報本批禪師　瑞岩普禪師
海會岳禪師已上十六人無錄
保福居煦禪師法嗣一人
智者嗣如禪師見錄
龍華悟柔禪師法嗣三人
靈岩宣密禪師已上一人見錄　靈鳳慧端禪師
乾明閑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瑞巖義海禪師法嗣二人
大梅文慧禪師　翠岩嗣元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彰江貽遠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守堅禪師見錄
興陽舟禪師法嗣一人
智門悲泰禪師無錄
白鹿端禪師法嗣一人
法海戒諾禪師無錄
歸宗安禪師法嗣二人
慈雲有規禪師　同安宗一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淨峰淵禪師法嗣一人
隱山法燦禪師無錄
言首座禪師法嗣一人
指提惟浩禪師見錄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山主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莫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兔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 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被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為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癭卒著手脚不辦幸望大衆不怪伏惟珎重上堂鳥有無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絲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起放筋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為甚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剎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為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祗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祗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猶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過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祗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恠好珎重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更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為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脊骨猶是隨群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齠為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

下山空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叅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汾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没從同叅白雲端禪師游研極玄奥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恁麼人為知音師曰無限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嗔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簸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内叅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叅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福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街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為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

濟二 入

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晚來桃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飄飄颻颻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為甚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衡州茶陵縣郁山主本州人自少落髮惟以懸供為事既居諸禪剎往來之衝每有化主至師必供養之一日因楊岐化主至師問以禪宗之旨化主為舉和尚每問衲子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云噁師從此叅究未甞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驢過溪橋驢踏橋穿陷凡師墜驢不覺口中曰噫忽然契悟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

濟二

今朝塵盡光生照見青山萬朶走詣楊岐即印可師乃白雲守端禪師之師也[illegible]

九

端後出世住九江承天禪師像曰水月以喻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没山河頑不游方兮將之有玄沙保壽兮師共與偶應峰之東兮洣川之口三十三秋兮大師子吼舒兮捲兮已而矣依前空瀉洣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一爐香徹煙旋逐松風起

翠岩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慕喆真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遮柘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孫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豬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

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師曰頞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怛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闍伊

三點水萬物自光新上堂古佛道吿於波羅柰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塹今復轉寂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嚮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嚮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倜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箇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閙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

齊二　十

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滂沛水注滄溟萬法本閑沒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梡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捴是梡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鍮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叢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即

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技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為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林

齊二　十一

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寮闍維設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與禪師僧問一問一荅賓主歷然不問不荅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謗却

蘄州石鼓洞珠禪師上堂曰問荅轉多去道轉遠何也道不屬知不屬見知而妄覺見見是眼睛眼睛不明觸事崢嶸聯環不斷為生死根若能直向太虛之外自然情念頓忘直心直露如斯說話術為下根道友相逢無可不可坐則十方俱隱行則六趣隨緣語則出口成言默則三灾不撓然雖如是須知有轉身一路衆中莫有轉得身者麼出來撿擬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䏸瞎曰謝師荅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郢州丞熙應悅禪師撫州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覷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衢州石門雅禪師僧問雷音一震龍象咸臻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遮目瞬時千界靜含顏咲處一花新僧云人天盡入羅峯境今日親聞端的音師曰百萬茫茫人不知又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東宮玉殿無遺影僧
云出世後如何師曰毘藍園畔雨天花僧云
恁麼則逾恭城於八夜樓雪嶺於六年師曰
感音王以前作麼生僧云且待別時師便打
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熊耳塔開空
寂寂惟留隻履冒輕埃又問如何是和尚家
清二 風師曰一條節竹杖三事衲衣僧云客來 十二
將何祗待師曰酌泉釀點祖師恭示衆曰菜
莄鮮嫩菊花香暢殺陶家醉倒卻我輩泛觴
雖絕分東籬閑玩也無妨大衆閑玩即不無
且道眼在什麼處知有底眉毛眼上橫未諳
者紅黄襄亂走阿呵呵今日元來九月九喝
一喝
信州龜峰瑞相子瓊禪師僧問如何是侍山
境師曰澗流淥水路出松門僧云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身著紅緇衣肚中黑如漆僧云向
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剎竿頭指天又問青春
已過夏景暄繁時節因緣請師為說師曰臘
月二十五未是拜年時僧云學人未曉乞師
再指師曰石人身上不生毛
南岳雙峰省回禪師法嗣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禍不單行又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
宣覩座既登師如何說師曰因風吹火用力
不多僧云恁麼則佛佛道同師曰猶兒帶紙
帽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僧云恁麼
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僧云錦罽天下少先
國世問緒師曰退
全州靈山孝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缺齒胡僧咲不言僧云學人不會師
清二 曰隻履返西天又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得最 十
親乃曰山青青水綠綠風吹南嶺雲露滴東
籬菊更添松竹歲寒心盡是無絃琴上曲碧
眼胡僧拍不足拍不足一二三四五六嘬拍
一拍下座
菩提光用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淨土善思禪師上堂云咄咄咄臨
濟德山盡該抹捧頭薦得不作家喝下承當
未奇絕山僧宗旨不恁麼覿面相呈辨賢哲
聲前一句早遲疑語後持來底時節勸禪人
休饒舌神龍尚自不知源豈說盲龜啟跛鼈
不看神光傳祖位饒見老胡心便歇真妙訣
堂堂自已可憐生直下承當第二月大丈夫
須勤絕現成公案早多端真學癡人被摩捋
傷嗟末法有多途邪黨成群安可遏初機入
門無道眼佛子生緣徒施設禪流學得遍參
遊問著元來打不迭古人開口便知音尚言
弄巧翻成拙那堪看話得心通正是壓空釘
鐵橛自慚道薄整頓悃欵氣吞聲共誰說特
將歸句報同風本分禪人能辨別大地山河
盡放光南無觀世音菩薩
天童山清遠禪師法嗣
福州大中立誌禪師僧問摩驪珠於掌上鑒
十方於目前學人上來請師一鑑師曰草賊
大敗僧云學人今日失利師曰自知較一半
僧便喝師曰強惺惺又問遠趍丈室仰慕宗
風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高挂鉢囊僧云
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盲人摸地僧云莫壓
良為賤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又問馬祖
陞堂百丈卷席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官
馬相踏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拄杖
未曾拈著示衆曰虎嘯烏山之畔衆獸潛藏
雲生猿渚之間群峰失色太阿寶劍耀日爭
輝樵父擬柴醫王辨價還有不顧賓主者麼
出來道看良久曰水凍魚難躍天寒草發遲
以拄杖打香臺一下又曰法不見法法不行
清二 法法不知法大衆這箇是香爐子如何是不 十四
見不行不知百億恒沙世界諸佛盡在香爐
上放光動地說法度人諸人還見麼直饒見
得也涉蹤躡喝一喝師於紹聖元年三月十
一日集衆沐浴淨髮說偈曰麒麟聲斷黃金
鎖玉兔銜開白玉關好是無雲中夜後一輪

明月照鍾山偈畢趺坐而逝茶毘獲舍利塔
于本山
福州乾元了覺圓禪師開堂上首白槌竟師
良久曰互饒阿那律天眼未辯諦觀便是千
手大悲焉能提掇衆中莫有不甘者麼出來
掀倒禪床喝散大衆然雖如是未是作家且
於第二門中與衲僧出氣僧問少林九年垂
一語直至如今賺師舉欲得不賺便請師舉
師曰唵僧云摩嚧哩伽摩嚧哩智又作麼生
師曰放你三十捧又問尊者識果超越聖流
不涉熏修請師速道師曰落花籬外朶青柳
檻前梢僧云一雨周沙界群心求夜蘇師曰
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僧云應知松柏操
不改歲寒心師曰且信一半又問未離兜率
已降王宮未審是什麼人師曰牛頭出馬頭
回僧云未審是法身報身師曰牽犂拽耙乃
頭大衆曰還相委悉麼若不相悉山僧今日
拈鹿為馬唱九作十瞞諸人去也摩竭正令
希二　十五
水泄不通少室真規風吹不入聖凡情盡体
露真常迥絶見知輝騰今古良由情存聖量
墮在見知所以聰不出聲見不超色縱欲一
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
造種種業輪迴異趣往而不返真可悲傷若
能回光返照有何佛道可成有何衆生可度

便能向火𦦨裏藏身東涌西沒南涌北沒於
微塵上走馬坐大道場若向這裏見得徹參
得透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南嶽應天高寺慜城禪師初參遂禪師遂問
上人從何而來師曰毗陵來遂云我聞毗陵
出好草鞋子帶得來否師作一圓相曰大
善知識又要這箇作麼遂云秖這箇此間亦
要得師於言下大悟後住應天萬壽示衆曰
山花狼藉狐負空生山草離披拈提室利蟄
得嶽神稽首土地和南陝府鐵牛無放處嘉
州石像露全身如斯說話錯會者多敢問諸
人不涉春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不得春
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喝一喝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
事師曰波斯入鬧市僧云恁麼則草偃風行
師曰萬里望鄉關又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
喫飯僧云叉手當胸退身三步師曰醉後添
盃示衆曰綱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
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
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齅有鼻味有舌因恁
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
坐却昇天喝一喝
廬州澄慈咸詡禪師僧問德山入門便棒意

古宗風臨濟入門便喝古今拶搖去此二途
請師拈掇師曰總不恁麼僧云一言啓口駟
是家門師曰賴遇拄杖不在手又問有問有
答善巧多張向上宗乘請師別道師曰閻衆
問得宜說僧云學人會也師曰會箇什麼僧
舉起坐具師曰畢竟作麼生僧便喝師曰作
家僧禮拜師便喝師乃曰如來秘旨豈涉離
清二　十六
錄祖師心印從茲密豎宗乘一字海水
逆流須彌倒卓若說佛說祖三界平沉四生
何有若向下商量枯木生花寒灰發燄然雖
如是向衲僧門下白雲千里萬里且道衲僧
有什麼長處良久曰更有一般堪羨處長連
床上帶刀眠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
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擱兩三拳大衆且道
為什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
江陵護國齊月禪師僧問辟立千仞水泄下
通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汝待問什麼僧
云向上事師曰維那不在僧云謝和尚師
曰正令已行乃曰窮外無方究內非裏應用
萬般無可比擬分明向汝諸人道佛性精魂
總不是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
衡州花藥山崇勝義然禪師僧問臨濟血脉
請師直道師曰虛空裏揚眉點地裏點頭僧
云莫只這便是師曰是即是作麽生會僧却
點頭師曰這賊好喫拄杖僧連聲道賊賊歸衆
師曰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示衆曰心心心
济二
十七
青山淥水深若人識得這山水相對事法擬
平沉是你諸人擬識得為什麽七十二峰巍
然依舊謊為謊看若說不出大似不曾行脚
參
南岳承天智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疑
長僧顛醜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腦門後合掌
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廩峰高僧
云意旨如何師曰遊人罕到又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紙帳禪牀僧云客來如何祗待
師曰山中石耳師於元豐八年四月內沐浴
淨髮趺坐而逝荼毘齒舌眼睛不壞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
西京龍門山勝善清照禪師僧問變凡作聖
則不問點鐵成金事若何師曰直下無私處
觸目盡光輝僧云清光生掌上喜氣盡眉間
師曰既能知自理何用苦忉忉又問天高地
厚萬物皆從未審和尚從與不從師曰春來
花爛熳僧云金雞迴碧落玉兔長空師曰道間

方知僧云學人今日承恩師曰且莫謗泥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還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實
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
載明月曰忽遇擴掉俱停又作麽生師曰漁
人偏愛宿蘆花明長明進道西天以蠟人為
驗未審此問以何為驗師曰彈子曰意旨
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
世諸佛盡在這裏跨跳大衆還會麽過去諸
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
諸人作麽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鄧州香嚴慧照洞數禪師福州人生於范氏
幼而氣韻清敏長慕空宗依東京景德寺圓
明大師出家試經得度受具遍參江淮獲席
末後見淨因臻一言頓契如箭鋒相拄加以
學問該博自然融會名動京師被旨出世於
鄧之香嚴幾十載返故里住龜山壽山神光
清二
十八
三刹上堂曰西乾四七道絕語言東土二三
法無文字惟傳一印直指人心心了則天地
全該印定則絲毫不漏塵塵絕待法法融虛
方乃契聖根源始曰入佛知見如斯薦得落
二落三本色衲僧如何話會還道禪箇中消
息若為得風關龍樓峭倚天要會覺城東際

淨家家千古尚依然住龜山時僧問遠辭香
嚴大室近入龜山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
千手大悲從不起僧云如何是動尊師曰玉
殿曾遊歷金門屢往還又問如何是龜山境
師曰千峰來有路八極淨無塵云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有時瞞眼有時合又問如何是佛
法的的大意師曰山寒露骨水淺見沙師乃
曰竊經竊論正如入海算沙見心大似
捫空求響故釋尊出世為一大事因緣諸祖
傳衣亦乃廣開方便拔擲教外之正法指示
涅槃之妙心作筏渡人應病與藥故善說法
者說無所說善傳心者傳無所傳縱饒一棒
一條痕一摑一手血未免拖泥帶水豈能點
凡成金大衆只如今日為國開堂還有奇特
事也無良久曰疊疊青山與流水猶時顏色
舊時聲又示衆曰春無三日晴風雨時時作
岩下見錯自開還自落翻憶靈雲得處親
近今底事何蕭索非蕭索春山春水四家廊
齊一
十九
鷓鴣啼處百花香好薦聲前這一著喝一喝
又曰炎風匝地畏日流空奇雲當戶任長舒
白藕飄香來不斷林間達士了無寒暑之變
逐塵裏遊人但見光陰之迅速直得塵籠合
掌露拄攢眉一年又將半幾箇是知肯知不
知路上行人口似碑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僧問不觸波瀾如何超
向師曰得宜須舉棹莫待打頭風僧云猶是
港水之波忽遇芊雲墳霧又且如何師曰逛
泰不停天子令師乃曰問來荅去秖益繁詞
於道則遠之遠矣祖令既行要津坐斷十方
諸佛兎解氷消三藏教乘掃土而盡到這裏
誰敢正眼覷著所以釋迦有竭世之樞機尚
掩室於摩竭淨名騁窮天之詞辯猶杜口於
毘耶豈況小根小智何也龍象蹴踏非驢所
堪
潭州智度山定林景芳禪師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紅爐金彈子僧云還許
學人接也無師曰遮破闍黎錢面皮又問七
十二峰即不問如何是法輪境師曰响婁峯
突神禹碑僧云還許學人識也無師曰石青
字赤形模奇僧云今日得遇去也師曰吏部
當時尚莫窺僧云端的在什麼處師曰何得
汝不狐疑
汝州首山慶珪禪師僧問如何是首山境師
曰白雲片片時來往汝水潺潺流向東僧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
呵僧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虛空藏鳥跡
風過樹頭鳴僧云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寶
谿水急
玉泉謂芳禪師法嗣
福州聖泉寺紹燈禪師本郡古田縣臨水人
姓陳氏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茹葷
七歲自厭塵坌覯諸經論如聽舊書十歲辭
親出家禮潭州開福寺璉長老為師精通法
頁二　二十
華試經得度受具之後瓶錫遊方造玉泉芳
禪師法席一見針芥相投荃蹄頓忘遂還鄉
里深自韜晦郡守丁公謂師道延住陀巖塔
院緇素欽敬忽一日索浴更衣鳴鼓昇坐四
方檀信湊集如市師乃說頌曰吾年五十三
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
示寂暝目兩宵偶聞鐘磬忽然復醒四大輕
安自後身常頻出舍利元豐中本郡大旱太
守孫公謂師道風請令祈雨次日甘澤大霈
孫公欽仰遷住文殊前後郡邑亢旱府主許
公察院王公左司葉公累請禱雨無不應期
遷住聖泉凡住三道場僧問如何是聖泉境
師曰目前無異草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往來無罣礙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
乘事若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乃曰般
若門中纔說百千妙義不增一毫直饒結舌
亡鋒豈減少分若論玄中又玄終非妙門鳥
道魚蹤早傷途轍何也蓋為出此入彼去者
不至其方未者不到其所以一明三英窮幽
趣更不用續鳧截鶴夷岳盈壑壞相望去
道轉遠正當與麼時衲僧門下作麼生商量
良久曰昨夜三更月到窓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曰遮天鶻萬里
雲秖一突是什麼喝一喝師於元祐元年十
頁二　廿二
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
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趺
坐而逝三日後鬚髮再生
韶州南華重辯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
最初一句請師宜師曰龍銜黑寶離滄海鶴
側霜翎下玉階僧云一輪明月照四海盡分
明師曰夜半拆開無縫塔天明智積抱頭田
乃曰會麼五大未明二儀無跡威音王觀不
見大悲手摸無蹤且道為復神通妙用為復
法爾如然於斯明得便乃高步毘盧頂上坐
報化佛頭於斯未明秖知事逐眼前過不覺
老從頭上來咦
安州延福智興禪師西川人出家受具後即
造玉泉芳禪師法席發明心地初住漸源次
遷黃梅龍華晚住延福師語不談玄行不修
潔身不禀儀衆不喜見逝後靈異不測報應
如響緇素追仰遺體塑飾祈禱尤盛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毫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泄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秖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耳畔打鍾聲

杭州靈隱蘊聰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索喚即有僧云未審有箇什麼師曰天台柳摽問古路重修時如何師曰平高就下

齊二

杭州南院清禪師僧問西祖傳來請師通信師曰汝道傳什麼來僧云恁麼則廿二不通信去也師曰不妨伶利

金陵保寧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什麼僧云莫只這便是也無師曰且莫盧頭

越州石佛有邦禪師杭住南明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布袋挼泥人盡委僧云恁麼則靈隱一枝南明獨秀也師曰杓卜聽虛聲

金陵清涼慈化寺內禪師僧問一法本無萬法何有未審和尚說箇什麼師曰汝記得分明僧云恁麼則一切不存去也師曰也不信汝

大梅居煦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嗣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量才補職僧云量不補職後如何師曰天台杖子問如何是真實之體師曰今日好寒僧云意旨如何師曰千山萬山雪

能華悟乘禪師法嗣

溫州靈岩宣密禪師僧問優曇花拆人皆委祖令親行事若何師曰識法者懼僧云施行有據去也師曰人小膽大

瑞岩義海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文慧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少人定當得僧云報二十三末本嫡子也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大梅境師曰看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茶去

明州翠岩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彩江照遠禪師法嗣

撫州萬壽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不履踐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去千去萬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遶岫白雲歸口專爲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邪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乘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鮮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齊二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　耕三

大鑑下第十三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二百人

法雲善本禪師　投子修顒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一
濟三
資壽除巖禪師　隱靜守儼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太平守恩禪師　靈耀習良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瑞光守琮禪師
水西山軻禪師　棲霞慕章禪師
石佛晓通禪師　南寘善通禪師
西湖文義禪師　韶山杲禪師
淨因惟嶽禪師　天童可齊禪師
萬壽普勲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雪竇中卓禪師　報本常利禪師
資福道芳禪師　九峻著禪師
香山法書禪師　琅山載儀禪師
定慧遵式禪師　廣法法光禪師
瑞巖永覺禪師　法海世長禪師
太平慧燈禪師　米山崇僊禪師
寶花頎禪師　獻林元亨禪師
澄慧善珂禪師　寶華悟本慶禪師
淨土惠文禪師　[illegible]
石霜北厓可　道昆震禪師

投子普聰禪師　普照處輝禪師
南禪寧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褒親祥禪師　已上四十人見錄　金山法慧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馬祖崇祈菴主　雲居本嵩禪師
壽寧梵仁禪師　福嚴仲平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保聖水良禪師
石塔慧禪師　萬壽有琮禪師
光化建長禪師　南禪慧禪師
護國靈祐禪師　同慶自鑑禪師
雲巖慈雲禪師　普照真珠禪師
功臣宗齡禪師　道場良演禪師
無錫法平禪師　壽寧成務禪師
同勝法海禪師　姦口法榮禪師
羅漢用誠禪師　廣慧道昇禪師
宜興顯常禪師　資福懷清禪師
廣教了證禪師　仁王安德禪師
寶林義豪禪師　象山靈璞禪師　二
濟二
福嚴智悅禪師　大中子榮禪師
感慈慧端禪師　華藏希華禪師
乾明可久禪師　香城言惠禪師
光化仁璉禪師　白龍希祖禪師
崇壽智海禪師　五峯祖印禪師
上方可榮禪師　雲蓋道華禪師

昭慶守嚴禪師　四面惟表禪師
華嚴惟素禪師　法王法海禪師
萬壽秉鉎禪師　秀峯真語禪師
白泉智通禪師　報恩空真禪師
昭慶宗猶禪師　普淨法英禪師
焦山義深禪師　真提洪占禪師
護國祖印禪師　雲峯永松禪師
南岡智淨禪師　湖心義昇禪師
壇照守仁禪師　無錫志閩禪師
練塘清悟禪師　延慶德清禪師
永明道困禪師　廣教法海禪師
崇福惟賢禪師　寶華寶月禪師
地藏清德禪師　崇德省余首座
大别法淵禪師　淨慈崇善禪師
萬壽圓禪師　聖壽省聰禪師
鷲峯恩清禪師　梵天彥琦禪師
六安文湛禪師　薦福熙禪師
廣覺法忠禪師　法海明禪師　三
濟三
回賜觀禪師　龍興如應禪師
廣際添禪師　文殊芳禪師
安樂道思禪師　光化真覺禪師
沱水守淳禪師　西院宗戒禪師
南祥忠簡禪師　神江則軻禪師
崑山希祖禪師　南華德明禪師

壽寧普規禪師　陳園浩沾禪師
壽寧崇真禪師　日勝圓明禪師
保福慧臣禪師　瑞巖永利禪師
崇福惟善禪師　龍溪圓照禪師
壽聖自英禪師　壽寧宗一禪師
天王道肱禪師　資福瑞琢禪師
靈泉景仁禪師　神光合韶禪師
靈泉智深禪師　上方法廣禪師
文殊尚月禪師　資勝以遜禪師
白蓮愈應禪師　法相用先禪師
太平慧真禪師　西余安德禪師
寶巖函杲禪師　法會子升禪師
龍華行瑫禪師　壽寧可遵禪師
禪悅慧日禪師　安國子志禪師
安樂有挺禪師　練塘惠淵禪師
仰天契達禪師　真隱純潔禪師
慧日德慧禪師　淨光法空禪師
龍興自端禪師　慧日道祥禪師
淨土法慧禪師　興國崇享禪師
安國子詠禪師　永安簡玉禪師
承天了宗禪師　甘泉立生禪師
清脩省方禪師　雲岩用芳禪師
遍福心印禪師　龍門普順禪師
千頃宗歷禪師　永泰有澄禪師

揚直講居士　道稱和尚
圓明和尚　善德和尚
法海和尚　報恩志明禪師
大寧承賢禪師　功臣慧周禪師
大覺奉堅禪師　靈峯自和禪師
多福太素禪師　廣際用乾禪師
寶琛和尚　鷄峯止首座已上一百五十三人無機緣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姓董氏。其先家於太康仲舒村。師之父祖皆官潁。遂為潁州人。母初無子。禱于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及生。師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既長。博學。操履清脩。然無仕宦意。遂辟穀學道。家貧。隱於華工。氣剛不屈。終日沉默。嘉祐八年至京師。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息揖者語人云。本他日當宥海內名。曰使聽習毘尼。隨喜法華。夜夢童子如世所畫善財者。合掌道而南。既覺曰。諸聖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師造姑蘇。謁之於瑞光。嘿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機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卷舒。度越前規。一時流輩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元豐七年春。絕九江。遊淮山。徧禮祖塔。愛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之志。遂居大寂巖。久之出世於婺州寶林。淛東道俗追崇。至謂傅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以師法名與圓照同。下字時稱圓照為大本。以師為小本焉。神宗聞其名。詔住京師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又繼圓通秀之後。師玉立孤峻。儼臨清眾。如萬山環天。甚讓其高。寒然精嚴。與眾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填門。廈屋萬礎。塗金縷碧。如地湧寶坊。凡八年。請于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菴於龍山崇德。師凡三住大剎。道化廛俗翕然嚮慕。嘗示眾曰。上士聽法以神。中士聽法以心。下士聽法以耳。且道更有一人來。將什麼聽。乃拈拄杖卓禪床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落落圓音徧寥廓。十方內外更無他。不用無繩而自縛。又曰。案山說法主山聽。主山說法案山聽。案山主山一時說。且道將什麼聽。諸人若也善聽。三世諸佛所說妙法皆悉現前。還有麼。鐵鎚無孔猶開事。笑殺毗耶老古錐。又曰。衲僧見處。達順難該。儻然獨住。應物還來。或高棲於世表。或抗迹於塵埃。把定則冰生水面。放行則錦上花開。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影裏笑哈哈。喝一喝。下座。又曰。花心

未放柳眼初開鴈同鳴咽之聲水瀉瀑度之響森羅舉唱法爾常規更言縛脫同源大似龍頭蛇尾又上堂良久曰會麼祖佛妙旨秖在目前甚曰峯前雲生足下湖登浪闊迴接漁天晚唱漁舟夜泛蘆葭之月散遊盡舫時聞絲竹之音更說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大似抛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下座師住菴杜門掃迹與世相忘者又十年偶與衲子思慧居士大夫想其高風願見而不可得大觀三年十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然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或問其故師曰不莊敬無以涖衆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住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胾名者皆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回嶽學者多曰此悟入其將終之夕越僧數人夢師歸就寂天云

舒州投子證悟脩顒禪師姓龔氏晉州遊城人幼不拜神祠不受書訓常曰當為人天師安甚此耶遂遊諸方造蘇州瑞光圓照禪師法席叅扣宗旨同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麼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叅叩一日因登溷捺倒打破水瓶有省作頌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於是名聲藹然遂出世說法初住壽州資壽歷遷數大剎住西京少林遷招提又遷舒州投子道譽愈播叢林同沸曰顒華嚴陞堂有僧才出師曰錯云什麼處是錯師曰不信道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云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曰三星繞月宮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伯樂暫乖懶駑駘誇八駿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百雜碎乃曰楞伽峯頂誰能措足少室居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不二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話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又曰春風觸古木曉露鎖寒波頭頭皆顯露顯露亦殺訛看看直下是怎柰何明眼漢沒巴窠吐不得嚼不破喝一喝下座又曰魏魏少室來鎮孤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在口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彌陀三釋迦自餘是什麼椀脫丘叅又曰露滴庭莎風鳴古檜皓月鶴千峯寒色清淮流萬頃波濤於此薦得與諸人截斷衆流若也未然不免隨波逐浪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從拈拄杖曰拄杖子是諸法是拈知不相知若相知早被知縛若不相知濕何指註卓一下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復曰錯下座富鄭公素慕宗風初於少林見之值陞座以目左右顧視大衆公因有省及晚年致政居洛重師道碣恩扣問遂請住招提伺師入境躬出逆之臨登車司馬温公適至問相公何往鄭公云接新招提顒禪師温公云某亦同去於是聯鑣出郭佇於郵亭久之忽見數十夫荷擔問之荷擔者應云招提和尚行李温公遂索馬先歸鄭公云要見華嚴何故先返温公云已見他了遂先還公獨候之既至益加敬重迴迎居後苑晨夕叅叩富公每有談論師輒以為非而公說理未已師一日謂富公曰待得山僧點頭即是也自是公有所言師輒搖首未曾有所荅忽一日中夜公忽省徹遽往叩門師已開閤而窺聞其聲即呼曰相公且喜大事了畢夜深更不荅聞晨朝相見至曉往見之師遲見公來未交

一詠已點頭矣窗公喜甚時圓照方奉詔住
慧林公以詩寄謝曰回見順師悟入深資緣
得得老師心東南談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
妙音
潤州金山法印善寧禪師江州人受業於甘
露寺至圓照禪師法席師資機感八緣如風契
濟三
戮力費術以揚法化出世萬壽規矩嚴肅躬
已力行衆無不服上堂僧問天皇也恁麼道
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
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云退身有分師曰知
過必改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拂尾無
坐云未審此意如何師曰斗方有底云如何
是佛師曰眉如初月眼似流星云如何是法
師曰叢列交羅星分大野云如何是僧師曰
古貌稜層丈夫意氣問竿木隨身逢場作戲
今朝選佛場開請師方便師曰文不加點云
可謂古今罕聞師曰且道是什麼題目僧擬
議師便打乃顧視左右曰古人道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
意攀緣雖然如是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若是萬壽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
有鼻不知香有舌無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
不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
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衲僧出來通

個消息若無復為諸人重責注破放開則私
通車馬担猿則高下不存若是慣戰作家一
任是非蜂剃又曰撮玄機於掌上挂古鑑於
臺前有何妖孽誰敢當衝可謂昭昭法界自
他而境智全收歷歷真源彼此而聖凡俱寂
以此而推僧堂佛殿對現色身廚庫三門共
濟三
揚斯事但請拗折拄杖向目前參取九又曰若
也談禪說道便見有生有滅更乃舉揚古今
大似不覩時節昨夜風雨蕭蕭今朝頓除煩
熱到此善能參詳達磨迷踪不別又曰盡大
地未嘗有一人真正舉揚宗教若有一人舉
揚宗教盡大地人並須鉗結舌莫是教諸
人杜絕見聞契合斯道也無如此見解譬如
螢火燒須彌山經塵沙劫終不能著殊不知
古聖垂示秖要後人眼正眼正達者實謂古
今罕聞光前絕後放行言言見諦句句明宗
收來眼眼從方明明側立向什麼處見古人
良久曰須知海岳歸明主未信乾坤別有天
睦州廣靈佛印希祖禪師處州周氏子上堂
曰靈光鑑徹物我全收照體獨存前後俱絕
由是無為變化應量千差託質殊分混同一
性故我元首明哲股肱良哉法以時過道在
中興建大法幢作大佛事足可稱揚所以正
觀絕跡名相乎分窣聽非聞圓音普應霜

露鼓主伴交參寶殿瓊樓聽說斯頤六街三
市徧處莊嚴柳陌花衢實皆佛事聖凡交會
士庶鏘鏘帝網圓融虛明手照何必南方獨
邁徧扣諸門歷涉艱辛是非未決而今重重
華藏無盡法門觸目見成何須擬議然雖如
是鈍置祖風良久曰九年少室誰知己一句
流通萬古傳又示衆曰嚴陵臺畔七里灘頭
直須釣鯨鯢豈止撓鉤撓蜆隨流放曠任
性浮沉停舟月上波心舉棹風生水面敢問
大衆不將成瀾一句作麼生會良久曰時人
秖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壽州資壽圓澄岩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有
奇特事也無師曰秖恐汝不信云如何即是
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荅話　師
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雲生谷口
月滿長川樵父斫深園漁翁釣沙島到這裏
便是吳道子張僧繇亦無你下手處良久曰
濟三
歸堂問取聖僧去下座又曰乾坤肅靜海晏
十
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珍重又上
堂良久曰宗乘妙訣即今為說山高水深寒
風凜冽祖師西來道箇休歇敢問諸人作麼
生是休歇處還會麼寒則圍爐坐閑時任性

眼
太平州隱靜守儼禪師僧問摩騰入漢藏教
分明達磨西來有何意旨師曰我法妙難思
龍天盡歸向云未審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兩彩一賽云一言歸有道萬象自無心師
曰猶較些子問達磨大士相逢如何話會師
曰罕遇作家云若非朝宰知音和尚焉肯拈
出師曰金鎚影動寶劒光寒乃曰春雲春雨
萬物敷榮暖日和風巖花競秀青山疊疊澗
水澄澄達磨迷逢切忌說破復曰若人點撿
得出山僧今日話墮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又
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若也於斯明得眼睛
穿過鐵圍山一口吸盡大海水乃一喝曰大
海水已吸盡了也魚龍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衆中莫有興運慈悲者麼出來救取龍王若
也不能氣急殺人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
不免為諸人說道理不見先聖云究竟涅槃
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一翳在眼空花亂界轉
清三　十一
若不消不出門知天下事轉若消盡始知菴
內人不見庵外事若能如是方解穩坐十二
時中一任受用如或未然久立珍重
秀州本覺法真守一禪師姓沈氏江陰人幼
慕空門圓照居瑞光時遂投出家更不他遊
晨夕叅叩頓悟宗旨出世說法僧問翹迅拂應
在我祖席叅科事若何師曰大鵬展翼天衢
造巨鼇抹身海水窄僧云夫子家聲遺舊業
法王甚總得中興師曰後五日看僧云且道
昔日今時是同是別師曰一言已出問春氣
已隨紅雨散薰風初度綠陰凉學人借問西
來意乞師方便為敷揚師曰分明舉似大衆
云可謂一句截流萬機頓削師曰莫著磕著
作麼生道云落落清規今古同相逢會有知
音舉師曰不妨伶利問離群師子踞地全威
不露爪牙頻聞哮吼師曰大家著力云當年
盧老曾饒舌今日親聞第一機師曰脚根下
事作麼生云寶杖撥開千聖眼當場辦取火
中蓮師曰果然作家乃曰此一法印非有所
得曠刦佩持不從人得包六虛而無外渾十
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蹤沉放下則聖凡交
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靈光蕩蕩目前彼
此無分於實際雖廓然泯迹派通於無量義
門闡爾無依迴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離
見聞緣諸乘由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
此日人天既集不可徒然曾於毘化門中普
示諸人各請端心正視乃顧左右曰還見麼
若恁麼承當得便乃機銜在握全歸閫外之
權刹海淨皮共助宗中之化珍重又曰諸人
知有道不得山僧說得不知有且道此兩語
是一理是二義若人定當得出許你頂門眼
正叅又曰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撩起便行猶
為鈍漢若也分賓分主俱為念話杜家更乃
說妙談玄不當宗門苗裔山僧恁麼道已是
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擬覓箇什麼以拄杖
一時趁下
清三　十二
潤州甘露傳祖仲宣禪師上堂曰建立宗乘
群魔屏跡擂揚大事三藏忘言況阿逸多未
離兜率黃面老已藏拘尸大唐國裏無禪師
天下衲僧味糟粕衆中莫有英靈衲子與釣
作家出來掀倒禪林唱散大衆豈不快哉良
久曰瑞獸藏頭角珍禽惜羽毛又曰雨過山
青雲横木碧寶陀岩上瑞草將敷王舍城中
幽花欲綻空生宴坐帝釋奔馳彼此一時令
古昌異良久曰萬般施設不如常又曰住住
石千妙門同歸一路青山常在知識難逢爭
如識取主人公高聲召云主人公復曰今日
自買自賣又上堂顧視曰揚子江心無風起
浪石公山畔平地骨堆會得左右逢原爭似
寂然不動良久曰堪笑寒山忘却歸十年不
識來時道
福州太平守息禪師本州福清人姓丘氏自
圓照得法初出世化地箴遷太平上堂聚衆
拳後開曰或時為拳或時為掌若遇衲僧有

功者賞逐放下曰直是士曠人稀相逢者少
又曰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
笑相逐史把短笛橫風前一兩曲象又曰雲
岩系師子音化打筋斗叢林將為向上關未免
哭破衲僧口休休後來由却是象骨古錐能
扭捏又上堂拈拄杖擊禪床一下曰有智若
斎二 十三
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三十年後
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紙念法華經僧問如
何是古佛心師曰鬧啼處處同云學人不會
師曰牛羊白傍山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来
處少賓云和尚何得讒人師曰實無諱處僧
問菴內人為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却許鬧
黎具眼云久嚮和尚師曰暗中秤繩誰辨曲
直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三日一風
五日一雨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月明三
島靜樵子太平歌僧問如何是本来人師曰
皮枯骨瘦云中下之機如何體悉師曰倒卧
横眠僧云古佛今佛皆無別理師曰更要見
什麼師乃曰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
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
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靈曜寺習良佛慧禪師饒州吳氏子清
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梧果衢州超化海會
靈曜四剎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

分上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
十棒關捩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
山僧關捩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
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近促不知日
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
朔特地鬪釘家風抑揚問荅一場笑具雖然
如是曰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
諸人共相解摘看蕉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
去
真州長蘆淨照崇信禪師廬州人姓高氏十
三依本州承天僧用戒為師二十受具南遊
造杭州淨慈圓照禪師法席投機印證初住
秀州資聖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家家門首通
長安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上座自何来云
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
云畢竟如何師曰禮拜了退上堂曰淒涼大
野物景蕭條露滴枯枝煙籠遠墅長天極目
列萬象以昭然霜月流輝映千江而普現如
斎三 十四
斯舉唱帶水拖泥若也盡令提綱直須祖佛
側立放過一著別有清規唱一唱
蘓州瑞光真覺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
圓照禪師削髮復叩宗乘乃蒙印可遂出世
開揚僧問作是思惟十方佛現今思惟了佛
在什麼處師曰當風一句起自何来云恁麼

則頭頭撞著彌勒步步踏著釋迦師曰西天
與此土不同乃曰宗門妙訣豈在多說一言
括盡便須插歇明眼衲僧祇自知金色頭陀
善分別冬去春来夏酷熱若遇寒山拾得特
傳語豐干莫饒舌
宣州水西山軻禪師僧問我手佛手是同是
別師曰人人有分云任有千般巧終無兩樣
風師曰且莫錯認問真金須假爐中煅一鎚
便成時如何師曰切忌道著僧便喝師曰這
漆桶乃曰憶得靈山會上末後句今日舉似
諸人良久曰會麼任是飲光出来今日也無
伸處參又曰雷聲遠震廣布慈雲甘露總開
普天春色柳開青眼花吐芳容鳥啼幽林魚
遊水面更說迷逢達磨大似剜肉作瘡吾言
法本如斯正是天然外道恁麼說話傍君無
人明眼衲僧一任點檢
明州啓霞山崇梵慧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湇三 十五
師曰你問我如何是法師曰黃卷赤軸如何
是僧師曰方袍圓頂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且
待別時云即今便請師曰蹉過了也
越州石佛密印脫通禪師僧問如何是石佛
師曰頭戴天脚踏地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
曰任經霜與雪不改舊時容乃曰至道沖虛
萬物何寘真空絕跡法界如如若能對境無

心觸目無非是道良久乃曰晝夜舒光照有
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袁州南明仁壽普通禪師僧問如何解明境
師曰泉飛一帶雪峯出半天雲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萬笋看猢猻坐石見雲歸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登山千里月度海一帆風
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言前有路句下無私
問罷未出洞時如何師曰佛眼覷不見出洞
後如何師曰興雲吐霧
杭州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曰道機該化
大闡宗風長斷衆流不留朕跡入一乘之閫
域蹤向上之玄闢方便門開分明看取喝一
喝又曰會麼已做熟漫了也今早起來無教
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粥
後打睡聽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
相似有什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
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床下坐
西京韶山杲禪師僧問祖意西來未審傳箇
什麼師拈起拄杖僧云恁麼則心外有法也
師曰心內心外即且置數什麼作法僧曰天
合柳樑師曰也是第二月乃曰七月孟秋猶
熱古往今來時節若在佛法商量正是弄巧
成拙若作無事話會又與外道何別直饒搖
不如斯敢保老兄未徹如來言祖師訣無孔
鐵鎚直下換自家心地亂如麻却把指頭喚
作月莫思量休解說千年枯骨休咬齧從他
兎走與烏飛飢來喫飯困來眠
東京淨因佛日惟岳禪師福州長溪人姓陳
氏七歲投西林院徹上人出家遍扣知識參
圓照禪師曰侍立次聞舉封大同稱因緣豁
續三　十六
然有省給侍久之出世常州承天遷東京華
嚴復還淨因開堂日　徽宗皇帝遣中使降
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曰此箇法門不在登蹟
堂干問答直饒盡十方剎上抹爲微塵一一
微塵盡爲衲僧各如滿慈鶖子窮天玄辯竭
世抵挨到這裏一點用不著何以故生佛圓
融自能平等人人鼻孔遼天各各壁立千仞
盡不知真隨妄轉法逐緣遷自昧靈光枉投
異熱所以破有法王運無緣慈駕三乘舟楫
渡五性波瀾發澄潭月影靜夜鐘聲故使
懷州牛喫禾廬陵米價長又不免勞初祖遠
歷逗留支那教外菱花不磨鏡衣中驪領
不數他珍未掛古帆見成公案由是悟取無
悟底面目迷是不迷底鄉關三際無私十方
同暢自家田地枯木生枝古廟香爐寒灰再
燄莫不一切語言文字資生產業皆與實相
不相違背若然者無影樹下合同船漁翁鼓
棹中有黃金充一國野老謳歌共樂昇平同
躋壽域自是天長地久海晏河清且道共樂
昇平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羅浮打鼓韶州
舞久立珍重建中靖國元年　皇太后上僊
被旨同六禪長老就文德殿陞座師拈香曰
率土之上莫非王土且道此一瓣香產何鄉
土若也道得白石有消日氣亂然盡年盡處
續三　十七
空遍法界爲雲爲蓋應現無窮上薦仙遊徑
生佛國乃敷坐禪師乃曰最初說法者不知
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初句最初句適
來慈林禪師已爲諸人說了也說則說了末
後句且如何說若約三乘十二分教偏圓頓
漸半滿一音不免執指爲月入海筭沙直似
澄潭月影後夜鐘聲隨扣擊以發音逐波瀾
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故乃菩提達磨親
承神州有大乘器所以泛杯千頃浪登陟萬
重山首造于梁梁以果因有爲之法而垂問
達磨揭聖諦第一義而奉荅梁主未契遂之
嵩少九年面壁不立文字逈出三乘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當時神光二祖立雪斷臂得髓
明心一花五葉結果自成六代傳衣後人得
道自此東華方信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中
下隨根迷悟相半信知此事非大根大器不
能領悟何以故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
知便乃火聚當岐鐵山在路自然少室半前

壁立千仞曹溪路上水泄不通於其中間祖
風不無淩遲頹綱亦將委地雖然如是法無
定相道假時彰建大法幢演大法義興此一
大事因緣利樂有情不在他時須際會千佛
前後知之今日幸遇大聖人出現于世廣大
流布旂周沙界寶千載之一遇至若堯舜禹
湯端拱垂衣無為之化不為不至若乃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十方嘉會四衆同延聞古
佛之家風發含生之大本未可與今日同者
而語何謂也釋提桓因與善現發明般若唯
止真空波斯匿王為慶喜特指不遷猶存俗
諦惟此教外別傳向上一著彰顯當今豈非
希有之緣應在震旦然溪山各異雲月是同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知此事無古無今無
彼無此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
可測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在天同天在人同
人在天則為日為月為照為明在人則為君
為臣為忠為孝以此而推百億日月百億須
語三　十八
彌山百億四大海根身器界情與無情同一
體性莫不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能會萬物於自己者
其惟聖人由是燈燈續焰葉葉相承百千世
月點慧燈光耿三界十萬里星排祖翰流蔭
四生是知法鉢拜轉於支那常日長輝於震

旦始然者法無大小物無適莫皆被其光皆
蒙其澤以至草木禽魚無遠不及秪如舍衛
國王祇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像山河大地草
木藂林須同去見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
得見佛大衆祇今乾坤之內宇宙之間山河
大地草木藂林去亦不去來亦不來湛湛無
私巍巍不動乃文乃武乃禪乃律同在九重
天上恣德殿前同時見佛諸仁者見則不無
且作麼生見良久曰重瞳日月明無盡陰準
山河秀有餘　皇情愉懌賜號佛日禪師初
神宗潤大相國寺為六禪圓照首齊　詔旨
至師復承恩遇叢林增光焉
明州天童可齊禪師姓應氏台州人依天台
國清寺僧道才出家圓具　初游講肆晚造
慧光圓照禪師法席開悟衆請住安樂山聯
遷天童僧問寶華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
如何垂示師曰華開嶽畔千枝秀云便是和
尚為人處也無　師曰水瀉階前一樣清僧云
語三　十九
空生不辭岩前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咲
破他人口云時來雲散後不見別山高師曰
吽吽問如何是道師曰踏不著云踏著後如
何師曰七穿八穴乃曰一間一巻一摟一掠
千眼頓開滲潭皎月隨機施設總奪臨時縱
之則句句攢花簇錦處處釋迦道場奪之則

一法不留千聖絕跡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
一竅還會麼良久曰莫謂春殘花落盡峰前猶
良一枝開
蘇州萬壽普新禪師上堂曰物外無堪老便
休乾城夢質兩悠悠如何幻事來相逼却使
閑身不自由然則出家之士利物為初棄先
祖之洪規續慧燈於千古一心妙法號總持
門得之者不立階梯頓齊諸聖失之者塵劫
不候徒自勞形或得失兩忘凡聖情盡正當
恁麼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敢問諸禪德
畢竟是什麼著向這裏憭分明便能獨步
大方橫身三界挺企到寶紉破生死覺軍良
久曰劄
明州香山正覺延冰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
不問和尚家風事若何師曰眼深鼻大云學
人便恁麼餐踐時如何師曰臂長袖短乃曰
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什麼拈
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
瞎却你眼若道不是拄杖除在甚麼處是與
不是一時枯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
明州雪竇法藏守卓禪師示衆曰好大衆龍
種上尊王佛為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玉宇
剎剎交光寶殿銀城光輝相映又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

恁耳聞眼見攝河沙盡是如來真實地不得
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可脩
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脩道復曰
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修皆
謗佛謗佛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
生會雪竇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峰積寒雪萬
徑人蹤絕壞衲枯樁是說如何說喝一喝又
曰陽回幾次到新冬壞衲爐寒也不窮白鳥
靜天融外影紅顏偷過耳邊風是非未起名何
在物我無忘畧自空記取雲岩蟲上語莫教
辜負主人翁唱一唱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
曰進前無路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退不容
身云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對面是何人云如
何是主中主師曰有理無說處云賓主已蒙
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仰面貪看鳥
回頭錯應人
湖州報本常利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大人
相師曰拔毛戴角云學人不會師曰紫磨金
容問如何得作佛去師曰煩惱裏薦取云如
何得離煩惱師曰對面菩提問如何是無相
佛師曰影臨四海云如何是悄佛師曰體絕
毫氂云畢竟是有是無師曰常憶當年尋海
客一敲羌笛過山西云和尚不近道理師曰
從來祇與麼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云磨
後如何師曰黑云既是磨後為什麼黑師曰
為汝更磨問如何是無為師曰有作云如何
是有作師曰無為僧擬議師曰漆桶這裏不
是無為乃曰今日月望打箇糊餅供養大衆
拈拄杖作圓相曰還識此餅麼不但供養一
人百千萬億人祇是一箇細嚼飽飡不得咬
破然雖如是切忌麪生參又曰大衆有一人
無形無相無學無名不動人情能為變化該
羅群象洞攝大千於生死流踞涅槃岸或諸
菩薩乃至非人見今坐斷毗盧直至一生補
處還識此人麼若識得伊共為洪範若不識
伊常為寃對快識取好
睦州資福道芳禪師僧問德山臨濟以棒喝
接人和尚出世將何提示師曰山僧無氣力
云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大衆笑你有僧出禮
拜起云請師答話師曰蹉過了也云甚處是
蹉過師曰五里復五里乃曰秋風清秋水淥
白鷺立寒沙秋蟬噪幽谷金風扇白蘋玉露
滋黃菊流水奏伯牙之琴涼飈動子猷之竹
聽也聽不盡觀也觀不足且作麼生會箇佛
性義良久曰餅空不辭雄鼓色愛聽孤猿嶺
上啼
安州九嵕山圓明蓍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是師曰展軸
光千界開函萬國春問作家不啐啄啐啄不
作家學人上來請師作家相見師曰袖裏青
蛇吼云學人不會師曰腦後光生云錯師
曰識甚痛痒乃曰煙凝兩岸黃葉飄空燕去
鴈來古今時節說生說滅未為極則之談還
有排空豈是格外之語黃梅夜半少室九年
直顯真機更無別理所以道直截根源佛所
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敢問諸人作麼生會箇
直顯真機底道理良久曰參
東京慧林慈壽法晝禪師生杭州徐氏出家
圓具聽習經論後造瑞光圓照禪師法席投
機開悟先住北京天鉢次遷香山後被奉旨
住東京慧林僧問山岩水竭盡是舊日家風
拄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聞舉
要師曰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僧云恁麼則彌
勒門開心頭曉德雲峰峻道何藏師曰你向
甚處見彌勒僧云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
界物難藏師曰休要費力乃顧大衆曰皇都
禪刹慧林道場今日暫借山僧陞陂寶偈非
才於明眼人前提綱佛祖衒耀見知直饒說
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一點也用不著蓋為
各各咸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然雖如是更
有向上一竅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
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特還薦得麼

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荊棘久立
通州狼山法印戴儀禪師僧問祥雲綻處現
千朶之危峯羽扇搖時去九句之炎熱正當
恁麼時如何是到地頭一句師曰一雨普潤
僧云未審如何踐履師曰射虎須當機僧云
快便難逢師曰要棒喫那問知師久蘊囊中
寶今日當遮累借看師曰莫是奭番真舶主
僧云不獨學人有賴大衆亦乃沾恩師曰元
來秪是杜波斯乃顧視大衆曰好好可謂幽
顯朗照物理虛通為森羅之寶印作萬象之
真宗其動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塋汰質圓
成所以道如何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大
衆山僧今日敢對衆前特地拈出乃畫一圓
相擧示大衆曰這裏既放憨去亦要大家精
鑑莫謂連城之價可以並輝徑寸之圖堪同
其美直謂龍女爭鋒無垢世界未當正覺然
使金輪獨步立功勳者權為重賞且道是什
麼寶得恁麼殊異良久曰海神知貴不知價
濟三 大三
留與人間光照夜
蘇州定慧圓義遵式禪師僧問南泉斬猫兒
意旨如何師便打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曰
十萬八千僧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師曰賣金
須有買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蘆
水千山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千山萬
水僧云事為流通師曰南地行人口似碑乃
曰青山聳翠水滔滔萬派千波接海濤提得
絲綸漾舟去釣頭須要釣鯨鯢拈拄杖曰負
命者上鉤來尒又曰瞎來合眼飯來餐佛祖
從教說易難若問安心有何法太湖長浸洞
庭山衲僧家人人盡道我八面四方縱橫無
閡龍濟為什麼道卷簾除却障閉戶生得閒
若人辨得許汝向衣鉢下穩坐地上堂曰一
月初圓百川澄影一燈發彩萬炷流輝月無
留影之心燈無傳輝之念若得如是可以處
于諠譁入乎塵俗運大悲光於沙界開普門
眼於生靈豈惟觀音大士三十二種妙應無
方具縛凡夫一一皆能開正法眼雖然如是
也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其或不然靜處薩
婆訶
杭州南山廣法法光禪師僧問雪峯三上投
子九到洞山為什麼倒戈卸甲師曰理長即
就云未審雪峯得箇什麼師曰一棒一條痕
問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曰若不得流水
還應過別山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春來草又
生乃曰賓主問荅未當宗乘建化門中一期
施設使言言相副句句投機於衲僧分上遠
之遠矣如今日明雲暗山高水深且作麼生
曾擧揚底道理還會麼山僧不免土上加泥
更為露箇消息高低岩岫見重重樓閣門開
處處通更會此中端的意咸光爍爍徧長空
珍重
明州瑞岩永覺禪師僧問久得韶陽旨門中
試為通師曰聲前如迸鐵句後若流星僧云
古殿豁開光燦爛水精宮裏撒真珠師曰點
濟三
乃曰若據衲僧分上四時不別八節安知高 廿四
樓巖上出沒卷舒一任桑田海變從他兔走
烏飛布衾煖處始知春黃華飄堦委秋色如
斯境界方稱道懷若據順俗之談須是箇
消息乃顧大衆曰且道即今是什麼時節還
知麼玉漏花將促金烏影斷長須臾春色裏
又見百花香久立
舒州太平慧燈禪師僧問如何是太平境師
曰多年三級塔未老萬株松云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一不曾齋乃曰太平知見麥裏有麵
廚庫對僧堂三門對佛殿咄一喝
處州法海世長禪師僧問法身三種病二種
光如何透得師曰畫地為牢僧云和尚透得
也無師曰退身無路僧云自起自倒師曰腦
門著地問如何是諸法實相師曰更擧一遍
僧云三世諸佛吐不出六代祖師吞不下師
曰言猶在耳乃曰城市喧譁空中寂靜雖然
如是動靜一如彼我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

然亙不去而冬自來風不寒而氷白冷今也古也不假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是身無二用為什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卓拄杖下座

筠州米山崇德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山河大地被山僧撮來搗羅為末煉蜜為丸以淡醬湯吞下了也何處更有一絲毫若道是有即為謗法諸人到這裏合作麼生話會良久曰參

蘇州寶華妙覺頴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轉處實能幽如何是轉處實能幽師曰白雲遶空谷清風拂太虛云意旨如何師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霜風零落栗云意旨如何師曰逢春又却生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綠毛龜出水云晴後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師顧視大衆曰日如箭月如梭盡歷本來瑩淨何須特地揩磨如今要得無餘事學取拙東黒老參

明州岳林元亨禪師示衆曰雲依依日遲遲柳開河岸花發高枝重雲今日向甚處安身立命驀拈拄杖曰看看莫顢頇久參高士舉目知歸晚進之流斬羅國裏久立

廬州澄慧香珂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曰千里清風歸野外一輪明月上波心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橫眉擲目視雲霄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丐薩得也未示衆曰若論此事高超三界獨步大千截生死流踞涅槃岸演無上法使靈苗異草處處騰芳瑞鳳麒麟單單田傳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諸高德如斯舉唱未免周遮若是出格道流且道別時相見參

蘇州寶華悟本慶禪師僧問久居岩谷即不問入鄽垂手事如何師曰弄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云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兩眼已隨青嶂合鶯聲猶帶野花馨僧出衆提起坐具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禮拜師便打問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意旨如何師曰有耳鐵牛穿半夜無絛石馬走春風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風激浪高魚自隱金鱗透入碧波中師顧視曰看看桃花亂落如紅雨風撼梨花白雪香篤轉玉琴細柳垂金線長古佛家風在頭頭示顯揚恁麼說話也是事隨物轉法逐時遷若是格外上根不干文墨直見自心大用繁興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饒州密巖淨土慧晏禪師示衆曰道無動靜法本隨緣立處皆真隨方作主在天地則蓋載在日月則照臨在君臣則移風易俗在釋氏則舉揚慈悲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參

廬州澄慧師亮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曰前臨金斗城後枕藏舟浦僧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利名盡處江山窄聲色忘來天地寬乃曰萬法從然何須自昧大衆還見麼風高凜冽正嚴凝瑞氣祥光沸寺庭祖令已行高著眼寒光爍爍射文星久立

潭州石霜能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兩手分付僧云小出大遇師曰回眸子細看乃曰釋迦不審出卯乎心達磨真機豈離當體於茲見得暢快平生更若紛紜自家埋沒雖然如是七穿八穴一句又作麼生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筠州逍遙聰禪師綿州鹽泉人姓王氏幼投劍門慈雲海亮禪師出家年二十三誦經得度遂造成都講肆捨之南遊遍參尊宿至吳越見開照本禪師於淨慈久而不悟本云吾昔夢汝甚異汝不免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念南嶽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不去于心一日為僧伽作禮忽洒然而悟即上方丈見本具陳所得本云汝得之矣吾昔夢汝吞一世界一聚刀今汝所悟云然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即為陞坐告衆師眠勤久之遊

江西高安人敎受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剎師性靜默與物無忤所居不問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後退聖壽安居十年糲衣糲食與住山時如一日素善東坡蘇公兄弟元豐中黃門公謫高安與師遊頗相得元祐末再謫高安師出見之曰老僧比夢與公遊於山中知公當復來去與來宿緣也無足怪者時高安之人皆來謁師而言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坐道場頎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山舊有逍遙寺開山祖名係乃唐肅宗之少子出家事忠國師家記前居逍遙寺賜田甚廣經五代乱民盜斫之幾盡從真淨文禪師許于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於是衆請師住焉師從之紹聖乙亥十二月杖策入山山久廢不治僧不至師方治其缺圯以延衆明年夏師示疾至九月戊申入滅俗壽五十五塔於本山

黔州投子普聰禪師中秋上堂曰衆住峯頂葉落歸根明月堂前金風玉露且道深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古往不知何處去後夜依前月到牕下坐師晚年道望益顯斋緇素無不敬仰在投子時年八十餘矣有監寺者一夕為盜所殺副寺白師師曰我已知其人矣副寺聞官而吏至師如前語吏詰之師曰殺監寺者老僧也吏即以師繫獄師無異詞偶楊次公為憲按部至州境夜夢神人云此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絏之中次公訪問吏以師事告次公遂釋之後十年有行者患迦摩羅疾而自首云昔日殺監寺者我也黃魯直太史公尤敬師嘗與胡少汲書云公道學頗得力耶 斉三 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 廿八 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腳病既無根則枝葉無能為害投子聰和尚海會演和尚皆出世宗師道行高重不愧古人皆可親近且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開懷議論便寧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讀諸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師為名公所賞識者如此可想見其高風焉後於本山示寂

泗州普照寺處虛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知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師曰款出囚口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溪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東京褒親慈濟祥禪師開上堂曰梅花新綻柳眼初開雪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賢行門 斉三 直下分明更無餘事良久曰莫錯認 廿九上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

濟三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　濟四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慧南禪師法嗣上二十四人

黃龍祖心禪師　泐潭克文禪師
泐潭洪英禪師　仰山行偉禪師
隆慶閑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玄沙合文禪師　黃檗惟勝禪師
百丈元肅禪師　大潙懷秀禪師
福嚴慈感禪師已上十一人見錄　太平瑫禪師
仰山和禪師　雪竇行緣禪師
淨衆啓蒙禪師　大羅智高禪師
承天敏禪師　勝業子璉禪師
佛迹道旻禪師　鷲湖聰禪師
章江元禪師　積翠霞菴主
興國傾禪師　潘清一居士已上十三人無錄

黃龍南禪師法嗣

洪州黃龍晦堂寶覺祖心禪師南雄始興人
生於鄔氏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
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
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師獨獻詩得剃髮繼住
受業院不奉戒律一旦棄之入叢林謁雲峰
悅禪師留止三年苦其孤硬告悅將去悅云
必往依黃檗南公師至黃檗四年知有而機
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沒因就止石霜無
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如何是
多福一叢竹多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
多福云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
歸黃檗方展坐具南笑云子入吾室矣師亦
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
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云若不令汝如
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
也師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
句南云知是從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什
麼師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
縱八橫天回地轉哉南肯之已而往謁翠岩
真禪師真與語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真沒乃
還黃檗南使分座接納後來及南遷住黃龍
師往謁泐潭月禪師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
諸方同列笑之以謂政不自歇去耳乃下喬
木入幽谷乎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避後
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醫寓章
濟四　二
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學見楊傑次
公而嘆曰吾至江西恨不識南公次公云有
心上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
見師劇談神思傾銳至論肇論會萬物爲自
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卓下
師以壓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即去香
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安得成一體公立不
能對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
爲自己哉又嘗與僧論維摩三萬二千師子
寶座盡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
現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
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有之物何故復
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
法何從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纔斂念
不須彈指已開扃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
來草自青其指法親切方便妙密多類此南
入滅師繼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
事於務五求辭去乃得謝事閑居石窗者蓋
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潙以致師三辭
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問所
以不赴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
潙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
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
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
濟四　三
之民直遣五伯追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師直
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師至長沙師
直願受法要師爲舉其綱略曰三乘十二分
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
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
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反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其處病在見聞覺知爲不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己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又答韓侍郎宗古問曰承諭昔時聞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來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設藥然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于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盡耶師游京師駙馬都尉王公詵盡禮迎之菴于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游廬山彭器資守九江師見之器資從容問師人命臨終時有旨決乎師曰有之云願聞其說師曰待器資死即道器資起立增敬云此事須是和尚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咫尺不往寄有偈曰

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師人物品格焉師既臘高倦移菴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嘗於南公関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然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徘徊誰云咫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旋林降之以爲克肖南公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示寂閱世七十有六坐五十五夏賜號寶覺葬于南公塔之東號雙塔

洪州泐潭真淨克文禪師出於陝府閿鄉鄭氏鄭世族多名公卿師生而殊異幼孤事後母至孝而失愛母數困辱之父悲之使游學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耆宿廣公說法感泣裂縫披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年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臻妙游京洛講席因經行龍門殿廡問見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翻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其妙然非活者於是棄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治平二年坐夏於大溈夜聞僧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雲門云清波無透路豁然有省時南

禪師在黃蘗師往造焉適真覺惟勝爲首坐南一日舉古德鋸推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話令衆下語勝云猛虎當路坐南喜之遂退院令住而居于積翠菴師三到菴詰不契乃曰此老只是箇修行僧不會我說話遂去見翠巖順禪師順知見甚高而語話好葛藤諸方號順婆婆是也問師近離甚處師曰黃蘗云菴頭老子安樂否師曰安樂云甚處人事師曰關西云說話却不似關西人師曰幼曾游學云甚處爲僧師曰從北塔廣和尚落髮與秀同參懷泉郁順笑云項與訥祖印參此二大老不會梁語話及我如今參得些子禪要見他却已遷化了又問新黃蘗住得如何師曰甚好順云渠只下得一轉語好送住黃蘗禪即未夢見在師因此大悟臨濟宗旨頓見南用處遂作數頌寄之南大稱賞因回參禮南問從什麼處來對曰翠巖南云恰值老僧不在進曰未審向什麼處去南云天台普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南云脚下鞋何處得來曰廬山七伯錢唱得南云何曾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駭異之于時洪英首座與師齊名英乃邵武人也衆中號英邵武文關西久之辭去復寓上翠巖順禪師會下順云子種性邁往而契悟

廣大臨濟將什子力能支之厚自愛南住黃龍師後往焉南云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云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云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又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聲云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傍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大笑自是門下號偉異雖博學多聞者見之無不讋縮南入滅遊衡嶽還首衆於仰山熙寧五年至高安大守錢公弋先候見之師後謁有獒逸出屏間師方趣迎之少避錢公顧云禪者固能教誨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岩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嘆云名不虛得遂挽令住洞山繼住壽聖初於洞山開堂示衆曰問話且止秖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乃舉下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賢聖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

濟四

六

無敢異者無異即且止印在什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即我自杖遂杖足乃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斷長老謾汝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悉皆成佛今日有釋子沙門克文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什麼以拂子畫一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又示衆曰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汝等諸人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汝不要見洞山鼻索在洞山手裏擬瞎也把鼻索一掣只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且識得自己也得又曰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痾屎淨瓶中吐唾執法偷行如牛拽磨後曰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有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云何哂之有師曰我笑汝隨語生解僧云偶然失

濟四

七

利師遂高聲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召曰隨語生解果然果然乃曰洞山門下八凹九凸交交加加屈屈曲曲崎崎嶇嶇嵲嵲屼屼水雲掩映烟嵐重疊一道直路觀者遊者十人九人迷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莫有不迷者麼喝一喝曰且道路頭在什麼處又曰佛法二字不用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古人只解殺人不解活人何不道佛法二字一一現成諸仁者欲知佛麼只諸人是欲知法麼只諸人日用者是不是是即世大奇不是也大奇與也活也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觸途成滯一日上堂問答罷乃曰還有問話底麼良久曰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遂撫膝曰直得須彌岌嶪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倅酸見麼若道裏見得釋迦拱手彌勒攢眉文殊普賢與伊作侍者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薦取阿呵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什麼噫我笑昔日雲門臨濟德山岩頭螢火之光致蚋之辭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一句一人道黃蘗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這一隊掠虛漢總只一期於無佛處稱尊若是如今喚来一時與伊生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即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峰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拈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只如乾峰恁麼曾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即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伊

路頭在什麼處待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這般和泥合水漢龔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呵槃不槃足不是而今李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慵拘束大衆休瞌睡好又解夏示衆曰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曰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聖有決明主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世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時結舉拂子曰揔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曰解也七月十五日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處解舉拂子曰揔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曰秖如四月十五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子曰揔在拂子頭上還見麼又喝曰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蘗枝棠大愚道藥雖相去三二百年許效親為媳子

然後大開不二沙門權衡諸祖推邪顯正扶宗立教整頓綱維大知見親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乃喝曰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者裏須是爍迦羅眼向未屙已前薦提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師住持凡十有二年厭繁劇謝事東游三吳至金陵時王荊公方退閑居定林聞師來出迎既見甚劇談終日公問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俱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以證為具謂譯者之訛何如師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云亦不滅受蘊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是荊公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為寶坊延師為開山第一祖陞座曰大衆今日一會要知麼是六衆成佛時節淨緣乃今際會大丞相荊國公及判府左丞施宅捨園林為佛剎請山僧闡揚祖意諸人還會麼直指大衆即心見性成佛大衆信得及麼若自信得及即知自性本來成佛擬有未信亦當成佛但為迷來日久乍聞說難

承信且如古今天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語言並是善知識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本佛性是本近代佛法可傷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但認古人言句為禪為道有甚干涉直饒達磨西來亦無禪可說秖要大衆自證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況神通變化衆生本自具之不假外求如今人多是外求蓋根本自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珍寶都是虛妄不免生死流轉大衆今日二相公特建此大道場作大佛事出大地衆生生死流轉之苦顯露本來廣大寂滅妙心開發本來神通大光明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即今聖賢大衆言多則去道轉遠笑他明眼道人衆中莫有明眼者麼今時佛法混濫要分邪正使大家不墮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有麼良久曰我終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荊公大悅以師道行奏聞詔賜真淨禪師未幾厭繁闠還高安菴于九峯之下名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六年而後出住歸宗又二年張天覺由左司諫金陵酒官起師南昌過廬山見師願強盡禮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雲菴以崇寧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盡出平生玩好道具件件疏之散諸門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跏趺衆請說法師

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大風既離散臨行休更說言卒而逝又七日闍維五色成簇白光上騰烟之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建塔于泐潭寶蓮峯之下洞山留雲洞之北

洪州泐潭洪英禪師姓陳氏邵武軍人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愛之使為書生習進士師不食自誓懇求出家及成大僧即行訪道東游至曹山依止耆年雅公久之辭去登雲居春岩堅勝絕為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論至為真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為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真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頃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既而曰有積翠老子在即日往黃檗謁南禪師夜語達旦南惟加敬而未許入室師往往呈語南惟嘿然一日

十一　齊四

因取經函忽失手而墜戛然有聲遂頓悟徑造方丈陳其所解南曰汝乃吾家英雄具正眼者善自護持時會下龍象雜遝而師識論英發常傾四坐聲名藉甚乃游西山遇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言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師驚問何以驗之居士舉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天皇云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問訊我起手何嘗不為汝師以為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雞為鳳世傳以為笑不意居士此語正相類何也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益來吾為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箇什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五色圖畫虛空焉寘無佛法可傳於不可點坐只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去學者乃云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耶九峯披人問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不得已云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云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乃卜度云剎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甯如此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病眼人求醫治之醫者乃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七推床而起云吾戛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矣覺崩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卻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師為之一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着鼻道吾答話得腰裩安沙開書是白紙於是順嘆服以為名下無虛士有問師在石門分座接納師作偈寄之曰萬蝦喳中鉄蒺藜直須高價勿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熙寧元年首衆于廬山開通寺學者歸之如南公明年春南閱寂十月師徇四衆之請遂開法于石門僧問道場作戲時如何

十二　齊四

師曰紅爐爆出鉄烏龜僧云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信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𠺕漢僧禮拜起便歸下袈裟角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狼烟息弓弰壁上懸僧却攪上袈裟角云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收燕破趙之才元來只是販私鹽賊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眉分八字眼似流星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移一條痕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呵呵大笑僧禮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右邊僧以右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左邊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師以拂子畫一畫曰三十年來未曾逢潙仰子孫今日却還著箇踏土塹漢還更有問話者麼良久無問師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為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

唱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迭付阿難洎商那和修毱多大士諸祖相繼至于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在途致使伶俜流浪生死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向自己脚跟下橪剔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爲掩耳而歸笑破它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又一日陞堂僧問黄龍一曲師親唱佛手驢脚略借觀師曰老僧打退鼓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又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着钁頭僧云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钁頭僧禮拜師擊禪床一下乃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碧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仔細看卓拄杖而起又曰寶峯高峻人罕到岩前雪壓枯松倒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子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又上堂良久顧視大衆曰石門巉崄鐵關牢舉目重重万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毘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下座師住未幾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即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黄龍呼維那鳴鍾衆集敘行脚始末曰吾戒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門弟子奉師遺誡荼毗以靈骨入塔別收舍利供養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游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唱出忽擬路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作麼生叅上堂默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又叅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秪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綠水夾竹桃花秪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纔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秪是相似模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床鼓聲繞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覷上觀觀箇甚麼下覷覷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貌斑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胾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叅後謁黄龍於黄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

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秖要無事曰恁麼則數
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
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
間有辦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它有甚長處
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
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
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攏攏鬆鬆兩人共一梲
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
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
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
時英邵武在閩之作首座時住安之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
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
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
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
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
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柱曰此
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
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
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龍
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
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
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與汝說
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
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

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
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着眼師
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
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
下去開单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
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
一句來濟四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十六
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
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朞年鍾
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
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
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
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
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
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閣
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
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
色計其所獲幾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
六初爲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病夢
有呵者曰聞師事何疑我疑即病矣子由悲
中作數百言其銘畧曰稽首三界尊閉師不
止此憫世狭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
我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劒州陳氏子遊方至豫

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
叅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
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
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仰展拜昌使
謁翠岩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合寸陰及
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
濟四
法道吾從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十七
木今朝拈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
曰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
陝府出鐵牛上堂緊勒離水靴踏破瀟湘月
手把鐵蒺藜打碎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
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非日
高山有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不
騎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
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
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作
後龍驤面前驀脚纈身筋斗孤雲野鶴門阿
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
雖然先德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
不得秖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
應若也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
能行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
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省覲日已夕矣侍僧
通謁師嗔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

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肝肥近前
來我要照是與師叔是假師叔師印當腑段
一夯死心曰却是與商送作箇主和得欣
其及死心復須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
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祖山
中化作灰非衣泥牛過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瑞州黃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
聚時偶以扇勒窗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
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忝
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
檗七人龍集衆垂語曰鍾樓上念讚床腳下
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衆曰猛虎當
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
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驀宗旨
雪峰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蘗即不然
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輥毬前而是
家山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揑破你面門
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它求
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
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曠光赤赤流
四海普絡路上斷絕人行多子塔前騎鬧如
市百億迩家爲得個個區分明未是衲僧活計

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
隊裏放大光明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震
動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洪州百丈元肅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誰
宗嫡嗣師曰面南觀北斗僧云黃龍寄印親
傳得百丈今朝一派流曰聽取不真喚鐘作
甕僧云人天有賴師曰七穿八穴問祖意西
來斷垂開示師曰泥牛吞巨浪僧云中下之
機如何體究師曰木馬踏紅塵僧云恁麼則
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曰上上加泥乃曰文
殊在諸人眼睫上放光普賢在腳跟下走過
且道觀音大士在什麼處行履夜聞風水聲
日聽嶺猿啼又謂衆曰春去秋來始從終花
開花落幾時窮唯餘林下探玄者了得無常
性自通復曰亘古邁今包天括地豈去來之
所易何新舊之能遷領梅蕚洩岸柳含烟榮
衰互換前後交參諸禪者會麼法爾非爾不
然而然又曰動則應用無窮靜則虛明寥廓
動靜無二物我如如出家人到這裏阿誰無
分雖然如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

潭州大溈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
溈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
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
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
鞭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舩心
紙如今若不會若況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
作此作彼若爲酬荅沙岸蘆花青黃交雜摑
者何依良久曰咄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濟五

大鑒下第十三世

黃龍慧南禪師法嗣下五十九人

石霜琳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上藍順禪師　三祖法宗禪師
四祖法演禪師　五祖曉常禪師
佛印宣明禪師　靈岩重確禪師
大溈穎詮禪師　九梭法明禪師
廬泉曇秀禪師　靈鷲慧覺禪師
興化法澄禪師　花藥元恭禪師
興國契雅禪師　寶蓋子勤禪師
雲峯道圓禪師　延慶洪準禪師
勝業惟亨禪師　登雲超及禪師
積翠永菴主　靈隱德滋禪師
東林常總禪師　保寧圓璣禪師
雲居元佑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
建隆昭慶禪師　清隱清源禪師
禾山德普禪師　慧林德遜禪師
祐聖法宮禪師　三角慧澤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歸宗志芝菴主已上三十四人見錄
隆慶利儼禪師　黃龍自慶禪師
大光應孚禪師　水南智叔禪師
界山紹南禪師　南華清桂禪師
芭蕉仁珂禪師　清泉崇雅禪師
章法覺信禪師　慧日富禪師
歸宗進首座　湧泉以禪師
石鼓洞殊禪師　金粟惠英禪師
寶勝澄甫禪師　慧日普覺禪師
西峯正信禪師　普寧惠因禪師
翠岩懷贊禪師　黔湖崇堅禪師
雲門希晏禪師　吉祥有臻禪師
乾明超瑩禪師　景德木隆禪師
雲頂清泰禪師已上二十五人無錄

慧林若冲禪師法嗣八人

華嚴智明禪師　永泰智航禪師
壽聖子邦禪師　廣福[illegible]草禪師
楊州石塔戒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福昌義端禪師
景德元泰禪師　白鹿仲豫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六人

佛窟可英禪師　岳林曇振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中竺禪慧禪師　景德嵩禪師
濟五
資聖本禪師　壽聖文諒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二

天缽重元禪師法嗣六人

祖印善丕禪師　元豐清滿禪師
善勝真悟禪師　定慧法本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洞山仙禪師　義安慧深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三祖冲會禪師法嗣二人

臨安居潤禪師一人見錄　甘露明廣禪師一人無錄

黃龍南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琳禪師初行脚時與夾山齡同行久依佛日才禪師罷參矣因與齡同遊黃檗見慧南禪師小參不肯其旨師遂求入室齡大怒痛毆一頓而去師獨留未幾大悟黃龍宗旨機鋒穎脫名振叢林在南公坐下與文關西英邵武等齊名逮開法於石霜上堂示衆曰霜華一境極目蕭然枯木堂前風行草偃渌水滔滔無盡白雲合而還開往來禪客飽是觀光林下相逢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良久曰烟村三四月別是一家春下坐又曰或談玄或說妙德山臨濟拍手笑更言無說是菩提多年梁上生芝草僧問拈提舉拂拈放一邊請師荅話師曰高著眼僧云作家宗師師曰脚下蹉過僧以坐具畫一畫師曰自領出去又問法王出世請施號令師曰一二三四五僧云法令施行師曰瀟湘船子
濟五
三
問慈雲藹藹慧日輝輝大衆欣然乞師一接師曰好僧云不言含有象何處謝無私師曰石女須逃笑點頭問石霜枯木重生時如何師曰海底金龜走天邊玉兔明僧云恁麼則覺華開有地果熟自然香師曰須彌頂上面南行師說法頌頻真淨然於真淨不相識而

心教之在石霜時真淨在洞山師以頌送僧見之有曰憧憧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師於元豐七年三月初八日淨髮沐浴至夜小參曰平生行脚方始見人平生參禪始終得力成佛作祖不離方寸鑊湯爐炭只在如今這箇消息知人飲水冷暖自知聽吾一頌大幻一段光明爍爛若惱衆生早晚分散夜半端然示寂闍維得舍利葬于本山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亞語翠岩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畫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搊席曰學人今日脾衣真辭頗肆衆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閒侍翠商確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若幕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我知有底人於一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擬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関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殁四祖演禪師命分坐空中垂示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俊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近它語脉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煩惱大道在日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床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鬖鬆耳卓朝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洪州上藍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勁渠純至叢林後進皆敬愛之初出蜀時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又善於老蘇公故黃門役贊其像云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又住景福香城雙峯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然自得視世境如飛埃適目壽八十餘坐脫于香城山顏貌如生平生與潛延之善將終使潛延之叙別延之至而師已化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婆子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恁麼去皆言勘破老婆婆子無你奢處又作黃龍三関頌曰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覘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峯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來猫兒偏解捉老鼠頌爲叢林稱頌云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甎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甎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處他一綫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鱍鱍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鐵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罷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壒大衆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荼槃柯秋已暮衆玄人須警具悟誚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岩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岩前路良久曰蛤上堂

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
未是為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
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
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遲同點額識不能識
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
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
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
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
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
蘄州五祖曉常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事
師曰動唇吻得麼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揀
擇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道汝不會得麼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看不見僧云出
水後如何師曰清香滿路上堂曰一念信心
一念佛念念更非是別物六門出入豈神通
一道光明無軌則行亦行坐亦坐或語或笑
非兩箇目下若也認得渠青山萬里無寸草
南嶽高菴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
靖五
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六僧曰恁麼則
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齊州靈岩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機針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
誰縱雖千種草香只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
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床下座

潭州大溈栯詮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
師曰黑漫漫地僧云磨後如何師曰爍破須
門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廣州上船
僧云意旨如何師曰少林面壁僧云學人不
會師曰歸去西天上堂曰山高水冷遊人罕
到牧牛坡下禪客縱橫出出入入莫教落草
恁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曰却憶
仰山曾有語一回入草一回牽吽
安州九嵕山法明禪師上堂僧問寶坐既臨
於此日請師一句露尖新師曰言中有響僧
云皋鶴連天叫金烏逐木飛師曰識取話頭
又問到寶山中空手回時如何師曰用力者
失僧云途中用盡意慵懈却回歸師曰切忌
道著示衆曰心本絕塵衆生自昧猶如澄清
大海浪起風生亦如皎潔太虛雲興雨作諸
仁者風未興雲未起寒山拾得賀太平九嵕
山嶺松高翠寺前流水古今清明眼衲僧須
仔細乃笑曰久立珍重
濟五
黑泉晏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七時如何師
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為侶時如何師曰自
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
掃地潑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
枕頭曰恁不恁麼時如何師曰蒼嶺上花
發岩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
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不
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為橋梁
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
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
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
汗如雨
洪州興化法燈禪師上堂曰雲籠碧峰雨灑
長空百草鬧青千山競翠遮那境界花發門
開應處善財重重弥勒交參主伴更互敷揚
大悲無窮度生不倦大衆還見弥勒麼良久
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衡州花藥元恭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通
身無障礙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往任
縱橫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枝葉甚分
明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一任衆人觀僧云
天地若教出池塘焉敢藏師曰莫妄想問兆
象未生時如何師曰波斯讀梵書僧云生後
如何師曰胡僧笑點頭僧云欲生未生時如
何師曰洗脚上漁船僧云全因今日也師曰
梳頭不洗面
安州興國契雅禪師僧問諸師不於語嘿裏
荅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云和尚莫草草怱
怱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

也上堂曰心如朗月湛天靜遂打一圓相云
只山了吙怢似寒潭徹底青是何境界良久
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什麼九天
虎嘯幾千年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
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作
潭州寶盖山子勤禪師僧問師今已唱胡家 八
済五
曲更將何法示來徒師曰一字兩頭垂僧云
威光分此夜照用出何門師曰頭上光明炟
非脚下黑漆籠頭僧云入水見長人師曰傍
覩者醜上堂曰溪山雖異雲月是同順應方
圓任自西東大衆法不離色響不離聲到這
裏明明露色顯露如何透得還有透得底麼
良久曰鐘鳴鼓響相交應青山不礙白雲飛
大庾嶺雲峯寺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
少游方雖飽參而未大透徹聞南禪師在黃
檗積翠庵往依之一日燕坐下板聞兩僧舉
百丈野狐因緣一僧云只如不昧因果也未
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云便是不落因果也
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師聞其語悚然異之不
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巷頭過澗忽大悟見
南公叙其事未終涕泪交頤南公令就侍者
榻熟寐忽起作偈曰因果不落不昧僧俗本
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籠蔵被盖一條
脚據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見之大

笑久之又作風播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
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
些少閑真淨文禪師大稱賞之以為機鋒不
減英邵武當手書此二偈云師晚年住大庾
雲峯寺
福州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久從南禪師游
済五 九
天資純謹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己喜
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
自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師真誠始終一
如出世延慶暮年謝院事寓迹寒溪寺壽已
逾八十矣日夕無它營為眠食之餘惟吟梵
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檀
越供惟一僕夫在師跏趺坐土地祠前誦孔
雀經一遍告別即歸安坐瞑目而逝三日不
傾鄉民來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于
地有頃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
久視之寂然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
塑其像龕之
南嶽勝業惟亨禪師僧問學人作入叢林乞
師指示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僧云十二
時中如何履踐師曰白雲無心青天有日示
衆曰有利無利莫離行市王老師賣身那不
問且道盧陵米有人酬價麼若無人老僧自
買自買去良久曰東行不見西行利以拄杖

卓一下
桂州登雲山超叉禪師僧問未登雲如何登
師曰柳標橫擔不顧人僧云山高嶮峻如何
上師曰直往千峯萬峯去僧云便是爲人處
也無師曰看脚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嶮後
曰登雲山大峨嶮良久曰山僧今日平地上
喫交下座
黃蘗積翠永菴主示衆曰山僧住此菴來無
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異珎寶只教得績
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它烟燄不絕火光
長明遂以拂子擲下時有僧就地拈來向口
邊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
邊烟消火滅去便拂袖歸菴僧吐舌又嘗問
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云見偉藏主有
箇安樂處師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師
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語偉偉大笑云
汝非永不非也奇走積翠質之于南公南亦
大笑師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
済五 十
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
古錐
舒州宿松縣靈隱德滋山主蜀人住院二十
年每日插自上堂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
這便是更莫別求元豐六年十月四日陞堂
集衆良久曰會麼衆無語師儼然而逝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禪師延平施氏子乆依黃龍密授大法决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讖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户開光燦爛白蓮池畔杜中人師曰別寶還它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床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頗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拈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乆曰爭十七

済五

佐得老僧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拔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從它覓古人恁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為馬若是翠岩即不然也不向己求亦不從它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雖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算來多虛不如少實且

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乆曰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草皆秀蔬菜得時禾苗發秀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花微笑算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錯裘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遁白雲甘為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乆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於不壞者二穇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

南康軍雲居元祐禪師姓王氏信州上饒人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蘗即往依之十餘年

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嶽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蘇雜楚問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盡禮致師為第一世師欣然肯來道林蛇房蟻穴間見峯巒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師夷宗之為虛堂為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師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

済五

得壞吾法尚無凡情況存聖解乎十二六年而殿閣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方袍師作偈辭之曰為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愧出家願乞封迴禮部牒免辜廬老衲袈裟人問其故師曰人主之恩而王公之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滿不受宿請云天下無僧乃受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者荊公之弟問法於師以雲居延之師欣然應之曰當携此骨歸葬峯頂耳登輿而去師初開堂問答罷乃曰新啟法筵人天會集稀逢難遇正在此時還更有乘時適變底衲僧麼出來與汝證據良乆曰不出頭者是好手雖然如是道林今日已向平地上契交了也賴遇金粟大士有不二法門放一線道道林方解開布袋頭足可以施展家風向無佛處稱尊便乃指點三界月視四維偃仰竞天高歌舜日舉音王調唱菩薩蠻兼彈没弦琴含太古意當

是時文殊休悵普賢謾沉吟任是千聖出
頭来與口同音也不消一劄久立珍重上堂
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息憑君
仔細看黄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
麼相禰不了殃及兒孫於禪床下座又示衆
曰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床曰梵音深
齊五　十三
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
子曰令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
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如是信擊禪床
下座師於壬申年七月七日亥子時方丈數
坐大誦衆口三處住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
理常情吾滅後不得隨世俗孝葬縗經哭泣
當焚我佛西天竺法火化歸塔遂說偈曰今
年六十六三慶因緣是夜半火燒山跳入火
中浴言罷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建于雲
居山師清癯鬚白不剪風度英特說法好譏
呵諸方稍自称王祐上坐云
報本慧元禪師湖州倪氏垂髫凜然如老成人屢見
戲于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云兒村如
此豈堪世用令事佛僧乃可耳師聞之即覺
然起拜遂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
髮受具遊方至京師寓止華嚴有圓明法師
者見而異之云上人齒少從何至此所求何
事曰慧元從南海来無它求惟求佛法圓明

笑云王城聲利挾酒色與龍横目争寡日
有萬端寧有佛法乎佛法蓋在南方也師乃
自洛京游褒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
俱無解悟治平二年春至黄龍時南新自積
翠来龍象四集師每坐下板輙自引手支頤
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朝隙
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一日頓悟盡釋所疑
遂發去熙寧元年入吳開法於吳江壽聖寺
還僧造黄龍投法嗣書南視其名謂專使吾
偶忘此僧書未欲開可今親來見老僧專使
反命師即日腰包而来至豫章而南已圓寂
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師語大
奇之深恨老師不及見留逾月乃渡還吳中
道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
舟歸自雪川冦劫舟白刃交錯舟人驚怖不
知所出師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
害也盗既去旦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貌
和神凝如常日其臨生死禍福能脫然無累
十四　清五
如此元祐四年移住承天萬壽寺衆盛躬
自持鉢至湖州湖人云師到處爲家何苦獨
愛姑蘇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杖播譁
以入湖云何爲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
則有死而已師怡然不恷情去留曰吾任緣
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爲湖人所有

遂住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坐說
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竟爲親白
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
右司諫陳公瑩中在湖親見其事云師爲人
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坐終日南禪師
門弟子能蹤跡其行藏者惟師而已遺言葬
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問何獨念峴山乎師
曰它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太師楚國公王黼
追想師道爲請于朝賜謚證悟禪師塔曰定
應有旨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云
楊州建隆昭慶禪師泉州晉江林氏子也示
衆曰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
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
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来先說偈言昊
泉颺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
我絮當時擅著阿脩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遶
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
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參
清五　十五
南康軍清隱潜菴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
堂寒風激水成氷杲日照氷成水氷水本自
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
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栖賢諟初禪遂歷二
十年宗門奇與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後因雲
峯指見悉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

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吉州禾山德普禪師生於綿州蕭氏少尚氣節有卓識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奇之攜歸山中除糞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云此子賦性豪縱不受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事衆爲務是爲希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峯疏義多麤說摘其失處誡學者不可信老宿皆斅之云圭峯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黄蚍蜉撼樹汝今是矣師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峯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寺與一衲偶忘其名衲見丫山悟菴主師聞其飽參問之曰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云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發聖得道者皆藉之以爲緣耳儻不因自悟唯經論是汝則能讀能知能見能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仰耶唯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云既信矣則尚何區區遠來乎對曰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云是則未信非能信也師曰其病安在衲云積翠南禪師出世久

子見之不宜復見則當使汝疾有瘳笑師即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黄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復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云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南公云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興結緣幾時何妨師嘿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俛首師趨出豁然有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八年秋游螺川待制劉公請住慈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問云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師其中致祭讀文跪揖上食師飫食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師坐然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液三　十六

東京慧林佛陀德遜禪師姓楊氏福州候官人也少習儒業學問該博頗著敏譽忽厭塵紛發志求道遂依東京天寧寺慧照上人出家試經得度徧扣知識造南禪師法席投機開悟久爲侍者後游講席初出世汾陽之淨土次遷太原之白雲常坐不卧緇素欽服齒臘既高道行益固遂奉詔住慧林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陞座問答罷乃曰傳持此事豈以搖唇鼓舌馳騁言鋒而可議然於方便門中事無一向是故文殊以無住爲本普賢以無念爲宗無念之宗爲萬法之宗無住之本爲萬法之本衆生棄本逐末背覺合塵一失其源迷而不從故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特唱宗乘只教諸人明見自性與佛同壽獻則菩提不從人得佛言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然燈佛方與我受記若有一法可得然燈佛即不與我受記如是舉唱猶是化門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冬無異臘下看候曰諸仁者道非隱顯遇緣即宗法無去來因時而會若緣時而未會雖佛祖亦何爲且陝張祖席創立叢林豈一僧之所能必假國王大檀越爲之護助佛日乃可光揚自昔京城未聞是道先帝始建法幢迴四海之高流爲一時之大事故今日佛道如此之盛　皇帝陛下少踐王圖早聞妙法不忘佛記克紹前芳遂令山野之人獲預朝廷之命即將此開堂善利上祝　聖壽無疆伏願舜日與佛日齊明堯風與祖風並扇萬邦無事時當熙盛之年四海晏清人樂昇平之化

清五　十七

久立珍重泊　哲宗升遐百日入內賜號佛
陀禪師未幾　太后上仙師又被詔入內升
座舉揚般若賜賚甚厚黃龍法道至是始盛
於京都於大觀間示寂
隆興府祐聖法宕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
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雖
毒淵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
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洸痼求其已病
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
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恁即便答又卓箇
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
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
單越
廬山歸宗志芝菴主臨江人也壯為苾芻依
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
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被猶未幾
龍引退芝陸沉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
芽蔍蕨初離殼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
春事辦得閒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
不懌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
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
老僧閒

慧林沖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
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像而齊現在
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
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
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盡為氣者乃道之
淪適於變者為法之弊靈機不昧亙古亙今
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
鎚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
騰碧漢變化霖方鳳翥青霄鄰知翔培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上辛忘舊依舟尋常久道取不得於不得不可得中恁麼得凡道得箇甚麼底人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
且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
不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
麼
常州廣福法照崇華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春來花自發僧云學人未曉師
曰秋至葉先凋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頭
角分明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一二
三四五六七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萬物皆從
這裏出
揚州石塔戒禪師自慧林得旨後住撫州西
湖一剎再住揚州石塔忽退席渡江東坡知

揚州重請住持既有為東坡而歩留之語是
默然學士為宣之師於此名重一時東坡又
為作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
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
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紉成百衲諸法念念逝
此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
無垢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
壞師為東坡所知可見其為人也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
台州佛窟昌國可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一輪纔出海萬國盡霑恩云學人
不會師曰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問如何
是佛窟境師曰春歸一徑岩前秀雪盡數峰
雲外寒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錫杖敲霜
嶠月銅瓶汲碧潭烟乃曰春風蕩蕩萬物
含芳林間野老謳歌江上漁人舉棹山花列
秀岸柳垂陰鶯囀喬林猨鳴幽谷白雲綻處
千峰疊翠崔嵬萬派朝宗浩渺波瀾涵月森
羅普現萬象齊觀南北東西交横互映重重
帝網百億毛形海印發光大千普赴如斯語
話無不盡知且道迷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
明州岳林曇振禪師上堂垂語曰今日布袋
頭開還有買者麼僧出云有師曰不作貴

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山僧今日失利門賓坐既堡於此日箇中消息請宣揚師曰颯颯和風飄飄細雨僧云言前超有路句後越毘盧師曰也不消得問知師解接無根樹妙手能撈海底燈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堤抑作開金眼細嶺梅初綻玉苞香僧云圓音纔剖大衆霑恩師曰伶利人難得乃曰若論此事不在僧之與俗男之與女賢之與愚貴之與賤悉皆具足曾無欠少良由根有利鈍見有差殊向聲色裏轉却何以知之豈不見道名言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日前翻成名相之境且作麼生是目前事還知麼良久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天鉢文悲重元禪師法嗣

恩州祖印善丕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通上徹下云如何是法師曰徹下通上乃曰通上徹下通上迷有千差悟無兩樣喝一喝又上堂曰千家門萬家戶貧底貧富者富其或未瞥地三塗未是苦舉拂子一下又曰人人獨耀箇箇極則祖印如斯說話非常有猶有葢乃拊掌一下曰噫又復引人入荊棘喝一喝又曰潭中浩月嶺上白雲達磨西來莫如此說拈拄杖曰也大奇拄杖解說不思議舉香臺下坐又曰堪作標者作標堪作柱者作柱

芳利衲僧便知落處卷拈拄杖曰這箇且什麼打香臺一下曰只道無用處復打一下又曰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摑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摑露柱呵呵笑打著這師伯推印路見不平遂拈拄杖曰來來雖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坐

衡州元豐院清滿禪師姓田氏滄州鹽山人幼以孝聞依炎出家剃落詣清州元禪師龍席入室咨參一日山行取薪淨手忽然契悟投機頌曰大奇大奇劫用還迷更問如何爲口便提山居苦行絕粒七年太守錢公請師出世僧問禪關創闢祖道重興千聖雲機願師舉唱師曰秋觀黃葉落僧云千聖嶷機策舉唱我師闡揚意如何師曰冬見萬木枯僧云恁麼則木馬嘶時花遍地泥牛行處海雲凝師曰也須會始得問如何是祖師印師曰地擁天寧僧云如何是心印師拍膝一下僧云佛祖心印相去幾何師曰言淺理深問如何是衲僧得力處師曰月上青天僧云未審有何憑驗師曰莫瞌睡乃橫按拂子曰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釘截鐵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限刀避箭碌碌之徒有仰有分與禪床下坐又上堂顧視大衆曰無畏思惟諦聽諦聽昨日熱今日寒抖擻精神着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顛頂頂要得不顛頂看看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設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舒州三祖圓智沖會禪師

杭州臨安居潤禪師僧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利人天師曰將謂衲利衲了僧云一姓名香觀聖恩師曰今日作麼生僧無語師曰氣急殺人問清淨本然徹周沙界菴内人爲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合恁麼僧云特伸請益師曰有甚相辟乃曰大衆但看從上古聖挑囊負鉢出一叢林人一保社若不得箇入處晝夜不捨恣問知識染著塵若忽然瞥地始知刀是鐵做一時放下便乃天台普請南岳遊山左之右之不居或地諸仁者

古人既恁麼會今日欠少箇什麼艮久日多
虛不如少實

續傳燈錄　第十六　濟五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　濟六

大鑑下第十四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九人

天童正覺禪師　長蘆清了禪師
大洪慶預禪師　治平湡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濟六
武當佛岩禪師　大乘岽禪師
隨州修山和尚　大陽淵禪師
歸宗明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香山淨因成禪師法嗣十一人

天封子歸禪師　吉祥法宣禪師
護國守昌禪師　丹霞普月禪師
妙湛尼慧光禪師 已上五人見錄
妙峯雲禪師　金山堅禪師
天寧珂禪師　龍池預禪師
梗泉月禪師　南嶽龍王雲禪師 已上六人無錄

寶峯照禪師法嗣九人

圓通德止禪師　真如道會禪師
智通景深禪師　花藥智朋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烏巨如懿禪師　仰山季禪師
報恩通禪師　薦福臻禪師
天王聰藏主 已上五人無錄

石門易禪師法嗣五人

青原齊禪師　天衣聰禪師
香山尼佛通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九頂惑普禪師　無為叙孚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天寧訥禪師法嗣一人

熊耳慈禪師 見錄

大溈喆禪師法嗣三十人

智海道平禪師　泐潭景祥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東明仁仙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東林自遵禪師
福嚴賓禪師　東明遷禪師
道吾汝能禪師　興教慧淳禪師
羅浮希賛禪師　興陽賢禪師
永安妙喜禪師 已上十三人見錄
禾山慧穎禪師　中峯智源禪師
靈泉道堅禪師　清居文喆禪師
萬壽子昇禪師　崇因正禪師
嘉佑辯禪師　岳麓海禪師
溈山雲蘭首座　齊榮首座
濟六
溈山永菴主　淨福慧文禪師 二
瑞峰道宗禪師　昭覺師範禪師
萬壽道琮禪師　雲峯清晤禪師
象耳子真禪師 已上十七人無錄

靈寶雅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普印禪師 一人見錄　龍游清韻禪師
石門永熙禪師　報林卞覺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慶善宗震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普能禪師見錄
淨土思禪師法嗣二人
萬壽法詮禪師
慶善守隆禪師二人見上
護國月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慧本禪師見錄
護國祐禪師法嗣一人
資聖則聞禪師無錄
南禪慧禪師法嗣二人
蕭山法詮禪師
寶林道芳禪師二人無錄
萬壽同禪師法嗣三人
國清照禪師
慧嚴覺禪師
永懷榮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福昌端禪師法嗣一人
王屋資禪師無錄
天禧永禪師法嗣一人
添上座無錄
鹿門燈禪師法嗣一人
白馬照禪師無錄
西京居道深禪師法嗣二人
奉聖紹才禪師
玅慧智安禪師俱無錄
大洪守遂禪師法嗣二人
大洪慶顯禪師見錄
荊州公安悊禪師無錄
丹霞淳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君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眾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眾出迎見其衣褐穿弊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為鞋來耶眾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

歷座秋臨師至創開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閒簾幕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市鄽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辯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湊雖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

同船子垂頭行曰其中事作麽生師曰快刀
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
抉清塞空間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
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
路轉通身放下封壹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
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麽生師曰歷歷
清六 五
遶四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麽則塵
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
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麽生師曰路逢死蛇莫
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
著短衫師曰不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
諸禪德杳盡三世佛底人為甚麽開口不得
照破四天下底人為甚麽合眼不得許多病
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麽生得十成通
暢去還會麽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
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
竭己有及賭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
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詔郡僚及檀度次詔
越師趙公令詪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
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
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
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淹沒秋水連天鄉
華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
谷諡宏智塔名妙光

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
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
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
漢扣丹霞之室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
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
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
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
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
曰今日陞座更瞞洪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
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
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
一語投契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繇疾退
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
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峯詔住育王徙溫州龍
翔杭州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亭崇先
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
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麽快活不徹底漢麽
若無御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
清六 大
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鞅曲賣弄爭奈未出
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麽糊雪峯
不得上堂上孤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麽行
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
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趂涼撒
取一轉蒜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
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麽生是到地
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
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
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道身紅爛去方知有門
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麽作門
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還端的
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為甚麽却
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
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
曰向上事作麽生師曰執在一漚前豈容千
聖眼僧禮拜師曰秖恐不恁麽師一日入厨
看煮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
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麽却煩惱僧曰和尚
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
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麽處去僧便喝師曰好
一喝秖是不得翻欺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
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
清六 七
古徑不隨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搖
寄孰云漁父棲巢秖歷承當自是平常快活
還有具透關眼底麽良久曰直饒閑早便歸
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
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
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麽問僧琉璃
殿上玉女懷梭明甚麽邊事曰回互不當機

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
當不曾間時如何僧擬議師便出上堂拈拄杖
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
即得雪峯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
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見
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迷作舞云見麼見
（麼處麼見師醒精舍翠麓又作舞云見參見　麼處麼不見師醒睡時死去上堂還有不獲去）
妙污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
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
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
截流淵玄叉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鋩玉
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變明
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龍秀
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
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
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
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泣悵歷時絕
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
照盡月潭空師終于阜寧崇先塔于寺西華
桐嶋證悟空禪師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鄧州胡氏子上堂
進一步踏它國王水草退一步踏它祖父田
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純
蕭騷晚籟松釵短浙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

船子鶴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
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
人為甚麼却迷次丹山無彩鳳聲殺不留冠
有時惑有時擬非我迷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湍禪師上堂僊遊寶際妙明家轄
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
出蘆花　濟下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
眾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
金風夜栖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
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
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
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
禎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
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
取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
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辯
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
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

由杜口毗耶已是天然漏泄任使掩室空明
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
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
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
發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
回機方解入鄽垂手所以道任使飯齒生毛　濟六
莫教眼眼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九言之則語
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鋩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
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
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木
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峯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閎中之季
子也世居歷陽師嬰孩紺碧神光射人十歲
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為惛然子暨成童強
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
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聯
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
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
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枕忽
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
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恭方將脫

世綱不著三界豈羈剌頭於利名中邪請於張從兄玨逐祝髮受具未幾岌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　徽宗皇帝賜師真際俾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睹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遍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旬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將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卻微知道那裏是高山頂上它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上堂昨夜背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跟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交與一切眾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覩見雖然得見湫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什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它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塔疊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它望覆青山不留元字挂齒誰頤波翻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群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曇禪師一日聞泉曰忽而知覺而解告眾家活計與不自過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卻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眾曰深得闇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羶羊絕跡碧梧月鎖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何處去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鱉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卧出谷見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線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岩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為眾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實峰有年無省因為衆持缽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秖作境會師即契悟[illegible]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癸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敲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做後退居明之瑞岩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兩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來拂羅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

慈悲指示麽許淬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踏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默然川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
濟六
漫一條拄杖爲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
十三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高郵人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燄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即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天寧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尿撒屎這邊放那邊屙東西山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峯染汙它染汙它莫啾唧泥牛木馬驚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歷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溈喆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慶州人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奪地拽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韻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
濟六
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
十三
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延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丫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鍮難辨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齊峯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嘗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禁林称爲蘭布裩有擬草菴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　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燄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
濟六
膺者多大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
十四
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趨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會眼花

泗州普照懐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東海近東曰溈山的子
智海龍孫也師曰抑與傳人把釣竿上堂引
手撮空筅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
拈来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床曰洎合錯
商量

廬山東林自遷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
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
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矛穠春雨歇栢
進香撕木蘭開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東川人上堂福嚴山上雲
舒卷任明發忽爾遂平地客来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蚤侍真如晩居溈山真如
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閲首楞嚴次
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
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用
按指作麼曰汝斬衆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
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十五

十六 潭州道吾汝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踑
著不喫僧云如何是法師曰讃吾不吉僧云
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乃曰三轉法輪於
大千其輪本来常清淨毗婆尸佛早留心直
至如今未得妙爲什麼如此一切智智清淨
逆會麼對穢啼琴不入牛耳代逐大溈山来

兩月沐浴淨髮跌坐而逝

安州大安山興教慧淳禪師開堂日上首白
椎竟師曰未白椎已前喚作什麼白椎已後
喚作第一義諦莫有不甘底麼出来相見問
白椎前請師道師曰方丈裏僧云白椎後又
如何師曰法座上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勿交
錯如僧何是第一句師曰脚下僧云如何是第
二句師曰口裏僧云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腦
上乃曰靈山會上迦葉親聞五祖堂前老盧
得旨至今累及兒孫血脉不斷豈多學多知
負能爭勝人人具英雄志氣各各出自已胸
襟不取它人處分便可出生入死方可報佛
恩德如斯樂唱笑傷觀者還有同死同生底
漢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潭州中峯羅浮希聲禪師僧問爲國開堂於
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進前瑞靄落紛
紛僧云君恩如此報祖意又如何師曰且領
前話僧云恁麼則金枝永茂玉葉長芳師曰
一任衆人看乃曰雲生大野霧鎖長空三草
二木悉歸師子吼露滴庭莎盡稱無邊妙相
猿啼鳥噪皆談不二圓音乃拈拄杖曰無邊
妙義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可謂應
時應節若不會萬年松在祝融峯卓一下二
月八日無疾坐終茶毗諸根不壞舍利無者

可掬

郢州興陽賢禪師江州人蔡林所謂賢蓮頭
是也真如喆會中號稱角立見地明白機鋒
穎脫有超師之作而行業不謹一衆易之喆
結菴於方丈後令師獨處惟通小徑直方丈
前過不許衆僧往来後二年遂舉立僧秉拂
議論超詣一衆始大服住興陽盛談法道大
著及示寂肉身不壞圓悟勤在溈山目擊其
事妙喜杲游興陽時尚及見其肉身 十七

鼎州永安妙喜禪師僧問如何是國師三喚
侍者師召大德僧應喏師曰鈍根漢僧云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看虛空還曾開口麼
僧契悟禮謝師與一頌曰虛空開口喚須彌
聲隱春雷豈者知若不仙陀徒㩳贓負吾負
汝自風移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
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
即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奢亦打出
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晨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本郡呂氏子上堂衆
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秪爲心塵未
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

汩汲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者也且
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
足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
分上未為奇特何故如此總有是非紛然失
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
然既入山僧手中海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拖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
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須髮曰三寶外還
別有為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
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棒臨
濟喝盡是無風波匝匝燈籠跨跳過青天露
柱麁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
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
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
師子吼時金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
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
何為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
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
甚嘗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汝
彌齋晨粥晨粥一任諸人與洗鉢盂一句作

居士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麽物師曰一點墨曰恁
麽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麽生是耀古照
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
當荷或無入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廣安楊氏子僧問須菩
提岩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遷洪峯有何
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
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續傳燈録卷第十七　濟六

續傳燈録卷第十八　濟七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泐潭英禪師下法嗣一十一人

法輪齊添禪師　慧明雲禪師
仰山文思禪師　大溈育恂禪師 已上六人見錄
方廣懷紀禪師　寶蓋日俊禪師
上封行瑜禪師　華藏叔稔禪師
寶相湧禪師　烏崖番義禪師
石霜子高禪師 已上七人見錄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八人

谷隱靜顒禪師　黃檗永泰禪師
龍王善隨禪師　慧日明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王氏山慧先禪師　寒碳子和禪師
木平慶權禪師　聖果永聰首座 已上四人無錄

百丈元肅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仰山清簡禪師　百丈惟古禪師
月珠神鑑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番拱法滿禪師
永壽信詮禪師　洛浦觀通禪師
清泉道隆禪師　西峰元弼禪師
法教凝禪師　九仙輔禪師
鹿苑崇禪師　鳳凰有璲禪師 已上九人無錄

黃檗惟勝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昭覺純白禪師 一人見錄　太平齊禪師

石霜先景禪師
廣利文秀禪師
普通了如禪師
承天處出禪師
靈泉悟遷禪師
馬溪惟廣禪師
馬祖懷儆菴主
隆慶開禪師法嗣三人
安化閑一禪師（一人見錄）
資福普滋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九人
寶壽最樂禪師
白水居約禪師
雲頂表奇禪師
天王君岸禪師
西禪燈禪師
寧國希朋禪師
望川山遵古禪師
呂微仲丞相（已上十三人無錄）
龍翳聰禪師
道場法如禪師
石佛慧明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開福文王禪師
仰山普禪師
報恩有機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上藍順禪師法嗣四人
蘇轍券政（一人見錄）
待七
佑聖雲智禪師
隆慶利儼禪師法嗣一人
香嚴先禪師（一人見錄）
隱靜守儼禪師法嗣二人
廣慧宗賢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法嗣十人
大乘璣禪師
大寧紀禪師
桃林希倩禪師
方廣繼通禪師
二
金顏逸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吉祥法順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越峰粹珪禪師
天台如菴主
福巖奉華禪師
法濟元熈禪師
玄沙智章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法嗣二人
長慶應圓禪師（一人見錄）
長蘆崇信禪師法嗣一十五人
妙空智訥禪師
智者法詮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萬壽明禪師
蔣山本明禪師
西竺尼法海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泐峰惟辯禪師
牛頭昱先禪師
本覺欽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寶積清及禪師（一人無錄）
慧林懷深禪師
光孝如璞禪師
石塔銓偉禪師
資聖懷悟禪師
天衣智遐禪師
光孝淨真禪師
慶善智琛禪師
龍門法秀庵主（已上十人無錄）
開先珣禪師法嗣二人
延昌熙詠禪師
清七
保寧英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廣福惟尚禪師
羅漢勤禪師
吉祥齊果禪師
瓦官通禪師
華藏宜禪師
資福梵欽禪師
靈巖顯顒禪師
西禪道暹禪師
開先宗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三
雪竇法寧禪師
羅漢善侑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無為智全禪師
香山常禪師
廣教守淵禪師

廣教原照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三人
西峰法聰禪師
留山雅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雲豐清滿禪師法嗣三人
長興宗朴禪師
衢州王大夫（已上三人見錄）
仙洞仙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道禪師（無錄）
淨因覺禪師法嗣二人
華嚴惠蘭禪師（一人見錄）
大洪智禪師法嗣一人
兜率惟顒禪師
雪峰宗演禪師
亞松聖禪師（一人無錄）
天章樞禪師（見錄）
甘露宣禪師法嗣一人
妙湛尼文照禪師（見錄）
瑞巖居禪師法嗣二人
萬年處幽禪師（一人見錄）
淨因岳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元瑞禪師（無錄）
鼓山僧淳禪師（見錄）
金山慧禪師法嗣一人
報恩覺然禪師（見錄）
泐潭洪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
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麽僧云聞師曰還我

話頭來僧禮拜師笑曰令人疑著又上堂喝
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嚬呻又
喝一喝曰狂狗逐塊又喝一喝曰蝦跳不出
斗乃曰四喝有一喝堪與佛祖為師明眼衲
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又上
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
希七
四
迷顛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
翳乃大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為人
師曰雲開銀漢迥僧云畢竟又如何師曰棒
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
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僧云忽然當
又作麼生師曰半錢也不直僧云如何即是
師曰趙州南石橋北僧禮拜師擊禪床三下
上堂曰少室遺風曹溪要旨黃蘗杖來臨濟
扶起三關戈甲說頭分四揀關遮何止此定
宗乘立綱紀當機驗取廬陵米更從升合定
高低爭似備師封白紙衆骨提心暗喜同風
今古播叢林切忌叩牙警着齒又曰雪峰盤
鼻溈山水牯臨濟三關雲門一普勸君一一
遼將來捉取大雄山下虎
泉州仰山友恩禪師上堂以拄杖擊禪牀一
下曰佛令祖令無解氷銷半字滿字千山萬
水衲僧門下草偃風行然雖如是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似大衆良久
曰達磨九年空面壁西歸並見洛陽人又曰
煙雲開廓日月齊明影落千江光含萬衆頭
頭顯煥無非自己家風物物全彰盡是祖師
活計於斯明得則點頭嘸抵於此未明且擺
背搖頭恁麼說話大似傍若無人若有人一
希七
五
箇出來咳嗽一聲山僧退身三步
潭州大溈齊恂禪師僧問玉兎不懷胎犢牛
為什麼却生兒師曰著槽廠去僧云牧牛坡
下師曰莫教落草僧云步步踏著師曰草裏
漢乃曰頭角未生時薦得早犯山僧苗稼了
也更待擎頭戴角異類中來生兒養犢其何
以堪不見仰山云一回入草去一回把鼻牽
然雖如是不免犯人苗稼且道如何得不犯
良久曰餧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
又曰青山疊疊水茫茫徠衆歲前果熟香更
有一般堪羨處誰知別有好思量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靜顒禪師僧問覿面相呈事若何
師曰清風來不盡僧云通上徹下絲毫不納
也師曰明月照無私問文彩既彰願聞舉唱
師曰巡海夜叉頭戴角僧云祇園五葉花開
處不別東君別是春師曰重疊關山路問一
踏破三關即不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破

才已露乃曰三日一風五日一雨時清道泰
謳謠滿路釋迦掩室淨名杜口休更
舉要知極則本根源識取南莊李翁敢問諸
人秖如李胡子有甚長處今年必定有
來年不如剩種來年粟又曰歲運推移日長
一線且道佛法長多少自曰九九八十一請
人還會麼若無人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九
九八十一日南長至日晷運既推移大家相
委悉非為世諦流布且要應時納祐參又曰
今朝正月五大衆明看取火上更加熱苦中
更加苦堪笑谷隱太無端空谷岩前流謎語
喝一喝又曰語默視瞬皆說見聞覺知盡聽
香積世界餐香飯悟無生極樂國中聽風柯
悟般若遂拈拄杖曰若將耳聽終難曉眼處
聞聲方得知卓一下
瑞州黃蘗山祇園永泰禪師隨州人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
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希七
六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
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
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心求唯須息見
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鈎珠不知已吞紅線
恁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

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面

百丈元肅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清禹禪師僧問優鉢曇華今日現頭將花蕊接迷情師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僧云一開千悟立證圓通也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二十年來方外客今朝出世事何如師曰雲從龍風從虎僧云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明月耀青天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集雲峰下分明事請師分付四藤條師曰趙州八十方行腳僧云得恁麼不知時節師曰行到南泉即便休乃曰乍臨勝席賓主禮肯門開從千端不如一日得到僧歸山含人返郡城事行遲後理無改易何也湘水直連秀水出山還人一山動靜去來豈妨浩寂群峰列峙常露自己家風夾道青松直透長安大路煙雲橫野殿閣凌空不移跬步之間頓入華藏世界人則不無還見善財麼退垂下一足曰久參上士已自如師作到禪人不妨立地一時攜取又曰新律纔分陰光報曉天色欲暖還冷氣候似冬忽春蓋鴻蒙之象初升乃嚴凝之寒未退時須項刻已屬東君勿此為芬共解得麼剛有一人不在斯限天地無由蓋載寒暑豈得推遷日月莫能照臨陰陽卒難變易若教此人受歲終是不肯時節到來又爭謾得且道受歲人與不受歲人兩家相見如何作賓主良久曰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新定府月林神鑑禪師僧請益華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門於斯薦得病是鉤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他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黃龍惟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禪師梓州飛烏人姓支氏父誅問法於松山道者以死生為戲白衣梵行繩俗無出其右者常云吾根鈍不得人間頓漸有千萬佛悲命足矣師少聞父誨諦聽沉思有如風雨一日躍過溪忽有省不覺失笑遂往依襲衍山華嚴寺落髮受具父子相與遍歷成都講肆通性相宗經論去之前遊首謁澧州太平俊禪師俊大奇之謂真吾法子也付以十三條說法大衣師遜卻之後謁黃龍山禮真覺勝禪師親近歲餘未始一顧師奉事益勤勝一日忽起睥睨之師咄曰這老漢把不定作麼勝大笑乃為印證心地元豐末宗室南康郡王向黃蘗遊勝詣輦下師侍行未幾會太學生上書訟博士者語連勝仿言放歸蜀門人星散獨師負巾鉢以從會成都府帥奏改昭覺為十方問真覺誰可住持真覺以師應請師既領院遊南方規範一發律居上堂示衆有日不超性海是理事縛不透祖輪是語言縛於是蜀之淨侶靡然向風經肆講席為之一空朝散郎馮敢本議郎段丑天台山隱者宋放唐安文士相里昱皆振衣執弟子禮元祐末覺猶白水帶正闕丞相蔡京時帥成都命師住師不樂遂併昭覺辭之蔡察其誠復請歸舊刹益建立撐宗孤硬峭整大為同輩所嫉謗蘊盈路師不卹也久而自定師示疾以頌付小師宗顯曰風高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怡然而寂俗壽五十九坐三十四夏小師得法出世者曰宗顯宗化嗣法者曰劍州元封常照印州鐵像子嵩師於昭覺為第一代塔至今存焉

廬陵隆慶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聞一禪師僧問意言不到處特地好商量未審是什麼人境界師曰張三李四僧云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銜笙水底吹師曰亂走作什麼僧云也要和尚識得師曰西

天此土上堂曰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
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
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得底衣鉢莫是大庾
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
擊禪牀下坐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
真實說法度群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
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
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
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
分外寒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示雲蓋
悟汾陽十智同真話舉常多說十智同真故
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
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
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
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
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
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紹興府石佛慧明辯空禪師僧問如何是智
相境師曰二二生堅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一佛二菩薩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
事左遷瑞州榷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
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
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
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
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
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
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本覺守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峯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甕田損種曰未審
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鐮子曲如鉤問機關不
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
事師曰須要而淋頭

福州壽山本明禪師開堂日僧問李相當年
參藥嶠雲在青天水在缾府帥請師匡上器
未知祖意若爲明師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
目前云將謂壽山無透路元來方外有知音
師曰今之古之一句作麼生道得云伯牙與
子期不如閑相識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問
如何是壽山境師曰三山長在目一徑是杉
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閑持摘標木笑問
往來人問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龍吟霧
起虎嘯風生問知師父猶吹毛劍作麼生是
吹毛劍師曰清風八面云中下之機如何曉
解師曰切忌當鋒云恁麼則今日用去也師
曰快便難逢乃曰過去諸佛已過去未來諸
佛猶未來正當空劫之際佛法委在何人若
也一念回光返照十世古今不離於當念豈
有前後去來之際直饒諸聖出興如恒河沙
數未有一箇半箇當頭指出是以釋迦老子
四十九年說不盡三乘十二分教又是黃葉
上佛之說泊乎靈山會上不得已而拈花示
衆迦葉破顏微笑便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
摩訶大迦葉自此之後翻成途轍西天此土
遞相傳授如以印印心心以印印定實無一
法與人直指當人分上真機絕眹包千古以
無窮大智沖虛亘十方而無盡法界豈從他
得圓丸不離目前舉足下足無非真實道場
一卷一舒豈離繁興大用草木叢林皆現色
身三昧山河大地盡轉根本法輪若能如是
方解報佛深恩上資皇圖永固珍重又上堂
曰四面青山列畫屏誰知身世與雲平松風
水月淡相對別占壺中一片清所以白雲影
裏古佛巖前青松翠栢盡都古佛之家風傑
閣雄樓何異天宮之世界既到這裏不用彈
指樓閣門開試甚天白與南嶽爲什麼如此

寺嶽凌霄漢紅塵不到閑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廢明己見歸隱故山猿猱為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邀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鎖鎖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問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祖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屋明坐脫

乾明覺禪師法嗣

嶽州平江長慶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跰跳脊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稚童了憪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瞞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秀州夏氏子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東京慈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還見疑大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輙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府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屨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迎坐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為什麼秖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起然偈朝廷以資福為神霄宮因來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其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秖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請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板首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花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倘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瘂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乜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秖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蹤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闍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柄千玦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秖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齒挿箭厮罵卓拄杖曰平出下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久閑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釘截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假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平江府萬壽如瑣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推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眾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荅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飜無覓處笙歌一曲晝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今拂拭所乘笋輿乃書偈告眾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秖管貪歡樂不宜學無為叙平昔參問勉眾進脩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處眾無對師擲索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

遂入與端坐而逝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掀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皷僧繇不寫戴嵩牛歷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輥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塞鴈一聲霜月幽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話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鍼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飈鷂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床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為極森羅萬象以空為極二聖六凡以佛為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為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為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閣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廬山羅漢勤禪師上堂曰羅漢有一句擬議成露布直下便承當歸堂喫茶去又上堂曰月生一二三世如來跳不出月生二五下分明休擬議月生三凜凜霜風徹骨寒遂拈拄杖曰山僧拄杖子過去不可得見在不可得諸人者作麼生會向這裏辨得羅紋十字一任橫行苟或未然切忌亂走擊禪床下坐
廬州羅漢善脩禪師上堂曰一氣不言群芳競吐煙蘿蘿兮水淥山青日遲遲兮鶯吟燕語桃花依稽笑春風盤雲別後知何許驀拈拄杖子也要見又曰鼻孔眼睛一時穿却卓拄杖一下
元豐清滿禪師法嗣
湘州長興宗朴禪師上堂曰我有一訣逢人便說雨下天涼炎天普熱大衆還會麼你若會得眼中着屑你若不會今朝敗闕不見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又曰臘月正嚴寒草木盡枯乾幾多名利客見覆黑漫漫喝一喝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然出四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衆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騰避背上堂道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爐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衢州王大夫遵　共名以夜偶猷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豈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拈耳既而回煙山之陽縛茅自處著三載偶歌曰燈山裏曰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烏啼猿作道場散疑乘微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懿慈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鎚見恁麼道便與驀胸扭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惟重整頹綱且要與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案召大衆曰達磨大師向甚麼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

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為得髓
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並
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
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舊識枯木有龍吟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哉
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
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莫奔向眼上
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
如土

甘露宗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
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
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扭捏商量正
是休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
堂裏憍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
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琛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
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
不知總置一壁祇如僧問九峰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
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
相去幾何南山虎齩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
死

淨因嶽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
射田姓任氏絲紛投演渤發則穿楊破的
得則備鯨巨鰲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
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 洊七
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
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
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過刻
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
勉之語卒而逝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 洊七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洊八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法雲杲本禪師法嗣六十九人

淨慈楚明禪師 長蘆道和禪師
雪峰思慧禪師 寶林果昌禪師
雲峰志璿禪師 慧林常悟禪師
道場有規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道場慧顏禪師 雙峰宗達禪師
五峰子琪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天竺從諫講師 承天滋演禪師
吳江法晏禪師 資福寶月禪師
天衣慧通禪師 天聖齊月禪師
圓明希古禪師 狼山文慧禪師(已上二十一人見錄)
智海和禪師 水西達禪師
南陵有朋禪師 天章澄濟禪師
龜洋法海禪師 報恩有聰禪師
瑞峰慧清禪師 靈巖智常禪師
華嚴利聰禪師 廣靈德衍禪師
天衣升禪師 大別寶相禪師
感慈廣悟禪師 涵碧道安禪師
雲門用昇禪師 明招子鄉禪師
資慶印禪師 寶嚴子鑑禪師
大梅智華禪師 崇勝希舉禪師

淨慈瑞禪師　淨慧擇璉禪師
越化雲曉禪師　壽寧成通禪師
西方可宏禪師　壽聖曉初禪師
佛智慧通禪師　天寧用忠禪師
烏龍守郎禪師　報恩惟立禪師
承天普安禪師　治平子微禪師
資聖杲宣禪師　南山文則禪師
長慶思政禪師　萬壽海仙禪師
西院用隣禪師　明覺慧本禪師
澧泉慧初禪師　太平普忘禪師
黃山悟先禪師　香山淨淵禪師
蘊機和尚　曇慧和尚
鹽官諒禪師　壽聖鑑禪師
焦山從禪師　崇德淳禪師
羅漢交禪師已上四十九人無錄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禪悅知相禪師　鹿苑道齊禪師
普濟子淳禪師　禾山用安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仙居有隣禪師　越化守曇禪師
金山佛日禪師　仙巖慧初禪師
西余道孜禪師　廣教道本禪師
太平商才禪師　勝法道綱禪師
洪福道才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廣靈希祖禪師法嗣三人

烏龍齊堅禪師　仙巖懷義禪師
清溪智詵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圓通潛禪師法嗣二人
彰法尚禪師一人見錄　資山公遠禪師一人無錄
投子脩顒禪師法嗣六人
資壽灌禪師　白馬江禪師
香嚴智月禪師　富彥國丞相已上四人見錄
文殊法聰禪師　資壽明澤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佛國白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金山惟仲禪師　乾明永回禪師
智者紹先禪師　勝因崇愷禪師
福聖仲易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建隆原禪師已上七人見錄　普照法永禪師
天寧備禪師　慧濟叔慶禪師
二祖璇果禪師　羅漢遇禪師
三祖宗禪師　廣教堯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長蘆宗賾禪師法嗣九人
洪濟璵禪師　北京照禪師
玄沙智章禪師　淨慈惟一禪師
蔣山善欽禪師　本覺道如禪師
天寧子深禪師　瑞峰延禪師
僧忍和尚已上九人無錄
法雲善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

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持地擊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免得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為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囂鋪賣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邊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鏃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

到天竺天竺何處尋補陀落伽山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咲歸去未兮秋水深

福州雪峰思慧妙湛禪師錢唐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着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與我傳語雪峰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攎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秖是見兎放鷹遇麞發箭乃高聲召大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吞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纍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或棒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趂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懡㦬別峰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一人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至於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懸悟太原孚上座右邊聞鼓角又曉夫尾琶唱一唱上堂向詢諸友行草鞋趂學無爲光有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齩不破師曰秖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眼著直是無香氣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山尋鼈鼻

潭州雲峰志璿祖燈禪師南劍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麗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游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輥繡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朶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觀月庭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很群裏安禪荊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游戲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睛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馳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砑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馳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砑郎當何故殃坐大人被語脈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

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捩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佛不傳法度衆生求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誰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上堂驀拈拄杖横按膝上曰若論深若論淺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究有頭債有主珠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覩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捻協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越州承天滋須禪師姓黃氏單州人受業東京常興寺深窮經論律行精持參大通禪師言下契悟遂住承天示衆曰若論此事體之則神敬之則靈觀之則眼似眉毛聽之則泥牛哮吼言之則縮却舌頭齅之則塞却鼻孔觸之則一棒一條痕思之則針劄不入當此之際謂之智不到處心路絕處亦謂之無事人安樂處直饒千聖出興諸祖當頭亦道不著昔日淨名居士對諸菩薩前曾露這箇消息次有達磨大師於少室峰前九年為衆說法唯有二祖親聞自後法流沙界承天今日向知有底人前亦有箇說處良久曰見麼百味交羅明祖意一言之下報深恩又上堂拈起拄杖曰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此令有眼底辨取擊禪床一下

蘇州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今日開堂事若何師曰雲生碧嶂云學人不會師曰月落寒潭曰山頭浪起水底塵飛結果空花生兒石女如今即不恁麼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天漸長寒即

向火熱郎取凉良久曰月道佛法在什麽處
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喝一喝
鄧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浴佛坐僧問法
身清淨妙應無方為什麽香湯浴佛師曰今
朝四月八云既然無垢浴箇什麽師曰不曰
入水爭見長人 云忽若撞着雲門老子又作
青八 九
麽生師曰快便難逢便打上堂曰資福別無
所補五日一參𣪍鼓何曾說妙談玄秖是麁
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
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又上堂曰風柯月渚並
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現成公案不在
思量更說碧眼西來單傳直指大似平地生
波而今還有相委悉底麽良久曰石頭大小
連雲翠檜短松長帶露青下坐又曰若論此
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
千枝徧斬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
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喝一喝曰是
何言歟
越州天衣寺慧通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
如何師曰蔵牙伏爪云出窟後如何師曰群
狐屏迹云恁麽則青莎窟裏威風振秦望山
前露爪牙師曰你試哮吼看僧云放過一著
師曰吐不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
松倒影垂幽徑 云學人不會師曰綠竹寒聲

夾亂流云學人從此更無疑也師曰且緩緩
乃曰今日囊錐既露不免帶水拖泥顧視大
衆曰有麽然祖師心印直下圓成恁麽會得
少分相應若以言詮取證徒自疲勞馳騁詞
鋒欲縱真乘無有是處秖如達磨未來一句
作麽生道還有人道得麽良久曰鐵牛昨夜
三更走石女溪邊喝便回又示衆曰鳴鐘一
扣響振妙峰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
到這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若何訣圓山畔更過
三千
湖州天聖齊月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胡地冬生筍云乞師再指師曰波斯
不繫腰云三十年後專為流通師曰西來意
作麽生僧拊掌一下卿師早是亂統僧禮拜師
便打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象行
水渴云恁麽則淨慈一箭直射翠峰也師曰
卦是天門筭來五兆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
知音師曰一任摸索乃曰祖師心印迴脫根
十
前八
塵妙體非形徒然測度若乃心存知解識滯
見聞祖師徹骸如何得到今日直須一念情
量內外見已大智圓明方能洞曉便乃隨機
應用好醜齊觀觸處皆渠更無別理山河舉
唱執是知音水鳥談真何人善聽然雖如是
知者方知更若心眼未開切忌承虛接響以

拄杖卓一下
郴州宜章圓明希古禪師上堂曰天地無四
壁日月無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
地古今山河情與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
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廟前此時恭畢見箇什
麽良久曰也是迷逢達磨
通州狼山文慧禪師僧問和尚未見淨慈時
如何師曰鐵牛生角云見後如何師曰石馬
懷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雲生嶽
頂云學人不會師曰楊子水朝東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
秀州禪悅知相禪師上堂曰或生滅皇或住
山任緣無事可相契有時默坐令人咲道是
閑時又不閑且問諸人為什麽却成不閑大
衆還會麽良久曰昨朝秋令今日孟冬初
秀州鹿苑道齊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直下
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
鋒徒勞側耳門庭敲磕萬別千差到這裏維
十一
摩老漢秖可傍觀達磨九年看即有分良久
曰參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
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
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
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

丞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麽説話還有祖師意
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
何師曰魚挨鼈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
頭上戴好手絶蹤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
曰應是乹坤惜不教容易看
廣靈希祖禪師法嗣
睦州烏龍山廣堅禪師上堂良久曰明珠在
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悉鋒前一路
截斷衆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乃以道棒頭
取證喝下承當擬議之間新羅國東如斯舉
唱曲爲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鑽龜打瓦
功重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自屈作麽云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云向
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僧云恁麽則小出大
遇也師曰秖恐不恁麽云也是師曰却恁麽
去也
睦州清淡西禪智誠禪師示衆曰庭梧一葉
之梧普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鴈匝地寒聲忽
藹西風頓清野水頭頭露物物全彰有眼
底總見有耳底揔聞且道佛法在什麽處良
久曰多少分明
壽州資壽圓澄巖禪師法嗣

鼎州武陵彰法嵩禪師有僧脫鞋戴頭上出
來師曰趙州猶在僧拈下鞋呈起師曰果然
僧提鞋歸衆師曰猶較些子遂拈起拄杖曰
行坐常持兔角杖應用全施龍角狀孔峰獨
許老韶擅後代商量浅般樣有方圓有拯濟
打著鐵牛隨棒起須教不怯萬年麻畫斷雨
齊八　十三
頭休擬議亦不大亦不小拄地撐天常皎皎
拈來卓向衆人前萬象乾坤都一照卓一下
投子山證悟脩顒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僧問朝宰臨筵請師舉唱
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云秖如威音王已
前又作麽生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
女老黃梅云三十年後此語盛行師曰切忌
錯舉上堂良久曰便恁麽散去已是葛藤更
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床下坐
西京白馬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
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借云爲什麽不借
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乃曰若言說佛說祖
未斷生死根源直饒不立纖塵也是心常附
物敢問諸人作麽生恰好去拈起拄杖曰看
看拄杖吞却虛空虎空何曾知覺
鄧州香嚴智月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好諸
禪德霧卷長空雲收大野女郎臺下何殊鷄
足峰前四湖岸頭不異曹溪路上漁歌短艇

鶯轉喬林野草含烟汀花泣露大衆還相委
悉麽良久曰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又上
堂曰吾家寶藏不慳惜覿面相呈人罕識輝
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赫荊山美玉
奚爲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
波斯鼻孔長三尺喝一喝
齊八　十五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
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顒禪師主投子法席
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顒爲衆登座見其顧視
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
命侍者請爲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
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
圓照本曰一見顒公悟入深貫緣傳得老師
心東南謾説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
署顒師號顒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
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賛曰萬木千花欲向
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
南山一色青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佛鑑惟仲禪師汀州人早圓戒品
游廬山淮浙徧扣宗師至龜山時白禪師住
爲師入室聞舉庭前柏樹因緣言下契悟出
世磁州惠果未幾白奉詔住東京法雲與師
俱行遂充首坐元符三年春　哲宗皇帝上

仙五七入四相國曾公布聞師道風奏以師
名瀏漕程公之元潤州守大監傅公變請住
金山師於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一日入寺
皇后遣中使降香為
皇帝祝延聖壽上首白椎竟師顧左右曰還
會麼師子奮迅象王回旋於斯明得不妨省
力其或不然有疑請問僧問選佛場開當此
日師將何法荅皇恩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
僧云若然者秖如大監臨筵如何補報師曰
漁樵千里樂昇平僧云飄來新雨露洗出舊
樓臺師曰說道理云秖如迓洪舟衝雪浪一
句又作麼生師曰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乃曰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絕形遇緣即
現古今如是凡聖同途蓋衆生迷妄不知迷
成流轉故能仁頓忘情見了達根源不從外
求亦非內得所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道貫
一乘宗分五派臨濟則賓主互換韶陽乃頓
鑒全超溈仰則父子相投曹洞乃君臣變會
清涼法眼直指唯心建立門風各張鋪席包
含萬象該括大千寘寘不混於色聲蕩蕩豈
妨於語嘿把定則十方坐斷雨點龍蟠放行
則千聖出興風行草偃助堯仁政化祝嵩算
延鴻降伏衆魔普利群有然雖恁麼猶涉程
途且道正令當行如何理論良久曰一氣不

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皇后欽旨遣
中使降香為皇子韓國公頤晬之辰請陞坐
僧問天香遠降慶皇子之令辰中使臨筵願
聞法要師曰好風來不盡紅日照無涯僧云
一句迥超今古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於
斯如曉了不在別追求僧云箇中奇特事鏗
藝御清香師曰木人吹玉笛聲入紫微宮乃
曰妙高臺畔龍象駢闐化城關前聖賢會合
正是我皇植福之地乃為禪流選佛之場洞
啓法門廣開要路悟之者頭頭道物物明
心高蹈大方周旋至理迷之者重重昧性句
句乖宗空自精勤終無了達倘能於斯一鼓
直斷兩邊不離當人便同正覺真可謂金輪
統御玉燭逕明萬國賓從八方寧靜龍蛇出
穴冊鳳來儀野老謳歌行人讓路堯風與祖
風並扇舜日共佛日齊明奔波游子徑歸家
是處高人遊佛國然雖如是且道龍生龍子
底句又作麼生良久曰非但天神來密祐更
資遐算助吾皇師初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高聲問著僧云如何是道師曰床下薦取
僧云如何是禪師曰舌柱梵天僧云學人今
日小出大遇去也師曰你遇得箇什麼僧云
不可重說偈言師曰勘破了也乃曰如是之
法亘古亘今一切現前不勞心力上至諸佛

下及傍生妙湛真如何嘗有異秖為群情弃
本逐末展轉輪回未能捨妄歸真安得頓超
彼岸所以菩提達磨遠届此方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少林九年冷坐不措一言唯有坐主
神光依然憤地便乃求安心之旨了不可得
即於言下承當從此紹隆祖位末後門庭大
啓枝派遙分石人舞出玄關玉女吹成妙曲
如斯舉唱已徇機緣後學初心直須薦取久
參高德曲為證明且道截斷兩頭底句又作
麼生良久乃拍禪床一下下坐又上堂曰今
朝二月十五憲果陞堂擊鼓召集四海禪人
大家商量佛祖寒山聞說呵呵拾得起來作
舞直饒碧眼胡僧也須點頭相許還相委悉
麼歸堂喫茶去又上堂顧視大衆曰春光漸
半春色方融桃花陌上噴馨香楊柳岸邊垂
裊娜大醫嶺下水聲終夜響潺湲惠果門前
雲影暮天鋪爛熳鷲嘯嶺上蝶舞花前法法
見成不勞心力又示衆曰汝等大衆盡是雲
外高士徧歷諸方扣問宗師求其解悟還知
人人自有一段光明十二時中在汝諸人面
門出入未嘗有絲毫欠少未嘗有絲毫間隔
未究得者切須究取比來行脚圖箇甚麼若
於此見得歷歷分明猶是生死岸頭事在須
知有衲僧超佛越祖向上一著敢問諸人作

衆生是向上一著良久曰月明深夜後猶叫屈宗前擊拂案下座

興元府中梁山乾明永因禪師本府人初住法濟僧問改律為禪非無所以學人上來乞師便道師曰分明一句作者猶迷僧云漢水秖應流到海月輪直上寂高峰師曰且得領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雨今日晴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東西南北上下四維乃曰信哉此事孰不承恩大似日輪處虛空界但能返照郎自圓明不假多聞本來具足堂堂應用歷歷現前廓落情塵遍周沙界虛空上下不在思量大地山河有何間隔乃拈起拂子曰前佛已滅後佛未生正當而今諸人何不省悟去便乃不除煩惱郎證菩提不離死生便成正覺假饒碧眼胡僧也添減絲毫不得雖然如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添減不得底事良久曰斬新樓閣佛家天律即禪居豈偶然底事不曾添減得任從天下與人傳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游戲于湖大子雖撐爭似南山鼈鼻逃高聲曰大衆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晒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楚州勝因崇愷禪師僧問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曰一筆勾下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萬里無雲千峰壁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錯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崇寧北闕月印南滇師云恁麼則佛因嫡子也師曰拖芥五兆乃曰祖師正令今古全提雨益乾坤把定世界直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光朝曦耀彩四方炳煥八面恢張不隱微毫無遺纖芥山青水碧鷗白烏玄霧起邪源龍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前木童撞出幽關石女劈開金鎖衝斷三玄戈甲撥散五位鎗旗石鞏弓秘魔叉直須放下德山棒臨濟喝不用施呈何須擊鼓撥泥不用輥毬撥石箇中道理俱盡巴鼻全無點檢將來直是未在既若如然你且道超宗越格底事作麼生良久曰大地栽不起乾坤藏亦難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懷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二月洛陽人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荊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子行履處良久曰兆頭烟消寰依約見家山上堂驀視人衆拍禪床一下聊表不空便下座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口門帽相頭依模點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十栄　濟八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濟九

大鑑下第十四世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六十二人

泐潭應乾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濟九 褒親有瑞禪師
圓通可僊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栢子德嵩禪師 禾山志傳禪師
開元志添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褒親宗論禪師 龍泉夔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已上十七人見錄） 福嚴惟鳳禪師
承天德綏禪師 崇福德微禪師
東林思度禪師 廣教德方禪師
雙林道基禪師 無相繼才禪師
鹿苑景深禪師 壽寧成則禪師
資福懷寶禪師 興化以澗禪師
萬壽智圓禪師 景福惟潔禪師
隆慶志深禪師 祥符智先禪師
普門子濶禪師 勝光清宥禪師
仁王智識禪師 安國慶常禪師
慈姥山嚴諒禪師 長松山錦禪師
東禪道極禪師 上藍希舉禪師
靈泉仁美禪師 分寧洞微禪師
勝業有通禪師 報恩明昌禪師
妙果法喜禪師 新林圓明禪師
護國康禪師 慈如子詠禪師
興化愈先禪師 乾明載昌禪師
慕山覺能禪師 衡山善孜禪師
法雨元諡禪師 洞山永祁禪師
盧岩崇禪師 十方慶禪師
大寧道才禪師 太平晉禪師
清城清傳禪師 雙峯省琮禪師
清化從璉禪師
羅漢省賢禪師（已上四十五人無錄）

佑聖宥禪師法嗣三人

智度一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
瑞巖智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雪竇貫榮禪師法嗣一人

雪峯大智禪師（一人見錄）

智者嗣如禪師法嗣四人 濟九

永天澄月禪師 華藏庭外禪師 二
淨土可嵩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寶林文慧禪師（一人無錄）

白雲端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五祖法演禪師 雲蓋智本禪師
琅邪永起禪師 保福殊禪師
崇勝珙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已上六人見錄）
天柱慶疑禪師 太平慶清禪師
浮山鴻璉禪師 谷山廣淵禪師
香山慧常禪師 甘露歸喜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寶峰應乾禪師姓彭氏袁州萍鄉人遍歷諸方晚至照覺禪師泐潭法席久之未蒙印可示以烏窠吹布毛因緣殊不曉解一日豁然悟旨乃成頌曰滌到忘機是烏窠西湖湖上挂烟蘿布毛取出無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照覺可之自此推為上首照覺受命東林遂以師繼法席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師曰踏着石頭硬似鐵僧云還許學人進步也無師曰點滴依前落二三問得旨忘言歸家穩坐未審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閑看白雲生碧落靜聽流水過青山僧云王見火時光轉潤蓮花在水葉長乾師曰更須高着眼問孤負赫赤一物俱無還識源麼師曰不識僧云每日上來下去為甚不識師曰源無面目僧云兜和尚同叅去也師曰同叅事怎生僧云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直須與麼因浴佛僧問佛身無為不墮諸數那箇是真佛師曰棧好一問僧云銅鐵之象且致今日浴那箇佛師曰黃蝶不爛問金毛踞地百獸潛蹤學人上 濟九 三

来乞師指示師曰𦟌裂僧云學人未曉師曰猶自不知休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大衆笑你問春風拂拂春鳥關關香嚴竹方翠靈雲花未發正當恁麽時如何師曰千峯競秀萬壑爭流僧云時節既彰祖意教意如何顯異師曰基法師鼻孔僧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居士吸盡西江水師曰須是具眼師乃曰天上月圓地下月半吞兮吐兮知君錯筭昨夜清風薦太虛珠瓔迸灑蒼崖面霰雪交飛竟若為少林徒此露風規喝一喝又曰金風振野古佛嘉猷玉露垂珠道人活計溪邊漁父濫唱無生嶺上石人聠敲布鼓殊不知月裏麒麟看北斗莚王城畔水東流住住是甚麽二三四七八九拈得鼻孔失却口師於紹聖三年庚子示疾沐浴淨髮說偈曰鋒鋩點滴休相許目病空花徒指注六十三年浮世人踏翻海嶽重歸去言畢而逝

廬山開先廣鑑行瑛禪師桂州永福縣人姓毛氏本州菩提寺受業初謁慶閑禪師稍悟玄旨次叅照覺頓息所疑出世開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心僧云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纏紅塵何處來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入定僧云孤負古人師曰罕遇知音問法輪工已畢推轉意如何師曰活鱍鱍地僧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師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僧畫一圓相師曰爭柰諸聖眼何問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意旨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鐵筋擊烏龜僧云不覩雲中鴈爭知沙塞寒師曰千眼大悲觀不得無言童子暗嗟嚱 青九 僧云為什麽如此師曰 二 秖為如此乃曰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飢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外馳求水中捉月乃以拂子拂一拂曰適来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麽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是須彌頂上眠擊禪牀下坐又曰和風習習春日遲遲山花灼灼澗草離離紫燕雙飛大野黃鸝對語高枝衲僧到此如凝滯無限春光付與誰喝一喝又曰彎石發弓架與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獮猴且道射箇什麽良久曰放過一着又曰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獨露一心撥開萬象一大藏教發張拭不淨故紙從上古佛一隊多知解阿師自茲截斷衆流更不百城遊歷還有與麽衲僧麽良久曰點即不到又曰有人說得一丈一寸也行不得有一人行得一丈一寸也說不得有一人行得說得有一人行不得說不得此四人中華藏欲覓一人為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又曰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碌子華藏恁麽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哪哪又上堂喝一喝曰三月青春強半 清九 溪山雨散雲飛庭花自開自落 五 梁燕雙去雙歸復云木中有火不鑽不出砂中有金不淘不得心中有道不學不悟遊方行脚喚作道人還曾悟道麽良久曰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来師材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有照覺之道風在開先幾二十年初苦疾辭歷求去而不可臥病坊若三年一旦起將梵剎而鼎新之迄九年而成窮極壯麗見者駭歎素善黃太史魯直戲謂師為如来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云

廬山萬杉紹慈禪師姓趙氏桂州人十八受具十九遊方久叅總禪師一日侍立次問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總舉起拂子師曰舉竟作麽生總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總又打師忽然有省遂奪拂子禮拜總云汝見何道理師曰拂子屬某甲了總云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名聲藉藉推為東林

上首逐出世蒿杉僧問觧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挖旨如何師曰特地光輝僧云兎角點開千聖眼龜毛拂盡九垓塵師曰寒山拊掌僧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師曰闍梨還接得也未僧云莛杖老師親得古人問天上盡蒙恩師曰蹉却話頭問千聖共

傳無底鉢曹溪路上許誰同如何是無底鉢師曰丫人越不出僧云萬里遊滄海𣣔逢倒嶽波師曰不是弄潮人問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正當恁麼時印即是不印即是師曰看取爐中鐵彈子僧云忽然打破又作麽生師曰須知痛痒僧云今日得遇和尚師曰語

脉裏轉却乃曰陽烏啼春觀音戶啓清泉照月毘盧界彰鶴鳴峰頭聲聲不別散珠亭上顆顆圓成乍隱乍彰不撥自轉還有收得者麽試呈似看良久曰可笑猿猴探白月不知真箇有幾絲下坐又曰赤水之珠清江之月猿猴競探徒爾迷蹤罔象無心超然自得所

済九 六

謂視之有餘光攬之不盈手出淡鎰窮徃來無際然雖如是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乃喝一喝拍一拍云赤水之珠清江之月冠解冰消衆中還有英靈變豹者麽出來救取一半良久曰可憐此意無人會却使陶潛瞎皺眉又示衆曰玉溪不會禪紙識諸方病驀下辟[illegible]

散轉殺也不定左丞蔡卞讚師真云靈光頭頭顯現獼猴亦背一面若人欲識師真打破鏡来相見

東京慧林佛海有瑞禪師姓陳氏興化軍仙遊縣人幼異塵俗默坐終日父母奇之捨令出家依東京景德寺道全上人為師落髮受

具造黃龍南禪師法席南公曰汝為人事来為佛法来師曰為佛法來南公曰若為佛法来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南公器之然師終未徹後依泐潭揔禪師始悟玄奥給侍久之衆推上首出世安州太平旌德被詔住東京褱親哲宗皇帝

五七入内賜大覺師名百日入内又賜佛海禪師號開堂問答罷師曰問得亦好不問亦強一問若不遂翻成戲論法問若有吞亦隨擲為什麽宗乘道着千聖退步寶杖敲時三乘失轍盖為此事似秦鏡當臺千里邪心自怖如鏌鎁在袖百億魔軍碎膽直得大聖

斎九 七

不説説迦葉絕聞聞大底紙要諸人回光返本歛念收心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寂妙用恒沙物我混同有人便於此承當得猶爲抱橋柱澡洗及乎捨之似萬里望鄉關執之隨在塵境界喚作迷時人迷法悟後法隨人盖緣私法要千古同規一句同操

唯人自鑑到這裏若會得便見終始一如古今齊致至於趙州庭栢清風長在若不會得便見雲門凭子天地懸殊於是不得已便乃琉璃殿上日午打更無影林間秋行春令何也妙體雖然無異妙用盖有多門是故釋主能仁應迹迦維引悲沙界神通妙力不可思

議盖為群生日用三昧而不覺葉識茫然而莫返遂致前境紛紜本原鎖雜錄是金僊久默斯要於不二境作大佛事入寂此土經給三界道洽大千化均百億言滿法界揔羅群生敷玄籍以貺異因垂天真以育情性無何機有大小乘分頓漸故使資稟者可以推微

逞著尋端見緒然後為散亂者誡之以定慧耽諸欲者示之以無常樂小法者導之以大方計諸見者諭之以無動泥名相者開不二門此豈不以因言入道藉教明真一心皎然萬德咸著良為於此末後却曰如標月指空拳諭寶噎如此興慈大似有過無功未如我

金色頭陀隨身活計瑠璃鉢盂傳来無底任是千眼大士莫窺其狀遶磨所有生涯大庾嶺頭擲下設有萬夫之勇提之不動後來風幡事起揚簸翻佛手雖藏驢脚自露所以兒孫專不暇已由順人情放一線道便有給繼門風聯輝祖燄佩無我印開不二門致併

向上金鷄啣米一粒遍濟十方頁如花內良駒獨出踏殺群魔所以人人盡道嘐唱令嚴承當者少支那玄響應之者稀大衆若據如斯見識一何少哉秖如知滋味識蹤跡聆至音決勝負寧無一箇半箇且道能如此若是什麼人良久曰禪關已得裴公達祖意寧無謝守評下坐又曰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見是一切法故權爲衆開有佛化內以忘言寂嘿爲佛事使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坐而示佛事使學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句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裁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

廬山圓通可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覓牛僧云爭奈學人不會師曰恭取不會底上堂良久曰恁麼散去早是不着便那堪長老鼓兩片皮搖三寸舌說東道西指南言北轉沒交涉何故如此說則乾坤大地談括微塵收則纖芥無垂絲毫不露苟或獨超象外吞莽太虛便乃終日說事不爲事所礙古今三世緩爾日前曲直條然是非有辯能和光同塵隨邪逐惡恁麼說話也大無端忽有箇傑出叢林恒赫撐著爲衆竭力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將長老推向堦下也許他有些氣息有麼既無老僧倒行此令拄杖打禪牀一下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僧云菩提本無樹向什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着力僧云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鍮石問一念萬年十方坐斷學人特伸請益師曰先付梅山後與臨濟僧云悔伸一問師便打問祖意西來請師舉唱師曰達磨當年無如是事僧云和尚莫教話墮師曰却被上人勘破僧云爭奈文彩已彰師曰向你道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僧云恁麼則寒潭浪靜蒼龍宿玉葉婆娑彩鳳棲師曰先記摩騰後忍盧老問摩竭正令此日全提如何是摩竭正令師曰喝散白雲擊破虛空僧云恁麼則衝開法王陣打破祖師關師曰更須着力僧云若然者諕老馬駒初出廐存師聖箭欠離弦師曰也不消得僧云灼然水灑不著師曰誰肯便回頭師乃曰法王行處草木生輝大海騰波須彌岌崒玄機未發秖恐眠雲不深大用纔彰便出白蓮社裏所謂隨方作主寧類守株把住放行自由自在縱有逆天淤布不來耳畔生宜任他雙劍峯高免向眼前爲礙特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大衆且道那箇是光明底事良久曰禾山打鼓聲猶在自此廬陵米價低以拂子擊禪牀又曰菩提無相相獲大千法陀無言言滿天下所以觀音從聞得道彌勒因見悟心祖師門下有何境界便得動止無礙良久曰兩師不見客侍者出山門

黃州柏子山德嵩禪師僧問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高着眼僧云法不孤起師曰露柱上薦取僧云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曰知心有幾人乃曰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迹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什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朵再逢春

廬陵禾山甘露志傳禪師上堂曰牛頭沒馬頭回劒輪飛處絕纖埃南北東西無異路休言南嶽與天台所以未離盧阜秖見五峯勢險三峽聲雄自牧庵中隨緣度日便道涅槃城裏坐致太平髑髏坑中未可安身立命又

到禾山也見凌霄峰上雲自巻舒羅漢洞前
溪聲浩渺三門佛殿無異諸方廚庫僧堂仍
皆竄撇便好拗折拄杖高掛鉢囊與諸禪德
跨露地白牛遊臺中天地物外山川唱村田
樂且恁麼過時假使諸佛出興於世地搖六
震天雨四花終不能管得也不疑著渠且道
山僧有何長處便恁麼道良久曰白雲乍可
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泉州開元真覺志添禪師姓陳氏本州人因
遊東林謁摠禪師一日室中示吹布毛因緣
師於言下開悟乃呈頌曰老師曾把布毛吹
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處嶺頭還
指白雲飛元祐初游京師徐國大王聞師道
風一日遣使召師入宮小參示衆曰毗盧遮
那實性與汝等諸人本性無別從曠劫來輪
轉法界於受生中無本無末無去無來無性
無相無古無今纖塵不立毫髮難存無正法
之可分何像末之為間故知法界衆生無成
無壞自性本源是佛然雖如是檦衲僧門下
天地懸殊既有生而滅復有去而有來正像
末法既無差性相脫然而可覩於其中間無
有成佛無不成佛於般若截無所間然直饒
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神通過於
鶖子辯智勝於滿慈到這裏也須結舌亡鋒

良久曰國令已傳清宇宙人人各賀太平平
王又問如何是佛法底事師曰見性即是王
曰如何得見性去師曰不離十二時中行住
坐臥皆是古佛道場王遂領悟契宗風即
命四禪入宮陞坐復求印可飯千僧閱大藏
以為慶讚及奏宣仁皇太后賜師真覺禪師
號固辭不受賜磨衲袈裟御筆題金環條鉤
云賜真覺道者當來同成佛果諸宮皆賜紫
衣四十餘道回奏徧賜諸方禪律指宗上山
復於福寧殿陞座賜真覺大師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
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
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
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
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
曰為復是逞強即弱為復是妙用神通師曰
堂中聖僧卻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劒
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撫
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上堂春已暮
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
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剎土奚掃
依老大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
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畏目超宗亦難承紹豎
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

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
衆生於鐵圍山裏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
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
宗風亦乃平沉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
拍禪牀下座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
置和尚如何為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為
人處也師曰麤茶淡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
味始得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
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為君說良久曰
寒時寒熱時熱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斫雞打鼓大
宋上堂庭前栢子問話燈籠露柱着忙香甚
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
識得你病休訴即當出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
祇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
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談玄
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
眉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
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
祖擔定釋迦鼻孔揭卻觀音耳朵任他雪嶺

氈毯休管木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兎茶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于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為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己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今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荊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拂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婺州智者山嗣如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澄月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琰陽憩黃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柴米貴臨示疾有頌曰去也何之往兮何所去住何從趣然絕侶臨岐一句向誰舉鉏湛白孤絕吐言畢趺坐而逝

婺州華藏虛外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進欲借看師曰剔起眉毛僧云見後如何師曰多少分明師將順世有頌曰少年石女挃金環獨角犀牛入華山波旬拊掌呵呵笑碧眼胡兒渡鐵開言畢趺坐而逝

婺州淨土可嵩禪師將順世有頌曰靈木無根址斗有柄大海波瀾是余壽命八尺丈六誰凡誰聖若問去處春行秋令珍重諸賢形端表正言畢趺坐而逝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泊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

在逆条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
下乏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
師後曰吾因兹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
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
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
問訊曰也不較多髮突 曰須是道者始得乃
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
山僧問觜鈴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
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
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
頭在甚麼處曰為甚麼對而不相識師曰且
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貪智
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為人親切處師
曰椀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
痛痒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
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秪
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
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
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
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事師曰斷
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
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
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

無着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
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
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卻
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
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
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
何是清九祖師關把火入牛欄十六上堂恁麼恁麼鍛
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
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
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
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
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洲人見大聖參上
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
三八十四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
門前下馬臺剪卻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
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秪如威音王已
前未審甚麼人為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
和尚為甚倩人來答師曰秪為你教別人問
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
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
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孃曰
學人秪問一字為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
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
秪有這箇為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

遇客來將何秪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
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
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
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
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
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大慈不如清九小慈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慈不十七
如大慈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
戴累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
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
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
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
時節若為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
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
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
舌若不向你道即瘂却我口且道還有為人
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為你吞却秪被當門齒
礙擬為你吐却又為咽喉小且道還有為人
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抝下惡上堂結夏無
可供養作一家無管領諸人咸墍手曰囉邏
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
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闢向兩邊有人動着關

挨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絶人
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
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
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
千峰列翠岸柳搖金樵父謳歌漁人皷舞笙
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
為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
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
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
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
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
十倍上堂太平混濇藻事事盡經徧如是三
十年也有人讃歎箇道讃歎是甚麼好箇逼
猪漢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皷動脣吻竪
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
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句雨電影
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
須是〇欲得成此〇先須防於〇若是真〇
湳九　十八
人〇〇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
臟無佛處急走過厮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
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
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
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
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

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
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月千門照
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
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
曾者不少且道向甚麼處見德山有不顧性
命者試出来道看若無山僧為大衆與德山
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
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
喫你直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
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
尊宿自為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
得後到白雲門下齩破一箇鐵酸餡直得百
味具足且道蹫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
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
湳九　十九
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
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
見醜陋不堪轉動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
子細看時元来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
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
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
理可伸還有人為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

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説佛説法拈槌竪拂
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
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摠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
出来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
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
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
祖師道吾本来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
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来信口道後
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
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
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為增語或有人出
来道盤山老漢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
爭得黄鸎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漢自云
諸惺惺着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
善知識皆同這個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
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
佛若也未識得這個舌頭秪成小脫空自誤
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
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
茶去示衆云每日起来拄却臨濟棒吹雲門
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鍬驅潙山牛耕白雲田
七八年来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
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麄羹淡飯且恁麼過

何也但頌今年簇麦槩羅睺羅兒與一文示
衆衆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
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
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
甚麼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
雲今日說向途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
濟九 二十
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
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
秪為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示
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涂泥土無為無事人聲
色如聾盲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
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
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叅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
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
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
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
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
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
不會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
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
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
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

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
箇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
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
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
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
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
濟九 廿一
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
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
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
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
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
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日各人下一轉語佛鑑
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
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
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
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
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
曰說即說了也秪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
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
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
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
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
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

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
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
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
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
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笋
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
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
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
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
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
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
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
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
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
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
濟九 廿二
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
一箇為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即
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
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鍾鳴
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魋魋騃騃
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

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
光不欲手把蒺棃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
卓一下僧問如何是敵人師子師曰五老峰
前日這箇當命敵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
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
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
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內人
爲甚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
坐曰如何是庵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
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
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
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
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
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
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
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
濟九　廿三
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
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瓶打瓦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祗
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
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
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
曰作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
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
曰出門看堠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
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
受屈坐壓毘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
頭撲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
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
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來控箭弓三平繞到
擘開胷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
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
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
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
明舉似諸方此頌豈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
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
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尒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
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荅曰藏身不
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遶天玉兎
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
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
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
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
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
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頻呻六種震動遂
召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
流處也風流泉曰通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
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
濟九　廿四
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
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
他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
日今朝事不同祇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
白蓮峯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
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
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
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
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
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
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爇
楊岐頂𩕳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
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
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
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
重後圃驢𩿧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
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

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𣑈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濟九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大鑑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十二人

上方日益禪師
月掌知淵禪師
壽聖楚文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洞山文爽禪師
華藏賁禪師
錢索忠山主
景福日餘禪師
靈巖宗映禪師
保嚴道倫禪師
靈鳳允咸禪師
崇因宗襲禪師
西堂顯首座（已上七人無錄）

上藍居普禪師法嗣一人

雙溪如珪禪師（無錄）

興化紹清禪師法嗣一人

高臺德基禪師（無錄）

白水中白禪師法嗣二人

天寧演禪師
大乘黨禪師（二人無錄）

雲居元祐禪師法嗣二十七人

智海智清禪師
羅漢系南禪師
寶相元禪師
白藻清儼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長興得賢禪師
祥符有通禪師
海會守從禪師
南峰永程禪師
永峯慧日庵主
慈雲彥隆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已上十人見錄）
延福備歙禪師
子湖道元禪師

濟十

石聲戒明禪師
慧力宗教禪師
馬溪山禾禪師
天竺教禪師
靈峯叔推禪師
鵝湖子呂禪師
太平嘉蕆禪師
北臺行新禪師
羅漢慕評禪師
歸宗子華禪師
長興德賓禪師
承熙敏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八人

黃檗覺智禪師（已上十七人無錄）
永安元正禪師（一人見錄）
慧林政禪師
高峯圓術禪師
報本宗澄禪師
鳳凰德亨禪師
鳳凰德亮禪師
景德院詮禪師
高峰文縱禪師（七人無錄）

甘露顯禪師法嗣一人

光孝元禪師（見錄）

育王振禪師法嗣一人

嶽林真禪師（見錄）

招提湛禪師法嗣二人

華亭觀音和尚（見錄）
南塔守聦禪師（無錄）

濟十

玄沙文禪師法嗣一人

廣慧遂杲禪師（見錄）

保寧璣禪師法嗣七人

育王淨曇禪師
開福世暹禪師
南禪立宗禪師
真如戒香禪師（二人見錄）
蔣山文瑞禪師
圓明載清禪師

許顗彥忠居士（已上五人無錄）
華光恭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念禪師（見錄）
大溈懷秀禪師法嗣七人
大溈祖瑃禪師　方廣有達禪師
南臺允恭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西村常賢禪師　上生有常禪師
雲門懷素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福嚴慈感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法達禪師（見錄）　南禪光涑禪師
雲蓋子思禪師　定山僑舉禪師
望川契宣禪師　醋頭濟岸禪師
禪林善從禪師　定山文普禪師（七人無錄）
開元琦禪師法嗣六人
薦福道英禪師　甦磔允光禪師
尊勝有朋禪師（三人見錄）　承天禧寶禪師
三角如璇禪師　雙磔先禪師（三人無錄）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三人
月頂道輪禪師　烏崖楚清禪師（二人見錄）
昭化希紹禪師（一人無錄）
吳隆昭慶禪師法嗣五人
玉泉善超禪師　泗州用元禪師（二人見錄）
薦福德岑禪師　秦少游學士
澧泉慶安禪師（三人無錄）

佛印宣明禪師法嗣六人
龍興師定禪師（一人見錄）　廣化素禪師
月珠璧禪師　富樂德彰禪師
承天達原禪師　十地文用禪師（五人無錄）
積翠永菴主法嗣一人
清平楚金禪師（見錄）
三祖山法宗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惟爽禪師（一人見錄）　洞山淵禪師
西賢利貫禪師　梅山海良禪師（三人無錄）
四祖法演禪師法嗣二人
海會宗和尚　南禪暢禪師（二人無錄）
大中立誌禪師法嗣一人
虎丘文湛禪師（無錄）
靈鷲覺禪師法嗣一人
靈鷲有琦禪師（無錄）
慧林遜禪師法嗣一人
天寧儲禪師（無錄）
石霜琳禪師法嗣三人
鼎州德山宗什菴主（見錄）
婺州卧龍思順禪師
鼎州慶和懷楝禪師（二人無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

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銕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鵰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者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挂甕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卻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攢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踈眼暗閙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為甚麼卻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聻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根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為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咲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簒打簇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焰向曲彔木上唱二作三於榔栗杖頭指南為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

墻有覓佛覓祖底漢逆前指泊便喚作祖意西來〻衆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昧不知此一大事本自靈明蓋未來際未曾間斷不假脩證豈在思惟雖然子有所不知非淵藏之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滓一喝一提似斷崖不可飛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秖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拈得斷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然見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為重說偈言卓一下下座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遞橫按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舉令彌勒分疎觀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嚴木抑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横不得横要屈不得屈驀召大衆曰莫謂楖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涤跙聲敲一下上堂一叉一劄著骨連皮一搦一捏粘手綴腳電光石火頭垂尾舌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潑示至涯岸直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尚有廠職山僧恁麼道旦道口好作甚麼良久曰嘻留取帶飯

雲居山元祐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佛印智清禪師姓葉氏泉州同安人少為儒生性明敏博學典雅年未冠忽慕空宗遂依鹿苑寺惠儒上人出家徧叅知識至祐禪師法席始明心地初出世五祖道望頗著遂奉詔住智海初開堂 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拈拂子召大衆曰還見麼手中拂子層層為諸人故可種寶光復擊禪床曰還聞磁生下紀毫句句為諸人演一乘了義諸人若向這裏悟得則曠大劫來积人貲藏當體空成灰飛現前身世根竟塵勞徹底冰融雪泮便見靈山正法眼藏昭昭滿目全彰少室涅槃妙心晃晃通身獨露辟如演若悟鑑中面目元來只是己頭亦如力士推額上圓珠到了不從他得如斯則無量神通三昧塵塵本爾圓成恒沙諸佛法門念念一時共見諸仁者有能恁麼搆去便謂立證無生不待僧祇而成正覺如今要見無生麼良久曰二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元符三年 哲宗上僊百日宣師入內賜佛印禪師號明年二月 皇太后上僊五七被旨演法於慈德殿登座問答罷乃曰適來淨因禪師云（是日且宣六禪長老陞座中四乃佛日相岳神師士賁門）最

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初句臣僧今當末後說法却奉為大行太后演最初句還知麽靈源湛寂物我皆如佛性情真聖凡同躰彌綸千古廓徹　虚本絶去来何嘗生滅今日人天交接幽顯普臨皇風習習以和春帝日遲遲而育物萬乘正登於舜殿六禪齊仰於堯天奉為大行太后建此法筵指古佛心開正法眼於斯見得朱樓玉殿重重現清淨法身金闕瑤池處處露本来面目唯佛與佛同證同知伏惟珍重

舒州白雲海會守從禪師僧問藥山一句人皆委白雲今日事如何師曰遍寒虛空僧云誰知今日稟明月鎖舒城師曰斫頷望扶桑問曹溪一滴普洽大千白雲出山如何利物師曰雲横洞口歸鳥迷巢僧云指南一路又如何師曰鐵蛇當大道通身黑如煙示衆曰指呼四聖號令六凡統三界作大伽藍以十虚為解脫門户山河大地是古佛之心源爐炭鉗鎚乃衆生之覺地於一微塵上現恒沙諸佛之全身於一佛心中現無邊衆生之世界若能如是即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然雖如是不落化門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九年喫菜粥此事少人知

鹽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絶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衆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燄少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獅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本郡丘氏子丱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鄽市令鄉氏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荅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贐路者畢集師咲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宗宗明校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挨筆而逝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駝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麽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麽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来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為什麽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躰是争柰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麽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叅直要眞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趁泥泥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為甚麽揚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荅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麽過大衆利害在甚麽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床下座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

緜州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郫州平陰縣

人姓鄭氏受業本州太平興國寺楞藏智爲師參諸方晚到薊州萬壽寺時元禪師居焉因令師看庭前柏樹因緣發明心地有偈曰趙州柏樹子去處少人知拋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元印可舉令住此寺僧問承師拜集人天會頌示西來掣電機師曰煙雲霧鎖僧云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空生懊惱僧云臨濟宗風一時獨秀師曰不可有兩箇也僧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師曰都來七八歲游徧百餘城問桃花楊柳共談真如何是共談真師曰嶺上梅華白溪邊柳眼青僧云未審是什麽人境界師曰非汝境界問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如何是一法師拈拄杖一擊僧云一衲搭披高坐上爐煙起處太分明師曰不是這‥法僧云賣金須遇買金人師曰這箇是鍮石乃曰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什麽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又上堂僧問安撫雄庵得得臨請師爲鼓勿絃琴師曰囉囉哩僧云這般格調須遇知音師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僧云江月照時琴影現松風吹處語聲清師曰一夜寒溪雪到明梅華徧泄春消息僧云木人閒作舞石女驟高歌師曰且道是何曲調僧云伯牙若在取見永安師曰得遇知音僧云秖如盡乾坤大地是一面琴和尚如何下手師曰拍拍是令僧云而今白旆光臨還許露箇消息也無師曰許僧云莫言秖有庭前柏又得甘棠壯祖宗

師曰千里同風廼曰若於棒下論其得失德山是明教底罪人更去喝裏分其賓主臨濟是法門中魔主求安恁麽說話若無明眼人證據盡大地墮坑落塹大衆且道那箇是明眼人行如昇斗坐如蹲龍詩正有周南召南論道廼莊子老子恁麽說話也未是明眼人還識明眼人麽永安與諸人指出良久曰巨鰲莫負三山去留取蓬萊頂上眠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祗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塞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嶽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嶽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正當恁麽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踴躍端居則寶座巍峩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至今後代兒孫遞相倣傚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刦刦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唇搖舌宛如鍾磬笙竽點胸點肋何曾稻麻竹葦更遞將山河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麽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遜杲禪師上堂佛為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睇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没縫罅五十六年成話覇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㘞一任諸方鑽龜打瓦妝是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

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
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
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啟茲辰
濟十 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按頭曰 十二
既是彌勒世尊為甚麼却在猪肉按頭師曰
不是乖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
何師曰昔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
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迴出昔日
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
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還云
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白
我心忘忘無蹤跡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
地而同根共萬物為一躰若也未明山僧為
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
向上用工夫麼封何曾異今日元正二穿蔡
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
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
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大溈懷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祖瑃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溈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

曰未審其中飲啄何物師曰飢餐相化王粉
飯渴點神遊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
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
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蝍蟟
吞大蟲上堂雨下皆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
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
可是平實話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 十三
濟十一 秖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
道寬廓哉
南嶽後洞方廣有達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便
請相見師曰袖裏金鎚腦後看僧云破二作
三又作麼生師曰借取眉毛僧便喝師曰放
過即不可僧云瞎師便打上堂拈拄杖曰諸
禪德展無礙手和雲折取帶雪將來對衆拈
出瞎之不是䟽之有餘遂畫一畫曰早晚散
為霖草木滋天下又曰離四句絕百非便恁
麼息狂機不恁麼轉孤疑離此憑何百趙州
東院西還委悉麼頭戴天腳踏地動用之中
論不二一字妙門著眼看鎮州蘿蔔知滋味
喝一喝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眼
睛突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阿難合
掌迦葉擎拳乃曰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
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舉起拂子曰正當今

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上放行把住一切臨
時放行也風行草偃尾碌生光拾得寒山點
頭拊掌把住也水泄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
濟飲氣吞聲正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
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
一唾乃曰當面一唾切忌蹉過幽谷依常吞
林鵲噪闤市紛紛相頭買帽白日同歸不知
幾箇又曰日面佛月面佛馬師一別經年誰
辨銅頭鐵額百丈耳聾米為埋沒臨濟喫棒
莫言受屈三聖瞎驢始終卒與化帳中拋
撒將來不是驪龍頷下之物上根不動干戈
自然清風拂拂中下恰恰用心落在無生窠
窟又曰野華飄盡古城根漸漸蟬鳴湘水濱
霡霂梅雨灑高空而地薰風滿庭户三十三
芍老古錐象轉龍鱗曾顯露才顯露成點汚
證白拈去人光陰莫虛度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法嗣
濟十 明州育王寶鑑法達禪師僧問此事惟已自 占
知為什麼衆生隨類得解師曰眼見耳聞僧
云兵隨印轉師曰德山臨濟問末後一句今
日頓聞師曰昨日有人問我直得杜口僧云
為什麼如此師曰不於湘水掬明月且向天
臺看白雲問無根樹子還解生苗也無師曰

擬待答話又恐孤負闍黎問作者相逢時如何師曰平出僧云學人有疑在師便打僧云不伸三拜安得周旋師曰別處即得師乃曰一法雖彰萬象無到頭何必用工夫日前十字縱橫也自是時人落半途大衆作麼生是究竟一句設使潛神守智猶是止宿草菴假饒息念觀空亦成守株待兔生浪死秪為懷寶迷邦滯殼迷封良由貪程太速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於衲僧分上者什麼來由假使心決雙亡兩頭截斷亦是按牛頭喫草爭似耳聞目覩口說心思千山萬水目前分南北東西路頭在失之於旨為當刀刀得之於心泯金璞玉流出三教皆指一心左右逢原萬物皆備到這裏計什麼仁義禮智元亨利貞說什麼菩提涅槃常樂我淨直須拈放一邊且看山僧執金剛寶劍把定要津以文殊為先鋒以普賢為殿後觀音勢至掩耳偷鈴彌勒釋迦吞聲飲氣直得皇風蕩蕩舜日明明天下衲僧誰敢向鬼窟裏作活計還信得及麼良久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又曰半掩城隍半倚村一溪流水半山雲寂寥滋味有誰得萬世金輪王子孫所以見聞覺知思量分別一見便見無第二月堯天舜日誰能夜泛孤舟白月清風何必冬行春令門當戶對極目無限青山鳥哢猿啼縱步從他差路栗蓬吞了更無一物礙人古鏡重磨不離當時光彩日日共虛空把手時時與古佛對談堪嗟多少飢人却去飯籮裏餓殺有王憑麼道了有三十棒本合自當賴遇衆人不知且教拄杖子吞聲飲氣又曰居山日少出山多愁得閒名殺柰何爭似白雲深處坐野猿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花示衆空自點胷微笑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真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爾無言守株待兔總不如是無孔鐵鎚行流之人如何即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到頭還是戀青山

蘄州開元琦禪師法嗣

韶州鷰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瑠璃瓶貯花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僧云未審是同是別師曰趯倒瓶攜轉鉢乃曰擬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外意無不意非計校之所及者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跡欲逐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中發現惑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排成時含融混合了無所覩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絲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偏玄微覩面醉來惺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踏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往何為四道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即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迹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撥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什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雜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生無戀死無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合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

我什麼攏侗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彼芒鞋不免掠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處更道這箇是平實語這箇是老別門庭這箇是閑談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遮相教習如七家村裏人傳口令相似有什麼交涉無事珍重

廬山雙溪寶巖允光禪師上堂曰阿呵呵也大笑不揀蔗芋凡天下神光得髓是誰云達磨不曾來東土西江一口吸盡乾中原至寶難酬價也大誌令人轉憶老興化喝一喝

泉州崇勝有朋禪師本郡蔣氏丁卅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蹤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琦未及闖心忽領悟元出迓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誦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伏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秖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拜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

蘄州月頂廷福道輸禪師上堂良久曰舍利塔前花開吐艷毗盧藏畔龜戲池中霧捲山堂雲藏佛閣青蘿裊自老鶴盤空是可與諸人內助弗消外揚其道人何必山僧出來指點然雖如是也須的當始得且道的當底事作麼生多謝賀陀嶺上月針光常得到松門又曰重陽何物助僧家離菊枝枝盡發花不學故侯將伴飲為君泛出趙州茶只此一盃醒大夢廬仝七椀謾矜誇良久曰便請卓拄杖一下又曰時雨頻過比屋涼野田昆甲盡同光柳家為卧無餘事竊得林梢磬韻長正當恁麼時誰是知音者良久曰子期別後空千載月上蒼崖流水寒

蘄州南烏崖普聖梵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建隆昭慶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壽越禪師僧問去知拄杖子語默動靜未審如何為人師畫一圓相僧云此猶是葛藤師曰了師良久謂眾曰妙性圓明離諸名相縱使恒沙諸佛追七辯無以詮其名今古宗師具五眼無以窺其相心如瓦礫牆壁方有少分相應諸仁者弟能回光返照照本靈源常光現前塵勞頓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沙界不從人得敢問諸人且道從什麼處得良久曰年年細柳年年綠二月桃華二月紅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達隆曰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棒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麼邊事師曰秖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穿卻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蝍蟟吞卻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錘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炎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嘆道難敘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佛印宣明禪師法嗣

潭州龍興師定禪師僧問如何是瀟湘境師曰猿到夜深啼嶽麓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問如何是道師曰花街柳巷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語笑呵呵乃曰秋風數夜漸寒衲僧早覺身冷通宵不睡思量尉耐祖師亂走不知念念釋迦

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忽然撩著盡是自己神光怎生說得自己神光良久曰一輪明月照瀟湘喝一喝又曰白雲峰伯昔年曾到朝參暮請依師覺道閑市紅塵鬧熱不必逐日忙忙貪生至老幽遮庶戲易挨飲食與不解麼學佛學祖總不會衲僧說與山光照雲枕石塊思量恰似猷受住深巖內衣為破衲箬笠作冠蓋祇如山僧恁麼舉唱還有佛法也無良久曰無為無事人踏出紅塵外喝一喝

黃檗積翠永菴主法嗣　廬陵清平楚金禪師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兩手擡不起僧云能有幾人知師曰知底事又作麼生僧云放過一著師曰忽忽十萬餘問與麼不與麼學人上來請師與麼師曰陜府鐵牛僧云和尚與麼學人即不然也師曰不消拈出上堂以拄杖卓一下曰只這是錯事無一向出家人當為何事良久曰自知較一半乃歌曰人悄悄鼓鼕鼕特地陞堂話祖風千般說萬般喻特地顯真却成偽分別緇素與色空杖撩撩撥撥辯與誰通休尋南北與西東山僧拄杖太無端吞却十方剎海中剎海中細推窮三十年後幾多白頭翁靠却拄杖曰珍重又曰祖意齊彰真機自立八明螺彩被我無差小海紅光老婆心切如斯境界語則頭頭顯露非取捨之功迷則物物塵夢難明妙理更若即色明空正是敲甎打瓦說有說無又是夢中說夢未免覺來一場懡㦬又曰明眼人若論斯事如鹽在水抵臘得鼻孔若是舌頭上一點也瞞不得何故三世諸佛從上祖師出現於世祇是狸奴白牯一箇注腳拈起拂下喝散床盡是露柱注腳以拄杖卓一下曰山僧與露柱注腳遠東看得出非但許你救得兒孫亦許你見狸奴白牯然後可以出生入死若看不出自救不了何故工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喝一喝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娘生面娘生面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練　石霜琳禪師法嗣

蘄州德山靜照菴宗什菴主僧問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安名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休地不識汝喚作什麼因僧請益師以頌荅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掛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濟十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弱

大鑑下第十四世

黃龍晦堂心禪師法嗣四十七人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泐潭善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雙嶺化禪師　龜山曉津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峯景蒼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黃龍智明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慈雲道清禪師
黃龍如曉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觀文王韶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已上十八人見錄）
興化演禪師　顯明道昌禪師
景德慧英禪師　集福寶嚴禪師
雲門寶宣禪師　延禧智融禪師
天柱脩靜禪師　勝緣居智禪師
雲蓋師肇禪師　興化法海禪師
鹿苑思齊禪師　大龜惟益禪師
大龍世和禪師　雙峯如穎禪師
觀音覺勤禪師　顯親如鑑禪師
南登法安禪師　建隆雖慶禪師
無爲維琮禪師　西峯素禪師
禪林希廣禪師　法海法琮禪師

徐禧德占龍圖
公立夏倚居士
意禪上座
彭汝勵器上
王正言居士
吳中立大夫
韓宗古侍郎 已上二十九人無錄

寶峯文禪師法嗣三十八人

兜率從悅禪師
法雲杲禪師
泐潭文準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
壽寧善資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五峯本禪師
太平安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洞山至乾禪師
寶華普鑑禪師
九峯希廣禪師
黃檗道全禪師
清涼德洪禪師
超化靜禪師
石頭懷志菴主
雙溪印首座
慧安慧淵禪師 已上二十八人見錄
泐潭梅深禪師
花藥英禪師
龜山允平禪師
嘉祐道用禪師
象耳惟古禪師
北禪惟孝禪師
嘉祐贊禪師
曹山慧言禪師
雍熙道光禪師
南臺洪禪師
谷山希祖禪師
光孝慧満禪師
北禪慧昭禪師
石霜紹珂禪師
慈雲敎雅禪師
湯泉禪師
寶峯楚源首座
安石王荊公 已上十八人無錄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眾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對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對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對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對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辯無所抵捂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故說食耳渠能飽人乎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默坐下板會知事捶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屨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寶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遊湘西是時喆禪師領嶽麓新往造焉喆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喆曰是什麼對曰高著眼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對曰且道是凡是聖喆曰爭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屋作噓聲喆曰氣急殺人對曰恰是拂袖便出謁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對曰某甲自黃龍來遇云還見心作麼對曰見遇曰什麼處見對曰喫粥喫飯處見遇拈火筯於爐中云者箇又作麼生新拽脫火筯便行新初住雲巖已而遷翠巖翠巖徙有淫祠鄉人祭禬酒胾汪穢無虛日新誡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為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鐫於碑陰者新恚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雷光翻屋霤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所記安然無損晚還住黃龍學者雲委篤疾退居晦堂夜參竪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云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為長快活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參說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訃聞諸方衲子為之嗚咽流涕茶毗得

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
堂之後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
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
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
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
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
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
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
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
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
真花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
一時漏泄不抓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沉
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這麼
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
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
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㘞過了打以拂
子擊禪林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
宵迥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
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
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直報貍奴白
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晚全機絕踪跡
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
斷紅塵水一磎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

莫增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諂却天下
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
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教坐看雲起時
隆慶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
初謁大溈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
風旛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旛話子作麼
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
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
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
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
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
昔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
來秖是這箇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
弘道為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為人難既明之
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
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
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後依止七年乃辭
徧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
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懡
㦬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
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
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
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恣態

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
死善道者敗軍之地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
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綠
竹含烟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
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
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
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秖有一枝拂
子以為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
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
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踪放下則
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
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
不異彼我無差竪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
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
兩頭也是黑牛卧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
叅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
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
今得箇休歇處依然見山秖是山見水秖是
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
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
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
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

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
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
玄門疊疊關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刧無住
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
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
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
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來來
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
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
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羡玄沙若古
錐不要南山要鱉鼻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
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
來世俗多顛倒紙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舉竹黃花非外境
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
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
是擊禪床下座
呂一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福州人也僧問
七
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
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
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
地穩密適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戲
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
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
不支岐路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
異日項上一椎莫言不道
潭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
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
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
曰潭州權師方暫侍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
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
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
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
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
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笑死
心和尚見之嘆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
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
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雖拳掉在
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
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
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温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
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饒州人也一日上堂衆
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
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
轍師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
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為甚麼却有二聖師
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
呂一
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
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
冰稜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癢
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杭州慈雲道清禪師嘗垂語曰箭鋒相拄底
應機乃絲毫無差遐方人語不相諳如何辨
他子細又曰格外明機底問南則以北為酬
飢餒人急切相投未審將何賑濟又曰妙用
縱橫底臨機辨若懸河毘耶城彼上人來未
審若為酬對又曰寒灰枯木底到這裏無言
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指授有來參扣者
設此數問問之多不契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
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豔
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
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
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
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犂

邗公悚然悔謝由是絶筆惟專於道著發
頌文痛式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
乞指徑捷處堂曰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
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
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花香麼
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
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秖要公到家
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
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
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
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
念中頃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
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
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
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
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其風承記莂堪
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實深宗仰之
嘆乃勒堅珉敬頌遺芙公復設頌鑿之供祭
之以文吊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
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
闌干
洪州黃龍如曉禪師僧問有客遠方來示我
徑寸璧如何是徑寸璧師曰千峰排翠色僧
云便恁麼時如何師曰萬舟長感幾又問如
何是黃龍境師曰山連幕阜水瀉洞庭僧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形容雖醜陋出語便成
章又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山花
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僧云謝師答話師曰向
道莫行山下路分明秖在路傍生乃曰煙雲
縱處樓擬撑天水月松蘿交光相映人和境
照柳眼乍青佛法人事無欠無少雖然如是
不落時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少林雖面
壁年老也心孤又曰白雲風卷宇宙豁清月
印長天形分衆水若恁麼散去便道山僧無
折合更或歌風咏月又成起浪生風正當恁
麼時如何即是良久曰幽鳥不嬉山勢闊然
龍爭厭碧源深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判洪州乃延晦堂
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
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
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
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
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
領深旨遂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欵
盡古今公案忽於很藉堆頭拾得蜣蜋糞彈
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
人秖爲走盤難看喚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
稀看着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
却許老胡知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
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
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坐氣質不凡柰何
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
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
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
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
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
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
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
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
泊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
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
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
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
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
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

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秦曰南嶽頭見先師不
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秦作
禮秦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
人師益恭秦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
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秦曰可以入
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秦曰豈不見古
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秦乃印
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
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為子點破使子受
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
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
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
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
作右軍鵝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
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
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
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
衲僧於此更求真兩箇獼猴齊四尾喝一喝
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
妙談真祇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觀見
眼中滴血莫有翻嗔作喜笑倒烟霞者麼良
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
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
不覺紅顏翻成白首直須努力別着精神耕
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知是牽犂
拽把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
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
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緣此情不與白
雲知麼快諸禪德胡思范蠡謗泛滄波因念
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賓未神
十二
游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服衲僧莫道龍安
非他是己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
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
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啞忝上堂夜
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嘿同
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
傅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
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察
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
淨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
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
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
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
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
他人舌頭上咂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
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
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
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
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岩說法師最後登座橫
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下斜拋
拽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
闕未免喫他兜率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
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
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
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座性在甚麼處
十三
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
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
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
十有八聖凡盡殺不足英雄龍安路滑奄然
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
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
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
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諡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
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
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
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為
衆秉拂璣遲而詢衆咲之師有赧色次日於
僧堂點茶因觸盞墮地見盞跳乃得應機
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
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沾居淨因僧問達磨西来傳箇甚麽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麽生曰昨夜攙頭看北斗依稀卻似點糍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来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爲入其證入者不拔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着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麽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来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憶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麽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泐潭文準禪師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輒咲童子不喜聞酒胾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家師嚬門酬酢如老成時年八歲卽辭父母願從普歸授以法華經伊吾即上口元豐俯檢童子較所習以籍名先後度師冀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畧范公過普廬普膽高懇對頒畧師侍其傍伸辯詳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携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爲僧剔髮既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衆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遊成都講肆唱諸部綱目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法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曰汝法舡也南方有大開士若爲山真如九峯真淨者可往求之師拜受戒與同學志恭詣大潙久之不契乃造九峯見真淨問曰甚處来曰興元府問近離甚處曰大仰問夏在甚處曰潙山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真淨呵曰適来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真纔說箇佛手便成滯礙病在什麽處師曰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除十年所至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扣問必瞋目危坐無所示見来者必起從園丁埜菜辛以爲常師每謂恭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莫能測也一日舉扙決渠水濺衣因大悟走敘其事真淨罵曰此中乃敢用藞苴邪自是迹愈晦而名愈著待制李景真守豫章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岩未幾殿中監范公師南昌移居泐潭師辯才注射迅機電掃衲子畏而慕之植拂之下常數千指自號湛堂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来也打祖来也打不將元字腳添汝枯腸如此臨濟一宗不致冷落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曰未得人事上座近離甚處曰廬山歸宗師曰宗歸何處僧曰喝師云蝦蟇窟裏作活計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是從歸宗来僧云是師曰驢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僧云袁州師云夏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麽僧云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云話墮阿師問僧你来作麽曰特来問訊和尚師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馬大師爲什麽從闍黎脚跟下走過僧無語師云却是闍黎謾老僧僧云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云洞庭湖裏倒撑舡雲居先馳到師問未離欧阜文彩已彰既到寶峯如何吐露馳云目前有路師舉起書云既是雲居底爲甚在寶峯手中馳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下坡不走拍一拍馳

擬議師曰想佗肚只有先鋒且無殿後一日法堂上逢首座便問向什麼處去座云擬與和尚商量一事師云便請座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師云為甚拈起筆縣茶瓶却是饒州梵桅座云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師吽屈座吐舌而退師在分寧遇死心和尚問你此回到山裏麼師云須去禮拜師兄心云你來時善看方便師曰何故心云我黃龍路滑師云曾踆倒幾人來心云你未到黃龍早脚涤也師云和尚何得閉門相待死心又問準老你安許多僧只是聚頭打鬨了喫飯你畢竟將何為人師云因風吹火心云亂統作麼師云從來有些子師却問和尚山中安多少衆心云四百人盡是精峭衲子師云師子窟中無異獸心云你來時也須照顧師云也待臨時心云臨時作麼生臨云喚來洗脚心云你川僧家開許大口師云準上座從來如此心云三十年乖馬騎問僧鄉里甚處云青州師曰近離甚處云雲居師曰安樂樹下道將一句來僧無語師却問傍僧云你道得麼僧云某甲道不得却請和尚道師云向北驢似馬大僧云與麼那師云你鼻孔為甚麼在寶峯手裏僧便喝師云水裏火發見僧看經問看什麼經曰金剛經師云經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否僧云是師云為什麼雲居山高寶峯山低僧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師曰你却做得箇坐主僕下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且放你鼻孔出氣一日廊下見僧問你還會也未僧云不會師曰左青龍右白虎僧云久嚮寶峯元來只是箇賣卜巡官師乃點指云上座今日不好僧云老漢敗闕也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師問僧安樂麼僧云無事師云你大有事在曰未審某甲有甚事師云近日上藍金剛與天寧土地相打僧無語師云元來無事問僧如何是上座得力處僧便喝師云好好相借問何得惡發僧又喝師云元來是作家僧以坐具便打師低頭噓一聲僧云放過一着師云者裏不可放過隨後便打師普說次衆欲散忽問僧明來明打暗來暗打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點即不到僧又喝師云到即不點僧云忽遇不明不暗來時又作麼生師云今日天寒且歸堂向火隨後喝一喝便起一日上堂云寶峯一夜睡不着計較今日上堂搗腠搜胷揔思量不就而今臨時逼蹜事出急家門遂拈起拂子云準上座近日作得一柄拂子且擬將供養大衆乃擲下云竹根桜葉麻繩紮揉度天然別一家政和五年夏六月寢疾首坐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云跛驢上肆坐云和尚也好喫一服藥師云打木搭橋座云也知和尚不辭恁口師云你作麼生坐擬進語師云你也好喫一服藥以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五坐三十五夏靈骨舍利塔于石門之南源丞相張無盡製其碑諫議洪駒父敘語錄名士李商老撰次逸事同門弟德洪覺範紀師行實其高道碩德可想見矣琇公排雲居真牧和尚謂人曰出關走江淮閱三十年參一十八人善知識於中無出佛果佛眼死心靈源湛堂五大士而已誠哉斯言蓋真正宗師攷其全才如此之難若佛果佛眼死心靈源之嗣固已光明于世獨湛堂闕法日沒未有繼其高躅者然覽其遺編想其胃次信餘子未易企及也覺範稱準於真淨之門所謂家名雖才氣宇逸群者抑知言哉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
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若辛㤫麽說話自救
不了尋常拈葉莊把掃帚掣風掣顛偖欸𠱿
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
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
廊後架切忌攙匙乱筯豐干老人更不饒舌
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還㨾不住竊
闍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婦
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
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
今晨改旦孟春猶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
間粤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
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
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麽擊拂子曰門前殘
雪日輪消室内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
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笋箭
秘魔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
弜一　五九
客瞎撈篗簸皮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雞啄
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
下尋思縱饒卜度將来翻成戲論邊事殊不
知本来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
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

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
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
相丘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
何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
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參寺守日
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来達磨上士
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
在甚麽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
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
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
何生可利况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
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諕小兒方便門開羅
紋結角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
甚麽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
比尋常曲录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
何師曰鵓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
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
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卧上
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花
火裏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
塵已漲天上堂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
恁麽不恁麽總不得諸人作麽生會直下會

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峯
家風南北西東栗用便用以楔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
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
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
一文一束不用比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
羽一　干
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
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
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
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消長空曰此猶是
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麽生師便喝上堂
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
出各請高著眼看遂擲下一隻鞋曰還知這
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携在身畔上堂
與麽上来猛虎出林與麽下去驚蛇入草不
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
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
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麽人說禪還
有人教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
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換作遼天鶻卓拄
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
會說道秖是餓来喫飯困来打眠你諸人必

然別有長處試出来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資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吳德寺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闘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峯上堂衆禪別無奇特秖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輥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横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屛淨塵緣竪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塹以拂子擊禪林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澹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犂直是擡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恁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秖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恁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後住九峯衲子宗仰

瑞州黄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撾打透無盡藏一切珎寶吾皆有拈来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筠州清涼德洪禪師字覺範郡之新昌喻氏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殁去依三峯靚禪師為童子十九試經東都假天王寺得籍慧洪名為大僧依宣秘律師受唯識論臻其奥博觀子史有異才以詩鳴京華搢紳間久之南歸依歸宗真淨禪師研究心法隨遷泐潭凡七年得真淨之道辭之東游歷沅湘一日閱汾陽語重有發藥於是胷次洗然辯悍無礙崇寧中顧謨朱世英請出世臨川之北禪依是寺有古畫應真十六軸久亡其一師至以詩嘲之未逾辰而應真見夢所匿之家丐歸寺中因得之世以謂尊者猶畏其嘲而歸焉越明年以事退游金陵漕使吳正仲請居清涼未閱月為狂僧誣以度牒冒名寄連訕謗事入制獄鍛鍊久之坐冒名著縫掖走京師見丞相張無盡特奏得度改今名太尉郭天民奏賜椹服號寶覺圓明自稱寂音尊者未幾坐交張郭厚善張罷政事時左司陳瑩中撰尊堯錄將進御當軸者嫉之謂師頗助其筆削政和元年十月褫僧伽黎配海外三年春遇赦歸于江西是冬復證獄于并州明年得還往來九峯洞山野服蕭散以文章自娛將自西安入衡湘依法屬以老復爲狂道士執以爲張懷素黨下南昌獄治百餘日非是會赦免歸湘西之南臺仍治所居榜曰明白庵自爲之銘云云於是覃思經論著義疏發揮聖賢之秘奥及解易作僧寶傳成將負之入京抵襄陽會淵聖登極大赦宣和用章者詔贈丞相商英司徒賜師重削髮還舊師名未幾國步多艱退游廬阜建炎二年夏五月示寂于同安閱世五十有八門人建塔鳳棲山師之才章蓋天稟然幼覽書籍一過目畢世不忘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規模東坡而借潤山谷至於出入禪教議論

精博其才實高固悟禪師以為筆端具大辯
才不可及也與士大夫游議論衮衮緋緗人
履座至必奪席初在湘西見山谷與語終日
不容去因有詩贈之畧曰不肯低頭拾卿相
又能落筆生雲煙其後山谷過宣春見其竹
尊者詩咨賞以為妙入作者之域頗恨東坡
不及見之著林間錄二卷僧寶傳三十卷高
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
話十卷天厨禁臠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
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
信論解義二卷並行于世承相張無盡稱覺
範蓋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然古之高僧
以才學名世殆與覺範並驅者多矣必以清
標懿範相資而後美也覺範少歸釋氏長而
博極群書觀其發揮經論光輔叢林孜孜焉
手不停綴而言滿天下及陷于難若逢掖出
九死而僅生嵗二十年重削髮無一辭叛佛
而敗國此其為賢者也然工可古人而拙於
用己不能全身遠害峻戒節以自高數陷無
辜之罪抑其恃才矜耀太過而自取之邪當
自謂識不知微道不勝習者不獨為洪資錄
亦以見其不自欺焉惜哉
衡州道化静禪師上堂舉前話得已涉廉纖

句後承當猶為鈍漢電光石火猶在遲疑點
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
智慧院寶僧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
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
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
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
何義邪師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
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
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游山好師忽領
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
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菴
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畧不顧有偈
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踪跡時容野鹿參不脫
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或問住山多
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
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
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
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
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
示寂於寂樂堂荼毘收骨塔于乳峯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遯
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
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衘花去不

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
何須特地起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
名甚處安
洪州奉新縣慧安慧淵禪師北人孫硬自立
久參晦堂已有契證後參真淨深詣幽奧隆
沉衆中與衆作息人無知者時慧安禪院臨
道左凡衲子往來於泐潭黃龍洞山黃檗者
無不經由偶法席久虛時真淨在寶峯太守
移書命擇人居之衆中衲子耆宿皆憚其行
久之不決師忽白真淨曰慧淵去得否真淨
喜云汝可去遂復書舉師時湛堂為首座問
師云公去如何住持師曰慧淵無福當為一
切人結緣自有一枴杖打街供衆湛堂云須
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云師入新吳誘群
有且收驢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分張好醜
秉殺活劒作師子吼應群生機開布袋口撒
向南北東西直教珠回玉走含靈昧己之流
須出無明窠曰阿呵呵見三下三三三如九
祖祖相傳佛佛授手師既至逐日打化過猶
到即延歸院中宿泊且曰容恭甲歸修供養
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鼎新創建佛殿輪
藏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皆備焉死心
來住黃龍訪之師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
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宿此待與公理會

些細大法門死心惟之語侍者云這漢是真箇理會底不能與他牮牙齧齒得不若去休不宿便行師後終於慧安閣維六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後遭兵火殘破無孑遺獨慧安諸殿巋然獨存蓋頗力成就仲物護持所致云○北二卷終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弱二

大鑑下第十五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十八人

長靈守卓禪師　上封本才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慱山子經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光孝曇清禪師　光孝德週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巳上九人見錄）

滿月空禪師　法輪定禪師

天寧宗覺禪師　知縣蒲從居士

靈峯惟古禪師　欽山元德禪師

廣化若秀禪師　隆慶海禪師

龜峯僧璘禪師（巳上九人無錄）

黃龍死心新禪師法嗣十六人

禾山慧方禪師　南蕩法空禪師

九頂慧泉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性空妙普菴主　鍾山道隆禪師

楊州齊諡首座　空室智通道人（巳上八人見錄）

竹園道琮禪師　天寧慧副禪師

西賢曰雲禪師　薦福慧璉禪師

羅漢守節禪師　曲尺宗裔禪師

寧國道宗禪師　慧宣首座（巳上八人無錄）

草堂清禪師法嗣八人

靈峯慧空禪師　育王普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黃龍道震禪師（巳上四人見錄）

金山一禪師　雲巖因禪師

慈雲隆禪師　疎山了如禪師（四人無錄）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五人

正法希明禪師　梁山惟禪師

嶽山祖菴主（巳上三人見錄）　昭覺符禪師（二人無錄）

淨山光選禪師

夾山純禪師法嗣三人

欽山普初禪師（見錄）

洛浦惟昉禪師　希祖首座（二人無錄）

柘子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東禪惟貲禪師（見錄）

福嚴鳳禪師法嗣三人

護法安祐禪師　北巖法融禪師

龍紀以定禪師（巳上二人見錄）

萬杉慈禪師法嗣二人

白馬元禪師　德章山楚當禪師（巳上二人無錄）

上藍榮禪師法嗣一人

大寧文廣禪師（無錄）

報親有瑞禪師法嗣二人

壽寧道完禪師（見錄）　興國昌禪師（無錄）

智海清禪師法嗣三人

乾峯圓慧禪師　四祖仲宣禪師（巳上二人見錄）

白馬汝鴻禪師無錄
廬山羅漢南禪師法嗣三人
雲峯悲昌禪師　浄山德宣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張戒居士無錄
石霜明禪師法嗣一人
三祖昧禪師無錄
瑯瑘起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俞道婆見錄
光孝蘭禪師法嗣一人
廬山法真禪師見錄
象田卿禪師法嗣七人
雪竇持禪師　石佛益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光孝淨源禪師　九巖仲文禪師
象田琢禪師　光孝宗益禪師
華嚴和尚已上五人無錄
慧日雅禪師法嗣二人
九仙法清禪師　覺海法因菴主已上見錄
洞山言禪師法嗣一人
洞山擇言禪師見錄
道林一禪師法嗣一人
大溈智禪師見錄
三
黃龍清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
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為甚麼跳不出良醫
之門多病人曰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
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
無平等者使恁麼去無孔鐵鎚卯且安置直
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
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笋澗東花發澗西紅更
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
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
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曰天早為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絕毫絕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
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
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
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
親撒手須是其人紙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
迦掩室過犯彌天毘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
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
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
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
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
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
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
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
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
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
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關
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
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
秖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知師勤篤
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覩鄰案
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
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剥剥是
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擱鄰案僧
一掌揭簾趍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
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
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剎住
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
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
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
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
靈符播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儘得寶壽開
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
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
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
行且要開卻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為不
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

眾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荊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但卻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奸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疋馬單鎗拔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毘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顯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撥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苦痛劄之師乃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綫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花波中捉月設勞心力畢竟何為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向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賀蒼浪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厖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移著直得腳前腳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為甚麼不消懺悔且得究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迥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舉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頌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是名流江浙上堂曰擧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秖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汝可覷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參丞戴道純居士字乎中洛叩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我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黄龍死心悟新禪師 法嗣

吉州禾山方禪師臨江龔氏子示衆曰先用後照要驗作家先照後用不存影迹照用同時辟立千仞照用不同時根塵可鑑古人以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若非具真正眼䂓切悟明者難為湊泊今 日分明為諸人拈出了也還委悉麼若委悉 去可謂不動絲毫頓超覺地其或未然切須子細又舉拂子曰看看只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事理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溈仰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 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 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死生則胥壞有㡲且道超越死生一句又作麼生 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杭州南蕩法空禪師江西人為人強項久侍死心得旨後欲辭去死心記云汝福薄宜以道自養師遂辭行清草堂亦有頌送之云十年聚首龍峯寺一悟真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杭州南蕩不踰月而院被火了無孑遺師嘆曰吾諒先師之言故見今日之難有富人欲獨迎齋而捨三門師曰公欲施財邀福非長老受賜若然我背戾而食所不願也師既汨沒於土木道遂不行草堂普遣僧齎衣一襲尋訪之衲子聞遂往依之而師亦老矣後示滅於本山

嘉定府九頂清惺惠泉禪師成都張氏子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飢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為人處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 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卧烟沙儂家鞭影重拈出驀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珎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睬而食不蚕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棙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 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荅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使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 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 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遥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筯飫飡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刦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恵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致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

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脩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塟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弔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鱉去不索性去秖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凡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為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塟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去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裒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為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錢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扣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揭州齊諡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為飽叅諸方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畫繪其像請贊為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繒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脩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俗行間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花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藉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牓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秖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草堂清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即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峯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秖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貪根一身多山僧即不然秖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遠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從
我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
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
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
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孝相相似風以時雨以
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
幷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峰門
下但知隨例飡餓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
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
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風
旛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祖師出氣出來與
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
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巴陵出氣出來與雪
竇相見師曰非風非旛無處著是旛是風無
着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
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
江雨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
公遵勉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
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從
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賾禪師執帚
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旅

覺從大覺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
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
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
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
興七年泉守齊文劉公彥脩請居延福後四
遷巨剎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
蛟龍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
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
川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
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
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
劍髑髏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合萬年
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
菴中主珎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
而逝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
依覺印英禪師為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
淵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
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
覆古寒岩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
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為礙棄
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
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函趨方丈
堂望見即為印可初住曾山次遷廣壽黃龍

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不得作
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即今因緣
問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
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備是藥
病相治止啼之說秖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
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峯深談實相即
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
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
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
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
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渾
玉象白玉砌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青原信禪師法嗣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
林燕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
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
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偪塞虛空
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
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
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
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不云乎迷
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
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
覩大觀小執有執無己靈獨耀不肯承當心

月孤圓白生遠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
致使莽挑路上荆棘成林鮮脫空中迷雲蔽
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
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為今
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
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
得寶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
分付

潭州梁山惟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
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
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
後一重人

祖菴主見青原之後結屋從嶽門三十餘年
人無知者偶遠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
菜熟飯香人正飢一補飢瘡了無事明朝依
樣畫猫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
挽其開法不從究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
宗旨上祝　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
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恊康之俗
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
平曲無為而為神而化之渥德雨以霑露故
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
不知哩哩囉邏囉哩拍一拍下座

黃州柏子山嵩禪師法嗣

黃州汞禪惟貢禪師上堂曰信手拈來無非
佛事何故頭頭須理物物皆宗念念釋迦出
世步步彌勒下生若信得及把得住便請坐
斷報化佛頭高步毗盧頂上拈拄杖云且道
拄杖子有何長處良久畫一畫云能殺能活
能縱能奪更有一般堪嘆處不風流處也風
流卓一下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究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
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
得甚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
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
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
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
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長存古今人不別若
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
無淆訛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
十夜作麼生抵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
看星眠

智海清禪師法嗣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
鼻咄嗟迷者成群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腳下
是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
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傅大士却言
秖這語聲是咄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
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
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
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即證無生
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可
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
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
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
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倜儻分明更
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
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
雲飛

廬山羅漢寺南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景德慧昌禪師僧問高提祖印即
不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不勞拈出僧云
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曰酌然僧云言
前道破無妨礙物外全提有傑逸師曰獨許
闍黎僧云橫身三界外誰是出頭人師曰爭
不足讓有餘僧云學人東西不辨南北不分
師曰自生退屈乃曰禹溪流水如藍染雲岌

峯巒盡不成山色水聲全是簡不知誰解悟無生戲悟嘘咗忘情更擬求奇妙笑殺嶺南能心曰非不非是不是達磨西来惑衆顯異梁王勤破渡江入魏九年面壁向嵩丘接得神光轉失利大衆欲不失利應須纖梅兩蔽千家蕭灑黃風吹萬類若作佛法商量墮在野狐羣隊又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雪峯輥毬趙州與栢不落見聞亦非聲色擬問如何掬顯一摑又曰佛祖傳心西天此土得之者如日如月照耀乾坤失之者如盲如聾不辨西東雲峯這裏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猖猖狂狂蹈乎大方且道佛祖傳心傳簡什麼良久曰窓開雲霧生衣上簾捲山泉入鏡中

舒州浮山德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長地久僧云學人未曉師曰年老病生僧云同生同死又作麼生師曰喚鬧栽作佛得麼乃曰雙井峯錦繡谷南北東西難圖錄縱爾僧繇巧筆端爭如一到心中足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良久曰雲居羅漢擊禪床下座上堂曰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来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遂拈拂子曰道箇是浮渡拂子且道祖佛在什麼處良久曰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琅琊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餈為業常隨衆參問琅琊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琊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撅起曰兒兒来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来安曰德山婆曰德山太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解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着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象田梵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週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慧日雅禪師法嗣

臨安府九仙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閑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来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腳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来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腳張僧見王伴王伴吽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

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曾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菴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裝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菴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不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按子下禪床　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尸骸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弱二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弱三

大鑑下第十五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五人

淨慈象禪師　雪峯隆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靈岩德宗禪師　壽樂本然禪師
寶應法照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長蘆和禪師法嗣十五人

甘露達珠禪師　靈隱慧淳禪師俱見錄
雪竇明禪師　琅瑘誠禪師
圓智和尚　鳳山和尚
精嚴鳳藻禪師　清涼可昇禪師
華嚴尚劉禪師　褒禪道天禪師
顯親祖永禪師　長蘆法求禪師
定水然禪師　興國遠禪師
法音首座禪師已上十三人無錄

雪峯慧禪師法嗣十四人

淨慈道昌禪師　徑山了一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大吉法圓禪師　南安達禪師
淨慈昇禪師　石松祖天禪師
慶成悟及禪師　興王寶機禪師
寶勝守寧禪師　建善法藏禪師
淨慈務聰禪師　南明戒通禪師

中岩寧禪師（已上十一人無錄）
香嚴月禪師法嗣二人
香嚴如璧禪師（見錄）
慧林深禪師法嗣七人
靈隱慧光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圓覺曇禪師
圓覺勝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報恩然禪師法嗣一人
資聖元祖禪師（見錄）
慧林海禪師法嗣二人
萬杉壽堅禪師（見錄）
香嚴如琳禪師（無錄）
國清妙印禪師
九座慧遷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淨慧法如禪師
萬杉壽隆禪師（無錄）

開先宗禪師法嗣二人
黃龍惟初禪師
雪峯演禪師法嗣四人
西禪慧舜禪師（見錄）
能仁溥能禪師
長蘆了禪師法嗣十三人
（疑二）
天童宗珏禪師
龜山義初禪師
北山法通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奇山德初禪師
上藍祖御禪師
幽岩子詠禪師
岳麓海禪師（俱見錄）
鳳山道沼禪師
龍卧俞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長蘆妙覺禪師
二
保寧興譽禪師
龍翔道暉禪師
能仁崇奇禪師
長蘆慧悟禪師

神先道新禪師
天童覺禪師法嗣十四人
雪竇嗣宗禪師
淨慈慧暉禪師
石門法真禪師
大洪法爲禪師
廣慧法聰禪師
烏巨光禪師
能仁理禪師
大洪預禪師法嗣五人
慈力悟禪師
智門雅禪師
雪竇鑑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善權法智禪師
瑞岩法恭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長蘆琳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鳳凰世釗禪師
寶福悟禪師
雪竇慧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雪峯慧深首座（二人見錄）
普照充禪師

薦福演禪師（二人無錄）
天封歸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通理禪師（見錄）
天衣聰禪師法嗣六人
慧日法安禪師
吉祥元寶禪師
能仁晉椿禪師
吉祥宣禪師法嗣一人
南華明禪師（無錄）
大洪顯禪師法嗣九人
丁陵祖清禪師
龍安世能禪師
護國欽禪師
投子道宣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三
石佛宗蒂禪師（俱無錄）
勝果道和禪師
北禪宗覺禪師

普寧祖悟禪師
壽寧守軻禪師
白毛法通禪師（已上九人無錄）
羅漢遇禪師法嗣一人
曹山月禪師（無錄）
徑山悟禪師法嗣二人
慧照和尚
寶林昌禪師法嗣二人
護國妙機禪師
寶林慧禪師法嗣二人
梓符良度禪師
承天月禪師法嗣二人
中巾山昭禪師
横山元經禪師
寶陀了然和尚（二人無錄）
興化德覲禪師（俱無錄）
宣化楝濟禪師（二人無錄）

承天仲頴禪師（一人見錄）
光孝印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本然禪師（無錄）
普照欽禪師法嗣一人
淨福文禪師法嗣二人
淨光葳禪師
淨慈明禪師法嗣
護國介豊禪師（俱無錄）
永安可文禪師（無錄）
揚州石塔和尚（俱無錄）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揔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共國土遊戲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

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峯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惟火就燥水就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擁籬

臨安府靈隱慧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万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峯慧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湖州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秖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似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甎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即凡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依舊雖得借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烟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秖向它道牛進千頭馬入百疋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舍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秖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徧闌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秖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刹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撥動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剥剥剥剥裏面有虫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剥剥剥剥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玄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棲雪去填井今春

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峯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它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鉛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搶帶甲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蓆把梳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曾多年曆日大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平生樞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說說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秖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有僧問既不向這殼漏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鐵餅既無汁從沒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壍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峯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小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即向它道瞎漢若不得它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欲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氣白雲向寒岩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峯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今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僧問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鴈過長空澄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鼓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殊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榮榮星羅爍爍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寄運化機絲亞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大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與線備吐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諮問次釋然契悟湛以塵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岩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惟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

指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蘂驢欄上生芝草不是雲藹香爐峯上堂翠岩不說祇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圞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偏界絶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鐺鏉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絶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柏氏子壯於兩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弃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擧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擧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回時鬢似霜話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荅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淨慈三年勑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其亡尋拄地閙闐耀古今户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拔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僧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更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傍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晈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杉子破大地沒人蹤上堂皮膚脫落絶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寥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險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

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公
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
市鄽上堂舉傅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
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
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秖要識取
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
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秖今要見這一
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旛話師
曰風旛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旛動處
失却箇眼即是風旛其或未然不是風旛不
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岩房雨過昏烟淨卧
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
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全身於明覺塔
右
明州瑞岩石窓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
於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
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闇風剌㧕
櫚葉聲忽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
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岩上
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
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晴投玉
綫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寶幽遠無人孰辯別
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

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
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
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
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
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
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月三 十二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劍門人也上堂柳
色含烟春光迴秀一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
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
溪寒雪未曾消[illegible]清似鏡賓中有主
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腳
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
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
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
明月泛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
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却前消息非口耳之所
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
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
已萬機寢削自然一黲不留湛湛之波碧水
泠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冰輪究
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
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微
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

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
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群陰消剝盡來日是
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
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
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
終挂唇齒須是功勲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
岩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
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
來烟塢卧寒沙
月三 十三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
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
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
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
在功勲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
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
前兩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覿面相呈諱
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峯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
入頭已得須執微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
無無悶䆿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拂若此惜
福緣不勝耳一日爲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

泊而化

天封歸禅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禅師上堂米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開不自明落葉知誰掃苔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聡禅師法嗣

綿州慧日法安禅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摟擻頭

溫州護國欽禅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錦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蘇嚧蘇嚧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跨跳

無為軍吉祥元寶禅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趍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與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宜禅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齕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船勢

承天澄月禅師法嗣

婺州承天仲頴禅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為群生今日使君請師當為何事師曰大衆知有恩僧云恁麼則人天交接去也師曰不妨具眼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弱三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弱四

大鑑下第十五世

五祖演禅師法嗣二十二人

昭覺克勤禅師　太平慧懃禅師
龍門清遠禅師　開福道寧禅師
大隨元靜禅師　無為宗泰禅師
五祖表自禅師　龍華道初禅師
九頂清素禅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法閦上座已上十二人見錄
海會慧宗禅師　中峰遵价禅師
雲頂才良禅師　大明明禅師
牛心達禅師　四面山璘禅師
南禅宗古禅師　五祖宗自禅師
延福達禅師　天目齊禅師已上十人無錄

智海平禅師法嗣一十三人

淨因繼成禅師　法輪齊玫禅師
開福崇哲禅師已上三人見錄　廣教從原禅師
雲陽廣悟禅師　金山曉常禅師
隱靜泰禅師　資聖敏從禅師
雲巖脩捹禅師　栢子慧崇禅師
方廣智京禅師　東禪法珊禅師
淨慈從悅禅師已上十人無錄

禾山曉禅師法嗣一人

興化道全禪師（無錄）

寶峰祥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泐福昇禪師　萬壽素禪師

香山道淵禪師　開善道瑀禪師

寶峰景淳禪師　懷玉用宣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天寧彥宗禪師　象寶道威禪師

啓霞德宏禪師　泐潭惟足禪師

中際鱗箏禪師　鳳凰師閔禪師

鳳山琇禪師　密巖子琣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雲蓋本禪師法嗣四人

承天慧連禪師　承天自賢禪師

香山惟德禪師　草衣岩變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護國本禪師法嗣一人

君山普淨禪師（見錄）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別名）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剌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度皆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五祖師）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妙）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哂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始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岩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

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挽坐具曰定前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纔問古人道揶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佗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遍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華落碧岩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揷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秖如樹倒藤枯溈山為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佗底曰忽被學人揪倒禪床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驀子目連無柰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著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拈出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攙令全提且道如何是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赤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覷如張綿網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唇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枯在千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維摩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其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秖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燕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草轍移途透得則六辟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秖在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流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劃意意能劃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戚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五年八月已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荼毘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謚真覺禪師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洒偏參名宿性衆五
祖之門有年憲祖不為印撥與圜悟相継而
去及悟歸五祖方大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
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别始月餘亡
舊時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
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
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
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豁所疑曰
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
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圜悟語話次
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
處圜悟徵曰既云收得邀索此珠又道無言
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荅明日謂悟曰東
寺秪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
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
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懡㦬而退歸
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
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
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
詬罵悟呵呵大咲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
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秪索一顆
珠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
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惣兄且喜大事了畢
明年命師為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共

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
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
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
長袈裟不短會麼即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
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
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師徽號椹服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甞醋知酸嚼鹽知
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塲懡㦬問不
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撈破露柱曰
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
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
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
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
讎曰秪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
易辨漢語難明曰為甚淒淒暗渡江師曰因
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
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寶之言成妄
語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
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
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
斧斫了手摩挲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
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
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
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

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
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家在更道曰學
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
曰未為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拈華
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
誰道闃然一聲不透祖師關棙子空認山
河作眼睛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
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
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
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佛眼莫能窺白蓮
峰頂上紅日遶須彌烏啄珊瑚樹鯨吞離水
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
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
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
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
轉身句免見一塲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
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
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秖在門前立
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
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
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
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
拈匙把筯祗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
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

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賊贓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共柰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為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侍十月前後為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沒利塔於本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卭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依毘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從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無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菴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遇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柏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盞兒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臨坑落塹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為甚麼坐地看揚州鉢盂著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

絶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
之不在說也上堂毳武牧羊牢而不屈李陵
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
中有者變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
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葬
又打地豎拂敲床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
面壁是為人是不為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
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能擺柂張帆拋江
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
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
黄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
曰頂上八尺五白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
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
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什麼師
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借作主在問僧
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
師開關靜板聲乃曰擴歎結案師常題語于
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
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
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遠緣皆從
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共
窮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
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

不善退思疾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
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宜和初以病辭歸
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
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
辭邪且將安往適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
歸龍門塔于雲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為道人
十二
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
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寶遂忘所知忽
垂足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
老良禪師踰二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
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
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
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
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
日從東畔出朝朝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
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毘藍園內右脇
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
麼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
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梯
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
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為路忽撞頭相逢
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為甚麼却不相識

勞盡霜前竹臨路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
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曉封至今無
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
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
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厭
心逝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
十三
四片黄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
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
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
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
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
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
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
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
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
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
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
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閣維
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
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
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
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
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

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撥峻欲抑之遂
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
要汝進前退後竪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
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秪要你一言下諦當便
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三載一日入室罷祖
請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
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
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秪是未曾
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
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
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
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
至于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卻
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
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
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
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
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
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
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秖似先師下底語師曰
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
他謂他語拙蓋秖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
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
輩把手共行才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

延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
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昔商略古今次執師
手曰得汝說須是吾擧得汝擧須是吾說而
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
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徧寰海成都帥席
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
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
平寧上堂擧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
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
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躘踵眼目精明耳不聾
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
荅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秖將言句以
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
無名因名而立號秖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
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
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
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
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秖這些子是
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
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
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
聖頭邊坐用向三途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
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

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為甚麼不
聞師拈扇曰為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
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
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鼇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
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
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
問乃擧拳曰秖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
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
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
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
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
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甞
著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
麼問僧進前掬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
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
笋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
六街鐘鼓韻鏗鏘即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
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
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
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荅得更奇問因

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啇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厠秖是不許人屙僧衆以知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麽人屙宿聞焚香遥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遂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日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遷堋口解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烟霞四合猿鳥悲鳴荼毘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賛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録此賛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𠺕别處者閙房禁林難講究那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鷄啼白晝雜劇打来全火柢候晚歲放疎傭却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險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柱費羅籠臨行摇鏍向虚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関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衆泊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麽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㴑祖曰你秖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那又問你曾游淛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揚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秖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為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華故稱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麽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者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攔口曰但恁麽看師出揚聲曰岳岳豈有公案秖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静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奥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過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擎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秖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秖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荊棘林中鋒拄杖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鷄見便鬭犬見便齩殿上鴟吻終日相對爲甚麽却不嗔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住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脩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

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四顛不覺布衫穿祖見廷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勝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勸老宿至師問拜鍬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動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眾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

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岩

普融藏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娘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即推出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閦即不然祖以手掐曰住住法閦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發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床一帀背手插香盤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茶瓶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蹣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當機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奴著鐵枷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鱉日裏藏水陰影問鑊颸虛空縛殺麻繩上堂俠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秪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瀾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華鷲嶺獨許飲光問疾毘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領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眾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道理死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填蛙成螺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與作腳踏實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秪恐你諸人見兔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陽拈拄杖示眾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為汝諸

人無孔竅逸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塡井傍若無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強生節目卻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是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能作空而不能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膝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呈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齊孜禪師廣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辨捏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竪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烟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蟲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危兒童垂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辨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覿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

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
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揜轉
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来非赤又
非紅互換髙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沩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
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静
施為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
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
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俏
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
壞笑殺觀自在師子蘗齩人狂狗趁逐塊復
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
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来曰和尚合知某来
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
人天眼目某在大溈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
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
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落柱生出兩指天
明笑到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跨跳過流
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
頭頭寶所鵶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
道這箇是何佛事很藉不少上堂香山有箇
話頭猶蒲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
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麽
道理擊拂子無端鑠子不假動搖半夜枕頭
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衆
林以耆倚尊之沩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
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
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為復後代兒
孫不及祖師為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
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
為禪迎為第一祖師語尊使曰吾初無意人
間欲為山子正為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
請已求所藏沩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
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吖嘈不中
祥老子受向恭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
為吾痛駡莫饒伊領尊使曰為我傳語侍郎
行計迫甚不及脩答僻絶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沩潭
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
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黄河北頭枕黄河
南善財無鼻孔（𠷑𠷑）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頌
徹巾侍有年竟隠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
剃髼鬆髮愛暖頻添榾柮柴破衲伽䙝撩亂
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為僧徑
趨叢席侍沩潭於黄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
値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
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為證據後依大慧悲亦
謂其類己以是名卿鉅公列剎迎禮不就嘗
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
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潭州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惠連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
境師拈起拂子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擊禪床
一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
何師拄拂子於舊處乃曰湖南近日稍別小
雪應時及節但管積嶽堆山勿論春寒秋熱
阿呵呵真可悅庭下黄柑香不徹上堂舉扇
子曰犀牛扇子古今揚七十峯前九夏長二
六時中如可用分明頭角好商量且問諸禪
德商量箇什麽良久曰任爾千般巧終無兩
様風乃放扇子上堂拈拄杖曰諸供養中法
供養最勝所謂法供養者山供養水水供養
山僧堂供養佛殿佛殿供養僧堂諸人供養
老僧老僧供養諸人良久曰供養已畢念普
供養真言老僧忘却且教拄杖子念與諸人
卓一下云菩薩婆訶上堂曰鬧市裏識取

古佛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古佛且設百草頭上老僧作麼生薦乃云不是逐人許好手大都品格合風流喝一喝

潭州南嶽承天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覩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剎竿頭上翻筋斗僧云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撒真珠乃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打禪床一下云與君打破精靈窟撥土颺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敲禪床一下曰歸堂參又上堂曰一身高隱唯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又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為什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又曰佛祖不能正覩天地不能蓋截且道爲什麼如此良久曰人人有箇皮袋

廬陵香山惟德禪師僧問登師子坐作師子吼師曰退後三步僧云忽遇文殊來又作麼生師曰列在下風乃曰獨坐草菴中空生直未委天龍殊不知花雨從何墜摩竭徒掩室毗耶空口閉嚥起一杯茶別是箇滋味喝一喝上堂曰難難絲毫猶隔萬重山易易剎那便到無生地堪羡文殊與維摩兩箇紛紛談不二山僧即不然良久曰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喝一喝

南嶽草衣巖治平慶蘊禪師僧問如何是治平境師曰石室夜深霜月白草衣巖外敗蒲寒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携節尋流水洗鉢趁朝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木馬嘶風泥牛渡海乃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放出遼天鶻還見麼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喝一喝上堂曰終日茫茫那事無妨且道那事如何良久曰落葉知流水歸雲識舊峯

護國本禪師法嗣

岳州君山崇勝普淨禪師僧問如何是君山境師曰寺居烟島上四野盡波瀾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望南看北斗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撒外清風起湖中白浪生云謝答話師曰老僧罪過乃拈拄杖曰看看拄杖拄杖生在懸崖石上如今拈向人前一任生風起浪乃拋下又上堂曰摩竭掩室淨名杜口飲光微笑達磨壁觀雪老輥毬禾山打皷秘嵓擎杈清平拽石此一隊漢各逞伎倆總不惜一言教後人如何撰揉莫怪山僧不會說禪秖是修造院門一粥一飯接待往來若是說禪說道自有諸方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六　弱五

大鑑下第十五世

兜率悅禪師法嗣十二人

兜率慧照禪師　踈山了常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已上三人見録）弱五

楊岐子回禪師　投子道勝禪師

慈雲明鑑禪師　兜率慧宣禪師

羅漢慧㒱禪師　廣惠守真禪師

潁州智宣和尚　清溪智言和尚

福州禪林和尚（已上九人無録）

泐潭準禪師法嗣五人

雲岩天游禪師　三角智尭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興化宗選禪師　光孝智端禪師

李彭商老居士（已上三人無録）

曲尺繼昌禪師法嗣三人

大隨元信禪師　曲尺慧照禪師

法雲杲禪師法嗣三人

　　　　　　　淨光了威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洞山辯禪師　慧海儀禪師

西蜀鸞法師（已上三人見録）

華樂英禪師法嗣一人

棲賢道寧禪師（無録）

文殊能禪師法嗣一人

　　　　　　　天寧琏禪師（見録）

法輪添禪師法嗣二人

雲蓋德宗禪師　鳳棲潤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谷隱靜顯禪師法嗣四人

石門政禪師　白水宗月禪師

興陽浩禪師　谷隱闍禪師（已上四人無録）

潙山津禪師法嗣二人

普照齊禪師　嶽麓祖曇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仰山簡禪師法嗣二人

仰山普禪師　天寧蕰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四人

信相宗顯禪師（一人見録）　鐵像嵩禪師

成都安永禪師　龍須燦宗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廣利易禪師法嗣一人

龍興順禪師（無録）

馬祖儼菴主法嗣一人

資教希則禪師（無録）

大潙瑃禪師法嗣五人

中巖蘊能禪師　雲頂宗印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乾元希式禪師　靈峰了真禪師

天真法空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薦福英禪師法嗣五人

等覺普明禪師（一人見録）　妙果德圓禪師

鵝林智琇禪師　崇寧慶舒禪師

寧藏善忠禪師（已上四人無録）

泐潭乾禪師法嗣一十八人

龍牙宗密禪師　圓通道旻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勝因咸靜禪師　二靈知和菴主

興化可都禪師　道吾楚芳禪師（已上八人見録）

雪峯有需禪師　資福柳禪師

景德良玉禪師　薦福真禪師

開福德㻌禪師　南同照禪師

雲居如山禪師　石霜楚緒禪師

木平覺澄禪師　資福省悟禪師（已上十人無録）

開先瑛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大潙海評禪師　慈氏瑞仙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道林法照禪師　光孝文環禪師

泐地汝英禪師　三祖灌沖禪師

寶蓋用與禪師　天寧宗順禪師

雲山慧浩禪師　淨土希禪師

黃檗道欽禪師　九仙次岸禪師

正法無照禪師　廬山智通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　德山敷絕禪師（已上十一人無録）

圓通僊禪師法嗣四人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祥符立禪師　淨山法真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慧力昌禪師法嗣四人

慧力洞源禪師（一人見録）　楊勝常極禪師

慧燈擇英禪師　雲溪文叟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兜率悅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惡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岩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雲裏得逍遙飢飡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欝單越來與南閻浮提鬪額看擊禪床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效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即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撫州府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椎劈面來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拈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鈍下分明如得盲無限勞生眼自開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日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寐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以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溪慈次及諸山最後聞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龍德莊說其聦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溪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寺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也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肎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肎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腳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

知隨在處乃作頌證之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然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齊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麁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踈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師子轉脚邪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大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祖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擬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晚錐胷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手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聡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辯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什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秪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六老難顯雪竇巧師亦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窗上聲如雷霆衆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寵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識論起卓乃同舟而下竟住廬山棲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湛普說曰諸人若皆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尿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六大正是賢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秖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菴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途每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刬金烏飛在鍾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裏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廝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堂象骨輥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火星入袴口郎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横吹淮牒拍時有僧出師曰賊過後張弓上雪竇峰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吞抑懷冬至令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機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真金打作頑鐵竟卻琅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衲僧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德麼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丫鬟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歆白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撿將來未免有鄉

悄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鸎兒莫教枝上
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鄧州三角智兗禪師上堂担土定千鈞仟頭
不立蠅角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
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鑽天鷂子遠天鶴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
雖弦前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
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
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動四海還歸
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當山會上見佛拈花
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
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
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
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舉溈山坐次仰山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秖對溈
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肎又作麼生
溈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溈曰逢人不得錯
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破而不咸
恭而無禮橫按拄杖堅起拳頭看他恁麼却
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
人共知某分彼我彼我無殊因熱止濼病爲

棲蘆遁逝不進泥中寢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鑾法師遇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
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
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秖如昨日雨
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惘然照舉癢和子
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
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
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
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
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
不如紅芳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
由是隱居二十年道延俗慕後命演法笑荅偈
曰道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
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
龍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
代曰後五日看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
爲進士有聲嘗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
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
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
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

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
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
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
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捩子難過趙州
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捩子祖曰汝且
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
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
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秖是未
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
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直下會取師笑
曰我不是不會秖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
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
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
全火秖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
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
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
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
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
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衆役以頌
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
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存侍
之名聲藉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
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樻不得如何
是這圈樻師曰井欄唇上堂舉仰山問中邑

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獮猴外有獮猴從東邊喚狌狌獮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秖如內獮猴睡時外獮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床執仰山手曰狌狌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喚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閤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便下座

大溈瑹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慈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箇室為披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喜真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追抵大溈溈問上座參禪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睹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牙爪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溈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溈為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竪起拳溈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溈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竪起拳溈曰也秖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胷築之溈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秖說這箇後來真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竪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氈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為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棊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棊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年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斸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偈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饒州薦福英禪師法嗣

福州等覺普明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椎罷師良久召大衆曰奇哉妙哉是諸人還於此觀得麼若於此觀得盡十方世界更無纖毫許法可與為對為見聞亦無纖芥許法可與為待可謂露倮倮赤灑灑若觀不得定是根塵結縛未脫凡聖情量不脫終日只在是非得失裏轉倒有什麼用處衆中莫有超然獨脫灑落底衲僧麼無妨出來與你證明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風清月白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灰頭土面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海晏河清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水泄不通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伶俜更苦辛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問處甚分明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垂手入紅塵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劍當胸僧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且待別時來乃曰休休直饒問若驪珠答如瓶瀉於道遠之遠矣何謂也若論

此事一大藏教更不能詮三世諸佛唯是自得輝今耀古忘見絕知彌滿十虛定有方所秖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於日用間不能自覺所以勞他先德迴首塵勞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方便門已八字打開了也還有入得底麼若向這裏入得便能持實相印建大法幢出沒縱橫卷舒自在直饒到此猶落建化門庭未爲衲僧徑要一路作麼生是徑要一路良久曰肯重不得全卸却方爲妙珍重

泐潭乾禪師法嗣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圓圓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花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地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覲溈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以柱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傾慕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秖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擯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邪爲他懺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爲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躡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床執師手曰汝會佛法邪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省親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出我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遇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必叱曰抑栗未搖時爲汝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挑花且擲放一邊山僧與恁麼開唇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實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蹄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楚火服臣戲魚咸靜禪師本邵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節峭巖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臼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

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趨眾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饒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做教不見道若不傳法度眾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庵湛濟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乖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来別賽罝筆而逝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蘊臺王峯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傾父母慮其必死師瞋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湛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便喝曰你喚甚麼作師附翁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尢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庵迨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笕二三升野水於窓五七片閒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狮峯絕頂目視霄漢為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搢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訪師出仙二霛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感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仍五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十六

處州西天王興化可都禪師僧問祖意西来即不問為人一句請師宣師曰片雲歸後洞隻鶴舜清虛僧云與麼則興化得人群生有賴也師曰烏啄古林木山横今日雲師乃曰如来大法諸佛妙道真源湛寂了無生滅設使千聖出来亦乃難尋縱饒興雲吐霧普徧河沙縱横有準妙應無疑把定放行卷舒自得起人天眼目攙佛祖心源諸法見前更無欠少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用纖毫心力自然壁立千仞良久喝一喝

潭州道吾楚方禪師僧問昔日道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和尚今日為什麼却道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僧云真箇泐潭無異水清風宛爾不同常師曰伶利衲僧點一知二乃曰諸人十二時中不要錯用心好頭上是天脚下是地朝明夕晦水绿山青物像分明亘古亘今若也恁麼承當大早是無事起事那更言中求玄句裏尋妙正是埋沒自己不如歸堂喫茶去

開先瑛禪師法嗣

潭州大為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隨迷津

仍五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十七以試經披剃習毗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缚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乃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泰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泰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常問僧三箇緊要兩隻脚日行萬里趂不着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圓通僊禪師法嗣

迹

温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
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
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填問時節
因緣即不問忽遇佛話事如何師曰沈斯學
弓而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
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郵店今夜
宿誰家
婺州明招文慧禪師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
步師曰南天台北五臺僧云處處逢歸路時
時達本源師曰對面若無青山白雲相識猶
如不相識僧云爭奈學人有轉身一路師曰
切忌喪身失命師乃良久曰便與麼散去早
自落七落八了也俯爲初機不免重重話會
今朝五月五爲汝等諸人舉箇父母未生底
句光明烜赫耀乾坤且是無今亦無古三世
諸佛强詮量六代祖師徒指注殷上迦葉設
舉拳門外金剛眉卓豎師拊掌呵呵大衆大笑曰
笑箇什麼仍又笑燈籠入露柱
慧力可昌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洞源禪師上堂曰佛祖不立雨
落街頭自從凡聖何依晴乾自是無泥方知
頭頭皆是道法法本圓成休說趙州七斤衫
曾溪一滴水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紅

歷起喝一喝是何道理參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弓六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上十六人

徑山宗杲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潙法泰禪師
乃大
護國景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普照奉勝禪師　虎丘宗達禪師
正法化冲禪師　清溪常禪師
晉慧因淨禪師　天寧道成禪師
寶相道智禪師　長松晚禪師
信相圓禪師　九頂希問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妙喜大慧宗杲禪師生於宣州
寧國奚氏年十三方從學發蒙未半月弃去
出家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
事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
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麼有許多門
庭然性俊逸不羈父母勉之令游方時宣州
有明教紹理禪師者興教坦之嗣琅琊覺之
孫也師閱其能參倒心事之常請益雪竇拈
古頌古及古宿因緣理指示惟要直下自見
自說不必假其言語師洞達先德微旨理無
之每嘆云杲乃再來人也後游郢州見大陽元

首座洞山從和尚堅侍者徹在芙蓉首衆堅
為侍者十年師參三人甚久盡得曹洞宗旨
一日見其傳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
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去之至
真如喆座下入慶藏主賢蓬頭之室又與慶
同住黃龍見晦堂東林參照覺俱不合又謁
心印珣禪師珣秀鐵面之高弟衆師語大奇
之欲留會下而師不樂珣因指令往寶峰參
準禪師準即湛堂也師始至機辯縱橫準云
汝鼻孔因甚無半邊師曰寶峰門下準云杜
撰禪和又因彩在十王次準指問師這官人
姓什麼師曰姓梁（姓某殺坌）準摩頭云爭奈姓梁
底少箇幞頭師曰頭雖不同鼻孔彷彿準云
杜撰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師云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為甚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師曰是
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你做得坐主奴又一
日語師云杲上坐我這些子禪你一一理會
得那師曰理會得準云教你說也說得教你
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參普說總得只是有
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麼師曰未審是什麼事
準云你只欠囙地一下所以說時有不說時
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
睡著便無如何敵得生死師曰正是某甲疑
處準病師問曰某甲嚮後當見誰人準云有
箇勤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
若了不下便可脩行看一大藏經後身出來
參禪決是箇善知識也湛堂歿師謁張天覺
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
師一言而契即下榻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
喜字之曰曇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
遂津其行勤即圜悟也時方自蔣山奉詔住
東京天寧未至師先到寺掛搭參堂畢勤方
入院師晨夕參請勤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令師下語師及
一年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
達官宅陞坐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
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若
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省悟遂以所
悟告勤勤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
卻坐在淨裸裸處語師云未也子雖有得矣
而大法未明一日入室勤云也不易你到這
裏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
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
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師言某甲只
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
不肯因令師在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每日
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四勤因舉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師師纔開口勤便云不
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于
心一日同諸官客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
勤笑云這漢參黃楊木禪卻倒縮去師遂說
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鐺相
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你喻
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又一
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
不知五祖如何荅乞師垂示勤默不應師曰
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衆前問如今
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
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
師聞舉當下大悟乃曰某甲會也勤云只恐
你又透這公案未得師曰請和尚舉勤遂連
舉前輩一絡索誵訛語詰微詰之師隨聲酬
對了無滯礙勤撫掌稱善又對衆稱賞云杲
非一生兩生為善知識來師自是縱橫踔厲
大肆其說如建瓴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
諸老欽祗莫嬰其鋒矣初師既大徹反於毅
衲客有疑乃以問勤勤云我這箇禪如大海
相似你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
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
教我怎柰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舊時只

用箇猿上坐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遂舉師首衆于時亡大夫往往爭與之遊雅為右丞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女真難作虜酋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既而獲免蓋若有相之者遂渡江而南時勤賜號圓悟禪師主雲居法席命師居第一坐常與諸衲子入室圓悟每來聽其語師一日入室縣却上方丈與圓悟同坐圓悟云或有箇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箇肥漢劊圓悟呵呵大咲云你倒與我入室授得我上壁也圓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窟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湍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鵓鳩鳴取咲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此兩般病痛師曰大好無病痛圓悟云何謂也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圓悟不覺吐舌乃云休管他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為期若不契證斷定不放過師曰說契證即得第恐後來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圓悟深以為然未幾圓悟還蜀師始辭居古雲門學者雲儀

從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菴長樂洋嶼所從之者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人前此蓋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卿之請住小谿雲門菴丞相張魏公在蜀時圓悟為言師真得法髓及造朝遂以臨安徑山延之法席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趼往赴惟恐其後至無所容乃建千僧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初開法陞坐問答未已從有數僧競出爭問師乃約住曰止止假使大地草木盡抹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衆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閑熱門庭即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咲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

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點撿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一下喝一喝示衆曰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涅槃既空喚什麼作眼中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又曰摩竭提國猶在半途少室峰前全無巴鼻談玄說妙好肉剜瘡舉古明今抛沙撒土爭似飢飡渴飲閑坐困眠從教四序推移都不干預我事雖然如是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只如實到這箇田地底如何親近喝一喝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炷去也又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早是通身浸在屎窖裏了也那堪踏步向前如之若何問向上向下三玄三要銀盌裏盛雪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豈不是屎窖邊更掘屎窖雖然如是若於屎窖中知些氣息方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古往今來一切善知識盡在屎窖裏轉大法輪其或未然切忌向屎窖裏作活計又上堂問答

衆乃曰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聻前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中有箇英靈漢恁麼不恁麼聊聞舉著剔起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得內無所證外無所修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放身命處敢問大衆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若也知得聻聻念念皆無空闊折旋俯仰盡在其中正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悉麼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下坐師說法不立窠臼不守規轍大率如此不可槩舉嘗垂語問學者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欵結按恰如你將箇琉璃瓶子來護惜似箇什麼我一見便與你打破了你又將箇摩尼珠來我又與你奪了待你只恁麼來我又和你兩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既稱善知識為什麼卻要殺人去且道是什麼道理又嘗語僧俗言參得禪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自家屋裏行一遍相似又如與獼猴相識底人相見一般若欲以文字語言糟粕求絲有是處謙禪人請師子細說禪病師言禪有什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痛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為

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有什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什麼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什麼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什麼病如何是佛乾屎橛有什麼病你不透了繞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他擬心思量他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這箇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帶舉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風穴云作奇特商量風穴卻問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南院橫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舉了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拕他三拜不然與他掀倒繩床乃四顧衲子冲密云你道風穴當時禮拜是掀倒繩床是冲密云草賊大敗師曰你看這瞎漢便打又舉睦州凡見僧來便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雲峯悅云作賊人心虛師曰又添得一箇道了問冲密云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冲密云作賊人心虛師曰三箇也又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作麼生會僧云不會師舉了指拜席問詢僧曰見麼云見師曰又道不會僕曰太近也因什麼不會僧罔措師曰只為分明極難

分所得遲師室中多問衲子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擬議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於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趁出于時罕有善其機者又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良久不得卜度不得作女人拜遶禪牀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你便奪卻竹篦我且許你奪卻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箇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峯長老云某甲看和尚竹篦子話如籍沒卻人家財産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喻得極妙我真箇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命方始死得死了卻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篦子話後說偈曰佛之一字尚不喜有何生死可相關當機覿面無回互說甚撈籠義八還師開揚宗教時有同時獨稱宗師說法以寂照靜默為本者見

士大夫為塵勞所障方寸不寧便為言今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謂此法門可休歇人身心師以為如此見解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殊不知這箇猢猻子不死如何得休歇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底不死如何得休歇故師每力弱六排之謂之邪師寂照禪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九不通懺悔一日室中坐有鄭昂尚明者持一辦香來怒氣可掬聲色俱厲云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説不二法門末後維摩無語文殊讃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説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説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游梁歷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什麼卻力排默照以為邪非師曰你曾讀莊子麼云是何不讀師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注解只據我杜撰説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子一日大驚小怪道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幾聞箇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卻云這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道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後不會卻問何謂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卻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説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箇説話便是莊子説底曾子説底孔子説底一般昂弱六遂無語師曰你雖不語心猶未伏十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當時有箇坐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説處説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説以顯道釋梵絶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着不覺到説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曰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脱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剎剎爾念念爾法法爾只為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卻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為解脱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坐主來尚不滯在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卻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昂不覺作禮師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來入室師問曰今年幾歲云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前從什麼處來昂又弱六無語師遂以竹篦打出次日又來室中云六十二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卻問昂從什麼處來師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這聽法説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什麼處云不知師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

娶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
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
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
有箇身大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這裏應歷孤
明底却向什麼處去云昂也不知師曰你既
一
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
是這箇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
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
十日將那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
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昂方心伏
始知無言無說處一切非是因刑忝請未發
頓有所得時有祥雲長老晏懿與禪者遵璨
二人為同伴初侍圓悟於蔣山已有入處後
又隸真歇了坐下默胃自許謂世莫有過之
者師知其未徹業已開法慮其誤後學以書
致懿令告假詣來懿恥之遲遲其行師遂由
小參痛抵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衆懿聞之
不得已乃破夏來抵師會下師詰其所證語
之曰汝恁麼見解何啻夢見圓悟老人果欲
究竟此事且退却院子來懿從之遂歸既從
夏果與璨偕至二人同到室中師問璨三聖
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
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
出身處也無璨於師膝上打一拳師曰汝這

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璨
擬議師劈脊便打仍謂之曰汝第一不得忘
了這一棒遂出久之未得入門一日因別僧
入室二人聽之師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
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
是什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見成公案放你
弟六　十二
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
僧云有師曰劉僧擬議師便喝出璨聞之忽
然有省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大有省發徒
前惡知惡解當下冰消後皆承嗣師師嘗為
衆入室見僧才入門便問諸佛菩薩畜生驢
馬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
狀賊漢僧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
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
出師曰苦哉佛陀耶又僧才入門師便曰不
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
却次一僧入師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
向你道不是又却近前覓箇什麼便打出又
一僧入云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
一聲僧罔措師便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又
僧才入師曰你不會出去僧亦出後一僧入
師曰適來兩箇上坐一人解收不解放一人
解放不解收你還辨得麼僧云一狀領過師
曰領過後別有甚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

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又問僧云道不用脩
但莫染污如何是不染污底道僧云某甲不
敢道師曰你為什麼不敢道僧云恐染污師
高聲叫曰行者將糞箕掃帚來僧茫然師便
打出又僧才入師曰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
師曰元來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
弟七　十三
老子來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真箇
又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僧云
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
來須如今喝于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
麼事僧無語師便打又問僧路逢達道人不
將語默對將如何僧珍重便行師呵呵大笑
次一僧來師曰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他珍重便行你道他會
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又問僧不與萬法
為侶者是什麼人云無面目漢師曰適來有
箇師僧如此道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又
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
鹽醬意作麼云隨家豐儉師曰好箇隨家豐
儉只是你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出又問僧香
嚴上樹話你作麼生僧云好對春風唱鷓鴣
師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
尚道又作麼生僧云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師
曰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無

對師便打又問侍者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侍者云某甲只管看師忽然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侍者云天寒且請和尚通袖行師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是罰你侍者無對有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什麼處去師曰你只今是生耶死耶僧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又一僧來師曰適來道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僧云知師亦打出又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恾然師曰你問什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又僧請益某甲參禪不得病在什麼處師曰病在這裏云某甲為什麼參不得師曰開眼尿床漢我打你去師室中機緣渦旋辯肆不可把玩自非上上根器不可湊泊師住徑山時名重一時如侍郎張公子韶狀元汪公聖錫少御馮公濟川俱問道自餘皆一時名士大夫師隨機開悟無所回互而當時秉鈞軸者以其議己忌之遂遭招拾毀衣屏居衡州凡十年又徙梅州瘴癘寂寞之地而衲子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又八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復僧衣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旨住育王衆多食不繼築塗田凡數十頃 詔賜其莊名般若又二年詔徙移徑山師之再住徑山道俗

歆慕如見其所親雖老猶引後學不少倦退居明月堂先是 孝宗皇帝為普安郡王時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 王甚悅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為衆說法

親書妙喜菴大字及製真讚賜師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演成四偈以獻 王覽之尤喜又二年王即位遂賜號大慧禪師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欲召對而師已病矣以隆興元年八月十日於徑山明月堂示寂 上聞之嘆惜不已 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將示寂親書遺奏封畢侍僧請留頌師厲聲曰無頌便死不得也索筆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什麼熱大投筆而逝俗壽七十五坐五十八夏諸弟子以師全身塑於菴之後賜塔名寶光僧俗從師得法悟徹者不啻數十人皆有名于世鼎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冲密等九人皆契悟廣大先師而歿其餘皆道化一方臨濟宗旨益振焉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辭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謁長蘆信公略露法味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亦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肎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我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鄉邑出世住開聖建炎亂乃結廬銅峯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衆盛道大顯著示衆曰豁開戶牖萬里不掛片雲杲日騰空四顧清風滿坐湖光浩渺野色澄明萬象森羅全彰海印直得頭頭妙用物物真機心境一如纖塵不立正恁麼時萬機休罷千聖不齊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德山臨濟直得目瞪口呿有棒有喝一點也用不得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話會傾蓋相逢元故舊何妨來喫趙州茶又曰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日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是他向上關棙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肎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勞不斂念樓閣門開

寸步不移百城俱到落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又曰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百草頭上罷却干戈則且置忽若嘉州大像倒騎陝府鐵牛把須彌山一擲百雜碎新羅國裏走馬南贍部洲說禪又作麼生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御佛衣鼓鐵又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捨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觖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明州育王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人姓錢氏向圓悟得旨遍住大刹奉．詔住徑山踼踊佛智大師又移育王晉示衆曰一法若有重重鐵壁銀山萬法若無處處沉空滯寂已眼若正見刺亦除一法不墮緣塵萬法本無罣礙山是山水是水俗是俗僧是僧不異不同直饒恁麼猶是閑門造車未是出門合轍更須知有頂上一着作麼生明今古圓圓無縫罅大力那羅擘不開又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踐行說若到則架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殺滿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爪決咍咏不隨處埋身是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津又示衆舉南泉道老僧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會麼作活計底始解破家散宅底始解作活計假使黃金為城白銀為壁禪悅為食法喜為漿本色衲子不可回顧何也豈不見道明眼漢沒窠臼縱饒萬里空索索正好一拋俱撒碎且道不落進備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搆蒲若識本面彩儘教骰子滿盤紅縈拂子一下又示衆曰未恁麼時一句子超釋迦越彌勒及乎明破不直半分何也只為見慣若救方就圓如虎頭戴角龍背插翼為瑞為祥若平拗搨地嚙來合眼飯來開口且道救方就圓即是平搨搨地即是還辨得出麼直饒辨得也是盤脫丘門叉根口盡盡大大地地是是白沙已先為什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黑暗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拂子一拂曰百雜碎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若果不見隨路摘楊花又曰一鎚便成不是性燥漢一躍千里不是汗血駒鋒鋩不露無孔鐵鎚八面玲瓏多虛少實直須肘後懸花明符頂門具金剛眼徹頭徹尾生殺交馳任他魔佛現前便好利刀截却且道據箇什麼便如此要知麼王欄輕提海嶽秋

潭州大溈佛性法泰禪師蜀人姓李氏自幼業儒為文章有聲忽厭俗出家得度受具遊遊叢林親近諸耆宿於五家宗派皆妙得其家風獨於圓悟得髓圓悟在道林蔣山皆命為首座出世說法於德山示衆曰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釋迦老子是什麼破草鞋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故紙達磨九年面壁髑髏未惺汝等諸人皮下無血眼裏無筋更向這裏覓什麼棒各請歸堂去又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釋迦老子無端向淨地上放屙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彼彼丈夫兒諸人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若也見得入德山門未入得德山室且道德山室如何入良久曰三十年後又曰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盌鳴發達磨西來朵朵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又曰法不爾而爾暗去明來道不然而然雷奔雨驟直得千江競注萬壑爭流山頭白浪滔天平地人魚共處莫問道芽

增長如今頭上漫漫雖然水到渠成爭柰過猶不及幸而雲收雨散浪息波停杲日當空萬像同慶且道大功不宰一句作麼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祭江神又曰寶釼拈来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又曰闍黎悟道未免著水耳中見色明心亦是撒沙眼裏直得纖毫無障礙空有等空平下絕已躬上無攀仰孤迥迥絕情塵峭巍巍離分別猶是那邊事且道這邊事又作麼生休息寒潭無影樹且看六月雪花飛又曰動則影現覺則氷生不動不覺土木無殊衲僧到這裏須有轉身一路始得若也轉得分三成六唱九作十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若轉不得守他山鬼窟不免是精靈又曰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又上堂曰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搥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嘆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繩牀下坐又曰德山入門便棒平地生堆臨濟入門便喝無風起浪俱胝只竪一指未免顢頇雪峰輥出三毬小兒戲劇到這裏總用不着爭如六月三伏甘雨普滋水足東皋禾青南畝農夫鼓腹樵者高歌古佛家風儼然如在於斯會得共樂昇平既或未然只知事迷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来

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姓張氏溫州樂清人始出家遍遊叢林至蔣山謁圓悟禪師久在會中一日因二僧閱死心錄有云既迷時須待箇悟既悟了須識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心非之拂袖而起行跛步忽然冥契走告圓悟圓悟印可後辭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問你作麼生師撫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祇對圓悟大咲寄語人云我有些子禪被元凡一布袋盛將去也蒙林因彌元布袋師道契取龍圖因請出世於處州南明示衆曰釋迦不會達磨不會禪列祖無機關衲僧沒巴鼻是則是作麼生承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巖異草青坐着白雲宗不妙又示衆舉拂子曰大衆還見麼擊碎銀山鐵壁掀飜虎穴魔宮截斷佛祖機關拂盡諸方路布直得德山却步臨濟吞聲天下衲僧不敢喘氣縱饒膗州親自入門頂顙也還一劄且道連雲節角在什麼處還知麼若到諸方切忌錯擧又曰野犴鳴師子吼開得眼張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脚下蹶神龜火裏走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不眨眼云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矅乾坤云如何是溈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向後云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敵不相饒云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居南明幾二年厭於將迎一日舉感鐵面頌云　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師舉了曰是則是去住自由爭怒露風骨因作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山雲勢遠搏風千萬過南州後住台州護國示寂于木山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蹋白不是水便是石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海　弱六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南峰雲辯禪師
華藏安民禪師
中竺中仁禪師
華嚴祖覺禪師
明因曇玩禪師
天寧梵思禪師
寶華顯禪師
天封覺禪師
宗振首座
郡王趙令衿居士
祖氏覺菴道人
成都范縣君
洪福子文禪師已上二十五人見錄
廣利琇禪師
無為勝禪師
開福宜禪師
顯報暘禪師
雲際全禪師
報恩瑩禪師
西禪通禪師
正法建禪師
昭覺道元禪師
象耳袁覺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南丘元淨禪師
君山覺禪師
東山覺禪師
道祖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侍郎李彌遜居士
令人明室道人
靈隱慧遠禪師
中巖照禪師
廣利樞禪師
定山昂禪師
白水正禪師
翠峰溺禪師
德山靜禪師
四明亨禪師
金文照禪師
長溪朴禪師
寶林勤禪師
智顯首座
自珎首座
璟上座
中竺海禪師
幽巖琳禪師
保寧祖禪師
門司鄭諶居士
雲頂宗正禪師已上三十一人無錄
江寧府悟明禪師
九頂宗悟禪師
道殊首座
智變演禪師
師範首座
永懷有謐禪師
乾明印禪師
景德旻禪師
靈泉希奇禪師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閒之瑞峰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叅圓悟值入室纔躔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賓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咲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雨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脅背曰隨我來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岳針峰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造焉聞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甚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佛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云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咲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為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

悟曰你問我師與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即呵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咲曰奈遠漢何未幾令分座俾說偈曰休詐四分罷撈敵按下雲頭徹底叅莫學亮公覲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粹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頌充第一座百華簇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乱為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噁恭咲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為你說我為你說師曰和尚疑時北院別叅去鑑呵呵大咲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衆寶華兮偶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来兮举鵠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争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举王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來敘餞殺免教胡說乱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恁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

闍維設利頗勝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右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菴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宗寺圓具東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你失咲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叅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　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叅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咲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荅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撫掌大咲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仰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　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為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伴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　孝宗皇帝　詔入　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俾拈提師拈提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坐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懶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咲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溈依佛性頌之入室陳所見日吐次式然遠在然知其為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竪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剖露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為藪滕桑霖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尋語客曰東坡云我

持此石歸油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床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即不恁麽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泊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能離文字相耳倘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麽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麽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命更迷問後於廢山接賢淨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覩蹤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未後婁至佛未審參見甚麽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麽處師曰撈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燒水透過是非關合衆二得及盡遊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狀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綮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須兩个要識此二人麽竪起拂子曰龍卧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鷂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睹安立諦上是甚麽還委悉麽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參叢席宣和庚子四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岩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　旨居蔣山親至巖所令去發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舉抱擊鼓頻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慇懃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設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嬰溪人也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秖麽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

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
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
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
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
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
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
八 得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
送高聲名大衆曰喚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
日西没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
然換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没且道
從甚麼處出没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
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
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
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
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
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問亡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
何師曰築着磕着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衢之朱氏子上堂
超[illegible]生死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
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
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
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
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

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
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
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
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
眉毛為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
走
九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
識得者麼若也不識為你注破仰之彌高不
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窺鑽之彌堅真體
自然烏啼花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
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
堪笑雲門藏身北斗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
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為蛇畫足更問如
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名大衆衆舉首師曰
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緣常
寥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
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
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
知劍去久矣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
活東山今不便巳且向第二頭鞠楞看以手
拍禪床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

別有天百草頭邊如何得東高三丈西闊八
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
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
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推現屠兒如此
見廣額且喜没交涉又曰廣額是箇殺人不
貶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没交涉
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
多少分明且喜没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
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
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
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
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
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為衆入室
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
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
十 以聞悟悟至名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
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超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
雲居一日仰聆鐘聲忽然契證有詰之者座
酧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
霹靂電光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
妙於汝何欺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

愈至寧書辭曰住在千峰寂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掛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懣如也及法昌歸寂在咲談間公異之始為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秖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卻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居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掛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腳跟猶未點地在悟額面曰甕裏何曾走卻鼈公曰且喜老漢腳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攺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閒為摩詰丈室適圓悟居匡阜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跋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潑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椀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卻不悟公擬對慧掀之曰討甚麼椀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為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標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還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菴道人祖氏建寧將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眾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卻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筋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令人本明號明室白撥契圓悟過參明宿昔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徵寄謝世之意至何未別就坐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為刊行大慧亦作偈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識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跳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花生於泥人來問我若何為喞喞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卻有箇方便遂令秖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

臨安府靈隱瞎堂遠禪師生於眉山金流鎮彭氏年十三投藥師院僧宗辨出家祝髮受具即往成都習經論還峨眉雲岩寺時徽禪師住為徽黃龍南四世孫知見甚高師初入門佐徽飯眾於庭廡間閑行師舉見即放包問曰文殊為七佛祖師未審什麼人為文殊之師徽云金沙溪畔馬郎婦時有起鐵拂者

為首坐師亦住親近趨寀䂓拖之兩歲未有
所得一日靜坐次有僧獨行自語云假四大
以為蓋覆緣六塵而生心忽遇六塵頓息喚
什麼作心師聞之忽有省遽起告首座首座可之
上方丈告徵徵亦可之明日即告行同志挽
留師不聽曰吾師以為可而我終未釋然也
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昭覺師造焉每聞話
請益辭旨峭硬圓悟深器之一日圓悟普說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
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師聞舉豁然大悟仆於衆中衆以為中風共
掖起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圓悟小參師

弱七　十三

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
戶破家殘乞師賑濟答云七珎八寶一時拏
師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答云機不離位
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
喫得棒也未師又喝圓悟連喝兩喝師禮拜
悟大喜以偈贈師有舊饒舌韓開換之語衆
目之為鐵舌遠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矣
紹興乙卯春爲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圓
悟示寂嘆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乃扁舟
下峽初抵淮南住龍瑞八年遷瑯琊又移婺
之普濟閒之定業師自發明心要即得游戲
如因大自在三昧嘗因開爐陞坐曰天無門

地無壁葫蘆棚上種冬瓜兩手扶犁水過膝
跣金圈吞栗棘氈拍板對無孔笛屈屈獨腳
山魈雜雙趨去年冬裏無炭燒今年定是無
火炙飢時飢到眼睛黄窮時窮到赤骨立歪
屈且道屈箇什麼討奈監寺副寺維那典坐
直歲等却與泥水匠商量放出兩頭鴻鵠交
殺佛殿脊又上堂舉真淨和尚示衆云天共
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腳頭腳底橫三豎
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
忍痛不禁轟一聲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
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
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

弱七　十四

云賊賊師舉了曰是則一場賣弄不少爭奈
鼻孔眼睛各有主在何故葛藤堆裏作窩未
當白拈酒店門前拾遺不是正賊東林廊下恰
犬吠師乃喚行者探門前有甚官客大衆皆
四首師曰要見正賊麼遂㖃指一聲搖手下
坐共舉揚大率如此時妙喜杲謫梅州有偈
師偈頌提唱以往者妙喜戲云老師暮年有
子如是耶因寓書通誠并寄贈圓悟所付法
衣達共得旨故歸師以頌迎之相遇甚歡妙
喜極口稱譽又題其真云達川蘇直無真無
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股長處解向
鉢盂裏走馬自此人益歸重俄遷光孝開十

年決定郡王趙表之與師為世外交侍郎曾
開從師參叩曾雖士大夫而飽參諸老從妙
喜遊甚久而未甚穎脫至見師始盡餘疑後
過南嶽遂住南臺時龍王璉禪師方廣行禪
師者皆月菴高第道著湖湘間私相語云此
間壁立萬仞遠何所措足乎因請陞座設三
十餘門皆佛祖殽訛於師開捩學者罕到之
處師隨機開答辭旨深與議論超詣始大嘆
服璉印卒共儕環拜云此膝不屈於人久矣
太守過天台歷住護國國清鴻福三寺乾道
丁亥尚書沈公德和守平江以虎丘大道場
七不得人力邀師主之至則漠物無恭容令

行七　十五

整肅適丁荒歉雖齋粥不繼而戶外之屨常
滿亡恥為法者集焉道益顯著遂奉　詔住
高亭山崇先寺未幾與主者不合退居迎照
菴所奉　詔住靈隱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
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能覆載佛眼莫能
窺測吳越成胡種族拈來鈍置殺人累我三
十年荒草裏橫身至今一平生作箇不唧𠺕
漢就中有些子甚訛對衆也須說破山僧二
十年前被業風吹到祇峨山下荊棘林中撞
着箇無孔鐵鎚被他一擊半醉半醒將謂啞
却口一生開不得二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去
濯錦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焦尾白額是時

親遣一口直得喪膽忘魂開得口至今受用
不盡且道此香為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即是
為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印是一橛不棲嬰木
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而今賊身已露贓物現前奉為前成都府昭
覺先圓悟禪師大和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橫
行海上只重他胸中無物肚裏無禪爇向爐
中用酬法乳于時　孝宗皇帝留神空宗嬰
詔入內賜號佛海禪師始妙喜賛師真有解
向鉢盂走馬之語至師對　御歸以頌記之
云鉢盂走馬向天庭慣踏天街馬不驚回首
飛來峯上望白雲包盡帝都春師說法格外
作用不守規轍脫略窠臼至於室中機緣尤
為嶮峻不可湊泊背指面前花問僧喚作佛
草料見成喚作畜生口作人語當恁麼時參
學眼在什麼處僧無語師自代曰五嶽四瀆
名山大川又問僧三門前寸草不生佛殿裏
如何得入僧無語自代曰光剃頭淨洗鉢又
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你本身盧舍
那僧無語自代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
十丈又問僧有祖以來多少人錯會錯則錯
了也如何免得此過僧無語自代曰罪不重
科又問僧你是甚院僧云天宮院師曰既是
天宮院為甚却兩脚踏地僧無語自代曰爭
怪得我又一日陞坐鳴鼓訖師坐帳內侍者
昇師不見師撥開帳曰只在這裏因什麼不
見侍者無語自代曰大斧斫三門又一日因
書記維那相爭來扣師揭簾曰書記維那行
令不正老僧罰油行者喫棒令二人下語維
那云難逃智鑑師曰不是不是書記無語二
藏七　十六
人俱逐出又因淨慈先馳至通書師問你長
老甚處人先馳云和尚大似不識師曰你是
甚處人先馳云越州師曰猶甬不食伏肉又
因在病有僧相看師問僧老僧昨夜火星出
宮了至今因甚病眾不出僧云老老大大向
東司裏作活計師曰承言錐會宗勿自立規
矩既不識如何亂統即時逐出自代曰摩竭
羅國親行此令僧入身師起身問更不着布
裩相見僧叉手近前云今日親見瞎堂師呵
呵大咲僧云伎倆已盡師撫掌一下時有日
本國僧覺阿通天台教頗工書能道諸國語
初來謁師氣甚銳師徐以禪宗曉之居三年
頗有得作投機五頌而去語在覺阿傳他日
因海商附其國圓城寺主者覺忠詩書來謝
而師宗旨遂分一派於日本國為淳熙二年
閏九月旦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中伏九月旦閏
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
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賞紫炭向你道不可
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崖岸相呼相喚歸去
來上元定是正月半于時都下喧傳頗疑師
當以正月十五日遷化遂逆　上聽至期無
疾陞坐祝聖如常儀又俗官詣寺修齋再陞
坐訖即語知事頭首分付官客及施主齋畢
時侍者並於堂是日都下人競集　上亦深
藏七　十七
還中使伺師起居皆見師往來如常時迭歸
奏齋罷侍者與俗官同上方丈但見門扃閉
甚密師素蓄一黑猿頗馴能知人意因衣以
布衫命之曰猿行者至是求師不見因窺於
窓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書人立於牀前遂
亟從後路至榻前撥開帳子而師已化矣取
猿手中書覩之乃辭世頌曰拗折秤鎚掀翻
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
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得法者了乘如本彌
巳慧冲皆住大剎對　御語一卷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有　旨令靈隱長老
懸引見晦日召至選德殿奏曰臣本凡愚生
於西蜀早聞道於圓悟禪師養拙山林幾四
十年仰聞　陛下即位以來優卹生靈護持
宗教所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貪緣慶幸依
近天顏不勝萬感　上曰圓悟是誰師對名
克勤建炎初太上皇帝駐蹕維揚召對賜號
圓悟禪師即臣之師也　上曰惜不及見之

梁河如師對宗杲與臣同出圓悟之門　上
曰卿甚時來靈隱師對去冬會慶節前一日
入寺今蒙　陛下兩遇儼覩清光一門師資豈
勝榮遇臣謹以舊所撰頌十篇上進讀罷
上賜坐送謝恩就坐　上曰如何免得生死
師對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　上曰如何得
悟師對本有之性若以歲月磨去無不悟者
上曰悟後如何師對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
臣所對悉皆不是　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
何師對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肯
首師又曰古德云無所是是菩提　上曰即
心即佛如何師對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
心　上曰如何是心師遂起身叉手而立曰
只這是　上咲復問德山臨濟悟道因緣師
具言其詳　上又問曰頻呼小玉元無事只
要檀郎認得聲此圓悟所得處只是要人認
得聲師對昔有陳度支問道於五祖演和尚五
祖云小艷詩中亦是說禪時圓悟侍立因問
云如何是禪五祖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
檀郎認得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
子如何是佛麻三斤圓悟遂長噓一聲忽然
有悟時恰有鷄啼圓悟云你亦會禪五祖云
汝作麼生會圓悟云去却胸中物喪盡目前
機五祖云此謨徹了也　上曰好好師又曰

悟得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
上曰是那裏一句師對好語不出門　上曰
不與萬法為侶可參乎師對老脫致此一問
直得驚天動地絕今古脫是非離言說無依
倚正如　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　上曰
只是不在有無師對雖却有無底亦不要
上曰卿如何師舉起一拳隨奏曰臣山林野
人舉止乖疎不識禮度乞　陛下寬恕　上
曰不妨說禪又問得道者誰師對學道之人
甚衆隨其器量淺深入室處可驗得底人他
亦自知時節昔有曾開侍郎亦近道　上曰
他如何有悟師對曾嘗問如何是善知識臣
云燈籠露柱猫兒狗子皆稱善知識何必更
問曾云既稱善知識為甚讚即歡喜毀即煩
惱臣云侍郎曾見善知識否曾云閒三十年
參禪如何不見臣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曾
茫然臣震喝一聲曾擬開口臣又喝復搊住
云開口底不是曾侍郎曾侍郎向甚處去曾
不覺點頭長噓臣舉手長揖云侍郎且喜大
事了畢曾遂作投機頌云咄哉老驢蘖林妖
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
起拂子劈口截　上曰更有何人師對學佛
者衆機緣亦廣切恐有勞聖聽不敢多奏乃
云臣乞四寺與諸衲子得佛心宗仰報覆燾

之恩願　陛下早復中原以慰四海之望
上曰後來更要說話在師對謹當退聽遂謝
恩下殿三月七日復有　旨八日午時候駕
過德壽宮四令靈隱徑山長老同入選德殿
引見既見賜坐　上曰靈隱徑山皆大剎每
令臣寮擇人住持師對荷陛下不忘靈山付
囑不以形服見棄林下之人何以仰報　上
曰去秋水潦今歲何如師對賦雪應期必有
豐年之兆　上曰朕極憂民間荒歉師對臣
亦恐春間細民艱食賴　陛下聖德所感今
二麥將熟米價稍平中外得人已行賑濟但
得一飽則農務有緒皆　陛下生成之賜
上曰秋間更得一熟民間稍甦師對　陛下
以百姓心為心聖慮既堅必隨心念　上曰
昔聞黃齊節舉古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
幽因得受用以虛心應物徑山對虛明自照
不勞心力師對此乃三祖大師信心銘正為
有所證悟者說　上曰何謂師對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　上喜甚師復奏曰容臣錄一本弁
鐵舌菴錄前後奏對錄上進　上曰甚好又
問一口吸盡西江水理會不出師對理會不
得無義路處五下便是　上曰更數年須可
曉師對但於一剎那間以悟為則問對既久

師乃奏曰臣恐久勞　聖聽謝恩下殿八年
正月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寺至冷泉亭師
起居羅侍臣傳　旨長老歸寺上至三門下
馬師再起居上曰行則箇師侍行至藏殿前
師奏曰脩廊高峻恐艱聖步　上曰不妨遂
行至僧堂前入僧堂師先至方丈焚香[二十]　上
至方丈師起居　上首肯　太祖皇帝所賜
京師能仁寺佛牙舍利　上以手捧至頂加
敬師以佛牙事跡進呈至選安堂一咲軒讀
大慧宗杲至梅陽所寄法衣書云超然居士
是箇中人恐有未至處當與商量　上見此
曰遲兩年惜不及召宗杲　上問曰超然如
何師對超然居士與圓悟先師及大慧游從
之久令臣與他痛下毒手　上笑又見語錄
三篆在方丈前案上并奏對狀一紙　上曰
此是什麼師奏向來乞進三祖大師信心銘
及鐵舌菴傳與前後登對錄　上有旨令收
入次至交蘆室見師畫像乃問曰此是誰師
對此是僧徒畫臣頂相求贊上曰此是畫底
那箇是真底師叉手躬身云春氣和暖恭惟
聖躬萬福　上大咲　上觀圓悟禪師像師
讀所題贊曰好箇脫灑老衲寫得十分相似
八住海內叢林逢著惟論此事海口辯湧洪
濤到了不識一字慧遠把斷綱宗負脩蹋行

大步鑪鞴快下鉗鎚提持向上玄路　上曰
此便是向非所說尤竟在誰揚眉對底師
行便是　上觀釋迦出山相奏曰此是道子
畫師亦讀所題贊曰大哉釋迦文福聚海無
量此地少朱砂赤土也為上我今稽首禮讚
揚留與人天作楷樣　上觀臨濟像曰此是
臨濟師對臨濟禪師乃曹州人臣十二世祖[二十一]
師也　上問荒山林乃曰想靈下時可觀師
對更有上方尤好上四師隨至東廊法堂前
上觀壁畫師奏曰此乃歷代高僧　上曰如
今有否師對西廊工已就　上指華嚴變相
師隨問奏答語意相契　上遂回駕師謝恩
而歸翌日有　旨賜絹帛等是年八月六日
有　旨宣靈隱長老七日同官貟僧道入內
既觀堂齋罷赴觀堂前起居　上賜坐賜
茶謝恩次續有　旨獨宣靈隱長老至觀堂
東閣師隨入奏曰臣等今日蒙　陛下賜淨
供三教畢集此一段勝事世所希有感荷聖
恩　上曰可謂勝事遂賜坐　上曰有一兩
件事欲問卿師對曰臣頭聞　聖訓　上曰
前日聽夢中忽聞鍾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
如何師對　陛下問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
來底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底夢覺無殊
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

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上曰
夢幻既非且鍾聲從甚處起師奏從　陛下
問處起　上咲　上復問前日在此問靜坐
忽然思得向時所樂不與萬法為侶只這不
與萬法為侶也大奇朕從這裏有箇見處師
數曰不與萬法為侶陛下作麼生會　上曰
四海不為多師奏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
何上曰亦未曾欠闕師奏曰臣每於入室時
示問衲子如何是斬新一句擬議劈胷便打
有時問云如何是向上一路未開口也打
上曰因甚卻如此師對纔涉思惟即成剩法
纔落陰界即是生死根本參禪如斷輪擬議
勿干涉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已是鈍置了也
何故法無二法心無別心天無二日所以德
山悟道了封卻佛殿門乃云有你便無我有
我便無你方能見道近有一士人到寺見方
丈壁間臣所作偈頌乃云好偈頌臣問曰聞
公學伊川之學排佛氏是否士人不對臣又[二十二]
問曰只如德山示眾云釋迦彌勒是擔屎漢
十地菩薩是守田奴臭也是排佛麼士人惘
然臣曰這裏有一條活路若看得見受用不
盡如看不見非但招因帶果更有事在觀公
所見未曾遇人且坐喫茶前日又有一官人
問長老年多少臣云七十歲官人云頤養得

好臣云菜羹粥飯僧何足道官人云性命事如何臣云老僧無性命官人云如何無臣云也無如何官人遂搖頭云第恐未是在臣云非但横點頭未是直饒正點頭也未是在官人良久再問云官員與禪僧如何臣云只一般官人云官員進身仕路禪僧宴坐林間安得一般臣云遠來未與公相見時也一般下會相見了也一般直饒相讚相毀也一般所以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官人云長老語異可別見一盃茶臣云寺事多故不能從欵大率古今言句正如陛下向時所作布袋讚其略曰別別分明一點紅爐雪豈容存駐也　上曰作頌最難師奏曰昔時葉縣省禪師有一法嗣住漢州什邡方水禪院曾作偈示衆曰方水潭中鼈鼻蛇擬心相向便揄揶何人拔得蛇頭出　上曰更有一句師對只有三句　上曰如何只有三句師對意有待爲二百年後無人下語後大隋元靖長老舉前三句了乃著語云才水潭那七中鼈鼻蛇又佛果圓悟禪師亦於第手三三句下著語云雲門胡餅趙州茶臣於第三句下著語云擇咒遠嘿吽𠵿七　上咲曰甚好只問古今得受用者誰師對　太宗皇帝　上曰聞太宗皇帝得大受用師對　太宗皇帝一日幸大相國寺見僧看經次問云看甚經僧云仁王護國經　太宗皇帝云既是朕經爲甚却在僧手衆僧無語臣亦皆代下一轉語　上曰師如何代語師對當時只將經卷當笏揖躬云願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曰好好師奏曰　太宗皇帝又嘗見一僧問云御是何人僧云塔主太宗皇帝云既是朕塔因甚是御作主其僧又無語臣亦代語云　聖恩普被　上首肯久之忽聞樓鼓報未牌師奏曰陛下日應萬機臣不敢久留恐勞　聖聽謝恩下殿九年四月二日有旨四月八日宣入內觀堂齋齋罷同衆起居上問曰相將結夏師奏曰此乃叢林成規西天於結夏日鑄蠟人藏土窟中結夏九十日戒行精潔則蠟人冰不然則蠟人不全故稱爲僧蠟　上曰觀行如何天竺法師奏云今日十六人入觀堂修三年淨觀　上曰觀者是觀想妄想顛倒相持何時得了師對以賊捉賊將心覓心故楞嚴呵云想念不可脫云何獲圓通　上曰如華嚴大經要妙只在偈讚處爭如十地頓超師坐然熬於經亻言　上曰聞得四畇八十一卷華嚴一時了畢　上曰須盡底透得徹始得師對昔洞下禪多云直日湛玄太付湛玄知　上擲下羽扇於榻前默然正坐侍衆皆惘然相顧無語師即起身近前奏曰今日乃釋迦如來誕慶之辰陛下作此一段勝事臣等見所未見聞所聞時大雨乃曰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遠來諸山皆有頌臣獨無而今輒有一頌　上曰如何師對未至禁門時衆似　陛下了也　上曰何妨再舉一遍看師對不可頭上安頭　上曰朕也要知師退一步奏曰臣深領此一問　上曰要巴七有也無師對常似今日又奏曰昔見台州守古宗穎問因看法華經云佛身長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由旬到此直是疑著是時臣擲下扇子於地上云你且道我扇長多少與佛身相去幾何衆惘然無答　上曰此是妙處如庖丁解牛師對不見全牛可下刀無垢光中本三昧　上首肯之師謝恩歸位　上曰修禪定者如何師對物機若有所習則不名大定大定等虛空了無修習處亦無起滅出入處　陛下看此習定之者盡是未證果位凡夫直饒習到四禪八定亦未爲究竟故圭峯宗密禪師云非想定後還作飛貍之身昔有僧名頂三教嘗作偈示衆云四禪捨念常清淨半是真如半是空此處修行多岐路行人到者莫怱怱一邊頻證則一念作佛一邊差別則墮在二乘窮空不歸四六二萬十千劫修行再入輪回故云業與永處那伽定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乃至風動塵起雲行雨

施悲皆在定傳大士云欲學諸三昧是動非
在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為定此乃是不動
真智也　上曰是眾皆起謝恩下殿師再入
奏曰臣去年八月二日奏對録并七佛偈日
本國法師問道録三日前亦冒乞進　上曰
已看得數版未了在師奏曰七佛偈去冬因
洮介尚書問第三毗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
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上曰他如何問師奏曰
前境若無心亦無他到此生疑却問如何臣
荅云未有尚書時喚什麼作境心境俱空是
箇什麼渠默有契證　上曰朕近日於四海
不為多慶別得一轉語云明鏡絕纖塵師奏
曰臣感蒙　聖訓謝恩下殿

台州洪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
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
月泛江湖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八　　弱七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九　　弱八

大鑑下第十六世

太平懃禪師法嗣十六人

文殊心道禪師　南華知昺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蓬萊卿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
寶藏本禪師　祥符清海禪師
淨眾了燦禪師　谷山海禪師（已上十人見録）
靈岩萓禪師　啓霞楚謙禪師
福聖深禪師　千山智嵩禪師
融藏主　嵩書記（已上六人無録）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二十一人

龍翔士珪禪師　雲居善悟禪師
西禪文璉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烏巨道行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道場明辯禪師　方廣深禪師
成都世奇首座　淨居尼惠溫禪師
馮楫給事（已上十三人見録）　雲居圓禪師
雲居祖禪師　三聖道方禪師
寂菴主　三角勍禪師
三聖真常禪師　辯侍者
越州石佛世奇禪師（已上八人無録）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一人

大溈善果禪師（見録）

自得暉禪師法嗣四人

雪竇德雲禪師　伏錫崇堅禪師
華藏慧祚禪師　雪竇煥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瑞巖石窓恭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重皎禪師　淨慈辭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大溈智僤禪師法嗣四人

雲蓋澄禪師　石霜能禪師
泰岳乂禪師　陳與義居士（已上四人無録）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摐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窓紙鑑即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偏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挃

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賓後命分座衮宗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頻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揔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晾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着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

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隨得其便或乱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 聖君賴我 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寶詔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酎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傳田舍翁隨例得一概非唯貴賤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丿擘禪床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擘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為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猶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為酥酪餓鬼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憍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嘆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為迷之體迷為悟之用迷悟兩忘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来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彰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来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户已知来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

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和黃龍角爲知頷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　聖已就座拈拄杖

卓一下曰朝奉踪中道本來與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

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徒即經行困即臥若也不會兩箇鷓鴣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婪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祗

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

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涖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紹興戊午八月望依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無訓如常

一十三日乖集衆示偈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儼然而逝大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

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掃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

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秖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鳥閉門雨欲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

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

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

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

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輾轆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擬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可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

欽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究竟
丈夫作畧二十年從油鐺閣因兒何知一日
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川藐平生脫頭
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
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
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
邈討從門所得即非珎特地埋藏衣裏寶禪
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捩抖擻多年布換
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閣橫長渾恰好君不見
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
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茶僧問如何是
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
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
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
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
若知是百川應倒流僧礼拜師曰珣上座三
十年學得底所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
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和方丈
門師起秉燭覔底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絕情
因甚麼成儀不具僧顧視衣械師逐出院每
曰先師秪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
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

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
從鄭南十月四日鄭公道必借道如訊之師
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跣
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與同條死明
早可為我辦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
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
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
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
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
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
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
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
助歌謡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攝竪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
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
傲烟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
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
緑楊陰遠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
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
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

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
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
禮拜而出
潭州淨泉佛具了燊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
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
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氣不再說已落
二三祖見不將箇龍成造作設使動弦別曲
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
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擬摩石火拟捉
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咲倒西來碧眼胡卓
拄杖下座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
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
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
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
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
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
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
和之天寧遷名剎紹興間奉 詔開山鴈
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
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
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

粥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發聞不打鼓山鼓挍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擅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床眠歷刼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陽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秖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陜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灯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秖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秖消一箇繼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鶯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街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曾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鳳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甚麼却被蛇齩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懡㦬東土西天歇皇上堂充塞四維上下徹使山嶽巍而祗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然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迎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邛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為馬非惟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己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恐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邛郵學居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拍手同歸歸到故鄉

田地猶遠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却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近春猶寒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隆興府黃龍牧菴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叅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潤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三月半有事為君斷切忌兩眼睛衲僧燈火換上堂代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菴門下撿點將來秖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秖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竪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于香泉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叅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揔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撿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泉請上堂句亦剗意亦剗絕毫絕氂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氂忽若捞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盖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揔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為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為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

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誇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覲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冷冷游山來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鍾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秖向他道却弱八被你道著十五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秖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一似為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雞鳴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牕上堂風吹茅茨屋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灯上座聞之有省後住發之廣教）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牕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設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瘞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飯與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弱八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十六擲下拄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為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芻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頗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亹亹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設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嗔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齋

紛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聞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揔在我手裏秪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巳泄真機學人上来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談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臨照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詣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駱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道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榮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雨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櫓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喻謎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耶是愛耶近

来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巳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巳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鸎調舌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巳是眼中著屑學開口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秖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道箇不唧𠺕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洒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

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乘棘蓬師曰不荅此話曰為甚麼不荅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裹猪頭曰四喝巳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開挑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攪破毗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搥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為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賛達磨曰昇元閣前懡㦬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欛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黃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輳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錄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鞋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

坐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瘞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嫗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睹廳間群蛙忽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岳一時齊由是益加叅究洞臻玄與眼命分坐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慎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眾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秖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眾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眾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晚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卻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升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見江西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悉唎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聞降指望　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若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留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　君壽以康兆民門人滿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卻兩頭除卻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結席頌下金鈴驚群動眾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諸嘆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

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秖如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贓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閑榜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溈山呵呵大笑藥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象溈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掠馬賊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伽西咒苍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弱六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一人

嵓山寧禪師 有錄

淨慈昌禪師法嗣三人

五雲悟禪師 有錄 弱九

萬壽正受首座 已上無錄

智者可昇禪師

靈隱光禪師法嗣三人

中竺元妙禪師 有錄

靈石辯禪師 已上無錄

天衣性禪師

圓覺曇禪師法嗣一人

靈巖圓日禪師 有錄

嶽麓海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思達禪師 有錄

天寧卓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介諶禪師

道場居慧禪師

烏回良範禪師

温州符菴主

道場慧琳禪師

顯寧圓智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 已上六人無錄

徑山惟表首座 已上二人有錄

佛心才禪師法嗣四人

普賢元素禪師

鼓山祖珍禪師 已上二人有錄

鼓山僧洵禪師

仁王大心㨨禪師 俱無錄

寒巖天㳺禪師法嗣二人

徑山智策禪師 有錄

報德智一禪師 無錄

圓通艾禪師法嗣七人

圓通守慧禪師

左丞范沖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左司都貺鄭居士 已上七人俱無錄

黃龍道觀禪師

樞密吳居厚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雪峯需禪師法嗣五人

雪峰慧忠禪師 有錄

天寧靖禪師

鼓山宗譯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淨衆全禪師

陳易體常居士

祥符立禪師法嗣一人

報慈淳禪師 有錄

浮山法真禪師法嗣一人

靈巖微禪師 有錄

信相顯禪師法嗣三人

金繩文禪師 有錄

中峰祖源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雲頂師旦禪師

淨因成禪師法嗣二人 弱九

瑞巖如勝禪師

泊又道川禪師 已上二人有錄

上封秀禪師法嗣一人

文定胡安國居士 有錄

黃龍達禪師法嗣一人

薦福擇崇禪師 有錄

黃龍震禪師法嗣三人

德山慧初禪師（有錄）
真州北山作禪師（已上無錄）
萬年一禪師法嗣二人
報恩法常禪師（有錄）
撫山祖菴主法嗣一人
延慶叔禪師（有錄）
勝因靜禪師法嗣六人
萬壽普信禪師
光孝果慜禪師（已上有錄）
廣教嚚禪師
天童交禪師法嗣一人
蓬萊圓禪師（有錄）
明招慧禪師法嗣二人
宣秘禮禪師（有錄）
天童珏禪師法嗣一人
雪竇智鑑禪師（有錄）
雪竇宗禪師法嗣二人
廣福道勤禪師（有錄）
普椎智禪師法嗣二人
超化藻禪師（有錄）
靈峯古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四面欣禪師（無錄）
禾山方禪師法嗣二人
袁州仰山耀禪師
天龍樾禪師
石佛淨禪師（無錄）
慧日興道禪師
崇寧超禪師
法慧沖禪師（已上無錄）
淨光和尚（無錄）
翠岩宗靜禪師（無錄）
保安超禪師（無錄）
黃龍鼓和尚（無錄）

中巖能禪師法嗣一人
檀頭崇真化主（無錄）
鴻福昇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甘露常禪師（無錄）
瓊首座法嗣一人
雪峯慧山首座（無錄）
琅琊誠禪師法嗣一人
北塔善初禪師（無錄）
廣慧熈禪師法嗣一人
明州普照戒禪師（無錄）
大隨靜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石頭自回禪師
南岩勝禪師
能仁紹悟禪師
劍門南修造禪師
龍圖王蕭居士（已上九人有錄）
黃梅明禪師
釣臺詮禪師
護聖居靜禪師
梁山師遠禪師
子言菴主
莫將尚書少虛居士
能仁淨禪師
妙高則禪師
提刑吳昕居士（已上五人無錄）
五祖自禪師法嗣一人
龍華高禪師（有錄）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婺州噐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棒樹花開盛色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苕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揔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瞌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唱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伱諸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寶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腳驢兒跳上天泥牛

入海無蹤跡為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弘九

五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温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有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逗知嶮過鐵圍關歷忽然踏著釋迦頂顛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為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竪說你又跳不出若欲蔟林平怙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劒相為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誵訛拈起翻來鐘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錦纏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低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鑠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峯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峯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弘九

六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華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開雲抱幽石玉露滴殘荷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壁封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良道凡不知佛也恁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道兩片薦不薦更為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脩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唱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袞無蟿蟻之絲尉之飛嫗之粹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為宕

弘九

七

子偏憐客自愛貪嗔情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秖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卻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搥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凛塞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跨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遊禪牀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蓋龍看頭盡蛇看尾曰婆子道此來請轉全藏為甚麼秖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界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

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乃九八
最下宿同看月明時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

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腳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住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藹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悵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瓮懷禪師道你眼在甚

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槌豎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為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乃九九
霜夜月萬里轉光輝儼頂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崗之麓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寂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卻乘好月過滄洲嘆不是苦心

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為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裏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願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

師曰其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令不覺五十餘年矣曰昔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洒在矣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矣曰有甚不脫洒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矣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矣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謀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謀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咲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他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咲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吃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幇有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撥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己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撈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頂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秪如文子出定趙州洗鉢孟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臯難翥馬無千里謾追風

無為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為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為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竪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甚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蹣菴與語機鋒相投菴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冶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稱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然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覷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欄干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菴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

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免馬非龍象大用堂
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柷凝峰似杜城天
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
月又同圓
黄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菴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
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紫鳴
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
休師曰諸人要會麽紫鳴竹爆驚人耳大洋
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
萬里堅牢地神呋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
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𦵏千手大悲
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
少喜多嗔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
麽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麽衆無對
竪起拂子曰還記得麽良久曰也忘却了也
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
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黄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静江府人也上
堂顧視大衆曰見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
日月為晦為明在四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麽生
一躍躍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

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
五最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枯却雲門普德
山不會說禪亂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
遂作拜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
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
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
至萬年謁雪巢揆邦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
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
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
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
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
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
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
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菴主法嗣
廬山逃虚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
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
禮拜師曰唐與今日失利
勝因静禪師法嗣
建水軍萬壽夢菴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
孟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
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

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菴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
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雜落翔風
列列舞廉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為
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慈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
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
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
滿街衢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
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
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
在浮生
明拓慧禪師法嗣
楊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
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為客鋪舒
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為鳥綸稠始得魚
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為硯墨頻寫斷交書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飜濤手徒誇
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
前師指一僧上法座僧惶惶欲走師遂指座
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衍
在汝諸人因甚麽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

頌侍者曰嶮

天童珏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鑑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於長蘆大休當衆前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聞悟求證於延壽然後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菴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秖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岩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秖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消寒臨燒盡冊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暖了穌知

大隨靜禪師法嗣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為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腳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為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迴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為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馬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嘿然曰這小廝兒師弥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慈穷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全儲無顆粒崖為伴泉為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尚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秪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聞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攙奪示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

郡首尾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麽生釋迦彌勒没量大看來猶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横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麽則南岩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秖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遭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菴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湍者莫若撲其火塞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爲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秖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荅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麽秖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别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秖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没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麽生又有般底一向秖作自己會棄却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麽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叅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麽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透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着提起便行捺着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麽者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别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虚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一時如何要見容從何處來問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楊州藥山荅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將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箇即且致與甚麽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鼎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劒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虚含萬象得到恁麽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裏坐婬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着這裏一步恁麽則九旬無虚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麽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菴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聞石頭和尚示衆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絶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

發異衆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莖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消鑠有甘泉宜瀝含沙界窮參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偵遊者津厚之士也白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賢禪師坐次賢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冀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宰因官西蜀詣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卻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卻問朝辦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腳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示衆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函九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函十

大鑑下第十七世
虎丘隆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曇華禪師 見錄
育王裕禪師法嗣九人
清涼坦禪師
淨慈師一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延福慧升禪師 已上一人見錄
雲巖法秀禪師
連雲行敦禪師
天目肇禪師
安巖古禪師
上巖詠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大溈泰禪師法嗣四人
慧通清旦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正法灝禪師
昭覺辯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護國元禪師法嗣五人
國清行機禪師
焦山師體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已上見錄
上竺圓智禪師 無錄
靈隱遠禪師法嗣九人
東山齊己禪師
疎山如本禪師
覺阿上人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郯居士 已上見錄
濟顛書記禪師
堯首座禪師
上藍了乘禪師
公安慧沖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華藏民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寶印禪師 見錄

華藏祈禪師法嗣一人
東谷光禪師 無錄

昭覺元禪師法嗣一人
鳳棲慧觀禪師 見錄

文殊道禪師法嗣三人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思業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佛燈珣禪師法嗣四人
文殊瓊禪師 一人無錄
稠巖了贇禪師
天井道如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 已上三人見錄
樊槐鄭績居士 已上二人無錄

泐潭明禪師法嗣一人
無為守緣禪師 見錄

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曰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圜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務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菴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嘆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一脈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埋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紇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橫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臊胡從來没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花王睡唱一唱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齩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

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懽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鯖鯡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翅異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系坑鎮子咲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逃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明暗暗雙忘

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見胡猻假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麼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椎胸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添柄菜相唯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救之牙關朱頂王呵呵大咲臨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眾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靈然有餘玉皇大帝發迸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稱勸須刻之問迸汝諸人作麼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四避儻若不資褒汝性命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圈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臘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風膝坐拕頭呈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分明數定牙關跨跳出他圈襍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從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普別端由香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患醫

眼看僧問婆子問岩頭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子甚處得来岩頭扣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煞掉打着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它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賊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岩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岩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懽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秖這是埋沒自已秖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筋撑觜口曰一言金石談来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来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觜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着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着衣喫飯二十年来坐曲彔床懸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拠雖然一年一度烧香日千古今人恨轉深師於室中鮮鍛鍊学艾故世稱大慈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𢷬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剃首衆雲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斬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烟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囬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依頭水卷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竪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啣夜来月色十分好今日陜山濃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齊川和尚為落髮師又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因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忽大悟有偈曰鈍鐵鎔州船艤艤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却来山僧手裏呈身元来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横楖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輕輕拶着便言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已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畐畐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鰕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皷舞然雖如是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

相委悉麼 後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溈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竹出關至
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
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
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
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
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
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
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
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
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
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
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
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上
堂三腳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
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為憐松竹引
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樵郎識得渠大
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勸請見根源莫掃堆頭
拾得寶叢林浩浩說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為比丘壯游講肆
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為座元師扣之即
領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
問千里馳來不乖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
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
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聻
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
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
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
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
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
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
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
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
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
為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
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鋤
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
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
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
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
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
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
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
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
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滿多沒馱南師近前
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
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
住持遂嗣大溈焉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
盡為留礙所以守共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
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
遂致優劣不分照用不辯用不離窠此乃學
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
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
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
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
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
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
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
繞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
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
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
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烟浪有誰爭自
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
姿挺異才歷濡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
法晚見此庵有契諸出應莞山刀耕火種
草丁者一十七年安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

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
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共猶未穩在宜以住
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
平昔礙膺之物泮然氷釋未幾有江州圓通
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
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
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單
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
一參三八晉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
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著不入擬
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以前轉得身却於今
時大官路上提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
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
齩嚼過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鎔直饒說
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
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且庭戶入新
凉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息
可參臨濟揮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煛
餓廝炒大海秪將折筯攪你死我活猛火然
鐺煮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戶更說韓
和罾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
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云待汝
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
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

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
猶輕後箭深曰秪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
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意又作麼生師曰眇眇說兵昔日這棒是三
聖合喫雪峯今收師以拂子擊禪床曰這裏薦取示眾
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鵝鳥落水
魚鱉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
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
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
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示眾云
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
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
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
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
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
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猢猻前歌磕須知
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
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菴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
堂舉臨濟示眾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
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
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
是踞地師子喝如何是金剛王寶劒喝如何
是探竿影草喝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喝

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
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
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
機累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
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
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着
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
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
生三涉關紫鸞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
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
有若無實若虛推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秪
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
偏僻病不怕冷油虀非禪床下座僧問如何
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
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
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
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
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
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
身攧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
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煆白玉
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為室中常舉
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苕帚柄彷彿赤斑蛇

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
苕帚柄髼鬆斑鈍捧下無生忍眈幾不識
節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
公逮於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
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遯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
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
釘橛四十九年撒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
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
城畔槨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
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瞎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庵發
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
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
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
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
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無終盡雖佛
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
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
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
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
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讚去留自在
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

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
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
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
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
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弟十　十二
慶元府東山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
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
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
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
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
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
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
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
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龍鍾疑殺
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
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
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
修行依倚打之遮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
復曰慘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
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
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
障拔猶預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
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

邊撞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
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與田善導和
尚別求徑路修行共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
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
弟十　十三
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
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
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
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
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
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
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
姓氏號金輪王以素熙民元矜仁出家名行
其年四十四王于七歲今受位今已五載度
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共等仰服
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
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
唯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
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
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
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
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
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

方叅過草鞋破水在淨月在天其一掃蓋萏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最樸頭孤路行其三求真戕矣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拈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海孺菴書偈謂行歸本國住叙山寺泊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叅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

公與趙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叅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錄十四叢林妖孽震忙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秖得一橛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謁無菴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快捷明

居士六無叙生死之事諸海來居訪光公因謁寄之問曰共印此二印非心非佛覺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獅窟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心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跳出虛空白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錄十五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然染來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肯首會圓悟歸昭覺即道師性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剎後拜出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秖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風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秖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衆紙帽好笑又驚人僧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砂鑼裏滿盛油師

曰大小嶽頌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洁
塵中如何辯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
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
掃除不賍四邊不及滌得東村麻胡子半夜
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雖除即妄明
心道轉迂仍十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十六一步一笑
藻師至徑山彌決　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
稱旨　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
月　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
益獻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請紹熙元年
十一月從兄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
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
夜雞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
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
庵之西岡謚從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
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
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仍卅於
大別來會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
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

說偈曰污水江心喚一蓬此時方得契平生
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
堂歸老方丈住持全無些子玄妙開口十字
九年問來便乃恭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
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
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
得上堂達磨祖師仍十在腳底踏不十七落芳提不起
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
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
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殘猪
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
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
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
乃剃頭行腳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
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
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
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
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
藏古鏡赤腳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閣

所至挂鉢隨眾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
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
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卻
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
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
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卻自家狗
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
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
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
餈喫了便不識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
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為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
十二病目去依挾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
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
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
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
一切水月仍十一月攝展則彌綸大本法界收來毫髮
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
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
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
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
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
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

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牽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弱十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扶一

大鑑下第十七世

徑山大慧杲禪師法嗣九十四人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華藏宗演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六潙法寶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萬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靈光了性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大潙景常禪師
雲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雪峯蘊聞禪師　遯雲道能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竺原宗元菴主
近禮侍者　淨居尼妙道禪師
資壽尼妙揔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脩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　徑山了明禪師（已上三十四人見錄）
祖鏡道者　清涼殊禪師
花藥繼明禪師　大雲穎禪師
昭覺了文禪師　龍王自隱禪師
岳麓梵禪師　南華回禪師
超宗道人　大潙惠仰禪師
洛濟相禪師　徑山祖慶禪師
伊山冲容禪師　祥符如本禪師
象田俊禪師　象田信禪師
龍牙信禪師　岳侍者
光孝朴禪師　雲卧曉瑩禪師
九峯法生禪師　黃文昌編脩
鄭昂居士　徑山有才禪師
大悲闡禪師　雪峯慧然禪師
華嚴覺印禪師　福嚴了賢禪師
慶成冲禪師　報恩崇海禪師
光孝祖彥禪師　萬福妙熙禪師
博山能禪師　石門仁禪師
龍翔宗常禪師　蔣山思禪師
蔣山子銓禪師　光孝圓禪師
黑水曇振禪師　秀峯南禪師
法濟僧鵬禪師　報恩行禪師
舟峯慶老禪師　萬福音仁禪師
水陸野菴和尚　大潙如晦禪師
玉泉道成禪師　明招觀禪師
興王如沿禪師　從覺慶禪師
法宏首座　石泉詠禪師
光孝立禪師　明昭儼禪師

大明廣容禪師　　　昭覺祖明禪師
正法秀禪師一　　　仰山圓禪師
正煥首座　　　　　開西尼真如已上十人無錄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
寡言笑開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
圓頂猶喜閱群書一日曰既剃染衣當期
悟徹豈醉於俗典邪遂出頌謁圓悟禪師於
雲居次參黃檗祥高菴悟機語皆契以淮楚
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
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
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
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
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
曰此正是以病為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
汝但恁麼看師竟以為不然經旬曰記海印
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礙
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
之師對已慧咲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
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
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
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
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
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
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
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菴
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
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
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
地須是死一廻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
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
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
即大悟慧撾誑告眾曰龜毛拈得咲哈哈一
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
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
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
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
憨作癡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
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為甚如此祇為分明極
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
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
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
拂子僧問文殊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
山僧令日困曰罔明為甚麼却出得師曰令
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岳千峯秀放出黃
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卍菴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
久參圓悟微有省後泊悟還蜀囑依妙喜仍
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
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
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
下秋一塵起大地收烏窠吹布毛便有人悟
去今時學者為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
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
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
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
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
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鶴鵡語
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
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
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
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
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
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
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
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
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
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
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眾無門之門作麼生
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
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群比丘各從其類此眾

無復枝葉他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
矣麒麟不為瑞鸑鷟不為祥秀兩岐禾雙
九穗總不消得但預官中無事林下樓禪水
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
㑊仰隨時筋籠不亂撓起老鼠不咬甑箄山
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欲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卅一　五
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
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
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違家鄉夕
照邊䓀懸三月雨水浚兩湖蓮鏈添燒燈盞
柴生湍篭炟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
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
叢林旃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為
主兩人為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
叉若羅剎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
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猫不成盡不
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
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
喏喏師曰裩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
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
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
幼婦外孫虀臼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
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
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寳已蒙師指示

何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
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
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為
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
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
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為比丘一錫
湖湘徧叅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羗峯
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
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菴
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菴主手段
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荅光以計邀師
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為諸徒入室師隨喜馬
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此敢
妄為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
處排為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
卅二　六
之所得既為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
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
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
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
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
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
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

壁掛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
句中意意中句須彌纔于巨川句刻意意刻
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劒樹口似血盆
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
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尾楮老漢岩頭
大師向羗峰頂上擊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
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機關不
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云二
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
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壁
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
閑人衲被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
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
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
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
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
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
卅三　七
無切忌喚鍾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
衫重七斤歎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
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
江西師曰因甚麼抑來遠衆納敗缺僧擬議
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菴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蛾羊

蟭子說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履既精明閑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輥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畢未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道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

慚色上堂達磨未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飛踈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愚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旬云但黃河凍已合派處有鮎魚活鱍鱍跳

不脫又不能和照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徒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絫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磉盤今日為道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却

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福州西禪此菴守淨禪師本州人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盐上渴立主立賓華擘宗乘該或捴不恁麼又是屎窟裏坐

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聞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

不假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鐙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

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

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劒待天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

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為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上堂佛祖頂顫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

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

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邊際栖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誑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藉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退強即弱曰何得埋兵掉鬬師曰祗為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述向師曰掬來橫括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菴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岩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為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頹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卻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知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毫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祗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卻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祗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曰甚麼卻不會良久曰祗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逼久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腳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菴果應菴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巾峯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與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眾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揔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為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

門丙府聞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録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峯東庵

常州華藏遯菴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為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顴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觀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上堂良久召眾曰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眾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入得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秖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為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措底如何抑揚大慧容舉靈雲悟桃花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溪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鱉競頭爭師自贊曰起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胷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于本山

大溈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齩人莫學韓盧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慈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秖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岀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本郡林氏父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乃榜告四眾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為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眾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是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為冤為害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

風辛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為衆拈出師登座叙謝畢遂舉前話曰適来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因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卓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聲聞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来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儕曰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當山廟裏退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藏主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下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把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𠺕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来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蕭中祥寘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與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與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林際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遂頓徹旨大慧欣然許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菴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来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来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錘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繡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真州靈岩東菴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趯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

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
未有喫靈岩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為人節
文在甚麽處還相委悉麽自從春色來嵩少
三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
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
搭上唇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麽若也
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
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
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鑿透玄
關時又作麽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
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建康府蔣山一菴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
叅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
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
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
甚湖北人着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
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
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
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
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為分外若向諸佛
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
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麽出
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
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
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
身只打頭陳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
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
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
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溈了菴景暈禪師筠州人上堂雲門
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嶋峻
猶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椎咲打虛空鼓聲
起憍梵鉢提吟汗遍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
提拳當胸問云毋覓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
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菴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
門撥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
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刧也未夢見
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舉
女子出定話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
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
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
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
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
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
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
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
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
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麽師曰抱贓
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
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
說話厮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
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
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
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
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
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宬菴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
雄山下虎南山鱉鼻蛇等閑撞著抱賞歸家
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麽有麽上
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敲大地不容針十
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
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
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
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
鈎線南泉自謂跳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

網即今莫有絶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
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寞其或未
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竺源宗元菴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
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
之不就歸舊里結茅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
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
秖管尋來尋去忽然撞着噁在這裏開箇鎖
了便見自家屋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
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
楔解粘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着楔加繩加
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生
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
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
直得寒毛卓竪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
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
尊師乃曰見他不惟其惟自壞亞語云這一
些子恰如撞着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
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席嘿究竹篦話
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
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
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秖是你不解吞師
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

前日吞了底荔枝秖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
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
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
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着且佛未出
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
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
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
通箇消息語嘿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詮說不
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
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
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
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
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
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
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
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
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絶聞正是二乘小果
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
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
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
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
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開已前

墮坑落壍
平江府資壽尼無着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
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
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
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
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曰其理
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
恁麼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嘿
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悉哩娑
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
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
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
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
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
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
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
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
詣實馮公大驚慧掛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
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
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
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
爭奈油餈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
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
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絶詮祖令

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撓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誑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徹悟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着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大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非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詣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為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佇思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柏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綢契適私忌就明靜菴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諱大般若公曰共見處秖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並豎趯倒人星散直漢從来不受欺尚答曰從来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舊兩眉奪角斷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菴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祗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特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既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秖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

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伍伯慧
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艱過住山飯僧秉鈞
者意慧識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
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
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
事于氏心傳錄曰窓自領下侍舅氏歸新淦
卅一 廿四
曰會大慧甥氏令拜之窓曰素不拜僧舅氏
曰汝姑扣之窓知其奋執恭遂舉子思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三句
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落處又要
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々打頭一著不鑿
破窓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
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
報身脩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窓佇以
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領永嘉丁丑秋丐祠
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
謁公於慶善院曰其年於廢中必誦語孟何
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来
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
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
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走諱不
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鰾膠粘着翻身直上
兜率天巳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
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

這騷猶自在傍邊丈夫不肯公設心六度不為子孫
計曰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
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
嘗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
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
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
卅一 廿五
異一塵纔起大地隨儼或塵銷覺圓淨是故
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
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
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與汝
拂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
鷂子便到新羅國
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
慧排默照為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
趙州進栢樹語曰進前栢樹子令日重新舉
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
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
初秖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
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
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
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
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
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
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

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
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
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
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
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
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
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
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
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
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
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
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
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叅真歇了禪師
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復訪大慧於洋嶼菴
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荅
卅一 廿六
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
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得
生死若秖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
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
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
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

說偈讚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
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
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并衆首山竹篦
話至藥厮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
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
得曾作臘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蠒香却肖
閤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居屏去紛華常蔬
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
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
和尚平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
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
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
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
歸真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
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 廿七
回新 廿一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妙喜杲會中龍象叢林
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
必衆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
以爲禍在不測師爲荷伽以行間關辛苦未
嘗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
二三百人杲以齊粥不給且慮禍常勉之令
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柺杖行乞
至晚即數十人爲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
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
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
師之力也杲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住育
王師常在座下師爲人直截機鋒敏速妙喜
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
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
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於袖中至室中先頓
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
之何乃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見
即騾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
不疑即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抽之以
入度頓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駭入室罷
徐問知其然爲之一笑每語師云你這肥漢
如是會禪雖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勞之
久舉令出世舒州之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
遭疾疫死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願力化
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信常頗有異跡
還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
山師來供施及飯大衆泪歸長蘆妙喜送以
偈云人言椿頭出孝子我道憍兒不覺晚長
蘆長老恁麼來妙音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
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
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道望愈著
先是楊和王委一異僧長大皤腹綫行言欲
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師忽杖
屨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
見之遽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
眷屬出覩之眷屬並炷香作禮恭罷師首宣 廿六
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爲徑山供
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曰令辦齋
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然傳言和
王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
和王入朝上爲言聞卿捨蘇州一庄施徑山
朕當爲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
徑山請師入城而師二日前先已遷化矣題
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
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
究竟和王即以庄隸本山此庄歲出十萬犂
斗舟車觧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
至今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所在施供
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浙兩湖皆號之
爲布袋和尚再出焉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扶一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扶二

大鑑下第十七世

龍翔珪禪師法嗣二人
雲居德朵禪師
狼山慧溫禪師 已上有錄

雲居悟禪師法嗣九人
雙林德用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靈瑞㫄禪師
洪州同安隆禪師
黃檗紹印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萬年道閑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 已上六人有錄
信州懷玉堅禪師
靈岩宜方禪師

烏巨行禪師法嗣六人
薦福休禪師
長蘆守仁禪師 已上三人有錄
天寧記禪師
龜峯慧光禪師
薦福忠禪師
智者修禪師 已上無錄

白楊順禪師法嗣二人
青原如禪師 有錄
南安岩如禪師 無錄

雲居如禪師法嗣二人
隱靜彥岑禪師
報恩成禪師 已上二人有錄

道場辯禪師法嗣六人
覺報清禪師
正法濟禪師
金繩勤禪師
何山然首座 已上六人有錄
能仁朋禪師
道場言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黃龍忠禪師法嗣四人
信相戒修禪師 有錄
無為道微禪師
慈化印肅禪師
崇化道贇禪師 已上無錄

西禪璉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秀禪師 無錄

淨居尼蘊禪師法嗣一人
淨居尼法燈禪師 無錄

大溈果禪師法嗣十五人
玉泉宗璉禪師
道林淵禪師
溈潭德淳禪師
石亭祖琇禪師
吉祥燦禪師
大溈行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
保安可封禪師
石霜宗鑑禪師 已上六人有錄
石門立禪師
雙林遠禪師
禾山進禪師
雪峰一禪師 已上七人無錄
方廣覺文禪師
法輪孜禪師

石頭回禪師法嗣一人
雲居德會禪師 無錄

育王諶禪師法嗣七人
萬年曇賁禪師
西岩宗回禪師
龍華本禪師 已上七人有錄
雪竇妙湛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天童了朴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華藏先禪師

道場琳禪師法嗣二人
東山吉禪師 有錄
狼山瑫禪師
徑山了粹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道場慧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道樞禪師 無錄

光孝愍禪師法嗣二人
光孝悟初首座 已上有錄
崇勝善行禪師 無錄

中竺妙禪師法嗣二人
光孝深禪師 有錄
靈隱蘊衷禪師 無錄

南華炳禪師法嗣四人
四祖宗肇禪師
正法月禪師
天寧法清禪師
南華明禪師 已上無錄

雪庭淨禪師法嗣一人
翠雲僧价禪師 無錄

訥堂思禪師法嗣三人
澄照行齊禪師
智首座 已上無錄
青原立禪師

大中海禪師法嗣一人
報恩法舟禪師 無錄

蓬萊卿禪師法嗣一人
延福廣禪師 無錄

真牧賢禪師法嗣二人
求福嗣衡禪師
無為了悟禪師 無錄

廓菴遠禪師法嗣一人
信相宜禪師 無錄

古佛範禪師法嗣一人

烏回穩禪師無録

述堂忠禪師法嗣一人

上藍獨秀宏禪師無録

夢菴信禪師法嗣四人

能仁琢禪師　鶴林妙禪師

孝感棟禪師　永寧道全禪師已上無録

足菴鑑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知淨禪師無録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菴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辭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住見佛性機不扱入閩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菴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纔眞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閙侍富貴貝後貧窮曰撞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眞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菴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參諸老晚依竹菴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来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劖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為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胷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来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竪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脈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眹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来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来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来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来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猫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胷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来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後笑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揚岐栗棘蓬庵遂師依佛眼佛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菴休禪師上堂風動邪旛動邪
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旛動此土與
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臧胡種
山僧不柰何趂後也打鬨紘子曲彎彎冬爪
直儱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
八兩讚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
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
之弩不為鼷鼠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
一鎚卻卻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
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
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
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日
傾腸倒腹卓拄杖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
禪汩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
前不物莫亂針鎚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峯晦菴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
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
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己躬下事不明
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為諸人吞
卻又被咽喉小要為諸人吐卻又被牙齒礙
眠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
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後來蒁苹峯菴主到這裏煩惱
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
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滓煩惱盞盂無柄
龜峯今日為他閑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從頭
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
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浹半邊不勞再勘你
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
鍋子一時失卻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撿點
看
真州長蘆且菴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
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
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
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
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
無量妙門今日且菴不惜窮性命紙做一句
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當頌臺山婆話
云閉箇瓮心皂角鋪曰求升合度朝昏只因
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
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
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
尾靈龜既然廗卷三秦要且未能喪弓襲革
烟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
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
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横夜向闌上堂今
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嶰頭漠漠秋雲
掛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卻南山猛
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
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
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師曰客舍
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
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
郢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
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吟
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
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
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
室次堂猶兕為甚麼偏受拄老爪曰物見主
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

棠乃曰雨輪擧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
門前不礙往来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
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
半暑氣漸消鴻雁橫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
柢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
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来
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温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
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
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溈果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
堂日問荅已乃曰納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
荅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
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
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
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
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
竪說秖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
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秖以語言文字而為
至道一句来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
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杜師已昇正仰郎州
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汁脚為
事底纔有甚處便對衆決擇秖一句一見歸
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
来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
皮胡言漢語来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秖具
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
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
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
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
因二僧擧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
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
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
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
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
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
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
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
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秖在架子下上堂拈拄
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為
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
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
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来白象
土宿跨泥牛尒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
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
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
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
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說身是口難
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
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
利動君子曰為復棒頭有眼為復見機而作
師曰彌猴繫露柱曰秖如三聖道你恁麼為
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
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
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齩
大虫曰秖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
曰水淺鋼石外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
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終行說道曰興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
綿裏針問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
曰廬山萬老漢曰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
身師曰南嶽二生藏曰秖如不落不昧未審
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僧問只如
昔日楊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楊岐荅云
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遂州了
便到巴州呀味師所謂心要吹如空中鳥跡
水底魚蹤莫容湊泊哉

潭州大溈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

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
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
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悟得一路轉得身
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淺拄杖下座上
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
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
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托盞
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
師曰犇雷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
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
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
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秪得三年三年後果遷
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嚩呢嚏唎吽發吒臨示
寂上堂拈拄杖示眾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
一句來眾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
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
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竪
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
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
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
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離却言句請師直
指師竪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潙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
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
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
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
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
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秪
如夜半華嶽也吞却揚子江開明橋撞倒平
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
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
見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
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
悟去由來不丈夫直饒那免受塗糊有指示
無指示韶石四拐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
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應須
辨真假真假分若為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送舊年迎新歲動
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
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
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菴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
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
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
斜掩半枝花

育王諶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
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
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
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
風冷卻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
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
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
箇而今被眼瞞竪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
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
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
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
以偈曰閒餘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
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
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從明簾外
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
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
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撼得雷天大壯
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

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賤脊老蚩吻開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辟如十日菊開微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寒對十煎茶不同跳空中問僧賊宗須打客來須看紙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蟥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頻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廿贊禮拜慈範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睛雖然一擲一一捺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發州人也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非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今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慕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録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畧曰生死海廣刹獰周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寶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撿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蚩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公子諲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塗糊人好師曰贓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同機秖為他徧界徧空無影迹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臍爾賊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慈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順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陞與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禁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蓋去沉掉之病自忘問荅之意刹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棄不成見耶上為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剌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慈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播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瞞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中竺妙禪師法嗣

溫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游梁乾打閧上堂一九二九相逢

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離頭吹瓰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嘿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只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扶二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扶三

大鑑下十八世

東林頴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公安祖珠禪師

淨慈彥充禪師

扶三

昭覺紹淵禪師（已上有錄）

積善道昌禪師

護聖麟庵開禪師

枚賢辯禪師（已上無錄）

西禪需禪師法嗣四人

鼓山安永禪師

報恩法演禪師

智者真慈禪師

萬年荷塋常禪師

保福清皎禪師

徽州簡上座

龍翔南雅禪師

天王志清禪師

教忠彌光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曇密禪師

東禪岳禪師法嗣四人

皷山宗逮禪師（有錄）

白雲師洛禪師

西禪淨禪師法嗣三人

乾元宗頴禪師（有錄）

中際立才禪師（已上無錄）

開善謙禪師法嗣一人

吳十三道人（有錄）

遯庵演禪師法嗣四人

劍門安分庵主（已上有錄）

法石慧空禪師（已上有錄）

徑山德潛禪師

鼓山知璟禪師（已上無錄）

華嚴雲和尚

育王法明禪師

南禪大用禪師

無用全禪師法嗣七人

靈隱希叟禪師

雪峰了宗禪師

盤山思卓和尚

天童應庵華禪師法嗣八人

天童咸傑禪師

侍郎李浩居士（已上有錄）

祥符善瑩禪師

智者濡禪師

道場全禪師法嗣一人

何山慧清禪師

移忠得一禪師（已上無錄）

笑翁堪禪師（無錄）

承天光韶禪師

雪竇奧南禪師

鏡像祖止庵居士（已上無錄）

南書記

鳳山詮禪師

禾山心鑒禪師

嚴朝康教授（已上無錄）

華藏有權禪師（有錄）

雙林用禪師法嗣一人

三峰印禪師（有錄）

大溈行禪師法嗣二人

德山子涓禪師（有錄）

淨慈水菴一禪師法嗣四人

扶三

息庵達觀禪師

瑞岩順和尚

徑山印禪師法嗣二人

金山道奇禪師

玉泉宗璉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希㵚禪師（無錄）

德山師本禪師（無錄）

仰山嗣清禪師

承天滿和尚（已上無錄）

金山永聰禪師（無錄）

萬年貴禪師法嗣四人
龍鳴賢禪師
天童從瓏禪師
大溈鑑禪師（已上有錄）
投子淳禪師（已上無錄）

大洪謐禪師法嗣四人
玉泉思禪師
丞相益國周公
萬壽師觀禪師
監丞成乘周公（已上無錄）

楚庵方禪師法嗣二人
和庵若禪師
訥庵俊禪師（二人無錄）

天童淨禪師法嗣二人
石林秀禪師
孤蟾瑩禪師（二人無錄）

普庵肅禪師法嗣二人
佛慧清禪師
鐵牛禮禪師（二人無錄）

東谷光禪師法嗣一人
直翁舉禪師（一人無錄）

或庵體禪師法嗣三人
天童智穎禪師
雪峰雲禪師（已上無錄）
萬壽了修禪師

晦巖光禪師法嗣四人
雪峰元聲禪師
徑山元聰禪師
報恩智因禪師
陳安節樵隱居士（已上無錄）

水庵野庵禪師法嗣一人
四恩庵主（無錄）

大同璞禪師法嗣一人
然庵主（無錄）

可庵然禪師法嗣一人

如如居士顏公（無錄）

薦福本禪師法嗣一人
法燈首座（無錄）

靈瑞昉禪師法嗣一人
福嚴傑禪師（無錄）

遂庵會禪師法嗣一人
萬松大璉禪師（無錄）

慈航朴禪師法嗣二人
雪竇僧彥禪師
太平韶和尚（已上無錄）

東林頴禪師法嗣

荊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眾人前尋充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竪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為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眾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秖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齩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緊窠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秖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諾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卍菴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卻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萠芽拈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保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菴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㘉㘉雙眸放電

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毀度
棠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陁傳
大士一火破落户依舊盂入即賺他無限癡
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既是善知識為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
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扶三 五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
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
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
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
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
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
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
以為不遜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
撘時卍庵為西堂為眾入室舉僧問雲門撥
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
以手拍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
佛亦是塵問了吞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
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
須弥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
風起卍庵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曰鎔瓶盤釵釧
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

内外夾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
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
誰敢正眼覷着且道放行為人好把住為人
好復曰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
又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云體
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子
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群三昧擊節叩關於門
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
不妨好手子細點撿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
覺即不然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荅
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
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須說我法
妙難思又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南
泉云平常心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南
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
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
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
礙師拈曰奇怪諸禪德雖是沙彌初入道一
扶三 六
縱便轉出不是靈利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
箭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也大難承當便向
平常心是道處動着關棙子去却胷中物喪
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便能信脚行
信口道等閑拈出看看有出身之路以何為
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荅云庭

前栢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荅云我在
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荅
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
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
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棙子且不是釘關底
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
沙彌底樣子應當學作麼生承當乃曰欲行
千里一步為初白日青天快着精彩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
為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
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
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
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
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
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
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秖如
扶三 七
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
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横行上堂舉睦州
示眾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
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
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
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

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廝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溫州能翔柏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柏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床云消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頻撥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紫蕨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聰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棍棍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道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伊說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扶三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眾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你分上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眾示眾上至諸佛下及眾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撿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撿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究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眾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卻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發良久曰木店買貴分文不賒

救忠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衆大集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眾解戒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揚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扶二九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覇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其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腳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廝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撈魚蝦遼天射飛鶚跛腳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裹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卻知落處拊掌大笑歎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紙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斯薦

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温相見上堂
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
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
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要會麽春風得意馬
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
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琉璃鉢內拓須彌僧
便喝師便打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
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王本無
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頴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
秖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
莫有靈利底麽良久曰比擬張麟兎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吴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
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
扶三　十
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
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
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
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無用全禪師法嗣
育王笑翁禪師諱妙堪四明毛氏子廣頴平

頂骨清氣豪十歲從野菴道欽受釋氏學叅
松源岳於靈隱不契往天童叅無用全公無
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無用曰
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無用曰此僧
敢來者裏捋虎鬚叅堂去室中常示以狗子
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箆劈口便
打師應聲呈偈云大叅毒鼓轟天震地轉腦
四顧橫屍萬里無用頷之久之侍香辭去西
游歷登諸老門迨出世妙勝嗣無用遷金文
移光孝乙亥大旱禱雨州治郡將以道居左
偏師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
雪竇申明千朝得旨仍舊乃已史衛王薦師
領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議合十寺為
大刹築壇場闡揚毗尼朝命徙虎丘領雪峯
三年陞住靈隱衛王創大慈成請師開山師
審法立度去浮務約雖大智復作無以易之
衛王薨退居上栢台州使君陳公遣使以瑞
巖邀之於道師勉領寺事踰月遂行無何江
扶三　十一
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黽勉絕江明年
廷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黼俾以衣黼住持
師以為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
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共議遂寢詔從育
王興建居多既而天童除書至不應戊申春
師寢疾通守永嘉曹公等入山問疾從容敘

世契移頌命紙筆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揚
山谷晦堂例請主後事書四句偈辭衆云蹤
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與
曹公訣別右脅而逝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痴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
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頴悟出家為僧
不憚遊行遍叅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
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
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
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
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
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
忌便躁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
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
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
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
有向上關捩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辯南北
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何異開眼尿
床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
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
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
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
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賊[illegible]

分文不直秖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搠葉風徹麁養井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秖迷這箇悟後卓一下曰悟時秖悟這箇迷悟雙忘糞埽堆頭重添搕㨰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

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道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名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濤善閑坐斷滔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上堂動弦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鈯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峰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共脫略紿與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䞋攄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有罵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卻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川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為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瞎漢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寄付心印宵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傳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游歷湖湘江淛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卻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髑髏身喚嘵也成師子吼栴檀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劍內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𤬪甎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殺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卻分許

多優劣且作麼生祗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留偈趺坐而逝荼毘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横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寺左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溈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横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還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一已七踏破太虚空鐵牛也汗出絶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叅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横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思夢尼過溈山忍然挫著曉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逃祖師關

扶三　十五

萬年貴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菴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氷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溈唉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処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秖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續傳燈録卷第三十四　十六　扶三

續傳燈録卷第三十五　扶四

大鑑下第十八世

育王光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靈隱之善禪師　淨慈居簡禪師

徑山如琰禪師 扶四　天童沠禪師

東禪觀禪師　上方銛禪師 已上六人見録

育王宗印禪師　淨慈義雲禪師

徑山妙嵩禪師　育王師瑞禪師

育王權禪師　天童齊禪師

雲居梵琮和尚　鐵牛印禪師 已上八人無録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九人

靈隱崇岳禪師　臥龍祖先禪師

薦福道生禪師　天童自鏡禪師

淨慈慧光禪師　隱靜致柔禪師 已上六人見録

蔣山慶如禪師　靈隱了悟禪師

侍郎張鎡居士 已上三人無録

天童遂觀禪師法嗣四人

虎丘善濟禪師 一人見録　華藏善淨禪師

天衣文蔚禪師　柏巖凝和尚 已上三人無録

徑山如琰禪師法嗣七人

靈隱普濟禪師　淨慈閎禪師

徑山肇禪師　雙林朋禪師 已上四人見録

枯椿曇禪師　弁山阡禪師
東山源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萬壽崇觀禪師法嗣四人
黃龍慧開禪師　石霜妙印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孤峰德秀禪師　鴻福師洸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一人
瑞岩崇壽禪師見錄
靈隱之善禪師法嗣三人
徑山善珎禪師見錄　淨慈仲穎禪師
無方安禪師　霜林果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智穎禪師法嗣三人
徑山如珏禪師見錄　鴈丘務本禪師
雪峰德因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大觀禪師見錄　石接明禪師無錄
鼓山安永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悟明禪師見錄　承天法堅禪師無錄
直翁舉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岫禪師見錄
育王妙堪禪師法嗣一人
東湖祥禪師無錄
育王宗印禪師法嗣一人
道場法舟禪師無錄
軋元宗顏禪師法嗣二人

鼓山宗鑒禪師　白雲仁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金山道奇禪師法嗣一人
雲隱祖泉禪師無錄
天童派禪師法嗣一人
無鏡徹禪師無錄
徑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無塵淨禪師無錄
大鑑下第二十世
臥龍祖先禪師法嗣四人
徑山師範禪師　靈隱法薰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雲居慈覺禪師　大慈道傳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光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妙峰善禪師。吳興劉氏子。其先居彭城。後徙吳興。高曾大父父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受業德清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見輙了大意。乃遍叅諸太老。時佛照光禪師唱道鄮山。師往叅禮。以風幡話直前鋒機。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雜悲融釋。然不以此自足。遊衡湘。還入康盧。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鴈山能仁。出世於慧因。洪福。萬年諸剎。退居皋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大衆如在妙峰時。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之瑞岩。蘓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亦非所樂。靈隱容延。行閑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一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虗席。時鄭清之秉鈞軸。獨念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荅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鄭公益高之。師上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者裏是劒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又示衆云。久叅高士。眼空四海。鼻孔遼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生平善誘其徒。未嘗厲聲色。然一經指授。輙神融意悟。心悅誠服。皆克然有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實端平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塔于靈隱之西岡。鄭公銘其塔。

杭州府淨慈北磵禪師。名居簡。字敬叟。蜀之潼川王氏子。以其寓北磵之日久。故人不名字之。稱北磵云。先出世天台報恩光孝寺。退

居杭飛來峰之陰張公誠子與盱江剌史走書以唐僧紹隆所開山處之師高臥不起而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靈居力致之亦復不起後遷至淨慈嗣世尊初生話云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閙提此土西天起塊害堂堂洗土不成泥又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閒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嘗闢一室以居名曰懶室作賦以自見其畧曰進則面牆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忽頹豁然而廬漠然而問如蒙之擊如震而警又曰如無盡藏如大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四闔擬良工之御殿撫鴻鵠而眠晚入冥冥而遠引咲雲烟之輕去漫悠悠而無定駐落日於西庵延初𦆵於東嶺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盱江張公誠子序之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㑹參寥覺范為一人不能當也北磵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取合去就之際潔如也龍泉葉公水心酷師詩曰簡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紅染綠未禁春師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山䲨産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懌來為師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示二姓而訟遂止

杭州徑山如琰禪師字㴱翁台州周氏子穎悟邁倫作維摩讚偈云毘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㴱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明州天童淨禪師字無際題郁山主像偈云策蹇溪橋蹉跌時悞將豌豆作真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東禪觀禪師字性空上堂舉監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復來問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皆者雖以與乎文彩瞶者雖以與乎音聲者瞽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咲迹扶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又舉保壽和尚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公案師云衆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涉波瀾保壽用疾焰過風之機向虛空裏[illegible]二大老各出一隻手扶起臨濟正法眼藏與他說訣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禘道敕子如何擎大柱傷絲為可往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却

上方朴翁銛禪師天資奇逸淳悍無[illegible]

曆偈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篙浪頭何似問頭危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天姿純篤造詣端實早歲慕出世法稍長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公於徑山慧隆堂稱蔣山應菴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厲朝夕咨請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師有省應菴大喜以為法器訖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遍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洒入閩見乾元木菴永公一日辭木菴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瑯道好一堆爛柴彈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酧數次木菴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騎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趣入聖域固難矣騎人若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荅密菴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

忘寢食寥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寥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口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撲辨從橫寥庵遷靈隱遂分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寥庵嗣從江陰之光孝無為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師上堂云大凡扶竪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拔一撥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麼昔年昝火和烟得今日楷泉帶月歸又因歲旦示眾云元正啓旦萬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和坐盤撥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既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眾退居東庵俄屬微疾倡道不癈忽覩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偈以大法囑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加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

有一坐夏四十秦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夔州臥龍破庵禪師諱祖先廣安王氏子工夫穩實見地明白嘗分座抗之靈隱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傍大悟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饒州薦福曹原生禪師南劒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徙雪峯後住薦福逾月化去詠靈雲石有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峯青到今

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作上鐘偈曰一模脫就轉風流平地救他不肯休要得洪音喧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

淨慈慧光禪師字潛庵作化塩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花生乘時索起遼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太平府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上堂舉天衣懷禪師鴈過長空影沉寒水話因頌曰長空孤鴈一聲秋獻質沈斯鼻似鉤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絲頭

天童遠觀禪師法嗣

福州虎丘衎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讚曰雲鬢濃粧苦強顏為它閑事入塵寰拋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徑山如琰禪師法嗣

靈隱大川禪師諱普濟明州奉化人慕僧五燈會元題世尊出山相偈云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峯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

杭州徑山偃溪聞禪師聞人閩燈上堂舉趙州示眾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拈云森羅萬像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為貪程太速

徑山淮海肇禪師泰州人讚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因見郁山主畫像傍僧索讚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吠眼開為言塵盡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

祁壽崇觀禪師法嗣

黃龍慧開禪師字無門杭州人作朝陽補衲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趂暖著些些針線忽然臘月到來免致脚忙手乱

潭州石霜竹岩妙印禪師作對月看經偈曰

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侍
月重開卷故保曬年未徹頭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
明州瑞岩壽禪師字無量因僧問世尊臘月
八日正覺山前夜覩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
荅以偈曰明星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
廿四 九
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烟
靈隱之善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蔵叟禪師名善珎泉州南安縣呂
氏子年十三依郡之崇福寺南和尚出家落
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峯善公于
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住里之光孝升承天
繼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峯復以朝命
移四明之育王臨安之徑山師示衆云古者
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
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
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
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又挾室云
道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
在麼呆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嘗
自題其像云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
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
方敵道叙是米做師生於紹興甲寅十月十
二日示寂於丁丑五月二十一日壽八十三

塔全身于徑山南塔院云
天童智穎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荊叟禪師諱如珏婺州人室中
僧問如何是佛師荅曰臘冬瓜仍頌云如何
是佛臘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
寄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大覲禪師鄞縣横溪陸氏子字物
物發叅北澗于淨慈悟旨典文翰叅稱藉甚
既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云達磨正宗
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
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
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
法可得而為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花求
帶果充如何悉唎悉唎既順世塔塟于寺之
西菴
鼓山安永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
廿四 十
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云特
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趂出僧回舉似
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
會即夾山口啞去應庵拈云高亭一期忍俊
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這僧當時若是箇
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

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伯有謀臣拈云
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
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師嘗參
修聮燈會要傳于叢林
直翁舉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岫禪師字雲外族昌國莫氏身材
眇小精悍有餘師事直翁舉公剃落究明曹
洞宗旨盡其源底出世慈溪石門歷象山智
門遷郡之天寧繼以三宗四衆推挽升住天
童叢林莫不稽首稱慶師說法能巧譬傍引
貫欲衲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絕塵雖
鶻眼龍睛亦無窺瞰分上堂闤市紅塵裏有
闤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岩崖中有深山岩崖
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闤市紅塵裏佛法
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
岩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岩崖中
佛法良久云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
夤緣直上寒松之頂又謝首座書記藏主上
十
堂以拂子打圓相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
又打一圓相云證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
美又打一圓相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
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
這裏毋固毋必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
施利隨與人見後生敬之逾謹二時粥飯必

同衆赴堂既席無餘資禪者率錢津送後事塔塋于本山弟子嗣大方昇獨木省愚庵證無印四人足大其宗但位不稱德罕嗣其法者爾

大鑑下第二十世

卧龍祖先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無準禪師諱師範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僧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次成都坐夏正法遇老宿名堯者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于育王佛照問師曰何處人師曰劒州人佛照曰帶得劒來麼師隨聲便喝佛照咲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雜役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久之復還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胡孫子話破庵拳之語在破庵傳中師於侍傍有省破庵過天童掃松庵塔師偕往遂破庵赴穹窿未幾以台鴈未到拉月石溪同游至瑞岩時宏巢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儒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尊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茅共姓衣冠與曩昔所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三年遷焦山期年遷雪竇三年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師補處明年寺燬師建知其數不動容經意是年十月有旨入內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諭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乃賜佛鑑禪師號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不驚不變而多助雲至不數年寺宇崇成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顏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所土建重閣祕藏後先所賜御翰徹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并祠奉以旌孝慕云上聞而嘉歎賜扁圓照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而醫疾適作三月旦升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區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咲諧謔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帑素金身塔于圓照庵稟法分化有雪岩欽斷橋倫西岩惠爲

杭州靈隱法薰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子也師生而慧敏三四歲時見佛僧即知禮敬年十六往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遂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聞呉門穹窿破菴先禪師道望遂往依焉一見知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咲師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柴頭破菴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黙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隨時咨詢與無準範日相激礪對去遍遊諸老門庭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充華藏遯庵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韛中出自不同也俄出世蘊之高峯高峯叢林剎勞苦戒納以身率之未三年爲院觀次遷楓橋衆緝緝然鍾山虛席廟堂精選擇乃以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遷靈隱淳祐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作麼作本喚作甚麼作末松栢千丈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侯繪師像求讚有云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頒訝之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而歸寶壽撕撕終焉訃至全身于院之後山不違師志也壽七十五臘五十

三師猊古性直音韻朗暢五遥望刹閃三十有二年撙節而是用審量而計功雖有大興建一毫不以干人見他處持疏鷺侯人門呫喃以希施與者直鄙而笑之而土木金碧在處成就云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

扶四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六　扶五

大鑑下第二十世

薦福道生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道冲禪師見錄

淨慈閒禪師法嗣三人

扶五

徑山妙高禪師見錄　天童止泓鑑禪師

何山錄鏡明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觀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元熈禪師見錄

徑山善珎禪師法嗣二人

徑山行端禪師見錄　曹溪覺禪師無錄

淨慈仲頴禪師法嗣三人

江心了萬禪師　岳林益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雙林雲屋閑禪師一人無錄

雙林朋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祖誾禪師見錄

天童雲岫禪師法嗣一人

雪竇大證禪師見錄

孤峯秀乃禪師法嗣二人

鼓山皖山凝禪師　雙林一衲介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靈隱普濟禪師法嗣三人

蔣山東叟愷禪師　雪竇野翁同禪師

天童石門來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自鏡禪師法嗣二人

松窓照禪師　月窓圓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徑山如珏禪師法嗣一人

中竺空岩有禪師無錄

雪竇大夢因禪師法嗣一人

風幡空山中禪師無錄

黃龍慧開禪師法嗣一人

瞎驢見和尚無錄

淨庵淨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西江諜禪師無錄

靈隱崇岳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金山善開禪師　道場普岩禪師

華藏覺通禪師　龍翔希陵禪師

瑞岩光睦禪師　天目文禮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雪竇大歇謙禪師　淨慈谷原道禪師

瑞岩雲巢岩禪師　乕丘蕪藂雲禪師

壮海心禪師　諾庵肇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薦福道生禪師法嗣

徑山癡絕禪師諱道冲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邪氏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以進士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脩證為落髮師遊成都習經論紹熈壬子出峽田翔荊楚間時松源岳唱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饑不受會曹源生出世

妙果師聽入門語有省叅堂俾侍香朝徙夕遊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曹源徙龜峰侍行又三年以偈辭遊淅共言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至京師松源主靈隱師依馬嘉定已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嗣曹源號庵元覺庵即逢庵原無相範石谿月皆在會中道聞于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瀕江易涝下田多無秋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三年無倦色嘉熙己亥侍郎東畎曾公幽師閩閒師道望以敦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法度修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虗席摒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着雖然如是用不着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又結夏上堂云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這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可咲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二年淳祐甲辰有旨移靈隱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歸隱金陵京兆尹遺屬官追挽至蘊臺不可朝命以虎丘俾養老不就留守虗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戊申春育王咲翁堪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台師隱所使者三返卒不奉詔明年非住山未幾膈間疾作涉春不瘳然陞堂說法不廢二月末始不出然說偈書讃嬉咲言論如平時侍僧以遺偈請麾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自是屏却醫藥謝絕外事至十四夜分起坐移頃而逝歸塔于全陵山中

淨慈閒禅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峰禅師名妙高福之長溪人也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依吳中雲夢澤公受具戒師銳意求道首叅癡絕次見無準準尤器愛遂之育王見偃溪入室掌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會溪遷南屏師與俱後出世住冝興大蘆遂為嫡嗣遷江陰勸忠霅川何山雲衲四來蔣山虗席師奉朝命居之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有迫師求金者俄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死辭色了無怖長軍士感動擲刃而去丞相伯顏公見師加敬施牛百齋粮五百寺頼以濟至元庚辰迁徑山寺罹回祿草創纔什一師究心興建不十年悉還舊觀戊子春魔事忽作有譖毀禅宗者師嘆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趍京有旨集諸宗徒廷辨上問禅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体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禅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超最上乘孰有過於禅詞指明顯餘二千言又宣進楫前與譖者反復論難譖者辭屈上大悅禅宗按堵如初陞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岩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灾師謂衆曰吾夙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壽七十五臘五十九塔于寺之西麓云

育王觀禅師法嗣

徑山佛智晦機禅師諱元熈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洒師之族妹父聚其宗族子弟教之世與師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偕之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累志即善辭毋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宿

皆欲出己座下不顧也開物初覲禪師闡化玊几往依之物初與語大驚異之留侍左右朝夕咨扣盡獲其祕字之曰晦機為偈以憑焉後至錢塘謁東叟穎公于南屏延師掌記至元中總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入供養乃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閑隱居里之滸山元貞二年出世應百丈之請居十二載而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之請入寺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上堂曰雲門道个普字盡大地人不柰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懸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惟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居七載退住山閱三月師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聞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改百丈大仰之徒參來請師師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所與往來作偈示眾擲筆化去延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大仰之下有金鵝石者應馬大師懸讖故葬焉而其徒之在杭者又建塔于淨慈之西隱以存瘞歛之所嗣法者有笑隱訢石室瑛仲芳倫云

徑山善珎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禪師諱行端族臨海何氏世業儒母陳氏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年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初參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即延入侍司叟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即處以記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曰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參雪岩欽公於仰山岩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岩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臭口岩云賴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岩咲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師云也不消得居三歲而岩逝乃還浙右徑山請師居第一座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學徒奔湊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中書平章事張閭公任行宣政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蒞臨座下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竣事入覲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養高于良渚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師云若以無為實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為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牀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磋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云棊盤石砑破你腦門盞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荅師便喝又勘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怒罵為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師之利他皆陰為之沒齒不言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書偈訣衆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燄鐵樹花開拔筆垂一足而化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窆于

寂照塔院弟子竹泉林古鼎銘夢堂噩楚石
琦以中及等皆足亢其宗
淨慈仲穎禪師法嗣三人
溫州江心一山禪師諱了万族臨川金氏貌
瘠而弱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素志出家莫
奪去從金溪常樂院思仁者祝髮俄有靈芝
產户樞占者曰吉徵也及游方謁假溪聞公
荊叟珏公簡翁敬公皆相語合東叟領南屏
擇師掌記師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者
脫然忘所證亟以白東叟東叟詰之終無起
滯遂蒙印可後遊天台及境內請開法寒岩
竟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籜歷十載遷疎
山當道議不合即拂退未幾江淮總統會諸
山于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師治事
若林鼎新又十年外住江心少不適意輒棄
去寺衆數百懷留隨至馮公嶺不從各泣
散去師恬然如脫去桎梏爲廬山月澗明
公遣舟迎歸東溪明公示寂開先之衆復以
請師力卻之衆懼迫至再四願不以寺事累
師惟乞訓徒耳皇慶元年十一月廿六日遘
疾危坐不近藥閱七日命具浴更衣出據室
凡書訣衆語坐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不
可計雙目睛不壞鎔以烈焰益瑩燦齒牙頂
骨錚有聲時攺作稼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
相幹赤命以瞽藏釋尊舍利奉於中而遺使
分一山之目睛舍利貯之銀匣陪葬爲餘骼
舍利乂以葬東溪
奉化岳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開法婺之天
寧遷薦福後主明之太平彰聖至岳林上堂
云古者道戎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
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款結案拈拄
杖云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
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月十五
日上堂擊拂一下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
灰中爆出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云
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誾禪師南康周氏子宋端平
元年八月一日生年十三稟父母依同郡嘉
瑞寺出家禮偃一人爲師薙落受具一日閱
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
即往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近離何處師
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乂手進云起
居和尚智命侍香未幾至杭見斷橋倫公於
淨慈倫問臨濟三遭黃蘗痛棒是否師云是
又問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云得人一牛
還人一馬倫領之倫逝而栢山介石遂來補
其處一日室中舉栢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
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
即令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岩日公住圓通延
師分座九江守錢真孫聘師出世西林爲介
石嗣至元二十五年遷開先又遷東林元貞
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
并金襴法衣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嘗勘一僧
云彼處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
何不暫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云釋迦
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
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
如何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
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
丈僧休去居四歲而逝訣衆得曰緣會而來
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世壽七十五
僧臘五十二
天童雲外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無印禪師諱大證族畬陽史氏子
生于大德丁酉歲正月廿四日幼穎異父母
知不可留使從州之昌國寺智齡學出世法
年十四薙落受具戒出遊湖荊石琬公于廬
山圓通機語不契時思菴睿公居閒房師日
親炙之外岫公方唱曹洞之道于天童師往
依之一日入室次公云天童今日大死去天
也汝作麼生救師云請和尚喫飯公又云天

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師云拕它作麼公又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汀作洪戊同行師云和尚先行某甲後隨公呵呵大笑自茲情同魚水猶溈山之與寂子也遂命典藏教已而謁中峯本公于天目山公雅相器重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金書藏經與國師妙公偕比上入覲竣事賜以織金厡眴之衣泰定初南還江浙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起師主浙之南禪說法為雲外之嗣雲外嗣直翁舉直翁嗣東谷光東谷嗣月明極祚明極嗣自得暉蓋隱川古佛之六世也然領半孝遷信之祥符既而洪之翠岩饒之芝山俱以行院檄請師以疾固辭至正七年主慶元之定水門九年遷雪竇上堂曰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然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急回頭自取天真佛良久是何面目下座巡堂與茶人上堂妙下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刹竿頭上無片天至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參又去岩房高臥日高眠居四年退居定水之固淵菴明年辛丑九月廿一日示寂得年六十有五奉全龍閣維煙餘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斂諸不壞者建塔

圓明菴後

靈隱崇岳禪師法嗣

鎮江金山善開禪師字掩室上堂舉密菴破沙盆話頌云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遍界難遮掩殃害叢林累子孫

湖州道場運菴禪師諱普岩題趙州像偈云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着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其下有虛空愚石帆衍絡之

華藏覺通禪師字無得青茴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為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氷淹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綠成白雪染重綠剗盡黃雲稲正青嗣法有虛舟度云

溫州龍翔石岩禪師諱希璉潮陽馬氏子室中僧問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師荅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智轉機輪向上頭万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瑞岩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曹山霞因僧侍立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秪如熱向甚麼處迴避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曰秪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迴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游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明州天童山天目禪師諱文禮號滅翁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家天目山之麓因又號天目云師生六歲挩籃隨母採桑俄而竊念携之者誰邪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依鄉之真相寺僧智月剃落往淨慈參混源混源舉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光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他日光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云物見主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云揭却腦蓋光喜其俊邁挽為書記久之返浙西聽一心三觀之旨于上天竺松源岳禪師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即捧出師聞之頓忘知解廼往參為蒙印可得盡其旨辭松源巡禮江淮問祖塔時浙翁琰公主蔣山挽師充立僧首座晉陵尤公焴數至山誦師提唱語悅服嘉定五年約齋居士張公鎡請師開法臨安慧雲一香為松源嗣既而遷溫之能仁未幾辭歸西丘時節齋趙公慕師高行微服過西丘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明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筀筍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輒揮牙三下莫有湊泊之者厭後遷居福泉升住天童師因上

堂擧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師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冬至上堂云黃鐘纔起時九數從頭數相將幽谷鶯啼次第雕梁燕語田父祭句芒叢祠敲社鼓農父狎牛郎村姑敎蚕婦光陰老盡世間人冬至寒食一百五宋智禪師忌上堂夜明簾外寶鑑堂前元無兼帶豈有偏圓正倖歷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鷥眠有來上座直入方丈云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云對頭在那裏來云和尚便是師云老僧與汝有甚麽冤讎來無語師捉住云冤家冤家新到相看師問汝名什麽僧云智究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又佛光法照師首依師于梁渚師令往下竺參北峯印公作二偈送之曰送子參尋有鷲山諸方多是落前三白從闕異歸同後圓百于今亦倦譚揀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晚風吹落殘紅片休向枝頭覓馥香叢林至今傳誦不絕師尤邃於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伺悅也朱晦菴問毋不敬師乂手示之揚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兔全提句

看取外階正勢時其曉人類如此師所閱五剎通不過八九年而得閒之歲月多逍遙於梁渚之西丘羣衲參叩無異領衆時也其爲人高古簡儉不苟爲笑語將入寂病中問侍者曰誰與我造無縫塔侍者云請師塔樣師云畫不出乃怡然脫去闍維弟子収舍利幷遺骨樹塑于天童應菴塔左壽八十四臘六十八紹其傳者有橫川珙石林鞏稱二甘露門云

續傳燈録卷第三十六終　　三末　　扶五

古尊宿語録卷第一之二　　齋二

南嶽大慧禪師　大鑑下一世
馬祖大寂禪師　大鑑下二世南嶽嗣
百丈大智禪師　大鑑下三世馬祖嗣

大鑑下一世

南嶽大慧禪師諱懷讓金州人也俗姓杜於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遂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勑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惟師最小年始三歲炳然殊異性惟恩讓父乃安名懷讓至年十歲惟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見而奇之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毘尼藏一日自嘆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同謁嵩山安禪師安啓發之乃直詣曹溪禮六祖六祖問什麽處來師云嵩山安和尚處來祖云什麽物與麽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云某甲有箇會處祖云作麽生師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也無師云修證

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云只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讖汝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鷄解啣一粒粟供養什邡羅漢僧此一本讖作心乘能藏事說向漢江濱湖波探水月將照二三人祖云先師有言從吾向後勿傳此衣但以法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惟示道化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汝向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侍奉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南嶽居般若寺示徒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光歸何處師云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麽處去僧云成後為什麽不鑑照師云雖然不鑑照謾它一點不得馬祖居南嶽傳法院獨處一庵唯習坐禪凡有來訪者都不顧師往彼亦不顧師觀其神宇有異遂憶六祖讖乃多方而誘導之一日將甎於庵前磨馬祖亦不顧時既久乃問曰作什麽師云磨作鏡馬祖云磨甎豈得成鏡師云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能成佛祖乃離座云如何即是師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又云汝學坐禪為學坐佛

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祖聞斯示誨豁然開悟禮拜問云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馬祖云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師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馬祖一蒙開悟心地超然侍奉十秋日益深與師入室弟子六人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 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 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 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 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 一人得吾舌善談說嚴峻 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 後馬祖闡化於江西開元寺師問衆曰道一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法師云未見通箇消息來遂遣一僧去囑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麽生記取答話來僧如教迴舉似師馬祖云自從胡乱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師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示寂於南嶽勅謚大惠禪師最勝輪之塔吏部侍郎歸登撰塔記

大鑑下二世南嶽大慧禪師法嗣

馬祖大寂禪師師諱道一漢州什邡人也俗姓馬氏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問如何是修道師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云作何見解即得達道云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偽我慢貢高合為一體故經云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衆味住於大海即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即已悟卻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衆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

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秖對六根
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觧返源隨名逐
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躰
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
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揔說不得其心亦
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
四 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来淋過
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
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悪不染若說如来
權敎三藏河沙刧說不可盡猶如鉤鏁亦不
斷絕若悟聖心揔無餘事久立珍重
上堂龎居士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
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又
問不昧本来身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覻士云
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覻士禮拜
師歸方丈居士隨後云適来弄巧成拙　問
如何是佛師云即心是佛問離四句絕百非
請師直指西来意師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
西堂問取智蔵僧至西堂問西堂以手指頭
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汝去問海兄
僧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者裏却不會僧回
舉似師師云蔵頭白海頭黑　師採藤次
見水潦便作放勢水潦近前接師即便踏倒
水潦起来呵呵大笑云無量妙義百千三昧

盡在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　師令僧馳
書與徑山欽和尚書中畫一圓相徑山繞開
見索筆於中著一點後有僧舉似忠國師國
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問和尚爲甚麽
說即心即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
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来如何指
五 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
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麽意　師問僧什
麽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東湖水滿也未云未
師云許多時雨水尚未滿　道吾云滿也　雲岩
云湛湛地　洞山云什麽刼中曾欠少　又問如
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
無水亦無舟說甚麽筋骨　一夕西堂百
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麽時如何堂
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
曰經歸蔵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問
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竪起拂子師曰秖這
箇爲當别有丈拋下拂子　僧問如何得
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　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一圓相就上
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揑
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有講僧來問曰

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座主傳持何
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
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
師曰是甚麽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黙然
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麽法主曰師子在
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麽法主無對　百丈代云
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
麽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
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
禄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
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
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
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
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
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
跏趺入滅元和中謚大寂禪師塔名大莊嚴
百丈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師忝馬大師
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
六 大師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麽每日如
此師經三年一日隨侍馬祖路行次聞野鴨
聲馬祖云什麽聲師云野鴨聲良久馬祖云
適來聲向什麽處去師云飛過去馬祖迴頭
將師鼻便搊師作痛聲馬祖云又道飛過去
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

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搊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明日馬祖昇堂纔坐師出來卷却簟馬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馬祖云適來要舉轉因緣你為什麼卷却簟師云為某甲鼻頭痛馬祖云你什麼處去來（師云昨日）偶有出入不及參隨馬祖喝一喝師便出去　馬祖一日問師什麼處來師云山後來祖云還逢著一人麼師云不逢著祖云為什麼不逢著師云若逢著即舉似和尚祖云什麼處得者箇消息來師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　師再參馬祖祖竪起拂子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遂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亦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後住洪州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四方麏至溈山黄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黄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麽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　因僧問西堂有問有荅即且置無問無荅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来疑這箇老凡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　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為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決師云昨夜南山虎咬大虫云不繆真詮為甚麼不垂方便師云掩耳偷鈴漢云不得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云蒼天蒼天師云得與麼多口云罕遇知音拂袖便出師云百丈今日輸却一半（僧出云請得一拂然師云一貫）至晚侍者問和尚被這僧不肯了便休師便打者云蒼天蒼天師云罕遇知音者作禮師云一狀領過　有一僧哭入法堂師云作什麼僧云父母俱喪請師揀日師云明日一時埋却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西堂問師你向後作麽生開示於人師以手卷舒兩邊堂云更作麽生師以手點頭三下　上堂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躰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云固守動靜三世佛寃此外別求如同魔說　馬祖令人馳書并醬三甕與師師令排向法堂前乃上堂衆纔集師以拄杖指醬甕云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衆無語師便打破歸方丈　上堂衆纔集師以拄杖趂下却召大衆大衆回頭師云是什麽　溈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竪拂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溈山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機黄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道之師溈山云如是如是師因普請闢田回問運闍梨闢田不易檗云衆僧作務師云有煩道用檗云爭敢辭勞師云闢得多少田檗作鋤田勢師便喝檗掩耳而出　師問黄檗甚處來檗云山下採菌子来師云山下有一虎子汝還見麽檗便作虎聲師於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師至晚上堂云大衆山下有一虎子汝等諸人出入好看老僧今朝親遭一口後溈山

問仰山云黃檗虎話作麼生仰山云和尚如
何溈山云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什麼
到如此仰山云不然溈山云子又作麼生仰
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把虎尾溈山云寂子
甚有險崖之句　師每日上堂常有一老人
聽法隨衆散去一日不去師乃問立者何人 九
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
學人問大脩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
落因果墮在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師
云汝但問老人便問大脩行底人還落因果
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告辭
師云某甲已免野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
燒送師令維那白槌告衆齋後普請送亡僧
大衆不能詳至晚參師舉前因緣次黃檗便
問古人錯對一轉語落在野狐身今人轉轉
不錯是如何師云近前來向汝道黃檗近前
打師一掌師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時
溈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
典座作麼生典座以手撼門扇三下司馬云
太麄生典座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後溈山
舉黃檗問野狐話問仰山仰山云黃檗常用
此機溈山云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山云亦
是稟受師承亦是自宗通溈山云如是如是
　黃檗問從上古人以何法施人師良久

黃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云將謂你者
漢是箇人便歸方丈師與溈山作務次師問
有火也無溈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溈山把
一莖柴吹過與師師接云如虫蝕木因普請
鋤地次有僧聞鼓聲舉起鋤頭大笑歸去師
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後喚其僧問你
今日見甚道理云某甲早辰未喫粥聞鼓聲
歸喫飯師呵呵大笑　問如何是佛師云汝
是阿誰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云分明箇
師竪起拂子汝見拂子否云見師更不管
師令僧去章敬處見伊上堂說法你便展開
坐具禮拜起將一隻鞋以袖拂却上塵倒頭
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師旨章敬云老僧罪
過　廣録夫語須辯緇素須識總別語須
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辯清不了義教
辯濁說穢法邊垢揀凡說淨法邊垢揀聖從
九部教說向前衆生無眼須假人雕琢若於
豎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脩禪學慧 十
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他與麼說如維摩
詰傳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它沙門已受
白四羯磨訖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向它與
麼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
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離有無等法離一切
脩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剃除習染沙門

除貪嗔病不去亦名聾俗亦須教渠修禪學
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瞋病去盡依住無
貪將爲是是無色界是鄣佛光明是出佛身
血亦須教渠脩禪學慧須辯清濁語濁法者
貪嗔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
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濁兩流凡聖
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
有纖毫愛取既不愛取依住不愛取將爲是
是初善是住調伏心是聲聞人是戀筏不捨
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既不愛取亦不依住
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界免墮
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菩薩縛
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後
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
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爲智鄣地障行鄣故見
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
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
破塵出經卷若透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
家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纏外佛無物拘 十一
繫得渠是屬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
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
得無所礙風是無礙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
智自由是作車運載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
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礙處於五陰如門

開不被五陰碍去住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麼不論堦梯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麼盡是凈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佛瘡菩薩等瘡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河衆作清流說竪清相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信善星等箇箇有勝揲箇箇有則候二被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執所行被凈法酒醉故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上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云喚作解脫深坑可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秖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却來須陀洹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與麼時秖喚作須陀洹人秖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說它者箇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著是佛常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謗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謗佛法僧肇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粢生抬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辯清許說如今

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屬纏膠門本来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覓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箇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冰全冰是水救渴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醫拱手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似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薩喚作示珠人從来不是箇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剗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爲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爲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爲不隨諸數故云聖躰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虫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

之上希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脩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証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躭說故至上涅槃厭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干魔網不去縱解百本圍陀經盡是地獄滓若覓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一切善惡有無等法即爲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秖如麁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是弟子者箇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舉一手竪一指云是禪是道者箇語繫縛人未有住時秖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不師於心不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爲人

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秖合雖俗人前說秖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爲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今秖是說破兩頭

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教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摠別語說道脩行得佛有脩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

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摠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前語不許脩行得佛無脩無證非心非佛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陁洹向

畧二 十四

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辯地從濁辯清秖如今鑑覺若從清邊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不是清亦不是不清亦不是聖亦不

是不聖亦不是見水濁說水濁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却濁他水若有無問之問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爲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衆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須辯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乱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秖如今鑑覺但不

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像以無功若能寂照不自玄旨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爲導師衆生性識他爲未肖者佛皆梯是

黐膠性多時黏著有無諸法作喚玄旨藥不得乍聞格外語乍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黙然思惟智慧冥朦難說無可比喻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

審二 十五

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返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之法向後假說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

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覆無有不相酧獻者若欲免見

翻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衆生不親不疎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免苦樂相形免明暗相酧實理真實亦不真寔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物喻如虛空不可脩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扑

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如黐膠五處俱黏麿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摠與麼也若秖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

如今鑑覺是自巳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秖是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土初祖云無能無聖爲佛聖若言佛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畜等類及釋梵巳来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今古百刼時事

豈得是佛如阿脩羅王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弥山與帝釋戰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衆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不少乜且不是佛教語節級奢縱陞降不同未悟未解時多貪嗔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異舊時人秪異舊時行履處　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爲有罪報
廿一
十六
相否師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尚不得煞罪何況禪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著亦云禪道不用脩但莫汚染亦云但融冶表裏心盡即得亦云但約照境秪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都無貪取亦莫取著亦云合與麼學李似浣垢衣衣是本有垢是外来聞說一切有無聲色如垢膩都莫將心湊泊菩提樹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屬色十二分教屬聲秪如今截斷一切有無聲色流過心如虛空相似合與麼學如救頭然始得臨命終時尋舊熟路行尚不微到與麼時新調始學無有得期臨終之時盡是勝境現前

隨心所愛重處先受秪如今不作惡事當此之時亦無惡境縱有惡境亦變成好境若怕臨終之時慞狂不得自由即須如今便自由始得秪如今於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果業已現如何怕得怕是古今古若有今今亦
廿二
十七
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来際得秪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秪是人人秪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將禪想禪不用將佛覓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薩應如是正念於法鏧然獨存亦無知獨有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體結亦名躰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絕思量處凝寂躰盡忖度永亡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匝匝之波忽知匝匝之波此是細中之麁亡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覺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頂亦名三昧王亦名爾焰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切色聲香味觸法刹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閡一色一塵一佛一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徧滿一切刹土此是細中

之麁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聞見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涅槃是無上道是無等等呪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爲甚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流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卧若能如是我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語等我亦如然一佛一佛刹聲一佛刹香一佛刹味一佛刹觸一佛刹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華藏世界縱廣揔皆如是若守初知爲觧名頂結亦名墮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繫世有二十五又散一切諸煩惱門縛著於他此初知二乘見之名爲爾焰識亦名微細煩惱便即斷除既得除已名爲田神住空窟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觧脫魔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漏向別國土都不覺知亦名觧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亦云失脚作轉輪王令四天下人一
廿二
十八
日行十善此福智猶不能筭自己鑑覺名王緣念著有無諸法名轉輪王秪如今於藏腑中都不納一切有無等法離四句外名空空名不死藥爲喚前王名不死藥雖云不死藥與王共服亦非二物亦非一物若作一二觧亦名轉輪王秪如今有人以福智四事供養

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隨其所欲滿八十年已後作是念然此衆生皆已衰老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令得須陁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如是施主但施衆生一切樂具功德尚自無量何況令得須陁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功德無量無邊猶不如第五十人聞經

隨喜功德衆思經云摩耶夫人生五百太子盡得辟支佛果而皆滅度各各起塔供養一一禮拜嘆言不如生於一子得無上菩提省我心力秖如今於百千萬衆中有一人得者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常勸衆人須玄辯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貴使賤亦如無

住車若守此作辯名譽中珠亦名有價寶珠亦名運糞入若不守此爲辯如王髻中明珠與之亦名無價大寶亦名運糞出佛直是纏外人却來纏內與麼作佛直是生死那邊人直是玄絕那邊人却來向者畔與麼作佛人及獼猴俱不能行人喻十地菩薩獼猴喻凡

十九　密二

夫讀經看教求一切知辯不是一向不許辯得三乘教善得瓔珞莊嚴具得三十二相窟宅覔佛即不得數云貪著小乘三藏學者猶不許親近何況自爲是破戒比丘名字羅漢涅槃經中波配入十六惡律儀中同於畋獵漁捕爲利養故殺害大乘方等猶如甘露亦如毒藥消得去如甘露消不去如毒藥讀經看教若不辯他生死語決定透乜義句不過莫讀最第一亦云須看教亦須叅善知識第一須自有眼須辯乜生死語始得若辯白不得決定透不過秖是重增比丘繩索所以教學玄旨人不遣讀文字如云說躰不說相說

義不說文如是說者名真說若說文字皆是誹謗是名邪說菩薩若說當如法說亦名真說當令衆生持心不持事淂行不持法說人不說字說義不說文說道欲界無禪亦是帶一隻眼人語既云欲界無禪憑何得至色界先因地上習二種定然後淂至初禪有想定

無想定有想定生色界四禪等天無想定生無色界四空等天欲界灼然無禪禪是色界問如今說此土有禪如何師云不達不禪九如來禪離生禪想　問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有

染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秖如今但於凡耶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辯是名無情有佛性秖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竹之無情將爲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秖如今鑑覺但不被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若未踏佛階梯有情無佛性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　　二十末　　密二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　寄三

百丈禪師 語之餘
黄檗禪師 大鑑下三世嗣百丈

百丈大智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刼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刦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鑒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衆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勳為導師無佛勳云是佛無法勳云是法無僧勳云是僧名轉大法輪　問從上祖宗皆有寄語遞相傳授如何師云無有寄語如來無有祕密藏秖如今鑑覺語言分明覓形相了不可得是寄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之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什麼寄語

問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如何師云空喻於漚海喻於性自己靈覺之性過於虗空故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　問伐林莫伐樹如何師云林者喻於心樹者喻於身因說林故生怖故云伐林莫伐樹　問語也探生拈箭言既探生不得無患患累既同緇素何辦師云但却發箭途中相拄如其相差必有所傷谷中尋響累刦無形響在口邊滯失在於來問却問所歸還被於箭亦如知幻不是幻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亦云認物為見如持瓦礫用將何為若言不見木石何殊是故見與不見二俱有失舉一例諸問本無煩惱三十二相如何師云是佛邊事本有煩惱今有三十二相秖如今凡情是問無邊身菩薩不見如來頂相如何師云為作有邊見無邊見所以不見如來頂相秖如今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　問如今沙門盡言我依佛教學一經一論一禪一律一知一解合受檀越四事供養為消得否師云但約如今照用一聲一色一香一味於一切有無諸法一一境上都無纖塵取染亦不依住無取染亦無不依住知解者箇人日食萬兩黄金亦能消得秖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於六根門頭刮削併當貪愛有纖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縷線箇箇披毛戴角牽犁負重一一須償它始得為不依佛佛是無著人無求人無依人如今波波貪覓佛盡皆背也故云久親近於佛不識於佛性唯親教世者輪回六趣中久乃見佛者為說佛難值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作無見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猶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麽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一箇箇透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孽秖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祛得盡但是一塵一色摠是一佛起一念摠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闐塞虗空是名分身佛是名寶塔現常歎言今日所依之命依一顆米一莖菜餉時不得食飢死不得水渴死不得火寒死欠一日不生欠一日不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要生即生要死即死去住自由者箇人有自由分心若不乱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若著佛求屬貪貪變成病故云佛病最難治謗佛毀法乃可取食食者是自己靈覺性無漏飯解脫食此語

治十地菩薩病是從初至十地也　秖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破戒比丘名字羅漢盡名野干灼然銷他供養不得秖如今聞聲如響等嗅香如風等離一切有無等法亦不住於離亦無不住知解此人一切罪垢不能相累爲求無上菩提涅槃故名出家猶是邪頓況乎世間諍論覓勝負說我能我解貪一門徒愛一弟子戀一住處結一檀越一衣一食一名一利又言我得一切無閒秖是自誑秖如今能於自己五陰不爲其主被人割截節節支解都無悋吝之心亦不煩惱乃至自己弟子被人鞭打從頭至足如上一一等事都無一念生彼我心猶依住無一念將爲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所以常勸衆人須懼法塵煩惱如懼三塗乃有獨立分假使有一法過於涅槃者亦無少許生珍重想此人步步是佛不假脚踏蓮華分身百億秖如今於一切有無等法有纖毫愛染心縱然脚踏蓮華亦同魔作若執本清淨本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秖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是名摧伏外道無凡夫魔來是大神呪無二乘魔來是大明呪無菩薩魔來是無上呪乃至亦無佛魔來是無等等呪一變衆生諂曲脩羅二變二乘諂曲脩羅　三變菩薩諂曲脩羅是三變淨[宮三]土但是一切有無凡聖等法喻[四]如金鑛自己如理喻如於金金與鑛各相去離真金露現忽有人覓錢覓寶變金爲錢與他亦如麩躰真正無諸沙鹵有人乞餅變麩爲餅與它亦如智臣善解王意王若行時索仙陁婆即便奉馬食時索仙陁婆即便奉鹽此等喻學玄旨人善能通達應機不失亦云六絕師子誌公云隨人造作百變十地菩薩不飢不飽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倘要燒且不可得燒它被量數管定佛則不與麼入火不燒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他使得四大風水自由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自己滓穢諂曲心盡透過三句外得說此語菩薩清淨弟子明白所有言說不執無有一切照用不拘清濁有病不喫藥是愚人無病喫藥是聲聞人定執一法名定性聲聞一向多聞名增上慢聲聞知他名有學聲聞沈空滯寂及自知名無學聲聞貪嗔癡等是毒十二分教是藥毒未銷藥不得除無病喫藥藥變成病病去藥不消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涅槃經云有三惡欲一欲得四衆圍遶二欲得一切人爲我門徒三欲得一切人知我是聖人及阿羅漢迦葉經云一欲求見未來佛二欲求轉輪王三欲求剎利大姓四欲得婆羅門大姓乃至厭生死求[宮三]涅槃如是惡欲先須斷之[五]秖如今但有取染連念盡名惡欲盡屬六天揔被波旬管問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如何師云但息一切有無知見但息一切貪求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除糞秖如今求佛求菩提求一切有無等法是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秖如今作佛見作佛解但有所見所求所著盡名戲論之糞亦名麤言亦名死語如云大海不宿死屍等閑說話不名戲論說者辯清濁名戲論教文都揔有二十一般空淘擇衆生塵累沙門持齋持戒忍辱柔和慈悲喜捨尋常是僧家法則會與麼會宛然依佛教秖是不許貪著依執若希望得佛得菩提等法者似手觸火文殊云若起佛見法見應當害已所以文殊執劍於瞿曇鴦掘持刀於釋氏如云菩薩行五無間而不入無間地獄他是圓通無間不同衆生五逆無間從波旬直至佛盡是垢膩都無纖毫依執如是名二乘道況乎諍

論兒勝負説我能我辯秖名諍論僧不名無
為僧秖如今但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
無生是名正信信著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
信不圓亦名偏信不具故名一闡提如今欲
得驀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絶人法俱
空透三句外是名不墮諸數人者是信法者
是戒施聞慧等菩薩忍不成佛忍不作衆生
忍不持戒忍不破戒故云不持不犯智濁照
清慧清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
乘及衆生識濁則名識亦名煩惱在佛名果中
説因在衆生名因中説果在佛名轉法輪在
衆生名法輪轉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衆
生名五陰叢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
故云無明為道體不同衆生暗獘無明彼是
所此是能彼是所聞此是能聞不一不異不
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轍語句不
明不暗不佛不衆生揔與麼也来去斷常佛
與衆生是死語偏不偏同異斷常等是外道
審三 六
義般若波羅蜜是自已佛性亦云摩訶衍摩
訶是大義衍是乘義若守住自已知覺又成
自然外道不用守如今鑑覺不用别求佛若
更别求又屬因緣外道此土初祖云心有所
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物惑若重一
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

莫不貴莫信莫不信佛亦不是無為雖不是
無為又不是実實猶如虛空佛是大心衆生
鑑覺多鑑覺雖多它鑑覺清淨貪瞋見捉他
不著佛是纏外人無纖毫愛取亦無無愛取
知解是名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
皆有如不要他不用亦不失他使得因果福
智自由是脩行非是執勞負重喚作脩行却
不與麼三身一躰一躰三身一者法身實相
佛法身佛不明不暗明闇屬幻化實相由對
虛得名本無一切名目如云佛身無為不墮
諸數成佛獻蓋等是廾合檐語要從濁辯清
淨名故云實相法身佛是名清淨法身毗盧
遮那佛亦名虛空法身佛亦名大圓鏡智亦
名第八識亦名性宗亦名空宗亦名佛居不
淨不穢土亦名在窟師子亦名金剛後得智
亦名無垢檀亦名第一義空亦名玄旨三祖
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静二報身佛菩提樹下
佛亦名幻化佛亦名相好佛亦名應身佛是
審三 七
名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名平等性智亦名
第七識亦名酧因荅果佛同五十二禪那數
同阿羅漢辟支佛同一切菩薩等同受生藏
等苦不同衆生繫業等苦三化身佛秖如今
於一切有無諸法都無貪染亦無無染離四
句外所有言説辯才名化身佛是名千百億

化身釋迦牟尼佛亦名大神變亦名遊戲神
通亦名妙觀察智亦名第六識供養者淨三
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
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
是三檀空云何比丘給侍於佛所謂不漏六
根者亦名莊嚴空無諸漏林樹莊嚴空無諸
染花果莊嚴空無佛眼約修行人法眼辯清
濁亦不作辯清濁知解是名乃至無眼實積
經云法身不可以見聞覺知求非肉眼所見
以無色故非天眼所見以無妄故非慧眼所
見以離相故非法眼所見以離諸行故非佛
眼所見以離諸識故若不作如是見是名佛
見同色非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太虛名真空
色空亦是藥病相治語法界觀云不可言即
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眼耳鼻舌
身意不納一切有無諸法名轉入第七地七
地菩薩不退七地向上三地菩薩心地明白
易染説火即燒從色界向上布施是病慳貪
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有作
戒者剗斷世間法但不身手作無過名無作
戒亦云無表戒亦云無漏戒但有舉心動念
盡名破戒秖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惑
亂亦不依住不惑亂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
偏學是名勤護念是名廣流布未悟未解特

名母悟了名子亦無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無善纏無惡纏無佛纏無衆生纏量數亦然乃至都無一切量數纏故云佛是出纏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母愛子唯多與畀酥喫消與不消都捴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閒煩惱乘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變照二諦煩惱乃至李佛果百萬阿僧祇諸行煩惱唯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縈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香象問見否答曰見問見後如何答曰見無二既云見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爲前見是爲後見是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所以不行見法不行閒法不行覺法諸佛疾與授記難曰見既不是授記之言復何用記師云先悟宗人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相拘如浣垢衣故云離相名佛虛實盡不存中旨獨玄玄達一路同道後進契其階故云授記耳無明爲父貪愛爲母自己是病醫自己是藥自己是刀還殺自己無明貪愛父

母故云殺父害母一語類破一切法喫非時食者亦復如是秖如今但是一切有無等法盡是喫非時食亦名惡食是穢食置於實器是破戒是妄語是雜食佛是無求人如今貪求一切有無諸法但是所有所作皆背也却是謗佛但有貪染盡名授手秖如今但不貪染亦不依住不貪染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般若火是燒手指是不惜軀命是鄮鄮支解是出世間是掌世界於它方秖如今若於十二分教及一切有無諸法於藏腑中有纖毫停晋是不出經但有所求所得但有生心動念盡名野干秖如今於藏腑中都無所求都無所得此人是大施王是師子吼亦不依住無所得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六絕師子人我不生諸惡不起是納須弥於芥子中不起一切貪嗔八風等是悲能吸四大海水入口中不受一切虛妄語言是不入耳中不令身起一切惡於人是納一切火於腹中秖如今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嗔不喜於自己六根門頭刮削併當得淨潔是無事人勝一切知解頭陀精進是名天眼亦名了照爲眼是名法界性是作車載因果佛出世度衆生則前念不生後念莫續前念業謝名度衆生前念若嗔即將喜藥治之即名爲有佛度衆生但

是一切言教秖如治病爲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箇箇是實語治病若不瘥箇箇是虛妄語寔語是虛妄語生見故虛妄是實語斷衆生顛倒故爲病是虛妄秖有虛妄藥相治佛出世度衆生是九部教語是不了義教語瞋及喜病及藥捴是自己更無兩人何處有佛出世何處有衆生可度如經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云不愛佛菩提不貪染有無諸法名爲度它亦不守住自己名爲自度爲病不同藥亦不同處方不同不得一向固執依佛依菩提等法盡是依方故云至於智祁不得一向教中所辯喻於黃葉亦如空拳誑小兒若人不知此理名同無明如云行般若菩薩不得取我語及依教勅瞋如石頭受如河水秖如今但無瞋無愛是透山河石壁直爲治聾俗病多聞辯說治眼病從人至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不執住一切有無諸法是名不住有緣亦不依住不依住是名不住空忍執自己是佛自己是禪道解者名內見執因緣脩証而成者名外見誌公云內見外見俱錯眼耳鼻舌各各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受持四句偈亦名四果六入無迹亦名六通

秖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閡亦不依住不閡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神通不守此神通是名無神通如云無神通菩薩足迹不可尋是佛向上人最不可思議人是自己天是智照讚即喜喜者屬境境是天讚是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亦云净智爲天正智爲人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名躰結秖如今但莫作佛知解亦無無不依住知解是名滅結亦名真如亦名躰如求佛求菩提名現身意秖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現身意如云求菩提雖是勝求重增塵累求佛是佛衆求一切有無諸法是衆生衆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是不入歟秖如今於一一聲香味觸法等不愛於一一境不貪但無十句濁心是了因成佛學文句覓解者名緣因成佛見佛知佛則得說佛有知有見却是謗佛若云佛知佛見佛聞佛說即得見火即得火見即不得如刀割物即得物割刀即不得知佛人見佛人聞佛人說佛人如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萬中無一秖爲自無眼依它作眼教中喚作比量智秖如今貪佛知解亦是比量智世間譬喻是順喻不了義教是順喻了義教是逆喻捨頭目髓腦是逆喻如今不愛佛菩提等法是逆喻難捨喻於頭目髓腦

如照著一切有無境法名頭被一切有無境法相挽著名手都未照前境持名隨腦聖地習凡因佛入衆生中同類謗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諸類與衆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衆生受苦佛秖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佛不是虗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遠負等閑莫說錯說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慚愧人不敢說佛是有爲是無爲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除讚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醜陋教云若人安佛菩提置有所是過其人得大罪亦云如不識佛人前向渠與麼說無過如無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隰此牛乳堪作藥高原喻於佛下隰喻於衆生如云如來實智法身又無此病辯才無閡昇騰自在不生不滅是名生老病死疼痛瘖瘂是暗與菌藥患痢疾而能是暗爲蔵明頭迹明暗都遣莫取無取亦無無取他不明不暗王宮生納耶輸陁羅八相成道聲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雜食身純陁云我知如来决定不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秖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即有那箇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

人二俱不受秖如今心如虗空相似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云兀爾忘緣曹溪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辯方所肇公云閉智塞聰獨覺冥冥者矣文殊云心同虗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秖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與麼持經始有脩行分者箇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至第二第三生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爲善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暗縛攝金成土攝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即披三十二相現其人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形變現諸趣雖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鐘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有無傍報生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之衣亦云若說佛一向不受五陰無有是處佛不是虗空何得一向不受佛秖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從一天界

至一天界從一佛刹至一佛刹諸佛常法又云若據三乘教受它信施供養他在地獄中菩薩行慈悲同類化導報恩不可常在涅槃又云如火見火但莫手觸火不燒人秪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箇
容三一 十三
透過三句外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横但是一切舉運施為語默啼笑盡是佛慧

筠州黄檗断際禪師諱希運乃福州人也師初到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林扉間云太無厭生師云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檗須臾辭去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師至南昌大師已遷寂聞塔於石門遂往瞻礼時百丈大智禪師廬于塔傍師序其遠來之意願聞平日得力句百丈乃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為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為別事便礼拜又舉我再叅馬大師侍立次大師顧繩床角拂子我問即此用離此用大師云汝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我取拂子竪起大師云即此用離此用我挂拂子舊處被大師震威一喝我直得三日耳聾師聞是語不覺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去否師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子甚有超師之作　百丈一日問師甚處来師云大雄山下採菌子来丈云還見大虫麼師作大虫聲丈拈斧作斫勢師與丈一掌丈吟吟而笑即歸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師在百丈普請開田次丈問運闍梨開田不易師云隨衆作務丈云有煩道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師將钁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師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於人丈據坐師云後代兒孫將何傳受丈云我將謂你是箇人便起去　南泉問師黄金為城白銀為壁是甚麼人居止處師云聖人居止處泉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近前叉手而立泉云道不得何不請王老師道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泉云可惜許　師上堂大衆纔集師拈拄杖一時打散後召大衆衆回首師云月似彎弓
容三二 十四
少雨多風　師一日捏拳謂衆云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横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時有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云七縱八横云不放過時如何師云普

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授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歩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黄檗門風盛于江表矣

問如何是道如何脩行師云道是何物汝欲脩行問諸方宗師相承叅禪學道如何師云接引鈍根人語未可依憑云此既是接引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它覓它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云若如此則都不要求覓也師云若與麼則省心力云如是則渾成斷絶不可是無也師云阿誰教它無他是阿誰你擬覓它云既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断它師云若不覓即便休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虚空作麼生斷他云此法可得便同虚空否師云虚空早晚向你道有
容三三 十五
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者裏生解云應是不與人生解耶師云我不曾鄣你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云向者裏莫生情是否師云若不生情阿誰道是問纔向和尚處發言為什麼便道話墮師云汝自是不解語人

有什麼墮負　問向来如許多言說皆是抵
敵語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師云實法無顛
倒汝今問處自生顛倒覓什麼實法云既是
問處自生顛倒和尚荅處如何師云你且將
物照面看莫管它人又云只如箇癡狗相似
見物動處便吠風吹草木也不別又云我此
禪宗從上相承已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
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學情存
學者卻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
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
是說汝如今情量處為道情量若盡心無方
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只為世人不識迷在
情中所以諸佛出来說破此事恐你諸人不
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魚忘
筌身心自然達道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
沙門果者從息慮而成不從學得汝如今將
心求心傍它家舍只擬學取有什麼得時古
人心利纔聞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
無為閑道人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廣求
文義喚作脩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
知多與兒酥乳喫消與不消都摠不知三乘
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謂知解
不消皆為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真如之中都
無此事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從前所有

一切解處盡須併卻今空即是空如来藏如
来藏者更無纖塵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現
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此語
只為空你情解知量但消融表裏情盡都無
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教網只是應機之藥隨
宜所說臨時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
帝三
十六
被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守文作解何
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来可說我此宗門不論
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慮後　問
從上来皆云即心是佛未審即那箇心是佛
師云你有幾箇心云為復即凡心是佛即聖
心是佛師云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即今三乘中
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
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返執為有將
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卻凡情
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来直指一切人
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
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
墮異趣無始已来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
成等正覺云和尚所言即者是何道理師云
覓什麼道理纔有道理便即心異云前言無
始已来不異今日此理如何師云只為覓故
汝自異它汝若不覓何處有異云既是不異
何更用說即師云汝若不認凡聖阿誰向汝

道即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
你更擬向何處覓去　問妄能鄣自心未審
而今以何遣妄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
無根只因分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
計念自然無妄更擬若為遣它都不得有纖
毫依執名為我捨兩臂必當得佛云既無依
帝三
十七
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云若心相傳云
何言心亦無師云不得一法名為傳心若了
此心即是無心無法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
傳師云汝聞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所以祖
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
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會何堪也　問只如
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乎師云
什麼心教汝向境上見設汝見得只是箇照
境底心如人以鏡照面縱然得見眉目分明
元来只是影像何關汝事云若不因照何時
得見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物有什麼了時
汝不見它向汝道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謾
說數千般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師云若
是無物更何用照你莫開眼寱語去上堂云
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道人是無事
人實無許多般心亦無散去　問如何
是世諦師云說葛藤作什麼本来清淨何假
言說問荅但無一切心即名無漏智汝每日

行住坐卧一切言語但莫著有爲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子拷你在但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路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淨法身名爲阿耨菩提若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屬如此修行當復何益故誌公云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假饒你學得三賢四果十地滿心也只是在凡聖內坐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爲你不是與麼人須要向古人建化門廣學知解誌公云不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你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卧但學無心久久雖實爲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箇入處自然會去爲汝不能如是須要將心學禪學道佛法有什麼交涉故云如來所說皆爲化人如將黃葉爲金止小兒啼決定不實若有實得非我宗門下客且與你本體有甚交涉故經云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若也會得此意方知佛道魔道俱錯本來清淨皎皎地無方圓無大小無長短等相無漏無爲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一切不如心真實法身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何處欠少一毫毛既會如是意大須努力盡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　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爲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爲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何不傳衣師云爲它有心是有爲法所修所證將爲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只是默契得密授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它汝不見道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方名出家兒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爲求衣爲求法明上座云不爲衣來但爲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斂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上座乃禀言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上座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某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知不是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在言說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此便是祖師之標牓也甚生阿難三十年爲侍者只爲多聞智慧被佛呵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也難消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揔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古尊宿語録卷第三　　密三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　宗四

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

丞相裴公問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尚法師云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秖是化童蒙耳問如何是佛師云即心是佛無心是道但無生心動念有無長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虛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不用別求有求皆苦設使恒沙劫數行六度萬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爲屬因緣造作故因緣若盡還歸無常所以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但識自心無我無人本來是佛問聖人無心即是佛凡夫無心莫沈空寂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沈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衆生祖宗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問心既本來是佛還脩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真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從佛至祖並不論別事唯論一心亦云一乘所以十方諦求更無餘乘此衆無枝葉唯有諸真實所以此意難信達磨來此土梁魏二國秖有可大師一人密信自心言下便會即心是佛身心俱無是名大道大道本來平等所以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心性不異即性即心心不異性名之爲祖所以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　問佛度衆生否師云實無衆生如來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衆生皆不可得云現有三十二相及度衆生何得言無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佛與衆生盡是汝作妄見秖爲不識本心謾作見解纔作佛見便被佛鄣作衆生見便被衆生鄣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鄣鄣汝心故摠成輪轉猶如獼猴放一捉一無有歇期一等是學直須無學無凡無聖無淨無垢無大無小無漏無爲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見解摠須捨却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寢疾而卧秖是不起諸見無一法可得不被法鄣透脫三界凡聖境域始得名爲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虛空無所依出過外道心既不異法亦不異心既無爲法亦無爲萬法盡由心變所以我心空故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盡十方空界同一心體心本不異法亦不異秖爲汝見解不同譬如諸天同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秖是一心實無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負故無衆生相云心既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化度衆生耶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問佛性與衆生性爲同爲別師云性無同異若約三乘教即說有佛性有衆生性遂有三乘因果即有同異若約佛乘及祖師相傳即不說如是事唯指一心非同非異非因非果所以云唯此一乘道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問無邊身菩薩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來不應更見秖教汝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衆生見不落衆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諸見即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即名外道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衆聖賢亦

如也如即無生如即無滅如即無見如即無聞如來頂即圓亦無無圓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爲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爲喻圓同大虛無欠無餘等閑無事莫強辯他境辯著便成識所以云圓成沈識海流轉若飄蓬秖道我知也學得也契悟也解脫也有道理也強處即喜弱處生嗔似者箇見解有什麼用處我向汝道等閑無事莫謾用心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所以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所以文殊蹔起二見貶向二鐵圍山文殊即實智普賢即權智權實相對治究竟亦無權實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衆生無有異見纔有佛見便作衆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見便成二鐵圍山被見障故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假脩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爲法見法故名之爲佛佛法俱無名之爲僧喚作無爲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衆求故無僧　問和尚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即是以音声求我若見有我即是處所法

亦無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実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秖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論　問本來無一物無物便是否師云無亦不是菩提無是處亦無無知解　問何者是佛師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異故云即心即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云若自心是佛祖師西來如何傳授師云祖師西來唯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爲祖若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脩成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說於何法師云十方諸佛出世秖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徧法界名爲諸佛理論者箇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者一門名爲無爲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擬學取即轉遠法若無岐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師云妄本無躰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爲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衆生見便謂有衆生可度起心動念總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纔起佛見便貶向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師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声色盡是佛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安頭嘴上加嘴但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揔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箇自己何處有多般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虛空世界皎皎地無絲髮許與汝作見解所以一切聲色是佛之慧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爲物之故有其多智終日說何曾說終日聞何曾聞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未曾說著一字云若如此何處是菩提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衆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衆生即菩提相云如何發菩提心師云菩提無所得你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於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佛即與我授記明知一切衆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謂將一箇心

學取佛去唯擬作佛道任汝三祇刦脩亦祇
得箇報化佛與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
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問本既是佛
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諸
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
之中箇箇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
顆皆圓若不分時秖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
捨人身至天身乃至声聞緣覺菩薩佛屋皆
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問何者是精進師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
強精進纔起心向外求者名爲歌利王愛游
獵去心不外遊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無即
是佛道　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師云無心
即便是行此道更說什麽得與不得且如瞥
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忘心自滅
無復可追尋　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
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爲破三
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爲
百分九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
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
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磨從西天來唯
傳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假脩

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云
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
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
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師
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
便呼爲智若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
之時亦無蹤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
泊即是行諸佛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一切衆生輪迴不息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
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難化之人
心如猨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心然後調
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
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六道地獄脩
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
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嗔無憎愛無勝負
但除却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
脩行菩提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
苦脩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尽作
天魔外道水陸諸神如此脩行當復何益誌
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
識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
云唯置一牀寢疾而卧心不起也如人卧疾
攀緣都息妄想𠁅𠁅即是菩提如今若心裏
紛紛不定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合

殺秖向凡聖中坐諸行尽歸無常勢力皆有
盡期猶如箭射於空力盡還墜却歸生死輪
迴如斯脩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
誌公云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今
但一切時中行住坐卧但學無心亦無分別
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
相似世人尽不識你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
之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
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
境過名爲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爲無漏智不
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
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秖
是隨意而生經云菩薩有意生身是也忽若
未會無心著相皆屬魔業乃至作淨土佛事
並皆成業乃名佛鄣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
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
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爲金錢權止小
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
意何用驅驅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
裏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却淨名云除
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秖是除
去心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所以
如來藏本自空寂秖是並不停留一法故經
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脩學而

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作一機一境揚眉
動目秖對相當便道契會也得証悟禪理也
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所知對他若得道
理心中便歡喜若被他折伏不如它便即心
懷惆悵如此心意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
少許道理秖得箇心所法禪道揔沒交涉所
以達磨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故云忘機是
佛道分別是魔境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
時亦不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尽十方虛空
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運用造作豈離虛
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為無迷無悟
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量
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是無生
法恐何有擬議真佛無口不解說法真聽無
耳其誰聞乎珎重　有僧辭歸宗宗云往
甚處去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諸方有五
味禪我者裏秖是一味禪云如何是一味禪
宗便打僧云會也會也宗云道道僧擬開口
宗又打其僧後到師處師問甚麼處來云歸
宗來師云歸宗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師乃
上堂舉此因緣云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
識問著箇箇屙漉漉地秖有歸宗較些子
師在鹽官會裏大中帝為沙弥師於佛殿上
禮佛沙弥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
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云不著佛求不著法
求不著衆求常禮如是事沙弥云用禮何為
師便掌沙弥云太麁生師云者裏是什麼所
在說麁說細隨後又掌沙弥便走
師行脚時到南泉一日齋時捧鉢向南泉位
上坐南泉下来見便問長老什麼年中行道
師云威音王已前南泉云猶是王老師孫在
師便下去師一日在茶堂內坐南泉下来問
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云十二時
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便是長老見處麼師
云不敢泉云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什麼人
還師便休後溈山舉此因緣問仰山莫是黃
檗構它南泉不得麼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
有陷虎之機溈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一日五人新到同時相看一人不禮拜以手
畫一圓相而立師云還知道好隻獵犬麼云
尋羚羊氣来師云羚羊無氣汝向什麼處尋
云尋羚羊蹤来師云羚羊無蹤汝向什麼處
尋云尋羚羊跡来師云羚羊無跡汝向什麼
處尋云與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来日陞座
退問昨日尋羚羊僧出来其僧便出師云老
僧昨日後頭未有語在作麼生其僧無語師
云將謂是本色衲僧元来秖是義學沙門師
曾散衆在洪州開元寺裴相公一日入寺行
次見壁畫乃問寺主者畫是什麼寺主云畫
高僧相公云形影在者裏高僧在什麼處寺
主無對相公云是間莫有禪僧麼寺主云有
一人相公遂請師相見乃舉前話問師師召
云裴休休應喏師云在什麼處相公於言下
有省乃再請師開堂　夫學道者先須併
却雜學諸緣決定不求決定不著聞甚深法
恰似清風屆耳瞥然而過更不追尋是為甚
深入如來禪離生禪想從上祖師唯傳一心
更無二法指心是佛頓超等妙二覺之表決
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佀入我宗門如斯之法
汝取次人到者裏擬作麼生學所以道擬心
時被擬心魔縛非擬心時又被非擬心魔縛
非非擬心時又被非非擬心魔縛非外来出
自你心唯有無神通菩薩是跡不可尋若以
一切時中心有常見即是常見外道若觀一
切法空作空見者即是斷見外道所以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此猶是對外道邪見人說若
說法身以為極果此對三賢十聖人言故佛
斷二愚一者微細所知愚二者極微細所知
愚佛既如是更說什麼等妙二覺来所以一
切人但欲向明不欲向暗但欲求悟不愛煩
惱無明便道佛是覺衆生是妄若作如是見
解百刦千生輪回六道更無斷絕何以故為

謗諸佛本源自性故他分明向你道佛且不明衆生不暗法無明暗故佛且不強衆生且不弱法無強弱故佛且不智衆生且不愚法無愚智故是你出頭揔道解禪開著口便病發不說本秖說末不說迷秖說悟不說躰秖說用揔無你話論處他一切法且本不有今亦不無緣起不有緣滅不無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心非心故相亦非相相非相故所以道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法即非法非法即法無法無非法故是心心法忽然暫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即流入過去佛過去佛且不有未来佛且不無又且不喚作未来佛現在念念不住不喚作現在佛佛若起時即不擬他是覺是迷是善是惡輙不得執滯他斷絕他如一念暫起千重關鎖不得萬丈繩索索他不住既若如是争合便擬滅他止他分明向你道爾燄識你作麼生擬斷他喻如陽燄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始道遠看時密四秖在目前你擬趂他他又十一轉遠去你始避他他又来逐你取又不得捨又不得既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爾即不用愁他慮他如言前念是凡後念是聖如手翻覆一般此是三乘教之極也據我禪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後念且不是聖前念不是佛後念不

是衆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舉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見一事見一切事見一心見一切心見一道見一切道一切處無不是道見一塵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見一滴水即見十方世界一切性水又見一切法即見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即不無不無即妙有有亦不有不有即有即真空妙有既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塵國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說什麼内之與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不可者箇蜜甜餘底苦也何處有與麼事所以道虗空無内外法性自爾虗空無中間法性自爾故衆生即佛佛即衆生衆生與佛元同一躰生死涅槃有爲無爲元同一躰世間出世間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無性亦同一躰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無亦空尽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既若如此何處有佛度衆生何處有衆生受佛度何故如此萬法之性自爾故若作自然見即落自然外道若作無我無我所見墮在三賢十聖位中你如今云何將一尺一寸便擬量度虗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當處自住當處自真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揔空故名法性空乃至千途異說皆不離你之本心如今說

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二乘菩薩者皆指葉爲黄金拳掌之說若也展手之時一切大衆若天若人皆見掌中都無一物所以道本来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本既無物三際本無所有故學道人單刀直入須見者箇意始得故達磨大師從西天来至此土經多少國土秖覔淂可大師密四一人密傳心印印你本心十二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既如此法亦如此同真際等法性法性空中誰是授記人誰是成佛人誰是淂法人他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淂身無相故不可以心得心無相故不可以性淂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故不可以佛更淂佛不可以無相更淂無相不可以空更淂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無所淂無淂亦不可得所以道無一法可得秖教你了取本心當下了時不淂了相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如此之法得者即淂得者不自覺知不得者亦不自覺知如此之法從上已来有幾人得知所以道天下忩巳者有幾人如今於一機一境一經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六根門前領淂與機關木人何別忽有一人出来不於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說此人尽十方世界覔者箇人不可淂以無第二人故繼於祖位亦云釋種無雜純一故言王若成佛

時王子亦隨出家此意大難知秖教你莫覓覓便失却如癡人山上叫一声響從谷出便走下山趂及乎覓不得又叫一聲山上響又應亦走上山上趂如是千生萬劫秖是尋聲逐響人虛生浪死漢汝若無声即無響涅槃者無聞無知無声絶迹絶踪若得如是稍與祖師隣旁也

問如王庫藏內都無如是刀伏願誨示師云王庫藏者即虛空性也能攝十方虛空世界皆摠不出你心亦謂之虛空藏菩薩你若道是有是無非有非無摠成羊角羊角者即你求覓者也問王庫藏中有真刀否師云此亦是羊角云若王庫藏中本無真刀何故云王子持王庫中真刀出至異國何得言無師云持刀出者此喻如來使者你若言王子持王庫中真刀出去者庫中應空去也本源虛空性不可被異人将去是什麼語設你有者皆名羊角

問迦葉受佛心印得為傳語人否師云是云若是傳語人應不離得羊角師云迦葉自領得本心所以不是羊角若以領得如來心見如來意見如來色相者即屬如來使為傳語人所以阿難為侍者二十年但見如來色相所以被佛呵云唯觀救世者不能離得羊角

問文殊執劍於瞿曇前者如何師云五百菩薩得宿命智見過去生業障五百者即你五陰身是以見此夙命障故求佛求菩提涅槃所以文殊將智解劍害此有見佛心故故言你善害云何者是劍師云解心是劍云解心既是劍斷此有見佛心秖如能斷見心何能除得師云還將你無分別智斷此有見分別心云如作有見有求佛心將無分別智劒斷争柰有智劒在何師云若無分別智害有見無見無分別智亦不可得云不可以智更斷智不可以劍更斷劍師云劍自害劍劍劒相害即劒亦不可得智自害智智智相害即智亦不可得母子俱喪亦復如是問如何是見性云性即是見見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見性聞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聞性秖你作性見能聞能見性便有一異法生他分明道所可見者不可更見你云何頭上更著頭他分明道如盤中散珠大者大圓小者小圓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碍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所以四生六道未有不如時且衆生不見佛佛不見衆生四果不見四向四向不見四果三賢十聖不見等妙二覺等妙二覺不見三賢十聖乃至水不見火火不見水地不見風風不見地衆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無去来無能所見既如此因什麼道我見我聞於善知識處得契悟善知識與我說法諸佛出世與衆生說法迦旃延秖為以生滅心傳實相法被淨名呵責分明道一切法本来無縛何用解他本来不染何用淨他故云實相如是豈可說乎汝今秖成是非心染淨心學得一知一解繞天下行見人便擬定當取誰有心眼誰強誰弱若也如此天地懸殊更說什麼見性

問既言性即見見即性秖如性自無障碍無剗限云何隔物即不見又於虛空中近即見遠即不見者如何師云此是你妄生異見若言隔物不見無物言見便謂性有隔碍者全無交涉性且非見非不見法亦非見非不見若見性人何處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摠是我之性淨明躰故云見色便見心色心不異故秖爲取相作見聞覺知去却前物始擬得見者即墮二乘人中依通見解也虛空中近則見遠則不見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内亦非外非近亦非遠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見更道遠而不可見有什麼意旨

問學人不會和尚如何指示師云我無一物從来不曾將一物與人你無始已来秖爲被人指示覓契覓會此可不是弟子與師俱陷王難你但知一念不受即是無受身一念不想即是無

想身決定不遷流造作即是無行身莫思量卜度分明即是無識身你如今纔別起一念即入十二因緣無明緣行亦因亦果乃至老死亦因亦果故善財童子一百一十馳求善知識秖向十二因緣中求最後見彌勒弥勒抑指見文殊文殊者即汝本地無明若心心別異向外求善知識者一念纔生即滅纔滅又生所以汝等比丘亦生亦老亦病亦死酧因荅果已來即五聚之生滅五聚者五陰也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花果即心便是靈智亦云靈臺若有所住著即身爲死屍亦云守死屍鬼問淨名默然文殊讚嘆云是真入不二法門如何師云不二法門即你本心也說與不說即有起滅無言說時無所顯示故文殊讚嘆云淨名不說声有斷滅否師云語即默默即語語默不二故云声之實性亦無斷滅文殊本聞亦不斷滅所以如來常說未曾有不說時如來說即是法法即是說法說不二故乃至報化二身菩薩聲聞山河大地水鳥樹林一時說法所以語亦說默亦說終日說而未嘗說既若如是但以默爲本問聲聞人藏形於三界不能藏於菩提者如何師云形者質也声聞人但能斷三界見脩已離煩惱不能藏於菩提故還被魔王於菩提中提得於熱中宴坐還成微細見菩提心也菩薩人已於三界菩提決定不捨不取不取故七大中覓他不得不捨故外魔亦覓他不得汝但擬著一法印子早成也印著有即六道四生文出印著空即無相文現如今但知決定不印一切物此印爲虛空不

宿四　十六

一不二空本不空印本不有十方虛空世界諸佛出世如見電光一般觀一切蠢蠕含靈如響一般見十方微塵國土恰似海中一滴水相似聞一切甚深法如幻如化心心不異法法不異乃至千經萬論秖爲你之一心若能不取一切相故言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問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躰如何師云仙人者即是你心歌利王好求也不守王位謂之貪利如今李人不積功累德見者便擬學與歌利王何別如見色時壞却仙人眼聞聲時壞却仙人耳乃至覓知時亦復如是喚作節節支解云秖如仙人忍時不合更有節節支解不可一心忍一心不忍也師云你作無生見忍辱解無求解摠是傷損云仙人被割時還知痛否又云此中無受者是誰受痛師云你既不痛出頭來覓箇甚麼問然燈佛授記爲在五百歲中五百歲外師云五百歲中不得授記所言授記者你本決定不忘不失有爲不取菩提但以了世非世亦不出五百歲外別得授記亦不於五百歲中得授記云了世三際相不可得已否師云無一法可得云何故言頻經五百世前後極時長師云五百世長遠當知猶是仙人故然燈授記時實無少法可得　問教中云銷我億刧顛倒

宿四　七

想不歷僧祇獲法身者如何師云若以三無數刧脩行有所證得者盡恒沙刧不得若於一剎那中獲得法身直了見性者猶是三乘教之極談也何以故以見法身可獲故皆屬不了義教中收　問見法頓了者見祖師意否師云祖師心出虛空外云有限劑否師云有無限劑此皆數量對待之法祖師云且非有限量非無限量非非有無限量以絕待故你今學者未能出得三乘教外爭喚作禪師分明向汝道一等學禪莫取次妄生異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行一任一剎那間念念不異若不如是不免輪廻問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何故佛身舍利八斛四斗師云你作如是見秖見假舍利不見真舍利云舍利爲是本有爲復功勳師云非是本有亦非功勳云若非本有又非功勳何故如來舍利唯鍊唯精金骨常存師乃呵云你作如此見解爭喚作學禪人你見虛空曾有骨否諸佛心同太

虛覓什麽骨云如今見有舍利此是何法師云此從你妄想心生即見舍利云和尚還有舍利否請將出来看師云真舍利難見你但以十指撮尽妙高峯為微塵即見真舍利

夫參禪學道須得一切處不生心秖論忘機即佛道階分別即魔軍威畢竟無毛頭許少法可得問祖傳法付與何人師云無法與人云云何是二祖請師安心師云你若道有二祖即合覓得心覓心不可得故所以道與你安心竟若有所得全歸生滅問佛窮得無明否師云無明即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所以緣起是道場所見一塵一色便合無邊理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道場者無所得也我向你道秖無所得名為坐道場云無明者為明為暗師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之法無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秖是本明不明不暗秖者一句子亂却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其無礙惠出過虛空無你語論處釋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薩出来一跨跨却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賢一毛孔你如今把什麽本領擬學他云既是學不得為什麽道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之何師云歸源性無二者無明實性即諸佛性方便有多門者

宮四　十八

聲聞人見無明生見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念念證寂滅諸佛見衆生終日生而無生終日滅而無滅無生無滅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舉足即佛下足即衆生諸佛兩足尊者即理足事足衆生足生死足一切等足是故不求是

你今念念學佛即嫌著衆生若嫌著衆生即是謗他十方諸佛所以佛出世来執除糞器蠲除戲論之糞秖教你除却從来學心見心除得尽即不隨戲論亦云搬糞出秖教你不生心心若不生自然成大智者决定不分別佛與衆生一切尽不分別始得入我曹谿門下故自古先聖云少行我法門所以無行為我法門秖是一心門一切人到者裹尽不敢入不道全無秖是少人得得者即是佛珍重

問如何得不落階級師云但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麽時無人無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来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中千人萬人秖得三箇五箇若不將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

十九末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

宮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五　容五

臨濟禪師（大鑒下四世嗣黃檗）

臨濟慧照禪師諱義玄曹州南華邢氏子初
叅黃檗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遭棒不領旨
乃辭檗令叅高安大愚愚問黃檗有何言句
師舉前話愚云黃檗恁麼老婆心為你得徹
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鎮州府主王常
侍與諸官請師陞座上堂云山僧今日事不
獲已曲順人情方登此座若約祖宗門下稱
揚大事直是開口不得無你措足處山僧此
日以常侍堅請那隱綱宗還有作家戰將直
下展陣開旗麼對衆證據看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便喝僧禮拜師云這箇師僧却堪
持論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我在
黃檗處三度發問三度被打僧擬議師便喝
隨後打云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也　有座
主問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明佛性師云荒
草不曾鋤主云佛豈賺人也師云佛在什麼
處主無語師云對常侍前擬瞞老僧速退速
退妨他別人請問復云此日法筵為一大事
故更有問話者麼速致問來你纔開口早勿
交涉也何以如此不見釋尊云法離文字不
屬因不在緣故為你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
恐滯常侍與諸官員昧他佛性不如且退喝
一喝云少信根人終無了日久立珍重
師因一日到河北府主王常侍請師升座時
麻谷出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云大
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麻谷拽師
下座麻谷却坐師近前云不審麻谷擬議師
亦拽麻谷下座師却坐麻谷便出去師便下
座　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
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
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牀把住云
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
乾屎橛便歸方丈　上堂有僧出禮拜師
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師云你道落在
什麼處僧便喝又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便喝僧禮拜師云你道好喝也無僧云草
賊大敗師云過在什麼處僧云再犯不容師
便喝是日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
還有賓主也無師云賓主歷然師云大衆要
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竪起拂子僧
便喝師便打　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亦竪起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
師乃云大衆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二
十年在黃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
三度蒙他賜杖如蒿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
得一頓棒喫誰人為我行得時有僧出衆云
某甲行得師拈棒與他其僧擬接師便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劍刃上事師云禍事禍事
僧擬議師便打問秖如石室行者踏碓忘却
移脚向什麼處去師云沒溺深泉　師乃云
但有來者不虧欠伊總識伊來處若與麼來
恰似失却不與麼來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
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道一
任天下人貶剝久立珍重　上堂云一人
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
亦無向背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
不作傅大士珍重　上堂云有一人論劫
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
那箇合受人天供養便下座　上堂僧問
如何是第一句師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
擬議主賓分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妙解豈
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問如何是第三
句師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
師又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
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
師晚叅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
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時
有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煦日發生

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并汾絕信独處一方。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王登宝殿野老謳歌。師乃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秖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秖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轉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与祖佛不別。你欲得識祖佛麼。秖你面前聽法的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勝相終不得他活祖意。莫錯諸禪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回三界徇好境掇去驢牛肚裏生。道流約山僧見處与釋迦不別。今日多般用處欠少什麼。一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秖是一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揀貴賤老少。你要与祖佛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心上清淨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你一念心上無分別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你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你屋

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即今目前聽法底人。秖為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據經論家取三種身為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体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光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寄五〕。是你四大色身不解〔四〕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什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勿一箇形段孤明。是這箇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断。觸目皆是。秖為情生智隔想変体殊。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若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与麼說意在什麼處。秖為道流一切馳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断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如廁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秖為道流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碍。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無一念心希求

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時光可惜。秖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莫錯。道流你秖有一箇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古人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即無事。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寄五〕禿奴便即見神見鬼指東〔五〕劃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老前吞熱鐵丸有日。好人家男女被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便即捏怪。瞎屢生。索飯錢有日在。

師示眾云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無事是貴人。但莫造作秖是平常。你擬向外傍家求過覓脚手錯了也。秖擬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麼。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秖為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秖為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天地懸殊。道流山僧說法說什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凡入聖入淨入穢入真入俗。要且不是你真俗凡聖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著名字。真俗凡聖与此人安著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不著名字號之為玄旨。山僧說法与天下人別。秖

如有箇文殊普賢出来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纔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老僧穩坐更有道流来相見時我盡辨了也何以如此秖為我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内不住根本見徹更不疑謬　師示衆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秖是平常無事屙屎送尿著衣喫飯困来即卧愚人咲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惣是癡頑漢你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真境來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自為解脱大海今時學者惣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鬧處即入不得名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真辨偽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為真出家秖如今有一箇佛魔同体不分如水乳合鵝王喫乳如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寄五海裏浮沉　問如何是佛魔師六云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是佛然佛与魔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歷時節無修無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者我

說如夢如化山僧所說皆是道流即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者此人處處不滯通貫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別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游履國土教化衆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万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秖為你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忻聖如此之流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現今更無時節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物無寔法若如是見得是真出家日消萬兩黃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獄業若是真正學道人不求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見解若達真正見解圓明方始了畢　問如何是真正見解師云你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寄三入弥勒樓閣入毗盧遮那法界處處皆七現國土成住壞空佛出于世轉大法輪却入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空相皆無寔法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

無得若如是見得者是真正見解學人不了為執名句被他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秖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你若欲得生死去住脫著自由即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撥撥地應是萬種施設用處秖是無處所以覓著轉遠求之轉乖号之為秘密道流你莫認著箇夢幻伴子遲晚中間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箇什麼物作解脫覓取一口飯喫補毳過時且要訪尋知識莫因循逐樂光陰可惜念念無常麁則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相所逼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擺撲　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云你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你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你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你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你秖今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能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勿嫌底法你若愛聖聖者聖之名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裏求文殊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

欲識文殊麼秖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疑此箇是活文殊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真普賢你一念心自能解縛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為主伴出則一時出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始好看教

師示衆云如今學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覓總上他閑塵境都不辨邪正秖如[八]有祖有佛皆是教迹中事有人拈起一句子語或隱顯中出便即疑生照天照地傍家尋問也大茫然大丈夫兒莫秖麼論主論賊論是論非論色論財論說閑話過日山僧此間不論僧俗但有來者盡識得伊任伊向甚處出來但有聲名文句皆是夢幻却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還是這箇無依道人乘境出來若有人出來問我求佛我即應清淨境出有人問我菩薩我即應慈悲境出有人問我菩提我即應淨妙境出有人問我涅槃我即應寂靜境出境即万般差別人即不別所以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道流你若欲得如法直須是大丈夫兒始得若萎萎隨隨地則不得也夫如㽄嗄之器不堪貯醍醐如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但有來者皆不得受你一念疑即魔入心如菩薩疑時生死魔得便但能息念更莫外求物來即照你但信現今用底一箇事也無你一念心生三界隨緣被境分為六塵你如今應用處欠少什麼一剎那間便入淨入穢入彌勒樓閣入三眼國土處處遊履唯見空名

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云我共你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九]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此三眼國土皆是依變約經論家取法身為根本報化二身為用山僧見處法身即不解說法所以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体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國土空拳黃葉用誑小兒蒺藜菱刺枯骨上覓什麼汁心外無法內亦不可得求什麼物你諸方言道有修有證莫錯設有修得者皆是生死業你言六度萬行齊修我見皆是造業求佛求法即是造地獄業求菩薩亦是造業看經看教亦是造業佛与祖師是無事人所以有漏有為無漏無為為清淨業有一般瞎禿子飽喫飯了便坐禪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与麼聽法底人作麼生擬修他證他莊嚴他渠且不是修底物不是莊嚴得底物若教他莊嚴一切佛即莊嚴得你且莫錯道流你取這一般老師口裏語爲是真道是善知識不思議我是凡夫心不敢測度他老宿瞎屢生你一生秖作這个見解辜負這一双眼冷噤噤地如凍淩上驢駒相似我不敢毀善知識怕生口業道流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向逆順中覓人所以我於十二年中求一个業性如芥子許不可得若似新婦子禪師便即怕趂出院不与飯喫不安不樂自古先輩到處人不信被遞出始知是貴若到處人盡肯堪作什麼所以師子一吼野干腦裂道流諸方說有道可修有法可證你說證何法修何道你今用處欠少什麼物修補何處後生小阿師不會便即信這般野狐精魅許他說事繫縛他人言道理行相應護惜三業始得成佛如此說者如春細雨古人云路逢達道人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万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十]頭未顯暗頭明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大德覓什麼物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欲得与祖佛不別但如是見不用疑誤你心心不異名之活祖心若有異則性相別心不異故即性相不別問如何是心

心不異處師云你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
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
但有空名名字亦空你秖麼認他閑名為寔
大錯了也設有皆是依变之境有箇菩提依
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
你向依变國土中覓什麼物乃至三乘十二
分教是拭不淨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
丘你還是娘生已否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攝
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縛你若有求皆苦不如
無事有一般禿比丘向學人道佛是究竟於
三大阿僧祇刦修行果滿始成道道流你若
道佛是究竟緣什麼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
雙林樹間側卧而死去佛今何在明知與我
生死不別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
輪聖王應是如来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来
舉身相為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
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体無
相乃真形你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議一切
宗方 十一
諸天神仙阿脩羅大力鬼亦有神通應是佛
否道流莫錯秖如阿脩羅與天帝釋戰戰敗
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莫是聖否
如山僧所舉皆是業通依通夫如佛六通者
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聲界不被聲惑入
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觸界不

被觸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達六種色声
香味觸法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
雖是五蘊漏質便是地行神通道流真佛無
形真法無相你秖麼幻化上頭作模作樣設
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並不是真佛是外道
見解夫如真學道人並不取佛不取菩薩羅
漢不取三界殊勝迥然独脫不与物拘乾坤
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
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心怖緣何如此我見
諸法空相变即有不变即無三界唯心万法
唯識所以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唯有道流目
前現今聴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
塗地獄如遊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
何如此無嫌底法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
沉浮煩惱由心故有無心煩惱何拘不勞分
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你擬傍家波波地學
得於三祇刦中終歸生死不如無事向叢林
中牀角頭交脚坐道流如諸方有學人来主
客相見了便有一句子語辨前頭善知識被
學人拈出个機權語路向善知識口角頭攛
過看你識不識你若識得是境把得便拋向
坑子裏學人便即尋常然後便索善知識語
依前奪之學人云上智哉是大善知識即云
你大不識好惡如善知識把出箇境塊子向

學人面前弄前人辨得了不作主不受境惑
善知識便即現半身學人便喝善知識又入
一切差別語路中擺撲學人云不識好惡老
禿奴善知識歎曰真正道流如諸方善知識
不辨邪正學人来問菩提涅槃三身境智瞎
老師便与他解說被他學人罵著便把棒打
他言無禮度自是你善知識無眼不得嗔他
宗五 十二
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即指東劃西好晴好
雨好燈籠露柱你看眉毛有幾莖這箇具機
緣學人不會便即心狂如是之流揔是野狐
精魅魍魎被他好學人嗌嗌微咲言瞎老禿
奴惑亂他天下人道流出家兒且要學道秖
如山僧往日曾向毗尼中留心亦曾於經論
尋討後方知是濟世藥表顯之說遂乃一時
拋却即訪道叅禪後遇大善知識方乃道眼
分明始識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不是娘
生下便會還是体究練磨一朝自省道流你
欲得如法見解但莫受人惑向裏向外逢著
便殺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
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
物拘透脫自在如諸方學道流未有不依物
出來底山僧向此間從頭打手上出來手上
打口裏出來口裏打眼裏出來眼裏打未有
一箇独脫出來底皆是上他古人閑機境山

僧無一法与人秖是治病解縛你諸方道流
試不依物出来我要共你商量十年五歲并
無一人皆是依草附葉竹木精靈野狐精魅
向一切糞塊上亂咬瞎漢枉消他十方信施
道我是出家兒作如是見解向你道無佛無
法無修無證秖與麼傍家擬求什麼物瞎漢
宿五　十三
頭上安頭是你欠少什麼道流是你目前用
底與祖佛不別秖麼不信便向外求莫錯向
外無法內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
休歇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
便勝你十年行脚約山僧見處無如許多般
秖是平常著衣吃飯無事過時你諸方来者
皆是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脫求出離三界癡
人你要出三界什麼處去佛祖是賞繫底名
句你欲識三界麼不離你今聽法底心地你
一念心貪是欲界你一念心嗔是色界你一
念心癡是無色界是你屋裏家具子三界不
自道我是三界還是道流目前靈靈地照燭
萬般酌度世界底人与三界安名大德四大
色身是無常乃至脾胃肝膽髮毛爪齒唯見
諸法空相你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你
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住
處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
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

便是清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
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法喜禪悅身光自
照思衣羅綺千重思食百味具足更無橫病
菩提無住處是故無得者道流大丈夫漢更
疑箇什麼目前用處更是阿誰把得便用莫
著名字号為玄旨與麼見得勿嫌底法古人
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
喜亦無憂道流如禪宗見解死活循然參斈
之人大須子細如主客相見便有言論往来
或應物現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
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斈人
便喝先拈出一个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
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斈人便喝前人不肯
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喚作客看主或是
善知識不拈出物隨斈人問處即奪斈人被
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客或有斈人應一箇
清淨境出善知識前善知識辨得是境把得
拋向坑裏斈人言大好善知識即云咄哉不
宿五　十四
識好惡斈人便礼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斈
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
重枷鎖斈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為客看客大
德山僧如是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道流寔情大難佛法幽玄解得可可地山僧
竟日与他說破斈者總不在意千徧萬徧脚

底踏過黑沒焌地無一箇形段歷歷孤明斈
人信不及便向名句上生解年登半百秖管
傍家負死屍行擔却擔子天下走索草鞋錢
有日在大德山僧說向外無法斈人不會便
即向裏作解便即倚壁坐舌拄上齶湛然不
動取此為是祖門佛法也大錯是你若取不
動清淨境為是你即認他無明為郎主古人
云湛湛黑暗深坑寔可怖畏此之是也你若
認他動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動應可是道也
所以動者是風大不動者是地大動与不動
俱無自性你若向動處捉他他向不動處立
你若向不動處捉他他向動處立譬如潛泉
魚鼓波而自躍大德動與不動是二種境還
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如諸方斈人来山
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来我便
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来我便境
法俱奪如上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人俱不奪
如有出格見解人来山僧此間便全体作用
宿五　十五
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斈人著力處不通風
石火電光即過了也斈人若眼定動即沒交
涉擬心即差動念即乖有人解者不離目前
大德你擔鉢囊屎擔子傍家走求佛求法即
今与麼馳求底你還識渠麼活撥撥地秖是
勿根株擁不聚撥不散求著即轉遠不求還

在目前靈音屬耳若人不信徒勞百年道流
一剎那間便入華藏世界入毗盧遮那國土
入解脫國土入神通國土入清淨國土入法
界入穢入淨入凡入聖入餓鬼畜生處處討
覔尋皆不見有生有死唯有空名幻化空花
不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道流山僧佛
法的的相承從麻谷和尚丹霞和尚道一和尚
廬山拽石頭和尚一路行徧天下無人信得
盡皆起謗如道一和尚用處純一無雜斈人
三百五百尽皆不見他意如庐山和尚自在
真正順逆用處斈人不測涯際悉皆茫然如
丹霞和尚翫珠隱顯斈人來者皆悉被罵如
麻谷用處苦如黃蘗近皆不得如石鞏用處
向箭頭上覔人來者皆懼如山僧今日用處
真正成壞翫弄神變入一切境隨處無事境
不能換但有來求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識
我我便著數般衣斈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
苦哉瞎禿子無眼人把我著底衣認青黃赤
白我脫却入清淨境中斈人一見便生忻欲
我又脫却斈人失心茫然狂走言我無衣我
即向渠道你識我著衣底人否忽尒回頭認
我了也大德你莫認衣衣不能動人能著衣
有箇清淨衣有箇無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
祖衣有佛衣大德但有聲名文句皆悉是衣

變從臍輪氣海中鼓激牙齒敲磕成其句義
明知是幻化大德外發聲語業內表心所法
以思有念皆悉是衣你秪麼認他著底衣為
寔解縱經塵劫秪是衣通三界循還輪回生
死不如無事相逢不相識共語不知名今時
學人不得蓋為認名字為解大冊子上抄死
壹
十六
老漢語三重五重複子褁不教人見道是玄
旨以為保重大錯瞎屢生你向枯骨上覔什
麼汁有一般不識好惡向教中取意度商量
成於句義如把屎塊子向口裏含了吐過与
別人猶如俗人打傳口令相似一生虛過也
道我出家被他問着佛法便即杜口無詞眼
似漆突口如褊檐如此之類逢彌勒出世移
置他方世界寄地獄受苦大德你波波地往
諸方覔什麼物踏你腳板闊無佛可求無道
可成無法可得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欲
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道流真佛無形真道
無体真法無相三法混融和合一處辨既不
得喚作忙忙業識眾生問如何是真佛真法
真道乞垂開示師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
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
空名而無寔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
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秪是覔箇不受人
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

功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
中得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得與人天為
師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　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云若有意自救不了云既無意云
何二祖得法師云得者是不得云既若不得
云何是不得底意師云為你向一切處馳求
壹
十七
心不能歇所以祖師言咄哉丈夫將頭覔頭
你言下便自回光返照更不別求知身心與
祖佛不別當下無事方名得法大德山僧今
時事不獲已話度說出許多不才淨你且莫
錯據我見處寔無許多般道理要用便用不
用便休秪如諸方說六度万行以為佛法我
道是莊嚴門佛事門非是佛法乃至持齋持
戒擎油不潤道眼不明盡須抱債索飯錢有
日在何故如此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
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乃至孤峯獨宿一食
卯齋長坐不臥六時行道皆是造業底人乃
至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象馬七珎盡皆捨施
如是等見皆是苦身心故還招苦果不如無
事純一無雜乃至十地滿心菩薩皆求此道
流蹤跡了不可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
十方諸佛無不稱嘆緣何如此為今聽法道
人用處無蹤跡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
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

何乞師指示師云大通者是自己於處處達
其萬法無性無相名爲大通智勝者於一切
處不疑不得一法名爲智勝佛者心淸淨光
明透徹法界得名爲佛十刦坐道場者十波
羅蜜是佛法不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
云何更有現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應更作
佛古人云佛常在世間而不染世間法道流
你欲得作佛莫隨万物心生種種法生心滅
種種法滅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世與出世無
佛無法亦不現前亦不曾失設有者皆是名
言章句接引小兒施設藥病表顯名句且名
句不自名句還是你目前昭昭靈靈鑒覺聞
知照燭底安一切名句大德造五無間業方
得解脫　問如何是五無間業師云殺父
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燒經像等此是
五無間業云如何是父師云無明是父你一
念心求起滅處不得如響應空隨處無事名
爲殺父當五云如何是母師云貪愛爲母你一念十八
心入欲界中求其貪愛唯見諸法空相處處
無著名爲害母云如何是出佛身血師云你
向淸淨法界中無一念心生解便處處黑暗
是出佛身血云如何是破和合僧師云你一
念心正達煩惱結使如空無所依是破和合
僧云如何是焚燒經像師云見因緣空心空

法空一念決定斷迥然無事便是焚燒經像
大德若如是達得免被他凡聖名礙你一念
心秖向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
自輕而退屈言我是凡夫他是聖人禿屢生
有甚死急披他師子皮却作野干鳴大丈夫
漢不作丈夫氣息自家屋裏物不肯信秖麼
向外覓上他古人閑名句倚陰博陽不能特
達逢境便緣逢塵便執觸處惑起自無准定
道流莫取山僧說處何故說無憑據一期間
圖畫虛空如彩畫像等喻道流莫將佛爲究
竟我見猶如厠孔菩薩羅漢盡是枷鎖縛人
底物所以文殊仗劍殺於瞿曇鴦掘持刀害
於釋氏道流無佛可得乃至三乘五性圓頓
教迹皆是一期藥病相治並無實法設有皆
是相似表顯路布文字差排且如是說道流
有一般禿子便向裏許著功擬求出世之法
錯了也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
失道若人求祖是人失祖大德莫錯我且不
取你解經論當五我亦不取你國王大臣十九我亦不
取你辯似懸河我亦不取你聰明智慧唯要
你真正見解道流設解得百本經論不如一
箇無事底阿師你解得即輕慢他人勝負脩
羅人我無明長地獄業如善星比丘解十二
分教生身陷地獄大地不容不如無事休歇

去飢来吃飯睡来合眼愚人咲我智乃知焉
道流莫向文字中求心動疲勞吸冷氣無益
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菩薩大
德莫因循過日山僧往日未有見處時黑漫
漫地光陰不可空過腹熱心忙奔波訪道後
還得力始到今日共道流如是話度勸諸道
流莫爲衣食看世界易過善知識難遇如優
曇花時一現耳你諸方聞道有箇臨濟老漢
出来便擬問難教語不得被山僧全体作用
學人空開得眼口總動不得懵然不知以何
答我我向伊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你諸處
秖指胸點肋道我解禪解道三个兩个到這
裏不奈何咄哉你將這箇身心到處擻兩片
皮誑諕閭閻吃鐵棒有日在非出家兒盡向
阿脩羅界攝夫如至理之道非諍論而求激
揚鏗鏘以摧外道至於佛祖相承更無別意
設有言教落在化儀三乘五性人天因果如
圓頓之教又且不然童子善財皆不求過大
德莫錯用心如大海不停死屍秖麼擔却擬
天下走自起見障以礙於心日上無雲麗天
普照眼中無翳空裏無花道流你欲得如法
但莫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髮不立歷
歷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見耳不聞喚作什麼
物古人云說似一物則不中你但自家看更

有什麼說亦無尽各自著力珎重
勘辨　黃檗因入厨次問飯頭作什麼飯
頭云揀衆僧米黃檗云一日喫多少飯頭云
二石五黃檗云莫太多麼飯頭云猶恐少在
黃檗便打飯頭却挙似師師云我爲汝勘這
老漢纔到侍立次黃檗挙前話師云飯頭不
廿五
會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便問莫太多麼黃檗
二十
云何不道来日更吃一頓師云說什麼来日
即今便喫道了便掌黃檗云這風顛漢又来
這裡捋虎鬚師便喝出去後潙山問仰山此
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潙山
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潙山云子又
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師問僧什麼處来僧便喝師便揖坐僧擬議
師便打師見僧来便竪起拂子僧礼拜師便
打又見僧来亦竪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
師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齋次師問毛吞巨
海芥納須弥為是神通妙用本体如然普化
踏到飯牀師云太麁生普化云這裡是什麼
所在說麁說細師来日又同普化赴齋問今
日供養何似昨日普化依前踏倒飯林師云
得即得太麁生普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麁
細師乃吐舌　師一日与河陽木塔長老
同在僧堂地炉内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

掣風掣顛知佗是凡是聖言猶未了普化入
来師便問汝是凡是聖普化云汝且道我是
凡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
木塔老婆禅臨済小廝兒却具一隻眼師云
這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一日普化在
僧堂前吃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化便
廿五
作驢鳴師云這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廿一
因普化常於街市揺鈴云明頭来明頭打暗
頭来暗頭打四方八面来旋風打虚空来連
架打師令侍者去纔見如是道便把住云惣
不与麼来時如何普化托開云来日大悲院
裡有齋侍者回挙似師師云我從来疑著這
漢　有一老宿条師未曾人事便問礼拜
即是不礼拜即是師便喝老宿便礼拜師云
好箇草賊老宿云賊賊便出去師云莫道無
事好首座侍立次師云還有過也無首座云
有師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首座云二俱有
過師云過在什麼處首座便出去師云莫道
無事好後有僧挙似南泉南泉云官馬相踏
師因入軍營赴齋門首見貟僚師指露柱問
是凡是聖貟僚無語師打露柱云直饒道得
也秖是箇木橛便入去　師問院主什麼
處来主云州中糶黃米去来師云糶得尽麼
主云糶得尽師以杖面前畫一畫云還糶得

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挙前語典
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師云你作麼生典座
便禮拜師亦打有座主来相看次師問座主
講何經論主云某甲荒虚粗習百法論師云
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
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别主云明得即
同明不得即别樂普為侍者在師後立云座
主這裡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别師回首問侍
者汝又作麼生侍者便喝師送座主回来遂
問侍者適来是汝喝老僧侍者云是師便打
師聞第二代德山垂示云道得也三十棒道
不得也三十棒師令樂普去問道得為什麼
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佗作
麼生普到彼如教而問德山便打普接住送
一送德山便歸方丈普回挙似師師云我從
来疑著這漢雖然如是汝還見德山麼普擬
議師便打　王常侍一日訪師同師於僧
堂前看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云不看
二十二末
經侍云還学禅麼師云不学禅侍云經又不
看禅又不学畢竟作箇什麼師云惣教伊成
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
生師云将為你是箇俗漢　師問杏山如
何是露地白牛山云吽吽師云啞那山云長
老作麼生師云這畜生　師問樂普云從

上来一人行捧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普云憋
不親師云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
師見僧来展開兩手僧無語師云會麼云不
會師云渾崙擘不開与你兩文錢
趙州行脚時叅師遇師洗脚次州便問如何
是祖師西来意師云恰值老僧洗脚州近前
作聽勢師云更要第二杓悪水潑在州便下
去　有定上座到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下繩牀擒住与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
云定上座何不礼拜定方禮拜忽然大悟

古尊宿語録卷第五　　宿五

古尊宿語録卷第六　　宿六

臨濟禪師語録之餘

興化禪師大鑑下五世嗣臨濟

臨濟慧照禪師餘録　師問洛浦云従上来
一人行捧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洛浦云揔不
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洛浦便喝師便打一日
大覺到叅師舉起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
拂子大覺収坐具入僧堂衆僧云這僧莫是
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捧師聞令喚覺覺
出師云大衆道汝未叅長老覺云不審便自
歸衆　麻谷到叅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
阿那面正師下繩牀一手収坐具一手搊麻
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
擬坐繩林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
丈　師問僧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
時一喝如踞地金毛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
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
擬議師便喝　師問一尼善来悪来尼便
喝師拈捧云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
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与我過禪
板来牙便過禪板與師師接得便打牙云打
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牙後到翠微問如何
是祖師西来意微云與我過蒲團来牙便過
蒲團與翠微翠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
要且無祖師意牙住院後有僧入室請益云
和尚行脚時叅二尊宿因縁還肯佗也無牙
云肯即深肯要且無祖師意　徑山有五
百衆少人叅請黄檗令師到徑山乃謂師曰
汝到彼作麼生師云某甲到彼自有方便師
到徑山装腰上法堂見徑山徑山方舉頭師
便喝徑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徑
山這僧適来有什麼言句便喝和尚徑山云
這僧從黄檗會裡来你要知麼自問取佗徑
山五百衆太半分散　普化一日於街市
中就人乞直裰人皆與之普化俱不要師令
院主買棺一具普化帰来師云我與汝做得
箇直裰了也普化便自擔去繞街市叫云臨
濟与我做直裰了也我往東門遷化去市人
競随看之普化云我今日未来日往南門遷
化去如是三日人皆不信至第四日無人随
看獨出城外自入棺内倩路行人釘之即時
傳布市人競往開棺乃見全身脱去秖聞空
中鈴響隐隐而去
師栽松次黄檗問深山裡栽許多作什麼師
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
將钁頭打地三下黄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
吾三十棒了也師又以钁頭打地三下作噓

喠聲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後溈山舉此語問仰山黃檗當時秖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山云有秖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溈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

師侍立德山次山云今日困師云這老漢寐語作什麽山便打師掀倒繩床山便休

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黃檗云這漢困那師云钁也未舉困箇什麽黃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黃檗喚維那維那扶起我維那近前扶云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黃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云諸方火葬我這裡一時活埋後溈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麽生仰山云正賊走却邏蹤人喫棒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檗來便閉却目黃檗乃作怖勢便歸方丈師隨至方丈禮謝首座在黃檗處侍立黃檗云此僧雖是後生却知有此事首座云老和尚脚跟不點地却證據箇後生黃檗自於口上打一摑首座云知即得

師見普化乃云我在南方馳書到溈山時知你先在此住待我來及我來得汝佐贊我今欲建立黃檗宗旨汝切須為我成褫普化珍重下去克符後至師亦如是道符亦珎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問訊云和尚前日道甚麽師拈棒便打下又三日克符亦上問訊乃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麽師亦拈棒打下

師會下有同夆二人相問離却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人云擬問即失一人云恁麽則禮拜老兄去也前人云賊師聞得陞堂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下座

有僧來問禮拜則是不禮拜則是師便喝僧作禮師云這賊僧亦云這賊便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首座侍立師回顧云還有過也無座云有師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有過師云過在甚麽處座便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　師問僧什麽處來僧便喝師便揖坐僧擬議師便打　師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見僧來亦竪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　示衆云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来或應物現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秖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与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到明化化問来来去去作什麽師云秖徒踏破草鞋化云畢竟作麽生師云老漢話頭也不識　往鳳林路逢一婆婆問甚處去師云鳳林去婆云恰值鳳林不在師云甚處去婆便行師乃喚婆婆回頭師便打

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揔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麽汝且作麽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駈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荅立賓立主合水和泥

歷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

師在堂中睡黃蘗下來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頭見是黃蘗却睡黃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汝這裡妄想作什麼首座云這老漢作什麼黃蘗打板頭一下便出去後潙山問仰山黃蘗入僧堂意作麼生仰山云兩彩一賽

一日普請次師在後行黃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一人將去了也黃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黃蘗竪起钁頭云秖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竪起云為什麼却在某甲手裡黃蘗云今日大有人普請便歸院後潙山問仰山钁頭在黃蘗手裡為什麼却被臨濟奪却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師為黃蘗馳書去潙山時仰山作知客接得書便問這箇是黃蘗底那箇是專使底師便掌仰山約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潙山潙山便問黃蘗師兄多少眾師云七伯眾潙山云什麼人為導首師云適來已達書了也師却問潙山和尚此間多少眾潙山云一千五百眾師云太多生潙山云黃蘗師兄亦不少師辭潙山仰山送出云汝向後北去有箇住處師云豈有与麼事仰山云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此人秖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師後到鎮州普化已在彼師出世普化佐贊於師師住未久普化全身脫去

師因半夏上黃蘗見和尚看經師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蘗云汝破夏來不終夏去師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黃蘗遂打趂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師一日辭黃蘗蘗問什麼處去師云不是河南便歸河北黃蘗便打師約住与一掌黃蘗大咲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机案來師云侍者將火來黃蘗云雖然如是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後潙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蘗也無仰山云不然潙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知恩方解報恩潙山云從上古人還有相似底也無仰山云有秖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潙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子但舉看仰山云秖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潙山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師到達磨塔頭塔主云長老先禮佛先禮祖師云佛祖俱不禮塔主云佛祖與長老是什麼寃家師便拂袖而出

師行脚時到龍光光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坐師云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云嗄師以手指云這老漢今日敗闕也

到三峯平和尚問什麼處來師云黃蘗來平云黃蘗有何言句師云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云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云直透萬重關不住清霄內平云子這一問太高生師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云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云龍光平云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

到大慈慈在方丈內坐師問端居丈室時如何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今古永超圓智體三山鎖斷萬重關慈便喝師亦喝慈云作麼師拂袖便出

到襄州華嚴嚴倚拄杖作睡勢師云老和尚瞌睡作麼嚴云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云侍者點茶來與和尚喫嚴乃喚維那第三位安排這上座

到翠峯峯問甚處來師云黃蘗來峯云黃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師云黃蘗無言句峯云為什麼無師云設有亦無舉處峯云但舉看師云一箭過西天

到象田師問不凡不聖請師速道田云老僧秖与

麼師便喝云許多禿子在這裡覓什麼梜
到鳳林林問有事相借問得麼師云何得剜
肉作瘡林云海月澄無影游魚獨自迷師云
海月既無影游魚何得迷鳳林云觀風知浪
起翫水對帆飄師云孤輪獨照江山靜自笑
一聲天地驚林云任將三寸輝天地一句臨
機試道看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
莫獻詩鳳林便休師乃有頌大道絕同任向
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溈山問仰山石火
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將什麼為人仰山
云和尚意作麼生溈山云但有言說都無實
義仰山云不然溈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到金牛牛見師來
橫按拄杖當門踞坐師以手敲拄杖三下却
歸堂中第一位坐牛下來見乃問夫賓主相
見各具威儀上座從何而來太無禮生師云
老和尚道什麼牛擬開口師便打牛作倒勢
師又打牛云今日不著便溈山問仰山此二
尊宿還有勝負也無仰山云勝即總勝負即
總負　師臨遷化時據坐云吾滅後不得
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
正法眼藏師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
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
邊滅却言訖端然示寂

興化禪師諱存獎初謁臨濟濟令師充侍者
濟問新到甚處來云𦨀城濟云有事相借問
得麼云新戒不會濟云打破大唐國覓個不
會人難得叅堂去師問這來新到是成褫伊
耶濟云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云和尚只
會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
卷六　八
云你又作麼生師云請和尚作新到濟遂云
新戒不會師云却是差僧罪過濟云你語藏
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謂師云我今日問
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裡打及你出得
語又喝起向青雲裡打師云草賊大敗濟又
打　師開堂日示眾云此一炷香本為三
聖師兄三聖為我太孤便合承嗣大覺大覺
為我太賒我於三聖處會得賓主句若不遇
大覺師兄泊乎誤却我平生我於大覺處吃
棒見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此
一炷香供養我臨濟先師　示眾云今日
不問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
明時有旻德長老出作礼起便喝師亦喝德
又喝師又喝德作禮歸眾師云適來若是別
人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為他旻德長老
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師入堂見首座乃
云我見你了也座便喝師打露柱一下便出
去首座隨後上方丈云適來觸忤和尚便作

禮師就地打一棒座無語　師見同叅來
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行三兩步師又喝
僧亦喝須臾近前師拈棒僧又喝師云你看
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便打直打下法
堂時有僧問這僧有甚觸忤和尚處師云是
伊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
卷六　九
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便去不得似這般
瞎漢不打更待何時　僧問四方八面來
時如何師云打中間底僧作礼師云興化今
日赴個村齋中路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去古
廟裡避得過　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
師云一人傳虛万人傳實　師舉三聖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三聖云臭肉來蠅師
云興化即不然破脊驢上足蒼蠅　上堂
云我聞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興
化即不然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下座
上堂今日不用如何若何直須單刀直入興
化與你證據時有閣德長老出礼拜起便喝
師亦喝閣德又喝師又喝閣德礼拜便歸眾
師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
為他閣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師入僧堂見首座坐禪師云我見你了也首
座便喝師打露柱一下便出去首座隨後上
去云莫怪適來觸忤和尚師又打地一下

師巡堂次垂語云我有一隻聖箭遇作家即分付至下問有一道者云便請師云你喚什麼作聖箭道者把衲衣便拂師擒住云秖者箇別更有在道者擬議師便打　師到雲居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雲居道不得師三度夲話頭雲居無語師云情知和尚道不得且礼三拜雲居一日上堂云我二十年前與化問我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他致得問頭奇特不敢辜他如今秖消一个何必後有僧舉似師師云二十年秖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不消一箇不必淺三聖拈云二十年道得底是雲居如今商量猶較興化半月程　師見僧來云你未是恁麼來山僧早行了也僧便喝師云據令而行僧又喝師云作家僧又喝師便打　問王程有限時如何師云日馳五百　同光帝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帝坐朝僧錄名貟來朝後帝遂問左右此間莫有德人否近臣奏曰適來僧錄名貟皆是德人帝曰此是名利之徳莫有道德之人否近臣奏曰此間有興化長老甚是德人帝乃名之師來朝見帝賜坐茶湯畢帝遂問朕收下中原獲得一宝未曾有人酬價師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寶帝以手舒幞頭脚師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聖顏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宣馬一疋與師乘府馬忽驚䮦師遂傷足帝聞宣藥救療師喚院主院主至侍立次師云與我作箇木枴子院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云汝等還識老僧麼僧云和尚爭得不識師云癡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上令維那聲鍾上堂師如前垂示衆皆無對師擲下枴子端然而逝勅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古尊宿語錄卷第六　密六

古尊宿語錄卷第七　密七

睦州禪師大鑑下四世嗣黃檗

睦州陳尊宿諱道踪得旨斷際初居筠州米山還住睦州觀音常百餘衆後居開元寺間房織蒲鞋養母凡應接來者機辯峭絕無容竚思指臨濟參黃檗接雲門嗣雪峰皆師力也　上堂云你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辜負老僧又云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觀世音菩薩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大慈悲菩薩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一隊衲僧来一隊師僧去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你問將来我與你道進云便請道師云抖擻多年穿破衲襤毿一半逐雲飛問請師講經師云買帽相頭進云謝師慈悲師云拈頭作尾拈尾作頭還我第三段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云大衆久立速禮三拜進云請師道師云有頭無尾漢又云來來還我徑截一路來僧無語有座主問某甲雖講得經蕪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云灼然實語當懺悔進云乞師指示師云你若不問老僧緘口無言你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進云便請道師云心不負

人面無慚色問如時者是大沙門如何是大
沙門師云我向鼻孔裏問你進云作麽生問
師云自領出去又云来来我共你葛藤你却
問我問如何是大沙門師云觀世音菩薩會
麽進云不會師云大慈悲菩薩上堂大衆雲
集師云章表将来時有僧應諾師云擦狀領
過問佛法大意請師舉唱云我者裏不曾泥
裹洗土塊你諸方作麽生道無語有大德曾
講法華經来問和尚某甲雖講不會教家大
意極則處師云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向上事
師指一僧云那箇師僧何不問無語有僧舉
雪峯語乞師指示峰云是什麽學云乞師指
示峯云因什麽到與麽地舉了僧遂問秖如
雪峰和尚意作麽生師便打師看經次僧問
看什麽經師云金剛經僧云六朝翻譯次當
第幾師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問如何
是教意師云我不荅你進云和尚爲什麽不
荅師云爲你念来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那
廿七　二
箇師僧何不近前来僧便近前師云我喚浙
東人于浙西人什麽事時有座主問三乘十
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宗門事乞師提綱師
云問著宗門事有什麽難道恰問著老僧鼻
孔你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教家喚作什麽主
云教家無這箇意旨師以拄杖趁　上堂

云汝等快與快與老僧七十九也看看脫去
也僧便問師百年後向什麽處去師云三十
年後有人舉在問迦葉上行衣誰人合得披
師云抖擻多年穿破納襤毵一半逐雲飛會
麽僧云不會師云有時掛向肩頭上也勝時
人著錦衣問終日著衣喫飯如何免得著衣
喫飯師云著衣喫飯進云不會師云不會即
著衣喫飯有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
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老僧入你鉢囊裏主
云和尚爲什麽在學人鉢囊裏師云有什麽
檳榔荳蔻速将来主云和尚欠少箇什麽師
云這賊今日敗也進云學人作入叢林乞師
指示師云螢才補職進云學人咨和尚師咄
云這扶籬摸壁漢三家村裏保頭也不能作
得　師因赴齋迴有僧就師乞䖍錢師云
赴齋得三十文僧云便請師云施者雖無厭
受者應知足問佛法大意請師提綱師云捻
将来與你提綱進云便請和尚道師云折東
密七　三
籬補西障有僧名宗闍宗闍咨和尚師云住
僧便住師咄云名也不識又云有闍即判快
道快道無對有俗官問一氣還轉得一藏經
麽師云有什麽純紬快将来問古人有言究
竟一路如何是究竟一路師云吽吽你這膀
子我這裏難過筆墨兩狀一時領過進云某

甲有什麽過師便打趁問從上已来老宿作
家還有差别異路難會底道理麽師云有進
云如何是差别異路難會底道理云待你三
生六十劫信去始得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
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云你若不問我即不
知你若問我我即知進云爲什麽如此師云
吽吽什麽處得這箇問来僧無語問說即振
動乾坤不說即絲毫不掛說即是不說即是
師云道什麽僧再舉師云這脫空謾語漢進
云某甲話在師云說即振動乾坤是你恁麽
道僧云是師拈拂子便打云吽吽這裏嚇我
来問學人有問未審師還許也無師云灼然
賊来須打客来須看進云未審和尚作麽生
道師云這賊不能打得你問三乘十二分教
從何而得師云對機故得問請和尚荅一轉
語得麽師云得進云請便道師拽拄杖趁下
上堂云不受謾底人出来有僧出應喏師云
被我挑一塊屎擲喉嚨塞却擲眼打也争不
受謾師因看金剛般若經僧問和尚看甚經
師云無二無二分無别無斷故會麽僧云不
會師云我念經也不得有俗官問和尚依教
不依教師云光剃頭净洗鉢作麽生不依教
師因齋次有俗官間請師施食師云三德六
味施佛及僧吽吽快将来老僧要喫俗官云

請和尚施財師云弟子施財和尚施法先到老僧後到佛又俗官問弟子今日開藏經乞師一句提綱師云此問難得官云便請提綱師云對牛彈琴師因看經次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涅槃經茶毘品在後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驀拈拄杖示衆云我喚作拄杖你喚作什麼無語師再將拄杖示之云超佛越祖之談是你問麼無語師舉黃蘗和尚語云天下老和尚一氣道在我者裏要放你也在我這裏要不放你也在我這裏僧便問如何是一氣道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是不放一氣道師云伏惟尚饗問如何是禪師云猛火著油煎問不擇一切請師提綱佛法師云山河大地畜生驢馬進云為什麼不會師云你若被我把住直須百雜碎僧云和尚不可一向師云不信道百雜碎問近入叢林乞師方便師云你近入叢林進云是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進云共甲不會師云近前來與你注解僧近前師云去

上堂大衆侍立師喝出去大衆不出去師又再喝大衆茫然師與拄杖一時趁下去師因看華嚴經僧問是什麼經師云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那邊是什麼雲僧云南邊是黑雲師云今日應有雨又云將為是箇師子兒元來是箇老鼠兒

上堂云還有踏倒禪牀底出來有僧出來應喏師云比來抛鉤釣鯨鯢下場頭卻釣得箇蝦蟆出來問如何是禪師云還我第二段來進云不會師云三段不同萬里崖州問如何是佛師云裂轉鼻孔問如何是葛藤一句師云山河大地是你問進云如何提綱拈掇師云到我問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云作麼問華藏海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好來好來師舉古人語次問大衆云三乘十二分教成得箇什麼邊事有僧云今日大衆普請不易師云不要將出來僧云打鼓喫樂石師云莫捻出僧云和尚得恁麼忉忉生師云我也秖要你恁麼道僧打門問已事不明乞師指示師饒開門僧擬開口師便擗口摑問如何是學人入頭處師云一不得了進云共甲不會師云這箇語話三十年後大行問如何是禪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進云不會師云抖擻多年穿破衲襤毿一半逐雲飛睦州僧正并諸大德衆請師上堂師問僧正僧正應喏師云監寺吹正云不在師云都監闍黎吹正云不在師云上座吹正云不在師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赴來日不詞謹退便起諸大德罔措師舉古人語云揑聚也在我裂破也在我僧問如何是裂開師云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三九二十七還我第一籌來又云即心是佛我且恁麼道你作麼生僧云共甲不恁麼道師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僧云如何揑聚師乃歛手而坐一日睦州刺史問如何是禪宗事師云近前來近前來史近前師云得恁麼脫空妄語史無語師遂問曾見什麼人來史云曾見恁麼老宿來師云更作麼生史云看經來師驀打牀一下云教中喚這箇作什麼史云教中不說師云教中道治生產業與正理不相違背又作麼生史無對師又打牀一下云大凡喚這箇作什麼史云喚作牀師云這喫飯粘漢睦州陳操尚書因齋次尚書自行餅餤與僧僧遂引手接尚書卻縮手僧無語尚書與諸官在鎮樓上坐忽見有數僧來官人云有幾箇衲僧來尚書云不是官人云爭知不是書云待來到這裏與你勘其僧遂至尚書驀喚云上座上座僧迴首無語書云不信道

上堂衆集師云忽然忽然有僧出來云卻請大衆歸堂去師拍繩牀一下云苦殺人僧遂回頭師與拄杖一時趁下問如何是佛法徑截師云三人兩人不問進云便請和尚道師云三人一狀領過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吽吽築著老僧當

門齒進云蒙和尚指示師云有頭無尾漢錄
塘去國三千里僧無語問一句淨盡時如何
師云摘却你眉毛換却你眼睫僧無語師云
吽吽脫空謾語漢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
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問不涉廉纖請師道師
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赴在來日
問如何是教意師云還我一問來進云未審
和尚作麼生道師云吽吽不敢望你分外話
也不領問如何是量才補職師云不要補進
云為什麼不要補師云蝦蟆之類別有一僧
出来請和尚道師云不要撓撓百姓養子方
知父慈會麼僧云如何是養子方知父慈師
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如何是禪師云歸
依佛法僧進云不會師云咄這蝦蟆得與麼
兢業聞學人有疑請師一決師云獨掌不浪
鳴進云不會師云斐絲不成束自領出去問
徑截處乞師指示師云早朝有人問了也進
云早朝有人問了且致請師道師云三門頭
市合金剛脚下小兒子蹴毬問如何是教意
師云一問不再舉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云
上大人丘乙己問如何是急師云通你一問
進云如何是急中急師云朝向西街耶尼暮
向北營單越俗官問弟子廣陳供養師有何
方便師云秖怕你不問官云便請和尚道師

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以八不成是何章
句師彈指一下云會麼進云不會師云上來
講讃無限勝因蝦蟆蹲跳上天蚯蚓驀過東
海問如何是鷂子師云這死雀兒進云如何
是鷂子機師云昨日有師僧趂出去你今日
又來這裏進云過在什麼處師云勑貶朝官
問如何是機前一句師云老僧一問教你摸
進云莫便是麼師云對牛彈琴問正當說時
時如何師云你為什麼話墮進云什麼處是
話墮處師云擔枷過狀萬里崖州自領出去
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云那箇師僧置將
一問来學人舉頭師便打云老僧却不恁麼
進云未審和尚作麼問師云佛殿裏裝香三
門頭合掌又云你不解問進云未審作麼生
問師云速禮三拜放你三十棒又云後園生
菜熟水淘飯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向下文
長又云慚愧解問進云請和尚道師云心不
負人面無慚色問如何是教眼師云十方國
土中唯有一乘法進云此是經文師云臨年
會麼進云如何是教眼師云量才補職問如
何是衲僧眼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上堂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信受奉行問僧我適来念什麼僧云和尚念
經師便打云此老古錐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釘釘東東骨低骨董
進云乞師慈悲師云我問你第二句作麼生
道進云不會師云灼然灼然師坐次有僧驀
然問請師道師云蘇嚕蘇嚕娑婆訶問如何
是向上關棙子師云新羅國裏坐朝大唐國
裏打鼓
上堂云爍電之機罕遇且向摸
窠村裏作活計僧問如何是摸窠村裏作活
計師云歸依佛法僧進云如何是爍電之機
罕遇師云灼然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時如
何師云牙齒敲磕更置將一問來僧無語師
云舌頭無骨文捻拄杖一劃會麼僧云不會
師云鴝鴝鳥鬪不落玄機便請道云老僧三
十年来行脚未曾置此一問進云請師荅話
師云這箇阿師什麼處得此一箇問頭來問
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云到老僧這
裏覓箇什麼速禮三拜又云近前来早是教
七教八進云也知和尚恐某甲不賓師云拄
杖不在掃箒柄打三十下問古人點土成金
意旨如何師云老僧不與麼道進云和尚作
麼生道師云金變為土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示師云飽喫飯了顛言倒語作什麼進
云與麼即一切法不可得也師云你道我語
作麼生進云一切法不可得也師便打問學
人近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不得埋沒老僧

進云乞師慈悲師云一箭過西天一不成兩不是有長講法華經座主來問某甲雖講經不明教意乞師方便師云悟即實初三十一中九下七面前背後相去多少主云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云拈起著主再問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進云某甲不會師云入鄉隨俗進云如何是教意師云妙法緊那羅王大法緊那羅王主云某甲不會師云真箇是無孔鐵槌近前來主便近前師以手空勞一轉却云會麼主云不會師云在這裏　上堂云識賤即貴僧便問秪如長街裏還有貴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長街裏貴師云陳蓋陳舊進云恁麼則學人買得也師云一兩二兩還我三文錢來僧無語師云咄咄這脫空妄語漢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天台來師云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僧云和尚什麼處得這箇消息師云將為是華頂峯前客元來是平田莊裏人因見新到師云老僧不曾向第二句裏勘人近前來僧遂近前師云近離什麼處僧云請和尚辨師云今日雲色稍高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和尚合知師云我即知僧云且道某甲從什麼處來師云猪跳圍不出問僧你是行脚僧是否僧云喏師云禁著便蝦蟆叫僧云某甲未曾有語在師云來來作麼生

道僧云還曾遏得住也無師便打問僧近離什麼處僧喝師云老僧今日被你喝一喝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云這掠虛漢問僧什麼處來僧便喝師云你以古人作得主僧又喝師云話破也僧云某甲什麼處是話破處師便棒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請和尚豎師拈拄杖云你喚作箇什麼僧云請和尚鑒看師便打問僧什麼處來僧云知道和尚有此一問師云一破兩破三破作麼生僧云和尚什麼處得許多破來師云咄咄這箇阿師好與三十棒問僧夏在什麼處僧叉手退後師云鉢盂裏失却匙筯草鞋根下失却一文古老錢僧云某甲不與麼師云共你葛藤尚自不會來來實道夏在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念你遠來放你三十棒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徑山來師云何得五戒不持僧云過在什麼處師云我這裏不著沙彌師見新到來參云剗尤巨耐僧罔惻一邊立師云什麼處得這一隊打野榸漢出去問僧什麼處來其僧瞪目視師云驢前馬後漢問僧甚麼處來僧云適來有人問了也師云因什麼敗闕僧云莫錯師云自領出去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識得即知來處師喝云這蝦蟆保老和尚作活計僧云莫錯師云放你三十棒

自領出去問僧真是從河北來麼僧云某甲近離江西師云大展坐具禮三拜著其僧禮拜了便出去師云不空不空僧迴首師云來來近前來皓是黑正好辯僧無語問僧幾人新到僧云五人師云瓦解冰消僧云和尚未曾有問師云賊把賊為驗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也知和尚有此一問師云脫空妄語漢僧云什麼處是妄語師云三十棒教阿誰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雪山來師云涅槃是第幾座僧無語師又問迦葉什麼處去僧云不知師云脫空妄語漢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須知有不涉程途者師乃咄閑口便作屎皃氣有僧參師師乃拈起針云一時穿過鼻孔僧云莫錯師云咄咄近前來你適來道什麼僧云和尚莫錯師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師有時見新到云何得五戒不持僧云某甲未曾人事師云這沙彌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婺州來師云還見傅大士麼僧云某甲不見師云在雙林寺裏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婺州來師云鄉中偏出此人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適來途中早有人問了也師云這裏為什麼瓦解冰消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擔枷過狀漢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那處來師云老僧爲僧云和尚知便得師云擔枷過狀

便打問僧什麽處来僧云莫錯仲此一問師
云嗄江西来僧云莫錯師云三十棒教阿誰
喫問僧什麽處来僧便喝師拍手大笑僧罔
措師便打問僧甚處来僧云深知和尚有此
一問師云七縱八横老僧鼻孔在什麽處僧
云和尚鼻孔為什麽却問某甲師云吽吽放
你三十棒問僧什麽處来僧云靈泉来師云
吽吽放你三十棒又云你適来恁麽道吶僧
云是師云三門頭金剛為什麽倒地僧無語
師云将為是箇僧元来秪是蝦蟆問僧什麽
處来僧云請和尚弁師云向你脚下弁僧無
語師云吽吽什麽處並無主宰問僧什麽處
来僧云洎錯秪對和尚師咄云将一條繩縛
保老師著僧云某甲有什麽過師云去問僧
什麽處来僧云靈山来師云近日打發一門
僧是否僧無語師云這箇蝦蟆問僧什麽處
来僧叉手近前師云太狼藉生僧無語師云
這掠虗漢問僧什麽處来僧云江西来師云
江西米貴賤僧云不曾入鄽師云念你遠来
放你三十棒問僧什麽處来僧云江西来師
云江西此去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文彩
已彰問僧什麽處来僧云江西来師云夏在
什麽處僧云雲居師云有何言教僧云即今
作麽師云這箇師僧覩從高處来僧云和尚

為什麽與麽道師云本色打米餅保老師問
僧什麽處来僧云江西来師作打勢云踏破
多少草鞋僧無語師云来来你曾過梅嶺麽
僧云過師云今日好秋涼問僧什麽處来僧
云江西来師云還有不喫飯底麽僧云有師
云這箇是喫飯底問僧你頭上一問為什麽
寄七　十二
不道僧云什麽處不道師云且喜得你出頭
来問僧什麽處来僧云雙林来師云途中事
借問得麽僧云和尚問什麽處師云你上大
人也未曾夢見出去　問僧看什麽經僧
云般若經師云鼻孔裏藏身鉢盂裏藏却匙
筯眼睛裏換却髑髏剛在什麽經裏僧云某
甲不知剛在什麽經裏師云来来秪如大般
若經一切智智清淨是麽僧云是師拈起拄
杖云見這箇麽僧云此是色法師云忽有人
供養看經僧你也隨隊喫飯問僧曾看經是
麽僧云是師云是又云不得謾我僧云和尚
為什麽不領話師云果然謊我問僧什麽處
来僧云雙林寺来師云傅大士道什麽僧云
他不問和尚和尚又問他作什麽師云什麽
處得這老婆說話来問僧什麽處来僧云雙
林寺来師云還見傅大士麽僧云不錯秪對
和尚師云吽吽牢裏作活計問僧什麽處来
僧云雙林寺裏来師云在彼看經麽僧云和

尚什麽處得這箇消息師云两俱失有同學
師兄来相看喫茶次師兄問行脚事作麽生
師恰遇沙彌過茶次便與一摑咄這沙彌師
兄云是即是你道我作麽生師云蝦跳不出
斗問一僧今日施主開經麽僧云是師云好
生著莫教錯僧云某甲不教錯師云入地獄
寄七　十三
如箭射問僧曾講經麽僧云不會師云去問
僧看什麽經僧云涅槃經師云荼毘品最在
後曾看麽僧云曾看師云大喻三千小喻八
百問僧什麽處来僧云齋来師云将䞋錢来
僧云和尚欠少什麽師云蝦蟆吽問僧什麽
處来僧云齋来師云猴猻繫露柱問僧什麽
處来僧云齋来師云打草蛇驚問僧什麽處
去来僧云齋来師云施主還具眼麽僧云某
甲罪過師云你為什麽隨我僧無語問僧什
麽處来僧云齋来師云将什麽報荅施主僧
云不用更言師云斤不當两僧云此是和尚
分上事師云吽吽且放你三十棒問僧什麽
處来僧云和尚莫錯仲一問師云争奈頭上
一條繩何僧云莫錯師云枷上更著杻問僧
什麽處去来僧云齋来師云施主眼瞎師見
僧瞎視云你大有年幾也僧云請和尚道師
云四十六也未僧云莫錯師云這死蝦蟆問
僧今日喫得多少塩醋僧拈起鉢盂師云可

措許盐醋牛欄裏作活計問一上座何不覔箇住處座云盡大地覔箇住處不可得師云繩子爲什麼在我手裏座云和尚恁麼道即得師云非但髑髏鼻孔也穿過問一覺上座見說在叢林裏多口把不住是闍黎麼覺云和尚什麼處得這箇消息師云一任跨跳覺云不可語不得師云吽吽轉見敗闕又云老僧若置一問教你喪身失命覺云和尚不可壓良爲賤師云蘇嚕蘇嚕娑訶又云來來是你曾看教麼教中道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作麼生是教意覺云教中不說有意師云入地獄又拈起柱杖云這箇是什麼覺云柱杖師云這粘鑊湯漢問河北僧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師云有何言教示後徒僧云尋常問新到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州云喫茶去師乃呵呵大笑云慚愧又問秖如趙州意作麼生僧云此亦是方便師云趙州被你一杓屎潑僧無語師見僧辭去問什麼處去僧云往徑山去師云忽然有人問你作麼生道得一句語塞得伊口僧云某甲有語師云去問僧什麼處去僧云禮拜徑山去師云這老漢好打破髑髏着師見一僧云恰似箇律師一般驀然悟去一箭穿過髑髏三千里僧擬作問勢師云蘇嚕蘇嚕娑

訶師問僧正正應喏師云講唯識論麼正云不敢小年曾讀文字來師拈起糖餅擘破作兩片你作麼生正無語師問僧正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是云不可不喚作糖餅師卻喚沙彌來來你喚作什麼沙彌云糖餅師云你也講得唯識論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法華經師云與老僧講來主云某甲依章疏師云你不會講主云某甲實不會講卻請和尚講師云你不是聽經人主云昨日衆和尚慈悲為某甲今日講師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主云此是古人章疏師云你見箇什麼道理主無語師云這麥夜飯漢不能打得你去有座主善解二十四家書師問你解二十四家書是否主云不敢師遂於空中作書勢云是什麼字主云不會師云吽吽這箇阿師脫空妄語道我解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主無語師云來來曾講華嚴經否主云不敢師云不慳伸一問得麼主云和尚問什麼師咄云講得梳裏又云你問我主云請和尚講師云心不負人主云不會師云對牛彈琴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涅槃經師云開口便作桑晃氣主云爭奈古教何師云奴見婢慇懃不肯休主無語師云近前來主便近前師云秖這也無主宰便打一日有座主來師問見

說座主講得經是否主云不敢師云吽吽這喫夜飯保老師云來來講得什麼經論主云唯識法華經師云拈起鼻孔將兩耳來主云鼻孔作麼生拈得師云這念言語漢又云法華經云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是否主云是師云佛殿裏即不問你三門頭鴟鴞上道將一句來主云此是玄機師云玄你壘裏老爺脫空妄語漢有講論座主來參師師云你為什麼義墮主云和尚未曾問某甲師云西天則斬頭截劈我這裏與你口喫飯有一座主講得七本經論來參師師云你是講得七本經論是否主云不敢師拈起柱杖驀頭打一下主云某不因和尚泊塵過一生師云道什麼主擬開口師便打主云謝和尚重重相為師云依俙近佛莽鹵為僧有一座主講得六本經論來參師師云見經中有問論中有主主云某甲依章疏講不會玄機師云你講得梳裏主云某甲也未曾分外師云出去有座主來參師師問莫便是講唯識論是麼主云不敢師云朝夫西天暮歸唐土會麼主云不會師云吽吽五戒不將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講華嚴經師云更有箇漢子即不問你文殊普賢又作麼生主云不會師云近前來主便近前師便打一棒云會麼主云不會師

云飢逢王膳不能飡病遇醫王爭得瘥與你
註解了問僧講什麼經主云金剛經師云曾
講辨正論麼主云不敢師云五戒不持又問
講金剛經是否主云是師拈拄杖云是什麼
主云此是色法師云講得捩裏又云經中道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
十六
容七
來是否主云是師云這脫空妄語漢噇夜飯
保老師問座主蘊何業主云唯識論師云教
中言作麼生主云某甲祇是尋行數墨却是
禪門中不知師云實語當懺悔問講金剛經
座主荷擔如來即不問你寺門前金剛爲什
麼入你鼻孔裏去主云和尚什麼語話師云
你講得夢裏閒講楞嚴經座主經中有八還
四義是否主云是師以拄杖點一童子項上
一下云是什麼義主無語師云此義文長卦
在來日問如何是自己事師云老僧不辭相
怪速禮三拜又云觀世音菩薩進云不會師
云大慈悲菩薩西峰長老來置茶果次師閒
令夏在甚麼處安居峯云蘭溪師云多少衆
云七十餘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峰拈起柑
子師云著甚死急師問僧近離甚處云瀏陽
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云徧
地無行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那云實有師
拈拄杖打云道念言語漢師見僧行胡餅乃

問行甚麼云胡餅師云這俗漢雲門來敲門
師云阿誰門云文偃師開門搊胸扭住云道
道門擬議師便推出云秦時轆轢鑽師問秀
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
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
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
十七末
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饆饠䭔子快下
將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師看華
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
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
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
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
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八
臘七十六

古尊宿語錄卷第七　　容七

古尊宿語錄卷第八　　容八

寶應南院禪師大鑒下六世嗣興化

風穴禪師大鑒下七世嗣南院

寶應南院禪師諱慧顒河北人也
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赤肉團
容八
一
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云是僧便掀
倒禪林師云你看這瞎漢亂做僧擬議師便
打趁出院問大用不逢人時如何師云鷄鵝舞
道引入千峯問十方通暢時如何師云八極
連門禍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云瞥嗔瞥喜
問傾湫倒岳時如何師云老鴉無觜問從上
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師云攙疑吐飡
人不顧滿朝盡道好周公僧向口上打師云
道者大煞瞎僧云有恁麼瞎老漢恁麼道師
便打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云不上
天堂即入地獄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你還
知寶應老落處也無僧擬議師便打一拂云
你還知羙拂子底麼僧云不會師云正令却
是你行又打一拂子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
你試道看僧便喝師云大衆好喝僧又
喝師便打問四旋空中時如何師云四面連
架打問龍獸相交時如何師云狗舂坡頭問
冊齊獨步時如何師云日馳五百問金榜題

名請師印可師云日下挑脚問大震虹霓諸師引驗師云日下三刻問黃巢過後何處回避師云六纛旗下問忽遇捉著時如何師云賊首頭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泥鼓跌宕僧云出匣後如何師云天魔唱快問楊朱泣岐時如何師云白狗臨刑莫怨天問人逢碧眼時如何師云鬼争漆桶問獨步青霄時如何師云四衆圍遶僧云四衆圍遶時如何師云梵音絶處行問寂寂無声時如何師云打了拖声勢問鳳栖不到處時如何師云忽聞庭前撲煞老鴟梟問如何是歸宗理事絶師云納孺處錯問如何是日輪正當午師云理事甚分明便打問如何是獨步四山頂師云深深海底行問如何是自在如師子師云金鏈勒咽索白棒擁將行問久在貧中如何得濟師云满掬摩尼親自捧學云教人眼瞎師云眼裏無筋一世貧學云挑筋了瞎師便打問斧流虔刃疾焰過風時如何師云住學云住即瞎師打禪牀僧便喝師拈棒僧云老和尚莫掣猱奪棒打老和尚去在師云今日被這瞎漢鈍置煞我僧云陣敗不禁苕箒掃問疋馬單鎗來時如何師云且待我斫棒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無量大病源僧云請師醫師云世醫拱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寶八　二

阿誰師云掌塔戴鵰冠口中更河海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云前三點後三點僧云無相涅槃請師證照師云三點前三點後問万里無雲時如何師云飢虎捉崖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云明堂瓦插簷僧云興歷則莊嚴畢備也師云斬草蛇頭落問二王相見時如何師云十字街頭吹尺八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云斫破鬼神村　上堂云是你諸人盡曾向諸方去来不是不知不見還知老僧這裏有諦麼僧便問請和尚諦師云推筭决疑問如何是落薗林師云鬼厭箭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避逅到崖州問擬蓦要津時如何師云灰糞堆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云未是好手問大義争權時如何支擬師云光漆交社僧云將何奉献師云切以生蒭祭惟驢糞問如何是乾坤主師云周人遺刀心劍九竅問麟閣圖形請師憐念師云纓拂面塵問如何是解脫漿師云苞茆滲血簋物不多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云老僧在你脚底僧便喝師云未在不是僧又喝師便打問南宗北祖如何顯示師云大庾嶺頭雲太行山下賊僧云如何明會師云幽燕經刼殺吳越咲呵呵僧云畢竟如何師云莫言無法說最苦是新羅問薄地天龍如何弁識師云有什麽難

弁僧云便請弁師云瘦眼生盲茸毛絲索僧云如何醫治師云氣針扶舌上雷電震雲問僧云忽遇葉公時如何師云見假不知驚著否至今猶是眼龐天問日出扶桑時如何師云闍浮樹下過問凡聖同居時如何師云两个猫兒一个狗問旃檀栟寮時如何師云獨柳樹下坐問近不得時如何師云兜家難解脫問萬仞龍門今朝透過時如何師云全存霹靂声僧云恁麼則全承布雨去也師云泥人眼赤問如何是道師云鷹過長空無一物問獨遊滄海時如何師云雷震青空畜生燒尾問運足不知路時如何師云鳥道盲人遇問中間不會時如何師云靜處踝了打問授楔不遇時如何師云是下全身去問金鏁斷時如何師云失僧云金鏁既斷為什麼却失師云崖州路上問行人問然燈前即不問然燈後二不問如何是正燃燈師云滅僧從東過西邊立師云野狐精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云單杖控天街太白過後望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八花九裂問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頭不梳面不洗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云寸步不可過問剪鐵鏌鎁猶恨鈍豁鏃當鋒事如何師云剪即死僧便喝師拍膝一下僧又喝師拈棒僧云老和尚莫盲枷瞎

拂奪却椽来打老和尚去莫言不道師云今
日無端黄面浙子鈍置一場僧云老和尚莫
擊揉好問如何是佛師云如何不是佛問借
宗風讙三乘如何是道師云更夢見什麼
上堂云過去祖佛盡皆恁麼道時有僧問道
个什麼師云大哉問上上根器人来師還接
寔大 四
也無師云接僧云便請和尚接師云且喜共
你平交問如何是佛師云我不曾知僧禮拜
師便打　上堂云有僻問話者出来時有
僧出禮拜師云是者老漢罪過便下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秋收冬藏問如何是實
應正主師云杓大椀小問如何是實應水師
云了云欲者如何師云了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云今日不荅話問擬伸一問師意
如何師云是何公案僧應喏師云放你三十
棒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五男二女問
如何是實應劍師云天下老和尚荅話了也
将此語別處問去僧云用者如何師便打問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黄尚書李僕射僧
云不會師云牛頭南馬頭北問萬代留名時如
何師云光淼郊社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
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師又喝僧便禮拜
師云放過即不可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便喝僧便禮拜師云今夜兩個俱是作家

禪客與寶應老稱提臨際正法眼藏若要一
喝下弁賓主問取二禪客問學人有一問在
和尚處時如何師云你問道什麼僧便喝師
便休至明日上堂衆集師云昨日問話師僧
在什麼處僧才出師拈棒便打問如何是佛
師云待有即向你道僧云与麼則和尚無佛
也師云正當好處僧云如何是好處云今日
是三十日　上堂云諸方盡是把蚍頭求
歇終不敢向第二頭荅賓家話若是本色衲
僧便莫共語作麼生是本色衲僧良久云有
輸有贏有防禦使問長老還具見聞覺知也
無師与一踏踏倒勘辯問園頭瓠子開花也
寔大 五
未僧云開花已久師云還著子也無僧云昨
日遭霜了也師云大衆哭个什麼僧擬議師
便打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商量穴云作竒
特商量穴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師
拈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問僧近離
什麼處僧云龍興師云發足莫離業繫否便喝
唱師云好好問你又悪發作什麼云喚作悪發
即不得師便喝云你既悪發我也悪發近前
来僧近前師云我也没量大罪過瞎漢叅堂
去師有時把住一僧云作麼作麼僧無對師
云三十年来弄馬騎有時把住一僧云會麼
僧云不會師云牛頭南馬頭北問僧夏在什

麼處僧云五臺師云文殊還識著老僧也無
僧云不識著師云今日遇作家有時見僧来
叅便把住叅頭云是什麼僧無語師云三十
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又自云大衆莫道閑
處語問僧近離甚處云襄州師云什麼物恁麼
来云和尚試道看師云適来禮拜底僧云錯
師云錯個什麼僧云弄犯不容師云三十年
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瞎漢叅堂去問大德
講什麼經僧云維摩經師指云會麼僧云不
會師云侍者點茶来問僧夏在什麼處云湖
南師云喚維那来上板頭安排着問僧名什
麼云普參師云忽遇屎櫥作麼生僧不審師
便打
風穴禪師諱延沼餘杭劉氏子也　上堂舉
寒山詩曰梵志死去来魂識見閻老讀盡百
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
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何師曰新
出紅鑪金彈子迸破闍黎鐵面皮問如何是
寔大 六
互換之機師曰和盲愸憁瞎問真性不隨緣
如何得證悟師曰猪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
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
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
行人秪宇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
底泥牛吼林間玉兎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

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懆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突捧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谿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啞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沈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卧街問狼煙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脚捎空問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屈項　上堂舉古云我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煉射時徧十方落處無人見師云山僧即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磨煉射不過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是和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盌曰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盌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鵲冷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不露鋒鋩句如何辯主賓師曰口銜羊角鰾膠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布露長書寫罪原問學人辭問請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心裏分明眼睛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青布裁衫格犬吠曰如何得不哭去師曰自宜解避寂無声問如何是真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盪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為甚麼殺人不眨眼師曰塵埃影裏不拂袖盡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即六六即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鵰曰意旨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閒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稔枯木生花物外春　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衆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　師在南院作園頭一日南院到園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良久師却問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南院拈棒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師於是豁然大悟南院云汝乘頹力采荷人法非偶然也汝聞臨濟將終時語不曰聞之南院云臨濟道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逢人即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為施方便如楔出楔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炉金弾子簉破闍梨鐵面門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師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臨濟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赴截流機師曰未問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臨濟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師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為可以支臨濟不墜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師依止六年而南院歿後唐長興二年雲遊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坻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云古風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飢衆棄之而去餘佛像鼓鐘耳師曰我居之可乎田父云可師乃入留止晝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禮信為新之成叢林晉天福二年州牧聞其風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漢乾枯二年牧移守郢州師又避寇往依之

牧館于郿齋陞座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
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
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
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
却嗟蛙步驟泥沙盧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
不進語盧陂擬議師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
宙八　九
頭麼試舉看盧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
主云信知佛法与王法一般師問曰太守見
何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乱師便下
座　寇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為寶坊
歸新寺迎師居焉法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
至　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慧師凡住二
十有二年以皇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
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
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燈至
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
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得法上首汝州首
山念禪師

重刊古尊宿語序

過去如是如是見在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
是幸自可憐生無端黃面老漢拈花瞬目金
色頭陀忍俊脫頤不覺漏泄一人傳虛萬人
傳實何時而已哉人根有利鈍故機語有開
歛鍼砭藥餌膏肓頻起縱橫展拓太虛不痕
雖古人用過時無古今死路活行死恭活著
觀照激發如龍得水故曰言語載道之器雖
佛祖不得而废也七佛偈及西天此土三十
三傳枝出派列莫知其幾授受證據洎夫抑
揚示誨見于傳燈而多有截不盡者往往散
落異時有賾藏主者旁蒐廣採僅得南泉而
下二十二家示衆機語厥後又得雲門真淨
佛眼佛照等數家總曰古尊宿語非止乎此
也攈其所搜採而言爾夫古人得親故用親
行到故說到其所說者如國家兵器不得已
而用之從上為人只貴眼正是豈末流刻楮
畫花雕蚶鏤蛤瞎學者眼所可同日語覺心
居士出善女倫秉烈丈夫志操不為富貴所
障世相所縻著淨名衣坐空生室安住正受
動靜提撕是孰使之然哉謂賾所編古尊宿
語刋于閩中而板亦漫矣兩浙叢林得之惟
艱勇捐己資鋟梓流通命禪衲精校重楷不
鄙索序噫亦異矣昔月上女抗舍利弗發明
宙八　十
大涅槃菴提遮對曼殊室利不生生不死死
義達磨來震旦以後其間善女等倫橫機諸
大老發明向上者多矣近世秦國計氏與夫
空室道人皆以鍾鼎家世而為般若眷屬令
覺心則發揮古宿機語以遺佛種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故覺心魏氏紹興丞相文節公
孫余文昌之室先瑩住林庵虛席命慈林解
無言者攝解催請主庵人覺心著語云菴主
只在菴中為甚麼不見道有又無道無却有
又不近又不遠舉頭鷂子過新羅參得著喫
盌麪餘偈語多有皆不計較而得則日用中
無非禪悅法喜之樂矣併見于此旹
聖宋咸淳丁卯春清明日江浙等處明州府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沙門物初大觀序

唐宋諸碩師傳佛心宗道大德備室中垂示
勘辨學者徵拈代別皆有機語流布寰中久
矣惟傳燈一書嘗賜入藏諸師之語傳燈不
能備載者有賾公藏主別集南泉趙州黃蘗
臨濟雲門真淨佛眼東山二十餘家總若干
卷題之曰古尊宿語實有補於宗門
十一末

古尊宿語錄卷第八

古尊宿語録卷第九

首山禪師大鑒下八世風穴法嗣

首山禪師諱省念萊州狄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少室岩前親掌示僧云更請洪音和一声師云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仭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云一任衆人看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云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僧云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五九盡日又逢春僧云畢竟事如何師云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司徒郎中臨座側祖胤西来碩舉揚師云王臣三請今朝赴萬民樂業曾皆安僧云與麼則慈雲普潤處處皆通也師云野老謳歌時人皆唱後云諸上座佛法無多子只是你諸人自信不及若也自信得去千聖出頭来你面前亦無下口處何故只為你自信得及不向外馳求所以柰何不得直饒釋迦老子到這裏也與三十棒然則如此初心後學憑个什麼道理且問你諸人還得恁麼也未良久云若得恁麼直須恁麼無事珎重　上堂僧問如何是首山師云東山高西山低僧云如何是山中人師云恰遇棒不在僧礼拜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云爐中有火無心撥處勵無蹤任意遊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問學人身心聚散時如何師云不聞天樂響僧云如何收攝師云莫逐四時移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云衆生僧云成佛後如何師云衆生衆生問覺花未發時如何辨真實師云冬不寒臘後看僧云莫便是也無師云錯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什麼處去来僧云寧後如何師云大地火起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不斷僧云出匣後如何師云不斷無罪之人僧禮拜師云斬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你不惜猶可僧云出後如何師云伏惟尚享僧云忽遇師子吼時如何師云一任野千鳴僧便喝師云果然僧又喝師云放你三十棒僧禮拜師云道瞎漢後云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两个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這裏急看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窓看馬騎相似擬議即没交渉諸上座既然於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虚好他日異時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珎重　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編天編地問出水後如何師云特地一場愁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師云水深一丈問離凡離聖請師一句師云不可錯怪老僧也僧云謝師指示師便打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云望天不見天僧云鳴後如何師云覷地不見地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却首山師云不坐孤峯頂常伴白雲閑　問作何行業得四恩三有師云殺人放火僧云與麼則大作業底人也師云苦痛深僧云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僧云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云瞶人徒側耳問伏鏌鎁劔来取師頭時如何師嘘一声僧云若痛深師便打問得舡便渡時如何師云猶是鈍漢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師云放你三十棒問人在貧中請師賑接師云不接僧云為什麼不接師云喫棒得也未隨聲便打問龍宮海藏當有何物請師一別師云不掛三寸舌僧云為什麼不掛三寸舌師云誰知句後親問不落僧祇如何修證師云近前来與你道僧近前師便打問丹霞掩耳黄蘗拄杖意旨如何師云坐參都不問暢殺子平生僧云

稀逢難遇請師指示師云莫挑鳴問諸佛未
見時如何師云拈起不把筋僧云見後如何
師云喫飯忘却匙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
不可錯怪老僧也僧云出後如何師云舉似
天下人問如何是超毘盧之句彌釋迦之談
師云妙語無多子親言舉似誰僧云湛然時
如何師云未明心地諦難過首山關僧擬進
語師便打問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師云
即便歡聽僧云歡聽後如何師云撈天摸地
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云樹在壁上僧
云忽有人來問時如何師云待我取回來即
向你道問學人此處不薦擬向南方時如何
師云速僧云却不恁麽去時如何師云後會
難逢僧云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無絲傀儡
有人牽僧云牽後如何師云妙有無言不較
多僧云如何是妙有無言不較多師云有言
須得句僧云如何是無絲傀儡有人牽師云
當明提祖道方得後人摟問學人求出世間
時如何師云借水獻花先供養莫教落後索
香錢僧云死生事大乞師一薦師云透漏遺
踪無走路僧云恁麽則枝他捉着也師云今
日到長安問如來演說三乘教未審是什麽
教師云千言無一中僧云為什麽千言無一
中師云不是上鈎人問一切法皆空如何悟

得真空理師云南地先柚筍塞北著皮裘僧
云莫落是非也無師云自家香取問青青翠
竹還有佛性也無師云南天北地僧云恁麽
則推窮佛理也師云北地南天問鐘鼓未鳴
時如何師云問前不鳴問後打僧擬議師便
喝問如何是迦葉門前一盞燈師云泳峯朗
月連天照性似寒泉徹底清僧云勞而無功
時如何師云日輪當午無私照自是時人見
有稜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大洋海底
澄心鏡僧云出匣後如何師云天外吒沙掐
揶揄師乃云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
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
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大用不
揚眉棒下須見血僧云慈悲何在師云送出
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不打恁麽驢
漢僧云將換何人師云如斯爭奈何問如何
是第三句師云解開無人咨僧云即今祇對
者是誰師云莫使外人知僧云和尚是第幾
句薦得師云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一默
文殊讚善未審此意如何師云當時聽衆必
不如是僧云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
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云若論此事實
不掛一个元字脚便下座
師住廣教上堂僧問如何是真如體師云徧

乾坤僧云如何是真如用師云動天地問如
何是大海師云出頭天外看僧云恁麽則包
含不盡也師云不見本來身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師云是你自己問黑荳未生芽時如何
師云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僧
云有何罪過師云昨夜貶文殊僧云未審什
麽時回師云專候天恩僧云天恩到時如何
師云齊賀太平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云不唧𠺕僧云見後如何師云不唧𠺕問
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云正值嚴凝久
披蓑帶雨歸問覲身無相觀法亦然時如何
師云晴天閘水路僧云恁麽則掃地而盡去
也師云孤月照高岑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
云死水不藏龍僧云轉動後如何師云碧眼
胡僧笑點頭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貧兒
不離食僧云撒手歸家去也師云香臭不曾
聞僧云三春無二月十五正團圓師云不是
闍黎用心處（僧云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云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十
二時中作何行業即免生死師云你喚什麽作
生死僧云與麽則無生死可免師云大衆盡
皺眉問如何是越佛越祖之談師云塞北風
霜緊江南雪不寒問承古有言自從一見桃
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意旨如何師云三尺
杖子兩人舁僧云還許學人舁也無師云放

下着。

師問僧恁麽来者是甚麽人云問者是誰師云老僧僧便喝師云向你道是老僧又惡發作麽僧又喝師云恰遇棒不在手僧云草賊大敗師云今日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問如何是道師云脚下深三尺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水深一丈進云出水後如何師云從地高三尺其時有化主問學人與麽去時將何稟受師云叉手奉賓德學似莫沉吟僧云恁麽還當也無師云物逐人興僧云今日點茶當為何人師云去此無消息無心永莫回問如何是真如體師云敲塼打瓦僧云此意如何師云切忌踏着僧云有一人不會唐言梵語来時師還接也無師云舉意便知有何勞側耳聽問學人不識丈墨拾得个字来未審喚作什麽字師云久為雲水客休作問禅賓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云三更不閉户僧云還許學人商量也無師云切忌五更初問若能轉物即同如来三門佛

卷九　六

殿請師轉師云長安道上無私曲縱遇知音到者稀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問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如何是至理一言師云更舉一徧僧云與麽則退身三步師云笑破大衆口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放參三下鼓喫粥五更鍾問久輔不逢時如何師云闍黎有問老僧有荅僧云如何得逢師云闍黎不問老僧不荅問維摩方丈不以日月為明未審和尚方丈以何為明師云穿破天下人髑髏問久負無弦琴請師彈一曲師云無言顯大道僧云還許學人和也無師云更莫遲疑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龍蟠鳳舞子時前日出崑崙照大千問塵塵見佛刹刹聞經如何是塵塵見佛師云好个燈籠僧云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云還我話頭来問無邊身菩薩為什麽不見如来頂相師良久云即今還見也無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本来身師云牽牛不入市僧云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云泊合錯對闍黎問萬仞峯前如何卓立師云罕僧云意旨如何師云苦問巧說不得只要心傳如何是心傳底法師云有疑須假問僧云恁麽則巧說不得也師云無言正好聽問

卷九　七

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不將小意對闍黎僧云如何領會師云逢人莫錯舉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明得什麽邊事師云你試道看僧便喝師云瞎僧又喝師云這瞎漢只管亂喝作什麽僧欲禮拜師擬拈棒僧約住云莫亂打人好師擲下拄杖云明眼人難瞞僧云草賊大敗問如何是生殺法師云新羅喫冷淘問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云老僧無恁麽閑工夫僧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僧云臨機一句裁斷衆流請師垂示師云揀下逆流星僧云恁麽則萬象顯然師云遣人拽出問世尊說法如雷吼未審誰是不聞者師云無人敢定當僧云為什麽無人敢定當師云果然不聞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師云撒閲正望三泉路孕朴花開始覺春問古人道東山西嶺青意旨如何師云一回舉着一回新僧云謝師指示師云切不浪施問如何是佛師云苦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諸佛在我前僧云如何是然燈後云諸佛在我後僧云如何是正然燈師云青山無異路問有問有荅盡在魔界無問無荅事如何師云庭前罷舞休思曲僧云大衆證明也師云野老謳謌正好音問如何是和尚栽人之機師云三門前點燈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佛殿後澆香問如何是佛師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僧云未審此語什麽句中收師云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僧云此意如何師云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如何是佛師良久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何不高声問僧再問師云瞎漢顛言倒語作什麽問如何是宗

瘀惺惺底人師云莫向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煨殺人師復舉興化示衆云今日放諸人一線道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明有旻德長老出衆禮拜起来便喝興化亦喝旻德又喝興化又喝德禮拜興化却云適来若是别人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看他興化與麽作用為什麽放得伊過諸上座且道什麽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前一喝是後一喝那个是賔那个是主雖然如此也須子細始得良久云二俱有過二俱無過珎重師住寶應入院上堂有僧問盡大地人来各各置一問問問各别未審寶應如何祗對師云好僧禮拜師云見何道理僧云謝師荅話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刘司徒問龍庭金口問如何對玉機師云一輪迥脫三界外當軒照破萬家門司徒云臨行一句請師指示師云莫錯認定盤星座主問云如從飢國来忽遇王饍未敢便飡飡即是不飡即是師云名利巳彰天下播手中如意有誰知主云與麽則珎重去也師云真師子兒一撥便轉問既是清淨伽藍為什麽打魚鼓喫飯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承師有言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云髙梳雲鬢恐人怪笑問

得力處乞師一言師云山高無異路僧云尋覓如何師云莫守白雲閑問向上一路請師指示師云對面不相識僧云為什麽不相識師云問處分明荅處親問如何是觀音門入者師云超然一境無異路僧云如何是普賢門入者師云野雲不向目前飛問有問有荅皆落唇吻無問無荅請師道看師云不可錯怪老僧也僧云循落唇吻師云落在什麽處僧無語師便打問萬法歸於一體時如何師云三斗喫不足僧云平竟歸於何處師云二斗却有餘問文殊賛維摩不二法門意旨如何師云問前不明問後瞎僧云未審此意毋竟如何師云瞎問離声離色如何舉唱師云一點青霄異僧云如何是異師云透過萬重關僧云只這如何透師便打云言前薦得辜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乘道體離此二途請師方便師竪拂云争奈這箇何僧云與麽則太保證明師云你莫帶累太保問如何是佛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問德山棒臨濟喝意旨如何師云寶應今日不用僧擬進語師云瞎漢便打問疑則尚賊為伴不疑則野塚為家時如何師云北邙山下千丘萬丘未審那个是你家僧以坐具摵一摵師云洎不問過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三个婆婆排班拜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新羅人不裹頭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新羅人不裹頭安負外問弟子不會請師垂示師云水急浪開漁父見錦鱗透過碧波中負外云承教有言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如何是常住底法師竪起拄杖召負外云且道這箇是住底法不是住底法負外云未曉之徒如何賑濟師云似稀似曲纔堪聴又被風吹别調中負外云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何得對衆妄語負外擬議師便喝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風吹日炙問只如龍牙問德山山乃引頸此意如何師云德山引頸寶應即偃身縮項問祗如和尚道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師云百歲翁翁失却父僧云百歲翁翁豈有父師云汝會也師復云諸上座不見興化老人道直饒汝喝得興化向虛空裏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忽然甦息却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胡喝亂喝作麽師云實為如斯今時兄第只管横喝竪喝及至窮著並無言說看他臨濟會下有僧出來禮拜臨濟便喝僧云老漢莫探頭好際云汝道落在什麽處僧便喝又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際便喝僧禮拜際乃召衆云你道適來這一喝好

喝也無僧云草賊大敗際云過在什麼處僧云再犯不容際云要識臨際賓主話問取堂中二禅客師云諸兄弟學般若菩薩直須諦當去始得雖然如是晩者還稀珍重　師一日上堂汾陽昭和尚出問百丈卷蓆意旨如何荅云龍袖拂開全體現進云未審師意如何荅云象王行處絶狐蹤昭於是言下大悟遂提起坐具碩視大衆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禮拜歸衆時葉縣省和尚作首座纔退便問昭兄你適來見箇什麼道理便與麼道云正是我放身捨命處省便休　小參示衆云老僧擬欵歸鄉什麼人陪得去時有僧問未審和尚什麼時去師云待有伴即向汝道僧云無伴底事作麼生師云盡日不逢人明明不知處僧云忽遇一人又作麼生師云迷子不歸家失却來時路僧云請師指箇歸鄉路師云枯木藏龍不存依倚僧云和尚什麼時節却回師云一去不知音六國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麼生師云獨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何師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僧云歸鄉回來底事又作麼生師云八國來朝衣四相無邊改僧云未審居何位次師云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逍遙竹

拂枝問如何是梵音師云驢鳴狗吠問如何是截徑一路師云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云看看冬到來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云道什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云放你三十棒火立衆慈伏惟珍重　師出鏡清十二問荅洎舉岩代語師於一語下代三轉問時至草庵無一物爲什麼却有盈餘清云要道何難岩云適來道什麼師代云自不知又云洎成忘却又云共語不知音問蓋乾坤不出一刹那今時人向什麼處辨明清云共語商量岩云向你道什麼處辨明師代云不問他別人又云明眼人笑你又云用辨即非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蹤跡難尋清云波斯眼黑岩云莫見鬼語師代云不是用心處又云被他捉著又云不勞舉步問辨得親蹤底人爲什麼却被親蹤不肯清云不平陝夠岩云當得也無師代云莫守閑又云大有人不解恁麼問又云不可辨親蹤問明知生是不生之相爲什麼却被生之所流清云明知無力岩云不閑老兄事師代云自領過又云喚什麼作生死又云爭得不知有問人人具眼達訪道人道即是不道即是清云頭上仙陁岩云莫

道乞辨明師代云分明舉似他又云莫道乞荅話又云若不是寶應洎合遭他毒手問體本無瑕翳爲什麼坐拖良藥清云却正道著岩云且放老僧過師代云知過人難得又云更教誰喫棒又云今日草賊大敗問達者同逝一路行爲什麼不行清云已到平頭岩云老兄還達也未師云不爭先又云到了不知又云但請先行問盡令提綱爲什麼不塞時人口清云自還得岩云老兄還知明州米價麼師代云還曾失麼又云須知老兄又云爭知今日問無形本寂寥爲什麼有物先天地清云寶公曲尺誌公剪刀岩云領過得也未師代云欺他作什麼又云阿誰與麼道又云不是闍梨置問問十方薄伽梵爲什麼一路涅槃門清云家無二主岩云怪得人麼師代云到者方知又云一尚不可得又云常防此問問同氣連枝爲什麼却根莖有異清云邵柔迸彩岩云阿誰道有異師代云紹得麼又云見有前後又云今朝二十五師出風穴四賓主語僧云如何是賓中賓穴云攢眉看白雲師別云去來長自在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賓中主穴云入市雙瞳瞽師別云高声唱叫逸街行問如何是主中賓穴云回鑾兩曜新師別云定國安邦賀太平問如何是主中

主穴云磨礱三尺劒待斬不平人師別云收
畨猛將寸草不留師出四種照用語問如何
是先照後用師云南岳嶺頭雲太行山下賊
問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太行山下賊南岳
嶺頭雲問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收下南岳
嶺頭雲捉得太行山下賊問如何是照用不
同時師云昨日有雨今日晴師出四賓主語
十三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青山綠水分問如何
是賓中主師云棒下兀分明問如何主中賓
師云退已讓人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斬盡
不留身師出四料簡語問如何是奪人不奪
境師云人前把出遠送千峯問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云打了不曾嗔冤家雖解免問如
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萬人作一塚時人盡
帶悲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問處分明
荅處親師出德山三轉語於一句中各下三
轉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大地雪漫漫
又云普天匝地又云海底紅塵起如何是截
斷衆流句師云不通凡聖又云泊合放過又
云橫身三界外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
要道便道又云有問有荅又云此去西天十
萬八千師舉僧問禾山如何是道山云耕人
田不種僧云如何是道中人云禾熟不臨場
因僧問師出語云耕人田不種意旨如何師

云大勛不竪賞僧云禾熟不臨場意旨如何
師云任從風雨爛師出盤龍和尚問行者接
待不易行者云開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兒
合將去師云橫擔拄杖登霄漢使煞農夫費
術人師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荅云風
欠日炙師又云多年塵土無人拂一身常在
鎮天涯
勘辯語
師在風穴會中叅
常勤誦蓮經衆咸謂念法華也偶知客退即
就請師一日風穴見師侍立次乃委曲告之
曰不幸臨際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曰觀
此一衆豈無人邪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
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
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
要於是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
衆迦葉正當與麼時且道說箇什麼若道不
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什麼師乃
拂袖而退穴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侍者隨後
入室請益念法華為什麼不祇對和尚穴云
十四
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
穴又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
鳩樹頭鳴穴云你作許多癡福作什麼何不
躰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
古路不墮悄然機穴云你何不看法華下語
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

以困楚和尚初罷汝州宣化安下風穴令師
傳語纔相見展坐具次便問展即是不展即
是楚云自家看取師便喝楚云我曾親近知
識來未嘗輙敢恁麼造次師云草賊大敗楚
云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云一
任一任不得忘却師先回舉似風穴穴云今
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云好手不張名
楚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云非但昨日
今日連贓捉敗於是師乃名振四方遠近學
者承風而湊初住汝州首山為第一世也石
門遣使馳開堂書至師乃集衆於法堂上使
纔近前人事師約住云是洞上宗乘足雪嶺
家風使云書中已載師云一不成二不是使
無語師云且坐喫茶一日師問僧近離甚處
僧云襄州師云路上曾逢達磨也無僧近前
不審師云這箇是驢前馬後底僧云和尚又
如何師云非公境界且坐喫茶僧纔坐師又
問在什麼處過夏僧云石門師云水牯牛安
十五
樂麼僧云及時水草師云為什麼傷人苗稼
僧云對和尚不敢造次師云放過即不可便
打師一日問僧是凡是聖僧云非凡非聖師
云太不定生僧云離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云
首山今日燒香供養你去也僧云某甲特來
禮拜師云滴水難消一日問僧近離什麼處

僧云廣慧師云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欵
此二途逺道遠道僧云某甲昨夜宿長橋師
云你恁麼合喫古山棒僧云某甲未曾參堂
師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師云鄉鄉又一日
師見僧來次乃問近離甚處僧云襄州師云
夏在甚處僧云洞山師云還我洞山鼻孔來
僧云不會師云却是老僧罪過又一日問僧
上人近離甚處僧云南方師云遠來不易且
坐喫茶又一日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襄州師
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僧云便請師云且喜沒
交涉又云鷂子過新羅又問僧近離甚處僧
云西京師云路上還逢達磨也無僧云適來
已參見和尚了也師云為什麼築著鼻孔僧
云已知痛痒師云打破大唐國裏覔箇知痛
痒底人了不可得且坐喫茶有僧來參師乃
問近離甚處僧云龍門師拽傍僧摑一摑喝
出去一日有僧侍次師乃喚僧名僧應諾師
云且去別時來為你說僧云而今尚自不說
別時決定不說師云我也罪過你也罪過僧
一日入室師云且去別時來僧應諾師便打
師每見僧來便云恁麼來者是誰僧云問者
是誰師云是老僧僧便喝師云向道是老僧
又惡發作什麼僧又喝師云恰遇棒不在僧
云草賊大敗師云得便宜是落便宜有僧入

室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禮拜師便打云
伏惟尚享一日因僧入室師喚僧名僧應諾
師云錯僧云某甲有什麼敗闕處師云錯有
新到相見師問從什麼處來僧云芭蕉來師
云芭蕉有何言敎僧云曾見有僧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蕉云知僧云見後如何不知
嵛九　十六
後有僧舉問襄陽石門徹禪師只如二尊宿
意旨如何徹云先行不到末後為初僧一日
入室師云恁麼來者是誰僧云某甲師云莫
道是別人僧禮拜師云適來見箇什麼道理
即禮拜僧云今日大似因齋慶讚師云我適
來一期向你恁麼道速須吐却僧云也知和
尚曲為某甲師云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
僧拂袖便出去師召僧名僧回首師便喝僧云
這老賊師乃以頌示之曰四門通一要一要
具三玄在賓全正令立主要須圓又一夜師
行道次見脂裹有僧師乃問是誰僧不對師
云我也識得你僧大笑師云你不得道是別
人後作一頌示之輕輕踏步恐人知語笑分
明更莫疑智者只此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
鷄　師次住寶安山廣教禪院亦為第一世
後徇衆請入城下寶應禪院龢[illegible]三處法席
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午時上
堂示衆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

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果至四年
十二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作偈
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
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是全身言訖安坐日
將昳而逝壽年六十八荼毘收舍利　偈頌
示衆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
嵛九　十七
文殊不奈何　靈雲見桃花　分明歷世
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靈雲意
不識靈雲是何人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
玄沙道處少人知寄寄相逢更莫疑今古
相傳親的旨少年多是白頭兒　四賓主
頌　悟了却從迷裏悟迷悟從來無差乎始
知本末至于今今古相承無別路無別路莫
問人說今古問來事元是主從他人問賓主
識得賓全是主主中賓賓中主更互用無差
互賓中賓主中主兩家用莫讓主　把定乾坤
大作主不容擬議斬全身始得名為主中主
偶作三頌　我有一機不假修持若人
問著便喚沙彌我有一著不自棲泊若人更
問劈口便著我有一宗勿示西京若人擬議
別喚王公　迷化主四頌　報你參禪賓
人中有見親若求端的旨騰月望陽春
臨行少語足人怜莫尋家風汗舊貫保護盡
從今日去靜坐寒窓月那邊　幾多眞子向

西東物外縱橫莫用功隨處化緣皆是道臨
行一句盡流通　廓然無事少人聞任意縱
橫勿計程步步登高看前路莫歎失脚墮深
坑　示衆三首　背陰山子向陽多南來
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意東海東西有
新羅　咄哉巧女兒擶梭不解織貪看鬬鷄
兒水牛也不識　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
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　問不落三寸請
師速道師云老僧到這裏却道不得闍梨道
看僧云猶落三寸請師別道師云首山今日
失利問如何是首山境師云千花迎秀一葉
長芳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好事不如無
問因緣未熟時如何師云進僧云熟後如何
師云退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得者失
僧云不得者又如何師云珠在什麼處僧擬
議師便打問維摩默然未審意旨如何師云
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如何是首山出
身路師云誰人障閡得僧云與麼則自在去
十八末
也師云去即打折你脚　師乃云要得親切
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
處你若將問來問老僧在你脚底你若擬議
則没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問挂錫
幽岩時如何師云錯僧云錯師便打
古尊宿語錄卷第九　宙九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　宙十
石門禪師大鑑下九世嗣首山
石門山慈照禪師諱蘊聰師開堂拈香云西
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過去聖人盡得傳衣
付法至唐代六祖之後得道者如稻麻竹葦
宙十
不傳其衣只傳其法皆以香為信今日一辦
香為什麼人通信某甲雖不言大衆已委悉
爇此一炷香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云山連嵩嶺地近洛川問和尚開堂於
此日先將何法報君恩師云撑天拄地云君
恩如此祖意如何師云分明領話問如何是
佛師云卭州多出九節杖云謝師指示師云
莫作答佛話會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云九里江上望舶舡云意旨如何師云市舶
孛前人不識問實鈎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在
匣裏云出匣後如何師云放汝一線道僧礼
拜師便打　上堂云上上之機人法俱遣
中下之機但除其間猶有法在下下之機擦
開而行若是出格道人全躰作用請上座盡
是出格道人老僧爭敢作用問如何是一著
子師云明明似日遶天照暗暗昏昏人自迷
云如何得不迷師云千里萬里　早參示
衆云且道昨日與今朝是同是別古人道昨

日今朝事恰同又道昨日今朝事不同同與
不同即且止且道即今一句作麼生波隨月
照影逐日移師入州看官路逢延慶長老問
中路相逢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某甲礼拜和
尚有分明日到院茶話次昨日聞學士説新
石門和尚和尚又在石門為什麼説新去師
云腦後合掌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都迷
如何得不迷去師云秤頭半斤秤尾八兩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
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
若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已後諸
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鎚
子鎚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即是用鎚即
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鈎鎚一時息更擬
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
直下看云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退後退後問
如何是古佛心師云踏著秤槌硬似鐵云意
旨如何師云明白向你道問青山綠水即不
宙十
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垂手過膝兩耳
垂肩汝州先師忌問先師還來也無師云三
巡茶罷一炷香云齋後向什麼處去師云風
搖樹響人不顧葉落歸根始知音　上堂
云風風巖下鐘皷喧轟石門家風朝朝舉唱
問答賓主甚是分明棒喝臨機誰人同道若

是同道者對衆證據良久云霜天冷徹骨雪
路少人行問如何是石門境師云一任衆人
看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明日來喫棒問萬
少地近汝海波深石門玄機請師指示師云
幾時到汝海來僧無語師便打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云一句每當機逢人直是道問如
何是賓中賓師云礼拜甚分明云如何是賓
中主師云觀地無田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
云往復問前程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萬里
絕同侶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河大
地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畨人失氈帳
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有何佛祖云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問答甚分明問如何是
先照後用師云突兀峰頭點巨火長安城裏
不通風如云何是照用同時師云突兀峯頭無
邑火長安城裏絕人行云如何是照用不同
時師云昨日十五今日十六　張茂崇太
保十問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
師指示師云冬不寒臈後看問五日不覩其
容二聽不聞其聲落聲色即是不落聲色即
是師云問從何來　問瞎之在前忽然在
後復是何物師云築著鼻孔問若能轉物即
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云喫了飯無
卆子意智問拈拄豎拂皆是止啼之說揚眉

瞬目未爲作者之機如何是見前受用師云
早銜放過晚後出來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遮
爲什麼却分迷悟師云兩桶一擔問心隨境
轉境逐心生心境兩忘甚處即是師云待你
悟始得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
應用師云獨扇門子晝夜開問法尚應捨何
況非法如何是非法師云喫粥喫飯問愛河
浮更沒若海出還沉如何出得師云鍇
早晨示衆云月未沒日已出萬象疑然什麼
處不分明既然分明一句作麼生道良
久云日月照臨無影樹不勞把住遶街行
示衆問答須效起倒全龍頭蛇尾自欺瞞如
王秉劒由王意似鏡當臺要絕覩開口早經
千萬里低頭思慮万重關指人若也無正眼
何嘗前程作野千　上堂云朝朝皷響夜
夜鍾鳴聚集衆流復有何事過去諸聖成就
此門諸上座各各不欠少甚甲已是不識好
惡諸上座更要喫辛受苦　上堂云無事
不要生事歸堂　上堂云鍾皷才罷賓主
已分大衆齊來照用俱了若恁麼會得繼紹
古人若會不得寔爲罔措莫有會者麼出來
對衆證據　上堂云切忌蹉過歸堂喫茶
上堂云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
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歸堂

上堂云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諸上座本莫
是上來下去礼佛禮塔入室摳衣歡娛笑樂
麼若認得這个是四大五蘊莫是趣寂息念
不出不入不取不散麼會得認得个精魂如
何是上座本良久云歸堂　上堂云春景
溫和萬物蘇舒山青水綠真堪養道遊方禪
子甚是及時祖佛家風且喜沒交涉僧侍立
次師云是撒沙著諸人眼裏也如今更不敢
不識好惡歸堂問寒時又寒熱時又熱寒底
是熱底是師云拄頭傀儡人長弄問逐日開
單展鉢以何報荅施主之恩師云被這一問
和我愁殺云恁麼則謝供養也師云得什麼
人氣力僧礼拜師云明日更喫一頓
上堂云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什麼
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云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已法
身師云每日搬柴不易此是大衆底如何是
學人自已底師云三生六十劫問大悲千手
眼爲什麼在此師云見个什麼云恁麼則千
百億化身師云且領前話乃云上來下去爲
什麼事若有所得埋沒諸兄弟若無所得畐
个什麼得與不得且止如何是見前妙用底
事良久云雲覆千山不露頂雨滴街前漸漸
深歸堂問請師指示个修行路師云殺人放

火云彼此修行為什麼却如此師云果然不
修行問覩切處請師的旨師云莫忘却云莫
忘却時如何師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云恁麼
則不忘却也師云你見个什麼道理云適來
謝茶師云未在云請師別道師云兩社一寒
食　早叅示衆月未沒日又出日月往來
無問隔拳勤禪流莫追尋追尋特地生疑惑
上堂云鳳凰山下鍾鼓喧轟石門家風朝朝
舉唱大衆上來賓主已分開口動舌照用俱
了若恁麼薦得甚處有佛祖若未薦得憑何
過日薦得薦不得即且致作麼生是無佛祖
底句良久敲禪床下座　小叅早朝擊鼓
法堂上聚會晚後鍾聲方丈裏相見法堂上
聚會即不問作麼生是方丈裏相見底句自
代云不通風問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師
云有云如何是不報四恩三有者師云撒手
卧長街光音非旨趣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
什麼百鳥㘅花獻師云果熟蕃香鵶鳥啄云
見後為什麼不㘅花師云万象須息鬼神愁
云見與不見是同是別師云山河不碍青霄
路妙用縱橫處處通問覩到寶山求寶時如
何師云求得即不中云求得後如何師云不
中不中乃云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
正在死水裏作活計作麼生是衲僧轉動一

句良久云朝聞鼓動暮聽鍾聲　上堂云
三春景裏日暖風和水畔經行林間宴坐覩
茲時景賓主已分開口動舌照用俱了若能
如是解去會得賓中主作麼生是主中主良
久云一條濟水透過新羅一日問直歲清涼
堰從你堰若遇洪水滔天時堰得麼云在裏
頭師云與誰同伴歲無語却請和尚代云透
過新羅問和尚若遇洪水滔天時堰得麼師
云上拄天下拄地　云若遇劫火洞然時作麼
生師云橫出竪没　上堂云四山霧起大地
黲黑日月收光正當與麼時如何弁主良久
拍禪床下座師浴出僧問三身中那身澡洗
師云困送亡僧歸喫茶次問亡僧遷化向什
麼處去師云風搖樹響葉落歸根學人良久
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乃澆茶三滴問如何得
人身去師云我常欲作驢身　上堂云上
來下去叅請不無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
良久云朝聞鼓響夜聽鍾聲歸堂問門外三
車學人欲上牛車時如何師云未是極則處
云如何是極則處師云犬吠虛聲切癡人望
太陽問三义路頭未審教學人往何路師云
莫錯　上堂云鍾聲才罷鼓聲喧鍾鼓相
交會人天臨機妙用無別法開口動舌顯三
玄臨機照用須子細乎換賓主疾如煙進前

更欲求佛祖擬議早是隔西天　上堂云
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絶虫行分明上
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作麼生是許外
甥底句莫錯舉　上堂舉普化語僧便問
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師云日暖限陽坐
天寒不舉頭　上堂云聞鍾聲即尋鍾聲
來無鍾聲向什麼處來若不來叢林何在既
來是何面目直饒不來不去正在死水裏作
活計作麼生是衲僧出氣一句良久云珎重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喫粥喫飯云與
麼則打軟去也師云打軟去也問昨夜轉一
仁今朝轉一位兩頭俱轉時如何師云未是
衲僧極則云如何是衲僧極則師云春末臨
朱夏云畢竟了如何師云九九八十一
上堂云各各英雄丈夫兒堂堂物我更何疑
見前歷歷明如日展縮當人示疾時超然不
得長空路獨脫禪光得自知多闡方便談今
古齊物須彰閃電機良久云去去西天路迢
迢十萬餘　上堂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
與我一躰諸上座維那打鍾還覺心痛也無
若不覺痛與古人相違若覺痛為什麼含笑
上來直須子細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
師也無師云燈明夜照甚處不分明云畢
竟事如何師云来日是寒食問古人急水灘

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云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遶底石意旨如何師云屋破見青天云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云通上徹下〇小參示衆云學般若菩薩須具般若眼不具般若眼即被般若謾却你去作麽生是上座般若眼出来對衆道看良久云沉却也珎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出你口入你耳云莫秖這便是也無師云分明聞分明聽問為什麽朝朝風起雨點全無師云只是能王不動頭云畢竟事如何師云待雨下了向你道云雨下了和尚為什麽不説師云老僧罪過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展兩手云不會師彈指三下問十二時中如何弁主師云若衣喫飯量家第云弁得後如何師云作麽生是主僧無語　上堂云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正在死水裏作活計作麽生是衲僧轉身處只如古人與麽道還有為人處也無若言為人依言縛殺你若言不為人意在什麽處所以道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又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若向這裏明得去未具衲僧眼直須子細

上堂云三春景謝朱夏將臨是禪子罷游之際幽窓掛錫之辰林下相逢合談何事良久云擬指千差路四光百萬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雲散見青天云見後如何師云澄潭月現問如何是道師云車碾馬踏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竪坐横眠　上堂云香煙才起是處皆知大衆雲臻從上宗乘只可如是若能如是解掣皷奪旗平換主賓照用同時棒喝齊彰直饒你如是解只是个賓第十八中主作麽生是主中主便有僧問香煙才起是處皆知未審主山後如何師云向你道還信麽云特伸請益師便喝云和尚為什麽詐人道着師云瞎僧礼拜乃云一句語中須具三玄一玄門中須具三要從上諸聖摠具三玄三要它若不具三玄三要摠屬盲用既能如此留心直須子細良久云石門後輩諸事寡拙久立先參歸堂慙敬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平云出世後如何師云平云未審出世與未出世是一是二師云妙用當機顯四光只在人問大事未辦時如何師云切云辦後如何師云切問如何是玄談師云掉向墻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义手當胷云意旨如何師云打躬近前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如何師云快云還求出也無師云若求出即燒殺你僧礼拜師云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　大雨上堂云朝陽雲掩夜月收光四山煙霧起大地絶纖埃正當與麽時什麽人作主雖然如是争奈千江鏡注万派流源被大海一時包了也莫道摠包容了争奈奔波濟水透過新羅　上堂云全烏西墜玉兎東升晝夜循環有何了日何不日南午處正位上看半夜子時長連床上偃息正當與麽時可謂千聖情尽影像全無本十九雖然如是未是極則處直須轉動始得直饒轉動只是肯得洛浦灌溪未肯得它三聖興化閙口動舌早成病捧喝隔機攜也難眨眼直須行正令　上堂云晩看千家户不扃時聽秋杵一聲聲途中多少未歸客却到家中事怎生諸上座休向途中直須歸家若得歸家直得親於父母不得敎生其恩愛直須殺却父母既殺却父母便須出家既然出家便能親於佛祖雖然如是須去却佛祖始得既殺却父母去却佛祖方可有纎粟衲僧見解猶未得衲僧全躰受用良久云作麽生是衲僧全躰作用殺父殺母去佛去祖未是衲僧極則處進前更擬問如何北卬山下有甚數　上堂云雲山聚會意為平生挐杖諸方擬逃生死何得空過遣日為什麽不進步商量若欲進步商量特地乖違便言只恁麽休去更辜負平生總不如是又向什麽處留心良久云歸堂　上堂云龍騰滄海魚鼈

潜蹤虎嘯髙岩野狐羿跡象王蹴踏資岸皆崩師子頻呻百獸隱匿鳳凰展翅衆鳥迷棄祖師家風中下莫湊目連鶖子運智運通金色頭陁瞬眸釋主聲聞莫測十地寧知空生才唱天早雨花豈況繁詞率尓乱說通一線道直須滿口道將來道道直饒道得也是順逆將來　上堂云參玄上士遊方髙人直須具衲僧眼目良久云開口直敎千聖情忍萬緣無繫父母俱亡賓主不立若如是解者猶是衲僧少許見解未是衲僧全躰受用作麽生是全躰受用良久云歸堂喫茶

上堂云諸上座各各氣宇如王須具衲僧眼目大地山河不碍眼光莫受人瞞且道于闐國王作何面目時有僧問承和尚有言山河大地不碍眼光未審于闐國王作何面目師云不出户云未審與什麽人同道師云至切是家親　上堂云朝朝擊皷夜夜聲鍾聚集禪流徒有何事若言無事屈延諸德若言有事埋沒從上宗乘開口動舌捴沒交涉雖然如是初機後學須藉言語頭道作麽生是頭道底良久云林中百鳥鳴柴門閑不掩

上堂問承古有言十五日已前用鈎十五日已後用錐即今十五日和尚用什麽師云這一條拄杖是清化主捨云和尚莫盲枷瞎棒師云罪不重科乃云虛空有盡此道無窮如拳作手如手作拳皆是自已展縮並不欠少不由它人各各具足不肯承當勸請諸上座承當埋沒諸上座直下承當去承當个什麽歸堂喫茶董侍郎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文殊以何為師師云獨鎮五峰頭查學士與師坐次弄鎗客參士便問弄鎗如何下手師云逢場作戲問無情說法意旨如何師云朝朝樹響夜夜風鳴云如何委悉師云晝有日照夜有月明問德山棒臨濟喝如何是一喝下事師云我不作這活計云意旨如何師云非公境界問金鱗未出網時如何師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云即今出也師意如何師云西海裏事作麽生僧便喝師云時僧礼拜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三門佛殿如何轉師云我向汝道汝還信麽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師云這漆桶僧礼拜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露地不通風云與麽則一百五日看也師云放你三十棒僧礼拜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云七縱八横云與麽則燕卷扇開去也師云舌拄上齶僧礼拜問黑荳未生芽時如何師云正與麽云生芽後如何師云鬼門関外今宵路九里崖州獨自行問如何是吹毛劒師云鋹云用後如何師云伏惟尚享僧侍立次師問什麽處坐云後架裏生師云你向什麽處舉話云與主人公舉話師云主人公姓什麽云不得姓師云名什麽云不得名師云與麽則不識主人公也僧便喝師不對問如何是手換之機師云東邊立了西邊立云還相見也無師云相見事作麽生僧便喝師云瞎僧礼拜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汝水河邊曾對勝失却撓棹至千今云汝原一曲師親唱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當處不留人劃時送千里師勘僧云孤輪獨照深山裏近離何方到此來云近離白馬師云更不再勘僧無語師云且坐喫茶師問僧韶陽境土君知好六祖家風試道看僧無語師云却是石門罪過且坐喫茶舉塩官和尚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語代云欄下舉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牙云如無手人行拳始得師云道即殺道只得一半云和尚作麽生師云如無古人欲唱歌始得舉僧問石門和尚實際理地如何進步徹云鳥道無前僧進語云畵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師別云栖心不住栖心地物外縱横任法閑舉徹和尚離谷隱有僧問師住襄陽去尽襄陽男女各置一問問

問各別知尚如何支遣微云一音剖出塵沙句豁達虛空應萬機師別云頭頭上活物物上具師問僧昔日叢林親際會再登鳳嶺事者何云奉別和尚經今一年師云本分行脚僧僧無語師云坐喫茶次住谷隱山太平寺語

陞座拈香云此一炷香供養十方諸佛人天大衆先願國安民泰教法興隆此一炷香十五年前已呈醜拙了也如今還有委悉者麼對衆商量時有僧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將如何師云罕逢此問云與麼則人天有賴大衆沾恩師云是何言歟乃云問話且止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你擬進前早没交涉了也豈況恊恊有何所益若論佛法不在問處雖然如是早是多途況久立尊官珎重

上堂云襄陽蕩蕩廣闊而無際無涯漢水滔滔深遠而有終有始峴山一帶横貫乾坤楚岫千峰聳該日月鳳林關下直透荊南來往遊人且無障碍諸上座尽是透關底人作麼生是透關底句試道看擬議千差路四光万里程問祖令未行時如何師云獨卧沙場云未審其中事作麼生師云寒灰不再焰問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如何是那事師云兎頭不見云為什麼如此師云三日後看僧礼拜師乃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三三兩兩各不相知云畢竟如何師云截舌有分問一陽才啓天地咸知依時及節事如何師云午夜灯光連霄照云照後如何師云茶烟香篆一時清問逐境不入流時如何師云早入了也云入流不逐境時如何師云未是極則處云如何是極則處師云七棒對十三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峴山亭邊好用功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雲消流水湧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霜結滿亭寒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放你一線道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云有云作麼生是不老者師云虬龍筋力高聲叫晩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云烏龜水底深藏六云未審其中事若何師云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如何是印空底句師云舌拄上齶云如何是水底句師云説話對聾人云如何是印泥底句師云頭上喫棒口裏喃喃問一句當機請師説法師云莫妄想云不妄想後如何師云仙人礼枯骨餓鬼打死屍問浩浩之中如何弁主師云襄江競渡舡云未曉之人如何領會師云且領前話問學人擬歸鄉請師指路頭師云借人扶上馬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葛嶺那邊看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為什麼却被六塵吞師云須知六塵好手僧礼拜師云得便宜是落便宜問不断廉纖句如何絶朕迹師云絶迹即不好云與麼去如何師云瞎僧礼拜問只尺之間為什麽不覩師顏師云折角泥牛無攔圈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徧地閑田任意耕問承教有言當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如何是法王法師云如是云畢竟如何師云我知你與麼道問王子未登九五時如何師云六宮深處生云登朝後如何師云當殺不稱尊問世尊説法天雨四花和尚説法有何祥瑞師云莫挍鳴問有問有荅俱落魔境無問無荅如何辨道師云舌拄上齶云與麼則學人罪過師云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外頭月明屋裏黒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屋裏月明外頭黒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今日好寒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喫棒了呈欵問如何是函盖乾坤句師云好雲寒云如何是截断衆流句師云好怕你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今日立春問馬大師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如何師云萌芽未出土枯葉已遺風僧擬議師便喝僧云喝即任喝其甲不耳聾師云罪不重科問海晏河清為什麼龍王不現師云待有即現云即今為什麼不現師云蹉田不貯水龍王不桊何問若

人有福曾供養佛未審佛曾供養什麽人來
師云明月照臨山谷裏背岩陰樹不招風云
恁麽則早晨燒香晚後礼拜師云苦痛蒼天
伏惟尚享問承古有言只這如今誰動口意
旨如何師云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問伯
牙遇子期時如何師云夜靜更深彈一曲遇
後如何擧破絲斷一時休問承教有言如我
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擧心塵勞先起如何是
海印發光師云青實無異路問說通行不通
時如何師云莫以己妨人云行通說通時如
何師云未信你在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
如何師云南面事作麽生云才施小刃便僂
大功也師云大好不施寸刃問如何是和尚不
涉衆詞底句師云我向你道還信麽云與麽
則鐵卵生兒樹上飛師云一任捏怪
上堂云二年前葛藤今日拈擧知有者已暢
平生不知有者對面千里諸上座盡是知有
者二年前事作麽生道良久云頻回不知何
處去却致夫子淚漣漣　上堂云道安岩
下朝朝鍾鼓聲喧傘蓋山前日日煙霞飛地
猿啼嶺上魚躍淵中山高則九夏花開谷深
則三冬積雪知有者暢快於平生不知有者
空變好山好水諸上座尽是知有者不喚作
山不喚作水且道喚作什麽開口即遲擬議

即差　上堂次遇狂風起乃曰狂風忽起
拔樹鵶條祖令正行誰人當抵善戰者不傾
其首善鬪者必獲其功莫有善戰妙鬪者麽
出來山僧為你證明良久云陣雲橫海上拔
劍攪乾坤　上堂云寶花王座獨有慈尊
旃檀林中別無異叢抓非師子類燈非日月
明知有者已暢平生未知有者直須子細
上堂擧仰山三生話次僧問古人且致和尚
即今第幾生中師云快活快活云與麽則蹈
流認得無碍去也師云縛繫不自在
上堂云若擬對荅如撒砂相似若約提綱宗
乘擧唱佛法無一人半人雖然如是被箇衲
子出來請師擧唱佛法向伊道什麽即得若
打屯即龍頭蛇尾且道向伊道什麽良久云
山僧與上座兩家不著便　偈頌
歲旦示衆　一句為君宣今朝是大年桃
符已入土偏地搽金錢俗情多失位山僧獨
欣然直饒不恁麽塚上別鉏田　冬日示衆
一句為君說諸法及時節冬月是冬寒夏月
是夏熱甚處不周旋何勞苦施設施設不施
設言詞尽須決更擬問如何舶底用鑌鐵
僧請益溈山三生話師以頌荅　昨夜三
更得一夢清涼河裏泥牛鬪天明問取郭大
翁識得南莊李胡子　拄杖　我有一

條拄杖亘日橫按膝上大小節日分明頭尾
無非一樣卓下大地豁開竪起擎撐萬象鬧
市若遇知音回頭斷脊便棒　照用
照時把斷乾坤路驗破賢愚喪膽魂饒君解
佩蘇秦印也須歸欵候天恩　用便生擒
到命終却令蘇息尽殘軀歸欵已彰天下報
放汝殘年解也無　照用同時棒下玄不
容擬議聘愚賢輪劍直衝龍虎陣馬喪人亡
血滿田　照用不同時人人會者稀秋空
黃葉墜春尽落花飛　總頌　一喝分
賓主照用一時行會得個中意日午打三更
三玄　報你諸方道三玄句不分欲明親
的旨臈月太陽春　三句　第一句點刻
分明莫莽鹵更擬進前問如何西天移來安
此土第二句妙用臨機無差互開口動舌勿
交涉棒下分明須薦取第三句問荅分明有
言語諸方尽有好商量三歲孩兒皆怕苦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　密十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一

汾陽昭禪師南嶽下九世

唐明嵩禪師二人同嗣首山

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游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

宿十一　一

一貟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絶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游衡湘及襄沔間每為郡守以名剎力致乃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事也前後八請堅卧不荅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閣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来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燕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道俗同曰汾州而不敢名

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来者即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麽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柱杖曰速退速退珎重

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决擇莫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来行脚不為游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决擇深奥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麽有即出来大家商量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来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

宿十一　二

州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嗔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来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着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陜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柱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為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荅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鑌鐵復曰還有人會麽會底出来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秪恁麽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問布鼓當軒掛誰是知音者停鉏傾麥飯卧草不擡頭

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脩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麽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恁

宿十一　三

麽則一條柱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麽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殷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弄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麽師曰天酥酡飯非珎饌一味粮羹飽即休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見後
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
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云
何得如此師曰識取幽玄　師舉三玄語曰
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人意旨
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
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
所以南泉云王老師十八上巳解作活計僧
便問古人十八上巳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
麼活計荅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棬復曰
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
用無礙自求慶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
自辜觸事不通彼此無利濟與汝一切須出
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摠在鏡
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荅應器
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閭
氏問豐干乃曰這箇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
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妄道
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胱空謾語誑嚇
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衆
曰金花布地玉蘂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
雲騰致雨露結為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
還有道得底麼若道不得眼中有屑直須出
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

老頻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亾野老安貼於此
明去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
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
瞎却天下人要知闍黎與老僧麼拊其兩膝
曰這裏是闍黎這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
僧與闍黎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
窂上
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即是
四
闍黎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
賔主歷然平生事辦叅尋事畢所以永嘉云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
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喝僧問臨濟還
有賔主也無荅云賔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
首座摠作家其中道理有紛拏賔主歷然明
似鏡宗師為點眼中花師舉揚宗乘渠渠惟
以三玄三要為事臨濟宗真要訣也汾州在
河東地苦寒立者往往足指墮師因此罷夜
叅一日宴坐有異僧仗錫乘雲而至問曰和
尚何故罷夜叅師荅以苦寒之故異僧云和
尚會下有六人成大器頗勿惜法施言訖乘
雲而去師明日陞座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
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宣揚自此
夜叅遂不復罷時楚圓守芝懸覺智圓谷泉
齊舉等俱在座下叢林知名
師初開堂有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

一會什麼人得聞師云大衆側聆進云恁麼
則群生有賴師云不因陞寶座爭顯六師能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不歷僧祇
刦直出古皇前進云恁麼則郡城有望師云
五嶽峯巒秀四海盡歸朝　問虛空權璧喻
隨處得彰名未審是箇什麼物師云居天人
窂十一
不測入地更深埋進云恁麼則學人雖不識
五
歷刦盡沾恩師云劒良胳膊從他闢劈腹開
心始是明師小叅云莫有人問話麼有即出
來　僧問氷綻魚散時如何師云水清魚不
現長波自往來進云龍王當居何位師云在
處存金殿乾坤我獨尊進云恁麼則更無過
者師云按劒誰得妙當人不自傷　師乃云
若是按劒手汾陽不柰何還識得劒麼與你
註破寰中無當剋海內獨横行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多年松樹饒皴
敲心問自有一條明問九有問荅賔主各逞
嘉奇少室無言將何委的　師云千人叢裏
罕逢此問學云千山萬水來於此已奉慈悲
事坦然師云坐斷日頭天地黑萬象森羅在
目前　學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學人禮拜
師云不禮拜更待何時　問如何是一句前
事師云不落言詮明的旨纖毫繞動即參差
學云如何是一句後事師云兩陣相逢不廻

避學云恁麼則透皮徹骨去也師云横拖倒
拽任塵漫學云終不敢辜負和尚師云至季
是重華問如何是法眼師云已曾觀瞎學云
未審向上事如何師云撈天摸地問久嚮汾
陽威勢全略展金毛示衆看師云三日後露
學云恁麼則退身三步師云一月後再来
問祖師心印絶有言詮臨機一句事如何師
云三千里外看途程學云恁麼即退後去也
師云萬仞峰峦不離此處　問問問不轉時
如何師云龍馬加鞭急鑾鈴響洛川問久嚮
西河師子及乎到来爲什麼不見師云汝識
師子學云恁麼則大衆盡得随喜師云腦裂
始知忙　問正法門中如何是和尚得入處
師云衆星攢夜月不落紫微宫學云恁麼則
朗月獨當天也師云不昧夜行人
師上堂云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明月當
空秖為浮雲遮障不得顯現便有僧問明月
當天却被片雲遮時如何師云老僧有過闍
宿十一　六
黎須知學云恁麼則分明辨的師云退後莫
思量問舉步涉千谿尋源路轉迷箇中一句
子請師為提撕師云千年無影樹今日見枝
柯學云若不申此問争得見師機師云替人
看盡壁　上堂云夫説法者須及時節觀
根逗機應病用藥不及時節總喚作非時語

所以棱嚴會上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
緣若明君臣父子邪正觸净顯然自分喚作
野老謳歌皇道坦然佛法現前擒縱自在生
殺臨機或明賓中主或明主中賓或明賓中
賓或明主中主或兼帶或標竿影草或一句
中有三玄三要還有問者麼出来對衆商量
時有僧問智慧門難解難入學人不會請師
指示師云真正無私語句下要分明學云恁
麼則謝師親開方便門也師云千萬年後不
得忘却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云海裏摇舩
笑舉棹望程途問甘露水頻淋爲什麼百草
不生芽師云田疎不貯水龍王争奈何
問寒暑漸盛貧者何依師云不掛無私服終
日樂哈哈學云恁麼則應不孤露也師云深
岩隱不得露地不彰形　問不悟祖宗不信
大道時如何師云打破琉璃邪透出鳳凰兒
學云今日親見和尚也師云三千里外莽途
程問匹馬單槍離群獨戰時如何師云舉手
宿十二　七
不拈弓低頭失却箭學云和尚是大善知識
爲什麼如此師云敗将不斬　問學人欲涉
雲霄去到彼如何爲有情師云塞外将軍行
正令不展紅旗得勝歸問面前無障礙為什
麼開口不得師云盡日無言説喃喃語更新
學云恁麼則已能師子吼也師云不用野干

喝學人便喝師云恰是學人擬議師便喝學
人禮拜師云敗将不斬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云赫赤窮漢學云乞師方便指妙捷句来
看師云木女穿針山色秀石人牽線海雲生
問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作麼生是無異
路底句師云鐘鼓分明在日月不曾昬學云
恁麼則狗子吠人声師云不齩破人衣
師上堂纔陞座便有僧問從上一人行棒一
人行喝未審成得箇什麼邊事師云總不曾
用學云堪嗟楚下鐘離昧師云庶子當機失
戰場學人便喝師云作家學人禮拜師云却
不作家以拄杖點便喝　問殺父殺母佛前
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師云燈連挑
夜月度盡幾多人學云恁麼則水精宫裏觀
明月師云映輝明寶燭炎赫爍旌幢問日裏
不點燈即不問如何是黒裏不揚眉師云牀
底掃不出學云恁麼則和尚是用心人也師
云天外豈能知
師上堂大衆方集便有僧問如何是汾陽境
師云子夏峰高登者少西河水滿問津多學
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坐久看風信燒香燭
聖燈　師因頌五位纔畢便有僧問如何是
正中来師云旱地蓮花朶朶開學云開後如
何師云金莖銀絲承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玉兎就明初夜後金
雞須報五更前問如何是偏中正師云毫末
成大樹滴水作江河問如何是兼中至師云
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問如何
是兼中到師云玉女拋梭機軋軋石人打鼓
響鼕鼕　師因僧請問逐位頌出云　正中
寄十　八
來金剛寶劍拂天開一片神光橫世界晶輝
朗耀絕塵埃正中偏霹靂鋒機着眼看石火
電光猶是鈍思量擬議隔千山偏中正看取
輪王行正令七金千子總隨身途中猶自覔
金鏡兼中至三歲金毛牙爪備千邪百怪出
頭來哮吼一声皆伏地兼中到大顯無功休
作造木牛步步火中行真箇法王妙中妙
六相頌　見是阿那律分明無一物大地
及山河演出波羅蜜聞是跋難陀声通總莫
過遠近一齊了更不念摩訶香是殑伽女慈
悲心徧普淨織盡能知即此我人毋味是憍
梵鉢甜苦尋常說入口辨辛酸恰似當天月
觸是瞬若多善惡總能和屠割無嗔喜秖箇
是彌陀意是大迦葉毘盧俱一法幽室顯然
分枝泒千花棐
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
者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云必欲得師俱
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僧業已不出院

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云師諸則先
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具裝畢告衆曰老僧
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
日行幾里僧云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
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云
七十里師曰汝也隨我不得侍者出云某甲
寄十一　九
隨得但和尚到處某甲即到師曰汝却隨得
老僧言訖謂使者曰吾先行矣怡然坐逝侍
者即立化師壽七十八坐六十五夏
唐明禪師諱智嵩師辭首山山以拄杖送師
師接得有偈云和尚拄杖照破龍象臨濟家
風落在我掌山云莫相帶累師打山一坐具
山云果然帶累師云今日捉敗這老漢山云
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　師問僧迦葉門
前客祇園會裏人云特来禮拜師云泊不問
過僧便喝師云錯僧又喝師云放你三十棒
僧云許和尚具一隻眼師云喫棒了聽歇
問有相即不問如何是無相師云忻州齊和
尚云如何會得師云岱州鴈門關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地連嵩嶽
水接伊川與麼則風光一句親明古未審家
風事若何師云汝承無異路寶應萬群機問
萬法還從一法生一法從甚處生師云湘州
匙筯管陶綿問如何是學人的的用心處師

云著衣喫飯自家事云與麼則和尚慈悲也
師云寒溫冷暖大家知問如何是承天家風
師云胡餅日日新鮮佛法年年依舊云只這
便是為別更有師云更有則錯云與麼則笑
殺衲僧口也師云不得不笑云泊合不問過
師云苦痛蒼天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鎮天
涯云意旨如何師云或在山中或在樹下問
如何是佛師云金牓題名天下傳云與麼則
承天鼓響天下咸聞師云紫羅帳裏咸莫遣
外人聞問臨濟推倒黄檗因甚維那喫棒云
正狗不偷油雞銜燈盞走僧問和尚是大善
知識不拘名利為什麼却著紫衣師云世尊
黃金相老僧紫磨身云與麼則前佛後佛同
一字也師云過去梵王引見在釋迦欽問十
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云與麼則不假脩證不尋佛祖師云省得山
僧一半力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梁王
城畔趙官家云與麼則四海歸依也師云當
寄十二　十
今天子聖堯舜也不如師因開方丈門不得
有僧問石壁山河無阻礙此門鎖為什麼開
不得師云石壁山河即易就中此門難開云
開後如何師云是什麼問如何是此經師云
郭家剪子天下人聞問和尚能救世間苦還
救得這箇也無師云喚什麼作這箇云與麼

則漸漸地凍冬後數九師以手一劃云争柰者箇何云和尚今日上堂師云只有牽船人不知有梢翁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相逢不相識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師因賀歲太保問今日新歲已臨舊歲何在師云今日釘桃符保無語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去年今日事保罔措乃有頌今日釘桃符推邪道自如誰人相委悉除是碧眼胡問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如何是別傳一句師云高麗元是新羅國云法海之中得其用也師云波斯鼻孔長三尺（新羅是縣大唐）知問到此城幾里師云五里云往還不易師云賊打不防家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好云用者如何師云棺木裏努眼問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間在什麼處師云露地白牛嚙瑞草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滿目溪山一帶煙

上堂云第一單鎗甲馬第二甲馬單鎗第三撒星排陣第四衣錦歸鄉有僧問如何是單鎗甲馬師云不是金牙作争敢射尉遲云如何是甲馬單鎗師云金鏃馬前落婁樊喪膽覔云如何是撒星排陣師云陣雲横海上未弁聖明君云如何是衣錦歸鄉師云四海無消息回奉聖明君百法座主問百法千重鎖因明閉不開師云且出千重鎖云出後如何師云處處無障碍縱横任意游鄭工部入院見法座便問是什麼人位次師云老僧云自家争敢師云工部莫壓良爲賤部云眞箇師云不敢遂把手入方丈部云此室常出入未嘗有難得之法長老還有也無師以袖拂工部面云與麼則今日淨清凉也師云且與後人作牓樣有尼大德會四衆到院設齋乃脫羅綺服布素問御却珎御服著弊垢衣入塵化導是維摩分上事是弟子分上事師云維摩會上誇天女今日闍黎决衆疑云今日不昧於當時也師云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女弟子問金剛經中六波羅蜜那箇第一師云長城齋崩倒方見本来人云弟子不會請師直指師云白骨如山嶽滴血驗真容問如何是佛師云擬心即差用心即乖云畢竟如何師云大尽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鄭工部至恭話次云汾陽有箇昭禪師愛看讀其甲留一偈師云略請見示部舉云黄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没祖師心師云工部慣得其便部云者賊師云更不再勘知郡張侍郎與部署到見方丈割破問和尚有護法善神爲什麼却被惡人竊筭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上堂辭親割愛拋離俗網来入寶所禮拜金仙爲師作釋種眷屬既離苦海已達彼岸長行般若之慈舟撈漉愛河之溺子脚踏十方肩擔四海口說一乘之法眼識不二之門内無所有外無所依身如虗空虗空難比豈不號爲無著邪既到此地黄河爲酥酪須弥爲飯食大地爲卧具帝釋梵王執侍巾瓶維摩爲侍者文殊普賢掃床褶被等妙二覺隨驢把馬所以經云一切衆魔及諸外道皆吾侍者諸德不教你作鄉頭里正耆長大户一箇箇作師子兒去成佛作祖去入如来藏去如来者諸法如義無所從来亦無所去故號如来豈不快哉諸德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莫架裟下多蔵毒藥自傷其身乃有頌曰苦哉苦哉寔苦哉萬劫千生金地来袈裟底下蔵毒藥却教佛自受沉埋問靈草未生芽時如何師云切忌動著云生芽後如何師云昨夜遭霜了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衆獸潜蔵云出窟後如何師云衆獸腦裂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打動漢下皷和起楚王歌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龍沮觧布千般計韓信能施堰水功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長蛇偃月齊排出韓信張良唱大歌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霸王已歸烏江去竪起金鷄賀太平問不在

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在什麼處師云西天白
氎東土絲綿云未審此語如何師云南岳五
臺問寶所化城相去多少師云舉足下足問
六塵境上施設涂方便門中爲指歸師云懷
州牛膝天下人聞病與麼則鼓音一唱開玄
路頓使歸程直到家師云鎮州蘿蔔可重三
斤問三句之中宓十一那句是極則師云十三徧地露形
終不見云更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云一生
長是鎮天涯　楊大年李駙馬與師問荅問
弥陀演化在西方達磨傳心來東土胡來漢
現水到渠成五臺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
浩渺一靈之性托境而現形三友之中憑何
而立命師云仙人無婦玉女無夫楊云尼剃
頭不復生子師云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
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巔師云騎牛不著
靴李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參知
識五十三員惠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峯三
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這六箇漢爲復
野干鳴爲復師子吼道道師云水急魚行澁
峰高鳥不棲楊云泗州大聖師云土上加泥
又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鋑師云半夜歌樂動
誰人得知音又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
演化於西河葛師領徒於并壘南宗之旨北
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師云不入蓮池

浴懶向雪山游楊云清涼山裏萬菩薩師云
維摩會中諸聖集李云背負乾薪遭野火師
云口是禍門問忉利透日月之上四禪免風
火之災三交篇大牛之車臨汝握全挑之印
獼猴有一面古鏡猩奴有萬里神光直下承
當是何人也師云朝看東南暮觀西北楊云
狸奴白牯却知有師云淹殺塚頭蒿李云月
裏黄油鐺師云石人腰帶文問一切諸佛盡
在裏許動即喪身失命覷着兩頭俱瞎擬議
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地
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師云百雜碎楊
云平生不妄語師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兔
遭罥師云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在復有頌
曰一言纔出徹龍庭攪動須弥帝釋驚三世
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覆晴楊荅云今年
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貯藥胡蘆拖
風尾光門小窄轉難藏師又荅千年桃核未
開香幾度宓十二逢春難得嘗靈龜曳尾十四除蹤迹沙
中抱子更難藏楊又荅五臺山裏有文殊羅
漢天台洞裏居爲問紫胡一隻狗何如普化
一頭驢師又荅忽聞師子吼引出象王威把
定聖凡路誰人敢擬議塵沙刦動念隔
千岐瞬目它方去早已着灰泥楊弄荅蜘蛛
網中坐虫兒不敢過昨夜三尺雪百鳥盡遭

蝕果懶樹低垂鵝肥飽篳破借問末山尼何
如劉鐵磨師弄荅山高人難上海深不見底
樵夫躡踏鞋漁父休誇水言却超百億权來
維摩詰若覓同道人購刦不相識師作宗木
頌左顧右覷黄昏舞鹵展手回來早是彰露
且道作麼生是彰露底句楊云正殺人時看
出頭師云兩脚梢空手又胃李云左蛘右蝅
隱文章師云名利已彰天下去丫頭女子倒
騎牛師復云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
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什麼
處楊云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師云迦葉
不擎拳阿難不合掌李云似犢牛兒未用角
時師云忙屈拳打令師復云教有明文佛身
充滿於法界老僧今日充滿於法界侍郎即
今在什麼處楊云布裙一截泥勞出膝蓋子
師云寬口布褲三尺杖李云河水一擔直三
文師云只見鼻頭津不見頂後濕鄭工部到
汾陽昭和尚處茶話次部云某甲留一偈贈
師偈曰審十二黄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十五聿閑學
解埋沒祖師心復云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
汾陽云與麼則汾陽也在裏頭部云擔枷過
狀昭云更不再勘部云兩重公案昭云知即
得部良久昭噫一聲部云文實文實昭云在
甚所在部云不容某甲出氣爭得嗔它道淹

滯長老在此昭云是何言歟部云寔昭云也
不得放過部云請師一偈昭云不閑紙墨遂
上札荒草尋幽徑岩松過布陰幾多玄學客
失却本來心
唐明嵩禪師語録終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一　寄十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二　寄二十
南嶽下第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慈明禪師諱楚圓族出全州清湘李氏少為
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　寄十二
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
然忽繩墨所至為老宿所呵以爲少叢林師
咲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負骨董箱以竹
杖荷之游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
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為天下第一決志親
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
其無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
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先
是汾州預語首坐非久有異僧至傳持吾道
一日忽卒首座遊山首座云何往汾州云接
侍者去首座云和尚顛倒作什麼汾州云但
去果逢師至即與同歸經二年未許入室師
每詣方丈汾州揣其志必罵詬使令者或毀
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
至法席不蒙指示念歲月飄忽已事未明有
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陽叱曰是惡知識敢
裨販我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汾陽忽掩其口
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乃服役七稔
去謁唐明嵩神鼎諲洞山聰暨登揚大年李
郡尉之門機語契投於是法道大振宜春守
黄公宗旦請開法南源次遷道吾石霜福嚴
興化都尉李侯遵勗奏賜命服徽號僧問如
何是道曰踏著不嗔云如何是道中人曰負
駄背負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曰渾家送上
渡頭舡問如何是異類中人曰頭長脚短云
謝師指示曰半幅全封云直恁麼去也曰闍
黎鼻孔為甚麼在山僧手裏僧無語師便打
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水深蓋不得云出
水後如何曰不礙往来看云花開後如何曰
南北馨香云結子後如何餧魚餧鼈問如何
是禪曰鼻孔入地師同大愚數輩辭汾陽相
讓不肯作絲頭汾陽云此行不可以戒臈推
聽吾偈曰天無頭吉州城外起戈矛將軍疋
馬林下過員州城裏鬧啾啾師遽出班云楚
圓何人敢受和尚如此記別即領衆作禮汾
陽復祝之曰吾在先師處親證三昧汝今已　寄十二　二
得宜往南方大興吾道即造洞山寶禪師席
終日面壁寶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
云空腹高心寶翌日陞堂請師充第一座師
住南源開堂日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
一義師乃云大衆會麼宜陽秀水南嶽石橋
若也不會讀你諸人去也所以道達磨西来

教外別傳一句且道別傳個什麼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秖如諸人及是祖師拈出底人還
信得及麼若信得及與祖佛同參若信不及
可謂自生退屈此日一會不是小緣將一瓣
香為我無得禪師且道諸人還識無得禪師
麼若也不識有疑請問僧問世尊出世梵王
前引帝釋後隨今日和尚出世請師說法師
云好僧去恁麼則粉骨碎身去也師云三月
野花鋪地錦九秋黃葉以為陰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云敲地三虵九鼠　上堂云
若論此事絕有言詮侍者拈香早成多事所
以釋迦掩室巳涉繁詞居士默然却成多說
何故彼彼出家彼彼行脚且問諸人作麼生
是出家行脚底事莫是著衣喫飯行住坐卧
廣學多聞無言無說麼若恁麼會大似棹棒
打月既不許恁麼會又作麼生會衆中還有
識好惡者麼有即出来對衆證明若也未能
如是有疑請問僧問皷声纔罷大衆雲臻祖
寄十二　三
意西来請師舉唱師云汝從甚處来僧云汾
陽一句師親唱南源今日事如何師云汝見
南源問有言有說皆是世諦之談無言無說
未是衲僧行履處幸對人天請師垂示師云
放山僧一線道與闍梨葛藤僧云恁麼則專
為流通師云一片白雲横世界個中誰是出

頭人　師入川崇勝和尚請上堂云者裏崇
勝法堂不可向者裏說佛說法去也然雖如
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恁麼大似擔水河頭
賣衆中還有撿點得底麼試出来撿點看有
麼有麼時有僧問諸法已聞今日響請師方
便演真乘師云天不高地不遠僧云孤峰出
羣嶽萬里百花新師云不是直鈎客徒勞到
海壖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意如何
師云来風可鑒進云恁麼則大衆側聆學人
禮拜師云刹利人難得問如何是古佛家風
師云金蟾初出海何處不分明進云還許學
人請益否師云大海無邊際不宿水雲人乃
云若向言中取則埋沒宗風直饒句下精通
敢保此人未悟所以道山青水綠雀噪鵶鳴
罵沐同源海雲自異未来諸佛口似燈籠過
去諸佛應病施方現在諸佛墮坑落壍不落
凡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矢上更加尖便
下座　師至仰山請上堂云寶鏡當臺森
羅自顯太阿在手殺活臨時且道還有該不
看者麼有即倒道將一句来如無後學初心
有疑請問時有僧問知師久卧深潭裏大仰
陞堂事若何師云雨来山裏暗雲出洞中明
進云學人不會伸請益師云拈取幡竿別
處春僧無語師云弄潮須是弄潮人問大通

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
道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一場懡㦬進云秖如
大通智勝佛又如何師云八十翁翁若少年
進云學人耳順之年乞師再垂方便師云衆
人伏事問如何是佛師云蓮花捧足
上堂僧問油尽燈滅時如何師云養子不及
四　寄十三
父問海上雲游時如何師云若問如何是和
尚受用處師云困僧擬進語師便打問失前
忘後時如何師云不　上堂竪起拄杖云過
去諸佛現在諸佛未来諸佛西天二十八祖
唐土六祖天下老和尚總變成南源拄杖子
去也汝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看看拄杖
子穿過你諸人髑髏去也還有識痛痒者麼
有即出来對衆跨跳看若無南源今日失利
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下座示衆云無明實性
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諸仁者若也信得
去不妨省力可謂善財入弥勒樓閣無邊法
門悉皆周徧得大無碍悟法無生是謂無生
法忍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
始終不離於當念且問諸人阿那個是當念
只如諸人無明之性即汝本覺妙明之性蓋
為不了生死根源執妄為實隨妄所轉致墮
輪回受種種苦若能回光反照自悟本来真
性不生不滅故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

即法身只如四大五蘊不淨之身即無實義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從無量刧来流浪生死貪愛所使無暫休歇出此入彼積骨如毗富羅山飲乳如四大海水何故為無智慧不能了知五蘊本空都無所實逐妄所生貪欲所拘不能自在所以世尊云諸苦所因貪欲為

容十二　五

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若能了知幻身虛假本来空寂諸見不生無我人衆生壽者法皆如故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唯有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着真宗故云本源自性天真佛又云五陰浮雲空去来三毒水泡虛出沒若如是者為度一切苦厄乃至無量無邊煩惱知解悉皆清淨是為清淨法身若到這個田地便能出此入彼捨身受身地獄天堂此界他方縱橫自在任意浮沉應物舒光隨機退教換作千百億化身恁麼說話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尿不識好惡乃呵呵大笑云若向衲僧門下十万八千未夢見他汗臭氣在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喝一喝

示衆云馬大師即心即佛當人未悟豎山非心非佛只成戲論之談雪峯輥毬誑謼小兒之作雲門顧鑒笑殺傍觀少室自傷一場大錯德山入門便棒未過奇人臨濟入門便喝太殺輕薄黃梅呈頌人我未忘更言祖祖相傳透相誹謗到這裏須是個人始得所以道鷹生鷹子鵲生鵲兒然雖如此也是華縣茶瓶乃揮拍一下示衆云上来也步步登高下去也通身無碍所以道有時先敲後唱有時先唱後敲有時敲唱同時有時敲唱不同時所以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如今還有謳謌者麼良久云木人雖舉手石女不擡頭喝一喝

示衆云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義摠在心源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既然如是為甚麼那吒撲帝鍾良久云波斯鼻孔長又長

示衆說佛說祖和泥合水向上向下衲僧破草鞋摠不與麼無繩自縛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試對衆倒道將一句来有麼有麼良久云塚上更加泥喝一喝師問僧名甚麼僧云海滿師云海無增減為甚麼却蕭云和尚莫謾海滿師云南源罪過師問僧近離什麼處云

容十二　六

雲過千山碧師云着忙作甚麼云鴈去水声澄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亦打師云你這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汝是新到且坐喫茶師問僧行脚人須知有行脚事作麼生是行脚事云知師云知底事作麼生云山高水深師云念汝遠来且坐喫茶僧云諾諾師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云金鑾師云夏在甚處云金鑾云前後夏在甚處云金鑾師云先前夏甚處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云我也不能勘得你教庫下供過奴子来勘且點一椀茶與你溫口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以手面前一劃師云是何言歟僧便喝師云作甚麼僧撫掌一下便打師云瞎漢亂做作麼以坐具直打出法堂師道過瑯瑘時覺禪師住滁先是舉道者到瑯瑘造方丈覺問近離甚處云兩浙覺云船来陸来云船来覺云船在甚處云步下覺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撼一撼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便出覺問侍者此是甚人云舉上座覺遂親下旦過堂問莫是舉上座麼勿怪適来相觸忤舉便喝云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来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宗乎覺遂作禮云慧覺罪過及師至瑯瑘覺留之師為逗遛數日因夜話及之師笑曰舉見處絕能自了覺默然師為作牧

容十二　七

童歌曰牧牛童寔快活跣足披蓑雙角操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首看平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小牛兒順毛捋角力未充難提撥且從放在小平坡憲上高峯四蹄脫日已高休契草担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

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哄呵呵好不好又將
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岳倒騎牛𩊱布
襆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
東西無一實覺默得其遊戲三昧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禮拜更慇勤如何
是賓中主師云拄杖常在手如何是主中賓
師云拄杖撥乾坤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劍握
甋人手問如何是佛師云瀟湘斑竹杖問祖
佛不立時如何師云口上生茆問總見便四
肸如何師云湖南鎮主進云末後慇勤請師
道師云多少分明進云大眾側聆師云未敢
相許問進前不得時如何師云截斷眾疑問
步步登高時如何師云雲生足下問如何是
南源狗師云背問如何是禪師云鼻孔入地
問如何是佛師云石打不入　上堂云諸佛
放光明助發寔相義乃豎起拄杖子云者個
是南源拄杖子阿那個是寔相義你若見去
被見聞所轉也若不見行脚眼在什麼處喝
一喝下座　上堂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
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現百億毛頭師子一
毛頭現千頭萬頭但識取一頭乃豎起拄杖
子云者個是南源拄杖子那個是一頭喝一
喝卓拄杖一下下座問如何是佛師云人老
病生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云一刀兩段

問如何是驗衲僧底句師云寒山拾得問如
何是正令行底句師云來千去萬問如何是
立乾坤句師云天高海闊問與師並坐時如
何師云線穿黃葉　上堂云天地与我同
根萬法与我一體乃豎起拄杖子云者個是
南源拄杖子那個是體良久云渡河須用筏 宗十二 八
到岸不須船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豎起拄杖云河沙諸佛河沙國土總被
南源拄杖子一口吞却其中眾生不覺不知
你衲僧鼻孔在什麼處若知去處橫擔拄杖
目視雲霄若也不知長連林上有粥有飯喝
一喝下座俗官問如何是南源境師云鑒池
秋待月種竹夏遮陽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城
中公子般般貴林下道人事事貧問久昧衣
珠請師指示師云草賊大敗僧云透走無路
師云脚踏不動座主問承教有言因緣自然
即不問如何是因緣師云記來多少時也進
云如何是自然師云速退速退妨他別人問
師住道吾上堂僧問達磨西來曲為今時不
居宗乘請師舉唱師云雲雨灑長空花開徧
地春進云澗松清冷滄曉月照長川師云一
言既派通今古誰言興進去雲生嶺上花發
若前師云相逢不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
人進云今日遭逢和尚師便喝

上堂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且道晝行夜卧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以拄杖
卓一下云德山證明下座問獬豸當軒學人
擬議如何得入師云退覺頭痛麼　上堂
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
喜復無憂拈起拄杖子云者個是道吾拄杖 宗十二 九
子那個是諸人心河沙国土河沙諸佛西天
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道吾拄杖子上轉
大法輪諸人還見麼若見朝遊西天暮歸東
土若也不見最朝有粥齋時有飯卓拄杖一
下下座　上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能為萬像主不逐四時凋拈拄杖云者個
是道吾拄杖那個是萬像主良久云若見諸
相非相即見如來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
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明有
暗有起有倒乃喝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緇
素辨得麼試出来呈醜拙看若無道吾今日
失利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出禮拜起便
喝師云作麼生僧又喝師云瞎僧禮拜師云
三十棒且待別時來與你喫問古人面壁意
旨如何師云有年無德　師住石霜開堂
日僧問維摩一默未稱師宗棒喝齊施中派
罔措今日一會請師方便師云石筍逢春長

葙花向日開進云與麼則陽鳥喃喃語雨過百花新師云不曰漁父引馬知水淺深僧云峻水隨流急雲開照碧天師云我行荒草裏你又入深村僧應喏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意如何師云放你三十棒三十年後方始知痛痒僧舞袖而退師云憂見問方木調弦

時如何師云憍竿一尺二進云恁麼則和尚手出今時也師云脚撥不動僧云莫道不知音師云三十年後悟去不定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新羅打鼓進云磨後如何師云西天作舞上堂云青蓮視瞬巳多繁迦葉微微咲自謾少室坐羞痴截臂黄梅呈醜頌多般

入門棒喝重重錯向上宗乘内自劍公按見成誰懡㦬鑒嘆啐啄晒旁觀一宿覺来知是誤不言師範更無端犬夫皆有衝天志北斗南星背面看　偈頌

因僧請益三玄三要頌　第一玄三世諸佛擬何宣喬慈夢裏生輕薄端坐還成落斷 密十三 十

邊　第二玄伶利衲僧眼未明石火電光知是鈍揚眉瞬目涉關山　第三玄萬象森羅宇宙寬雲散洞空山嶽静落花流水滿長川　第一要豈話聖凡妙擬議涉長途擡眸七顛倒　第二要峯頂敲鍵召神通自在来多閒門外叫　第三要起倒令人

咲掌内捏乾坤千差都一照　報你通玄士棒喝要臨時若明親的旨半夜太陽輝

因僧請益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頌　啐啄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魁物無緇素北地黄河徹底渾　因人請益慧超佛話有頌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慧超禮拜進前叉手思量十万迢迢

因僧請益雲門趂佛越祖之談　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餬餅恣情飡湖南展鉢新羅咬大石波斯索渡舩　因僧請益乃述三訣頌　第一訣大地山河泄維摩終默然文殊便饒舌　第二訣展拓看時節語默豈相千夜半秋天月　第三訣速路難登涉陸地弄舟舡眼中藏日月　三句頌　第一句天上他方皆罔措俱輪顛倒論多端䰠魖未到尼俱樹　第二句臨濟德山涉路布未過新羅棒便揮違者途中乱掐注　第三句維摩示疾文殊去對談一默震乾坤 密十二 十一

直至如今作咲具　因僧請益五位有頌　正中偏半夜烏雞室裏鳴海底然燈光世界石上栽花長枝靈　偏中正日落西山觀與影分明影像顯宗乘休把眉頭窺月井　正中来木馬生兒徧九垓進退任行通鳥道豈並巢居界内限　兼中至彼彼丈夫全意氣矛盾交互不傷鋒展拓縱横不相離　兼中到黑白巳前休作造須明露柱未生兒莫認狂辭途路走　都一頌　偏中歸正極妙玄正去偏来理事全須知正位非言説朕兆依俙属有緣兼至去来與妙用到兼何更逐言詮出没豈能該世界蕩蕩無依鳥道玄

因僧請益風穴佛話　秋林山下竹筋鞭南北禪人万万千莫怪相逢不下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寄李駙馬　分身千百億悲智頓難窮在俗還隨俗居宮即順宮頭頭皆巨諦處處現神通珎重吾宗李多能立古風　又　仰觀天畔一輪日熱度清光四上出大士蓬頭問志公摩訶般若波羅容　注杜順和尚頌　懐州牛喫禾（河沙世界）益州馬腹脹（[illegible]）天下召醫人（[illegible]）灸猪左膊上（[illegible]）　冬不人事頌一首示衆云　東山林木高幾歲幾田雨南嶺松枝瘦石生石畔土金色見瞿曇二三七八五

僧請益古人十二時詞乃頌之　雞鳴丑夢裏逢人恭恭卤　平旦寅覺来路上弄精蒐　日出卯赫赫光明影裏坐　食時辰食飽還知是病因　禺中巳買賣論量入市肆　日南午萬像分明作咲具　日昳未張公喫酒李公醉　晡時申省来

端坐醉醺醺　日入酉茆蓬竹户硬撑拄
黄昏戌日落西山狐魅出　人定亥老鼠
牀頭作隊隊　夜半子一輪明月蘇盧哩
慈明禪師偈頌語録終
十二末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二
容二十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三 十三至三十四卷 勿一
馬祖大寂禪師法嗣
南泉禪師諱普願鄭州王氏子也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僧出衆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　師同魯祖歸宗杉山喫茶次祖提起盞子云世界未成時便有這箇師云今時只識這箇且不識世界宗云是師云師見莫同此見麼宗提起盞子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師作掌勢宗以面作受掌勢　師與魯祖杉山歸宗辭馬祖各謀住庵中路分袂次師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這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宗拽拄杖便打云也只是這箇王老師說甚麼礙不礙魯祖云只此一句大播天下宗云還有不播底麼祖云有宗云作麼生是不播底祖作掌勢　師寄書與茱萸云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問茱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云問一荅百也無妨云如何是寂寥非內萸云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進後語州作拭口勢又問長沙岑岑瞪目視之僧進後語岑閉目示之僧舉似師師云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　趙州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師云昨夜三更月到窻　師刈茆次有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竪起鎌云我這鎌子是三十文買僧云不問這箇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云我用得最快　師住庵時有一僧來師云某甲上山作務齋時上座做飯喫了却送一分來甚僧齋時做飯喫了將家具一時打破就床而卧師伺不來遂歸見僧偃卧師亦去身邊卧僧便起去師云得恁麼靈利師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師問僧夜來好風云夜來好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又問一僧云夜來好風云是甚麼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云是甚麼松師云一得一失有一庵主人討之日南泉近日出世何不去禮拜主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興亦不去師聞令趙州往勘之州纔見庵主便作禮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從東過西而立主亦不顧州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來似師師云我從來疑著這漢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云為渠歩歩踏佛階梯云見後為甚麼不銜花獻師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師問座主講甚麼經云彌勒下生經師云彌勒幾時下生

云現在天宮未來師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上堂云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衆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畏勿覓大人尚不柰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争柰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脣薄舌及平問著摠智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弟今時人擔佛著肩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荅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早是動

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箇衣服傍家疑恁麼闇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如何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處著曰摠既不得何異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若認遮箇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人設見彌勒出世還被他擣却頭毛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受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冥會妙會許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磋說是老僧說大德

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嫌人你當哆哆和和時作麼不來問老僧今時巧黠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知即今認得可可是邪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遮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遮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麼修恁麼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輩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旨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

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行你尙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摠不思量是否師曰恁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脩行迢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義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長你且不如聽法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又在因緣邊看你且不柰何緣是認得六門應事你但會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恁麼尋逐不住恁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得方與眷屬礼辭讚歎供養猶是進脩位中下之人便不柰何況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麼生空弄脣舌生解曰寧恁麼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使某甲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恣屬

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虛恁麼尋逐誰與你爲境曰既無爲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遮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爲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來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脩行師曰才一念興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曰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既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非真佛師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師曰遮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汝看亮座主是蜀中人解講三十二本經論於江西講次來見開元寺老宿宿問見說座主解講經是否主云不敢宿云將什麼講主云將心講宿云心如

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主云莫是虛空講得宿云却是虛空講得主拂袖便行宿召座主主回首宿云是什麼主便開悟兄弟看他快利麼僧云據和尚說即法身說法師云若如是會早應身了也僧云既是應身豈無說法者師云我不知僧云某不會師云不會却好免與他分疏問教中道法身大士會處即見法身佛地位菩薩即見報身佛二乘唯見化身佛莫是此理否師云我眼不曾看教兼無耳孔不曾聽你自看取若如是憶持即已後始不柰何如似弄珠說珠光徧有金盤在即得怨被拈却金盤去何處弄珠向什麼處尋他光偏與不偏學人礼拜和尚笑云大難大難古人罵你喚作田獵漁捕喚作搬糞人好去珍重　師示衆云真理一如潛行密用無人覺知呼爲滲智亦云無滲不可思議等空不動性非生死流道是大道無碍涅槃妙用自足始與一切行處而得自在故云於諸行處無所而行亦云徧行三昧普現色身只爲無人知他用處無蹤跡不屬見聞覺知真理自通妙用自足大道無形真理無對所以不屬見聞覺知無麁細想如云不聞不聞是大涅槃道者箇物不是聞不聞僧問大道不屬見聞覺知未審如何契會師云須會

冥契自通亦云了因非從見聞覺知有見知屬緣對物始有者箇靈妙不可思議不是有對故云妙用自通不依倚物所以道通不是依通爭須假物方始得見所以道非明暗法離有離無潜理幽通無人覺知亦云冥會真理非見聞覺知故云息心達本源故号如如佛必竟無依自在人亦云本果不從生因之所生文殊云惟從了因之所了不從生因之所生從上已來只教人會道更不別求若思量作得道理盡屬句義三乘五性義理無不喚作行履處處受用具足即得若論道即不是一向躭著被他識拘亦云世間智教云一向躭著三藏學者爲田獵漁捕爲利養故然容大乘亦云貪欲成性所以云佛不會道我自脩行我自有妙用亦云正因了六波羅家空即物拘我不得所以祖師西來恐你諸人迷著因果地位故來傳法救迷情頓悟花情已性是花種性亦云菩提花故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先祖雖說即心即佛是一時間語空拳黃葉止啼之說如今多有人喚心作佛喚智爲道見聞覺知皆是道若如是會者何如演若達多迷頭認影設使認得亦不是汝本來頭故大士呵迦旃延以生滅心說實相法皆是情見若言即心即佛者

如兎馬有角非心非佛牛羊無角汝心若是佛亦何用非他有無形相以何是道所以教中不許穿作心師不師於心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故云佛有道心不離見聞覺知皆屬因緣而有皆是焰物而有不可常焰所以心智俱不是道且大道非明暗法雖有無數數不能及如空劫時無佛名無衆生名與麼時正是道只是無人覺知見他數不及他喚作無名大道早屬名句了也所以真理一如更無思想才有思想即被陰拘便有衆生名有佛名佛出世來喚作三界智人只如未出世時喚作什麼如云不得而得有無而與大慈佛出世只令人會道躰非九聖喚作還源歸本躰群大道今日既如是會道即無量劫來六道四生皆有去來是暫時行履處先聖本行集云我無所不行一切衆生雖在如是行處爲無了因故生貪欲名爲在纏不得自在暫時歧路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衆生妄想物無不住豈況理能遷變今既如是會却向裏許行履不同前時爲了因會本果故了陰界空六波羅密空所以得其自在若不向裏許行履如何推判得五種貪二種欲不守住聲聞隨於劫數所以諸佛菩薩具福智二嚴爲了因了六波羅密空體者箇受用所以不

存知見始得自在若有知見即屬地位便有分劑心量被因果隔喚作酬因荅果佛不得自在所以大聖訶融他內見外見情量不盡二障二愚所以見河能漂香象真理無形如何知見大道無形理絶思量今日行六波羅密先用了因會本果故了此物是方便受用始得自由去住自在無障礙亦云方便莊嚴亦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只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知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善皆同無終始得自在所以天魔外道求我不得喚作無住心亦云無滲智不思議妙用自在菩提涅槃皆是脩行人境界皆屬明句若會本來非凡物即水不能洗水何以故本來無物故經云我王庫中實無如是乃又大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所以道非明暗故云性海不是覺海覺海涉緣即須對物他便妙用攝人覺知喚作極微細透金水色塵菩薩所因喚作受用具若水不洗水即躰不是明暗亦云無滲智又云無碍智若知是即一切處拘我不得知今更別求建立義句覓勝負知解語言言衆生劣有佛聖教衆生求佛菩提皆屬貪欲亦云破戒比丘與道懸隔大道無明未曾有暗非三界攝非去來今如來藏實不覆藏師子

何曾在蘊五陰本空何曾有處所且法身無爲不隨諸數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所以智不是道心不是佛知今且莫喚心作佛莫作見聞覺知會者箇物且本來無許多名字妙用自通數量管他不得是大解脫所以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故云無滲智不思議智者他池州崔使君問五祖大師云徒衆五百何以能大師獨受衣傳信餘人爲什麼不得五祖云四百九十九人盡會佛法唯有能大師是過量人所以傳衣信崔云故知道非愚智便告大衆愁須記取師云記得爲第六識不堪無事珍重

示衆云空劫之時無一切名字佛才出世來便有名字所以取相師云只爲今時執著文字限量不等大道一切實無凡聖若有名字皆爲限量所以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後人與麼行履今時盡擬將心躰會大道道若與麼學直至彌勒佛出世還須發心始得有什麼自由分只知五祖會下四百九十九人盡會佛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只會道不會別事若認心是佛心是三界來受主若認智是道智是多矯詐若論佛出世時喚作三界智人說一切教義句理喚作暫時受用具若喚心是佛認智是道皆是處所所以道無心意而受行暫時披垢膩之衣來爲人說破不是凡聖物他家早曉與人爲因來不曾與人爲果若與人爲因即不自在被因果所拘不得自由佛未出世時無人會得若出世邊論還許少分會但以冥理自通無師自尒本自無物由是見聞覺知即是報化所以三十二相與躰故若離彼即同如來報化佛揔打却何處存立不是不許只知彌勒又作凡夫他識然行六波羅密他家觸處去得因什麼便不許他他不曾滯著凡聖所以那邊會了却來者邊行履始得自由分今時學人多分出家不肯入家好處即認惡處即不認爭得所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他家去住得自由且如何若知即被知處所拘若不恁麼爭得不許他他著箇定不曾變異若不定即爲造化也他那箇早晚曾變動所以十二分教決定不是我我即向十二分教中行履得若十二分教是我即受變也若論有滲果是二乘位若論無滲是大乘名所以得名爲大乘若是者箇不是拘繫底物所以潛通審理無人覺知不是見聞覺知　問以意會得否　師云若以意會即思量得也他教中亦云種種生身我說爲量那箇不可思議不是意會得底物如水裏有水即有影若無水時喚什麼作影法身由對報化得名若無報化法身向那邊認法身亦云是影經論極則頭只到法身實入理地那箇早晚同於經論經論不管伊如何排遣他且不到者裏大難大難師示衆云佛出世來只爲衆生不會道若不因善知識聞名無師自尒若因善知識聞忽引經論作證若自作得主不引經論最省心力若引經論將他眼作自己眼不得自由大道一如無師自尒若能如如不變故不曾迷報化非真佛莫認法身凡聖果報皆是影者話著即屬無常生滅也麁細而論纖毫不立窮理盡性一切全無如世界未成時洞然空廓無佛名無衆生名始有少分相應直向那邊會了却來者裏行履不證凡聖果位權本而論實無少法可得豈况三乘五性差別名數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也並是出世安立假名相說非聞本來事道不是明暗物一切莫認著大道冥通智莫能測故云相違不相識共語不知名好去無事珎重　師示衆云自更已來不安皆是罪過死若已死在者好自安排知今學人直須會取佛法去出世時都無名字寄意潛通無人覺知喚作道人佛出世權說三乘五性他不是三乘五性人從那邊行

屬他是自由人會取今有本有不從佛聞與他為緣如今直須截斷兩頭句透那邊不被凡聖拘繫心如枯木始有少許相應引經說義皆是與他分踈向他屋裏作活計終無自由分恰如水母得蝦為眼如何得自由佛是受果報人如今學人極則只認得箇法身猶如水月空花影象不中兄弟直須會取不從佛聞無師自尒報化非真佛根本一如無變異故法過眼耳鼻舌身意心以無心意而現行如今知解不是嚗嘍漢此物不是凡聖不是愚智強喚作愚智本不是名字不得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也兄弟直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大難大難　師示衆云佛出世來只教會道不為別事祖祖相傳直至江西老宿亦只教人會者箇道佛法先到此土五百年達磨西來此土恐尒滯著三乘五性名相所以說法度波諸人迷情具五祖下五百人只盧行一人不會佛法不識文字他家只會道如今學人直須明其道不論別智決定不是物大道無形真理無對等空不動非生死流三界不攝非去來今所以明暗自去來虛空不動搖萬象自去來明暗不鑑如今有人將鑑覺知解者是道皆前境所引隨他生死流何曾得自由若作此見解實未有自由分所以智不是道可不難矣云是什麼智是什麼道若論世間國智只得喚作莊嚴具亦云國智二嚴亦云受用具皆是對治喚作什麼佛出世只得喚作三界智人未出世時喚作什麼物若論無滲本自具足妙用自通無人覺知潛行密用賊跡難尋所以天魔波旬將諸眷屬久遠劫來覓菩薩一念起處不可得天魔讚歎云佛法至妙我實難測如今但會如如之理直下修行何不問如何修行但會取無量劫來性不變異即是修行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薩行達諸法空妙用自在色身三昧嬈然行六波羅蜜空處處無礙游於地獄猶如變觀不可道伊不得作用衆生無量劫來迷於本性不自了脉雲塵昏翳著諸惡欲雲覆月運舟行岸移昏時岐路不得自在種種受苦不自覺知乃至今日會取從來性與今日不別若言即心即佛如兔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羊無角所以如來藏實不覆藏五蘊本空師子何曾在窟亦云性水亦云法水法水如波性水如濕水不洗水佛不度佛演若達多迷頭認影便道失却頭傍家覓纔覓得又不是已頭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直道性無住處是菜著物亦云闇闇是大涅槃道者箇物不是聞不聞江西老宿只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直須脉會諸實修行莫道我是釋師知解傍家舌上取辦兩脚擀空莫將爲是共道不相應兄弟麤細想念分劑但是貪求皆屬境三乘五性麤細而論不出情量纖毫皆起精魅所附他且不許見聞覺知自似箇癡鈍人少神人百事不知最好普賢其時道我將心問文殊云初心不能入云何獲圓通被一椎粉碎無事珍重　示衆云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皆不實何以故心上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成菩薩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子湖山第一代神力禪師語錄　師示衆云諸法蕩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不見南泉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無

不是只少箇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今
欲得易麽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
出現汝前亦無有一箇善語惡語到汝分上
爲什麽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旣以無
我把什麽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汝信否還
保任否有什麽回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
還逃得麽今之旣爾古之亦然今古齊時汝
還諱得麽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小
爲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法誰能
一旦亡緣仁者要徑會麽各歸衣鉢下著
僧問如何是一心三觀師云我尚不見有
一心你喚什麽作三觀進云如何是三觀一
心法身還喫飰也無師云鉢盂鐼子什麽人
受持進云未會許師慈誨師云未會我許法
身　師示衆云幸自可憐生若死向人前討
些子聲色脣吻作麽我且問你聲色兩字作
麽生討得還會麽我道聲色如泡爲傻爲你
說破爲當爲你討聲色試商量看莫生容易
十五
初一
志剛用心若了根源終非他物譬如圓鏡男
來男現女來女彰乃至僧俗青黃山河萬物
隨其色相一鏡傳輝不可是鏡有多般但能
映物而露仁者還識得鏡未若不識鏡盡被
男女青黃山河類等礙汝光明有什麽出氣
處若識鏡去乃至青黃男女大地山河有想

無想四足多足胎卵情生天堂地獄咸於一
鏡中悉得其分剎長短劫數若色若空並能
了之更非他物汝豈不聞諸法如義光陰箭
速莫謾悠悠大事因緣決須了取僧問如何
是大圓鏡師云一切物著不得進云爲什麽
一切物著不得師云汝是一切物還著得汝
否僧問如何是南泉不安句師云道什麽進
云如何領會師云道什麽僧問一塵之內大
千世界如何是一塵師云即汝是進云如何
是大千師云但識取一塵　師復云說得千
般美食不如一頓麁飡能奇能異省徑省心
運假如是疲勞馳求趨逸也無本自非有誰
強言無與麽道可謂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
只少箇承受底漢子變弄接續得去能有利
人之分也根劣之徒自益未圓焉能益彼著
些子骨氣秉些子丈夫作麽生門風如何圖
度須作離遣之想可懷負荷之心歷歷明明
有什麽一錢事到汝意根下與汝爲於彼此
生滅仁者如世良醫隨方與藥先識彼病然
後施方法法如斯心心若此須要作箇無繩
自縛漢作麽莫立去師示衆云于湖一隻狗
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僧便問如何
是于湖一隻狗師乃吠三聲進云如何領旨
師云縱饒領覽也只箇吠聲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云你道祖師西來有意麽進云
旣無意用西來作麽　師乃云祖師西來也
只箇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只爲你徒無意立
意無事生事無內外強作內外無東西謾說
東西所以奢摩不能明了以至根境不能自
由僧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去師云你試點
初一
十六
惑你境出看進云某甲不見師云你旣不見
惑境何來僧禮拜師云又見妄想去也　師
云心源朗朗無物莫疑直下承當不勞功用
只少箇信之一字然賨不易信莫非夙習之
徒聞着便能承受若是螢學之輩將三寸脣
舌惑亂於人右進物攙把他古聖言談向意
根下測度直至頭白齒黃並無纖毫得力處
仁者須打疊及時莫待臨終揮攉佛法因緣
浩浩快須徹了無疑可中向道箇皮袋子內
辯得者箇去坐卻天下人咽喉性命盡被汝
蓋覆乾坤盡被汝自由自在皎皎明白何勞
汝上來下去仁者本性具足本自周備直教
無纖塵法礙你眼光始得若有微塵底不盡
不是一生半劫滕汝皮囊汝性命根境法中
造諸妖怪山精鬼魅附汝行持得少爲足鼓
弄片皮於佛法卻爲毒害識禮塔廟毀彼持
經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仁者恰莫
向心田中認些子妄想將爲極則他上祖是

什麽挎揲下去莫立問未了根源請師提獎師云還會麽僧云未會師云更問千則万則也無益僧問攙不曉如何得心地無疑去師云心地有多少疑僧云如何是心地師云多少分明　師示衆云據仁者分上何得一生一滅一断一常與汝爲於拘繫作其取舍是非及諸顛倒汝還知道諸聖門風無結縛麽只欲仁者承當還承當得麽可惜光陰莫令孤負却仁者豈不見目前太虚還有纖毫欠少處麽若也於中體得者箇消息不妨出得凡聖境界了得世間出世間之智一法既爾万法亦然仁者還樂也無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重道僧云如何是法師云雖什麽　師示衆云天上人間輪回六道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真如中有些子相違還信麽還領受得麽大凡行脚也須具大信根作箇大夫始得何處得與麽難信他古人只見道箇即心是佛即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汝今何不効他行取仁者可煞分明　並無叅雜治生産業與諸實相不相違背　僧問如何是千聖不傳底事師云阿誰向你說進云與麽則信受奉行去也師云信得及者即行之信不及恰莫強爲不是口頭說信便信得去如人說食終不得飽縱然口頭說飽争柰肚内飢何仁者直須飽去莫護悠悠　僧問如何是古聖心師云汝是凡夫心僧云如何是信得師云信亦不由汝不信亦不由汝僧云信不信且置作麽生師云是你心　師云仁者還知子湖親切相爲麽行時但行坐時但坐乃至喫茶喫飯種種施爲有甚麽相隱處仁者信取無别強爲只是如今無疑作疑無事生事於自心源却生顛倒譬如百千澄清大海棄之爲認些子浮漚目爲全潮亦認些子螢光作於日熠還生態恥麽諸聖得道得果數如恒沙汝今却作箇凢劣凢夫着恰莫因循　僧問如何是無礙底心師云恰是師云莫道千聖同風便當得本分事好且問仁者什麽處是千聖同你處行時坐時起時卧時試說看還有法處麽仁者大道無邊誰前誰後真空絶際是正是邪乃至眩目青黄作何形段到汝分上喚作百工居肆各逐營生多少分明何煩造作一切普備無法不彰了了現前還諦得麽　道郤問如何是人人具足底事師云汝豈不是道郤勝光因在子湖钁地次勝光钁断一條蚯蚓問云某甲今日钁断一條蚯蚓兩頭俱動未審性命在那頭師提起钁頭向蚯蚓左頭打一下右頭打一下中心空處打一下擲却钁頭便歸　子湖又钁地次亞钁頭回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勝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胸踏倒從此省悟　師别有頌　從來事非物方便名爲佛中下競是非上流始知屈　臨行示頌三首　我聞過去佛縱横盡丈夫示汝真歸處千江月影孤　觀音與文殊示我常飛動吾今已歸真觸處皆無用　佛性本來無阻障衆生不識難歸向若見如來成佛時莫向世間求取相　僧問招慶云勝光被子湖一踏意作麽生招慶云古人叅玄不消一踏　師於門前下榜云子湖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性來好看臨濟下有二僧附得遠遠來尋訪纔到界見其牓逐入門以手揭簾欲起未起被師喝云看脚下犬僧近前禮拜便問承師有言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嘷嘷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後章州羅漢展和尚聞擧云者箇是喫屎狗僧便問如何是子湖狗展云葷喋却僧擬議展云早被人咬教了也明招和尚在羅山聞擧遂云洎無數猵草鞋我本欲遊章南如今不用去也休休僧便問如何是子湖狗招以手按膝放身近前云噓噓子湖山下有陶家爲無子夫妻每日

焚香發願求一男子師遂往其家乞竹先問是汝夫妻每日起心發願擬作箇什事云切緣家内無子願求一男師云我就汝乞一種物還得否云和尚要甚物但乞指揮師云不要別物欲乞一擔竹與汝一箇男子其家忻喜云此是小事一任斫去師斫大竹近一千竿陶公云和尚只討一擔何斫許多師云只此一擔尚未足在遂將大竹長者撿數竿破相接作一束將歸其家當夜感夢生得男子因此遂号神力　孑湖禪師諱利蹤澶州周氏子一日於半夜時在後架叫云賊賊衆皆驚起有一僧被師搊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是只是你不肯承當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三　　勿一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四　　勿二

趙州諗禪師叅南泉上堂師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歸方丈師便下堂云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云莫道和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又云這棒合是堂頭老漢喫　師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云相救相救南泉上棚梯云三三四五師少時間却云礼謝云適來謝和尚相救　南泉東西兩堂爭猫兒泉來堂内提起猫兒云道得即不斬道不得即斬却大衆下語皆不契泉當時即斬却猫兒了至晚間師從外歸來問訊次泉舉前話了云作麼生救得猫兒師遂將一隻鞋戴在頭上出去泉云子若在救得猫兒　師問南泉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托地師便踏倒却歸涅槃堂内叫悔悔泉聞乃令人去問悔箇什麼師云悔不剩與兩踏　南泉從浴室裏過見浴頭燒火問云作什麼云燒浴泉云記取來喚水牯牛浴浴頭應喏至晚問浴頭入方丈泉問作什麼云請水牯牛去浴泉云將得絕索來不浴頭無對師來問訊泉泉舉似師師云某甲有語泉便云還將得絕索來麼師便近前驀鼻便拽泉云是即是太麁生　師問南泉離四句絕百非外請師道泉便歸方丈師云這老和尚每常口吧吧地及其問著一言不措侍者云莫道和尚無語好師便打一掌南泉便掩却方丈門便把灰圍却門僧云道得即開門多有人下語乖不契泉意師云蒼天蒼天泉便開門師問南泉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還有過也無泉云有師云過在什麼處請師道泉遂舉師便出去　上堂謂衆曰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老僧到潙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云與我將床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柏樹子學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栢樹子師又云老僧九十年前見馬祖大師下八十餘員善知識箇箇俱是作家不似如今知識枝蔓上生枝蔓大都是去聖逾遠一代不如一代只如南泉尋常道須向異類中行且作麼生會如今黃口小兒向十字街頭說葛藤博飯噇覓禮拜聚三五百衆云我是善知識你是學人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云丫角女子如何是伽藍中人師云丫角女子有孕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云鎮州出大蘿蔔頭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以手指云

西遂更向西問法無別法如何是法師云外空內空內外空問如何是佛真法身師云更嫌什麼問如何是心地法門師云古今榜樣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山僧不問婦如何主中賓師云老僧無丈人問如何是一切法常住師云老僧不諱祖其僧再問師云今日不荅話　上堂云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齋粥是雜用心力處餘外更無別用心處也若不如此出家大遠在問万物中何物最堅師云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問晚夜不停時如何師云僧中無与麼兩稅百姓問如何是一句云若守著一句老却你師又云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十年五載無人喚你作啞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　上堂云兄弟你正在第三寃裏所以道但改舊時行履莫改舊時人共你各自家出家比來無事更問禪問道三十二十人聚頭來問恰似欠伊禪道相似你喚作善知識我是同受耩老僧不是戴好恐帶累他古人所以東道西說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你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你問那箇時問如何是趙州主人公師咄云這箍桶漢學人應喏師云如法箍桶着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樹搖鳥散魚驚水渾問如何是少神底人師云老僧不如你學云不占勝師云你因什麼少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師云曾有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得有官人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什麼眉鬚墮落師云官人宅中變生作熟是什麼人云所使師云却是他好手問毘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佛時如何師遂執僧手云你見箇什麼有尼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莫生兒尼云和尚勿交涉師云我若共你打交涉堪作什麼問如何是趙州主人公師云田庫奴問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師云你道老僧要箇什麼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說什麼玄中玄七中七八中八問如何是仙陀婆師云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法非法師云東西南北學云如何會去師云上下四維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這僧若在合年七十四五問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師驀起打躬叉手問如何是道師云不敢不敢問如何是法師云勅勅攝攝問趙州去鎮府多少師云三百學云鎮府来趙州多少師云不隔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云還見庭前栢樹子麼　上堂云若是久叅底人莫非真實莫非亘古亘今若是新入衆底也須究理始得莫趂者邊三百五百一千傍邊二衆叢林稱道好箇作持洎乎道者佛法恰似炊砂作飯相似無可施為無可下口却言他非我是面赫赤地良由世間出非法語真實欲明者意莫辜負老僧問在塵為諸聖說法摠爲披搭未審和尚如何示人師云什麼處見老僧學云請和尚說師云一堂師僧揔不會這僧語話別有一僧問請和尚說師云你說我聽問真化無跡無師弟子時如何師云誰教你來問學云更不是別人師便打之問此事如何辨師云我恠你學云如何辨得師云我恠你不辨學云還保任否師云保任不保任自看問如何是無知解底人師云說什麼事問佛法久遠如何用心師云你見前漢後漢把攬天下臨終時半錢也無分問時人以珎寶為貴沙門以何為貴云急合取口云合口還得也無師云口若不合爭能辨得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垂一足僧便出鞋師收起足僧無語有俗官問佛在日一切衆生皈依佛佛滅度後一切衆生皈依什麼處師云未有衆生學云現問次師云更覔什麼佛問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師云有學云如何是師云這殺父漢莫你只少此一問問如何是和尚意師云無施設麼　上堂云兄弟但改性修来若不改大

有老祢處在老僧在此間三十餘年未曾有一箇禪師到此間訞有来一宿一食急走過且趂軟煖處去也問忽遇禪師到来向伊道什麽師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師云兄弟若從南方来者即與下載若從北方来即為裝載所以近上人問道即失道近下人問道者即得道兄弟正人說邪法邪法亦隨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隨邪諸方難見易識我者裏易見難識問善惡惑不得底人還獨脫也無云不獨脫云為什麽不獨脫云正在善惡裏底問離却上来說處請和尚指示師咄云壞破鉄瓶底將鉄瓶添水来請和尚荅話師咲之問世界變為黑穴未審此箇落在何路云不占云不占是什麽人師云田厙奴問無言無意始稱得句既是無言喚什麽作句師云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學云即今和尚是滿是溢師云爭奈你問我 問如何是靈者師云淨地上屙一堆屎學云請和尚的旨師云莫惱亂老僧問法身無為不墮諸數還許道也無師云作麽生道學云與麽即不道也師笑之問如何是佛如何是眾生師云眾生即是佛佛即是眾生學云未審兩箇那箇是親生師云問問問大道無根如何接唱(甲云休便擔某兵報)又作麽生師云既是無根什麽處繫縛你問

正修行底人莫被鬼神測得也無師云測得云過在什麽處師云過在覓處云與麽即不修行也師云修行問孤月當空光從何生師云月從何生問承和尚有言道不屬修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師云撿校內外云還自撿校也無師云撿校云自己有什麽過自撿校師云你有什麽事 示眾云老僧此間即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𢭃他了也若是不會是誰過數已後過著作家漢也道老僧不辜他但有人問以本分事接人問從上至今即心是佛不即心還許學人商量也無師云即心且互商量箇什麽問古鏡不磨還照也無師云前生是因今生是果問三刀未落時如何師云森森地云落後如何云迥迥地問如何是出三界底人師云龍罩不得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為什麽百鳥不銜花供養師云應世不應世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云爭似春風處處閑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月下不用色云食噉何物師云古今嚼不著云請師荅話師云老僧荅與麽 師示眾云擬心即差僧便問不擬心時如何師打三下云莫是老僧辜負闍梨麼問凡有問荅落在意根不落意根師如何對師云問學

云便請師道師云莫向者裏是非問龍女親獻佛未審將什麽獻師以兩手作獻勢示眾云此間佛法道難即易道易即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者裏即易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忽有人問什麽處来若向伊道從趙州来又謗趙州若道不從趙州来又埋沒自己諸人且作麽生對他僧問觸目是謗和尚如何得不謗去師云若道不謗早是謗了也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解修行即得若不解修行即參差落他因果裏又云我教你道若有問時但向伊道趙州来忽問趙州說什麽法但向伊道寒即言寒熱即言熱若更問道不問者箇事但云問什麽事若再問趙州說什麽法便向伊道和尚来時不交傳語上座若要知趙州事但自去問取問不顧前後時如何師云不顧前後且置你問阿誰〇示眾云迦葉傳與阿難且道達磨傳與什麽人問且如二祖得髓又作麽生師云莫謗二祖師又云達磨也有語在外者得皮在裏者得骨且道更在裏者得什麽問如何是得髓底道理師云但識取皮老僧者裏髓也不立云如何是髓師云與麽皮也摸未著問與麽堂堂豈不是和尚正位師云還知有不肯者麽學云與麽即別有位師云誰是別者學云

誰是不別者師云一任叫問上上人一撥便轉下下人来時如何師云汝是上上下下云請和尚荅話師云話未有主在云某甲七千里来莫作心行師云據你者一問心行莫不得麼此僧一宿便去問不紹傍来者如何師云誰學云恵延師云問什麼學云不紹傍来者師以手撫之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莫自瞞問真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真言師云更不道者兩箇學云兩箇且置如何是真言師云唵嘟啉𠺕問如何是趙州師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如何是定師云不定學云爲什麼不定師云活物活物問不隨諸有時如何云合與麼學云莫便是學人本分事師云随也随也問古人三十年一張弓兩下箭只射得半箇聖人今日請師全射師便起去

○師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才有言語是揀擇是明白老僧却不在明白裏是你還護惜也無

○問和尚既不在明白裏又護惜箇什麼處師云我亦不知學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師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示衆云法本不生今則無滅更不要道才語是生不語是滅諸人且作麼生是不生不滅底道理問早是不生不滅麼師云者漢只認得箇死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才有言語是揀擇和尚如何示人師云何不盡引古人語學云某甲只道得到這裏師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上堂云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死裏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只如俱不留時如何師云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得生死問利劍鋒頭快時如何師云老僧是利劍快在什麼處問大難到来如何迴避師云恰好

上堂良久大衆總来也未對云總来也師云更待一人来即說話僧云候無人来即說似和尚師云大難得人

示衆云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你諸人作麼生僧乃問只如不生不滅時如何師云我許你者一問師因參次云明又未明道昏欲曉你在阿那頭僧云不在兩頭師云與麼即在中間也云若在中間即在兩頭師云這僧多少時在老僧者裏作與麼語話不出得三句裏然直饒出得也在三句裏你作麼生僧云某甲使得三句師云何不早與麼道問如何是通方師云離却金剛禅

示衆云衲僧家直須坐斷報化佛頭始得問坐斷報化佛頭是什麼人師云非你境界

示衆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難覩僧乃問目前有何形段令學人覩師云任你江南江北學云和尚豈無方便爲人師云適来問什麼問入法界来還知有也無師云誰入法界學云与麼即入法界不知去也師云不是寒灰死木花錦成現百種有學云莫是入法界處用也無師云有什麼交涉問若是實際理地什麼處得来師云更請闍梨宣一遍問万境俱起還有惑不得者也無師云有學云如何是惑不得者云你還信有佛法否學云信有佛法古人道了如何是惑不得者云爲甚不問老僧學云問了也師云惑也問未審古人与今人還相近也無師云相近即相近不同一躰學云爲什麼不同師云法身不說法學云法身不說法和尚爲人也無師云我向惡裏荅話學云争道法身不說法師云我向惡裏救你何爺他終不出頭問學人道不相見時還回手也無師云測得迴手學云測他不得迴手箇什麼師云不与麼是你自己學云和尚還受測也無師云人即轉近道即轉遠也學云和尚爲什麼自隱去師云我令見恁你語話學云争道不轉師云合与麼着

示衆云教化得底人是令生事教化不得底人是第三生冤看不教化恐墮却一切衆生教化亦是冤是你還教化也無僧云教化師云一切衆生還見你也無學云不見師云爲什麼不見學云無相師云即

今還見老僧否學云和尚不是衆生師云白知非過即得　示衆云龍女心親獻畫是自然事問既是自然獻時為什麼師云若不獻爭知自然　示衆云八百个作佛漢覔一箇道人難得問只如無佛無人處還有修行也無師云除却者兩箇有百千萬億學云道人來時在什麼處師云你與麼即不修行也共僧禮拜師云大有處著你在問白雲不落時如何云老僧不會上象學云豈無賓主師云老僧是主闍梨是賓白雲在什麼處問大巧若拙時如何師云喪却揀擇村　示衆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問和尚還為人也無師云為人學云如何為人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學云既是玄作麼生是旨師云我不把本學云者箇是玄如何是旨師云咨你是旨　示衆云各自有禪各自有道忽有人問你作麼生是禪是道作麼生祇對他僧乃問既各有禪道從上至今語話為什麼師云為你遊寬學云未審如何為人師乃退身不語　示僧云不得閑過念佛念法僧乃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念師云念者是誰學云無伴師叱者驢上堂示衆云若是第一句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自救無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與祖佛為師

師又云大好便頭起學人再問師云又却人天去也　示衆云是他不是不將來老僧不是不祗對僧云和尚將什麼祗對師長吁一聲云和尚將這個徑對莫辜負學人也無師云你適來肯我我即辜負你若不肯我我即不辜負你　示衆云老僧今夜答話去也解問者出來有僧才出禮拜師云比來抛塼引玉只得个墼子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學云上至諸佛下至蟻子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無師云為伊有業識性在問如何是法身師云應身學云學人不問應身師云你但管應身問朗月當空時如何云闍梨名什麼學云某甲師云朗月當空在什麼處問正當二八時如何師云東東西西學云如何是東東西西師云覔不著簡學人全不會時如何師云我更不會云和尚還知有也無師云我不是木頭作麼不知云大好不會師拍掌笑之問如何是道人師云我向道是佛人問凡有言句舉手動足盡落在學人網中離此外請師道師云老僧齋了未喫茶馬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老僧若修行即禍事也和尚既不修行教什麼人修行師云大夫是修行底人也某甲何名修行師云若不修行爭得橫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

集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示衆云闍梨不是不將來老僧不是不祗對又云闍梨莫擎拳合掌老僧不將禪牀拂子對問思憶不及處如何師云過者邊來云過者邊來即是及處如何是思不及處師豎起手云你喚作什麼云喚作手和尚喚作什麼師云百種名字我亦逆云不及和尚百種名字且喚什麼師云與麼即你思憶不及殿僧禮拜師云教你思憶得及者云如何是師云釋迦教祖師教是你師云祖與佛古人道了也如何是思憶不及處師舉指云喚作什麼僧良久師云何不當頭道著更疑什麼問如何是和尚家風云老僧耳背高聲問僧再問師云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問万境俱起時如何師云万境俱起云一問一答是起如何是不起師云禪床是不起底僧才禮拜次師云記得問荅云記得師云試舉看僧擬舉師問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殿裏底云者個是相皃佛如何是佛師云即心是云即心猶是限量如何是佛師云無心是學云有心無心還許學人揀也無師云有心無心惣被你揀了也更教老僧道什麼即得問遠遠投師未審家風如何師云不說似人學云為什麼不說似人師云是我家風學云和尚既不說似人爭奈四

海來投師你是海我不是海學云未審海內
事如何云老僧釣得一箇問祖佛近不得底
是什麼人師云不是祖佛學云爭奈近不得
何師云向你道不是祖佛不是衆生不是物
得麼學云是什麼師云若有名字即是祖佛
衆生也學云不可只與麼去也師云卒未與
句二 十二
你去在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狐狸野干是
問作何方便即得聞於未聞師云未聞且致
你曾聞箇什麼來問承教有言隨色摩尼珠
如何是本色師召僧名僧應喏師云適者邊
來僧便過又問如何是本色師云且隨色走
問平常心底人還受教化也無師云我不坐
他門戶學云與麼則莫沉却那邊人麼師云
大好平常心問如何是學人任底物師盡未
來際揀不出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云寺裏
網維是問學人才到惣不知門戶頭事如何
師云上座名什麼學云惠南師云大好不知
問學人欲學又謗於和尚如何得不謗去師
云你名什麼學云道皎師云靜處去者來用
子問如何是和尚大意師云無大無小學云
莫便是和尚大意麼師云若有纖毫万刦不
如問万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什麼人語師云
出來便死問不是佛不是物不是衆生這箇
是斷語如何是不斷語師云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問佛祖在日佛祖相傳佛祖滅後什麼
人傳師云古今惣是老僧分上學云未審傳
箇什麼師云箇箇惣屬生死云不可埋沒却
祖師也師云傳箇什麼問凡聖俱盡時如何
師云頓你作大德老僧是障佛祖漢問遠聞
趙州到來為什麼不見師云老僧罪過問朗
句二 十三
月當空未審室中事如何師云老僧自出家
不曾作活計學云與麼即和尚不為今時也
師云自疾不能救焉能救諸疾學云爭奈學
人無依何師云依即踏著地不依即一任東
西問在心心不測時如何師云測阿誰學云
測自己師云無兩箇問不見邊表時如何師
指淨瓶云是什麼學云淨瓶師云大好不見
邊表問如何是跡根師云擬即差問不離言
句如何得獨脫師云離言句是獨脫學云適
來無人教某甲來師云因什麼到此學云和
尚何不揀出師云我早箇揀了也問非心不
即智請和尚一句師云老僧落你後問如何
是畢竟師云畢竟學云那箇畢竟是師云老
僧是畢竟你不解問著話學云不是不問師
云畢竟在什麼處問不挂寸絲時如何師云
不挂什麼學云不挂寸絲云大好不挂寸絲
問如披頭然底人如何云便學學云什麼處
云莫與他位次問空刦中阿誰為主云老僧

在裏許也學云說什麼法云說你問底問求
古有言虛明自照如何是自照云不稱他照
學云照不著處如何云你話墮也問如是的
師云一念未起時問如何是法王師云州裏大
王是云和尚不是師云你擬造送去都來一
箇王不認問如何是佛心師云你是心我是
句二
佛奉不奉自看學云師即不無還奉得也無
師云你教化我看問三身中那箇是本來身
師云閑一不可問未審此土誰為祖師師云
達磨來這邊惣是學云和尚是第幾祖師云
我不落位次學云在什麼處云在你耳裏問
不弃本不逐末如何是正道云大好出家兒
學云學人從來不曾出家云歸依佛歸依法
學云未審有家可出也無云直須出家學云
向甚處安排他云直向家裏坐問明眼人見
一切還見色也無云打却著學云如何打得
云莫用力學云不用力如何打得云若用力
即乖問祖佛大意合為什麼人云只為今時
句二 十四
學云爭奈不得何云誰之過學云如何承當
云如今無人承當得學云與麼即無依倚也師
云又不可無却老僧問了事底人如何云正
大備行學云未審和尚還備行也無云著衣
喫飯學云著衣喫飯尋常事未審備行也無
云你且道我每日作什麼問毫釐有差時如

何云天地懸隔云毫釐無差時如何云天地懸隔問如何是不瞎底眼云凡眼肉眼又云雖未得天眼肉眼力如是學云如何是瞎底眼云佛眼法眼是瞎底眼問大庾嶺頭趂得及為什麼提不起師拈起衲衣云你甚處得者箇来諍不問者箇師云与麽即提不起問不合不散如何辨師云你有一箇我有一箇云者箇是合如何是散師云你便恁問如何是不錯路師云識心見性是不錯路問明珠在掌還照也無師云照即不照喚什麼作珠問靈苗無根時如何師云你從什麼處來云太原来師云大好無根潤學人喫作佛時如何師云大煞費力生云不費力時如何師云与麽即作佛去也問學人昏鈍在一浮沉如何得出師只據坐云某甲實問和尚師云你甚處作一浮一沉問不在凡不在聖如何免得兩頭路師云去却兩頭来答你僧不審師云不審從什麼處起在者裏從老僧起在市

勿二 十五

裏時從什麼處起云和尚為什麼不定師云我教你何不道今日好風問如何是大闡提底人師云老僧荅你還信否云和尚重言那敢不信師云覓箇闡提人難得問大無慚愧底人什麼處着得師云此問看不得云忽然出頭爭向師云將取去問用處不現時如何師云用即不無現是誰問不指一法如何是和尚法師云老僧不說茆山法云既不說茆山法如何是和尚法師云向你道不說茆山法云莫者箇便是也無師云老僧未曾將者箇示人問如何是目前獨脫一路師云無二亦無三云目前有路還許學人進前也無師云與麽即千里萬里問如何是毘盧向上事師云老僧在你脚底云和尚為什麼在學人脚底師云你元来不知有向上事問如何是合頭師云是你不合頭云如何是不合頭師云前句辯取問和尚的的意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墮坑落塹云有什麼過師云你屈着与麽人問未審出家求無上菩提時如何師云未出家被菩提使既出家使得菩提有秀才見師手中拄杖乃云佛不奪衆生願是否師云是秀才云某甲就和尚乞取手中拄杖得否師云君子不奪人所好秀才云某甲不是君子師云老僧亦不是佛師因出外見婆子拆田云忽遇猛虎作麼生婆云無一法可當情師云除婆子云除師云猶有者箇在有秀才辭去云某甲在此括抗和尚多時無可報荅和尚待他日作一頭驢来報荅和尚師云教老僧爭得鞭師到道吾處纔入僧堂吾云南泉一隻箭来師云看箭吾云過也師云中也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師云今朝又風起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水牯牛生兒也好看取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我亦〻知問万國来朝時如何師云逢人不得喚問十二時中如

勿二 十六

何淘汰師云奈河水濁西水流急云還得見文殊也無師云者矇瞳漢什麼處去来問如何是道場師云你從道場来你從道場去脫躰是道場何處更不是問萌芽未發時如何師云鉠着即腦裂云不鉠時如何師云無者閑工夫問如何數量師云一二三四五云數量不拘底事如何師云一二三四五問什麼世界即無晝夜師云即今是晝是夜云不問即令師云爭奈老僧何問迦葉上行衣不踏曹溪路什麼人得披師云虛空不出世道人都不知問如何是混而不雜師云老僧菜食長齋云還得超然也無師云破齋也問如何是古人之言調諦聽諦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与麼嫌什麼問如何是出家兒師云不朝天子父母返拜問覲面事如何師云你是覲面漢

十六末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勿二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五　　勿三

趙州諗禪師語錄

師上堂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
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
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煩惱實際理
地什麼處著一心不生万法無咎但究理而
坐二三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
花徒勞把捉心若不異万法亦然既不從外
得更拘什麼如羊相似更乱拾物安口中作
麼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
狗口老僧亦道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
是淨一似獵狗相似專欲得物喫佛法向什
麼處著一千人万人盡是覓佛漢子覓一箇
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
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
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箇主人公者
箇更向外覓作麼與麼時莫轉頭換面即失
却　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云只者牽耕牛
底是　問如何是急師云老僧與麼道你作麼
生云不會師云向你道急急著靴水上立走
馬到長安靴頭猶未濕問四山相逼時如何
師云無路是趙州問古殿無王時如何師咳
嗽一聲云與麼即目答陛下師云賊身已露

問和尚年多少師云一串數珠數不盡問和
尚承嗣什麼人師云從諗問外方忽有人問
趙州說什麼法如何對師云鹽貴米賤問
如何是佛云你是佛麼問如何是出家師云
爭得見老僧問佛祖不斷處如何師云無遺
漏問本源請師指示師云本源無病云了盡
如何師云了人知云與麼時如何師云與我
安名字着問純一無雜時如何師云大煞好
一問問無為寂靜底人莫落在沉空也無師
云落在沈空云究竟如何師云作驢作馬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床脚是云莫便是
也無師云是即脫取去問澄澄絕點時如何
師云老僧者裏不著客作漢問風飛不到時
如何師云起自何來問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時如何師云一切惣在裏許問如何是一句
師應諾僧再問師云我不患聾問初生孩子
還具六識也無師云急流水上打毬子問
頭到來時如何師云猶較老僧百步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云老僧自小出家抖擻破活
計問請和尚離四句道師云老僧當在裏許
問扁鵲醫王為什麼有病師云扁鵲醫王不
離床枕又云一滴甘露普潤大千問如何是
露地白牛師云者畜生問如何是大人相師
側目視之謂猶是隔階趍附在師云老僧無

工夫趁得者閑漢問纔有心念落在人天直
無心念落在眷屬時如何師云非但老僧作
家亦眷你不得問凡有施為盡落糟粕請師
不施為答師叱尼云將水来添鼎子沸問如
何是般若波羅蜜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問
如何是咬人師子師云敀依佛敀依法敀依
僧莫咬老僧問離却言句請師道師咳嗽問
如何得不謗古人不負恩去師云闍梨作麼
生問如何是一句師云道什麼問如何是一
句師云兩句問唯佛一人是善知識如何師
云魔語問如何是菩提師云者箇是闍提問
如何是大人相師云好箇兒孫問寂寂無依
時如何師云老僧在你背後問如何是伽藍
師云別更有什麼云如何是伽藍中人師云
老僧為闍梨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老
僧只管看問如何是獻因果底人師云不因
闍梨問老僧實不知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
如何是真象師云無假自是不知問如何是
第一句師咳嗽云莫便是否師云老僧咳嗽
也不得問大海還納衆流也無師云大海道
不知云因什麼不知師云終不道我納衆流
問如何是毘盧師云毘盧毘盧問諸佛還
有師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問如何是學人師師云雲

有出山勢水無杴澗聲云不問者箇師云是你師不認問諸方盡向口裏道和尚如何示人師脚跟打火爐示之云莫便是也無師云恰認得老僧脚跟問不行大道時如何師云者販私鹽漢云却行大道時如何師云還我公驗来問如是本来身師云自從識得老僧後只這漢更不別云為麼即與和尚隔生去也師云非但今生千生萬生亦不識老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東壁上挂葫蘆多少時也問方圓不就時如何師云不方不圓云為麼時如何師云是方是圓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呈漆器問諦為什麼覩不得師云諦即不無覩即不得云畢竟如何師云失諦問行又不到問又不到時如何師云到以不到道人看如涕唾云其中事如何師唾地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如你不喚作祖師意猶未在云本来底如何師云四目相覩更無第二主宰問不具形儀還會也無師云即令還會麼問如何是大無慚愧底人師云皆具不可思議問學人擬向南方學些子佛法去如何師云你去南方見有佛處急走過無佛處不得住云為麼即學人無依也師云柳絮柳絮問如何是急切處師云一問一荅問不籍三寸還假今時也無師云我隨你道你

作麼生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茫茫宇宙人無數云請和尚不吝話師云老僧合為麼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失者無虧得者無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是什麼有俗士獻袈裟問披為麼衣服莫辜負古人也無師拋下拂子云是古是今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展手不展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飽柴飽水云見後如何師云飽柴飽水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也師云洗鉢盂去問如何是毘盧師師云白駝来也未云来也師云牽去餵草問如何是無師智師云老僧不曾教闍梨問如何是親切一句師云話墮也問不借口還許商量也無師云正是時云便請師商量師云老僧不曾出問二祖斷臂當為何事師云粉骨碎身云供養什麼人師云来者供養問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来頂相師云你是闍梨問晝是日光夜是火光如何是神光師云日光火光問如何是恰問處師云錯云如何是問處師云向前一句裏辯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以手摸面叉手斂容問如何是無為師云者個是有為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欄中失却牛問學人遠来請和尚指示師云才入門便好驀面唾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云淮

南舡子到也未云學人不會師云且喜到来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去幾時成佛師云待虛空落地云虛空幾時落地師云待栢樹子成佛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因什麼向院裏罵老僧云學人有何過師云老僧不能就院裏罵得闍梨問如何是西来意云板齒生毛問貧子来將什麼過為師云不貧云爭奈覓和尚何師云只是守貧問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来頂相師云如隔羅穀問諸天甘露什麼人得喫師云謝你將来問超過乾坤底人如何師云待有為麼人即報来問如何是伽藍師云三門佛殿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師云本自不生今亦無滅問如何是趙州主師云大王是問急切處請師道師云屎是小事須是老僧自去始得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云腋下打領云學人不會師云不會請人裁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云大宜小宜學人大疑師云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下禪床上下覰瞻相云者漢如許長大截作三橛也得問什麼向上向下且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恰之云和尚猶有者個在師云是你有者個　師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問和尚受大王如

是供養将什麽報荅師云念佛云貪子也䲜念佛師云喚侍者将一錢与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鼻風雖破骨格猶存問如何是不遷之義師云你道者野鴨子飛從東去西去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什麽處得者消息来問如何是壁中人師云布施茶盞錢来問大耳三藏第三度覔國師不見来審國師在什麽處師云在三藏鼻孔裏問盲龜值浮木孔時如何師云不是偶然事問久居嵓谷時如何師云何不隱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礼拜著僧擬進話次師喚沙彌文遠文遠到師叱云適来去什麽處来問如何是自家本意師云老僧不用牛刀問和尚姓什麽師云常州有云甲子多少師云蘇州有　上堂云才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有僧出撫侍者一下云何不祗對和尚師便歸方丈後侍者請益適来僧是會不會師云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問如何是道師云墻外底云不問者個師云問什麽道云大道師云大道通長安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云撥塵即不無見佛即不得問如何是無疾之身師云四大五陰問如何是闡提師云何不問菩提云如何是菩提師云只者便是闡提有特昰指云老僧喚作拳你諸人喚作什麽

僧云和尚何得将境示人師云我不将境示人若将境示闍梨即埋沒闍梨去也云争奈者個何師便珎重問一問一荅揔落天魔外道設使無言又犯他臣綱如何是趙州家風師云你不䲜問云請和尚荅話師云若撮你合喫二十棒　師示衆云才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有僧出将沙彌打一堂便出去師便歸方丈至来日問侍者昨日者師僧在什麽處侍者云當時便去也師云三十年弄馬騎祓驢子撲鎖府大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云只有一箇牙大王云争喫得物師云雖然一箇下下咬着問如何是學人珠師云高聲問僧礼拜師云不䲜問何才道高下即不問如何是學人珠何不與麽問僧便再問師云洎合放過者漢問二途寐寐師如何開揚師云今年無風波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云今日拽木頭豎僧堂云莫只者箇便是接學人也無師云老僧不䲜雙陸不䲜長行問如何是真實人躰師云春夏秋冬云與麽即學人難會師云你問我真實人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你名什麽云某甲師云含元殿裏金谷園中問如何是七佛師師云要眠即眠要起即起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云和尚莫打

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師云龍蛇易辯衲子難瞞師見大王入院不起以手自拍膝云會麽大王云不會師云自小出家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問如何是忠言師云你娘醜陋問從上至今不忘底人如何師云不可得壁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問如何是忠言師云喫鉄棒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便撫掌大咲問一燈燃百千燈一燈未審從什麽處發師便趯出一隻鞵又云作家即不與麽問問歸根得旨隨照失宗時如何師云老僧不荅者話云請和尚荅話師云合與麽問如何是不思量處師云快道快道問非思量處如何師云速道速道問如何是衣中寶師云者一問嫌什麽云者箇是問如何是寶師云與麽即衣也失却問万里無店時如何師云禪院裏宿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家家門前通長安問覿面相呈還盡大意也無師云低口云收不得處如何師云向你道低口問如何是目前一句師云老僧不如你問出来底是什麽人師云佛菩薩問寬草未生時如何豐觸著即腦裂云不觸時如何師云如同立死漢云還許學人和合否師云人来莫向伊道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云才出家未受戒到處問人問如何是聖師云不凡云如何是凡師

云不聖云不凡不聖時如何師云好箇禪僧
問兩鏡相向那箇最明師云闍梨眼皮蓋須
弥山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蒼天
蒼天問前句已往後句難明時如何師云喚
作即不可云請師分師云問問問高峻難上
時如何師云老僧不向高峯頂問不與万法
為侶者是什麼人師云非人問請師宗乘中
道一句子師云今日無錢與長官問學人不
別問請師不別荅師云奇怪問三乘教外如
何接人師云有此世界来日月不曾換問三
處不通如何離識師云識是分外問衆機来
湊未審其中事如何師云我眼本正不說其
中事問淨地不止是什麼人師云你未是其
中人在云如何是其中人師云止也問如何
是万法之源師云棟梁椽柱云學人不會師
云拱斗叉手不會問一物不將来時如何師
云放下着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
將什麼對師云人從陳州来不得許州信問
開口是有為如何是無為師以手示之云者
箇是無為云者箇是有為如何是無為師云
無為云者箇是有為師云是有為　師示衆
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問和尚還為人也無
師云佛佛問盡却今時如何是的的處師云
盡却今時莫問那箇云如何是的師云問你

道莫問云如何得見師云大無外小無內問
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云老僧不認得死
云者箇是和尚分上事恰是云請和尚指
示師云離四句絕百非把什麼指示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云內無一物外無所求問如
何是歸根得旨師云荅你即乖問如何是趁
心師云荅你即乖也問出家底人還作俗否
師云出家即是塵主出与不出老僧不管云
為什麼不管師云与麼即出家也問無師弟
子時如何師云無漏智性本自具足又云此
是無師弟子問不見邊表時如何師因什
麼与麼問澄而不清渾而不濁時如何師云
不清不濁云是什麼師云也可怜生云如何
是通方師云離却金剛禪問如何是祖師的
的意師啼嗐云其中事如何師又嗐地問如
何是沙門行師云離行問莫休之處請師指
師云指即不休問無問時如何師云乘常語
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無出跡問到者裏
道不得時如何師云不得道云如何道師云
道不得處問但有言句盡不出頂如何是頂
外事師喚沙弥文遠文遠應喏師云今日早
晚也問如何是毘盧師師云莫惡口問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得不揀擇師云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云此猶是揀擇師云田庫奴什

麼處是揀擇問如何是三界外人師云爭柰
老僧在三界內問知有不有底人如何師云
你若更問即故問老僧　師示衆云向南方
趂叢林去莫在者裏僧便問和尚者裏是甚
麼師云我者裏是柴林問如何是毘盧師師
云性是弟子尚歸根得旨時如何師云太慌
壯生云不審師云不審從甚處起問利劍出
匣時如何師云黑云正問之時如何辨白師
云無者閑工夫云叉手向人前爭柰何師云
早晚見你叉手云不叉手時如何師云誰是
不叉手者問如何是沙門得力處師云你什
麼處不得力問如何是和尚示學人處師云
目前無學人云与麼即不出世也師便珍重
問祖意与教意同別師作拳安頭上云和尚
猶有者箇在師卸下帽子云你道老僧有箇
什麼問心又不停不住時如何師云是活物
是者箇正被心識使在云如何得不被心識
使師便低頭問道從何生師云者箇即生也
道不屬生滅云莫是天然也無師云者箇是
天然道即不与麼問祖意与教意同別師云
會得祖意便會教意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師
云唵啣啉唵啣啉問高峻難上時如何師云
老僧自住峯頂云爭柰曹溪路側何師云曹
溪是惡云今時為什麼不到師云是渠高峻

問如何是寶月當空師云塞却老僧耳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云應機時如何師云丞問如何是沙門行師展手拂求問祖佛命不斷處如何師云無人知問未審權機喚作什麼師云喚作權機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會乞師指示師云未入叢林更是不會問徒上古德將何示人師云不因你問老僧也不知有古德云請師指示師云老僧不是古德問佛花未發如何辯得真實師云是真是實云是斷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闍梨有分問如何是佛師云你是什麼人問舊直路時如何師云舊直路問如何是玄中不斷玄師云你問我是不斷玄問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師云者辜恩負德漢問貧子來將什麼物與他師云不欠少問如何是越州正主師云老僧是從諗有婆子問婆是五障之身如何免得師云願一切人生天願婆婆永沉苦海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云猶是堦下漢云請師接上堦師云月落了來相見

師有時示衆云老僧初到藥山時得一句子直至如今齁齁地飽師因問員外你還見臨濟也無員外竪起拳師云那邊見外云者邊見師云什麼處見臨濟員外無對師問周員外什麼處來云非來非去師云不是老鵶飛來飛去師因看金剛經次僧便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僧云不是師云我自理經也不得因僧辭去師云闍梨出外忽有人問還見趙州否你作麼生祇對云只可道見師云老僧是一頭驢你作麼生見僧無語示衆我此問有出窟師子亦有在窟師子只是難得師子兒時有僧彈指對之師云是什麼云師子兒師云我喚作師子早是罪過你更行趯蹹師新到離什麼處云離雪峯師云雪峯有什麼言句示人云和尚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什麼處屙師云闍梨若迴寄箇鍬子去師因拾衣依大衆次僧便問和尚惣拾却了用箇什麼去師召云湖州子僧應喏師云用箇什麼示衆云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僧問如何是此性師云五蘊四大云此猶是壞如何此性師云四大五蘊定州有一座主到師問習何業云經律論不聽便講師舉手示之還講得者箇麼座主忙然不知師云直饒你不聽便講得也只是箇講經論漢若是佛法未在云和尚即今語話莫便是佛法否師云直饒你問得答得總屬經論佛法未在主無語師問一行者從什麼處來云北院來師云那院何似者院行者無對有僧在邊立師令代行者語僧代云從那院來師笑之師又令文遠代之文遠云行者還是不取師語話師問座主所習何業云講維摩經師云維摩經步步是道場座主在什麼處無對師令全益代座主語全益云只者一問可識道場麼師云你身在道場裏心在什麼處速道取云和尚不是覓學人心師云是云只者一問一答是什麼師云老僧不在心所裏法過眼耳鼻舌身意而知解云既不在心數裏和尚為什麼覓師云為你道不得云法過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解作麼生道不得師云喫我涕唾師問僧你曾看法華經麼云曾看師云經中道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你作麼生會僧擬礼拜師云你披衲衣來否云披來師云莫惑我云如何得不惑去師云自作活計莫取老僧語師問座主所習何業云講維摩經師云那箇是維摩祖父云某甲是師云為什麼却為兒孫傳語無對師一日上堂僧纔出礼拜師乃合掌珍重又一日僧礼拜師云好好問云如何是禪師云今日天陰不答話問新到從何方來云無方面來師乃轉背僧將坐具隨師轉師云大好

無方面問新到從什麼處來云南方來師云
三千里外逢莫戲云不曾師云摘楊花摘楊
花豐干到五臺山下見一老人干云莫是文
殊也無老人云不可有二文殊也干便礼拜
老人不見有僧舉似師師云豐干只具一隻
眼師乃令文遠作老人我作豐干師云莫是
文殊也無豈有二文殊也師云文殊文殊師
問二新到上座曾到此間否云不曾到師云
喫茶去又問那一人曾到此間否云曾到師
云喫茶去院主問和尚不曾到教伊喫茶去
即且致曾到為什麼教伊喫茶去師云院主
院主應喏師云喫茶去師到雲居雲居云老
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云什麼處住得雲
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云与麼即和尚自住
取師又到茱萸茱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
住處去師云什麼處住得茱萸云老老大大
住處也不識師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
驢撲師又到茱萸方丈上下覷瞻茱萸云平
地喫交作什麼師云只為心麤師一日將拄
杖上茱萸法堂上東西來去萸云作什麼師
云探水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師
將杖子倚壁便下去師見僧來挾火示之云
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
了也師挾起火云會麼云不會師却云此去

舒州有投子山和尚你去礼拜問取因緣相
契不用更来不相契却来共僧便去才到投
子和尚處投子乃問近離什麼處云離趙州
特来礼拜和尚投子云趙州老人有何言句
僧乃具舉前話投子乃下禪床行三五步却
坐云會麼僧云不會投子云你歸舉似趙州
其僧却歸舉似師師云還會麼云未會師云
也不較多也洞山問僧什麼處来云掌鞋来
山云自解依他云依他山云他還指闍梨也
無無對師代云若允即不違普化喫生菜臨
濟見云普化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驢鳴臨
濟便休去普化云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
師代云但为本分草料保壽問胡釘鉸莫便
是胡釘鉸否云不敢保云還釘得虛空麼云
請打破虛空来保壽便打胡云他後有多口
阿師与你點破在胡釘鉸後舉似師師云你
因什麼被他打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師云只
者一縫上不柰何更教他打破釘鉸便會師
代云且釘者一縫師問新到離什麼處云雪
峯来師云雪峯有什麼言句示人云雪峯尋
常道盡十方世界都来是沙門一隻眼你諸
人向什麼處屙師云你若回寄闍梨一箇鍬
子去有俗行者到院燒香師問僧伊在那裏
燒香礼拜我又共你在者裏話話正与麼時

坐在那頭僧云和尚是什麼師云与麼即在
那頭也云与麼已是先也師笑之師与小師
文遠論義不得占勝占勝者輸餬餅師云我
是一頭驢遠云我是驢胃師云我是驢糞遠
云我是糞中蟲師云你在彼中作麼遠云我
在彼中過夏師云把將餬餅来師坐次一僧
才出礼拜師云珎重僧仲問次師云又是也
師因在簷前立見鸚子語師云者鸚子喃喃
地招人言語僧問未審他還甘也無云依俙
似由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有僧辭去師
云什麼處去云閩中去師云閩中大有兵馬
你須迴避云向什麼處迴避師云恰好有僧
上叅次見師衲衣蓋頭坐次僧便退師云闍
梨莫道老僧不祇對師問僧從什麼處來云
南方來師云共什麼人為伴云水牯牛師云
好箇師僧因什麼与畜生為伴云不異故師
云好箇畜生云爭肯師云不肯且從還我伴
来師問僧堂中還有祖師也無云有師云喚
来与老僧洗脚堂中有二僧相推不肯作第
一座主事白和尚師云總教他作第二座云教
誰作第一座師云裝香著云裝香了也師云
戒香定香師問僧離什麼處云離京中師云
你還從潼關過麼云不曾師云今日捉得者
販私鹽漢因送亡僧師云只是一箇死人得

無量人遥又云許多死漢送一箇生漢時有
僧問是心生是身生師云身心俱不生云者
箇作麼生師云死漢有僧見猫兒問云某甲
喚作猫兒未審和尚喚作什麼師云是你喚
作猫兒因鎮州大王来訪師侍者来報師云
大王来師云大王万福侍者云未在方到三
門下師云又道大王来也因上東司召文遠
文遠應喏師云東司上不可与你說佛法也
因在殿上過乃喚侍者侍者應喏師云好一
殿功德侍者無對師因到臨濟方始洗脚臨
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正值洗脚
臨濟乃近前側聆師云吾會便會吾不會更
莫啗啄作麼臨濟拂袖去師二三十年行脚
今日為人錯下注脚師因到天台國清寺見
寒山拾得師云久響寒山拾得到来只見兩
頭水牯牛寒山拾得便作牛鬪師云叱叱寒
山拾得咬齒相看師便歸堂二人来堂内問
師適来因緣作麼生師乃呵呵大笑一日二
人問師什麼處去来師云礼拜五百尊者来
二人云五百頭水牯牛聻尊者師云為什麼
作五百頭水牯牛去山云蒼天蒼天師呵呵
大笑師行脚時見二庵主一人作丫角童師
問訊二人殊不顧来日早晨了角童將一鐺
飯来放地上分作三分庵主將席子近前坐

丫角童亦將席近前相對坐亦不喚師師乃
亦將席子近前坐了童目顧共師庵主云莫
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何不教詔這行
者庵主云他是人家男女師云泊合放過了
童便起顧視庵主云多口作麼丫童從此入
山不見師因看經次沙弥文遠入来師將經
十三 側示之沙弥出師随後把住云速道速道文
遠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師便歸方丈因沙 十六
弥童行恭師向侍者道教伊去侍者向行者
道和尚教去師云沙弥童行得入門侍者在
門外師行脚時到一尊宿院才相見便云有
麼有麼尊宿竪起拳頭師云水淺舡難泊便
出又到一院見尊宿便云有麼有麼尊宿竪
起拳頭師云能縱能奪能杀能捺礼拜便出
師一日拈數珠問新羅長老彼中還有者箇
也無云有師云何似者箇云不似者箇師云
既有為什麼不似無語師代云不見道新羅
大唐問新到什麼處来云南方来師竪起指
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動止萬福不會師行脚
時問大慈般若以何為體慈云般若以何為
體師便呵呵大笑而出大慈来日見師掃地
次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放下掃箒呵呵大笑
而去大慈便歸方丈師到百丈百丈問從什
麼處来云南泉来丈云南泉有何言句示人

師云有時道未得之人亦須峭然去百丈叱
之師容愕然百丈云大好峭然師便作舞而
出師到投子處對坐齋投子將蒸餅与師喫
師云不喫不久下糊餅投子教沙弥度与師
師接得餅却礼沙弥三拜投子黙然師因与
文遠行次乃以手指一片地云這裏好造一
廿三 箇巡鋪子文遠便去彼中立云把將公驗来 十七
師便打一摑遠云公驗分明過師問新到近
離甚處云臺山師云還見文殊也無僧展手
師云展手頗多文殊誰覩云只守氣急殺人
師云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遠投師
請師一接師云孫臏門下因什麼鑚龜僧拂
袖出去師云將為當攀折他雙足師与首座
看石橋乃問首座是什麼人造云李膺造師
云造時向什麼處下手無對師云尋常說石
橋問著下手處也不知有新羅院主請師齋
師到門首問此是什麼院云新羅院師云我
与你隔海問僧什麼處来云雲居来師云雲
居有什麼言句云有僧問靈羊掛角時如何
雲居云六六三十六師云雲居師兄由在僧
却問未審和尚尊意如何師云九九八十一
有一婆子日晚入院来師云作什麼婆云寄
宿師云者裏是什麼所在婆呵呵大笑而去
師出外逢見一箇婆子提一箇籃子師便問

什麼處去云偷趙州笋去師云忽見趙州又
作麼生斐子近前打一掌師問僧什麼處來
云江西來師云趙州著在什麼處僧無對師
從殿上過見一僧礼拜師打一棒云礼拜也
是好事師云好事不如無師因參潼関潼関
問師云你還知有潼関麼師云知有童関云
有公驗者即得過無公驗者不得過師云忽
遇鑾駕來時如何関云也須撿點過云你要
造逆師在南泉時泉牽一頭水牯牛入僧堂
内巡堂而行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泉便休
去師從將一束草安首座面前首座無對有
秀才見師乃讚嘆師云和尚是古佛師云秀
才是新如來有僧問如何是涅槃師云我耳
重僧再問師云我不害耳聾乃有頌滕滕大
道者對面涅槃門但坐念無際來年春又春
有僧問生死二路是同是別師乃有頌道人
問生死生死若為論双林一池水朗月耀乹
坤喚他句上識此是弄精䰟砍會箇生死頭
四三 大
人說夢春有僧問諸佛有難火焰裏藏身和
尚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乃有頌梁說佛有
難我說梁有尖但看我避難何處有相隨有
無不是說去來非去來為你說難法對面識
從來十二時歌雞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
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裩無腰袴

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比望脩行利濟人誰
知變作不唧𠺕平旦寅荒村破院實難論解
齋粥米全無粒空對閑窗與隙塵唯雀噪勿
人親獨坐時聞落葉頻誰道出家憎愛斷思
量不覺淚沾巾日出卯清淨却翻為煩惱有
為功德被塵埋無限田地未曾掃攢眉多稱
心少叵耐楝黑黃老供利不曾將得來放驢
喫我堂前草食時辰煙火徒勞望四隣饅頭
䭔子前年別今日思量空嚥津持念少嗟嘆
頻一百家中無善人來者祇道覓茶喫不得
茶嗔去又嗔偶中巳削髮誰知到如此無端
被請作村僧屈辱飢悽受欲死胡張三黑李
四恭敬不曾生些子適來忽爾到門頭唯道
借茶兼借紙日南午茶飯輪還無定度行却
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註苦沙鹽大麥
醋蜀黍米飯虀萵苣唯稱供養不等閑和尚
道心須堅固日昳未者回不踐光陰地曾聞
一飽忘百飢今日老僧身便是不習禪不論
四四 丸
義鋪箇破席日裏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無
如此日炙背晡時申也有燒香礼拜人五箇
老婆三箇瘻一雙面子黑皺皺油麻茶實是
弥金剛不用苦張筋頸我來年蠶麥熟羅睺
羅兒與一文日入酉除却荒涼更何守雲水
高流定委無歷寺沙弥鎮長有出格言不到

口枉續牟尼子孫後一條拄杖麁楋藜不但
登山兼打狗黃昏戌獨坐一間空暗室陽燄
燈光永不逢眼前純是金州漆鐘不聞虛度
日唯聞老鼠鬧狀唧憑何更得有心情思量
念箇波羅蜜人定亥門前明月誰人愛向裏
唯愁卧去時勿箇衣裳著甚蓋劉維那趙五
戒口頭說善甚奇怪任你山僧囊罄空問著
都緣總不會半夜子心境何曾得暫止思量
天下出家人似我住持能有幾土榻牀破蘆
廢老楡木枕全無被尊像不燒安息香灰裏
唯聞牛糞氣　見起塔乃有頌　本自圓成
何勞壘石名邈雕鐫与吾愁隔若人借問終
不指畫　因見諸方見解異途乃有頌呵
趙州南石橋北觀音院裏有弥勒祖師遺下
一隻履直至如今覓不得　因魚鼓有頌
四大猶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怪不
与凡夫說只為宮商調不同　因蓮花有頌
奇異根苗帶雪鮮　不知何代別西天淤泥深
淺人不識出水方知是白蓮　趙王与師作
真讚　碧溪之月清鏡中頭我師我化天下
趙州　哭趙州和尚二首　師離瀍水動王
侯心印光潛塵尾收碧落霧霾松嶺月滄溪
浪覆濟人舟一燈破滅波旬喜雙眼重昏道
侶愁縱是了然雲外客每瞻瓶机淚還流

其二　佛日西傾祖印塵珠沉舟沼月沉輝影散丈室爐烟條風起禪堂松韻微雙履作來留化跡五天何處又逢歸靜空弟子絶悲喜獨自潸然對雪幃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五

二十張　勿三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六　勿四

雪峯禪師法嗣

雲門匡真禪師浙西嘉興張氏子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禀具窮律部初叅睦州蹤禪師州纔見師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云誰師云某甲州云作什麼師云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去扣門至第三日州始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云道道師擬議州托開云秦時𨍏轢鑽師從此悟入師到雪峯莊見一僧師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云是師云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云得師云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云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峯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胷把住其僧云速道速道僧無對雪峯托開云不是汝語僧云是某甲語雪峯云侍者將繩棒來僧云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來道雪峯云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山雪峯纔見便云因什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師在雪峯時有僧問雪峯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峯云蒼天蒼天僧不明遂問師蒼天意旨如何師云三斤麻一疋布僧云不會師云更奉三尺竹後雪峯聞喜云我當疑箇布衲師行脚時見一座主舉在天台國清寺齋時雪峯拈鉢盂問某道得即與你鉢盂某云此是化佛邊事峯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某云不會峯云你問我與你道某始禮拜峯便踏倒某得七年方見師云是你得七年方見主云是師云更與七年始得師在浙中蘊和尚會裏一日因與茶次舉蘊和尚乘語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麼生有傍僧云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法亦不可得師拍手一下蘊乃舉頭師云猶欠一著在蘊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師到共相共相問什麼處來云雪嶺来相云要急言句舉一則来云前日典座来和尚何不問他相云典座且置師云箭過新羅師在嶺中時問卧龍和尚明己底人還見有己麼龍云不見有己始明得己又問長連牀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云第二機師云作麼生是第一機云緊悄草鞋師在嶺中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云向上與你道即不難汝喚什麼作法身僧云請和尚鑒云鑒即且置作麼生說法身僧云與麼與歷師云此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語後有僧舉似栗家庵

主主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資福云大一粒
也不得剩一粒也不得師在雪峯與長慶西
院商量雪峯上堂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
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西院問師
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師云有院
云作麼生是出頭不得處師云不可揔作野
狐精見解也又云狼藉不少又云七曜麗天
又云南閻浮提北鬱單越師一日與長慶舉
趙州無賓主話雪峯當時與一蹋作麼生師
云某甲不與麼慶云你作麼生師云石橋在
向北師與長慶舉石鞏三平話師云作麼生
道免得石鞏與作半箇聖人慶云若不還曾
爭辨真偽師云入水見長人師到洞巖巖問
作什麼來師云親近來巖云亂走作什麼師
云暫時不在巖云知過即得師云和尚乱走
作什麼師到踈山踈山問得力處道將一句
來師云請和尚高聲問山便高聲問師云和
尚早朝喫粥麼山云作麼生不喫粥師云乱
呌喚作麼又因踈山示眾云老僧咸通年已
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
上事師問承聞和尚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
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是不山
云是師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師云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師云還許

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你說師云枯椿豈
不是明法身邊事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
上事山云是師云法身還該一切不山云作
麼生不該師指淨甁云法身還該這箇麼山
云闍梨莫向淨甁邊會師便禮拜師到曹山
山示眾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
語教伊莫疑去師便問寥寥處爲什麼不知
有山云秖爲寥寥所以不知有師云此人作
麼生親近山云不向寥寥處師云不向寥寥
處還得親近也無山云始得親近師應諾諾
師問曹山如何是沙門行云喫常住苗稼者
師云便與麼去時如何云你還畜得麼師云
學人畜得山云你作麼生畜師云著衣喫飯
有什麼難山云何不道披毛戴角師便禮拜
因瑚長老舉菩薩手中執赤幡問師作麼生
師云你是無禮漢瑚云作麼生無禮師云是
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師到天童童云你還定
當得麼師云和尚道什麼童云不會即目前
包褁師云會即目前包褁因見信州鵝湖上
堂云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
得底人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
來舉此語問首座適來和尚示眾云未了底
人浮逼逼地了得底人浮逼逼地意作麼生
首座云浮逼逼地師云首座在此久住頭白

薩黃作這箇語話首座云未審上座又作麼
生師云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乱道
首座云秖如堂頭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
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座云與麼則無佛法
也師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師行脚時
有官人問還有定乾坤底句麼師云蘇嚕蘇
嚕悉哩薩訶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請師齋相
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
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云曾問幾人
來書云即今問上座師云即今且置作麼生
是教意書云黃卷赤軸師云這箇是文字語
言作麼生是教意書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
緣而慮忘師云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
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
無語師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云是
師云經中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云尚
書且莫草草十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
十年二十年尚不柰何尚書又爭得會尚書
禮拜云某甲罪過師到歸宗僧問大眾雲集
合談何事宗云兩兩三三僧云不會宗云三
三兩兩師却問其僧歸宗意旨如何僧云全
體與麼來師云上座曾到潭州龍牙麼僧云
曾到來師云打野榸漢師因乾峯上堂云法

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須知有照用臨時向上一竅在峰乃良久師便出問庵內人爲什麼不見庵外事峰呵呵大笑師云猶是學人疑處在峰云子是什麼心行師云也要和尚相委峰云直須與麼始解穩坐地師應喏喏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五師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師問乾峰請師答話峰云到老僧也未師云與麼則學人在遲也峰云與麼與麼那師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師到灌溪時有僧舉灌溪語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問師作麼生師云與麼道卽易也大難出僧云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云你適來與麼舉那僧云是師云你驢年夢見灌溪麼僧云某甲話在師云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商量個什麼事僧云豈干他事師喝云逐隊喫飯漢陳尚書問雲居供養主云雲居高低於弟子主無語尚書問師師云尚書莫敎話墮師在俗中時問一老宿一切時中如何辨明老宿云喚什麼作一切時中師云釋迦老子道了也彌勒猶自不知又見一老宿上堂云若是

商量舉覺如當門利劍相似一句下須有殺活始得師出衆云和尚上堂多時大衆歸堂老宿云道什麼云日月易流師在嶺中順維那處起彼時問古人竪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維那云拂前見拂後見師云如是如是又云是諾伊是不諾伊又云可知禮也師闢洛浦勘僧云近離甚處僧云荊南浦云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僧云不逢浦云爲什麼不逢僧云若逢卽頭粉碎浦云闍梨三寸甚密師後於江西見其僧問云還有此語不僧云有云洛浦倒退三千里師在靈樹知聖大師令中爲首座時僧問知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聖云老僧無語却問僧忽然上碑合著得什麼語時有數僧下語皆不契聖云汝去請首座來洎師至聖乃舉前話問師師云也不難聖云著得什麼語師云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云師知聖深肯問學人有疑請師不賚從上宗乘事作麼師云三拜不虛六師上堂良久云夫唱道之機固難諧謝若也一言相契猶是多途況復忉忉有何所益然且敎乘之中各有殊分律爲戒學經爲定學論爲慧學三藏五乘五時八敎各有所歸然一乘圓頓也大難明直下明得與衲僧天地懸殊若向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門

庭鼓磕千差萬別擬欲進步向前過在尋他舌頭路布從上來事合作麼生向者裏道個道頓得麼者邊那邊得麼莫錯會好莫兒與麼道便向不圖不頓處卜度者裏也須是個人始得莫將依師語相似語測度語到處只中將爲自已見解莫錯會祇如今有什麼事對衆決擇看時有州主何公禮拜問曰弟子請益師云目前無異草有官問佛法如水中月是不師云清波無透路進云和尚從何得師云再問復何來進云正與麼時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有官問千子圍繞何者爲的師云化下住持已來問問今日開筵將何指教師云來風深辨進云莫祇者便是麼師云錯問從上古德以心傳心今日請師將何施設師云有問有荅進云與麼則不虛施設也師云不問不荅問凡有言句皆是錯如何是不錯師云當風一句起自何來進云莫祇者便是也無云莫錯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云七響進云還應也無師云且緩緩問如何是學人的的事師云痛領一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日裏看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久雨不晴進云如何是久雨不晴師云嗟眼著問如何是不帶朕師云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九九八十一

問如何是教主師云太無禮生問如何是一
代時教師云對一說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
普問如何是端坐念寶相師云河裏失錢河
裏摝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會不得進云為
什麼會不得師云秖守會不得問如何是尋
常之用師云且那裏葛藤夫問如何是敬意
師云你看什麼經僧云般若經師云一切智
智清淨還夢見未僧云一切智智清淨且置
如何是教意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放你
三十棒問如何是報得四恩三有去師云抱
頭哭蒼天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粥飯氣問
如何是三昧師云到老僧一問還我一句來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東山水上行問
乞師指箇入路師云喫粥喫飯時有僧問如
何是一句師云舉問如何是說時默師云清
機歷掌進云如何是默時說師云嗄進云不
默不說時如何師將棒趁問如何是雲門劍
師云祖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更請一
問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親機無改路進
云放著什麼處師云再舉不遮塵問如何是
塵塵三昧師云桶裏水鉢裏飯問如何是一
如體玄師云欠你一問問如何是玄中的師
云恁進云如何即是師云速退速退妨他別
人問問如何是非思量處師云識情難測問

鑿壁偷光時如何師云恰問一言道盡時如
何師云裂破進云和尚作麼生下手拈掇師
云拈取糞箕掃箒來問如何舉唱即得不負
來機師云道什麼進云還可來意也無師云
且緩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斗裏藏
身問如何是本來宗師云不問不荅問如何
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云我今日不荅話
進云為什麼不荅話師云驢年會麼問如何
是吹毛劒師云骼又云齒問如何是內外光
師云向什麼處問學云如何明達師云忽然
有人問你作麼生道進云明達後如何師明
即且置還我達來問如何是切急一句師吒
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舉起分明問如何是
衲僧孔竅師云放過一着進云請師道師云
對牛彈琴問如何是大乘修行師云一槌在
手問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師云僧堂入佛
殿問如何是不掛脣吻一句師云合取狗口
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云你但禮拜問著待
我東行西行問如何轉動即得不落階級師
云南斗七北斗八問如何是當今施設師云
道即不難鑿從何來問如何是不瞞底眼云
不省問如何是不犯之令云那箇師僧還見
麼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乃擧拳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云一佛二菩薩問如何是兄弟添十

字師云我共汝說葛藤問如何是和尚為人
一句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速禮三拜問
如何是天然之事師云跼步向前作什麼問
如何是教意師云吃嘹舌頭更將一問來問
如何是七縱八橫師云放汝一着
上堂云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
著你頭上也直饒拈一毛頭盡大地一時明
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也須是實到者
箇田地始得若未且不得掠虛卻須退步向
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什麼道理實無絲毫
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且各各
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
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
惡業濃厚突然起得如許多頭角擔鉢囊千
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
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尚猶不著便
休受人欺瞞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
好把特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鬭唼
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人一
期為汝諸人不柰何所以垂一言半句通你
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
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
息不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閑別處用切須
在意珍重　上堂良久云觸目不會道運

足焉知路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云與我
拈却佛殿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九九八
十一僧便禮拜師云近前来僧便近前師便
打問如何是實學底事師云大好消息進云
畢竟是誰家之子師云臘月二十五問承教
有言一切智智清淨特如何師便唾之進云
古人方便又作麼生師云来来截却汝脚跟
換却汝髑髏鉢盂裏拈却匙筯拈却鼻孔来
進云甚處有許多般師云者掠虚漢便打問
如何是禪師云是進云如何是道師云得問
如何是一切法皆是佛法師云三家村裏老
婆盈衢溢路會麼學云不會師云非但汝不
曾大有人不會在問學人簇簇地商量箇什
麼師云大衆久立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云佛前裝香佛後合掌問十二時中如何得
不被諸境惑去師云三門頭合掌問四面森
森如何是靈樹師云風鳴雨息進云如何是
靈樹枝條師云瞎眼皮草問如何是觸目菩
勿四
十
提云拈却露柱學云豈干他事云驢年會麼
問醍醐上味為什麼翻成毒藥師云翌問如
何是活師云心不負人學云如何是殺師云
三日後不得唱衣學云不殺不活時如何師
以拄扙趂出問學人與麼来請師實說師云
知問金剛為什麼倒地師云不著力問殺父

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師
云露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云須弥山
問如来唯一說無二說如何是如来說師云
那箇師僧何不問問闍中如何辨主師云務
原是什麼人坐問學人實問請師實荅師云
你作麼主辨進云正當與麼時如何師云的
問從上古德以何為的師云看取舌頭
上堂云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
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
案山来看便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
水時如何師云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進云
與麼則不妄想去也師云還我話頭来
上堂良久云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来衆
無語師拈柱杖云適来是箇小㙩坑如今是
箇大㙩坑下座問萬法歸一一即不問如何
是萬法師云你来這裏說葛藤瞞我問聖僧
為什麼被大蟲咬師云與天下人作牓様問
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即得不負於上来師云
勿四
十一
省力進云省力事如何師云省取前話問萬
機不到處如何知有師云該得麼進云日用
事如何師云一箭到新羅大漢國裏說葛藤
問學人擬伸一問還許也無師云佛不奪衆
生所頒問如何舉唱即得不負来機師云痛
領一問問千聖功圓冥然時如何擊球師云

句裏明人問三界中何物勝於佛師云通你
一問問摘藥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
云速禮三拜問己事未明如何指示云不避
采機還當得麼問盡其機来師還接也無師
云一問不錯學云一問且置師還接不師云
細看前話問毘盧向上即不問虛空請師留
些子師云把却汝咽喉你作麼生道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云一扠一劄進云莫便是下
師云蘇嚕蘇嚕　上堂云今日與諸人舉
一則語大衆聳聽良久有僧出禮拜擬伸問
次師以拄扙趂云似這般戒胡種長連床上
納飯阿師堪什麼共語處這般打野榸漢以
拄扙一時趂下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云
向下文長付在来日進云便與麼去時如何
師云墮進云什麼處是墮師云長連床上飽
喫飯了脫空妄語問靈山一會何似今日師
云言中有響學云當今事作麼生師云不煩
再問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
師云九九八十一進云學人不會請師指示
云我又辜你什麼處問從上古德得箇什麼
便稱尊貴師云受問不受荅進云與麼則不
假和尚舌頭嚼去也師云熨斗煎茶銚不同
問和尚為人語話還有未道著底句也無師
云說不及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秖為如此

問大拍盲底人来師還接也無師放身倒悶如何是雲門山師云庚峯定穴問牙齒敲磕皆落名言如何得不落古人蹤師云通機自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皮枯骨瘦問如何是道師云七顛八倒進云為什麽如此師云一不得向二不得開問暗室得明時如何師云朗州出去多少　上堂云一言纔舉千差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麽生若將祖意佛意這裏商量曹溪一路平沉還有人道得麽道得底出来時有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餬餅進云這箇有什麽交涉師云酌然有什麽交涉問當今一句請師道師云放你一線道還我一句来問不涉廉纖請師道師云一怕汝不問二怕汝不舉三到老僧數跳四到你退後速道速道僧便禮拜師便打問目前蕩盡時如何師云熱發作麽其僧禮拜而退師云且来且来僧近前師便棒云這掠虚漢謊我問何是法王主師云乂手著問盲龜值浮木孔時如何師云老僧乂手去也問學人正在迷途請師一接師云道什麽問如何是教意師云答猶未了進云和尚什麽處答師云將謂汝靈利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云那箇師僧近前来其僧近前師出云去閻教中即不問

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既有来問遠禮三拜問絶消息處如何履踐師云三十年後進云秖令如何師云莫乱統問性源還有語也無師云莫問問佛病祖病將何醫云審即諧進云將何醫師云幸有力問百步穿楊請師指的師云荅這話去也問言詮不及處如何體會師云對衆快禮拜問玲瓏之子如何進步師云目前不辨進云豈無尊貴師云下較多進云作麽生師云作麽生問九有言說皆是葛藤如何是不葛藤師云大有人見汝問問急急相投請師指教師云作麽生道進云不會請師道師云作麽　上堂云大衆汝等還有鄆州針麽若有試將来看有麽有麽衆無對師云若無散披衣裳去也便下座問盡大地人来師如何接師云提綱有路進云莫秖這便是指示不師云合取狗口問時中不明如何得不落緣塵去師云閉門哭蒼天問十二時中如何體悉師云不難辨進云還有學人入頭處也無云細看前話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聞箇什麽句師云不避来鋒速道速道進云是什麽句師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問千聖不傳古今不歷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云觸忤老兄得麽進云如何是接人一句師云作麽問有何逕要令學人心

息師云放你三十棒問目前坦然時如何師云海水在汝頭上進云還著得也無師云向這裏脱空妄語問施主設齋將何報荅師云量才補職進云不會師云不會即喫飯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截却汝肚腸換却匙筋拈將鉢盂来有僧無對師云這掠虚漢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来鋒有路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利　上堂良久云秖這箇帶累殺人便下座　上堂云道即道了也時有僧出禮拜欲伸問次師拈拄杖便打云識什麽好惡這一般打野榸漢揔似這箇僧爭消得施主信施惡業衆生揔在這裏覓什麽乾屎橛咬以拄杖一時趂下問如何是禪師云拈却一字得麽問扶桑柯畔日輪未出時如何師云知問暫楚披具時如何師云面南看北斗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千里何明進云爭柰不明何師云賴遇適来道了問如何是本源師云受什麽人供養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云主山後進云謝師指示師云合取皮袋問曹溪的旨請師垂示師云三十年後問密室玄宫時如何師云倒進云宮中事作麽生師云重問萬機吐不出時如何師云大衆不匿進云猶是學人疑處在師云語過前機去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時如何師云

對衆衆大衆可不知進云如何承當師云矚
年問一生持惡不知省一生積善者不知惡
此意如何師云蝎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
云七九六十三進云學人近離衡州師喝云
是你草鞋跟斷僧云珍重師唱云靜處薩婆
訶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一佛二菩薩問
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雲掌雨色問上無攀
仰下無己躬時如何師云藏身一句作麽生
道僧便禮拜師云放過一著且將一問來僧
無語師云這死蝦蟇問如何是色即是空師
云拄杖敲汝鼻孔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為八
一句師云早朝牽犁晚間拽杷問三乘五性
即不問如何是衲僧門下事師云日勢稍晚
速禮三拜問久值為什麽不識師云測問如何
是心師云心進云不會師云不會進云究竟
如何師咄云靜處東行西行問三界唯心萬
法唯識時如何師云舌根裹藏身進云藏身
後如何師云蘇嚕蘇嚕問如何是途中受用
十五
師云七九六十三進云如何是世諦流師云
江西湖南新羅渤海問密室不通風時如何
師云響露鳴風進云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云
再陳難辨問互與麽來時如何師云照從何
立進云不去不來時如何師云前語道什麽
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云三千八百

上堂云放你撲說竪說徒朝至暮無人塞你
口不放你說又作麽生　上堂大衆集良
久舉拈拄杖云看看北鬱丹越人見汝般柴
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你更為你念般若
經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僧便問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師云西天
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問掛錫幽巖時如
何師云在什麽處問如何是深中淺師云山
河大地進云如何是淺中深師云大地山河
進云如何是保師云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問
迦葉入定時如何師云匿得麽進云還見十
方不師云好手遠不出問真如湛寂妙絕無
門時如何師云自機迥照進云紙這裏如何
師云莫錯問千般方便誘引歸源未審源中
事如何師云有問有答遠道將來僧應喏師
云迢進也問如何是雲門劍師云揭進云用
者如何師云蘇嚕蘇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云沒即道進云不會師云壯一問問能
詮表裏時如何師云風不入進云表裏事如
何師云錯問萬機俱罷時如何師云塚上生
芝草問觀身無己觀外亦然時如何師云熱
發作麽進云與麽則氷消瓦解去也師便打
問龍門有意進水無能時如何師云來機即
易再舉還難進云正與麽時如何師云快問

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云念七又云定問百
不會底人來師如何接師云話墮也進云什
麽處是話墮師云七株對十三問承古有言
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未審二
祖是了未了師云確問從上古德相傳何事
師云遠禮三拜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云親
十六
進云如何即是師云頻言倒語作麽問承古
有言擬心即差如何得不差師云洪機歷掌
進云後人再問作麽生師云遲風難改問三
身中阿那身說法師云要問如何是釋迦身
師云乾屎橛問請師提綱宗門師云南有雪
峯北有趙州問大徹底人見一切法是空不
師云蘇嚕蘇嚕問終日切切不得箇入路乞
師指箇入路師云當機有路問如何是超佛
越祖之談師云蒲州麻黃益州附子問如何
是教意師云撩起來作麽生道進云便請師
道師云對牛彈琴問玄機一路如何體會師
云三十年後問擲示雙趺當表何事師云言
進云未審師意如何師云緊帩草鞋問不是
玄機亦非目擊時如何師云倒一說問劫大
洞然時如何師云更夢見什麽　上堂云
我共汝平展遇人識人與麽老婆說話尚自
不會每日飽飯喫了上來下去覓什麽撓這
野狐隊仗向這裏作什麽以拄杖一時趁下

問初秋夏末前程忽有人問如何秖對師云
大衆退後進云過在什麽處師云還我九十
日飯錢來問學人近到法席未審家風事如
何師云不歷一問作麽生道問十方國土中
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云何不別問
進云謝師指示師便喝問承古有言一塵纔
勿四　十七
舍一切塵如何是一塵師云吃喫舌頭更將
一問來問學人不問師還荅也無師云將汝
口掛壁上不得問一切尋常時如何師云雖
然杲與氣熏我我且問你晝行三千夜行入
百你鉢盂裏什麽處著僧無對師云脫空妄語
漢問如何是教眼師云遠禮三拜問承古有
言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如何
是向上關棙子師云東山西嶺青問如何是
露地白牛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進云白
牛向在師咄之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體
露金風問如何是布袋裏珍珠師云說得麽
問如何是祖宗的子師云言中有響
上堂云夫學般若菩薩須識得衆生病即識
得學般若菩薩病還有人揀得麽出來對衆
揀看衆無語乃云若揀不得莫妨我東行西
行　上堂云我今日共汝說葛藤杲及杲
大泥猪疥狗不識好惡杲坑裏作活計所以
道盡乾坤大地三乘十二分教三世諸佛天
下老師言教一時向汝眼睫上會取去饒汝
便向這裏一時明得亦是不著便漢無端跳
入屎坑可中於我衲僧門下過打脚折時有
三僧出一時禮拜師云一狀領過問如何得
速超三界去師云如何得速超三界去進云
是師云是即休問終日忙忙時如何師云覰
機無署路進云作麽生師云說不得問一擬
淨盡時如何師云爭柰老僧何進云此是和
尚分上師云這掠虛漢問如何是道師云透
出一字進云透出後如何師云千里同風問
古人道知有極則事如何是極則事師云爭
柰在老僧手裏何進云某甲問極則事師便
棒云吽吽正當撥破便道請益這般底到處
但知乱統近前來我問你尋常在長連床上
商量向上向下超佛越祖你道水牯牛還有
超佛越祖底道理麽僧云適來已有人問了
也師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不要有便
勿四　十八
言有無便言無僧云若有更披毛戴角作麽
師云將知你秖是學語之流又云來來我更
問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
超佛越祖底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
坐臥屙屎送尿至於茆坑裏蟲子市肆賣買
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道理麽道得底出
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師見僧入
來便云瓦解氷消僧云學人有什麽過師云
七棒對十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長連床
上有粥有飯問承古有言道無横徑立者皆
危如何是道師云垔晋請看問如何是三乘教外
一句師云闍棃一問老僧蹤跡三千里進云
謝師指示師云住住你道老僧話作麽生無
對師云三十年後來與汝三十棒問大衆雲
集合談何事師云譚汝屋裏老爺問曹溪一
句闍國知聞未審雲門一句什麽人得聞師
云闍棃不聞進云學人親近得不師云子細
踟蹰看　上堂云如來明星現時成道有
僧問如何是明星現時成道師云近前來近
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打趂　上堂有僧
出禮拜云請師荅話師召大衆大衆舉頭師
便下座　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云太
遲生僧應喏師云這漆桶　上堂有解問
話者置將一問來僧出禮拜云請師鑒師云
抛釣釣鯤鯨釣得箇蝦蟇云和尚莫錯師云
勿四　十九
朝走三千暮走八百作麽生無語師便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本源師拈起拄杖云若是
提起即向上去也僧又問如何是本源師云
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問普賢為什麽騎象文
殊為什麽騎師子師云我無象也無師子且
騎佛殿出三門去也問如何是教意師云山

河大地又云正好辨猶是曲説殺意若約提
綱即未在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云
掃地潑水相公來問隨流認得性時如何師
云東堂月朗西堂闇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
傳底事師云你若不問我即不答你若問我
即僻到西天暮歸唐土僧云乞師指示師云
一不成二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
青天白日寐語作麼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云日裏棊麟看北斗問學人到這裏為什麼
道不得師云對泳窟裏坐問不落古今是何
曲調師拽拄杖便下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云面南看北斗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
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闍梨受戒太
早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騎一問進云如何
是主中主師云叉手著進云賓主相去多少
師云如眼如目進云合談何事師云三九二
十七問自到和尚法席不會乞師指示師云
識却你頭得麼問乞師指示令學人頓息疑
迷師云褒州米作麼價問二尊相見時如何
師云不是偶然　上堂天帝釋與釋迦老子
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便下座問如何是
曹溪的的意師云老僧愛瞋不愛喜進云為
什麼如此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
獻詩問二尊相見共談何事師云不決即道

問人天交接其意如何師云對衆呈機　上
堂和尚子且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
衲僧鼻孔乃云摩訶般若波羅密今日大普
請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山河大地
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
向上事云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
土問父母俱喪時如何云俱喪且置那箇是
你父母僧云苦痛深師云酌然酌然問如何是
大施主師云對機不辨問徹底冥濛底人來
師如何拯濟師云兩重公案一狀領過問說教
當為何人云近前來高聲問僧近前問師便
打問和尚年多少師云七九六十八進云為
什麼七九六十八師云我為你減却五年問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一路涅槃
門師云我道不得進云和尚為什麼道不得
師云是你舉話即得問如何是法說師云大
衆久立速礼三拜如何是隨意說師云晨時
有粥齋時有飯如何是隨宜說師云三德六
味施佛及僧如何是方便說師云是汝鼻孔
重三斤半如何是大悲說師云皈依佛法僧
問生死根源即不問如何是目前三昧師云
吃嘹舌頭三千里進云今日得遇和尚也師
云放你三十棒問乞師指示師云上大人丘
乙已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化三千七十士問

不離三德六味還有佛法也無師云秖怕你
不問進云請師道師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
上堂云眼聴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
黃泉須彌山塞却汝咽喉還有會麼若會
得拽取占波國共新羅國鬭額　上堂云
江西即說君臣父子湖南即說他不與麼我
此問即不如此良久云汝還見壁麼
上堂云去去遂相錯置有什麼了時却問衆
云我與麼道還有過麼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云一不得問進云喏師咄云話也不領
問今日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云汝若
不問我即不道進云請師道師云三門頭合
掌佛殿裏裝香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云
南有雪峯北有趙州進云請和尚不繁辭師
云不得失却問學云喏師便打問承古有言
會即事同一家不會即離牙擘齒如何得事
同一一家師云乱走作麼　上堂云從上來
且是箇什麼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汝諸人
道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為對為緣若有針
鋒與汝為隔為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
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麼
為四大五蘊我與麼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
說話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漢聞與麼道把脚
拽向階下有什麼罪過雖然如此據箇什麼

道理便與麽莫趂口快向這裏乱道須是箇漢始得忽然被老漢脚跟下尋著匆去處打脚折有什麽罪過旣與麽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麽待老漢荅一轉了東行西行有僧擬問次師以拄杖劈口打便下座問師子嚬呻時如何師云嚬呻且置試哮吼看僧應喏師云這箇是老鼠啼　上堂云我有一句語不敢望你會還有人舉得麽良久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便下座　上堂云不得已且作死馬醫向汝道是箇什麽是東是西是南是北是有是無是見是聞是向上是向下是與麽是不與麽這箇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是你有幾箇到此境界相當即相當不相當靜處薩婆訶便下座　上堂云諸方老和尚道須知有聲色外一段事似這箇語話誑謼人家男女三間法堂裏獨自妄想未曾夢見我本師宗旨在作麽生消得他信施臘月三十日箇箇須償他始得任汝敎跳去是你諸人各自努力珍重問目前無一法還免得生死不師云你驢年未免得在問如何是道師云去進云學人不會乞師道師云閻染公驗分明何在重判問維摩一默還同說也無師云痛領一問進云與麽則同說也師云適來道什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

花藥欄進云便與麽會時如何師云金毛師子　上堂因聞鐘鳴乃云世界與麽廣闊為什麽鐘聲披七條　上堂云不可雪上加霜去也珍重便下座　上堂云諸方老禿奴曲木禪牀上坐地求名求利問佛荅佛問祖荅祖屙屎送屎也三家村裏老婆傳口令相似識箇什麽好惡揔似這般底水也難消　上堂云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便下座師入京在受春殿聖上問如何是禪師云皇帝有勑臣僧對師在文德殿赴齋有勒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云什麽年中得信道生　上堂云你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麽老僧秖解喫飯屙屎別解作什麽你諸方行脚參禪問道我且問你諸方參得底事作麽生試舉看又云中間諱汝屋裏老爺得麽向老漢脇骨後覓得些子嘚嚼將為自己便道我解禪解道饒你念得一大藏教擬作麽生去古人事不得已見你乱走向汝道菩提涅槃是埋没你是釘橛繫却你又見你不會向汝道非菩提涅槃知是般事早是不著便也又更覓他注解這般底滅胡種族從上来揔似這般何處到今日我向前行脚時有一般人與我注解他是不惡心被我一日覷見是一場笑具是我三五年

不死這般滅胡種底一斧打脚折如今諸方大有出世紐捏你何不去彼中在這裏覓什麽乾屎橛師便下地以拄杖一時打趂下去問如何是萬法一決師云莫教失却問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云朝行三千夜行八百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云今日放下令行去也僧禮拜師便打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海晏河清道士問視聽無聲無形老君說了也雲門一句請師指示師云超然西天路士無語師擬下座士云再請師舉揚宗旨師云道得底出来衆無對師云與麽則辜負請主去也便下座　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拈起拄杖云不得已且向這裏會取看看三門在露柱上便下座

十二時歌

夜半子　愚夫說相似
雞鳴丑　癡人捧龕首
平旦寅　曉何人
日出卯　韓情枯骨咬
食時辰　歷歷明機是悞真
禺中巳　去來南北子
日南午　認向途中苦
日昳未　夏逢說寒氣
晡時申　張三李四會言真
日入酉　恒機何得守
黃昏戌　看見時光誰受屈
人定亥　直得分明沉苦海

偈頌

雲門聳剔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更舉轢中泥　藥病相治學路醫扶羸擗壁小兒戲幽谷不語誰人測管解師承馱

不知　康氏圓形滯不明覓深處喪擊寒冰
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　是機
是對對機迷蹤機機遠遠機棲夕日日中誰
有挂因底底事隔愉迷　太陽溢目極玄微
誰人說道我渠非句中有路人皆響覩而難
遭第一機　北嶽依山人事稀松下相逢話
道奇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
說古松高雲不齊鴻鶴抱幾年棲剖豁同
時殊有異羽張騰漢碧霄低　萬像森羅極
細微素話當人却道非相逢相見呵呵笑罷
佇停機棲是誰　話盡途中事言多何有機
貴人言是妙上士　見知虧　大道何曾討無
端入荒草卷來復卷去不覺虛生老　上了
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
多哂我者少　喪時光藤林荒畠人意滯肌
尫　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咄咄
咄力章希禪子謝中眉垂
抽顧頌　竪喚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六　勿四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七　勿五

雲門匡真禪師語録

室中語要一百八十五則垂示代語二百九
十則　室中語要
示衆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一畫
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
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　示衆云西天二十
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和尚拖在拄杖頭上
直饒會得倜儻分明秖在半途若不放過盡
是野狐精師一日云古來老宿皆為慈悲之
故有落草之談隨語識人若是出草之談即
不與麼若與麼便有重話會語不見仰山和
尚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山云曾遊五
老峯麼僧云不曾遊仰山云闍黎不曾遊山
師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有時
云若言即心即佛權且認奴作郎生死涅槃
恰似斬頭覓活若說佛說祖佛意祖意大似
將木槵子換却你眼睛相似　舉古云聞
聲悟道見色明心師云作麼生是聞聲悟道
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
放下手云元來秖是饅頭有時云燈籠是你
自己把鉢盂喫飯飯不是你自己有僧便問
飯是自己時如何師云者野狐精三家村裏
漢後云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僧云是師
云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有時云真空不壞
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真空師云
還聞鐘聲麼僧云此是鐘聲師云驢年夢見
麼　舉疎山和尚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嶺
中來山云曾到雪峯麼僧云曾到山云我已
前到時是事不足如今作麼生僧云如今足
也山云粥足飯足僧無語師云粥足飯足
舉孚上座參雪峯峯聞乃集衆孚到法堂上
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云某
甲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時有
僧問師作麼生是觸忤和尚處師便打
舉僧問資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福云
古人與麼那僧云拈槌竪拂又作麼生福便
喝出師云古人是什麼眼目僧云和尚作麼
生師云驢年會麼僧無對師復召僧來來僧
近前師以拂子驀口打　舉三平頌云即
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
色可呈君師云有什麼口頭聲色箇中若了
全無事師云有什麼事體用無妨分不分師
云語是體體是語復拈起拄杖云拄杖是體
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
舉一宿覺云幻化空身即法身師拈起拄杖
云盡大地不是法身　舉僧問趙州某甲

作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
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師云且道有指示
無指示若道有指示向他道什麼若道無指
示者僧何得悟去　舉僧問雪峰乞師指
示峰云是什麼其僧於言下大悟師云雪峰
向伊道什麼有時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
荊棘林是好手僧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
長處也師云蘇嚕蘇嚕　舉無情說法忽
聞鐘聲云釋迦老子說法也驀拈起拄杖問
僧者箇是什麼僧云拄杖子師云驢年夢見
一日云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著
也不定僧更問忽然卜著時如何師云伏惟
師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僧便問如何是
大用現前師乃拈拄杖高聲唱云釋迦老子
來也有時以拄杖打火鑪一下大衆眼目定
動師乃云火鑪教跳上三十三天見麼見麼
衆無語師云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百裂
師云看看法身變作燈籠超佛越祖之談
從你脚跟下過也僧云脚跟下認得時如何
師云鈍置殺我僧云與麼則迥然不在者裏
也師云十萬八千　舉槃山語云光境俱
忘復是何物師云直饒與麼道猶在半途未
是透脫一路僧便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云
天台華頂趙州石橋　舉仰山云如來禪

即許師兄會僧便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上
大人又拈起扇子云我喚作扇子你喚作什
麼僧無語師云扇子上說法燈籠裏藏身作
麼生僧却問如何是和尚禪師叱云元來秖
在者裏　舉雪峰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峰
云去師舉了問僧你作麼生道得又手句你
若道得又手句即見雪峰　舉三祖云一
心不生萬法無咎師云秖者裏悟了乃拈起
拄杖云乾坤大地有什麼過　舉一宿覺
云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云
行住坐卧不是靈覺喚什麼作數句
舉槃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云東海裏
藏身須彌山上走馬復以拄杖打牀一下大
衆眼目定動乃拈拄杖趁散云將謂靈利者
漆桶　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
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劃云在
者裏師拈起扇子云扇子教跳上三十三天
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相似會麼有時云諸方拈槌豎拂云會麼但
云莫壓良為賤却云是是待伊擬議便打
舉教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乃拈
起拄杖云重多少僧云半斤師云驢年夢見
舉夾山語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師合掌云
不審不審又以拄杖指露柱云夾山變作露

柱也看看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
向南山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者箇麼僧云
不說山云不說者箇還說那箇麼僧云不說
山召大德參堂去其僧便去山復召其僧僧
應喏山云近前來僧近前山便打師云仰山
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舉雪峰喚僧近前
來僧近前峰云甚處去僧云普請去峰云去
師云此是隨語識人　舉參同契云回互
不回互師云作麼生是不回互乃以手指板
頭云者箇是板頭作麼生是回互師云喚什
麼作板頭　舉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
觸常三昧師云一切處不是三昧行時不是
三昧有處云聲香味觸體在一邊聲香味觸
在一邊見解偏枯　舉夾山坐次洞山到
來云作麼生夾山云秖與麼師代洞山云不
放過又作麼生代夾山便喝師又拈夾山云
秖與麼元來秖在蝦蟇窟裏又云秖與麼也
難得　舉祖師偈云法法本來法師云行
住坐卧不是本來法一切處不是本來法秖
如山河大地與你日夕著衣喫飯有什麼過
又云法本法無法師拈起拄杖云不是本無
法　舉傅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
水牛師云是你從向北騎一頭水牛到這
裏乃拈起拄杖云不見道千頭萬頭到這裏

但識取一頭　舉寶公云如我身空諸法
空千品萬類悉皆同師云你立不見立行不
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
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喫飯喚什麼作飯何處
更有一粒米來　舉一切聲是佛聲一切
色是佛色師拈起拂子云是什麼若道是拂
匇五
五
子三家村裏老婆禪也不會　舉南方禪
客問國師此間佛法如何國師云身心一如
身外無餘師云山河大地何處有也有時云
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云祖師在你頭上教
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跟下又云這箇
是祭鬼神茶飯然雖如此鬼神也無厭足有

時云若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燒楓香供
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黄熟香供養你若說
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歸依佛法
僧下去一日拈起拄杖舉教云凡夫實謂之
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
即空乃云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
坐但坐摠不得動著　舉夾山語云百草
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又云一塵
纔起大地全收　舉雪峰云三世諸佛向
火燄上轉大法輪師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
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師因喫茶了拈起盞子
云三世諸佛聽法了盡鑽從盞子底下去也

見麼見麼若不會且向多年曆日裏會取
舉槃山語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
復是何物師云盡大地是光喚什麼作自已
你若識得光去境亦不可得有什麼界光境
光境既不可得復是何物又云此是古人慈
悲之故重話會語者棄個儻分明去放過即
不可若不放過復舉手云蘇盧蘇盧
舉傅大士云禪河隨浪靜定水逐波清師拈
拄杖指燈籠云還見麼若言見是破凡夫若
言不見有一雙眼在你作麼生會良久復拈
拄杖云盡大地不是浪師有時拈拄杖打牀
一下云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尔㞎

鉢盂喫飯時有箇鉢盂見行時有箇行見坐
時有箇坐見者般底作與麼去就把捧一時
趁散有特拈起拂子云者裏得箇入處去捏
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
喚云吽吽特犀見擔枷過狀　舉古人道
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途成滯拈
匇五
六
起拄杖云山河大地三世諸佛盡在拄杖頭
上有甚滯礙如今明也暗向什麼處去紙著
明便是暗一切衆生紙被色空明暗隔礙便
見有生滅之法　舉一宿覺云六般神用
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師拈起拂子云者
箇是圓光是色非色喚什麼作色與我拈將

來看　舉夾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
市裏識取天子師云蝦蟆入你耳朵裏毒蛇
穿你眼睛中且向葛藤處會取　舉十方
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師云你若不識大食國
裏人在你眼睫裏賣香藥　舉般若經云
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師乃指露柱云與
般若經相去多少　舉經云經書呪術一
切文字語言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師拈拄杖
云者箇是什麼若道是拄杖入地獄不是拄
杖是什麼一日拈拂子摵一下云日月星辰
撲落地上見麼良久起身云近後突著你眼
睛　舉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師云若

箇是屋上頭晃天手裏是拄杖作麼生是涅
槃門有時云彈指謦欬揚眉瞬目拈槌竪拂
或即圓相盡是撩鈎搭索佛法兩字未曾道
著道著即撒屎撒尿　舉瓦官參德山瓦
官為侍者同入山斫木德山將一椀水與瓦
官官接得便喫却山云會麼官云不會山又
匇五
七
將一椀水與瓦官官接得又喫却山云會麼
官云不會山云何不成褫取那不會底官云
不會又成褫箇什麼山云子大似箇鐵橛瓦
官住院後雪峯去訪茶話次峰云當時在德
山會裏斫木因緣作麼生官云先師當時肯
我峰云和尚離先師太早其時面前有一椀

水峰云將水來官便過與雪峰峯接得便潑
却師代云莫壓良爲暖因齋次將餬餅一咬
云咬著帝釋鼻孔帝釋害痛復以拄杖指云
在你諸人脚跟下變作釋迦老子見麼見麼
閻羅王聞說呵呵大笑云者箇師僧相當去
不奈你何若不相當抛在我手裏有時以拄
杖打牀一下云你若是箇漢忽然者裏聞聲
悟了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
舉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師云鳥窠拈
布毛便有人悟去因喫茶次舉一宿覺云三
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師云喫茶
時不是心地印乃拈拄杖云且向者裏會取
舉僧問雪峯如何是觸目菩提峰云好箇露
柱有處云還見露柱麼師拈起拄杖云有底
體上會事見露柱紙喚作露柱有處道不是
有露柱見解偏枯見露柱但喚作露柱見柱
杖但喚作拄杖有什麼過　舉僧問雪雲
佛未出世時如何雪雲豎起拂子僧云出世
後如何雲亦豎拂子師云前頭却實後底打
不著又云不說出不出何處有一問時節秋
如雪峰夏末於僧堂前坐衆總集峰拈起拄
杖云者箇爲中下根人便有僧問忽遇上上
人來時如何峯拈起拄杖師云我不似雪峯
打破狼籍僧便問未審和尚如何師便打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沙云是你自
己師云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僧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
齋你也隨例得飯喫因齋次拈起餬餅云我
秖供養江西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僧云爲
什麼秖供養江西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師
云天寒日短勿五兩人共一椀　舉國師云南
方佛法半生半滅比聞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八
師云喚什麼作身心一如又云汝等要識國
師底麼自代云不可辜負國師去也
舉肅宗帝請國師看戲國師云有什麼身心
看戲帝再請國師云幸自好戲師云龍頭蛇
尾　舉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
將謂吾孛負你誰知你辜負吾師云作麼生
是吾辜負你凝你若會得也是無端又云作
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師云粉骨碎身未
報得　舉藥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湖南
來山云洞庭湖水淸也未僧云未淸山云許
多時雨水爲什麼未淸雲巖代云湛湛地洞
山代云什麼劫中曾欠少師云秖在這裏
舉雪峯云飯蘿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
沙云飯蘿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
師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舉僧問資福
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福云嗄師云靈上

加霜　舉僧問資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
福作入定勢僧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福云
你問阿誰師云這阿師話墮也不知又云前
頭早是葛藤又道你問阿誰　舉茱萸上
堂云你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時有靈虛上
座出衆云虛空是橛茱萸便打虛云和尚莫
錯打某甲勿五茱萸便歸方丈師云矢上加九尖僧云
和尚適來與麼道那師云槌鐘謝響得箇蝦
蟆出来　舉僧問投子寂巖意旨如何子云
須是與麼人始得趙州云何不與他本分草
料　師問僧作麼生是本分草料僧擬議師便
打　舉古云寂寥空形影師展兩手云山
河大地何處得也又云一切智通無障礙師
云拄杖走到西天却歸新羅國裏乃敲牀云
這箇是你鼻孔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道
山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師云不喚作
一句不喚作法身是什麼僧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師云老僧入泥入水僧云某甲粉骨碎
身去也師唱云大海水在你頭上連道連道
僧無語師代云也知和尚恐某甲不實有時
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
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
時節有時云泡幻同無礙一切處不是幻一
切處不是無礙有時云横說豎說菩提涅槃

真如佛性揔是向下商量直得拈槌豎拂時節亦是横説豎説對前頭猶較些子僧問請師向上道師云大衆久立速禮三拜　舉崇壽問僧還見燈籠麼僧無語師代云推倒燈籠　舉趙州問僧什麼處去僧云摘茶去師云閑口　舉生身説法青青翠竹盡是法身未是提綱拈掇時節　舉有為無三世無為有三世有為是斷滅法　何處得三世無為有三世不是守寐處法　舉寶學是葛藤言句拈槌竪拂時節於寶學猶在半途　舉三種人一人因説得悟一人回喚得悟第三人見舉便迴去你道便迴去意作麼生復云也好與三十棒　舉法身喫飯早是剜肉作瘡將謂合有與麼説話　舉僧問雲居湛然時如何居云不流師云不流説什麼湛然又云此是截鐵之言　舉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師云過賤即貴僧云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起拄

切五　十

杖云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截師云直饒與麼也好與三十棒　舉翠巖夏末上堂云我一夏已來與師僧説話看翠巖眉毛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師云関獅時云不敢望你有逆水之波且有順水之意也難得乃舉良遂初叅麻谷谷見來便去鋤草良遂到鋤草處谷都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良遂連三日去敲門至第三日纔敲門麻谷問阿誰良遂云和尚莫瞞良遂若不来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師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喚作雙放時節又云麻谷問阿誰良遂道莫瞞良遂不是識破麻谷相見時節若不来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亦知有賺人處自後良遂歸京辭皇帝及左右街大師大德再三相留茶筵次良遂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師云作麼生是良遂知處　舉心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師云為你有箇眼見所以言無不可如今見時不可説無也然雖如此見一切有什麼過一切不可得有什麼聲香味觸法　舉光明寂照徧河沙問僧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師云話墮也　舉僧辭石霜霜問舩去陸去僧云過舩即舩過陸即陸霜云我道半途猶難僧無

切五　十一

語師代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又云臨行一句家劫不忘　舉生法師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師以拄杖空中敲云阿耶耶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聲師云這俗漢又敲板頭云喚什麼作聲　舉僧問石霜教中還有祖師意麼霜云有僧云如何是教中祖師意霜云莫向卷中求師代云不得辜負老僧却向屎坑裏坐地作什麼　舉石霜云須知有教外別傳一句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霜云非句師云非句始是句　舉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師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　舉洞山云塵中不染丈夫兒師云拄杖但喚作拄杖一切但喚作一切　舉法身清淨一切聲色盡是麁織語話不涉麁織作麼生是清淨又云作麼生是法身師云六不收又云三十三天二十八宿　舉古云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師云身不可得一切諸法豈是有也所以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又云無情不喚作法身説法有時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撿来有什麼氣息亦是病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與老僧過淨瓶来僧取淨瓶至國師云却安舊處著僧送安舊處又来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無朕跡　舉僧問灌溪久嚮灌

溪到来秖見箇溼麻池溪云你秖見溼麻池且不識瀖溪僧云如何是瀖溪溪云劈箭急師云何不與第一機欲對　舉章監軍見悵子責牛抵樹問僧牛抵樹樹抵牛無對師代云歸依佛法僧　舉老宿問僧聞說雪峯有毬子話是不僧云不見說着宿云聞說有僧云秖是師僧亂舉宿云不亂舉底事作麼生無對師代云某甲新到未曾叅堂　十二　舉佛問外道汝義以何為宗師代外道云者老和尚我識得你也外道云以一切不受為宗代佛云放過一著佛云汝以一切不受為宗耶代外道云者瞿曇莫教失却問　舉雪峯云盡大地是你將謂別更有師云不見撈嚴經云衆生顛倒迷己逐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舉教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云見定如今說話何處有說不說不見道去不到去来不到来　舉一切真如叅一切師云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又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或拈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或畫圓相云還有人出得麼　舉教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師云釋迦老子甚處去也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此經子云維摩法華又問塵中不染丈夫兒時如何子

云不著師云不喚作法身不喚作第一義亦為說法亦為說真空師齊次拈起筋云我不供養南僧秖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為什麼不供養南僧師云我要鈍置伊僧云為什麼秖供養北僧師云一箭兩垜有僧拈問秖如前意作麼生師云好即同榮或時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三乘十二分教說得著麼自云說不著復云咄者野狐精僧問秖如師意作麼生師云張公喫酒李公醉　十三　舉古云有驚人之句僧問如何是驚人之句師云礕　舉國師云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跡師云拈起竪拂彈指時節若撿點來也未是無朕跡有時拈拄杖云乾坤大地殺活捻在這裏僧便問如何是殺師云七顛八倒僧云如何是活師云要作飯頭僧云不殺不活時如何師便起云摩訶般若波羅蜜有時云過人即途中受用乃拈起拄杖云拄杖不是途說話不是途　舉法身喫飯幻化空身即法身師云乾坤大地何處有也物物不可得以空噇空若約點撿来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舉應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師曰應化之身說即是法身說亦喚作觀體全真以法身喫法身又云飯不是法身拄杖不是法身有時云宗門七縱八橫殺活臨時僧便問

如何是殺師云冬去春来僧云冬去春来時如何師云橫擔拄杖東西南北一任打野榸示衆云任你橫說豎說未是宗門苗裔若據宗門苗裔是甚熱椀鳴三乘十二分教說夢達磨西来說夢若有老宿開堂為人說法將問刀殺却百千萬箇有什麼過又云將謂合有與麼說話底道理一日云拈槌豎拂彈指揚眉一問一荅並不當向上宗乘僧便問如何是向上宗乘師云地下闊停大家揔道得秖如閙市裏坐朝時猶肉案頭筋坑裏蟲子還有超佛越祖之談麼僧云有底不肯師云有底不肯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若約那箇話話體上會事直言未到見解偏枯有時云我身常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法身拄作箇佛法中見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有時云作而無作用而無用乃拈起拄杖云不是用而無用喚什麼作拄杖　十四　舉丹霞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師云拄杖不可不靈也喚什麼作百骸甚處得來　舉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師云拄杖不是無為法一切不是無為法　舉誌公云雞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師云腦後即不問你三千里外道將一句來　舉睦州喚僧越

州梁茶入水之義雪峰棍毬歸宗攛石經頭
以字國師水椀羅漢書字諸佛出身處東山
水上行摠是向上時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
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
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
匝匝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
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有時云一切
處無不是說法打鐘打鼓時不可不是若與
麼一切處亦不是有一切處亦不是無又云
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若約提唱即
未在為人門中即得　舉生死涅槃合成
一塊乃拈起扇子云是什麼不是合成一塊
得與麼不靈利直饒與麼也是鬼窟裏作活
計　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
麼百鳥銜花獻泉云步步踏佛階梯僧云見
後為什麼不銜花獻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
老師一線道師云南泉秖解步步登高不解
從空放下僧云如何是步步登高師云香稜
勿五　十五
世界僧云如何是從空放下師云填溝塞壑
有時云若問佛法兩字東西南北七縱八橫
朝到西天暮歸唐土雖然如此向後不得錯
舉　舉祖師偈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
幽僧問如何是轉處實能幽師云吃嗽舌頭
老僧倒走三千里又問如何是隨流認得性

師云饅頭䭔子摩訶般若波羅密　舉玄沙
與韋監軍茶話次軍云占波國人語話稍難
辨何況五天梵語還有人辨得麼玄沙提起
托子云識得這箇即辨得師云玄沙何用繁
辭又云適來道什麼又云有什麼難辨
舉古人云以空名召空色師云拄杖不是空
名召得不是空色喚什麼作拄杖不是空名
因南泉示衆云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
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
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些他揔不見
後有僧舉似師師云南泉水牯牛隨處納些
些你道在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向這裏說
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索牛在後長慶云你
道古人前頭為人後頭為人　舉王大王
向雪峯道擬蓋一所佛殿去如何峯云大王
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大王云請師樣子峯
展兩手師云一舉四十九　舉報慈讚龍
牙偈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
全露有僧問請師全露龍牙機關帳子云還
見麼僧云不見牙云將眼來後報慈聞舉云
龍牙秖道得一半師令僧舉我與你道共僧
便舉師云我不妨與你道有時云諸方盡向
繩墨裏脫出我者裏即不然僧問永審和尚
如何師云草鞋三十文買　舉攬真成立

色相寂然一切法不遷僧便問作麼生是不
遷師云還見燈籠麼僧云見師云靜處薩婆
訶示衆云你等諸人每日上來下去問訊即
不無若過水時將什麼過有久住僧對云步
師深喜之　舉僧辭大隨隨問什麼處去
僧云峨嵋禮拜普賢去隨拈起拂子云文殊
勿五　十六
普賢摠在者裏其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却
展兩手隨云侍者將一貼茶來與者僧師舉
了云我即不與麼有僧云和尚又如何師云
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　舉黃蘗
一日舉手作拄勢云天下老和尚摠在者裏
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
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蘗云七縱八
橫又問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蘗云音後
有僧問師如何是七縱八橫師云念老僧年
老僧云如何是普師云天光迴照僧云如何
是天光迴照師云髑髏少人知有時云一顆
圓光明已久還有人問麼僧便問如何是一
顆圓光明已久師云西天斬頭截臂人云除
却須彌山拈却佛殿脊一日拔袈裟云我抖
擻法身也揔無對師云汝問我僧便問和尚
抖擻法身意旨如何師云我也知你親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
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

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
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麽生接若接此人
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訪益師師云你禮拜
著僧禮拜起師以拄杖便挃僧退後師云你
不是患盲從喚近前僧近前師云你不是患
聾乃豎起拄杖云還會麽僧云不會師云你
不是患瘂共僧於此有省　舉古云一言
纔舉大地全收師云且道是什麽言自云者
鳥啼時西嶺上遠令僧你聞我僧便問是什
麽言師云噫　舉馬大師云一切語言是
提婆宗以此箇為主師云好語秖是無人問
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師云西天九十六種
你是最下種　舉肇法師云諸法不異者
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為無異者哉
師云長者天然長短者天然短又云是法住
法位世間相常住乃拈起拄杖云拄杖不是
常住法　舉古云一念劫收一切智師拈
起拄杖云乾坤大地抝在上頭若透得去拄
杖也不見有直饒與麽也是不著便　舉須
菩提說法帝釋雨華尊者問曰此華從天得
耶帝曰弗也從地得耶帝曰弗也從人得耶
帝曰弗也從何得耶帝釋舉手尊者云如是
如是師云帝釋舉手廉作麽生與你四大五
蘊釋迦老子同別　舉世尊初生下一手

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
天下唯我獨尊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
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　舉禾山示
衆云有作家戰將麽出來時有僧出云未審
彼中還有也無師云格　舉僧問雪峰佛
未出世時如何峰橫按拄杖而坐師云當
舉德山問維那有幾人新到那云八人山云
喚與座來一時生按過師拈云更說什麽生
按過　舉雪峰勘僧什麽處去僧云識得
即知去處峰云你是了事人亂走作什麽僧
云莫塗汙人好峰云我即塗汙你古人吹布
毛作麽生與我說來看僧云殘羹餿飯已有
人喫了也師別前語云築著便作屎臭氣代
後語云將謂是鐵天鷄子元來是死水裏蝦
蟆　舉韶山勘僧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
麽因云不敢山云有多少口因云徧身是山
云大小二事向甚麽處因云向韶山口裏屙
山云有韶山口即向韶山口裏屙無韶山口
向甚麽屙因無語山便打師代云這話墮阿
師放你三十棒又代云將謂是師子兒又云
韶山今日瓦解冰消　舉僧到曹溪有守
衣鉢上座提起衣云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
底僧云為什麽在上座手裏無語師云彼
彼不了師代云遠觀不如親到又云將謂是

師子兒　舉睦州問僧莫便是清華嚴麽
僧云不敢州云婁見華嚴麽僧無語師云門
前大狼藉生　舉湖南報慈垂語云我有
一句子徧大地僧便問如何是徧大地底句
慈云無空缺師云不合與麽道別云何不庵
外問　舉南泉示衆云昨夜三更文殊普
賢相打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趙州出
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麽過
州便禮拜師代云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
鉢下得箇安樂　舉崇壽見僧敵餬餅次
陽聰問云你還見我麽僧云不見壽云還我
餬餅錢來僧無語師代云和尚禮拜餅錢好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峯頂州云不荅你者
話僧云為什麽不荅州云我若荅落在平地
師代云俱胝和尚　舉長慶見僧來云何
得無禮師代云某甲罪過又云甲辰乙巳
舉長慶問秀才云佛教云衆生日用而不知
儒書亦云日用而不知不知箇什麽秀才云
不知大道師云灼然不知　舉僧問睦州
靈山還有蛇不州云者蚯蚓師代云白骨連
山　舉長慶拈拄杖云識得這箇一生參
學事畢師云識得這箇為什麽不住　舉雲
巖掃地次道吾云何得太區區生巖云須知
有不區區者吾云與麽則第二月也巖豎起

播幕云這箇是第幾月吾拂袖出去師云奴見婢殷勤　舉仰山問俗官云官居何位官云推官山乃竪起拂子云還推得這箇麼官無語師代云久嚮和尚　舉僧到翠巖值巖不在乃下看主事主事云參是和尚也未僧云亦主事却指狗子云要見和尚但禮拜者狗子僧無語後翠巖歸聞此語云作麼生道免得與麼無語師代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　舉座主謁華嚴講請翠巖齋巖云山僧有箇問座主若道得即齋巖便拈起餬餅云還具法身麼主云具法身巖云與麼則喫法身也主無語本講座主代云有什麼過巖不肯東使云喏喏師代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舉雪峯示衆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玄沙指面前火爐云火爐闊多少峯云似古鏡闊沙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後東使拈問僧為復古鏡致火爐與麼大火爐致古鏡與麼大西院云與麼問人也未可在師云餿飯泥茶爐舉僧問雲居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居云從妄想有僧云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居便休去僧不肯師聞得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一錠金得麼拈拄杖便打舉閩中莽監軍尋常見僧云某甲待官滿出江西湖南置一問問殺江西湖南老宿僧云監軍作麼生問軍云不勞手脚僧無語師代云話墮也又云伏惟尚饗　舉王太傅問北院云古人道普現色身徧行三昧佛法為什麼不到北俱廬州院云秖為徧行所以不到師云如法置一問來　舉王太尉入佛殿指鉢盂問僧這箇是什麼僧云藥師鉢尉云秖聞有降龍鉢僧云待有龍即降尉云忽遇拏雲攫浪來又作麼生僧云他亦不顧尉云話墮也玄沙云盡你神力走向什麼處去保福云歸依佛法僧百丈作覆鉢勢師云他日生天莫辜負老僧　舉地藏問崇壽你久後將什麼利濟於人壽云無不利濟藏云無一法得利濟師云直饒與麼也好與棒又云當時但喚近前來已後教伊無鵮啄處舉泉州王太傅問僧上座住甚處僧云半月山傳云忽遇月頭月尾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代云將謂與麼更有與麼　舉龍牙尋常道雲居師兄得第二句我得第一句西院云秖如龍牙與麼道還扶得也無師云須禮拜雲居始得西院云傍觀者哂　舉崇壽問僧還見燈籠麼僧云見壽云兩箇師代云三頭兩面又云七箇八箇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七　　勿五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八　　勿六

雲門禪師語錄

師因不安云打草鞋行脚去　無對師云汝問我與汝道僧便問和尚什麼處去師云四維上下對機設教去代前語云和尚宜喫薑附湯　上堂云劉久雨不晴代云一箭兩垛或云遇賤即貴遇明即瞎代云一起一倒一日云咬齒一句作麼生道代云合或云初秋夏末貴情三十棒代云某甲如是問僧新羅國與大唐國是同是別代云僧堂佛殿廚庫三門　上堂云教意提不起過在什麼處代云為你蝦蟆活　上堂云你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無對師云汝問我與汝道僧便問師云一條條三十文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僧又問作麼生是一條條三十文師云打與打一日云商量舉覺箇什麼代云鹽貴米賤或云佛法兩字拈却成得箇什麼代云死蝦蟆或云佛法不用學瘂龍露柱欺你去作麼生得不欺你去代云趙州南石橋北　一日云古人面壁閉却門還透得這裏麼代云這裏是什麼乾屎橛又云一或云般柴來去行住坐臥四威儀中還出得釋迦老子鼻孔麼代云和尚也是量才補職師或

舉手云古佛為什麼不到這裏代云不可降
尊就卑因僧設粮慈和尚齋師問僧汝道粮
慈和尚有幾身代云今日齋飯如法問僧般
柴來去普賢菩薩在什麼處代云般柴早是
辛苦　上堂大衆集定云是大過患子細點
撿代云不用別人問僧世間是什麼人罪最
重代云平出　一日云古人道一句合頭語
萬劫繫驢橛作麼生明得免此過代云趙州
石橋嘉州大像或云虛空還有長短也無代
云這箇師僧得與麼肥這箇師僧得與麼瘦
一日云常徒之見過在什麼處代云洎作過
中會　上堂大衆集定云有理不伸死而不
弔有理能伸罕遇奇人置將一問來代云通
師有時問僧作麼生代云少喫或云是你諸
人繞天下行脚不知有祖師意露柱却知有
祖師意你作麼生明得露柱知有祖師意代
云九九八十一示衆云一舉不弄說作麼生
是一舉又云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路微 勿六
塵諸佛盡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
下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道看代
云養子之緣代前語云長安雖樂　上堂大
衆集定云風不來樹不動便下座代云樹折
船沉或云第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作麼
生得心息代云和尚莫要草鞋拄杖麼　一

日云從上古人作麼生辨人代云城地因君
置師因摘茶云摘茶辛苦置將一問來無對
又云你若道不得且念上大人更不相當且
順朱代云功不浪施代前語云勞而無功或
云今日二十七拈向什麼處代云壁上挂問
僧三乘十二分教什麼人承當得代云沙彌
重行　一日云汝作麼生辨得無礙法代云
閑家具或云還有句內藏身麼代云領　一
日云京華還有棟梁也無代云家家觀世音
或云不相當且順朱識取好代云因學人置
得　示衆云剃即難七九六十三作麼生道
代云不可揔無久去也又云洎合向後道師
或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中夜教取箇
物來未曾到處作麼生取代云鵬却多少人
示衆云看看佛殿入僧堂裏去也代云羅浮
打鼓韶州舞　上堂拈起拄杖云看看三千
大千世界一時搖動便下座代云找　一日
云作麼勿六生是雙明一句代云一箭三兩垛或云
作麼生是不瞞人底句代云莫道這箇是瞞
人底　一日云泥水不分過在什麼處代云
昨日莫徑人設齋或云日裏來往捴識你作
麼生是影身一句代云共甲亦見日頭從東
邊上　一日云盡力作麼生道代云五箇餬
餅三椀茶或云作麼生是平伸一問代云便

擱傍僧　一日云空不異色作麼生道代云
圝頭甚要或云作麼生是不沉影底句代云
現　上堂大衆集師良久云久雨不晴代云
一搥兩當蓋覆將來　一日云教中有言謗
斯經故獲罪如是拈却當門齒將經來代云
不空罥索或云你多年在叢林裏乃舉手便
放下云向後不得與麼代云若與麼便成辜
負和尚　一日云昨日有一句語不敢望你
會還有人舉得麼代云蕎又云走殺多少人
上堂大衆集定云捴上來也各自東行西行
便下座代云不少或云古人一言悟道觸緣
見性拈起作麼生商量代云雲居鼓上藍鐘
一日云日裏來往上上下下一問一答住汝
當荷夾差一問來作麼生當荷代云請言便
早起更有夜行人又云一起一倒又云生在
巽州　上堂云乾坤側日月星辰一時黑作
麼生道代云好事不如無師因說事了起立
以拄杖打禪牀一下云適來如許多葛藤貶
向什麼處去蜜利底即見不蜜利底著我熱
瞞代云雪上加霜　示衆云日月傍照三天
下正照四天下我與你注破了也一句道將
來代云東弗于代西瞿耶尼或云佛法不用
道著世間什麼物最貴代云莫道這箇是賤
底又云乾屎橛　一日云今日十五入夏也

寒山子作麽生代云和尚問寒山學人對拾
得或云你諸人傍家行脚還識西天二十八
祖麽代云坐底坐卧底卧又云少喫因齋次
指白甆器云這箇知有超佛越祖之談代云
五九四十五又云和尚自喫飯　一日云是
你傍家行脚作麽生是不落賓主底句道將
来代云便出去或云是你師僧在江西湖南
所在過夏衣鉢分付什麽人了来　代云不是
攝却一人来又云不作大人相　一日云非
貴賤攝什麽代云䠀跳不出斗　示衆云看
看殺了也便作倒勢云會麽若不會且向拄
杖頭上會取代云龍頭蛇尾蛇尾龍頭又代
作倒勢　一日云我每日共你葛藤不能到
夜如今在這裏置將一問来代云秖恐和尚
不荅或云作麽生是脚跟下一句代云有麽
師或問僧你為什麽帶累我代云某甲帶累
和尚或云作麽生出得這裏代云朝遊羅漢
暮歸檀特　一日云明已底人還見有已麽
代云把將来又代展兩手或云作麽生是麽
舌一句代云和尚秖待某甲道　一日云你
師僧繞天下行脚見老和尚開口便上来東
聽西聽何不向洗鉢盂處置將一問来代云
也知和尚為物之故旧見火頭云你辛苦我
貴你這箇拄杖子呑却祖師也無對代云功

不浪施又云擣不單行踊因披衲衣云古人
道披衣蓋乾坤乃拈起衲衣抖擻云北斗一
時黒作麽生代云也知和尚出身早又云不
道與麽去或云佛法還有變動也無代云鉢
盂鞋履拄杖針筒　一日云佛法拈却我不
問你還有識世諦法麽代云某甲若道有被
和尚領過或云摩竭顯正遍在什麽處代云
有什麽過　示衆云天衆函蓋乾坤目機銖
兩不涉春緣作麽生承當代云一鏃破三關
師或云南來北往飛禽走獸為什麽却有異
代云辨却多少人或云你諸人擔鉢囊行脚
不知有佛法佛殿上嵓吻却知有佛法代云
佛殿裏裝香三門外合掌師或以拄杖一劃
云微塵諸佛盡在這裏還辨得盡麽代云日
出東方夜落西　一日云作麽生是扣門一
句代云打或云迷本底人觸途俱滯悟本底
人為什麽有四大見代云益州附子建州薑
師或云你諸方哭荅話還有透不得底句麽
代云来或云達磨西来為什麽難得兒孫代
云放師因說事了起立云你諸人忽然今夜
摠悟去早起將刀截却我頭我說了也乃拈
衲衣抖擻云作麽生代云學人不得辜負和
尚或云口秖堪喫飯你道古人拈槌竪拂揚
眉動日作麽生辨代云為山笠子江西別又

云龍頭蛇尾或云佛法中菩提涅槃真如解
脫並為增語汝道世諦以何為增語代云閑
市裏一箇兩箇又云菩提涅槃師或云古人
道緬目是道拈却舊甕阿那箇是道無對師
云蒼天蒼天代前語云是什麽心行或云見
即不可于細看代云長安雖樂　示衆云十
五日已前不問你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来
代云日日是好日　上堂良久云鈍置殺人
便下座代云不獨阴看誌公須問僧半夜子
心住無生即生死古人意作麽生代云不可
總作野狐精見解也或云古人道人人盡有
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麽生是光明代
云廚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一日云佛
法大殺有秖是舌頭短代云長也又云大斧
斫了手摩挱師齋次問僧應是從前叢林學
得底言語摠拈却你道我飯作麽生滋味代
云菜裏少鹽醋或云是你諸人行脚須知有
隔身句作麽生是隔身句代云初三十一或
云大智非明真空絶跡還有人明得這箇道
理麽若有人明得出来道看代云捏問僧常
從底人過在什麽處你與我拈出来代云不
可手地生堆阜又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或
云一言纔舉千差同轍是什麽言代云如是
我聞又云要道有什麽難因見狗子乃打一

下云你為什麼咬這露柱代但以脚趯狗子
便云　舉華嚴經云金色光明雲青色光明
雲你道我尋常還有道箇時節麼代云赤不
得屈著和尚因開法堂門云作麼生是入門
一句有僧云老師云漆桶無對代云掩面出
去代後語云道者　一日衆集定云莫錯認
一著便下座代云謝和尚重重相為或云是
你諸人行脚須知有入頭路還有人道得麼
出来道看代云也不得辜負和尚　示衆云
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
門来燈籠上作麼生代云逐物意移又云雷
起雲興　一日云宗門作麼生舉令代云吽
師或云阿耶耶新羅國裏打鐵火星燒著我
指頭自代云非但指頭師或云從上祖師三
世諸佛說法山河大地草木為什麼不省去
代云新到行人事又云和尚東中喫麵多師
或云萬法紜紜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一時
出頭過在什麼處代云著什麼来由　一日
云忽然有一箇老宿把弓刀按劒入地獄如
箭射還有人會得這箇時節麼代云鎗起在
和尚手裏或云古人道難得不錯怪人句作
麼生是不錯怪人句代云争塞得人口　一
日云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
泉須彌塞却你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

會得拔取占波共新羅鬬額代云西或云古
人道聲香味觸常三昧我與你葛藤乃拈拄
杖云這箇拄杖子是三昧你若識得拄杖子
即識得天下老宿又云你若識得拄杖子未
夢見天下老宿脚跟下一莖毛代云和尚不
使別人　一日云一箭兩垛作麼生代云長
安雖樂或云日謝樹無影這箇是佛殿那箇
是無影代云泊分南北　一日云作麼生道
得不落第二問代云洪州鞋履　一日拈起
拄杖云解脫深坑教跳代云出或云一語明
得不要分外代云將謂是天地師或云塵無
自性攬真成立作麼生是成立底事代云五
尺拄杖三尺竹　一日云說即天地懸殊不
說即眼睫裏藏身眉毛上教跳代云三三或
云古人道一語無二語作麼生是一語代云
早朝粥齋後茶師或拈起拄杖云是你諸人
作麼生辨雲門雲門作麼生辨你諸人代云
平問僧佛法還有青黃赤白也無代云東方
甲乙木西方庚辛金　一日云作麼生是塵
中辨主代云道州去江華不遠師或云有一
人問著口似木楔有一人問著口似懸河你
道二人過在甚處代云有即拈出　示衆云
叢林言話即不要作麼生是宗門自己代但
展兩手或云迷身一句作麼生道代云何處

有也或云目前不溺作麼生道代云下不舉
上　示衆云江西即說君臣父子湖南即說
他不與麼我此間揔不如是你還識壁麼代
云何異　一日云作麼生是不續再問代云
秋風過去春風至因齋時聞鼓聲師云釋迦
老子吽喚也時有僧問未審釋迦老子吽喚
作麼師云你與麼驢年夢見麼代云今日喫
飯甚是遲或云我今年老七十八也所作事
難也良久問僧你道淨瓶年多少無對代云
甲子會　一日云靈利底人難得作麼生是
靈利底人代云不妨或云問一荅十問十荅
百底人從什麼處来代云西京来　一日云
會佛法底人共什麼人語話代云行者問僧
云三藏聖教天下老和尚言語拋拈却蝦蟆
口裏道將一句来代云昨日新雷起師舉古
人道讀經千徧総上見經不識忽然國師問
你作麼生又云忽然國師拈起作麼生代前
語云唵代後語云朝看華嚴夜讀般若或云
凡有請問不得離於袪對作麼生道代云路
逢劒客須呈劒　一日云作麼生是一句通
褁貶代云雖是善因而招惡果或云行住坐
卧著衣喫飯是法身那箇是你四大代云和
尚今年年等　一日云你若辨我我辨你是
尋常更有一條作麼生辨代云識或云節角

語須是箇人始得作麽生是節角語代云摩
斯吒落水　一日云繞天下行脚辨人底人
你道具什麽眼代云聽水　上堂云遇人即
鼻孔遼天便下座代云識好惡師或云閙市
裏道將一句来代便唱聲云人家莫點燈火
上堂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代云衆禍已除
勿六 九 或云照盡一句作麽生道代云某甲不欲開
蝦蟆口師在餬餅寮喫茶云不向汝道罪過
無對後云第一須忌火便起去代云大衆不
得辜負和尚師或云佛法大殺有秖是灸瘡
痛代云灸瘡痛猶可　一日云臨坑不損人
代云也是又云某甲識好惡或云古人道舉
即易作麽生代云以貌取人　一日云驀點
是什麽時節代云不可道是蝦蟇蛤跛或云
不是雲門罪過便起去代云事不孤起師或
云己事若明始消他供養作麽生是你明底
事又云舉一明三萬里崖州代云一切由和
尚代前語云飽師或拈起拄杖閙僧道箇汝
不得道著作麽生是衲僧孔竅無對又云你
若道不得向鼻孔裏道將一句来代云新羅
火鐵鄆州針又云死上不足因僧来參師拈
起袈裟云你若道得落我袈裟綫續裏你若
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麽生代云某甲無
氣力或云不明已底人過在什麽處代云大

人不合如此　一日云放下一句無不盡代
云養子之緣或云不用指東劃西什麽人會
佛法代云三家村裏老翁婆　一日云你若
衣鉢下坐纏殺你你若走上来走殺你作麽
生是不停之句代云速或云新羅國裏置將
一問来代云便請　一日云萬法從甚處起
代云糞堆頭師或云第一句作麽生道你若
明得陝府鐵牛吞却乾坤代云拗和尚重重
相為　一日云作麽生是問中具眼代云瞽
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你舉二放你舉三
代云閙師或云天堂地獄鑊湯鑪炭蓋却你
頭三世諸佛揔在你脚跟下三十年後鼻孔
遼天代云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也　一日
云五音六律是有是無代云不可蝦蟇窟裏
作活計師或云一句該通五千餘首蘇嚕薩
訶代云三門頭打鼓佛殿裏行香師或云如
今半夏也敲磕處道將一句来師後云寥怛
哩孤寥怛哩智又云寥怛哩孤寥怛哩智作
勿六 麽生代云喞啾又云磕　十 一日云三十年後
會去在代云點兒落節或云頭上霹靂即不
問你脚下龍過道將一句来代云朝雲夜
降雨師問僧德山便棒你道學人還有長處
也無代云無端　一日云一切智智清淨中
還有生滅麽代云夜又說半偈或云若知去

處什麽切中無祖佛代云裝　示衆云作麽
生是不露鋒骨句代云今時人須是明明向
道始得師乃有頌不露鋒骨句未語先分付
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或云十方國土中
唯有一乘法你道自己在一乘法裏一乘法
外代云入又云是　一日云紅半破三針筒
鼻孔裏道將一句来代云海裏使風山上船
或云折半到三針筒鼻孔在什麽處與我箇
筒拈出来看代云上中下或云分疆到土作
麽生道代云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師或
云衲僧須得巴鼻即識得天下人作麽生是
衲僧巴鼻代云德山棒　示衆云淺聞即深
悟深聞即不悟代云遼遼遼麽或云衲僧須
識古人眼作麽生是古人眼代云蝦蟇跳上
天　一日云處處道將一句来代云閙市裏
天子百草頭上老僧或云暗道將一句来代
云藏頭露尾　一日云將南作北將北作南
作麽生道代云由阿誰或云未打板已前道
勿六 將一句来代云著什麽来由　十一 一日云以有
為有作麽生免得去代云患師或云解患非
患明得了作麽生是眼代云晝見日夜見星
一日云明暗為什麽不相管代云難為怪笑
或云過在什麽處得與麽難代云辨　一日
云渺漫不分是什麽人分上事代云不可作

沙彌行者見解也師或拈起拄杖云莫道老和尚瞞你貴之與賤縱橫十字一時這裏會得了莫辜負老僧代云百鳥銜子展又云抑與之與師或云見麽自云見又云見什麽代云花師舉古人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這箇是僧堂這箇是佛殿那箇是不揀擇代云何必如此師或云全抽半抽作麽生道復云作麽生是半抽代云跳出死蝦蟇又云作麽生是全抽代云案山雷主山雨師或云你自缺置第一不得錯舉代云事不孤起　一日云識得道得出來道看話端道什麽代云識罪或云作麽生是不再問底句代云今年春氣早夜來陽鳥啼又云佛殿裏裝香三門前合掌　一日云入夏來十一日也還得入頭麽作麽生道代云來日十二師因喫茶拈起茶盞云一口吞盡作麽生代云茶又喫却示衆云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和尚總出頭來過在什麽處又云你在此間三冬兩夏忽然出外有人問雲門老和尚道什麽你向他道什麽代云藉而嚜這野狐精代前語云他不是顛或云古人道從門入者非寶作麽生是門代云道得也無用處因聞鼓聲云鼓聲咬破七條又指僧云抱取猫兒來代云不用別人師問僧行脚事即不問汝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道將一句來還有人道得麽代云但薩阿竭二千年師或云不問汝叢林言教這箇是天這箇是地以手指身云這箇是我又指露柱云這箇是露柱那箇是佛法代云也大難師在僧堂中喫茶拈起托子云烝餅鎚頭一任伎契你道這箇是什麽代云乾狗屎又云茶又喫了也師或云你還識德山麽莫道我壓良為賤代云也知和尚因桒甲置得師聞齋鼓聲云你道鼓因什麽置得代云因皮置得師聞齋鼓聲云你還識得老婆禪麽代云鼓聲喚喫飯去　一日云古人道巧拙具生殺作麽生是生殺代云疋上不足疋下有餘　上堂大衆集已師云大衆齋去却問僧你道我數伊去還有過也無代云也不是和尚特地如此師行次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新羅天子敕跳上梵天代云無端師或云世諦不要道佛法道將一句來代云父子之情　一日云通明底人什麽物與麽來代云莫教風著人人云釋迦老子須彌山或云古人道朝朝抱佛眠起時還共起你道見解朦朧底人作麽生代云未到問僧云眼中無色識識中無色眼色眼二俱無何能今見色去却古人道將一句來代云把將錢頭蒸餅來又云雪上更加霜又云有什麽師

或云悄竿頭倒卓是第幾機代云打　一日云學佛法底人如恒河沙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代云與師因出門云古人道從門入者非寶汝道從門出者作麽生代云一師入堂齊次指聖僧供鉢問僧云你若喫盡又在解脫深坑裏你若喫不盡又不叩嚙作麽生代云大衆喫飯次　上堂云剗斷即不可復云你若不會三十年後莫道不見老僧代云和尚恐人埋沒代前語云今日上堂大衆着便師或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你作麽生不說禪復云埋沒人家男女無對自云擔枷過狀自代前語云爭怪得別人師或云湖裏魚變成龍即不問你作麽生是針眼魚代云點師聞打槌聲云妙喜世界百雜碎擎鉢盂向湖南城裏喫粥代云浴後喫　一日云什麽語中無世諦什麽語中無地獄代云天晴日出雨下雷與或云平常心是道你平常道將一向來代云五箇餬餅三箇餕　一日云一句辨邪正忽有人問作麽生是辨邪正底句你作麽生道代云西天與比土不同或云今日已前不要今日已後不要正當今日道將一句來代云正好師或云病遇因即瘥你道遇什麽因道得底道看代云尚或云鉢盂匙筯與露柱相去多少代云分開好又云尋常得

此便　一日云當鋒一句作麽生道代云領
或云作麽生是拂蕩風一句代云識取好
一日云迷身一句作麽生道代云昨日雷聲
怒令朝陽鳥啼師或云不用敎跳道將一句
来代云死蛤跛也無用處　一日云作麽生
是提婆宗代云西天今儼此土還較或云決
道　何物具四德代云死猫兒又云把不具底
来　一日云荆棘不彰擇道將一句来代云
拈放一邊或云有一切見底人是什麽人代
云三家村裏納税漢　一日云不占田地道
將一句来代云摠屬和尚或云倒道將一句
来看代云訶薩　一日云息鉤一句作麽生
道代云知時好師或云天下亂走將什麽過
水代云且曬着師或時拈拄杖作射勢云官
家進器械来也看看代云和尚不得放過一又
云僧堂前師或云一夜展脚睡天明道將一
句来代云何不快起或云作麽生是赤脫一
句代云也大無端　一日云以有為有此人
勿大
過在什麽處代云苦或云還有不識祖師底十四
人麽代云仁義道中又云不患　一日云識
過無過不識過過也不知代云熱或云曹溪
路上還有俗談也無代云二事一時　一日
云佛法外置將一問来代云一箇便多或云
既知来處什麽劫中無祖師代云某甲今年

不着便或云寸草不生不學禪不學道代云
走什麽閑或云還有吞不盡句麽代云蚍師
行次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什麽處来自云
西天来復云来這裏作什麽自云說佛法乃
喝云欺我唐土人又以拄杖打一下便行却
拈問僧汝道我意作麽生僧便問祇如師意
作麽生代云不用行主又云師子咬人後問
僧祇如當機合下得什麽語代云蒺又云百
歲老兒作歌舞　一日云慕劉一句作麽生
道代云因一筝長一絹或云大藏教將什麽
辨代云點　一日云佛殿為什麽不見僧堂
代云痛或云衲僧鼻孔卯不問汝泥裏流土
塊道將一句来代但卸指又云衲僧鼻孔又
作麽生道代云疏山疏水師或問僧作麽生
是不寐句無對師云汝問我與汝道僧便問
作麽生是不寐句師云哪代前語云不可向
鬼窟裏作活計又云作麽生是哪代云會此
意又云文殊五字或云作麽生是入鄉隨俗
奚
底一句代云君子可八　一日云作麽生是提十五
綱一句代云雪峰南趙州北　一日云靈苗
不動根過在什麽處代云悞却多少人或云
一顆圓光明已久作麽生是一顆圓光代云
謝和尚重重相為師或云作麽生是對明一
句代云露師或云非色非聲體上明將是第

幾機代云不可向野狐窟裏作活計　一日
云布幔天網打龍布鰯網撈鰕摝蜆作道螺
蚌落在什麽處代云具眼師因卸却七條語
僧云汝道来生莫不會佛法麽僧無語代云
和尚幸是大人又云某甲不敢道復云為什
麽不敢道又云自有和尚在師歲夜問僧餅
餕是羅漢藥石還將得餺飥子来麽無對
代云今日東風起師或云作若不相當且向
古人建化門中道將一句来若道不得向異
處道將一句来作麽生道代云前来猶是可
一日云遠即照近即明作麽生道代云入水
始見長人又云更不要也師或拈拄杖云且
向這裏會也有利益也無利益總不會顢頇
佛性儱侗真如代云足上不足足下有餘
一日云禹法從什麽處起代云不可向和尚
道蝦蟇口裏也因齋時聞鼓聲云古人道一
切聲是佛聲喚作佛聲喚作鼓聲代云和尚
道了也又云和尚不宜喫麵因見僧来參師
打露柱一下云来這裏睎我代云但打露柱
一搦云為人自安　一日云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作麽生是不揀擇又云如来妙色身羅
羅李代云不出代前語云古人道了也因齋
時打帳座一下云這箇喫又打飯林一下云
這箇不喫代云一䞍兩當因搬米問僧人擔

米米擔人代云拋得又云搬米辛苦猶是可
又問僧大橋有多少米僧云七十碩師拈起
拄杖云七十碩米一時在拄杖頭上擔將来
即得若擔不得餓殺你代云不可為小小
一日云有所說野干鳴無所說師子吼我與
麼是野干鳴作麼生是師子吼代云九九八
勿六
十一師或云埋没兩字不用道著代云深領
和尚慈悲又云因某甲所置師或云善財入
門也作麼生道得出去代云朝遊羅浮師或
云餬餅從你橫咬竪咬不離這裏道將一句
来代云今日新麵　一日云有賞有罰道將
一句来代云遇賤即貴天晴日出或云龍潛
師蹋起自何来作麼生是不活底句代云有
什麼難辨　一日云敲磕一句作麼生道代
云驢生馲駞馬生騾或云作麼生得道斷商
童代云来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一日云辨得親疎為什麼被親疎所使代云
阿誰置得或云古人道會即途中受用不會
即世諦流布究國道將一句来代云一錢兩
箇二錢三箇　一日云一句道將来代云疋
上不足因夏末問僧初秋夏末不觸平常道
將一句来代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師問僧
通身是水阿誰喫代云泊與和尚作笑具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八　勿六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九　勿七

雲門匡真禪師語録

勘辨

師見新到云雪峯和尚道開却路
達磨来也我問你作麼生僧云築著和尚鼻
孔師云地神惡發把須弥山一摑㪍跳上梵
勿七
天搜破帝釋鼻孔你為什麼向日本國裏藏
身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築著老僧鼻孔
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云將知你秖是學語之流
代無語處云和尚秖恐某甲不實又云邏邏
哩問新到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師云將
什麼過海僧云草賊大敗師云你為什麼在
我手裏僧云恰是師云㪍跳無對代前語云
常得此便又云一任㪍跳問新到你在南岳
山借我二百錢為什麼不還無對代云今日
小出大遇又云今日不著便問僧心法雙忘
是第幾座僧云第二座師云作麼生是第一
座僧云不敢虧於和尚師不肯代云韶州来
来問僧什麼處来僧云摘茶来師云人摘茶
茶摘人無對代云和尚道了某甲不可更道
師問僧你是修造那云是師云盡乾坤是個
屋作麼生是屋主無對師云你問我與汝道
僧便問師云堯代前語云端却多少人来
師問僧汝是湖南出家那僧云是師云識三

門下金剛壓僧云不可更識也師云野狐窟
裏出頭無對代云若不出頭代初問處云秖
是個泥人又云識得者泥人有甚用處又云
念某甲新入衆師問僧甚處来僧云礼塔来
師云祖師道什麼僧云和尚道什麼師云辭
謂是個靈利漢無對代云秖為仁義道中
師問僧甚處来僧提起衲衣師云我問你甚
處来僧云和尚為什麼不領話師便打代云
且喜代前語云和尚休得也未僧辭師師云
作辭去那云是師云前頭江難過僧云一切
臨時師云蘇盧薩訶代前語云臨行不可無
礼去也代後語云太麁心又云近日世界不
好師問僧甚處過夏僧云和尚合知師云我
即知僧云且道某甲甚處過夏師云老鼠孔
裏出頭無對代云道著代前語云便出去僧
辭師師云莫教敗闕僧云和尚有什麼事但
問師云草賊大敗無對代云敗也代前語云
不少因普請般柴了坐次云近日不唧溜秖
勿七
擔得一斗米不如快脫去僧云和尚脫向甚
處去師云嗄僧擬弄問師云釘釘了代云酌
然代前語云今日般柴困又云尚近師問僧
還見燈籠麼僧云不可更見也師云翩蝶繋
露柱代云深領和尚佛法深心代前語云好
事不如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查渡師云蹋

破多少草鞋無對代云可惜草鞋又云不虛
踏破草鞋師見飯頭云汝是飯頭麼云是師
云顆裏有幾米米裏有幾顆無對代云某甲
瞻星望月又云福利門中不得不作師因齋
次問僧你是甚處人云淮南人又問一僧你
是甚處人云京兆師拈起蒸餅云我也無可
到你淮南人也無可到你京兆人二僧無對
師遂拈蒸餅擗轉云我惜你作麼生又無對
代云不是和尚惜代前語云普同供養又云
且留供養和尚問僧看什麼經云已有人問
了師云你為什麼在我腳下僧云恰是師云
伏惟尚饗代云蒼天蒼天又云將謂韶州無
問僧看什麼經云般若燈論師云西天金剛
座上甚人說佛法僧云和尚合知師云你夢
見麼無語代云不獨某甲代前語云跳出死
蝦蟇又云將謂西天無又云隨因齋次問僧
喫得幾個餬餅僧云喫得四個師云你為什
麼鼻孔裏秪有一莖毛無對師云脫空妄語
代前語云直須慎初又須護末因齋次問僧
羹受飯裏飯受羹裏過在什麼處道得別有
商量無對代云好羹好飯又云不可道和尚
蝦蟇窟裏因僧辭師師下座把僧手云著幾
錢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都不直半
分錢代云有什麼信物送路將來又云臨行

因見龍藏字問僧龍藏出得個什麼無對師
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問師云出個死蝦蟇
代云屎臭氣又云饅頭蒸餅因般米次師以
拄杖打僧一下云這個師僧不去般米是不
僧云般米入倉了也師云般米入倉了且置
阿誰喫飯僧便出去師云脫空妄語漢又拈
問僧作麼生免得不被主家道得脫空妄語
代云為什麼歷良為賤又云因一事長一智
代是不處云和尚著甚來由　師在僧堂
前問僧這個鐘子是什麼物作無對師云你
問我僧便問師云衲僧作代但打鐘一下云
摩訶般若波羅密又云眾僧堂前師問修造
僧甚處來僧云山上斫木來師云還斫得合
盤麼僧云和尚放某甲過即道師云放你過
作麼生道僧便禮拜師便打代云某甲也湣
歷又云可惜成功不致又云斫問僧甚處來
僧云般柴來師云維那打鼓不般柴作麼生
無對代云錯領又云可惜般柴工夫又云和
尚位處當人某甲參學又云纔施少許功勞
師問僧甚處來云山下來師云有幾人僧云
四人師豎起拄杖云總在者裏無對代云抑
已而已又云恨卻多少人問僧喫得幾個餬
餅云三個師拈起餬餅云這個是第幾個無
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不出代云欺敵

若亡問僧甚處來僧云湖南來師云夏在甚
處僧云湖南師云開通寺在甚處僧云不會
師云參堂去無對代云咕代初語云和尚遠
問學人近對又云纔始新到師齋次問僧你
道缽盂裏多少飯無對代云野又云飽便休
又云一杓兩杓師見僧齋次問缽盂匙筯拈
向一邊把將餛飩來無對代云好羹好飯又
云你問僧看什麼經僧拈起經師云鬼窟裏
出頭僧云和尚見個什麼師云贓物見在無
對代云仁義道中不合如此問僧看什麼經
僧云般若經師云經中道一切智智清淨是
否僧云是師云你眼為什麼穿過石榴樹僧
云古人何在師云古人即知是你不知無對
代云大有人不識勢師問僧甚處來云嶺中
來師云夏在甚處僧云招慶師云招慶有何
言句僧近前應喏師云一不成二不是無對
師云酌然代云秖守是師因齋次拈起餕餡
謂僧云擬分一半與你又卻不分僧云為什
麼不分師云為你打野狸代云將食與人也
不惡又云謝和尚供養又云知尚無端作麼
師因喫茶次云茶作麼生嗞味僧云請和尚
鑒師云缽盂無底尋常事面上無鼻笑殺人
無對師云趁隊喫飯漢代云秖守是又代以
茶便潑又云且待某甲點一椀茶師問僧甚

處過夏僧云和尚合知師云我即知僧云且
道菴中甚處過夏師云不消一劄代云更不
消也問僧看什麼經僧應喏師云因什麼却
僧云菴中甚處失却師云自領出去代云同
路又云和尚大人不合自作問僧究圖餅角
子即不要你半截底把將來僧應喏師云這
個是究圖底把將来代云齋與不齋當來無
礙又云擅越所修福師問新到什麼處来僧
云郴州師云夏在甚處僧云荊南分金師云
分得多少僧展兩手師云這個是兎㺃僧云
和尚莫别有麼師云乾屎橛一任咬代云若
不言瑕争得玉轉問僧看什麼經僧云瑜伽
論師云為甚義墮僧云什麼處義墮師云自
領出去代云悔不先下手問僧曾講百法論
是不僧云是師云為什麼脱空妄語代云事
不孤起又云著因為亡僧唱衣次問僧如今
唱衣亡僧還向這裏麼代云勞煩大衆不能
等候打徧搥去也問僧甚處来僧云般柴来
師云般得多少轉一宿煑僧云二十轉師云
你為什麼打落當門齒無對師便打云孝語
之流代云也知和尚佛法身心又代前語云
搬柴早是辛苦問僧看什麼經其僧却指傍
僧云和尚問何不祗對師云露柱為什麼倒
退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云孝語之流代

云泊合不識勢又代琢重便出又云著者非
一師在西京時問僧你是甚處人僧云于闐
國人師云還到西天麼僧云到師拈起拄杖
云掣電之機不問你還到這裏麼僧云不會
師呵呵大笑代云深領和尚降尊就卑又云
將謂此上無又云勲問新到甚處來僧云南
嶽来師云觀音為什麼入洞庭湖裏去僧云
某甲初心不會師云叅堂去代云喏又云咸
著多少人来又云和尚問觀音某甲對弥勒
師齋次問僧半夜般柴即不問你齋時將什
麼喫飯僧拈起鉢盂師以拄杖打落僧無語
代云引又云兩片皮又云匙筯鉢盂手中單
子因喫茶次問僧你是柴頭不僧云是師云
更勸一甌茶代云辛苦受盡又云功不浪施
又云和尚念某甲辛苦問僧你是圈頭不僧
云是師云蘿蔔為什麼不生根無對代云兩
水多又云不解悦豫使人問僧你是甚人僧
云知客師云客来將何祗待僧云隨家豐儉
師云這個是尭挑竹筯客来將何祗待僧云
謝和尚慈悲師云蝦跳不出斗無對師云你
問我僧便問將何祗待師便打代初問處便
打又云一盤飯兩椀茶又云貪觀天上月師
問僧你是甚處出家僧云趙州孫師云師翁
是甚處人代云喫飯老和尚師因見水磨題

梁云永為不朽後即破損師問僧既是永為
不朽為什麼却被水推無對代云不因一事
不長一智又云尭舜之君猶稽於化師問僧
不落泥水作麼生道代云南山打鼓北山舞
因齋次問僧者裏還有超佛越祖之談麼僧
云有師云什麼處去也無對代云新羅國裏
又云和尚恐某甲不實代前語云喫飯時不
合與麼道師問柴頭你為什麼拽折大梁鋸
僧云無師云無即休代云彼此又云平地又
云也知和尚為頭首辛苦師問僧什麼處来
僧云南岳来師云我此間不曾與人葛藤近
前来僧乃近前師云去代云念學人遠来又
云今日無彩因僧在師前立以拄杖打一下
其僧回首師展手云把錢来無對代云若不
轉頭争知後事又云但慕面唾因入厨問菜
頭云鍋裏多少茄子無對師云你問我與你
道僧便問師云消不得代云一桶又代後語
云是因普請歸三門下問僧困作什麼面目
僧云和尚合知師云我即不知僧却問困作
什麼面目師拈拄杖云遇長即長遇短即短
僧云未審困與麼道和尚與麼道師云我也
知你親無對代云争知又代前語云老少黄
白師問飯頭佛是千百億化身你每日作飯
一杓幾個釋迦老子無對代云一僧一升来

又云今日齋飯較細問僧甚處來僧云南華塔頭來師云祖師有什麼言句僧云有師云不得錯奉僧云請和尚領話師云我道你一不成二不是代云和尚大殺教令問磨頭人打羅羅打人無對代云近來喫趁多又云客來須看賊來須打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南華塔頭來師云還見祖師麼僧云用見作什麼師云你又去那裏作什麼僧云有什麼過師云既去無過見有什麼過無對代云若不如是爭知慈悲問僧甚處來僧云赴齋來師云將嚫錢來僧云和尚欠少個什麼師云你又欠少個什麼僧云不欠少師云不欠少又赴齋作什麼無對代云何妨又云趁塊問僧你是向北人僧云是師以一摑無對師云你問我僧却問和尚甚處人師又以一摑無對代前問處打一摑又代後云仁義道中有僧粥後來見師師云喫粥了也未僧云了也云喫著露柱麼僧云咬著師云看硬著你無對代云也知和尚恐人不實又云硬阿誰師因關門有僧便入師驀胷擒住云有什麼事僧云有什麼事師以一摑無對代云退己進於人為存賓主礼代擒住處云驀面唾這野狐精又代云因學人置得師指露柱問東京僧你鄉中還有這個麼僧云有師云喚作什麼僧云喚作露柱師云三家村裏老翁也解與麼道無對代云本色師見僧來乃拳起拳作打勢僧近前作受勢師與一摑無對代云便出去又云一彩兩賽又代云行因招禍又云謝重重相為問僧甚處來僧云大普請般柴來師云小普請為什麼不到無對代云依前又是大普請又勿七云辛苦受盡問新到八甚處來僧云不敢師云放你三十棒無對代云某甲也渭麼又云可惜許七閒法堂問僧甚處來云荆南來師云夏在什麼處僧云分金師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僧云便請師云鷂子過新羅僧無對代云是於借問處代云鷂子過新羅師在僧堂內喫茶問設茶僧云什麼處安排僧指板頭云在這裏師云你更設一堂茶始得無對代云近日錢難得又云小財不去大財不來又云上閒下板頭問僧甚處來僧云郴州師云夏在什麼處僧云西禪師云說什麼法僧展兩手垂兩邊師便打僧云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無對師打趁出代云便出去問僧甚處來僧云南華礼塔來師云莫脫空僧云實去來師云五戒不持無對代云彼此不出因齋次問僧盂裏幾餅餅裏幾盂僧拈起餅師云問著個老婆無對代云不消又於問處云大衆喫飯次師因普請入柴寮云老底不用去還有老底麼僧云有師云在什麼處僧乃推出一僧師云這個猶是後生無對代云若與麼却普請去始得師因喫茶次云什麼人捘盞子有僧便捘師云村裏老翁拜冬至無對代云秪為行仁義却招禍及身有僧來參師問曾聽講來麼僧云是師云見說有唯識論是不勿十僧云是師云非九非想天說個什麼僧云不會師云且念文書代云禪師愛欺座主又云叶嘆又云維摩頭法華尾有僧辞師師云甚處去僧云湖南去師云前頭津鋪難過僧云某甲有隨身公驗師云這個是念上大人無對代云小小村鎮不足可言又云和尚大殺代前語云便珎重出去師問新到云把將公驗來僧云有人問了也師云由是念上大人僧云莫錯師云草賊大敗無對代前語云且存仁義代後語云大似村鎮頭又云久嚮問僧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拈却了也與我道僧云拈却了也師云與麼說驢年會麼無對代云君子一言代初語云狂又云不存少許佛法身心問僧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云摘得幾個達磨代云新茶宜少喫又云因摘春茶不廢功力因僧辞師師云甚處去僧云廣上去師云打野狸漢代云珍重又云臨行因晒麥問僧晒

了也未僧云了也師云饅頭從你横咬竪咬
不離這裏道將一句來代云斩交麵少喫又
云三事落作餬餅糖餅問僧有什麼經云顯
揚聖教論師云道來一問為什麼照不著僧
云什麼處照不著師云夢見顯揚聖教歷代
云若不如是爭見當人又云照不著
師問看經僧表首是什麼字僧拈起經師云
我也有僧云和尚既有為什麼却問師云爭
柰與麼何僧云有什麼過師云自屎不覺臭
代云今日方知又云德山拄杖紫胡狗又云
和尚此問大殺靈利鼓山有小師久在崇壽
却歸嶺中到保福處相看福知來却入帳子
內衲衣蓋頭坐僧云和尚出汗那不對有僧
參似師師云見成公案不能折合代云鈍置
殺人又云草賊大敗師問僧看什麼經僧云
咒師云與麼詰話未有主在僧云和尚莫錯
師云自領出去代云便出去　問僧我有個
不露鋒骨底句作麼生有長老云敢師云與
麼道得一半代云深領和尚慈悲又云何咻
又云泊不別處因修藏問僧作麼生是藏僧
應喏師云這個是藏腳還我藏來無對代云
爭得不修藏又云王問新到甚處過夏云雲
蓋師云多少人僧云七十人師云你為什麼
不在數代云新到分上未受與麼又云恐久

住瞋問僧甚處來僧云揶州師云你為什麼
失腳代云魯般門下弄大斧又云客是主人
相師問僧甚處來云查渡師云你為什麼蓋
不著僧云和尚莫塗糊某甲師云雖然不出
斗代云新到便蒙和尚重重嚴飾又云見面
問僧古人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新
羅日本與這裏作麼生僧云不別師云入地
獄代云不可作地獄見解又云爭得玉歸
問僧你不得鈍置我僧云和尚因什麼到與
麼地師云我鈍置你猶可你鈍置我更殺代
云事不孤起又云和尚也大無端又云某甲
甚處不下馬問僧你諸人行腳道我知有與
我拈三千大千世界來眼睫上著僧云喏師
云錢塘為什麼去國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
師云者掠虛漢代云和尚倚勢欺人又云常
得此便問僧甚處來僧云南華塔頭來師云
還見祖師麼僧云南華橋折師云南嶽石橋
又作麼生無對云學語之流代云便出去又
云上也問僧甚處來僧云涅槃堂裏來師云
亡僧還喫飯麼僧云不喫師云活人還喫飯
麼無對代云一杓兩杓又云大他一個餬餅
也不得又云也能秪對師問僧講律來是麼
僧云是師云律鈔中說大小乘無分別作麼
生是無分別無對代云靈樹蓋將一句來

師問僧法身還喫飯麼僧云諸方老宿不肯
法身無形無相作麼生喫師云與麼道夢見
法身麼僧云有不肯處作麼生師云自不知
乃云法身喫飯又代云將謂有衲僧孔竅猶
是淺屎淺屎後云灼然百千人中未有一人
到此境界自云和尚作麼生代云啞這有頭
無尾漢師問僧三藏聖教古今老和尚憑個
什麼照僧云高也著低也著師云你與麼不
得代云得與麼狼藉生　因鑄鐘歸山齋了
請師打鐘師打了大衆打師問僧打鐘為什
麼僧云喚和尚喫飯師不肯代云譬如閑之
云息苦停酸師入京朝覲歸至大樵山門前
茶迎師師喫茶果次僧作立師語二衆隨僧
云是你京中無可喫乃拈一棵果子與一僧
其僧接得便去又請一僧云我不與你僧無
對師云那裏也有也其僧又無對別有僧出
云某甲今日也隨和尚來請一分得麼師云
嗄僧云某甲罪過觸忤和尚師云我不能噬
得你無對代前語云也知果子少兩人共一
棵又云未到山便蒙和尚啚顔代後語云某
甲更是師歸山受大衆參了乃云我離山得
六十七日問你六十七日事作麼生衆無對
代云和尚京中歸無信物又云和尚京中喫
麵多因數僧來參師問作什麼來云般柴來

師云幡向北去不得辜負老僧無對便云来来三悉共成一智作麽生代云一畝地代前語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因齋次云今日㝠飯不得還化去也排比唱衣無對後云你問我僧便問將什麽唱師云驢年揆著麽又云我與你三家村裏葛藤更問僧又問師拳起捥云這個是定州捥子一唱三十文代前語云錢是陌因齋次問僧你道人喫飯飯喫人無對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乃問師云謝你荅話代前語云不因喫飯難得此言

因僧隨師出三門師問古人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作麽生是不存軌則無對後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問師引辭云釋迦老子来也僧又無對師遂行數步以拄杖打松樹一下云嗄嗄會麽僧云不會師云你與麽驢年會麽代前語云多華樹蒴無半子代後語云由是師因見僧量米乃問籮裏多少達磨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斗量不盡代云因一事長一智又代趯却米籮便行因園頭請師喫茶師云你若煎茶我有個報荅你處無對師云汝問我與汝道園頭云請師報荅師云多著水少著末代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又云金牙茶六百錢一斤　師因齋次拈起蒸餅云我這個祇供養向北人是你諸人總不得時有僧問某甲為什麽不得師云鈍置殺人代云某甲猶可代前語云兩彩一賽

問僧古人道直須一句下悟去作麽生僧云直須一句下悟去師云你為什麽鼻孔裏祇對我僧云某甲什麽處是鼻孔裏祇對師云驀見代云某甲慎初和尚謾末又云南柯又云少喫又云戒文一切總不犯　師問侍者客来將什麽接侍者無對代云和尚要拄杖即道因歲日在堂中點茶師問僧設羅漢齋得生天福你得飯喫無對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問為什麽與麽道師云先来不著便如今著衆懷代前語云非唯施主某甲也蒙

因聞鼓聲問僧打鼓為什麽人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打鼓為三軍不為你代云柴不辨　師生次有僧非時上来師云作什麽僧云請益師云你有什麽踐僧云某甲曾問和尚一宿覺般柴般一宿覺師乃敲椅子三下云你作麽生會僧云一切臨時師乃拖拳云我共你相撲一交得麽無對次日其僧再上值師澈盥次師乃將水捥過與僧云送去厨下著其僧送去了却来師見来乃徒後門出去其僧云比来請益却得一口捩

問僧作麽生是打靜一句僧云誰敢出頭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以拄杖劃地一下問僧將什麽轉大藏教僧云莫越於此師云拈却菩提換却涅槃又作麽生僧云今日七明日八師云依佛似佛恭卤如僧因僧請喫湯次師云作麽生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以湯滴云一滴落地萬神俱醉會麽僧云不會師云不會即礼拜著因見僧商量次師打床一下僧然然師云作麽生是打靜一句僧云出頭即倦經師云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因供養羅漢問僧今夜供養羅漢你道羅漢還来也無無對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問師云換水添香僧云與麽即来也師云有什麽饅頭䭔子速下来師拈拄杖問僧這個是什麽僧云拄杖子師云入地獄師見僧乃召来来僧便来師云蒼天蒼天僧無語師云蒼天本是你哭為什麽却我哭因入菜園見糞堆上牌子問僧道什麽僧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恐人無信問修造庵主云佛敲折了也忽然施主来將何瞻敬庵主合掌師云奴見婢殷勤因聞蚊子叫問僧蚊子吞却祖師也僧云非蚊子吞祖師祖師亦吞蚊子師不肯乃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何梃香林云為渠有分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查渡師云夏在甚處僧云湖南報慈師云甚時離彼僧云去年八月師云放你三頓棒僧至来日

却二問訊云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
在什麼處師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
僧於言下大悟遂云某甲自今已後向無人
煙處卓個草庵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
待十方往來知識與他出却釘去却楔除却
膱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個
衲僧豈不俊哉師云飯袋子身如椰子大開
與麼大口問僧佛法還有長短也無僧云這
簾子長五尺師云這個是簾子那個是佛法
僧云喚什麼作簾子師云脫空妄語漢
因一日齋晚僧看厨庫而立師見乃打一棒
僧回首師云文殊普賢香積世界去也
問僧看什麼經僧云般若經師云作麼生是
清淨僧云共和尚商量了師云驢年夢見又
云來來更共你葛藤蚊蝲裏颭身東海鯉魚
致跳上三十三天作麼生僧云和尚與麼道
即得師云這虛頭漢問僧看什麼經僧云般
若經師云作麼生是清淨僧云什麼處不清
淨師云繩床入枇把樹裏去也見麼僧云和
尚莫瞞人師云瞞人且置你道我作麼生無
對師云這掠虛漢師因見僧在殿角立次乃
拍手一下云佛殿露柱走入厨庫去也僧回
首看師云見你不會知來祗候佛殿因僧侍
立次師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你作麼生道

僧無語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喚小師某口
小師應喏師云你又得箇師弟也師問僧人
日般柴那僧云是師云古人道不見一法是
你眼睛乃於般柴處拋下一片柴云一大藏
教祇說這個　師於普請處謂衆云今日因
有解問話底置將一問來若不問向後鼻孔
遼天莫道我瞞你師問僧轉金剛經那云是
師云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乃拈
扇子云喚作扇子是名拈了也在什麼處從
朝至暮顛倒妄想作麼因喫茶次問僧色香
味觸具四塵你道茶具幾塵僧無語師云不
得辜負我師因見僧看經乃云看經須具看
經眼燈籠露柱一大藏教無欠少拈起拄杖
云一大藏教揔在拄杖頭上何處見有一點
來展開去也如是我聞十方國土廓周沙界
師問僧從苗辦地因語識人作麼生僧云不
錯師云不敢因僧設齋師云你是甚處人僧
云某處人師云報與座與阿師設齋
師因喫茶次問僧曾漠路上還有倍諓也無
僧云請和尚喫茶師云靜處薩婆訶師問僧
餬餅是什麼人做僧拈起餬餅師云這個且
放一邊長連牀上學得來餬餅是甚人做僧
云和尚莫瞞某甲好師云這虛頭漢師行次
一僧隨後行師竪起拳云如許大栗子喫得

幾個僧云和尚莫錯師云是你錯僧云莫壓
良為賤師云靜處薩婆訶師問直歲今日作
甚來歲云刈茆來師云刈得幾個祖師歲云
三百個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
長西家杓柄短作麼生歲無語師以拄杖打
趂因僧齋歸師問齋主有什麼供養僧竪起
拳師云我這裏問你即恁麼僧堂前有人問
你作麼生道僧云一切臨時師云學語之流
師問僧你作什麼僧云涅槃頭師云還有不
病者麼僧云不會師云恁麼不會不恁麼不
會僧無語師云汝問我僧便問作麼生是不
病者師指傍僧有南雄僧上白氈一段師云
汝道我向什麼處著僧無語師代云拄杖頭
上師却問傍僧你在南雄時識此僧麼僧云
識師云喚去茶堂內喫茶　師問僧不占田
地句作麼生道僧云不會師云不會且作韶
州客師問僧喫得幾個餬餅僧云忘却師云
喫了忘却未喫忘却僧云忘却說什麼喫與
求喫師云是所忘却甚處得來　師問僧你
從向北來還留遊臺麼僧云是師云閑西湖
南還曾見長觜鳥說禪麼僧云不見師拈起
拄杖以口作吹勢引聲云禪禪師問僧甚處
過夏僧云和尚寶問即道師云作賊人心虛
拳臨濟三句語問塔主秖如塔中和尚得第

幾句主無語師云你問我主便問師云不快即道主云作麽生是不快即道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師一日從方丈出有僧過拄杖與師師接得却過與僧僧無語師云我今日著便僧云和尚為什麽著便師云我拾得口喫飯師問僧甚處来僧云崇壽来師云崇壽有何言句僧云崇壽指凳子謂衆云識得凳子周帀有餘師云我即不與麽僧云和尚又如何師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問堂中首座云你道乾坤大地與汝自己同別首座云同師云一切物命蛾蛘蟻子與你自己同別首座云同師云你為什麽手戈相待因在醋寮内指云這一甕醋得與麽滿那一甕醋得與麽淡僧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師大笑而問座主講什麽經主云涅槃經師云涅槃具四德是不主云是師拈起椀子云這個具幾德主云一德也無師云古人因甚與麽道主云古人與麽道如何師敲椀子云會麽主云不會師云且講經著因齋次有僧侍立師云你還飽也未僧無語師拈拄杖云拄杖却飽

大師遺表　伏聞有限色身詎免榮枯之歎無形實相詎云遷變之期既風燈炬焰難留在水月空花何適罔避典彝之訟將陳委蛻之詞臣中謝伏念臣跡本寒微生從草莽爰自髫齔切慕空門潔誠誓屏於他緣鋭志唯探於内典其或忘餐待問立雪求知困風霜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始見心後罷跳意馬休馳身隱韶石之雲頭変楚山之雪以至榮逢昇運屢沐天波詰道談空誓荅乾坤之德開蒙發滯星馳雲水之徒僕揚利益之因迴自聖明之澤加以聪叨鳳詔累對龍庭繼奉頒宣重疊賜撫躬惆悵殞命何酬不謂臣犧馬年衰難勝春遲遞縈淪於疲瘵唯待盡於朝昏星漢程遙遐既而纔瞬北極波濤去速迴眸而已逐東流伏願鳳曆長春扇皇風於拂石之劫龍圖永固齊壽考於芥子之城臣限條景無時微躬將謝不獲奔辭丹闕祝別彤庭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遺誡　夫先德順化未有不留遺誡至若世尊將般涅槃亦遺教勅吾雖無先聖人之德忝育衆一方殆盡不可黙而無示吾自居靈樹及徙當山凡三十餘載每以祖道寅夕激勵汝等或有言句布在耳目具眼者知切須保任吾今已衰邁大數將絶刹那遷易頃自待盡然論死生幾經如是非獨于今矣吾自住持已来甚煩汝等輔賛之勞但自知媿耳吾滅後置吾於方丈中上或賜塔額祇懸於方丈勿別營作不得哭泣孝服廣備祭祀等是吾切意蓋出家者本務超越毋得同俗其住持等事皆仍舊貫接諸来者無失常則諸徒弟等仰從長行訓誨凡係山門莊業什物等並盡充本院支用勿互移屬他寺教有明旨東西廊物尚不應以互用汝當知矣或能遵行吾誡則可使佛法流通天神擁衛不負四恩有益於世或違此者非吾眷屬勉旃勉旃大期將迫臨行略示遺誡努力努力好住還會麽若不會佛有明教依而行之

古尊宿語録卷第十九　　　　勿七

古尊宿語卷第二十　勿八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南嶽下十一世
楊岐會禪師
道吾真禪師
慈明禪師法嗣
楊岐會禪師袁州之宜春冷氏子也謫方會
佐慈明甚久九峰道俗請住楊岐
入院上堂僧問如何是楊岐境師云獨松岩
畔秀猶向下山帝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貧家女子携籃去牧童横笛望源歸
上堂云百丈把火開田說大義是何言歟揚
岐兩日種禾ㄙ有個奇特語乃云達磨大師
無當門齒
上堂楊岐一言隨方就圓若也擬議十萬八
千下座
上堂楊岐一語呵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錯
舉下座
上堂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起拄杖云穿却釋
迦老子鼻孔作麽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
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
聞猿叫斷腸聲　上堂坐斷乾坤天地黯
黑放過一着雨順風調然雖如是俗氣未除
在僧問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
教師云乾坤月明碧海波澄進云未審作麽
生看師云脚跟下進云忽遇洪波浩渺時如
何師云放過一着十字縱横又作麽生僧便
喝撫掌一下師云看者一負戰將進云打草
蛇驚師云也要大家知　上堂秋雨洗秋林
秋林威翠色傷嗟傅大士何處覓彌勒
上堂凡聖不存佛祖何立大衆清平世界不
許人攙奪行市
師於興化寺開堂府主龍圖度疏與師師總
接得乃提起云大衆府主龍圖駕部諸官盡
為你諸人說第一義諦了也諸人還知麽若
知家國安寧事同一家若不知曲勞僧正度
與表白宣讀且要天下人知表白宣疏了乃
云今之日賢侯霧擁海衆臨筵最上上乘請
師敷演師云若是最上上乘千聖側立佛祖
潛蹤何故如此為諸人盡同古佛還信得及
麽吾信得及大家散去若不散去山僧謾你
諸人去也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無窮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
為知府龍圖駕部諸官伏願常居祿位復拈
香云大衆還知落處麽若也不知却為注破
奉酬石霜山慈明禪師法乳之恩山僧不免
熏天炙地去也便燒淨行大師白槌云法筵
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大衆早是落二落
三了也諸人何不負丈夫之氣若不然者有
疑請問化問昔日梵王請佛天雨四花府主
師筵有何祥瑞師云片雲收岳面浪白静瀟
湘進云大衆霑恩學人禮謝師云斷頭舡子
下楊州僧問埋兵掉鬭即不問今日當場事
若何師云楊岐入界未來曾逢見者作家僧
以手劃一劃師云分身兩處看　師乃云更
有問話者請出來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勝若
據祖宗令下祖佛潛蹤天下黯黑豈容諸人
在者裏立地更待山僧開兩片皮雖然如是
且向第二機中說些葛藤繁興大用舉步全
真既立名真非離真而立立處即真者裏須
會當處發生隨處解脫此喚作鬧市裏上竿
子是人總見你道金不博金一句作麽生道
還有人道得麽試出來踏跳看如無山僧今
日失利但恭此際恭幸伏遇知府龍圖通判
駕部泊諸官僚請住雲蓋道場可謂諸官願
弘深廣為國忠臣建立法幢上嚴帝祚然願
諸官壽齊山岳永佐明君作大股肱為佛施
主諸院尊宿在會信心世世生生共營大事
久立珍重　上堂春雨普潤一滴滴不落别
處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麽九年空面壁年老
轉心孤　歲旦上堂僧問舊歲已隨殘臘去
今日新春事若何師云鉢盂裏滿盛進云與

麼則三年逢一閏九月是重陽師云野火燒
不盡春風吹又生進云專為舉似諸方去也
師云你道雲蓋末後一句作麼道進云七九
六十三師云念言語漢
上堂寅朝清旦古今揔見更問如何也是癡
漢　上堂一塵纔舉大地全收拈起拄杖云
如今舉也卓禪床一下云山河大地塞却諸
人眼睛有不受人謾底出衆道看良久云玉
笛橫吹動天地未曾逢着個知音參
上堂三春將杪四海廓清風恬浪靜是人知
有且道將長就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幾
度黑風飄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參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大衆達磨纔有真消
息也落諸人第二機參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
去雲蓋與麼道也是看錮鏴更有後語不得
錯舉下座
上堂阿呵呵是什麼僧堂裏喫茶去下座
參駕部歸寺上堂釋迦老子為先鋒彌勒大
士為殿後衆中還有着力者麼出衆來與雲
蓋着力看如無雲蓋自逞神通也三五日出
入相看前座大衆你且道粘裏還有隔礙底
道理麼上座僧堂裏展鉢時與上座同展瞞
時與上座同膳立地時與上座同立地長者
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彌勒運用與去来何處
有間隔雖然如是且道雲蓋在舡頭在舡尾
衆中還有靈利底衲僧覷得見麼良久云人
人盡道平地險登㨂方覺遠山青參
上堂雲蓋不會禪只是愛瞳眠打動震天雷
不直半分錢　八　上堂拍禪牀一下云休戀江
湖五六月收取綿輪歸去来　四　揚岐詮老来
師上堂拈花付囑有屈當人面壁九年胡言
漢語當人分上把斷乾坤且道作麼生是把
斷乾坤底句還有人道得麼如無雲蓋失利
楊畋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提刑乃問和尚法
嗣何人云慈明大師楊云見個什麼道理便
法嗣他云共鉢盂喫飯楊云與麼則不見也
師捺膝云什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云須是
提刑始得師云請入院燒香楊云却待回来
師乃献茶信楊云者個却不消得有甚乾嚗
嚗底禪希見示些子師指茶信云者個尚自
不要豈况乾嚗嚗底禪楊擬議師乃有頌示
作王臣佛祖罔措為指迷源殺人無數楊云
和尚為什麼就身打劫師云元来却是我家
裏人楊大笑師云山僧罪過萬壽先馳書
至師問萬壽峰前師子吼當人返擲事如何
僧云踏跳上三十三天師云與麼則雲蓋直
下覷也僧云草賊大敗師云更不拜勘且坐
喫茶
慈明遷化僧馳書至師集衆掛真舉哀師至
真前提起坐具云大衆會麼遂指真云我昔
日行脚時被者老和尚將一百二十斤擔子
放在我身上如今且得天下太平却顧視大
衆云會麼衆無語師捶胷云鳴呼哀哉伏惟
尚饗　八　送武泉常老出門乃問出門便作還鄉
計到家一句作麼生道泉云和尚善為住持
師云與麼則身隨寒影去脚大草鞋寬泉云
和尚善為開田師云兎子何曾離得窟　五
一日七人新到師問陣勢既圓作家戰將何
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以坐具便打師云作
家僧又打師云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
擬議師背面立僧又打師云你道楊岐話頭
落在什麼處僧指面前云在這裏師云三十
年後遇明眼人不得錯舉且坐喫茶
一日道吾供養主馳書至師問春雨霖霖無
暫息不觸波瀾試道看主云適来已通信了
師云者個是道吾底那個是化主底主指云
春雨霖霖師撫掌大笑云不直半分錢主便
喝師云者瞎漢向道不直半分錢又恁發作
什麼主擬掌一下師云且坐喫茶
一日石霜供養主至師問征行戰將假道經
過制茶々圓何不與楊岐草戰主云昔時謀

向途中覔今日親逢老作家師云楊岐且輸
小捷去也主便喝師云乱做作什麽主持坐
具劃一劃師云齋後鍾主云監師云只者個
別更有在主無語師云敗將不斬且坐喫茶
師問僧楊岐路僻高步何来僧云和尚幸是
大人師云嗄僧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楊岐
近日耳聾且坐喫茶　師問僧秋色依依
朝離何處僧云去夏在上藍師云不涉程途
一句作麽生道僧云兩重公案師云謝上座
荅話僧便喝師云郍裏學得者虚頭来僧云
明眼尊宿難謾師云與麽則楊岐随上座去
也僧擬議師云念你鄉人在此放你三十棒
師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来僧云天無四壁
師云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云一喝兩喝又
作麽生僧云你看者老和尚師云拄杖不在
且坐喫茶　一日八人新到師問一字陣圓
作家戰将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云和尚
照顧話頭師云楊岐今日拖馬拖旗去也僧
云新戒打退鼓師云道僧擬議師云道僧撫
罕一下師云謝上座荅話僧無語師云将頭
不猛累及三軍且坐喫茶
漳州道吾禪師諱悟真開堂日表白宣疏罷
乃云請和尚不勞譏讓為衆舉楊師云直饒
與麽道也落第三絡便陞座上首白槌了師

乃云便與歷覿得一時着便若論玄微見與
不見一時致暗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明暗兩
字截斷衆流請師便道師云作麽生道僧云
作家師便喝僧撫掌師云恰是問三千劒客
無施用便春来燕賀太平時如何師云逼塞
虚空内開張日月前進云恁麽則千花岩畔
澄孤月五鳳樓前舞蠢旗去師云白雲千里
万里僧拂袖歸衆師云喏問疋馬單鎗請師
布陣師云分為兩段僧撫掌師云你又作麽
生僧無語師喝云瞎漢乃云一問一荅未有
休期直饒你問到未来際我也荅到未来際
所以古人喚作無盡法藏亦喚作無礙辯門
且道如今喚作無盡法藏是無礙辯門是還
有道得底麽試出来道看如無拄杖子爲你
諸人道去也以拄杖劃一劃云一時領過下
座　師在北禪上堂云青山峭峻白日如梭
肥門無客鬧市人多諸人且道即今下菜行
頭有幾人納税百姓肹有僧出禮拜師云北
禪寺裏却有一個僧問不落二三請師速道
師云前三點後三點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
師云有恁麽瞎漢　上堂云拗折拜衡将什
麽定斤兩拈却鉢盂匙筯将什麽喫粥飯不
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着脱却鼻
孔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你還肯

麽你若肯心肝五臟頭目髓腦一時屬老僧
你若不肯心肝五臟頭目髓腦一時分付揤
下拄杖便下座　上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
無二分又道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且道龍宫
海藏甚處得来良久云三要點開天地眼一
当無私豁古今　上堂直上直下如何指南
十字縱横作麽生提綱良久云風散乱雲長
空静夜深明月照窓前　上堂乃喚維那令
昨日四人新到人事新到纔出師云雖是小
過今人大怒新到纔展坐具師云當為空王
如来作禮便歸方丈　上堂云過界元正又
逢今節問諸禪人是生是滅紅日長輝玉輪
團欽疾焰過鋒眼中電掣髑髏當吟是決不
決汝等諸人還拜父母墳壟也無良久云人
行荒草裏鬼哭寒林間　問王老夜燒錢意
旨如何云白日看星月僧擬議云會麽僧云
不會師乃云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磕額
撞慈尊手把冥香㸑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
喝一喝乃云一喝一卓眼生八角鼻孔吒沙
眉毛卓朔若也會得西山月落若也不會胡
餅餜飥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
云直下衝雲際東山絶往来問如何是第二
句師云面前渠不見背後豁究苦問如何是
第三句師云頭上一堆塵脚下三尺土問佉

道来時不將絲頭来去時不將絲頭去意旨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刼未是長期僧無語師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洞庭八百里未是闊問如何是透出乾坤句師云棒下最分明僧無語師乃云透出乾坤句未語先剖陳屈躬来更問棒下取分明　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擲下来随後跳下衆擬散師乃召大衆衆回首師乃云為老僧收取拄杖便歸方丈上堂云開心椀子盛將来無縫合盤合取去擬思量何刼悟看取眉毛有幾許去　上堂云夜来雷声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滋潤万物萌茅且道嘉州大象騎騎長得多少還有道得者麽若也道得陝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道不得土宿拽脱你鼻孔　上堂若據祖令到這裏揔須茫然放老僧一線且向眉睫裏東覷西覷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語路分明說提針不回避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金剛親面視分付話道分明好好陳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祖佛道中行路異森羅影裏不留身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清涼金色光先照峨嵋銀界一時鋪乃云參須實參學須實學又須要明古人血脉且道作麽生是古人血脉良久云智不到處切忌道看

上堂云寒風浩浩無時節浪打懸崖石頭裂洞庭湖裏釣舡傾雪路行人山路絶清風月白透幽關衆覺以何為妙訣下座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你等諸人還明得這時節麽若明得去天上人間堪受供養若明不得問羅老子眼目分明　上堂汝等諸人盡學佛法非即便言非是即便言是直須緇素分明不得錯認定盤星好弥重　上堂云如天普盖似地普擎三世諸佛揔在你鼻孔裏三十年後不得辜負老僧　上堂舉僧問大隋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隋云壞僧云與麽則随他去隋云随他去又問龍濟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濟云不壞僧云為什麽不壞濟云為同大千此二老宿一人道壞一人道不壞且道壞底是不壞底是會麽壞與不壞俱非内外不隔纖毫尋常面對　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菴中閑打坐白雲起峯頂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閃爍紅霞散天童指路親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剛骨盡随紅影没苕苗揔逐白雲消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久旱逢初雨他鄉遇舊知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誰說有踪親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磕額無回互對面与誰陳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瑞雲空裏布霹歷震乾坤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古皇令高舉巧辨徒申吐問如何是正中来曰皎潔乾坤震地雷如何是三中偏曰諸子投来見大仙如何是偏中正曰万水千山明似鏡如何是蒸中至曰施設縱横無所畏如何是蒸中到曰黒白未分已前過師乃云古人道主賓元不異問答理俱全同安又云賓主睦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一等是出世尊宿接物利生言教有異為從見處偏枯為從利生不普明眼底人通個消息　上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万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是什麽物還識得麽若識得乾坤大地森羅洞明若也不識被物拘着轉身不得　上堂云鋒刃上路跳微塵裏走馬勞勞去後来個是知音者

上堂云昨日三人新到出来人事僧才出禮拜師云不落平常卦蹤直述来情僧云和尚休得也師云此由是落平常僧云恰是歸衆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下座　勸辯

師問僧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僧擬提起坐具師指云緫知坐具作麽生道僧云和尚那裏得這消息来師便打僧擬提坐具師又打云瞎漢僧擬議師又打云且坐喫茶僧便坐師云什麽處来僧云石霜師云怪得　師問僧有一事借問上座只是不得打老僧僧云者

甚来由師提起坐具云爭奈這個何僧云莫
乱做師便打僧云莫乱做莫乱做師又打云
且坐喫茶僧云適来道着甚来由和尚為什
麼却打某甲師云作適来去什麼處来僧無
語師乃搥胸一下　師問僧昨日在上已相
見了也今日人事又作麼生僧云合取狗口
師云也是僧便打師云老僧過在什麼處僧
云弄犯不容師却云將謂是個漢師便打云
叅堂去　數人新到禮拜師云捴是淅裏師
僧僧云猢孫向火師云路跳作麼僧云今日
得見和尚師云伏惟尚饗僧無語師便打
師在慈明會裏一日提螺師一籃遶院云賣
螺師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
目顧視師放身便卧師放籃子便行
師問僧甚處来僧云簽寮裏来師云釋迦老
子作何面孔僧便喝師云作麼僧又喝師云恰
是僧云一任跲跳師便打　一日新到
人事乃云請和尚相看師云不易道得且坐
勿八　十二下
喫茶潙潭尊使礼拜乃云德華礼拜師云是
箇淅裏師僧云不消如是師云由是舊時氣
息僧云咄師云咄即且致別作麼僧良久云
一任跲跳師撫掌一下　王提刑問建三生
云某甲四十年為官作麼脫得此塵去生緣
對師代云一任跲跳又看上峯路建云這个

是上峯路提刑云寺在上頭那建云是提刑
云恁麼則不去也建無語師代云今日勘破
偈頌　潙山水牯牛　水牯潙山峭峻機分
明人類頭出奇兩途語出分明處夜鳥投林
曉復飛
拄林山下竹筋鞭　拄林山下竹筋鞭搭索
拏鈎火裏牽拽近不能推放後回旋却到使
君前　北斗藏身　雲門透法身從此
覔踪親尽道和風暖三春寒更新
百丈野狐　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
兩西風急近火轉加寒　麻三斤
同袍叅學問通津来扣宗師正佛因為說三
斤麻最好三斤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頻拈
掇奈緣緇侶有蹤親余今更為重秤過那吒
太子析全身　興化問雲居何必話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熘光透出

古尊宿語録卷第二十　勿八

古尊宿語録卷第二十一　勿九

白雲端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嗣楊岐
佛照光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嗣大慧
北硼簡禪師 嗣佛照派下五人附録

舒州白雲禪師諱守端衡陽周氏子示衆云
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者跡跡者跡所不能
跡每日開口動舌無非是言作麼生說箇言
所不能言喚作言即便是跡作麼生說箇跡
所不能跡到這裏一大藏教一字用不着到
這裏一大藏教字字用得着為甚麼先用不
着又却用得着且道謊訛在甚麼處不見道 勿九
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自古自
今向其間鑽仰者如稻麻竹葦端的透徹者
百千中無一二若果然透得十二時中不妨
慶快應機接物利樂有情盡乾坤星辰日月
盡大地草木叢林都作一箇出入遊戲之場
古者道玉轉珠回祖佛言精通猶是污心田
老盧只解長舂米何得黃梅萬古傳山僧在
庵中亦有示衆云直下雖然沒許般透如未
盡活還難海門昨夜狂風起無限波濤一掃
乾恁麼地先與人開却路然後兩手攙向人
前靈利底不用絲毫氣力便提得去還有麼
若提不去敢問諸人十二時中應用施為分

別賢愚是是非非是箇甚麼　示衆云古者
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如存若忘
下士聞道大笑之大衆若約衲僧門下却許
他大笑者有些些骨氣何謂如此衆眼難瞞
示衆舉玄沙因誤脹衆偏身紅爛僧問如何
是堅固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後來懷和尚頌
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謝家風時人
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亦有人問法
華如何是清淨法身只答他道屎臭薰天
又云蓮華葉上化生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
別法華亦有一頌云　屎臭薰天亦偶然
法華爭敢為君宣鼻中若有通天竅一任横
行不着穿　一日示衆云未透者須教伊
識已透者須共伊行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
教阿誰識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向甚麼處行
所以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
不是為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少處減
些子多處添些子為甚麼少處更減多處更
添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示衆云明明知道
只是這箇為甚麼透不過只謂見人開口時
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默然
又道動轉施為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
不是自己所以隨在途中隱隱猶懷舊日嫌
不見雲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舉手云觀

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來却是饅
頭不見山僧住法華時道無業禪師云一毫
頭凡聖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直
饒一毫頭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
腹裏云瞎漢但恁麼參　僧問智不到處切
忌道着道着時如何師云風吹日炙云恁麼
則無處容身去也師云碓擣磨磨云宮不容
針私通車馬師云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
云恰是僧吐舌師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
人僧呵呵大笑師云放過一着　僧問龍門
未透時如何師云不是這箇調云透後如何
師云不是這箇調僧擬議師云買賣不當買
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
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盡向拄杖頭上
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
岳說個甚麼法門南岳說洞上五位修行君
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岩異草青坐着白
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三玄三要四料簡一
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
三更廬山出来道你兩個漢正在葛藤窠裏
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来正法輪
此三個見解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重八兩
一箇重半斤一個不直半分錢但願春風齊
著力一時吹入我門来　上堂竪起拄杖

曰鋒刃上跨跳横按曰微塵裏走馬勞勞去
從来箇是惺惺者挪拄杖下座　上堂不曾
迷莫求悟為甚麼從上来却有師承祖嗣若
也會得入鄉隨俗若也不會餓死首陽山然
雖如是入水見長人　上堂今日至節一陽
生於此日拈起拄杖名大衆曰且道這箇作
麼生若也見得且恁麼應特納祐若數至大
年朝前頭大有事在所以承天尋常十度發
言九度休何謂如此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
兒孫惹著衣然雖如是三十年後太公釣魚
參　上堂今日也是這箇明日也是這箇作
麼生是那箇漆桶參堂去淨空居士郭功甫
訪師上堂夜来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
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着肉汗衫
莫言不道遂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
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示衆
云有時雄糾生花有時佛面百醜千拙醉倒
街頭自是張公喫酒燈籠鼓斷層頭露柱呵
呵拍手　白雲禪師語終

東山五祖演禪師語三卷在士字函中
圓悟佛果禪師語一十七卷具列別函
大慧普覺祖師語三十卷緣在減函茲不錄

佛照禪師諱德光臨江軍新喻縣彭氏子隸
景光化歷參目菴應菴萬菴與牛十餘員尊

宿晩見育王大慧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
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你作麼生會荅云
大小趙州坐在屎窖裏慧云你甚處見趙州
荅云莫瞌睡慧打一竹篦荅云莫掩彩慧喚
侍者問這僧名甚麼荅云不得名慧云你看
這漆桶亂做荅云未為分外又入室次慧舉
竹篦問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如
何荅云請和尚放下竹篦與學人相見慧鄉
下竹篦云如何相見荅云伎倆已盡慧云你
看這漢杜撰禮拜便出又一日入室次慧問
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
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
處承當速道速道荅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
慧云你是第幾箇荅云今日捉敗這老賊慧
付頂相書贊印證云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
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自是聲譽大彰
應刺史李浩之命出世台之鴻福繼升天寧
光孝自謂平生多得拙力遂號拙菴淳熙三
年春孝宗皇帝詔居靈隱後居育王徑山慶
元間優詔順光育王東菴云
上堂從來共住不知名這漆桶任運相將只
麼行擡脚不起自古上賢猶不識賊身已露
這次九流豈可明少賣弄拍禪床下座
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雪上加霜若說世
法供養大衆撈水河頭賣摝不與麼剌腦入
膠盆別有機關也是胡孫伎倆畢竟如何氣
似精袋令人可愛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逞
還羅凌厲宗風罪過多惡水驀頭澆一杓兔
教平地起干戈　上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
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
如來合喝一喝大小永嘉和屎合尿　上堂
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便是德
山臨濟何曾踏着汝等諸人皮下還有血麼
直饒踏着開懷也未夢見育王脚跟下汗臭
氣在　佛照禪師徑山育王語終
北磵禪師諱居簡字敬叟西蜀潼川龍氏依
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徧參荊楚見別峯塗
毒於徑山晩參佛照於育王經十五寒暑遂
大發明及訪瑩仲温與語知師奇偉温得大
慧居洋嶼時竹篦付師後出世台之報恩湖
之觀音大覺思溪圓覺宣之彰教常之顯慶
常蘇州慧日天興道場杭之淨慈云
升座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法隨法行法幢隨
處建立所以永嘉道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
勅曹溪是豈獨曹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
芥子許不是菩薩降生出家修道轉法輪般
涅槃處只今欲建楊岐白雲宗旨竪最勝幢
直得鵰飛不度與湖海毁佛謗法不入衆數
大闡提人同一手作獲吾花木底樹下垃圾
堆頭明月夜光照天照地去也忽有箇忍俊
不禁出來道是則是爭奈干兵易得一將難
求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教
中道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
自謂行真道汝等諸人總被誑惑了也便好
撥轉痛與一頓若無報恩今日失利
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
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一大藏教總是魔說日可冷月可熱是
假易除是真難滅　上堂伶俐衲僧十成
峭措箇裏守株那邊待兔昨夜文殊普賢起
佛見法見貶向鐵圍王老師你自領出去
上堂舉石林問龐居士有箇借問居士不惜
言句否士云便請舉來林云元來惜言句士
云者箇問訊不覺落佗便宜林掩耳而去士
云作家作家師拈云纔生便劄不得一半失
之東隅桑榆已晩只如居士道作家作家且
道石林還甘麼　上堂沒井花水煮薔薇
露清淨法身遭點污良久云活灰世界一年
一度　上堂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至
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萬象森羅燈籠露柱
皆發本光瑞是汝諸人因甚脚跟下黑漫漫
地　上堂行亦禪坐亦禪飢噇飯困噇眠

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無端撒地覔青天
上堂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甦欺君不
得所以道我立地待汝搆去掷主丈云討什
麼盌　上堂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
父正當與麼時太子在什麽處師拈云肉還
母骨還父日西沉水東注良久云露
上堂敗闕在雙林都無跡可尋海枯終見底
人死不知心　上堂舉孝宗皇帝問佛照
禪師釋迦入山六年所成者何事佛照對云
將謂陛下忘却師頌云借婆衫子拜婆年豈
本起挑不上禪扶起五龍轟霹靂明星猶在
九重天　上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寺
識圈無本可據數於佛謗於法不入衆數分
明有眼難緇素　上堂舉安禪師破句讀
楞嚴經師頌云未到忘筌地務藍等跳蝦錯
行樵子徑却到葛洪家　上堂簷頭滴滴
分明歷歷明眼衲僧卓主丈云切忌從這裏
入　移佛上堂東邊移了復西移不動尊
還有動時弗打併他蹲坐廢安知四十九年
非　上堂諸方今日書符底書符採藥底
採藥碧雲窮廝煎餅廝吵只者一著盡情拈
却良久云開眼也着合眼也着　上堂舉
密師伯與洞山在餅店密於地上畫一圓相
謂洞山云把將去山云拈將來後來保寧勇

和尚云非但二人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不
起北磵敢道保寧討窮力盡　上堂去年
梅今歲柳天地有全功物物還依舊衲子生
涯也如舊頭上青灰三五斗臘雪後春風前
莫教蹉過鑁頭邊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
天色半晴半雨園林過了清明無限落花飛
絮釋迦慳彌勒富絶憐杜宇不知時啼得血
流無用處　上堂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
說說箇什麼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也好
藏拙是假易除是真難滅　上堂世事悠
悠不如山丘避喧求靜騎牛覔牛黄河合眼
跳特地一場愁　上堂色不是色菜花黄
梨花白聲不是聲燕語黄鶯喝觀音菩薩
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洞裏春光渾
不惜一時流入武陵谿　上堂舉趙州入
僧堂云有賊有賊見一僧便云賊在者裏僧
云不是某甲趙州托開云是即是不肯承當
師云趙州收處太寬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
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云只可錯提不
可錯放　上堂仲夏初吉有好消息露柱
燈籠參學事畢證據則任汝證據鞭逼則任
汝鞭逼以拂子擊禪床云當機覿面提覿面
當機疾　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曾動舌曾
祖見僧面壁自納敗闕淨慈敗闕釘椒向空

敷斗煎茶銚不同　上堂舉常不輕菩薩我
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師云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　小參一陽來復小人道消消
剥群陰君子道長大似依文解義耶笑傍觀
須知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
不逐四時凋又誰管你昝運推移日南長至
孟夏漸熱仲秋漸涼主丈子忍俊不禁出來
道我則不然寒時向火熱即乘涼為復是世
諦流布為復是佛法商量巖得莊周蝶夢長

物初觀禪師南岳十八世嗣北磵禪師
晦機熙禪師南岳十九世嗣物初禪師
廣智全悟笑隱訢禪師二十世嗣晦機
仲方倫禪師南岳二十世嗣晦機禪師
覺源曇禪師南岳廿一世嗣廣智和尚

右附録五人

物初禪師諱大觀四明鄞縣陸氏子遊方徧
參呉楚諸知識咸以法器重之欲致已席下
而師智中凝膺終未釋晚依北磵禪師於南
屏一衲蕭然寒暑不易潛衆十年人無知者
一日入室次機語契合遂大發明後出世屢
遷名刹至坐育王道場妙喜宗風為之特振
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眈
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蟲夜來好風
吹折門前一株松　上堂用黒豆法換人眼

睛如恒河沙㑹火爐頭話銫有幾箇九九九
三世諸佛不知有㘞身踣倒五須彌何用法
身藏北斗藏北斗分明向外揚家醜
可題賸語偒然集師平居應酬藁請題云
與世同波於世無涉泠然其間亦聊以自適
萬象爲賔朋萬籟爲鼓吹斯亦足矣惆隙彷
徉白間虛明與佛容邊竺册晉典遮眼爲樂
或便謂予從事乎討論矣職提唱外酬應或
需韻句事功或需記錄或求於予性不善拒
然法不孤起理不它隔言在此而意在彼或
便謂予長乎文言矣饒一脫藁掃不見蹤跡
如是者有年吾徒嘿子潛會粹成編辭於予
前恍然永師後身見破甕中物前身知藏僧
忽省書未了經也鄙揭增赧自訟斐淺輕出
欲敘而秉畀之嘿捍謙堅甚則訊之曰吾宗
素不尚此毋重吾過嘿曰目連之集異爲子
之法蘊洎夫華竺諸賢率多論著雜華取淵
才雅思又何如予因自笑曰治亂不關寵辱
不聞山林自誣㪷黥自業于世之賸人也謬
當弘宗亦有本末瑣瑣筆墨壹壹酬應又吾
之賸事也說而無說文而非文又吾之賸語
也人賸事賸語賸惡足識其中有無大賸句
亦或有所取
上堂塵劫来事只在今時當斷不斷斗換星
移拈主丈卓一下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
吹　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則頭
角生古人恁麽告報育王則不然智不到處
滿口道着道得着有名不用鑴頑石
因臘茶示衆午窓夢緖慣逢迎杵臼藥聞隔
竹聲未啜睡魔先辟易策勳不戰屈人兵
見桂花示衆一出湖山即擅芳更何龍麝敢
言香掩關滋儿無言說時見零金點石床
上堂舉龎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
甚麽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
汝道師云大小祖師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
長當時若問育王但云若要向汝道直待虛
空落地自然出他一頭何故車不横推理無
曲斷　開爐示衆狄徑無人葉亂飛攀翻
寒影掛危枝恍然曾是當年見日落香林静
立時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露冷風高重
重漏泄何必三登投子搖地覔天九上洞山
捫空釘橛良久云踏着秤鎚硬似鐵　十
焙𦂳上堂祖佛之言汗牛衝棟時人所得偃
鼠飲河曾聽火皷上說法来終不向語脉裏
轉一嗅便識猶是鈍根展卷方知白雲萬里
以字不是八字不成從頭盡掃白底是紙黑
底是字此話難明　上堂今朝正月半拈出
舊公案水上挂燈毬大家普請看卓杖下座
佛智晦機禪師諱元熈豫章唐氏子晉進士
棄從西山明覺院明公祝髮焉希寧退耕衍
石帆鄞東叟徧謁吳楚諸師晚依育王物初
觀禪師座下十年人無知者一日清黙書記
同入室機語峻捷衆咸驚異觀乃字以晦機
爲令毋早應世一衲二十年囊無長物元貞
二年出世百丈遷淨慈徑山妙喜宗風大振
江右緇白敬慕遂迎歸大仰終老焉
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柰他何殊
不知雲門開口早巳四棱塌地當時若興震
威一喝待此老惡𤼵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
觸忤好非圖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
雖然口是禍門　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
𤼵不紅一星熒大出孤端過遼東　結制
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云南山今日結布袋
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中身心安居平等
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的莫道結
子不堅密須知觸天網子百千重　上堂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何處有法何處無心白
雲爲益流水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舉拂
子云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
師因開先遣訴侍者來參大問云貴懺向勝
渾得旨領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
甚麽處訴曰千年桃核裏覔甚舊將人又一

日以百丈野狐話苦之且道不落因果便隨
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麽
處許擬來師遍喝一喝許後出世爲龍翔開
山云
　　　　　　晦機禪師語録
師諱元熙字晦機豫章南昌
唐氏子依郡之水陸院彰上人祝髮首參一
山萬禪師於廬山開先久之遂參百丈晦機
熙公公示以本色鉗鎚成大法器熙公遷淨
慈師隨至掌外記一時名公卿士樂聞道妙
歷霞東南出世吳興烏回繼遷錢塘鳳山報
國天竺永祚天府巴巴文宗皇帝以金陵潛
宮爲大龍翔集慶寺詔師開山爲第一代焉
上堂驅耕夫牛奪飢人食啐啄同時箭鋒相
拄一拳還一拳一踢還一踢牛頭南馬頭北
結夏上堂柘巖開粥過夏西院商量兩錯嘉
州大像腳踏地陝府鐵牛頭戴角喝一喝切
忌無繩自縛　　上堂黃龍南和尚云説妙
説玄乃太平之奸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
雄所以佛法二字烏回未嘗道着雖然也要
大家知有拈主杖云鎭州出大蘿蔔頭孝原
白家三盞酒客來隨分納些些相逢不用揚
家醜卓主杖下座　　上堂長連牀上拈得
鼻孔十字街頭打失眼睛汝諸人還曾檢點
也未明如日黑似漆萬仞崖頭撒手行無位
真人赤骨律　　上堂拈槌豎拂捏目生花
舉古論今虛空釘橛楊岐和尚道須彌山可
透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
吞直饒吞得透得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
衲僧分上事歸堂喫茶去　　上堂言發非
聲色前不物苒其來由欣色裏睡眠欣色裏
坐臥却較些子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
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元無事體用無妨
分不分拈主杖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
寒鴉過別村卓主杖下座　　上堂圓悟禪
師住東京天寧日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則不然
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其時大慧頭師於言下大
悟諸禪德不妨奇特者箇是論實不論虛底
事如人歸京必須親到見京裏人説京裏話
一點外來也着不得雖然雲門道東山水上
行因甚不悟圓悟道薰風自南來因甚便悟
去報國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腳諸佛出
身處東山水上行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衆中有全身擔荷者出來與山僧相見
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
上樹相撐腳演説苦空豎起拂子云山僧拂
子穿汝諸人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
上堂選佛場開牛欄馬廐心空及第話陷泥
犁畢竟如何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月明
幽室寒星分拱辰巽　　上堂今朝又是五
月一大盡小盡數不出入臂那吒沒奈何夜
又屈滕眼睛黑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
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喝一喝云
文殊普賢因甚在你腳跟下過　　師衆青
州布衫重七斤古人道了也畢竟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時有僧出云東廊頭西廊下師云
什麽處見趙州僧擬對師云捧土不成龍
元文宗皇帝詔師開山大龍翔集慶寺上堂
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上皇帝從佛
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刹海於一印中具足
八萬法門於一毛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
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
飲食又於衆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
衆生心悉令滿足然後得其實者盡證法門
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
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即今崇建寶坊闡揚
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
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
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麽擊拂子云四
海已歸皇化裏時清休唱太平歌復舉世尊
與衆行次以手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刹時天

帝釋將一竿竹挿地上云建梵刹竟世尊微
笑師云帝釋爲三十三天之主雖則一期施
設其柰理事未備今上皇帝以與龍潛邸改
刱梵宮復命羅宗發揚向上宗旨與天帝釋
所成功德何啻百千萬億倍縱使虛空爲口
讃嘆莫窮臣僧借水獻華輒成一頌丈六金
身一莖草瓊樓玉殿恰相當交羅帝網山河
影旋繞須彌日月光華雨瑞飄龍座暖天風
時送御爐香大千共仰恩光近五色祥雲擁
帝傍　上堂舉臨濟示衆云赤肉團上有
一無位眞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
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眞人濟
下禪牀搊住其僧擬議濟以手托開云無位
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云兩鋒相
直者不虛發由基之箭斵堊而不變者始可
運郢人之斤臨濟尋常氣宇如王却作小斷
兒戲幾乎法道遇大風而止龍翔今日作死
馬醫無位眞人築著磕著證據將來依然是
錯且道是臨濟錯龍翔錯從敎天下人卜度
上堂龍翔孟八郎惡辣難近傍佛祖也潛蹤
從敎人起謗雲門扇子䟦上天趙州葫蘆掛
壁上寒山掃地接豐干却是南嶽讓和尚
文宗皇帝聖忌牖散藏經上堂尊而無上高
超象帝之先貴不可名坐斷毘盧之頂其體

之大則容攝十虛其用之廣則包括萬類如
川涵衆水無分淨穢之殊春在百華不見正
偏之相妙有不有眞空不空所以道無邊刹
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
當念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於斯見
得便見文宗皇帝昔從佛地示現王宮撫治
邦家又安宗社化導已周復歸佛位寂然不
動智普應於十方廓爾無私化已周於沙界
龍翔與麼贊揚且道還契聖意也無良久云
便鉢天香吹不斷又從兜率下閻浮
仲方禪師諱天倫四明象山張氏子依廣德
天寧竺源祝髮遊方叅勝機熙公公曰湖山
譪譪淅水洋洋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
甚不知師云通身無影象步步絶行踪公云
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依座下屢以此事扣
問公終不說乃往吳興桃花塢結茆一日聞
雷有省徹見熙公用處後出世東泉佛岩保
寧上堂云獨樹不成林人人總知有梵刹一
縷興大家出隻手昆明池裏失却劒曲江江
内撈得鋸　上堂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
這裏悟去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運行四時有
什麼過　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
見見不能及須弥山上走馬大洋海底翻身
前三三後三三一聲無孔笛吹過汨羅湾

上堂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懷州牛喫禾
益州馬腹脹天下老和尚口掛壁上便下座
臘八上堂昨夜見明星悟道後園風打籬笆
倒曉來無迹可追尋雪山依舊生青草　上
堂涅槃自性無繫屬故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拈
拄杖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云久雨不晴時如何門云
劄雲門一劄獠啼巴峽熊耳峯高石頭路滑
上堂舜若多觸處逢渠阿那律通身是眼不
信問取鐙籠便見衲僧擔板　上堂知幻即
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拈拄杖云
穿却釋迦老子鼻孔天下老和尚無出氣處卓
拄杖下座　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七九
六十三九九八十一朝往西天暮歸唐土一
馬生三寅石牛攔古路叅　上堂修多羅教
如標月指昨日有人從西州來接得東州信
報道大食國裏人在眼睫上賣香藥喝一喝

仲芳和尚語録終

天界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覺源曇和
尚天台揚氏子出家於紹興之法果寺禮大
均爲師得法於笑隱訢禪師出世金陵牛頭
之祖山石城之清涼繼遷蔣山勅改龍翔爲
天界詔師住持統領天下教門
上堂行不動塵語不動脣見成行貨黃金白

銀君不見洞山老問佛只荅麻三斤
上堂恢揚岐宗風坐南泉鉢位佛祖命根衲
僧巴鼻卓主杖云東頭買賤西頭賣貴
上堂一句子黑漆黑無覇柄有準則良久云
會麼碓擣東南磨推西北　示衆文達當
年侍趙州東司說法未輕酧伺先一念分明
十六
處午夜霜清月滿樓　上堂少室峯前曹溪
門下燈燈相継的的相傳自古自今絲毫不
易且以何為驗樓臺上下大照火車馬往來
人看人　上堂朝到西天暮帰唐土鑑在
機先未敢相許保寧八字打開了也莫有控
勒不住者麼便下座　上堂長者長法身
短者短法身即今現前一衆坐立儼然有長
有短諸人盡知盡見畢竟阿那箇是法身若
也會得捧鉢盂向香積世界喫飯若也不會
長連床且喫粥喫飯　上堂擁之不聚撥
之不散類之不齊混之不濫絶照忘緣十方
坐斷隔江招手見諳訊盡力承當得一半荐
山與麼提持驢年也未夢見　上堂六月
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
磨盤空裏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
骨律金毛師子顛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
聖三賢揔不知唉倒寒山并拾得　上堂
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放一線道分料剗

段去也拈杖卓一下云且道是何章句
佛成道上堂雪山六載帶虛都忽見明星燓
眼枯謾得烏龜成白鷺至今陪口為分踈
上堂只個見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
者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
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
十七
一箇眼睛大揔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
擔荷壓一声下座　上堂成音王已前弥
勒佛已後有個現成公案未敢與汝說破何
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界覺源曇公大禪師藏衣塔銘
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金華黄溍　撰
浮圖之為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惟
借律院以居百丈大智禪師方建叢林規矩
至宗極闡寖盛然猶不分等第惟推在京鉅
剎為之首南渡後始定江南為五山十剎俾
其拾級而升黄梅曹溪諸道場反不預其間
則其去古也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
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
蓋矯其弊也國朝曰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
揔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源禪師實奉詔涖
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聖皇崇敬以統釋
教事誠千載之奇逢也其順宜也法當勤糾
行以貽示後世師諱慧曇字覺源天台大族
揚氏母夢吞明珠而有娠及生容貌嶷然
幼不與羣童狎長依越之法果寺茲舄大均
恣修出世法及冠薙染尋受具足戒學律於
明慶果公習華嚴於高麗教公聽止觀於上
竺澄公無不貫綜時廣智禪師訢公弘揚達
磨正宗於中天竺師往造焉智問曰何處來
師對曰遊山來智曰笠子下拶破洛浦遍參
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了也智曰即
今曰甚不拈出師擬議智便喝師當下脫然
有省他日智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
曰甚不肯承當師曰休来鈍置智曰近前来
為汝說師即掩耳而出智頷之乃留侍香天
曆己巳龍翔新刱文宗特詔廣智開山師隨
至掌藏鑰継分座栢與激揚祖佛機緣禪黄
法門綱紀識見出群聲譽彰著至順辛未奉
行臺檄出世牛首山之祖堂師力行古道解
役起廢殿堂廊廡凡叢林宜有者悉新備之
至正癸未陞居清涼作新一如牛首道行聞
十八
于帝師大寶法王授以淨覺妙行禪師之號
乙未遷保寧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於轅門上見師氣貌魁偉傑特歎曰真
福慧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丁歉
歲師化食以給其衆丁酉賜改龍翔為天界
寺詔師住持上親攊睿畫書天下第一禪林

六大字揭於門以旌宗極遠述學徒聞風奔
赴堂庭至無所容凡祖庭規矩師備行之濟
濟繩繩粲然攸叙觀者嘖嘖曰三代禮樂無
以加焉吴元年丁未大內新成特登寶位詔
師引千二百衆披閱大藏真經用嚴清淨齋
地師升師子座舉揚大法上親帥群臣幸臨
瞻聽師法音洪暢妙契
皇情為之大悦出內帑帛三十匹以施自是
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說法車駕幸臨恩
數優洽洪武元年戊申春開善世院詔師領
院事服紫衣及金襴方袍御製誥章其畧曰
自予肇業命汝住宗德風振起於法門景運
賛襄於家國特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
師住持大天界禪寺統諸宗釋教事當是時
遴選有序銓衡至公宗杜有志之流山林抱
道之士聯鑣而送出咸居名山大刹焉自古
崇尚法門於斯為盛章縫之士以釋子為世
蠹奏請除之上以章疏示師師對曰孔子以
佛為西方大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
釋必非真儒矣上亦以佛之教陰翊王度却
不聽已酉冬師疾作不署院事庚戌春疾良
已燕處東軒誘接來學住弘祖道孜孜無少
懈夏六月廷議西域未臣伏上以彼域敦尚
佛乘特命師往詔尚書趙某為之副師承命

即日登途自浙閩而之洋凡歷國邑布宣
天子威德莫不聞而來歸辛亥秋道慈僧伽
羅國其王奉師於佛山精舍執弟子禮寶使
怂承王令閩國臣民悉浮贍禮師隨機開導
咸蒙法益九月二十一日庚午示微恙王命
醫進藥餌師從容謝却之王與群臣惶惶
惕若失所恃乙亥沐浴更衣亟命尚書至謂
曰某幻緣終此不能復命矣既而屹然端坐
夜過半問云天明也未對曰未也少頃復問
對曰日出矣遂恬然而逝實是月丙子日也
其王斷香為龕以奉之師世壽六十有八僧
臘五十有三留七日顏貌如生王加歎異乃
采香代薪特築塔而茶毘之王及百僚哀慕
瘞下勅閩國比丘旋繞梵唄時有白煙一道
上燭于天薪盡火滅舍利無筭舌根牙齒不
壞延拾舍利靈骨及不壞者树葬其國辟支
佛塔先是彼佛曾亦懸記今之開树適符其
言非偶然也甲寅冬尚書趙某還朝奏陳其
事　皇上聞而嗟悼勅天界蔣山二寺住持
宗泐等以師之遺衣藏於雨華臺之左云師
廣顙豐頤平頂大耳兩臉紅玉色耳白如珂
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慴及即
之也藹然春溫嘗示衆曰春風浩浩春日遲
遲黃鸝啼在百華枝箇中無限意消息許誰

知語未既還有僧問曰心意識過捺不住時
如何師厲聲曰是誰過捺師室中謂僧曰二
六時無你喘喙分無你延向分會麼僧罔措
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每遇禪徒隨
扣而應未嘗務為奇巧聞見自然有所悟入
師五會說法門人輯錄成書欲傳後學師則
毅然斥去之師為人寡言咲喜怒任真不以
賢賤異其顏色髫儒碩學世子勳臣問道無
虛日遠際昌辰寵賚優渥凡位居臣列被召
必以名惟師詔勅咸以大禪師為稱前所未
有也雖位隆望重師處之恒若寒素然而荷
負大法無一息敢忘廣厦細旃之間從容召
對據經持論每罄竭其蘊蓄故君子稱重而
宗教有所賴焉其嗣法弟子蔣山法印天界
行椿育王常在中天竺淨戒等若干人皆有
聞於時翰林李證親預入室狀師遺事授同
參淨戒謁濂為塔上之銘濂嘗從師遊知師
頗詳而與證戒交尤洽不敢以不敏辭龍翔
禪林實甲天下昉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當
斯任是故廣智握真如印柄道明宗眘使煇
光煦燏於幽隱矣及今六合載清真人撫運
尊崇大法錫額建官以統御其衆非師乘宿
願力亦孰能當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矩疊
而一唱一新也在昔馬駒蹴踏横用森蔑出

其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曰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方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法髓固非常情之可擬然称人之善必本其父師之故厚之至也瀧敢竊取茲義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刹　昔為潛龍居　飛翔起中天
樓閣重重現　聖皇握金輪　垂御四大海
易為大天界　以表正法故　惟師乘願力
示現優曇華　帝命作捴持　欽符於前烈
弘護法王法　如寶雙眼目　秖恐昏翳蝕
光明不遍照　統率諸僧伽　無不從化者
佛法遍天下　根本中印土　命師宣仁德
以彼尚佛乘　道慧僧伽華　群羔如見佛
膜拜稽首禮　懇請為說法　四大本假合
去住兩無礙　咲指空中雲　聚散不留跡
築壇以報香　付之大火聚　闔國諸沙門
圍繞作梵唄　拾舍利靈骨　裍葬辟支迦
異域王臣衆　瞻禮祈永鎮　瞻此行道所
何以慰追慕　四衆諸弟子　假物以顯理
遺衣在故篋　見衣如見師　應之雨華臺
當與靈骨同　我知此衣中　何啻千萬縷
絲絲具煖性　性圓即菩提　師性千古存
是有無邊身　肆之虛空相　普現於一切
字假有漏形　方歸於真實　實際本真空
永離於言說　我持不壞筆　太虛以為紙
銘此無縫塔　了不見一字　若以兩耳觀
始造不二義

給隆藏主火　給隆聖種斷生死根以大岳
打圓相云烈燄堆中轉法輪

高僧梵琦賛師頂相云
祖梅洲父蒲室大床座妙摅拂發揮震旦二三臘焕竺乾四七依萬乘之清光近九天之紅日携鏟子斷魔外之根株握金鎚碎衲僧之窠窟公卿羅拜於法筵龍象相忘於道術是所謂冠天下禪林現寰中之古佛者也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一

新藏經板初
賜天禧九禪宗古尊宿語頌古雪竇明教圓悟大慧等語多有損失永樂二年敬捐衣資命工刊補令奉
欽依取僧就靈谷寺校正以永樂十一年春二月為始至冬十一月乃畢供需之費皆本寺備給計校出差訛字樣十五萬餘刊修改補今已卒完庶得不遺
佛意不誤後人所冀永遠流通祝延
聖壽萬安者
永樂十二年歲在甲午仲冬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臣淨戒謹識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二　勿十

黃梅東山和尚語上

五祖禪師名法演蜀人也初住四面山開堂日拈疏示衆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請對衆官分明剖露宣疏了指法座云此大寶華王座從朝至暮與諸人同起同坐諸人還見麼若見更不在升若不見莫道今日謾你便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先為
今上皇帝伏願常居鳳扆永鎮龍樓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　州縣官僚伏願乃忠乃孝惟清惟白永作生民父母長為外護紀綱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得來久矣十有餘年海上雲遊討一箇宪鑵未曾遭遇一到龍舒果遇其人方契憤憤之心今日對大衆雪屈須至焚却為我　見住白雲端和尚從教熏天炙地一任穿過蔡州有鼻孔底辨取龍門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立在下風一大藏教白雲萬里摩竭掩室毗耶杜口正在夢中千佛出世寐語未了文殊普賢拗曲作直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若也把定封疆說什麼法堂前草深一丈直得凡

聖路絶鳥飛不度天下衲僧䶢氣處衆中眞
有不甘底麽出來相見時有僧問優曇花現
方便門開朝宰臨筵如何舉唱師云今日好
晴學云杲日當空清風匝地師云省得我多
少問如何是人中境師云寶閣凌空金鐸響
匝松限險野猿啼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鼻直眼横乃云更有問話者麽若無雙泉今
日向第二義門放一線道與諸人相見和泥
合水一上且要釋迦弥勒動地雨花文殊普
賢觀音勢至各踞一方助佛揚化皆務本事
器量堪任雙泉不免也入一分共説東家杓
柄長西家杓柄短任從春草青青炎光爍爍
秋樹葉零冬氷片薄何故如是且要諸人順
時保愛乃拈起拄杖云古人道拈起也天回
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四面即不然拈起也
七穿八穴放下也錦上鋪花且道還有為人
處也無良久云来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風
卒未休　師在白雲授帖拈起示衆云大
勿十一
衆只恁麽會得理沒宗風過犯不小牽有見
成公案請維那對衆宣讀宣帖了授法衣提
起云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什麽却在者
裏且道者裏底是那裏底是乃云勢銷自汲
清涼水却著袈裟作主人便拄指法座前云
象王回師子步儀家看著雙眉聚然雖如是

事到如斯難為辞讓但有路可上更高人西
行便升座僧問禪非意想道絶功勳轉身一
句作麽生道師云大衆見你學云也知和尚
有此機鋒云獨出闍梨學云今日却成造次
師云捧上不成龍問沙彌久戒名遂今朝不
涉功勳作麽生道師云長蛇猶自可偃月怎
生當學云金鐵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
雙師云知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
學云眼親不如手親師云新長老敗闕學云
口是禍門師嘘　乃云秋風颯颯玉露垂
珠水碧山青蛩吟蟬噪圓通門大啓文殊普
賢穿過汝諸人鼻孔自是汝諸人當面蹉却
復云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説未審説箇什
麽少林有妙訣殃及子孫至今分疎不下更
説什麽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與未
超越則且置你道祖佛即今在什麽處若無
人道得山僧不惜眉毛與汝諸人拈出拍禪
床一下　上堂舉古人道若有一人發真
勿十二
歸源十方虚空悉皆消殞雙泉則不解著有
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虚空築著磕著
到興化上堂僧問和尚未離四面時如何師
云在屋裏坐學云離後如何師云走殺闍梨
乃舉法眼頌云山水君居好城隍我亦論静
聞鐘角響閙對白雲也大衆法眼雖不舉雲

擺霧爭衮遍地清風四面今日試兵法眼把
手共行静鬪鐘角響且不是声閙對白雲也
且不是色既非声色作麽生商量乃云洞裏
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煙仙家不解論
冬夏石爛松枯不記年　上堂云天上無
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立杖人喚作賊
便下座　歳旦上堂云元正啓祚萬物咸
新揭尽大千沙界都来只在一塵乃展手云
是新是舊有人出来道看若無四面且世諦
流布去也遂叉手云孟春猶寒伏惟首座大
衆泊諸知事尊體起居萬福　上堂僧問
千峯寒色即不問雨滴嵓花事若何師云今
日正相似學云一句迥超千聖外千山鋪蓆
萬重關師云一滴落在什麽處學云錯師云
錯學云錯錯師便打　白衆出隊上堂云
明日是馬單鞭為國出戰得勝回戈之日滿
路歌謡大衆作麽生是歌謡一曲乃云囉邏
哩囉邏哩還有人和得麽良久云驚禽鏁了
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寒食夜小參
僧問群迷久渴冒雨登山向上之機請師方
便師云不免入山一回學云恁麽則步步踏
實去也師云空手却回去學云若是那邊還
的當也無云罕遇知音學云謝師證明師云
知音底事作麽生僧劃一劃師云又被風吹

別調中學云往往隨他口頭走師云更是阿
誰乃云李白桃紅山青水渌雲棲洞口月皎
長空若只向者裏薦得法眼道月明幽室寒
星分拱辰異促須冤解冰消韶國師道通玄
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亦須百
雜碎何也盡乾坤大地不消一捏然雖如是
事無一向今夜且放過一著　上堂舉梁武
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
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僧問六祖黄
梅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底人得僧云
和尚還得麼祖云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不
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師云大小大祖師問著
底便是不識不會為什麼却兒孫徧地乃云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小參僧問施主遠趨於
丈室請師一句利於人師云教天下人成佛
去學云悠悠塵內客不設入山來師云中間
猶有衆生在僧便喝師云且道是佛是衆生
學云四面眼難設師云你向什麼處見四面
僧拂袖歸衆師云作家乃云滿口道得底却
不知有知有底又道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
將成九仞之山莫惜一簣之土　上堂舉
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自
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大小大雲門
大師元來小膽四面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

第四機良久却云者箇說話面皮厚三寸也
語成不遜好將臨濟禪一日打三頓什麼人
下得手雖然罪過彌天新赦咸放　上堂
云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釋迦老子半夜
踰城直往雪山早是漏逗不少更思惟箇什
麼便下座　上堂舉藥山久不上堂主事
報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打鼓著大衆
方集山便歸方丈主事云和尚許為衆說法
何故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
怪得老僧師云雖然以己妨人爭奈賊身已
露諸人要識藥山麼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
客從何處來　上堂舉僧問洞山如何是
善知識眼山云紙撚無油師云洞山老漢不
是無只是大儉忽有人問四面如何是善知
識眼只向伊道瞎何故且要相稱乃云紙撚
無油也大奇不堪拈掇有誰知回身却憶來
時路月下騰騰信脚歸　上堂舉教中道
若謂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只如一大藏
教甚處得來若言無說五千四十八卷什麼
處消遣到者裏須是箇人始得還會麼莫謗
四面好　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
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或有人問四面如何是
十身調御老僧亦下禪床立為什麼却依樣
畫猫兒待我計校成即說向你　上堂舉

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
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某實未明乞師指
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
不恁麼惣不得山僧在衆日聞兄弟商量道
即心即佛亦不得不即心即佛亦不得若恁
麼說話敢保禪客向欲昧不知石頭老人文
武兼備韜略雙全若是四面見處也要諸人
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上堂云
仲冬嚴寒伏惟首座大衆尊體起居萬福兩
彩一賽便下座　上堂云有一則語舉似
諸人第一不得錯舉便下座　上堂云昨
宵年暮夜今朝是歲旦都大尋常日世人生
異見不辭逐根元只管尋枝覓新舊只如今
子細分明看若也更商量秦時轆轢鑽諸院
長老入山師上堂云臨濟入門便喝是甚鹽
鳴戶德山入門便棒拗曲作直雲門三句曹
洞五位大開眼了作夢何故如此國清才子
貴家富小兒嬌　到龍門上堂云有舌胡
利無口非啞七出八沒風流儒雅便下座
到海會上堂云白雲山裏白雲人把定疆封
無縫罅無縫罅知幾價莫有知價底麼乃云
一二三四五　到興化上堂云世事冗如
麻空門路轉賒青松林下客幾箇得歸家共
唱胡笳曲分開五葉花幸逢諸道友同上白

牛車大衆車在者裏牛在什麼處芳草渡頭
尋不見夜來依舊宿蘆花下座甘露賓長老
把師住云舒州管界元來有箇草賊師云和
尚也須隄防賓擬議師便拓開　上堂云
祖師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祖師恁麼道猶
欠悟在便下座　上堂云祖師說不著佛
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為君通一線便下座
上堂云春氣作寒作暖春雲或卷或舒引得
韶陽老子放出針眼裏魚乃云錯　謝主
事上堂僧問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師云七孔
八竅學云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師云鸑鷟未
排齊號令學云如何是仙陀婆師云眼睛耳
熱僧禮拜師云點乃云文殊張帆普賢把柂
勢至觀音共相唱和贏得雙泉閑中打坐打
坐即不無且道下水舡一曲作麼生唱羅邏
哩囉邏哩俗氣不除　上堂云今宵正月
半乾坤都一片普賢門大開相逢不相見乃
云過在阿誰　上堂云默默默無上菩提
從此得贓殺人便下座　上堂舉鏡清問
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還
聞偃溪水聲麼清云聞沙云從者裏入師云
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咎也未然輒不得
雖知肯裏謝典座　上堂云小繩錢貫大繩
井索日急要用笊籬木杓雖然破家具應用

有處著著錯南北東西水洒不著　冬至上
堂云少年天子此日拜郊林泉之士遠望歌
謠萬歲萬歲便下座　有一道姑入山禮拜
請上堂云道可道非常道真可笑姮娥一夜
鏡鸞舞鮮把金針呈巧妙將並老黃梅兒孫
一何拙如今箇箇口吒吒問著為龜喚作鼈
四面今日與君决列怎生寃家寃眾莫向
背地裏吐舌　住太平錄　師入院日僧問
遠別雙泉來臨禪叢入門一句願師舉揚師
云也待一一覩過學云恁麼則清涼山遠人
休去只此焚香便見師師唱云話也不領學
云今朝親見面端的勝聞名師云猶自喃喃
問如何是太平境師云數層寶塔侵天起萬
本喬松匝地寒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閑
將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學云人境
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須信下
方城郭近果然鍾磬搖笙歌乃云我本無心
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世間之寶能
榮窮為富此之一寶能轉凡成聖且道如今
是凡是聖太平道總不是何故苦瓠連根苦
甜瓜徹蒂甜　上堂云達磨無端少林面壁
二祖斷臂一生受屈黃蘗樹頭討甚木蜜太
平今日兩眼如漆李廣神箭是誰中的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少喜多瞋學

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傳言送語學云如何
是主中賓師云鍾馗小妹學云如何是主中
主師云一言纔出口地上繡綑開乃云近日
太平院裡和多聚散家底老婆禪實底糙米
飯知事失照顧主人少方便雖然沒滋味要
且緩緩熱　謝莊主上堂云一不做二不休
不風流處也風流若要公私濟辦好看露地
白牛　上堂云西天二十八祖也恁麼道唐
土六祖也恁麼道天下老和尚也恁麼道獨
有太平不恁麼道何故寡不敵衆且道畢竟
如何妙舞更須知徧指三臺須是大家催
上堂云上是天下是地南北東西依舊位擇
延老子弄精魂達磨西來多忌諱忽有箇漢
出來道和尚低畝但向伊道祇要拋塼引玉
上堂云山僧今日將山河大地盡作黃金尺
該有情無情總令成佛去然後太平不入者
保社何故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上堂云太
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日贏得一
張口且道那箇是太平口自云兩片皮也不
識　上堂舉寶壽作街坊時見兩人相諍一
人以手打一拳云你得恁無面目寶壽因而
洋入若人於此知落處可謂公辦私辦大衆
聽取一頌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擲身與
一拳當時便打正　上堂舉教中道假使滿

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亦復不能知
尋常衲僧家商搉釋迦不拜弥勒是會佛智
不會佛智衆中有則有只是誠牙伏於太平
有箇見處不惜眉毛衆向諸人待有人問隨
口便荅　上堂云數日已來連綿大水所到
之處皆有損傷曹溪一滴涨滿人間衲僧一
吸鼻孔初十遼天且道名字既同為什麼九損益有
異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上堂云一葉
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收即不無何人親
手月中仙桂和根拔海底驪龍把角牽
上堂云撮土為金猶容易變金為土却還難
轉凡成聖猶容易轉聖成凡却甚難何故誰
肯屈尊就卑且道不凡不聖一句作麼生道
乃云不淂教壞人家男女　上堂舉二祖見
二祖禮拜問曰請師懺罪二祖云將罪來與
汝懺三祖云求罪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罪
竟因成一頌舉似大衆無孔笛子氊拍板五
音六律皆着綸時人不識黃幡綽笑道儂家
登寶殿上堂云淺聞深悟深聞不悟爭奈何
爭奈何默佛不在香多　上堂云開眼為晝
合眼為夜坐斷舌頭誰談般若金色頭陀不
入保社　上堂舉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
盛野老嚬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謳歌
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

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
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鑽蛰出
上堂因雪峯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
無門云須弥山師云有時問著師僧或竪一
指或進一步或下一喝或拂袖便去上座未
在何故太平未曾向二三月間下一陣雪向
汝諸人在如今有箇漢出来道老和尚莫七
顛八倒見今下也不是乃展手云了　上堂
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在泥裏學云
出水後如何師云在水上問王子未登九五
時如何師云逢人多問路學云正登九五時
如何師云天下太平學云登九五後如何師
云誰論好醜乃云末後殷懃儂家隨處新
大千沙界裏不免箇中人且道那箇是箇中
人乎燕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上堂舉雲門道平地上死人無數出淂荊棘
林者是好手時有僧云恁麼則堂中第一座
有長處雲門云蘇嚧蘇嚧太平即不然平地
上箇箇丈夫初十荊棘林裏坐得底是十好手何故
乃云㗰　上堂云將四大海水為一枚硯須
弥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来
意五字太平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為師若寫
不得佛法無靈驗有麽有麽便下座大衆散
師高声云侍者侍者應喏師云收取坐具復

問侍者云還收得坐具麽侍者提起坐具師
云我早知你恁麽也　上堂云入荒田不揀
信手拈来草不認大哥妻元来是嫂嫂鄭州
出䕑梨青州出大棗無事巾單下箇箇從頭
咬　上堂云有鹽曰鹹無鹽曰淡太平聞說
口似匾擔便下座　上堂云神通妙用不大
絲毫通人分上何用切切泥多佛大水長船
高　上堂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攝誠哉是言也可謂塑不成畫不就昨夜
三更白如晝謝典座上堂云變生作熟雖然
易衆口調和轉見難鹹淡若知真箇味自然
飢飽不相干　上堂拈起拄杖云昨夜三更
夢見拄杖子教我一片禪向我道和尚明日
早起上堂舉似大衆昨日錦上鋪花今日脚
蹋實地但看今日明朝說甚祖師來意翻思
黃面老人謾道靈山授記直饒大地山河借
我鼻孔出氣不如放下身心自然仁義禮智
為亡僧下火舉起火把云火風四大互相遣
背當此時節隨緣自在火日又為十一一僧舉起
火把云初十昨日也恁麽今日也恁麽且道昨日
是今日是說甚是不是你看是甚火色
上堂云今朝正月半與諸人相見燃麥長新
苗粒粒皆成麸蕎不蕎全藉春風扇　次住
海會師入院開堂日宣疏了乃云疏帖一時

讀了若是具金剛眼睛底何必重說偈言舉
拈如是事無一向便外座拈香罷四面白提
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全鎚慣將
平祖道鐵鞭多力恨無雙莫有不顧危亡底
衲僧麼出來相見僧問白雲山下祖令當行
如何是祖令師云一二三四五學云恁麼則
昨日太平今朝海會師云高著眼僧問昔日
爲霖去今朝領衆來朝賢歸座下顫震一發
雷師云你還聞麼學云風送好雲歸碧洞水
朝滄海助波濤師云知心有幾人學云寒山
常撫掌拾得每慇懃師云將謂無人學云龜
不得壓良爲賤師云且禮拜著乃云問話且
止夫第一義適來若於四面提下薦得千聖
不能近祖師言不到天下作者拱手歸降何
也況第一義本來清淨不受諸塵如何說得
同道方知今日放過一著向建化門中別作
箇解話會是以紹先聖之遺蹤稱提祖令爲
後學之模範建立宗風若非當人曷能傳燈
乃云陳謝既畢不可空然有一頌舉似大衆
日暖風和花正開七重山鎖白雲堆飜思城
市繁華處又出松門步一回師在太平受帖
拈起示衆云恁麼會去早是鈍漢何也若憑
說五千四十八卷豈不是說若不憑說又如
何辨白請維那分明拈出讀既了遂升座乃

曰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其中莫有不惜性命
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時有僧出云日月易
見好事難逢師云今人疑著問公戕已至師
今受祖意西來願舉揚師云雲從龍風從虎
學云人天既獲聞眞詮更有尖新事也無師
云有學云如何是尖新底事師云錯過也不
初十
知問白雲長老太平禪師於其中間未審如
何辨的師云你試定當看學云莫是月無來
去影現千江師云一任鑽龜打瓦遂云法不
孤起仗境方生明鏡當臺好醜自現久參上
士言下知歸晚學初機當須子細是以古人
道法無去來無動轉者輒成山頌舉似大衆
十三
觸目光明處處新其中那箇辨疎親祇園技
上千花秀一度芬芳一度春　上堂僧問如
何是佛師云悉達多太子學云踰城時如何
師云自有四天王在學云到雪山時如何師
云蘆芽穿膝鵲巢頂上學云爭奈未是學人
安身處師喝云禮拜了退乃云天地爲烘爐
烹煉强與弱大道本無元卷舒由橐鑰凡聖
路坦然各自看謀略　謝首座上堂云槌破
蟠桃核渾見其仁捋斷驪龍頷得遇其寶雖
然如是也未是好手黃帝失玄珠於赤水使
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
索之而不得乃使罔象直饒罔象得之亦未

是好手爭似今日與大衆同使一箇通事舍
人雖然如是也只得一半　上堂云永嘉道
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祖師道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大衆且道是箇什麼乃
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結夏上堂僧問
如何是白雲境師云七重山鎖潺湲水學云
初十
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來千去萬學云人境已
十三
家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云面赤不如
語直乃云此夏居白雲禪人偶聚會三月九
旬中尊卑相倚賴粥飯與茶湯精麁隨悉耐
逐意習經書任運行三昧彼此出家兒放教
肚皮大　上堂云昨日有一則因緣擬舉似
大衆卻爲老僧忘事都大一時思量不出乃
沉吟多時云忘卻也忘卻也復云教中有一
道誓号聰明王有人念者忘卽記得遂云喏
阿盧勒繼娑婆訶乃拍手大笑云記得也記
得也覓佛不見佛討祖不見祖甜瓜徹蔕甜
苦瓠連根苦下座解夏上堂云一塵起大地
收一葉落天下秋金風動處警砌畔之蛩吟
玉露零時引林間之蟬噪遠煙別浦行行之
鷗鷺爭飛絕壁危巒處處之猿猱競嘯又見
漁人舉棹樵子謳歌數聲羌笛牧童戲一片
征帆孤客夢可以發揮祖道建立宗風九旬
無虛棄之功百劫在今時之用如斯話會衲

子攢眉不見道一塵不立始歸家若有纖毫
非眷屬　上堂僧問見來不柰時如何師云
各自守疆界進云見來却來時如何師云香
桊著你鼻孔學云謝師荅話師云放乃云古
人道如何是不動尊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大
衆莫是動而不動不動而動麼只者便是白
雲見處　郡中四上堂云舡上無散工時時
事不同昨朝城郭裏今日白雲中且道不動
尊在什麼處自云氣以韛袋令人可愛　自
出緣化四上堂云白雲海會院是水兼柴炭
唯少麻與麥衆人皆盡見親去化檀那辣却
阿羅漢且望大慈悲一一看佛面大衆佛身
充滿於法界且作麼生看我道不隔一條線
　上堂云我有一柄箒掃盡雪山雪我有一
張口臨事無可說我有一雙眼和盲悖訴瞎
任意過平生烏龜喚作鼈處世學為人喫水
須防噎仰山曾道底兩口一無舌四海五湖
人當陽瞥不瞥　上堂舉靈雲悟桃花頌云
勿十
三十年來尋劍客幾經葉落又抽枝自從一
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
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說什麼諦當更
參三十年始得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
獨木橋子學云如何趣向師云緊俏草鞋乃
云幸然可怜生剛地學參問既然參得了未

免肚裏悶悶即自家悶困即自家困祖佛生
冤家好與搥一頓且道佛祖過在什麼處若
人會得許你具一隻眼桐樹郭宅請升座云
桐林郭評事家門華食祿性靜好吾宗溫良
如美玉封疏請諸山營齋殖洪福二人長老
共談玄正值陽和二月天渴鹿飲谿氷作水
野猿啼樹霧成煙黃梅路上多知己今日同
乘般若船乘船即不無且道說個什麼事挐
遇三春明媚因行不妨掉臂囉邏哩囉邏哩
乃拍手大笑云是何曲調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二　勿十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三　勿十一

黃梅東山五祖演和尚語中

上堂云二月春將半相呼同賞翫寒食近清
明百花開爛熳或上白雲峯或遊赤水畔野
外標墳人路傍酒醉漢半哭半悲啼真誠堪
讚嘆人人謂我泄天機子細分明与批判看
看五湖禪客莫輕訓記取今朝者公案
上堂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
去州云或遇趙州又作麼生婆連打兩掌州
便休去師云趙州休云不知衆中作麼生商
量白雲也要露个消息貴要衆人共知婆子
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咬斷牙
關婆子可謂去路一身輕似業趙州高名千
古重如山　上堂云僧問雲門如何是一
代時教門云對一說師云對一說卷盡五千
四十八風花雪月任流傳金剛腦後添生鐵
施主請上堂云道吾与漸源往山下弔慰源
拊棺問曰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
道源云為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
路源云和尚須与某甲道若不道即打和尚
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至院
吾令猎去白雲今日忿氣不甘須要斷者公
案道吾第一不解与身作主第二不能隨機

入俗當初待伊問道生耶死耶但向伊道等
歸院裏向你道當特若著得者語靈利漢一
蹋蹋著大小大道吾和尚也又免得一頓拳
頭有眼底子細看　　解夏上堂云九旬三
箇月彈指瞥然閒忙者直然忙閒者直然閒
事事無窮盡千古白雲山　　上堂舉雲門
一日普請般柴次乃拋下一片柴云一大藏
教只說者箇師云大小雲門錯下註脚老僧
當時若見向伊道普請處不得狼藉若點撿
得出免你普請乃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首
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大衆莫問新婦阿家
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
入宿世冤家乃云會即事同一家不會萬別
千差一半喫泥喫土一半食麥食麻或即降
龍伏虎或即摧蜆撈蝦禾山唯解打鼓秘魔
一向擎杈者箇一場戲笑皆因微笑拈花白
雲隨隊骨董順風撒土撒沙若無者箇膢肚
如何衣錦還家且道還家一句作麼生道个
初十　二
日榮華人不識十年前是一書生　上堂云
但知喫果子莫管樹曲彔不識曲彔樹爭解
喫果子不過祖師關爭會敵生死如何是祖
師關拈却大案山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
橙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橙子天地懸殊
師云這兩人一人過紅一人渡水若點撿得

出許你具正法眼　　上堂云望天祈好雪
祥瑞寔難加鵲巢青松上變成白老鴉緊騙
牽出薄寒馬金鐙雖成銀鐙花皆苦苦箇什
麼忽然變成雨乃云昔日先師頌臨濟三頓
棒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衆若到白
雲門下須要衆人助拳　上堂舉起拳頭云
若喚作拳頭一似不曾行脚若不喚作拳頭
對面相謾除此之外也少一拳不得出隊歸
上堂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忘却祖師
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什麼處着一分奉釋
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謝首座上堂
云弥勒看不見釋迦說不得恁麼尊貴生日
用無差忒得不得識不識三德六味味逾多
千古萬古為規則　　上堂僧問如何是然
燈前師云令人疑著李云如何是正然燈師
云錯認定盤星李云如何是然燈從師云一
場僥倖乃云每月有箇十五無始劫来盡數
初十一　三
數到弥勒下生未免有甜有苦且道畢竟如
何南山白額大蟲元是西山猛虎　上堂
云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大衆作
麼生是真說潑狼潑賴若信不及白雲為你
道一要衆人會二要龍神知乃拈起法衣云
者箇真紅色剛然道是緋　　上堂云風和

日暖古佛家風柳綠桃紅祖師巴鼻眼親手
辦未是惺惺口辯舌端与道轉遠從門入者
不是家珎且道畢竟如何相見㲉事不来還
憶君乃云四海五湖奇士園遶無状村夫只
解拖犁拽把水草無底鉢盂高懸羊頭賣狗
肉時中那辨精与麁恁麼續佛壽命誠哉天
地懸殊誰有拔山之力横身擔荷也無有麼
有麼有即家門富貴無那草負老盧
上堂舉僧問巴陵鑒和尚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鑒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師云大小大巴
陵只道得一半白雲即不然掬水月在手弄
花香滿衣　　上堂云春風別有巧工夫吹
綻百花品類殊唯有牡丹并芍藥時人一見
便歡娛且道衲僧分上成得什麼邊事拈來
哭屎歸何處透骨馨香付老盧　乃舉達
磨問二祖作什麼二祖云請師安心　白雲
時看見好与二十棒何故他人覷見將謂兩
箇說安心法畢竟如何菩薩龍王行雨潤遠
身向上數重雲　　上堂云昨日鬧鬧今
朝静悄悄子規枝上啼蝦蟆鑽入草好個寒
食天辜負白雲老　為亡僧下火提起火
把云大衆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聞
名不如見面今日智悟上座見面不如聞名
上堂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与萬法為侶是

什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
汝道師云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
栗撅土颩塵勿處尋撞頭撞著自家底
結夏上堂云聖制已臨時當初夏幽邃之岩
崟蒼翠畢鉢無差溪淺之溪谷清冷曹溪髣
髴衲子安居之地寔吾家禁足之方大啟
勿十一　四
禪關臣延傳侶扶立宗旨高建法幢上荅君
親下資含識莫不栴檀林中栴檀林師子王
多師子衆師子衆共踏攀萬象森羅指掌間
大衆厭頭土面從他咲贏得白雲堆裏閑
上堂卓拄杖一下乃擧起云拄杖子敢問你
還說得如來禪麼自云說不得還說得祖師
禪麼自云說不得既說不得白雲今日出自
己意去也出自己意小兒子戲人天衆前討
甚巴鼻　邑中外座云白雲相送出山来
渦眼紅塵撥不開莫謂塵中無好事一塵一
刹一樓臺　上堂擧馬大師不安院主問
云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
佛師云會麼如不會白雲与你頌出鬥叢女
子盡娥眉鶖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
並却来架上著羅衣　炙茄會上堂云六
月三伏天火雲布郊野松間臨水坐解帶同
歡釋羈侶弄荷花賓朋傾玉斝紅塵事繁華
碧洞何瀟洒重會在明年相期莫相捨白雲

曾有約頗結青蓮社　上堂云先入白雲
門次過白雲浪吞底栗蒲禪喫底私米飯君
子如到来好好看方便　上堂僧問如何
是道師云治平郡學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
赤心為王學云未審道与道中人相去多少
師云名傳天下乃擧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
勿十一　五
云平常心是道又龐居士問馬大師不与萬
法為侶是什麼人大師云待你一口吸盡西
江水即向你道師云為復是同是別同則神
出鬼沒別則醉後添盃畢竟如何待你念得
熟向你道　上堂云釋迦弥勒猶是他奴
且道他是誰便下座　上堂云五千四十
八卷教理行果成見祖師門下商量須知一
貫一賤貴則珠玉難偕賤則分文太遠有人
於此辨得白雲与你三十忽有個漢出来道
大丈夫貿爵分明不知是那個三十良久云
三十年後　上堂云三處移場定是非頑
心不改在家時呼兄喚弟長如此且作限直
老古錐　陳助教入山煎茶上堂云戒定
慧相扶堂堂大丈夫吹毛光燦爛佛祖不同
途　謝典座上堂云白雲嵌枯老漢要喫
無皮酸餡典座取巧安排一任衆人師叚良
久云羊羮雖美衆口難調　上堂擧僧問
馬大師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直指西来意大

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去問取智藏
僧問智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你說去
問取海兄僧問海兄海云我到者裏却不會
僧却擧似大師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黒師云
馬大師無著慚惶處只道得箇藏頭白海頭
黒者僧持一橪朦朧換得箇不會若也恨似
流星多少人失錢遭罪　上堂云庭關金
菊宿根生来鴈新聞一兩声昨夜七峯牽老
𡸁千思萬想到天明　冬日上堂云達磨
西来事久多变後代兒孫門風無限攪擾身
心一團麻線白雲今日都通截断大衆一百
單五近請明上元定是正月半　次日上
堂云一陽生後正嚴寒皎潔蟾蜍挂碧天氷
鎖渠泉声細碎風搖危木影峯拳任猿抱子
藏深洞裏鵝將鷄逐老仙莫謂可師徒立雪
方知古德用心堅上堂擧德山問龍潭久嚮
龍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
親到龍潭師云龍潭老人可謂騎賊馬趕賊
勿十一　六
便下座送諸郡化主上堂云荷衆諸禪流才
能足挾劃達人定有錢見面寧無麥巳是吾
家兒久為物外客温柔一手糧剛硬雙拳㧞
手个一時全勝南山白額　上堂云一代
時教五千四十八卷空有頓漸豈不是有永
嘉道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

聖賢如電拂豈不是無大疑若道是有遠他
永嘉若道是無又違釋迦老子作麼生商量
得恰好若知落處朝見釋迦暮參彌勒若也
未明白雲為你點破道無不是無道有不足
有東望西耶尼而南看北斗　上堂云白
雲門前路往復行大步中間有一片方便你
諸人為什麼却蹋不著　王提刑入山上堂
云祖師門下如箭中的手離服覷無得無失
僧問朝蓋臨筵清風市座學人上來請師決
破師云殘臘二兩叩漸迎春學云天垂寶蓋
地布金蓮去也師云未為多在學云多底事
作麼生師云人天衆前不欲造次學云覺海
波瀾滔浩渺釋天日月轉光輝師云也不消
得乃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
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
剎竿著又永嘉道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
曹溪是師云迦葉教倒却剎竿永嘉又教立
宗旨且道倒底是立底是到者裏須是具擇
法眼始得畢竟如何倒也七縱八橫立也二
三成六六七峯閣上共談玄一句一言清耳目
歸新僧堂上堂云十月今朝初一新構雲堂
已畢聖衆已得安居雅麗全勝舊日於中受
用之時凡百互相愛惜願存古佛家風三有
四恩獲益慶懺別有上聞具位遷名立石敢
勸遠近諸檀越記取摩訶般若波羅密忽有
箇出來道長老不妨好文章乃云咄白雲且
裏道誰敢道不好　提刑入寺上堂云兵
隨印轉將逐符行大權菩薩覆護衆生相顧
者善言誘諭凶頑者枷棒縱橫中間有箇沒
量大漢金鎖玄關留不住聖凡位裏莫能收
若奈何不得佛法無靈驗白雲有箇消息試
說看古人云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
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納須彌於芥中擲
大千於方外變大地為黃金攪長河為酥酪
到者裏合作麼生國土動搖迎勢至寶花彌
滿送觀音　端午上堂舉昔有秀才造無鬼
論論就纔放筆有鬼現身斫手謂秀才云你
手奈我何白雲當時若見便以手作鵓鳩觜
向伊道谷谷呱　上堂舉肅宗帝問忠國
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造箇無
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曰
不會國師云吾有弟子躭源却諳此事請詔
問之師云衆中盡道國師良久殊不知懸皷
待撾當時肅宗若是作家君王待伊道教詔
躭源但向道國師國師何必肅宗後詔躭源
源呈頌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
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師代肅宗
云閑言語雪竇頌道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
許蒼龍蟠屑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師云雪竇可使千古傳名老僧秖愛他道澄
潭不許蒼龍蟠首尾一時貫串秖如前來一
絡索拈放一邊且道畢竟如何乃云姹女已
歸霄漢去獃郎猶自守空房　上堂舉僧
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糊餅白
雲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
只向伊道驢屎似馬糞又云破草鞋又云靈
龜曳尾且道是同是別試辨看　上堂僧問
如何是極則事師云何須特地乃舉僧請益
瑯瑘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瑘云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師
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上堂云祖師遺
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人耳空自肩擔跣足
行何曾踏著自家底　上堂云行者不報來
打皷曲彔木頭上不免將錯就錯參
上堂云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終而
復始有眼有耳畢竟如何但管熟念
上堂云遍周沙界幾曾移步深山白雲是何
報土若是真道人家日洗鉢盂兩度
新鞔法皷上堂云多載頑皮擊不響新皮纔
動震天雷無滯莫言隨勢去有聲誰謂不平
來何也雙眼聽不聞雙耳覷不見一條平坦
路是誰沒方便　上堂云本末須歸宗尊

平用拄語利劒擲虗空大棒打老鼠
上堂舉世尊滅後諸聖弟子於畢鉢岩中結
集法藏阿難既陞座形儀與佛無殊大衆遂
生三疑一疑阿難成佛二疑佛再現身三疑
他方佛化阿難唱云如是我聞衆疑皆息當
時若有個漢出衆云大衆依而行之各自散
勿十
九
去免見滿藏狼藉攪人腸肚然雖如是猶未
剿絶在何也阿難道如是我聞白雲也道如
是我聞若道當時是重古輕今若道即今是
重今輕古要會麼優曇花不開跡絶無香氣
上堂云六祖能大師是個大癡漢後代兒孫
多展轉生惑亂子細好思量白雲不著便

乃舉雲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
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雲門
好則甚好奇則甚奇要且只説得老婆禪若
是白雲即不然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
心遂作打杖鼓勢云㘞八囉扎　上堂云
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個休粮[illegible]耆婆
不得妙　上堂舉龍牙云天下名山到回
脚年深辛苦與𡨴著而今老大不能行手裏
把柄破木杓白雲即不然脚也不能著草鞋
手亦不能把木杓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上堂云達磨西来事今人謾揣量天河爭起
浪月桂不聞香何也見成公案安樂院主併

齋上堂云昨夜得一夢夢見臻公在天宮與
帝釋對坐臻問帝釋曰天上有五衰相是否
釋云此是佛之所説豈可妄言於是帝釋却
問臻云我聞閻浮提有不持戒者是否臻云
此是佛之所説豈可妄言良久臻云天宮雖
樂不是久居遂下十八重地獄乃見閻王居
正殿與地藏菩薩耳語臻便出門首見一青
衣童鞠躬云東海龍王請伴諸羅漢齋臻遂
往赴齋迴得數顆如意珠一時分付諸門人
白雲被珠光一爍忽然夢覺以至今朝諸法
孔為臻公設齋請白雲陞座大衆且道昨夜
夢與適来説底是衆中盡是久參先德禪道

之精若人辨得試出来露個消息看有麼有
麼若無白雲又有個古話釋迦老子在跋提
河側般涅槃了迦葉始至遶金棺而哭於是
世尊為現雙趺大衆且道般涅槃時是現雙
趺時是乃云止止不須説我法妙難思諸增
上慢者聞必不敬信　小參云達磨西来不
勿十一
十
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忽有個出来道
長老尋常室中愛問人如何是你心某甲即
不會却問長老如何是和尚心老僧即向他
道却来者裏打虎[illegible]什麼心造次説向你他
若又問栢樹子話長老作麼生會向伊道我
有個方便有甚方便却須先問取首座又問

德山入門便棒作麼生會我聞便由戰臨際
入門便喝作麼生會是什麼破草鞋直饒一
時透過也是七九六十八　中秋上堂云中
秋月中秋月古今盡謂尋常別別不別皎皎
清光遍大千任從天下紜紜説　學云也是
慣得其便師云許多時茶飯元来也有人知
滋味乃云祖師心印好消息處無消息無消
息古篆分明拈起也大千峽崿放下也凡聖
同源有時印却諸人面門自是諸人甘伏不
肯承當帶累白雲受屈且道過在什麼處
上堂拈起拄杖子者個拄杖子不從天台南
岳得亦不在此土西天且道生在什麼處若
也知生處同得受用若也不知遂靠却下座
上堂舉妙湛揔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
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大衆若
作禪會則謗禪若作經會則謗經若作一團
則儱侗有人跳得出銷萬兩黃金若跳不出
勿十一
有處著你在　上堂云但知月圓月缺誰知
十一
月缺月圓忙忙乘舡過水不知過水乘舡百
年三萬六千日等閑老却朱顏各自照鏡看
是什麼面孔　上堂舉僧問洞山如何是善
知識眼山云紙撚無油若問白雲對道無油
不點燈雖然如是也較洞山三千里祇是其
間有個好處有甚好處諸人黑地裏撞著露

柱悟去也不定歲朝上堂云威音王已前也
恁麼威音王已後也恁麼三世諸佛也恁麼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也恁麼前年去年也恁
麼明年後年更後年外後年也恁麼忽有個
出来道和尚和尚和尚自云若不被他喚住
便一百年也只恁麼復云元正啓祚萬物咸
新去年乞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影運
推移日南長至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孟
春猶寒伏惟首座大衆起居萬福蘇武牧羊
海畔累日忻然李陵望漢臺邊終朝哭發落
在甚處人義只從貧處断世情偏向冨門多
上堂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結舌無言乃
云每日起来拄却臨際棒吹雲門曲應趙州
拍擔仰山鍬駈溈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来
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共相扶
助唱歸田樂麁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
今年蚕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上堂舉南泉
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
十棒貶向二鐵圍山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
手云昜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不審今後更
敢也無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断井索
上堂云二十五年坐遠曲录木頭上舉古舉
今則不無秖是未曾道着第一句衆中莫有
具大慈悲者試出来道看也要衆人共知燕

乃平生行脚有麼有麼莫道無忽有個出来
却問如何是第一句白雲不免向他道放慈
作麼　上堂云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這
兩句猶較些子忽遇羚羊掛角時如何直上
指云天天久立　乃云今日上元之節處處
燈光皎潔不知天意如何瑞雪翻為害雪貧
勿十一
竄變作殭蚕烏龜凍成白鱉唯有四海禪流
十二
個個眼中添眉何故不説不説下座　請化
主上堂云造化之功祖宗門下作天地發生
之氣春夏秋冬决含靈顛倒之心常樂我淨
若據衲僧用處又且不然變大地為黃金攪
長河為酥酪猶未稱白雲在忽有箇漢出来
道似恁説話只是個貪心不足漢自云道著
糸　上堂舉達磨大師云誰得吾正宗出来
與汝證明尼捴持云據某見處如慶喜見阿
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達磨云汝得吾皮道
育云據某見處寔無一法當情磨云汝得吾
肉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磨云汝得吾髓師
云當時若見他三人恁麼道各人好與三十
棒只如白雲今日也合喫二十九棒留一棒
與汝諸人其間若有知痛痒者不辜負先聖
亦乃得見白雲其或未知堂裏喫粥喫飯更
須爛嚼多見是渾圇吞却　上堂舉釋迦如
来往忉利天為母説法優填王思佛命匠人

雕栴檀像及至世尊下来像亦出迎諸人且
道下来底是出迎底是又教中道如来者無
所從来亦無所去莫是法身無来去化身有
来去麼若人於此見得日消萬兩黃金其或
未然草鞋錢教什麼人還　上堂云説禪被
禪纏不説却成現若真個不説真個好方便
勿十二
如馬前相撲似霹靂閃電會即大冨貴不會
十三
空對面　因齋上堂云不寒不暖喜春遊士
女傾心結預修自覺一生如幻夢始知百歲
類浮漚子規啼處真消息芍藥開時野興幽
此個門風誰會得等閑白却少年頭　上堂
云前迴底今日使不着今日底後次使不着
使不着説下着重遭撲自古至如今誰錯誰
不錯忽有個出来道白雲不是今日錯也自
云錯錯下座　師一日持錫遶方丈行問僧
還有屬牛人問命麼無對遂云孫臏今日開
鋪並無一人壽顧可惜三尺龍鬚喚作尋常
破布　上堂云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
欵説又被説礙不説又被不説礙欵舉山河
大地又被山河大地碍從教頭上且安頭直
金不博鍮夫夫意如此快樂百無憂　上堂
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
如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師云若以世
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

雲合突二十棒然險如是棒頭有眼兩人中
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人點撿得出許你
具半隻眼　上堂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森
羅萬象推向一邊且作麼生是你諸人常住
法身乃云有功無功莫使腹空　請供頭烌
造上堂云白雲今日權將大宋世界作一面
碁盤先將東嶽太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
嶽恒山中嶽嵩山定却五方次將五臺峨嵋
支提羅浮以為相助左畔則斜飛鴈陣右邊
則虎口雙關遂舉手云且道這一着落在什
麼處若知落處便為敵手若也未然白雲試
通個消息十九條平地章功勢未休莫教一
着錯敗子卒難收　正旦上堂元正啓祚西
天此土萬物咸新獅子麒麟應時納祐誠言
不謬孟春猶寒種種多般伏惟首座大衆普
天齊用泊諸知事懷才抱義并諸化主如龍
似虎尊體起居萬福直是如金如玉歲歲三
百六十管取粥足飯足　因齋上堂云二月
句十一
中春物象鮮盡塵沙界一般天叅毒雨洗去十二
冬雪野火風飄昨夜煙危嶺乍開猿嘯日長
江時見客乘舡人生幾度逢斯景好是誠心
種福田　端午上堂僧問今朝五月五攉鼠
孖芸鼓雖是無事人亦請燒一炷師云急急
如律令進云也待小鬼做箇伎倆師云鍾馗

嚇你乃云今日端午節白雲有一道神符也
有些小靈驗不敢隱藏與似諸人一要今上
皇帝太皇太后聖躬萬歲二要合朝卿相文
武百官州縣寀寮常居祿位三要萬民樂業
兩順風調有個符使却來報白雲道諸處盡
去徧只為神通小不柰一件事何遂問他是
甚事使云禪和子鼻孔遼天白雲向伊試莫
道你我尚不柰何然雖如是澤廣藏山理能
伏豹畢竟如何一抽三二添四黃牛角向天
八脚垂過鼻急急下座　上堂舉尼問趙州
如何是蜜蜜意州於尼腕上掐一掐尼云和
尚猶有這個在州云你猶有這個在師云此
尼若是個人但向他道也放和尚不得乃云
日用事無别憑君為甄别若於言上會知君
打不徹不於言上會心頭似火熱先過趙州
關剪斷白雲舌不負先聖恩歸堂且歇
上堂云若要天下橫行見老和尚打鼓升堂
句十二
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雖然如是十五
拈却門前上馬臺剪斷五色索方始得安樂
小叅僧問德山不荅話千古把斷要津白雲
今夜小叅未審如何施設師云我不可承嗣
端和尚不得也學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師
云是何言歟進云只者個又為甚人施設師
云你還信得及麼進云教某甲怎麼生信師

云你是會来問不會来問進云某甲知是不
會来問師云昨日也恁荅一僧来進云今日
為甚却干戈相待師云只為買貴不當價遮
云壓良為賤則得爭柰有諸方在師云大衆
看取者一負禪客進云放過一着師云噓
上堂云平生百了千當底正好喫棒且道過
在什麼處打你百了千當　上堂云去聖時
遥人多懈怠逆則生嗔順則生愛且道作麼
生是不嗔不愛東海剪刀西番皮袋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秖如
威音王已前未審什麼人為主師云問取寫
契書人學云和尚為甚倩人来荅師云秖為
你教别人問學云與和尚平出去也師云大
遠在乃云五目莫覩其容二聽絕聞其響有
功者罰無功者賞拈須弥山拜来二兩忽有
個道一方知識為什麼大拜拜人物事白云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謝街坊上堂云街坊
昨日將一把沙到方丈前一見老僧劈面便
撒賴遇老僧先見衫袖一遮並不妨事今朝
舉似大衆不敢隱藏何故賞伊膽大下得者
個手脚忽有人問白雲為什麼只恁休去不
見道老不以筋力為能然雖如是賓主歷然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許多時向什麼處
去来乃云達磨未来時冬寒夏熱達磨来後

夜暗晝明諸人若下得一轉平日語契噫開
鹹契醋閑酸若道不得迦葉門前底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人博戲相似忽然贏得
身心歡喜家業昌盛䨺陰兒孫不覺輸他自
然迷悶然雖有輸有贏此事還在白雲今日
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不見陸亘大夫與南泉
十六
勿十一
看雙陸次大夫撮起骰子問南泉云恁麼不
恁麼便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南泉云兒骨頭
十八大衆此去縣城不遠外人聞得便來從
睹時又且如何乃云白雲自有道理記得龍
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鬬快龍舟雖
然舊閑閑田地一度贏来方始休　上堂云
目犍連雙足越坑大迦葉聆箏起舞畢陵之
訶罵河神迦留陀夷埋身糞壤此事教中一一
一有出處捻道是習氣秋如祖師門下達磨
九年面壁秘魔擎杈禾山打鼓石鞏彎弓雪
峯輥毬國師水椀歸宗拽石德山入門便棒
臨濟入門便喝無業繞盲人問便道莫妄想
且道是個什麼衆中還有久參先德天下横
行具頂門上眼底衲僧麼出来為白雲證據
也要暢快平生有麼有麼若無三十年後此
話大行且道畢竟如何朱夏火雲歸碧洞清
秋危露滴金盤　先師忌辰上堂云去年正
當恁麼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七當恁麼時

多去年七件事這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何
也去却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今日急如
箭黑似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擗胷
躍乃云交下座　與能表白起喪云本是你
送我今朝我送你生死是尋常推倒又扶起
勿十一
至墳所後謂衆云今朝正當三月八送殯之
十七
人且聽說君看陌上桃花紅盡是離人眼中
血　上堂云仲春漸暖牡丹生卯蘂蘂攢身
黄鸝開眼共賞芳春三盃兩盞誰有白雲一
生擔板　偈頌　投機
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
来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　題東顏西湖
簡太守李秋監　脩竹喬松積翠陰綠楊紅
藥徧園林到頭須讓西湖水淡靜還如君子
心　悼浮渡圓鑑禪師　浮渡岩前青瘦栢
叢林聳出標風格夜来寒影落西衢誰唱胡
笳十八拍　聞角　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
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
堪聽　嘉隱堂　一松一竹一溪雲時有清
風伴月輪窓外泉聲長似雨迥然居者不知
春　賦祖花次李提刑韻、此花迥與人間
別結果開花當處生要會祖師端的旨未萌
天地已先成　悼投子青禪師　寂住峯頭
雲灑落曹溪水高張浮渡帆直入大洋裏運

載既緣終昨夜狂風起丫角女子戴瓊花八
十翁翁穿繡襪　次韻訓斬倅李朝奉諦當
之言不在多文殊不二問維摩趙州眼爍四天
下頼有同參凌行婆　寄高臺本禪師法兄
春山望極幾千重獨凭危欄誰與同夜靜子
規知我意一聲聲在是啼中　寄太平監長
老　白雲岩上月太平松下影深夜秋風生
都成一片境　次韻訓甘露顒長老　本自
居山不厭山水聲山色異人間知音若會儂
家意任是危層亦共攀　送仁禪者　秋雲
秋水兩依依塞鴈聲聲度翠微多向洞庭青
草岸楚天空闊不知歸　次韻訓高臺師兄每
覓嘉隱篇清風谷可愛有時說向人時人都
不會回首望衡岳岳山千里外獨步立斜陽
颼颼聞秋籟俳佪兩澗齊瀉碧垂雙帶長沙
波浪滚湍流轉潺潺　訓石秀才　昨夜西
風激怒濤驚翻舊事沒絲毫凭欄咲罷思量
看望斷長天月色高　送朱大卿　但得心
勿十一
十八
閑到處閑莫拘城市與溪山是非名利渾如
夢正眼覷時一瞬間　病起　病来又病皮
黏骨抖擻起来無一物行不成步語声低鼻
孔依前空突兀　寄李元中　寄畫千張紙
徒煩心手勞人情如太華爭似道情高　山
居　牀是柴棚席是茅枕頭葛恒半中凹霜

天索寞人投宿賸到平明手脚交　東頴姿
中　一宿成家歩孤雲萬里游吾門　随㢠静
世路幾時休举首問明月憑心寄斗牛歸翔
何太晚猶尚往他州　擬雲送信禪者作丐
春晴觸石歘高飛皖伯莹前度箄微本自無
心為雨露何曾有意泄天機風雷倚勢聲光
遠草木乗陰色澤肥莫謂功成空聚散岩房
潛約檕時歸　寄諸郡丐者　坐一須走七
古聖留蹤跡此土與西天個個明格尺點鐵
化為金喝石變成璧大力那羅延是誰親中
的　遷住白雲入院後示二三執事　登山
須拄杖渡水要行舩有客閑頬咲無愁展脚
眠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試比紅塵裏清
虚直幾錢　寄舊三首　木落高秋玉露冉窓
前黄菊漸離披白雲片片迎新鴈不是知音
說向誰　寄書未到他先望傳語不来我未
知度日林泉無世慮歛眉偷看白猿兒　梅
花欲謝不謝梅花欲開不開思君共聽猿啼
初十一　十九
處一片白雲天外来　送化主三首　岩縫迸
開雲片片半籠幽石半從龍爲霖普潤焦枯
後却入煙蘿第一重　莫論人情與道情大
都物理自分明皖公山下長流水今古澄澄
徹底清　庭無立雪人路有塵埃客傾盡此
持心松間贈行色　示學徒四首　學道之人

得者稀是非長短幾時斷若憑言語論高下
恰似從前未悟時　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
方知滋味長心地不生閑草木自然身放白
毫光　一片秋光對草堂籬邊金菊預聞香
蟬聲未息涼風起朕似征人歸故鄉　終日
談玄第一宗拈河逈裏覔魚蹤直饒祖佛無
階級須向奇人捺下通　送巳德二禪者之
長安緣幹　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古今有此
吾道堪任山之厚重海之淵深白雲留不住
祖佛莫能禁極目少林峭峙傍觀華岳崟岑
分得維摩按指法且彈一曲訪知音　山中
四威儀　山中行携籃採蕨穪幽情牧童唱
罷胡家曲子規枝上一聲聲　山中住萬疊
千重誰伴侶縱使知音特地来雲深必定無
尋處　山中坐月夜霜天寒鴈過炉灰撥盡
未成眠報曉靈禽清耳朶　上中卧一片清
光高鑑我但得身心到處閑多年布衲從教
破　次韻訓吴都曹　山家旨趣最幽微路
轉峯回到者稀一鉢黄菁消永日滿頭白髮
巳玄機迷巖瀑布窓前落哭月狂猿嶺上飛
自得平生觀不足那知浮世是無非　自述
真賛二首　以相取相都成幻妄以真求真轉
見不親見成公案無事不辦百年三萬六千
日翻覆元来是這漢　我真我賛唯巳自知

面面相覩有甚了期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三

宋　初十一

古尊宿語卷第二十四　勿十二

黃梅東山五祖演和尚語下

師在海會受請拈香示衆云八十翁翁輥繡毬遂付維那（宣疏畢）陞座云三處住持只這滋味這回寬家難為回避白蓮峯鼻孔海會山出氣　當晚小參云一則三三一則七牧羊隄畔女貞卷拒馬河邊望夫石石擊尺赤土畫獙箕從教眼搭癡　復云淮甸三十載今作老黃梅好是明明說從教鴨聽雷　入院祖師塔燒香以手指云當時與麼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為驗以此為驗遂禮拜　開堂黃梅宰公度疏師拈起示衆云見麼差珎異宝盡在其中若也不見請表白對衆拈出（宣疏畢）乃云便與麼散去早是多事了也若也不信遂指法座云少間向上頭撒沙撒土去也便升座拈香祝聖罷援拈香云此一炷香在舒郡二十七年三處住院諸人悉知遂欲燒次援云不得也須說破恭十五年行脚初參迁和尚得其毛次於四海參見尊宿得其皮又到浮山圓鑒老處得其骨後在白雲端和尚處得其髓方敢承受與人為師今日爇向炉中從教薰天炙地有耳朶者辨取四祖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云當觀第一義宝劍霜鋒利掣電隔三千家勝無倫瞥眼辯手能親出來相比試　僧問旧店新開列宝珎一回拈著一回新師今已據廣能位端的如何拂鏡座師云朝到西天暮歸唐土進云已得軒轅辨端的靈光從此照恒沙　師云家初一句作麼生進云不辞山路遠踏雪也須過師云你猶醉在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什麼人得聞師云與灵山無異進云古之今之尽是知音師云知音一句又作麼生進云點頭不吐舌師云無人孟浪道你進云忽遇拏雲攫霧來時又作麼生師云老僧打退鼓　師乃云適来四祖師拈白槌云當觀第一義只如第一義且作麼生觀要會麼三世諸佛若無第一義將什麼化度有情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乃至天下老和尚若無第一義將什麼建立宗風只如當今聖帝若無第一義將什麼統御天下知郡學士知縣宣徳合座尊官若無第一義將什麼為民父母乃至在會施主若無第一義將什麼崇敬三寶然雖如是也須各各自悟始得

上堂舉古人道夫為善知識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滋盛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絶飢虛衆中聞舉者多是如風過耳相侶既驅其牛為什麼却得苗稼滋盛既奪其食因什麼永絶飢虛到者裡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底脚手便與抄一撥過一過趕教走到結角處便好向伊道福不重受禍不單行　上堂云二月春中漸暖哈歌頻打拍板鳥雞走入鵝群鴨兒凍得皆匾水上或浮或沉何時解成珈瑅子細好好思量天地去此不遠復云頻婆娑羅王　上堂今朝二月初五行者先來打鼓長老肚裏忙然思量說佛說祖大地雪深三尺禽獸喫泥喫土今年必定豊熟自然五風十雨者裡有個好處且道有什麼好處遂作當陽云是什麼復云雷乃發聲　上堂云夫為禅客如出塞將軍你將得雲門半片餬餅来我便與半個須弥山若不如是焉敢稱禅客　上堂云夫為出家之人須有出家之見具擇法眼方為出家如何是擇法眼破燈盞畢竟如何擔板擔板　結夏日上堂云孟夏漸熱伏惟首座大衆尊候萬福某侶夾竹桃花錦上鋪花徧地花莫眼花每年事例不用張查下座人事巡寮喫茶　上堂舉永嘉道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大衆這裡若不具金剛眼睛便見髑髏徧野如何即是劍閣路雖險夜

行人更多　上堂云立雪斷臂祐喻後人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箇是什麽語江城子
　上堂云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
不行畢竟作麽生牛角長三寸兎角長八尺
四溟東海派般若波羅密　上堂云門外
有大路不肎大開口臘月三十日胡乱外道
走好大哥　上堂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夜月嚴凝霜天凛冽池裡烏龜凍得成鼈　更
說兩句舌頭成鐵　聖節上堂云十二月
初八日今上皇帝降誕之辰不得說別事乃
高聲云皇帝萬歲皇帝萬歲　上堂云無
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
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相乃擲下竹杖合掌
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徳亦然若有能量
者窮劫不可盡大衆無邊身菩薩說偈且止
諸人還解自量也無若教老僧自量直是無
下手處不見古人道斗充佛座功徳難量餓
子燒香煞雲皴鞋何故如是別是一家春
上堂云一年只餘此月天道未嘗降雪奉告
三界龍神各自遁相報溉普天普地鋪銀且
要應時應節更望大衆慈悲爲念普賢菩薩
畢竟作麽生摩訶薩　郭朝奉拝正請上
堂朝奉於法座前燒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
中爲光明雲遍滿法界供養我堂頭師兄禅
師伏願於此雲中方廣座上擘開西門放出
先師形相與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岩畔
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
一爐香散白蓮風　師遂云曩謨薩怛多
鉢囉野恁麽恁麽然度白雲溪上望黃梅花
向雪中開不恁麽不恁麽嫩柳條金線且要
應時来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　勿十二　四
侶者是什麽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
江水即向你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
深潭窮到底棕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
可比　上堂云春雨洒無涯乾坤已具知
東君行正令梅梢一枝枝祖師門下客相見
在今時相見即不無說什麽事便下座
上堂舉肅宗帝問忠國師云和尚百年後所
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云請
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麽帝云不會國師云
吾有付法弟子躭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師
云前面是真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真珠東邊
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一首
幡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上堂顧視禅
床左右遂拈拄杖在手中云只長一尺下座
　上堂云世有一物亦不屬凡亦不屬聖亦
不屬邪亦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歸令抵死
要知換却性命　上堂云擔水河頭賣諸
人盡笑怪滞貨沒人猜一伯欠他債昨夜三
更半石人闘禮拜這箇說話莫道你理會不
得我也理會不得　上堂云古人道無邊
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
於當念師云是即是只是太舊雪峯示衆道
盡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
會打鼓普請看大衆雪峯對面熱瞞諸人不　勿十三　五
少也然雖如是還有與雪峯同步底麽試出
来與五祖相見有麽若無遂拈拄杖卓一下
擧起云五祖今日與雪峯同乗檏泛四大海
穿八大龍王髑髏經過百千箇須彌山却回
来法座上坐又送雪峯歸雪峰山只是不曾
動着一步諸人還信得及麽若信不及逆擧
拄杖云豈不見先師翁道放在卧床頭急要
打老鼠　上堂云凡心聖意靈臺念念
無差即道場向去莫言今日事觀音自在放
毫光良久云莫瞞老僧好　上堂云三月
安居今已滿九旬禁足事如何西天螺聲闘
聲又此土鶴珠說者多季遲二千年遠意混
流水乳積成河林泉開士齊弘護莫使癡類
著邪魔　上堂云時候季秋霜冷破潔銀
河耿耿松窓一炷爐烟頗稱吾家好景
上堂擧僧問投子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
無投子云演出大藏教師云投子被人一問

直得料掉沒交涉若是五祖即不然忽有人
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老僧即向伊
道作禮而去信受奉行然雖如是與他拔子
白雲萬里畢竟如何要你諸方眼作麼
上堂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
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
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　上堂云頻頻喚
汝不歸家貪向門前弄土沙每到年年三月
裡滿城開盡牡丹花　上堂云青蘿夤緣
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自
十九至二十三日萬餘人來此赴會鬧鬧地
如今只見老漢獨自口吧吧地若道多人是
鬧一人是靜直是白雲萬里畢竟如何一人
鬧浩浩多人靜悄悄不如歸堂喫茶好
上堂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寔能幽雲門道觀
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云却是箇饅
頭如此則隨他脚跟轉也五祖有箇隨流認
得性快樂永無憂底回綠舉似大衆忽然於
六
四十二
此省去也不定良久喚侍者侍者應諾師云
我容癡　上堂云仲冬嚴寒普徧世間富
貴即易貧窮即難唯我林泉之人無易無難
為什麼如此良久云無人處向你說
上堂舉普化道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
打虛空裡來虛空裡打四方八面來連架打

臨濟問得道僧問云摠不恁麼來時如何化
云明日大悲院裡有齋若是五祖即不然有
人問摠不恁麼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
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麼道何故一
任舉似諸方　上堂云應接無方唯是此
一毛端上廓心田生枝延募魔家族點點舒
光曜祖天　上堂云風和日暖高樹鶯啼
桃李妍而爛錦成行芳草濃而鋪茵作陣花
落一片兩片浮碎玉以霏霏柳舞三四五四
曳長絲而冉冉當是時也古人道幽鳥語如
簧柳垂金線長烟收山谷靜風送杏花香永
日蕭然坐澄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
商量良久云你且商量看　上堂舉僧問
雪峯云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
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趙州聞得云
不可從鼻孔裡入也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
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師云
若有人問五祖古澗寒泉時如何即向伊道
四十三
七
水飲者如何但云當下止渴或有個人出來
問道與曹溪水是一是二我即向伊道分枝
列派縱橫自在低處澆田高處灌菜
上堂云趙州道箇栢樹子廬陵隨後雪白來
中間有箇白蓮峯一口吸盡西江水喜美囁
邏哩囉邏哩我自我你自你孫村有箇白顛

虫吒胝鼠頷九條尾良久云嘁好怕人
小參舉藥山初參石頭問云三乘十二分教
某甲粗知來處訪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寔未明了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藥山罔措一日坐
次石頭遂問云汝在此作什麼山云一物也
不為頭云恁麼則閑坐也山云閑坐則為也
頭云子適來道不為又不為箇什麼山云千
聖亦不識石頭遂有頌云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
流豈易明師云大衆須是過得祖師關會烏
道玄路始會此般說話石頭恁麼垂示便顛
趙州庭前栢樹子洞山麻三斤雲門超佛越
祖之談五祖亦有頌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
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四面尊使
文詳持法嗣書到師於法座前受書拈起問
專使云這箇是四面底闍梨底在什麼處使
云驗在目前師云幾不問過遂陞座云好事
難逢何不出來大家唱和時有僧出問云石
頭馳書猶是鈍漢玄沙白紙謗說同風四面
貴來有何祥瑞師云春氣發來無硬地進云
與麼則衝開千頃浪透過祖師關師云真個
也無進云可謂是黃梅嫡後無人識獨許東
山一老師師云更有人在進云和尚也不要

鞮著師云也落在闍黎後進云只如四面無
門老和尚向甚麼得這消息來師云你向甚
麼處去來僧指東畔云這箇直嶮得恁麼黑
又指西畔云這箇知客得恁麼肥師云不得
指東劃西僧以坐具一劃云者箇不可喚作
東西也師云看你亂走進云和尚似聲恐人
八
聞得師云句十二你遼東也郎當不少僧以手摑口
云是我招得　師乃云大衆四面長老有
書對大衆前須當說過四面大漆桶詳師分
半桶白蓮峯下開薰却我鼻孔且道爲什麼
如此無你出氣處　太平尊使至上堂云
萬里無雲點太清祖天日月自分明太平不
許將軍見却許將軍建太平　上堂云舉
則公案事事成辦向外馳求癡漢癡漢
上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
主不逐四時彫古人恁麼道可謂錦上鋪花
不妨奇特諸人且作麼生會白蓮今日曲順
後機不惜眉毛亦爲頌出有中無中無細
中細麁中麁　上堂云今朝三月初五老
漢亦無所補無字指路堂堂枉見衲僧受苦
畢竟如何如人學射　上堂云媚景中春
暖色暄晝塵沙界一般天林峦鬱争蒼翠
花柳芬芳闘色鮮蝶美壯舟飛勢驟蜂游芳
躲謾遲迴人生幾度逢春景何不於中種福

田　上堂舉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
便爲人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
云此二古德一人文章浩渺一人武藝全施
若道興化是文亦不得若道三聖是武亦不
得還於此辨得出麼若辨得出許你通身是
命若辨不出你自相度　上堂云如何是
九
禪閻浮樹句十二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
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　上堂云賊賣賊
扳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著渾身
上堂云今朝八月二十佛法兩字難入深
村大小老翁達磨祖師不及　上堂云未
透祖師關莫問大雪山一步一萬里千難與
萬難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
無趙州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
爲什麼却無州云爲伊有業識在師云大衆
你諸人尋常作麼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
便休你若透得這一箇字天下人不奈你何
你諸人作麼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麼有則出
來道看我也不要你道有也不要你道無也
不要你道不有不無你作麼生道珎重
呂寶文嘉問入山上堂僧問世尊拈花迦葉
微笑台拂光臨於法席頌師方便爲宣揚
師云六耳不同謀進云不於花上覓短赫自
圓明師云好進云可謂獨露無私對揚有準

師云是進云覩面知機又作麼生師云不得
與別人說進云和尚只知其一且不知其二
師云你作麼生進云祖師却道知來也歸作
鹽梅正是時師云被你道着進云已得真人
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　師乃云記得
昔日僧問六祖黃梅衣鉢什麼人得祖云會
佛法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也無祖云不得
僧云爲什麼和尚却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
又舉僧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後得個什麼道
理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回師云
大衆此二尊宿一人是祖師一人是禪師及
乎問着便道我不會佛法又道我空手去空
手回你諸人還會伊恁麼說話也無若要會
他恁麼說話須是透祖師關始得若不透祖
師關輙不得正眼覷着　唐提舉到院上
堂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
待汝出網来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衆中
十
或謂雪峯與三聖句十三宗派不同故言不相契或
謂三聖作家雪峯不能達其意如斯話會有
何交涉忽有人問五祖透網金鱗以何爲食
老僧向伊道好個問頭復云大衆且道與雪
峯是同是別不能爲你說得聽取一頌
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烟仙家不

會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資福專使持
法嗣書至師於法堂上受書拈起問專使云
本無名字什麽處得這箇来專使擬議師云
曰誰致得遂陞座舉石頭問長髭什麽處来
髭云嶺南来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就
也未髭云就来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云莫
要點眼麽髭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髭便禮
拜石頭云你見個什麽道理便禮拜髭云如
紅爐上一點雪師云紅爐一點雪知音皆下
瞥徧毛窮子窮泥牛一點血　偈頌　師室
中常舉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因
僧請問師為頌之　趙州露刄劍寒霜光燄
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　和李提刑常
禪巷頌二首　造化之功品物情正當生處
不言生尋枝摘葉空勞力一朶開時一佛成
　此土西天祖佛名嬰峰頂上鐵牛生世間
無限丹青手只恐吟成畫不成　自贊　白
雲堆裡古家風萬里霜天月色同林下水邊
勿十二
人罕到方知吾道樂無窮　遣興十一　冉冉白
雲間拂拂微風起至哉造化功孰謂究終始
究之既不能徒然自憂喜　寄舊知二首
隔闊多時未是疎結交豈在頻相見送歡山
下路崎嶇萬里發光都一片　朔風播盡千
巖雪枝上紅梅包欲裂縹緲寒雲天外來吾

家此境憑誰說　次韵酬鼓運使暗題七峯
閣　山腰營小閣聊可寄生平三四庵峯頂
嗒猶分外清　次韵寄鼓運使吏部　繼使
千四眼見爭如手親一編透得此個重關乃
定平生方便　聚遠亭　眼觀不足耳聽不
盡水碧山青誰遠誰近　荅馮希道　老病
疎慵不記心應無狂夢到喬林水聲山色長
為伴利害從教似海深　送白首座四鄉
歸心休問路多端四海為家未足觀雙履清
名思遠磨諸侯九合咲齊桓　示禪者二首
學道先須得指歸聞聲見色不思議長天夜
夜家家月影落澄潭幾個知　祖道何殊世
路平時人行處不須驚擬心未到先移步直
似玄沙問鏡淸　讚白雲先師真　一月在
天影含衆水師真之真非月非水青黃碧綠
亂茶糊看未半嗔半偷喜　送文禪人寧親
今生父母當親觀從本爺娘子細看動轉施
為全得力一回舉着骨毛寒　送化士四首
何事秋風入夜凉稻花時復送餘香要知此
箇真消息未後殷勤味家長　皖伯臺前送
別時桃花似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闌望依
舊青青一兩枝　透出龍門未是難幾人得
過趙州關白雲片片青山外為雨為霖去復
還　出自白雲山攜筇步烟渚心中發萬端

雄我能相許　重會郭功甫　淨空居士久
相知三十年來只片時今日白蓮華下見維
摩元是舊容儀　送蜀僧　相聚淮南四十
年而今歸去路三千有人若問西來意水在
江湖月在天　寄信上人　一餅一鉢且隨
緣此事時時強為宣知已不來春析光琳降
十二
皎月對寒泉　送呂公輔　送客別金沙十二行
行去路除淡烟籠碧漢薄霧鎖紅霞百舌吟
新樹千株長嫩芽翻思分袂處舉首見桃花
送黃景純　偏遊五祖山語咲令人愛極目
情量寬禮貌多自在思鄉便欲回不慮他人
怪再見是明年往來無罣礙　訪信和尚
維摩之後室長開立雪求心悟者財木差花
敗兮白雲亂卷波澄霜夜兮皎月徘徊不二
門高遠相訪又騎贏馬入塵埃　贊四祖演
和尚　桂花包裡老黃梅不向陰陽地上開
蜂蝶豈知香遠析難尋踪跡去還來　但四
祖演和尚　此病彼圓痾吾門何得失生死
若空花去來如鳥跡東涌忽西沒影挂寒堂
壁三十三天撲帝鍾普念般若波羅密
自贊　眼暗耳聾行步龍鍾人前強咲丈手
當脊與壞禪化麦　水中撈得麦恐悚壞
禪客往復偎淡逸開聲隔不隔　悼陳吉先
子既卜遷居禪家第一謀有帆不挂樹無住

埋然途世態那堪戀恩情豈屬恩祖師門下
客到此辨錙銖　偶作　多時欲偶天邊雁
毛色觀來苦未全𢡟叫不妨知即令養成飛
去有何難鴈鴈鴈塲當初占古蹤樺樺入理
深淵無形無狀千難萬難後生晚長心堅石
穿　吊崇勝大師　苦霧罩庭軒悲雲鎖暮
天師歸真淨界影挂月孤圓去不去兮若之
亭来不來兮誰後先誰後先閒浮樹在海南
邊

光　十五張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四　多十二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五　重賣　多一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南嶽下九世
葉縣省禪師
首山念禪師法嗣
師之參學小師智親編錄上堂偈頌等語
葉縣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
壽院出家受具初參首山山舉竹篦問師云
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合喚作甚
麼即得師於言下大悟遂掣竹篦擲作兩截
擲于階下却云是甚麼首山云瞎師便作禮
師住汝州葉縣廣教開堂日纔昇法座大衆
雲集師拈香示衆云此一瓣香不從他方得
即汝州水土然頗　皇帝萬歲重臣千秋文
武百僚常居祿位但恭道薄人微觸事荒瑣
謝郎中巡撿司徒諸官負等光揚佛日野干
說法釋迦和南梵王前引帝釋後隨重法不
重人謝西州和尚遠發緘封曲悲卑能慷惕
無盡兩院主首街市檀越堂內僧衆請恭開
堂說箇什麼即得若說三乘五性來又有經
律論座主宜揚若說仁義禮智信又有夫子
夫子是儒童菩薩入鄽化俗若是闡揚宗旨
又有諸方宿德和尚穿鑿了也更教恭甚處
運斤斧即得問昔日世尊說法梵王親躬此

日朝騎臨筵將何指教師云塞鴈過時聲咽
咽喜鵲喃喃悅殺人進云與麼即法雨洪傾
人天有賴也師云雲綻家家月春來處處花
問不落諸緣請便道師云落問如何是無縫
塔師云頭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出家人師
云緊裹頭進云與麼即在家出家師云麁麻
鞋問與却施主食將何報荅他師云老僧罪
過進云與麼即萬兩黃金亦消得師云家醜
不外揚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云不可錯
怪老僧進云出匣後如何師云換手提脅問
如何是禪師云文殊殿如問何是道師云法堂
是老僧盞進云禪道相去多少師云汝問我
荅進云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如何是
向上事師云七棒對十三學家禮拜師云教
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臨機一句請師速
道師云速進云與麼即沙場無朕跡也師云
滴血驗身容　師乃云達磨西來爲傳東
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獨標萬像物外宣揚
悟之者纖毫不隔迷之者背覺合塵中下之
機也須子細莫虛過時光各各有之況以西
來的意教外別傳道契一言縱橫自在打破
髑髏揭却腦蓋豈不是慶快僧問舉人來日
擬入帝京帝王不顧時如何師舉時頌荅云
一年春盡一年春觸目無私遍乾坤時人盡

唱無私曲罕遇知音對者稀進云與麼即處處通身去也師云底事作麼生進云十方世界盡是學人行履處師云真師子兒進云謝師證明師云一騎在眼天花亂墜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麥賤米貴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云有你驢漢問進云與麼即打鼓弄琵琶也師云捺樹放屁声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云鬧市散本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拍手唱歌行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何不高声問進云莫者便是也無師云是即錯進云如何得不錯師云千錯萬錯問如何是非非法義師云十字路頭坐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一任衆人看問如何是出家人師云草深不露頂進云露頂後如何師云撈殺塚頭蒿問無邊身菩薩来還起也無師云水牯牛進云與麼即頭上安頭師云一頓五升料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梵生頭角進云出水後如何師云一場懡㦬問承古有言未得入頭直須入頭既得入頭不得孤負老僧意旨如何師云獨脚蝦蟆能上樹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野鴿帶席帽問如何是道師云萬緣俱頓息夜半繡鴛鴦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以手劃一劃進云不會此意如何師云合掌靈山問世尊問如何是和尚心師云

長三尺進云如何通信師云方圓二寸餘問學人未到来時如何師云疑殺老僧進云到来後如何師兩手拖肯問慈雲起處霈然大廣教門下霏霏声時如何師云今冬頻雨雪来年麥大熟進云恁麼即大衆有依倚也師云焰頭誇富貴今古化灰塵問起坐相隨為什麼不識師以手劃一劃進云恁麼即直截根源也師云兵兵一去杳杳何知問忽遇大闡提人来還相為也無師云西天出白氎進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東土波斯鼻孔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洞山見雲門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山僧是奥州人問如何是真道人師云路崖崖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莫遣外人聞問心地法門與佛相去多少師云闍黎致問老僧有荅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五九盡日春問如何是道師云家家門前長安路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齋後一椀茶問已前未明以何為驗師云鬧市裏打靜椎進云意旨如何師云日午點金燈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破皮厚三寸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金牓題名天下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蝗虫步蝻鵝人恐復食苗稼盡傷心進云為什麼學人不識師云無心伏物賀太平問清淨

伽藍為什麼打魚鼓喫飯師云打草蛇驚問路絕煙塵時如何師云無手行者能打餅進云恁麼即偶儡人抽牽也師云無目之人不假燈師上堂云問鍾鼙即尋聲而来如無鍾鼙向甚處去即得若是上来下去是何面目不来不去又滔地上坐了也作麼生是衲僧出氣底鼻孔道得底出来道看直饒道得也是勿交涉若是道不得也即墮坑落塹便下座問然父然母佛前懺悔然佛然祖向甚麼處懺悔師云長連床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天靈蓋問承古有言良由取捨即是不捨即是師云大洋海底鑽龜卜進云恁麼即取捨俱忘也師云遇明眼人舉似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杏熟來年麥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粟收當年禾學人禮拜師云彭祖壽年八百歲莫忘却稀禾植麥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云城東太山廟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判官手裏筆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破盆子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堪作麼問不落言詮請師便道師云西方極樂世界進云恁麼即滿口道不得也師云東土樹子大問如何是和尚受用處師云長三尺問如何是毘盧體師云寒時寒然熱時熱然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冬天著火向夏月取涼

行學人心病請師一服妙藥師云狡皮孚三
寸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杖頭挑灰
師上堂云廣敎有驗人閙截人携活人句還
有人道得麼若是道不得辜負平生問和尚
朝也説暮也説還接得幾人師云泊合錯殺
老僧問靈山如話月曹溪如指月如何是真
五
月師云昨日擊金鍾告報天下闍進云恁麼
即山河大地也師云大衆齊合掌香煙滿乾
坤問無目人來請師指路師云坐衾都不問
莫作問禪寶進云不會此理如何師云紫羅
袋裹威官誥全牓題名天下傳問大施門開
請師垂示師云腦後抽簪進云便恁麼會時
如何師云孤峯無宿客進云嗟嘘師便打問
如何是世尊不説説師云涅槃山側畔香煙
滿乾坤進云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云觀音
勢至引到西方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
昨日十九今日二十　師上堂云諸禪德
若是説禪説道説佛説法來又匡匡地適天
遍地也更敎廣敎説箇什麼即得若約至理
論似此之輩且去涅槃堂内粥飯衆將養始
得謂何如此當言不避截舌若是説禪禪是
病若是説道道亦非真説佛被佛謾説法被
法障也錯陪廣敎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何不
離此之外試與廣敎相見看方有参學分始

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還委悉得麼
直饒委得入地獄如箭射無人替代渠莫道
不道珍重問遍歷寰中未曾逢一人時如何
師云撩進云恁麼則碧霄雲外無依倚也師
云未曾辭闍黎僧云錯師云尋時打二十棒
趁出院問如何是密密處用心師云闍市裏
輥毬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一任衆人看
問如何是涅槃門師云三更無忌諱進云未
審此意如何師云卻忌五更時問西州和尚
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寶塔元無縫靈骨鎖
天涯問如何是涅槃路師云玄沙不出嶺寶
壽不渡河問如何是正令一句師云古墓裹
點燈猶作怪樹上叫喚闍黎意如何問六國
來朝時如何師云南有雪峯北有趙州進云
恁麼即萬里絶煙塵也師云目前無一物不
換太陽春問遠遠相投請師一接師拈起火
示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滿爐添炭猶嫌冷路
上行人只守寒問維摩默然文殊讃善此意
六
如何師云莫埋沒維摩進云恁麼即清淨道
場師云莫錯認定盤星問春來萬物秀石頭
爲什麼不生芽師云爲報遐方參禪子只爲
麁心致令廣敎打二十進云又太不慈悲生
師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師上堂云識
取法即便是也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喫粥喫

飯合掌頂禮麁言細語鬪打相爭抨拳掉肘
是也不是若道不是即法有二見若道是爲
什麼不休去不歇去若約至理論須是待廣
敎與你打破髑髏揭卻腦蓋廓然山河無礙
豈不慶快還委悉得麼直饒委悉得入地獄
如箭射無人替代渠莫言不道珍重問彼自
無瘡勿傷之也道合隨機請師應用師云今
年頻雨水何人不傷心進云恁麼即雲散青
天出山高衆岫歸師云日出天然異森羅觸
目真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失如何是第二
句師云覓肉來蠅如何是第三句師云今日
好晴云三句不分時如何師云來日到崖州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搽口着云出匣
後如何師云拈卻牙齒問如何是論頓不留
朕跡師云日午打三更石人側耳聽云如何
是語漸返常而合道師云問處分明覿面相
呈問三災梵起如何救之師云廣敎不問你
來日喫飯粗云不會師意如何師云涅槃山
七
側念彌陁問如何是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
靈師云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云未審此
理如何師云雨下街頭濕晴乾便無泥問禁
足九旬須精無虫之地甚處是無虫之地師
云趁狡人民亂縱横五月麥秋盡息心云不
知甚麼處立身師云夏月多毒熱行人盡休

欲問雪山童子捨身爲求諸行此行如何師
云掉臂街頭走仰面看青天云恁麽即迷人
尋著向城路也師云此人入地獄萬劫出應
難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慙惶沒心情如何
是賓中主師云相手覷前程如何是主中賓
師云起坐甚分明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大祭
不留身問古人一言便悟和尚種種說學人
爲什麽不悟師云草鞋無底云畢竟如何師
云皮襪無根　師上堂良久云惣被須弥
山塞却你諸人眼也還覺麽莫不識痛痒若
是去却須弥山方有衆學分作麽生是去却
須弥山底句若是道得底試對衆道看若是
道不得也且莫亂磕便下座問師子吼時全
意氣文殊伏劒意如何師云飛砂走石人驚
怕決定彎弓射尉遲問如何是佛師云白馬
馳經云如何是道師云善信扼喉問本來無
一物以何法示於人師云無法示於人問不
施寸刄便登九五時如何師云不封不樹云
求審此意如何師云今古不同且應時問承
古有言藏身不吞炭意旨如何師云莫遺外
人聞云山雉枉遭傷此意如何師云天網恢
恢踈而不漏問夏終此日師意如何師云今
年夏末去年秋東京西洛任意游問大用現
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虛空無觔骨金槌

打不入進云恁麽即百雜碎也師云弥陁佛
前親聞玉偈問承教中有言三人同坐觧脫
床如何是解脫床師云有言須淂句進云未
審此意如何師云不用更遲疑問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師云北邙山下進云未審意旨如
何師云千年中一遇問世尊爲一大事因緣
多　八
故出現於世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云梁園
城裏冊風門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襄州
出大悲問行住坐卧如何用心得不落於惡
道師云莫用心問如何是文殊活人底草師
云須弥頂上雨霧霧進云如何是文殊然人
底草師云錯問如何是功用智師云舉目千
山秀大海徹底清問疑情未息如何除遣師
云碓搗東南磨推西北問學人迷路請師直
指師云三更不閉戶進云未審此意如何師
云日午不點燈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
放下著進云恁麽即纖毫不隔也師云且擔
著　師上堂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
貪欲無所依止若是無貪欲心在處蕩蕩隨
所碌碌山河大地不礙眼光不礙眼光則且
止你道雪山童子眉毛長多少衆中還有道
得者麽試對衆道看爲你證據若道不得辜
負平生便下座問學人不曉三玄義請師方
便第一玄師云截舌三分進云如何是第二

玄師云沒蹬驢子夜三更進云如何是第三
玄師云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問美玉貴
金門何興荊山體師云錯進云恁麽即鳳飛
在處祥雲聚龍行何慮少風雷師云騎驢不
把鞭一世勿模樣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全
令提綱行正令却須當道與人看進云如何
多一　九
是第二要師云坐食都不問莫作問禪賓進
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包含大地人皆喜滿
路謳謠賀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骨崙
背象牙問色身病法身病師云江山無阻滯
日月鎮長明問承聞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某
甲兩人出家合作甚道理師云截舌三分進
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鬧市裏卧街問擬過
青山時如何師云金州出好漆問文殊云前
三三後三三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昨夜風寒
緊今日又溫和問如何是百尺竿頭進步底
句師云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云冬無積雪夏無餘粮問淂船便渡時
如何師云鈍根阿師進云恁麽即直截根源
也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師云是肉來蠅進云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云沒鐙驢子夜三更進云如何是人
境兩俱奪師云光漆無人識進云如何是人
境俱不奪師云須弥頂上雨霧霧問如何是

一印印空師云今年夏末臈人氷進云如何是一印印水師云未逢秋草死争恐下堦行進云如何是一印印泥師云兩重公案就萬里江山應不迴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云覩尋資相進云與麼即謝師指示師云廓然兵遥問龍女獻珠得成佛學人無珠可獻還得成佛也無師云好日多同贈土不贈金進云恁麼即謝師指示師云恐魔逐我後鎖壓在聽堦問古路重開時如何師云無目之人不假燈進云恁麼即七縱八横沒去處也師云拍手唱歌行問師子吼時無意氣文殊仗劍意如何師云一送荒郊裏千峯永不迴進云恁麼即大衆齊合掌一時念弥陁師云不回寒食節餘日且難来問香煙起處大衆側聆當爲何事師云卑聽三下鼓喫粥五更時進云此理如何師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問國師禮倒鐵天王意旨如何師云嶽動十方刹進云此理如何師云當言不避截舌

師上堂云僧堂入佛殿裏過佛殿入僧堂裏行須忩山騎牛說話木人打鼓唱歌露柱安日犒第推拍手笑他若遇大乘根器不在於言下若是中下之機也須子細弥重問未遇衆縁時如何師云虗空無瑕翳到者盡息心進云遇衆縁後如何師云任你大海變桑田廣敎誰能營得你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云把將来看進云恁麼即得遇和尚師云元来是笓糞毬問古人有不了之句請師爲學人說師云破皮厚三寸問自己面目終日不見時如何師云拈却牙齒著進云見面後如何師云大衆盡皺眉問黑雲遮日時如何師云道士戴簪冠進云見日後如何師云金剛眼睛大如拳　問生死事大如何免得攀縁去師云喚什麼作生死進云與麼即是佛性也師云又是七顛八倒問看經即是不看即是師云青山無異路東西任意遊進云太不定生師云自是盲者過非日月処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云今年大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磨他作什麼進云磨後如何師云恁作什麼問古佛舍利爲什麼不上来師云家藏利器盜者息心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黙對未審將什麼對師云將拄杖對問驪龍頷下有珠如何取得師云用這糞毬作什麼

師有時上堂大衆雲集師良久以手提留三兩下喚侍者侍者應喏師云老僧今日頭痛弥重　問聞鐘聲只有這个声爲復別有師云腦後三斤問真性不隨緣如何得正悟師云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弥頂上浪滔天問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師云城外斬屠兒進云不會此意如何師云一斤秤不住問大来以心能荷萬善時如何師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進云不會此理如何師云沙門島裏望家郷因汝州賈憓馳開堂法嗣書来上堂有僧問花開五葉法遍乾坤時如何師云九月重陽節菊花撲鼻香進云恁麼即慈雲普潤也師云廓然無一物光明照十方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平常道在語必幽玄問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有問有荅日月長明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何勞龜卜問行年間鐘声纔罷大衆臨筵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僧排夏臈俗列耆年進云恁麼即一雨普潤於大千也師云日出天然異光明照十方問善法堂中伸一問未審師還接也無師云蜀地錦觀陶綿進云恁麼即承和尚慈悲也師云廓然無障礙縱横任意游　師上堂云諸禪徳衲僧是通變道人若遇鑊湯爐炭諸般厄難又如何免得若是免不得何名通変道人作麼生是透脫諸般厄難底句還有透脫得者麼試對衆道看爲你證據若是透脫不得即是萬人作塚無人替代渠便下座問師登師子座祖意事若何師云行為佛事坐是道場進云恁麼即横身三界外也師云三界外底事又作麼生僧便喝師云疑殺老僧這瞎驢問向

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云爊
中添火猶嬾冷路上行人只守寒進云未審
此理如何師云冬無積雪夏無餘粮進云恁
麼即謝師指示師云杖擲高声唱棒頭頂見
血學家禮拜師云教休不肯休直待雨霖頭
問承古有言盡日忙忙那事無妨如何是那
多一
十二
事師云大衆一時聞進云此理如何師云行
人盡帶悲問百文昔時叅馬祖豁然蕩盡更
無疑學人今日專請益乞師方便為全提師
云黃河有九曲陝府出鐵牛進云大盡三十
日小盡二十九巳蒙師指示向上機鋒又如
何師云深領這一問擔枷過狀有屓先宗進
云恁麼即學人禮拜有分也師云兩重公案
諕萬里江山應不迴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
師云杖頭著眼看進云請師盡令師云灼然
落深坑問疋馬單鎗離君獨戰時如何師云
腦後抽簪進云恁麼即陣敗將軍馬空廻也
師云受領銀錢莫久停

拋辯語并行錄

師拋一僧曰近離什麼處僧云東京師曰你
因甚口上破僧云和尚也須子細師云乜奉
對十三座下喫茶去師問僧口恭捉林鈅詤
何處僧云新戒不曾學禪師云生身入地獄
下去後有僧舉到隨州智門明教大師大師
云何不道鑁鎔在和尚手裏因僧人事一箇
書筒師問曰是箇什麼僧云和尚識取好師
云元来是箇添桶僧云請和尚收師云棺木
裏努眼因聞童子念經声乃問僧曰聞念經
声麼僧云今日勘破師云作家僧云草賊大
敗師云老僧今日失利師勘五人新到云揔
多一
十三
是雲居供養主那僧云是師云是即一齊坐
師與僧行路次因見死人僧便問車在這裏
牛在什麼處師云你覺蹤行僧云牛又無行
箇什麼師云你既無牛因甚踏破脚僧云恁
麼即親從業縣来也師云莫亂走師因與僧
摘藤花次有僧問此日摘藤花他時還有果
報也無師云有即錯僧云恁麼即無果報也
師云你却是个作家師後到襄州廣德廣徳
乘示云禪德直須是箇師子兒始得諸人揔
具箇師子兒師便出問承和尚有言諸人揔
具箇師子兒如何是和尚師子廣德便作師
子吼師云這箇猶是野干鳴還我師子来隨
後便喝撫一掌德云真師子兒師云是何語
話德云好好問兄弟師云也不得放過師到
洞山問洞山廓然無依法歸何處山云三翻
羯磨師云恁麼即知音不和也山云知音不
和底事作麼生師云龜毛拂子長三尺山云
你因什麼眉鬚墮落師便禮拜問僧近離甚
麼處僧云襄州師栰童子打一摑便喝出

偈頌

摶庵　廣教摶菴廓然無邊隨緣度日任
性癡憨森羅萬像九聖共傳有人到此雪山
西畔

送僧　舉送老兄入梁園杲日當軒不計
年為報我師林下偈無心照破萬重關

上監務祠部三首　祠部見處少人知樓心
歇地更無疑肯人借問平生事日出東方月
落西　祠部見處處處通山河大地是家風
任他前面花錦樹無心伏物演真宗　祠部
見處廓然安森羅萬像在目前任他前面歎
與樂隨緣度日化人天　釋先師頌　指陰
山子日陽多（背面醉漢）南来北往意如何（云小坐）
（有無邊）有人借問西来意（云捉来無問剃）東
海東頭有新羅（云大地不奈何）因不安
我今有病無見無聞清塵之理日月長明
我今有病罕遇知音直饒明得發却平生
多一
十四
老年頌　幻身七十三真性不隨緣廓然無
障礙清塵獨湛然　僧不問話乃頌五首
是你不問話山僧不吞禪日頭恰正午笑破
土地口　是你不問話山僧沒合殺日午打
三更露柱夜說法　是你不問話山僧賓驚
訝冬後一百五廣南出象牙　是你不問話

山僧没可把鼻孔在這裏拈来驀頭打　是
你不問話山僧没可誇蕩蕩随緣去湖南出
苧麻　木魚詩　木魚歌木魚歌横身三界
卧擺頭棹尾瞬金鱗凡聖縱横不奈何老胡
聞得耳聽聲聲撥動古佛心道逞自在無私
曲蕩蕩行時任騰騰指日月太山崩踍踍跳
躍魔軍驚哮吼吟時雲隊隊大洋海底霹靂
鼻　共施主送羅漢供到南岳　风生慶幸
共結良緣羅漢遺蹤日月青天松蘿欝茂取
性巖逸道人行履满目江山露地白牛亦然
無伴森羅萬象只在目前若人不會何處相
見有人問着直下看箭　邀僧游山　游山
口促路必鐵結束行裝莫睚疑来日遍看山
不色擬心快度隔山迷　供養主經過覔頌
諸方化主往来多青山绿水意如何演若達
多應認影不知踪子過新羅　讃　師真師
真兒古稜唇言直訣烈去住分明森羅萬象
普濟群生往来禅子太岳石崩　我師之真
多一　十五
何用丹青形如滿月徧布乾坤　送僧　攀
送高僧入梁園春去秋来不計年蕩蕩行時
無邪路江山無滞笑西天雪山童子言下喝
擬議中間萬萬年　燈籠　一盞金燈號玲
瓏四方八面不施工照破乾坤黑暗處山河
大地是家風　送供養主　化主别仙邑南

北無西東超然威音外縱横處處遍明暗皆
自你寂然天地空萬緣俱頓息哮吼振乾坤
先師三周忌　師真似日三周巳畢徧布乾
坤翹足七日大展壇風㧾魁屏跡香茶供養
光滌誰識　與僧看椹子　椹子黒㮚檔無
心是道場高僧滚一頓果𧺫自馨香
送穩供養主　前程化道莫辭辛随緣兀兀
任浮沉雲去水来爲伴侶時時哮吼振乾坤
雪下頌四首　此日好雪誰言氷潔粟米白
銀斱羅日月　此日好雪萬民樂業大展長
空九聖路絶　此日好雪何勞言説萬物無
心江山日月　此日好雪廊然敗賊逼塞乾
坤誰人分别　夏末送僧　高僧相伴過九
句誰人言説話宗乘離九離聖縱横妙何人
擬議落千峯　僧云不知和尚門風　廣教
禅門風縱横處處通大地紅塵起失却主人
翁　雨下　此日好雨乾坤無路日月長明
西方净土　送手巾與史諫議述十頌
廣教手巾無功無能觸目受用青山白雲廣
教手巾亘古亘今寂寞虚廊打破乾坤廣教
手巾不協衆情有人借問太岳石崩廣教手
巾何勞心神明暗自尔青山白雲廣教手巾
瞬目相呈露地白牛非凡非聖廣教手巾誰
見誰聞直下便會丧却平生廣教手巾日月

長明縱横自在新羅國人廣教手巾非功織
成随緣度日任性浮沉廣教手巾遍塞乾坤
賢愚意解笑殺胡僧廣教手巾不用持論言
前蔫浮翳却眼睛　和尚西禪深和尚請齋
二首　莫推延莫推延從来此事只如然騰
雪雰雰雨度降不由人主不由天　不推延
多一
不推延森羅萬象在目前臘雪雰雰天地黒　十六
露地白牛遍大千　游草菴　忽覩菴園任
性疏慭有人到此如隔關山　茶筵送化主
師後逐句識　有塩無醋　云如賊入空屋
有菜無油　云無丹可隔　随緣兀兀　云作性浮
沉　百味珍羞　云個数有浮　僧言話次乃有
頌　一到仙州四十秋随緣兀兀到此休幸
遇高僧相伴後縱横不意到峰頭　僧寫真
呈師師遂成頌自識之　誰人寫真　動用乾
坤　妙筆丹青　口吐師筆　明暗自尔　乳滿同方
何勞心神　任性浮沉　吾真非假　觸類有浮　圖
盡非真　缺心印去　容顔陋質　天不能盡　遍布
乾坤　應物現形　年邁有頌　廣教六十八
凡聖俱欲滅有人相借問九月重陽節　廣
教六十八誰人相體察直下便會渭腦後三
斤錢　送供養主　一年春盡一年春相烦
化道任浮沉森羅萬象無私曲一舒纏動斬
乾坤　有子　廣教一柄有本来無背西有

時在手中要且無人見　拄杖　山僧一條
杖縱橫無比量有時在手中應用遍十方
笻竹杖　笻竹九節縱橫無邪大展長空凡
聖路絕　兩堂上座下喝頌　兩堂上座齊
下喝瞽目之人無分別凡言賓主句下分何
勞龜卜問前程　示徒　廣教一言凡聖共
多一　十七末
傳直下便會萬里江山　僧請益　兀兀隨
緣任浮沉不拘春夏及秋冬闍黎請益平生
事問取寒山始知音　衲僧衲僧不用持論
言前蔿浮腦後三斤　李都尉問和尚生日
述成十頌　山僧生日　處處真隨緣兀兀任
浮沉森羅萬象無私曲日出天然照乾坤
山僧生處廓然寧不拘凡聖自在行任他前
面歡與樂無心伏物賀太平　山僧生處碧
雲中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晴盡時無邪路明
明不隨聖凡前　山僧生處少知音任性隨
緣過樂春有人借問平生事石人打鼓木人
聽　山僧生處攪令行十方禪子盡皆驚若
人解接無根樹海裏能挑水底燈　山僧生
處正令行野老謳歌盡傳名若人不識金剛
用涅槃山側井中人　山僧生處亘古今誰
人言說話宗乘離凡離聖縱橫妙腦後拍磕
係鬼神　山僧生處在林中碧澗虎聲騁英
雄喝迴驚動十方剎萬里江山入千峰　山
僧生處峰頂上迦葉聞鍾出洞門粉骨碎身
千萬劫思量難報我師恩　山僧生處碧潭
中不拘春夏及秋冬一刀兩段須休去何人
擬議落千峰　僧親近乃有頌　廣教一言
直下人燃若人借問萬里江山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五　　多一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六　　多二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首山念禪師法嗣　南岳下九世

神鼎禪師名洪諲襄水邑氏子自遊方一衲
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
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
多二
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
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
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摋
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置
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
不能荅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
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
怕多語僧拱而退後返長沙隱于衡嶽三生
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
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
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
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己馬負師至十
年始成叢席一朽牀為說法座
開堂日指法座云未登此座化緣已畢諸人
還委悉麼若委悉散去得也若不散去不免
登於此座入方便品第二去也且不得怪山
僧便升座拈香此一炷香奉為今上皇帝聖
壽無疆第二炷香為府主學士合郡尊官伏

頌長光佛日永佐明君第三炷此香不是戒
定慧香亦非旃檀沉水只是汝州土宜便燒
云供養首山和尚以酬法乳師遂歛座顧視
大衆云摩竭陁國親行此令大衆還知落處
麼一句子該天括地逈超格外在衆聖之前
所以五天和不齊梵夾不特來釋迦掩室於
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三乘教外一句別傳
敢問大衆作麼生是別傳底試對衆道看遮
相證明良久云直饒道得亦未稱祖師意且
道如何稱得祖師意諸兄弟直須打辦精神
究徹根源到這裏不可說菩提涅槃真如解
脫向上向下坐禪入定造橋梁開義井得麼
然則如是不可無言也山僧初行脚時發足
亦無正意參禪學道只欲東京聽一兩本經
論以資平生不期行來行去到汝州襄城縣
恰遇汝州風發皷上首山就中見一老和尚
彼時蒙它磅頭一錐直得浹背汗流當時不
覺禮拜了悔之不及大衆且道悔个什麼悔
多二　二
不找下禪牀痛与一頓雖然如是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下座　擧資福三句語第一句
祖師不知有師云無人解會第二句為祖佛
為師師云鼻孔在山僧手裏第三句稱提祖
佛師云分明向你道　擧僧問首山如何
是和尚家風山云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

前始得玄師云首山只解說家風不解用家
風僧問如何是用家風師云埜乃云首山老
漢若在聞神鼎恁麼道必然大笑一場且道
肯神鼎不肯神鼎試商量看諸上座夫參學
須具參學眼始得若只愛它人語句記在意
識下自不能截斷俗士尚云男兒不用分時
財衲僧家合作麼生著精彩始得珎重
擧僧問靈泉和尚如何是靈泉印泉云不傳
不受曰交代時如何泉云淮南舡子看洛陽
師云古人与麼道意在如何要會麼不傳不
受珎重　擧僧問靈泉如何是靈泉曲泉
云無絃琴有韻無竹動搖天曰還有知音也
無象云有曰如何是知音者泉云山上石人
舞撫掌溪邊野老始知音師云神鼎即不然
僧便問如何是神鼎曲師云要唱便唱曰還
有知音也無師云有曰未審是什麼人師云
無心意識者師云神鼎与麼道与靈泉如何
試商量看須知各各家風事不同珎重
多二　三
小參擧古金峰頌云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
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師云神鼎即不
然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
脚又燒頭且道神鼎恁麼道為當違古人順
古人別有道理汝道入麼去底人好入麼來
底人好到這裏須具衲僧眼始得莫受人瞞

珎重　小參良久擧鏡清上堂良久有僧
問祖歌如何唱清云拖送醉人酒曰入麼則
辜負和尚也清云猛虎不食伏肉師云古人
恁麼道句前明句後明會麼未問已前會取
好　小參擧僧問趙州黑豆未生芽時如
何州云好合醬師云神鼎即不然若問黑豆
未生芽時如何向伊道堪作什麼乃有頌曰
黑豆未生芽誰道好合醬本色衲僧聞堪是
甚模様華岳頭倒卓須彌脚直上莫言無法
用看取者相狀乃云古人与麼道神鼎与麼
須且道違古人順古人還會麼合醬也不中
是什麼道理了取始得珎重　擧僧問香
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
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後有僧擧問石霜枯
木裏龍吟時如何霜云猶有喜在曰髑髏裏
眼睛時如何霜云猶有識在師云石霜一向
打疊去空界衆作活計後有僧擧似曹山山
云這石霜老声聞作這見解曹山有頌曰枯
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意識尽時
消息尽當人那辨濁中清師云恁麼會取好
小參擧烏窠和尚有小師辭窠問向什麼處
去曰學佛法去窠云若是佛法我這裏也有
些子小師便問如何是和尚佛法窠於身上
拈起布毛示之隨後便吹小師忽然大悟師

遂於身上拈起布毛呈大衆隨後与一吹云
會麼久後不得辜負老僧珍重　小叅舉
令初上座領衆上石門門曰萬仞峰前石牛
吼穿囊潑水意如何初無對門云山僧住持
事大叅堂去石門後舉令僧下語曰久嚮和
尚又云訪道尋師明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
門曰當時令初上座若下得遮語 四 不將它作
叅學人師云不喚它作叅學人喚作什麼人
會麼把手共行無間路　舉古人曰游江
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叅禪自從認得曹溪
路了知生死不相關作麼生是曹溪路有僧
對云得者飲水之義向阿誰說之師曰知云
其甲即如是師意又如何師云出僧堂入佛
殿便下座　小叅舉紫胡有狗上取人頭
中取人膂下取人脚你若擬議即喪身失命
師云古人提唱一段因緣你道恁麼時下得
什麼語神鼎當時若在他會裏便出云者畜
生又云死亦作退身勢白兆和尚亦云白兆
有狗上不取人頭中不取人腰下不取人脚
也不擬議咬得他死便得僧問如何是白兆
狗兆作狗聲僧云猶是喋屎狗兆云作麼生
是咬人狗僧把衲衣角便拂兆便打師云白
兆道也不擬議咬得死便休且道其僧便拂
兆便打誰得誰失白兆大似喪車後掉藥袋

亦有僧問如何是神鼎狗向伊道誰敢倚門
傍户僧禮拜向伊道神鼎也大嶮有僧便請
益此語師云我當時要个不惜身命底人直
至如今無人稱得老僧意你兩个吐露个消
息看僧擬議師云死　小叅舉潙山示衆
老僧百年後於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肋下
書潙山僧某甲正當与麼時喚作 五 潙山僧又
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且作麼
生商量師乃有頌不道潙山不道牛認著何
處有來由分明裂破應須會會得還同不繫
舟　舉石門示衆云家山好家山好家山
內有無根草澄源異草鏡芬芳春雷一震金
仙道師云作麼生是春雷与大衆說破得麼
喝一喝下座　小叅舉南泉上堂僧問摩
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珠即不問如
何是藏泉云与你往来者是僧云不往不来
者又如何泉云亦是藏僧云如何是珠泉喚
僧僧應喏泉云你不會我意師乃有頌曰渠
問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荅聲諸方莫
錯舉　一小叅舉僧問風穴如何是第一句
穴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師
隨後一喝如何是第二句穴云妙解豈容無
著問滔和爭赴截流機師著語云未問已前
錯如何是第三句穴云但看棚頭弄傀儡盡

抽都在裏頭人師著語云明破即不堪所以
首山和尚道第一句薦得与祖佛爲師第二
句薦得与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即不
可又云自救也不了師云神鼎亦有人問如
何是第一句云蒼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云
有什麼驢漢如何是第三句云近前来向你
道才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也不辜負祖師
西来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休佛法不
是磨核合縫底道理似這一脉說話須是久
在它門風来始得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
方可如是子細珍重　小叅舉古人云是
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師云
古人恁麼道非有利益非無利益神鼎即不
然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有何不樂
且道違古人順古人試撿點看珍重　舉古
僧問首山一毫未發時如何山云路逢穿耳
客曰發後如何山云不用更遲疑曾有僧問
神鼎一毫未發時如何　神鼎只向伊道白
雲嶺上云發後如何師云澗下水流 六 師乃云
若是前来兩轉語有可咬嚼東看西看若是
神鼎者語如喫木扎兀片相似實無滋味直
是自見自悟始得會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
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云与
老僧作个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國師良久

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躭源
却請此事巳後但問此人國師遷化後帝詔
問躭源源亦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源有頌
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
合同舡琉璃殿上無知識曰前来國師如此
作用不能明了次問躭源源恁麼頌且道尽
善不尽善雖成方便須躰解始得會麼神鼎
為你諸人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師云君
臣有路中有黃金充一國師云淨妙體常無
影樹下合同舡師云千聖同轍琉璃殿上無
知識師云凡聖路絶師云若是恁麼會去必
不相賺神鼎恁麼注解只是辜負國師
子溈又問芸田翁翁亦云枯樹子溈云這田
翁他後亦臣五百衆師云為後意在芸田翁
處為在仰山處為復惣不恁麼諸上座一切
諸法摐然更不用生事它是父子說話同道
者方知珎重　僧問先徳遠遠投師請師
一接德云兩服金鐶鳴歷歷如来寶杖親蹤
跡要會麼有問有荅罕遇知音又問一先徳
云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德云地湧無源水石
人駕慈舟師云此語為復与前来語同耶別
耶雖然一个門風也須是知它尊宿發語處
始得作麼生是地湧無源水石人駕慈舟會
麼海闊無舟往来不隔珎重　南泉云我

十八上便會作活計趙州云我十八上便會
破家散宅你道破家散宅好解作活計好初
機底人且紹前語久㕘底人直須破家散宅
更有一言萬里崖州僧問石門如何是和尚
家風門云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灯後共僧
入室問學人不解挑燈意請師方便接無根
門云賈島筆頭挑古韻下筆之處阿誰分又
云難遇知音神鼎當初問如何是知音門云
逢迎直言三歲子唱起巴歌異路行又頌無
形無相大威神為接群生展手頻烏道不遮
圓鑑躰金烏常出海東門師云石門恁麼道
恁麼頌還會石門家風麼良久云金烏常出
海東門珎重　梁山觀和尚悟道頌云昔
時珎寶被塵埋何事今朝出故懷㕘道喜明
無說句通玄不是意中猜一炷定光輝法界
萬重塵蝶豁然開超今異古終難沉幸感西
胡特地来師云諸上座古人恁麼道意在於
何且問諸人作麼生是昔時珎寶試對衆道
看道得神鼎与你酬个價數若道不得猶如
糞土久立　小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即
且止作麼生打得个翻車筋斗到梵天去若
有出来作个伎倆有麼莫教帝釋惡發後有
僧入室其甲當時出来左轉一轉便帰衆師
云莫教帝釋發惡又作麼生僧云知恩者少

負恩者多師云築著鼻孔　應機揀辨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瞎如何是賓中主師
云一似瞎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放你三十
棒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耶了　問如何
是接初機句師云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辨衲
僧句師云七棒對十三問如何是正令行句
師云不通取眼云如何是立乾坤句師云你
擬作麼會　問古人有言靈山話月曹溪指
月如何是真月師云照問六國未寧時如何
師云道什麼云寧後如何師云誅殺人
問內外追尋一物無時如何師云月似彎弓
少雨多風　問家家門前火把子意旨如
何師云四時八節　問不轉時如何師云即
今是轉不轉云謝和尚點破師云通身覺路
玄　問輪回六道底人畢竟如何師云不
願成佛曰為什麼不願成佛師云佛亦不究
竟云請一言師云昨日猶記得今朝話無門
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云海
晏河清曰治化事如何師云萬户無門鐃鼓
腴和太平　問路逢達道人時如何師云勘
破　問學人擬入海時如何師云海生海曰
恁麼則全承此恩力也師云黑風吹羅刹回
光却得妙　問曉夜不停時如何師云是誰
不停　問倒戈卸甲時如何師云大勳不竪

賞曰請師㫖賜師云退問疋馬單鎗時如何
師云神䲧打退皷曰畢竟事如何師云想你
不是者手脚　問菩提涅槃即不問戴角
披毛事若何師云不是上座分上事如何是
學人分上事師云待你到這田地始向你道
曰便恁麼時如何師云退身三步　問二王
相見時如何師云膝行肘步曰恁麼則全歸
一主也師云天下浩浩　問冊宵獨步時如
何師云老僧只管看破也曰照破後如何師
云還我話頭来　問古人道午前来者木
人喚得回頭午後来者木人喚不回頭正當
午時喚即是不喚即是師云臘月二十五問
然燈前即不問然燈後亦不問如何是正然
燈師云一輪光灼灼今古無晦暝　問
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千山萬水云出
水後如何師云萬水千山　問古帆未掛
時如何師云到岸也云到岸後如何師云猶
是錢漢　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吼
曰出窟後如何師云悄　問達磨未来時
如何師云西天此土云来後如何師云此土
西天　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云狼藉
靚起云出後如何師云天下太平　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天知地知云見後
如何師云猶較些子　問和尚未見先德

時如何師云山河大地云見後如何師云日
月星辰　問覺花未敷時如何辨其真實
師云冬寒夏熱又云天寒打撼戰　問戴
角披毛即不問寶劒出匣事如何師云問處
甚分明曰恁麼則盡法無民師云知時别儀
堪作闍黎　問三車引不出時如何師云好
曰意旨如何師云宜應自忻慶　問如何是
接人之機師云齋後来向你道曰即今為什
麼不道僧隨聲一喝師云好僧禮拜云放你
三十棒　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云拈
柴擇菜曰莫只者便是也無師云更須子細
　問如何是和尚辨衲僧句師竪起拳曰
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你不妨辨得好
師在衆日僧問上座久後唱誰家曲調師云
手執無絃琴騎牛脚打皷問如何是道人活
計師云山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問海物利生
事如何師云闍梨有問山僧有荅問如何是
和尚深深處師云柴門不掩任聽往来曰還
許人就近也無師云且領前話問古人道解
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如何是無根樹師云
日用不知如何是海底燈師云徹髓問殺父
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什麼處懺悔師云
水長舡高問如何是真如躰師云如如不動
云如何是真如用師云斬問隔墻見角早知

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隔墻不見角是什
麼師云不應問山僧問布以七淨花浴此無
垢人既是無垢人為什麼却浴師云清淨亦
不立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
家牽因僧請益師乃有頌新婦騎驢阿家牽
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拱手賀堯年又頌
從上諸聖悉皆然起坐忪惺沒兩般有問又
須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師復云然雖如
此未盡首山大意在僧云如何是首山大意
師云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偈頌　靈雲桃花
傷嗟尋劒客桃花過春閑靈雲一見處令我
笑哈哈　偶述三偈　長安甚樂到人
稀到者須知不是埽直道逈超凡聖
外尒由是曹溪第二掛自在神鼎
寺少鹽無醋雲水若到来撒手空回
去直下無一物休言無著處禪
流聞此說不用更重注　歲旦云衆不
下山　今年六十九四大將衰朽知
自此不下山休白雲且相守僧見
師舉話略有揀辨乃問如何得似和尚去師
云闍梨受屈作麼　一自學參玄諸方不
問擇水聲流自響舉目看青天　有宰官
問師坐禪如何師頌云　寂寂無一事醒

醒亦復然森羅及萬象法法尽皆禪
冬節頌　冬節年年事世俗多般異祖師
門下客長舒兩脚睡食後三𢌞茶以表山僧
意跛聲若動時敢望同来至師不赴王蕃山
請僧問佛不違衆生之願和尚為什麽有請
不赴師云莫錯怪老僧好頌曰　一月普
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若人解了如斯
意大地衆生無不徹師在衆時与汾陽昭和
尚共作拄杖頌　昭頌　一條拄杖標
揭𢭃皇螺文爆節有時横擔肩上大地乾坤
挑括　師頌　得處不在高峯亦非深
溪澗壑如今牽得扶持老病是為依托一朝
卓在孫峯一任諸方拈掇　頌上玉泉和尚
一種輪回又一𢌞入鄽垂手化群迷智大豈
留生死界悲深不住涅盤增毗盧經卷塵中
現優鉢羅花火裏開非但我今難比況千佛
聳首歎奇哉　示初機　一歩一登臨
罷非般若心逢人只麽道終不悞他人跡重
何方去家山一道光箇中若不會塵劫受仕
壮　送清首座　神峯寒露別知音此
後同誰話此心出匣大聲驚宇宙甚時終得
會衣襟　此日登途去煙雲象色全我無相
憶語更在藴於言　偶述入偈　淡薄且
隨時家風誰得知有人来請益撞頭未許伊

神鼎有一機不用更遲疑日午打三更白淨
崑崙兒神鼎有一言絶慮不忘緣日頭恰正
午曉夜過西天神鼎有一約不用更斟酌分
明向你道文殊問無著神鼎家風水泄不通
禪客上来換手搥胷神鼎一言誓尔三千禪
客上来急急前行神鼎一説不用分別禪客
上来清風明月生緣褱水度歳華偶携錫
看天涯路逢一人穿耳客咄我回頭得到家
自此端然無一事今居神鼎卧雲霞有人若
問西来意遙指南山一段畬　門人寫直
求賛　神鼎真誰人寫吾之相一如也真
相既尔秋天月夜聽之寫之摩訶般若

古尊宿語録卷第二十六　多二

古尊宿語録卷第二十七　多三

僧録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南嶽十一世　弍法華得度

大愚芝禪師

汾陽昭禪師法嗣

翠巖禪寺語録

多三

大愚守芝禪師太原王氏子師陞座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問
如何是城裏佛師云十字街頭石幢子問如
何是為人一句師云四角六張進云意旨如
何師云八凹九凸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云
乾三長坤六短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切忌地
盈虚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
師云記得麽僧良久師打禪床一下云多年
忘却也師云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
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乗大似一
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
線道有箇葛藤處師遂打禪床一下云三世
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麽若
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
乃豎起拂子云者个是印那个是光者个是
光那个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麽老僧
説夢且道夢見个什麽南柯十更若不會聽
取一頌北斗掛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

壹夏末秋風切　開堂升座僧正宣疏白槌
罷有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請師揮劒師
云點眼知人意看取令行時進云腦後穿師
云齋後鐘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推天磕
地問心法無形如何彫琢師云一丁兩丁進
云未曉者如何領會師云透七透八問如何
是大愚境師云四面峯巒秀沿江一帶清進
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滿城公子貴林下道
人棲問拈槌竪拂即不問當機一句事如何
師云焦頭爛面進云雷音已徹青雲外向上
極則又如何師云且領話乃云問話且住
淨名杜口猶涉繁詞達磨西來平欺漢地放
一線道去也放个葛藤處所以李長者云有
情之本同智海以還源抱識含流總法身而
為體諸仁者既是總法身而為體還知道須
彌吞却法身法身吞却須彌麼諸仁者朝夕
與古佛同參與諸方老和尚同參山僧今日
與大衆同參且道參个什麼如是定當得且
多三
認得个著衣喫飯猶去衲僧半月程在若定
當不得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八斛四斗進云如
何是道中人師云羹粥燥飯問寶劍未出匣
時如何師云切忌道著進云出匣後如何師
云天魔腦裂乃云舉一步須彌業嶺海水騰

波不舉一步於微塵國土助一切諸佛出興
於世轉大法輪還信得麼若信得西瞿耶尼
喫飯去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白日燒地眠夜問灸地卧問既是清淨
法身為什麼却澡浴師云頭出頭沒進云為
什麼如此師云只為如此問古鏡未磨時如
何師云照破天下人髑髏進云磨後如何師
云黑似漆　上堂僧問洪鍾纔擊大衆雲
臻祖意西來乞師垂示師云六丁六甲進云
未曉者如何領會師云會即錯問馬師未見
讓師時如何師云緊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切
問如何是佛師云鋸解秤鎚師云德山入門
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一棒一喝若雙拳而互
出賓主未辨恓恓而萬里鄉關照用雙行擬
擬而千差塞路諸上座到者裏如何話會乃
云棒喝齊施早已賒古今皆贊出周遮二途
不涉憑何說南海波斯進象牙　上堂僧問
多三
特特上來伸三拜乞師分付拄杖子師云料
進云恁麼則功不虛施也師云重因請首座
開堂僧問承和尚有言一人悟道三界平沈
首座悟道三界還沈也無師云不滲不卸進
云一言纔出大地全收師云落三落四師乃
云為衆竭力蓋為衆衆同眉一處喫飯莫是
人各披一条同鍋喫飯麼此是分見還知道

三世諸佛共披一条所以釋迦身長丈六留
下袈裟與彌勒彌勒身長千尺披得恰好何
故如此蓋為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要得
易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天王鬪額
若也不會單重交拆　上堂云有時一喝
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作探竿影草有時一
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若
是金剛王寶劒不敢正眼覷著覷著即喪身
失命乃有頌云不是千將鑄那開四氣吹匣
內青蛇吼逢妖任便揮若得全提者當機豈
失時昆盧驚得走大衆盡橫眉　上堂云大
忌相接大雄孫五峰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
何門擊箭穿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
度春兩度春悵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
也是甚西秦　舉僧問汾州和尚如何是接
初機句州云汝是行脚僧如何是辨衲僧句
西方日出卯如何是正令行句千里持來呈
得面如何是立乾坤句北俱盧洲長粳米飡
者無食亦無嗔師云將此四句語以驗天下
衲僧子細思量將此四句語被天下衲僧一
時勘破　筠州府主李寮諌請就上藍開
堂乃拈香云恭為
今上皇帝萬歲太后千秋又拈香云此一瓣
香奉為府主寮諌洎闔郡官僚常居禄位此

一瓣香奉爲施上檀那在筵龍象師乃云還
有人委得落處麼若委得隨機利物應化無
方天上人間出沒卷舒縱橫自在若也未委
落處釋迦老子三世諸佛二十八祖天下老
和尚一時拋在爐中從聽老僧葛藤時有僧
問如何是佛師云還記得麼僧云若不請益
多三
爭知如如是師擊禪床一下云早是忘却了僧
四
云放和尚一線道師云一任跨跳問如何是
洪州境荅云滕王閣下千峯秀孺子亭前薄
霧生僧云如何是境中人荅云出入鼓金鐙
朱衣對錦屏問如何是翠巖境師云洪井滔
滔急山高勢近人問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朝
去暮歸　師復云問話且止山僧道諸人徹
素無德行叨承寵諫諸官僚同伸懇請升於
此座上荅
皇恩國作永安法輪常轉且道法輪作麼生
轉欲得會麼須弥山上倒翻身却來堂中疊
足坐阿呵呵是什麼飯籮裏坐却受餓和泥
合水與麼過上士聞之然然下士聞之肯可
子細思量却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二直
言曲七一桃李火中開黃昏候日出久立尊
官伏惟珍重　上堂云翠巖路滑徒勞佇
思又云翠岩路叅峨眾步涉千谿更有洪源
水滔滔在嶺西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撫
姊摝紫醫王辨價藥多病苦便下座
上堂舉雪竇和尚云一問一荅總未有事在
假饒盡大地乾坤草木叢林盡為衲僧兵口
同音致百千問難不消老僧彈指一下並乃
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師云翠岩即不然盡乾
坤大地微塵化為衲僧各致一問問問各別
多三
五
却向伊道你許多衲僧皮下還有血麼
上堂云為眾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
上堂云槌鐘擊鼓聚集諸上座上來下去子
承父業賺殺多少人　上堂舉盤山頌云
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
乃竪起拂子云微塵諸佛光明揔在這裏照
破你諸人心肝五臟脾胃肝膽衲僧面前不
得道着切宜忌口擊禪床下座　小叅示
眾云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知音繞側耳
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轎作阿爺
下頷　小叅示眾云僧中有奇人俗士中
亦有奇人聖朝楊億侍郎有頌云八角磨盤
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
應須合掌南辰後師云要會麼一偈播諸方
塞斷衲僧口下座　上堂云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樹倒藤枯恰認得个倒根處
上堂云霧卷雲收江山迥秀不傷物義波斯
去帽　上堂云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
諸上座每日上來老僧說夢誑唬諸人雖然
如是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下座　上堂
云十地驚心二乘罔測銅頭鐵額擊禪床下
座　上堂云端然據坐度脚買靴左視右
顧不准一錢　上堂舉先翠嵓云我一夏
與師僧東說西話你看我眉毛在麼保福云
作賊人心虛師云何故如是得人一牛還人
一馬下座　上堂云大洋海底排班位從
頭第二鬍毛班為什麼不道第一鬍毛班要
會麼金藥鍛煉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下
座　上堂云竪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
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
什麼自云蝦蟆下座　上堂云若有仙陀
者更不待毫光下座　上堂云三世諸佛
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
奴白牯怨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
不同下座　上堂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
入門便喝翠嵓這裏即不然三門前好與三
多五
六
十棒何謂如此棒喝齊施早已除古今皆費
絕周遮二途不涉憑何說南海波斯獻象牙
下座　上堂云大眾集定現成公案也是
打撲不辦下座　上堂拈起香匝云明頭
暗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下座
上堂云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嵓嚼飯餵嬰孩

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拏櫸床下座　因筠州張一郎到上堂云久思張處士相別十餘月今日上山來鐵鉢黃山歲歸去到筠陽但請與麼說　上堂僧問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真實事請師舉師云兩段不同向下文長問滿身是眼口在什麼處師云三跳僧云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云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師乃云雲收霧卷江山白欲日凝波又多途下座

拈古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師云大小世尊被外道當面塗糊只如外道云令我得入要且不曾夢見既不曾夢見為什麼悟去　阿難問迦葉佛傳金襴外別傳个什麼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師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五通仙人問佛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你問我師云五通仙人如是問佛如是荅要且不會那一通

祖師問童子云汝從何來子云我心非往祖云你住何所子云我心非止祖云汝無定也子云諸佛亦然祖云你非諸佛子云諸佛亦非師云祖師一問童子一荅惣大會在如今諸人作麼生會　劉資國王伏劒問師子尊者云師得蘊空否者云已得蘊空王云還離生死否者云已離生死王云既離生死當施吾頭者云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斬之白乳高數尺王臂自落師云當時尊者引頸王便舉刄當恁麼時有人出來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

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个昭昭靈靈師云認典不認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風卒未休　寶公令人傳語思大和尚云何不下山來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云思大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臨濟見僧來竪起拂子僧便禮拜濟便打師云這僧有理不伸死而不吊如今且作麼生與這僧出氣　思和尚問神會從什麼處來會云曹溪來思云你在曹溪得何意旨會振身而立思云猶帶瓦礫在會云和尚這裏莫有真金與人麼思云設有向什麼處著師云真金瓦礫錯下名言如今喚作什麼思和尚令石頭送書與讓和尚回來與你一箇鈯斧子住山石頭才到便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頭云作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便歸去思云書達否頭云書亦不達信亦不通去日蒙和尚許个鈯斧子便請思垂下一足頭便禮拜師云思和尚垂足石頭禮拜出去要且不得他鈯斧子且道後來石頭用个什麼

五洩到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石頭據坐洩云與麼則不相契也便出石頭召云闍梨洩回首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个回頭作麼洩忽然大悟便拗折拄杖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也大難承當雖然如是猶涉途在師云石頭據坐五洩便去石頭召他却成多事　有尼參臨濟要開堂談空勘云你有五障不得開堂尼云龍女成佛有幾障空云龍女現十八變你試變看尼云不是野狐精變个什麼空便打數下師云且道尼具眼麼只擔得个斷貫索且作麼生會　僧問藥山學人有疑請師決山云晚間上來為闍梨決疑至晚上堂大衆集定山云今日決疑僧在麼其僧便出來山下座把住云大衆這僧有疑與一摑便歸方丈師云藥山決疑土上加泥雖然如是這僧也不作孤負藥山　藥山尋常不為師僧說話院主白云堂中師僧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梳

鏟着大衆集定便歸方丈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為大衆說話為什麼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師云藥山歸方文當初院主怪藥山不為他說話可謂誤他三軍　藥山示衆云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則頭角生道吾便出去雲嵒問藥山智師兄為什麼不祗對和尚山云却是智頭陀會得你去問取雲岩却去問師兄適来為什麼不祗對和尚吾云我今日頭痛你問取和尚雲嵓迁化了吾去雲嵒不知有悔不當初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遠藥山之子師云雲岩不知有悔不當初向伊道只如道吾與麼道還有也無　大慈和尚去老僧一生不會荅話只解識病時有僧出来大慈便歸方丈師云這僧出来大慈便歸方丈並無个道理什麼處是識病處如今也須子細　僧叅汝州南院纔到面前僧云敢也院引柱杖向僧面前僧無語院便打師云這僧只知頂上生光不知脚下有刺　覩和尚見新到来作麵引次以引示之其僧便去覩至晚問問首座新到在什麼處座云當時便去覩云是即是祗得一橛師云覩和尚道他得一橛大似壓良為賤何故為他彼此是出家兒　南泉拈起蕨菜問杉山這个大好供養山云非但者个百味珎羞他亦不顧泉云雖然如是物須當過師云杉山與麼道還免得麽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遠前言　魯祖見僧来便面壁師云魯祖何勞如此不用面壁若有僧来云見什麼知時好　鄧隱峯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拈靜瓶云道得即不打道不得即打衆皆黙然峯便打師云此語有勘破處且道勘破阿誰　臨濟上堂有僧出立濟便喝僧礼拜濟便打師云臨濟也大正如今作麼生會　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為什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道本来無一物也未得他衣鉢在師云怨不得他衣鉢與佛同条且道叅得阿誰　同光帝問興化朕收得中原之寳只是無人酬價化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寳帝引手展幞頭脚化云君王之寳誰敢酬價師云興化下一着語可謂酩酊如今作麽生斷　靈雲悟桃花頌三十年来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遂舉似溈山山云從緣得入永無退失汝善護持又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有人如今問玄沙意作麼生且道這个人還徹也未　臨濟上堂有僧出夹濟便喝僧亦喝便礼拜濟便打僧無語師云臨濟也太心麄好彩是這僧若是今時衲僧且作麼生出氣　地蔵問僧什麼處来僧云南方来蔵云南方有何言教示徒僧云彼中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蔵云我道須弥山在你眼裏師云且道地蔵還免得這僧眼麽　僧問趙州大耳三蔵第三度見國師不見未審在什麼處州云在大耳三蔵鼻孔裏師云只如三蔵還免得國師鼻孔麽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為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師云國師與侍者抱欠會在如今作麼生會　欽山問德山天皇也與麼道龍潭也與麼道未審德山如何道德山云你試舉天皇龍潭底欽山擬議德山便打師云欽山只顧其前不顧其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氣　石鞏為獵人趂一鹿從馬祖庵前過問云還見我鹿麼祖云你是甚人鞏云我是獵人祖云你會射麽鞏云解射祖云一箭射幾个鞏云一箭射一个祖云你不解射鞏云和尚莫解射否祖云我解射鞏云一箭射幾个祖云一箭射一羣鞏云彼此生命何用射他祖云你既如是何不自射鞏云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云這漢無明煩惱頓歇鞏於是以刀斷髮在庵中執侍師云馬祖一箭射一羣猶

未會射山僧一箭射發動含靈無不中者雖
然如是只道一半留一半與後人道
大禪佛糸仰山麹一是云釋迦老子亦如是
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
如是仰山打四藤條師云此不得作賞不得
作罰如今作麼生會　香嚴示衆云如人
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踏樹手不攀枝忽有個
人問西来意擬欵詶他又喪身失命不對他
又違他所問師云問者答者俱不免喪身失命
如今衲僧作麼生會　玄沙示衆云諸方
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作麼生
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
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
道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
云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玄沙上堂
衆集定以拄杖一時趂下向侍者道我今日
嶮入地獄若箭射者云且喜和尚再復人身
師云太小玄沙前不至村後不至店且作麼
生道得出身路　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
西来意微云與我過禪板来牙取禪板徵接
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
臨濟如何是祖師西来意濟云與我過蒲團
來牙取蒲團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
且無祖師意後住龍牙僧問和尚那時問二

尊宿祖師意此二尊宿還明也未牙云明即
明矣只是無祖師意師云當初如是如今衲
僧皮下還有血麼　南泉歸宗麻谷禮拜
國師到半路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
即去歸宗入內坐麻谷作女人拜泉云與麼
則不去也宗云是什麼心行師云當初若見
多三　十二
每人打一棒且得天下太平　法燈和尚
示衆云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道過時參緣
先師有不了底公案出来了却時有僧問如
何是先師不了公案燈打一拄杖云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僧云某甲有什麼過燈云過在
我殃及你師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龍牙問德山學人收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
如何山云你向什麼處下手牙指地後到洞
山總人事了便舉前話洞山拽拄杖云還我
德山頭来牙無語洞山便打師云當斷不斷
如今作麼生斷　雲居齊和尚問僧從什
麼處來僧云堂中来居云何得自謾師云若
不如是爭知如是　豈干欲遊五臺謂寒
山拾得云你若共我遊臺便是我同流你若
不共我遊臺不是我同流寒山云你去遊臺
作什麼干云礼拜文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
師云豈干大似辯才遇蕭巽　潙山問仰
山甚處来仰山云田中来潙山云田中多少

人仰山插鍬叉手而立潙山云南山大有人
刈茆仰山拔鍬便行師云只得一橛諸人別
有會處麼　南泉一日兩堂爭猫兒泉遂
提起云道得即不斬衆無語泉便斬後舉似
趙州州將草鞋戴頭上出去泉云子若在救
得猫兒師云大小趙州只可自救僧問六祖
多三　十三
黃梅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
和尚還得否祖云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不
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師云會得二頭不會三
首作麼生道得出身路　僧問趙州狗子還
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
性為什麼狗子無佛性州云他有業識性在
師云說有說無也好兩彩一賽如今作麼生
道　雲蓋問石霜万户俱閉即不問万户
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云無人
接得渠霜云道也煞道只道得八九成蓋云
却請師道霜云無人識得渠師云先行不到
末後太過叫　紫湖和尚夜於僧堂前叫
捉賊大衆皆驚有一僧堂中出紫湖擱胷把
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某甲不是湖云是
即是只是你不肯承當師云紫湖買帽相頭
趙州一日雪裏卧叫云相救相救有一僧亦
來邊卧州便起去師云這僧在趙州圈裏還
有人出得麼　洞山普請次廵寮見一僧

不出山云你何不出普請僧云某甲不安山
云你尋常安時又幾曾去師云且道此僧幾
曾不去　龐居士問大梅和尚久嚮大梅
未審梅子熟也未梅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
云百雜碎梅云還我核来師云此二人前不
至村後不至店　魯祖見僧来便面壁南
泉云我尋常不欲向師僧道未具胞胎已前
會取尚不得一箇半個魯祖與麽驢年去師
云大愚這裏即不然未具胞胎已前會得打
折你脊　中邑和尚見僧来乃拍口作和和
聲仰山来邑亦拍口山從東過西邑又拍口
山從西過東邑又拍口山當面而立邑云你
從何得山云從溈山得山却問邑師從何得
邑云我從章敬得師云看两个老和尚可煞
漏逗對面相謾瑯云愁人莫向愁人說
達磨臨順世時謂二祖云你在吾身邊得个
什麽祖礼拜依位立磨云汝得吾髓師云二
祖被達磨塗糊道得髓皮也未夢見因什麽
多三　十四
紹嗣祖師位　秘魔嵓常持一叉見僧来乃
云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後大禪
佛来跪向秘巖懷裏岩便撫大禪背三下大
禪起来斫手云三千里外賺我来師云還有
賺處也無非但賺他大禪佛大愚今日也賺
大衆上来瑯云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仰山有僧来辭山以手劃一劃其僧不去山
又劃一劃其僧乃去師云前為什麽不去後
為什麽却去要會麽特為注破前一劃與後
一劃都成两劃　佛在日有一女子旋遶世
尊三匝乃入定世尊勑文殊出此女子定文
殊盡其神力不能出得女子定世尊云下方
去四十二恒河沙國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
子定于時罔明至女前彈指三下女子從定
而出師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為什麽出女子
定不得罔明具什麽神力却出得要會麽僧
投寺裏宿賊入不良家　文殊問無着近
離什麽處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
持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着
云或三百或五百着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
持殊云龍蛇混雜凡聖同居着云多少衆殊
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師云文殊道前三三與
後三三作麽生會要會麽千年無影樹今時
沒底靴　古人道我有一句子待牯牛生
多三　十五末
見即向汝道師云我即不然犢牛生兒也不
向你道何故如是若向你道何處更有玉老
師　道吾聞趙州来吾取豹皮棍著將吉
獠杖共三門下翹一足州繞到吾便唱喏州
云小心伏事着吾又唱喏師云有人見得此
二人落處不妨具眼若不見落處未具眼在

乃擊禪床一下云若也不會打與三百
德山小參示衆云今夜不荅話有問話者三
十棒有僧出礼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
未問和尚為什麽打某甲德山云你是甚處
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
師云時人盡道德山作家用得好若與麽還
曾夢見麽大愚道德山被這僧一推直得瓦
解氷消雖然如是今日見一个尊宿也大難
得　普眼菩薩入定遍觀三千大千世界
見普賢菩薩不見未審普賢在什麽處佛言
汝但於静三昧中起一念必見普賢在空中
乘六牙白象師云諸仁者且作麽會普眼推
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且道普賢在什麽
處　歛頌　輝日流光勢還曾結衆疑
吹毛撲宇宙擬把却施為瞥起和根去擡眸
早已遲投機須得妙何處覓牟尼

古尊宿語録卷第二十七　多三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八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汾陽昭禪師法嗣
法華禪師名全舉南岳下十世　師入院上
堂示衆云夫第一義諦非智辯所詮心機所
測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既到這裏復且如何
直須坐斷毗盧不存凡聖還能如是麼若也
未能山僧重說偈言去也不結毗盧印那引
古佛心明月照幽谷寒濤助夜砧諸人委悉
麼各希發問問昔日靈山分半座師令登陛
意如何師云你承當得麼問如何是法華境
師云後不排前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三日後
看問祖意西来事請師直指陳師云截耳卧
街僧云見者盡攢眉師云非公境界問不落
今時請師道師云落問如何是佛師云蘆芽
穿膝僧云如何是道師云七縱八横僧云如
何是道中人師云緊褁頭僧云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云廣額旃陁羅問如何是祖師西来
意師云朱唇皓齒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斜陽
搔首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百鳥銜花
師云果熟猿猴重僧云見後為什麼不銜花
師云踈林鳥不過問雪覆千山時如何師云
愁人迷古路漁父鏁孤舟問可来白雲裏教
你紫芝歌如何是紫芝歌師云不是兵音切

須漢語問數日不聞師誨語今朝陞座意如
何師云一年春盡一年春師乃云夫衆學須
具擇法眼不得顢頇若得正眼精明一切無
滯不見古人道一句語中須具三玄一玄中
須具三要古人恁麼道意在於何犯王擇乳
素非鴨類　上堂云即心即佛黄葉止啼
非心非佛驗病施方你道到這裏作麼生
上堂云擬著即染生招箭不擬著即三千里
外　上堂云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然歸
堂喫茶去　上堂云釋迦不出世達磨不
西来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　上堂云
若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去又成剩語乃云
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别　上堂云菩提
離言說從来無得人雖然如是不免口過
上堂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且道是什麼刻
舟求劒膠柱調絃　上堂云三乘十二分
教只是箇藥方且道治什麼病乃云父母緣
生口　上堂云鐘鳴鼓響鵲噪鵶鳴為你
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
觀音勢至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
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　上堂云三世
諸佛口掛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
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父
日捧来唇喝一喝　上堂云古人有一転

不了底因緣舉似大衆分明記取　上堂
云諸高德叢林規矩朝晚二時上来相見一
回即不可若約佛法事麼劫来未曾昧雖然
如是啟種且不發芽　上堂云大衆會麼
師子一滴乳能破万斛驢乳記得僧問老宿
如何是佛對云不封不樹大衆會麼若不會
更下注脚去也不封不樹以棘藥　上堂
云古人道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裏草深
一丈不可為闍梨鏁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
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　上堂舉古人
道一塵起大地收師云一葉落天下秋　上
堂舉南泉云道箇如如早是變也今時師僧
須向異類中行始得且道作麼生是異類中
行乃云石牛長卧三春霧木馬嘶時秋後泉
上堂舉僧問曹山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
僧云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有僧舉似九
峯峯云三從六義諸上座會麼嫁他年少婦
須是白頭兒　上堂云語漸也返常合道
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
抑而為之　開爐示衆云一二三四五任
君顛倒衆露柱與燈籠何曾成佛祖不惜眉
毛者直下便道取僧問未審道箇什麼師云
潔已輕裝外缾盂共衲袍僧云正當與麼時
如何師云夜禪孤月冷晨朝片雲高僧擬議

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送作頌示之云三十五十何須更衆方圓變通去除佛祖他未彰名余不能取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開口雖無力吐氣却慚惶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一條新竹杖三事舊麻衣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峻屼何人顧坦然孰可聞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万仞齊聞觀千峯露出顔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寰中天子賣塞外将軍雄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一等乾坤日月俱明問如何是佛師云手不如脚僧云如何是諸佛家風師云荒田耕不罷又被別人爭問自古及今不從人得六祖黄梅傳箇什麼師云像山棒僧云傳後如何師云那用臨除喝問如何是佛師云紫雲常捧足黒霧擁身行問法身無形如何達玄云古廟香爐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新靴鼓子綮綮響僧云見後如何舊鼓皮寛打不鳴問生死事大請師拄杖師云洞庭湖裏失却船問如何是本源師云山高峯峻問語不投機請師提唱師云山藏海納問久居岩谷一物全無時如何師云脚瘦草鞋寛問不犯一切請師提綱師云

與人遠聽問自知當作佛未審什麼人證據師云志公剪刀問如何是親切一句師云六祖是新州人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父母未生前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今日遣逢問如何是造法身句師云三箇猫兒一箇擔僧云如何是法身師云無過於此問不動根源如何接物師云惡虎不如善猫兒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赤水求珠孫賓打尾僧入室次師垂語云重整釣竿橫海上抛鈎未必覓魚吞僧云多年枯木今日重生師自代云紅然曲裏無金聲碧旗歌外有文官僧云垂下綠絲重着餌必然釣得大金魚僧入室展座具始收師云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云不會師便打問既是善知識為什麼事養生殺生師云生者自生死者自死未雨先驚蟄只要小蛇知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蔵頭白海頭黒僧云汾陽的子臨際兒孫去也師云莫亂針錐問法華專使伸三請祖意西来事若何師云天晴道路軋問德山棒臨際喝意旨如何師云截舌三分僧云四海傳揚去也師云苦痛深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冥然渡曉春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莫謾窺門戶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威喪濟濘淪僧云如

何是主中主師云允寒星斗怖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白菊作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亡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僧問承古有言須彌為椎虛空為鼓還許學人打也無師云無你下手處僧云更不請鎚師云我不能打得你遂頌云鹽官有鼓高低辨於此南泉便整齊背面須來唐土擧當頭不薦北番提入番急磨腰下劔出塞須用自家才弥重老師不轉破我在江東君在西僧問學人未遇大機請師一喝師云是什麼機僧云大機師云若是大機爭受一喝僧便喝師云一潭綠水兩處洪波僧有頌云高提祖印忌狂機坐卧應須鑑者知却被明師全打破外求佛祖豈為奇問承師有言一物不将来放下箇什麼意旨如何師云你是了因放下箇什麼僧云佛法無多子師云欠我劈脊棒你作麼生僧云元來無許多般如今却作摸様師以頌示云汝錫高飛我即休此生無喜亦無憂雲開任待風吹散留取碧潭月正秋僧問趙州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意旨如何師云有問有答僧云不問不答時如何師云却

彼你道著以頌示之云四般俱已息六種豈
能分倚南問度日傍北別無門巧語從教設
玄辭謾共論迥出威音外不到是非奔僧問
如何是雲門一竅師云開張閉合遂以頌示
之云雲門一竅坐間心把斷游人更莫尋任
是有誰居壁上也教無事訪知音僧問如何
是本來宗師云密室不通風却問你作麼生
會僧云春日櫻桃朶朶紅僧問如何是本來
宗師云不問不荅僧云豈無方便師云明明
向你道僧云謝師方便師云汝莫受方便僧
云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師云千山堆皓玉万
木折寒梅遂以頌示之今古甚有方便是物
頭頭露現坦然萬様千般突兀無過有焰未
悟且須保惜悟了便生厭賤中下忽忽著眼
上士誰能顧盻因僧參有頌要接諸人向上
坡左手提携右手過太陽焰裏分八字南海
波斯不較多僧問要接諸人即不問如何是
向上坡師云窻外月微晚室中燈更明僧云
多四 六
左手提携即不問如何是右手過師云放開
非在手却閑不從他僧云太陽影裏即不問
如何是分八字師云舶主能藏寶青巾蓋頂
門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云與我取拂
子來僧過拂與師師便打僧於此有省遂以
頌呈義師一拂太多端打破從來滿肚憋別

處不能求妙解目前却覩自家顔僧問火在
途中請師一接師云虗空烜爀無涯岸海月
圓時別有天僧云不會師云却是真箇遂以
頌示之學道如行路途中未得休直到長安
日方能見聖游嶺南懃和尚有頌示本禪人
云林葉始經秋游雲出幽谷禪人錫乱飛往
復不往復往復不往復六六三十六師因見
乃問作麼生是往復不往復本云歷歷乾坤
外的的宇宙中師云作麼生是六六三十六
本云今日既然煩道用得師坦蕩至無為師
游園見千葉蓮池乃問僧云池在這裏蓮在
甚處僧云白浪起時應難見未覩波澄別却
蓮師云明向上事僧却問師池在此蓮在甚
處師云未至日蔽青簫外時來透向碧波心
僧遂以頌呈四海應難見五湖易得存綠波
還有月白浪忽成致朶朶分千葉數株共一
根火在池中長誰人折上盤問七星光彩天
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云將畢馬蹄紅僧
多四 七
云錯師便打僧云灼然師云七棒對十三僧
禮拜師噓噓問法華曾演汾陽音白雲今日
事如何師云誰知籜帽下元是昔愁人問驪
珠迷月即不問龍頷銜星事若何師云寒光
急急問萬里無雲即不問一條霜刃事如何
師云誰敢動著僧禮拜師云小慈妨大慈便

打問智識不到處時如何師云三門不曾開
僧云誰是知音者師云口似鼻孔問寶劍未
出匣時如何師云作僧云出匣後如何師云
點僧禮拜師云三三問如何是佛師云波斯
倚夜臺問古人道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學人
總不恁麼時如何師云點撿舌頭看僧云官
不容鍼私通車馬師云伶利人難得問明月
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云
打破了來相見問佛身充滿於法界未審向
什麼處行履師云眉毛重多少僧云不離當
處常湛然師云滯憨迷封問不落言詮請師
端的師云鐵門路嶮問驪龍含月即且置龍
劍衝天試用看師云山河岌沓日月斗昏僧
禮拜師噓噓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老僧當門
無齒僧云為什麼如此師云只為老僧謗佛
小叅示衆云諸上座禪僧家以寂住為本夫
行脚者不在觀州猷府看山門景致過時為
什麼事蓋為生死事大從上古人凡到所在
見一箇村院主也須問過如今晩學往往蹉
過不肯迴相博問記得龍牙問德山學人仗
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便引頸牙云
師頭落也德山便休諸上座莫是德山無機
鋒麼為當別有道理乃云德山引頸龍牙劍
謚
小叅示衆云諸上座佛法有什麼事

也莫見老和尚道無事便無事去法身無為
不堕諸數古德道不信佛菩提是則解空第
一所以道說佛說祖談玄談妙皆屬增感語
既然如是諸人又向什麽處參須具行脚眼
始得乃拈柱杖云有人道得麽出来相見有
麽有麽衆無對師云老僧今日失利
師因入縣看官參員外問文殊騎師子普賢
騎象王和尚為什麽不乘騎師云院中無外
云達磨乘蘆渡龍慶江和尚打轎又且何妨
師云山僧不捏怪　師訪郡主郎中云舍
弟乇田不會祖師道師云乇田雖不會刑部
又且標格不同中云雖然如是奈何心中未
達師云文彩已彰中云不敢師云争敢埋没
中又云今時參學人好教他見德山師云見
後如何中大笑師云對覩不施　天使牛
太保入寺舉李都尉法身頌請師指示師云
天使甚處人事使云東京城裏人東京城裏
說話西京城裏應喏使云不會乞師指示師
云張公喫酒李公醉鍾馗解舞十拍子使云
弟子夙生多幸作禮而去成殿丞入寺游山
行次見栗種遂問黄庭是白庭是師云栗成
公令人搓破師云今日遭皮剝成云也須點
檢師云今日失利成到清泉又問泉為什麽
太混師云昨日山中大會成云今日事作麽

生師云闍從何處来王學士同運使到院師
云請學士祇應運使試話山僧只知林下事
學云未審林下事如何師云苦益菜羹粟米
飯又云偏打不防家　師至荆南分金善
和尚處問回互不回互師云恁不恁麽金云
為什麽喫福昌擀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金
云為什麽脫空謾語師云事不孤起金云入
水見長人師云調琴澄太古琢句體全真遂
呈頌云回互不讓前當頭户底開罕逢臨際
喝蹉過老德山无事從他到鳥道絶人攀倜
儻天然寂坐斷趙州關　到公安遠和尚
處問作麽生是伽藍師云深山藏獨虎淺草
露群蛇遠云作麽生是伽藍中人師云青松
蓋不得黄葉豈能遮遠云道什麽師云少年
猷盡天邊月漆倒扶桑勿日頭遠云一句兩
句雲開月露作麽生師云照破佛祖
師到荆南延壽賢和尚問海竭人亡作麽生
師云毒蛇不咬人賢云為什麽如此師云風
引溪雲斷泉衝石徑斜師到夾山入真首座
室云還見麽云萬事全無真云還不見麽師
云千般皆在手師遂問首座未見澄散聖時
如何座云湖南江西師云見後如何座云江
西湖南師云却共首座一般座云打草要蛇
驚師云某甲終不担伴偶述頌呈同往韶陽

路行来迴且珠南薹猶不顧北嶽豈能拘有
語深藏却無言淺露珠雖然名得免聲已振
西瞿　師到神鼎鼎問一朶峯巒上獨掛
不成林作麽生師云水分紅樹淺澗遶碧泉
深鼎云作麽生是回互之機師云盲人却無
眼頌云天曉不明海敲珠情無挨出背犂書
劣形馳步愁長路絶念還同上太虚
師到福嚴承和尚問作麽生是圓容相師云
木人嶺上休相覩石女溪邊更莫逢師遂問
如何是和尚圓容相嚴云老病尋常發蹦踵
無較時師云容即不問如何是圓嚴云法界
廣無邊師云圓即不問如何是容嚴云消却
了也嚴遂問不容不圓時如何師云虚空無
背西鳥道絶東西遂呈頌云溢月流波灌紫
微交羅紅滓海心飛圓容妙相權施設倜儻
無門說向誰　師在福嚴入忠照室問承
古有言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為什麽
不知有照云只為太惺惺師云狸奴白牯為
什麽却知有照云争怪得伊師却問如何是
福嚴境照云漱泉秋鶴至蟬樹夜猿過照却
問作麽生是南岳境師云風休林自直雲靜
月弥新照云作麽生是境中人師云草色青
隨步苔光碧照衣　師到石霜入慈明室
明云作麽生是向上一竅師云二竅俱明霜

云還見七十二峯麼師云有甚掩㲉霜云道
什麼師云今日觸忤和尚霜便打師云作麼
生霜云將謂收番猛將元来是小小長行師
云雅淡呈秋色攀香噴月華遂呈頌云收番
猛師彼方奇勢劣翻思握劔歸塞外從教誇
勇健家中爭敢鬪龍威放開息着金牙簇更
閑那吒擁節撲蘇武笑雄能透出張良喪却
目前機　到大愚芝和尚處問古人見桃
花意作麼生師云曲不藏直愚云那箇且從
者箇作麼生師云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
愚云上座還知麼師云路逢劔客須呈劔不
是詩人莫獻詩愚云作家詩客師云一條紅
線兩人牽愚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又作麼
生師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愚云却是
師云攙閑凌雲勢峯巒叠翠層遂呈頌云鳳
返自騰霄漢去靈雲拖樹老鴉栖古今休頌
拈花意天上人間不可陪　師到廬山羅
漢祖印大師處即舉頌云北斗藏身事已彰
多山
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
十一
今亂度量乃云老僧當時作此頌直得天下
老和尚不肯上座作麼生師云爭敢印云作
麼生師云凌晨巢寶座應不讓南能遂呈頌
云北斗藏身事坦然法身無狀透何邊後人
不曉前人意水底撐船捉月天　師到栖

賢入室問如何是佛賢云張三李四師云意
旨如何賢云餬餅討甚汁遂呈頌云去短求
長本不移他人與汝未為奇雖然構得些些
飽終久何曾免得饑　師到祖峯戒和尚
處入室戒問作麼生是絕羈絆底人師云番
手把馬籠戒云却是作家師云背邊打不着
戒云為什麼却上来下去師云和尚向甚處
見上来下去戒便打師云一言無別路千古
不来人遂呈頌云直上猶難到四来轉更遲
若言禪與理特地隔須彌　師到蘇州翠
峯素和尚處入室舉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
云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峯問
背鞭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翻身師子威雄大
爭敢當頭露爪牙峯云放你一線道師云七
顛八倒峯云收師云了　到翠峯顒和尚
處問牛喫草草喫牛師云四顛一就尾宛轉
萬重關峯云應知不背面須教在目前師云
驗在目前峯云自領出去　師到抗州興
教入室衆僧問一和尚如何是佛一云陳橘
皮師遂問意旨如何教云猫兒頭上雀兒窠
師遂呈頌云問佛師言答橘皮更無一法可
相違眉毛翻起應難見背向終教是與非復
頌云寸草寂藏師子多猫兒頭上雀兒窠擬
欲傾窠不丧命直隨鵄子過新羅　到抗

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舉一頌云絕頂西峯
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師
問如何是兩重光主云月從東出日向西沒
師云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云滿傾油難
盡見後如何多心易得乾師到瑯琊問上座
近離甚處師云兩浙瑯云船来陸来師云船
多四
来瑯云船在甚麼處師云步下瑯云不涉程
十二
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
便拂袖而去瑯遂問侍者此是什麼人者云
舉上座瑯云莫是舉師叔麼當時先師教我
莽見伊遂親下旦過堂問上座莫是舉師叔
麼莫怪某甲適来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
何時到汾陽瑯云恁時到師云我在浙江早
聞你名元来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宇耶
遂作禮　頌首山西来意　風吹日炙
少人知項仰先賢對此機饒君曠劫生前會
穿耳胡僧也皺眉　透法身二頌
人問透法身隨宜為指陳大地如膠漆長江
波變蟬須弥起舞天帝不瞋一人之力不如
百人　綱宗　兩及交鋒事嶮巇沙場
六月雪花飛如今更擬圓真實白眉應教入
素閑　十二時歌　夜半子伊余靜坐
黑堂裏月圓日滿不曾虧方朔由来悞宮微
知鳴丹森羅万象歸元有一聲聲後九衢開

年光任你侵蒲柳　平旦寅句龜穿破鬪
髑門山伯不知何處去扶桑天子失忻忻
日出卯千門万户呈機巧織成蜀錦與兵綾
到頭成壞行相挽　食時辰叢細將来不
厭忻寒則着衣飢喫飯途中往往問蹤親
禺中巳華嚴巳開見慈氏驚起毗盧頂上人
拍手呵呵開闡囊　正中午髣髴乾城猶
未許金輪天子下閻浮移却西天作東土
日昳未石室老僧禪未起門前時有問津人
樓至攀拳先指示　晡時申紫門不掩去
来人石室冊霞謾費力歷歷分明真不真
日入酉時擊鼓鐘滿林吼自他奚眛各方圓
剛被時人分好醜　黄昏戌對燭銀缸昏
暗失聦呪山童迷報来金烏早向西方出
人定亥抖擻壞衣綫長在不羨羅紈錦繡袍
迦葉師兄相笑待

古尊宿語録巻第二十八

古尊宿語録巻第二十九

僧録司右闡教兼鐘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録之一

佛眼清遠禪師臨邛李氏子師初住舒州天寧開堂日提刑學士權郡承議焼香度疏與師接得示大衆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漏泄天機言言堪愛且道如何是堪愛之言良久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遂度與表白宣疏師指法座云古聖道為法来耶為床座来耶我為法来非為床座師昇座云是何言歟便陞座拈香云此一辦香祝延
今上皇帝陛下伏願龍圖永固鳳曆長新八表称臣四維歌化次拈香云此一辦香奉為提刑學士權郡承議洎闔郡尊官伏願嘉聲藹著善政日新頻承雨露之恩坐聽鹽梅之詔次拈香云此一辦香遥知落處應欲隱弥露在晦愈明本欲拋擲岩阿混于沙石苦為諸人敦逼不免細說来由奉為我先蘄州黄梅東山演禪師一爐爇却用陪法乳之恩聊表化儀雖然恩大難酬未免抛三放二遂趺坐山谷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觀即不一一即不觀第一義門今在何所𥔲師云太阿横按截萬機於掌握之中寶鑑當臺現羣象於無心之表有緣即應故問荅以縱横不令而行乃言象而罕測影響之士斯何足云所以佛付佛祖付祖更無絲毫之異豈有東西之殊不立階梯單傳是事若非靈根頓悟大用現前未免業惑海深妄塵自隔遂拈起拂子示衆云還見麽若見見箇什麽若見箇拂子正是凡夫若言不見此是拂子如何說不見底道理道人到此須是忖量不可輕心取於流轉誠非小事實在悟明所以聖人得此事莫不統三界領四生号令聖凡扶顛拯物大衆從上諸聖入此門中各令啓悟勞生破諸塵妄記得靈山會上四十九年說不盡末後分付飲光少林九年之間畢竟獨許二祖你後光分震旦道滿寰中臨濟德山威行雷電皆為上祖不了致令殃及子孫遂舉拂子云大衆從上許多賢聖如今總在山僧拂子頭上各各坐大蓮華說微妙法交光相羅如寶絲網還信得及麽若信得及山僧出世一期之事已得周圓其或未然不免自適消息去也十字路頭吹玉笛淡雲輕日正清秋久立

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親切親切省要省要眼目定動料料掉掉為報先生莫打之遶何也文不加點下座

上堂云達磨未来此土時須信事系真實二祖禮三拜而立不得設有商量大衆

何故人到于今疑情不息良久曰早知燈是
火飯熟已多時直饒恁麼信得及猶是錯承
當自餘一切何足論之歸堂　上堂奇怪
尋常道出門便作還鄉計直至如今計未成
誠我是言也豈不見僧問古德學人欲歸鄉
時如何古德曰子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荆棘
林中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也古德曰却
須歸去有箇絕粮方子與你僧曰便請古德
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大衆荆棘林
中紅爛盡無路還鄉二時堂内絕粮方却須
歸去所以山僧二十年披雲衲月未始遊方
十來年接物利生何嘗出世諸人皆把父母
契券論量祖紫田園就赤水以求珠珠沈赤
水向荆山而覔玉玉隱荆山說道赤水無珠
荆山無玉是誑謼你說道赤水有珠荆山有
玉亦是誑謼你山僧有時畫方成圓指南成
北何故如此蓋為諸人唱還鄉曲子曲調不
圓熟路難忘鄉談未改非指南之不妙也如
何得曲調圓去豈不見道平窺紅爛處暢殺
子平生下座　上堂良久云山僧今日與
諸人同參一箇真善知識便下座　上堂
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師
如何接人師云不虧不欠進云便恁麼去時
如何師云第一不得掘根師復云光陰倏忽
變化密移始見望朝又已念日諸人還知光
陰不變化日月不遷流麼快須究取昔日六
祖大師作居士時隱於廣州法性寺印宗法
師席下遇夜廊廡間有二僧風播競辯未盡
厥理祖師躡步而謂曰可客俗士得預高論
否直以非風播動仁者心動告之大衆秖如
夜來風起且道是風動若道不是風動若道不是
風動如此觸簾動户簸土揚塵作麼生不是
風動還斷得出麼山僧道也不是風動也不
是旛動也不是心動有人識得麼青山無限
好猶道不如歸珎重　上堂兩岸蘆花一
葉舟涼風深夜月如鈎絲綸千尺慵抛放歸
到家山即便休　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
重七斤大衆至音絕韻妙曲非聲通身不挂
寸絲赤躰全無忌諱諸人切莫拈䞤舐指直
須截斷舌頭放下身心自然快活眼若不睡
諸夢自除心若不異復名何物快活快活歸
堂喫茶下座　上堂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
方虛空悉皆消殞從前先聖豈不發真歸源
如何十方虛空至今尚在又云滙滅空本無
况復諸三有幻滙既滅虛空殞無三有衆生
從茲殄悴四生九類如何得無又云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既生山河大地如何
得復清淨本然既復清淨本然云何却見山
河大地大衆如何即是良久曰水自竹邊流
去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好大哥歸堂　結夏
上堂揮戈佛日不西沉照徹人間洞九幽從
此安居無一事休將玄妙挂心頭　五祖演
和尚遷化遺書至上堂昨朝六月二十六無
角鐵牛生四足哮吼一聲人未知撼動天關
并地軸隻履又西歸唱羅胡家曲可怜末後
太分明無限清聲徧溪谷我先師出世四十
餘年於舒蘄二郡四坐巨剎垂慈苦口接物
利生未嘗少暇於二十五日早陞座告衆至
晚淨髮歸方丈二十六日早安然長往自始
及末從初至終盡善盡美真善知識清遠忝
承提訓痛傷可量古人道將此深心奉塵剎
是則名為報佛恩昔日大梅遷化時上堂聞
鼯鼠聲乃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
逝矣我先師上堂告衆云富嬿千口少貧恨
一身多以今校古絲毫無差諸人還知大梅
東山二老子去處麼若知得則不辜負先師
若也未知有寒暑兮促人壽有鬼神兮妬人
福下座　上堂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云棒喝
齊施古佛宗三玄三要絕纖蹤白雲消散青
山在明月蘆花對蓼紅又卓拄杖一下喝一
喝下座　解夏上堂以一粒芥子擊脩羅窟

於中宴坐九旬振六鐶錫杖登須弥𡽹直上安居三月倚長松而自曾臨緑水以經行同滸井邑則動心蕭蘭依處叢林則戚儀濟濟宜論城隍聚落寧分勝地寶坊心月孤圓神珠炳燠六門虛靜萬法咸如如此護生宜有生之可護如此持律豈有律而可持衆内臘人通身雪冷誠堪慶賀甚何如我吳居士為師龍門創埋然庵請上堂淨名居士在家人不二門深入者覩一鉢上方香積飯寥寥千古轉通津大衆雖摩法力居士神通斷妙喜世界来于此中持香積佛飯悉飽衆會三萬二千師子座本亦莊嚴十方三世諸如来現前證據看他作一場佛事真箇希奇皆不思議之功勲自心之神力者也公明居士希風學詰接跡龐公大省幻身久超正覺頓迯熱惱脩蓮菴宇遂尓来此聚集禪徒記得昔日臨際栽松次黃蘗問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際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牓道了以鍬頭打地兩下蘗云吾宗到子大行于世大衆臨際所栽者松可謂根盤沙界葉覆彌𡽹三賢十聖為憇息之方諸佛祖師為作止之地故得後代子孫昌盛永茂宗枝自古及今綿綿不斷如今衆中若有一員禪客出来道深山裏用超菴作什麼山僧也秪向伊道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牓且道與他古人相去多少大衆一與山門作境致見者頓超無學地二與後人作標牓凡聖悟迷皆一様若是叢林向上關有人踏着喜無量下座　上堂少室無言語曹溪有消息可怜門大開而人不能入蒼龍得雲雨猛虎生羽翼但解自承當何勞問知識上堂云古人道我有時揚眉瞬目有時不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是有時揚眉瞬日不是如今人不委得了便別作解會說道得底人道是也得不是也得問伊作麼生是得底人便道他分上不說得與不得得也好不得也好乃長吁一聲曰有什麼共語處秖如古人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揔不得又作麼生他便道此是拂跡語拂你屋裏老耶老娘又問伊此是拂跡語不拂跡語如何便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揔得此喚作實頭語實你屋裏老耶老娘師復吁兩聲曰有什麼共語處夫為衲僧須作衲僧說話你等合作麼生莫道龍門不肯我埋没我心行我歷良我龍門恁麼是要你到不要你到也須子細看詳好珎重　上堂玄沙大師示衆云諸方尋常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如何接得患盲者来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来向他說他又不聞患啞者来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三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云好諸兄弟還知真實相為麼歷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秖如諸人尋常有雙眼又何曾見来有雙耳又何曾聞来有片舌又何曾說来既無說無聞無見何處有色聲香味来雖然如是又能有幾人到者般田地所以道木伎撒石女兒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干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午齋晨粥無餘事盞茗爐香話道奇下座　上堂普光明殿在人間凡聖交羅絶往還若向一塵親得見毫光照處奉慈顔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個壞不壞師云黑漆桶裏黃金色進云請師荅話師云閑言語上堂揔記不得天花滿械艇有千言不如一默下座　上堂昔日百丈大智禪師再叅馬祖侍立次祖舉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却拂子問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将何為人丈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大衆說甚三日耳聾直得龍門打鼓上堂大衆盡皆雲集僧堂横吞佛殿露柱倒掛燈籠天高地厚月白風清雨順風調河清海晏飢則共君飡苦菜渴則與

子飲寒泉直饒天外雨花飛爭似堀堂喫茶去下座　上堂山僧適在寢堂中法堂上無山僧寢堂上有山僧下至法堂法堂上有山僧寢堂上無山僧有則心外有法無則心法不周諸上座在衣鉢下鬧打鼓便上法堂法堂上添得上座衣鉢下減却上座添則成增減則成減減故落斷增故落常行脚人如何得離有離無離常離斷生死難情大難透脫此是如來清淨心要宜須決擇不可等閑光景遷流動如飛箭浮世如此人生幾何彼此出家三界逆旅竹戶茅堂孰為其主冷淡共居寂寞司住何故何新何憂何慮下座

行者落髮上堂露柱多年出家燈籠久已落髮佛殿堅持禁戒三門近得休歇大事本來平等無著清涼瀟月度盡草木叢林一似陽和齊發下座　元日上堂萬物咸新論故鄉撞眸元是舊耶娘先春花發馨香遠物外山河日月長僧問昔日跋陁尊者問法照大師未審與今日是同是別師云古之今之進云我松人老難傳鉢盧老區區入嶺南師云你試舉古人底看進云厨庫三門鉦樓佛殿師云恁麼又爭得進云忽遇七手八脚底人來又作麼生師云截斷脚根道將一句來進云昨日有人從舒州去師云亦是恁恁者後

學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師云錯打人僧問德山如何是奇特事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云猶較些子僧問羅山如何是奇特事羅山云道什麼師云成何道理大衆古人鈎頭著餌意在得魚如今洗脚上船能有幾箇

多五

或若人問龍門如何是奇特事山僧向伊道此去太湖不遠恁麼說話有甚奇特又向伊道咫尺是崇梨大衆還會麼等閑如不會須作等閑看下座　上堂身中有生老病死念上有生住異滅國土有成住壞空此十二種事甚能奇特凡夫不識為之漂流如來出世指出涅槃妙心常樂我淨譬如還冊一粒點鉄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此十二種及是一法現定如今麼麼听法者是還信得麼乃云月中冊桂偏禁冷雪裏梅花獨放香下座　上堂悟時此事元來易迷後斯門實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

上堂三月初三二月二不壞假名談大義衆生役役逐光陰道流所以無虛棄二月念九三月一摩訶般若波羅密假使多聞達古今歷劫何曾異今日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何更今日　上堂從上諸聖見人樂著塵勞不求出離逐生憐愍之心告之曰你隨聲逐

色名曰狂人大衆好言語慙愧諸聖恁麼道雖然如是已是打開布袋不能折合得龍門今日倒底傾出有人得者永息希求乃拈拄杖卓一下云豈不是聲你尋常作麼生隨又舉起拄杖曰豈不是色你尋常作麼生逐還會麼若能隨逐元無縛便是叢林了達人久

多五　九

立　浴佛上堂如來妙色身真實難藏覆不掛本來衣豈著娘生袴無憂樹下降生時南北東西行七步行七步度盡衆生無所度今晨四月初八我佛如來降生之日天下精藍煎湯浴佛佛則從諸人浴且道如何是佛要知麼佛名如來常在不滅有人見得山僧更不切切若無人見得山僧重說偈言昨日如來霔法雨今朝法雨洗如來了然一味無差別雲外青山朵朵開欲報如來深恩殿上重新浴過下座　結夏上堂龍門結夏勝諸方大地山河為奉揚若向九旬參得透更無佛法可商量　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古人恁麼告報大好言詮豈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豈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此是廣大深法自在之宗若也明得何處更有一絲頭剩法來久立　上堂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山僧近來非昔人也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

俗別也非昔人也有人問未審已前如何山僧性時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所以迷情擁蔽翳障心源如今別也或有人出來道某甲亦如和尚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還得否不可直是未在還有揀辨得麼若揀得是上座道眼圓明若揀不得絲竹喧天舩上樂綺羅照水岸邊人珎重師復云覩切中直是覩切省要中直是省要還會得麼諸人盡是狀志探玄意求出離山僧道裏終不粘今夆古取是捨非惑乱諸人你若不來山僧也無可得說你若上來山僧不免在你身上割一塊子似與你還知痛痒麼忽然知得可謂覩切也若不知來由便道者一塊子那裏得來得恁麼香得恁麼臭得恁麼生得恁麼熱還要得麼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珎重　　上堂了知一萬事畢釋迦弥勒於今日但得心安是處安無灾無難無今昔要知

㐧五

佛法根源記取五月初一下座　　端午十上堂今日端午世間人釘桃符書門閭使萬邪不窺其户百鬼不入其門世間人又使針燒灸採藥登山使萬病不干其体疫癘不入其身遂失聲叫曰阿哪哪阿哪哪盡大地人燒破皮肉教山僧受無限苦痛昔楚大夫以忠言不用沉于湘江後人哀之以竹筒盛飯縶五色絲禁之風俗至今流傳不斷遂嘔吐數聲曰世間人喫却米粽教老僧脹破肚皮大衆別人燒灸別人喫物為什麼龍門長老受痛受飽未能情忘緣慮事出見聞於此門中遂為戲論豈不見先聖有言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肚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何也達之不如近蜀蜀久立　　上堂入得龍門事事奇開聲見色不思議山青水綠綠何事盡是諸人力使之　　上堂卓拄杖云還攜得麼莫道今日循較些子直須向無摸索處傾湫倒岳攜得始得山僧恁麼道可殺不識好惡雖然如是直饒你攜得我更問你從前殺盗婬妄罪飲酒食肉罪教什麼人還又卓拄杖云金剛作甌佛受香油　　東山和尚忌晨上堂先師當年末後句與人皮下挑出刹䏁如六月日中氷銷鎔處處皆相似後來听響各流傳更加一二與三四箇中孰是無

㐧五

耳人明見去來不生死先師老和尚某奉侍

十二

日久多蒙苦口提撕追遠之誠何可忘也聊設小供諸人且道先師還來也無若道來入滅十餘年如何見得來底道理若道不來又用設齋作什麼道來也有誵訛道不來也有誵訛若為得無誵訛去還知得麼三箇渾崙鉄餕餡一雙無縫木饅頭久立　　上堂大衆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也須領覽今時李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即且置且道面前是阿誰喚你是有人喚耶是無人喚耶還裁斷得麼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喚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喚你又不聾不騃如何得無人喚者箇是十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麼有人喚生迷乱無人喚遭繫絆若能行生死断萬兩金終不換下座　　解夏上堂毗目仙人執善財手領見過去微塵諸佛及其放手宛然依舊龍門長老領諸大衆夌於此地結足安居及其解夏宛然依舊善財依舊處微塵諸佛含攝有歸大衆依舊處三月九旬歛收無迹還會麼毛端藏刹海芥子納須弥不離見聞緣超然登十地四生六道即心自性三塗八難普現色身居華藏海之中住不思議之內如斯之旨乃吾輩之常分耳還信得及麼
上堂今日七月二十解夏來又是五日也你禪僧家盡道我會也且道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或若當此一問於佛法中如何祗對有底師僧道何不問本分事者箇是世間日月大衆那箇是世間日月又豈有不

管底法又有師僧道不動世間一星子就上使明取恁麼事今日七月二十也大衆那裏是不動底一星子得安樂底人終不作者般去就山僧問你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有人明得麼古人云世間事明不得佛法大遠在者裏若分跡不下一切處碍塞殺人還知麼大火聚中難著手清涼池內易安身久立

上堂舉僧問雲居如何是道中人對云如死人手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對云如死人眼大衆作麼生是如死人手師拈拄杖云不執捉怎生是如死人眼師擘開眼云不照燭你諸人好會取秖如前日送僧山僧道一隊死漢送箇活漢有人會恁麼說話麼怎生是一隊死漢師云移身不移步怎生是一箇活漢師云萬機俱不到後生兄弟初秋夏末何不哮吼一聲壁立千仞令我知道你是箇人向活中明取死句死中明取活句若不然者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喫辛苦也直須哮吼一聲下座

上堂僧問道在慵開口詩成自點頭時如何師點頭數下僧云今日得遇也師云莫亂開口師復云諸人每日行千行萬不是不到何故却不分曉秖為信之不及若信得及則不行而到也十方世界事不待思量一時曉了得諸人每日說千說萬不是說不到何故却不分曉亦是信之不及若也信得及則實無所說也三世如來所說之法不待思量一時曉了得大衆還到恁麼田地也未我此宗門秖論正悟不論會解若是為生死底人須求親正若是人我參學之人秖為不會須求覓解會到處覓相似語句遞相印正滅胡種族巳後胡乱教壞人家男女我此門中都無是事還知麼聾人也唱胡笳曲好惡高低自不聞

上堂世人盡道路行難本分真金入火看煉去煉來金体浄一搥打作玉闌干

請化士上堂一竿一笠一蓑衣急水灘頭下釣絲釣上錦鱗容易得蘆花深處月明歸舉古人問三尊宿二龍争珠誰是得者一云得即失一云老僧秖管看一云誰是不得者師曰得即失著忙作什麼老僧秖管看看濟什麼事末後一則語誰是不得者若人會得祖師言句一大藏教自然不疑去還明得麼誰是不得者非取亦非捨馬戴驢䭾時便是歸來也下座

上堂打動龍門鼓喚起鉄餕餡請君一咬破山僧豈相賺先師曾得力嗞味今不減若也不柰何好箇鉄餕餡

上堂舉長沙和尚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誠哉是言也玄沙和尚云因汝顛倒知見方有性來誠哉是言也龍門尋常見汝諸人恁麼所以向汝道不恁麼你須是不恁麼始得諸人不恁麼龍門所以向汝道恁麼你須是恁麼始得諸人道恁麼不恁麼龍門所以道非恁麼非不恁麼你須是非恁麼非不恁麼始得諸人非恁麼非不恁麼龍門所以道恁麼不恁麼你須恁麼不恁麼始得大衆情亡智現病去藥除豈不是箇脫洒衲僧龍門尋常還有一句子到諸人分上麼不見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大師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僧問智藏云今日頭疼汝去問取海兄僧又去問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舉似馬大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大衆說白道黑理甚分明諸人還見馬大師麼久立也太無端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中秋夜望圓月相似淨無雲翳人皆見之南閻浮提無所不照諸人各在他鄉異井各有父母家山你道彼中還有歷山川溪谷迴絕無人到處彼中還有麼又爭得無來人各自謂得見是月然此滿月不此方來不彼方去若此方來彼則無也若彼方去此何故見之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所以道並安千器千器皆圓一道澄江一月孤瑩昔有人指月問南泉和尚何時得恁麼去南泉曰

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曾恁麽來大衆向你道此事無你卜度處無你名邈處如今禪和家盡道我會得也什麽處是聡不著且問你照得若底事上座前生自何趣中來此身没後復生何處作天耶人耶地獄耶餓鬼耶作畜生耶若不委知空然有此語要作何用馬大師一日翫月次二三弟子侍座大師曰正當恁麽時如何西堂曰大好供養百丈曰大好修行南泉拂袖而去大師曰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者他如斯論量也大奇惟大師致此一問諸大士直得息刋補剝望作全人塞壑移峯貴就平坦還契得馬大師此一問麽委悉得麽良久曰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上堂祖師云亦莫愛聖憎凡會得凡夫法便是聖人法識得聖人法即是凡夫法盡知道凡聖不二為什麽凡夫漂流諸聖解脫又道亦莫拋迷就悟如今悟底是向来迷底如今迷底是向来悟底盡知道迷悟不二為什麽迷者依前壅塞悟者依舊惺惺諸人還辨明得麽凡聖悟迷如透了洞然明見本来人敢問大衆如何是本来人尋常師僧家道什麽處不見本来人䮚脣先生豈是泗州大聖又道渠無面目甚處逢渠遠水不救近火離此二途如何是本来人良久云設使闍来悟争如自得親下座

上堂昔無着和尚游五臺礼拜文殊到山下投一寺宿遇一老僧祇待次問無著曰上人自何而来無著曰南方来老僧曰南方佛法近日如何無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僧曰多少衆着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和尚此間佛法如何住持僧曰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曰多少衆僧云前三三後三三著不省遂令童子以琉璃盞點茶度與著遂問曰南方還有者箇麽著云無曰既無將什麽喫茶著又不省復令童子送出門外著觀寺無額乃問童子此寺因何無額童子指背後金剛著回顧忽然不見童子止見身在一林中大衆無著遠遠遊五臺礼拜文殊及乎親見要且不識誠實苦哉是故明昭和尚頌云廓周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活眼回頭秖見翠山岩雪竇和尚亦有頌云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凉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大衆此二頌通古徹今羙則羙矣要且不見文殊山僧今為諸人頌出乃云青山門外白雲飛緑水溪邊引客歸莫怪坐来頻勸酒自從别後見君稀下座

上堂靠拄杖有上謂衆曰好笑好笑乃呵呵而笑昨日有兩人共說一件事與山僧山僧聞得一夜笑得腸肚痛又呵呵而笑大衆要知麽有一人云今日是初三官曆上寫来村裏人道是初四乃村下曆頭問老僧道是初三麽山僧向道是初三是官曆麽山僧云是官曆村裏謂之初四是村下曆頭麽山僧云初四是村下曆頭其人點頭又有一人云今日是初四官曆上寫来村裏人道是初三乃村下曆頭長老如何山僧向伊道是初四初三是村下曆頭其人點頭兩人相見具說其事一人云長老向我道是初三一人云長老向我道是初四兩人遂来見山僧云今日是初三是初四山僧聞得笑殺兩人云長老不要涵淯好好分明說山僧向道汝自不分明何處是涵淯大衆會得此意麽山僧見伊不曉也不柰何衆中禪僧道長老如何鳴鼓集衆了也不說些佛法及祖師西来意却理會世間閑日子此是世人情見山僧闘了問伊道世間有什麽閑日子又那箇是情見把来看伊元来不會見伊不會更作箇頌子李似伊頌道言親事亦親無偽亦無真愚俗稱為我邪徒喚作神是我何曾我言神豈是神人生須特達乃提拄杖下禪床曰丈六紫金身座前又謂衆曰也不屈著你

上堂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誰信你潛

便喝師云更進一步看僧云幸有一弓三下箭當機要射不平人師云少許決龍蛇陣老倒還同推子歌僧又喝師云元来抵是野狐精僧礼拜師云何曾大用現前師便云古来有一人南泉和尚諸人還識否若識得一生不空過好南泉和尚莫教見而不識還識麼 多五 十七 曾有一俗士問曰弟子家中有片石也曾坐也曾卧如今欲鐫作佛不知還得否南泉曰得莫不得麼不得有人明得此旨也無南泉道得龍門云好个佛南泉道不得龍門云好片石還見否是他道弟子家中作麼生說家家在什麼處諸仁者親從家裏来家中仰所有持此一片石廣大堅且久靈山曾獻佛帝釋聊奉手心中出何物安樂并長壽下座

聖節上堂　皇帝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父子一躰天下一家王愛於民民敬於王愛敬既同王道無外所以佛言如民得王又云如民之王且王外無民民外無王王在民外民不受賜民在王外王道不廣如何曰民無知曰民如何曰王聖神曰王今上皇帝至神至聖為民父母天寧降誕之節日月星辰連珠合璧江河淮濟激濁揚清乾坤造化草木虫魚呈祥瑞顯奇特皆　皇帝至德之所感致也伏願南山比壽北嶽齊齡永永萬年無窮無盡遂下禪牀作舞曰會麼山僧舞蹈揚塵萬歲萬歲萬萬歲下座

上堂舉昔有一秀才見長沙和尚看千佛名經問曰許多佛秖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曰黄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否對曰不曾長沙曰無事題一篇好秀才同措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為什麼却恁麼道秀才尋常朔風詠月為什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黄鶴樓有什麼難題處听取山僧題破遂云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後還親近下座

上堂平旦寅狂機内有道人身大衆二六時中折旋俯仰行来走去說是說非分南說北運用施為開單展鉢喫粥喫飯盡是狂機且道那个是道人身良久云碧落有情空悵望瑤臺無路可追尋下座

上堂適来山僧夢在寢堂上聞法鼓遂下堂階夢見諸人上来近前問訊便登法座侍者燒香了如今正作夢中之人旋陳夢事你等 多五 十八本 諸人還夢見麼若真見得是為覺人不省夢鄉宛尔沉沒還有一法與你為對麼不見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可不是奇特還夢見麼釋迦如来道如寤時人心燃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遂拈起拂子敲禪牀云是什麼還聞麼待豎起拂子云還見麼良久云人間天上諸知識爭似龍門夢得親下座

古尊宿語録卷第二十九　多五

古尊宿語録卷第三十　多六

僧録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禅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録之二

上堂僧問古者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説諸佛既不出世為什麽四十九年説師云你疑来多少時也進云祖師不西来少林有妙訣祖師既不西来為什麽少林有妙訣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進云恁麽則一人傳虚萬人傳實師云虚處作麽生傳来進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師云礼拜着師復云始自雙履西歸卷衣南邁空聞消息流落人間古往今来適相敬愛大似一人傳虚萬人傳實山僧病多諳藥性年老変成精不是刻剥古人免見互相埋没諸人應是從前觸往日見知從人邊請益得来言語中牵時中的出入遊戲則不無究竟真實大事萬不可得但休情亡理喪計盡途窮無施設處用心正是作功夫處山僧尋常秖道喫茶去今日也道喫茶去會盡諸方五味禪何似山僧喫茶去　上堂擬思量何劫悟不思量終莽鹵欲思不思踏破時萬里無雲常顯露常顯露妙用恒沙非旦暮諸禪伯正好休征罷戰永息干戈傍水依山成就大事沉是人生易老壽命幾何或若生死現前畢竟將何支準不見古徳道若不安禪静慮到者裏揔須忙然久立　上堂来来去去去来時去去来来離覺知了得去来無罣碍方知塵劫不思議所以道来無所来去無所去去来之際生死煕然前念生是来後念滅是去求其来去了不可得乃至前生後生今年去年更無絲毫遷变之相知斯會得始絶去来但以衆生背合塵去来輪轉苟能洞達復有何事昔石頭大師一日問龐居士子近日如何居士曰卒説不及乃呈一頌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号丘山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　石頭默然許之後造江西問馬大師不昧本来人請師高著眼大師直下覰士云一等没絃琴唯師彈得妙大師直上覰大衆若不是馬大師被他一問百雜碎諸人喚什麽作本来人若無本来人作麽生眼見色耳聞聲種種施為運轉諸人還見本来人麽如今盡道本来人無形無相不曾着衣喫飯不生不死如此會得争合本来人要知麽諸人揔是本来人一段生死変化煩惱無明又如何消遣听取一頌與子借行今日路如君共看本来人同名同姓同形段無死無生無色塵畢竟如何切忌喚作本来人下座　上堂挙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對云麻三斤大衆有恁一件事何故無人知得洞山見人不知了遂自頌曰七寶畫牛頭黄金為點額春晴二三月農人皆取則寒食好新正鉄錢三四百諸人者此一轉因縁盡謂麁言及細語皆帰第一義又云臨機應用一切尋常如斯會解埋没古人要見洞山老子麽鴻鵠一挙千里飛鑽雲鷂子與天齊鳳凰不是凡間物為瑞為祥自有時久立　師到真乗請上堂真乗挙石霜徧界不曾蔵語師云徧界不蔵全躰露然毫有見事還差會中誰是仙陀客不動纖塵便到家真實到家之者得意忘言伶傳在外之人随情起解情解既起名相是與言意而忘十方咸暢豈不見適来堂頭已普告大衆如何更令山野稱提盖為妙旨幽深人難洞達何也既知咫尺之間為什麽却道不覩師顔既言徧界遍空如何更云不曾蔵覆還見落節處麽若見得便見石霜老子雪峯大師亦知龍門山僧與真乗長老又此一衆禪和揔有分付處山僧未離本院不到此中時真乗無一人龍門長老山僧離本院度荒山来到真乗諸人一一相見此間有一人龍門長老若有一人龍門長老於法成增若無一人龍門長老於法成減減故落断增故落常既

墮断常豈云正見一似上座未出家時無一人上座既出家後有一人上座你諸人如何我断得心地安樂去還栽辨得麽向此有个入處更有什麽事也或若未明良久曰不解作客久立　上堂獨自坐方信西来有達磨獨自行不用紅蓮足下生獨自語分明向誰誰肯許獨自叅剎剎塵塵示指南相逢相問窮端的莫道山僧解放憨　端師翁忌辰上堂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綠水流綠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湖南舊說老楊岐失却金毛師子兒江北江南無覔處龍門今日順風吹順風吹囉囉哩水急風高下釣磯　上堂鳥從空裏飛人向心中住人死心究然鳥沒空何預人生一過鳥此心實可攸但自了其心無勞問来去所以須善提問世尊云何住世尊呑曰如是住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實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還會得麽三界万法實無絲毫生滅動靜之相秖由迷此決定或為色身之内所以質礙名色領納曰受思惟曰想迁流曰行分別曰識皆由自心之所成立為不知此名為五陰遂成色心二法不見道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現前五陰之身為有耶為無耶

若能如是見得實無生死等事或未然者豈無去来有一則無生死因緣羊似大衆昔漸源同道吾吊慰乃拊棺問道吾曰生耶死耶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漸源不肯後聞僧念運經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忽然省得遂至石霜携鍬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石霜曰作什麽漸源曰覔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覔什麽先師靈骨漸源曰先師灵骨猶在大衆還見得麽拈起拄杖曰者个是拄杖那个是灵骨者个是灵骨那个是拄杖子遂卓一下云長安夜夜家家月影落寒潭數个知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買田地相似四至界畔一時分明結契了也唯有中間樹子猶屬我在大衆既是四至分明結契了也為什麽中間樹子猶屬他不見道千年田八百主若識得中間樹子耕鋤任你耕鋤布種任你布種開花任你開花結子任你結子若無中間樹子爭喚作常住良久云作麽生自云高處高平低處低平　上堂云龍門別無奇妙剛謂單傳心要豈惟淺水無魚撒剔全無孔竅二時展鉢開單逐日屙屎送尿万事與人一般子細看來好笑既是万事與人一般為什麽稱善知識良久曰我也理會不出

上堂今之叢林天下多有求一人會無情說法則無莫道會得討一人率此話亦難得何也須是曾親聞說法未方可率示如未曾親聞縱有率示秖益塵勞於其慧命無所滋益大衆會既少率尤難叢林雖有日凋殘苦欲明斯旨應須離念看一人如領解大衆盡心安既是一人領解為什麽大衆盡心安若不如此爭称出離之門　上堂李志公曰我見世間之人各執一般異見秖如傍鐵求餅不解返本觀麪餅則從来是麪造作由人百變大衆會麽狸奴白牯念摩訶猶兒狗子長相見諸禪客薦不薦若言自性本同明大似捫空追閃電知得麽含元殿上更覔長安慈氏宮中頓生内院　上堂僧問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万波隨如何是一波師云你尋常如何呑吐僧云如何是衆波師云着衣喫飯有甚難僧云鈎頭一句請師道師云你自道取僧云雄雄江上垂輪者笑上時時有錦鱗師云没交涉師後云諸人者無過此時也長恁麽亦有不恁麽時禪李人道無有不恁麽時說个恁麽已是不恁麽也恁麽時名為得念不恁麽時名為失念如今問諸人為常失念亦有不失念時禪學人道常名得念時說个得念已是失念了也要知得恁麽

但了取不恁麼時要明得念但識取失念時
故先德道恁麼恁麼又云不恁麼不恁麼好
奇祖諸高德是以釋迦如來又曰得念失念
無非解脫成法破法俱名涅槃地獄天宮皆
為淨土你等還知得一段真實事否若知得
求趣終始之患十二時中自然安樂無事也
下座　　上堂云不動龍門內行參古佛㩗
親逢渠面目背話自容儀凡聖心平等高低
路坦夷丹霞燒木佛院主落鬚眉何故〇下
座　　上堂舉六祖大師在大庾嶺頭示明
上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阿那个
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即大悟大衆還會者
話麼正當恁麼時歷劫不曾迷步步超三界
嵓家頓絕疑　　上堂舉僧問忠國師如何
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我過淨缾來其僧過
淨缾師曰却將舊處著其僧送去舊處再來
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此一則法門若非證入莫曉宗猷若縱心猿
終成解會尋常盡道甚麼處不是盧舍那更
不識了再問豈不是過去久矣又道國師自
受用三昧再三若問盧舍那自是古佛過去
久矣又云如何是本身盧舍那良久處好會
取若不委知遂落草向你道與我過淨缾來
如斯解會但縱心猿不見國師云得之於心

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
園要知麼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
時九夏大衆如何是盧舍那歸堂喫茶去下座
上堂昔趙州和尚訪庵主問曰有麼有麼庵
主竪起拳頭趙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拂袖
而出又訪一庵主問曰有麼有麼庵主竪起
拳頭趙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礼三拜而
去師曰庵主一般竪起拳頭趙州何故肯一
个不肯一个且道得失在什麼處趙州自起
自倒㧞破多少阿師庵主坐斷要津過了幾
多寒暑要識趙州麼拍禪牀右角云識取趙
州要識庵主麼拍禪牀左角云識取庵主還
有人點撿得失處出麼良久云易開終始口
難保歲寒心下座　　吳居士請上堂身是
佛身須信六根清淨行名佛行故知三業圓
明身淨則垢無所生行明則暗無所起垢生
由乎迷淨淨作垢而莫覔莫知暗去必由得
明明即暗而難信難解所以諸聖常加被群
生自棄遺苟易處於可作之初華情向慢為
之後親開智鑰仰扣慈關他心慧眼以洞知
盡罪宿冤皆可懺菩薩悲願遍界娑婆衆生
哀投無不冥感是知明暗共躰垢淨同源凡
夫有成佛之期大士有度生之分苟不如此
万善徒興公達居士與如道人洞明泡幻了

悟浮生共入山來究明斯事令長請山僧陞
座說法記得昔日裴休訪華林和尚問曰師
還有侍者否林曰有一兩个休曰在什麼處
林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哮吼而出
休覩之驚悸林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
吼而去休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林乃
良久曰會麼休曰不會林曰山僧常念觀音
大衆會他此个意旨麼常念觀音力伏猛獸
道眼通明萬緣何有良哉大士時時垂手念
茲在茲安樂長壽下座　　上堂永嘉一宿
而悟遂曰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
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大衆說
有生死亦是言詮說無生死亦是言詮既涉
言詮則是事迹且事麁易顯理妙難彰故言
近而旨遠如何以至近之言明其至遠之旨
不其難哉先聖道得旨忘言遺事觀理後人
不時便乃事外尋理言外求旨譬如以手撮
摩虛空徒自疲勞終無所益要知得力用意
處麼須即事無事即言無言悟入方親解會
不得若如是隱顯施為神用難測也不見僧
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
汝水東流便有人悟去歸堂　　上堂五色
燈光青所成但除其昏莫除塵若言本眼何
曾昏乃是臨河渴死人

上堂祇冗箴一句有人會得去猶較些子或若無人
會得山僧却成妄語思量了不如且休各自大家堂
中喫茶自由自在免得他時異日被人覷破何也許
爾自有正眼在不得封候也是閑喫茶去下座
上堂舉南泉和尚謂衆曰王老師賣身去也
有人買麽時有一僧云某甲買師云好一貟
禪客南泉曰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麽生買其
僧無對師云嗯笑殺人有數尊宿爲此僧著
語趙州道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一人道
成何道理一人道和尚屬某甲後来雪竇道
別處容和尚不得大衆許多尊宿争頭競買
也要運出自已家財王老師交關未成不敢
胡乱分付者般行貨古今亦少見之龍門今
日亦賣身去也然則有貴有賤則分文不
直貴則金玉難偕你買也屬你不買也屬
你若識佛龍門龍門與你作道伴有人處無
人處起心動念揔知得你善則令汝行悪則
令汝止縦經三塗歷八難一步不相捨離常
與你作道伴你若不識龍門龍門與你作冤
家教你出家使汝行脚令汝尋師遣汝躰究
遂教你不會令汝忙然令汝求覔解會令汝
巧作道理遂令淨妙國土而作土石山河常
樂法身而作無明煩惱成不自在常生退失
一步不放捨當與你作冤家大衆龍門屬你
諸人来多時識得是道伴不識是冤家還有
人明得此首麽乃拈柱杖點一下曰一道伴
二冤家通逆順徧河沙眼是空翳是花得龍
門道無涯遂放下柱杖曰少賣弄歸堂去
上堂臘月扇子功勲絶浩浩涼風動寥沆豈
止炎蒸六月天暫時與君解煩熱下座
五祖和尚到上堂曹溪大師傳衣嶺南後
来讓和尚得法授與馬大師馬大師接得百
丈百丈得黃蘗黃蘗得臨際臨際得興化興
化得南院南院得風穴風穴得首山首山得
汾陽汾陽得慈明大師慈明大師接得一人
楊岐和尚如今奉他得底事看此老子云我
者裏如閙市裏上竿子相似是人皆見瞞你
眼得麽楊岐老後来接得端和尚一人此老
子曾住此山来有頌曰海底珠動時雲中月
還現涼夜無狂風清光都一片端師翁後来
接得先師一人先師有言曰秪從咬破一个
鉄㚐餡直得百味具足此老子所以一生口
硬好說硬話伏自先師付囑之後大法傳持
以来末後東山一時分付今五祖堂頭和尚
此日幸對人天廣衆請不悋慈悲重爲顯揚
使先宗有擬吾道益明莫不大幸　上堂
諸人未到龍門山將道龍門在世間既到龍門心
自在杉松拂拂水潺潺諸人還識龍門山麽
若也不識未免山青水綠百年光陰能有幾
許未回光達本已前都成夢幻遂拈柱杖云
六道衆生造罪造業三世諸佛成佛作祖盡
在山僧柱杖頭上諸人還見麽卓一下云百
雜碎了也復展手云把將絲毫許来又卓一
下云手執夜明符幾个知天曉下座
上堂衡身同欄辨者唯薰猶共處便芬郁諸
仁者得底人終不自異於人而從前千聖悉
所稱讃實有異於人處譬如二人同胞胎共
父母同舎同學同一師授至於飲食語言之
間悉無有異一日同入試院同一題目而一
人得第一人落第及第者永異民庶落第者
乃是常人是二人初無改易而貴賤高低有
異恰如得與不得初無有異而一人得之位
齊諸聖一人迷之遂作凡夫人雖不殊迷悟
遼遠大衆可不驚怖者哉所以香林和尚云
老僧二十年前見與我一般一箄人盡皆得
道我日夜思量他得个什麽便如此去我二
十年中常看後来也得恁麽你看他先德苦
切之言實可取信豈可守株徒喪日月各宜
躰悉已後也須得去不勞久立下座　上堂
龍門三月半大鼓聲声喚喚得一時来特地
生迷乱大衆既是喚得一時来為什麽特地
生迷乱此段好因緣諸人怎生斷不解斷轉
迷乱若解斷較一半良久曰因緣一段無人

斷留與諸方共斷看　上堂收得本名度牒踏遍自己山川閑有龍門長老走來學道叅禪恁麼惺惺濛子如何立地瞌眼忽然睡醒眼開元來天生自然師乃失聲曰㖞討殺我討殺我皇天皇天尋殺我雖然如是知是般事便休直須運出自己家財莫自拘於小節

叅堂　上堂且道山僧即今還有為人處麼若有為人處即埋沒山僧若無為人處即埋沒上座彼此出家兒莫遍相埋沒好要知麼山僧將你本分事奉似你諸人何不於你本分事上識取識得麼若道便是某甲本分事也如向眼睛上下一釘相似若道我雖有本分事肯來了知你又披什麼衣服大衆既是恁麼人識取恁麼事久立又奚為珎重

上堂僧問納須弥於林中擲大千於方外衲僧門下拋用不著學人欲使泥牛耕巨海須彌駕鉄船師還許也無師云十字縱横一任行取僧云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師云猶未知衲僧分上事在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洪州腰帶師便云春光漸盡夏景將臨悠悠之徒貪生過日我今日問你諸人從早至夜念念不住是有思量是無思量人人必謂是有思量我且問你作麼生思量何不識取你諸人思量了隨而與作運為也我問你作麼生與作何不識取你諸人於與作時起種種言說且作麼生言說何不識取都緣是自家先迷了紙管隨處流浪所以道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從外覔覔即不得得亦不真如在虚空退至何所還肯麼你諸人在我者裏或韜經冬夏或久涉炎涼若到別處人問龍門事不可指東劃西乱有所說却成欺罔也各將為事因成四偈思無思思萬邪一正不識玄旨徒勞念静作無作作貫色通聲水中塩味不見其形言無言言不費脣舌未說之法林中之葉龍門潦倒告報諸人既然如是何故因循　賢席頭納跪上堂一葉飄飄水上浠姑蘇春色照岩扉坐禪片石重來看却笑山雲拂薜衣所以沉空滯寂之士名為舍普小乗混世同塵之人謂之圓通之侶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豈是植種於空現前日用是大惣持門一一親得其力如斯之旨事可量哉昔日黃梅散席道在老盧坐折連床湖南寂盛古今牓様作者同知進止合儀動静可法況龍門新與保社意在求人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有麼有麼令人思百丈闢路馬駒行叅　上堂杜順文殊事可知定光如來老大隨張三李四何王趙問你渠今是阿誰

鄽市賣魚忘進趣案頭分由露全機男兒鎖子黃金骨苦痛無明墮汙泥　結夏上堂登龍門下無凡客不假風雷自有奇三月進修從此始經行宴坐可思議三月安居九旬禁足稟如來之教旨乃釋子之清規橋彴津梁心間天上或垂手入鄽者未嘗離於此座觀心入定者亦常遊乎十方此豈可以有心知豈可以無心會苟能如是何生而不護何足而不禁覆被萬灵廣益群品或不由斯道者吾未如之何也下座　上堂今時學者不究佛語秖究祖師語殊不知祖師語即是佛語莫如此揀擇却成謗佛法去秖如雲門大師示衆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光明自代云三門佛殿厨庫僧堂又云好事不如無者个是祖師語是他道三門佛殿厨庫僧堂諸人尋常看時是看是不看若看他道看時不見暗昏昏如何得成光明既是光明了又道好事不如無作麼生又不要去且如楞嚴會上說个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相為身聚緣内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者个說話甚是子細且道與雲門道底事相

去多少莫秖明祖師語不究佛語有人曰我亦不用佛語不用祖師語秖用自語祖師語佛語尚不要更用自語又道我宗無語不用言語有語尚不是況無語耶莫作夢從朝至夜佛法作一邊祖師語作一邊有語作一邊無語作一邊妄想作一邊無妄想作一邊若恁麼真可謂看時不見暗昏昏也久立

多六 十三

上堂十方世界龍門寺大地山河是學徒隨順衆緣成解脫等來全不費功夫

上堂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趙州曰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曰洗鉢盂去其僧言下便悟大衆山僧今朝喫粥也洗鉢盂秖是不悟既是為善知識為什麼却不悟還會麼豈可喫鐘作甕終不指鹿為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覷破官取一時放下

上堂龍門若為作端午打動衆人塗毒鼓髑髏破後遣誰聞鑒覺盡時敢言晉是謂南山鼈鼻蛇好个大雄白額虎可怜開眼覓眼人篩日光中尋入路

上堂飄飄颯颯楊柳花紅紅赤赤遠天霞屈屈曲曲龍門路僻僻靜靜野僧家尚不心頭懷勝解誰能劫外等河沙休粮方子齋非粥任運逍遙鄉若澀奈好大哥喫茶去

上堂七七四十九面南看北斗死去與生來泥牛大哮吼所以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如此則毗盧境界止在人間涅槃妙心更於何覓昔日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通大衆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什麼為身學道人到者裏若見得去可謂廓清五蘊吞盡十方聽取一頌肯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方世界在裏許万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非言語下座

上堂撫掌大笑良久曰大衆笑箇什麼山僧笑古往今來一切人有瞥地有不瞥地不瞥地之人如黑地數鬣有甚分曉瞥地之人便自回頭轉腦東問西問譬如衣錦夜遊問來問去問去問來或然如晝見日便云譬如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多少分明雖然如此更須知有向上事末後句始得羅絲大衆始於瞥地終於羅絲古往今來莫過如此山僧所以笑他恰如春夢相似諸人還曾夢見麼莫道無事

多六 十四

法爾天真好豈不見大庾嶺頭曾趕上少室岩前立到腰豈得不遇於人好大哥喫茶去下座

行者剃髮上堂山僧因而度得小師一人遂拈起拄杖示衆曰見麼法名崇木俗姓葛良久云尔既投吾出家今為汝受三皈五戒乃曰崇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已為汝作三皈今為汝翻十邪受五戒汝當聽受所謂身口意也身有三過謂殺盜婬意有三過謂貪恚癡口有四過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作此十者名為十惡無此十者名為十善汝今於三業門中稟受戒法所謂不殺不盜不妄不婬不飲酒是五戒相汝依吾教信受奉行復卓拄杖一下曰崇木聞吾教訓乃告吾曰和尚所說但崇木從來無身口意亦不知何以為持犯縱聞三皈我不知何者名佛法僧闘五戒相從何受持雖煩和尚如此崇木並無領覽處師放下主丈曰此真吾弟子也是真皈依也真受得戒也所以昔人云和尚何不畜一沙弥老宿曰有無眼耳者為吾尋一人來正是此意也好得力小師大衆會得否　拈起主丈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久立

上堂總別同異兼成壞秖是山僧與衆人高廣須弥入芥子無邊剎海在微塵晝後夜秋後春境寂心融事事真七寶大車既如此去來語默莫因循稈和子聞說了呵呵大笑道我會也我會也師乃呵呵笑曰你會也且道西天那蘭陀寺後孤峯頂上如今有什麼人在彼中修行見麼下座

多六 十五

上堂趙州道个洗鉢去其僧豁尔知歸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得旨為後是就伊明破為

徒是吐露向伊亦不是就伊明破亦不是吐露向伊大衆會麼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為四面猕和尚挂真虗空無相不拒諸相發輝寶鏡無形豈礙群形頓現相與形而常偽空與鏡而常真故即偽即真不生不滅大衆或若虗空頓消殞寶鏡不臨臺光境俱亡後是何物六十三年即且置且道即今四面老子在什麼處遂拈起真云生涯何所有今古與人傳

上堂夏已半山中早晚不甚熱知事呲贊外無恙首座大衆康休西庵首座旦暮流悲法樂無量山門内外雍肅表裏安浴涅槃山法性海豈容取證造詣擬議於其間我在夫山僧與諸人登高而履深不可坐取安佚而無所得也各宜悉察昔有一禪案親近一老宿甚勤老宿每見來即揮手曰未在未在且去如是經久其僧中夜思惟曰並不蒙一言開示秖管道我未在教我怎生奈何思量來思量去忽然省得歡喜無量至明日上去見老宿老宿則来便點頭曰是也昰也大衆者个便是達磨大師所傳宗旨且如何便見得良久曰鰔鰔鳥守空池魚從脚下過鯱鯱捴不知帰堂

上堂達磨大師入中國至今幾千年得其道者甚衆領其旨者實多大似一人傳虗萬人傳實大衆流言止於智者諸人三十年後莫道見龍門来

上堂先聖道法性海中親認得豎起拂子云還有認得底麼良久曰認得也在法性海中認不得也在法性海中大衆既揔在法性海中何故却有認得認不得且道此理如何每常兄弟道何處不是法性海山僧直是不昔
多六
上六
你道病在何處有人道病在有道理處山僧問伊如何得無道理去作道珎重便出或道今日七來日八大衆若捻恁會如何見得古人道法性海中親認得去莫將閑學解埋没祖師心

解夏上堂尊者憍陳如九句昰親切老少幸相依上下皆歡悦瞻聽離聞見承覧亦超絶四海五湖人勿謂真機泄

上堂昔仰山夏末礼拜潙山潙山問曰子今夏作何所務山云開得一片田種得一籮粟潙山云子今夏也不空過仰山却問和尚今夏作何所務潙山曰晝日一飡早辰一粥仰山云和尚今夏亦不空過言了退後吐舌潙山云子何得自持白刃断其命根仰山拂神便出大衆潙山父子尋常相見遊戲神通不同小小還有知得底麼若無山僧與諸人説看開一片田寂寂綿綿兩頓粥飯其道自辦山僧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或薦成一片是什麼一片看取當門箭

為亡僧下火幾度曾經恁麼来者回又是入天台一堂道侶同相送珎重峨嵋下五臺邊下大云過辣辣

上堂近日亡僧遷化此一則因緣有人會得麼大凡叅學須見生死根源生死若有則不明道生死若無又作麼生無得多見時流錯會妄作主宰今日試舉
多六
十七
先聖兩則語證驗令人錯處秖如臨際和尚示衆曰有一無位真人常在你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如今一氣未断便乃欄壞虫生面門出入無位真人此時作麼生主張既無可主張古人因緣又作麼生消殺古人又道你去父母未生時明取你本来面目諸人如今盡是父母生後所有許多時行住坐卧施為運用却分付何人若無分付處古人語又作麼生消殺莫是不干此身之事任生任滅直明本性否莫錯會且如厭身如桎梏猒智如雜毒出三界了尚秖名羊鹿之人見身心無起滅無内外不住不去不取不捨平等趣入故名大乗報機看来亦秖為明生死之道諸人未了生死疑情叅李有什麼是處要得省心力疾但明取若身若心若外世界種種變化悉由何發現須是一得了始得迷情不現説得恒沙不了後並無用處達磨大師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

目然成可謂無承道人也帰堂喫茶去
上堂僧問德山如何是宗門奇特事山曰我
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曰漏逗了也僧
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得个什麽便帰来峯曰
我當時空手去空手回師曰漏逗了也睦州喚
僧僧回頭州曰擔板漢師曰漏逗了也一漏
逗二漏逗三漏逗用意攙前先在後莫於佛
祖結冤親好看衣珠常離家中人鬭頭走
淮南笑殺龍門叟有人若會笑因由眼似銅
鈴膽如斗阿呵呵帰堂去　　郭公朝散施
寶蓋上堂峯木平和尚行脚時問洛浦一漚
未發時如何浦曰移舟諳水脉峯棹别波瀾
木平不契遂問盤龍龍曰移舟不辨水峯棹
即迷源木平遂於言下太悟後住木平峯王
詔至金殿問道於他法眼有偈曰木平山裏
人皃古言徒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
衲線非蚕助歌聲有鳥城郭今日来一漚曾
巳曉誠哉是言也作麽生明他向盤龍言下
多六
十八表
悟底事若有人問龍門一漚未發時如何龍
門寳雖吐露良久送曰一漚未發時寳蓋向
空垂瑞色飄飄起香風颾颾吹何勞輕峯拂
不假略揚眉五百曾親献如来印可之昔日
毗耶離城五百長者子各持七寶蓋来詣佛
所佛之威神令諸寳蓋合成一盖遍覆三千
大千世界諸人還信得及麽非但古人今諸
人皆有此一蓋還曾窺覩得著麽若窺覩得
著步步莫非玄路言言尽轉法輪其或未然
山僧雖老拙寳蓋助宣揚久立

古尊宿語録卷第三十　　多六